

百朝宫廷演义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
徐哲身／著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

徐哲身　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目　录

第一回　授龙种天意兴刘　斩蛇身先机兆汉

史笔惟将国贼诛，宫中事迹半含糊，虽然为恶牝鸡唱，因噎真成废食乎。

男女平权已一途，坤仪纠正属吾徒，闲来戏弄疏狂笔，写出汉宫人物图。

这两首诗便是不佞作这部《汉宫》的宗旨。史家只载军国政治，对于宫帏事迹无暇详记，一概从略。这书既用《汉宫》标题，只写宫帏事迹。对于军国政治，无暇兼述，也就一概从略。虽说是仅供文人消遣，无关正经的小说，犹恐以辞害意，误了一知半解的青年。所以立意宜正，考据宜详，不敢向壁虚造，致蹈“齐东野语”之嫌。读者诸子，都是词坛健将，学馆名流。翻阅这书便知人生处世，无论是甚么元凶巨恶，也只能遮瞒于一时，莫能逃过于后世，即如本书的那位王莽而论，当时何尝不谦恭下士。世人一时为其所蒙，几以伊周目之。不久假面揭破，虚伪毕露，依然白费心机。古之人“盖棺论定”那句说话，确有至理！至于历朝宫帏中的事迹，可以流芳千古的，不过十之二三；遗臭万年的，倒有十之七八。从前的人，往往狃于重男轻女的习惯，都存着夫为妻纲的心理。以为一切重大责任，自然要男子负着，未免原谅她们几分。因此酿成她们种种的罪恶，尾大不掉，莫可收拾。她们呢？反认为堂堂正史，都未详细宣布她们的罪状，纵有甚么恶行，必可邀准摘释。哪儿防到数千百年以后，竟有不佞这个多管闲事之人，握着一枝秃笔，一件件的写了出来。她们死而有知，定在那儿娇声浪气的咒骂不佞要下拔舌地狱。但是此例一开，安知数千百年以后，没有第二位象不佞这样的人物，又将现代女界中的行为，宛如拍照一般，尽情描写出来的呢！前车可鉴，知有儆惕，因此一变而为淑眷贤媛，留名万世。照不佞揣度，未必无人。这样一来，才不负不佞做此书的一番苦心。话既表明，现在先从那位汉高祖刘邦诞生之初，汉未成汉，宫未成宫，他的一座草野家庭之中叙起。

秦始皇造万里长城，想做他世世代代的皇帝，岂知那时江南沛县丰乡阳里村的地方，早已应运而生，无端的出了一位真命天子，这位天子，自然就是刘邦。他的父亲，名叫执嘉。母亲王氏，名叫含始。执嘉生性长厚，里人就尊称他一声太公。又看太公面上，也称王氏一声刘媪。她因不肯辜负太公白养活着她，巴巴结结的就替太公养下两个孩子。长男名伯，次男名仲。养下之后，还不敢认为已尽责任，每日的仍去田间工作。有一天，她带领两子来到田间。那时正是隆冬天气，因已三月未雨，田里所种的菜蔬，必须灌溉。她因两子年稚，只得亲劳玉手。一连挑了几桶沟水，便觉身子有些疲乏，一面命两子且去放牛，自己先行回家休息。路经一处大泽，水声淙淙，水色溶溶，一见之下，懒神顿时降临，更觉满身发酸，寸步难行起来。乡村妇女原没甚么规矩，她就在堤边一株大树底下，坐着打个盹儿，一时入梦。正在朦胧之间，陡见从空降下一位金甲神祇，满面春风的向她言道："本神因你们刘氏世代积德，又与你三生石上有缘，颇想授你一个龙种。"言罢，似有亲爱之意。刘媪见这位神祇，出言费解，举止无度，自然吓得手足无措。正想逃跑的当口，不料那位神祇，早又摇身一变，已经化为一条既长且粗的赤龙。同时又听得一个青天霹雳，立时云雨交作起来。可笑刘媪，就在这场云雨之中，昏昏沉沉的不知人事。此时太公在家，见他两子一同牵牛回来，未见乃母偕至，忙问："你们的娘呢？"两子答称："母亲先已独自回来。"太公听了，不甚放心，拔脚就走，沿路迎了上去。走近堤边，早见他的妻子一个人斜倚树根，紧闭双眼，却在那儿酣眠。急走近他妻子的身旁，将她唤醒转来道："你怎的在此地睡着？离家不远，何不到家再睡也不为迟！"只见他妻子先伸了一个懒腰，方始睁开惺忪睡眼，朝她自己身上和地下看了一看，跟着就现出万分惊疑的脸色问他道："方才大雷大雨，我的衣裳和地上怎么干得这般快法？"太公听了，竟被她引得好笑起来道："怎么你青天白日的还在讲梦话？今年一冬没有点滴雨水，果有大雷大雨，这是要谢天谢地的了！"刘媪一听并未下过雨，始知自己做了一场怪梦，连称奇怪不止。太公问她何故称奇道怪？刘媪见问，回忆梦境，历历在目，不禁把她的双颊臊得绯红起来道："这梦真是奇突，此处过路人多，回去对你讲罢。"太公听了，便同刘媪回到家里。两子一见他娘回来，欢喜得兼纵带跳的，来至他娘面前。一个拉着袖子，一个拖着衣襟，一齐问他娘往何处闲游，为何不带他们同去？刘媪不便将做梦的事情告知两子，只得哄开他们，方将梦中之事悄悄的告知太公。讲完之后，还问太公，这梦主何吉凶？太公听了

道：“幻梦无凭，何必根究！我们务农人家，只要上不欠皇粮，下不缺私债，吉也吉不到哪里去，凶也凶不到哪里去。今天的这个怪梦，无非是因你疲倦而起。这几天你可在家休息，田里的生活，让我一个人去做便了。”等得晚饭吃毕，刘媪先把两子照料睡下，又与太公谈起梦事道：“梦中那位金甲神祇，他说授我龙种，我曾经听见老辈讲过，只要真是龙种，将来就是真命天子。难道我们刘氏门中，真会出个皇帝子孙不成？”说着，她的脸上又露出一种似乐非乐，说不出的神情。太公听了，吓得慌忙去止住她道：“快莫乱说，此话若被外人听去，就有灭族之祸。我和你两个，只望平平安安的，把两子管教成人，娶媳抱孙，已是天大的福气。”

刘媪听了，果然不敢再提梦事。早是就在那天晚上，所谓的龙种，真个怀在她的腹中去了。次年果然养下一个男胎，却与头两胎大不相同。此子一下地来，声音宏亮，已象三五岁的啼声；又生得长颈高鼻，左股有七十二粒黑痣。太公偶然记起龙种之语，知是英物，取名为邦。他这个命名的意义，有无别的奢望且不管他。单讲他又因这个儿子，排行最小，就以季字为号。不过刘媪对于此子，更比伯仲二子，还要加怜爱。或者她的梦中尚有甚么真凭实据，不肯告人，也未可知。好在她未宣布，不佞反可省些笔墨。刘家既是世代业农，承前启后，无非是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那些事情。伯仲二人随父种作倒也安逸。独有这位刘邦年渐长大，不事耕稼，专爱斗鸡走狗，狂嫖滥赌，以及代人打抱不平等事。太公屡戒勿悛，只好听之。后来伯仲两个娶了妻子。伯妻素性悭吝，因见她这位三叔，身长七尺八寸，食量如牛，每餐斗米瓮酒，尚难果腹，如此坐耗家产，渐有烦言。太公刘媪既有所闻，索性分析产业，命伯仲二人挈眷异居。邦尚未娶，仍随两老度日。

光阴易过，刘邦已是弱冠年华，他却不改旧性，终日游荡。自己一个人已经花费很大，还要呼朋引类，以小孟尝自居。他娘虽是尽力供给，无奈私蓄有限，贴个精光。太公起初念他是个龙种，未免势利一点，另眼看待也是有之。后来见他年长无成，并没巴望，自然只得大生厌恶起来的了。有一天，刘邦被他父亲训斥几句，不愿回家，便到他两个老兄家中栖身。长嫂虽然瞧他不起，因为丈夫相待小叔甚厚，未便过于[illegible]咕。谁知没有几时，长兄一病归天，这位长嫂，更恨他入门不利，忙去说动二婶，联盟驱逐小叔。刘邦见没靠山，方始发出傲气，一怒而去，不得已又钻到近邻两家酒肆之中，强作逆旅。这两家酒肆的主人，都是寡妇，一名王媪，一叫武负，二妇虽属女流，倒还慷慨。一则因

刘邦是她们毗邻少年，要看太公的面上；二则因他在此居住，他的朋友前来和他赌博，多添酒客，比较平时反而热闹。以此之故，每日除供给酒饭外，还送些零钱给他去用。他本是一个随处为家的人物，有了这般的一个极妙地方，自然不肯莺迁的了。

一天晚上，他的朋友又来寻他赌博。听说他喝得烂醉，蒙被而卧，将被一揭，并无刘邦其人，只见一条金龙，似乎睡熟在那儿，吓得倒退几步，再将床上仔细一看，那条金龙忽又不见，仍是刘邦一个人，鼻息齁齁然的躺在床上。这位朋友，此时已知刘邦大有来头，哪里还敢去惊动他老人家，赶忙退了出去，把这事告知大众。就由这位朋友为首，私下凑集一笔银子，替刘邦运动了一个泗水亭长的职务。刘邦知道此事是大众抬举他的，谢过众人，便去上任。

古代亭长之职，比较现在的地保，大得有限。不过那时刘邦寄食酒肆，究属不雅，一旦有了此职，真比得了甚么还要高兴。每天办几件里人小小的讼案，大的公事，自然详报县里。因便认得几个吃衙门饭的人员：一个是沛县功曹萧何，一个是捕役樊哙，一个是书吏曹参，一个是刽子手夏侯婴，其余的无名小卒也不细述。不过这四个人与刘邦年龄相若，性情相同，不久即成肺腑之交。每过泗上，必与刘邦开怀痛饮，脱略形迹。有一次，刘邦奉了县委，西赴咸阳公干。一班莫逆朋友，因他出差，各送赆仪，都是当百钱三枚。惟有萧何，独馈五枚。刘邦暗喜，他说数虽不多，足证交情有别，因此更与萧何知己。及入咸阳办毕公事，一个人来至宫外闲逛。是时始皇尚未逝世，这天正带了无数的后宫嫔妃，在御园之中，九霄楼上，饮酒取乐。一时宫乐奏起，乐声飘飘的随风吹到刘邦的耳内。他忙跟着乐声抬头一望，方知这派乐声就从此楼而出，心知必是始皇在此取乐。同时又见那座御楼高耸云际，内中粉白黛绿的塞满了一楼，他见了万分妒羡。因思大丈夫原当如是，当下胡思乱想了一会，只得意兴索然的回县销差，仍去做他的泗上亭长。这般的一混又是好几年了。他因手头已经不似往日的窘迫，只是尚无妻室，皇帝倒没有想得到手，孤家寡人的味儿却已受得难熬。于是四处的物色女子，东一个，西一个的，被他也勾搭了不少。这天正是中秋佳节，他便在一个姓曹的女子房中喝酒。忽见萧何连夜来访，相见之下，一面添座同饮，一面问他有无公事。萧何道："前几天，单父县里来了一吕公，单名一个父字，号叔平，与我们县尊有旧，据说避仇来县，带了妻房子女一大群人物，要托县尊随时照应。县尊顾全交谊，令在城中居住，凡为县吏，都该出资往贺。"刘邦听毕，初则若有所思，继而又点

首微笑。萧何不知其意，复问他道："我是好意通知，你去不去也该复我一声！"刘邦方连连答道："去去去！他既有宝眷同来，我要瞻仰瞻仰，如何可以不去？"萧何听了，也不在意，吃了几杯，辞别而去。

次日刘邦践约到县，访得吕公寓所，昂然径入。其时他的一班熟友，全在厅上帮同吕家收受贺礼。见他到来，便戏弄他道："同人公议，贺礼不满千钱者，须坐廊下。"刘邦听了，并不答话，就取出名刺，写上贺仪万钱四字因即递进。吕公见他贺仪独丰，惊喜出迎，延之上坐，寒暄几句，又将他端详了好一会，摆出酒筵，竟请他坐了第一位。酒过三巡，众人各呈贺礼，他此时身无分文，依然面不改色的大嚼特嚼，喝得醺醺大醉，方对吕公言道："万钱不便随身携带，明日当饬仆送上。"吕公笑谢。席罢客散，吕公独邀他至内室，对他笑道："老夫略知相术，见君是位大贵之相，将来自知。长女雉，小字娥姁，生时有异兆，愿奉箕帚，幸勿推却！"刘邦听了，乐得心花怒放，慌忙行过子婿之礼，吕公含笑扶起。送走之后，笑对吕媪道："我们女儿，得配刘郎，真好福命也！"吕媪自然大喜。没有几时，已是花烛之期。交拜天地，送入洞房。刘邦见吕雉，千般娇艳，万种风骚，非常合他胃口。太公刘媪见了新人，不过平平而已。过了两年，吕雉生下一女，便是将来的鲁元公主。又过数年，复育一子，就是将来的惠帝盈。刘邦生性好色，在未娶吕雉以前，已与曹姓女子，生下一子，娶了吕雉之后，始将曹女列为外室。此事不瞒朋辈，仅瞒吕雉一人罢了。刘邦此时虽已成家有子，不过福运未至，一时无法发迹。闲居没事，便自制了一顶竹皮冠，高七寸，广三寸，上平如板，式样奇异，自称为刘氏冠。后来得了天下，垂为定制，必爵登公乘，方准戴得此冠，后人称为"鹊尾冠"。有人说刘邦早有帝志，此冠便是证据，此言不为无因。

这年秦廷颁诏，令各郡县遣派犯人西至骊山，帮筑始皇陵墓，沛县各犯，便命刘邦押解。谁知他沿途因酒误事，所有犯人，逃脱大半。刘邦一想，既已闯祸，索性统统放走，完全做个好人。等得放走各犯之后，他当时就想逃至深山避祸。后来一想，我的父母可以丢了不顾，我的妻妾，哪好不管。她们二人，一般的花容月貌，我妻的性情，尤其不甘独宿。我刘邦事事肯为，惟乌龟头衔，不愿承受。我何不连夜回至家中，将我妻妾挈同而逃。他想罢，即向阳里村而来。及至行近那条大泽，忽听得前面哗声大作，又见有十几个村人奔逃而至。刘邦问他们何故如此，那班人答道："泽边有一条大白蛇伤人，你也不可前去！"刘邦此时酒尚未醒，胆子不免大了起来，越过村人，几个箭步奔至

泽边。果见一条数丈长的白蛇，横架泽中，俨如一座桥梁。他此时便冒了一个大险，只想侥幸，拔出佩剑，窜至那蛇身旁，拦腰一剑，幸将蛇身剁作两截，他方呵呵大笑。不料酒气上涌，一交跌倒在地，竟会睡熟。及听有人唤他，醒来一看，认得是位同村人氏。那人道："刘亭长，你的胆子真大，你放走犯人，一个人还敢回来，县官已把你的尊夫人捉去，现出赏格派人捉你呢！"刘邦一听他的妻子已经被捉，此时自己要保生命，话也不答，拔脚便想逃走。那人一把将他拖住，刘邦更加着急道："你将我捉住，难道想领那个赏格不成！"那人摇首道："我何至于如此不义，你莫吓，此刻深夜无人，我和你谈谈再走未迟。"刘邦没法，只得与他席地谈天。那人道："泽边一条大蛇，不知被何人所斩，已是奇事。我方才走过那儿，又见一位老妪，抱蛇大哭。问她何故，她说她是那蛇之母，那蛇又是甚么白帝子，被一位甚么赤帝子所斩。我还想问她，忽然失其所在，你道此事奇也不奇？"刘邦听了，心里甚是暗喜，嘴上却不与他明言。谈了一刻，天已微明。刘邦别了那人，便向原路而去。一壁走，一壁暗忖道：我是龙种，我娘曾和我提过，我那位赌友，他又见我床上有过金龙，此妪所言，虽觉荒诞，既会忽尔不见，必非无因。县里既是出了赏格拿我，我且逃出这个龙潭虎穴。我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慢慢的招集天下英雄做番大举，有何不可。想毕，一看已经离乡甚远，他就一个人来到芒砀二山之间。正想觅个安身之处，不防身后一阵腥风，跳出一只猛虎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的身子已被那虎衔住。正是：

醉中幸把蛇身斩，醒后翻从虎口投。

不知刘邦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　炼剑术姣姵请迟婚　医刑伤娥姁甘堕志

却说刘邦一被那只猛虎衔住身体，这一吓，还当了得！他虽然明知山中没有人迹，但是要想活命，自然只好破口大喊救命。谁知真命天子，果有百神护卫。忽然半空之中，横的飞下一个垂髫女子，奔至虎前，用手急向虎头之上拍了一下道："你这逆畜，一眼不见你就出来闯祸，还不速将贵人放下！"那虎听了，仿佛懂得人事的模样，就轻轻的将刘邦身体由口内吐了出来，径自上山去了。此时刘邦的苦胆几乎吓破，早已昏昏沉沉的晕在地下。后经那个女子将他救醒，他忙一面坐了起来，一面便向那个女子口称恩人，倒身便拜，又说："恩人怎有这般武艺？真个令人钦佩！"只见那个女子，一壁将他扶起，一壁嫣然微笑着对他说道："将军既具大志，我以为必有非常气概，谁料也与常人无甚区别，未免使人失望。"刘邦听了不解道："小姑娘所说之话，究是指的甚么而言？"那个女子又含笑道："大丈夫膝下有黄金，异常名贵，今将军见人乱拜，似失身分！"刘邦听了，方始明白她的意思。此时且不答话，先把自己衣服上的灰尘拍去之后，方对那个女子辩说道："大丈夫自应恩怨分明，我刘邦受了小姑娘救命之恩，怎好庞然自大，不向小姑娘拜谢？"那个女子听了道："这末譬如现在的秦帝，他偶然出宫行猎，一时不慎，被虎所衔，当时由他的卫士，也将他从虎口之中夺了下来，难道秦帝也要向那个卫士下跪，谢他救命之恩不成？"刘邦听了道："这是不必的，赐金封爵已足补报的了。"那个女子道："既然如此，将军的大志，无非想做秦帝第二罢了？目下虽是避难此山，尚未发迹。但是一个人的骨子，总在那儿的。"刘邦这人，本是一位尖刻之徒，平时与人交涉，不问有理无理，一定争得自己不错。此时的向人谢恩，毫无错处，反被一个小女子，驳了又驳，真从哪里说起。因思她是救命恩人，何必与她多辩，便笑着认错。那个女子，方始不提此事。刘邦又问那个女子道："小姑娘的满身武艺究是何人传授？小小年龄，何故住在此山，又何以知我具有大志，可能见告否？"那个女子听了，便指着一座最高的山峰道："寒舍就在那

儿，将军且同小女子到了寒舍，自当细细奉告。”刘邦听了，便跟了她来至最高峰顶，果见那里有数椽茅屋。篱边野菊，墙下寒花，门前一溪流水，屋上半角斜阳，一派幽景，陡觉胸襟为之一爽。刘邦正在那路边走看景致的当口，忽见起先的那只猛虎，偏偏蹲在路旁，只将他吓得闪在那个女子的身边道：“小姑娘，此虎莫非是尊府所养的么？”那个女子微笑答道：“是的。此虎乃是家母的坐骑。家母今春仙去，我便留它在舍伴个热闹。”说着，恐怕刘邦害怕，不敢走过那虎面前，便对那虎喝道：“逆畜不准无礼，贵客在此！”那虎听了，真有灵性，就慢慢的站了起来，踱近刘邦的身边，用鼻子尽着嗅他的衣襟，表示亲昵的样子。刘邦此时因有女子在侧，并不怕惧。一时进了茅门，那个女子一脚就将他导入自己卧室。刘邦一看室内，布衾纱帷，竹椅板棹，甚是雅静。心里以为一个女子，虽有武艺，不必至于孤身居此荒山，且等她说明之后，自然知晓。

那个女子，一壁请刘邦随意坐下，一壁舀了一杯凉水递与了他，方始坐下说道：“小女子原籍冀州，姓袁，小字姣娴。先君子在日，曾任御史大夫之职。只因秦帝无道，屡谏不纳，后见他喜污大臣的妻女，已属气愤难平。岂知有一日，秦帝大宴群臣，兼及命妇，是日先君子携了家母上殿，男席设在偏殿，女席设在后宫。家母自然随着大众入内。先君子正待宴罢之后，趁着秦帝高兴的时候，预备再谏，望他变为一位有道明君长保江山。谁料酒过三巡，秦帝入内更衣，良久不出。先君子尚以为或有各路诸侯的奏报，秦帝必须亲自批札，并不疑虑。及至席散，犹未见秦帝出来。等得归家之后，始见家母业已先回。问明原因，才知家母正在后宫觥觞交错的当口，忽见秦帝携了一位美貌妃子，来至席间，向众位夫人说道：“朕本怀与民同乐之志。众位夫人，今天一齐入宫，也是亘古未有的创举，朕拟各敬一杯！”秦帝此言一出，竟将众位夫人，大吓一跳，累得一个个的慌忙离席辞谢，不敢谨领圣恩。秦帝别怀深意，他的敬酒，便想藉此调戏众位夫人。后见众位夫人不敢领情，方命妃子代敬。妃子敬过之后，托故入内而去。那时秦帝宛同穿花蝴蝶的一般，东边席上谈谈，西边席上说说。那些夫人，都是他的臣下，个个弄得十分觑觎，局促不安。但又不敢和他去讲说话，只得俯首正襟危坐。那场酒筵，何偿有点滴入口。过了一会，秦帝偏偏看上家母，笑着走过来对家母说道：“袁夫人，朕闻你深娴剑术，朕拟劳夫人当朕面前，施展奇术一番，毋却朕命。”家母因是君命，未敢有违。只索脱去外衣，口吐炼就的那柄神剑，飞在空中，上下盘旋，左

右翔舞。复将一柄神剑，倏忽化为十柄，由十柄变为百柄、千柄、万柄，后来满宫全是神剑，万道光芒，不可逼视，竟至人与剑合而为一。良久，始将神剑吸回口内，面不改色，发未飞蓬。秦帝见了，万分夸奖。等得席散，忽奉圣旨，着袁夫人暂缓出宫，尚有问话。家母听了，未便违旨，只得等候君命。又过一会，就有一个小内监来将家母引至一座秘宫。那时秦帝已经先在那儿。岂知秦帝真是一个禽兽，杀无可赦，竟来调戏家母，并说："如不依从，便有灭族之祸。"说完，将要来解家母衣襟的样儿。那时家母羞云满面，忍无可忍，一想若要伤那秦帝性命，原是不费吹灰之力。不过后世，未免难逃一个杀字。想到此地，便借更衣为名，悄悄的飞身上屋，逃至家中。家母即把此事，告知先君子。先君子听了，恨不得立时奔进宫去，手刃那个无道昏君。还是家母劝住，她说："人君譬如父母，虽有错事，断不可以伤他的性命。好在妾身尚未失身于他，何不挂冠隐避，免得两有不便。"先君子甚以为是，正想收拾行李连夜离开咸阳的时候，忽接圣旨，命先君子到边郡亲去催粮。先君子既已为内监所见，自然不好不奉君命，一时没法，只得悄悄的令家母俟他走后，速即携同小女子来到此山隐避，先君子一时催粮公毕，不去面君，趁人不防，溜到此间来会我们。不料家母与小女子在此山，一候三月，未见先君子前来，后由家母亲去探听。姣嬝讲至此地，忽然呜咽起来道："先君子已被那个昏君暗杀了！"刘邦听了忙接口道："可恶可恨！此仇不可不报！"姣嬝听了点首道："小女子也是此意。后来家母不谈世事，只练她的剑术。到得今年春上，家母术成仙去，临行的时候，叮嘱我道：'秋末冬初，必有一位贵人名叫刘邦的来此避祸。此人具有大志，你的亡父之仇，他能代报。汝是红尘中人，没有仙缘，随他做个小星。'"姣嬝讲到这句，顿时红霞罩靥万分忸怩，便低了她的头，用手拈弄衣带，默默含情的一句无言。刘邦原属色中饿鬼，今见姣嬝如此娇羞，益形妩媚，又知她身怀绝技，大可助我一臂之力。一时喜得心痒难搔，忙装出多情样儿，对姣嬝笑道："令堂之命，我刘邦怎敢不遵。无奈已娶吕氏，今将小姑娘屈作小星，未免说不过去。但望异日果能发迹，总要使小姑娘享受人间富贵，于心方安。"姣嬝听了，始渐渐的抬起头来答道："富贵二字，倒还不在小女子的心上，惟有父仇未报，未免耿耿于心耳。"刘邦道："目今朝庭无道，兵戈四起，我本拟招集天下英雄，乘机起事；否则我也不敢将那些人犯放走了。"姣嬝又问他的家事，刘邦倒也不瞒，全行告知了他这位新宠。姣嬝听毕道："如此说来，刘郎只好在此屈居几时，慢慢的见势行事。"刘邦道："我本是来此避祸，

自然权且安身。今有小姑娘伴我寂寞，倒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惟此山高凌霄汉，居处虽有，酒食又从何地沽买呢？”姣姵道：“此处离开东山，仅有数里。那里有个小小村落，都是打猎谋生的人家。寻常食物，那里都有，郎的饮食起居，我会经理。”刘邦听了，更是高兴。及至天黑，刘邦要与姣姵共枕，姣姵道：“我与郎同床各被如何？”刘邦听了，甚不为然道：“我与娘子，既遵岳母的留言，已有名义，你又何必这般拘谨呢？”姣姵听了，便红了脸道：“我现在方练剑术，将要工成圆满的时期，况且年未及笄，不知人事，燕尔之好，请俟异日，我郎幸勿见逼！”刘邦哪里肯听，便自恃尚有几斤蛮力，悄悄的趁姣姵的一个不防，忽的扑上前去抱她。谁知只被姣姵用手轻微的一推，早已跌至床上。幸有被褥相衬，不致受伤。此时姣姵忙又赶去将他扶起，含笑道：“我的薄技，去到深宫报仇雪恨，似尚不足，与郎为戏，却是有余。奉劝我郎暂忍一时，且待我将剑术练成之后，那时身已长成，正式抱衾，奉侍我郎便了。”刘邦知非其敌，只得依她。

过了几时，有一日，姣姵已往后山打鸟，备作刘邦下酒之肴。刘邦一个人正在家中闲着无事，忽见门外匆匆的走进一位娇滴滴的少妇，身边还携两个孩子，定睛看时，不觉大惊。诸君，你们且猜一猜此妇是谁？原来正是异日身为汉室第一代后妃的吕娥姁便是。此时刘邦一见他妻携子女二人寻来，吓得变色问她道：“贤妻单身，怎么能够寻到此山来的？快快与我言知，使我放心。”娥姁听了，先命子女见过父亲，方始坐近刘邦的身边说道：“妾虽无能，已经代君身入囹圄，受尽刑法。但是君身躲于何处，我只要按图索骥，一望便知。”刘邦听了，似信不信的道：“贤妻莫非能知过去未来的算术不成？”娥姁听了摇首道：“算术虽然不会，我幼时曾习望气之术，凡是天子气，结于空中，现出氤氲五颜之色，其下必有天子居在那里。所以无论君在何地，我自会一寻便着。”刘邦欣然道：“有这等事来么！我闻始皇常言东南有天子气，所以连番出巡，意欲压胜。难道始皇已死，王气犹存，我刘邦独能当此么？”娥姁道：“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。君生有异相，安知必无此事的呢？不过为今尚是苦未尽，甘未来的时候。君闯下大祸，反而安居此地，妾身的苦头，真是吃得够了。”刘邦道：“你的那位萧何叔叔，他在县里，难道他就袖手旁观，让你吃苦么？”娥姁道：“萧叔叔起先赴咸阳公干，今始回来。此次我的能够出来寻你，正是他的力量。”刘邦道：“罪不及妻，今古一例。况且你是替夫代押，又非本身犯了奸案，县里怎好不分皂白的动刑起来？”娥姁听了，陡然

一阵伤心，一边淌着泪，一边将她所受之苦，从头至尾，详详细细说了出来道："我那天正在家中帮同婆婆料理中馈，那时并未知道你已放走人犯。忽见来了一班差役，穿房入户的口称前来拿你。我也以为一身做事一身当，故而并未躲避。那班差役，一见你不在家中，不能销差，便把我捉去。"刘邦听到此地插嘴道："我知闯了大祸，深恐累及于你，我就马上回来接你同逃。后遇一个村人，他对我说，你们都已避往他处，所以我只得逃到此间。"娥姁不信道："你这话便是敷衍我的说话，我们何尝避开，真的避开，又何至于被捉？你果回来，无论谁人说甚么话，你也得回家看看真实的情形呀！我还在次，家中还有你的二老呢。"刘邦道："你不信，我也不申辩，日后自知。你可知那条大白蛇，又是谁把它剁成两断的呢？"娥姁失惊道："我在狱中的时候，倒是听人说过此事。我那时想想，一则你既没有回来过，这必是谣传，二则你的武艺有限，怎会斫了这条大蛇？照这样说来，真的回来过了。"刘邦听了，便将他所做的事情，反先讲与娥姁听了。娥姁听到白帝子赤帝子的说话，到也欢喜。及听到他的丈夫，已纳此间这个姣姵姑娘作妾，不禁又起醋意。于是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的，怨恨他的丈夫无情。刘邦忙又将自己与姣姵虽有名义，并未成婚的说话，细细的告知了她。她听得姣姵既能全贞，又有武艺，始将醋气稍平。忽又想起她自己狱中所作之事，未免有些对她丈夫不起，良心一现，始对刘邦道："此女既不当夕，尚知大体，我又看她是位孝女，只好姑且承认她了。"刘邦道："我的事情，已经全部告知你了。现你既然承认了她，且等她打鸟回来，我便命她与你行礼。你此刻快先把见官的事情，告诉我听。"娥姁听了，忽又将她的嫩脸一红道："我吕娥姁做了你的妻子，真是冤枉。我那时一到衙门，一则以为有萧家叔叔照应，二则无非将我这人作押罢了。岂知那个瘟官，不讲情理，一见将我拿到，逼着要我供出你的藏身之所，我当时真的不知你在何处，自然没有口供。那个瘟官，便喝令差役，褫去我的下裳，将我赤身露体的，撳在地下就笞。我这人虽非出自名门，倒也娇生惯养，真正是颗掌珠，怎能受得住那种无情的竹板。当时的凄惨情状，也只有流红有血，挨痛无声二语可以包括。笞毕之后，押入女监。"刘邦听到此地，只气得双足乱跺的道："糟了糟了！我刘邦也是一位现任亭长，你总算是位夫人，竟被那个狗官，当堂裸责，试问我刘邦将来拿甚么脸去见人？"娥姁一见刘邦对她如此重视，想起狱中失身之事，若为丈夫知道，必伤夫妻的感情，忙在腹中编排一番说话，方又接下去说道："我入了女监之后，身上刑伤痛楚，惟有伏枕呻吟。那时

身边又没银钱铺排监中的费用，万般虐待，一言难尽。过了几天，忽有一个男监役，串通女役，私来调戏于我。”刘邦不待她说完，急拦着她的话头问她道：“那个男役，怎么调戏于你？难道你你你……”娥姁也不待刘邦问完，忙说道：“你放心！我又不是那班无耻的妇女，那时自然破口将他们大骂一顿。我既已存着拼死无大难的决心，他们虽狡，却也无法奈何于我。不料世上也有好人，又来一个书吏，叫做甚么吴其仁的，怜我刑伤厉害，替我延医医治。医愈之后，此人绝迹不来。”刘邦道：“这姓吴的是谁呢？我似乎知道县里没有这人。”娥姁道：“此人是我恩人，我将来必要报答他的。你真的想不起此人么？”刘邦复仔细的想了半天，依然想不出此人。

说也好笑，此人真是并无其人，乃是娥姁胡诌出来骗刘邦的。其实呢，娥姁入监之后，便有那些男役前来调戏她，她当时真也不从。后因种种虐待威迫，吃苦不过，只得失身。失身以后，那班情人，爱她多情美貌，真的替她延医医治。伤愈之后，自然不再吃苦。她的初意，原想老实告知刘邦。嗣见刘邦对于她的受笞，已说没脸见人，遁奸之举，那还了得，所以诌出胡言。刘邦从前不是说过乌龟头衔，不敢承担那句话的么？他居然也象孔老夫子说的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起来。皇帝的口风，如此毒法，倒也奇事。再说刘邦一时想不起那人，只索罢休。又因他妻子说得如此贞节，自然相信。就在此时，忽见姣姵笑眯眯的一个人空手回来。刘邦此时也来不及问她何以空手而回，所笑又为何事，只叫她快快参见嫡妻。姣姵奉了母命，本愿作妾，所以也就极恭顺的，以妾礼拜见娥姁。此时娥姁见她年未及笄，又很识理，倒也甚是投机，并将自己种种的事情，全行告知姣姵。姣姵听毕之后，方才对他们夫妻笑着说出一件极奇突的事情来，正是：

室有贤姬无足喜，溪生怪物实堪惊。

不知姣姵究竟讲的一件甚么怪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三　回　争城夺地爱妾任军师
送暖嘘寒娇妻通食客

双峰对峙，上有小小一片平地，林木幽郁，香味扑人。林外乱石横叠，如人如兽，位置井然。其间有一块巨石上，流泉滴滴，年月久远，水渍经过之处，已成微微的凹形。距此处约二三十步，有一小溪，约深数尺，水色清澄，光可鉴发。终年不涸，每当夕阳西下之时，映水成赤，溪边杂树环绕，设有人坐树下持竿垂钓，洵是一幅天然图画。这是甚么地方？就是姣姵常至那里打鸟的后山。当时尚无一定名称，后人因此处为刘邦作过居处，便称作皇藏峪。这天清晨，姣姵因为刘邦有酒无肴，便与刘邦说明，背了一枝鸟铳，一个人来到林中打鸟。谁知此时那些雀儿，均已飞至别处啄食，林中寂静，既没鸟影，亦无鸟声。她等了半天，并无只鸟飞回。她等得不耐烦起来，便走到溪边，倚树小坐，混过时光。又过了一会，觉得有些疲倦，她便闭目养神。刚刚闭住眼睛，忽然听得溪水澎湃之声，似乎象向岸上冲来的样子，慌忙睁开眼睛一看。不看犹可，这一看，真也把她大大的吓了一跳！这末她究属看见的是甚么东西呢？原来那条溪中，陡有一条数丈长的白蟒，掀天翻地的在那儿水里洗澡。她不怕所养的那只猛虎，因为那本是她娘的坐骑，幼小看见惯的。此时的一条大蟒蛇，真是眼似铜铃，口似血盆，那种张牙舞爪的神气，似乎一口可把几个人吞下。她自出娘胎以来，两只尊眼之中，象这般的巨蛇，真是头一次看见，她的害怕，自在情理之内。她既吓得手足无措，幸而已有练就的功夫，忙将她那个既便捷而又玲珑的小身材，疾如飞鸟的一般，早已几个箭步，蹿至那座林内。还不放心，又爬到其中最大最高的那株古树顶上。看看离地下已有七八丈远，那条巨蛇，只要不象龙一般会飞，便可不怕它。她身居树顶之上，向溪中的那蛇一望，因为她所处的地方很高，看见那条蛇身，只不过三五尺长了。看去既已不大，害怕的心理，当然减去十之七八。她的武功，虽已不错，她的剑术，尚未至登峰造极，随意收放的程度，幸有手中的那枝鸟铳，本已装好，她又再装上些毒药，用铳瞄准那条大蛇的眼珠，砰砰的一连两铳，居然也

有穿杨之箭的绝技，竟把那蛇一对象灯笼般的眼球，早已打瞎。当下只见那条大蛇，受了毒药，似乎痛得无法可施的样子，顷刻之间，天崩地裂一声，死在溪内。她又等得那蛇不会动弹有好半天了，知道它准已死定，方才爬下树来，走至溪边，定睛一看，忽又称起奇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那条死蛇，不知怎的一来，忽又变为银的。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，看去分明是一条象银子打成的大蛇。及至仔细一看，却是一只一只元宝镶合而成的。此时的姣姵，便知天意真是兴刘，此银就是助他们起事的军饷。她这一喜，非同小可，鸟也顾不得再去打了，赶忙奔回家中，想报喜信。她笑眯眯的正要向刘邦开口，刘邦自然不知此事。一见她来，就叫她拜见娥姁，娥姁接着又将自己此番吃苦的事情，告知了她。她一时没有工夫可说此事，等得娥姁说完，她始将白蟒化银的奇事，告知他们夫妻两个。刘邦听毕，先第一个开口对姣姵说道："我前回在我们那个阳里村前，那条大泽之上，所斩的白蛇，当时有一人听见有个老妪说过，那蛇是白帝子。我此刻想起前事，他既是白帝子，难免没灵性。我此刻倒防它前来，以利诱我，或者要想报仇，也未可知。"姣姵道："此话近于因果，似难决断。但是我亲眼见它已化为无数的元宝。照你对我所说的种种祥兆揣测起来，我以为有吉无凶。"说着，又问着娥姁道："夫人以为我言如何？"娥姁这人，端庄不足，机警有余，便毅然决然的对刘邦道："袁妹之言，甚有见解。你本是一个龙种，现在无端的得了一注银子，安知不是老天要亡秦室，助我们起义的饷糈呢？"刘邦被她们二人你一句，我一句的，说得相信起来，便对她们二人笑道："你们二位，意见相同，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言，我们且去看了情形再说。"说完，他们三个，便向后山而来。及至走到那条溪边，只见雪白的元宝，真的堆满了一溪。连姣姵起先所见的蛇形，也化为乌有了。他们夫妻三个，当然高兴得已达极点。刘邦忽然又想起一事，忙问姣姵道："你住在此山已久，这个后山，可有樵夫前来砍柴？"姣姵听了，连连的摇首道："此处本已人迹罕到，加之自从我们母女二人来此以后，家母养着那只老虎，哪个还敢到这里来呀。"刘邦道："既没人来，我便放心了。"娥姁道："始皇虽死，二世也是我们袁妹的仇人。我们沛县的那个瘟官，又是我们的冤家。袁妹既知剑术，我们何不就此前去攻打城池。文的有萧何、曹参等人，武的有樊哙、夏侯婴等人，现在既有饷银，招兵买马，还愁何事不成？"刘邦道："我因逃走押送的犯人，故将未逃的那一班人，也统统放走，其中本有深意。放走的那班人之中，果有十余名壮士，情愿随我身边，以备驱策。他们所有的地址，我已记

下。现在既拟大动干戈，让我写信叫他们来此聚会就是"他们一个商量已妥，便回到家里。刘邦写书去招那班壮士。姣姵年龄虽小，人极玲珑，她见娥姁貌虽美丽，暗具荡态，对于床笫之事，必定注意。自己虽是奉了母命，愿入刘氏门中为姬，乃是以报父仇为宗旨，闺房情好，本来不在她的心上，便将自己的意思，向娥姁彻底澄清的表明。娥姁听了，因此便不嫉她。一心只想做她的皇后，专候那班壮士到来，便好起事。

那时天下已经大乱，陈胜起兵蕲州，传檄四方，东南各郡县，纷纷戕官据地应响陈胜。沛县与蕲州相近，县令恐怕不逞之徒乘机作乱，于己不利，便思献城归附陈胜，以保爵禄。萧何、曹参献议道："君为秦廷官吏，奈何附贼？且恐因此激变人心，祸在眼前，不若招集逋亡，以为己用。如此一办，自可安如泰山了。"县令甚以为然。萧何就保举刘邦，请县官赦罪录用。县官本知刘邦平时结交天下英雄，只要他肯真心助己，真是一个干城之选，一口应允，便命樊哙去召刘邦回县。此时樊哙已娶吕公的次女吕媭为妻，与刘邦乃是联襟亲戚关系。果然知道刘邦的所在，来至芒砀山中，与刘邦说明来意。刘邦忙将此事，取决于他妻妾。姣姵道："县官既以笞刑加诸夫人之身，那好去事仇人？这不是个人的私仇，我郎既有大志，今去屈于一县令之下，试问还有发迹的日子么？我有一计，须与樊某串通，令他回报县官，假说我们已经答应助他一俟招集人员齐全，随后即到，先行羁住县官，不使他起疑心。再请樊某和萧何、曹参、夏侯婴诸人预为内应，等得我们一到，出那县官不意，当场将他杀死，据了城池，然后向外发展。从前文王以百里，汤以七十里，后来都有天下。我郎相貌既已奇异，又有种种征兆，我看继秦而起的，舍你莫属。"娥姁也忙接口道："樊哙是我妹夫，我们大事若成，他便是开国元勋，我看他一定赞成此计。"刘邦便对娥姁道："此事我不便与樊哙直说，还是你去和他说知。他若应允，自然大妙，他若不允，你们女流的说话，无非等于放屁。"娥姁听了，且不答话，只向刘邦傻笑。刘邦问她何故发笑？娥姁方始指着刘邦的鼻子说道："你这人，真是一个坏蛋，如此大事，你叫我去对樊哙说，成则你做皇帝，败则我去砍头，你不是太便宜了么？"刘邦也笑着央求她道："你就是不看将来的皇帝面上，也须看将来的皇后面上。你可知道皇后是天下之母，本来不是容易做的。你若坐享其成，你不是也太便宜了么？"娥姁听了始笑着去与樊哙商酌去了。刘邦等得娥姁去后，又对姣姵说道："大事如成，你的父仇既报，你便是一位皇妃。不过目下尚在未定之天，倘然失败，就有灭族之祸。你的武艺，

我已略知大概，你须尽力助我，我后来决不忘记你就是。”姣姵听了答道：“你是我的夫主，哪有不尽心之理。不过天下的英雄豪杰甚多，我的剑术尚未成就，螳臂挡车，何济于事？除我以外，你须赶紧留心人材，尤其是度量要大，行为要正才好。”他们二人，尚未讲毕，娥姁早已满面春风的走来。刘邦一见娥姁那个得意的样儿，便知樊哙定已同意，不禁大喜，忙问娥姁所说如何？娥姁道：“照计行事，樊哙回县去了，叫我转告于你。”刘邦道：“那末壮士一到，我们立即举行便了。”

过了几天，非但那班壮士都已到齐，而且还跟来不少的游民。于是刘邦自己做了主将，姣姵做了军师，一班壮士，各有名目；一班游民，编作队伍。因为娥姁未娴武事，不必同去。一面放走那虎，一面叫她带领子女，在山管理饷银，且俟占据城池之后，再来接她。布置已妥，便浩浩荡荡的直向沛县进发。那时萧何等人，已由樊哙与之说明，大家极愿扶助刘邦成事，已在县署两旁，设备妥当，专等刘邦到来，听候行事。谁知内中有了一个奸细，乃是县令的私人，早将他们的秘密，报知县官。县官听了，自然大怒。便不动声色，也假说商量公事，把萧何等人召至衙内，不费吹灰之力，竟把这班想害他的人物，一个个的刑讯之后，押入监内。连毫不知情的那位刘太公，也被捉到。那位县官，又知本县兵力不够，便一面详报请兵，一面关闭四城，以备不虞。这天刘邦的头站，先抵城下。一见城门四闭，便知县中有备，慌忙奔回原路，樊哙迎了上去，禀知刘邦。刘邦听了，便一壁下令围城，一壁缮就无数的文告缚在箭上，纷纷的向城内射进。城内的老百姓拾起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“天下苦秦久矣！今沛县父老，虽为沛令守城，然诸侯并起，必且屠沛。为诸父老计，不若共诛沛令，议择子弟可立者以应诸侯，则家室可完。不然，父子俱屠，无益也！”那班百姓将这文告看毕，个个都说此言有理，县令又非好官，我们大家何必为他一人效忠，误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便将此意商诸大众。大众都知刘邦是位英雄，不致欺骗他们，顿时聚集数千人众，攻入县署，立把县官杀毙。然后大开城门，迎接刘邦入城。刘邦进城之后，先将监中的太公，送回家去，始把其余人犯，统统释放。又请萧何等人出监，商议大事。萧何等人本与刘邦有约，自然宣告大众，公推刘邦暂任沛令，背秦自立，大众自然赞成。刘邦偏对大众辞让道：“现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四起，沛令一席，自应选择全县有声望之人，令其负此重任。我非自惜羽毛，实因德薄能鲜，误己事小，倘然误了全县父老，那就百死莫赎，还是快快另举贤能，以图大事。”大众一见刘邦

出言谦逊，更加悦服。于是众口纷纭的求着刘邦担任沛令。刘邦仍是再三推让不就，萧何等苦劝亦不从。但众人因刘季生有异相，久为众人所知。今既谦辞，我们只有将全县有声望之人，择出九人，连同刘季共合十人，把各人的姓名书于图中，谨告天地，拈出何人，何人便作沛令。由天作主，不得推辞。萧何听了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忙对大众道："诸位各个办法，取决于天最是公道，这点微劳，须让不才来尽。"大众听了都道："萧功曹在县办事多年，作事精细，这件事情，理该请你办理。"萧何听了，忙去照办。顷刻办妥，设了香案，将这十个纸阄放在一只盘内，又对大众说道："刘季最为父老信仰，拈阄之事，须要请他担任，以昭郑重。"大众都然其说。刘邦只得对天行礼之后，拈出一阄，当众展开一看，内的姓名，正是他自己。正想推辞，再去拈过，萧何忙走上去，一把将其余的纸阄抢在手内，嚼在口中，高声对大众道："天意所归，还有何说？"大众听了，一时欢声雷动，高叫刘县主、刘县主不绝于口。刘邦没法，只得承认下来。后来知道萧何所写的十个纸阄都是他的名姓，自然一拈就是他的名字。既知萧何弄的玄虚，私心感激，毋须明言。刘邦便一面做起沛令，一面派人到芒砀后山，搬取银子。又将娥姁连同子女接来，仍令安居故乡，侍奉公婆。此时刘邦有的是钱，家中自然雇人照料。

他有一位小朋友，名字唤做审食其的，人既清秀，又有肆应之才，便把此人派在家中，照应门户。娥姁一见审食其这人，也是他们前世有缘，一时相见恨晚，便把家中之事，全盘交其经理。其时太公，因为坐了几天牢狱，更加怕事，只在房里静守。刘媪又因连次受惊，卧病在床，所有家事全付娥姁。这样一来，刘氏的家庭之中，只剩这一对青年男女。有一天，审食其因与娥姁闲谈，问起她前时在县里受刑之事。娥姁此时，早已心存不良，大有挑逗审食其的意思。当时一听审食其提到此事，不禁将她的那一张粉脸，微微的红了起来道："此事不必提起，那个瘟官，如此无礼，如今虽是死于非命，我还恨不得生食其肉。"审食其道："嫂嫂这般娇嫩身子，怎能受得如此非刑？那天县官坐堂问案的时候，我也在那里看审，实因爱莫能助，真是没法。后来听说嫂嫂押在女监里面，又被人家欺侮，这等事情未知季兄知道否？"娥姁道："此事我也略略告知你们季兄，谁知他一听见我被那个瘟官，如此凌辱，他已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其余之事，我反不便尽情宣布了。"审食其听了微微笑道："其余尚有何事，何以不便告知我们季兄？嫂嫂虽然不说，我已略知一二。"娥姁听他话内有因，正中下怀，顿时装出万种娇羞的态度，眼泪汪汪的说道："身为女子，

处处吃亏。那时刑伤甚剧，生死难卜。他们无端相逼，我那时也是不得已耳。”娥姁自从这天和审食其谈过监中吃苦之事以后，更觉审食其是一位怜香惜玉、多情多义的人物，因此每天对于审食其的起居饮食，无不体贴入微。就是刘邦和她做了这几年的夫妇，倒还没有尝着那样温柔乡的风味。因为刘邦虽然好色，人极卤莽，闺房之内，无非一宿三餐，并无他事，怎能及得上审食其对于娘儿们，知道温存体贴。娥姁此时，自知已非贞妇，做一次贼，与做一百次贼，同是一样的贼名。又料到刘邦现在正在戎马倥偬的时候，哪有闲工夫闯回家来，于是每晚上孤衾独宿，情绪无聊起来。有一日，适至审食其的房里，拟取浣洗的衣服。一进房门，只见审食其不在房内，仅有一位妇人，握了她又黑又亮，数尺长的青丝，正在那儿对镜梳妆。娥姁从门外进去，只见她的后影，不能看见她的正面，心里忙暗忖道：“这位美妇是谁？我们村中，似乎没有这般苗条身材的人物。”想罢之后，便悄悄的走至那位美妇的身后。忽见镜子里面，现出一个粉装玉琢的脸蛋，不是她心心挂念的那位审食其叔叔是谁呢？她一时情不自禁起来，便轻轻的赞了一声道：“好一位美男子！真个压倒裙钗了。”那时审食其正在对镜理发，冷不防的听得背后有人说话，因为手里握了极长的头发，一时不易转过身子，就向镜子里面看去。只见映出一个眉锁春山，眼含秋水的美貌佳人，并且是含情脉脉，面带笑容，他就索性不回转头去，便朝镜子还她一笑。正是：

万般旖旎图难写，无限风情画不如。

不知娥姁见了审食其这般有情的一笑，她的心中作何感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　意欲摧花慧姬逃世外　势如破竹真主入关中

却说娥姁那时正站在审食其的背后，一见审食其向镜子里朝她微笑，那还了得，一时意马心猿，无法自制。当时她与审食其调情的举动，不佞也不愿意细写。不久，她便与审食其两个，如鱼得水，似漆投胶，露水姻缘，情同伉俪。审食其虽然有负刘邦，但是出于被动，尚非主动，责他不能守身如玉，竟受娥姁引诱，自然罪不可赦，不过看他日后受封辟阳侯之后，尚怕物议，不敢常进宫去。后经吕后再三宣召，临之以威，他因错在从前，亦难拒绝于后。每常进宫，也不敢助纣为虐。就是对于外边臣子，又知排难解纷，所以一有危险，就遇救星。倘竟早死数年，或可幸免那位淮南王的一椎之苦。当时那班薄负虚名的文人，也去与他交游，他若真是元恶巨凶，诸吕被杀的时候，早也一网打在其内的了。不佞本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物，何至袒护这位淫棍？因其确是被动，不佞故不苛刻责人。一个人读史，当用自己的眼光，不必以为那部《史记》，便是信史。所以这部《汉宫》虽说是小说体裁，与正史有别，然而书中所有的材料，倒非杜撰。阅者若因正史所无，就认为空中楼阁，那就未免腹俭了。现在再说娥姁自从与审食其有了暧昧以后，他们二人，真是形影不离，寝食难分，只不过避去太公刘媪的两双眼睛。太公到底是她的公公，自然不会监督到她的私房之内去的。独有她的婆婆，有病在床的时候，毋须说起，有时病愈，自然要到媳妇房中走走。亏得审食其这人，年纪虽轻，世情极熟，他与娥姁有情以后，平时一举一动，无不十分留心。不要说他们二人此时的奸情决不会被刘媪察破，就是将来入了楚营，身为抵押之品，依然同寝共食，也未稍露破绽。观他细心，倒是一位偷香的妙手。谁知刘媪为人，真是一位好人。她恐怕她的那位好媳妇，因为有她在世，终究碍手碍脚，未免有些不甚方便，情愿牺牲自己皇太后的位分，一病长逝，躲到阴曹地府里边去了。娥姁一见她的婆婆归天，面子上不得不披麻戴孝，心里呢？少了一个管头，真是万分惬意。

这时候刘邦内有姣姵替他运筹帷幄，外有樊哙、夏侯婴……等人替他陷阵冲锋，一时声威大震，已与项羽齐名。这天正攻下了胡陵、方与二邑，方待乘胜向外发展的时候，忽得刘媪逝世的凶信。算他尚知孝道，便令樊哙、夏侯婴二人，分守胡陵、方与两城，自己带了姣姵回家治丧。此时娥姁一见姣姵回来，心里大不高兴。她不是在芒砀山中曾经表示过不妒嫉姣姵的么？此刻何以忽又中变起来呢？她这人，虽是一位女流，却是历代皇后中的佼佼人物，不要小觑了她。她因姣姵这人十分伶俐，她与审食其的私事，恐怕被她看破。若去告知刘邦，她与审食其二人，便有性命之忧。她于是想出一条毒计，悄悄的去问审食其道："你看袁姣姵的脸儿生得如何？"审食其便据实以对道："非常美丽。"娥姁道："比我如何？"审食其道："尹、邢难分，她是娇中含有英武之气，你是美中带着温柔之风。我们这位季兄，真是艳福无双也。"娥姁听了，便微微的笑着，咬了他的耳朵道："你莫艳羡你们季兄，我想不准你们季兄独乐，他所享受的艳福，统统分半给你如何？"审食其听了一吓道："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嫂嫂为人何等精明，我方敢冒险而为。你却不可动气，你就是一位才足以济奸的人物。那位姣姵嫂嫂呢，我看她英武虽然有余，精细未免不足。日后泄露机关，我们便是刘季刀下之鬼，这还是她情情愿愿入伙的说话，已有如此危险；她若不肯入伙，那时我们的秘事，尽为所知，一经声晓，其祸立至。嫂嫂呀！我审食其是从此替你守贞的了，这种盛情，委实不敢领受！"世间妇女的心理，对于奸夫，自然更比自己的丈夫捻酸吃醋，还要加倍厉害。奸夫若是瞧了奸妇，另有情人，这位奸妇，宁可牺牲一切，必定愿与奸夫拼死。若是偶因别种关系，她要将其他的一个妇女，介绍奸夫，要他破坏此人的贞节，好与自己同流合污，以防她的正式夫婿。奸夫若是推让，她必定以为奸夫爱她，不肯二色，心中一个感激，对于醋心，便淡了下去，对于怜爱奸夫的心理，反而浓厚。奸夫偏是不要，她却偏要给她。这是普通的习惯。此时娥姁一听见审食其声明替她守贞，她自然把他爱得胡帝胡天起来。她当时便报了他很满意的一个笑眼，自去行事。一天晚上，姣姵方与娥姁闲谈，娥姁谈到后来，忽然对姣姵笑道："妹妹此番在外，听说很替他建了几件功劳，依据酬庸之典，我想择日叫他将你收房。不然，妹妹还要疑心我在暗中作梗呢！"姣姵听了，只羞得脸晕红潮的答道："夫人这番恩惠，姣姵心感不尽。不过我已声明在前，只因练习剑术的关系，万难破身。况且夫主既有孝服，又与项羽等辈，逐鹿中原，似乎不可将儿女私事去分其心，只要得了天下，那时再办我的事情

也不为迟。”娥姁听了又笑道：“你的说话，本也有理。我正因为你出身官家，懂得道理，不肯辜负你的贤淑。”说着，忙朝外面看了一看，见没人来，她又对姣姵说道：“我有一句心腹之话，想对你讲，又恐为好成仇，大不值得。”姣姵道：“夫人有话，只管请讲。我既是刘家的妾媵，心里自然只尊重夫人一个人。若有歹意，天实鉴之！”娥姁见她如此真心对待自己，便去和她咬了几句耳朵。姣姵听毕，便不似起先的那般和顺了，就把双眉一竖的说道：“夫人此言差矣！妇女以名节为重，性命为轻。审食其这人，本要称他一声叔叔，此等兽行，夫人究视我为何等样人？”娥姁见她忽然变脸，也吓得遍身打颤起来。只得央求她道：“我是好心，你既不愿，你却不可声张，害我性命！”姣姵道：“姣姵可以替夫人守秘，夫人也须顾及刘氏门中的颜面。天下的事情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的呢！”娥姁道：“我不过刚有此想，其实我与审食其叔嫂称呼，本来干干净净，你却不可多疑。”姣姵道：“夫人放心，彼此莫提此事便了！”这天晚上，姣姵回到自己房内，左思右想，没有善全的法子。就是刘郎将来打得天下，宫中有了这位皇后，在她手下，怎样弄得清白？况且她的短处，已为人知，她也不肯甘休。我还是快快遁入空门，练习我的剑术，倘能成就，便好去找我的亲娘。好在秦家江山，总不能保全的了。父仇既已可报，尘世之上，便没有我的事情。她筹划了一宵，趁天未明，倏忽不知去向。后来刘邦得了天下，有人谓至峨嵋山上，遇见一位中年尼僧，问及刘邦，便托那人带了一个口信给刘邦，叫他对于天下大事，倒可以放心，惟有宫中之事，千万力宜整顿。那人哪敢将此事奏知汉帝，直等吕后终世，此话方始渐渐的传了出来。有人疑心此尼，就是袁姣姵，当时事无考证，不敢判断。及至唐时，有无名氏作了一部《侠女传》，袁姣姵之名，也在其中。不佞既作这部《汉宫》，不敢遗漏此人。又服姣姵有先见之明，毅然洁身以去，否则人彘第二，戚夫人便有人奉陪了。此处叙过，后不再提。单讲当时刘家忽然不见了姣姵，刘邦百思不得其故。起初的时候，一旦失去这位女军师，心里自然不舍，后经娥姁万般譬解，也就渐渐的将她忘了。

又过了几时，萧何、曹参、樊哙、夏侯婴诸人，催刘邦墨绖从戎的书信，宛如雪片的飞来。又说若不亲来主持军事，人心一散，大事即去。刘邦回家葬亲，本来是假仁假义，做给人看，何尝愿意回家守孝？今见萧何等人催他出去，便将家事重托审食其照应，别了太公与娥姁二人，忙向沛县而来。萧何等人，见他到了，一个个异口同声的对他说道：“将军在家守制，原属孝思。但是

事有缓急轻重，我们内部之事，已是蛇无头儿不行。外面呢？项家叔侄二人，声势非常浩大，现在天下英雄四起，谁不想继秦而有天下。此时正是千钧一发之际，稍纵即逝。一旦真的被捷足者先得，我们岂非白费心思！况且众弟兄拼命沙场，也无非是巴望将军得了天下，大家搏个分茅裂土。况且项梁将攻此地，将军如何办理呢？"刘邦听至此处，忙问："项家叔侄，现在究竟握有几许兵力，你们快快告诉我听，我好筹划对付。"曹参道："项梁本下相县人，即楚将项燕子，燕为秦将王翦所围，兵败自刎，楚亦随亡。梁既遭国难，复念父仇，每思起兵报复，只惧秦方强盛，自恨手无寸铁，不能如愿。有侄名籍，表字子羽，少年丧父，依梁为主。梁令籍读书，年久无成。改令学剑，仍复无成。梁怒其不肯用功，呵叱交加。籍答道：'读书有何大用？仅不过为人佣书而已。学剑虽足保身，也只能敌得一人。一人敌何如万人敌，我愿学万人敌。'梁听籍言，怒气渐平，语籍道：'汝有此志，我就教汝兵法。'籍大喜，愿受教。学了几时，仅知兵法大意，不肯穷极底蕴，梁只得听之。及梁为仇家所诬，诛连成狱，被系栎阳县中。幸与蕲县狱椽曹无咎相识，作书求救，始得出狱，后将仇家杀死，带了项籍，避居吴中。又见四方英雄并起，正待起事，适由会稽郡守殷通，前来召他叔侄，欣然应命。谁知殷通，也想乘机起事，请他们叔侄相助。项梁顿时心怀异志，便命项籍将殷通杀害，自为将军，兼会稽郡守，籍为偏将。又把本地一班豪士，任作校尉，或为侯司马等职，声势顿壮。旋又率领部众，杀奔彭城。秦嘉非其敌手，非但兵败身亡，连所立的那位楚王景驹，孤立无援，出奔梁地，一死了事。听说项梁现想发兵来夺我们这个胡陵，如何是好？"刘邦听了道："可惜我的女军师姣娴，不知何往，她若在此，何愁没有妙策？"萧何道："我们兵力不及他们的十分之一，不如将此地让与他们，我们以沛地作根本之所，另图别举。"刘邦听了，尚在迟疑，忽探报说道："秦泗川监来攻丰乡，事已危急。"刘邦调兵与战，得破秦兵，泗川监遁走。刘邦便命里人雍齿，居守丰乡，自己分兵往攻泗川。泗川监平，及泗川守出战败绩，逃往薛地，复被刘邦追击，转走戚县。刘邦部下左司马曹无伤，从后赶去，杀死泗川守，泗川监落荒逃去，不知下落。刘邦既得报怨，乃驻军亢父。不意魏相周市，遣人密至丰乡，招诱雍齿，给以封侯。雍齿本与刘邦不协，于是背了刘邦，举丰降魏。刘邦闻报，急引兵去攻雍齿。雍齿筑垒坚守，屡攻不下。刘邦一想顿兵非计，只有去借大兵，再图决战，便撤兵北向。道出下邳，巧与张良相遇。刘邦见他面如冠玉，应对如流，大为叹赏，乃向萧何等人说道："我失一衰

姬，今得一子房，两相比较是以羊易虎也。"言已大笑，立时授张良为厩将。张良献计道："项梁既然欲得胡陵，将军何不举以赠之，便可向其借兵五千，还攻丰乡，似是上策。"刘邦大喜，即造项梁营门，说明来意，梁允其请。刘邦便急回丰乡，再攻雍齿。雍齿保守不住，出投魏国去了。刘邦既复故里，乃改丰乡为邑。又知家中平安，曹女无恙，心中甚喜，忙向项梁处告捷申谢。梁复书道贺，并约刘邦前去，商议另立楚王之事。刘邦欣然应命。

及至，适值项羽战胜班师，因得相会，一见如故，联成为萍水之交。次日，项梁升帐，顾大众道："我闻陈王确已身死，楚国不可无主，应立何人为是？"众将竟请项梁自为楚王。项梁方拟承认，忽报居鄛人范增求见。梁令请见，却是一位老者。梁命旁坐，便以欲立楚王相询。范增答道："老朽本为此事而来。陈胜本非望族，又乏大才，骤欲据地称王，谈何容易！此次败亡，原不足惜。自从暴秦并吞六国，楚最无罪，怀王入秦不反，楚人哀思至今。仆闻楚隐士南公，通晓术数，曾谓楚虽三户，亡秦者必楚。据此看来，三户尚足亡秦。陈胜首先起事，不思求立楚后，妄欲自尊，焉得不败！焉得不亡！将军起自江东，渡江前来，故楚豪杰，争相趋附，无非因将军世为楚将，必立楚后，所以竭诚求效，同复楚国。将军若能扶植楚裔，天下闻风慕义，投集麾下，关中何难一举而得？"项梁心知陈胜是他前辈，便打断自立之意，忙笑答道："尊论甚是，我当从之。"言已，并留范增在营，任作参谋，遂派人四出，访求楚裔。不久，就有人报称："民间有一牧童，查知此人确是楚怀王孙，单名叫做心。"项梁听了，便遣人往迎，谁知相见之下，小小一个牧童，极知礼节，却也可怪。接到之后，拥心高坐，就号为楚怀王，自率众将谒贺，并指定盱眙为国都。命陈婴为上柱国，奉着怀王，同往盱眙。梁自称武信君。又因英布有功，封他为当阳君。张良趁此机会，请复韩国。梁允之，乃命张良为韩司徒，奉了韩公子成，西略韩地去作韩王。刘邦暂任沛公，有功再封。此时山东六国并皆规复，暴秦号令，已不能够出国门一步了。后来楚怀王又迁都彭城，此时项梁已死。刘邦、项羽同心夹辅，气象一新。怀王因思灭秦，便问众将谁人敢当此任？众将瞠目结舌，无一应命。怀王复朗声道："无论何人，首先入关，便当立为秦王。"言未已，即有一人应道："末将愿往！"此人的姓字，刚刚吐出，复有一人厉声道："我亦愿往，须要让我先去！"怀王瞧着，第一个应声的是沛公；第二个厉声的就是项羽。两人都要争着西行，反弄得怀王左右为难，俯首沉吟。项羽又进说道："叔父梁战死定陶，仇尚未报，末将谊关叔侄，怎肯罢休！即使刘季要

往，末将也须同行。”怀王听了，方徐声道：“两位将军，同心灭秦，尚有何说！且去各人部署人马，择日起程。”沛公先发。怀王复命项羽，且先攻了章邯，再行会师关中。便令宋义为上将，项羽为次，范增又次之，率兵数万，前往救赵。

此事从略，单说沛公，向西进发，攻城得地，势如破竹。一日，攻入武关，便写书给赵高，叫他出降。赵高无法，忙命阎乐弑了二世。可怜二世，只做了三年的皇帝，亡时年仅二十有三，便在他的手内亡秦。赵高既弑二世，立即奔入宫中，抢得玉玺，初想自立，继恐人心不服，且将公子婴抬举出来，想举楚军议和之后，再作后图。后来沛公用了张良之计，攻入城中。其时赵高已死，子婴不得不捧了玉玺向沛公屈膝请降。沛公接过玉玺，命子婴一同偕入咸阳，众将请杀子婴，免滋后患。沛公道：“怀王遣我进关，原因我宽容大度，现在人已降我，何必杀他。况他为王仅有四十六日，也没甚么歹政。”沛公言已，便把子婴饬人看管，自己走入宫内，先将金银珍宝，封锁起来。众将乘乱饱掠，沛公也无法禁止，独知萧何自往丞相府中，只将秦朝图籍，一并收藏，以备日后检查，笑谓左右道：“此人的是异才，也不枉我提拔他一场！”此时沛公闲暇无事，因为妻妾不在身边，一时心动，忙暗忖道：“秦宫佳丽天下闻名，我久思一睹。现在我已入关，怀王本有先入关者为王之命，数年军旅，筋骨疲劳，何不前去乐它一乐。”想罢之后，一个人便向后宫而来，跨进宫门，可巧就见一位娇滴滴的美人，正向一口井中在跳。他因爱她万分美貌，一时不忍，赶忙一个箭步，蹿至那位美人身边，一把将她抱住。正是：

连年吃得苦中苦，今日方为人上人。

不知这位美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　粉腻花馨华筵迷艳魅　香温玉软御榻惑才妃

却说沛公当时可巧见有一位美人，正在投井，急忙奔上前去，一把将她的身子抢着抱住，顺便搂入怀内，就向井栏上一坐，边温存着，边问她道："你这位美人，何故轻生？你看看，这般的花容月貌，一跳下井去，岂不是顷刻就玉陨香销了的么？"那位美人被他搂住，虽然未敢挣扎，只是不肯开口，用袖掩着面，嘤嘤的哭泣而已。沛公见她不声，又笑着问她道："你怎的尽哭？你莫吓，我有权力保护你。"那位美人听他这样一说，方想下地叩谢活命之恩，沛公忙止住她道："不必！不必！你是何人？可将姓氏告知我听。"那位美人，便一壁以她的翠袖拭干眼泪，一壁低声答道："奴是亡帝秦二世的妃子，名叫赵吹鸾的便是。亡帝被弑之后，那个奸贼赵高，只知另立新主，那里顾得打发我们。奴今晨忽然得着沛公已经入城的消息，恐怕他来清宫，与其做他下头之鬼，何如清流毕命，到地下随侍亡帝。今被将军相救，自然感恩非浅。不过沛公若要处治我等的时候，还要求将军，引那罪不及孥之例，赦宥我等。"沛公听了，便大笑起来道："你这位美人，怎的这般惧怕沛公，你可猜猜，我到底是何人呢？"那位美人闻说，慌忙朝他脸上仔细的看了一看，顿时现出失惊的样子道："陛下莫非就是沛公不成？如此说来，奴已冒渎圣颜，罪该万死！"说完，急思挣下身去。沛公仍旧紧紧的将她搂住。正要说话的当口，忽觉自己的手，偶触所抱这位赵吹鸾的肌肤柔软如棉，滑腻似酥，不禁心内一荡，跟着他的鼻孔之中，又闻着她鬓上所插的残花之香，一时不能忍耐，便命她站了起来，一同来至后宫。谁知重门叠户，不知往那里进去为是。这位赵吹鸾妃子，真是不愧为秦宫人物，已知其意，便朝他嫣然一笑道："陛下，还是让奴来引路罢。"说着，便把沛公导入一座寝宫里面。先请沛公坐在一张金镶玉嵌的卧椅之上，她始花枝招展，深深的拜了下去。沛公忙将她扶起，赵吹鸾一壁起来，一壁奏道："陛下且请宽坐一刻，容奴出去召集全宫的妃嫔，前来朝见陛下。"沛公刚要止住，只见赵吹鸾早已轻移莲步，袅袅婷婷的走出去了。沛公

俟她走后，方把这座寝宫打量一番，甫经抬头便累他大大的称奇起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这座寝宫，正是秦二世生时行乐之所。二世荒淫无道，更甚其父。行乐之时，必设种种的玩具，以助兴致。单是四面的宫墙之上，都绘着春风蝴蝶图。图中形容毕肖，栩栩欲生，娇情荡态不可逼视。沛公本是一位贫寒起家的人物，从前虽也惹草拈花，可是都是那些民间的俗物。一旦身入万分奢丽的秦宫，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他的初意，见了这般非常奇突的装饰，也怪二世无道，不应如此。谁知一经触目，早把怪二世的心理，束诸高阁。忙一个人望着四壁，细细的领略起来。

正在赏鉴未已的时候，忽听得一群莺声燕语，早由那个赵吹鸾为首，率领无数的美人儿进来朝见，于是粉白黛绿的塞满了一屋子。他从前曾经因公来过咸阳，偶见始皇在九霄楼上饮酒取乐，那一种旖旎风光的盛举，他当时十分妒羡，不是说过“大丈夫应当如是”的那句说话么？有志者事竟成，真个也是他的福分。当下他一面吩咐免礼，一面将诸妃轮流一看。只见：有的是蛾眉半蹙，平添西子之愁；有的是螓领低垂，不掩神女之美；有的是粉靥微红，容光夺目；有的是云鬟亸翠，香气撩人；有的是带雨梨花，盈盈堕多情之泪；有的是迎风杨柳，袅袅舞有意之腰。真是各有各的神情，各有各的态度。此时的这位沛公，也会学他的那个末代子孙，乐不思蜀起来。他正在暗想，此时有了名花，必须美酒前来助兴。他的念头尚未转完，早见一班宫娥彩女，顿时摆上一桌盛筵。他这一喜，便心花怒放，走去自向上首一坐。那班妃嫔，就蜂拥着，前来轮流把盏。挤不上来的呢？争来围着他的身后，宛如一座肉屏风一般，绕得水泄不通。他也知道此刻尚难马上就做皇帝，自然不好提那正事。只得拣那些无关紧要的说话，先问那位赵吹鸾道：“你们在一闻城破的当口，究是甚么心理？何妨一一照直说与我听。”当下赵吹鸾首先答道：“那时奴辈的思想，尚未知陛下是何等样人，若是照直说了出来，恐撄圣怒，其罪非轻。”沛公道：“我不见罪你们，放心大胆的说出就是。”赵吹鸾听了，方才微笑奏道：“奴当城破之时，尚卧在床，心里默念，亡帝荒淫无道，又有那个姓赵的奸臣，只知助纣为虐，逢君之恶，对于天下诸侯，自然十分刻待，因此惹起干戈。一旦亡国，那班杀人不眨眼的将士，走入宫来，奴等必死乱刀之下。如此惨苦，岂不可怕！当时心理，未免怪着亡帝，早能行些仁政，便可长保江山。那时我们也好长在宫中伴驾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方不辜负天生丽质，得享富贵荣华。那料陛下，如此仁厚，如此多情。在此刻是只望陛下大事定后，奴等

得以长侍宫帏，便无他望的了。”沛公听了，便以手中之箸，击着桌子微笑道：“妇人心理，大都如是。恨二世不能长保江山，恨得有理。此是老实说话，我却相信。”说完，便把面前酒杯，递到她的口内道：“赐君一杯，奖君直道。”赵吹鸾此时以为这位皇帝，既已垂怜，将来妃子一席，必定有分，心中一喜，忙将那杯酒接着，跪在地下，向她口中，咽咽的咽了下去。说完之后，又站身起来，忙用翠袖把那杯子揩拭干净，新斟上满满的一杯，走至沛公面前，重又跪下，高高的擎在手内，对沛公说道：“陛下请饮一杯，万年基业，已兆于此矣。”沛公就在她的手内，俯身一饮而尽，命她起来，坐在身旁。再去问一个著绛色宫装的美人道：“你呢？何妨也说说看。”只见那位美人，慌忙起立，话未开口，见将她的粉颊，微微的红了一红。沛公一见这般媚态，真是平生未曾经过，不禁乐得手舞足蹈，忙自己干了一杯，复把他的眼睛望着那位美人的一张媚脸，静听她的言语。又见她却与赵吹鸾不同，换了一副态度，朗声说道：“陛下乃是有道明君，不然，哪会攻破咸阳，身入此宫来的呢？奴当时一闻城破，必以为定受亡帝的带累。陛下一进宫来，一定把奴辈杀的杀，剐的剐，可怜奴尚在青年，虽然身居此宫，享了几年的艳福。大凡一个人，在享福的当口，只嫌日子过得太短，在受苦的当口，只嫌日子过得太长，这是普通心理。奴蒙亡帝不弃，倒也十分宠幸。当日何尝防到秦室的天下，亡得这般快法。天下本无主，有德者居之，此事毋庸说它。不过古代的天子，亡国的时候，都把一切坏事，尽去推在她们一班后妃身上，以为这班女子，个个都是妖精鬼怪，将帝皇迷惑得不顾国事，因此亡国杀身。其实国家大事，却与女流何干？女流就算最是不好，也不过在深宫承欢一桩事情罢了。那班圣帝明君，宫中何尝没有女眷。大舜皇帝而且一娶便是两个，娥皇女英。究竟有何德能，扶助大舜，以安天下。那班妲己、妹喜之流，无非在于后宫，奢华一点，浪费一些而已。奴的意思，最是不服女色能够亡国的那句言语。所以一闻城破国亡，真是又急又惧，怨恨万分。本想自缢而亡，也用不着再惜此身。后来一想，得天下的必是仁君，或能赦宥我们这班无知女流，打发出宫。不图圣上一派慈祥盛德，不嫌奴等是败柳残花，准其承恩在侧，奴辈有生之年，皆陛下所赐。”说着，靥上忽然红喷喷起来，眼中忽然水汪汪起来，一派含情脉脉的春意，早向沛公面上递送过来。此刻沛公，听她的一番议论，并非强词夺理的说话，已经喜她腹有经纶，非但是个美人，而且是个才女。又见她尽把万种风流的态度，直向自己送来。他本是一个马上将军，何曾享过这般艳福。于是也不问是青天白日，

便命诸人暂且回避，只将这个绛衣妃子，暨赵吹鸾二人留下，又对她们二人微微示意。他们三个，不久便学壁间所绘的春风蝴蝶一样，联翩的飞入那张御榻之中去了。直至日斜，方始一同出帏，仍命诸妃入内。略谈一会，一时灯烛辉煌起来，耀同白日。那班宫娥，只知道他是新主，自然也来拼命奉承。顷刻之间，酒筵又复摆上。沛公边喝边听她们继续再说各人的心理。听了之后，无非一派献媚之辞，便已有些生厌，忙命诸人停住。这一席，直吃到月上花梢，方才罢宴。沛公虽恶文人，对于才女倒也喜欢，这夜便令绛衣妃子一人侍寝。上床之后，这位绛衣妃子，要卖弄她的才学，想固异日之宠，尽把她的腹中所有，随便讲与这位新主去听。复又吟诗一首道：

宫门黯黯月初斜，枕畔慈云覆落霞；

自问残枝无雨露，不图春色到梅花。

沛公本不知诗是何物，随便夸赞几句，就顾其他，一时入梦。忽见始皇与二世二人，恶狠狠的各仗一剑，奔至榻前，对他喝道："这厮无礼，竟敢眠我御床，污我妃子。公仇可赦，私恨难饶。"边骂边把手上的宝剑，向他头上砍来。他此时手无寸铁，自知不能抵敌，深悔不应大事未定，就进宫来作此非礼之事。正在拼死的当口，忽见天上一轮红日，不偏不正的却向他的头上压来。他这一急，不禁大喊道："我命休矣！"那时那位绛衣妃子，只想巴结这位新主，不敢睡熟。一听这位新主在梦中大喊，赶忙去叫醒他道："陛下勿惊！莫非梦魇了么？"沛公被她唤醒，方知是梦，及至醒转还吓出一身冷汗。但也怕这个绛衣妃子笑他胆小，便对她说道："我平生胆子最大，独有梦寐之中，常要惊醒。这是我的惯常，无关紧要。"这位绛衣妃子，防他腹饿，早已备了食物。此刻见他醒来，慌忙一样一样的递到他的口内。或遇生冷东西，还用她那张樱桃小口，把东西含热之后，方从她的嘴内哺了过去。沛公边在吃，边又暗忖道："我妻娥姁，对于我的饮食起居不甚留意。那个曹女，她伺候我的地方，已是胜过我妻。我往常因她能够尽心服伺，因此更加怜爱。岂知在芒砀山中，无端的遇着袁氏姣姵，她的年龄虽小，对于我的身上，可谓无微不至。我原想大事一定，总要使她享受几年福气，也不枉她随我一场。谁料她不别而行，临走的时候，又不给我片纸只字。现在我已发迹，虽然尚有怀王、项羽活在世上，是我对头，也不过再动几场干戈，便可如我之愿。即以现时地位而论，怀王本说先入关者，当王关中，就是皇帝做不成，我的王位总到手的了。姣姵此时若在我的身边，王妃位置，舍她其谁？如此说来，一个人的福分是生成的，若没福气，

断难勉强。现在这人，伺候我更是体贴入微。象这样举世难求，又温柔，又美丽的姬妾，哪好不弄几个在我身边。我若能就此不用出宫，那就不必说她。若是因有别种关系，必须出宫，这几个妃嫔，我是一定要带走的。”他一壁在吃东西，一壁肚内这般在想。及至吃毕，又见这位绛衣妃子，忙将她那只雪白如藕的玉臂送将过来，代作枕头。沛公乐得享受，便把他的脑袋，枕在她的臂上。问她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她赶忙答道：“奴姓冷，小字梅枝。既蒙陛下垂问，要求陛下将奴名字记于胸中。因为这宫中人多，陛下将来哪里记得清楚。”沛公听了道：“你放心，就算他人会忘记，你总不致于忘记的了。”梅枝听了此言，真是喜得心花怒放。便对沛公笑道：“陛下左股有这许多黑痣，究竟几粒，陛下可曾知道其数？”沛公道：“七十二粒。”梅枝道：“七十二的数目，适成地煞之数。陛下生有异相，难怪要得天下，未知陛下何日即位？皇后、妃子、太子等人，是否随同前来？奴今夕既蒙幸过，明日当去叩见娘娘。”沛公道：“你既问及此事，我也本来想对你讲了。我此次奉了楚怀王的号令，前来灭秦。同时又有一位将官，名叫项羽的，他也要同来。怀王便说先入关者为王，我虽是已得为王，尚非皇帝，能否长住宫中，还没一定。至于眷属，自然还在家中”。梅枝道：“陛下此言，奴不甚解。陛下既是先入关中，自然为王。既是为王，自然便可长住此宫。”沛公不待她说毕，又对她道：“项羽这人，颇有威名。怀王本是他叔项梁所立，哪里在他眼中。怀王的号令，他既不服，当然来与我见过高下，亦未可知。”梅枝忙答道：“陛下既已入宫，万万不能再让那个姓项的。依奴愚见，等他来时，陛下可在酒席筵前不动声色取他首级，易如反掌。这般一来，连那位怀王，也不必睬他。因为怀王乃是项氏私人所立，陛下本可毋须承认，那时陛下一面即天子位，一面晓谕天下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力。若不采择奴之计策，将来或致后悔，伏望陛下三思。”沛公听了，虽然见她有才，因是女流之言，并不放在心上。其实此计，正与鸿门宴的一计，暗相符合。沛公那时若听她言，倒也省去几许战争。幸而项羽也不在鸿门宴上害了沛公。否则他不听梅枝之计，反去自投罗网，岂不冤枉。

第二天，日已过午，沛公还拥抱着梅枝尚在做他的好梦。累得其余的一班妃嫔，只在帘外候着。赵吹鸾一时等得不耐烦起来。因为自恃业已亲承雨露，此时又无后妃之分，早上候至此刻，到是仰体沛公连日疲劳，不敢早来惊动他的意思。此刻时已过午，唤醒他们二人，也不算早了。她便悄悄的走至他们床前，揭起帐幕一看，只见沛公的脑袋，枕在梅枝的那只玉臂之上，他的

一条大腿，也压在梅枝的腰间，正在那儿好睡。再看梅枝呢，虽然有条罗衾覆在她的身上，一只玉臂，已为沛公做了枕头，还有一只玉臂正勾住沛公的项颈。两只衣袖，不知怎的，都已褪到肩胛之上，胸前衣钮也未扣齐，头上青丝全散在枕上。这些样儿，倒还罢了，最羞人答答的事情，是她的那条绣棠裤腰已露出脚下的被外。想起夜来风雨，落花自然满地的散乱了。吹鸾看罢，也会羞得一脸绯红起来。于是先将沛公唤醒，然后再叫梅枝。二人下床梳洗，自有宫娥服伺。一时午饭摆上，沛公只命冷、赵二人同食。梅枝又将夜间的一首诗，背给吹鸾听了，吹鸾也绝口称赞，又说她颂扬得体。饭罢，沛公便令他们轮流歌舞。他在上面，且饮且听。听到出色的地方，亲赐三杯，作为奖赏。内中还有一位王美人，擅长舞剑。舞到妙极的时候，人与宝剑，已合为一，除了剑影钗光之外，宛似一个白球，及至舞毕，沛公将她细细一看，面不改色，声不喘气，他也不免叫声惭愧道："我刘邦哪有这个剑法。"歌舞了一会，沛公又问道："此地到九霄楼，如何走法?"诸妃嫔道："由御花园的腰门进去，也不甚远，陛下可要前去游玩?"沛公便点点头。大家于是簇拥着他，向那座御园而去。正是：

深宵已作皇宫梦，白日犹思御苑游。

不知沛公带同那班妃嫔，进得园去有何事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　六　回　约法三章愚民入彀
谀辞一席上将开颜

斜阳淡淡，红分上苑之花，流水潺潺，绿映御园之柳。风光明媚，鸟弄清音，天气晴和，人添逸兴。那座九霄楼中，静悄悄的毫无声息。湘帘寂寂，锦幕沉沉。一派金碧辉煌之色，不愧高楼，十分繁华雄健之形，允称上选。沛公率了诸妃，上得楼来，便向那张宝座一坐，问诸妃道："现在那班乐工，已逃散否？"诸妃答道："他们颇为胆小，吓得纷纷躲避，陛下若需娱乐，何妨召集来此呢。"沛公道："如此，速去召来！"当下自有宫娥，奉命前去召集。顷刻之间，酒筵又已陈上。没有多时，那班乐工，已在楼边奏了起来。一时仙乐风飘，非常悦耳。沛公回想当时，一望而不可得，今日是凡秦宫所有的，已经亲身享受，我刘邦究竟不是凡侣，得有此日。他一个人愈想愈乐。那班美人，一见新主这般喜悦，谁不上来争妍献媚。沛公正在乐不可支的时候，忽然听得楼梯上，有很急促的脚步声响，便吩咐宫娥前去看来。话尚未完，只见一个雄纠纠，气气昂的将士，趋至他的席前，厉声道："沛公欲有天下呢？还是做个富家翁，便算满志了？"沛公一见是樊哙，默然不答，但呆呆的坐着。樊哙又讲说道："沛公一入秦宫，难道就受了迷惑不成？我想秦宫既是如此奢丽，秦帝何以不在此地享受，又往哪儿去了呢？沛公当知此物，不是祥兆，请速还军霸上，毋留宫中！"沛公听了，仍然不动。只徐徐答道："我连日精疲骨痛，很觉有些困惫，拟在此处再宿数宵。"樊哙听了，早已怒发冲冠起来。但又恐出言唐突，使他恼羞成怒，也是不妙。只得拔脚下楼，去寻帮手。你道他的帮手，又是何人？乃是那位智多星张良。可巧，张良也来寻找沛公。樊哙一见了他，只气急得讲不上话来。张良微笑道："将军勿急，你找沛公，我已知道其事，你同我去见他去。"说着，便同樊哙两个，来至九霄楼上。张良对沛公说道："秦为无道，我公故得至此，公为天下除残去暴而来，首宜反秦敝政。今甫入秦都，便想居此为乐，恐昨日秦亡，明日公亡。何苦为了贪一时安逸，自将功败垂成。古人有'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'的教训，果能长此安居此

中，倒也未为不可。只怕虎视眈眈者，已蹑公后，不可不防。若不翻然自悟，悔之不及。愿公快听我们樊将军之言，勿自取祸。他日事成，公要如何，便如何可耳。目下乃是生死关头，尚祈明察。"沛公听了张良之言，知道他是一位智士，必有远见。居然一时醒悟，硬着心肠，跟了张良，就此下楼。可怜那班妃嫔，弄得丈八金身，摸不着头脑。赵、冷二妃，白白陪了他一宵，尤其怨命。然又无可如何，只索一场高兴，付诸流水罢了。沛公趋出之后，当下就有一班将士，来把府库严封，宫室全闭。又将那一班粉白黛绿的妖精，统统驱散。不去奸污她们，不去杀害她们，已经算是一件幸事。

沛公来至霸上，召集父老豪杰，殷勤语之道："父老苦秦苛法，不为不久，偶语须弃市，诽谤受族诛，使诸父老饮痛至今，如何可居民上？今我奉怀王命令，伐暴救民。怀王曾有约语，先入秦关，便为秦王。今我已入关中，自然应为秦王，现与诸父老约法三章，杀人处死，伤人及盗抵罪外，凡有亡秦苛法，一概废除。一班官民，均可安枕，不必惊慌。我的还军霸上，无非等候别军到来，共定约束，余无别意。"那班父老豪杰听毕，自然悦服，拜谢而去。沛公又听张良之言，下令三军，不准骚扰民间，违令立斩。复派亲信之人，会同秦吏，安抚郡县。于是秦民感戴沛公，纷纷私议，惟恐他不为秦王。沛公因见已得民心，便安心驻军霸上，静候项羽消息。项羽自从沛公出发之后，便把章邯收服。由东入西，行至新安，忽闻降兵有内变的消息，又惹起了他的一片杀机。

原来秦朝盛时，各处吏卒，征调入都，往往为秦兵所虐待，因此联络项羽。战胜得志，那班秦兵，反做降虏，难免不受凌辱。秦兵遂私相告语道："章将军无端投楚，叫我们一同归降。我等受他哄骗，自入罗网，充作异军的奴隶。如楚军乘胜入关，我等犹得一见骨肉，死也甘心。楚军若败，各处吏卒将我等掳掠东归，秦帝那面，必命杀戮我等父母妻子，以泄其愤。如此一来，怎么得了！大家有无安身之计，快快想来。"这种议论，渐渐传到各军耳中，各军将领便去告知项羽。项羽为人，最不细心，就向各军将领狞笑一声道："我自有计，诸君静候可也。"项羽说罢，即召英布、蒲将军入帐，秘密吩咐道："降兵人数极众，闻他们已在私相议论，甚不可靠。倘我军到了秦关，降兵一时不能号令起来，猝然生变，作为内应，我军那时业已深入重地，经此一变，尚想生还么？只有先行下手为强，乘夜围击，把他们一并送命。只留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人，一同入秦方保无虞。"英布、蒲将军受了命令，自去准备。待至夜半，已是月色无光的时候，引兵出营，去袭降兵。降兵那时都在新安城南，靠

山立寨，沉沉夜睡，好梦正浓。英布指挥部众，将他们三面围住。单留后面山路，故意纵他们逃走。又分兵与蒲将军，令他上山埋伏，一待降兵入山，即用矢石齐下，不准生留一人。蒲将军分头自去。英布与兵士等，休息片时，大约计算蒲将军之兵，已经上山，乃驱动他的兵士，一声吆喝，破营直入。此时那班降兵，冷不防的陡听一片杀声，只疑敌兵骤至，一时慌乱，那里还能抵敌。可怜连那位司马欣等，也不知这条秘计，只得大家迷糊着各人的睡眼，一齐奔出营来，兜头遇见英布。英布急对他们说道："君等为全军统将，所司何事？君营业已哗变，亏得我军侦破他们诡谋，前来剿杀。君等快快可到项上将营中，自去请罪，免得连坐。"司马欣等，中了英布之计，当下各跃上一马，飞鞭径去。英布放走司马欣等之后，顿时将营门堵住，降兵逃出一个杀一个，逃出一双杀一双。那时其余的降兵，知道前面有人截杀，纷纷的都向后面逃生。后面都是山谷，七高八低。就是日间行走，也防失足。夜间天色又黑，心中又急，哪里还顾别的，只向后山逃命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蒲将军之兵，候在山上，一见乱兵蜂拥的向山下逃过，立时矢石齐下，不到半刻，那二十万降卒，早已一个不存的都赴鬼门关去了。英布、蒲将军坑尽降兵，来报项羽。其时项羽早已接见司马欣等，好言安慰，留置本营，及见二将复命，心中暗暗欢喜道："此计虽毒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。"岂知他自以为高枕无忧，何尝可以高枕呢？因此反而便宜了那位沛公。两相一比，就显出沛公来得仁厚。无论军民人等，谁不愿仁厚的人物做他们的主人？此是刘项得失的一个大大关键。项羽既坑降卒，拔营西指，中途已没秦垒，真是入了无人之境，一口气便跑至函谷关前。一见关门紧闭，关上守卒，皆是楚军，一片随风荡漾的旗帜，上面都写着极大的一个刘字。项羽在路上，似已闻沛公入了秦关的信息，至此见着刘字旗帜，心里不禁着忙。忙仰呼关上守卒道："尔等是替何人守关？"守卒答道："是奉沛公命令，在此守关。"项羽又问道："沛公已入咸阳否？"守卒又答道："沛公早破咸阳，现在驻军霸上。"项羽急说道："我奉怀王命令，统率大兵来此。尔等快快开关，让我去与沛公相会。"守卒道："沛公有令，无论何军，不准放入。我等不见沛公命令，未敢开关。"项羽听了大怒道："刘季无礼，竟敢拒我，是何用意？"便令英布上前攻关，自回后面监军，退者立斩。英布本是一员猛将，关上守卒不过数千，一时不能抵御，没有半日，已被英布首先跃登关上，杀散守卒，开门迎入项羽，一直进至戏地。时已天暮，就在戏地西首，鸿门地方扎下营盘。项羽此时很露骄气，便在营中设宴，大飨

士卒，且与将佐商议对付沛公之策。当下也有主张马上决裂，下手为强的；也有主张暂且从缓，以观风色的。众口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弄得项羽没有主意。正在狐疑莫决的时候，忽由小卒报进，营门外面来了一位使者，说是奉沛公帐下左司马曹无伤命，有机密事差来面陈，项羽便命传入。使者跪在帐前禀道："沛公已入咸阳，欲王关中，用秦子婴为相，秦宫所有的妃嫔珍宝，一概据为己有了。"项羽听了，不禁跃起，拍案大骂道："刘季如此可恶，目无他人，我不杀他，便非好汉！"范增在旁进言道："沛公昔在丰乡，贪财好色，本是一个无赖小人。今闻他听了张良之计，封库闭宫，假行仁义，必有大志，不可小觑。且增夜来遥观彼营，上有龙虎形，叠成五彩之色，将他们全营罩住，这个便是天子气。此刻若不从速除他，后患莫及！"项羽悍然道："我破一刘季，如摧枯朽，有何难处！今夜大家正在畅叙，且让他再活一宵，明晨进击便了。"说罢便令使者还报曹无伤，明日我军来攻，请作内应勿误。来使叩头自去。项羽如此夸口，原来他有兵四十万，号称百万。沛公仅有兵十万，比较项羽的兵力，四成之中，要少三成，自然被他薄视。并且鸿门、霸上相距程途不过四十里，沿路又没甚么险要可守，项兵一发即至，眼见得一强一弱，一众一寡，沛公的危险就在弹指之间了。

谁知人有千算，天只一算。沛公既是龙种，天意属刘，自然就有救星出现。你道这个救星是谁？却是项羽的叔父。既是叔侄关系，何以反而要去帮助他人呢？就事而论，只好归之于天的了。他的叔父，单名一个伯字，现为楚左尹。他从前在秦朝时候，误杀一人，逃至下邳，幸遇张良收留，方得藉此避祸。后虽分别，每念前恩，常欲图报。此时他正在项营，一闻范增助羽攻刘，不免替张良害怕起来。他想沛公与我无涉，惟有张良，现下也在沛公身旁，池鱼之殃，我怎好不去相救？他想罢，便悄悄的溜出项营，骑了一匹快马，奔至刘寨，求见张良。张良一听项伯深夜而来，慌忙将他请入。此时项伯也来不及再道契阔，即与张良耳语道："快走快走！明天便要来不及了！"张良惊问原委，项伯方将项营之事，尽情告知。张良听了，沉吟道："我不能立走！"项伯道："你与姓刘的同死，有何益处呢？不如跟我去罢。"张良道："沛公遇我厚，他有大难，我背了他私逃，就是不义。君且少坐，容我报知沛公，再定行止。"说完，抽身急向里面而去。项伯拉他不住，既已来此，又不便擅归，只好候着。张良进去，一见沛公独坐，执杯自饮。张良忙附耳对他说道："大事不好，明日项羽即来攻营。"沛公愕然道："我与项羽并无仇隙，如何就来攻营？"张良道：

"何人劝公守函谷关的。"沛公道:"鲰生前来语我,谓当派兵守关,毋纳诸侯,始能据秦称王。我一时不及告你,便依其议。你今问此,难道错了不成?"张良且不即答错与不错之言,反先问他道:"公自料兵力能敌项羽否?"沛公迟疑一会道:"恐怕未必。"张良又接口道:"我军不过十万,羽军虽称百万,确实也有四十万,我军如何敌得他过?今幸故人项伯到此,邀我同去,我怎肯背公,不敢不报。"沛公听了,吓得变色道:"今且奈何?"张良道:"只有情恳项伯,请他转告项羽,说公未尝拒彼。不过守关防盗,万勿误会。项伯乃是羽叔,或可解了此围。"沛公道:"你与项伯甚等交情?"张良便将往事,简单的告知沛公。沛公听毕,急忙起立道:"你快将项伯请来,我愿以兄礼事之。"张良忙出来将项伯邀入,沛公整衣出迎。纳项伯上坐,始将己意告知,甚至愿与项伯,结为儿女亲家。项伯情不可却,只得应诺。张良在旁插嘴道:"事不宜迟,伯兄赶快请回"。项伯又坚嘱沛公道:"公明晨宜来谒羽,以实我言"。沛公称是。项伯出了刘寨,奔回己营。幸而项羽尚未安寝,因即进见。项羽问道:"叔父深夜进帐,有何见教?"项伯道:"我有一位故人张良,前曾救我性命,现投刘季麾下,我恐明日我们攻刘,他亦难保,特地奔去邀他来降。"项羽生性最急,一听项伯之言,便张目问道:"张良已来了么?"项伯道:"张良甚是佩服将军,非不欲来降,只因沛公入关,未尝有负将军。今将军反欲相攻,似乎未合情理,所以不敢轻投。"项羽听了愤然道:"刘季守关拒我,怎得说是不负?"项伯道:"沛公若不先破关中,将军亦未必便能骤入。今人有大功,反欲加击,似乎不义。况且沛公守关,全为防御盗贼。他对于财物不敢取,妇女不敢幸,府库宫室,一律封锁,专待将军入关,商同处置。就是降王子婴,也未敢擅自发落。如此厚意,还要加击,未免有些说不过去罢!"项羽迟了半晌,方答道:"听叔父口气,莫非不击为是?"项伯道:"明日沛公必来谢罪。不如好为看待,藉结人心。"项羽点头称是。项伯退出,略睡片刻,已经天晓。营中将士,都已起来,专候项羽发令,往攻刘营。不料项羽尚未下令,沛公却带了张良、樊哙等人,乘车前来,已在营门报名求见。项羽闻报,即令请来相见。沛公等走入营门,见两旁甲士环列,戈戟森严,显出一团杀气,不由心中忐忑不安。独有张良,神色自若,引着沛公,徐步进去。直至已近帐前,始令沛公独自前行,留樊哙候于帐外,自随沛公趋入。此时项羽高坐帐中,左立项伯,右立范增。直待沛公走近座前,项羽始将他的身子微动一动,算是迓客礼仪。沛公已入虎口,不敢不格外谦恭,竟向项羽下拜道:"邦未知将军虎驾已经入关,致失远

迎，今特来请罪。”项羽忽然冷笑一声道：“沛公也自知有罪么？”沛公道：“邦与将军同约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邦战河南，虽是兵分两地，邦幸遥仗将军虎威，得先入关破秦。因念秦法苛酷，民不聊生，不得不立除敝政。但与民间，约法三章，此外毫无更改，静待将军主持。将军不先示明入关行期，邦如何得知？只好派兵守关，严防盗贼。今日幸见将军，使邦得明心迹，于心稍安。不图有小人进谗使将军与邦有隙，真是出邦意外，尚乞将军明察！”项羽本是一位直性人，此刻一听沛公语语有理，反觉自己薄情。忽的一脚跳下座来，捏着沛公的手，直告道：“这些事情，都是沛公帐下的左司马曹无伤，遣人前来密告。不然，藉亦何至如此？”沛公反而怡然答道：“这是邦的德薄，以致部下起了异心，那能及得将军，驭下有法，上下一气，和睦万分，以后尚求将军指教，方不至被人藐视呢！”说罢大笑。项羽此时被沛公恭维得不禁大乐，胸中早将前事释然。欢昵如旧，便请沛公坐了客位。张良也谒过项羽，侍立沛公身旁。项羽复顾侍从，命具盛筵相待，顷刻水陆毕陈，当下由项羽邀沛公入席。沛公北向，项羽、项伯东向，范增南向，张良西向侍坐。帐外奏起军乐，大吹大打，侑觞助兴。沛公平素酷爱杯中之物，不亚色字，那时却也心惊胆战，不敢多饮。项羽胸无成府，倒是真情相劝，屡与沛公赌酒，你一杯，我一杯的。宾主正在兴致勃勃的时候，谁料有人又在暗中要害沛公。正是：

明计未行暗计续，前波方静后波催。

不知欲害沛公的那人是谁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宴鸿门张良保驾 毁龙窟项羽焚宫

却说要害沛公的那人，不是别个，正是老而不死的那个范增。他自从投入项羽帐下以来，从龙心切，不顾自己春秋已高，屡献诡计，博得项羽心欢，大有姜子牙八十遇文王的气概。他因项羽不纳他发兵攻打刘营的计策，心中已是万分不乐。又见项羽被沛公恭维得忘其所以，不禁又妒又恨。赶忙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这末究竟是个甚么妙计呢？也不过等于妇人之见。学着秦宫里那位冷梅枝妃子，劝沛公在席上害死项羽的那条计策，要请项羽在席间杀了沛公。又因宾主正在尽欢的时候，不便明言，便屡举他身上所佩的玉玦，目视项羽。一连三次，项羽只是不去睬他，尽管与沛公狂饮。他一时忍耐不住起来，只得托词出席，召过项羽的从弟项庄，私下与语道："我主外似刚强，内实柔懦。如此大事，却被沛公几句巴结，便复当他好人。沛公心怀不良，早具大志，此刻自来送死，正是釜内之鱼，瓮中之鳖。取他狗命，真是天赐机会，奈何我主存了妇人之仁，不忍害他。我已三举佩玦，不见我主理会，此机一失，后悔无穷。汝可入内敬酒，借着舞剑为名，立刻刺死沛公，天下大事，方始安枕。"项庄听了，也想建此奇功。遂撩衣大步，闯至筵前，先与沛公斟酒一巡，然后进说道："军乐何足助兴，庄愿舞剑一回，聊增雅趣。"项羽此时早已醉眼朦胧，既不许可，也不阻止，只顾与沛公请呀请呀的喝酒。项庄便将腰间佩剑拔在手中，运动腕力往来盘旋，愈舞愈紧。张良忽见项庄所执剑锋，尽向沛公面前飞来，着急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慌忙目视项伯。项伯已知张良之意，也起座出席道："舞剑须有对手。"说着，即拔剑出鞘，便与项庄并舞起来。此时是一个要害死沛公，一个要保护沛公。一个顺手刺来，一个随意挡住。项庄纵有坏意，因为未奉项羽命令，也只好有意无意的刺来。加以又有项伯边舞边拦，所以沛公尚得保全性命。张良在旁看得清楚，一想彼等既起杀意，尽管对舞，如何了局，就托故趋出。劈面遇见樊哙在帐外探望，忙将席间舞剑之险，告知了他。樊哙听毕发急道："如此说来，事已万分危急了，待我入救，虽

死不辞。”张良点首。樊哙左手持盾，右手执剑，盛气的闯将进去。帐前卫士见了樊哙这般俨如天神下降的样儿，自然上前阻止。此时樊哙已拼性命，加之本来力大如牛，不管如何拦阻，乱撞直前，早已格倒数人，蹿至席上，怒发冲冠，目目欲裂。项庄、项伯陡见一位壮士闯至，不由得不把手中之剑，暂行停住。项羽看见樊哙那般凶状，也吃一惊，急问道：“汝是何人？”樊哙正待答言，张良已抢步上前，代答道：“这是沛公参乘樊哙。”项羽也不禁赞了一声道：“好一位壮士！”说罢，又顾左右道：“可赐他卮酒彘肩。”左右闻命，忙取过好酒一斗，生猪蹄一只，递与樊哙。樊哙也不行礼，横盾接酒，一口气喝干。复用手中之剑，扑的扑的，把那只猪蹄砍为数块，抓入口内，顷刻而尽。方向项羽横手道谢。项羽复问道：“还能饮否？”樊哙朗声答道：“臣死且不避，卮酒何足辞！”项羽又问道：“汝欲为谁致死？”樊哙正色道：“秦为无道，诸侯皆叛，怀王与诸将立约，先入秦关，便可为王。今沛公首入咸阳，未称王号，独在霸上驻军，风餐露宿，留待将军。将军不察，乃听小人谗言，欲害功首，此与暴秦有何分别？臣实为将军惜之！惟臣未奉宣召，遽敢闯入，虽代沛公诉枉而来，究属冒渎虎威，臣所以说死且不避，还望将军赦宥！”项羽无言可答，只好默然。张良急用目示意沛公，沛公徐起，伪说如厕，且叱樊哙随之出外，不得在此无礼。樊哙见沛公出帐，方始跟着走出。刚至外面，张良也急急的追了出来，劝沛公速回霸上，迟有大祸。沛公道：“我未辞别项羽，如何可以遽去？”张良道：“项羽已有醉意，不及顾虑。我主此时再不脱身，还待何时！良愿留此，见机行事。惟公身边所带礼物，请取出数件，留作赠品便了。”沛公即取出白璧两件、玉斗一双交与张良。自己别乘一匹快马，带了樊哙等人，改从小道，驰回霸上。张良目送他们走后，方始徐步入内，再见项羽。只见项羽闭目危坐，似有寝意。良久，方张目顾左右道：“沛公何在？何以许久不回？”张良故意不答，藉以延挨时间，好使沛公走远，免致追及。项羽因命都尉陈平，出寻沛公。稍顷，陈平回报道：“沛公乘车尚在，惟沛公本人不见下落。”项羽始问张良，张良答道：“沛公不胜酒力，未能面辞，谨使良奉上白璧两件，恭献将军。另有玉斗一双，敬赠范将军。”说着，即将白璧、玉斗，分献二人。项羽瞧着那对白璧，光莹夺目的是至宝，心中甚喜。又问张良道：“沛公现在何处？快快将他请来！盛会难得，再与畅饮。”张良方直说道：“沛公虽惧因醉失仪，知公大度，必不深责。惟恐公之帐下，似有加害之意，只得脱身先回，此时已可抵霸上了。”项羽急躁多疑，听了张良说话，已经疑及范增。范增一时愧愤交集，即将那一双

玉斗，向地上摔得粉碎，且怒目而视项庄道："咳！竖子不足与谋大事。将来夺项王天下的人，必是沛公，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了！"项羽一见范增动怒，也知他是一片忠心，便不与较，拂袖起身入内去了。范增怒气未消，自回房去。此时席上，只剩得项伯、张良二人，相顾微笑。张良谢过项伯，复托他随时留意，径回霸上。一进营门，便见沛公已在审讯曹无伤。曹无伤无语可说，沛公便命牵出斩首。张良见过沛公，又把沛公走后之事，详细告知。沛公听了，一面派人探听项羽举动，一面严守营盘，以防不虞。

单说项羽那边，因有项伯随时替沛公好言，一时尚无害沛公之意。过了数日，便统大军，进至咸阳。首先将秦降王子婴，暨秦室宗族，全行杀害。再将城中百姓，屠个罄尽。然后来到秦宫，将所有的珍宝，一件件的取出过目，看一样，称奇一样，便大笑数声。忙了一日，始将那些奇珍异宝看完，顾左右道："帝皇之物，究非凡品。汝等速将这些珍宝，送至营中，交与虞姬收存。她自从事俺以来，小心翼翼，甚是贤淑，赐她制作妆饰，以奖其贤。"左右奉命遵办。项羽又令搜查玉玺，左右寻了半日，只是寻不着那颗玉玺。项羽大怒道："必是刘季那厮携去了。"项伯道："将军不要错怪好人，宫中奇珍异宝，乃始皇费数十年心血，始得聚此深宫，沛公一丝不取，何必单取那个玉玺。或是乘乱遗失，也未可知。"陈平此时，一则恨项羽居心残忍，稍撄其怒，性命就要难保，此等主子，伴着很是危险；二则看沛公手下文有张良，武有樊哙，如此忠心事主，则沛公之待人厚道可知，已存暗中帮助之意！三则近与项伯引为知己，项伯所言，无不附和。他见项羽因为玉玺一事，似乎又要不利沛公，忙也来接口对项羽道："玉玺虽可宝贵，惟天子可用。沛公连秦王之职尚未到手，要这玉玺何用？"项羽听了，始不疑心沛公。便立时下令，有藏匿玉玺不献者，诛三族。有呈出者，封万户侯。后来找寻许久，仍没下落。谁知真的已为沛公取去。沛公别的贵重东西，可以割爱，他居心想代秦而有天下，岂肯不将这样东西拿去的呢？这是后话，此刻不必说。且说项羽当时一面寻找玉玺，一面复将沛公驱散的那班妃嫔宫女全行寻回。除已早经逃脱，或是自缢的外，所余的命站东边。原定由他亲自一个个的挑选，拣出才貌双全的拟留己用。嗣由范增献策，说道："那班嫔妃，都是曾经服伺始皇、二世、子婴过的，内中难免没有忠烈之妇。若是身怀利器，拼死代秦室报仇，一时忽略，竟被她们乘隙行弑，那还了得。最好是褫去衣裳，裸身拣挑，方为稳妥。"项羽听了大喜，真的如此办理。当时选了十成之五，留入宫帐。其余五成，方始分赏有功的

将士。从前被沛公幸过的赵妃吹鸾、冷妃梅枝她们两个，或为项羽所留，或为将士所得，或已逃亡，或已自缢，或为沛公私下携去，无从根究。惟日后汉宫嫔妃中，并无二人名字，未便冤枉沛公，只好作为疑案。当日项羽办过此事，就此回营，对于所留妃嫔，毋庸细述。独有他部下的那班文武将吏，个个自命有功，虽然项羽也将己所勿欲，使于他人。那班将吏，可是上行下效，哪肯安稳过去。早在屠杀民间的当口，先拣美貌的妇女，各人留下不少。内中有一个名叫申侯的，他本是项羽的嬖臣，天生好色，无出其右。他一入咸阳，先带了兵卒，按户搜查，后来查到一位姓秦的都尉家中。这位都尉也是二世的嬖人，年才弱冠，貌似美妇。家中妻妾，竟达三四十人之众。嫡妻赵姮，即赵高的侄女，貌似西施，淫如妲己。夫妻二人，都被二世幸过。这天躲在家中商议，正思拣些珍宝，孝敬项羽，还想做个楚臣。不料已被申侯查至，一见他夫妻二人，都是尤物，吩咐手下兵卒，先把他们二人看住，防他觅死。然后将他的府上所有珍宝，取个罄尽。又见还有三四十个美丽的姬妾，便在当场污辱她们。内中无耻的，只想保全性命，也不管他们的丈夫嫡妻尚在面前，争妍献媚，无事不可依从。内中也有几个贞烈的，不肯受污，当场破口大骂，顿时惹动那位申侯之气，便把她们一个个的剥皮剖肚，送入阴曹。当时那位秦都尉眼见他的爱姬这般惨死，未免流下几点伤心之泪。谁知更是惹动申侯火上加火，立命一班兵卒，把他们夫妻姬妾，由大众污辱而死。临走的时候，还放上一把野火，非但房屋化为灰烬，连那些死体，也变作焦炭，惨无人道，算亘古未有之事。为甚么这样说他呢？因为这位申侯，究是楚军中的将士，堂堂节制之师，那可比于盗贼。当时一班将吏，与申侯行为类似的也不在少数，记不胜记，只好单写申侯一人，以例其余罢了。项羽手下有了这些人物，焉得不败？若拿沛公部下的张良、萧何、曹参、樊哙、夏侯婴……那一班人比较起来，沛公这人，真好算得驭下有方的主帅了。矮子里面拣有长子，他的得有天下，也不惭愧。项羽手下的人，如此凶狠，阅者听了，未免要疑不佞在此乱嚼舌头，形容过分。岂知项羽所做的事情，还要可怪呢！项羽那天回营之后，不知怎的，一时心血来潮，竟将咸阳宫室，统统付诸一炬。不管甚么信宫极庙，及三百余里的阿房宫，说也太惨，全部做了一个火堆。今天烧这处，明天焚那处，烟焰蔽天，灰尘满地，一直烧了三个月，方才烧完，可怜把秦朝几十年的经营，数万人的构造，数千万的费用，都成了水中泡影，梦里空花。项羽还不甘休，又令二三十万兵士奔至骊山，掘毁始皇的坟墓，收取圹内的宝物，输运入都，又足

足的忙了一月，只留下一堆枯骨，听他抛露。本来咸阳四近，是个富庶地方。迭经秦祖秦宗尽情搜括，已是民不聊生。此次来了一位项羽，竟照顾到地底下去了。大好咸阳，倏成墟落！项羽一时意气，任性妄行，也弄得满目凄凉，没甚趣味起来。于是不愿久居，即欲引众东归。忽有一个韩生进见，力劝项羽留都关中。他的主张是关中阻山带河，四塞险要，地质肥饶，真是天府雄国，若就此定都，正好造成霸业。项羽听了摇头道："富贵不归故乡，好似衣锦夜行，何人知道？我已决计东归，毋庸申说！"韩生趋出，顾语他人道："我闻谚云，楚人沐猴而冠，今日果然有验，始知此话不虚。"不料有人将此语报知项羽，项羽即命人将韩生拿到，把他洗剥干净，就向一只油锅里噗咚的一声，丢了下去，用了烹燔的方法，把韩生炙成烧烤。项羽狞笑一声道："教他认识沐猴而冠的人物。"

他既烹了韩生，便想起程。转思沛公尚在霸上，俺若一走，他必名正言顺的做起秦王，如何使得。不如报知怀王，逼他毁约，方好把沛公调往他处，杜绝后患。立刻派人东往，密告怀王，速毁前约。谁知去人回报，怀王不肯食言，仍将如约二字作了回书。项羽接了此书，顿时怒发冲冠的召集诸将与议道："天下方乱，四方兵戈大起，俺项家世为楚将，因此权立楚后。仗义伐秦，百战经营，全出在俺叔侄二人之手，以及诸将的勋劳。怀王不过一个牧牛小童，由俺叔父拥立，暂畀虚名。谁知他竟敢恩将仇报，擅自作主，妄封王侯。今俺不废怀王，乃是俺全始全终的大量。诸君披坚执锐，劳苦功高，怎好不论功行赏，裂土分封？鄙意如此，诸君以为如何？"诸将听得有封侯之望，自然众口一辞，各无异议。项羽又道："怀王不过一王位，怎好封人家为王呢？俺思尊他为义帝，我等方可为王为侯。"众将又哄然称是。项羽遂尊怀王为义帝，另将有功将士，挨次加封。忽然想到沛公，难道真个封他为秦王不成！没有主意，只得仍请范增前来商议。范增自从鸿门一宴之后，负气不发一言，本想他去，又舍不得几年劳绩。若真是走了，恐怕项羽一旦得志，岂不白白的效劳一场么？连日正在踌躇，忽见项羽召他商议大事，自然欣然应命，也不敢再搭他的臭架子了。当时见过项羽，项羽便与他密议道："俺欲大封功臣，别人都有办法，惟有刘季，实难安插，请君为俺一决！"范增听了，掀须微笑道："将军不听增言，鸿门宴上不杀刘季，大是错着。今日又要将他加封，真是后患。"项羽道："刘季无罪，贸然杀他，天下必要说俺不义。况且怀王力主前约，俺有种种为难，君应谅我！"范增一听项羽说得如此委婉，自己已有面子，只得替他出

了一个坏主意道："既是如此，不如封刘季为蜀王。蜀地甚险，易入难出。秦时罪人，往往遣发蜀中，封他在那里，也好出出心头恶气。况且蜀中本是关中余地，也算不负怀王之约。"项羽听了，甚以为是。范增又道："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人，皆秦降将，最好是封他们三人，分王关中，堵住刘季出来之路，三人定感我公，尽力与刘季作对，我们就是东归，也好安心。"项羽大喜道："此计更妙，应即照行。"项伯得了此信，忙派人密告沛公。沛公听了大怒道："项羽无理，真敢毁约么，我必与之决一死战！"樊哙、周勃、灌婴等人，亦皆摩拳擦掌，想去厮杀。独有萧何进谏道："如此一来，大事去矣！"沛公道："其理何在？"萧何道："目下项羽兵多将众，我非其敌，只有缓图。蜀中天险，最合我们养精蓄锐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何必急急，只图目前泄愤呢！"沛公听了，怒气渐平。因问张良，张良亦以萧何之言为是。但请沛公厚赂项伯，使他转达项羽，求得汉中地更妙。沛公依议。项伯既得厚赂，更加相助。项羽因项伯之言，果然将汉中地加给沛公，封为汉王。以后书中，不称沛公，直称他为汉王了。正是：

国号他年称汉字，王封今日亦关中。

不知汉王受封之后，何时入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　私烧栈道计听言从　暗渡陈仓出奇制胜

却说项羽因见刘季自己请求汉中之地，既已如他之愿，或者不致于再有野心。又有章邯等三人阻止他的出路，略觉放心。便自封自为西楚霸王，决计还都彭城，据有梁楚九郡，再图进取。乃遣将士，迫义帝迁往长沙，定都郴地。郴地僻近南岭，那及彭城来得繁庶。项羽既要都这繁庶之地，义帝的名号，本是他尊的，怎敢不遵，只索眼泪簌落落的，仿佛充军一般，带着臣下，自往那儿去了。项羽复将应封诸将的王号，以及地点，书列一表，交付义帝照办。义帝接到此表一看，只见那表上是：

刘邦封为汉王，得汉中地，都南郑。

章邯封为雍王，得咸阳以西地，都废邱。

司马欣封为塞王，得咸阳以东地，都栎阳。

董翳封为翟王，得上郡地，都高奴。

魏王豹徙封河东，改号西魏王，都平阳。

赵王歇徙封代地，仍号赵王，都代郡。

张耳封为常山王，得赵故地，都襄国。

司马卬封为殷王，得河内地，都朝歌。

申阳为河南王，得河南地，都洛阳。

英布封为九江王，都六。

共敖徙封临江王，都江陵。

燕王韩广封为辽东，改号辽东王，都无终。

臧荼封为燕王，得燕故地，都蓟。

吴芮封为衡山王，都邾。

齐王田布徙封胶东，改号胶东王，都即墨。

田都封为齐王，得齐故地，都临淄。

田安封为济北王，都博阳。

韩王成封号如昔，仍都阳翟。

义帝看毕，怎敢道个不字，只得命左右缮就，发了出去。项羽又另拨三万人马，托词护送汉王刘邦，西往就国。此外各国君臣，一律还镇。汉王一日奉到义帝所颁的敕旨，就从霸上起程，因念张良功劳，赐他黄金百镒，珍珠二斗。良拜受后，偏去转赆项伯，并与项伯、陈平作别之后，亲送汉王出关。就是各国将士，也慕汉王仁厚，竟有情愿跟随汉王西去，差不多有数万人之众。汉王并不拒绝，一同起程。及至到了关中，张良因欲归韩，即向汉王说知，汉王无法挽留，只得厚赠遣令东归。骊歌唱处，二人都是依依不舍。张良复请屏退左右，献上一条密计，汉王方有喜色。张良拜辞去后，汉王仍然西进。不料后队人马，忽然喧嚷起来。汉王便命查明报知，即有军吏入报道：后路火起，闻说栈道都被烧断。汉王假作惊疑，但令部众速向前行，说道："且到南郑，再作计议。"部众不解，只得遵令前进。旋闻栈道是被张良命人烧断的，免不得一个个的咒骂张良，怪他断绝归路，使众不得回转家乡，此计未免太忍。谁知张良烧断栈道，却是寓着妙计，一是哄骗项羽，示不东归，让他放心，不作防备。二是备御各国，杜绝他们觊觎之心，免得入犯。张良拜别汉王时的几句密话，正是此条计策。汉王早知其事，当时不过防着部众鼓噪，所以只令飞速前进。到了南郑，众将见汉王并无其他计议，方知受绐，但也无法。旋见汉王拜萧何为丞相，将佐各授要职，便也安心。内中有一韩故襄王庶子，单名一个信字，曾从汉王入武关，辗转至南郑，充汉属将，因见人心思归，自己惹动乡情，便入见汉王道："此次项王分封诸将，均畀近地，独令大王西徙居南郑，这与迁谪何异？况所部又为山东人居多，日夜思归，大王何不乘锋西向与争天下，若再因循，海内一定，那就只好老死此地的了。"汉王不甚睬他，随便敷衍几句，即令退出。过了几天，忽有军吏入报说是："丞相萧何，忽然一人走出，不知去向，已三天了。"汉王大惊道："丞相何故逃去？莫非他有大志么？"说完，便命人四出追赶，仍无下落。汉王只急得如失左右手，坐立不安起来。正在着急之际，忽见一人踉跄趋入，向他行礼，一看此人，正是连日失踪的那位萧丞相。一时心中又喜又怒，便佯骂道："尔何故背我逃走？故人如此，其他的人，尚可托付么？"萧何道："臣何敢逃，乃是亲去追还逃走的人。"汉王问所追为谁？萧何道："都尉韩信。"汉王听了复骂道："尔何糊涂至此，我自关中出发，逃者不知凡几，尔独去追一个韩信，这明明是在此地欺我了。"萧何道："别人逃去一万个，也不及韩信一个。韩信乃是国士，举世无双，怎好让他逃去。大

王若愿久居汉中，原无用他之处，若还想这个天下，除他之外，真可说一个人没有了。"汉王听了失惊道："韩信真有这样大才么？君既如此看重韩信，我准用他为将。"萧何摇首道："未足留他。"汉王道："这末我便用他为大将。"萧何喜得鼓掌，一连的说了几个好字。汉王道："如此，君可将韩信召来，他曾来劝我举兵西向，我因不知为何如人，故未与议。"萧何道："那个是韩庶子信，并非我说的这位韩信。大王既想用这位韩信，岂可轻召，拜大将须要斋戒沐浴，筑坛授印，敬谨从事。"汉王听了大笑道："我当依尔之言，尔去速办。"

不佞且趁萧何筑坛的时候，抽出空来先把这位韩信的历史叙一叙。原来韩信是淮阴人氏，少年丧母，家贫失业。虽然具有大才，平时求充小吏，尚且不得，因此万分拮据，往往就人寄食。家中一位老母，饿得愁病缠绵，旋即逝世。南昌亭长，常重视之，信因辄去打搅，致为亭长妻见恶，晨炊蓐食，不给他知。待他来时，坚不具餐。他既知其意，从此绝迹不至，独往淮阴城下，临水钓鱼。有时得鱼，大嚼一顿，若不得鱼，只索受饿。有一日，看见一位老妪，独在那儿濒水漂絮。他便问那位老妪，每日所得苦力之资，究有几何。老妪答道："仅仅三五十钱。"他又说道："汝得微资，尚可一饱；予虽以持竿为生，然尚不及汝之所入稳当可靠。"那位老妪，见其年少落魄，似甚怜悯，从此每将自己所携冷饭分与他去裹腹。一连多日，他感愧交加，向这位漂母申谢道："信承老母如此厚待，异日若能发迹，必报母恩。"漂母听了，竟含嗔相叱道："大丈夫不能谋生，乃致坐困，我是看汝七尺须眉，好似一个王孙公子，所以不忍汝饥，给汝数餐，何尝望报。汝出此言，可休矣！"说完，携絮径去。他碰了一鼻子灰，只是呆呆望着，益觉惭愧。他便暗忖道："她虽然不望我报，我却不可负她。"无如福星未临，命途多舛，仍是有一顿没一顿的这样过去。他家虽无长物，尚有一柄随身宝剑。因是祖传，天天挂在腰间。一日无事，踯躅街头，碰着一个屠人子，见他走过，便揶揄他道："韩信，汝平日出来，腰悬宝剑，究有何用？我想汝身体长大，胆量如何这般怯弱？"韩信绝口不答，市人在旁环视。屠人子又对众嘲他道："信能拼死，不妨刺我，否则只好钻我胯下。"边说边把他的两胯分开，作骑马式，立在街上。韩信端详一会，就将身子匍伏，向屠人子的胯下爬过。市人无不窃笑。韩信不以为辱，起身自去。嗣闻项梁渡淮，他便仗剑过从，投入麾下。梁亦不甚重视，仅给微秩。至项梁败死，又隶项羽。项羽使为郎中，他也曾经献策，项羽并不采纳。复又弃楚归汉，汉王亦淡漠相遇，给他一个寻常官职，叫作连敖。连敖系楚官名，大约与军中司马

相类。韩信仍不得志，薄有牢骚，偶与同僚十三人，聚酒谈心，酒后忘形，口出狂言，庞然自大。有人密报夏侯婴，夏侯婴又去告知汉王。汉王正在酒后，不问姓名，只命一并问斩。谁知将那十三人已经砍毕，正要再斩韩信，韩信始大喊道："汉王想得天下，何为妄杀壮士？"夏侯婴奇之，力请汉王赦了韩信。他虽然被赦，心中仍是郁郁不乐。他一想在此也无出头之日，于是逃去。幸得萧何已知其才，一见他逃，自己亲去追回。不佞叙至此地，萧何所筑之坛，大概已经告成，不佞便接着叙韩信登坛拜将的事情了。汉王这天见坛筑就，择了吉期，带领文武官吏，来至坛前，徐步而上。只见坛前悬着大旗，迎风飘荡，四面列着戈矛，肃静无哗。天公更是做美，一轮红日，光照全坛，尤觉得旌旗耀武，甲杖生威，心中分外高兴。此时丞相萧何已将符印斧钺，呈与汉王。坛下一班金盔铁甲的将官，都在翘首伫望，不知这颗斗大金印，究竟属于何人。内中如樊哙、周勃、灌婴诸将，身经百战，功绩最多，更是眼巴巴望着，想来总要轮到自身。忽见丞相萧何代宣王命，高声喊道："谨请大将登坛行礼。"当下陡然闪出一人，从容步上将坛。大众的目光，谁不注在此人身上。仔细一看，乃是淮阴人氏，治粟都尉姓韩名信的便是。不由得出人意外，一军皆惊。韩信上登将坛，向北肃立。就在响过行云，一片悠扬音乐之中，只见执礼官，朗声宣仪："第一次授印，第二次授符，第三次授斧钺。"都由汉王亲自交付，韩信一一拜受。汉王复面谕道："阃外军事，均归将军节制。将军当善体我意，与士卒同甘苦，无胥戕，无胥虐，除暴安良，匡扶王业。如有违令者，准以军法从事，先斩后奏。"说到末句，喉咙更加提高，有意要使众将闻知。众听见，果然失色。韩信当下拜谢道："臣敢不竭尽努力仰报大王知遇之恩！"汉王听了，忙问韩信，究以何策，可成大业？韩信道："现今上策，只可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使他们不备。"汉王一听韩信所言，正与张良暗暗相合，自然大喜。乃择定汉王元年八月吉日，出师东征。诸将此时已知韩信，确有大将之才，也无异辞，大家情愿随着韩信，替汉王夺取天下。

此时雍王章邯闻知汉王已拜韩信为大将，亲自同了韩信正在督修栈道，不日出兵。他便大笑道："既想出兵，何以又烧栈道？现在修造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方能修成。真笨贼也！"说完，又问韩信何人，左右忙将韩信的历史对他说明。他复大笑道："胯下庸夫，有何将才？"于是毫不防备。一日，忽有陈仓的败兵，逃至废邱，报称汉王亲率大军夺了陈仓，杀死戍将，即日就要攻至此地来了。章邯至此，方始大大的着急起来。赶忙引兵迎战，那里是汉兵的对手，

一败二败，早已败到废邱，他的长子名平，本守好畤地方，也被汉兵擒去。章邯正待向翟塞二王处讨救，汉兵已是蜂拥而至，无法抵敌，自刎而死，雍地尽归汉有。汉王便乘胜移兵转攻司马欣、董翳二人。二人一听章邯败死，自知决非汉敌，只得投降。三秦地方不到两月，都归汉王。项王的第一着计策，已完全失败了。赵相张耳，西行入关，正值汉兵平定三秦，也即投顺汉王，汉王兵力，因此益强。项王前闻齐赵皆叛，已是忿恨。此时又知三秦失去，已成汉属，不由得大肆咆哮，急欲西向击汉。一面命故吴令郑昌为韩王，牵制汉兵，一面使萧公角，率兵数千，往攻彭越。彭越击败萧公角，项王更为大怒，自思彭越小丑何能为力，必是仗着齐王。欲除彭越，不得不先除齐王。于是既欲攻汉，又欲攻齐。可巧张良给他一信，说的是汉王失职，但已收复三秦，仍是为的前约，如约即止，决不东进。惟有齐梁蠢动，连同赵国，要想灭楚等语。这明明是帮助汉王，要使项王攻齐而不攻汉，好叫汉王乘隙东进的意思。谁知项王有勇无谋，竟被张良一激，真的先去攻齐。张良得信，忙亲自去告知汉王，且为汉王策划东行。汉王乃使从前误当他是萧何所追回的韩信那个韩庶子信领兵图韩，许他俟韩地平定后，即封他为韩王。那个韩庶子信，奉命去讫。张良又欲从韩庶子信东去，汉王坚留不放，始居幕中，并受封为成信侯。汉王复遣郦商等，往取上郡北地，俱皆得手。再使将军薛歐王吸，引兵前往南阳，会同王陵徒众，东入丰沛，迎取太公、吕雉，全家之人入关。王陵亦是沛人，素与汉王相识，颇有胆略。汉王因他年纪较长，事以兄礼。及起兵西进，路过南阳，适值王陵亦集众数千，在南阳独树一帜，汉王因遣人招请王陵。王陵当时尚不甘居汉王下，托词不往。此次薛王二将，复奉命去约王陵。王陵闻汉王已得三秦，其势非小，始决意归汉。且有老母在沛，正好乘此迎接，脱离危机，于是合兵东行。到了阳夏，却被楚兵拦住，不得前进，只得暂时停驻，派人报知汉王，那时已是汉王二年了。汉王得薛、王二将报告，本拟即日东略，又因项王兵威尚未大挫，正是一个劲敌，未便轻举妄动。所以正在广为号召，思俟兵力十分充足的时候，方敢启行。那时项王一面攻齐，一面密令英布，照计行事，不得有违。英布接了这道密令，不禁大费踌躇。因为依了项王之命办理，必招恶名，不依项王之命办理，又是违令。想了半天，如其仗义违令，立撄项王之怒，自己王位便要不保，宁受身后骂名，到底图了眼前的安稳，这就是威力战胜天理，世人大都如此，也不好单责英布。这末究竟是一件甚么大事呢？不佞要将它说得如此郑重，阅者细细看了下去，便知真的有些

郑重。原来义帝自从被项王逼出彭城，要他迁都长沙郴地。可怜他手无寸铁，部无一兵，那敢不依。无如手下的随从，皆恋故乡，不肯即行起程，挨了许久，方始乘舟前进。又因大家看他不起，今天行五里，明天行十里，走走停停，走了半年，刚刚走过九江。这个九江地方，乃是英布的封地。项王那时正在军事不甚顺手之际，复想弑了义帝，就此即这帝位。一听义帝行至九江地方，他便密令英布，叫他命人假装水盗，拥入帝舟将义帝戕害。诸君，你们想想这件事情，郑重不郑重呀？义帝既已被弑，于是放出谣言，说他死于水盗。岂知人口难瞒，当时的人，谁不知义帝死在一位目有重瞳，心无仁义的乱臣贼子手中。不过惧他威力，大家不敢声张就是了。正是：

拼死来过皇帝瘾，谋生不及牧童多。

不知项王既命英布弑了义帝之后，何人前来讨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乱人伦陈平盗嫂 遵父命戚女为姬

却说汉王整兵秣马，志在东略。只以道路迢遥，烽烟阻塞，对于项王命九江王英布谋弑义帝之事，一时无从遽知。仅闻项王攻齐，相持未决，正好乘间出师，遂与大将韩信出关至陕郡。关外父老，相率郊迎。汉王传令慰抚，众皆悦服。河南王申阳，望风输诚，汉王复书许降，改置河南郡，仍令申阳镇守。同时接到韩地捷音，却是韩庶子信击败郑昌，郑昌穷蹙乞降。韩已大定，汉王乃授韩庶子信为韩王，自己复引兵渡过黄河，直抵河内。殷王司马卬，率部迎战不利，只得向项王告急。项王赶忙发兵援救，司马卬已被樊哙活捉，解交汉王。汉王亲自下座，为之解缚，慰谕数语，仍令自去镇守原地。汉兵旋即出略修武。忽有一美男子前来投谒，军吏问明来历，始知是楚都尉陈平。自称为阳武县人，与汉王部将魏无知相识。军吏报知魏无知，无知出营迎入，班荆道，故相得益欢。无知问道："闻足下已事项王，为何见访？"陈平闻言，连摇其首答道："小弟险些儿不能见君，幸亏尚有小智，方得脱险来此。"无知惊问其故，陈平道："小弟在项王帐下，尚为其宠信。前因殷王司马卬谋叛，项王遣我引兵往讨，我因不欲劳兵，只与殷王说明利害，殷王谢罪了事，我去还报项王，项王曾赏我金二十镒。近日汉王攻殷，项王复命我率兵救援。谁知我行至中途，殷王已降汉，我还兵回见项王，项王怪我迟误军情，便要将我加罪。我只得力求其嬖人，代为说情，连夜封金还印，举身西走，是以到此。"无知道："汉王豁达大度，知人善任，远近豪杰，踵接来归。今足下弃暗投明，我当代为举荐。"陈平拱手相谢，无知便设席为之接风。席间陈平又说道："小弟此次走出，算已脱离虎穴，谁知半路之上，几乎又入龙潭，真是祸不单行呢！"无知听了，又忙问何事？陈平道："我逃出楚营时，幸无人知。到了黄河，雇舟西渡，舟子五六人，都是粗蛮大汉，我那时急于渡河，自然催舟子速驶。舟子边狂摇橹，边又互相耳语。我悄悄察知，似在疑我身怀珍宝，大有谋财害命之意。我那时身边仅有一剑，并且素来不习武事，怎能敌得过他们数人？我忽

情急智生，诡说他们摇得太慢，恐误行程，索性脱去上下衣裳，即去帮他们摇船。他们见我空无一物，方始大失所望。”陈平说至此处，又问无知道：“君说此事，险也不险？”无知道：“怎么不险！幸君有此奇智，真是令人钦佩！”等得宴罢，时已不早，无知便请陈平安歇一宵。次早，无知把陈平引见汉王，汉王适值酒醉，命将陈平送入客馆。陈平急去进谒中涓石奋，谓有要事面禀汉王。石奋允诺，代达汉王。汉王方令进见，问陈平道：“君有何事见教，如此急迫？”陈平道：“大王出关，无非想要讨楚。何不趁项王伐齐时，迅速东行，捣其巢穴，若得入彭城，截断归路，那时楚军心乱，容易溃散，项王虽勇，还有何能？”汉王听了大喜，复询行军方略。陈平详说路径，了如指掌，只把汉王乐得眉飞色舞，欣慰异常，便问陈平在楚，官受何职，陈平答言：“项王多疑，范增又嫉人材，平不敢献策，仅任都尉。”汉王道：“我也任你为都尉，兼掌护军如何？”陈平拜谢而出。谁知帐下诸将，见陈平骤得贵官，不禁大哗。于是你一言我一语，都说陈平初至，心迹未明．如何这般任用，未免不辨贤愚！这种私议，一日传入汉王耳中，汉王一笑置之，且待陈平益厚。一面整顿兵马，指日东行。陈平既任护军，急切筹备，限令甚严，众将一时布置不及，竟有去向陈平行贿之人，乞稍宽限，陈平亦不峻拒，每见贿金，直受不辞。众将得隙讦平，并推周勃、灌婴出头，进白汉王道：“陈平虽然美如冠玉，恐怕徒有外表，未具真才。臣等闻他在家时，逆伦盗嫂，今掌护军，又喜受贿金。品行如此，大王不可不察，毋为所惑！”汉王听了，也免不得疑心起来，遂召入魏无知，当面诘责道：“汝荐陈平可用，我如今始知他前曾盗嫂，今又受金，汝为何举荐这个无行之人？”无知道：“臣举陈平，但重其才具，大王责及其品行，实非今日行军要务。今日楚汉相争，全仗奇谋，以资佐助。就有信若尾生，贤如孝已的人出来，若无奇谋，也无补军事于万一。大王只问陈平所献计策，能否合用，何必究其盗嫂受金等事。此乃急则治标之法。陈平果无才能，臣甘坐罪！”汉王听毕，尚是半信半疑，俟无知退后，又召陈平责问。陈平直答道：“臣本为楚吏，项王不能用臣，故弃而归汉，封金还印，只剩得孑然一身，来投大王。若不稍稍受金，衣履难周，何暇划策？至于臣的家庭细故，乞勿追提前事。如以臣策为可用，不妨听臣行事，或有一得之愚，以献大王，否则原金具在，恩赐骸骨归里便了。”汉王听毕，微笑道：“汝能助我以成大业，我亦必令汝衣锦荣归。”说罢，更加厚赐，并且升为护军中尉，监护诸将，诸将从此再不敢多言了。

陈平对于受金一事，既自认不讳，不必说它。惟盗嫂一节，也说家庭细

故，乞汉王勿提前事，这是不打自招。且让不佞把他的家事，略叙一叙。陈平少丧父母，与其兄名叫伯的同居。其兄务农为业，所有家事，悉听其妻料理。陈平虽是出身农家，却喜读书，每日手不释卷，咿咿唔唔。其兄恶其坐食山空，常将其所有书籍，劫而焚之。陈平以告其嫂，嫂喜道："小郎能知读书，这是陈氏门中之幸。将来出山，荣宗耀祖，谁不尊敬，即我也有光辉。"说完，即以私蓄相赠，令陈平自去买书。一日，其兄已往田间，陈平在家，方与其嫂共食麦饼。适有里人前来闲谈，见陈平面色丰腴，便戏语道："君家素不裕，君究食何物，这般白嫩？"陈平尚未答语，其嫂却笑道："我叔有何美食，无非吃些糠粞罢了。"陈平听了，臊得满面通红，急以其目，示意其嫂令勿相谑，免被里人听去，反疑他们叔嫂不和。当时其嫂见她叔叔，似有怪她多说之意，自悔一时语不留口，顿时也羞得粉脸绯红起来。里人见他们叔嫂二人如此情景，心中明白，小坐即去。陈平等得里人去后，方对其嫂说道："嫂嫂，你怎么不管有人没人，就来戏谑？我平时出去，旁人问我，你家嫂嫂待你如何，我无不答道，万分怜爱。所以嫂嫂外面的贤惠之名，就是由此而出。今时嫂嫂虽是戏谑，人家听去，便要说我对他们所说的话不是实在了。"陈平说到此地，便去与他嫂嫂咬上几句耳朵，他的嫂嫂未曾听毕，又是红霞罩脸起来。过了几时，就有人来与陈平提亲，其嫂私下对他说道："这家姑娘，我却知道她的品貌，生得粗枝大叶，在务农人家，要赖她做事，原也不错。但是将她配你，彩凤妻鸦，那就不对。"陈平听了，自然将来人婉谢而去。后来凡是来替陈平提亲的，总被他嫂打破，不是说这家女子的相貌不佳，便是说那家姑娘的行为不正，过了许久许久，一桩亲事也未成功。陈平有一天，也私下问他嫂嫂道："嫂嫂，我今儿要问你一句说话，你却不可多心。"他嫂嫂道："你有话尽讲，我怎好多你的心！"说着便微微的瞟了他一眼。陈平见了，也不理她，只自顾自的说道："我的年纪，也一天一天的大起来了，我想娶房亲事也好代嫂嫂替替手脚，嫂嫂替我拣精拣肥，似乎总想要替我娶房天仙美女。不过这是乡间，哪有出色女子，依我之见，随便一点就是。"他嫂嫂听了，略抬其头，又把他盯了一眼道："我说你就这样的过过也罢了，何必再娶妻子，不要因此弄了是非出来。"陈平道："嫂嫂放心，我会理会。"陈平自从那天和他嫂嫂说明之后，自己便去留心亲事。一日，偶与一个朋友说起，自己急于想娶一房妻小，那个朋友，本来深知他们家中的事情的，当时听了，便微笑道："你想娶亲，你曾否在你那令嫂面前说妥呢？"陈平道："你不必管我们的事情，如有合适女子请你留心，替

我作伐就是!”那个朋友道:“有是有一个出色女子在此地,不过女命太硬一点,五次许字,五次丧夫。”陈平听了,不待那个朋友辞毕,便说道:“你所说的,莫非就是张负的孙女么?他家那般富有,怎肯配于我这个穷鬼。至于命硬,我倒不怕。”那个朋友道:“你真不怕,那就一定成功。他家本在背后称赞你的才貌。”陈平听了大喜,便拜托他速代玉成。那个朋友也满口答应。就在那天的第二天,里人举办大丧,挽陈平前去襄理丧务,适值张负这天也来吊唁。一见陈平,便与他立谈数语,句句都是夸奖陈平的说话。张负回去之后,召子仲与语道:“我欲将孙女许与陈平。”仲愕然道:“陈平是一个穷士,何以与他提亲起来?”张负道:“世上岂有美秀如陈平,尚至长贫贱的么?”仲尚不愿,入问其女。其女虽然俯首无辞,看她一种情景,似乎倒也愿意。可巧那个朋友,正来作伐,张负一口应允。又阴出财物,赠与陈平,使得诹吉成礼。陈平大喜过望,即日成婚。亲迎这日,张负又叮嘱孙女,叫她谨守妇道,不可倚富欺贫。孙女唯唯登舆,到了陈平家中,花烛洞房,万分如意。新娘虽然如意。可是未免寂寞了那位嫂嫂了。那位嫂嫂,一见陈平娶了这位有钱有貌的婶子来家,天天的卿卿我我,似漆投胶,不禁妒火中烧,未免口出怨言,暗怪陈平无情。陈平纵用好言相劝,这种事情断非空口可以敷衍了事的。后来他的嫂嫂,闹得更不成样子,事为其夫知道,恶她无耻,立刻将她休回母家了。陈平既娶张女,用度既裕,交游自广,就是里人,早已另眼相看。有一天,里中社祭,大家便公推陈平为社宰。陈平本有大才,社中分肉小事,自然不在他的心上。那班里中父老,却交口称赞道:“好一个陈平孺子,不愧社宰!”陈平闻言叹息道,“使我得宰天下,当如此肉一般。有才之人,总有发迹之日。”不久,陈胜起兵,使部将周市徇魏,立魏咎为魏王。陈平就近往谒,授为太仆。嗣因有人中伤,乃走出投项羽,从项羽入关,授官都尉。他也是书中的要紧人物,他的事情,既已叙明。

再说汉王传集人马,统率东征。渡过平阴津,进抵洛阳,途次遇一龙钟老人,叩谒马前。汉王询其姓氏,乃是新城三老董公,时年已八十有二,当令起立,问有何言。董公道:“臣闻顺德必昌,逆德必亡。师出无名,人必不服,敢问大王出兵,究讨何人?”汉王道:“项王无道,因此讨他。”董公又道:“古语有言,明其为贼,敌乃可服。项羽不仁,本来无可讳饰。但其逆天害理之事,莫如阴弑义帝那桩最为重大。大王前与项羽共立义帝,北面臣事,今义帝被弑江中,虽有江畔居民,捞尸藁葬,终究难慰阴灵。为大王计,若欲讨项,何不为

义帝发丧，全军缟素，传檄诸侯，使人人知项羽是个乱臣贼子，大王亦得义声，岂不甚善！”汉王听了，忙向董公拱手道：“公言甚是，我不遇公，那得闻此正论。”当下重赏董公，董公不受而去。汉王乃为义帝举哀，令三军素服三日，并发檄文，分赍各国，文中略谓：

> 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。今项羽弑义帝于江中，大逆无道，莫此为甚。寡人谨为义帝发丧，诸侯应皆缟素，悉发关内兵，收三河士，南浮江汉以下，愿从诸侯王，击楚之弑义帝者。

这道檄文，传报各国。魏王豹复书请从，汉王请他发兵相助，魏王豹如约而至。其余的是塞、翟、韩、殷、赵、河南各路大兵，纷纷杀奔彭城。汉王又恐项羽乘虚袭秦，特令大将韩信，留驻河南。彭城本是虚空，不久即将彭城占住。汉王揽辔徐入，查得项王后宫所有美人，半是秦宫妃嫔，不由得故态复萌，就在宫中住下。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更比从前入咸阳的时候格外胆大了。彭城溃卒，奔至咸阳，往报项羽。项羽一闻是信，气得暴跳如雷，留下诸将攻齐，自己率领精兵十万，由鲁地出胡陵，径抵萧县。萧县本有汉兵防守，奈非项王之敌，略略抗拒，早被楚兵杀散。项王长驱直入，即抵彭城。汉王日耽酒色，骄气横生，诸将亦上行下效，都在温柔乡中鏖兵，销魂帐内打仗，哪里还顾防守。忽闻楚兵已抵城下，全吓得心惊胆战，神色仓皇。当下汉王摩挲倦眼，出宫升帐，调集大兵，开城迎敌。遥见项王跨着乌骓，披着黑甲，当先开道，挟怒奔来。所有的楚兵楚将，因为城中都有他们的父母妻小，对于汉兵本是前来拼命。因此战一合，胜一合，战十合，胜十合，汉兵此时早被杀散其半。项王又亲自动手，一枪拨倒汉王的那一面大纛，大纛一倒，全军自然慌乱。汉王此时也顾不得新搭上的楚宫美人，只得落荒而逃。好容易逃到灵璧县界以东，回顾那一条大河，一时尸如山积，随波漂散，睢水已为之不流。汉王逃了一程，又被楚兵追及，宛如铁桶般的围了三匝。自顾随身人马，只有百余骑，如何冲得出去，不禁仰天长叹道：“咳！我大不该贪图楚宫女色，疏于防备。可怜我今天死于此地的了！”叹罢之后，顿时流出几点英雄之泪。正在待毙的时候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遍地黑暗，楚兵伸手不见五指，也恐或有埋伏，只得退回。汉王乘间脱围，寻路再走。此时身只一骑，边向前逃，边又暗忖道：“此地若有楚将突出，我真正的没有命了呢！”言犹未已，陡见小路上，又闪出一支楚兵，当头那员楚将，颇觉面善，只得高声道：“两贤何必相厄，不如放我逃生！”说罢，只见那员楚将，似有放他之意。他疾跃马冲过，只向前奔。原来

那员楚将，名叫丁公，因知汉王人称贤人，乐得卖个人情，收兵回营。汉王逃出之后，因思距家不远，不如就此回家，把老父娇妻搬取出来，免遭楚兵毒手。当下驰至丰乡，走近家门，但见双扉紧闭，外加封锁，不觉大吃一惊。再去看看邻居，亦是如此，无从问询，只好丢开再说，忙又纵辔前行。走了许久，离家约有数十里了，看看日色西沉。人困马乏，倒还在次，腹中饥饿，实在难熬，只思寻个村落，便有法想。又走数里，忽见有几家人家，已在前面。疾忙奔到那里，敲开一家之门。见一老人，方在晚餐，他此时也顾不得汉王身份，只得觍颜求食。那位老人问他姓氏，他倒也不相瞒，老实说了出来。老人一听他是汉王，倒身即拜。他一面扶起老人，一面又说腹中饥饿，快请赐食之后，再说别的。老人听了，慌忙进去，稍顷，捧出几样酒菜出来道："大王独自请用，老朽入内尚有小事，办毕之后，再来奉陪大王。"汉王答声请便，他就独酌起来。忽听得里面，似乎有一个女子的声音道："爹爹所讲，虽是有理，不过在女儿想来，母亲去世，爹爹的年纪已大，若将女儿献与这位汉王作妾，他现在正与楚兵相争，兵乃凶事，若有三长两短，女儿终身，又靠何人。女儿情愿在膝下侍奉爹爹，这等无凭的富贵，女儿却不贪图。"又听得方才进去的那位老人道："我儿此言差矣！为人在世，自然要望富贵。现在汉王已是王位，纵不为帝，你也是一位妃子呢。为父要你嫁他，乃是为的光耀门楣。我儿快快听为父之言，不可任性。"又听得那个女子说道："女儿的意思，仍是为的爹爹，爹爹既是一定要女儿跟他，女儿怎敢不遵爹爹之命。不过人家……"那个女子说到这句，就把声音低了下去。汉王听到此地，便知那位老人要将他的闺女，赠他作妾。他想乡村人家，此女不知长得如何，果有姿色，寡人也可收他。正是：

虽然家破人亡客，尚择天姿国色姬。

不知这位女子，究竟有无姿色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　同命鸳鸯营中充质品
销魂蝴蝶帐下擅专房

一庭明月如昼，照着门窗户壁，宛在水晶宫中模样。茅堂之上，点着一对红烛，中间炉烟袅袅，塞满一堂氤氲之气，香味芬芳。桌前垂着一幅红布椅围，地下烧了一盆炭火，烈焰四腾。座旁端坐着一位天姿国色，布服荆钗的二八女郎，含羞默默，低首无言。这是甚么地方？就是那个老人家中。老人思将他的爱女，赠与汉王为姬，故有此等布置。当下只听得老人对汉王喜气盈盈的说道："老朽戚姓，系定陶县人氏。前因秦项交兵，避难居此，妻子逝世。"说着，就指指座旁那位女郎道："仅有此女，随在膝下。幸她尚知孝顺，腹中也有几部诗书。某岁，曾遇一位相士，他说小女颇有贵相，今日大王果然无意中辱临敝舍，可见前缘注定，所以老朽方才匆匆入内，已与小女说明，小女也愿奉侍大王巾栉。因此不揣冒昧，草草设备，今夜便是大王花烛之期。老朽只有此女，大王后宫，必多佳丽，尚乞格外垂怜！"汉王听了，微微笑道："寡人逃难至此，得承授餐，已感盛情，怎好再屈令爱，做寡人的姬妾呢？"老人道："只怕小女貌陋，不配选入后宫，大王请勿推却！"汉王此时早见这位戚女，生得如花似玉，楚楚可怜。他本是好色，见一个爱一个的人，当下便欣然笑答道："既承厚意，寡人只好领情的了。"说完，解下身边玉佩，交与老人，作为聘物。老人乃命女儿，叩拜汉王。戚女闻言，陡将羊脂粉靥，红添二月之桃，蛇样纤腰，轻摆三春之柳，于是向这位汉王夫主，羞怯怯的拜了下去。汉王受了她一礼，始将她扶了起来，命她坐在身旁。戚女又去斟上一杯，双手呈与汉王。汉王接来一饮而尽，也斟一杯还赐戚女。戚女未便固辞，慢慢儿的喝干。这就算是合卺酒了。他们父女翁婿三个，畅饮一会，看看夜色已阑，汉王趁着酒兴，挽了戚女的玉臂，一同进房安睡。戚女年已及笄，已解云情雨意。且小家碧玉，一旦作了王妃，将来的富贵荣华，享受不尽，自然曲意顺从，一任汉王替她宽衣解带，拥入衾内。两情缱绻，春风豆蔻。骊珠已探，一索得男，珠胎

暗结，此子即是将来的如意。此时的戚女，真是万分满意，那里防到她异日要做人彘的呢？此是后话，且不提它。单说诘旦起床，汉王即欲辞行。戚氏父女，苦留汉王再住数日。汉王道："我军溃散，将士想在寻我。我为天下大事，未便久留。且俟收集人马，再来迎迓老丈父女便了。"戚公不敢强留，只得依依送别。只有戚女，新婚燕尔，仅得一宵恩爱，便要两地分离，怎得不眉锁愁峰，眼含珠露。只说得一声："珍重！"可怜她的热泪，早已盈盈的掉了下来了。汉王此时也未免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临歧絮语，握着戚女的柔荑，恋恋难别。没有法子，只索硬着心肠，情致缠绵的望了戚女一眼，匆匆出门上马，扬鞭径去。

走了多时，忽见面前尘头起处，约有数百骑人马，奔将过来。怕是楚兵，疾忙将身躲入树林之内。偷眼窥看，方知并非楚兵，却是自己部将夏侯婴。那时夏侯婴已受封滕公，兼职太仆。彭城一败，突出重围，正来寻找汉王。汉王大喜，慌忙出林与他相见，各述经过，汉王即改坐夏侯婴所乘的车子同行。沿途见难民，携老扶幼的纷纷奔走。内中有一对男女孩子，狼狈同行，屡顾车中。夏侯婴见了，便与汉王说道："难民中有两个孩子，好象是大王的子女。"汉王仔细一看，果是吕氏所生的子女。便命夏侯婴把他们两个，抱来同车。问起家事，女儿稍长，当下答道："祖父母亲，避乱出外，想来寻找父亲，途次忽被乱兵冲散，不知下落。我们姊弟，幸亏此地遇见父亲。"说到亲字，泪下不止。汉王听了，也未免有些伤心。正在谈话之际，陡听得一阵人喊马嘶，已经近了拢来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乃是楚军中的季布，赶来捉拿汉王。汉王逃一程，季布便追一程，一逃一追，看看已将追近，汉王恐怕车重难行，竟把两孩推坠地上。夏侯婴见了，忙去抱上车来，又往前进。没有多时，汉王又将两孩推落，夏侯婴重去抱上。一连数次，惹得汉王怒起，顾叱夏侯婴道："我们自顾不遑，难道还管孩子，自丧性命不成！"夏侯婴道："大王亲生骨肉，奈何弃去！"汉王更加恼怒，便拔出剑来，欲杀夏侯婴。夏侯婴闪过一旁，又见两孩仍被汉王踢下，索性去把两孩抱起，挟在两腋，一跃上马，保护着汉王再逃。复在马上问汉王道，我们究竟逃往何处？汉王道："此去离砀县以东的下邑不远，寡人妻兄吕泽，带兵驻扎下邑，且到那儿，再作计议。"夏侯婴听了，忙挈着两孩，由间道直向下邑奔去。那时吕泽正派兵前来探望，见了汉王等人，一同迎入。汉王至此，方有一个安身之地。所有逃散各将，闻知汉王有了着落，陆续趋集，军旅渐振。惟探听各路诸侯消息，殷王司马卬，已经阵亡；塞王、翟王，又复降

楚，韩、赵、河南各路人马，亦皆散去。这些随合随离的人马，倒还在次，同时又得一个最是惊心的信息，乃是太公、吕氏二人，已被楚兵掳掠而去。汉王一想，我入彭城，曾犯项羽后宫的人物，现在我父被捉，当然性命不保。我妻尚在青年，项羽岂有不将她污辱，以报前仇之理？如此一来，我异日纵得天下，一位皇后，已蒙丑名，我拿甚么脸去见臣下呢？他虽这般想，然又无可如何。原来太公携了家眷，避楚逃难，子妇孙儿孙女之外，还有舍人审食其相从。大家扮作难民模样，杂在难民之中，只向前奔。头一两天，尚算平安。至第三日，正在行走的时候，忽遇一股楚兵。偏偏楚兵之中，有认识太公的，一哄上来，竟把他们翁媳捉住。审食其因为难舍吕氏，情愿一同被拘。幸而汉王的子女，在楚兵冲来的当口，已经岔散。所以在半路上为夏侯婴看见，通知汉王。其时两孩，尚不知他们祖父母亲被掳，见父亲只说冲散。楚军得了太公翁媳，如获至宝，忙连同审食其这人，送至项王帐下。项王一听是汉王的父亲妻子，便想杀害太公，奸污吕氏，以泄汉王曾经住宿他的后宫之愤。吕氏畏死，早拟不惜此身，一任项王如何的了。谁知忽然遇着救星，项王非但不污吕氏，且给好好的一所房子，让她们居住。不过门外有兵防守，不准她与太公逃走罢了。这末这个救星，究竟是谁呢？仍是那位项伯。项伯一见太公吕氏都被捉住，恐怕项王杀害太公，污辱吕氏，慌忙进见项王道："太公、吕氏，不妨将他们严行看守，以作抵押之品。汉王知他的父亲妻子，在我们军中，投鼠忌器，自然要顾前顾后起来。这是以逸待劳之计。大王若将太公、吕氏，或杀或污，汉王那时无所顾忌，放胆与大王作对，实于大王大大有害。"项王听了，方命将太公、吕氏，交与项伯监守。项伯听了，始把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。及至出去，正要去安慰太公、吕氏，谁知仅见太公、审食其二人，吕氏却不知去向。细细一查，始知吕氏已入项羽的后宫，忙又去问项羽道："大王既允不犯吕氏，何以又将她送入后宫？"项羽听了，愕然道："我何曾将吕氏取入后宫，不知谁人所为；叔父且在此等候，让我回宫看来。"项王说完，匆匆的就向后宫而去。及至进去一看，只见他的一班妃嫔，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以为敌人的妻女，照例要作战胜者的口头之肉，因想讨好于他，早将吕氏索入后宫。有的劝吕氏既已羊落虎口，只有顺从，否则难保性命；有的忙来替她涂脂抹粉，改换衣衫，把她打扮得象个新娘一般。此时吕氏早拼不能全贞的了，正在含羞默默，一语都无的时候，忽见项王匆匆进来，顾那班妃嫔道："谁是吕氏？"众妃听了，即将吕氏拥至，命她叩见项王。吕氏此时身不由已作主，只得口称大王在

上，受犯妇吕雉一拜。边说，边已盈盈的拜了下去。项王因已答应项伯，倒也不肯食言，便命左右将吕氏送与项伯收管。项伯一见吕氏，忙一面安慰一番，一面将她送入已经收拾好的屋子。此时审食其忽见吕氏到来，自然大喜。项伯这样一办，反而成全了审食其与吕氏两个。虽在监守之中，身为抵押之品，仍不拆散他们两个的恩爱。可怜汉王，还在那里愁他妻子一到项羽之手，便要丧廉失节，何尝防到早为审食其两个，做了一对的同命鸳鸯。虽然同是一顶绿头巾，究竟一明一暗，保全颜面多了。

现在不提她们在楚军之事，再说汉王已把大将韩信，由河南调至。还有丞相萧何，也遣发关中守卒，无论老弱，悉诣荥阳，于是人数较前益众。汉王大喜，遂使韩信统兵留守，挡住楚军，自引子女等人，径还栎阳。韩信究属知兵，出与楚军鏖兵，一连大胜三次。一次是在荥阳附近；二次是在南京地方，这个南京，即春秋时的郑京，并非现在的江宁；三次是在索城境内。楚兵既是节节败退，不能越过荥阳。韩信复令兵卒沿着河滨，筑起甬道，运取敖仓储粟，接济军粮，渐渐的兵精饷足，屹成重镇。汉王自到栎阳，连接韩信捷报，心里一喜，遂立吕氏所生之子盈为太子，大赦罪犯，命充兵戍。那时太子盈尚只五岁，汉王便使丞相萧何为辅，监守关中，并立宗庙，置社稷，所有大事，俱准萧何便宜行事。汉王复至荥阳，指挥军事。一日，魏王豹入白汉王，乞假归视母疾，汉王许可。魏王豹一到平阳，遂将河口截断，设兵扼守，叛汉联楚起来。汉王得信，尚冀魏豹悔悟，便命郦食其前去晓谕。郦食其领命，星夜驰至平阳，进见魏豹，说明来意。魏豹微笑道："大丈夫谁不愿南面称王。汉王专喜侮人，待遇诸侯不啻奴隶，孤不愿再与他见面的了。"郦食其返报汉王，汉王大怒，立命韩信为左丞相，率同曹参、灌婴二将，统兵讨魏。汉王等得韩信出发，又召问郦食其道："汝知魏豹命何人为大将"？郦食其道："闻他的大将，名叫柏直。"汉王掀髯大笑道："柏直乳臭未干，怎能当我韩信？"又问："骑将为谁？"郦食其又答道："闻是冯敬。"汉王道："冯敬即秦将冯无择之子，颇负贤声，惜少战略，也未足当我灌婴。还有步将为谁呢？"郦食其接口道："叫做项它。"汉王大喜道："他也不是我曹参的对手。如此说来，我可无忧了，只候韩信捷报到来，汝等方知寡人料事不错呢。"谁知果然被其料着。韩信等一到临晋津，望见对岸全是魏兵，不敢径渡，扎下营盘，察看地势，恍然有得，即用"木罂渡河"之法，从上流夏阳地方偷渡。魏将柏直等人，只知扼住临晋津，因知夏阳地方，无船可渡，汉兵断难徒涉，所以置诸度外。不料韩信用了木罂渡

河，攻其不备。及至汉兵已抵东张，魏兵方始着慌，然已来不及了。灌婴、曹参又非等闲之将，只杀得魏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未死的兵将，只得一齐投降。魏豹单身逃走，又被韩信活捉，并将他的全家妇女，一同解至荥阳。汉王一面又派韩信，会同张耳，前去击赵。一面提入魏豹，拍案大骂，意欲将他枭首。吓得魏豹匍匐座前，叩头如捣蒜，乞贷一死，汉王忽然想着一事，便转怒为笑道："汝这鼠子，量汝也没本领，今日不妨权寄首级。惟须将你妻妾，全行押在此地作奴，代汝领罪。"魏豹此时只想活命，哪里还敢道个不字，连连叩着头道："遵命！遵命！听命大王发落就是！"汉王放还魏豹之后，便顾左右道："魏豹慈母年高，准其免役，余者统统驱入织室作工。"原来汉王久闻魏豹有个姬妾，姓薄小字蝴蝶，生得面不抹粉而白，唇不涂脂而红，万分美丽，万分风流，还在其次。最奇怪的是，每逢出汗，偏会满体奇香，一闻其气，无不心醉。薄蝴蝶之母，本为魏国宗女，魏为秦灭，流落异乡，与吴人私通，便生蝴蝶，尚未及笄，已负美人之誉。后来魏豹得立为王，首先将蝴蝶立为妃子，异常宠爱。那时河内有一老妪具相人术，言无不中，时人呼为许负。魏豹闻其名，召入命其遍相家属。许负相至蝴蝶，不胜惊愕道："这位妃子，将来必生龙种，当为天子。"魏豹听了，惊喜交集道："可真的么？能应尔言，我必富尔。试相我面，结果何如？"许负笑答道："大王原是贵相，今已为王，尚好说是未贵么？"魏豹听到此语，知道自己不过为王而已，惟得子为帝，胜于自为，更是欢喜，厚赏许负使去。从此益宠蝴蝶，就是他的背汉，也因许负帝子的那句说话酿成。谁知痴愿未偿，反将宠妃蝴蝶，被汉王罚她作奴。蝴蝶也自伤薄命，身为罪人，充作贱役，许负之言，成了呓语。哪知不到数日，夜得一梦，忽为苍龙所交，大惊而寤。醒后看看，织室寂静，益觉凄楚。正在暗暗伤心的时候，忽见两个宫娥，匆匆含笑走入，向她口称贵人。说是奉了汉王之命，前来宣召，令她入侍。她只得含羞问道："汉王现在何处，何以忽然想及罪人？"宫娥答道："大王方才在帐内，批判军营公牍已毕，便命奴辈来此宣召，这是贵人的幸运到了。"蝴蝶听毕，不得不略整残妆，前去应命，便一面梳洗，一面暗忖道："难道那位许负之言，应在汉王身上不成？即使空言不准，我今得侍汉王，已较此地为奴，胜得多多了。"装扮已毕，随了宫娥进帐。见过汉王，在旁低头侍立其侧。汉王方在酣饮，一双醉眼，朝她细细打量一番道："汝知道寡人不斩魏豹之意么？"蝴蝶答道未知。汉王微笑道："这是为的是你呀！纳人之妇，那好不留人之命。"蝴蝶道："大王仁厚待人，必延万世基业。"她说到基业二

字，陡然想起许负之言，心中一喜，禁不住微微的嫣然一笑。汉王见她这一笑，真显倾国倾城之貌，便顺手把她拉来坐在膝上，也笑着问她道："汝心中在想何事？何故笑得如此有味？"蝴蝶便呈出媚态，边去拂着汉王的美髯，边答道："织室罪奴，一旦忽蒙召侍，不禁窃喜，故有此笑。"汉王见她出言知趣，也就呵呵的一笑，即倚着她的肩头，同入帏中去演高唐故事去了。蝴蝶此时身不由主，却在恩承雨露的时候，始将她的梦兆，以及许负之言，告知汉王。汉王笑道："此是贵征，我此刻就玉成你罢！"说也奇怪，蝴蝶经此一番交欢，便已怀胎，后来十月满足，果生一男，取名为恒，就是将来的汉文帝。当时只晦气了一个魏王豹，天天的在那儿大骂许负相术不灵。在不佞看起来，许负的相术，真正是大灵特灵。譬如许负当时不说蝴蝶要生帝子，魏豹也不敢独立，竟去叛汉。若不叛汉，蝴蝶仍做魏豹的妃子，仍做魏豹的妃子，自然不会与汉王交欢。不与汉王交欢，试问这个龙种，又何从去求得呢？必要这样一说，方能引动魏豹叛汉之心，蝴蝶因此方得做汉王的妃子。人生遇合，命数倒也不可不信。刘媪曾受龙种，而主汉高帝；蝴蝶亦受龙种，而生汉文帝。两代相传，都是龙种。虽是史家附会之说，未可深信。不过取作小说材料，凭空添了不少的热闹。再说那时争天下的只有楚汉二国，其余诸侯，不过类似堤边杨柳，随着风势，东西乱倒罢了。项王一见各路诸侯，对于他叛了又降，降了又叛，无非为的是汉王一个人，若能将汉王灭去，各路的诸侯，传檄可定。他又因汉王手下有三个能人：划策的是张良，筹饷的是萧何，打仗的是韩信。汉王既有他们三人扶助，连年交战，大小何止百次，与其和他死战，不如招他投顺，省得长动干戈。但是汉王如此军威，如何肯来投顺呢？项王踌躇了几天，竟被他想出一个毒计。正是：

思人服我谈何易，对子烹亲技亦穷。

不知项王想出的甚么毒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　逆子乞分羹思尝父肉　奸夫劳赐爵酬伴妻身

却说项王，想出对付汉王的毒计以后，一面吩咐左右速去办理，一面复向汉王索战。汉王畏惧他的势猛，只是不肯出战。项王便命把汉王之父太公，洗剥干净，置诸俎上，推至涧侧，自在后面押着，厉声大喝道："刘邦那厮听着！尔若再不出降，我即烹食尔父之肉！"这两句说话的声音，响震山谷。汉兵无不听见，急向汉王报知。汉王也为大惊失色道："这样如何是好？"张良在旁，慌忙进说道："大王不必着急，项王因恨我军不出，特设此计，来吓大王。大王只要复辞决绝，他们的诡谋，便无用处。"汉王道："倘使我父果然被烹，我将如何为子？如何为人？"张良接说道："现在楚军里面，除了项王，就要算项伯最有权力了。项伯与大王已联姻娅，定能谏阻，决计无妨。"汉王听了，想了一想，果使人传语道："我与项羽同事义帝，约为兄弟，我翁即是汝翁，必欲烹汝翁，请分我一杯羹！"项王听到此语，顿时怒不可遏，立命左右，将太公移置俎下，要向鼎锅里就投。正在间不容发之际，陡见项王身后，忽的闪出一人，高叫道："且慢且慢！"说着，又朝项王说道："天下事尚未可知，务请勿为已甚。况且为争天下，往往不顾家族，今死一人父，于事无益，多惹他人仇恨罢了。"项王闻言，始命把太公牵回，照前软禁。这位力救太公的楚人，就是项伯，果如张良所料。项王复遣使致语汉王道："天下汹汹，连岁不宁，无非为了我辈二人，相持不下。今愿与汉王亲战数合，一决雌雄。我若不胜，卷甲即退。何苦长此战争，劳民丧财呢？"汉王笑谢来使道："我愿斗智，不愿斗力。"楚使回报项王，项王一跃上马，跑出营门，挑选壮士数十骑，令作前锋，驰向涧边挑战。汉营中有一个下士楼烦，素善骑射，由汉王派他出垒，隔涧放箭。飕飕的响了数声，射倒了好几个壮士。陡见涧东来了一匹乌骓马，乘着一位披甲持戟的大王，眼似铜铃，须如铁帚，那种凶悍形状，令人一见，心胆俱碎。再加一声叱咤，天摇地动，好似空中打了一个霹雳一般。只吓得楼烦双手俱颤，不能再射，两脚也站立不住，倒退几步，更是回头便跑。走入营中，见了汉王，心

中犹在乱跳，说话竟至无从辨听。汉王飞派探子出去探视敌人如何凶恶。那探出去，见是项王守在涧侧，专呼汉王答话。汉王闻报，虽然有些胆怯，但又不肯示弱，因也整队趋出，与项王隔涧对谈。项王又叱语道："刘邦！汝敢亲与我斗三合么？"汉王道："项羽休得逞强！汝身负十大罪，尚敢饶舌么？汝背义帝旧约，迁我蜀汉，一罪也；擅杀卿子冠军，目无主上，二罪也；奉命救赵，不闻还报，强迫诸侯入关，三罪也；烧秦宫，发掘始皇坟墓，劫取财宝，四罪也；子婴已降，将他杀害，五罪也；诈坑秦降卒二十万，累尸新安，六罪也；部下爱将，私封美地，反将各国故主，或降或逐，七罪也；出逐义帝，自都彭城，又把韩梁故地，多半占据，八罪也；义帝尝为汝主，竟使人扮作水盗，行弑江中，九罪也；为政不平，主约不信，神人共愤，天地不容，十罪也。我为天下起义，连合诸侯，共诛残贼，尝使刑馀罪人击汝，你不配与我打仗。"项王气极，不及答话，只用手中的戟，向后一挥，便有无数弓弩手，弓弦响处，只见呼呼的箭镞，飞过涧来。汉王一见箭如雨至，正想回马，胸前早已中了一箭，顿时一阵奇痛，几乎坠下马来。幸亏众将上前掩救，疾忙牵转马头，驰回营中。汉王痛不可忍，跳下马来，屈身趋进帐内，众将都来问安。汉王却佯用手扪足道："贼箭中我足趾，或无妨碍。"左右拥至榻上安卧，即召医官，取出箭镞，敷上疮药。犹幸创处未深，不致有性命之虞，只是十分疼痛罢了。项王回营，专听汉营动静，只望汉王因伤身死，便好一战而定。汉营里面的张良，又知其意，匆匆入内帐看视汉王。汉王创处虽痛，犹能强勉支持。张良急劝汉王力疾起床，巡视各营，藉镇军心。汉王只得挣扎起来，裹好前胸，由左右扶他上车，向各垒巡视一周。将士等正在疑虑，忽见汉王亲来巡查，形容如故，大家方始放下愁怀。汉王巡行既毕，私下吩咐左右，不回原帐，竟驰至成皋，权时养病去了。项王得报，始知汉王未死，且在军中亲巡，又不禁大费踌躇。自思进不得进，退不敢退，长此迁延下去，恐怕粮尽兵疲，一时委决不下。陡地又传到噩耗，却是大将龙且，战败身亡，首级已被韩信取去示众。项王大惊道："韩信小子，真有如此利害么？他既伤了我的大将，势必乘胜前来，与刘邦合兵攻我。韩信！韩信！我总与你势不两立的了。"韩信既杀龙且，又闻田横因为田广已死，自为齐王，出驻嬴下，截住灌婴。灌婴奋力还击，杀得田横大败而逃，投奔彭城去了。韩信平定齐地，使人至汉王那儿告捷，且求封为齐王。汉王前在成皋养疾，刚刚痊可，便至广武。可巧韩信的使者也到广武，遂将韩信书信呈上。汉王展阅未终，不禁大怒道："寡人困守此地，日日望他率兵来

助，他非但不来相助，还要想做齐王么？”张良、陈平二人，适立其侧，赶忙连连轻蹑汉王足趾。汉王究属心灵，一面停住骂声，一面以原书持示他们二人。二人看罢那书，附耳语汉王道：“汉方不利，那能禁止韩信称王，不若如他之愿。不然，恐有大变。”汉王因韩信书中，有暂请命臣为假王，方期镇定之语，复佯叱道：“大丈夫能够平定诸侯，不妨就做真王，为何要做假王呢？”即命来使回报，叫韩信守候册封。来使去后，汉王便命张良赍印赴齐，立韩信为齐王。韩信接印甚喜，厚待张良。张良又述汉王之意，望他发兵攻楚。韩信满口应允，俟张良走后，一面择吉称王，一面收拾兵马，预备攻楚。忽有楚使武涉，前来求见。韩信想道：“楚是我方仇敌，为何遣使到此？想是来作说客，我自有主意，何妨准他进见。”遂令召入。武涉是盱眙人，饶有口才。一见韩信，肃然下拜称贺。韩信起身答礼微笑道：“君来贺我作甚？无非替你项王，来做说客？快快请说。”武涉听了，又是一拱道：“天下苦秦已久，故楚汉戮力击秦。今秦已亡，大家已经分土为王，正应藉此休兵，以培原气。明智如公，当能体会。汉王为人，最尚诈术。足下只知为其效忠，我恐他日，必遭反噬，为彼所伤。足下得有今日，实由项王尚存，汉王不敢不笼络足下。足下眼前处境，正是进退裕如的时候，附汉则汉胜，附楚则楚胜。汉胜必危及足下，楚胜当不致自危。项王与足下本是故交，时时怀念，必不相负。若足下尚不肯深信，莫妙是与楚联和，三分天下，鼎足为王，楚汉两国，谁也不敢不重视足下。这是为目下万全之策，足下乞三思之！”韩信笑答道：“我前事项王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执戟，言不听，计不从，因此弃楚附汉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付我数万兵士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我若负他，必至为天所弃。我老实对君说，誓死从汉的了，请君为我善复项王可也。”武涉见他志决难移，只得别去。韩信送走武涉，帐下谋士蒯彻，也来进言，苦苦劝他对于楚汉，两不相助，三分鼎峙，静待时机。韩信仍不肯听，但又将人马停住，再听汉王消息。

汉王固守广武，又是数旬，日盼韩信发兵攻楚，终没动静，乃立英布为淮南王，使他再赴九江，截楚归路。一面复致书彭越，叫他侵入梁地，断楚粮道。布置稍定，尚恐项王粮尽欲归，仍要害及太公，当夜便与张良、陈平商议救父之法。两人齐声道：“项王目下乏粮，不敢急归者，惧我方击其后耳。此时正好与他议和，救回太公、吕后，再观风色。”汉王道：“项王性情暴戾，一语不合，便至丧身。若要遣使前往议和，其人委实难选。”言尚未毕，忽有一人应声道：“微臣愿往！”汉王瞧去，乃是洛阳人侯公，从军多年，素长肆应，遂允所

请，嘱令小心。侯公驰赴楚营，来谒项王。项王正得武涉归报，很觉愁闷，忽闻汉营遣使到来，乃仗剑高坐，传令进见。侯公徐徐步入，见了项王，毫无惧色，从容行礼。项王瞋目与语道："你来为何？尔主既不进战，又不退去，是何道理？"侯公正色道："大王还是欲战呢？还是欲退呢？"项王道："我欲一战。"侯公道："战是危机，胜负不可逆料。臣今为罢战而来，故敢进谒大王。"项王道："听汝之言，莫非要想讲和么？"侯公道："汉王本不欲与大王言战，大王如欲保全民命，舍战为和，敢不从命！"项王此时意气稍平，便将手中之剑，插入鞘内，问及和议条款。侯公道："使臣奉汉王命，却有二议，一是楚汉二国，划定疆界，各不相犯；二请释还汉王父太公，妻吕氏，使他们骨肉团圆，也感盛德。"项王听了，狞笑道："汝主又来欺我么？他无非想骗取家眷，命汝诡词请和。"侯公也微笑道："大王知汉王东出之意么？天伦至重，谁肯抛弃？前者汉王潜入彭城，只是想取家眷，别无他意。嗣闻太公、吕氏已为大王所掳，因此频年与兵，各有不利，大王如不欲言和，那就不谈。既言和议，大王何不慨然允臣所请？汉王固感大王高谊，誓不东侵。天下诸侯，也钦大王仁厚，谁不悦服。大王既不杀人之父，又不污人之妻，孝义二字，已是分得如此清楚，今又放还，更见仁字。汉王如再相犯，这是曲在汉王。师直为壮，大王直道而行，天下归心，何惧一汉王哉？"项王最喜奉承，听了侯公一番谀词，深惬心怀，便令侯公与项伯划分国界。项伯本是袒汉人物，当下就议定荥阳东南二十里外，有一鸿沟，以沟为界，沟东属楚，沟西属汉。当由项王遣使同了侯公，去见汉王，订定约章，各无异言。所有迎还太公、吕后的重差，仍烦侯公熟手办理。侯公又同楚使至楚，见了项王，请从前议。项王倒也直爽，并不迟疑，即放出太公、吕氏，以及审食其，令与侯公同归。

这天汉王计算他的慈父、他的爱妻，不久就要到了，便亲自率领文臣武将，出营迎接。父子夫妻，相见之下，一时悲喜交集，六只眼睛，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万语千言，反而无从说起。汉王急将父亲妻子，导入内帐，暂令审食其候于外帐。又因侯公此次的功劳不小，即封为平国君，以酬其劳。汉王始去跪在太公面前，扶着太公的膝盖，垂泪道："孩儿不孝，只因为了天下，致使父亲，身入敌营，作为质品，屡受惊吓。还望父亲重治孩儿不孝之罪！"太公见了，一面也掉下几点老泪，一面扶起他的儿子道："为父虽然吃苦，幸而邀天之福，汝已得了王位。望汝以后真能大业有成，也不枉为父养你一场。"汉王忙现出十分孝顺的颜色，肃然答道："父亲春秋已高，不必管孩儿冲锋陷阵，

快顾自己的快乐，要穿的尽管穿，喜吃的尽管吃，优游月岁，以娱暮景便了。”太公听毕，一想儿子得有今日，当年龙种之话，已是应了。愁少乐多，倒也安心。独有吕氏，一人孤立在旁，已是难耐。一等她的丈夫和她公公一说完话，便走近她的丈夫身前，一面拉着他的手，一面又将自己的粉颊，倚在他的肩胛之上。尚未开言，早又泪下如雨。汉王赶忙用衣袖替她拭泪道：“现在总算大难已过，夫妇重圆，快莫伤心！”吕氏听了，方才止泪道：“你这几年在外封王封侯，你哪里知道为妻所吃的苦楚呢？”汉王道：“贤妻的苦况，我已尽知。但望我把天下马上打定，也好使你享受荣华，以偿所苦。”说着，便命后帐所有的妃嫔，出来先拜太公，后拜妻子。吕氏又提起她的子女，为乱兵冲散，现在未知生死存亡。汉王告知其事，又说：“我已将盈儿立为太子，现在同他姊姊，都在关中，且过几时，我请父亲同你也到那儿去就是了。”吕氏听了，方始面有喜色。这天晚上，汉王便命在后帐大排筵宴，与父亲妻子压惊。这席酒筵，倒也吃得非常高兴。等得宴罢，便与吕氏携手入帐，重叙闺房之乐。吕氏始将别后之事，一一告知汉王。又说起她在家中的时候，全仗审食其鞠躬尽瘁，无微不至。逃难的时候，奋不顾身，拼命保护。在楚营时候，陪伴劝慰，解我烦恼。我害病时候，衣不解带，侍奉汤水。象这种多情多义的人材，为公为私，你须要看为妻之面，重用其人才好。汉王听了道：“审食其这人，我仅知道他长于世故，所以托他料理家事。谁知他尚有这般忠心，洵属可取。贤妻既是保他，我当畀他一个爵位，以酬伴你之劳就是。”次日，汉王便召入审食其奖励他道：“我妻已将你的好处，告知于我，我就授尔为辟阳侯，尔须谨慎从公，毋负寡人。”审食其听了，自然喜出望外，以后对于吕氏，更是浃骨沦髓的报答知遇。这是汉四年九月间的事情。没有几日，汉王已闻项王果然拔营东归，汉王亦欲西返，传令将士整顿归装，忽有两个人进来谏阻。这两个人你道是谁？却是张良、陈平。汉王道：“我与项王已立和约，他既东归，我还在此作甚？”张良陈平二人，齐声答道：“臣等请大王议和，无非为的是太公、吕后二人，留在楚营，防有危险。现在太公、吕后既已安然归来，正好与他交战。况且天下大局，我们已经得了三分之二，四方诸侯，又多归附，项王兵疲食尽，众叛亲离，此是天意亡楚的时候。若听东归，不去追击，岂非纵虎归山，放蛇入壑。坐失良机，莫此为甚！”汉王本是深信二人有谋，遂即变计，决拟进攻。惟因孟冬已届，依了前秦旧制，已是新年了。乃就营中，备了盛筵，一面大飨三军，一面自与吕后陪着太公，却在内帐奉觞称寿，畅饮尽乐。太公、吕后从

没经过这种盛举，兼之父子完聚，夫妻团圆，白发红妆，共饮迎春之酒。金尊玉斝，同赓献岁之歌。真是苦尽甘回，不胜其乐。这天正是元旦，已是汉王五年。汉王先向太公祝贺，然后身坐外帐，受了文武百官的谒贺。复与张良、陈平，商议军情，决定分路遣使，往约齐王韩信及魏相彭越，发兵攻楚，中道会师。又过数日，派了一支人马护送太公、吕后入关。汉王便率领大军，向东进发，一直来至固陵，暂且扎营，等候韩、彭两军到来，一同进击，谁知并无消息。项王那面，倒已知道，恨汉背约，便驱动兵马，回向汉军杀来。汉王不是项王对手，早又杀得大败，紧闭营门，不由得垂头丧气的闷坐帐中。复又问计于张良道："韩、彭失约，我军新挫，如何是好？"张良道："楚虽胜，尽可毋虑。韩、彭不至，却是可忧。臣料韩、彭二人，必因大王未与分地，所以观望不前。"汉王道："韩信封为齐王，彭越拜为魏相，怎么好说没有分地？"张良道："韩信虽得受封，并非大王本意，想他自然不安。彭越曾经略定梁地，大王令他往佐魏豹。今魏豹已死，他必想望王封。大王尚未加封，不免缺望。今若取睢阳北境，直至穀城，封与彭越。再将陈以东，直至东海，封与韩信。韩信家在楚地，尝想取得乡土。大王今日慨允，他们二人，明日便来。"汉王只得依了张良之议，遣人飞报韩、彭，许加封地。二人满望，果然即日起兵。更有淮南王英布，与汉将刘贾进兵九江，招降楚大司马周殷，已得九江之地。这三路人马，陆续趋集，汉王自然放胆行军。正是：

刘氏渐将临晓日，楚军早已近黄昏。

不知汉王有了这三路大军相助，那场鏖战，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　白水盟心虞姬自刎　乌江绝命项氏云亡

却说项王又闻汉兵大至，正思迎战，只见粮台官报告，兵食已尽，仅有一日可吃了。项王听了，方始着急起来，不得已连夜退兵，急向彭城回去。为防汉兵追击，用了步步为营的法子，依次退走。好容易到了垓下，遥听得后面一带，鼓声、马声、呐喊声，一齐而起。独自登高向西一望，只见汉兵已如排山而至，差不多与蚂蚁相似，地上已无隙缝。不禁发狠跺脚道："好多的汉兵！我悔前日不杀刘邦，养成他今日的气焰！"项王虽然有此懊悔，还仗着自己的勇力盖世无双，手下的兵将，也还有十多万之众，遂就垓下扎营，准备对敌。此时汉王早已会齐了三路兵马，共计人数，不下三四十万。复用韩信为三军统帅，主持军事。韩信因知项王骁勇，无人可以对敌，特将各路军马，分作十队，各派大将带领，分头埋伏，回环接应。韩信自引一军，上前来引诱项王。项王全靠勇力，不重机谋，一闻韩信自来挑战，一马冲出营来，正与韩信打了一个照面。项王一见仇人，分外眼红，飞起一戟，便向韩信当胸刺去。韩信本没武艺，又是专来诱敌，顿时把身子一偏，回马就走。项王哪里肯放，大喝一声道："你这乳臭小儿，你往哪儿逃？你的老子前来取你性命来了！"说完，拨马便追。追了几里，已入汉兵的埋伏之中，韩信急放信炮，通知伏兵，陡然杀出两路兵来，便与项王交战。项王见了，冷笑一声，哪在他的心上，愈杀愈觉起劲。正在向前杀去，韩信又命二次的伏兵，截住项王。项王全不惧怯，复向汉军冲来，于是汉兵中的信炮迭响，伏兵迭起。项王杀了一重又是一重，直杀到第七八重的时候，看看手下的兵士，虽是七零八落，他却仍是有进无退，带了残军，更是飞快的冲杀过去。哪知韩信的十面埋伏之兵，一齐聚集，只向项王一人的马头，围裹拢来。项王随带的楚兵，已是纷纷四窜，惟靠项王的一枝画戟，向敌人左来左挡，右来右挡，刺死一排，又来一排，杀散一群，又来一群。无奈一双手，究竟难敌百般兵器。此时项王也悔不该自恃勇力，深入敌军，急令钟离昧、季布等人，拼死断后，自己杀开一条血路，败回垓下。项王自从起

兵以来，象这样的败法，尚是破题儿第一遭呢！项王一看自己的人马，十分之中，已少掉了八成，他老人家到了此时，也会忧惧起来。他有一位宠姬虞氏，秀外慧中，知书识字，与项王十分恩爱，形影不离。有时项王出去打仗，她也会着了蛮靴，披上绣甲，骑马跟着，只因项王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她在其后，毫没危险。此次却在营中，守候项王回来。项王入营，当下由虞姬迎入内帐，见他形容委顿，神色仓皇，不象从前得胜回来的气概，也觉花容失色，媚脸生惊。等得项王坐定，喘息略平的时候，才问战阵之中的情事。项王唏嘘道："大败大败！"虞姬忙劝慰道："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大王盖世英名，谁人不惧！偶然小挫，何必烦恼？"项王听了摇头道："今日之败，不比往常。连我也不曾遇此恶战，难怪你们女流，罔知利害呢？"虞姬听了，虽然是芳心乱跳，粉靥绯红，可又脸上还不敢现出惊慌之色，恐怕惹起项王的烦恼。幸而早已整备酒肴，忙命摆上，意欲借此美酿，好替项王解闷消愁。项王此时已无心饮酒，因见他的这位爱姬，如此殷勤，一时难却她的情意，只得坐到席间，使她旁坐相陪。刚饮了三四杯，就见帐下军士报称汉军围营。项王听了，也无他法，仅把他手朝军士一挥道："去罢了，俺知道。"这个军士尚未退出，又来一个军士报道："汉军把本营围得水泄不通，请示大王的号令，怎么办？"项王道："可令各将士小心坚守，不准轻动。且待明日，俺与他们再决一场死战罢！"此时虞姬在旁，一听得项王说出一个不祥的死字，伤心得几乎要将她的珠泪，从眼眶之中迸出来了。眼看那两个军士退出，因为此时已经天黑，便命点起银烛，将房内照得如同白日一般。复去情致缠绵的斟上两杯，双手呈与项王。项王接来一饮而尽。饮毕，方对她说道："孤今夜心绪不宁，爱卿可否也陪孤同饮几杯？"说完，即斟一杯，送与虞姬。虞姬接到手中，慢慢喝干。此时，她心中只想挣出几句说话出来劝慰项王，谁知腹内似有多少说话，及到喉管之上，不知怎的，竟会一句说不出来。项王呢，平日是胆大包天，从无一件可惧的事情，此刻也会锐气全消，愁眉不展起来。见了这般的酒绿灯红，鬓青眉黛，仿佛有无限凄凉情景，含在其中。二人默默无言的喝了一会，项王越饮越愁，越愁越倦，不觉睡眼模糊，呵欠欲寐。虞姬本是一位十分聪明，十分伶俐，十分知情，十分识趣的美人，当下便将项王轻轻儿扶入锦帐，让他安卧，自己哪敢再睡，就在榻边坐守。谁知一寸芳心，只似小鹿儿在搅，万分不得宁静。同时耳边，又听得一阵阵的凄风飕飕，觱篥呜呜，俄而车驰马叫，俄而鬼哭神号，种种声音，益增烦闷。旋又陡起一片歌音，随风吹着进来，其声如怨如慕，如

泣如诉，忽尔一声高，忽尔一声低，忽尔一声长，忽尔一声短，仿佛九霄鹤唳，仿佛四野鸿哀，一齐入到耳内，一齐进上心头。虞姬原是一位解人，禁不住悲怀邑邑，泪眼盈盈。回顾项王，只是鼻息如雷，不知不闻，急得虞姬有口难言，凄其欲绝。这种引起奏凉、引起悲惨的歌声，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？乃是汉营中的张子房，费了几天心思，编出一曲《楚歌》，教军士们夜至楚营外面，四面唱和。真是无句不哀，无字不惨。激动一班楚兵，怀念乡关，陆续偷偷散去。连那钟离昧、季布，随从怀王几年，无战不与，无役不随，共死同生，永无异志的人，也会情不自禁变起卦来，背地走了。甚至项王季父项伯，亦悄悄的溜出楚营，往投张良，求庇终身而去。单剩得项王的子弟兵八百人，兀守营门，尚未离叛。正想入报，项王已自醒来，那时酒意已消，心中自是清爽。忽闻《楚歌》之声，不禁惊疑起来。出帐细听，那种歌声，反是从汉营传出，不觉诧异道："难道汉已尽得楚地了么？为何汉营中有许多楚人呢？"正在思忖，已见军士进来禀说道："将士兵卒，全行逃散，只剩得随身的八百人了。"项王大骇道："变出非常，天亡我也！"疾忙返身入帐。突见虞姬直挺的痴立一旁，早变成一个泪人儿了。项王见了这种情景，也不由得迸出几点英雄眼泪，长叹一声，寂无一语。及睹席上残肴，尚未撤去，壶中未尽之酒犹存。一面命厨人烫热，一面轻轻的一把拉过虞姬，再与对饮。饮尽数觥，便信口作歌道：

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；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

项王生平所爱之物，第一是乌骓马，第二是虞美人。此次被围垓下，已知死在目前，惟他心中实不忍割舍美人骏马，因此慷慨悲歌，欷歔呜咽。虞姬在旁听得，已知项王歌意，也即口占诗句一首道：

汉兵已略地，四面《楚歌》声，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！

虞姬吟罢，泣不成声。项王也未免陪了许多眼泪。就是未曾散去的亲信歔臣，在旁见了，个个情不自禁，悲泣失声。项王凄怆了一会，陡听得营中更鼓，已敲五下，乃顾虞姬道："天将明了，孤当冒死冲出重围，卿将奈何！"虞姬泫然道："妾与大王形影不离的已是数年，既然相随而来，自当相随而去。纵有危难，怎忍任大王单身而行，惟有生死相依。倘能邀天之幸，归葬故土，死也瞑目！"项王摇首道："如卿这般弱质，怎能冲出重围，卿可自寻生路，孤与卿就此长别了。"说罢，以袖掩面，良久无声。虞姬突然立起，竖起双眉，喘声对项王道："贱妾生随大王，死亦随大王，愿大王前途保重！"说到重字，陡从项王

腰间，拔出佩剑，急向已项上一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血溅珠喉，香销残垒了。项王急欲相救，已是不及，抚尸大哭一场，急命左右掘地成坑，就此埋香葬玉。至今安徽省定远县南六十里，留有一座香冢，传为佳话。后来一班诗人，钦佩虞姬节烈可嘉，谱入词曲，就以虞美人三字，作为曲名，留芳千古。比较那位汉朝第一代皇后，吕雉吕娥姁，一入楚营，便就失节，真正不可同日而语的了。

那时项王眼看葬了他的那位节烈爱姬之后，勉强熬住伤心，大踏步出得帐去，跃上乌骓，趁着天色未明的时候，率领八百子弟兵，衔枚疾走，偷出楚营，向南逃去。及至汉兵得知，飞报韩信，已是鸡声报晓，天色黎明了。韩信一闻项王溃围逃走，急令灌婴，率轻骑五千，往追项王。项王也防汉兵追来，匆匆逃至淮水之滨，觅舟东渡。所部八百人，又失散大半，仅剩得一二百骑了。行至阴陵，见路有两歧，未识何路可往彭城，不免踌躇，适有乡农已在田间，因问路径。谁知乡农却认识他是项王，恨其平日暴虐，用手西指，可怜竟将这位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，轻轻送入死地。也是项王命中该绝，天意兴汉，便信以为真，还向那个乡农拱手一谢，策马西奔。约行几里，忽见前面一条大湖，挡住去路。至此方知受了那个乡农欺骗，赶快折回原处，重向东行。因为这番周折，竟被灌婴追着，一阵冲击，又丧失了百余骑。还亏项王所骑乌骓，不是凡马，首先逃脱，到了东城。项王回头一看，紧紧相随的仅有二十八骑，四面的人喊马叫之声，渐已逼近。项王自知难以脱逃，引骑至一山前，走上岗去，摆成阵图，慨然谓兵士道："俺自起兵以来，倏已八年，大小七十余战，所当必靡，所攻必破，未尝一次败北，因得称霸至今。今日被困此间，想是天意亡俺，并非俺不能与天下战也。俺已自决一死，愿为诸君再决一战，定要三战三胜，为诸君突围，斩将夺旗，使诸君知俺善战，乃是老天所亡，与俺无涉，免得归罪于俺。"刚刚说罢，汉兵早已四面围了拢来，把这座山头，围得水泄不通。项王便分二十八骑，作为四队，与汉兵相向。东首有一员汉将，不知利害，贸然驱兵登岗，要想上来活捉项王，以去报功。项王语骑士道："君等且看俺刺杀来将。"说着，纵辔欲走，又回头复说道："诸君可四面驰下，至东山之下聚齐，再分三处驻扎。"于是奋声大呼，挺戟驰下，刚遇那员汉将，一戟戳去。汉将不及躲闪，早已被他倒栽葱的刺落马下，跟手轱辘辘的滚下山去了，立刻毕命。汉兵见了，统皆赶忙退下。项王回马上山。山下汉将，仗着人众势盛，团团围绕，多至数匝，竟被项王杀散不少。汉骑将杨喜，复上山来追赶。也

被项王大声一喝，人马辟易，倒退了一两里。那时项王部下二十八骑，先与项王打过照面，然后三处分开。汉兵赶至，未知项王究在那一队内，也分兵三路，围了拢来。谁知项王左手持戟，右手仗剑，来往驰驱，忽劈忽刺，一连斩了汉都尉十余员，刺毙汉兵数百名，还能杀出重围，救回两处部骑，重聚一处，检点人数，仅少了两个骑兵，便笑问部骑道："我的打仗如何？"部骑皆拜伏道："真如大王所言，大王实天神也。"统计项王自那山上杀下，一连九战。汉兵每逢项王冲下一次，必死数百，并退散一次。所以至今人称那山名为九头山，又号四溃山，都是这个出典。那时项王既得脱围而出，走至乌江地方，却值乌江亭长，泊船岸旁，请项王渡江过去，并且进言道："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亦足自王。臣有一船，愿大王急渡。"项王听了，笑对亭长说道："天意亡我，方至败剩孑然一身，俺又何必再渡？且俺与江东子弟八千人，渡江西行，如今一无生还。即使江东父老，怜俺助俺，再愿王俺，然俺还有甚么面目去见他们呢？"说着，后面尘头大起，料知汉兵复又追到，亭长又数数催促，项王喟然道："俺知公为忠厚长者，厚情可感，无以为报。惟座下乌骓马，随俺五年，日行千里，临阵无敌。今俺不忍杀此马，特把它赐公，后日见马犹如见俺，也罢！"一面说，一面跳下马来。正在令部卒将马牵付亭长的时候，说也奇怪，那马竟会掉下几滴悲泪，低首长鸣起来。项王不忍心去看它，只命部骑皆下马步行，各持短刀，转身等候汉兵。那时汉兵已经一齐赶至，项王又鼓勇再战，乱刺蛮劈，复毙汉营兵将数百十人，自身也受了十几处伤创。陡见有数骑将驰至，识得一人是吕马童，凄声向他道："尔非俺的旧友么？"吕马童一见项王在和他说话，不敢正视，即把身子缩退后面，旁顾僚将王翳道："这位就是项王。"项王却已听得，复对吕马童道："俺闻汉王，悬有赏金，得俺首级者，赐千金，封邑万户。俺今日就赏一个人情给尔罢！"说毕复朝了乌骓马，把他的头接连点了几点之后，便用剑自刎。哀哉！年仅三十有一。项王既已自刎，所余的二十六骑，亦皆逃散。汉营兵将，却来抢夺项王尸体，竟至自相残杀，死了无数。后来是王翳得了头颅，吕马童、杨喜、吕胜、杨武等四将，各得一肢，持向汉王报功。汉王见了，命将项王五体凑合，果然相符，便封吕马童为中水侯，王翳为杜衍侯，杨喜为赤泉侯，杨武为吴防侯，吕胜为涅阳侯。附楚诸城一听项王已殁，自然望风请降。独有鲁城坚守不下，汉王大怒，正想踏平鲁城。不料到了城下，一片弦诵之声，不绝于耳。复又转念道："鲁为知礼之邦，为主守节，并不为错，何妨设法招降，籍服人心。"便将项王首级令将士挑在

竿上，举示城上守兵道："降者免死，抗者屠其三族！"鲁城官吏，私相商议道："汉王先礼后兵，我们只好出降，保全民命。"众谋佥同，开城迎降。汉王因为从前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，鲁虽后降，足表对于鲁公的忠心，即以鲁公礼，收葬项王尸身。且就穀城西隅，告窆筑坟，亲为发丧，泣吊尽礼，将士动容，祭毕方还。现在河南省河阳县有项羽之墓，就是他当日自刎的地方，今日的乌浦。在安徽省和县东北，置有祠宇，号为西楚霸王庙。这些不必说它。单说那时汉王因见对头已死，天下惟其独尊，心中一喜，便将项氏宗族，一律赦死。又感项伯相救之情，封为射阳侯，赐姓刘氏。其外的项襄、项佗等人，也都赐姓封爵。此时各路诸侯，无不附势输诚，惟临江王共敖子尉，嗣爵为王，怀羽旧恩，不肯臣服，经汉王派刘贾往讨，旬日平定。汉王见大事楚楚，即日还至定陶，又与张良、陈平二人，密议一事，诸将概不知道。正是：

危时不虑生他志，事后惟防有贰心。

不知汉王与张陈二人所议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　即帝位侮辱人臣　分王封栽培子弟

却说汉王与张良、陈平二人商议之事，乃是项羽已除，诸侯归附，外乱既平，内防宜固。韩信功高望重，且握有兵权，不先下手为强，预令收回帅印，恐怕将来尾大不掉，一有二心，便难制服。所以要将韩信的兵权夺去，仅畀虚名，始足放心。他们君臣三个，商量妥当，即由汉王不动声色，亲自趋至韩信营中。韩信一见汉王驾到，慌忙出迎，同入帐内，奉汉王上坐。但听得汉王面谕道："将军屡建奇功，得平强项，寡人心慰之余，始终不忘将军之助。惟将军连年征讨，定已精神疲乏，理应及时休息，寡人之心稍安。况且天下既定，不复劳师，将军可将帅印缴还，仍就原镇去罢。"韩信听了，无辞可拒，只得取出印符，交还汉王。汉王携印去后，过不多时，又传出一令，说是楚地已定，义帝无后，齐王韩信，生长楚中，素谙楚事，应改封为楚王，镇守淮北，定都下邳。魏相国彭越，劝抚魏民，屡破楚军，今即将魏地加封，号称梁王，就都定陶等语。彭越得了王封，自然欢喜，拜谢汉王，受印而去。惟有韩信，易齐为楚，知道汉王记着前嫌，不愿使他王齐。但既改楚，大丈夫衣锦归乡，也足吐气，便遵了命令，即日荣归。到了下邳，首先差人分头去觅漂母，及受辱胯下的恶少年。漂母先到，韩信下座慰问，赏赐千金，漂母拜谢去讫。既而恶少年到来，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叩头谢罪。韩信笑道："君勿惧，我若无君当日的一激，也未必出去从军。老死牖下，至今仍是一个白衣人罢了。现授汝为中尉官。"恶少年谨谢道："小人愚顽，蒙大王不记前事，不罪已足感恩，那敢再事受爵。"韩信微笑道："我愿汝为官，何必固辞？"恶少年始再拜退出。韩信复与梁王彭越、淮南王英布、韩王信、故衡山王吴芮、赵王张敖——张敖即张耳之子，是年张耳病殁，张敖嗣爵，——燕王臧荼等，联名上疏，尊汉王为皇帝。疏辞略云：

先时秦为无道，天下诛之。大王先得秦王，定关中，于天下功最多。存亡定危，救败继绝，以安万民，功高德厚，又加惠于诸王侯，有功者使

得立社稷。地分已定，而位处比拟，无上下之分，是大王功德之著，于后世不宣。谨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，伏乞准行！

汉王得疏，急召集大小臣工与语道："寡人闻古来帝号只有贤者可当此称。今诸王侯，推尊寡人，寡人薄德鲜能，如何敢当此尊号？"群臣齐声道："大王诛不义，立有功，平定四海，功臣皆已裂土封王，大王应居帝位，天下幸甚！"汉王还想假意推让，那禁得住内外文官武将，合词再行申请，始命太尉卢绾及博士叔孙通等，择吉定仪，就在汜水南面，郊天祭地，即汉帝位。颁诏大赦，追尊先妣刘媪为昭美夫人，立王后吕氏为皇后，王太子盈为皇太子。又有两道谕旨，分封长沙、闽粤二王，文云：

故衡山王吴芮，与子二人，兄子一人，从百粤之兵，以佐 诸侯，诛暴秦有大功，为衡山王。项羽侵夺之，降为番君。今以其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诸郡，立番君芮为长沙 王，钦哉惟命！故粤王无诸，世奉越祀，秦侵夺其地，使其社稷，不得 血食。诸侯伐秦，无诸身率闽中兵，以佐灭秦，项羽废 而勿立。今以为闽粤王，王闽中地，勿使失职，以酬王 庸。

是时诸侯王受地分封，共计八国，就是楚、韩、淮、南、梁、赵、燕，及长沙、闽粤二王，此外仍为郡县，各置守吏。天下粗定，汉帝便命诸侯王悉罢兵归国，自己启跸入洛，即以洛阳为国都。特派大臣赴栎阳奉迎太公、吕后及太子盈、公主等人，又遣人至沛邑故里，召入次兄刘仲，从子刘信，并同父异母的少弟刘交。——正史仅云刘交为汉高帝的异母之弟，余皆未详，大约是太公于刘媪逝世后，或继娶，或纳妾所生，无事可述，故不详载。且太公被掳至楚营时，已无其人，想是一位不永年之人。——汉帝既已念及手足，自然要记得姬妾了。更将微时的外妇曹氏，及其所生之子肥，定陶戚氏父女，及戚氏所生之子如意，一同迎接入都。汉帝至是，父子兄弟、妻妾子侄，陆续到来，齐聚皇宫，这一喜，真是非同小可。正在十分得意的时候，忽有虞将军入报，说有陇西戍卒娄敬求见。因为那时汉帝有意求才，不问贱役，且有虞将军带引，料是必有特识，即命入见。汉帝见娄敬虽然褐衣草履，形容倒极清秀，便语他道："汝既远来，未免腹中饥饿，现正午膳时候，汝且去就食，再来见朕。"娄敬便去，稍顷即来。汉帝问其来意，娄敬正容奏道："陛下定都洛阳，想是欲媲美周室么？"汉帝点头称是。娄敬又奏道："陛下取得天下，却与周室不同，周自后稷封邰，积德累仁数百年，至武王伐纣，乃有天下；成王嗣位，周公为相，特营洛邑，因为地取中州，四方诸侯，纳贡述职，道里相均，故有此举。惟有德可王，

无德易亡。周公欲令后王嗣德，不尚险阻，非不法良意美。只是隆盛时代，群侯四夷，原是宾服，传到后世，王室衰微，天下不朝，虽由后王德薄，究于形势颇有关系。欺弱畏强，人心皆同，致有此弊。今陛下起自丰沛，卷蜀汉，定三秦，与项王转战荥阳成皋之间，大战七十次，小战四十次，累及天下人民，肝脑涂地，号哭震天，至今疮痍满目。乃欲媲美周室，臣窃不敢附和，徒事献谀。陛下试回忆关中，何等险固，负山带河，四面可守，就使仓猝遇变，百万人可以立集。所以秦地素称天府，号为雄国。臣为陛下万世计，莫如复都关中。万一山东有乱，秦地尚可无虞，所谓扼喉拊背，那才可操纵自如呢。"这一席话，说得汉王心下狐疑起来，因命娄敬暂退，即集群臣会议。群臣半系山东人氏，不愿再入关中，离开乡井。于是纷纷争论，都说周都阳洛，传国至数百年，秦都关中，二世即亡，况且洛阳东有成皋，西有荥阳，背河向洛，险亦足恃，何必定都关中，方谓万世之基呢？"汉帝听了，更弄得没有主张。想了半天，只有召那位足智多谋的张子房来，解决这事。原来张良佐汉成功，早已看出汉帝这人，只可以共患难，不能够共安乐，便借要学导引吐纳诸术，以避嫌疑，平日非但足不出户，而且避去谷食。有人问他何故如此？他答道："我家累世相韩，韩为秦灭，故不惜重金，设法替韩复仇。今暴秦已亡，汉室崛起，我不过凭着三寸之舌，为帝王师，自问应该知足，所以要想谢绝世事，从赤松子游，方足了我心愿。人间富贵，于我如浮云。诸君若肯相从，我亦欢迎。"汉帝听到这些说话，自然毫不疑他，因此许他在家休养。若有大事，仍须入朝参预。此时既为建都问题，自然少不得他了。张良奉召，不敢怠慢，入见汉帝。汉帝便将娄敬所陈，以及朝臣之意，告知张良。张良道："洛阳虽是有险可守，其中平阳居多，四面受敌，实非万全之地。关中地方，左有崤函，右有陇蜀，三面可据以自守，一面东临诸侯，万无一失者也。昔人一金城千里之言，确非虚语。娄敬能够见到，乃陛下盛世人材，伏乞允准施行！"汉帝听了，方始决定择日启行。到了栎阳，丞相萧何，迎接圣驾，汉帝与说迁都之事。萧何道："秦关雄固，形势最佳，惟项羽焚宫以后，满目邱墟，自应赶造皇宫及多处市房，方可请陛下迁往。"汉帝便在栎阳暂时住下，命萧何西入咸阳，速行修造宫殿。

汉帝因将各处的小小乱事，对付平靖。大汉六年，汉帝仍还洛阳，惟以项羽部将钟离昧，尚未缉获，不甚放心，便下谕严缉钟离昧，勿得有误。没有几天，就有人来密报，说道钟离昧已为楚王韩信，留于下邳，甚为倚重。汉帝听了，严旨申斥韩信，限他立将钟离昧解都治罪。韩信奉旨，复奏诡称钟离昧并

未来邪，已饬所属通缉等语。汉帝已经恶他欺君，加之韩信出巡，声势异常威赫，又有嫉之者，密告汉帝，汉帝乃召陈平进见，问计于他。陈平道："这事只好缓图。"汉帝发急道："造反大事，怎好缓图？"陈平道："诸将之意若何？"汉帝道："都请朕发兵征讨。"陈平道："诸将何以知他谋反呢？"汉帝道："诸将见其举动非常，故有此疑。"陈平道："陛下现在所有将士，能够敌得过他否？"汉帝道："这倒没有。"陈平道："既然如此，哪好去征讨他？所以臣说只好缓图。"汉帝道："卿最有谋，必须为朕想出一个万全之计。"陈平踌躇半晌道："古时天子巡狩，必大会诸侯。臣闻南方有一云梦泽，陛下何妨传旨出游其地，遍召诸侯会集陈地。陈与楚邻，那时韩信，自来进谒，只要一二武士，便可将他拿下。此计似较妥善。"汉帝听了，连称妙计，当下传旨召集诸侯，会于云梦。韩信自然不知是计，便想赴会。左右进谏道："汉帝多嫉，大王还是不去的为妙。"韩信道，"孤并无一事可使汉帝见疑，惟有私留钟离昧，或为汉帝见嫉。"说着，凝思一会，便把钟离昧召至，吞吞吐吐说了几句。钟离昧已知其意，便恨恨的对他说道："公莫非虑我居此，因而得罪汉帝么？"韩信微点其头。钟离昧愈加大怒道："尔系一个反复小人，恨我无眼，误投至此！"说完，拔剑自刎，一灵往阴曹去事项羽去了。韩信一见钟离昧自刎，不禁大喜，忙把他的首级割下，径至陈地，等候汉帝。汉帝一日到了，驻下御跸。韩信欣然持了钟离昧的首级，来见汉帝，可怜他连钟离昧的首级尚未来得及呈出，已被汉帝命左右拿下！韩信既已被绑，方长叹一声道："果如人言：'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臣亡。'天下已定，我固当烹的了。"汉帝怒目视之道："有人告汝谋反，故而把汝拿下。"韩信听了，也不多辩，任其缚置后车。汉帝目的已达，何必再会诸侯，便传谕诸侯，说是楚王谋叛，不及再游云梦，诸侯已起程者速回，未起程者作罢。自己带了韩信急返洛阳，大夫田肯却来进贺道："陛下得了韩信，又治秦中。秦地居高临下，譬如高屋建瓴，沛然莫御。还有齐地，东有琅琊即墨的富饶，南有泰山的保障，西有黄河的限制，北有渤海的优处，东西两秦，同一重要。陛下自都关中，秦地亦非亲子亲孙，不可使为齐王，还望陛下审慎而行。"汉帝听了，便知田肯明说秦齐地势，暗救韩信，因此有悟，便笑语田肯道："汝言有理，朕当依从！"田肯退下，汉帝跟着就是一道谕旨，赦免韩信，不过降为淮阴侯罢了。韩信虽蒙赦免，心中究竟怏怏不乐，只居府邸，托疾不朝。汉帝因已夺了他的权位，便也不去计较他礼仪。惟功臣尚未封赏，谋将往往争功，弄得聚讼不休。汉帝只得选出几个人，封为列

侯，以安众心。那时所封的是：

萧何封酂侯。曹参封平阳侯。周勃封绛侯。樊哙封舞阳侯。郦商封曲周侯。夏侯婴封汝阴侯。灌婴封颍阴侯。傅宽封阳陵侯。靳歙封建武侯。王吸封清阳侯。薛欧封广严侯。陈婴封堂邑侯。周绁封信武侯。吕泽封周吕侯。吕释之封建成侯。孔熙封蓼侯。陈贺封费侯。陈豨封阳夏侯。任敖封曲阿侯。周昌封汾阴侯。王陵封安国侯。

这班总算功臣，封毕之后，还有张良、陈平二人，久参帷幄，功不掩于诸将。汉帝先将张良召入，使其自择齐地三万户。张良答道："臣曩在下邳避难，闻陛下起兵，乃至留邑相会，此是天意兴汉，将臣授于陛下。陛下采用臣谋，臣乃始有微功。今但赐封留邑，愿于已足。三万户便是非分，臣敢力辞。"汉帝喜其廉洁，即封张良留侯，张良谢恩退出。汉帝又召陈平，因为陈平为户牖乡人，便封他为户牖侯。陈平辞让道："臣得事陛下，累积微功，但不是臣的功劳，乞陛下另封他人。"汉帝不解道："朕用先生奇谋，方能大定天下，何以不是先生的功劳呢？"陈平道："臣当日若无魏无知，怎得能事陛下？"汉帝听了，大喜道："汝之为人，真可谓不忘本矣！"乃传见魏无知，赐以千金，仍命陈平受封。陈平方与无知二人，一同谢恩而退。诸将见张良、陈平二人，并无战功，也得封侯，已不可解。又见萧何安居关中，反封在列侯之首，而且食邑独多，甚为不服。因即一同进见汉帝道："臣等披坚执锐，用性命换来，不过得一侯位。萧何并无汗马功劳，何以恩赏逾众？敢望陛下明示！"汉帝听了，微笑道："诸君亦知田猎之事么？追杀兽兔，自然要靠猎狗，发纵调度，其实仍是猎夫。诸君攻城夺地，正与猎狗相类，无非几只走狗罢了。若萧何呢，镇守关中，源源接济军饷，发纵调度，俨如猎夫指使猎狗逐兽。诸君的有功，乃是功狗，萧何的有功，乃是功人。况他举族相随，多至数十人之众，他非但本人对朕有功，更把他的家族助朕有功。试问诸君，能与数十家族随朕么？朕所以因此重赏萧何，诸君勿疑！"诸将听了，不敢再言。后来排置列侯位次，汉帝又欲把萧何居首，诸将又进言道："平阳侯曹参，冲锋陷阵，功劳最大，应列首班。"汉帝正在沉吟，忽有一谒者鄂千秋，出班发议道："平阳侯曹参虽有大功，不过一时之战绩，何能加于遣兵补缺，输粮济困，功垂万世的萧何丞相之上呢？以臣愚见，应以萧何为首，曹参次之。"汉帝听了，喜顾左右道："鄂卿所言，确是公论，诸君休矣！"因即以萧何列首，并赐其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一面又奖鄂千秋，说他知道进贤，应受上赏，乃加封鄂千秋为安平侯。诸将拗不过汉帝，

只索作罢。汉帝又想起从前萧何曾赆他当百钱五枚，现在自己贵为天子，应该特别酬报，便又加赏萧何食邑二千户，且封其父母兄弟十余人。更又想起田肯曾言应将子弟分封出去，镇守四方，一想将军刘贾，是朕从兄，可以首先加封。次兄仲与少弟交，乃是一父所生，亦该封他们的土地，于是划分楚地为二国，以淮为界，淮东号为荆地，封刘贾为荆王，淮西仍楚旧称，封刘交为楚王。代地自陈余受戮后，久无王封，封刘仲为代王。齐有七十三县，比较荆楚代三地尤大，特封庶长子肥为齐王，命曹参为齐相，佐肥而去。同姓四王，已分四国。惟从子信，未得封地，仍居栎阳，太公恐怕汉帝失记，特为提及。汉帝愤言道："儿何尝失记，只因信母从前待儿刻薄，儿至今日，尚有余恨。"太公默然。汉帝嗣见太公不惬，始封信为羹颉侯。汉帝因记长嫂不肯分羹之事，故有此名。人称汉帝豁达大度，真是拍皇帝马屁的言语。

一日汉帝独坐南宫，临窗闲眺，偶见多数武官打扮，聚坐沙滩，互相耳语，似乎有所商量。忙去召进张良，问他那班人究在何谋？张良脱口道："乃在谋反。"汉帝愕然道："为何谋反？"张良道："陛下所封，皆是亲故，旁人既没封到，免不得就要疑惧，一有疑惧，谋反之事，自然随之而来了。"汉帝大惊道："这样奈何？"张良道："陛下试思平日对于何人，最为厌恶，即以所恶之人，赐以侯位，此事即平。"汉帝道："朕平日最恶雍齿，因其曾举丰乡附人，至今心犹不忘其事，难道反去封他么？"张良道："陛下一封此人，余人皆安心不疑了。"汉帝乃封雍齿为什部侯。嗣后果然人皆悦服。汉帝又因居住洛阳已久，念及家眷，那时正值夏令，因命启跸前赴栎阳，省视太公。太公见了汉帝，无非叙些天伦之乐。当下就有一个侍从太公的家令，问太公道："皇帝即位已久，何以太公尚无封号？"太公道："这些朝庭大典，我实未尝学习，不封也罢。"家令道："这倒不然，天下岂有无父之君的呢！我有一法，请太公试行之！"太公忙问何法？家令道："皇帝究是天子，每日来拜太公，太公应报以礼节，让我来教给太公一种礼节。太公听了，不知所云。正是：

谁知失礼狂天子，不及知仪小侍臣。

不知那个家令，究竟在教太公何种礼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　隔墙有耳面斥戚夫人　窃枕无声魂飞安彩女

一座小小宫院，门外侍从寥寥，终日将门掩闭。左为绿密红稀的树林，鸟声如鼓瑟琴，轻脆可听，右为一湾小溪，碧水澐澐，清澄似镜。溪内一群鹅鸭，自在游行，若易朱漆宫门为数椽茅舍，一望而知是座乡村人家，何尝象个皇宫？此时汉帝便服来此，两扇宫门，翕然而开。汉帝忽见门内有一位白发老翁，葛衣布履，清洁无尘，手上持着一把小小扫帚，正在那儿扫地。及见汉帝进去，似乎扫得更加起劲，大有御驾光临，篷筚生辉，扫径以迎的意思。当下汉帝见了，十分诧异，慌忙前去扶住太公。太公道："皇帝乃是天下之主，应为天下共仰，那可为我一人，自乱天下法度的呢？"汉帝听了，猛然醒悟，自知有失，因将太公亲自扶至里面，婉言细问太公，何以有此举动。太公为人素来诚朴，不会说假，便直告道："家令语我，天子至尊，为父虽为尔亲生之父，究属人臣，尔日日前来朝我，他教我应该拥彗迎门，才算合礼。"汉帝听了，也不多言，辞别回宫，即命内侍以黄金五百斤，赏给太公家令。一面使词臣拟诏，尊太公为太上皇，订定私朝礼节。太公至是，始得坐享尊荣，毋须拥彗迎门了。谁知太公为人，喜朴不喜华，喜动不喜静，从前乡里逍遥，无拘无束惯了，自从做了太上皇之后，反受礼节缚束，颇觉无味。因此常常提及故乡，似有东归之意。汉帝略有所闻，又见太公乐少愁多，似有病容。于是仰体亲心，暗命巧匠吴宽，驰往丰邑，将故乡的田园屋宇，绘成图样，携入栎阳，就在附近的骊邑地方，照样建筑，竹篱茅舍，自成其村。复召丰邑许多父老，率同妻孥子侄，杂居新筑的村中，以便太上皇于清晨暮夜，随便往游，得与旧日父老，杂坐谈心，宛似故乡风味。太上皇果然言笑自如，易愁为乐起来。汉帝又改骊邑为新丰，以垂纪念。这场举动，总算是曲体亲心的孝思。不佞对于汉帝，每多贬词，惟有此事，不肯没其孝思。汉帝做了这事，心里也觉十分快乐。不料他的后宫里头，忽然后妃不和起来。原来吕后为人，最是量狭。初来的时候，她见后宫妃嫔，个个都是天仙一般的人物，自己照照镜子，年增色衰，哪能与这班

妖姬相比。不过那时她的丈夫，尚未得着天下，若是马上吃起醋来，外观未免不雅，因此只好暂时忍耐。又因汉帝最得宠的那位薄妃，对于她很能恭顺，非但不敢争夕，每见汉帝要去幸她的时候，她必婉词拒绝，有时还亲自扶着圣驾，送往吕氏的宫中。吕氏虽有河东狮吼之威，她倒也未便发了出来。一住数月，尚无捻酸吃酸的事情，闹了出去。后来曹氏、戚氏到来，汉帝一概封为夫人。曹氏人甚婉静，倒还罢了。只有那位戚夫人，相貌既已妖娆，风情更是妩媚。汉帝对她本又特别宠爱，她为固宠起见，自然对于汉帝格外献媚起来。因此之故，便遭吕后妒嫉。这一天，汉帝适赴太上皇那儿省视，便不回宫午膳。吕后不知汉帝出宫，以为又在戚夫人房中取乐，午膳开出，未见汉帝进宫和她同食。她又任性，并不差遣宫娥出去打听，她却自己悄悄的来至戚夫人宫外。戚夫人的宫娥，一见皇后驾临，正想进去通报，要请戚夫人出来迎迓，吕后忙摇手示意，不准宫娥进去 通信。她却一个人，隐身窗外，把一只眼睛从窗隙之中望内 偷看。看见汉帝虽然不在房内，但已听见戚夫人在对她儿子如 意说道："我儿呀！你此时年纪尚轻，应该好好读书，以便异日帮同父皇办理天下大事。"又听得如意答道："读书固然要读，帮同办事，恐怕未必轮得到孩儿。"又听得戚夫人复说 道："我儿此言差矣！同是你的父皇所生之子，怎的说出轮得到 轮不到的说话。"吕后听至此地，顿时怒发冲冠，一脚闯进房 去，一屁股坐在汉帝平时所坐的那张御椅之上，怒容满面，一言不发。此时戚夫人尚未知道皇后已在窗外窃听了半晌，忙一面怪她的宫娥，为何不来通报；一面忙去与吕后行 礼道："娘娘驾至，婢子未曾远迎，失礼已极，娘娘何故以在 生气？"吕后不答。戚夫人方要再问。吕后忽的站了起来，啐 了她一口道："你这贱婢，皇宫之内，哪似你那乡村人家，不 分上下，不知大小。我问你怎么叫做帮同办事？"说着，又冷 笑一声道："这还了得么？"此时的戚夫人，一则初进皇宫，本 也不谙甚么礼仪；二则自恃皇帝宠爱，打起枕上官司，未必 就会失败；三则人要廉耻，后宫粉黛既多，若被皇后如此凌 辱，岂不被人看轻；四则帮同办事那句说话，也不会错。她 因有这四层缘故，也不管吕后有国母的威权，便还嘴道："娘 娘不得无礼，开口骂人。我的说话，错在哪儿？甚么叫做了 得了不得的呢？"如意此时年纪虽小，倒甚知道礼节，他一见他的母亲，与他的嫡母娘娘，一时口角起来，赶忙去向吕后 下了一个半跪，又高拱他的小手，连拜连说道："母后不必生 气，孩儿母亲，一时有了酒意，还望母后恕罪！"吕后还没答 言，薄夫人适过门前，听见房内戚夫人在与娘

娘斗嘴，疾忙 走入，先将吕后设法劝回宫去，又来劝慰戚夫人道："戚娣怎的不能忍气？无论如何，她总是一位正宫娘娘，连万岁也得让她三分。我们身为侍姬，这些地方，就分出低贱来了。"说着，眼圈微红，似有兔死狐悲之感。戚夫人一进宫来，因见薄夫人性情柔顺，举止令人可亲，便与她情投意合，宛似姊妹一般。此时听见薄夫人劝她的说话，还不甚服气道："薄姊爱护妹子，自是好意。但妹子虽然初入深宫，未习礼仪。不过幼小时候，曾读古史，后妃坏的是妲已、褒姒之类，贤的是娥皇女英等辈。只要有正宫，便有妃嫔。后之死在妃手的，也不可胜记。"戚夫人刚刚说至此处，薄夫人慌忙止住她道："隔墙有耳，千万留口！姊妹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不要弄得仇恨愈深，两有不利的呢！"戚夫人听了，方始不语。薄夫人又敷衍一会，便也自去。等得薄夫人走后，就有一个宫娥，走来讨好戚夫人道："夫人知道皇后的历史么？"戚夫人摇摇头，答称未知。那个宫娥便悄悄的说道："听说万岁爷当年在打天下的时候，家中没人照料，便拜托现在那位辟阳侯审食其，索性长期住在家里，经理家务。听说那位审食其，却生得面庞俊俏，性格温柔。"那个宫娥说至此地，微微一笑，似乎表示出不敢说下去的意思。此时戚夫人正听得津津有味，见其神情，已知吕后必定不端，因要知道吕后的丑事，定要那个宫娥详细说出。那个宫娥，本意来巴结戚夫人的，既要她讲，自然大胆的讲道："皇后那时青春少艾，不甘独宿，听说便与审食其有了暧昧情事。此事外人皆知，不过那时的太上皇不知道罢了。"戚夫人听了，也吃一惊道："真有其事的么？你不准在此地诬蔑皇后。我虽与她争论几句，万岁爷的颜面攸关，我愿此话是个谣传。"那个宫娥又说道："此事千真万确，怎好说是谣传呢？还有一件更可笑的事情，此事真假如何，婢子也是听人说的。"戚夫人又问她何事。那个宫娥道："有一年，万岁即趁项王攻赵的时候，自己率了大军，竟将项王的彭城占据。项王闻信回保彭城，万岁一时不备，便吃一场大大的败仗。"戚夫人道："这件事情，我却知道。那时万岁即孑然一身，腹中奇饿，逃到我们家中。我的蒙万岁迎娶我，就在那个时候。"那个宫娥听了笑道："这样说来，万岁爷那年的那场败仗，不是反成就了夫人的婚姻么？"戚夫人点点头道："你再说下去。"那个宫娥又接着道："皇后那时难以安住家中，只得同了太上皇，以及就是现在的太子、公主，出外避难。"戚夫人道："那个审食其，难道肯替她们守家不成？"那个宫娥摇着头道："皇后哪里舍得他在家，自然一同逃难，不料没有几天，就被楚军掳去。那时项王因恨万岁爷占据彭城的当口，曾在他的后宫住

了多时，因要报仇，便想轻薄皇后。岂知我们这位好皇后，她居然情情愿愿任项王的宫人，将她老人家妆扮得脂粉香浓，宫妆娇艳，见了项王，自报姓氏，口称大王，拜倒座前。有人那时曾经亲眼看见皇后装束得象个新娘一样。”戚夫人忙接口问道：“难道她竟肯失身于敌人的么？”那个宫娥又痴笑一声答道：“她因怕死，虽是情愿失身，岂知那位项王，已听他的叔叔项伯相劝，应允不污皇后身子。不过那时楚宫人物，匆促之间，尚未知道底蕴，于是你也来劝她丧节，我也来劝她失身，那时皇后听说只是默不作声，粉面含羞承认而已。后来被项王发交项伯软监。项伯那时已经暗附万岁爷了，倒设备了精致屋宇，上等饮食，使皇后住在里面。这样一来，又便宜了审食其这人，双宿双飞，俨如伉俪。”那个宫娥说到此地，又轻轻的对戚夫人说道：“此事薄夫人似乎也晓得的。”戚夫人听毕，便微微冷笑一声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这才是皇后的身分，不似乡村人家，不分上下，不知大小的呢？”那个宫娥又献计道：“夫人就是为了万岁爷面上，不便宣布此事。现有皇后身边的那个安彩女，却做了一件不可告人之事，婢子知道得清清楚楚。何不将此事暗暗奏明万岁爷，打丫头就是羞小姐呀！”戚夫人道：“你且说给我听了之后，再作计议。”那个宫娥道：“安彩女是皇后的心腹，万岁爷业已幸过。她不知怎么，一心只想替万岁爷再养出一位太子，她就好名正言顺的升为夫人了，但是雨露虽承，璋瓦莫弄。她便私信一个尼僧之言，用三寸小木头，雕刻成万岁爷的模样，又将万岁爷的生辰八字，用朱笔写在那个小木头人的胸心前，后心又钉上七根绣花针，外用一道符箓，把小木头人身子裹住，塞在每日睡的枕头之内。据那尼僧说：‘只要七七四十九日，必然受孕。不过万岁爷却要大病一场。”现在已经有三七二十一天了。这件秘事，只有婢子一个人晓得。夫人若要此枕，婢子可以前去偷来，好让夫人在万岁爷面前，献一件大大的功劳。因为这事，明明在魇魔万岁爷，万岁爷乃是天下之主，岂可任其在暗中如此糟蹋的呢！”戚夫人听了，不禁大喜道：“你现在何宫服役，我想把你留在我的宫里。”那个宫娥道：“奴婢乃是散役，并没一定的宫名。”戚夫人道：“如此你就在我身边，我命人知照管宫太监便了。”那个宫娥听了，马上伏在地上，向戚夫人磕头谢恩道：“奴婢名叫小胡，一班宫人，都戏呼奴婢做妖狐。今得服伺夫人，奴婢便有出头之日了。夫人命奴婢几时去偷那个枕头，奴婢便几时去偷。”戚夫人道：“且慢，等我与薄夫人商量商量再说。”说完，疾忙来至薄夫人宫内，悄悄的告知其事，薄夫人听了，也是一吓道：“万岁爷半生戎马，冲锋陷阵，可怜方有今

日。怎好去魇魔他的身子，还要害他生病，那还了得。不过此事，闹了出来，又与皇后有碍。依妹子主张，最好将那枕头，悄悄窃来，偷去木人了事。"戚夫人听了，自有主意，当时便含糊答应。回宫之后，便命妖狐就在当夜去偷，妖狐因与安彩女本甚知己，出入不忌的，现在要讨好戚夫人，也顾不得卖友求荣的了。

安彩女姓安，小字姪姐，本是楚宫的宫人。吕后软禁楚营的时候，由项伯向项羽拨来服伺她的。吕后喜她伶俐，又念她在楚营服伺三年，倒还忠心，议和回来的时候，便把她带了同走。汉帝也爱她长得美貌，曾将她幸过多次。她因急于想生一位太子，因有此举。有一天夜间，她由吕后那里回到自己房中，正在脱衣就寝的当儿，陡见她的那个有宝贝木人在内的枕头，凭空失其所在。这一吓，还当了得。顿时神色仓皇的四处乱寻，还且不敢问人，恐怕一经闹了出来，立时便有杀身之祸。谁知左寻也无着，右寻也没有。她至此时，始知必被他人窃去，那人既是指名单窃此枕，必是已经如道她的秘密。分明是拿着她的一条小性命，去献自己的功劳去了。可怜她想至此地，又害怕，又着急，又深悔不应该听信那个害人尼僧之言，冒昧做了此事。此时越想越怕，不禁一阵心酸，泪下如雨起来。急了一会，居然被她自己以为想出一位救命王菩萨来了。她知道这位薄夫人，待下既宽，便可前去求她。复知她在万岁爷面上，虽比不上戚夫人的宠眷，却也言听计从。只要她肯设法援手，便有性命。姪姐想罢，慌忙奔至薄夫人的宫里。这也凑巧，只有薄夫人一个人在房内，姪姐扑的一声跪在她的面前，边磕着响头，边叫夫人救救奴婢性命。薄夫人一见安彩女这般着慌，便知必是为了那个枕头之事，便一面叫她起来，一面问其究为何事。姪姐那肯起来，仍跪在地上，将失去那个木人枕头的事情，说了出来，求她搭救。薄夫人听了，也怪她不应做此暗欺万岁爷之事。姪姐又哭诉道："奴婢原无坏意，只因一时糊涂，受了尼僧之愚。总望夫人相救，世世生生当做犬马，以图后报。"薄夫人一则因见姪姐吓得可怜；二则又因戚夫人答应仅窃枕头毁去木人，不去奏知万岁。所以便命姪姐放心，此事包在我的身上，不给万岁知道便了。此时姪姐一听薄夫人满口答应，始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，一面谢过薄夫人，一面自己仗着自己的胆子道："这才算一条小性命保全了。"正是：

糊涂自慰原堪笑，懵懂身亡似可怜。

不知安彩女性命能保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长乐宫诸侯观礼 匈奴国阏氏受愚

却说薄夫人等得安彩女出去之后，便问宫人，此时已是甚么时候。宫人回禀道："启夫人！此刻铜壶滴漏，正报三更。"薄夫人一想，夜已深了，我又何必急急去找戚夫人呢？况且此事，她本来和我商量好的，只毁木人，不奏万岁。我若此刻前去找她，万一圣驾在她那儿，多有不便。想罢之后，薰香沐浴，上床安眠。次日大早，她正在香梦沉酣的当口，忽被她身边的一个宫娥将她唤醒禀告道："夫人快快起身，万岁爷正在大怒，已把安彩女斩首。各宫夫人纷纷的都往戚夫人的宫里，请万岁爷的早安去了。"薄夫人听完一吓道："你在怎讲？"宫娥道："安彩女已被斩了。"薄夫人不免淌下泪来，暗怪戚夫人道："此人言而无信，必要与吕后娘娘争个高低，害了这个安姪姐的性命。其实在我想来，船帆一满，便要转风，做人何尝不是这个道理。她既和我知己，遇便的时候，我待劝她一番。"薄夫人边这般的在想，边已来到戚夫人宫内。走进房去一看，非但万岁爷不在那儿，连戚夫人也不知去向，便询那个妖狐。妖狐答道："万岁爷已出视朝。我们夫人，方才在房内，此刻大约往曹夫人那儿去闲谈去了。"薄夫人听了自回宫去。过了几时，趁没人在房的当口，又恳恳切切的劝了戚夫人一番。戚夫人当面虽然称是，过后哪把这话放在心上。近日又收了这个妖狐作身边宫娥，如虎添翼，对于汉帝，更是争妍献媚，恨不得把她的一寸芳心，挖出给汉帝看看。汉帝被她迷惑住了，吕后那边也是去得稀了。吕后因惧汉帝，只得恨恨的记在心上。有时和审食其续欢之际，她把想用毒药暗害戚夫人的意思，说与审食其听了。审食其倒也竭力阻止。吕后因审食其不赞成此计，只得暂时忍耐。再说汉帝自从怒斩安彩女之后，深恶宫内竟有尼僧出入，又将守门卫士斩了数人。薄夫人这天晚上，因见汉帝带醉的进她宫来，脸上似有不豫之色，便柔声怡色的盘问汉帝为何不乐，汉帝道："皇宫内院，究有尼僧出入，卫士所司何事，朕已斩了数人。"薄夫人道："婢子久有一事想奏万岁，嗣因干戈未息，尚可迟迟。今见万岁连日斩了不少的卫

士，他们都有怨言。婢子至此，不敢不奏了。”汉帝因她平日沉默寡言，偶有所奏，都能切中事弊。此刻听她说得如此郑重，便也欣然命她奏来。薄夫人当下奏道：“守门卫士，官卑职小，怎敢禁止那班功臣任意行动。那班功臣，往往入宫宴会，喧语一堂，此夸彼竞，各自张大功劳。甚至醉后起舞，大呼小叫，拔剑击柱，闹得不成样儿。似此野蛮举动，在军营之中，或可使得；朝廷为万国观瞻，一旦变作吵闹之场，成何体统？区区卫士，那能禁阻有功之臣。最好赶快定出朝仪，才是万世天子应做的事情。”汉帝听完，只乐得将他的一双糊涂醉眼强勉睁开，瞧着薄夫人的那张花容，细细注视。薄夫人见汉帝不答所奏，只望她的面庞尽管出神，不禁羞得通红其脸道：“万岁尽着瞧着婢子，难道还不认识婢子不成！”汉帝听了，复呵呵大笑道：“朕想张良、陈平二人，也算得是人中之杰。此等大事，彼二人默然无言，反是你一个女流之辈，提醒于朕，朕心中快乐。笑那魏豹死鬼，生时蠢然若豕，那有如此的艳福消受爱卿也。你既知道应定朝仪，可知道何人可当这个重任呢？”薄夫人因见汉帝夸她，不由得嫣然一笑道：“婢子知道有一个薛人叔孙通，现任我朝博士。此事命他去办，似不致误。”汉帝听了，更是喜她知人，一把将她拉来坐在膝上，温存了许久，方始同上巫山。次早坐朝，便召叔孙通议知此意，叔孙通奏道：“臣闻五帝不同乐，三王不同礼。须要因时制宜，方可合我朝万世之用。臣拟略采古礼，与前秦仪制，折中酌定。”汉帝道：“汝且去试办。”叔孙通奉命之后，启行至鲁，召集百十儒生，一同返都。又顺道薛地，招呼数百子弟，同至栎阳。乃就郊外旷地，拣了一处宽敞之所，竖着许多竹竿，当作位置标准。又用棉线搓成绳索，横缚竹竿上面，就彼接此，分划地位。再把剪下的茅草，捆缚成束，一束一束植竖起来，或在上面，或在下面，作为尊卑高下的次序。这个名目，可叫做绵蕞习仪。布置已定，然后使儒生弟子等人，权充文武百官及卫士禁兵，依着草定的仪注，逐条演习。应趋的时候，不得步履仓皇，须要衣不飘风，面不喘气。应立的时候，不得挺胸凸腹，须要形如笔正，静似山排。还有应进即进，应退即退，周旋有序，动作有机。好容易习了月余，方才演熟。叔孙通乃请汉帝亲临一见，汉帝看过，十分满意，欣然语叔孙通道：“朕已优为，汝命朝中文武百官照行可也。”未几，秋尽冬来，仍沿秦制，例当改岁。可巧萧何奏报到来，据称长乐宫业已告成。长乐宫就是秦朝的兴乐宫，萧何改建，监督经年，方始完备。汉帝遂定至长乐宫中过年。是年元旦，为汉朝七年，各国诸侯王，及大小文武百僚，均诣新宫朝贺。天色微明，便有谒者侍着，见了诸侯，引入

序立东西两阶，殿中陈设仪仗，备极森严，卫官张旗，郎中执戟，大行肃立殿旁，共计九人，职司传命。等得汉帝乘辇而来，徐徐下辇升阶，南面正坐。当下由大行高呼诸侯王丞相列侯文武百官进殿朝贺，趋跄而入，一一拜毕。汉帝略略欠身，算是答礼。一时分班赐宴，肃静无哗。偶有因醉忘情，便被御史引去，不得再行列席，与从前裸胸赤足的神情，大不相同。宴毕，汉帝入内，笑容可掬的对后妃道："朕今日方知皇帝的尊贵了。"便命以黄金百斤，珠珍十斗，赐与薄夫人，奖其提醒之功。又将叔孙通进官奉常之职，并赐金五百斤。叔孙通叩谢而退，这且不提。

单说长城北面的匈奴国，前被秦将蒙恬逐走，远徙朔方。后来楚汉相争，海内大乱，无人顾及塞外，匈奴便乘隙窥边。他们国里，称他国王叫做单于，皇后叫做阏氏。那时他们的单于头曼颇饶勇力。长子名叫冒顿，勇过其父，立为太子。后来头曼续立阏氏，复生一男，母子二人，均为头曼钟爱。头曼便欲废去太子冒顿，改立少子，乃使冒顿出质月氏，冒顿不敢不行。月氏居匈奴西偏，有战士十余万人，国势称强。头曼阳与修和，阴欲侵略，且希望月氏杀死冒顿，伐去后患。所以，等冒顿到了月氏那里，便即发兵进攻。岂知冒顿非但勇悍过人，而且智谋异众。他一入月氏国境，早料着他的父亲命他作质，乃是借刀杀人之计。因此刻刻留心，防着月氏前来害己。及见月氏因他父亲进攻，果来加害，于是伺机逃回。头曼见了，倒吃一惊。问明原委，反而服他智勇，安慰数语。可笑那个阏氏，虽是番邦女子，却与汉朝戚夫人嬲着汉帝，要将她的儿子如意，立作太子的情形相同。头曼爱她美貌，那敢拂她之意，便又想出一策，封冒顿为大将，去与月氏交战，胜则即以月氏之地给他，败则自为月氏那面所杀，岂不干净。谁知冒顿又知其意，假以调兵遣将为名，挨着不去。一日，冒顿造出一种上面穿孔的骨箭，射时有声，号为鸣镝，便命部众，凡见彼之鸣镝到处，必须众箭随之齐发，违者斩首。冒顿还防部众阳奉阴违，不遵命令，遂先以打猎，去试部众，部众如命。次以鸣镝去射自己所乘之马，部众从之。后射爱姬，部众从违各半，冒顿尽杀违者。部众大惧，以后凡见鸣镝到处，无不万矢俱发。冒顿至是，先射头曼的那匹名马，部众果然不惧单于，立时弓弦响处，那匹名马，早与一个刺猬相似。冒顿始请头曼同猎，头曼那防其子有心杀父，反把阏氏少子，带往同猎。此时冒顿见了父亲继母少弟，三个人同在一起，不禁心花大放，就趁他们三人一个不防，鸣镝骤发，部众的万矢齐至。可怜那位单于头曼，自然一命呜呼，带同他的爱妻少子，奔到阴间侵略

地府去了。冒顿既已射死其父等人，遂自立为单于。部众惧他强悍，并没异辞。惟东方东胡国，闻得冒顿杀父自立，却来寻衅。先遣部目向冒顿索取千里马，冒顿许之。又再索冒顿的宠姬，冒顿亦许之。三索两国交界的空地，冒顿至是大怒，一战而灭东胡，威焰益张。于是西逐月氏，南破楼烦白羊，乘胜席卷，竟把从前蒙恬略定的地方，悉数夺还，兵锋所指，已达燕代两郊。汉帝据报，乃命韩国的国王信移镇太原，防堵匈奴。韩王信报请移都马邑，汉帝批准。不料韩王信，甫到马邑，冒顿的兵，已经蜂拥而至。韩王信登城一看，只见遍地都是敌人，已把马邑之城，围得与铁桶相似，哪敢出战，只得飞乞汉帝发兵救援。嗣又等候不及，遣使至冒顿营中求和。等得汉帝发救兵到临，见已和议成立，回报汉帝。汉帝派使责问韩王信，何故不待朝命，擅自议和。韩王信惧罪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竟将马邑献与匈奴，自愿臣属。冒顿收降韩王信，即命其先导，南逾勾注山，直捣太原。汉帝闻警，乃下诏亲征，时为七年冬十月。汉帝率兵行至铜鞮地方，适与韩王信的兵马相遇，一场恶战，韩兵大败，将官王喜阵殁。韩王信奔还马邑，与部将曼邱臣王黄等，商议救急之法。二人本系赵臣，说道不如访立赵裔，藉镇人心。此时韩王信已无主见，只得依了二人计策，寻着一位赵氏子孙名叫赵利的，权时拥戴起来，一面飞报冒顿求助。冒顿时扎营在上谷地方，闻报立命左右贤王率领铁骑数万，与韩王信合兵。左右贤王，爵似中国的亲王，这也是冒顿知道中国利害，非比番邦，可以随便打发的意思。那左右贤王与汉兵在晋阳地方，打了几仗，复被汉兵杀败，只得逃回。汉兵追至离石，得了许多牲畜。嗣因天气严寒，雪深数尺，汉兵不惯耐冷，未便进攻。汉帝还至晋阳，因命奉春君刘敬，单身往探匈奴的虚实。这位刘敬便是前时请都关中的戍卒娄敬。汉帝因他献策有功，赐姓刘氏，封为此职。又知他久戍边地，熟谙番情，带在军中，备作顾问。刘敬奉命去后，不日探了回来报道："依臣愚见，不可轻进。"汉帝作色道："为何不可轻进？"刘敬道："两国相争，兵势应盛。臣见匈奴人马全是老弱残兵，料其有诈，不可不防。"汉帝大怒，责他摇动军心，立时拿下，械系广武狱中，待至得胜回来，再行发落，一面自率精兵再进。沿途虽无兵垒，只是泥滑难行，好容易进抵平城。刚刚驻下，陡听得一派胡哨，四面尘头大起，奇形怪状的番将番兵，早已围了拢来。匈奴单于冒顿，亲率铁骑，冲入阵中。此时汉兵本已行路疲乏，怎禁得起这班生力军呢！连战连退，已经退到白登山了。汉帝因见此山高峻，赶忙把人马扎上山去，扼住山口之后，敌兵倒也一时未能攻上山来。无奈敌

兵太多，却将那山团团围住，无路可逃。冒顿用了老弱残兵，引诱汉兵深入之计，虽被刘敬料到，惜乎汉帝意气从事，不纳良言，致有此困。一连困了数日，看看兵粮将尽，实已无力支持。此次张良未曾随军，汉帝便与陈平商量数次，陈平亦无计策。汉帝忽见足智多谋的陈平. 也无法子，这是只好死于此山的了，自然长吁短叹，忧形于色。直待第六天，陈平方思得一计，面告汉帝。汉帝大喜，急命照计行事。陈平便备了一幅美人图画，以及许多金珠，派了一个胆识兼全的使臣，下得山去，买通番兵，指名要见冒顿新立的那位阏氏。阏氏听得汉使指名谒她，不知何事，便瞒着冒顿，私将汉使传入内帐，问他有何说话。这位汉使见了阏氏，先将金珠呈上道："汉帝被困白登山，想与此间单于议和，知道阏氏对于单于很能进言。汉帝的意思，只望两不相犯，永修和好。因恐单于不允，特将戋戋金珠，孝敬阏氏。若能就此言和，这是最好之事。若是单于不允，现有一幅图画在此，此是中国的第一个美人，因为不在军中，先将图画送来，再行令人回去，将这位美人取来，奉赠单于。"汉使说完，急将图画递与阏氏。阏氏接去一看，看见图中美人，果然生得花容月貌，比较自己，真有天壤之别。忙暗忖道："这位美人，若被我们单于看见，一定取入宫中。那时这位美人擅宠专房，必夺自己的恩爱。"便对汉使说道："这位美人，万万不可送来！"汉使道："汉帝本也不忍使美人来此，只因无奈。阏氏若能设法解救，汉帝自然不将美人送来，回去之后，情愿将多数的金珠，孝敬阏氏。"阏氏道："我会设法，你且回去报复汉帝，请他放心！"汉使走后，阏氏又暗忖道："汉帝若不出险，仍要将这位美人送来，事不宜迟，只得从速进言，以解自己之危。"于是阏氏只用了一夜的枕上功夫，单于已被她说允，果然即将汉帝的人马，统统放出。汉帝引兵南还，经过广武，首将刘敬从狱中取出，并封为建信侯，食邑二千户，又加封夏侯婴食邑千户。再经曲逆县，见那座城池的形胜，不亚洛阳，即以全县采地，悉数酬庸，改封陈平为曲逆侯。这个计策，就是陈平六出奇计的最后一计。以前的五计：一是捐金，用反间计害了范增；二是用恶劣菜蔬，瞒过楚使；三是夜出妇女，解荥阳围；四是潜蹑帝足，请封韩信王齐；五是伪游云梦，不费刀兵，缚了韩信。六条奇计，详载正史，这部《汉宫》故得从略，并非不佞偷懒，把这些事情删去的。

再说汉帝离了曲逆，路过赵国。赵王张敖出郊迎迓，执子婿礼甚恭。张敖的未婚妻，就是吕后长女，早有口约，不过年未及笄，尚难下嫁罢了。谁知汉帝本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物，又因瞧张敖不起，见了他便箕踞谩骂，发了

一番泰山的脾气，自顾自的起程走了。到了洛阳，忽见他的次兄刘仲狼狈进谒道："匈奴寇代，抵敌不住，因此来请援兵，守候陛下已月余了。"汉帝大怒道："尔只配田间耕种，怪不得见敌便逃。尔可知匈奴已经收兵回去了么？"刘仲答称："来此已久，却未知道。"说着，便想回国。汉帝冷笑道："慢着，朕不看手足之情，应该将尔斩首。现在且降为合阳侯，以观后效。"刘仲挨了一顿臭骂，还要失去王位，只得忍气吞声的退去。汉帝因为爱宠戚姬，其子如意虽仅八岁，先封为代王，复命阳夏侯陈豨为代相，替如意前往镇守。陈豨去后，汉帝又接到萧何的奏报，咸阳宫阙大致告成，请御驾乘便往视，汉帝乃由洛阳至栎阳，复由栎阳至咸阳，萧何接驾，导入游观。最大的一座，叫做未央宫，周围约有二三十里。东北两方，阙门最广。殿宇规模，亦皆高敞。前殿尤为壮丽。武库太仓，分建殿旁，也是崇阁轮奂，气象巍峨。汉帝巡视未毕，便佯怒道："朕的起义，原为救民而来。现在民穷财尽，天下未定，怎将这座宫殿，造得如此奢侈。"萧何见责，却不慌不忙的奏道："臣正为天下未定，不得不把宫室，造得略事堂皇，藉壮观瞻。若是因陋就简，后世子孙，仍要改造，与其多费一番周折，倒不如一劳永逸，较为得宜。"汉帝听到此地，转怒为笑道："这样说来，朕未免错怪你了。"正是：

钓誉沽名多作态，详申细解代明心。

不知萧何还有何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　记旧恨戏诘尊翁　蒙奇冤难为令坦

却说萧何见汉帝转怒为喜，已在安慰他了，反又栗栗危惧起来，肃然答道："微臣此事，虽蒙陛下宽宥，但为日方长，难免有误，尚望陛下有以教之！"汉帝复微笑道："汝作事颇有远见，朕记得从前此地城破时，诸将乘乱入宫，未免各有携取，惟汝只取书籍表册而去，目下办事有条不紊，便宜多了。"萧何亦笑道："臣无所长，一生作吏，对于前朝典籍，视为至宝。平日得以借镜，今为陛下一语道破，天资颖慧，圣主心细，事事留意，真非臣下可及万一也！"汉帝听了大喜，便指着未央宫的四围，谕萧何道："此处可以添筑城垣，作为京邑，号称长安便了。"萧何领命去办。汉帝乃命文武官吏，至栎阳、洛阳两处迎接后妃，一齐徙入未央宫中。从此皇宫已定长安久住，不再迁移了。不过汉帝生性好动，不乐安居，过了月余，又往洛阳一住半年，随身所带的妃嫔，第一宠爱戚夫人，其次方是薄姬。至八年元月，闻得韩王信的党羽，出没边疆，复又亲率人马出击，及到东垣，寇已退去，南归过赵。至柏人县中过宿，地方官吏，早已预备行宫。汉帝趋入，忽觉心绪不宁起来，便顾左右道："此县何名？"左右以柏人县对。汉帝愕然道："柏人与迫人同音，莫非朕在此处要受人逼迫不成？朕决不宿此，快快前进！"左右因为每每看见汉帝喜怒无常，时有出人意外的举动，便也不以为异。汉帝到了洛阳之后，左右回想，在途甚觉平安，方才私相议论道："万岁爷在柏人县里，那种大惊小怪的样儿，差不多象发了疯了，其实都是多事！"大家互相说论，不在话下。汉帝住在洛阳，光阴易过，又届残年，当下就有淮南王英布、梁王彭越、赵王张敖、楚王刘交，陆续至洛，预备朝贺正朔。汉帝适欲还都省亲，即命四王扈跸同行。及抵长安，已是岁暮。没有几天，便是九年元旦。汉帝在未央宫中，奉太上皇登御前殿，自率王侯将相等人，一同叩贺。拜跪礼毕，大开筵宴。太上皇上坐，汉帝旁坐，其余群臣，数人一席，分设两边，君臣同乐，倒也吃得很有兴致。酒过数巡，汉帝起立，捧了一只金爵，斟满御酒，走至太上皇面前，恭恭敬敬的为太上皇祝

寿。太上皇含笑接来一饮而尽，不觉脱口道："皇帝已有今日，尔亡母昭灵夫人的龙种之言，真已验了。"群臣不解，都起立请求太上皇说出原委。此时的太上皇微有醉意，并不瞒人，就将当年昭灵夫人堤上一梦，讲与群臣听了。群臣听毕，一个个的喜形于色道："如此说来，万岁万世之基，早已兆于当时的了。臣等早知此事，那时战场之上，心有把握，何必担惊受怕呢。"汉帝也有酒意，便去戏问太上皇道："从前大人总说臣儿无赖，不及仲兄能治稼穑之事，今日臣儿所立之产，与仲兄比较起来，未知孰优孰劣？"太上皇听了，无词可答，只得付之一笑。群臣听了，连忙又呼万岁。大家着着实实恭维一阵，才把戏言混了过去。直至夕阳西下，尚未尽兴，汉帝便命点起银烛，再续夜宴。后来太上皇不胜酒力，先行入内，汉帝方命群臣自行畅饮。自己来至后宫，再受那班后妃之贺。后宫的家宴，又与外殿不同。外殿是富丽堂皇，极天地星辰之象。后宫是温柔香艳，具风花雪月之神。于是汉帝坐在上面正中，右面是吕后，那时重右轻左，凡是降谪的官吏，所以谓之左迁，——左面是戚夫人，薄夫人坐在吕后的肩下，曹夫人坐在戚夫人的肩下。宫娥斟过一巡，吕后为首，先与汉帝敬酒。汉帝笑着接到手内，一饮而尽，也亲自斟上一杯，递与吕后。吕后接了，谢声万岁，方才慢慢儿喝下。戚夫人却将自己的酒杯，斟得满满的，递到汉帝的口边。汉帝并不用手去接，就在戚夫人的手内，凑上嘴去把酒呷干。汉帝也把自己杯内斟满，递与戚夫人，戚夫人见了，便嫣然一笑，也在汉帝手中呷干。此时吕后在旁见汉帝不顾大局，竟在席上调情起来。又恨戚夫人无耻，那儿象位皇妃的身分，此种举动，直与粉头何异，原想发挥几句，既而一想，今天乃是元旦，一年的祥瑞要从今天而起，不要扫了汉帝高兴。汉帝与吕后多年夫妇，哪有猜不透她的心理，因此对于薄、曹两位夫人的敬酒，只得规规矩矩起来。大家敬酒之后，汉帝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略皱其眉的向吕后说道："朕已贵为天子，今日后妃满前，开怀畅饮，可惜少了一个。她若在此，那时首占沛县之功，似在诸将之上呢。"吕后忙答道："万岁所言，莫非记起那个袁姣姵夫人来了么？她真走得可惜，贱妾说她真称得起能文能武，又贤又淑的夫人。现在宫中，人数却也不少，谁能比得上她呀！"汉帝听了，复长叹了一声道："咳！朕何尝不惦记她呢！未知她还是尚在人间，抑已仙去？果在人间，四海之内，为朕所有，未必一定不能够寻她转来。"吕后道："恐怕未必，她从前每对妾说，她只想把剑术练成，便好去寻她仙去的亲娘。她又是一位未破身的童女，练习剑术，自然比较别人容易，并且家学渊源，有

其母必有其女。照妾看来，自然已经仙去的了！不然，陛下与她如此恩爱，贱妾也与她情意相投，若在人间，她能忍心不来看视陛下一次的么？”汉帝道：“她就仙去，朕已做了天子，已非寻常人物。她就来看我一看，似乎也不烦难的呀！”吕后道：“妾闻始皇要觅神仙，曾令徐福带了三千童男，三千童女，去到海上求仙，谁知一去不还，大概也已仙去。妾以此事比例，大概一做神仙，就不肯再到尘凡来了。”不佞做到此地，想起秦史中所记徐福求仙一节，因与徐福同宗，安知徐福不与不佞有一线之关。不佞于逊清光绪末叶，曾赴日本留学，暇时即至四处考察古迹，冀得一瞻徐福的遗墓，以伸钦仰之心。果于熊野地方新宫町，得见二千年以前，那位东渡的徐福之墓，墓地面积凡四亩又二十一步，墓前有石碑一，相传海川赖宣藩主于元文元年立。附近有楠树二枝，墓傍原有徐福从者之坟七所。惟不佞去时，仅见二冢，蔓草荒烟，祭谒而返。熊野即是蓬莱，蓬莱山之麓，有飞鸟神在，中有徐福祠一。至于徐福之遗物，早已散失无存。该地滨海洋，多鲸鱼出没，捕鲸之法，犹是徐福遗教。该地又产徐福纸，亦徐福发明的。如此名贵的古迹，竟沦于异域，可慨也夫！不佞作书至此，因以记之，这是闲文，说过丢开。再说当时汉帝听了吕后之言，甚为欷歔。薄夫人见汉帝惦记前姬，便请汉帝将那位仙去的袁家姊姊一生事迹，谕知朝臣，立朝致祭，使她好受香烟。汉帝摇头道：“这可不必，朕知她素恶铺张，如此一来，反而亵渎她了。”戚夫人最是聪明，能知汉帝心理，忙接嘴凑趣道：“婢子之意，也与万岁相同。袁家姊姊，既是埋名而去，她的行径，自然不以宣布为是。不过万岁苟有急难，她岂有坐视之理。圣天子有百灵护卫，何况同床合被的人呢？”汉帝听了，方有喜色。戚夫人又想出许多歌功颂德之词，拣汉帝心之所好的说话尽力恭维。汉帝此时就不象起先那般颓唐了，有说有笑，大乐特乐。这天因是元旦，汉帝只好有屈几位夫人，自己执着吕后安睡去了。

第二天起来，忽接北方警报，乃是匈奴又来犯边，但是往来不测，行止自由，弄得战无可战，防不胜防。汉帝无法对付，急召关内侯刘敬，与议边防事宜。刘敬道：“天下初定，士卒久劳，若再兴师动众，实非易事。冒顿如此凶顽，似非武力可以征服，臣有一计，但恐陛下不肯照行。”汉帝道：“汝有良策，能使匈奴国子子孙孙臣服天朝，这是最妙之事，汝尽管大胆奏来！”刘敬道：“欲令匈奴世世臣服，惟有和亲一法。陛下果肯割爱，将长公主下嫁冒顿，他必感谢高厚，立公主为阏氏。将来公主生男，即是彼国单于，天下岂有外孙，敢与

外公对抗的么？还有一样，若陛下爱惜公主，不忍使她远嫁，或令后宫子女，冒充公主，遣嫁出去，冒顿刁狡著称，一旦败露，反而不美。伏乞陛下三思！”汉帝听完，连点其首道：“此计颇善！朕只要国可久安，何惜一个小小女子呢？”汉帝说毕，即至内宫，将刘敬之策，告知吕后。吕后还未听完，便大骂：“刘敬糊涂，做了一位侯爵，想不出防边计策，竟敢想到我的公主身上，岂不可丑？”吕后边骂，边又向汉帝哭哭啼啼的说道：“妾身惟有一子一女，相依为命。陛下打定天下，从无一个畏字，怎么做了天子，反忍心将自已亲女，弃诸塞外，配与番奴？况且女儿早已许字赵王，一旦改嫁，岂不贻笑万邦！妾实不敢从命。”汉帝一见吕后珠泪纷飞，娇声发颤，已是不忍。又见她都是理直气壮的言词，更觉无话可说。吕后等得汉帝往别宫去的时候，忙唤审食其到来密议。审食其听了，也替吕后担忧，即向吕后献计道：“赵王张敖，现正在此，不如马上花烛，由他带了回国，那才万无一失呢。”吕后听了大喜，真的择日令张敖迎娶。张敖也怕他的爱妻被外国抢去，赶忙做了新郎。汉帝理屈词穷，只好做他现成丈人，闷声不响。公主嫁了张敖，倒也恩爱缠绵，芳心大慰，不及满月，夫妻便双双回国去了。吕后在他们夫妻结婚之际，已将女儿的封号，向汉帝讨下，叫做鲁元公主。公主一到赵国，自然是一位王后。汉帝眼看女儿女婿走了，也不在心上，只是注重和亲一事，不忘于怀。便将曹夫人的一位义女，诈称公主，使刘敬速诣匈奴，与冒顿提亲。刘敬去了回来，因为冒顿正想尝尝中国女子风味，自然一口应允。汉帝命刘敬为送嫁大臣，刘敬倒也不辞劳苦。番邦喜事，不必细叙。刘敬有功，汉帝又加封他食邑千户。刘敬又奏道：“现在我们以假作真，难免不为冒顿窥破，边防一事，仍宜当心。”汉帝点首称是。刘敬复道：“陛下定都关中，非但北边匈奴，必须严防。就是山东一带，六国后裔，及许多强族豪宗，散居故土，保不住意外生变，觊觎大器。”汉帝不待刘敬说毕，连连的说道：“对呀！对呀！你说得真对！这又如何预防？”刘敬答道：“臣看六国后人，惟齐地的田、怀二姓，楚地的屈、昭、景三族，最算豪强。今可徙入关中，使其屯垦，无事时可以防胡，若东方有变，也好命他们东征。就是燕、赵、韩、魏的后裔，以及豪杰名家，都应酌取入关，用备差遣。”汉帝又信为良策，即日颁诏出去，令齐王肥、楚王交等饬徙齐楚豪族，西入关中。还有英布、彭越、张敖诸王，已经归国，也奉到诏令，调查豪门贵阀，迫令挈眷入关。统计入关人口，不下二十余万。幸得兵荒以后，人民流难，半未回来，否则就有人满之患了。汉帝办了这两件大事，心中自觉泰然，终日便在各

宫象穿花蝴蝶一般，真是说不尽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况且身为天子，生杀之权由他，谁敢不拼命巴结，博个宠眷呢。谁知他的令坦国中，赵相贯高的仇人，忽然上书告变。汉帝阅毕，顿时大发雷霆，亲写一道诏书，付与卫士，命往赵国，速将赵王张敖、赵相贯高、赵午等人，一并拿来。

究竟是件甚么事情呢？原来汉帝从前征讨匈奴回朝，路经赵国的时候，曾将张敖谩骂一场。张敖倒还罢了，偏偏激动贯高、赵午二人，心下不平，竟起逆谋。他们二人，都已年当花甲，本是赵王张敖父执，平时好名使气，到老愈横。自见张敖为汉帝侮辱之后，互相私语，讥诮张敖庸弱无能。一日，胆敢一同入见张敖，屏去左右，逼着张敖，使反汉帝。张敖当时听了不禁大骇，且啮指见血，指天为盟，那敢应允。二人见张敖不从，出而密商道："我王忠厚，没有胆量，原不怪他。惟我等身为大臣，应该抱君辱臣死之义，偏要出此一口恶气，成则归王，败则归我等自去领罪如何？"二人计议一定，便暗暗的差了刺客，候在柏人县中。不料那时汉帝命不该绝，一入行宫，忽然心血来潮起来，其实那时那个刺客，早已隐身厕壁之中，只等汉帝熟睡，就要结果他的老命。偏偏汉帝似有神助，不宿即去，以致贯高、赵午所谋不成。这是已过之事，忽被贯赵二人的仇人探悉，便去密告。汉帝即差卫士，前来拿他们君臣三人。张敖不知其事，虽叫冤枉，只得束手就绑。赵午胆小，自刎而亡。惟有贯高大怒道："此事本我与赵午二人所为，我王毫不知情，赵午寻死，大不应该；我若再死，我王岂不是有口难分了么！我本来说过败则归我自去领罪之语，现在只有一同到京，力替我王辩护，就是万死，我也不辞。"当时还有几个忠臣，也要跟了赵王同去，无奈卫士不准，那班忠臣，却想出一个法子，自去髡钳，假充赵王家奴，随同入都。汉帝深恶张敖，也不与之见面，立即发交廷尉讯究。廷尉因见张敖是位国王，且有吕后暗中嘱咐，自然另眼看待，使之别居一室，独令贯高对簿。贯高朗声道："这件逆谋，全是我与赵午所为，与王无涉。"廷尉听了，疑心贯高袒护赵王，不肯直供，便用刑讯，贯高打得皮脱骨露，绝无他言。接连一讯、二讯、三讯，贯高情愿受刑罚，只替赵王呼冤。廷尉复命以铁针烧红，刺入贯高四肢，可怜贯高年迈苍苍，哪里受得起如此严刑，一阵昏晕，痛死过去。及至苏醒转来，仍是咬定自己所为，不能冤屈赵王。廷尉没法，只得将贯高入狱，暂缓定谳。其时鲁元公主，早已回来求他母亲。吕后见了汉帝，竭力代张敖辩诬道："张敖已为帝婿，决不肯再有逆谋，求你施恩将他赦出。"汉帝听了，怒责吕后道："张敖得了天下，难道还要少了你女儿活宝不

成！"吕后无法，只好暗去运动廷尉。廷尉一则要卖吕后人情，二则贯高一口自承，何必定去冤枉赵王，即去据实奏知汉帝。汉帝听了，也不禁失声道："好一位硬汉，倒是张敖的忠臣！"又问群臣："谁与贯高熟识？"后知中大夫泄公，与贯高同邑同窗，即命他去问出隐情。泄公来至狱中，看贯高遍体鳞伤，不忍逼视，乃以私意软化道："汝何必硬保赵王，自受此苦！"贯高张目道："君言错矣！人生在世，谁不爱父母，恋妻子？今我自认首谋，必诛三族，我纵痴呆，亦不至此！不过赵王真不知情，我等却曾与之提及，彼当时啮指见血，指天为誓。君不信，可验赵王指上创痕，我如何肯去攀他？"泄公即以其言返报。汉帝始知张敖果未同谋，赦令出狱，复语泄公道："贯高至死，尚不肯诬及其主，却也难得，汝可再往狱中告之，赵王已释，连他亦要赦罪了。"泄公遵谕，亲至狱中，传报圣意。贯高闻言，跃然起床道："我王果真释放了么？"泄公道："主上有命，还不仅赦赵王一人呢。"贯高不待泄公辞完，大喜道："我的不肯即死者，乃是为的我王，今我王既已昭雪，我的责任已尽。"说着，扼吭竟死。泄公复报汉帝，汉帝也为惋惜，命厚葬之。又知赵王家奴，都是不畏死的忠臣，概授郡尉，以奖忠直。惟责赵王驭下无方，难膺重寄，降为宣平侯，改封代王如意为赵王，并把代地并入赵国，使代相陈豨守代，另任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。正是：

乳臭幼孩连授爵，情痴爱妾尚争储。

不知王母戚夫人满意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　口吃人争储惊异宠　心狠妇戮将示雌威

却说汉帝夺了爱婿张敖的王位，改畀他爱姬戚夫人之子如意，还要把原有代地，一并归他。在汉帝的心理，可算得巴结戚夫人至矣尽矣的了。谁知戚夫人却认作无论甚么王位，总是人臣，无论甚么封土，怎及天下，必须她的爱子，立为太子，方始称心。汉帝又知御史大夫周昌，正直无私，忠心对主，命他担任赵相，同往镇守。这个周昌，乃是汉帝同乡，沛县人氏，素病口吃，每与他人辩论是非时，弄得面红耳赤，青筋涨起，必要把己意申述明白，方肯罢休。但他所说，都是一派有理之言，盈廷文武将吏，无不惧他正直，连汉帝也怕他三分。因他是前御史大夫周苛从弟，周苛殉难荥阳，就命他继任兄职，并加封为汾阴侯。他就位之后，很能称职，夙夜从公，不顾家事，大有"禹王治水三过其门不入"之概。一日，周昌有封事入奏，趋至内殿，即闻有男女嬉笑之声，抬头一瞧，遥见汉帝上坐，怀内拥着一位娇滴滴的美人，任意调情，随便取乐，使人见了，肉麻万分。那位美人，就是专宠后宫的戚夫人。周昌原是一个非礼勿视的正人，一见那种不堪入目的形状，连忙转身就逃，连封事也不愿奏了。不料已被汉帝看见，撇下戚夫人，追出殿门，在后高呼他道："汝为何走得如此快法？"周昌不便再走，只得重复返身跪谒。汉帝且不打话，趁势展开双足，跨住周昌颈项，作一骑马形式，始俯首问他道："汝来而复去，想是不愿与朕讲话，究属当朕是何等君主看待，情实可恶！"周昌被问，便仰面看着汉帝，尽把嘴唇乱动，一时急切发不出声音，嘴唇张合许久，方始挣出一句话来道："臣臣臣看陛下，却似桀纣。"汉帝听了，反而大笑，一面方把双足跨出周昌头上，放他起来，一面问他有何奏报。周昌乃将事奏毕，扬长而去。汉帝既被周昌如此看轻，理该改了行径，岂知他溺爱戚夫人，已入迷魂阵中，虽然敬惮周昌，那肯将床第私情，一旦抛弃。实因为那位戚夫人，生得西施品貌，弄玉才华，尚在其次。并且能弹能唱，能歌能舞，知书识字，献媚邀怜，当时有出塞、入塞、望妇等曲，一经她度入珠喉，抑扬宛转。纵非真个

亦已销魂，直把汉帝乐得手舞足蹈，忘其所以。戚夫人既博殊宠，便想趁此机会，要将太子的地位，夺到手中，异日儿子做了皇帝，自己即是国母，于是昼夜只在汉帝面前絮聒。你们想想看，如意虽封赵王，她如何会满意的呢？汉帝爱母怜子，心里已经活动起来；又见已立的那位太子盈，不及如意聪明，行为与之不类，本想就此办了废立之事，既可安慰爱姬，又能保住国祚。无奈吕后刻刻防备，究属糟糠之妻，又不便过甚，因循下去，直到如今。及至如意改封赵王，其时如意已经十岁，汉帝便欲令他就国。戚夫人知道此事，等得汉帝进她宫来的时候，顿时哭哭啼啼，如丧考妣的情状，伏在地上，抱着汉帝双腿道："陛下平日垂怜婢子，不可不谓高厚，何以今天要将婢子置诸死地？"汉帝失惊道："汝疯了不成？朕的爱汝，早达至境，汝又无罪，何至把汝处死，这话从何说起？"戚夫人听了，又边拭泪边启道："陛下何以把如意远遣赵国，使我母子分离？婢子只有此子，一旦远别，婢子还活得成么？"汉帝道："原来为此。朕的想令如意就国，乃是为汝母子将来的立足，汝既不愿如意出去，朕连那周昌也不叫他去了。有话好说，汝且起来呢！"戚夫人起来之后，便一屁股坐到汉帝的怀内又说道："陛下只有将如意改为太子，婢子死方瞑目。"说着，仍旧嘤嘤的哭泣起来。汉帝此时见戚夫人，宛如一株带雨梨花，心里不禁又怜又爱，忙劝她道："汝快停住哭声，朕被汝哭得心酸起来了，我准定改立如意为太子，汝总如意了。"戚夫人听了，方始满意的带着泪痕一笑道："我的儿子，本叫如意，陛下早就将他取了这个名字。顾名思义，也应该使我母子早点如意呀。"次日，汉帝临朝，便提出废立的问题，群臣听了，个个伏在地上，异口同声的奏道："废长立幼，乃是不得已之举，今东宫册立有年，毫无失德，如何轻谈废立，以致摇动邦基？"汉帝闻奏，也申说自己理由。话尚未完，陡听得一人大呼道："不，不，不，不可！"汉帝看去，却是口吃的周昌。便微怒道："尔仅说不可，也应详说理由。"周昌听了，越加着急，越是说不出来。那种猴急的样儿，已是满头大汗，喘气上促。群臣见了，无不私下好笑。过了一霎，周昌方才挣出数语道："臣口不能言，但期期知不可行！陛下欲废无罪太子，臣偏期期不敢奉诏！"汉帝见此怪物，连说怪话，竟忍不住圣貌庄严，大笑起来。这期期二字，究竟怎么解释？楚人谓极为綦，周昌口吃，读綦如期，连说期期，故把汉帝引得大笑，就此罢议退朝，群臣纷纷散出。周昌尚在人丛之中，边走边在揩他额上的汗珠。甫下殿阶，忽被一个宫监抓住他道："汝是御史周昌么？娘娘叫你问话。"话未说完，也不问好歹，拖着周昌便向殿侧东厢而去。周昌

不知就里，不禁大吓一跳，想问原委，话还未曾出口，已被那个宫监拖至东厢门口。周昌一见吕后娘娘站在那儿，自知那时帽歪袍皱不成模样，忙去整冠束带，要向吕后行礼，不料吕后早已朝他扑的一声，跪了下来。此时只把这位周昌又吓又急，两颗眼珠睁得象牛眼睛一般，慌慌忙忙的回跪下去。谁知跪得太促，帽翅又触着吕后的鬓花，幸得吕后并不见怪，反而娇滴滴的对他说道："周君尽管请起，我是感君保全太子，因此敬谢！"周昌听了，方知吕后之意，便把他的脑袋赶紧抬起答道："臣是为公，不不不是为私，怎怎怎么当得起娘娘的大礼！"吕后道："今日非君期期期期的力争，恐怕太子此刻早已被废了。"说毕回宫，周昌亦出。原来吕后早料戚姬有夺嫡之事，每逢汉帝坐朝，必至殿厢窃听。这天仍是一个人悄悄的站在那儿。起初听见汉帝真的提出废立问题，只把她急得三魂失掉了两魂，金銮殿上，自己又不便奔出去力争。正在无可如何的当口，忽听得周昌大叫不可，又连着期期期期的，竟把汉帝引得大笑，并寝其事。这一来，真把吕后喜得一张樱口合不拢来，忙命宫监，速将周昌请至。及至见面，吕后便跪了下去。吕后从前并不认识周昌，因他口吃，一开口便要令人失笑，容易记得他的相貌。还有一班宫女，只要看见周昌的影子走过，大家必争着以手遥指他道："此人就是周昌，此人就是周昌。"因此宫娥彩女，内监侍从，无老无幼，没有一个不认得周昌的。所以吕后一听见他在力争，急令宫监把他请来，使他受她一礼。至于宫监去抓周昌，累他吃吓，这是宫监和他戏谑惯了，到不要怪吕后有藐视周昌的意思。吕后那时心里的感激周昌，差不多替死，也是甘心，何至吓他。惟有那位最得宠爱，想做皇太后的戚夫人，得了这个青天霹雳，自然大失所望，只得仍去逼着汉帝。汉帝皱眉道："并非朕不肯改立如意，其奈盈廷臣子，无一赞成此事，就是朕违了众意，如意眼前得为太子，后日也不能安稳的。朕劝你暂且忍耐，再作后图罢！"戚夫人道："婢子也并非一定要去太子，实因我母子的两条性命悬诸皇后掌中，陛下想也看得出来。"汉帝道："朕知道，决不使尔母子吃亏便了。"戚夫人无奈，只得耐心等着。汉帝却也真心替她设法，但是一时想不出万全之计，连日弄得短叹长吁。真正闷极的当口，惟有与戚夫人相偎相倚，以酒浇愁而已。那时掌玺御史赵尧，年少多智，已经窥出汉帝的隐情，乘间入问道："陛下每日闷闷不乐，是否为的赵王年少，戚夫人与皇后有嫌，虑得陛下万岁千秋之后，赵王将不能自全么？"汉帝听了，连连点首道："朕正是为了此事，卿有何策，不妨奏来！"赵尧道："陛下本有赵王就国，又命周昌前往为相之意，

后来因为立太子一事，因罢此议。照臣愚见，还是这个主意最妙。臣并且敢保周昌这人，只知有公，不知有私，决不因不赞成赵王为太子，就对于赵王不忠心了。"汉帝听了大喜，便将周昌召至语他道："朕欲卿任赵相，保护赵王。卿最忠心，当知朕的苦衷。"周昌泫然流涕道："臣自陛下起兵，即已相随，陛下之事，胜于己事。凡力所及，必当善事赵王，决不因秩类左迁，稍更初衷。"说完，便去整顿行李，陪同赵王出都。如意拜别其母，大家又洒了不少的分离之泪。汉帝在旁力为劝解。戚夫人无法，眼睁睁的看着他儿子走了。周昌既为赵相，所遗御史大夫一缺，接补之人，汉帝颇费踌躇，后来想着赵尧，便自言自语道："看来此缺，非赵尧也无人敢做。"说着，即下一道谕旨，命赵尧升补周昌之缺。从前周昌任御史的时候，赵尧已为掌玺御史。一日周昌，有友赵人方与公语他道："赵尧虽尚年少，乃是一位奇才。现在属君管辖，君应另眼看待。异日继君之职者，非彼莫属。"当时周昌答道："赵尧不过一刀笔吏耳，小有歪才，何足当此重任！"后来周昌出相赵国，得着消息，继其职者，果是赵尧，方才佩服方与公的眼力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单说汉帝十年七月，太上皇忽然病逝，汉帝哀痛之余，便把太上皇葬于栎阳北原。因为栎阳与新丰毗连，使他魂兮归来，也可梦中常与父亲相见，这也是汉帝的孝思，不可湮没。皇考升遐，自然闹热已极，诸侯将相，都来会葬，独有代相陈豨不在。及奉棺告窆，特就陵寝旁边，建造一城，取名万年，设吏监守。汉帝因在读礼，朝中大事，均命丞相负责，自己只与戚夫人，以及薄、曹各位夫人，饮酒作乐。有一天，忽闻赵相周昌说有机密大事，专程前来面奏，忙令进见，问他有何大事。周昌行礼之后，请屏退左右，方秘密奏道："臣探得代相陈豨，交通宾客，自恃拥有重兵，已在谋变。臣因赵地危急万分，因来密告。"汉帝愕然道："怪不得皇考升遐，陈豨不来会葬。他既谋反，怎敢前来见朕。汝速回赵，小心坚守，朕自有调度。"周昌去后，汉帝尚恐周昌误听了人言，一面密派亲信至代探听，一面整顿兵马，以备亲征。原来陈豨为宛朐人氏，前随汉帝入关，累著战功，得封阳夏侯，授为代相。他与淮阴侯韩信，极为知己，当赴代时，曾至韩信处辞行。韩信握住陈豨的手，引入内庭，屏退左右，独与陈豨对立庭中，仰天叹息道："我与君交，不可谓不深。今有一言，未知君愿闻否？"陈豨忙答道："弟重君才，惟君命是遵。"韩信道："君现在任代相，代地兵精粮足，君若背汉自立，主上必亲率兵亲讨，那时我在此地作君内应，汉朝天下，垂手可得，好自为之！"陈豨大喜而去，一到代地，首先搜罗豪

士，次第布置，预备起事。事被周昌探知，亲去密告汉帝。汉帝派人暗查属实，尚不欲发兵，仅召陈豨入朝。陈豨此时已与投顺匈奴的韩王信联络，胆子愈大，声势愈壮，举兵叛汉，自称代王，派兵四出胁迫赵代各城守吏附己。各处纷纷的向汉帝告急。汉帝始率大兵，直抵邯郸。周昌迎入，汉帝升帐问道："陈豨之兵，曾否来过？"周昌答称未来。汉帝欣然道："朕知陈豨，原少将略。今彼不知先占邯郸，但恃漳水为阻，未敢轻出，不足虑矣。"周昌复奏道："常山郡共计二十五城，今已失去二十城了，应把该郡守尉拿来治罪。"汉帝笑道："你这话未免是书生之见了，守尉无兵，不能抗拒，原与谋反者有别。若照汝言，是逼反了。"周昌听了，方始暗服汉帝果是一位英明之主，万非自己之才可及。汉帝一面立下赦令，凡是被迫官民，概准自拔来归，决不问罪。一面又命周昌选择赵地壮士，令作前驱。周昌赶忙拣了四人，带同入见。汉帝见了四人，略问数语，突又张目怒视四人道："鼠子怎配为将！"四人吓得满面羞惭，伏地无语。汉帝却又喝令起来，各封千户，使作前锋将军。四人退出，周昌不解汉帝之意，乃跪问道："从前将士，累积战功，方有升赏，今四人毫无功绩，便畀要职，得毋稍急乎？"汉帝道："此事岂尔所知！现在陈豨造反，各处征调之兵，尚未赶集，只凭邯郸将士，为朕用命。若不优遇，何以激励人心？"周昌听了，更加拜服。汉帝又探知陈豨手下半是商贾，乃备多金，四出收买。至十一年元月，各路人马，已经到齐，汉帝引兵往攻陈豨，连战皆捷。陈豨飞请韩王信亲来助战，亦被汉将柴武用了诱敌之计，一战而毙韩王信；二战并将韩部大将王黄、曼邱臣二人活擒过来，斩首示众；三战便把陈豨杀败，逃奔匈奴去了。汉帝平了代地，知道赵代两地，不能合并，回至都中，正想择一子弟贤明者，封为代王。当下就有王侯将相三十八人，联衔力保皇中子恒，贤智仁勇，足膺此选。汉帝依奏，即封恒为代王，使都晋阳。这位代王恒，就是薄夫人梦交神龙所得的龙种。薄夫人因见吕后擅权，莫如赶紧跳出危地为妙，便求汉帝，情愿随子同去。汉帝那时心中所爱，只有一位戚夫人，薄夫人已在厌弃之例，一口应允。薄夫人便安安稳稳的到代地享受富贵去了。吕后为人虽然阴险，那时单恨戚夫人一个，薄夫人的去留，倒还不在她的心上。她因汉帝出征陈豨，把朝廷大权交她执掌，她便想趁此做几件惊人之举，好使众人畏惧。适有淮阴侯韩信的舍人栾说，探知韩信与陈豨密作内应之事，不及等候汉帝回朝，先行密报丞相萧何。萧何即来奏知吕后。吕后听了，不动声色，即与萧何二人如此如此，商定计策。萧何回至家中，暗暗的叫着韩信名字道：

“韩信韩信！你从前虽是我将你力保，现在你既谋叛，我也不能顾你的了。”次日，便命人去请韩信驾临相府私宴。韩信称病谢绝。萧何又亲到韩府，以问疾为由，直入内室。韩信一时不及装病，只得与萧何寒暄。萧何道：“弟与足下，素称知己，邀君便餐，乃是有话奉告。”韩信问其何话。萧何道：“连日主上由赵地发来捷报，陈豨已经逃往匈奴，凡是王侯，无不亲向吕后道贺。足下称疾不朝，已起他人疑窦，所以亲来奉劝，快快随我入宫，向吕后道贺，以释众疑。”韩信因为萧何是他原保之人，自然认作好意，跟了萧何来至长乐殿谒贺吕后。吕后一见韩信，即命绑了。韩信连连口称无罪，要找萧何救他，萧何早已不知去向。只听得吕后娇声怒责道：“汝说无罪，主上已抄陈豨之家，见你给他愿作内应的书信，你还有何辩？”韩信还想辩白，早被武士们把他拖到殿旁钟室中，手起刀落，可怜他的尊头，已与颈项脱离关系了。吕后杀了韩信，并灭了他的三族。吕后办毕此事，赶紧奏报汉帝行营。汉帝见了此奏，大乐特乐。及至回朝，见了吕后，并不怪他擅杀功臣，仅问韩信死时，有何言语。吕后道：“他说悔不听蒯彻之言，余无别语。”汉帝听了失惊道：“蒯彻齐人，素有辩才，此人怎好让他漏网？”急遣使至齐，命曹参将蒯彻押解至都。曹参奉谕，怎敢怠慢，即把蒯彻拿到，派人押至都中。汉帝一见蒯彻，喝命付烹。蒯彻大声呼冤。汉帝道：“汝教韩信造反，还敢呼冤么？”蒯彻朗声答道：“臣闻跖犬可使吠尧，尧岂不仁，犬但为主，非主即吠，臣当时只知韩信，不知陛下。”汉帝听到此地，不禁微笑道：“汝亦可算得善辩者矣，姑且赦汝。”即令回营。正是：

宫中既有长才妇，天下何愁造反人。

不知吕后杀了韩信，尚有何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　讨淮南舍身平反寇
回沛下纪德筑高台

却说吕后诱杀淮阴侯韩信之后，汉帝爱她有才，非但国家大计常与商酌，连废立太子之事，也绝口不提了，吕后一见其计已售，自然暗暗欢喜。正想再做几件大事，给臣下看看，预为太子示威的时候，可巧又有一个送死鬼前来，碰到她的手里。这人是谁，乃是梁王彭越。彭越佐汉灭楚，他的功劳虽然次于韩信，但也是汉将中的一位翘楚。他自从韩信降为淮阴侯之后，已有兔死狐悲之感。及见陈豨造反，汉帝亲征，派人召他，要他会师，他更加疑惧，因此托疾不至。嗣被汉帝遣使诘责，始想入都谢罪，又为部将扈辄阻止道："大王前日未曾应召，今日再去，必定遭擒。倒不如就此举事，截断汉帝归路，真是上策。"可笑彭越只听扈辄一半计策，仅仅仍是借口生病，不去谢罪。不料被他臣子梁大仆闻知其事，从此大权独揽，事事要挟。彭越正想将他治罪，他已先发制人，密报汉帝。汉帝生平最恶这事，出其不意，即将彭越、扈辄二人拘至洛阳，发交廷尉王恬开审讯。恬开审了几堂，虽知彭越不听扈辄唆反之言 无甚大罪，因要迎合汉帝心理，不得不从重定谳，奏报上去，说的是谋反之意虽出扈辄，彭越若是效忠帝室，即应重治扈辄之罪，奏报朝廷，今彭越计不出此，自当依法论罪等语。汉帝见了这道奏报，适闻韩信伏诛，自己急于离洛回都，去问吕后原委，因将彭越之事，耽搁下来。及至再来洛阳，又恐连杀功臣，招人疑惧，所以仅斩扈辄，赦了彭越死罪，废为庶人，谪徙蜀地青衣县居住，以观后效。彭越押解行至郑地，中途遇见吕后。吕后正为汉帝不杀彭越，遗下祸根，特地由都赶赴洛阳，要向汉帝进言。谁知彭越当她是位慈善大家，想让她代求汉帝，赦去远谪，恩放还家。于是叩谒道旁，力辩自己无罪，苦求吕后援救。吕后当面满口应允，且命彭越同至洛阳。彭越这一喜，以为他们祖宗必有积德，方能中途遇见这位救命大王。他到洛阳了，正在廷尉处候信的当口，有人前去问他，他也不瞒，直将吕后已经允他力向汉帝说情的话，说了出来，别人听了，自然替他贺喜。谁知他受人之贺尚未完毕，忽闻传

出一道旨意，乃是“着将彭越斩首”六个大字。总算未杀以前，幸有一位友人前来报信给他，他方知吕后见了汉帝，非但不去替他救赦，反而说道他是歹人，谪徙蜀中，乃是纵虎归山，必有后患，不如杀了来得放心。彭越知道这个消息，尚不至于死得糊里糊涂。否则见了阎王老子，问他何故光临，他还答不出理由来呢。汉帝既杀彭越，还有三项附带条件：第一是灭其三族，说道斩草不除根，防有报复；第二是把他尸体醢作肉酱，分赐诸侯，以为造反者戒；第三是将他的首级示众，他首级之旁，贴着诏书，有人敢收越首，罪与越同。这三项花样，都是吕后的裁剪。岂知竟有一个不畏死的，前来祭拜。汉帝正在夸奖吕后的时候，忽见军士报道：“顷有一人满身素服，携了祭品，对于越首，哭至晕去，现已拿下，特来奏闻。”汉帝听了，也吃了一惊道：“天下真有这样不畏死的狂奴么？朕要见见此人，是否生得三头六臂，快把这个狂奴带来。”一时带到，汉帝拍案大骂道：“汝是何人？敢来私祭彭越！”那人听了，面不改色，声不喘气，却朗朗的答道：“臣是梁大夫栾布。”汉帝更加厉声问他道：“汝为大夫，识得字否？”栾布微笑道：“焉得不识？”汉帝道：“汝既识字，难道朕的诏书，汝竟熟视无睹不成？汝既如此大胆，定与彭越同谋！”说罢，即顾左右道：“速将此人烹了！”那时殿旁，正摆着汤镬，卫士等一闻汉帝命令，立将栾布的身体，高高举起，要向汤镬中掷去。栾布却顾视汉帝道：“容臣一言，再入镬中未晚。”汉帝道：“准汝说来！”栾布道：“陛下前困彭城，败走荥阳成皋之间，项王带领雄兵向陛下追逼，若非梁王居住梁地，助汉扼楚，项王早已入关。今陛下已有天下，如此惨杀功臣，实使天下寒心，臣恐不反的也要反了。臣既来此，自然是为梁王尽忠而来。来意还未说出，便要向镬中投去。”汉帝见他说得理直，且有忠心，便命将他释放，授为殿前都尉。栾布方向汉帝大拜四拜，下殿自去。汉帝遂将梁地划分为二：东北仍号为梁，封皇庶子名恢的为梁王；西南号为淮阳，封皇庶子名友的为淮阳王。这两位皇子，究是后宫那位夫人所出，史书失传，不佞也不敢妄说。

单说吕后见汉帝在洛，无所事事，劝他返都休养。汉帝便同吕后回至咸阳。到了宫中，休息没有几时，忽然生起病来，乃谕宫监，无论何人，不准放进宫门，一连旬日，不出视朝。却把那班臣下，急得无法可施，于是公推舞阳侯樊哙入宫视疾。樊哙本与汉帝是内亲，及进宫去，谁知也被宫监阻住，樊哙大怒，狂吼一声，硬闯进宫。门帘启处，就见汉帝在戏一个小监。汉帝见了樊哙，倒还行所无事，独有那个小监，只羞得满面通红，抢了衣裳，就急急的逃入后

宫去了。樊哙不禁大愤道："陛下起兵，大小百战，这个天下，也是九死一生之中取而得来。今天下初平，理应及时整理，以保万世之基；乃与小阉，嬉戏宫中，不问朝事，难道陛下不闻赵高故事么？"汉帝听了，一笑起身道："汝言甚是，朕明日视朝便了。"次日，汉帝坐朝，见第一本奏折，就是淮南王英布的臣下中大夫贲赫，密告英布造反的事情，不觉大惊失色道："这还了得！"说着，拟命太子率兵往击英布。原来太子有上宾四人：一位叫做东园公；一位叫做夏黄公；一位叫做绮里季；一位叫做角里先生。这四位上宾，向居商山，时人称为商山四皓。吕后因惧戚姬夺嫡，特用重礼，聘为辅佐太子。那天四皓闻得汉帝要命太子出征，忙去通知吕后亲兄建成侯吕释之道："皇后聘吾等辅佐太子，现在太子有难，不得不来告知足下。"吕释之听了一惊道："太子有何危难，我怎不知？"四皓道："主上现拟命太子率兵往击英布，太子地位，有功不能加封，无功便有害处。足下速去告知皇后，请皇后去与主上说，英布乃是天下猛将，朝中诸将，半是太子父执，若命太子驾驭他们，必然不听号令。中原一动，天下皆危。只有主上亲征，方于大事有益等语。此乃危难关头，务请皇后注意。"吕释之听了，忙去告知吕后，吕后自然依计而行。汉帝听了，喟然道："朕早知竖子无能，仍要乃公自去，我就亲征便了。"正待出兵，可巧汝阴侯夏侯婴，推荐薛公，称他才智无双，可备军事顾问。汉帝召入，始知薛公为故楚令尹，问计于他道："汝看英布果能成事否？"薛公道："不能！不能！彼南取吴，西取楚，东并齐鲁，北收燕赵，坚壁固守，是曰上策；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敖仓粟，塞成皋口，已是中策；若东取吴，西取下蔡，聚粮越地，身归长沙，这是下策。臣知英布必用下策，陛下可以高枕无忧。"汉帝听了大喜称善，即封薛公为关内侯，食邑千户；且立赵姬所生之子名长的，为淮南王。预为代布，出征之日，群臣除辅太子的以外，一概从军。张良送至霸上道："臣因病体加剧，只好暂违陛下，惟陛下此行须要慎重。"汉帝点头说是。张良又道："太子留守都中，陛下可命太子为大将军，统率关中兵马，方能镇服人心。"汉帝依议，又嘱张良道："子房为朕故交，今虽有恙，仍宜卧辅太子，免朕悬念。"张良道："叔孙通已为太子太傅，才足辅弼，陛下放心。"汉帝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，及巴蜀将官，并中尉卒三万人，使屯霸上，为太子卫军。部署既定，始启程东行。那时英布已出兵略地，东攻荆，西攻楚，又号令军中道："汉帝的将士，只有韩信、彭越二人，可以与寡人对抗。今韩、彭已死，余子不足道也。"诸将听了，自觉胆壮。英布遂先向荆国进攻。荆王刘贾，迎战死之。

英布既得荆地，复移兵攻楚。楚王刘交，分兵三路出应，虽然抵挡几阵，仍是败绩，只得弃了淮西都城，带了文武官员出奔薛地。英布以为荆、楚既下，正好西进，竟如薛公所料，用了下策。及至他的兵马，进抵蕲州属境会甄地方，正遇汉帝亲引大兵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前来。英布遥望汉军里面，高高竖起一面黄色大纛，方始大大的吃了一惊，忙顾左右道："汉帝春秋已高，难道亲自引兵前来拒我么？汝等速去探明报我，休被那张良、陈平两贼，假张汉帝亲征旗号前来诳人。"左右奉命去后，英布急召随军谋士商议道："汉帝若自己前来，倒要仔细一二。"当下有一个谋士袁昶，微笑答道："臣只怕汉帝未必亲来。他真亲来，这是大王的福命齐天，应该垂手而得汉室的天下了。"英布道："寡人除韩信、彭越二人之外，不知怎的对于汉帝，似乎有些惧他。汝说寡人应得天下，据何观察而言？"袁昶道："汉帝已经名正言顺的做了几年天子了，海内诸侯，畏其威势，自然都在观望，不敢贸然附和大王。汉帝若不亲自出战，只命各路诸侯前来敌我，大王一时也不能即将诸侯杀尽，久战不利，人所共知。若汉帝自来，我们只要设法能把汉帝一鼓而擒，这就是擒贼擒王的要著。不然，汉帝死守咸阳，我军就是连战皆捷，也要大费时日呢。"英布听了道："汝言固是，但宜小心！"袁昶正要答话，左右已经探明回报道："汉帝果然自引大军三十万，已在前面扎下营盘了。"英布听罢，因有袁昶先入之言，便觉胆子大了不少，急以其目注视袁昶道："汝有何计，快快说来！"袁昶听了，便与英布咬了几句耳朵。英布听罢大喜，急命照计行事。谁知那位汉帝，也在那儿畏惧英布的行军阵法颇似项羽，暗想这次的敌兵，恐非陈豨可比，兼之此次一路行来，辄有乱梦，莫非竟是不祥之兆么？因即策励诸将，有人取得英布首级前来报功，朕即以淮南王位畀之。诸将闻命，人人思得这个王位，军威陡然大震。汉帝见了，心中暗暗高兴，因即下书，要与英布当面谈话。英布批回允准。汉帝率领诸将出了营门，遥语英布道："朕已封汝为王，也算报功，何苦猝然造反？那陈豨、彭越诸贼，如何出奔，如何被获，汝尚不知不闻么？"英布素无辩才，听了汉帝之言，索性老老实实的答道："为王那及为帝？我的兴兵，也无非想做皇帝而已。"汉帝见他无理可答，急将所执之鞭，向前一挥，随见左有樊哙，右有夏侯婴，两支人马，冲至英布阵前，大战起来。这天直杀到红日西沉，两面未分胜败，各自收兵，预备次日再战。就在这天晚间，忽有英布部将冯昌，私率所部，前来归降汉帝。汉兵不知是计，未敢阻拦，奔报汉帝。汉帝听了，急道："来将恐防有诈，不得使他逼近营门。"岂知汉帝话犹未完，陡听

来军一连几声信炮，即见冯昌首先一马杀进营来，霎时敌兵漫山遍野的围了拢来。汉兵一时未防，所扎营寨，早为敌人冲破。汉帝见事不妙，跃上那匹御骑，急向后营逃走。甫出后门，不知何处飞来一箭，竟中前胸。幸亏披有铁甲，未伤内腑，但已痛不可忍。汉帝暗想道："我若因痛而遁，我军无主，必然全溃。我的性命仍在未定之天，只有死里求生，或能转败为胜，也未可知，即使再败，我也甘心。"汉帝想罢，赶忙忍痛奔至一处高阜之上，大呼道："诸将听着！朕虽中箭，不肯罢休；汝众若有君臣之义，快快随朕杀入敌阵，一人拚命，万夫难当，今夜乃是朕与汝众的生死关头。"诸将见汉帝已经受创，还要亲自杀入敌阵，为人臣的，自应为主效力。于是争先恐后的，一齐转身杀入敌阵。大家杀了一条血路，又换一条血路。人人拚死，个个忘身，真是以一当百，竟把敌阵中人，杀得七零八落，锐气全消，弄得打胜仗的反成了败仗。军心一散，便象潮涌般的溃了起来。此时英布，虽是主帅，那里还禁止得住，自己要保性命，只得领了残军，带战带退，一路路的败了下去。汉帝乘胜追赶，直逼淮水。英布不敢退守淮南，便向江南窜逃，中途忽遇长沙王吴臣遣来助战的将士，见他如此狼狈，便劝他还是暂避长沙，再作计议。吴臣即吴芮之子。吴芮病殁，由子吴臣嗣位。吴臣虽与英布为郎舅至亲，见其胆敢造反，因惧罪及三族之例，早已有心思害英布，以明自己并无助逆行为，一时急切不得下手。正在那儿想法之际，一日接到英布书信，邀其派兵相助，吴臣便趁此机会，面子上发兵遣将，算来助布，其实暗中早有布置。英布哪里防到，一见来将劝他逃往长沙，以为是至亲好意，决不有疑，赶忙改了路程，直投吴臣。谁知行至鄱阳，宿在驿馆，夜间安睡，正在好梦蘧蘧的时候，壁间突出刀斧手数十人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这位已叛的淮南王英布，早已一命呜呼却与韩信、彭越一班人，在阴曹相对诉苦去了。壁间的刀斧手，自然不是别人所派，阅者也该知道是那位大义灭亲的吴臣所为的了。吴臣既杀英布，持了他的首级，亲自去见汉帝报功。汉帝面奖几句之后，又从吴臣口中知道那个假借诈降为名，乘机冲破汉营的英布部将冯昌，乃是奉着谋士袁昶的密计而来的。袁昶那时与英布所咬的耳朵，自然就是这个计策了。

汉帝平了英布，知道天下英雄，已无其敌，心中岂有还不坦然之理。那时因近故乡，索性顺道来至沛县访谒故老。这明是汉帝衣锦还乡的举动。沛县官吏，冷不防的忽见圣驾光临，无不吓得屁滚尿流，设备行帐，支应伙食，忙个不了。无如沛县城池不大，汉帝人马又多，弄得满坑满谷，毫无隙地。哪知

汉帝是日所带随身亲兵，比较他的队伍，不过十成中只带了二三成来了罢。等得汉帝驾至城内，所有官绅，沿途跪接，异常恭敬。汉帝因是故乡官吏，倒也客气三分，接见父老，更是和颜悦色。及见香花敷道，灯彩盈街，心里虽然万分得意，脸上却不肯现出骄矜之色。进得行宫，自己坐了御座，复将从前认识的那班父老子弟，一一召入，概免跪拜，温语相加，悉令两旁坐下。县中官吏，早备筵宴，一时摆上。汉帝又命他们同饮，同时选得儿童二百二十人，使之皆著彩衣，歌舞侑酒。这班儿童，满口乡音，都是呀呀的闹了一阵。汉帝大乐特乐，此时已有酒意，遂命左右取筑至前，亲自击节，信口作乐道：

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？

汉帝歌罢，大家莫不凑趣，于是又争着恭维一番。汉帝当场复命那班儿童，学习他所唱的歌句，儿童倒也伶俐，一学即会，唱得抑扬入耳，更把汉帝乐得手舞足蹈，居然忘了天子尊严，下座自舞。他虽随便而舞，可怜累得那班父老，竟把各人的喉咙，喝彩喝哑。汉帝忽然回忆当年的苦况，不禁流下几点老泪，众人见了，自然大为惊慌，忙去恭问原因。汉帝喟然道："我今日虽已贵为天子，回想当年，几无啖饭之处。"说着，即命左右持千金分赠王媪、武妇，为了当年留餐寄宿之情。其时两妇已殁，由其子孙拜领去讫。汉帝又对众人说道："朕起兵此邑，得有天下，为人不可忘本，应将此邑赋役，永远豁免。"大家听了，又伏地拜谢。汉帝尚未尽兴，直吃到午夜方散。次日，汉帝复召各家妇女，无论老幼，均来与宴。那班妇女，不知礼节，弄得个个局促不安。汉帝又命免礼，放心痛饮，这一场筵席，更闹出百般笑话。汉帝视以为乐，并不计较。一连十余日，方始辞别父老，启行返都。父老又请道："沛县已蒙豁免赋役，丰乡未沐殊恩。"汉帝道："非朕不肯，实恨雍齿叛我，今看父老之面，一视同仁可也。"父老等送走御驾之后，便在沛中建造一台，名曰"歌风"，正是：

为人在世原如梦，作帝还乡应筑台。

不知汉帝何时到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　无可奈何撩愁借楚舞　似曾相识被诱说胡廷

却说汉帝从沛邑返都，刚刚行至中途，忽又心中转了一个念头。便命左右，传谕队伍，各归本镇，自己先到淮南，办理善后诸事。行装甫卸，适接周勃发来的捷报，见是周勃追击陈豨，至当城地方，剿灭豨众，豨亦死于乱军之中。代地、雁门、云中诸地，均已收复，听候颁诏定夺。乃将淮南封与其子名长的镇守，又命楚王交仍回原镇去讫。又因荆王刘贾战死以后，并无子嗣，特改荆地为吴国，立兄仲之子濞为吴王。刘濞原封沛侯，年少有勇力智谋之人，此次汉帝征讨英布，刘濞亦随营中，所有战绩，为诸将之冠。汉帝因为吴地人民凶悍，决非寻常人物可以镇慑，因此想到刘濞。刘濞入谢，汉帝留心仔细一看，见他面目狞恶，举止粗莽，一派杀气，令人不可逼视，当时就有懊悔之意，怅然语刘濞道："汝的状貌，生有反相，朕实不甚放心。"刘濞听了，甚为惧怕，赶忙跪在地上，不敢陈说。汉帝又以手抚其背道："有人语我，汉后五十年，东南方必有大乱，难道真的应在汝的身上不成？汝应知道朕取天下，颇费苦心，汝须洗心革虑，切切不可存着异心。"刘濞听了，连称："不敢，不敢！陛下尽纾圣虑。"汉帝听了，始命起去。刘濞去后，汉帝说过此事，便也不在他的心上。那时汉帝共封子弟，计有八国，乃是齐、楚、代、吴、赵、梁、淮阳、淮南。除楚王刘交，吴王刘濞二人之外，余皆是他亲子。汉帝以为骨肉至亲，谅无异志；就是刘濞，虽有反相，但是犹子如儿，无可顾虑，讵知后来便生不测。这是后事，暂且不谈。单说汉帝见淮南大事已妥，便启跸东行，途经鲁地，正想备具太牢，亲祀孔子，陡然箭创复发，一刻不能熬忍，乃命大臣代祭，匆匆入关，卧于长乐宫中，一连数日，不能视朝。戚夫人日夜伺候，见汉帝呻吟不已，势颇危殆，急得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的求着汉帝，总要设法保全她们母子性命。汉帝听了，暗忖道："此姬为朕平生钟爱，她又事朕数年，也算忠心。她虑朕一有长短，母子二人性命，极可担忧，倒有道理，并非过甚之辞。朕想惟有废去太子，方能保全她们。"想完之后，决计废立，凡是来保太子的谏章，一概不阅，连他

生平言听计从的那位张子房先生，也碰了一鼻子灰，扫兴而去。当时却恼了那位太子太傅叔孙通，也不缮写奏章，贸然直入汉帝寝宫，朗声谏道："陛下乃是人中尧舜，何以竟有乱命颁下？陛下要知道废长立幼一事，自古至今，有善果的，十不得一。远如晋献公宠爱骊姬，废去太子申生，因此晋国乱了许久；近如秦始皇不早立扶苏，自致灭祀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臣民，谁不赞扬，皇后与陛下久共甘苦，只有太子一人。即以糟糠而论，此举亦属不应；况关于天下社稷的么。陛下真欲废长立少，臣情愿先死，就以项血洒地罢！"说完，扑的一声，拔出腰间佩剑，即欲自刎。汉帝见了，吓得连连用手拍着病榻，慌忙止住他道："汝快不必如此！朕不过偶尔戏言，何得视作真事，竟来尸谏呢！"叔孙通听了，始将手中之剑，插入鞘中复说道："太子为宗社根本，根本一摇，天下震动。陛下何苦将辛辛苦苦得来的天下，欲以儿戏视之么？"汉帝惶然道："朕准卿言，不易太子便了。"叔孙通听罢，拜谢道："如此，则社稷之安矣！陛下圣体欠安，也应善自珍重，以慰人民之望，万勿胡思乱想，实于圣躬有害的呢！"汉帝点头称是。叔孙通趋出。过了几天，汉帝病体稍瘥，谁知戚夫人还不心死，仍是只在汉帝耳边叽咕。一日，汉帝特召太子盈至戚夫人宫中侍宴，太子奉命而至，四皓紧随左右，等得太子向汉帝行礼之后，四皓亦皆上前叩谒。汉帝一面命起，一面问太子："此辈为谁？"太子谨奏道："此即商山四皓，皇后聘为臣儿辅佐。"汉帝一闻此四人就是四皓，不觉愕然而起，惊问四皓道："公等都是年高有德之人，朕曾征召数次，公等奈何避朕不见，今反来从吾儿游？"说着，又微笑道："得毋轻视乃公乎？"四皓齐声答道："陛下轻士善侮，臣等义不受辱，因此违命不来；今闻太子贤孝，更能敬重山林之士，天下且归心，臣等敢不竭力辅助太子乎？"汉帝听了，徐徐说道："公等肯来辅佐吾儿，亦吾儿之幸。惟望始终保护，使吾儿不致失德，朕有厚望也。"四皓唯唯。便依次入座，来与汉帝奉觞上寿。汉帝饮了一阵，乃命太子退去。太子离座，四皓亦起，跟着太子谢宴而出。汉帝急呼戚夫人从帏后出来，边指着方才出去的四皓，边唏嘘对她说道："此四位老人，就是望重山林，久为天下所敬仰的四皓。今来辅佐太子，翼羽已成，势难再废矣。"戚夫人闻言，顿时眼泪簌落落的掉了下来，一头倒入汉帝怀内，只伤心得天昏地暗，乱箭攒心，甚而至于几乎晕死过去。汉帝见了这种形状，又急又怜，只得譬喻地说："人生在世，万事本空。我今劝汝得过且过，何必过于认真？我此时尚在与汝说话，只要一口气不来，也无非做了一场皇帝的幻梦而已。"说着，也不禁眼圈微红，摇头

长叹。戚夫人此时一见汉帝为她伤感，暗想主上现在病中，如何可以使他受着深刻激刺。想至此地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收起她已碎的一片芳心，去劝慰汉帝。汉帝见戚夫人知道体谅自己，便对她道："汝既这般慰朕，汝可为朕作一楚舞，朕亦为汝作一楚歌，先把这团忧愁推开，再谈别的如何？"戚夫人听了，便离开汉帝怀内，下至地上，于是分飘翠袖，袅动纤腰，忽前忽后，忽低忽高，轻轻盈盈的舞了起来。汉帝想了一会，歌词已成，信口而唱。正在凄怆无聊之际，忽见几个宫人，慌慌张张的走进来奏道："娘娘前来问候万岁爷的圣安来了。"戚夫人刚刚停下步脚，吕后已经走了进来，一见汉帝斜卧御榻，面有愁容，开口便怪戚夫人道："圣躬有恙，汝何得使其愁闷？"戚夫人无语，索性赌气退到后房去了。吕后又向汉帝似劝非劝，似讥非讥的絮聒一番，方始趋出。汉帝一等吕后去后，忙向戚夫人安慰。戚夫人泣语道："万岁在此，娘娘尚且这般，倘圣躬万岁千秋以后，婢子尚能安居此宫一日么？"汉帝道："朕病尚不至如此，汝且安心，容长计议。"又过数日，汉帝虽然不能视朝，所有大政，尚欲亲裁。一日，为了丞相萧何做了一件错事，汉帝便不顾自己有病，忽然震怒起来。你道何事？谅来那时萧何，位至相国，及谋死韩信，更加封五千户，在汉帝手里，也算得宠眷逾分的了。这天萧何奉到进爵诏书，即在府中大排酒筵，众宾纷纷道贺，独有故秦东陵侯召平往吊。召平自秦亡后，隐在郭外家中种瓜，时人因其所种之瓜，味极甘美，故号为东陵瓜。萧何入关，闻其贤名，招至幕下，每有设施，悉与计议，得其益处，却也不少。这天正是喜气盈庭，座上客满的时候，忽见召平素衣白履，昂然入吊道："公勿喜乐，从此后患无穷呢！"萧何听了不解道："君岂醉乎？我进位丞相，主上圣眷方隆，且我遇事小心翼翼，未敢稍有疏虞；今君忽出此语，难道有见怪于我的地方不成？"召平道："主上南征北讨，亲冒矢石，此次甚至中箭卧床，而公安居都中，不与战阵，反得加封食邑，我揣度主上之意，恐在疑公。试观淮阴侯，百战殊功，尚且难保首领；公自思之，能及淮阴么？"萧何听至此处，一想召平之言，确是深知汉帝腹内的事情，连忙求计于他道："这且如何？君应教我以安全之道。"召平道："公不如辞让封邑，且尽出私财，移作军糈，方可免难。"萧何称是，便只受职位，谢绝封邑，并出家财，拨入内库。汉帝果然心喜，奖励有加。从前汉帝征讨英布时，萧何每次使人输送粮饷。汉帝屡问来使，萧何近作何事。来使答言，萧相爱民如子，除办军需之外，无非抚循百姓而已。当时汉帝听了，默然无语。来使回报萧何，萧何亦未识汉帝用意所在，偶尔问及门客。一客

道："公不久要满门抄斩了。"萧何大骇，问其何法解救。门客道："公位至丞相，功列百僚之首，尚有何职可以加封。主上背后屡屡问公的意思，乃是防公久居关中，深得民心。一旦乘虚号召，闭关自守，据地称尊，岂非使主上进不能战，退无可归？这样关他死生的事情，哪能不日日存诸胸中的呢？今公还要孳孳为民，以为邀功地步，真如有病而不求医，反去与鬼为伍，岂非自入死境？现在第一须解释主上的疑忌，对症下药，惟有使民间稍起谤公之谣，才能转危为安。"萧何道："主上最恶剥削小民的官吏，这事我不敢做。"门客听了微哂道："公何明于治人，昧于治己乎？寻常官吏，职位卑小，主上并不畏其蓄有野心。所以略失官箴，必遭谴谪，如公地位，岂比他人。主上防公作乱，摇动社稷，自然认为大大刺心的问题。至于贪赃枉法那些小事，又自然认为个人溺职，反不足轻重了。"萧何听了，方始服这位门客有识见，便依了客言，故意做些侵夺民间财物之事。不到几时，就有人将萧何所为，密报汉帝。汉帝听了，行所无事，并不查问。已而淮南告平，汉帝返都，中途百姓遮道上书，争控萧何有强买民田等事。汉帝接书，仅不过令萧何自向民间谢罪，补偿田价了事。及至汉帝卧病在床，忽见萧何上一奏章，请将御苑隙地，拨给民间耕种，便又恨他取悦于民，恐有深意，立刻降了一道谕旨，命廷尉将萧何拘到，剥去冠服，押入天牢待罪。群臣以为萧何必犯大逆不道之事，恐惹祸祟，都不敢替他呼冤。幸亏有一位王卫尉，平日素敬萧何为人，一天适值侍宴宫中，便乘间探问汉帝道："相国萧何现押天牢，不知身犯何罪？"汉帝听了道："汝提到这个老贼，朕便生气。朕闻李斯相秦，有善归主，有恶自承。今相国受人货赂，向朕请放御苑之地，给民耕种，这是明明示好于民，不知当朕何等君王看待？"卫尉道："陛下未免错疑了。臣闻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，相国为民兴利，化无益为有益，正是宰相调和鼎鼐应做的职务。就是民间感激，也只感激陛下，断不是单独感激相国一人，因为朝中良相，必是宫内贤君选用的。还有一层，相国果有异志，陛下从前拒楚数年，相国是时若一举足，即可坐据关中。乃相国反命子弟随营效力。近如陛下讨陈豨，平英布，当时人心摇动之际，相国更以私财助饷，陛下因而连战皆捷。照臣说来，都是相国之功。相国亦人杰，何至反以区区御苑，示好百姓，想去收买人心乎？前秦致亡，正因君臣猜忌。陛下若是疑心相国，非但浅视相国，而且看轻自己了。"汉帝听了，仔细前后一想，萧何果没甚么不是，于是笑了一笑，即命左右赦出丞相。那时萧何年纪已大，入狱经旬，械系全身，害得手足麻木，困疲难行，虽然遇赦，已是蓬头赤

足，秽污不堪。但又不敢回府沐浴再朝天子，只得裸身赤体的入朝谢恩。汉帝见萧何那种形状，不觉失笑道："相国不必多礼。此次之事，原是相国为民请愿，致被冤抑。如此一来，正好成汝贤相之名，百姓知朕过失，视为桀纣之主罢了。"萧何更是惶恐万分，伏地叩首。汉帝始命左右扶他出宫，照常办事。从此以后，萧何益加恭谨，沉默寡言。汉帝也照旧相待，不消细说。

一天，汉帝偶与戚夫人话及赵王如意在外之事。戚夫人道："我儿年幼，远出就国，虽有周昌相佐，政事或者不致有误，衣食起居，婢子万不放心。"汉帝道："且待朕病稍痊，出去巡狩，带汝同行就是。"戚夫人听了，倒也愿意。她的脸上，便现出高兴的颜色来了。汉帝近来长久不见她的笑容了，喜得连命摆宴。他们二人，正在畅饮的当口，忽见周勃前来复命。汉帝就命召进宫来，询问之后，始知陈豨死后，所有部将，多来归降。因而知道燕王卢绾，与陈豨却有通谋情事，汉帝素来宠任卢绾，不甚相信，便命周勃退去。一面去召卢绾入朝，察观动静。次日即派廷尉羊管赴燕。谁知卢绾果有虚心，不敢入朝。说起这事，又要倒叙上去。先是陈豨造反时，曾遣韩王信拨与他的部将王黄，奔至匈奴国求援。那时匈奴虽与汉室和亲，初则尚想应允发兵相助，禁不起那位假公主在枕上一番劝止，因此对于王黄，便以空言敷衍。事为卢绾所知，也派臣属张胜，亲往匈奴，说是陈豨已败，切勿入援，张胜到了匈奴，尚未去见冒顿，忽在逆旅之中，遇见故燕王臧荼之子衍，两下叙谈，衍思报复父仇，乃诱劝张胜道："燕与胡近，宜早自图，汉王连杀功臣，所有封地尽与子弟；卢王究属异姓，汉帝现无暇顾及，所以燕国尚能苟存。欲保国基，惟有一面援救陈豨，一面和胡，方算计出万全。"张胜听了道："燕国若失，我的官儿不保，只有用衍之说，才是上策。"于是违背卢绾之命，反劝冒顿助豨敌汉。冒顿偏被说动，发兵援豨。卢绾久等张胜不归，又见匈奴已去助豨，心里甚为着急。及至张胜回报，查知张胜违反使命，便要把他问斩。岂知卢绾为人，最是耳软。张胜又与卢绾妃子有私，弄得结果，张胜非但没有问罪，仅将狱中一个犯人，提出替他斩首。他还秘密奉了卢绾之命，再赴匈奴，办理连和的事情去了。卢绾复令近臣范齐，往谒陈豨，叫他大胆敌汉，燕与匈奴都是他的后援。不料陈豨太不争气，在卢绾未去壮胆以前，倒还能够与汉帝打上几仗；等得卢绾去壮胆以后，反而一败涂地，甚至马革裹尸，总算应了那个名将从来不白头的诗句。卢绾一见陈豨败死当城，只吓得拉了他的那位爱妃道："你与张胜两个，害死寡人了！"那位妃子又劝他装病不见外客，以观动静，所以对于廷尉

羊管，只说有病，容缓入朝谢罪。羊管回报汉帝。汉帝再命辟阳侯审食其，御史大夫赵尧，侍臣刘沅，一同入燕，察看是否真病，以及促其入朝。三位使臣到了燕地，不问真病假病，一齐闯入宫去，看见卢绾脸上虽有愁容，肌肉甚是肥壮，都责其不应假病欺君。卢绾勉强辩说道："现在主上有病，一切大权，尽操吕后之手，我若入朝，岂非要与韩信、彭越他们鼎足而三了么？且俟主上圣躬复元，那时我方敢入朝。"赵尧、刘沅二人听了，尚想相劝，无奈审食其一听卢绾的说话，大有不满吕后之意，一时替他情人代怒起来，逼着赵、刘二使立即回都复命。汉帝听了三人奏语，已是愤怒。适又接到边吏的奏报，知道张胜并未问斩，且为和胡的使臣，汉帝自然怒上加怒，立命樊哙速引骑兵万五千人，往讨卢绾。樊哙去后，汉帝便又卧倒在床，一因怒气伤肝，二因箭创迸裂，三因深怪吕后不该为护太子，劝他亲征英布，以致病入膏肓。每逢吕后母子进宫问疾，没有一次不瞋目大骂。吕后索性避不见面，日日夜夜反与审食其一叙巫山云雨之情，二商龙驭上宾以后之事。照吕后毒计，恨不得以进药为名，毒死汉帝，好使儿子及早登基，反是审食其，力说不可，方始打消此念。谁知天下之事，无独有偶。吕后之妹吕媭貌虽不及乃姊，才更不及乃姊，风流放荡，却与乃姊相埒。她的情人，就是樊哙的家臣，姓商名冲，洛阳人氏，生得面如冠玉，目若明星。惹草拈花的手段，更比审食其高强，损人利己的心肠，尤较审食其厉害。一天为着公事，被樊哙责了他几句，心中自然大不愿意，一等樊哙去讨卢绾，他就来到一家勾栏之中，与一位名叫醉樱桃的妓女，商量一件密事。正是：

因怜国戚王妃色，欲取元勋大将头。

不知商冲究与醉樱桃所商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　扶微嫌家臣害主　嘱后事高祖升遐

咸阳东门胭脂桥畔，地段幽雅，景致天然，原为始皇别院。嗣被项羽焚毁，瓦砾灰堆，已成荒烟蔓草之地。萧何建造汉宫，划作民间市廛。当时就有一位名妓，人称醉樱桃。单以这个芳标而观，便知此妓的艳丽无伦了。她爱胭脂桥来得闹中取静，即自建一角红楼，作为她的妆阁。楼前种上一堤杨柳，随风飘舞，袅娜迎人，曲径通幽。两旁咸植奇花异草，一到艳阳天气，千红万紫似在那儿献媚争妍。楼中白石为阶，红锦作模，珍珠穿就帘拢，玛瑙制成杯盏。金鸭添香，烧出成之字，铜壶滴漏，催开夜合之花。以故王孙公子，腰缠十万，不惜探艳之资；词客才人，珠履三千，来沽寻春之酒。弄得醉樱桃的香巢，门庭如市，樱桃花下，游骢接踵，也象后来的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。这位名妓醉樱桃，在三个月以前，接着一位如意郎君，真是"潘吕邓小闲"五字皆全。她既是做的神女生涯，只要献得出缠头的人物，就可作入幕之宾，何况这位风流俊俏的郎君呢。她自然与他说不尽的海誓山盟，表不完的情投意合了。此客是谁？便是舞阳侯家臣商冲。商冲既与吕媭有染，暇时复辄至醉樱桃妆阁消遣。这天，他忽又想起樊哙奉命出征卢绾的前几天，他偶然误了一桩公事，就被樊哙骂得狗血喷头。他想害死樊哙，以泄羞辱之愤，因知醉樱桃，虽属妓女，素有奇才，所以来此问计于她。他一到她的房内，醉樱挑立刻设了盛筵，和他二人低斟浅酌，作乐调情。商冲喝了一会，始对醉樱桃说道："此处不甚秘密，我与你将酒肴移到那绣月亭上去。我有一件大事，要与你去商量呢。"醉樱桃听了，尚未开言，先就嫣然的一笑。这一笑，真有倾城倾国之容。从前褒姒的那一笑，未必胜她。醉樱桃一笑之后，又向商冲微微的斜了一眼道："你是一位侯府官员，国家大事，你也可从旁献议。今儿有甚事故，反来下问我这个纤弱无能的小女子起来呢？"商冲也笑道："这件事情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且到绣月亭上，自然会告诉你听。"醉樱桃便命丫鬟们，重添酒筵，摆到后花园里的绣月亭中。丫鬟遵命去办。她便与商冲二人，手挽手的出了卧

房，走到园中。其时夕阳已下，皓月初升，一片清光，把那一园的楼台亭阁，竹木花草，照得格外生色。他们二人，走到亭前的沼边，立定下来，赏了一会月色，约计时候，酒菜谅已摆好，方才走进亭去。一面命丫鬟们，统统退出，未奉呼唤，不得进来；一面关上亭门，惟将窗帘卷起，借着月光，免得点烛麻烦。布置已毕，那些酒筵，早已摆在近窗的那张桌上。他们二人，东西向的对面坐下，醉樱桃先替商冲满斟一杯，自己也斟上了，边喝着边问商冲道："商郎究属何事，为何说得如此郑重？"商冲听了道："我与你的恩爱，本是至矣尽矣的了，所缺者不过没有夫妻的名义而已。这件事情，除你以外，我也不敢与第二个人商量。我与我们舞阳侯夫人，本有关系，我并不瞒你。"醉樱桃听到这句，便插嘴道："商郎呀，奴一开口奉劝你总说奴吃醋。大凡吃醋的问题，是对于她的情人，不准再去与第二个女子爱好，这是普通的习惯。奴的劝郎快与那位吕媭斩断情丝，公的是为若被樊侯知道，郎的性命，必定难保。私的是为道德关系，既为他的家臣，岂可再犯主妇？一个人在世上总要凭良心作事，郎偏说奴吃醋。奴若吃醋，何以又任郎在各处惹草拈花呢。"商冲听到此处，忙止住她的话头道："我只说了一句，你就叽哩咕噜起来，快快莫响，听我和你且谈正事。"醉樱桃笑道："你说你说，奴听你讲就是了。"商冲道："我本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做个家臣，似乎已经对不住自己了。樊侯不过运气好些，碰见一位真命天子；我若那时也能跟着皇帝打仗，恐怕如今还不止仅仅封侯而已呢。我前几天偶误小事，即被樊侯当面糟蹋，我实气愤不过，打算害死姓樊的，因为你有才情，我所以要你替我想出一个万全之计。你有法子么？"醉樱桃听了，陡的瞪着眼珠子问商冲道："你这说话，还是真的呢，还是说着玩的？"商冲道："自然真的，我若不杀姓樊的，誓不为人！"醉樱桃听了，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的责商冲道："我本想将我终身托付于你，谁知你竟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小人，你既污他的妻子，又想害死他的性命，你也是吃饭喝水的人呀，怎么亏你说出这种话来？"说完，便把她手中一只酒杯，向地上一掷，只听得豁郎一声，倒把商冲吓了一跳，一时老羞成怒，便红了他的那一张脸，大发脾气道："你这贱婢，身已为娼，不是我这没眼的人抬举你，恐怕早被巡查官员赶走的了。我好意问问你，你竟骂起人来！"说着，顺手一掌，只打得醉樱桃粉颊晕红，珠泪乱迸，正想一把拖住商冲，要与他拼命，不料商冲接着又是两脚，已把醉樱桃一个娇滴滴的身材，踢倒在地，他却大踏步自顾自的走了。不言醉樱桃自怨所识非人，哭着回她房去，单讲商冲出得醉樱桃门来，越想

越气，忽然被他想到一个内侍。这位内侍，名叫英监，乃是戚夫人的心腹，从前曾经看中商冲祖传的一座白玉花瓶。商冲知他是最得宠的太监，不取瓶价，情愿奉赠与他，英监大喜，便和商冲结了朋友。此时商冲既然想到英监，立刻来至他的私宅，见了英监，假装着气愤不过的样子，甚至下泪，向英监哭诉道："樊侯无礼奸污我的妻子，还要凌辱于我。此次出征卢绾，他一回来，我的性命，必难保全。"英监本来对于商冲，尚未还过那座花瓶的人情，便答商冲道："你不必害怕，我自有计，叫樊哙决不生还咸阳便了。"商冲忙问何法。英监道："将来自知，此时莫问。"英监送出商冲之后，即去告知戚夫人道："臣顷间得着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舞阳侯樊哙，本是皇后的妹夫，已与皇后设下毒计，一俟万岁归天之后，要将夫人与赵王杀得一个不留，就是连臣也难活命，夫人不可不预为防备。"戚夫人本来只怕这一著棋子，一听英监之言，顿时哭诉汉帝。汉帝这几天正不惬意吕后的时候，听完戚夫人的哭诉，立将陈平、周勃两人，召至榻前，亲书一道密诏，命他两人乘驿前往，去取樊哙之首，回来复旨。两人听了，面面相觑，不敢发言。汉帝又顾陈平道："汝可速将樊哙之首，持回见我，愈速愈妙。莫待朕的眼睛一闭，不能亲见此人之头，实为恨事。"复谕周勃道："汝可代领樊哙之众，去平燕地。"汉帝说罢，忽然双颊愈红，喘气愈急。戚夫人慌得也不顾有外臣在室，赶忙从帏后钻出，一面用手连拍汉帝的背心，一面又对陈平、周勃两人道："二位当体主上的意思，速去照办，且须秘密。"陈平、周勃两人听了戚夫人的说话，又见汉帝病重，更是不敢多讲，只得唯唯而出，立刻起程。陈平在路上私对周勃道："樊哙是主上的故交，且是至戚。平楚之功，他也最大，不知主上听了何人的谗言，忽有此举。以我之意，只有从权行事，宁可将樊哙拿至都中，听候主上发落，足下以为何如？"周勃道："我是一个武夫，君有智士之称，连留侯也服君才。君说如何，我无不照办。"陈平道："君既赞成，准定如此行事。"

谁知他们二人，尚未追着樊哙，汉帝已经龙驭上宾了。原来汉帝自从陈平、周勃二人走后，病体一天重起一天，至十二年春二月中旬，自知创重无救，不愿再去医治。戚夫人那肯让汉帝就死，自然遍访名医，还要将死马当作活马医治。一天由赵相周昌送来一位名医，入宫诊脉之后。汉帝问道："疾可治否？"医士答道："尚可医治。"汉帝听了，便拍床大骂道："我以布衣，提三尺剑，屡战沙场，取得天下；今一病至此，岂非天命，天要我亡，即令扁鹊复生，亦是无益。"说完，又顾戚夫人道："速取五十斤金来，赐与此医，令他即去。"

戚夫人拗不过汉帝，只得含泪照办。汉帝遂召群臣至榻前，并命宰杀白马宣誓道："诸卿听着！朕死之后，非刘氏不准封王，非有功不准封侯。如违此谕，天下兵击之可也。"誓毕，群臣退出。汉帝复密请陈平，命他斩了樊哙之后，不必入朝，速往荥阳与灌婴同心驻守，免得各国乘丧作乱。布置既毕，方召吕后入内，吩咐后事。吕后问道"陛下千秋以后，萧何若逝，何人为相？"汉帝道："可用曹参继之。"吕后又问道："曹参亦老，此后应属何人为相？"汉帝想了一想道："只有王陵了。王陵太嫌愚直，可以陈平为辅。陈平才智有余，厚重不足，最好兼任周勃。欲安刘氏，舍周勃无人矣。就用周勃为太尉罢！"吕后还要再问。汉帝道："此后之事，非我所知，亦非汝所知了。"吕后含泪而出。汉帝复拉着戚夫人的手，长叹道："朕负汝，奈何奈何！"戚夫人哭得糊里糊涂，除哭之外，反没一言。又过数日，已是孟夏四月，汉帝是时在长福宫中瞑目而崩，时年五十有三。自汉帝为汉王后，方才改元，五年称帝，又阅八年，总计得十有二年。后来谥称高帝，亦称高祖。汉帝既崩，一切大权尽归吕后掌握。她却一面秘不发丧，一面密召审食其进宫。审食其一见吕后面有泪痕，忙去替她揩拭道："娘娘莫非又与戚婢斗口不成？"吕后一任审食其将她的眼泪揩干，一看房内都是心腹宫娥，始向审食其说道："主上驾崩了，尔当尽心帮助我们孤儿寡母。"审食其一听汉帝已死，只吓得抖个不住，呆了一会，方问吕后道："这这这样怎么得了呢？"吕后却把眼睛向他一瞪道："你勿吓，我自有办法。我的叫你进宫，原想望你替我出些主意。谁知你一个七尺昂臧，反不及我的胆大，岂不可恨！"审其食道："娘娘是位国母，应有天生之才，怎好拿我这平常之人来比呢？"吕后听了，忽然忍不住，噗哧的一声笑了出来。又用她的那双媚眼盯住审食其的脸上，似嗔非嗔，似笑非笑的一会，方始开口说道："我不要你在这里恭维我。现在你们主上，既已丢下我归天去了，你却不许负心的呢！"审食其听了，连忙扑的朝天跪下罚誓道："皇天在上，我审食其若敢变心，或是一夜不进宫来陪伴娘娘，我必死在铁椎之下。"吕后听他罚了这样血咒，一时舍不得他起来。急去一把将他的嘴闷住道："嘴是毒的，你只要不负心，何必赌这般的血咒！我愿你以后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就是了。"说完，便把他拉了起来，一同坐下道："主上去世，那班功臣，未必肯服从少帝；我且诈称主上病榻托孤，召集功臣入宫；等他们全到了，我早预备下刀斧手，乘大众不备，一刀一个，杀个干净。只要把这班自命功高望重的人物去掉，其余的自然畏服。"吕后说至此地，便又去拉着审食其的手问他道："你看我的

计策如何？"审食其被她这样一问，急连连的摇着头道："不好，不好！这班功臣，都是力敌万夫的人物。几个刀斧手，哪是他们的对手。就是如心如意的真被我们杀尽，那班功臣手下，都有善战的勇士，一旦有变，那还了得。"吕后着慌道："你不赞成么？"审食其道："我大大的不赞成。"吕后道："你的别样功夫到还罢了，你的才学，我却不服。"审食其道："娘娘既然不服我的才学，可请国舅吕释之侯爷进来商量。"吕后果将释之请到，释之听了吕后的主意，也是不甚赞成。但比审食其来得圆滑，只说容长计议，不可太急。吕后因见他们二人，都不赞成，一时不敢发作。转眼已阅三日，外面朝臣已经猜疑，惟因不得确实消息，大家未敢多嘴。独有曲周侯郦商之子郦寄，平时与吕释之的儿子吕禄，斗鸡走狗，极为莫逆。吕禄年少无知，竟把宫中秘事，告知郦寄。郦寄听了，回去告知其父。郦商听了，细问其子道："此等秘密大事，吕禄所言，未必的确。"郦寄道："千真万真，儿敢哄骗父亲么？"郦商始信，慌忙径访审食其，一见面就问道："阁下的棺材，可曾购就？"审食其诧异道："君胡相戏？"郦商乃请屏退左右，方对审食其言道："主上驾崩，已是四日，宫中秘不发丧，且欲尽害功臣，请问功臣诛得尽否？现在灌婴领兵十万，驻守荥阳；陈平又奉有诏令，前往相助；樊哙死否，尚未一定；周勃代哙为将，方征燕地。这班都是佐命元勋，倘闻朝内同僚有被害消息，必定抱兔死狐悲之恨，杀入咸阳。阁下手无缚鸡之力，能保护皇后太子否？阁下素参宫议，人人尽知。我恐全家性命，尚不仅一刀之苦的呢！"食其嗫嚅而答道："我却不知此事。外面既有风声，我当奏闻皇后便了。"郦商道："我本好意，当为守秘。"说完，告辞别去。食其急去告知吕后。吕后见事已泄，只得作罢。一面叮嘱食其转告郦商，切勿喧扬；一面传令发丧。朝中大臣，方得入宫举哀。忙乱了十几天，乃由朝臣公议遵照遗嘱，将汉帝御棺，葬于长安城北，号为长陵。以太子盈嗣践帝位，尊吕后为皇太后。朝廷大政，均奉皇太后懿旨行事，新皇帝年幼，那时尚只十有七岁，未谙政事，只能随着太后进退而已。后来庙谥曰惠，不佞书中称呼，便用惠帝二字。那时惠帝登基，照例赏功赦罪，喜诏颁到各国，各处倒也平安。

惟有燕王卢绾，前闻樊哙率兵出击，原不敢与汉兵相敌，自领宫人家属数千骑，避居长城之下，拟俟汉帝病愈，入朝辩明，希冀赦罪。及闻惠帝嗣立消息，料知权操太后，何苦自往送死，一时进退为难，弄得没有法子。后来仍听妃子的主张，投奔匈奴。匈奴命为东胡卢王，暂且安身。等得樊哙到了燕地，卢绾早已不在那儿，燕人并未随之造反，毋劳征讨，自然畏服。樊哙进驻

蓟南，正拟出追卢绾，忽有使者到来，叫他临坛接诏。樊哙急问坛在何处，使者答称坛在郊外。樊哙武人，本来不谙礼节，又恃功高众将，兼为国戚，毫不疑虑，即随使者，前去受命。及至郊外，遥望筑有土坛，又见陈平已登坛上，忙至坛前，跪下听诏。甫听数语，突有武士数名，奔出坛来，把他拿下。樊哙正要喧闹，那时陈平诏已读完毕，急忙走近樊哙身前，与他耳语数句。樊哙方始无言，一任陈平指挥武士，将他送入槛车。同时周勃早已驰入樊哙营内，出诏宣谕。将士素重周勃，又是圣意，群皆听命。周勃代掌将印，自有奏报，暂且不提。先说陈平押了樊哙，直向关中进发，正在中途，又接汉帝后诏，命他自往荥阳，帮助灌婴坚守，所有樊哙首级，交付来使携回都中。陈平奉诏之后，因与此使本是熟人，暗将他的办法，告知此使。此使并不反对，但说道："既是如此，我且与君在中途逗留数日，且看主上病体如何，再定行止。"陈平甚以为然。居然不到三天，已得汉帝驾崩消息，陈平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急将槛车托付那使押解，自己乘马，漏夜入都。他的计策是要速见吕后，以炫未斩樊哙之功。他知道吕后为人凶悍，但对大事，尚能分出好歹。只有她的妹子吕媭，性素燥急，防她先向吕后进谗，不要反将好心弄成歹意。谁知陈平果有先见，幸亏早见吕后一步，否则真要受吕媭的中伤呢。那时汉帝棺木，尚未安葬，陈平一至宫中，伏在灵位之前，且哭且拜，几乎晕去。吕后一见陈平到来，急从帏中走出，怒询樊哙下落，陈平暗暗欢喜，自赞他主意不错，边拭泪边答道："臣知樊侯本有大功，不敢加刑，仅将樊侯押解来都，听候主上亲裁。不料臣已来迟一步，主上驾崩，臣不能临终一面主上，真可悲也。"吕后一听陈平未斩樊哙，心里一喜，即将怒容收起，夸奖陈平道："君真能顾大局，不遵乱命，樊哙今在何方？"陈平又答道："樊侯不日即到，臣因急于奔丧，故而先来。正是：

才人毕竟心机活，处事才称手段高。

不知吕后听了陈平答话尚有何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　老尼姑瓶中摄酒　少皇子被内遭酖

却说吕太后听见樊哙不日可到，不禁大悦，便含笑对陈平道："君沿途辛苦，可先回家休息。"陈平复道："现值宫中大丧，臣愿留充宿卫。"吕太后道："君须担任大政，守卫之事，令数武士足矣。"陈平听了，又顿首固请道："新立储君，国事未定，臣受先帝厚恩，理应不离储君左右，事无巨细，臣须目睹储君饮食兴居等事，方始放心。"吕太后听他口口声声顾念嗣君，既感他未斩樊哙之恩，又喜他忠于儿子之意，于是不绝于口的温谕嘉奖道："忠诚如君，举世罕有，现在嗣主年少，处处需人指导，先帝临终，曾言君才可用，敢烦君为郎中令，傅相嗣主，使我释忧。"陈平一再叩首谢恩，真的不回私宅，就去随伴惠帝去了。陈平刚刚趋出，舞阳侯夫人吕嬃，已进宫来，向她乃姊，哭诉樊哙被冤，都是陈平主唆，须速将他问斩。吕太后听了佛然道："我曾说你卤莽，一丝不错。陈平乃是好人，你的丈夫，若非陈平，恐怕一百个也死了，还待此时！"吕嬃道："这是陈平听得先帝驾崩，因而变计，又来讨好，他的狡猾，我却深知。"吕太后听了，且怒且笑道："此地距燕，路程不下数千，往返至少也要一月半月。当时先帝尚存，本是命他去立斩汝夫之首；他若照办，也不能怪他，你怎么说他变计？那时你我在都，尚且不能设法相救。幸他能顾大局，保全你夫之命，此等大恩，应当世世不忘。我是国母，身分关系未便舍公言私。你有夫妇之情，怎能恩将仇报起来，如此行为？"吕太后说到此地，便微微冷笑一声道："你以后须要改换才好呢，你切不可自恃是太后妹子，遇事任性，国法难赦，不要后悔。"原来吕嬃本想乃姊听她的说话，斩了陈平，替她示威，以后别人，便不敢来惹着樊府之事了。哪知偏偏碰了一个大大钉子，不禁满面含羞的一言不发，立在一旁。吕太后见她羞愧之容堆满一脸，一时想起姊妹之情，方将此事丢开不谈，命她赶快回去，等我赦了樊哙，一场险事总算平安，应该谢谢祖宗。吕嬃去后，樊哙已经解到，待罪之臣，未便擅自入宫。吕太后下了赦令，樊哙进来拜谢。吕太后问他道："汝的性命，究是何人保全，汝

知道否？”樊哙道：“自然是太后的恩典，臣当以死图报。”吕太后笑道：“我不敢以他人之功，据为己有，也不劳你当面恭维，汝再想想看，到底是谁？”樊哙明知是陈平帮忙，因是私事，不敢直认。现见太后一定要他说出，没有法子，只得老实道：“臣那时听了陈平宣读诏书，诏中有立即斩首字样，自知命已不保，纵有冤抑，路隔数千，何能插翅飞到先帝面前诉冤？幸而陈平与臣耳语他的办法，臣始放心。陈平冒死违旨相救，真是可感！”吕太后笑道：“汝还老实，尚有良心，不比汝妻糊涂已极，竟来逼我降罪陈平，汝以后倒要好好的管教她才是。”樊哙听毕，连连的代他妻子认罪。吕太后道：“汝快去谢过陈平，往后不论公私事务，与陈平商量商量，多有益处。”樊哙听了退出，回至家中，吩咐家臣商冲，立刻预备上等酒宴，单请陈平一人。陈平接到请帖，自然赴宴。谁知到了樊侯府第，那桌酒宴，不设正所，却设在内室，陈平受宠若惊，先与樊哙寒暄之后，樊哙也谢过救命之恩，陈平方始力辞道：“执事为国戚皇亲，此地内室，太后尝来私宴；晚辈外臣，怎敢无礼！”樊哙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我是武夫，不会客套，荆人尝受太后教训，尚长词令，我今日请先生在内室饮宴，原是以至亲骨肉相待。”说完，即命丫鬟，快请夫人出来，拜谢先生。陈平急去阻止，早见吕媭已经袅袅婷婷的，轻移莲步，走至他的面前，口称：“恩公在上，受我一礼。”边说边已盈盈的拜了下去。陈平只得慌急跪下回礼道：“夫人请起，如此折死晚辈了！”吕媭拜完，又去亲自执杯，与陈平递酒。陈平还要谦让，却被樊哙大喝一声，一把将他揿在首位坐下。陈平那时一个冷不防的，不觉大大的吓了一跳。就在这一吓之中，他们夫妻二人，已经左右坐下，一同吃了起来。陈平只得告罪道：“贤夫妇如此错爱，晚辈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樊哙听了，复大笑道：“先生本是风流才人，何必拘拘学那班腐儒的行为，这样最好。”酒过三巡，樊哙又笑问陈平道：“先生曾在先帝面前献过六次奇计，这是人人钦佩的。不过此次承先生相救，我却有一桩事情不解，今日既成忘形之交，可否明白宣布，以释我的疑团？”陈平道：“从前之计，乃是偶然猜中，一则是先帝的鸿福，二则是诸位的功劳，何消挂齿。执事何事不懂，晚辈自当解释。”樊哙道：“我的蒙先生不照诏书行事，现在是有太后恩赦，对于先生的办法，公私俱足称道。但那时先帝尚在，先帝为人，说行就行，谁人敢去违他圣旨。先生偏敢毅然相救，难道预知先帝驾崩的日子么？若是不能预知，岂不是舍了自己的性命救我么？”吕媭也接口道：“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务请先生不要见怪，我们夫妻，敢认先生知己，因此无语不谈，也无事不可问了。”陈平当

下答道："晚辈当时与周将军同奉面谕之后，本想当场即替执事求赦，实因那时先帝满面怒容，又在病中，求也无益，兼之戚夫人在侧，晚辈更不便多言。"陈平说至此地，吕媭又微蹙双眉，接口道："那个贱婢，连太后也不在她的眼中，我们是太后一方面的人，她自然应该进谗的了。"陈平道："此事先帝究听何人之言，不敢臆度，但也不好一定疑心是戚夫人进的谗言。"樊哙道："这且不提，先生只说那时的意思。"陈平道："晚辈那时没有法子，然已打定这个主意，中途即与周将军商议。周将军只要我肯负责，也很赞同。我的将执事押解入都，乃是让先帝自行办理，腾出机会。一则希望先帝回心转意，赦了执事之罪；二则内有皇后，外有同僚，大众力保，未必无望。至于我，纵因此获罪，因为国家留将材起见，却也甘心。说到先帝宾天之期，我非神仙，何能预知？且先帝待我甚厚，断无望他速死之意。"樊哙、吕媭听毕，一齐答道："如此说来，这是先生实心相救的了，我夫妇有生之年，皆先生所赐。"陈平接口道："晚辈为国为才，非为执事，何敢承誉；不过说起先帝的病症，却有一段小小奇闻。"樊哙问其何事。陈平道："山荆随我有年，平生极孝父母。她因为祖父、父亲有病，常去求神问卜，我因她是孝思，也未阻止，山荆有一天，在此间东郭外，一家先觉庵里，无意中遇见一位有道的老尼，法号苦女。据云，她已百有十岁，尚是童身，亲见列国纷争，那时连始皇也未出世，她避兵灾入山遇仙，因此略知过去未来之事。山荆见她童颜鹤发，道貌盎然，即以她的祖父、父病为问。那尼微笑答道：'二人无碍，惟母氏可忧。'山荆当时不甚为然，因那时她的母亲，身体康健，毫无小病，何至可忧。岂知未到半月，即接家报，母氏果得急病而亡。山荆至是始服那位老尼真有道行，因以语我。我即偕山荆前去拜谒老尼，那时我适奉了命捕执事的诏书。不办呢，有违旨之罪，若办呢，执事乃国家栋梁，岂不可惜。便以这桩疑难问题，取决老尼。老尼即写出四句隐语，那隐语是：

山中虎，不必捕！窟内龙，至此终。"

陈平述完隐语，又接说道："我当时仍不相信，总之欲救执事，却是南山可移，此志决不更改。现在事后想来，此尼真有道行了。据说张留侯辟谷之术，就是此尼所教。"樊哙听了，倒还不以为奇，惟有吕媭听了这件奇事，笑得一张樱桃小口，合不拢来，急问陈平道："我们此刻便去将此尼请来，问问吉凶如何？"樊哙本宠这位贵妻，真的差了商冲亲自去请。稍顷回报，老尼拒绝来府。吕媭问他何故不来。商冲答道："老尼说的世人喜闻吉语，恶听凶词；万一因

此触犯贵人之忌，反多麻烦等语。”吕媭道：“烦君再去相请，就对此尼说：‘我要罹千刀万剐之罪，是我命中注定，我也决不怪她就是。’”商冲去后，不到半个时辰，果然同了老尼来了。陈平因是熟人，便与她为礼。吕媭就请此尼坐在席上，略道寒温，戏以杯中之物相敬。老尼接了酒杯微笑道：“夫人所赐，不敢违命。惟贫尼绝食已久，那能破戒。”说着，即把眼睛四处一望，乃笑指几上一座翡翠花瓶道：“这瓶现在未曾插花，可以替代贫尼饮这美酒。”边说边以杯中之酒，向空一洒之后，始朝吕媭申谢道：“贫尼拜领矣。”吕媭不信，赶忙命丫鬟将那座花瓶，捧至面前。先以她的鼻子向瓶口一闻，果有芬芳馥郁的酒气，不禁称奇。复把瓶口覆地，那酒就汩汩的流了出来。说也奇怪，瓶中之酒，不过两匙，那座花瓶，却有一尺五寸高低，那酒竟会源源的流出不绝。又命丫鬟，接以巨盆，盆满二次，瓶中之酒犹多。此刻连樊哙也奇怪起来。他本洪量，便笑将那瓶接在手中，举得极高，以瓶口置诸他的唇边，一口一口的喝在肚内。谁知喝了许久，觉已微醺，那酒仍未倒罄。同时又见那尼以指向空中一指，道了一声“疾！”那座瓶里，顿时告尽。忽见家人进来禀说：“府中所存十巨瓮的美酿，不知何故，突然自会点滴俱无。”老尼接口笑道：“此酒已入侯爷腹中矣，哪得还有！”樊哙大乐，敬礼有加。吕媭方以终身的祸福相询。老尼输指良久，忽然目注吕媭的脸上微讶道：“夫人急宜力行善事，以避灾星。”吕媭急问道：“莫非我有不祥之兆么？”老尼摇首不语。吕媭记起方才商冲传语，便笑对老尼道：“仙姑毋惧，任何凶兆，务乞明示！”老尼方嗫嚅道：“贫尼亦不解，夫人贵为国戚，纵有不幸，亦何至裸体去受官刑乎？贫尼屡卜均有奇验。不验之事，或者自此始矣！”说完，告辞而出，坚留不住，赠金不受。吕媭亦不在意，惟当时因有贵客在座，微现羞容罢了。陈平便也告谢辞出。次日，即将舞阳侯留宴之事，遇便奏知太后．吕太后听了，喜他戋微私务，亦不相瞒，对于国家大事，自然更加忠心，因此十分宠信。

一日，吕太后召陈平至，询以欲害戚夫人，廷臣有闲话否？陈平奏道：“宫中之事，廷臣哪好干涉。”陈平退后，吕太后即将戚夫人唤至，数以罪状道：“尔狐媚先帝，病中不戒房事，一罪也；欲废太子，以子代之，二罪也；背后诽谤国母，三罪也；任用内监，致有不法行为，四罪也。此四桩乃其大者，其馀之罪，罄竹难书。尔今日尚有何说？”戚夫人听毕，自知已失靠山，哪敢言语。吕太后便顾左右道：“速将髡钳为奴的刑罚，加她身上。”于是就有几个大力宫奴，走上来先把戚夫人身上绣服褫去，换上粗布衣裳，然后把她头上的万缕

青丝拔个干净。吕太后见了，又冷笑一声道："尔平日擅作威福，且让尔吃些苦头再讲。"说完，即令戚夫人服了赭衣，打入永巷内圈禁，每日勒限舂米一石，专派心腹内监管理此事，若少半升，即杖百下。可怜戚夫人十指尖尖，既嫩且白，平日只谙弹唱，哪里知道井臼之事，而且没有气力，娇滴滴的身材，如何禁得起那个石杵？但是怕挨御杖，只得早起晏眠的攒眉工作。一天委实乏了，便一面流泪，一面信口编成一歌，悲声唱道：

子为王，母为虏。终日舂，薄暮常与死相伍。相离三千里，谁当使告汝！

她歌中寓意，明是思念她的儿子赵王如意，不料已有人将歌词报知吕太后。吕太后愤然暗想道："不错，她拚命的只望儿子作帝，这个祸根留在世上，自然不是我们母子之福。"想到此地，急命使者速往赵国召赵王如意入朝。使者去后，一次不至，二次不来，吕太后愈加动怒。正欲提兵遣将，去拿赵王，就有一个心腹内监奏道："臣知赵王不肯应召入朝，全是赵相周昌作梗。只要用一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把周昌先行召入朝来，那时赵王一个乳臭小儿，我们要他至东，他也不敢往西的了。"吕太后依奏，即把周昌征召入都。周昌接到诏书，不敢不遵，只得别了赵王，单骑来见太后。吕太后一见周昌，顿时怒容满面的叱之道："我与戚婢有嫌，汝应知道，何故阻止赵王，不使前来见我？"周昌听毕，仍是急切说不出话来。挣了半天，方始断断续续的挣出几句说话。不佞将他的说话凑接拢来，乃是先帝以赵王托臣，明知臣虽无才，尚觉愚直，为人不可无信，况主上么？况已去世的主上么？所以臣从前在朝的时候，只知主上与太子二人。那时主上要废太子，臣情愿冒犯主上，力保太子。自从奉先帝命作赵相之后，臣只知一个赵王，不知有他。这是臣阻止赵王入都，以防不测的意思。说到现在的嗣帝，乃是赵王之兄。赵王为先帝钟爱，太后与嗣帝，也应该仰体先帝之心，善视赵王，方才不负先帝。今太后恨臣不使赵王入都，以此测度，太后不是有不利赵王的心思么？臣意嗣帝已为天子，赵王原属臣下，不比先帝在日，或防赵王有夺嫡之事。况且先帝有誓，非刘氏不准封王。赵王乃是先帝亲子，尚望太后速弃私怨。臣奉先帝遗命，刀斧加项，不敢相辞等语。当时吕太后听毕，原想将周昌从重治罪，后来听他提起从前争储一事，念他前功，故而赦他违抗之罪，但是不使他回赵，一面复召赵王入谒。

赵王既已失去周昌，无人作主，只得乖乖应命入都，朝谒太后。那时惠帝年虽未冠，却是存心仁厚，与他母亲的性情，大不相同。每见其母虐待戚夫

人，曾经哭谏，无奈太后不理。他究是她的亲生之子，只得空替戚夫人嗟叹而已。现见太后召入赵王，知道不怀好意，一俟赵王谒过太后，他便命赵王和他同寝同食，一刻不使离开左右。好在他尚没有立后，他的宫中，也用不着避嫌。赵王见惠帝如此相待，自然感激涕零。有一天，他趁便求着惠帝，思见其母一面。惠帝好言安慰，允他随时设法，急则反为不妙，赵王无法，只得日以眼泪洗面，一天一天的只在愁城度日，吕太后的召入赵王，当然是要害他。因被儿子顷刻不离的管住，倒也一时不好下手。光阴易过，赵王在宫中一住数月，已是惠帝元年十二月中旬了。惠帝近见太后不甚注意赵王，以为已经打消毒意。一天出去打猎，因见时候尚早，天气又寒，赵王既在梦中，不忍唤他醒来，于是一个人出宫而去。待至打猎回来，心中惦记赵王，尚未去见太后，却先回至寝宫。及见赵王还在蒙头高卧，非但自己不去唤他，且令侍从也不许惊动。直至午膳开出，方去揭开锦被一看。不看犹可，这一看，只把惠帝伤心得珠泪纷抛起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赵王如意，何尝如意，早已七窍流红的死了多时了。惠帝明知这个辣手定是太后干的，只得大哭一场，吩咐左右，用王礼殓葬。后来查得帮助太后鸩死赵王的人物，内中有一个是东门外的宫奴，惠帝便瞒了太后，立将那个宫奴暗暗处死。其余的呢，都是日伴太后身边，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，付之一叹罢了。赵王既死，可怜戚夫人仍在永巷舂米，毫不知道，还巴望她的爱子，前去救她呢。正是：

安眠虽赖贤兄爱，惨死其如嫡母何！

不知吕太后鸩死赵王如意之后，能否放过其母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　异想天开将人作彘　奇谈海外尊妹为娘

却说吕太后鸩杀赵王如意之后，忽又闷闷不乐起来。那时审食其总在宫中的时候居多，看见吕太后似有不豫之色，忙问她道："太后何故不乐？照臣说来，现在你以太后行天子事，赏罚由你，生杀由你，怎么还有愁闷的事情？"吕太后道："戚婢为我生平第一个仇人。她的儿子，虽然已死，她还活在世上，我实在大不称心。"食其道："我道何事，原来为了这一些些小事。马上把她处死，真是不费吹灰之力，你也未免太多愁了。"吕太后听了，微微含嗔道："处死这个贱婢，自然容易，我因为想不出她的死法，因此烦恼。"食其道："要杀要剐，悉听你的吩咐，怎的说出想不出她的死法呢？"吕太后道："你既如此说，你就替我想出一个特别的死法来。我要从古至今，没人受过这样刑罚，方始满意。你若想得一个最毒最惨，而又没人干过的法子，我便从重赏你。"食其笑道："我这个人本无才学，限我三天，方能报命。"吕太后听了，也被他引得笑了起来。等得饭后，吕太后偶至后园闲逛，忽听得有杀猪的声音，甚是凄惨，便踱了过去，尚未走近御厨，遥见一只母猪，满身之毛，虽已钳去，当胸的致命一刀，尚未截进，那猪未死而先拔毛，岂不可惨。原来这个杀猪法子，也是吕太后始作俑的，她说，先戳死而后拔毛，肉味是死的；先拔毛而后戳死，肉味是活的。她的命令，谁敢不遵。不过当时宫内的猪，也算受了无妄之灾，同是被人吃肉，还要多受这个奇惨的痛苦，未免冤枉。吕太后那时看了那猪之后，顿时心有所得，赶忙回至宫里，跨进房去，却见食其一个人昂着脑袋，似乎还在那儿想那法子，她便笑对食其道："你这傻子，可以不必费心了。我老实对你说，我想不出的法子，你便休想。我此刻偶然看见一桩事情，那个贱婢的死法，却已有了。"食其忙问何法，吕太后又微笑道："你看了自会知道，何必我来先说。"说完，便来至堂前，自己往上一坐，吩咐宫娥彩女速把戚婢带来。顷刻之间，戚夫人已被带至。此时戚夫人已知吕太后的威权，不由得不向吕太后双膝跪下，只是不敢开口，悄悄的抬眼朝上一望，只见吕太后满

面杀气，危坐堂中，两旁侍立数十名宫娥彩女，肃静无哗。可怜她在腹中暗忖道："今天这场毒打，一定难免。"哪知并非毒打，真要比毒打厉害一百万分呢！当下只听得吕太后朝她冷笑一声道："你这贱婢，万岁在日，我自然不及你，如今是你可不及我了。"说完，便向两旁的宫娥喝道："速把她的衣服先行洗剥。"戚夫人一听吕太后此时说话的声音，宛如鸮鸟，未曾受刑，先已心胆俱碎。这时候没有法子，只得低声叫着太后可否开恩，让我连衣受杖罢。只见吕太后正眼也不睬她，只是把她一双可怕的眼珠子钉着那班宫娥。那班宫娥自然拥上前来，顷刻之间，已把戚夫人剥个裸虫一般，先以聋药，薰聋耳朵，次以哑药，灌哑喉咙，再挖眼珠，复剁四肢。可怜戚夫人受着这种亘古未有的奇刑，连嘴上也喊叫不出，她心里如何难受，可想而知的了。当时卧在地上的戚夫人，哪里还象一个人形，不过成了一段血肉模糊的东西。这种名目，吕太后别出心裁，叫作人彘。有史以来，人彘之名，真是创闻。吕太后此时既出心头之气，一面命人将这个人彘，投入厕中；一面去与审食其开怀畅饮，以庆成功。他们二人你一杯，我一盏的，喝了一会，吕太后又想起一事，便对食其道："嗣帝居心长厚，我要害死如意，他却拚命保护，如此母子异途，很于我的心思不合，将来若被臣下进些谗言，我虽然不惧他，你这个人的命运，便有危险。"食其听到此地，果然有些害怕起来。过了一阵，越想越怕，扑的一声，站了起来，似乎要想逃出宫去，从此与太后斩断情丝的样子。无奈吕太后中年守寡，情意方浓，哪肯就让审食其洁身以去。当下便恨恨的朝食其大喝一声道："你往哪儿走，还不替我乖乖的坐下。"食其一见太后发怒，只得依旧坐下，口虽不言，他的身子却在那儿打颤，吕太后见他那种局促尴尬的形状，不禁又生气，又好笑的对他说道："亏你也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连这一点点的胆子都没有，以后我还好倚你做左右手么？"食其听了，仍是在边发抖，边说道："太后才胜微臣百倍，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计，方好过这安稳日子。"吕太后微笑道："你莫吓！我自有办法。"说着，即令宫娥，去把嗣帝引去看看人彘，使他心有警惕，以后就不敢生甚么异心了。宫娥当时奉了太后之命，便去传谕内监照办。内监忙至惠帝宫中，那时惠帝正在思念少弟赵王，忽见太后宫里的内监进来，问他是否太后有甚么传谕。内监道："奴辈奉了太后面谕，命奴辈前来领陛下去看人彘。"惠帝正在无聊，一听人彘二字，颇觉新颖，便命内监引路，曲曲折折，行至永巷。内监开了厕门，指示惠帝："这个就是人彘，陛下请观。"惠帝抬头往内一望，但见一段人身，既没手足，又是血淋淋的两

个眼眶，眼珠已失所在，馀着两个窟窿，声息全无，面目固难辨认，血腥更是逼人；除那一段身子，尚能微动之外，并不知此是何物。看得害怕起来，急把身子转后，问内监道："究是何人？犯了何罪，受此奇刑？"内监附耳对他说道："此人就是赵王之母戚夫人。太后恶其为人，因此命作人彘。"那个内监，人彘二字，刚刚出口，只见惠帝拔脚便跑，一口气跑回自己宫里，伏在枕上，顿时号淘大哭起来。内监劝了一番，惠帝一言不发。那个内监回报太后，说道："皇帝看了人彘，吓得在哭。"吕太后听了，方才现出得色，对食其道："本要使他害怕，那才知道我的厉害，不敢违反我的意旨了。"次日，忽据惠帝宫中的内监前来禀报道："皇帝昨天看了人彘之后，回得宫去，哭了一夜，未曾安眠。今儿早上，忽然自哭自笑，自言自语，似得呆病，特来禀闻。"吕太后听了，到底是她亲生儿子，哪有不心痛之理，便同内监来至惠帝宫中。只见惠帝卧在床上，目光不动，时时痴笑，问他言语，答非所问。赶忙召进太医，诊脉之后，说是怔忡之症，一连服了几剂，略觉清楚。吕太后回宫之后，常常遣人问视。过了几天，惠帝更是清醒，便向来监发话道："汝去替我奏闻太后，人彘之事，非人类所为。戚夫人随侍先帝有年，如何使她如此惨苦？我已有病，不能再治天下，可请太后自主罢！"来监返报太后。太后听毕，并不懊悔惨杀赵王母子，但悔不应令惠帝去看人彘。后来一想，惠帝不问国事也好，到底大权执在自己手中，便当得多，从此连惠帝也不在她的心上了。翌日视朝，遂以淮南王友为赵王，并将后宫所有妃嫔，或打或杀，或锢或黜，任性而为，不顾旁人议论。朝中大臣，个个惧她威权，反而服服贴贴，竟比汉高帝在日，还要平静。独有周昌，闻得赵王惨死，自恨无法保全，深负高帝付托，因此称疾不朝。吕太后也不去理他。周昌到了惠帝三年，病死家中，赐谥悼侯。这还是吕太后不忘他当日争储之功，若照他近日的行为，就有一万个周昌，恐也不会寿终正寝的了。那时吕太后还防列侯有变，降诏增筑都城，迭次征发丁夫，数至百万之众，男丁不足，益以妇女。可怜那时因为怠工的妇女，被杀之数，何止盈万。那座都城，直造了好几年，方才筑成。周围共计六十五里，城南为南斗形，城北为北斗形，造得异常坚固，时人称为斗城。所有工程费用，似也不下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。后之人只知始皇造长城的弊政，竟不提起吕雉筑斗城的坏处。这是史臣袒护她的地方，不必说他。

惠帝二年冬十月，齐王肥由镇入朝。肥是高帝的庶长子，要比惠帝年长数岁。惠帝友爱手足，自然诚诚恳恳的以兄礼事之，陪同入宫，谒见太后。太

后佯为慰问，又动杀机。这天正值惠帝替齐王接风，内庭家宴，自无外人。惠帝不用君臣之礼，要序兄弟之情，于是请太后上坐，请齐王坐了右边，自己在左相陪。齐王因未辞让，又惹吕太后之怒。吕太后当下心中暗骂道："这厮无礼，真敢与吾子认为兄弟，居然上坐。"勉强喝了一巡，便借更衣为名，返入内寝，召过心腹内监，密嘱数语。内监自去布置，吕太后仍出就席。惠帝存心无他，已忘乃母害死赵王母子之事，只与齐王乐叙天伦，殷勤把盏。兄弟二人，正在开怀畅饮的当口，惠帝忽见一个太后宫中的内监，手捧一只巨杯，向齐王行过半跪之礼，将那巨杯，敬与齐王道："此酒系外邦所献，味美性醇，敬与王爷，藉作洗尘之礼。"齐王接到手内，不敢自饮，慌忙站了起来，恭恭敬敬的转献太后。吕太后自称量窄，乃令齐王自饮。齐王复去献与惠帝，惠帝接了那只巨杯，刚刚送到唇边，正要呷下的时候，突见太后似露惊慌之色，急向他的手内，把那只巨杯夺去，将酒倾在地上。不料忽来一只项系金铃小犬，竟在地上，把那酒舐个干尽。不到半刻，只见那犬，两眼发红，咆哮乱叫，旋又滚在地上，口吐毒血而死。齐王至此，始知那酒有毒，幸而自己没有喝入腹内，不然，岂不是与那犬一样了么？吓得诈称已醉，谢宴趋出。回至旅邸，心中犹在狂跳不止，忙将此事，告知左右。当下就有一位随身内史献计道："大王若欲回国，惟有自割土地献与鲁元公主，为汤沐邑。公主系太后亲女，公主欢心，太后自然也欢心了。"齐王依计行事，上表太后，愿将城阳郡献与公主，增作食采，果奉太后褒诏。齐王忙趁此机会，申表辞行，谁知不得批答，仍是未能回国。又与内史商酌，内史续想一法道："臣有一策，但恐大王不屑为此，否则必发必中。"齐王道："我只要能够回国，又能保全性命，无论何事，我都肯做。"内史道："臣的计策，是请大王上表太后，情愿尊奉鲁元公主为王太后，那时鲁元公主必助大王，自然可以安然回去了。"齐王踌躇道："公主乃是寡人的亲妹，如何可以称之为母呢？"内史道："大王要救性命，那能顾此！赵王如意之事，大王莫非不知么？"齐王一听赵王如意二字，不禁颜色陡变道："快快上表！快快上表！"缮成之后，递了进去，果有奇效。只隔一宵，齐王正在旅邸梳洗，忽见许多宫娥彩女，嘻嘻哈哈，各携酒肴，走了进来，口称太后皇上鲁元公主，随后就到，前来替大王饯行。齐王大喜，赶忙厚馈宫女。稍顷，即闻銮驾已经到门，齐王跪接入内。吕太后上坐，惠帝姊弟二人，左右分坐。齐王先与吕太后行礼之后，再去向鲁元公主行了母子礼节，引得吕太后呵呵大笑，乃戏谓鲁元公主道："吾女得此佳儿，我又获一外孙儿了。"其实鲁元公主

与齐王年龄相若，以姊弟作母子，真是亘古未有之奇闻！鲁元公主一喜之下，倒也破费不少，当下便给齐王见面礼黄金十斤。齐王拜谢，也孝敬这位新王太后明珠百粒，玉盏一双。鲁元公主真也无耻，自命为母，口呼："王儿少礼！为娘生受你了！"惠帝虽然不甚赞可，但能因此保全齐王，免步赵王后尘，倒也假言凑趣。吕太后一见儿子今天不比往常，时有笑容，更是大悦，忙命摆上酒肴，自己上坐，惠帝居右，鲁元公主居左，齐王下坐侍宴。这一席酒，吃得非常有趣，却与前日那桌接风酒，险些儿害了齐王性命，便大大不相同了。一直吃到日落西山，方始散席。齐王跪送外祖母、王太后、惠帝等人出门之后，漏夜收拾行装。不待天明，已离咸阳回国去了。

是年春正月，兰陵井中，忽传有双龙现影，吕太后认为祥兆，大赏廷臣。不久，却闻陇西地震数日，到了夏天，各地大旱。吕太后并不在意，仍是污乱宫帏，穷奢极欲，过她的安闲日子。到了秋天，丞相萧何，忽罹重病，医药无效，似已难治。惠帝亲至相府视疾，见他骨瘦如柴，仅存呼吸，料知不起，便问他道："君百岁后，何人可继君位？"萧何顿首道："先帝临终，曾有遗嘱，知臣莫若君，陛下可用曹参为相便了。"惠帝返报太后，太后也为唏嘘。过了数日，萧何竟殁府中，蒙谥为文终侯，使其子萧禄袭封酂侯。萧何一生勤慎节俭，每置私产，皆在穷乡僻壤，墙屋毁坏，不准修治，尝语家人道："后世有贤子孙，应学我俭约；如或不贤，亦免为豪家所夺。"后来子孙继起，世受侯封；有时纵有犯罪致谴，尚不至身家绝灭。这也是萧何勤俭的积德。齐相曹参，一闻萧何病殁，即命舍人治装。舍人问："将何往？"曹参道："我不日要入都为相了。"舍人不信，姑为治装。不数日，果奉朝命，召曹参入都为相，幸已行装早备，不致匆促，舍人方服曹参果有先见，惊叹不休。曹参本是一员战将，未娴吏治。及出任齐相，乃召入齐儒百数十人，遍询治国大道。谁知言人人殊，无所适从。后又访得胶西地方，有一位盖公，望重山林，不事王侯，倒是饱学之士，特备厚礼，专人聘请。盖公也闻曹参是位名将，既是降尊求贤，当然是想把齐国治得太平，居然应命而至。曹参见是一位须眉皓白的老者，更是敬其年高有德，殷勤相询。盖公答道："老朽素治黄帝老子之学。应以他们二位的遗言为标准，治道毋烦，出以清静。大臣之心既定，民心自然随之而定，如此，未有国之不治者。"曹参甚为敬服，当下以师礼相待。自己避居侧屋，正堂让与盖公居住，一切举措，无不遵教施行。果然民心翕服，齐地大治，曹参因得贤相之名。曹参做了九年齐相，那天奉到召入都中为相的诏书，别了齐王，来至咸

阳，见过吕太后、惠帝之后，接印任事。当时朝中大小官吏，私相议论，都以为萧何、曹参同是沛吏出身，后来曹参积有战功，反而不及萧何，防他定与萧何有隙。旧令尹之政，必被新令尹翻案。谁知曹参视事已久，毫无更变，甚至贴出文告，索性书明凡是用人行政，概照前相旧有章程办理。有些自命有才的官吏，想去上上条陈，倘蒙相国采择，便好露出头角。不料曹参早知来意，并不拒绝。但是一见面后，即设宴入座，只命喝酒不使开言。后来那些人始知曹相国请他们吃酒，乃是借酒阻言，免谈政事的意思，只得各将一团兴致，付诸东流去了。那时曹相国府中，上上下下，无不饮酒作乐，所有政事，只要照章办理，毋用操心。一日，曹参偶至花园之中，观玩景致，忽闻嬉笑聚饮之声，送至耳中，便踱了过去。那班属吏，一见相国到来，大家因在席地饮酒，自然有些局促不安，慌忙站了起来，垂手侍立。曹参正色问他们道："青天白日，诸君不办公事，反在此地聚饮，未免荒疏职务！"大家同声答道："无事可办，借此消磨长昼，还要相国原谅！"曹参假意失惊道："诸君只要不误公事，饮酒取乐，我本不禁；但是何至无事可办呢？"大家又答道："相国视事以来，一切公务，悉由旧章，照例而行，皆无掣肘，因此故有暇晷。"曹参听了，方始微笑道："如此说来，诸君已知不必改弦易辙为便当了。朝臣尚在疑我，似乎未肯励精图治，不知振作；殊不知萧相国早已斟酌尽善，何必多事！"说完，即令众人仍自纵饮，自己也去加入，吃得尽欢而散。正是：

前人已植成荫树，后世方多避暑场。

不知曹参悉照萧何的计划行事，究竟是好是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塞外递情书戏调荡后 狱中忆旧事求救良朋

却说曹参治齐九年，已有经验。再加那位盖公，也同入都，见了萧何的治国章程，极为贤美，每谓曹参道："萧相国当时一入秦宫，百物不取，惟将人口户籍，钱粮国税等等簿据，尽携而归，后来悉心斟酌，应增应删，成为治国的良规，相国照旧行事，必无贻误也。"曹参本是奉盖公如神明的，自然赞同。谁知那班朝臣，反而怪他因循苟且，似乎偷懒，再加他纵令家臣人等饮酒取乐，很失大臣体统。于是就有人将曹参所行所为，密奏惠帝。惠帝本因母后专政，自己年幼，未便干涉，每每借酒消遣。及闻曹参也去学他，疑心曹参倚老卖老，或者瞧自己不起，故作此态。正在怀疑莫释的时候，适值曹参之子曹窋，现任中大夫之职，因事进见。惠帝与他谈完正事，再语他道："汝回家时候，可为朕私问汝父，你说：'先帝升遐，嗣帝年幼，国事全仗相国维持；今父亲但知饮酒，无所事事，如何能够治国平天下呢？'这般说法，看他如何回答，即来告朕。"曹窋应声欲出，惠帝又叮嘱道："汝回家切不可说出是朕之意，要作为是汝的意思，方才能够探出真相。"曹窋听毕回家，即以惠帝所教，作为己意，进问乃父。其言甫毕，曹参就大怒道："汝懂甚么，敢来多说！"说着，不问情由，竟把曹窋责了二百下手心。曹窋被责，真弄得莫明其妙，但又不敢再问理由。正在迟疑之际，又被乃父叱令入侍，不准再归。曹窋只得入宫，一句不瞒的告知惠帝。惠帝听毕，更比曹窋还要莫明其妙。翌日视朝，乃令曹参近前语之道："君何故责打你的儿子？所询之语，实出朕意，使来谏君。"曹参闻言，慌忙免冠伏地，叩首请罪。惠帝见其无语，复问道："君果有言，但讲不妨，朕不怪君就是。"曹参听了，方始反问惠帝道："陛下自思圣明英武，能及先帝否？"惠帝被问，愕然稍顷，便红了脸答道："朕年未成冠，且无阅历，如何及得先帝！"曹参又问道："陛下视臣及得萧前相否？"惠帝复答道："朕看来似乎也不能及。"曹参道："诚如圣论！伏思先帝以布衣起家，南征北讨，方有天下。若非大智慧，大勇毅，焉能至此。萧前相明订法令，备具规模，行之已久，万民称

颂。今陛下承先人之荫，垂拱在朝，用臣为相，只要能够奉公守法，遵照旧章，便是能继旧业，已属幸事，尚欲胜于前人么？若思自作聪明，推翻成法，必致上下紊乱，恐欲再求今日的安逸，已无可得矣。”惠帝听了，恍然大悟，急挥手令退道：“朕知之矣，相国可照旧行事，朕当申斥进谗之人便了。”曹参退后，惠帝与曹参问答之语，朝臣均已目睹耳闻，从此敬服曹参，再不敢进谗，或是腹诽了。一日，曹参上了一道表章，大意是内乱易平，外侮难御，臣现拟注意边境，惟人才难求等语。惠帝批令照办。谁知曹参果有先见，不到数月，匈奴国冒顿单于，竟有侮辱吕太后的书函到来。原来冒顿自与汉朝和亲以后，按兵不动，忽已数年。及闻高帝驾崩之耗，即派人入边密探。据探回报，始知新帝年稚，且来得仁柔寡断，吕太后荒淫无度，擅杀妃嫔，因此藐视汉室。一天，他便亲笔乱写几句戏语，封缄之后，外批汉太后吕雉亲阅字样，专差一位番使，来至长安，公然递入。那时惠帝已在纵情酒色，虽未立有后妃，只与漂亮内监，标致宫人，陶情作乐。所有国家大政，统归太后主持，寻常事务，亦交丞相办理，乐得快活。这天惠帝忽见送进一封匈奴国冒顿单于致太后的书信，且须太后亲阅，心里闷极，便悄悄的偷展一看。不看则已，那一看之后，便把他气得三尸暴躁，七孔生烟，也不顾擅拆之嫌，拿了那书，一脚奔至太后寝宫。及至走到，只见房门紧闭，帘幕低垂，门外几个宫奴，倚在栏干之上，垂头睡熟。惠帝那时的耳中，早已隐约听得太后房内，似有男女嬉笑之声。他急转至窗下，口吐涎沫沁湿一个小小的纸洞，把眼睛凑在洞边，朝内一望，一见内中的形状，更是气上加气。只因儿子不能擅捉母后之奸，却也弄了一个小小蹊跷，将手中所执的那一封书信，从窗洞里塞了进去。岂知房内的太后正在有所事事，一时没有瞧见。惠帝又低声呼道：“母后快收此书，臣儿不进来了。”说完这话，飞奔回宫。等得吕太后听见她儿子的声音，急来开门，已经不见她亲儿子的影踪。当下先将那班偷睡的宫奴，一个个的活活处死，方才怒气稍平。正要再去呼唤惠帝，却见审食其拿了一封书信，面现慌张之色的呈与她道：“这封书信，就是方才嗣皇帝从窗子外面塞进来的，你我之事，被他看见，如何是好？”吕太后听了，恨得把心一横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！他究是我肚皮里养出来的。你若害怕，你就马上出宫去，从此不准见我！”审食其一见太后发怒，又吓得连连告饶道：“太后何必这般动气，我也无非顾全你我的面子起见。你既怪我胆小，我从此决不再放一屁，好不好呢？”吕太后又盯了食其几眼，方始去看那信。正想去拆，见已拆过，心知必是惠帝所拆，也不查究。

及看那信上的言语，也曾气得粉面绯红，柳眉直竖的将信摔在地上。食其忙去拾起一看，只见信中写的是：

孤愤之君，生于沮泽之中，长于平野牛马之域；数至边 境，愿游中国。陛下独立，孤愤独居，两主不乐，无以 自娱，愿以所有，易其所无。

食其看完，不禁也气得大骂："番奴无礼，竟敢戏侮天朝太后！"说完，又问吕太后道："这事怎样处治？臣已气愤得心痛难熬了！"吕太后此时正在火星迸顶，也不答话，想了一会，急出视朝，召集文武大臣，将书中大略告知众人。话犹未毕，两颊早已满挂盈盈的珠泪起来。当下就有一员武将，闪出班来，声如洪钟的奏道："速斩来使！臣愿提兵十万，往征小丑。"这位武将话尚未完，众将都也一齐应声道："若不征讨这个无礼番奴，天朝的颜面何存？臣等情愿随征。"吕太后抬头一看，起先发言的乃是舞阳侯樊哙，其余的人众口杂，也分不清楚何人。正想准奏，尚未开言，又听得有人朗声道："樊哙大言不惭，应该斩首！"吕太后急视其人，却是中郎将季布。季布不待太后问他，已向太后奏道："从前高皇帝北征，率兵多至三四十万之众，以高皇帝之英勇，尚且被围七日；樊哙那时本为军中大将，不能打败番奴，致使高皇帝坐困，弄得竟起歌谣；臣还记得歌谣之语是'平城之中亦诚苦，七日不食，不能够弩。'目下歌谣未绝，兵伤未瘳，樊哙又欲去开边衅，且云十万人足矣，这明明是在欺太后女流之辈了。况且夷狄之邦，等于禽兽，禽鸣兽嗷，何必理它？以臣愚见，断难轻讨。"吕太后被季布这样一说，反把怒容易了惧色，连那个雄纠纠气昂昂的樊哙，也被季布驳得默默无言，弄得没有收场。幸有陈平知机，出来解他急难，向吕太后奏道："季将军之言，固属能知大势；樊侯之忠，更是可嘉。愚臣之见，不妨先礼后兵，可先复他一书，教训一场。若能知罪，也可省此粮饷。否则再动天兵征讨，并不为晚。"陈平真是可人，这一番说话，只说得季布满心快活，樊哙感激非常。连那吕太后也连连点头赞许。当下便召入大谒者张释，命他作书答报。又是陈平来出主意道："既然先礼后兵，书中词意，不妨从谦。最好索性赠些车马之物给他，以示圣德及远之意。"张释本来正在难于落笔之际，及听陈平之言，有了主意，自然一挥而就，呈与太后。太后接来一看，是：

单于不忘敝邑，赐之以书。敝邑恐惧，退日自图。年老 气衰，发齿堕落，行步失度。单于过听，不足以自污。敝邑无罪，宜在见赦。

窃有御车二乘，马二驷，以奉常 驾。

吕太后看毕，稍觉自贬身分，然亦无法，乃付来使而去。冒顿单于见了回书，词意卑逊，已经心喜。又见车乘华美，名马难得，反觉得前书过于唐突，内不自安，便又遣人入谢，略言僻居塞外，未闻中国礼义，还乞陛下赦宥等语。此外又献野马数匹，另乞和亲。吕太后大喜，乃厚赏陈平、张释二人，并将宗室中的女子，充作公主，出嫁匈奴，冒顿见了，方才罢休。不过堂堂天朝，位至国母，竟被外夷如此侮辱，还要卑词厚礼，奉献公主进贡，公主虽是假充，在冒顿方面，总认为真。幸而那时只有一个冒顿，倘使别处外夷，也来效尤，要求和亲，汉朝宫里哪有许多公主，真的要将太后凑数了。这个侮辱，自然是吕太后自己寻出来的。若因这场糟蹋之后，从此力改前非，免得那位大汉头代祖宗，在阴间里做死乌龟，未始不美。岂知这位吕太后外因强夷既已和亲，边患可以暂且平静，内因她的秘事，又被儿子知道，背后并无一言。吕太后便认作大难已过，乐得风流自在，好免孤衾独宿之愁，于是索性不避亲子，放胆胡为。

有一天，因为一桩小事，重责了一个名叫胭脂的宫娥。不料那个胭脂，生得如花之貌，复有咏絮之才，早与惠帝有过首尾。胭脂既被责打，便私下去哭诉惠帝。惠帝听毕，一面安慰胭脂一番，一面忽然想出一计，自言自语的道："太后是朕亲生之母，自然不好将她怎样；审食其这个恶贼，朕办了他，毫无妨碍。但是事前须要瞒过母后，等得事后，人已正法，太后也只得罢了！"惠帝想出这个主意，便趁审食其出宫回去的时候，命人把他执住，付诸狱中。又因不能明正其罪，却想罗织几件别样罪名，加他身上，始好送他性命。无如惠帝究属长厚，想了多时，似乎除了污乱宫帏的事情以外，竟无其他之罪可加，只得把他暂时监禁，慢慢儿再寻机会。这也是审食其的狗运，遇见这位仁厚主子，又被他多活几时；或者竟是他与吕太后的孽缘未满，也未可知。审食其既入狱中，明知是惠帝寻衅，解铃系铃，惟有他的那位情人设法援救。候了数日，未见动静，他自然在狱中大怪吕太后无情。其实吕太后并非无情，可怜她自从审食其入狱之后，每夜孤眠独宿的时候，不知淌了多少伤心之泪。只因一张老脸，在她亲子面前，难以启齿，但望朝中诸臣，曲体她的芳心，代向惠帝求情。谁知朝中诸臣，谁不深恨食其作此犯上之事，不来下井投石，已是看在太后那张娇脸份上。若来救的，既怕公理难容，且要得罪惠帝，所以对于食其入狱一事，大家装做不知不闻，听他自生自灭罢了。食其又在狱中等了几

时，自知太后那面，已是绝望，还是自己赶紧设法，姑作死里逃生之望。后来好容易被他想出一个人来，此人是谁？乃是平原君朱建。朱建曾为淮南王英布的门客，当时英布谋反，他曾力谏数次，英布非但不从，且将他降罪，械系狱中。及至英布被诛，高帝查知朱建因谏入狱，是个忠臣，把他召入都中，当面嘉奖，赐号平原君之职。朝中公卿，因他曾蒙高帝称过忠臣，多愿与之交游，朱建一概谢绝，独钦中大夫陆贾为人，往来甚昵。审食其向来最喜趋炎附势，因见朝中公卿，愿与朱建相交，他也不可落后，于是备了重礼，亲去拜谒，谁知也遭闭门之羹。他心不死，辗转设法，始由陆贾答应代为介绍，但叫食其不可性急，食其无法，只索静候。过了许久，方接陆贾一封书信，急忙拆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：

执事所委，屡为进言，朱公不敢与游，未便相强；俟诸异日，或有缘至。所谋不忠，执事宥之！执事入宫太勤，人言可畏；倘知自谨，有朋自远方来，胡患一朱某不缔交耶？然乎否乎？君侯审之！

食其看完那信，只索罢休。又过几时，忽然闻得朱建母死，丧费无着，又因硁硁小信，不肯贬节，竟至陈尸三日，尚未入殓。食其得了这个消息，便重重的送了一笔楮敬，朱建仍不肯受，原礼璧还。食其又写了一封信给他，大意是食其素钦君母教子有方，大贤大德，举世无双，戋戋薄敬，馈与君母者，非助君者，乌可辞谢。且不孝矣，实负贤名等语。朱建正在为难之际，复见责以大义，方始受下。次日，亲至食其处谢孝，不久即成莫逆之交了。及至食其下狱，连日昏昏沉沉，竟将朱建这人忘记。既已想起，赶忙派人去求朱建。朱建回复使者，必为设法，请食其毋庸心焦。食其得报，当然喜出望外。不到几天，果蒙赦罪，并还原职。食其出狱，见过太后，即去叩谢朱建，朱建为之设宴压惊。食其问起相救的手续，朱建屏退右左，始悄悄的说道："这件事情，惠帝因恨执事入宫太勤而起。我思欲救执事，无论何人，不便向惠帝进言，除非是惠帝嬖幸之人，方才能有把握，我便想到闳孺身上。"食其听了，忙问道："闳孺不是嗣帝的幸臣么？你怎么与他相识？"朱建道："此话甚长，执事宽饮几杯，待我慢慢讲与君听。闳孺之母，昔与寒舍比邻，其母生他的时候，梦见月亮里掉下一只玉兔，钻在她的怀内，因而得孕。养下之后，十分聪明，其母爱同拱璧。不久其父病殁，其母不安于室，从人而去，不知所终。闳孺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，貌似处女，不肯读书。后为一个歹人所诱，做了弥子瑕的后身。从前屡至我家借贷，我亦稍稍资助；后见其既与匪人为伍，同寝同食，俨如夫妇，我恶

其为人，因此不与往来。后来我蒙先帝召进京来，恩赐今职。一日，闳孺忽来谒我，我仍拒绝。闳孺乃在我的大门之外，号泣终日，泪尽继之以血。邻人询其何故如此？闳孺说，朱某为近今贤人。"朱建说至此处，微笑道："其实我乃一孤僻之人，乌足称贤！"食其道："君勿自谦，贤不贤，自有公论。我的交君，本是慕名而来的呢。"朱建听了，甚有得色，又续说道："当时邻人又问闳孺道：'朱某纵是贤人，彼不愿见君，哭亦无益。'当下闳孺又说道：'朱公待我有恩，我从前无力报答，迄今耿耿于心；我现为太子盈伴读，极蒙太子宠眷，方想一见朱公之面，得聆教益。俟太子登基之后，我拟恳求他重用朱公。今朱公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我从何报答他呢？'后来闳孺仍是常来请谒，我闻他有报恩之语，越加不愿见他，他便渐渐的来得疏淡了。及执事派人前来，要我设法援救，我想闳孺既为嗣帝宠幸，这是极好的一条路子。我为执事的事情，只好违背初衷，反去寻他。他在南城造有一所华丽住宅，闻已娶妻，其妻即中郎将恒颇之女，生得极美，闻与嗣帝亦有关系。"食其听到此地，忙又插嘴道："如此说来，闳孺不仅自己失身于嗣帝，且及妻子了，未免太没廉耻！"朱建笑道："这是论他品行，另一问题；但因此而蒙嗣帝言听计从。否则执事没有他来帮忙，危险孰甚。我既要去寻他，自然只好到他的私宅，谁知我去见他的时候，竟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。"正是：

　　酬恩虽可常相拒，求助何能不屈尊。

不知朱建去寻闳孺，究竟闹的是甚么笑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　夫妻易位少帝弄玄虚　甥舅联婚嗣君消艳福

却说朱建与食其说到他去见闳孺的时候，闹了一个笑话。这个笑话，且让不佞来代朱建说罢。原来闳孺自蒙惠帝宠幸之后，惠帝爱他不过，便由惠帝作伐，将中郎将恒颇的爱女，小字叫恒嫦娥的，许与闳孺。嫦娥原负美名，世家阀阅无不想她去作妻子；她却目空一切，数年来没有一位乘龙快婿选中。后来惠帝作伐，她始不敢峻拒，但也要求先须与新郎一见，及见之后，果然称心。结缡以来，闺房燕好，不佞这枝秃笔，实在无法描写，只好一言以蔽之。鹣鹣鲽鲽，如鱼得水，似鸟成双罢了。一天，惠帝戏谓闳孺道："朕的宠爱你，究竟至如何程度，你倒说说看，可能猜中朕的心理？"闳孺笑答道："臣知陛下恨不能身化为泥，与臣的贱体捏做一团。"惠帝听了，乐得手舞足蹈的道："你真聪明，真说到朕的心里去了。"闳孺又说道："臣的心理，只想将臣的身子，磨骨炀灰，洒于地上，那就好使陛下日日行路，履上总沾着臣所化的泥尘。"惠帝笑道："此言该打。"闳孺道："何以该打呢？难道天下还有比臣对于陛下再忠诚的么？"惠帝也笑道："你既如此忠心，怎么不死呢？这不是明明当面巴结朕的说话么？"闳孺听了，正色答道："臣并非不忠心，也并非不肯死，现在的活着，只恐怕陛下伤心臣的死后，没人陪伴陛下了。"惠帝听了，却呆了一会，蓦然一把将闳孺的纤纤玉手，紧紧捏住道："你这一句说话，已经说得朕伤心起来，倘使真的死了，朕也不愿为人，不愿为帝了！"惠帝说至此处，忽又微笑道："朕还有一件事情，命你去做，恐你未必应命。"闳孺道："微臣死也情愿，尚有何事不肯应命呢？陛下请快宣布！"惠帝听了，便与闳孺耳语数语。闳孺听了，半晌低了头，默默无言。惠帝道："你莫发愁，这件事情，本在人情之外；你若爱朕肯做，朕自然欢喜无限；不肯做呢，朕也决不怪你。"闳孺听毕，方始答道："陛下未免错会微臣之意了，臣的不答，并非不肯，但有所思耳。因为臣妇乃是平民，未曾授职，如何可以冒昧进宫？"惠帝道："这件事情，有何繁难！朕马上封她一职就是。"闳孺道："这还不好，太后倘若知道，微臣

心罪不起，要末可使臣妇扮作男子，偕臣进来，方才万无一失。"惠帝大喜，急令照办。闳孺回至私宅，将惠帝之意，告知嫦娥。嫦娥初不肯允。后经闳孺再三譬解，嫦娥听了，口虽不言，双颊渐渐的红晕起来了。闳孺知她意动，忙令穿上男子衣服。等得装扮之后，果然变为一个美男子模样，夫妻二人，俨然像是同胞弟兄。闳孺大喜，便将嫦娥悄悄的引进宫内，于是达了惠帝大被同眠的目的。一住几天，惠帝赏赐种种珍玩，给嫦娥作遮羞之钱。闳孺、嫦娥谢过惠帝，闳孺道："我妻可以易钗而弁，我就可以易弁而钗。"惠帝不待他说完，便笑说道："你肯与你妻子互易地位，朕更有赏赐。"闳孺笑道："臣不望赏赐，只求陛下欢心足矣！"说完，真的扮作妇人，惠帝自然喜之不尽。一天，闳孺夫妻二人，偶然回至私宅，闳孺因为要固惠帝之宠，便在家中用了一面巨镜，照着自己影子，要使一举一动，与妇女无异。于是竟成轻盈巧笑，朱唇具别样功夫；袅娜纤腰，翠袖飘新鲜态度；鸣蝉之髻，独照青灯；堕马之鬟，双飞紫燕；芳容酒困，须如二月之桃；媚脸情生，恰似三秋之月；斜倚豆蔻之窗，调琴咏雪；醉眠茱萸之帐，傍枕焚香；绿减红添，妒煞陌头之柳，珠园翠绕，浑疑楼上之人；恼时恨水愁烟，泪洒湘妃之竹；喜时飞花舞絮，声传笑妇之城。闳孺这一来，仿佛在妇女学校卒了业的样子。他还恐怕有时忘记，平时在家也著女装。这天他正与嫦娥对酌的时候，忽听得家人报进，说是平原君朱建亲来拜谒。他这一喜，非同小可，也来不及再去改装，慌忙命丫鬟们，将朱建引入中堂，自己站在门前迎迓。朱建久与闳孺不见，哪里还会认得。及见一位二九佳人出来款待，必是闳孺在宫未回，他的妻子嫦娥前来会他，赶忙上前一揖，口称嫂嫂不已。闳孺正想有个外人，前来试验试验他的程度如何，便不与朱建说穿，当下娇声答道："朱家伯伯，快请上坐。"朱建坐下，寒暄几句，便问道："嫂嫂可知闳孺兄何时回家？我有要事，特来通知。"闳孺又假装答道："拙夫在宫伺候主上，三天两天，方始回家一次，朱家伯伯有话，尽管请说便了。"朱建恐怕晚则误事，一想托她转言，也是一样，便说道："辟阳侯审食其入狱之事，外人都说是闳孺兄向嗣帝进的谗言，未知嫂嫂可知此事？"闳孺听了，也吃了一惊道："丈夫与辟阳侯素无嫌隙，何至与他作对，外人之话，定是谣言。"朱建道："我也不信此事。但是众口悠悠，若辟阳侯一死，太后必定要怪着闳孺兄的。我是好意，前来关照，嫂嫂何不转达闳孺兄，请他去求嗣帝，速将审食其赦了。在嗣帝方面，何必得罪太后；在闳孺兄方面，也好免众人之疑。此事于人于己，两有利益，似乎宜早为佳。"闳孺听了道："朱家伯伯，既如

此说，奴当转达丈夫便了。”朱建道：“嫂嫂既允转达，我要告辞了。”闳孺听了，忙把他头上的假髻一去，对着朱建狂笑道：“朱恩公数年不见，真的不认得我么？还是我装着女人模样，一时辨别不出。”朱建此时蓦见这位闳孺夫人，一变而为男子，倒把他大大的吓了一跳。及听闳孺的口音，方知闳孺扮了女人与他闹了半天，不禁也大笑道：“留侯少时，人家说他象个处女；陈平面如冠玉，人家也说他象个好妇人，其实不过说说而已。我兄易弁而钗，真是一位天生美人呢！”闳孺听了，知道自己的程度，已达登峰造极，心中自然大乐。忙去将他的妻子唤出拜见恩人道：“这才是真正内人嫦娥呢。”朱建慌忙一面与嫦娥行礼，一面也戏闳孺道：“君夫妇真是邢尹难分了。”于是又谈了一阵，方始辞别回家。不到几天，就闻知惠帝赦了审食其。后来审食其前去谢他，他提起笑话之事，不佞故替他代说出来。当时食其听毕，谢了朱建转托之劳，急去亲谢闳孺。那时闳孺是否仍是女装见他，毋庸细叙。单表吕太后一见情人出狱，恍似久旱逢甘雨一般，愈加有情，愈加得意，惟见食其的兴致，不如往常。吕太后问他何事烦闷，食其又不肯言。食其的不言，明是因为只要开口，即被吕太后发出雌威，令人难受，还是做个息夫人无声无息，免得淘气。吕太后明知食其的闷闷不乐，是怕她的儿子作梗，好在她自命满腹奇才，只须眉头一皱，顷刻就有一妙计。她便又用一条调虎离山之计，把惠帝似乎软禁起来。不过这个软禁，不象她从前在楚营中作质那样，乃是将惠帝娶一妻子，使他有床头人牵绊，便无暇来管她的私事。而且还要把惠帝新房，做得离开甚远，更使消息不灵，两不相见，于是越加清净了。

那时正是惠帝四年元月，惠帝年已弱冠，所聘的皇后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惠帝嫡亲甥女，胞姊鲁元公主的千金。鲁元公主虽比惠帝大了数岁，可是这位千金，却比惠帝小着一半，新娘芳龄仅仅十有一岁。以十一岁的小姑娘，来主中宫，已属大大奇事；还要甥舅配为夫妇，更是乱伦；无奈吕太后立意要做此事，谁人敢来多嘴。惠帝本是懦弱，也不敢反对母后的主张。那天已届惠帝册立皇后喜期，新房做在未央宫中，一切大典，自然异常富丽堂皇。只是新郎已经成人，新娘尚是幼女，交拜的时候，旁人看了这位新娘，与新郎并立一起，她的身材仅及新郎的肩上。如此的一个小姑娘，行此大礼，宛似一个东瓜，在红毡上面滚动而已。竟有人笑得腹痛，不过不敢出声，怕惹祸祟，反去向吕太后奏趣道：“一对璧人，又是至亲，将来伉俪情深，可以预卜，都是太后的福气。”吕太后听了，当然万分高兴。这天晚上，乃是合卺之期。惠帝睡到

龙凤帐内，一把将那位新娘皇后娇小玲珑的身体抱入怀中，觉得玉软香柔，又是一番风味。谁知那位皇后，年纪虽轻，已知人事，一任惠帝倒凤颠鸾，成了百年好合之礼。这也是天生异人，仿佛老天特地制造出一位早开花的奇树，真正好算一件奇文。次日，新郎新娘，去谒吕太后的时候，由未央宫到长乐宫，也有几里的路程，于是同坐御辇，数百名宫娥彩女，簇拥着慢慢行去。岂知皇后身材，究竟太小，不知何时跌出路旁，惠帝竟未觉着，蓦然看见并坐之人，失其所在，不禁一吓。正在命把御辇停下，口称皇后失踪的当口，忽见一群宫娥彩女，笑嬉嬉的，已将皇后抱着送进辇中来了。皇后经此一跌，便去紧紧偎着惠帝怀内，惠帝也把她牢牢搿住，总算到了长乐宫中，并未第二次跌出。这件笑史，却非不佞杜撰，渊博君子，自然知道。不过不佞写得不甚庄重，略有轻侮皇后之意罢了。及至吕太后见了这一对新儿新妇，高兴得摩挲老眼，尽管抱着新娘不放。一时天良顿现，便笑对新娘说道："汝从此以后，切莫称我为外祖母了。汝的辈分，现已提高一辈，见我的时候呢，自然以婆媳称呼，不必因为称我婆婆，防汝母亲与我同辈不便；只要各归各的称呼就是。"皇后奉命，坐了一会，方始回宫。谁知皇后，一天看见嫦娥在与惠帝调情，同时又见一个男扮女装的闳孺，夹在里面混闹，居然把一个小小醋瓶，打得粉碎，且向惠帝哭闹道："臣妾年纪虽小，明明是位正宫。今陛下令此等无耻男女，混在深宫，是否有意蔑视臣妾！"惠帝只得好言相劝，又命闳孺夫妇，跪向皇后告饶。不知闳孺夫妇究有如何手段，不多几时，这位小皇后，非但不以恶声相加，且令长在宫中伴驾。太后方面，她会代为遮瞒。惠帝喜出望外，索性和皇后说明，太后宫中，还有两个宫女：一名胭脂，一名翡翠，均与自己有过关系，要请皇后成全她们。皇后一口答应，去向太后讨来。太后只要儿子不来干涉她的私事，一两个宫人，算得甚么，于是准了皇后之奏，册立为妃。惠帝有此数人相伴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大乐特乐，便把身子糟蹋得不成模样了。吕太后只知自己行乐，情愿少见儿子之面。偶尔前来朝见，匆匆数语，也看不出儿子得了弱症。吕氏一生的罪恶，单是这桩事情，已经无面目见她刘氏祖宗。这且不说。

有一天，惠帝命将未央宫与长乐宫的中间，由武库南面，筑一复道，以便他去朝见太后的时候，毋须经过市巷。一则銮跸出入，往往断绝交通，使民间不便；二则胆小，生怕路上或有刺客，那还了得。这个主意，皇后已经反对，因为皇后仰体外祖母而兼婆婆的心理，自然不愿皇帝常至长乐宫中，搅扰太后

的闲情逸致。无奈拗不过皇帝，便去运动帝傅叔孙通出面谏阻。叔孙通也是一位善于拍马的人物，一口应允，真的趋至未央宫中，谏惠帝道："陛下新筑的复道，正当高皇帝衣冠出游的要路，奈何将它截断，渎慢祖宗，未免有失孝思！"惠帝听了，果然大惊失色道："朕一时失却检点，致有此误。"叔孙通道："陛下既知有误，何不即命停工呢！"惠帝道："朕素来无所举动，偶筑小小复道，便要取消，朕亦不愿。可在渭北地方，另建原庙，高皇帝衣冠出游渭北，省得每月到此，且多建宗庙，也是人子应为之事。"叔孙通的谏奏，本非此意，不过想借这个大题，阻止惠帝筑道的意思。今见阻止不住，自然还要再谏。惠帝又道："高皇帝的陵寝，本在渭北，陵外有园，所有高皇帝留下的衣冠法物，并皆收藏一室，按月取出衣冠，出游一次，不必定经朕所筑的复道。朕意已决，师傅毋庸多言！"叔孙通碰了一鼻子灰，只得扫兴退下。皇后密告太后，太后也无法阻止，只得比较的留心一点，省得露出马脚。这样一来，无非宫娥彩女，多些忙碌。谁知宫娥彩女愈加小心，宫中愈出灾异，总计自惠帝春天起至秋天止，宫内失火三次。第一次是长乐宫中的鸿台；第二次是织室；第三次是未央宫中凌室，这还是宫内的火灾。后来外地也跟着闹出别样怪象。外地又是甚么怪象呢？宜阳地方，一天忽然雨起血来，腥秽无比；十月里响起大雷，长雨不止，人民损失不赀；近都地方，冬天桃李生华，枣树结实。有人说，这都是阴盛阳衰的不祥之兆。老天虽是警告吕太后，无如吕太后毫不在意。还有那班贪图禄位的臣子，反说这些事情，都是祥瑞，国运方兴的表示。又过一年，曹参一病身亡，予谥曰懿，其子曹窋袭爵平阳侯。吕太后不忘高皇帝遗嘱，拟用王陵、陈平为相。一晃半年，至惠帝六年，始任王、陈二人，但将相国名义废去，添设左右两个丞相：王陵为右，陈平为左。又任周勃为太尉，国家幸而无事。又过数月，留侯张良，在府病终。张良本来多病，又见高皇帝、吕太后，次第屠杀功臣，生怕轮到自己头上，借学仙为名，深居简出，不谈国事。及至高皇帝归天，吕太后念其从前力保太子之功，每每将他召进宫中，强令酒食，并且劝他道："人生在世，无非白驹过隙，乐得要吃便吃，要穿便穿，何必自寻苦恼。"张良却情不过，只好稍稍饮食。谁知辟谷之人，若再重食，就有大害。张良之死，也可以说是吕太后栽培他的。张良既殁，吕太后赠以厚资，并谥为"文成"。张良曾随高皇帝至谷城，无意中得着一块黄石，认诈圮上老人的化身，生时敬礼有加，设位供奉，临死时候，留下遗嘱，命将黄石伴葬墓中。长子名叫不疑，照例袭爵，次子名叫辟疆，年仅十四，吕太后酬功起见，授

官侍中。张良死不多时，舞阳侯樊哙，也继张良到阴间去事高皇帝去了。樊哙是吕太后的妹夫，又是高皇帝微时侣伴，自然更要优予恤典，加谥为“武”。其子樊伉袭封。吕太后姊妹情深，常召吕媭入宫与宴。那时吕媭的情人，因事已把醉樱桃杀死，不久自己也吐血而亡。吕媭影只形单，又相与上一个士人，名叫徐衍的，躲在家中快乐，不愿常进宫去。吕太后恶她不识抬举，以后便不甚召她了。那时外边忽然起了一个谣言，说是审食其亦与吕媭有染。吕太后闻知此语，即将食其的衣服褫尽，恨他无情无义，也要治他人彘的刑法。食其是眼见戚夫人身受其痛的，自然吓得心胆俱碎。叩头如捣蒜的道：“太后不可轻信谣言，臣早罚过血咒，若有二心，应死铁椎之下。臣既陪伴太后有年，断乎不敢再作非礼之事。”吕太后本是吓吓他的，假怒一场，自然了事。不过对于她的妹子吕媭，从此不准她进宫去了。吕媭情人徐衍，就是惠帝妃子翡翠之兄。他因为与翡翠不睦，情愿放弃国舅的位分，惠帝屡召不至，只得罢休。一天，惠帝聚集翡翠、胭脂、闳孺、嫦娥等人，陪同皇后设宴取乐，无端闹出一桩风流案子，倒也要算奇文。正是：

深宫不少希奇事，秘洞原多古怪妖。

不知究是一件什么事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酒壮胭脂胆秘洞寻狐 香迷翡翠心重帷匿兔

傍水依山，筑就幽冈雅坞；莳花垒石，修成御苑名园；清风习习，无非种竹之亭；碧月溶溶，不愧凌云之阁；红楼望海，杰栋伟梁；白塔回溪，珠心玉角；芬芳扑鼻，重重芍药之栏；馥郁迎人，曲曲荼蘼之架；梧桐之树，密结成林；橘柚之香，遥飞入榭；游鱼避钓，睡鹤闻琴；既有梁王之兔，复多佛氏之鸡；不是百姓之园，实为皇家之圃。这是甚么地方？乃是未央宫的一座花园。此园便是前秦阿房宫的仙圃。因为萧何修造汉宫，即把这个地方，改为未央宫花园，名曰新园。园中景致，大略已如上述。但这园内，有一个古洞，相传洞中住有狐仙，每于月白风清之夜，或是迷云雾拥之宵，常有狐仙出来迷人：雌狐迷男，雄狐迷女。最近的一样事情，就是有一个宫奴，一夜偶经此洞，竟被一只雄狐，把她摄进洞去，盘桓数日，方始放她出洞。可怜这个宫奴，已被雄狐蹂躏得钗横鬓乱，月缺花残，忙去奏知惠帝。惠帝不信，便命闳孺查复。这天惠帝正与大家在饮酒之际，闳孺便在席上向惠帝奏道："陛下命臣查勘古洞狐仙一事，臣已细细查明，此洞确有狐仙。它在始皇二世时代，还要厉害，凡迷之人，无不立毙。始皇二世，曾遣僧道书符焚箓，捉拿洞内狐仙，谁知反被狐仙驱逐。始皇二世没有法子，只得向它软求，封号祭祀，方才稍觉安静。及至先帝登基之后，间有狐仙出来迷人。但是一接而去，并不伤害人的性命，先帝所以听之。日前被狐仙摄入洞去的那个宫奴，确有其事。以臣愚见，可以每逢朔望，派人就在洞口祀它一次，以表诚敬。或者能够平安，也未可知。"惠帝听毕，十分惊骇道："真有这等事么？"皇后在旁一闻此言，早已吓得发抖，扑的躲到惠帝怀内道："陛下快快准奏。最好命朝臣就替狐仙起庙，朔望虔心祭祀。臣妾未入都时，曾在赵地亲见一位狐仙，它非但奸污妇女，且有吃人事情，所以臣妾一闻此事，心胆已碎。狐仙既是称仙，它有道术，不管深宫密院，不问帝室皇家，见有美貌妇女，必来相犯。臣妾最怕此事，未知陛下有否良法？"惠帝听了，一面安慰皇后，一面命闳孺传谕管园内监，虔心祀

奉，不得亵渎上仙。闳孺领旨去了回来，大家方始畅饮。席间所谈，无非都是各述生平闻见，不离狐仙一事。等得席散，大家回室。独有胭脂，不甚相信狐仙的事情，平时虽然曾听父老说过，她以为耳闻犹虚，目睹方实。她的胆子素来不小，那时又在大醉的当中，她便暗忖道："狐仙真有如此灵验么？我却要去瞻仰瞻仰，果能被我撞见，我方相信。"她想至此地，于是仗了酒胆，一个人来至新园，只见斜月在天，凉风拂面。那时正是夏末秋初，晚上暑气已退，满身香汗，已被凉风吹干。因为酒气醺醺，脸上尚觉火热，心中并无一个怕字。将近洞门，遥见一只似兔非兔，似鸡非鸡的东西，忽从树下如飞的跑过，不禁一吓。她还当看见的东西，就是狐仙，不知怎的，不期然而然的便会胆小起来。又被凉风一吹，酒已醒了大半，她心里一清，便自言自语道："我何必与狐仙赌胆，我此刻看见的是否狐仙，我虽不敢断定，似乎锐气已经退了不少，快莫多事；听皇后的口气，生怕狐仙寻着，躲开都来不及，我怎的反来找它呢？"她边这样的在想，边把脚步回转。刚刚走至洞门，又见一只雉鸡，向她眼睛前头飞过。此刻看得清楚，知道方才所见必是这些东西。胆子一大，她又转了一个念头道："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我既来此，偏要进洞去看它一看。"她又回转身子，直向洞门行来。及至走近，趁着月光，先朝洞内一望，里面虽不明亮，也不黝黑，因见洞门不大，只好低着头，曲着背的钻将进去。忽觉脚下踏着一物，仔细一看，似乎是只兔子，她便暗骂道："你这畜生，又来吓我了，我若冒失一点，一定又当你这东西是狐仙了呢。"她刚刚骂毕，正想用脚去踢它一下，撵它走开，不要在此挡路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忽见那只兔子，似乎又不象兔子，顿时扑的一声，人立起来，转眼之间，已经化为一位美貌少年，一把将她抱定道："你这位皇妃，承你多情，自己送上门来，也是小仙与你有缘。快快跟我入洞，成其好事，使你求仁得仁，不虚此来便了。"胭脂此时始知真有狐仙，心中虽是害怕，但已被它抱住，欲逃不能，索性不响，看它如何。她正在腹中暗忖，那位狐仙已经知道她的心事，便边将她抱入洞内，边与她说道："你既要看我如何，我就给你看看。"狐仙说完，已至洞底，里边并没甚么陈设的东西，仅有一张石榻，两张石凳而已。狐仙将她放在榻上，不知如何一来，她的衣裳等等，自会全行卸下，以后她便昏昏沉沉的不知人事了。这且丢下不提，再说惠帝同了皇后回进寝宫，皇后仍是胆小，只求惠帝把她紧紧抱牢。惠帝笑道："这样不好，汝既如此胆怯，胭脂皇妃胆子素大，朕将她召来陪你。"说着，又与皇后耳语道："大被同眠之兴，朕又有数日不乐了。"皇后听了，也

不应对。惠帝即命宫人，速召胭脂皇妃来此侍寝。谁知宫人去了半天，单身回来道："奴辈四处寻遍，不见胭脂皇妃。"惠帝微怒道："胡言，胭脂皇妃，晚上向不出宫，快快再去寻来！"宫人去后，突见嫦娥匆匆的进来报说道："陛下快快同奴辈到园内去看胭脂皇妃。方才有人来说，据管园内监前来通知，说道胭脂皇妃一个人裸卧洞门，唤之不醒，特来禀知。奴辈不敢作主，特来请陛下同入园内去看。"惠帝听了，大吃一惊，也不多言，急同嫦娥来至园内。未近洞门，已见胭脂真的寸丝无存，躺在洞门之外。慌忙走近，向她前胸一按，尚有热气，一面替她穿上衣服，一面抬入宫中，急召太医诊治。太医按脉之后，始奏道："皇妃左右二脉，现尚震动，似是邪光。"惠帝点头称是。太医急用避邪丹灌下。顷刻之间，胭脂已经苏醒转来，忙问惠帝道："奴辈何以在此？"惠帝听了，便将她卧在洞门之事，告知了她。胭脂听完，方才现出含羞的态度，低声道："这样说来，狐仙是真正有的了。"惠帝命她不必害臊，不妨据实奏来。胭脂初不肯说，后来惠帝硬逼不过，只得一情一节的说了出来。惠帝听了，倒还罢了，只把这位小皇后娘娘，真吓得哭了起来。惠帝弄得没有主张，幸知闳孺极能干，问他皇后害怕狐仙，可有甚么救急之法。闳孺便与惠帝耳语数句。惠帝急命照办。闳孺去了一会，忙进来道："已命法师，用符箓请大仙迁移了。"皇后听了，方始放下愁怀，好好安睡。其实是闳孺哄骗皇后，急切也无法师，即有法师，也无如此法术。不过狐仙本有灵性，凡无邪念的人，未必都来缠扰，况且皇后还是国母，自然无碍。一连数日，果然平安。惠帝方始真的安心，一面夸奖闳孺果有急智，一面自到洞门默祝一番。从此之后，狐仙并不出来扰乱。但是此时惠帝已成弱症，每夜须有房事，方能安睡。好在一后二妃，还有闳孺夫妇二人，帮同行乐，惠帝倒也安宁。

一夕，翡翠、闳孺两个，轮着守夜。惠帝与皇后已经睡熟。翡翠因为长夜无事，便与闳孺二人，斗赌纸牌消遣，斗了一阵，翡翠忽闻闳孺身上，似有一阵阵的芬芳气味，便悄问道："你的身上，藏有甚么香药，或是花露？"闳孺听了，微笑答道："我从来不爱薰香。"说着，即以两袖，凑近翡翠的鼻边道："你再闻闻，方知我真的没有甚么香料藏身。"翡翠听了，果去仔细一闻，虽然不能指名闳孺袖内藏有何香，可是愈闻愈觉心荡起来，不觉粉脸生春，眉梢露出荡意。闳孺本是偷香好手，于是以目传情，用手示意。郎既有心，妾亦有意，他们两个便悄悄的来至翡翠私室，神女会了襄王。一连数夕，很是莫逆。翡翠却私下对闳孺道："少帝太觉贪花，奴父曾任医官，奴亦略知医术，少帝已

成精枯血干之症，必至不起。奴不甘作此冷宫孤孀，实想与郎白头偕老，为婢为妾，亦所甘心。”闳孺道：“我也不忍与你分离。第一样是要望少帝万岁千秋，你说他已成不救之症，这未可有甚么药医呢？”翡翠摇首道：“精血是人心之本，此物一无，就是神仙来治，也没有法想的了。”说着，便长叹一声道：“咳！少帝待我等不薄，皇后年轻，也无骄矜习气，我等长在宫中伺候，岂不甚愿。但是，……”谁知翡翠“但是”二字刚刚出口，可怜她的一双媚眼之中，早已簌落落的挂下珠泪来了。闳孺更是伤心。二人唏嘘一会，翡翠又说到本题道：“少帝之事，已属无望。我等的事情，郎须答应我一个实在，让我放心。”闳孺听了，沉吟半晌，渐现愁容道：“荆人嫦娥气量最是狭小，我与你同居之事，恐难办到。”翡翠道：“她是郎的正式妻子，我当然只好让她三分；就是不能同居，我做郎的外室，亦无不可。此地的曹太妃，便是先帝的外室，先帝是先有曹太妃，而后方有吕太后娘娘的。你看现在不是也同居宫中么？”闳孺听到这里，便戏翡翠道：“人彘之刑，你不怕么？”翡翠道：“我怎么不害怕？戚夫人说也可怜，我也是当时的一位帮凶呢。”闳孺道：“你倒下得了狠手么？”翡翠道：“我那时尚是宫娥，太后圣旨，敢不遵从么？”闳孺道：“你肯跟我，还有何说，不过少帝真个不幸之后，你是宫妃，如何能够嫁我呢？太后何等厉害，须要想得周到才好。”翡翠听了道：“你不必管我，我自有法子。”他们二人谈了半天。惠帝正在四处的寻找他们，他们见过惠帝，惠帝问他二人何往？闳孺应声道：“陛下龙体，总不十分康健，翡翠皇妃，正想瞒人割股，却被臣无意中撞见。臣劝皇妃，这个割股之事，无非表示忠心而已，其实于受者没甚益处。皇妃依臣的说话，方始作罢。足见陛下待人仁厚，方有这般忠心的妃子。”惠帝听了，似乎很怜爱的看了翡翠几眼道：“这又何必，朕这几天精神尚旺，汝等切勿大惊小怪！若被太后知道，又要怪我不知保重。日前已经有人在奏太后，说道朕的身边后妃太多，很于病人不利。太后已将此话向朕说知，朕当下答称一后二妃，伺候汤药犹嫌不够，怎的好说太多。太后听了，方才叮嘱朕要自知谨慎。”惠帝说到此地，便恨得跺脚道：“朕总是一位天子，一共只有你们两个妃嫔，人尚不容，朕活在世上，也无益处！”说着，便伤感起来。翡翠、闳孺赶忙再三劝解，惠帝方始丢开此事不提。

这天晚上，轮着陪夜的乃是胭脂、嫦娥二人，翡翠、闳孺，名虽分头自去安睡，其实正好鸳帐鏖兵。他们二人正在春意洋洋的当口，忽见皇后亲自前来呼唤翡翠。因为惠帝忽然想起要看药书，立命翡翠前去帮同检查。翡翠听

了，一面请皇后坐下，一面走下床来，生防皇后来揭帐子，便要看见闳孺，慌忙放下帐子，又把帐子外面所悬的那顶复幕，也放了下来，方始去穿外衣，穿好之后，即随皇后来至惠帝那里。惠帝说出书名，翡翠自去检查，检查许久，却检不出惠帝所说的那付汤头。惠帝道："朕也一时记不清楚，汝可携回自己私室去查。查得之后，送来与朕观看便了。"翡翠携书回房，赶忙奔至床前，揭开两重帐幕，向闳孺道："方才好险呀！万一皇后来揭一揭帐子，那就不得了了。"闳孺道："你看门外可有闲人，如没闲人，快快让我回房。"翡翠道："此刻没人，你要走快走。"闳孺刚想下床，忽又听得他的妻子嫦娥和胭脂两个人，边说话，边要走进来了。翡翠急悄悄的道："你还是躲在铺盖里面，且等她们来过之后再走。"闳孺刚刚躲进，胭脂、嫦娥二人已经进来，向翡翠说道："主上命你快查，我们在此守候。"翡翠笑道："你们二位，在此多坐一刻，这个汤头，主上说得不甚清楚，未必查得出来呢！"二人坐下，候她再查。翡翠又查了一阵，依然查不出来。胭脂忽然打了一个呵欠，又伸上一个懒腰道："连日少睡，让我暂在翡翠姊姊床上，躺下一霎。"说着，便将那顶复幕一揭，又把帐子揭开，和衣躺在床上。那时翡翠一见胭脂忽然钻到床上，这一吓，只把她吓得灵魂出窍，双眼一阵乌黑，哪儿还会看得出一个字来。闳孺也在铺盖之内，吓得不敢喘气，只望翡翠赶紧出去，好将她们二人带出。谁知翡翠早已吓昏，非但不把她们二人设法骗出，反而呆呆坐着，连药书也不会检查了。嫦娥此时绝想不到她的丈夫，会在翡翠的床上，自然毫不疑心。就是翡翠的吓得发呆，她也以为翡翠急切查不出来，怕被惠帝责怪，便劝翡翠尽管慢慢儿查，越急是越查不着的。那知嫦娥正在与翡翠讲话的时候，正是胭脂在床上与闳孺入彀的时候。原来胭脂躺下之后，忽见被内坟起，偏去用手一揭，蓦然见被内有一个人，却是闳孺，始知翡翠已与闳孺有了暧昧事情。倘若闹了出来，二方皆有不利。胭脂的与翡翠，本来比较嫦娥来得亲昵几分，自然要帮翡翠，反去示意闳孺，叫他勿吓，免被嫦娥听见。闳孺会意，当然不敢动弹丝毫。谁知胭脂平时也看中闳孺，因为一时没有机会，只得暂时忍耐。此刻二人钻在一床，乃是天赐良缘。此刻若不有挟而求，就要上违天意，下失人心，还当了得，于是微有表示，闳孺自然是却之不恭的了。过了一会，嫦娥隔着帐子问胭脂道："一上床便睡熟了么？快快起来，大家坐着，大家引起大家的精神，不然，我也要睡进来了。"嫦娥说完这句，直把床中的两人，棹上的一位，同吓得暗暗叫苦。棹上的那位翡翠，她见胭脂睡进床去，许久并无声息，知道吉多凶少，不

是未曾看出，便是帮忙代瞒。正在要想借句说话，先命嫦娥回报惠帝的时候，蓦然听得嫦娥说道也要睡进床去，自然加二吓煞。幸亏胭脂，那时不能再顾公事已否完毕，慌忙一面答道："我不睡，我不睡。"一面就钻出帐子，也不再候翡翠查着与否，一把拖了嫦娥走出房来。及至出了房门，翡翠心中方始一块石头落地。岂知接连又是一桩吓人之事。你道何事？乃是翡翠的卧房走到惠帝的寝宫，必须经过嫦娥的卧房。嫦娥既是经过自己的卧房，便有要紧没要紧的，随便叫叫闳孺。你想那时闳孺自然不在房内，因为没人答应，必致闹破。此时的胭脂，岂有不大吃一惊之理的呢？当下胭脂一听见嫦娥在叫闳孺名字，忙又拖了嫦娥，只向惠帝那里乱奔。好得翡翠此时也已追了出来，三人同进惠帝房内。惠帝便问翡翠，有否查着。翡翠答道："委实查不出来，陛下或者真的记错，也未可定。"惠帝听了，方才不叫再查，胭脂、嫦娥，仍在惠帝房内伺候。翡翠又忙赶回自己房里。明知此时闳孺，断断不会再在她的床上，但是贼人心虚，总是再看一看来得放心。这是普通人们的心理，并非翡翠一个人是这样的。正是：

私情到底防窥破，交好方能代隐藏。

不知胭脂帮了翡翠这场大忙，翡翠如何酬报胭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　一人得志鸡犬皆仙　两妇进谗豺狼当道

却说翡翠与胭脂二人，本是吕太后宫中的宫娥，平日既在一起，自然较他人为密切。及至一同选做惠帝妃子，各思固宠，反而疏淡起来。又因各人私下看中闳孺，大家表面避嫌，更弄得有些尴尬。现在胭脂既替翡翠隐瞒藏人之事，翡翠对于胭脂，当然万分感激。后来打成一气，一男两女，私下瞒人取乐，且不细说。惟有惠帝，生不逢辰，碰见如此的一位太后，心中愁闷，便借酒色消遣。后因已成弱症，对于酒字，自然减退；对于色字，欲浇虚火，真有片刻不能离开之势。加之皇后不算外，一男三女，宛如四柄利斧。可怜一株脆弱之树，如何禁受得起！于是惠帝勉强延至七年仲秋，竟在未央宫中，撒手西归。一班文武官员，统至寝宫哭临，大家见太后坐在惠帝尸旁，虽是带哭带语，面上却没泪痕，当下个个腹中都在称奇不止。又想太后只此亲生之子，年甫二十有四，在位仅及七年，理该哭得死去活来，方合人情；如今这般冷淡，不知内中有何隐情。大家既猜不透，只得帮办丧仪，各尽臣职而已。独有侍中张辟疆，乃是张留侯次子，年轻有识。他已窥破太后的隐衷，等得殓后，随班退出，径至丞相府中，谒见陈平。陈平因他是故人之子，格外优待，寒暄数语，便欲留餐。辟疆不辞，乃在席间语陈平道："太后只生一帝，临丧哭而不哀，君等曾揣知原因否？"陈平素负智士之名，对于这事却未留意。此刻因被辟疆一问，似乎有些局促起来，便转问辟疆道："君既见问，当然已知其意了，请即明示！"辟疆道："主上驾崩，未有子嗣；太后恐君等另有他谋，所以不遑哭泣，断非对于亲子如此无情，其理至显。君等手握机枢，既被见疑，须防有祸。不若请太后立拜吕台、吕产为将，统领南北两军，并将诸吕一体授官，使得居中用事。那时太后心安，君等方得脱险。"陈平听毕，连连点首称善，并握了辟疆的小手道："子房有子矣！"一时餐毕，陈平急急入宫，面奏太后道："朝中宿将老臣，纷纷凋谢；主上又崩，国事未定，民心未安，臣甚为忧虑，太后当有善后的良法，臣当惟命是从。"吕太后听了，唏嘘说道："君为汉室栋梁，君

应有所陈述。”陈平道：“吕台、吕产，智勇双全，惟有即日任为将军，分掌南北禁兵；吕台、吕产皆是太后从子，此二人必能为汉室的保障，伏乞太后准行！”吕太后听毕，心里暗喜道：“陈平才智，真是令人可爱！”便含笑答道：“君为丞相，既以为是，我当准奏。”陈平退出照办。吕太后从此专心痛哭儿子，每一举哀，声泪俱下，较诸惠帝临终的时候，判若两人了。过了二十余日，惠帝灵柩出葬长安城东北隅，与高皇帝陵墓仅距五里，号为安陵。群臣恭上庙号，叫做孝惠皇帝。惠帝后张氏，究属年幼，未能生育，吕太后却想出一个妙法，暗取后宫不知谁何之子，一个小孩，纳入张后房中，诡称是张后所生，立为太子。又恐此子之母异日多事，一刀杀死，断绝后患。惠帝葬事一毕，伪太子立为皇帝，号称少帝。少帝年幼，吕太后仍是临朝称制。《史记》因为少帝来历不明，略去不书。但汉统幸未中断，权以吕太后纪年，一是吕太后为汉太后，道在从夫，二是吕太后称制，为汉代以前所未闻；大书特书，寓有垂戒后人的意思。存汉诛吕，确是史臣谨严之笔。吕太后既是仍掌大权，便欲封诸吕为王。当时恼了一位忠直大臣，竟与吕太后力争。此人大声呼道：“高皇帝临终以前，召集群臣，宰杀白马，歃血为盟，谓以后非刘氏不得封王，违者天下共击之；今盟血未干，奈何背盟毁约起来？”吕太后瞋目视之，乃是右丞相王陵。一时欲想驳诘，急切说不出理由；若是听之，后来如何有权办事？只急得满头大汗，青筋饱绽，几乎眼泪也要迸出来了。她此时的不哭，因为尊严起见，也是强思示威的意思。左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，一见太后没有下场，于是同声迎合道：“王丞相之言，未免有些误会高皇帝的本意了。高皇帝说，非刘氏不得封王，后又紧接一句是，非有功不得封侯，这明明是指无功而滥竽王位的而言。高皇帝平定天下，曾封子弟为王；今吕太后称制，分封吕氏子弟为王，夫唱妇随，有何不可。”吕太后听了，甚是暗赞陈、周二人，脸上便露出高兴的颜色来了。王陵一见陈、周二人忽然附和，忘记地下的先帝，顿时怒气填胸，仍旧据理力争。无奈寡不敌众，自然失败。退朝出来，王陵却向周勃、陈平两个发话道：“先帝歃血为盟，言犹在耳，君等都是顾命大臣，如何不持公理，只知阿顺，贪图禄位？实为不取。试问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？”陈平、周勃二人，微笑答道：“今日面折廷争，仆等原不如君；他日安刘氏，定社稷，恐怕君不如仆等呢！”王陵哪儿肯信，悻悻而去。次日，即由吕太后颁出制敕，授王陵为少帝太傅，夺他相位，由陈平升补；所遗陈平左丞相之缺，就以情人审食其补授。王陵自知已为太后所恶，连忙辞职。吕太后也不挽留，任他自去。

吕太后又查得御史大夫赵尧，尝为赵王如意定策，力保周昌相赵，便诬他溺职，坐罪褫官；另召上党郡守任敖入朝，补授御史大夫。任敖曾为沛吏，吕太后从前入狱被笞的时候，略事照应太后。太后此举，乃报他昔日之恩。过了数日，吕太后又追赠生父吕公为吕宣王，升长兄周吕侯吕泽为悼武王。她恐人心不服，特封先朝旧臣郎中令冯无择等人为列侯；再取他人之子五人，硬作惠帝诸子，一个名疆，封为淮阳王；一个名不疑，封为恒山王；一个名山，封为襄城侯；一个名朝，封为轵侯；一个名武，封为壶关侯。谁知吕太后大权在握，正想大大的加恩爱女鲁元公主的时候，偏偏鲁元公主没有福气，连忙病死。吕太后哀痛之余，即封鲁元公主的儿子张偃为鲁王，谥鲁元公主为鲁元太后。又思诸吕，若由自己径封，究属无谓，最好须由朝臣代请，乃密使大谒者张释，即从前代为作书复冒顿之人，命他示意陈平，由陈平代诸吕请封。陈平听了，哪敢不从，即日上书，请割齐国的济南郡为吕国，做了吕台的王封，吕太后准奏。既已开例，即封吕台为吕王。不料吕台也没有福命，一得王封，居然与世长辞。吕太后又命其子名嘉的袭封。复封吕泽幼子吕种为沛侯。吕太后的寡姊之子，仍姓吕姓。吕平为扶柳侯，吕禄为胡陵侯，吕他为俞侯，吕更始为赘其侯，吕忿为吕城侯。众人封毕，封无可封，又封吕媭为临光侯，吕媭情人徐衍为新侯。吕太后犹恐刘、吕两姓不睦，终不平安，若使刘、吕联起姻来，便好一劳永逸。那时齐王肥已殁，予谥悼惠，命他长子襄嗣封，次子章，三子兴居，均召入都中，派为宿卫。即将吕禄之女配与刘章，加封刘章为朱虚侯；刘兴居为东牟侯。又因赵王刘友，梁王刘恢年均长成，复把吕氏女子，配与二王为妻。二王哪敢违旨，自然娶了过去。吕太后这几年如此的苦心安排，以为可以长治久安了。谁知她所立的少帝，忽然变起心来。少帝起先年幼无知，当然只好由她播弄。及至渐长，略懂人事，就有一班歹人，将吕太后掉包，以及杀他生母的事情，统统告知了他。这位少帝，却没有惠帝来得仁厚懦弱，他一听了那些说话之后，自思朕已贵为天子，寻根究蒂，生母如此惨亡，哪好听她。于是对于张后，渐渐的不恭顺起来。张后偶有训责，他便应声道："太后杀死朕的生母，待朕年长，必要报仇。你既非朕的亲母，免开尊口；一个不对，朕可撵你出宫。"张后听了，岂有不气之理，便将少帝的言语，告诉吕太后。吕太后尚未听完，已气得咬了牙齿发恨道："小小年纪，竟有如此主张；等他长大，我的一条老命还想活么？"想了一会，即将少帝拘入永巷，决计另行择人嗣立。当下发出一道敕书，她说："少帝忽得怪疾，不能治事，应由朝臣妥

议，改立贤君。"这些事情，本是丞相责任。审食其固然以吕太后之命是从。就是那位陈平。一意逢迎，率领属僚，就阙朗奏道："皇太后为天下计，废暗立明，奠定宗庙社稷，臣等敢不奉诏。"吕太后道："汝等公议！只要能安天下，我也服从众意。"陈平退下，即在朝房互相讨论。但是未知圣意所在，臣下何敢妄出主意。陈平乃运动内侍，探听吕太后究竟属意何人，就好奏闻。后来果被他探出，吕太后所属意的，却是恒山王义，此人即是从前的襄城侯山，为恒山王不疑之弟。不疑夭逝，山因嗣封，改名为义。吕太后既然看中他了，他自然就有暂作皇帝的命运。于是群臣力保，太后依奏，那些无谓手续，均已做到，又改名为弘，即了帝位。永巷之中的少帝，暗暗处死，便称弘为少帝。弘年亦幼，仍是吕太后费心代劳。不久，淮阳王疆亦死，壶关侯武继承兄爵，倒也相安。惟有吕王嘉，甚为骄恣，连吕太后也不在他的心上。他既在老虎头上搔痒，吕太后如何放得他过，因欲把他废置，另立吕产为吕王。吕产本为吕嘉之叔，即吕台胞弟，以弟继兄，已成那时的惯例了。岂知吕太后仍欲臣下奏请，因此耽搁下来。

可巧来了一个齐人田子春，察知宫中之事，巧为安排，一来为吕氏效劳，二来为刘氏报德，双方并进，也是一位智士。先是高皇帝从堂兄刘泽，受封营陵侯，留居都中。田子春尝到长安，旅资适罄，因挽人引进刘泽门下，一见甚洽。那时刘泽屡望封王，便命田子春代为划策。当下由刘泽付田子春黄金五百斤，托他设法钻营，不意田子春拿了那笔金子，回他齐国去了。初时刘泽当他家中有事，尚在盼他事了即来。后来等了两年之久，仍无消息，不得已专人赴齐寻找子春。其时子春，已用那笔金子营运致富，见了来人，赶忙谢过，即命来人返报刘泽，约期入都相会。来人回报，子春挈子携金，来至都中。但是不去拜谒刘泽，独自出金运动，将他儿子送居大谒者张释门下。张释本是阉官，因得吕太后之宠，极有权力，他正想罗织人才，一见田子，喜其俊逸，留居门下。田子已受其父秘计，谄事张释，渐得欢心。一日田子求张释驾临其家小酌，以便蓬荜生辉。张释慨然应允。及到田家，子春出迎，寒暄之后，相见恨晚。子春设席款待，备极殷勤。酒过三巡，子春盛誉张释有才，且得太后信任。张释微笑道："太后待我良厚，惜我无甚作为报答太后耳。"子春道："太后视朝以来，天下称颂，虽是太后天才，也是诸吕之助。太后本欲多封诸吕王位，因恐臣下不服，是以迟疑；今闻太后欲废吕王嘉，臣下未知圣意，未敢擅请。足下久侍宫帷，定知太后心意。"张释道："太后之意，无非欲以吕产为吕

王耳。"子春道："足下既知此事，何不示意朝臣，请封上去。吕产果得封为吕王，足下亦有功呢。"张释听了大喜，称谢辞去。不到数日，吕太后升殿，咨询群臣，何人可以改立。那时群臣已得张释通知，忙将吕产保荐上去。太后甚喜，即封吕产为吕王。退朝之后，知道此事是张释示意臣下，即以黄金千斤，赏赐张释。张释不忘田子春提醒之功，分金一半，送与子春。子春谢过，又乘间语张释道："吕产现已得了吕王，我闻群臣意中尚未心服，必须设法调停，方是万全之策。"张释失惊道："这又奈何？"子春道："营陵侯刘泽，为诸刘长，现虽兼管大将军之职，尚未封王，究属不免怨望。足下可以入告太后，何妨裂十余县地，加封刘泽为王。如此，刘、吕两姓，方得平稳，足下也不白替吕产费心了。"张释听了，忙又以此话告知吕太后，吕太后本不愿意，嗣闻封刘即是安吕，刘泽又是吕媭的娇婿，方始勉允其请，乃封刘泽为琅琊王，遣令就国。田子春一见目的已达，才去谒见刘泽。刘泽早已有人报知，此次得封王位，全是子春之功，相见之下，异常感激，便邀子春同行，俾可酬劳。子春且不谈话，急请刘泽连夜起程。刘泽不知子春用意，因其确有奇才，自然遵命。后来就国之后，方知吕太后果有悔意，并且派人追赶他们。嗣因他们已出了函谷关了，望尘莫及，只得回报太后。太后既因追赶不回，一时未便大张晓谕的收回成命，只得作罢。刘泽事后，始知子春果有先见，乃将一切国事，统统付他主持。这且不提。

单说吕太后为人，本最多疑，每以小人之心去度他人，俗语说得好："心疑生暗鬼"。于是往往弄出无中生有的麻烦出来。原来那天吕太后，因为懊悔封了刘泽为王，正在闷闷不乐之际，忽见赵王友的妻室前来告密，说道她夫赵王友，鬼鬼祟祟，深恨诸吕，将有谋反情事。她原是吕家女子，吕太后哪有不信之理，当然气得倒竖双眉，火迸脑顶，立派将士往拿赵王。其实赵王何尝谋反，都是吕女有意诬告。这末吕女既为赵王王妃，何故定要害她丈夫呢？此事说来，甚堪发噱。赵王本有姬妾，个个都是才貌双全之人。赵王因为这位吕王妃，乃是吕太后作伐，明是派她来监督自己的，平日忍气求安，已被吕女欺凌得不象人样；有时受气不过，偶尔口出怨言，也是有的。一日，醉后与他朋友谈起，他说诸吕有何大功，如何贸然封王；若待太后百年以后，我当剿灭诸吕。那位朋友劝他不可乱言，恐防招祸。等得赵王悔悟，早被吕女听见。吕女正在捻酸吃醋，无可发泄的当口，自然要把鸡毛当了令箭起来，暗去告知太后。太后及把赵王拿到，也不令其剖白，禁锢监中，派兵监守，不给饮食。

赵王饿得奄奄一息，因而作歌鸣冤道：

诸吕用事兮刘氏微，迫协王侯兮强授我妃；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，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。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，自决中野兮苍天与直。吁嗟，不可悔兮宁早自贼，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！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。

谁知赵王唱歌之后，仍旧无人给食。于是一位国王活活的饿死，所遗骸骨，只用民礼葬于长安郊外了事。吕太后遂徙梁王恢为赵王，改封吕王产为梁王。又将后宫之子名太的，封为济川王。吕产时常有病，不去就国，留京为少帝太傅。少帝亦年稚，也不令他东往，仍住宫内。赵王恢的妻子，就是吕产的令嫒，闺内雌威还要较赵王友之妻来得厉害。赵王恢，也与友同一懦弱，种种受制，怨苦难伸。他有一位爱姬，名唤娜芝，知书识字，敬重产女。无奈产女恶她太美，自己貌不及她。一日，瞒了丈夫，竟将娜芝害死。恢既痛爱姬惨亡，徙国亦非所愿，环境围逼，索性仰药自尽，去寻爱姬去了。吕太后知道其事，不怪产女不贤，反恨恢不该殉姬，上负祖宗，下失人道，因此不准立嗣，让他绝后。另遣使臣赴代，授意代王，命他徙赵。代王恒，情愿避重就轻，力避徙赵，使臣返报吕太后，太后便立吕释之之子吕禄为赵王，留官都中，遥领王衔。那时吕释之刚刚逝世，特地追封为赵昭王。同时闻得燕王建，也已病殁，遗有一子，却是庶出。吕太后潜遣刺客赴燕，刺杀建子，改封吕台之子吕通为燕王。至是，高皇帝八男，仅存二人：一是代王恒，一是淮南王长，加入齐、吴、楚及琅琊等国，总算零零落落，尚有六七国之数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那句说话，倒也不差。正是：

雪中送炭原来少，锦上添花到处多。

不知此后，吕太后再害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　室有贤媛刘章笃伉俪　途逢苍狗吕雉竟呜呼

却说吕太后称制以来，刘家天下，早已变成吕氏江山，人民虽尚苟安，天灾却是极重，各处水旱频仍，瘟疫大起，大家还认为不是特殊之事。最明显的是，忽尔山崩，忽尔地陷，忽尔天雨血点，忽尔昼有鬼声，忽尔太阳变成绿色，忽尔月亮尽作红光。吕太后也有些觉着。一天，蓦见日食如钩，向天嗔语道："莫非为我不成！我年已暮，却不怕见怪异。既然蒙先帝给我这个天下，我也乐得快活快活。"她发表这个意见之后，依然为所欲为。当时助纣为虐的，内有临光侯吕媭，左丞相审食其，大谒者张释，外有吕产、吕禄等人，朋比为奸，内外一气。就是陈平、周勃，不过虚有其表而已，实在并无权柄。至于刘氏子孙，性命尚且难保，哪敢还来多嘴。惟有一位少年龙种，隐具大志，想把刘家天下，负为己任。此人是谁？乃是朱虚侯刘章。他自从充当宿卫以来，不亢不卑，谨慎从事。所以吕太后尚不注意于他。他的妻子，虽是吕禄女儿，也被他联络得恩爱无伦，却与前番的两位赵王之妻，迥不相侔。吕太后偶有提起刘章的时候，他的妻子，竭力疏通，保他毫无歹意。这也是刘章的手段圆滑所致，毋庸细述。一夕，吕太后遍宴宗亲，列席者不下百数十人，大半皆是吕姓王侯，骄矜傲慢之气，令人不可逼视。刘章瞧在眼中，已是怒发冲冠。但又不露声色，照常和颜悦色的对付诸吕。那时太后看见刘章在侧，便命他暂充酒吏，使他监酒。刘章慨然应命道："臣本武将，奉令监酒，须照军法从事。"太后素来藐视刘章，总道是句戏言，便笑答他道："我就准你！"说着，又笑对大众道："刘章既要军法从事，尔等须要小心！"太后这句说话，无非乐得忘形的意思。诸吕听了，更是毫不在意。及至入席，饮过数巡，大家已有酒意。刘章要使太后欢心，唱了几曲巴里词，演了一回莱子戏，引得太后笑逐颜开，大为称赞。刘章复申请道："臣再为太后进一耕田歌。"太后笑道："汝父或知耕田之事，汝生时已为王子，怎知田务？"刘章笑答道："臣倒略知一二。"太后道："汝且说些给我听。"刘章即信口作歌道："深耕溉种，立苗欲疏；非其种者，锄而

去之。"太后听了，已知他在正喻夹写，一时不便发作，只得默然。刘章却佯作不知，只向大众拼命敬酒，灌得大家都已沉醉。内中却有一个吕氏子弟，偏偏不胜酒力，潜自逃席。刘章见了，跟着下阶，拔剑在手，追到那人背后，大喝一声道："汝敢擅自逃席，明明藐视军法！我这个监酒使者，原也不足轻重；太后口传的煌煌圣谕，朝中大臣，天下人民，无不遵服。逃席事小，违令事大，这法不行，何以服众！"说完，手起刀落，已将那人的脑袋剁了下来，持了首级，转身趋至太后跟前道："适间有一人违令逃席，臣已遵照太后圣谕，照章将他正法了。"刘章此语一出，竟把大众吓得胆战心惊。吕太后也觉变色。但是既已允他军法从事，朝廷之上，那好戏言，只得把眼睛狠命的盯着刘章，看了几眼，传令散席。太后入内之后，刘章妻子跟从而至，谓太后道："今日之事，太后有无感触？"太后怒目视之道："汝夫如此行为，我将重治其罪。"章妻道："太后差矣！我说太后应该从重奖之，怎么反将有功者，要办起罪来呢？"太后不解道："汝夫杀人，反而有功不成？"章妻道："太后现在是一位女流之辈，各国不敢叛乱者，乃是太后能够执法耳。国法若是不行，朝廷便不能安。我夫平日对我说，他因感激太后能治天下，他心中亦只愿卫护太后一个人。他今天能够执法，正是替太后张威。太后不以心腹功臣视之，从此以后，谁肯再为太后出死力呢？我是太后之人，深知我夫忠于太后，故敢前来替他声明的。"太后听了，回嗔作喜道："照你说来，你夫虽是刘姓，居然肯实心实意助我，我未免错怪他了！"说罢，即以黄金五十斤奖赏刘章。诸吕知道，从此不敢妒嫉刘章，并且以太后的心腹视刘章了。连周勃、陈平二人，也暗暗的敬重刘章，知他真是刘氏子孙中的惊天之柱，益形亲爱。惟独吕媭，她因与太后姊妹关系，得封临光侯，那时妇女封侯的只有她一人，那日亲见刘章擅杀吕氏子弟，因想报复，时在太后面前进谗，幸有章妻刻刻留心，太后不为所动。

吕媭既然不能陷害刘章，只好拿陈平出气，又向太后诬告陈平，说他日饮醇酒，夜戏妇人，丞相如此，国事必至不堪设想。太后因知吕媭仍旧不忘宿嫌，不甚信她的言语。但又因吕媭说得如此郑重，也嘱近侍随时暗察陈平的行为。陈平本在联络近侍的，近侍即将此事，密告陈平。陈平听了，索性更加沉湎酒色，好使太后不疑他暗助刘氏。太后得报，果然非但不责陈平酒色误公，且喜他心地光明，并未与吕氏作对。一天，陈平入宫白事，适值吕媭在旁。太后等得陈平正事奏毕，乃指吕媭谓陈平道："女子说话，本不可听。君尽管照常办事，莫畏我女弟吕媭在旁多嘴！我却信君，不信她呢！"陈平顿首谢恩，

放心而退。可怜当时只难为了一位太后的胞妹，当场出丑，没有面子，恨不得有一个地洞钻了下去。她又不好奈何太后，只得双泪莹莹，掩面哭泣而已。太后还要冷笑数声，更加使她坐立不安，只得借故避去。从此以后，吕媭非但不敢再谮陈平，连要害刘章的心理，也一齐打消了。说到陈平，生平虽是第一贪色，不过那时的沉迷酒色，却非他的本意。他的眼光，原较他人远些，他知道这个天下，乃是高皇帝苦苦打下来的，诸吕用事，无非仗着吕后一人的威权，归根结蒂，将来仍要归诸刘氏。他若极意附吕，日后必致吃亏。他所以一面恭维太后，暂保目前的禄位，一面也在七思八想，意在安刘。他与中大夫陆贾，私下联络，因知陆贾是一个为守兼备的人物，将来有事，或须借重于他。不过思想安刘的意思，不敢露出罢了。谁知陆贾，因与陈平的地位不同，眼看诸吕用事，委实气愤不过，争则无力；不争呢，于心不安。于是托病辞职，去到好畤地方，退隐避祸。老妻已死，有子五人，无甚家产，只有从前出使越南时候，得有赆仪千金，乃作五股分开，分与各子，令自营生。自己有车一乘，马四匹，侍役十人，宝剑一柄，随意闲游，以娱暮景。有时来到长安，便住陈平家中。这天又到都中，直入陈平内堂，却见陈平一人独坐，满面忧容的低了头，似有所思，他便直问道："丞相何故忧虑，难道不怕忧坏身子的么？"陈平一听有人与他讲话，方始抬头一看，见是陆贾，明知他是自由出进惯的，家人不便阻止，自然不好去责家人。当下一面让坐，一面问他何日到此。陆贾答道："今日方到，即来拜谒丞相，丞相所思，我已知道。"陈平且笑且问道："君一到长安，即蒙光顾，自是可感。惟说知我心事，我则不信。"陆贾也笑道："丞相位至首相，食邑三万户，好算富贵已极，尚有何忧？我想除了主少国危，诸吕用事之外，似无可忧的了。我所以贸然一猜，未知是与不是？"陈平道："我的心事，君既猜中，请问有何妙策，可以教我？"陆贾道："此事固属可忧，以愚见说来，并非无法。古人说：'天下安，注意相。天下危，注意将。'将相和睦，众心归附，朝中有变，不至分权。既不分权，何事不成！如今国家大事，只在两人身上。"陈平问他："两人为谁？"陆贾道："一是足下，一是绛侯。我与绛侯相狎，说了恐他不信；足下何不交欢绛侯，联络感情，包你有益非浅。"陈平听了，似有难色。陆贾又与陈平耳语半晌，陈平方始首肯，愿去交欢绛侯。原来陈平与周勃，虽然同朝为官，意见却不融洽。从前高帝在荥阳时候，周勃曾劾陈平受金盗嫂，虽已事隔多年，陈平心中未免尚存芥蒂。及闻陆贾献策，乃特设盛筵，邀请周勃到他相府。周勃来后，入席畅饮，这天不谈国事，单是联络

感情。等得酒半，陈平问起周勃的家事。周勃笑答道："人口众多，出入不敷，奈何奈何！"陈平即命家人呈上白银万两，为周勃寿。周勃力辞不受。陈平暗命家人，送至周勃府上。那时周勃尚在相府，周妻接受之后，重赏来使。及至周勃回来，周妻笑谓周勃道："君虽为将有年，家中颇为拮据；陈丞相馈金前来，我已收下，我们儿女，从此吃著不尽矣。"周勃失惊道："此银如何可受？当日我曾劾他受金，他必记起前仇，有意陷我不廉，快快退还。"周妻道："彼食邑三万户，分俸相赠，算得甚么？人家善意，君何多疑乎？"周勃听了，方始一笑置之。次日还席，陈平到来，周勃谢过赠金之事。席间所谈，渐入国事。周勃也在深恨诸吕，今见陈平提到他们，岂有不赞同之理，于是大家预为安排，遇机即发。陈平回府，告知陆贾道："周将军已允我共事矣；现有劳君之处，救国大事，幸勿见却！"陆贾听了，笑答道："丞相欲使我任苏秦、张仪之责乎？"陈平点首道："正是此事，君擅辩才，舍君无人矣。"陆贾道："丞相有心救国，陆某敢不效奔走之劳。"陈平乃赠陆贾奴仆百人，车马五十乘，钱五百万缗，请他交游公卿，预相结纳，俾作驱吕臂助。陆贾应命即去，先择平时莫逆诸子，将来意说明，然后逐渐推广。一班朝臣，无不被他说动，暗暗预备背吕。于是吕氏势力，日渐削小。惟有亲吕诸人，尚在梦中，仍在那儿力任吕氏的鹰犬。吕产、吕禄等人，自然依旧怙恶不悛，照常用事。

这年三月上巳，吕太后依照俗例，亲临渭水，除不祥。事毕回宫，行过轵道，突见一物奔近，形似苍狗，咬她足履，顿时痛彻心腑，不禁大声呼喊。卫士闻声，上前抢护，见无他异，始问太后："何故惊慌？"吕太后紧皱双眉，呜咽道："尔等不见一只苍狗咬我么？尚问何事。"卫士等回说："实无所见，莫非太后眼花么？"吕太后闻言，始左右四顾，其物已杳，只得忍痛回宫。解袜审视，足踝已经青肿。急召太史入内，令卜吉凶。太史卜得爻象，乃是赵王如意作祟，据实奏明。吕太后闻知，疑信参半，急令医治。谁知敷丹服药，均无效验。没奈何遣人至赵王如意坟墓，代为祷免，仍旧无效。缠绵床褥，昼夜呼号。直至新秋，自知不起，始任吕禄为上将，管领北军，吕产管领南军，并召二人入嘱道："尔等封王，朝臣多半不平，我若一死，必有变动。尔二人须拥兵入宫自卫，切勿轻出，免蹈不测。就是我出葬时候，也不必亲送，在在须防。尔等无我，殊可忧也！"二人听罢，饮泣受命。又过几日，吕太后于是呜呼哀哉，遗诏授吕产为相国，审食其为太傅，立吕禄女为皇后。吕产在宫内护丧，吕禄在宫门巡视，内外布置，甚是周密。等到太后灵柩出葬长陵，吕产、吕禄二人，遵奉

遗命，并不送葬，只带着南北两军，严守宫廷。陈平、周勃虽想发难，一时未敢动手。因循多日，毫无良策。独有朱虚侯刘章，私下盘问其妻，其妻并不相瞒。刘章始知吕产、吕禄蟠居宫禁，早已有备。一想如此过去，更是可虑，不如密使赴齐，告知我兄刘襄，请其率兵洗扫宫禁，自为内应，事成奉他为帝。使者去后，刘襄得了弟信，即与母舅驷钧、郎中令祝午、中尉魏勃，部署人马。正拟出发，事为齐相召平所闻，即派重兵，严守王宫，名为入卫，其实监督齐王刘襄。刘襄既被牵制，不便行动，急与魏勃等人密商。魏勃因与召平尚有私交，便假装与刘襄不睦形状，亲去语召平道："我王擅自发兵，迹近造反，丞相派兵监守，此举最当。惟王与我有嫌，愿投麾下，以保残命。"召平闻言大喜，即以兵符，付与魏勃，命其指挥兵士，自己却在相府纳福。没有数日，魏勃行使兵符的权力，撤去围监王府之兵，反把召平的相府，围得水泄不通。召平至是，方知有变，忙欲抵制，已是不及，只得关闭府门，聊为御敌。不料魏勃早已首先冲入。召平一见事已无可挽回，长叹一声，拔剑自刎。魏勃见召平已死，府中女眷，一概赦罪，令自逃生，回报刘襄。刘襄遂任魏勃为将军，准备出兵。又思左右邻国，为琅琊、济川及鲁三国；济川王刘太，是后宫之子；鲁王张偃，是鲁元公主之子，当然偏于吕氏；惟有琅琊王刘泽可以联合。即遣祝午往见刘泽，约同起事，自己预备一个秘计，以便对付。祝午见了刘泽，请他速至齐廷会议，将来帝位，齐王愿让与他。刘泽果然照办，到了临淄。刘襄阳为与之议事，阴则阻其自由；再遣祝午复赴琅琊，矫传刘泽之命，尽发全国人马，西攻济南。济南本属齐辖，后为吕太后割与吕王，刘襄所以如此计划，也是先去吕氏羽翼的意思。一面写好檄文，号召四方，及陈诸吕罪状。其文是：

> 高帝平定天下，王诸子弟。悼惠王薨，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。惠帝崩，高后用事，听诸吕，擅废帝更立，又杀三赵王，灭梁、赵、燕以王诸吕，分齐国为四。忠臣进谏，上惑乱不听。今高后崩，皇帝春秋富，未能治天下，固待大臣诸侯。今诸吕又擅自尊官，聚兵严威，劫列侯忠臣，矫制以令天下，宗庙以危。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。

那时吕产、吕禄二人，已见檄文，也知害怕，急令颍阴侯灌婴，领兵数万，径出击齐。灌婴行至荥阳，顿兵不进，观望风色。齐王刘襄，亦兵止西界，尚未进发。琅琊王刘泽，羁绊临淄，自知受绐，也出一计，向刘襄进说道："悼惠王为高帝长子，王又系悼惠王长子，即是高帝冢孙，入嗣大统，方为合法。且闻朝

中大臣，已在提起嗣主之议。泽本忝居亲长，应去主持，大王留我无益，不如让我入关，必保大王登基。"刘襄果被说动，便准刘泽西行。刘泽离了临淄，哪敢至郡，只在中途逗留而已。当时各路情景，已成大家互相观望的僵局。幸而二吕没有兵略，徒知拥兵保护一身，若有调度，二吕未必即至失败呢。二吕既是专心顾外，都中自然疏于防备，于是都中就有变动。这回的变动，为首之人，自然是陈平、周勃二人了。他们怎样发动，且听不佞慢慢道来。陈平自从采纳陆贾计策之后，交欢周勃，只因兵力不足，只得静以观变。嗣闻齐王刘襄在齐发难，二吕派遣灌婴应敌，陈平乃会同周勃，一面授意灌婴，叫他按兵不动；一面诱拘郦商父子，逼迫他们父子力劝吕禄速出就国，藉止各路诸侯兵祸。郦商无法，只得命子郦寄去劝吕禄道："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，刘氏计立九王，吕氏亦立三王，皆由大臣议定，布告诸侯，诸侯各无异言。今太后已崩，帝年尚少，阁下既佩赵王之印，不闻前去守国，因此起了各路诸侯的疑心。现在惟有请阁下缴还将印，并请梁王亦缴出相印，大家出去就国，彼此相安，岂不甚善！否则众怒难犯，实为阁下不取！"吕禄本无见识，郦寄又是他们私党，自然信以为真，只待开一吕氏家族会议之后，一准缴出印信。郦寄受了使命，已经入了陈、周之党，所以日日相劝吕禄，赶速实行。吕禄对于如此大事，只是麻木不仁，淡然置之，反而约同郦寄陪他出猎。一日猎回，途经吕媭之门，吕媭那时已闻吕禄将要缴还印信，使人拦入吕禄，怒目谓之道："小子无知，身为上将，竟思缴印潜逃。如此，吕氏无噍类矣！"吕禄听了，连连答道："何至如此！何至如此！"吕媭不待吕禄再说，即把家中所有的奇珍异宝，统统取出，置诸堂下。吕禄不知吕媭之意，甚觉惊讶。正是：

芳魂已近黄泉路，异宝应交并枕人。

不知吕媭取出珍宝，置于堂上，究是何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　满面羞惭裸受桃花板　存心仁厚恩加柳叶刀

却说吕媭既将奇珍异宝，置诸堂下，乃呼其情人徐衍至前道："尔静听着！"说着，又指吕禄语徐衍道："我等性命，已为此子断送。戋戋珍物，尔可携去逃生，勿谓我误尔也。"徐衍听了，不肯取物，只是掩面哭泣。吕媭也不去睬他，复把金银财帛，分给家人道："汝等或留或去，我可不问；不过汝等随我多年，这点东西，也算留个纪念。"吕禄至此，无颜再看吕媭处理家事，只得低头趋出。其时郦寄，已在门外候久，一见吕禄出来，忙问在内何事。吕禄摇头道："君几误我，且待回去再谈。"郦寄同了吕禄来到他的家内，又问究为何事。吕禄始将吕媭与语，以及分散珍宝之事，统统告知郦寄。郦寄听毕，微笑道："我不误君，妇人之言，真误君呢！君若出而就国，南面称王，岂不富贵；若是抗不缴印，试问君等二人，能敌万国诸侯么？我因与君知己，故来请君听我舍短取长之策，否则与我何干？"说完，似乎露出就要告别的样子。吕禄一见郦寄要走，慌忙一把拖住郦寄的衣袖道："君勿舍我而去，且待熟商！"郦寄道："有何再商，此乃君的切己之事，他人无关也。"吕禄听了，于是又大费踌躇起来。这且暂时丢下，再说曹参之子曹窋，那时正代任敖为御史大夫之职，这天，他与相国吕产同在朝房，适有郎中令贾寿，由齐国出使回来，中途闻知灌婴逗留荥阳，已与齐王刘襄联和，即劝吕产速行入宫，为自卫计。吕产听罢贾寿之言，马上神色大变，不问朝事，匆匆入宫而去。曹窋眼见此事，连忙报知陈平、周勃。陈平、周勃知道事已危急，不能不冒险行事了。当下急召襄平侯纪通，及典客刘揭，一同到来。纪通即故列侯纪信之子，方掌兵符。陈平叫他随同周勃，持节入北军，诈称诏命，使周勃统兵。尚恐吕禄不服，又遣郦寄带了刘揭，往劝吕禄，速让将印。周勃等到了北军营门，先令纪通持节传诏，再遣郦寄、刘揭入绐吕禄道："主上有诏，命太尉周勃掌管北军，无非要想阁下速出就国，完全好意，否则阁下祸在眉睫了。"吕禄因郦寄同来，并不疑虑，即将印信交与刘揭之后，自己扬长出营。周勃得了印信，即下令召集北军道："为吕

氏者右袒，为刘氏者左袒！”周勃说完这话，只把眼睛注视大众。谁知大众个个袒露左臂，情愿助刘。周勃大喜，急率北军，进攻南军。吕产亦率南军，就在宫门之内，抵敌北军。两军正在交斗，尚未分出胜负的当口，忽见刘章带了一支生力军，拦腰冲杀进来。刘章自然帮助北军。南军气馁，纷纷溃散。吕产一见大事已去，赶忙自投生路。等得周勃命人去捉吕产，吕产早已不知去向。正在四处搜捕的时候，偏是几个小卒，已把吕产从厕所之内，拖了出来。周勃还想上前数他之罪，因见吕产满身蛆虫，秽污难闻，略一迟疑，突见刘章手起一刀，吕产的那颗头颅，早已扑的滚在地上，咬紧牙关，不肯言语了。刘章会同周勃，复又杀入长乐宫中。长乐宫乃是吕更始把守，仗一打，个个束手就缚。此时吕禄、吕媭，以及凡是吕姓子弟家人，皆已拿到。周勃先将吕禄绑出斩首。谁知吕媭早崇一死，见了周勃、刘章，破口谩骂，语甚秽亵。刘章听了，眉毛一竖，拔剑在手，正欲去杀吕媭，周勃慌忙摇手阻止。刘章急问周勃道：“太尉岂想留此妇的性命么？”周勃道：“非也，此人既是拼死，她以为无非一刀了事。但是她的罪恶滔天，老夫要令她慢慢儿的死，并且丢丢吕氏妇女之丑。”刘章听了，一任周勃自去办理，他又至别处搜杀余党去了。周勃乃高坐公案，命左右把吕媭全身衣服，剥个干净，即用治妓女的刑罚，将她裸笞至死。陈平适因事来与周勃商酌，看见吕媭伏地受笞，忽然想起老尼之言，倒也暗暗称奇。那时正是办理大事的时候，哪有闲暇工夫，去与周勃谈那老尼预言的事情，匆匆的与周勃说完几句，他便回府治事。等得陈平走后，吕媭尚未笞死。因为笞吕媭的刑杖，乃是一种毛竹板子，也是萧何立的刑律。他说妓女人尽可夫，当然无耻已极，裸而受笞，也是应该。那种刑法，只能加入妓女之身，时人号称为桃花板，寻常人民，不能适用此刑。周勃因恨吕媭谩骂，假公济私，也是有的。至于吕媭受刑之时，她的心中，如何感想，当时她未表示，不佞不敢妄拟。不佞所知道的，不过是伏在地上，流红有血，挨痛无声而已。当时笞至八千余板，吕媭方始绝气。一位堂堂临光侯爵，如此被辱，周勃也未免恶作剧了。但是那时人人深恶吕氏弄权，这样小小的凌虐，有人还嫌周勃用刑太轻呢。吕媭既死，周勃始命把吕氏子弟，无分男女，不论老幼一概斩决。约计人头，总在一千以上。吕氏如此收场，也是他们自作自受，不必多叙。燕王吕通，当时已出就国，周勃亦矫帝命，派使前往令他自尽。鲁王张偃，因其无甚大罪，废为庶人。后来文帝即位，追念张耳前功，复封张偃为南宫侯。惟有左丞相审食其，既是吕媭私党，而且还有污乱宫闱之祸，理应治罪，明正

典刑。谁知竟由朱建、陆贾代为说情，不但逃出法网，反而官还原职。这也是当时朱、陆二人大有贤名，众人既重其人，自然要买他们的面子。不过审食其杀无可赦，朱陆二人反去保他，公私未明，试问贤在何处呢？朱陆二人，当时还不止单保审食其一人，就是济川王刘太，也是他们二人之力，得徙封为梁王。陈平、周勃，又命刘章亲自赴齐，请刘襄罢兵；另使人通知灌婴，即日班师。刘泽闻知吕祸已平，他始放胆登程，及至入都，朝中正在公议善后之事。刘泽既是刘氏之长，大家自然请他参预其事。当时陈平先开口说道："现在之帝，实非惠帝遗胤，自应另立贤主。"周勃道："齐王刘襄，深明大义，此次首先发难，可以奉他为帝。"刘泽在旁发言道："刘襄的母舅驷钧，少时虎而冠者；及任齐吏，种种不法，罄竹难书。若立刘襄，是去一吕氏，又来一吕氏了，似乎非妥。"大家听了，便不坚持。不过刘襄几乎已经到手的一个天子，竟被刘泽片语送脱。刘泽因报羁禁之仇，未免太觉刻毒一点。刘襄既是无分，当下又有人提到代王刘恒。大家听了，一因代王之母薄氏，在宫未尝专政；二因高帝诸子仅余二王，代王较长，立之为帝，情法两尽，于是众无异议。陈平、周勃，便遣使至代，迎他入京。

代王刘恒，一见朝使，问知来意，知是一件大大喜事。他也不敢骤然动身，乃开会议，取决行止。郎中令张武等谏阻道："朝中大臣，并非骏子，何至来迎外藩为帝，似乎不可亲信。"中尉宋昌等，又来劝代王入都道："大王为高帝亲子；薄太后从前在宫，又有贤名，此乃名正言顺之事。天予不受，似不相宜！"刘恒听了众臣之言，各有各的理由，一时不能决断，便去请示薄太后。薄王太后听了儿子入都，要做皇帝，自然高兴。忽又想起前情，不禁流泪，甚至哭得很是伤心。刘恒失惊道："臣儿若能即了帝位，这是一天之喜，就是不去，亦无害处。母后何故伤感起来，臣儿甚觉心痛。"薄王太后听了，摇摇首道："为娘并非为你作帝之事。只因蓦然听见吾儿说要入都，为娘一则想起戚夫人人彘之惨；二则又想起先帝相待的恩情，因此伤心。吾儿不必发愁。"刘恒等他母后说完，揣度其意，似乎赞成为帝的意思居多，便又问道："母后之意，究竟愿臣儿入都与否，请即明示，俾定行止！"薄王太后哭道："皇帝世间只有一个，哪有不受之理，不过有无害处，为娘是个女流之辈，未知国事，我看还是你自己斟酌罢。"刘恒听了，决计入都，于是择吉起行。及抵高陵，距离长安已近，刘恒尚不放心，先遣宋昌前行，以观动静。及至宋昌驰抵渭桥，早见朝中大臣，都在那里守候，慌忙下车，与诸大臣行礼道："代王随后即至，特来通

报。"诸大臣齐声答道："我等已恭候圣驾多时了。"宋昌一见众人齐心，料没意外，复又回至高陵，报知代王。代王听了，命驾前进。到了渭桥，众人伏地称臣，代王下车答礼。周勃抢进一步，进白代王，请屏左右，有话密奏。宋昌在旁大声说道："太尉有话，尽可直陈，所言是公，公言便是；所言是私，王者无私。周勃听了，羞得无地自容，只得仓猝跪地，献出玉玺。代王谦辞道："且至都中，再议未晚。"及入众臣代为预备的邸第，时为高后八年闰九月中。周勃乃与左丞相陈平率领群僚，上书劝进。表文是：

丞相臣平、太尉臣勃、大将军臣武、御史大夫臣苍、宗正臣郢、朱虚侯臣章、东牟侯臣兴居、典客臣揭，再拜言大王足下：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，不当奉宗庙。臣谨请阴安侯顷王后琅琊王，暨列侯吏二千石公议大王为高皇帝子，宜为嗣，愿大王即天子位。

代王览表之后，复申谢道："奉承高帝宗庙，自是正事。寡人德薄才疏，未敢当此。愿请楚王到来，再行妥议，选立贤主"群臣等复又面请道："大王谦抑，更使臣等钦仰，惟请大王以社稷为重。即高皇帝有灵，亦在地下含笑矣。"代王逡巡起座，西向三让，南向再让，依然固辞。群臣伏地不起，仍请代王即皇帝位。说着，即不由分说，由周勃呈上玺符等物，定求代王接受。代王至是，不得已姑应允道："即由宗室诸王侯暨将相，决意推立寡人，寡人不敢违背众意，勉承大统便了，"众臣听了，舞蹈称贺，即尊代王为天子，是为文帝。东牟侯兴居奏道："此次诛灭吕氏，臣愧无功，今愿奉命清宫。"文帝允奏，命与太仆汝阴侯夏侯婴同往。二人来至未央宫，入语少帝道："足下非刘氏子孙，不应为帝，可即让位。"一面说着，一面挥去左右执戟侍臣。左右侍臣，有遵命散去者，有仍护少帝不肯即行者。当下由大谒者张释巴结新帝，劝令侍臣皆散，即由夏侯婴等迫令少帝出宫。少帝弘战栗问道："汝等载我何往？"夏侯婴等齐声答道："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，足下出宫，再候新帝恩诏。"说完，即将少帝送至少府署中。兴居又逼使惠帝后张氏移徙北宫。那时惠帝宠妃胭脂、翡翠两位，早已乘乱逃走。有人说，跟了闳孺夫妇走的；有人说，或已自尽。史书未详，只好付诸阙如。兴居既已清宫，便备法驾，至代邸恭迎文帝入宫。文帝甫进端门，尚见十人持戟，阻住御驾。文帝宣召周勃进来。周勃谕散各人，文帝才得入内。当日即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镇抚南北两军；授张武为郎中令，巡行各殿。翌日，文帝视朝，颁出诏曰：

制诏、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：间者诸吕用事擅权，谋为大逆，欲

危刘氏宗庙，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，皆伏其辜。朕初即位，其赦天下，赐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酺五日。

这道恩诏一出，万民欢颂。惟有那位少帝弘，不知何故，暴死少府署中。陪他同死的，尚有常山王朝，淮阳王武，梁王太三人。三王当日虽受王封，只因年幼，留居宫中，一帝三王，同时暴卒。想是陈平等人，恐怕他们后生枝节，斩草除根为妙。文帝虽知其事，乐得不问。又过数日，下诏改元；十月朔，谒见高庙。礼毕还朝，受群臣贺，并下诏封赏功臣。诏云：

前吕产自置为相国，吕禄为上将军，擅遣将军灌婴将兵击齐，欲代刘氏；婴留荥阳，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。吕产欲为不善，丞相平与太尉勃等谋夺产等军。朱虚侯章，首先捕斩产；太尉勃，身率襄平侯通，持节承诏入北军；典客揭夺吕禄印。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，赐金五千斤；丞相平、将军婴邑各三千户，金二千斤；朱虚侯章，襄平侯通，邑各二千户，金千斤；封典客揭为阳信侯，赐金千斤。用酬勋劳，其毋辞！

封赏即毕，遂尊薄氏为皇太后，派车骑将军薄昭，带领銮驾，往代恭迎。追谥故赵王友为幽王，赵王恢为共王，燕王建为灵王。共灵二王无后，仅幽王有子二人，长子名遂，由文帝特许袭封，命为赵王；移封琅琊王刘泽为燕王。所有从前齐、楚故地，为诸吕割去的，至是尽皆给还。没有几时，薄太后已到，文帝亲率群臣，出郊恭迎。薄太后安坐凤辇之中，笑容可掬的点头答礼。一时进至长乐宫中，将身坐定，自有一班宫娥彩女，前来叩见。薄太后见了，大半都是熟人，虽然相隔多年，去燕得归故巢，门庭似昔，情景依然；所少者仅吕太后、戚夫人等数人，已归黄土，老姊妹不能重见耳。当下就有一个曾经伺候过薄太后，名叫元元的宫娥，笑向薄太后说道："奴婢自太后赴代后，蒙吕太后娘娘，将奴婢拨至此宫伺候，那时高皇帝尚未升天。"元元说至此处，薄太后早已泪流满面呜咽道："我出都时候，先帝春秋正当，谁知竟与我永诀了！吕太后待我本好，我当然感激她的；只有戚夫人人彘一事，未免稍觉辣手一点。我的今朝尚能再入此宫，倒是赴代的便宜了。"薄太后说完，方命元元有话说来。元元又奏道："那时吕太后娘娘，恐怕有人行刺，男子卫士进出深宫究属不便，乃命奴婢学习刀剑。奴婢学了年余，尚蒙吕太后娘娘不弃，真是特别厚恩，于是命奴婢不准离开左右。因此吕太后娘娘所作所为的秘事，奴婢皆是亲见。"薄太后听了，慌忙摇手道："已过之事，毋庸提它。况且吕太后娘娘相待你我均有厚恩，别人背后或者略有微词，我们曾经侍奉她老人家过

的，断断不可多嘴多舌，你还有甚么说话么？”元元一听薄太后不喜背后说人之短，赶忙变了口风道：“娘娘教训，奴婢遵命！奴婢因有薄艺，不敢自秘，特来请示娘娘，奴婢应否照旧办理，还是另派工作。”薄太后笑道，“其实吕太后也多疑了，深宫密院，何来刺客。我的胆子虽然不大，却毋庸随身守卫，你只与大众供职就是。”薄太后讲完此话，恐怕元元暗中怪她自大，便又微笑语元元道：“你即有此武艺，将来[illegible]有益处。我虽然用不着它，但要看看你的刀剑。你从前在我身边，不是[illegible]都要倒地的么？”元元听了，便高高兴兴的舞了一回刀剑，又打了几路花拳，停下之后，面不改色，声不喘气，两鬓青丝，光滑似镜，一身宫服，四面平风；如果不是亲眼见她舞过，还要疑心她在吹牛呢？薄太后看毕，问元元此剑何名。元元答称叫做柳叶刀。薄太后便赏元元黄金一斤，以奖其艺。元元谢赏之后，自知薄太后为人正直而宽，庄严而谨，从此见好学好，一变而为佳人。后来因有战役，一位将官名叫赵公的，极有功劳，封为苏陵侯。薄太后因见元元做人不错，又有本事，便与文帝商酌，竟把元元配与赵公，做了侯妃。元元感激薄太后之恩，与她丈夫做了汉室忠臣。这都是薄太后御下有方的好处。此乃后事，提前叙过，便不再述。正是：

宫中贤后原堪敬，世上佳人本不多。

未知薄太后尚有甚么美德敷于宫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　立东宫骨肉又相逢　服南越蛮夷咸入贡

却说薄太后因为重回故宫，自己地位不比从前，一举一动，足为宫嫔模范。所以首先训谕那个宫娥元元，不准妄述已故吕太后之短。元元固然变为好人，后来结果因而也好。就是合宫上上下下人等，均也一齐归正，比较从前吕太后在日，前者是刀山剑地，此日是德海仁山了。薄太后又知文帝正妻已殁，身边妃嫔虽多，只有一位窦氏，最为贤淑。说起窦氏的来历，却也很长，因她也是一位贤后，先要将她的从前事情叙明，再说近事。窦氏原是赵地观津人氏，早丧父母，只有兄弟两个：兄名建，字长君；弟名广国，字少君。当时兄弟都小，窦氏亦未成人，三个孩子，知道甚事。那时又值兵乱，更是年荒，她们同胞三个，几乎不能自存。又过几年，适值汉宫选收秀女，就有一个邻妇，代为窦氏报名应选，虽然得入宫中，可是兄弟的消息，当然一无所知的了。窦氏无可如何，只得死心塌地守在宫中，做一个预备头白的宫奴。后来吕后发放宫人，分赐诸王，每王十人，窦氏自然也在其内。她因籍隶观津，自愿往赵，好与家乡接近，便可打听兄弟下落。当下私自拜托主管内监陈述己意。主管太监看得事属细微，随口答应，不意事后失记，竟把窦氏姓名，派入代国，及至窦氏知道，再去要求主管太监设法，主管太监答称，事已弄错，断难更改。窦氏无奈，只得暗暗饮泣，她想道："我这个人的苦命，也要算得达于极点的了，同一分发，连想稍近家乡的国度都不能够。"于是两行珠泪，一片愁心的跟着其余的九人到了代国。入宫之后，仍作宫奴，每日照例服役，除了不敢偷懒之外，无非花晨月夕，暗暗自伤薄命而已。那时文帝尚是代王，一夕，酒醉初醒，便命窦氏舀水洗脸。窦氏自然恭恭敬敬的照例把一个金盆捧着，跪在地上，伺候代王洗脸。不料代王偶欲吐痰，一时大意，一口老痰竟吐在窦氏的前襟之上。代王不好意思，忙用手去替她拂拭，可巧刚刚触在她的鸡头肉上。代王固是无心，窦氏却满面绯红，羞得无地自容起来。但是主仆地位，哪敢多说。代王那时也觉无趣，赶忙洗毕他去。又过数月，时当三伏，代王正妃午后

沐浴，窦氏摆好浴盆，舀好热水，自至帘外侍立。谁知代王正妃脱衣之后，正想入浴，忽然肚皮奇痛不已，一面忙至床上假寐，一面语窦氏道："我未曾洗，水仍干净，你就在这盆内洗了罢！"代王正妃为甚么忽有此举呢？因为窦氏为人伶俐婉淑，为她心爱，当时自己既不洗澡，那水倒去似乎可惜，因而就命窦氏趁便洗了。其实这些小事原极平常，岂知事有凑巧，代王那时方从宫外饮酒回来，自己卧房，自然随便出入，绝不防到他的妃子正令窦氏在她房内洗澡。当时代王匆匆入内，一见窦氏独在盆内洗澡，宛似一树带雨梨花，一见事出意外，虽是嘴上连说怎么怎么，吓得慌忙退出；可是窦氏的芳容，已为所见，不禁心中暗忖道："寡人莫非真与这个宫人有些天缘么？不然，何至洗面手触其乳，入房目睹其身的呢？"代王想罢，当晚即将此事笑对王妃说知。王妃本极怜爱窦氏，一闻代王有意此人，连忙凑趣，玉成其事。于是一个铺床叠被的宫奴，一跃而为并枕同衾的妃子。这不是窦氏的幸福么？窦氏既列嫔嫱，极蒙代王宠爱，珠胎暗结，早已受孕，第一胎生下一个女儿，取名为嫖。后来又生两子：长名启，次名武。一女两男，都长得美貌无双。代王正妃，当时已有四子。窦氏为人素安本分，命他子女不得与四兄并驾齐驱；自己敬事王妃，始终也不懈怠。因此王太后及代王，嘉她知礼，分外怜爱。不料王妃就在这年一病身亡，后宫妃嫔虽有多人，自然要推窦氏居首。及至代王入都为帝，薄太后思及亡媳，便命文帝册立窦氏为后。文帝既爱窦氏，又奉母命，岂有反对之理？窦氏既主中宫，臣下索性拍足马屁，大家奏请道："陛下前后四子，均已夭逝，现在皇后册立，太子亦应豫立。"文帝听了，再三谦让道："朕的继位，原属公推；他日应该另选贤王，以承大统。乌得擅立太子，使朕有私己之嫌？"群臣复奏道："三代以来，立嗣必子。今皇子启，位次居长，敦厚慈祥，允宜豫立，上承宗庙，下副人心。陛下虽以谦让为怀，避嫌事小，误国事大，伏望准奏！"文帝听了，只得依议。窦氏皇后一闻儿子立作太子，私下忖道："我从前若使主管太监不忘所托，派至赵地，最好之事，无非列作王妃罢了。谁知鬼使神差，把我送至代地，如今一跃而为国母，儿子又为太子，这真正要感激那位主管太监了！"窦氏皇后想至此地，一张樱桃小口，笑得几乎合不拢来了，有意赏赐那个主管太监。不料那个太监，自知并非己功，不敢冒领错惠，早已急病归天去了，反而害得窦后无处报恩，怅惘了好多天呢。过了几时，窦后的长女，又蒙封为馆陶公主；次子武，亦封为淮阳王；甚至窦后的父母，也由薄太后推类锡恩，并沐追封。原来薄太后的父母，也与窦后双亲一样，未享遐龄，

即已逝世。父葬会稽，母葬栎阳。自从文帝即位，追尊薄父为灵文侯，就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，奉守祠冢；薄母为灵文夫人，亦就栎阳北添置园邑，如灵文侯园仪。薄太后为人最是公道，自己父母既叨封典，不肯厚己薄人，乃诏令有司，追封窦父为安成侯，母为安成夫人。就在清河郡观津县中，置园邑二百家，所有奉守祠冢的礼仪，如灵文园大概相同。还有车骑将军薄昭，系薄太后的胞弟，时已封为轵侯。事更凑巧，薄昭偏知窦后之兄长君的下落，又由薄太后厚赐田宅，即命长君移居长安，好使他与窦后朝夕相见，以叙多年不见的手足之情。等得长君到来，兄妹聚首，当然悲喜交集。惟不知少君生死存亡，尚觉美中不足。窦后天性又重，弄得每日私下涕泗滂沱。一天，偶被文帝瞧见，问她何事悲伤，窦后不敢相瞒，便也直告。文帝听了，忙安慰道："皇后放心，四海之内，莫非王土，朕就令各郡县详查，令弟果在人世，断无寻不着之理。"窦后谢过文帝，静候消息。谁知一等半年，仍是音信杳然。一夕，窦后方在房内与文帝私宴，忽见一个宫人递进一封书信，接来一看，封面写的是汉皇后窦姊亲展字样。窦后见了大喜，忙把这信呈与文帝道："此函莫非我那兄弟写来给我的么？"文帝赶忙拆开一看，果是少君写与其姊的，函中大意谓，幼时与姊苦度光阴，冻馁交迫；后来姊氏入宫，便绝消息。及与长兄分离，天涯浪迹，万般困苦。函尾尚恐窦后防他假冒，又附述幼时采桑坠地，几乎死去，幸由窦后抱赴邻家，置他于火炕之旁，安眠半日，方始苏醒等语，以为佐证。文帝看毕，笑问窦后道："采桑坠地之事，果有的么？"窦后此时，早知是她的亲弟到了，自然喜逐颜开的答明文帝。文帝即将少君召入。窦后见了少君，因为相隔已有十年，面貌无从记忆，瞻前却后，反而不敢相认。还是文帝问她道："令弟身上，有无特别记号？"窦后忙答道："我弟臂上有红痣七粒，宛似北斗形状。"文帝即命少君露臂相示，果有七粒鲜明红痣。窦后至是方才与少君抱头大哭。哭了一会，始令少君叩见文帝。文帝命与长君同居，一面自去报知母后。薄太后听了，也代窦后欢喜，又赐少君许多田宅。长君、少君，兄弟相见，正在各诉契阔的时候，事为周勃、灌婴闻知，二人便互相商议。灌婴道："从前吕氏擅权，无非仗着太后之势。今二窦同居，难免不蹈覆辙。果有不幸之事，我等岂非是前门送狼，后门进虎么？"周勃听了道："这末只有预为防范，慎选师友，曲为陶熔，方才免去后患。"二人议定，次日，周勃面奏文帝道："国舅窦氏兄弟，现在安居都中，请即选择正士，与二窦交游，俾进学业。"文帝甚以为然，择贤与处。二窦果然退让有礼，不敢倚势凌人。文帝也能惩前

毖后，但使二人丰衣足食，不加封爵。

文帝既是励精图治，发政施仁，于是赈穷民，养耆老，遣都吏巡行天下，甄别郡县优劣。又令各国不得进献珍宝，以杜荒嬉。不久海内大定，远近翕然。复又加赏前时随驾诸臣，封宋昌为壮武侯，张武等六人为九卿。另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，齐王舅驷钧为靖郭侯，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。又查得高帝时佐命功臣，如列位郡守，共得百数十人，各增封邑。过了几时，文帝欲明国事。一日视朝，时陈平已将右丞相之位让与周勃，自己退居左丞相，文帝即顾右丞相周勃道："天下凡一年内，决狱几何？"周勃答称未知。文帝又问："每岁钱粮几何？"周勃仍答未知。周勃嘴上虽是连答未知未知，心内早已自知惭愧，弄得汗流浃背，湿透重衣。文帝见周勃一时不能对答，原谅他是位武将，便不再问。复顾陈平道："君是文臣，应该知道。"陈平也未留心，乃用其急智答道："这两件事情，各有专责，陛下不必问臣。"文帝又问："何人专责？"陈平道："决狱几许，可问廷尉；钱粮若干，可问治粟内史。"文帝作色道："如此说来，君究竟所管甚事？"陈平慌忙免冠伏地请罪道："陛下不知臣驽钝，使臣待罪宰相，臣实有负陛下，但宰相一职，乃是总理其事，上佐天子，燮理阴阳，调和鼎鼐；下抚万民，明庶物，外镇四夷，内督卿大夫各尽其职，关系均极重大。譬如建造房屋，宰相无非绘图监督工匠。至于每日用泥瓦若干，用木料几许，另有司账负责。若须事必躬亲，一人的精力有限，日行的例事极多，至挂一漏万，因小失大，遗误实匪浅鲜呢！"文帝本是仁厚，听完陈平之言，反而点首称是。其实陈平不过一张利嘴能辩而已。即照他所说，难道监工人员，连一个总数都不知道么？譬如问他，每年所办之案，盗贼若干，人命若干，婚姻若干，钱债若干，或是收入钱粮若干，用于何地若干，用于何事若干，自然一一不能细答。若是总数，只须答以决狱几万几千件，钱粮共入若干万缗，共出若干万缗，出入相抵，应盈应亏若干足矣。陈平竟不知道数目，空言塞责。文帝又是王子出身，不事荒淫，能知仁孝，已经称为贤君；能够问到决狱钱粮等事，更算留心政治，若要他去驳斥陈平，这是断无这种经验。从前的皇帝易做，宰相犹不繁难。他们君臣二人，无非一对糊涂虫罢了。陈平的糊涂，尚能辩说几句；还有那位周勃，糊涂得更是令人发噱。那时周勃，仍是满头大汗的呆立一旁，他见陈平应对如流，连主上也点头赞许，一时相形见绌，越加大难为情。等得散朝，周勃便一把将陈平拖住，埋怨他道："君既与我交好，何不预先教我。今日使我当场出丑，未免难堪！"陈平当下听了，笑不可抑的答道：

"君年长于我，又是首相，时时应防主上垂询。倘若主上问君长安究有盗贼几许，试问君又如何对答呢？此等言语，只有随机应变，哪能预教。"周勃一听言之有理，忙又拱手谢道："这是我错怪君了！"周勃回府，即将此事告知其妻，似露求退之意。其妻答道："君才本来不及陈平，现在年纪已大，正可休养。若再贪恋虚荣，恐怕离祸不远了。"周勃听了一吓，复又失笑道："我才不及陈平，今且不及女子，惟有退休，尚足自保。"次日，即上表求退，文帝略加挽留，也即准奏。专任陈平为相，更与陈平商及南越事宜。

南越王赵佗，前由汉帝册封，归汉称臣。至吕后四年，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，赵佗因此大怒，背汉自立。且疑长沙王吴回进谗，遂发兵攻长沙，蹂躏数县，饱掠而去。嗣又诱致闽越、西瓯，俱为属国，居然也与汉天子抗衡，乘黄屋，建左纛，藐视天朝。及至文帝即位，四夷宾服，独有赵佗倔强犹昔。文帝便想派兵征讨。陈平道："劳师动众，胜负未知；臣保一人，可以出使。"文帝问他何人，陈平道："陆贾前番出使，不辱君命，遣他再往，事必有成。"文帝遂授陆贾为大中大夫，赍着御书，往谕赵佗。陆贾奉命起程，不日到了南越。赵佗本极傲慢，只因陆贾为他所钦佩的，方准入见。陆贾与赵佗行礼之后，呈上御书。赵佗展书观看，只见书中长篇大页，写着不少，细细一看，乃是：

> 朕高皇帝侧室子也，奉北藩于代，道路辽远，壅蔽朴愚，未尝致书。高皇帝弃群臣，孝惠皇帝即世，高后自临事，不幸有疾，日进不衰；诸吕为变，赖功臣之力，诛之已毕。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，不得不立。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，求亲昆弟，请罢长沙两将军。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，亲昆弟在真定者，已遣使存问，修治先人冢。前日闻王发兵于边，为寇灾不止。当时长沙王苦之，南郡尤甚，虽王之国，庸独利乎？必多杀士卒，伤良将吏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独人父母，得一亡十，朕不忍为也！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。吏曰：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，朕不能擅变焉；今得王之地，不足以为大；得王之财，不足以为富！岭以南，王自治之。虽然，王之号为帝。两帝并立，无一乘之使以通其道，是争也；争而不让，王者不为也！愿与王分弃前恶，从今以来，通使如故，故使贾驰谕，告王朕意。

赵佗看罢那书，大为感动，便笑嘻嘻的语陆贾道："汉天子真是一位长者，愿奉明教，永为藩服！"陆贾道："此书是天子御笔亲书，大王既愿臣服天朝，请

即去了帝号，一面亲书回信，以示信征。”赵佗听了，果然立去帝号，又亲书一信道：

>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，昧死再拜，上书皇帝陛下：老夫故越吏也；高皇帝幸赐臣佗玺，以为南越王。孝惠帝即位，义不忍绝，所以赐老夫者厚甚。高后用事，别异蛮夷，出令曰：毋与蛮夷越金铁甲器马牛羊。即予，予牡毋予牝！老夫处僻，马牛羊齿已长，自以祭祀不修，有死罪，使内史藩、中尉高、御史平凡三辈，上书谢罪皆不返。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，兄弟宗族与诛论，吏相与议曰：“今内不得振于汉，外无以自高异，故更号为帝；自帝其国，非敢有害于天下！高皇后闻之大怒，削去南越之籍，使使不通。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，故敢发兵以伐其边。且南方卑湿，蛮夷中西有西瓯，其众半羸，南面称王；东有闽越，其众数千人，亦称王；西北有长沙，其半蛮夷，亦称王。老夫故敢妄窃帝号，聊以自娱。老夫处越四十九年，于今抱孙焉。然夙兴夜寐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目不视靡曼之色，耳不听钟鼓之音者，以不得事汉也。今陛下幸哀怜，复故号，通使汉如故，老夫死骨不腐，改号不敢为帝矣！谨昧死再拜以闻！

赵佗写好此信，又附上许多贡物，交给陆贾，归献文帝，并赠陆贾白银万两。陆贾回报文帝，文帝[illegible]然大喜，也赏赐陆贾黄金五百斤。陆贾两番出使，居然成了富翁。[illegible]无疾而终。未几，便是文帝二年，蛮夷虽未入贡，而朝中却死了一位大[illegible]，于是上上下下，无不悲悼。正是：

化外蛮王方悦服，朝中冢宰忽亡身。

不知死的究属为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　半夜深更洪姬引鬼　回心转意慎氏知人

却说当时朝中忽然死了一位重要大臣，上上下下，莫不悲悼。就是薄太后与文帝，也为叹惜不已。你道此人是谁？乃是曾替高帝六出奇计的那位丞相陈平。这末他究属是甚么毛病死的呢？诸君勿急，且听不佞细细的叙来。陈平自从文帝允准周勃辞职，专任他一个人为丞相之后，自然较为操心。他本是一位酒色过度的人物，斫伤已久。一夕，又遇一件奇事，便卧床不起了。他有一个极得宠的姬人，名字叫做洪瑶芝，却与窦皇后为亲同乡。在陈平没有得病的时候，也常常被窦皇后召进宫去与宴，有时因为夜深，就宿在宫中，也是常事。陈平得病的那一天，宫中又来召她，她因陈平这天小有不适，辞不赴召。宫中既知陈平政躬不豫，却也赐了不少的药料。瑶芝服事陈平服药之后，一见病人已经睡熟，便命几个贴身丫鬟留心伺候，自己独至后园，思去割股。那时已是夜半，寒风烈烈，夜色沉沉，瑶芝爱夫心切，倒也不怕。到了后园，点好香烛，朝天祈祷之后，正拟割股的当口，耳中忽闻有女子唤她的声音。她仔细一听，声音就在墙外，她暗忖道："此刻半夜三更，[illegible]有何人唤我？"她转念未已，又听得一种娇滴滴的声气，喊着她的名字道："瑶芝夫人，请上墙头，奴有要紧话相告。"她听了更觉奇异，但也不由得不至墙头去看那个女子。及至爬上墙去一看，只见一位美貌的中年妇人，布服荆钗，一派村乡打扮。见她倚在墙头，忙向她说道："我是窦皇后田间来的亲戚，顷间听得皇后提起此间丞相小有贵恙，我素知医，所以奉了皇后之命，深夜来此。尊府前门守卫较严，我忽然想起皇后说过，夫人每夜必至后园来烧天香，因此冒叫一声，不料夫人果然在此。夫人的一片诚心，定能感动神祇，保佑丞相康健。"瑶芝一听此人是皇后娘娘所遣，而且能够说出她每夜至后园烧香一事，此话只有皇后一人知道，并未向第二个面前提过，可见真是宫中差来，不可负了娘娘的一片好心。她想至此地，忙答那个妇人道："前门既是不便，让我放下短梯，接你上来便了。"说完，放下短梯，把那个妇人接进墙来。那个妇人走近点

着天香的几前，见有一柄利刀放在几上，又对瑶芝说道："夫人莫非想要割股么？"瑶芝点点头道："是的，丞相是我们一家之主，我的此举，明知近于迷信；但是望他病好，姑且为之。"那个妇人慌忙摇手道："不必！不必！丞相只要一见我面，自然勿药矣。"瑶芝听见此妇有如此的异术，不禁大喜道："你这位婶子，果能把我们丞相医愈，我愿以万金相报。"那妇听了，忽然面现惨色道："我来报他，夫人何必报我！"瑶芝听了，也不留意，便同那个妇人，来至自己卧房。甫搴珠帘，正想回头招呼那妇的当口，不知怎么，那妇突然已失所在，同时又听得陈平睡在床上，大呼有鬼。瑶芝此时又吓又急，也顾不得那妇是人是鬼，慌忙两脚三步的奔至床前，急问陈平道："相爷是否梦魇了么？"陈平也急答道："你且莫问！快快先召太史，命卜吉凶，有无祈祷之法，然后再说。"瑶芝听了，一面飞召太史前来，一面又问陈平是否看见甚么？陈平复摇着头道："我对你说过，且俟太史卜过之后再说，你偏要此刻问我，我不是不肯对你说，一因此刻说了，于事无益；二因你必害怕，反而没人伺候我了。"瑶芝一听陈平说到害怕二字，始知方才那妇，真正是个鬼魂；想是大门上有门神阻拦，它方用言语给我，骗进墙来。丞相虑我害怕，不忍说与我听，岂知这件事情，还是我引鬼入门的呢。瑶芝想至此地，自然非常害怕。又因陈平有病，不敢明说，只得接二连三的去催请太史，看那太史卜后，有无办法。过了一会，太史已经进来，参见丞相之后，陈平请其坐下道："君为我一卜，此病吉凶若何？"太史卜过，爻象是阴人见迫，是月大凶。陈平又问太史，有无祈祷之法。太史道："从前吕太后见苍狗而病不起；丞相吉人天相，或无大碍。"陈平知无挽救，挥手令出，始凄然语瑶芝道："汝可将夫人以及各位夫人召来，我有遗嘱吩咐。"瑶芝一听遗嘱二字，早已哭得象个泪人儿一般，呜咽得哪里还会说话。当下由陈平自命丫鬟，去将各位夫人召至榻前道："我幼时甚寒，家无膏火之费，幸我嫂氏，暗中助我读书，方始有成。当时我因嫂氏相待良厚，对之稍加亲昵，也是有之；不料外面大起谣言，污了嫂氏名誉，后来我兄便将嫂氏休退。临别的当口，我曾对嫂氏说过，异日若能发迹，必不负其恩情。谁知我自从跟着先帝，南征北讨，并无暇晷可以返乡看视嫂氏。及至先帝得了天下，大家来至这个长安，我便遣人回乡迎接眷属，始知嫂氏早已逝世。临歿有言，似甚怨我。"陈平说至此处，因指瑶芝语大众道："方才她从外面进来，搴帘之际，我突见她的背后跟着一人。"陈平边说，边又以双目轮视房内一周道："你们不必害怕，跟在瑶姬身后的正是我那嫂氏的冤魂。"大家一听此语，个个吓

得魂不附体，都把眼睛也向四面乱看，疑心那个冤鬼站在各人的身后，岂不吓死。其实那时那个冤魂确在房内，不过那位夫人及如夫人们阳气尚重，那鬼有意不给她们看见罢了。至于瑶芝的看见那鬼，也非她的阳气不足；只因那鬼为门神所阻，不能直进相府，因此掉了一个鬼花枪，瞎三话四的骗信瑶芝，要她带它进来，门神就不去阻拦它了。那时大众各将房内边看，边又问陈平道："这末我们赶快祈祷祈祷，请她不可讨命，她念前情，因此应允，也未可知。"陈平摇首道："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！"边说边就神色大变，口吐鲜红不已，虽然连连服药，并无效果。清楚的时候，尚能处理后事，昏迷的时候，满口鬼话连篇，把人吓得要死。那班粉白黛绿的夫人与如夫人们，若使不是在陪病人，早已逃得如鸟兽散了。没有数日，陈平一命呜呼，这段事实，正史固无，却载在《隋朝野史》，不佞将它叙入此书，也是儆戒后人，不可贪色乱伦，具有深意，并非杜撰附会，阅者自能知道。当时陈平将气绝的时候，尚单对他的爱姬瑶芝一人说道："我虽见了嫂氏冤魂而死，我生平喜尚阴谋，亦为道家所忌，后世子孙，未必久安。"这句说话，也被他料着。后来传至曾孙陈何，果因擅夺人妻，坐法弃市，竟致绝封。陈平能知身后之事，而不肯改其邪行，真是可笑。不过当时的文帝，自然要厚给赙仪，赐谥曰"献"；又命他的长子陈买袭封，仍又起用绛侯周勃，命他为相。周勃本想家居以娱暮境，既是文帝念旧用他，他也受命不辞。

就在那月，日蚀极是厉害，文帝因知天象示儆，慌忙下诏求贤。当下有一位颍阴侯骑士贾山，上了一道治乱之策，非常恳切，时人称为至言，其文甚长，略过不提。文帝下诏之后，又过数月，见内外平安。四夷宾服，国家清闲无事，不免出外游行。一天带着侍臣，前往上林苑饱看景致，但见草深林茂，鱼跃鸢飞，胸襟为之一爽。行经虎圈的时候，偶见有一大群禽兽，驯养在内，不胜指数，便召过上林尉问他道："此中禽兽总数，究有若干？"上林尉听了，瞠目结舌，竟不能答，反是监守虎圈的啬夫，从容代对，一一详陈其数。文帝听毕称许道："好一个吏目！象这般才算尽职。"说完，即顾令从官张释之，拜啬夫为上林令。释之字季，堵阳人氏，前为骑郎，十年不得调迁，后来方才升为谒者。释之欲进陈治道，文帝叫他不必论古，只论近代。释之乃就最近的秦汉得失，详论一番，语多称旨，文帝遂任为谒者仆射。每次出游，必令释之随行。那时释之奉了升任啬夫之谕，半晌不答，文帝不解道："尔以为不然么？"释之始进说道："陛下试思绛侯周勃，以及东阳侯张相如二人，人品如

何?”文帝道:“都是忠厚长者。”释之接说道:“陛下既然知道二人都是长者,奈何欲重任啬夫呢? 啬夫是张利口,却与忠厚长者每欲发言不能出口,大是两样。从前秦始皇喜任刀笔吏,竟致竞尚口辩,因此不得闻过,失败之原因一也;今陛下一见啬夫能言,便欲升迁,臣恐天下从此喋喋不休了。”文帝想了一会道:“汝言是也!”遂不升迁啬夫,反授释之为宫车令。释之从此益加奋勉。一日,梁王因事入朝,与太子启同车进宫,行过司马门的当口,并未下车;可巧被释之撞见,赶忙阻住梁王太子二人,不准入内,立刻援了汉律,据实劾奏。他的奏文是:

> 本朝禁令,以司马门为最重。凡天下上事,四方贡献,皆由司马门接收。门前除天子外,无论谁何,均应下车。如或违犯,罚银四两,以示薄惩。今太子与梁王,身为群臣表率,竟敢违犯禁令,实大不敬!不敢不奏。

文帝见了,视为寻常小事,搁置不理。事为薄太后所闻,召入文帝,责他纵容儿子,溺爱不明。文帝一见太后动怒,慌忙免冠叩首,自认教子不严,求太后恕罪。薄太后始遣使传诏,赦免太子梁王之罪,准令入见。文帝并不怪释之多事,且嘉他能够守法不阿,即拜为中大夫,不久,又升为中郎将。又有一天,文帝挈着宠妃慎夫人出游霸陵,释之照例护跸。霸陵在长安东南七十里,却是负山面水,形势独佳。文帝自营生圹,因山为坟,故号霸陵。文帝与慎夫人眺览一番,复登高东望,手指新丰道上,顾慎夫人道:“此去就是邯郸要道。”慎夫人本是邯郸人氏,一听此言,不禁触动乡思,凄然色沮。文帝见她玉容黯淡,自悔失言,忙命左右取过一瑟,使慎夫人弹着消遣。原来邯郸就是赵都,赵女以善瑟出名。慎夫人更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物,当然不比凡响。慎夫人弹了一阵,文帝竟听得悲从中来,便顾从臣道:“人生更过百年,若不仙去,必定逃不出一个死字。朕死以后,若用北山石为椁,再加纻絮杂漆,还有何人能够摇动?”从臣听了,个个都是唯唯。独有释之朗声辩道:“皇陵中间,若是藏有珍宝,万岁千秋以后,虽用北山为椁,南山为户,两山合成一陵,不免有隙可寻;若无珍宝,即无石椁,恐亦无碍。”文帝又认为说得有理,点头嘉许。是日回宫,又命释之兼为廷尉。释之上任之后,甚是称职。他还恐怕吏役舞弊,每日私至狱监察看。有一天晚上,他查至女监,忽然听得有三五个宫人,因为犯偷窃御用物件之罪,监禁三月,却在监中聚谈。释之索性悄悄的立在女监窗外,听她们所谈的究是甚么言语。当下听得一个年轻的宫人说道:“人谓张

廷尉判狱贤明，我说不然，即如我的罪名，就是冤枉。"又听得有一个较老的宫人说道："怪我贪小，偷了太后的珠环一副，现在办得罪重刑轻，固是太后的天恩，也是张廷尉的宽厚，我所以并不怨人；你的事情，我也知道有些冤枉。好在监禁三月，为日无多，何必口出怨言呢？"又听得年轻宫人答道："做人只在品行，如此一来，我便是一个贼了，出狱之后，何颜见人！"释之听了，记着号数。又走至一处，仍旧立下偷听，里面也是几个宫人，却在议论前任的中郎将袁盎。释之自忖道："袁盎为人正直无私，他是保荐我的人，我倒要仔细听听他的舆论如何。"当下只听得一个本京口音的道："袁盎办事固佳，遇事肯谏，也与现在张廷尉一般。我知道他有一天看见万岁爷使宦官赵谈参乘，袁盎就直谏道：'臣闻天子同车，不是公侯将相，便是才人学子；今汉室虽乏才，陛下奈何令一刀锯余人，同车共载，似乎不甚雅观！'万岁爷听了，果命赵谈立即下车。又有一次，万岁爷在霸陵纵马西驰，欲下峻坡，袁盎那时正跟随后面，慌忙上前，揽住马缰，吓得满头大汗。万岁爷笑对他说道："'尔何胆小如此！'当时袁盎答的是：'臣闻千金之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不骑衡，圣主不乘危，不徼幸；陛下倘使有失，如何对得起高庙太后呢？'万岁爷听了，以后果不再骑快马了。还有一次，万岁爷偶因一个小宦官失手破碗，万岁爷怒以脚踢小宦，又为袁盎撞见，万岁爷怕他多说多话，返身入宫。谁知袁盎拼命的追着高呼道：'臣有本奏，陛下稍停。'万岁爷只好止步。袁盎谏道：'天子之尊，无与其右，小宦有过，付与廷尉足矣；今陛下以足踢之，未免失体统矣！'万岁爷竟被他说得脸红起来。"又听得有一个代地口音的答道："你所说的，还不希奇呢。你知道万岁爷最宠的夫人是谁？"又听得本京口音的答道："自然是慎夫人了，还有谁人！"又听得代地口音的说道："对呀！慎夫人真被万岁爷几乎宠上天去，恐怕从前高皇帝的宠爱戚夫人，未必如此。有一天，万岁爷携了窦皇后与慎夫人，同游上林，上林郎署长预备酒席，款待万岁爷与后妃诸人。那时袁盎紧随左右。万岁爷当时坐了上面，窦皇后坐于右面。空出左边一位，慎夫人正欲去坐，不料站在万岁爷身边的那位袁盎，突然用手一挥，不准慎夫人去坐。并且想要引慎夫人退至席下，侍坐一旁。慎夫人平日在宫，仗着万岁爷宠爱，又因窦皇后待人宽厚，慎夫人与窦皇后并坐并行惯了的。那位袁盎，竟要当场分出嫡庶起来，慎夫人如何肯受此辱，自然站着不动，且把两道柳眉竖了起来，要和袁盎争论。万岁爷见了，恐怕慎夫人万一被袁盎引经据典驳斥几句，当场出彩，如何是好，心中虽是怪着袁盎多管闲事，但又无理

可讲，不禁勃然出座，就此回宫。窦皇后自然随着万岁爷上车，慎夫人也没有工夫去与袁盎争执了。袁盎等得万岁爷入宫之后，还要进谏道：'臣闻尊卑有序，上下方能和睦；今陛下既已立后，后为六宫之主，不论妃姬嫔嫱，那能与后并尊！慎夫人虽甚贤淑，得蒙陛下宠爱，宠爱私也，尊卑公也；慎夫人总是妾御，怎能与后同坐？就是陛下想要加恩慎夫人，也只能优赐珍宝，至于秩序，断难紊乱；因此酿成骄恣，名是爱她，实是害她；前鉴非遥，宁不闻当时人彘么！'万岁爷听了人彘二字，也为悚然，始将胸中之怒，消得干干净净。万岁爷入宫，寻来寻去，不见慎夫人的影踪，后来方知慎夫人一个人躲在自己床上哭泣。万岁爷乃将袁盎之言，细细的告知慎夫人，慎夫人居然明白转来，即赐袁盎黄金百斤。从此以后，私室之中，仍无忌讳。可是一遇公宴，慎夫人却守礼节，不敢与皇后敌体了。"代地口音的宫人说至此地，又对本京口音的宫人说道："有明主，便有直臣；有贤君，方有淑妃。你说袁盎的胆子，也可算为大得包天了。"释之听至此地，便也回去。次日，细细一查年轻宫人的案子，果是有些冤枉，非但将她赦出，并且自己上了一道本章，申请疏忽之罪。文帝批了"免议"二字。释之谓家人道："我的忠直，不及袁公多多矣！"当时的君臣，很有朝气，似与高帝、吕后的时代，大不相同。正是：

过能即改原非易，恶到临终不可逃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　遇椎毕命数本难逃　谋叛戕生咎由自取

却说那慎夫人自从重赏了袁盎之后，虽蒙文帝依旧宠眷，窦皇后仍是爱怜，但她自知谨慎，对于宫帏礼节，已不肯随便乱来，文帝自然益加欢喜。一日，淮南王刘长入朝谒见。文帝仅有此弟，友爱之情，不下惠帝的相待赵王如意。当时惠帝不能保全如意，致令惨亡，其罪不在惠帝，因为宫中有一位活阎王吕太后在那儿。现在呢？薄太后何等宽洪大度，看的别姬所出之子，真与自己所养一样。因此之故，刘长反而骄傲起来，弄得结果不良，死于非命。"养而不教"，古人已有戒言，薄太后与文帝二人，恐也有点非是呢。刘长是汉高帝的第五个儿子，其母便是赵姬。赵姬本是赵王张敖的宫人，那年高帝讨伐韩王信，路过赵国，张敖出迎，虽然受了一顿谩骂，仍派宫人前往伺候高帝。高帝生性渔色，一夜不可离开妇人的。见了赵姬长得标致，当然命她侍寝。一夕欢娱，赵姬即有身孕。次日，高帝离赵，早把她忘记得干干净净。还是张敖，因见赵姬曾经做过他的一宵小丈母，便将她安置别宫，拨人伺候。后来赵相贯高等谋反，事连张敖，张氏宫中，不问上下，全行拘入狱中，赵姬也在其内。不料赵姬就在狱内生下一孩。狱官探知此子是高帝的龙种，赶忙申报郡守。郡守据情奏闻，久不得旨。赵姬有弟名赵兼，因与审食其为友，于是备了厚资，往谒食其，托他设法。食其知道吕后醋性最大，不敢多嘴，拒而不纳。赵兼无法，只得老实回复赵姬。赵姬怨恨交集，自缢而亡。及至高帝知道，已经很久了。高帝见子思母，倒也记起前情，便将此子留入后宫，抚养长成，出为淮南王，这就是刘长的出身来历。刘长到了淮南之后，即把母舅赵兼迎至。谈起亡母之事，始知其母惨死，乃是审食其所误。每思杀死食其，以报母仇，只因没有机会，因循至今。那时已是文帝三年，遂借入觐为由，径见文帝。又见文帝手足情深，宠爱备至，暗想此时若不杀死食其，再待何时。有一天，可巧是食其的五十寿诞，文官武将，贺寿的塞满了一堂。食其当时接待众官之后，入内再开家宴，妻妾团坐，大乐特乐。他有一位最宠爱的姬人，名叫

过天星，此人乃是吕太后宫中过宫人之女，其父为谁，无由考究。有人说就是食其与过氏勾搭，生下天星的。那时食其正在吕太后得宠的时候，所有宫人，谁不与他接近。一接而孕，不可胜数，此等孽报，也是应有之事。天星长大，吕后已死，食其便将她作为爱姬。头一年，已经生下一子，食其爱她母子，自然加人一等。这天天星就在酒筵之上，奉承食其道："相爷生性忠厚，每次遇难成祥。今天喜值大庆，真可称得福寿双全的了！"说着，忙花枝招展的敬上一杯。食其边接了酒杯，边掀髯大笑的说道："福寿二字，本是难得。我的福字呢，自然还不敢承认，独有这个寿字，自知尚有几分把握。为甚么敢如此夸口的呢？我蒙故吕太后的眷爱，现在是过去之事，也不必瞒你们大家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曾在吕太后之前，罚过一个血咒。"食其说到这里，过天星忙又笑嘻嘻的问道："相爷那时为固宠起见，那个血咒，想来必非等闲。"食其听了，复呵呵大笑道："等闲虽非等闲，可是一个牙痛小咒。我当时暗忖了许久，我已位至侯相，莫说犯罪，自然有吕太后为我担当。就是法无可赦，也须奉旨正法，决不至于身受别项非刑。所以我当时罚了一个死在铁椎之下的血咒。现在我已退职家居，非但不问国事，连大门之外也少出去。"食其讲到此地，先把眼睛将大家望了一望，始又接着说道："你们大家替我想想看，我门不出，户不出的，那个铁椎如何会击到我的头上来呢！"当时大家听了，个个都笑答道："我们想来，就是一个蚊子，也飞不到相爷的头上。不要说那种凶巴巴的铁椎了。"食其听了，乐得把棹子拍得震天响的说道："对啰，我的尊头，除了诸位的玉臂，尚能接触我的头上外，其余的铁器，今生今世是可以不劳光临的了。"食其刚刚说完，忽见一个丫鬟，飞奔的来至席前禀报道："御弟淮南王亲来拜寿，已至厅上。"过天星笑着岔口道："是不是，连当今天子御弟都来拜寿，朝廷的恩眷尚隆，相爷还要复职，也未可知呢。"食其一听见淮南王亲至，也顾不得再与爱姬说话，慌忙吩咐丫鬟道，速速传命出去，相爷亲自出厅迎接。他话未完，已见淮南王不待迎接，走入内堂来了。食其见了，赶忙离座，迎了上去，口称："不知王爷驾临，未曾远迎，罪当万死。"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淮南王并不答话，手起一椎，早把辟阳侯前任左丞相那位审食其的尊头，扑的一声，击得粉碎。此时席间的妇女，匆促之间尚未避去，蓦见相爷死于非命，凶手又是御弟，一时不敢还手。只得一片娇声，抱了食其的尸身，号啕大哭起来。那时刘长，一见目的已达，便一声不语，大踏步的扬长出门去了。审食其应了血咒，孽由自作，不必说他。单说刘长，自知闯下人命，疾忙来见文帝，俯

伏阶前，肉袒谢罪。文帝不知何事，也吃一惊，忙问道："御弟何为，速速奏上！"刘长道："臣母死于狱中，乃是辟阳侯审食其不肯奏闻所致。赵王如意，死得冤枉，也是审食其助纣为虐而成。至于审食其污乱宫帏的事情，人人皆知，臣也不必说了，臣因朝廷不正其罪，已经将他一椎击死。但臣虽是为母报仇，终究有擅自杀人之罪，特来自首，愿受明罚！"文帝听罢，踌躇半晌，挥令退去。事为中郎将袁盎所闻，慌忙入谏道："淮南王擅杀朝廷大臣，国法难容。陛下若置不问，恐怕酿成尾大不掉之祸，爱之适以害之呢。"文帝道："审贼之罪，罄竹难书，盈廷诸臣，坐视不问，有愧多矣。君毋言，去休可也！"袁盎无奈，便径入长乐宫奏知薄太后。薄太后听了，召入文帝道："淮南王所为之事，情虽可原，法不可恕。皇帝若不治罪，纲纪何存！"文帝听了，唯唯而退。回宫之后，一面暗令刘长连夜回国，闭门思过；一面追究审食其的私党，以堵人口。朱建得了此信，仰药而亡。有人报知文帝，文帝道："朕并不欲杀他，他又何必畏罪自尽？"遂召朱建之子名和的入朝，授为中大夫之职。

次年文帝四年，绛侯周勃，业已就国，因为胆小，每出巡视郡县，必带刀兵甲士。当下就有人密报文帝，说他谋反。文帝本来因他功高望重，刻刻留心他的，一听有人告他谋反，急命廷尉张释之，派员把周勃拿到都中。审问时候，周勃不善口才，没有辩供。释之无法开脱，只得将他械系狱中，让他自去设法。周勃为人，倒还长厚，只有刚愎自用，是他短处，又因曾任丞相，不肯向狱官使用规费。谁知狱官，抱着皇亲犯法，与庶民同罪的老例，若无银钱，便不肯优待，虽然未敢加他非刑，但是那种冷嘲热骂的情况，已经使周勃不堪忍受。幸有他的儿子，名叫胜之的，其时已经携了妻子，赶到都中，打听得他的父亲不肯化费使用，很受轻视，忙暗暗的备了千金，送与狱官，托他格外照应，狱官见钱眼开招待周勃就换一副面目。只因案犯谋反，关系重大，未便直接交谈，即在当天晚上，由狱卒私下呈上一条。周勃接来一看，乃是"以公主为证"，五个大字。周勃看了之后，因思我的长媳，确为当今主上之女。不过平时对我来得异常骄傲，我也不甚加以礼貌。我的儿子与她常有反目情事，现在事急求她，恐怕未必有效。周勃正在自忖自度的时候，可巧他的长子进狱省视，周勃只得嘱咐儿子去求公主。胜之听了道："公主平时藐视我们父子，儿子所以和她不甚和睦。此时事有轻重，儿子哪敢再存意见，父亲放心，儿子出去办理就是。"周勃听了，也无多话。当下胜之别了父亲，回到家里，只见公主一个人坐在房内看书，见他进去，正眼也不去看他。胜之只得陪着笑

容，走近公主的身边，问她道："公主在看甚么书？"公主仍是不睬。胜之一看，见公主所看的乃是《孝经》，胜之就借这个题目开场道："公主别的书很多，何以单看《孝经》？照我说来，公主独有此书，可以不必看它。"公主此时已知胜之话中有话，始懒洋洋的抬起头来问胜之道："为甚么我不能看这本书呢？"胜之微笑着答道："孝经自然讲的是个孝字，现在你的公公身系狱中，无人援救。此事除公主之外，谁有这个力量？公主到京以后，并不进宫去代公公疏通，岂非与此书的宗旨相反么？"公主听了道："你们父子两个，平日只当我是一根眼中之钉，大不应该。此事我去求我父亲，这种小案，未必不准，即使不准，我还好去哭诉祖母。这些些的情分，也是有的。无如你们府上，自恃功高，往往使人难堪，我实在气忿不过，因此冷心。"胜之听了，笑答道："公主此话，开口就说错了。"公主道："怎么我说错了呢？你倒指教指教看！"胜之道："你与我不睦，乃是闺房私事。断不可因为闺房私事，连堂上的事情，也置诸脑后。"公主听了道："照你说来，我不去替你父亲疏通，便是不孝了。"胜之道："对啰！公主打我骂我，都是小事。你的公公之事，哪可不管？"公主听至此地，脸上就现出得色道："如此说来，你们周府上，也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么？"胜之道："我为父亲的狱事，自然只好求你。其实我与你二人，又无冤仇，都是你平日骄气逼人，使我无从亲近，不能怪我。你若能够救出我父，从此以后，我就做你的丈夫奴隶，我也情愿的了。"公主此时已有面子，便嫣然一笑道："我只怕你口是心非。等得事情一了，你又要搭起侯爷公子的架子来了。"胜之道："公主放心，侯爷公子的架子，无论如何大法，总及不上公主的架子呢。"公主听完，微微的瞪了胜之一眼，方始命驾入宫。见了文帝，自然请求赦他公公之罪。谁知文帝并不因父女之私，就寝谋反之事。公主一听语不投机，她也乖巧，便不多说，径至她的祖母之前，伏地哭诉道："孙女公公周勃，自从跟了去世祖父，打定天下，忠心为国，直至如今。公公若有异心，嫡祖母当时斩淮阴侯韩信的时候，岂不留心，哪能还到现在？父皇不知信了谁人谗言，不念前功，贸然翻脸，孙女想来，国家功臣，似乎不可过于摧残的呢。"此时薄太后本已得了薄昭之言，也说周勃并无异心，正要去责文帝疑心太重，冤屈功臣的时候，又见她的孙女哭得泪人一般，说得很是有理，便一面令公主起来，一面召入文帝。文帝应召进见。薄太后一见文帝，竟把她头上所戴的帽巾，除了下来，向文帝面前一掷，大怒道："绛侯握皇帝玺，统率北军，奋不顾身，攻下吕产所管的南军，这个天下才得归汝。他那时不造反，今出就一个小小县城，

反想造反么?”文帝一见太后动怒,又知太后从来不肯多管闲事,若非查得切实,决不有此举动的。慌忙跪下道:“母后不必生气,容臣儿即命廷尉释放绛侯便了。”薄太后听了道:“这才不错,非是为娘干涉朝政,绛侯人本忠厚,春秋又高,哪能受得这般惊吓?况且汝是由王而帝,不比汝父自己打来的天下,对于功臣,稍稍倨傲一点,尚不要紧。”文帝道:“母后教训极是,臣儿敢不遵命!”文帝说罢,退出坐朝,即将周勃赦免。周勃出狱,喟然长叹道:“我曾统百万雄兵,怎知狱吏骄贵,竟至如此!”说着,入朝谢恩。文帝自认失察,叫他不必灰心,仍去就国。周勃听了,也自责一番,趋出之后,谢过众人,回国去了。胜之因为公主救出其父,从此对于公主,真心敬爱。公主也秉了严父慈母之教,对于公婆丈夫面上,并不再拿架子,相亲相敬,变为一个美满家庭。

周勃回国之后,感激太后恩典,每思有以报答。一天,得了一个密信,知道淮南王刘长,骄恣日盛,出入用天子警跸,擅作威福。因思文帝只有此弟,若不奏明,预为儆戒,实非刘氏之福,于是密遣公主入都报知文帝。文帝听了,贻书训责。刘长非但不听,竟敢抗词答复说道:“甘愿弃国为布衣,守家真定。”文帝见了复书,知是怨言,又命薄昭致书相戒。其辞是:

> 窃闻大王刚直而勇,慈惠而厚,贞信多断,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。今大王所行,不称天资,皇帝待大王甚厚,而乃轻言恣行,以负谤于天下,甚非计也!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,以万民为臣妾,此高皇帝之厚德也。高帝蒙霜露、冒风雨、赴矢石、野战攻城,身被疮痍,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,艰难危苦甚矣。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,至欲弃国为布衣,毋乃过甚!且夫贪让国土之名,转废先帝之业,是为不孝!父为之基而不能守,是为不贤!不求守长陵.而求守真定,先母后父,是为不义!数逆天子之令,不顺言节行,幸臣有罪,大者立诛,小者肉刑,是为不仁!贵布衣一剑之任,贱王侯之位,是为不智!不好学问大道,触情妄行,是为不祥!此八者危亡之路也!而大王行之,弃南面之位,奋诸贲之勇,常出入危亡之路,臣恐高皇帝之神,必不庙食于大王之手,明矣!昔者周公诛管叔、放蔡叔以安周;齐桓杀其弟以反国;秦始皇杀两弟,迁其母以安秦;顷王之代,高帝夺其国以便事;济北举兵,皇帝诛之以安汉。周齐行之于古,秦汉用之于今。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,而欲以亲戚之意,望诸天子,不可得也。王若不改,汉系大王邸论相以

下，为之奈何！夫堕父大业，退为布衣，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诛，为天下笑，以羞先帝之德，甚为大王不取也！宜急改操易行，上书谢罪，使大王昆弟欢欣于上，群臣称寿于下，上下得宜，海内常安，愿熟计而疾行之！行之有疑，祸如发矢，不可追已。

刘长看过薄昭之书，仍旧不改旧性。但恐朝廷真的见罪，只好先发制人。当下遣大夫但等七十人，潜入关中，勾通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，同谋造反。约定用大车四十辆，载运兵器，至长安北方的谷口，依险起事。柴武即遣士伍名叫开章的，往报刘长，叫他南联闽越，北通匈奴，乞师大举。刘长见了开章，奖他忠心，为治家室，并赏财帛爵禄。开章本是罪人，得了意外际遇，一面留在淮南做官，一面作书回报柴氏父子。不料书被关吏搜出，飞报朝臣。朝臣奏知文帝，文帝尚念手足之情，不忍明治刘长之罪，仅命长安尉往捕开章。刘长胆敢匿不交出，密与故中尉简忌商议，将开章暗地杀死，给他一个死无对证。又把开章尸身，盛了棺木，埋葬肥陵，佯对长安尉说道："开章不知下落，容异日拿获解都。"长安尉却已查知其事，回都据实奏明文帝。文帝又另遣使臣，召刘长入都问话。刘长部署未定，不敢起事，只得随使至都。丞相张苍，典客行御史大夫事冯敬，暨宗正廷尉等，审得刘长谋反有据，应坐死罪。文帝仍旧不忍。复命列侯吏二千石等申议，又皆复称如法。文帝御笔亲批，赦了刘长死罪，褫去王爵，徙至蜀郡严道县邛邮安置，加恩准其家属同往。并由严道县令替他营屋，供给衣食。刘长押上辎车，按驿递解。行至雍县，刘长忽然自尽。文帝得了雍令奏报，一恸几绝。正是：

天子未能全骨肉，阉奴反去降蛮夷。

欲知刘长何事自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　习经书才媛口授　赎刑罚孝女名传

却说那文帝因闻得刘长中途自尽之信，一恸几绝。当下把窦皇后与慎夫人等人，吓得手忙脚乱。一面急召太医，一面飞报太后。太医先至，服下甚么返魂丹，甚么救命散之后，等得太后到来，文帝已经回过气来了。太后坐在榻旁抚其背，劝说道："皇儿不必如此！可将淮南王何以自戕，有无别故，仔细说与为娘听了！大家商议一个办法，只要使他瞑目，于公于私，说得过去就是。"文帝听了，呜咽答道："臣儿方才知道吾弟是在中途饿死的，所有押解官吏，不知所司何事；臣儿只有此弟，使他这般结果，于心实觉不安。"太后尚未答言，那时中郎将袁盎可巧进来，一听文帝之言，赶忙接口道："陛下以为不安，只好尽斩丞相御史。"太后听了，也接口道："丞相御史，远在都中，如何可以罪及他们？"文帝道："这末沿途押解诸吏，难道目无所睹，耳无所闻，一任淮南王饿死的么？臣儿必要重惩他们，方始对得起吾弟。"太后见文帝要重惩沿途诸吏，一想这班官吏，本有监视之责。淮南王活活饿死，断非突然发生，不能预防的事情，疏忽之咎确是难免，因此不去阻拦。文帝便诏令丞相御史，按名拘至，竟至百数十人之多，一并弃市。文帝办了诸吏，又用列侯礼葬了刘长，即在雍县筑墓，特置守冢三十户；并封刘长世子刘安为阜陵侯，次子刘勃为安阳侯，三子刘赐为周阳侯，四子刘良为东成侯。文帝这般优待其弟，在情谊上可算无缺，在国法上大是不当。岂知当时民间，还有歌谣出来。歌谣是："一尺布，尚可缝；一斗粟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相容！"等词。文帝有时御驾出游，亲耳听见这等歌谣，回宫之后，便对窦皇后、慎夫人长叹道："古时尧舜，放逐骨肉；周公诛殛管蔡，天下称为圣人。朕对御弟，还是爱护备至，他的自戕，非朕所料。现在民间竟有童谣，莫非疑心朕贪淮南土地么？"慎夫人听了，尚未开口，先将眼睛去望窦后。窦后见了，微笑道："汝有甚么意见，尽可奏明万岁。倘若能使民间息了是谣，也是好事。我是向来想不出主意的，汝不必等我先讲。"慎夫人听了，方向文帝说道："这件事情，似乎也不烦难。陛

下何不赐封御侄刘安仍为淮南王呢。"文帝听了，连连点头称是。即拟追谥刘长为厉王，长子刘安袭爵为淮南王。慎夫人又进言道："四侄刘良闻已亡过，不必再说。二侄刘勃、三侄刘赐，既是御弟亲子，亦应加封，方始平允。"文帝便将淮南土地，划分三国，以衡山郡、卢江郡，分赐二三两侄。文帝办了此事，心里稍觉安适。一天，接到长沙王太傅贾谊的奏报道："淮南王悖逆无道，徙死蜀中，天下人民，无不称快。今朝廷反而加恩罪人子嗣，似属以私废公。况且要防其子长大不知记恩，只知记怨，既有凭藉，作乱较易，不可不虑。"文帝不纳，单把贾谊召入都中，改拜为梁王太傅。梁王系文帝少子，性喜读书，颇知大礼，诸子之中，最为文帝所钟爱，故有是命，也是重视贾谊的意思。谁知贾谊不甚满意，他的心里，以为必是召入内用。今为梁王太傅，仍须出去，于是大发牢骚，上了一篇治安策，要想打动文帝，如他心愿。文帝见了那策，并不注意。贾谊见没指望，只得陛辞起程。文帝等得贾谊走后，又去把贾谊的那篇治安策，细细一看，见内中分作数段，如应痛哭的一事，是为了诸王分封，力强难制；应流涕的有二事，是为了匈奴寇掠，御侮乏才；应长太息的有六事，是为了奢侈无度，尊卑无序，礼义不兴，廉耻不行，储君失教，臣下失驭等等。文帝看毕，只觉诸事都是老生常谈，无甚远见。惟有匈奴一事，似尚切中时弊。正想召集廷臣，采取筹边之策，忽见匈奴使人报丧，召见之后，始知冒顿单于已死，其子稽粥嗣立，号为老上单于。文帝意在羁縻，复欲与之和亲，遂再遣宗室之女翁主，往嫁稽粥，作为阏氏。特派宦官中行说，护送翁主，同至匈奴。中行说不愿远行，托故推辞。文帝道："汝是燕人，朕知汝熟悉彼国情事，自应为朕一行。"中行说无法，口虽答应，心里大不为然。临行之时，毫无顾忌，倡言于大众之前道："堂堂天朝，岂无人材，偏要派我前去受苦；朝廷既然不肯体谅，我也只好不顾朝廷，要顾自己了。"大众听了，一则以为不愿远去，应有怨言；二则若去奏知朝廷，朝廷必定另行派人，谁肯代他前去。因此之故，大家向他敷衍几句，让他悻悻的去了。中行说到了匈奴，所谓阉人善谀，不知怎么鬼鬼祟祟的一来，老上单于，果被他拍上马屁，居然言听计从起来。后来中行说倒也言而有信，不忘去国时候之言，所行所为，没有一桩不是于汉室有损，于匈奴有益的事情，文帝知道其事，专使前去训斥。谁知反被中行说对了使臣，大发一顿牢骚，并说且把汉廷送去礼物，细细查看，若是真的尽善尽美，便算尽职；不然，一待秋高马肥，便遣铁骑，踏破汉室山河，莫要怪他不顾旧主。当下汉使听了，只气得双眼翻白。不过奈他不得，只好忍气

吞声的携了复书，回报文帝。文帝听了，始悔不应派中行说去的。但是事已至此，除了注意边防之外，尚有何事可为呢，于是连日与丞相御史悉心筹议，仍是苦无良策，空忙几天。事为梁王太傅贾谊所闻，又上了一道对付匈奴，三表五饵的秘计。文帝因他过事夸张，不愿采用。复因匈奴仅不过小小扰边，掠了牲畜即退，对于国家，尚不致大伤元气，便也得过且过，因循下去。光阴如驶，转眼已是文帝十一年了。梁王刘揖，因事入朝，途中驰马太骤，偶一不留心，竟一个倒栽葱的摔下马来。侍从官吏，慌忙上去相救，已经气绝。文帝痛他爱子跌毙，又把诸人统统斩首。贾谊既是梁王太傅，一面自请处分，一面请为梁王立后。并说淮阳地小，不足立国，不若并入淮南，以淮阳水边的二三列城，分与梁国，使梁国与淮南，均能自固。文帝依奏，即徙淮阳王刘武为梁王。刘武与刘揖为异母兄弟，刘揖既无子嗣，因将刘武调徙至梁，使刘武之子，过继刘揖为嗣。旋又徙太原王刘参为代王，并有太原。没有几时，贾谊因为梁王已死，郁郁寡欢，一病不起，呕血而殁，年才三十有三。贾谊本来不为文帝重视，他的病死，自然不在文帝心上。那时最重要的国事，仍是匈奴扰边，累得兵民交困，鸡犬不宁。文帝也恨廷臣没有用，索性不与他们商量，还是与他爱妃慎夫人斟酌。当下慎夫人答道："我想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陛下何妨诏令四方人民，不问男女，不管老幼，如因献策可用者，赐千金，封万户侯。"文帝点头道："只有此法，或者有些道理。"次日，真的下诏求言。当时就有一个现任太子家令的晁错，乘机面奏道："急则治标，缓则治本。治本之道，非一时可得，亦非一时可行。惟有治标之法，今为陛下陈之：现在防边，最要的是得地形，卒服习，器用利三事。伏思地势有高下之分，匈奴善于山战，吾国长于野战，自然要舍短取长。士卒有强弱之分，选练必须精良。操演必须纯熟，毋轻举而致败。器械有利钝之分，劲弩长戟利及远，坚甲铦刃利及近，须因时而制宜。若能以夷攻夷，莫如使降胡义渠等，作为前驱，结以恩信，助以甲兵，这也是以逸待劳之计。"文帝听毕，大为称赏。晁错又说："发卒守塞，往返多劳，不如募民出居塞下，使之守望相助。如此，缓急相资，方能持久远，有纳粟为官一事，可以接济饷粮。"文帝收了，一一采用。当时却有小小成效，文帝便把他宠着无比。

有一天，文帝正与后妃饮酒，因见晁错在侧，便笑问他道："尔所上诸策，经朕采用，尚有成效，究竟尔师何人，谅来定是一位学者。"晁错奏道："臣前任太常掌钦时，曾奉派至济南，那时老儒伏生，正在设馆讲学，臣即在他门

下，专习《尚书》。”文帝听了，大乐道：“尔是此人门人，自然学有根蒂了，朕已忘记此事。”原来伏生名胜，通《尚书》学，曾任秦朝博士。自始皇禁人藏书，伏生不能不取出藏书销毁。独有《尚书》一部，为其性命，不肯缴出，暗暗藏匿壁中。及秦末天下大乱，那时伏生早已去官，避乱西方，并无定址。直至汉有天下，书禁已开，才敢回到故乡，取出壁间藏书。谁知纸受潮湿，半已模糊，伏生细细检视，仅存二十九篇。后来文帝即位，首求遗经，别样经书，尚有人民藏着，陆续献出，惟有《尚书》一经，竟不可得。嗣访得济南伏生以《尚书》教授齐鲁诸生，廷臣乃遣晁错前往受业。不过那时伏生年纪已大，发脱齿落，发音不甚清晰。晁错籍隶颍川，与济南相距甚远，方言关系，更加不能理会。幸而伏生有一位女儿，名叫羲娥，夙秉父训，深通《尚书》大义。晁错当时全仗这位世妹做了翻译，方能领悟大纲，尚有数处不解，只好出以己意，随便附会。其实伏生所传的《尚书》二十九篇，已是断章取义，半由伏生记忆出来，有无错误，也不可考。晁错得了鸡毛就当令箭，其实廷臣都是马上功夫居多，自然让他夸口了。说到《尚书》，后至汉武帝时，鲁恭王坏孔子旧宅，得孔壁所藏《书经》，字迹虽多腐蚀，可较伏生又增二十九篇，合成五十八篇。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，考订笺注，流传后世。这且不在话下。惟晁错受经伏生，虽赖伏女口授，应是伏生之弟子，后人附会，都说晁错受业伏女，这是错的。不佞考究各书所得，趁在此处为之表明。伏女虽非晁错之师，但她能够代父传讲，千古留名，足为女史生色。那个时代，齐国境内，还有一位闺阁名媛，更比伏女羲娥脍炙人口。此女是谁？就是太仓令淳于意少女缇萦，淳于意是临淄人，幼时曾梦见一位天医星君对他说：“乱世初平，医学最为紧要，汝须留心。”他就因此研究医学，颇有心得。后闻同郡元里公乘阳庆，独擅黄帝之学，且得古代秘方，他又前往自请受业。阳庆初尚拒绝，嗣见他殷殷向学，方始收其为徒。那时阳庆已经年逾古稀，无子可传，遂将黄帝、扁鹊诸书，以及五色诊病诸法，一律传授。淳于意学成回家，为人治症，居然能够预知人的生死，无论如何怪病，只要经他医治，便会手到病除。于是时人求医的，踵接而至，门庭如市，累得他自早至夜，应接不暇，尚是小事。竟有豪门显客，你要抢先，我不让后，一天，互殴之下，出了一场人命。虽经有力者代他解脱，金钱方面，却已花费不少。他灰了心，便出门远游，以避烦嚣。路过太仓地方，郡守阎公，定要他做太仓县令，他情不可却，只得应命，做了一任，也无积蓄，未几辞职，就在太仓住下。谁知又遇着一个退职阉官，硬要拜他为师。他恶此人心术不正，

不敢招接，已经结下冤仇。没有几天，邻居老妪，病已垂危，求他诊视。他按脉之后，对老妪之子说："此病是个不起之症，除非破腹洗心，方能有效，惟治后必要心痛三日，痛时切忌饮水。"老妪自愿如命。岂知医治之后，老妪心痛难熬，私下呷了几口冷水，不到半日，癫狂而死。老妪之子，本是那个退职阉宦的爪牙，便去力求阉宦，要他代母伸冤。那个阉宦正中下怀，就把淳于意押送有司问罪。有司还算念淳于意是位名医，不办死罪，仅谳肉刑。又因他曾任县令，未忍擅加刑罚，申奏朝廷，听凭皇帝主裁。那时正是文帝十三年，文帝见了此奏，即命将淳于意押送长安。淳于意本无子嗣，只有五个女儿，起解之日，都来送父，环绕悲泣，苦无救父之法。淳于意见此情形，便仰天长叹道："生女不如生男，缓急毫无所用。"淳于意说完此话，伯仲叔季四女，仍是徒呼负负；独有少女缇萦听了，暗中自忖道："吾父懊悔没有儿子，无人救他，我却不信，倒要拼拼性命，总要吾父不白生我们才好。"她想完之后，草草收拾行装，随父同行。当时淳于意还阻止缇萦道："我儿随我入都，其实亦无益处，大可不必！"缇萦也不多辩。一日到了长安，淳于意自然系入狱中，待死而已。文帝尚未提讯淳于意，忽接其女缇萦上书为父呼冤。书中要语是：

> 妾父为吏，齐中尝称其廉平。今坐法当刑亡伤，夫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不可复属，虽欲改过自新，其道莫由，终不可得！妾愿没入为官婢，以赎父刑罪，使得改过自新也。

文帝阅毕，不禁恻然。可巧窦皇后、慎夫人等人，适得一盆奇花，即在御园清风亭上，设下御宴，欲替文帝上寿。文帝入席之后，偶然谈了缇萦上书救父之事。慎夫人道："孝女救父，万岁如何办法？"文帝道："淳于意的狱事，情尚可原；今其女既愿以身代父，朕当准许。但未知缇萦的相貌如何呢？"慎夫人听了，就将柳眉一竖道："陛下此言差矣！缇萦既是孝女，哪得问她相貌美恶？婢子敢问陛下，是不是准否的标准，要在她的相貌中定意旨么？"文帝听了，急以手笑指慎夫人道："汝此语说得真是挖苦朕了，朕不是已经说过准她赎父么？汝怎么说朕似乎以她相貌美恶，方定准否呢？"慎夫人道："原来如此，陛下的准许，乃是准缇萦代父赎罪。她既有愿为官婢之言，陛下莫非要以孝女作妃子么？以婢子之意，天下不乏美人，缇萦无论如何美法，万不可糟蹋孝女。"窦皇后在旁接口笑道："慎夫人之言，真是深识大体！她既声请陛下另选美妃，更是情法兼尽。陛下何不准奏，做个有道明君呢？"文帝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"你们二位都是圣后贤妃，朕也不敢自己暴弃，硬要学那桀纣。"慎夫人不

待文帝说完，慌忙一面下席谢恩，一面便代文帝传旨，不但赦免淳于意之罪，而且还免缇萦入官为婢。文帝原是一位明主，一笑了事，并不责备慎夫人擅自作主。连这天的一席酒，也吃得分外有兴。事为薄太后所知，赞许窦后、慎妃知道大理，皇帝从善如流更是可嘉，一个高兴，便扶了宫娥，来至席间。文帝一见母后有兴，自己今天所做之事，且有面子，慌忙扶了太后入席，奉觞称寿。薄太后入席之后，即命人取黄金二千斤，分赐窦后、慎妃二人，文帝反而没赏。文帝笑着道："母后何故偏心，厚媳薄子，使臣儿也得点赏赐呢？"薄太后听了，也微笑答道："皇帝幸纳她们二人之谏，不然，为娘还要见罪，哪得希望赏赐？"慎夫人接口奏道："太后也要奖许皇帝。皇帝果因不纳谏言，而妃孝女，就是太后见罪，似乎已经晚了。"薄太后听了道："此言不无理由。"即赐文帝碧玉一方，又赐慎夫人明珠百粒。次日，文帝又诏令废去肉刑。那天诏上之语是：

诗曰：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；或欲改过为善，而道无至。朕甚怜之！夫刑至断肢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痛而不德也！岂为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！

文帝下诏之后，便命廷臣议办。正是：

莫谓都中来孝女，还须宫内有贤妃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掷棋盘太子行凶 退奏折相公呕血

却说丞相张苍等奉诏之后，议定刑律，条议上闻。原来汉律规定肉刑分为三种：一种谓之黥刑，就是脸上刺字；一种谓之劓刑，就是割鼻；一种谓之断左右趾刑，就是截去足趾。这三种刑罚，不论男女少壮，一经受着，身体既是残毁，还要为人类所不齿。虽欲改过自新，但是已受刑伤，无从恢复，成了终身之辱。当下所改定的是：黥刑改充苦工，即城旦舂之罚；劓刑改笞三百；趾刑改笞五百。笞臀虽是不脱肉刑，究竟受刑之后，有衣遮体，不为人见，除查案才能知道外，旁人可以瞒过。汉朝第一代皇后吕雉，即受过此刑。总而言之，一个人不犯刑罚才好。刑余之人，就是轻些，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的比较。当时这样的一改，面子上虽是文帝的仁政，其实还赖孝女缇萦那句刑者不可复属的一语。谁知自从改轻肉刑之后，不到两年，天下方庆文帝的圣德，宫中太子又犯了刑章。先是齐王刘襄，助诛诸吕，收兵回国，未几弃世；其子刘则，嗣立为王，至文帝十五年，又复病逝，后无子嗣，竟致绝封。文帝不忘前功，未忍撤消齐国。但记起贾谊的遗言，曾有国小力弱的主张，乃分齐地为六国，尽封悼惠王刘肥六子为王：长子刘将闾，仍使王齐；次子刘志为济北王；三子刘贤为菑川王；四子刘雄渠为胶东王；五子刘卬为胶西王；六子刘辟光为济南王。六王同日受封，悉令就镇。惟有吴王刘濞，镇守东南，历年已久，势力充足。又因既得铜山铸钱，复煮海水为盐，垄断厚利，国愈富强。文帝在位，已十数年，刘濞并未入朝一次。是年遣子吴太子贤入觐，就与皇太子启，游戏相争，自取祸殃。皇太子启，与吴太子贤，本为再从堂兄弟，素无仇怨，那时又奉父皇之命，陪同吴太子贤游宴，自然格外谦抑。起初几日，并无事端发生。盘桓渐狎，彼此就熟不知礼起来。一日，吴太子贤喝得大醉，要与皇太子启赌棋为乐。皇太子启原是东道主人，哪有拒客所请之理，当下摆上棋盘，二人东西向的对坐。吴太子贤入宫时候，带有一位师傅，出入相随，顷刻不离左右。于是吴太子贤的师傅站在左边，东宫侍官站在右边。各人心理，都望自

已主子战胜，虽属游玩小事，倒也忠心为主，参赞指导，不肯一丝放松。两位太子那时也凝神注意的，各在方罫中间，各圈地点，互相争胜。皇太子启不知怎的错下一子，事后忙想翻悔改下。吴太子贤认为生死关头，那肯通融。弄得一个要悔，一个不许的时候，吴太子贤的师傅，又是楚人，秉性强悍，自然帮着他的主子力争。还有同来的一班太监，更是没有脑筋的，大家竟将一件游戏消遣之事，当作争城夺地的大举起来。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硬说皇太子启理曲，一味顶撞，全无礼节。皇太子启究是储君，从来没有受过这般委屈，一时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皇太子启顺手提起棋盘，就向吴太子贤的脑门之上掷去。吴太子贤一时躲让不及，当下只听得砰的一声，吴太子贤早已脑浆迸出，死于非命。当时吴太子贤的师傅，一见其主惨死，回国如何交代，一急之下，也不顾凶手乃是当今太子，他便大喝一声，就用那个棋盘，要想回掷皇太子启起来。幸有东宫侍从各官，拼命保护皇太子启逃进内宫，哭诉文帝，文帝爱子心切，一面命他退去，一面召入吴太子贤的师傅，温语劝慰，命他从厚棺殓，妥送回吴。刘濞见了，又是伤痛，又是气忿，于是向文帝所派护送棺木的使臣，大发雷霆道："太子虽贵，岂能杀人不偿性命？主上对他儿子犯了人命，竟无一言，只将棺木送回，未免太不讲理！寡人不收此棺，汝等仍旧携回长安，任意埋葬便了。"使臣无法，只得真的携回。文帝闻报，无非从优埋葬了事。吴王自此心怀怨恨，渐渐不守臣节。有人密奏文帝，文帝因思此事错在自己儿子，吴王虽然不守臣礼，但是因激使然，倒也原谅他三分。吴王因为文帝退让不究，反而愈加跋扈。他的心理，自然想要乘机造反。幸有一位大臣阻止，方始暂时忍耐。这位大臣是谁？就是曾任中郎将的袁盎。原来袁盎为人正直无私，不论何人，一有错事，他就当面开发，不肯稍留情面。因此文帝恶他多事，用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把他出任陇西都尉，不久，迁为齐相，旋为吴相。照袁盎平日的脾气，一为丞相，势必与吴王刘濞冲突，何能相安至今？其中却有一层道理。他自奉到相吴之命后，有一个侄子，名唤袁种，少年有识，手腕非常灵敏，本为袁盎平日所嘉许的。袁种便私下劝他叔父道："吴王享国已久，骄倨不可一世，不比皇帝英明，能够从善如流。叔父遇事若去劝谏，他定恼羞成怒，叔父岂不危险？以侄之意，叔父最好百事不问，只在丞相府中休养。除了不使吴王造反之外，其余都可听之。"袁盎听了，甚以为然。相吴之后，果照袁种之言办理。吴王本来惧他老气横秋，多管闲事；及见袁盎百事不问，只居相府诗酒消遣，倒也出于意外。君臣之

间，因是融洽。迨皇太子启掷死吴太子贤的祸事发生，袁盎早已料到吴王必要乘势作乱，于是破釜沉舟的譬解一番。吴王因他近在左右，万难贸然发难，只得勉抑雄心，蹉跎下去。此事暂且搁下。

单说匈奴的老上单于，自从信任中行说以来，常常派兵至边地扰乱。其时汉室防边之计，皆照晁错条陈办理，总算没有甚么巨大的损失。没有几时，老上单于病死，其子军官单于即位，因感汉室仍遣公主和亲，不愿开衅。无奈中行说再三怂恿，把中原的子女玉帛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使他垂涎。军臣单于果被说动，遂即与兵犯塞，与汉绝交。那时已是文帝改元后的六年冬月。匈奴之兵两路进扰：一入上郡，一入云中。守边将吏慌忙举起烽火，各处并举，火光烟焰，直达甘泉宫。文帝闻警，急命三路人马往镇三边：一路是出屯飞狐，统将系中大夫令勉；一路是出屯句注，统将系前楚相苏意；一路是出屯北地，统将系前郎中令将武。并令河内太守周亚夫，驻兵细柳；宗正刘礼，驻兵霸上；祝兹侯徐厉，驻兵棘门。文帝还不放心，亲自前往各处劳军，先至霸上，次至棘门。只见两处非但军容不整，连那统将，日已过午，犹是高卧帐中，及见文帝御驾入内，方始披衣出迎。那种慌张局促之状，甚觉可笑。文帝当场虽不见责，心里很不高兴。嗣至细柳营，尚未近前，已见营门外面甲士森列，干戈耀目，仿佛如临大敌一般。文帝便命先驱传报，说是车驾到来。岂知那班甲士，一齐上来阻住。先驱再三声明，那班甲士始答道："我等并非不敬天子，实因军中以统将为主。若无统将命令，虽是天子，亦不敢违令放入。"先驱回报文帝，文帝大赞亚夫的军纪严肃，乃取出符节，命使先见亚夫。亚夫见了来使，亲自出迎，谒过文帝，首先奏道："臣曾有将令在先，军中无论何人，不得驰驱，伏望陛下将车驾缓缓入营。"文帝依奏。入内之后，又见弓张弦，马上辔，虽非御敌，悉有准备。正想用手去拍亚夫之肩，奖许他的当口，突然几个军士，急把兵器前来掩护主将的身体。亚夫见了，一面挥手忙令退去，一面又奏道："这也是臣平日将令的一项，臣在军中，不论谁何，不准近臣之身。"文帝点头笑道："这才称得起是位治军的真将军呢！"当下纵谈一刻，即便出营，坐在车上，回视营门，肃然如故，另有一派军威。乃语侍臣道："象霸上、棘门两处的兵士，恐怕敌人入营，他们主将被擒，大家尚未知晓呢！"是日文帝回到宫中，把周亚夫治军有方的好处，讲与薄太后、窦后、慎妃等人听了，当下窦皇后先说道："周亚夫虽然军令严肃，对于天子，究竟有些失仪。"慎夫人道："皇后所言，乃是太平时代。这末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的那句说话，又作

怎么样解释呢?"薄太后插口道:"皇后的说话,乃是知礼;皇妃的说话,乃是知机,二人均有道理。"说着,便想取金赐与亚夫。慎夫人道:"现在边患未靖,且俟有功,再赏未迟。"薄太后又以为是。过了几时,文帝接到边吏奏报,说是匈奴听得朝廷命亚夫为将,吓得收兵回国去了。文帝喟然道:"如此,可见命将的事情,不可不慎了。"即以黄金千斤赐与亚夫,并擢为中将。原来周亚夫就是绛侯周勃的次子。周勃二次就国,未几即逝,长子胜之袭爵。次子亚夫,为河内太守。就任之日,闻得素擅相术的老妪许负,年纪虽大,还在代人看相,以定吉凶,特将她邀到署内,令她看相。许负默视良久道:"君的贵相,岂止郡守!再俟三年,还有封侯之望。八年以后,出将入相,为第一等的人臣。可惜结果不佳!"亚夫道:"君子卜凶不卜吉,我莫非要正国法不成。"许负摇首道:"这却不至如此。"亚夫定要她说个明白。许负道:"九年过得甚快,何必老妇此时晓晓呢!"亚夫笑道:"相已生定,即示先机,有何紧要?"许负听了,方始微笑答道:"依相直谈,恐君将来饿死。"亚夫听了更大笑道:"此话我便不甚相信了。我兄现下承袭父爵,方受侯封。即使兄年不永,自有兄子继续,那个侯封也轮不到我的身上。果如汝言,既封侯了,何致饿死?这就真正费解了!"许负听了,也笑答道:"老妇据相论相,故敢直言。"说着,即用手指亚夫口边道:"这里有直纹入口,谓之饿死纹,法应饿死。但究竟验否,人定胜天,能够善人改相,也未可知。"亚夫还是半信半疑。说也奇怪,到了三年之后,胜之忽坐杀人罪,竟致夺封。文帝因念周勃有功,亚夫得封条侯,至细柳成名,进任中尉,就职郎中。那个时候,差不多要入预政权了。又过年余,文帝忽然得病,医药罔效,竟至弥留。皇太子启入侍榻旁,文帝嘱咐太子道:"环顾盈廷诸臣,只有周亚夫缓急可恃;将来若有变乱,尽可使他掌兵,毋须疑虑"。皇太子启涕泣受命。

时为季夏六月,文帝驾崩,享年四十有六。文帝在位二十三年,总算是位守成之主,惟遗诏令天下短丧,不循古礼,是他的缺点。其余行为,似无可以指摘之处。文帝既崩,皇太子启即位,是谓景帝。尊薄氏为太皇太后,窦氏为皇太后。又命群臣恭拟先帝庙号。当下群臣复奏,上庙号为孝文皇帝。丞相申屠嘉等又言功莫大于高皇帝,德莫大于孝文皇帝,应尊高皇帝为太祖,孝文皇帝为太宗,庙祀千秋,世世不绝。景帝依奏。又奉文帝遗命,令臣民短丧,匆匆奉葬霸陵。是年孟冬改元,称为景帝元年。廷尉张释之,前因景帝为太子时,与梁王共车入朝,经过司马门未曾下车,曾有劾奏情事。今见景帝即

位，防他记恨，自然心中忐忑不安，便去向老隐士王生问计。王生善治黄老之术，名盛一时，满朝公卿，多半折节与交，释之平时亦在其列。当时王生见释之问计于他，他便高举一足，笑向释之说道："我的袜线已破，尔先为我结好，再谈此事。"释之素钦其人，并不嫌他亵渎自己，真的长跪屈身，替他结袜，良久结成。王生又笑道："尔的来意尚诚，且平日极端敬我，不得不为汝想一解难之策。"释之听了大喜，问其何策。王生道："汝既惧皇帝记起旧事，不如趁他没有表示之先，自去谢罪。"释之听了，果然依他之话，入朝面向景帝请罪。景帝口头虽是叫他勿忧，朕于公私二字，尚能分得清楚；其实心里不能无嫌，不到半年，便将释之外放为淮南相，另以张欧为廷尉。张欧曾为东宫侍臣，治刑名学甚有根蒂，素性又来得诚朴，不尚苛刻，群吏倒也悦服。一天，景帝问张欧道："汝作廷尉，虽然为日无多，每日平均计算，可有几件案子？"张欧奏答道："十件八件，未能一定。若是太多，也只好慢慢儿鞫问，急则恐防有冤屈的事情。"景帝又问道："男女犯法，都是一律治罪的么？"张欧道："是一律的。"景帝道："朕思妇女以廉耻为重，裸体受笞，似乎不雅，朕想免去笞刑。"张欧道："从前丞相萧何逝世，曹参继职，不改旧法，因此有萧规曹随的美誉。我朝刑律，几费经营，方有如此成绩，似乎未可轻率更改。至于陛下恐怕妇女裸责贻羞，乃是帝怀仁厚，惟有罪者方受刑责，清白妇女，何至来到公庭？凡到公庭受责的妇女，都是亲自招供的，即使贻羞也不能怪人。"景帝听了，虽不废去笞刑，却也将应笞五百的减为三百，应笞三百的，减为二百。张欧断狱，又能持平，于是风闻四海，歌颂不息。次年夏天，薄太皇太后无疾而终，葬于南陵。先是薄太后有一位侄孙女，曾经选入东宫，为景帝妃子，景帝并不钟爱。只因太后面上，不好交代，敷衍而已。及景帝即位，不得不立她为皇后，更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，刘阏为临江王，刘余为淮阳王，刘非为汝南王，刘彭祖为广州王，刘发为长沙王。长沙旧为吴氏封地，文帝末年，长沙王吴羌病殁，无子可传，撤除国籍，因将其地改封少子。这且不提。单说那位晁错，他本是景帝为太子时的家令，因在文帝十五年献策称旨，授为中大夫之职。景帝即位，自然因为旧属的情感，升为内史，屡参官议，景帝事事采纳。因此之故，朝廷法令，渐渐更变，盈廷诸臣，无不侧目。丞相申屠嘉，更是嫉视，只因景帝宠眷方隆，无可如何。一天，可巧拿着晁错一样错处，正欲借此问罪，于是连夜秘密办好奏折，以便次日上朝面参。谁知晁错还要比申屠嘉占先，一听这个消息，马上夜叩宫门，入见景帝，伏地口称死罪，臣不能侍奉陛下了。

景帝听了也吃一惊，问他："何故如此？"晁错方才奏道："内史署紧靠太上皇庙，臣因出入不便，私将太上皇庙的一道短垣拆除，筑成直路。本待工程完竣，即来奏知。顷间有人密报，说道丞相申屠嘉，业已办好奏折，明日上朝便要将臣问斩，是以臣连夜来见陛下，未知陛下能够赦臣之罪否？"景帝听了微笑道："朕道甚么大事，汝放心回去，朕知道就是。"晁错自然大喜，谢恩回署。次日，景帝视朝，申屠嘉果然递上一折，请景帝立斩晁错，以为大不敬者戒。景帝略略一看，便把那本折子退还申屠嘉道："此是朕命晁错如此办的，相国不要怪他擅专！"申屠嘉碰了一个暗钉子，于是满面含羞的回至相府，不到三天，呕血而死。后人批评是：晁错擅拆太庙，自然有罪；景帝偏袒幸臣，也非明主；申屠嘉身为相国，一奏不准，何妨再奏，若非谋乱等事，也只好顺君之意，以便慢慢劝谏，引君为善。今竟一怒呕血而死，他的度量未免太窄了。这番说话，却也讲得公平。那时景帝一见申屠嘉已死，赐谥曰"节"。便升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，升晁错为御史大夫，当时就引动一个已黜之臣上书辩冤。正是：

拍马不知侵太子，吹牛反去怪廷臣。

不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　铜山不富饿死黄头郎　翠戒为媒强奸赤足妇

却说丞相申屠嘉既死，忽然引动一个被黜之臣，上书景帝要想辩冤。谁知此人不辩倒还罢了，这一辩，更比不辩还要不妙。此人究竟是谁呢？乃是文帝时代的一位宠臣，姓邓名通，蜀郡南安人氏。本无才识，只有水里行船是他专长。后来遇见一个同乡，正充文帝的内监，在宫中虽无权力，推荐个把小小官儿，似乎力尚能及。当下收了邓通一份重礼，便代邓通谋到一个黄头郎的官衔。——汉制御船水手，都戴黄色帽子，故有是称。——邓通得了此职，倒也可谓幼学壮行，每日照例行事，他心中并不希望甚么意外升迁。岂知时运来了，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。先是文帝夜得一梦，梦见自己身在空中，距离灵霄宝殿不过数丈，正想腾身再上，不料力量不够，几乎掉下地来。那时忽见一个头戴黄帽之人，也在空中，见他无力上升，赶忙飞身近前，急用双手托着文帝双足，向上尽力一推，文帝方得升到天上。当时心感其人，俯视下面，仅见此人的一个背影，衣服下盖，似有一个极大的窟窿，正想唤他，耳边已是鸡声报晓，一惊而醒。文帝回忆梦境，历历在目，又暗忖道："这梦非常奇突，此人既来助朕，必是江山柱石之臣。但是他的面貌姓名，一无所知，叫朕何处寻觅他呢？"文帝想到这里，没有办法，只得暂且丢过一边。这天视朝之后，便在各处游玩，希望能够遇见夜梦贤臣，也未可知。游了一番，各处并无其人，后来行过渐台的当口，遥见有百十名黄头郎方在那儿打扫御船，文帝一见那班人所戴之帽，正与梦中所见的相符，不禁心中大喜。即吩咐内监道："朕今天要点御船水手的花名，速去传旨。"内监虽然不知其意，只得诺诺连声答应。顷刻之间，那班水手都已齐集一起。文帝又命未曾应点的，统统站在左边，点过的站在右边。文帝坐了临时御案，点一名，就向他们身上由上而下的察看一名。及至全数点毕，只见帽子虽然同是黄色，下面衣盖都是完全无缺，并未见衣有窟窿的水手，忙问左右道："御船水手，都齐全了么？"左右因问大众，大众答道："还有一个，现请病假，因此未到。"文帝道："速将此人召来。"

等得此人扶病而至，文帝见了，命他背转身去。那人听了，大大一吓，一时没有法子，只得扑的跪下，老实奏道："臣有重病，卧在寓中，匆匆应召，未曾更换衣服。"文帝不待此人辞毕，仍命起来背立。谁知不看犹可，一看他的下面衣盖，真的一个大洞，正与梦中所见，一丝不差。文帝既已查到此人，也不多言，问过姓名，即擢为御船船监之职。这个船监，便是首领。邓通忽逢奇遇，自然喜出望外。究竟怎么有此奇遇，可怜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。幸而他虽没有本事，却有拍马功夫，不到两年，已升到大中大夫之职。朝中各臣对于邓通，倒还罢了，独有丞相申屠嘉，大不为然。一天，可巧邓通因事失仪，申屠嘉捉着把柄，立请文帝把他正法。文帝心有成见，那里肯听，当下便向申屠嘉微微冷笑一声道："相国未免太多事了，朕知盈廷诸臣，失仪的也很多，相国单单只注意邓通一个，莫非因为朕太宠任他么？"申屠嘉听了，慌忙免冠叩首谢罪，回家之后，只得另想别法收拾邓通。文帝背后也叮嘱邓通，以后须要遇事谨慎，不可被丞相拿着短处。邓通原是拍马人材，往后对于申屠嘉，非但不敢唐突，且去巴结。申屠嘉见他既已服软，便即罢休。又过几时，文帝复擢邓通为上大夫，那时朝中一班公卿，正在大谈相术，许负以外，尚有吴曼珠、洪承娇、广元仙、文官桓诸人，都是精于相人之术，颇有奇验。文帝既宠邓通，也将吴曼珠召入内廷，命她替邓通看相。曼珠为霸上人，夫死守节，已有二十多年，平时以相术营生，言必有中，因而致富。某日，建造住宅，她所用的泥木两匠，都拣面有福相的才用。她说："有福相的匠人，宅成之后，家可大富。"后来果然营业鼎盛，每日有十斤黄金的进益。她既富有，趋之者更是若骛，连中郎将袁盎那般正直的人，也会十二分信她。她那天入宫之后，见过文帝。文帝指邓通语之道："此是新任上大夫，对朕很为尽忠，汝可将他仔细一看。"曼珠奉了圣谕，便将邓通脸上端详一番，当下摇着头奏道："邓大夫之相，实在不佳。"文帝道："怎样不佳呢？"曼珠听了，迟疑半晌道："面有穷相，恐怕饿死。"文帝听了，大为不悦，叱退曼珠，愤然谓邓通道："朕欲富汝，有何繁难。就是天要饿死汝身，朕也要与天争一争呢！"说完，即下一诏，竟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与邓通，并准他私自铸钱，等于国币。原来汉高帝开国，因嫌秦钱太重，每文约有半两，即命改铸荚钱，每文仅重一铢半，径五分，形如榆荚之式。当时民间因为钱质太轻，物价陡然奇涨，白米竟售到每石万钱。文帝乃改铸四铢钱，并除去私铸之令。贾谊、贾山，次第上书谏阻，文帝不纳。因此吴王刘濞，觅得故鄣铜山，自由设局大铸，因而富已敌国。后来邓通也有铜山铸钱，

与吴王东西对峙。当时东南多用吴钱，西北多用邓钱，吴王尚有国用开支，邓通乃是私人，入而不出，其富不言可知。邓通既已暴富，当然感激文帝。一天，文帝忽然病痔，溃烂不堪，脓血污秽，令人掩鼻。每日号叫痛楚，声不绝口，医药无效，巫卜无灵。上自太后，下至妃嫔，无法可想。乃悬重赏，若能医愈文帝之痔者，富贵自择。为日既久，一无应命之人。邓通见此情形，自然双眉深锁，叹气不已。他的爱妾麻姑问他道："君已富贵至是，尚有何愁？"邓通始将文帝患痔，无法止痛之事告之。麻姑听了道："妾有一法，封于此症，平日屡试屡验，惟恐君不肯做，若是肯做，必有九分把握。"邓通听了，乐得不可开交，拉着麻姑的手问她甚么法子，只要能够立时止痛，我必定替你大置钗饰。麻姑听了，笑答道："君从前为黄头郎的时候，不是应许过我百粒明珠的么？至今尚未如约，现在又来骗我。"邓通道："我现有铜山铸钱，人称活财神，你还愁甚么？你快将法子教我要紧。"麻姑听了，尚未开言，忽双颊泛红云，羞涩之态，不可言语形容。邓通见了大奇道："你与我夫妇三年，恩爱已达极点，还有何事怕羞呢？你快快说吧。"麻姑至是，始含羞说道："妾前夫也患此症，当时痛得无法可治，妾偶然替他吮去痔上脓血。谁知真有奇效，吮的当口，非但立刻止痛，大约三四十次之后，其病霍然而愈。不过吮的时候既腥且臭，其味难闻，势必至于恶心，若恶心就不能够吮了。"邓通听了道："他是皇帝，又是我的恩人，这点事情，哪好再嫌肮脏。"说完，连夜出府入宫。当下就有内监阻止他道："邓大夫不得进入寝宫。皇后皇妃吩咐过的。"邓通发急道："我是前来医主上病的，不比别样事情，你们哪好阻我？"内监听了，慌忙报了进去。慎夫人忙站至窗口问邓通道："皇上已经痛得昏厥数次，邓大夫若是寻常之药，仍恐无益。"邓通隔窗奏道："娘娘且让臣进房，再当面奏。"慎夫人知道邓通素为文帝宠任之人，便让他进去。邓通进房，看见文帝躺在御榻，真的痛得已是奄奄一息，那时也顾不得再去与后妃行礼，赶忙走至榻边，向伺候的宫女道："诸位请将万岁的被服揭开，帮同褪去下衣，我要用口吮痔。"邓通尚未说完，薄太后、窦皇后、慎夫人三个，在旁听得，连忙插嘴道："这个法子尚未用过，或者有效，也未可知。不过亵渎大夫，于心未免有些不安。"邓通一面客气几句，一面便去用嘴替文帝吮痔。说也奇怪，他只吮了几口，文帝已经可以熬痛。先时是闭着眼睛，侧身朝里睡的，此时知道有人用嘴吮他痔上的脓血，复用舌头舐了又舐，随吮随时止痛，不便动弹，单问慎夫人道："吮痔的是谁！"此时邓通嘴上因有工作，当然不能奏对。慎夫人趋至榻前，向文帝说道："替

陛下吮脓血的是上大夫邓通。陛下此刻毋须多问，且让他吮完再说。”文帝听了，便不言语。直待邓通吮毕，文帝痛既止住，身上如释重负，始回转头来，向外对邓通言道：“你如此忠心，总算不负朕的提拔。你就在此专心办理此事，所有后妃，毋庸回避。”邓通当夜连吮数次，文帝自然欢喜，复问邓通道：“你说何人对朕最为亲爱？”邓通道：“父子天性，臣想最亲爱陛下的人，自然是皇太子了。”文帝听了，尚未答言。可巧太子启进来问疾，文帝便命太子候在榻前。过了一阵，痔上的脓血又长出来了，文帝就命太子替他吮痔。太子起初嫌憎肮脏，不肯应命，后见窦后暗暗示以眼色，只得跪在榻前，嘴对文帝肛门，去吮痔上脓血。只吮了一口，马上一个恶心，呕吐起来。文帝见了，面上已现怒色。慎夫人知趣，忙借故使太子退出。太子出去，悄悄立派内监探听吮痔之事是由何人作俑。内监探明回报，太子记在心上。后来即位，首先就把邓通革职，并且追夺铜山。邓通不知景帝怪他吮痔献媚，把他革职，反疑申屠嘉与他作对。平常每向朋友吹牛，他说只要丞相一走，他就有复职希望。故而一见申屠嘉逝世，马上上书辩冤，还想做官。景帝本来恨他，不去问他死罪，还是看在先帝面上，及见他不知悔过，竟敢上书渎奏，于是把他拘入狱中。审讯时候，邓通始知有人告他私铸铜钱。邓通虽是极口呼冤，问官仰承上意，将他的家产统统充公，仅剩了妻妾三个光身。一位面团团的富翁，一旦竟和乞丐一样。还是馆陶公主，记着文帝遗言，不使邓通饿死，略为周济。谁知又为内监尽入私囊，邓通分文不能到手，后来真的饿死街上，应了曼珠之言。

那时朝中最有权力的，自然就是晁错。一天暗暗上了一本密奏，请削诸王封地，并以吴王刘濞为先。景帝平日念念不忘的就是此事，今见晁错此奏，正中下怀，即命廷臣议削吴地。吴王刘濞闻知其事，乃谓群臣道：“皇帝当年打死寡人之子，寡人正想报仇，他既前来寻事，寡人只好先发制人了。”于是联络胶西王刘卬。刘卬又纠合齐、菑川、胶东、济南诸国，刘濞又自去纠合楚、赵、闽越、东越诸国，一共起事。当时诸侯共有二十二国，与刘濞共图发难的不过七国，哪里是地广兵多天子的对手？景帝便命周亚夫为将。亚夫原是将材，昔日已为文帝所许，率兵出伐。不到三月，果然吴王刘濞兵粮不足，一战死之。其余六国，也为景帝另派之将所平。景帝既平乱事，理应重赏晁错才是，谁知景帝怪他存心太毒，诸王之反，说是他激变的，一道密旨，竟将晁错腰斩。晁错自命博学多才，死得这般可惨，一半是他聪明误用，一半是景帝残

忍不仁，两有不是，不必说它。

是年，景帝立其子刘荣为皇太子。刘荣本是景帝爱妃栗氏所出，年虽幼稚，因母得宠，遂为储君，当时的人，都称他为栗太子。其母栗氏，一见其子已作东宫，遂暗中设法，想将皇后薄氏挤去，俾得自己正位中宫。薄皇后既是无出，又为景帝所不喜，不过看太皇太后薄氏面上，权立为后，原是一个傀儡。一经栗氏倾轧，怎能保住位置？挨到景帝六年，薄氏果然被废。当时宫中诸嫔，总以为继位正宫的人必是栗氏。岂知事有不然，原来景帝的妃嫔，除了栗氏之外，最受宠的还有一对姊妹花，王氏姝儿、樱儿二人。二人之母，名叫臧儿，为故燕王臧荼的孙女，嫁与同乡王仲为妻，生下一子二女：子名王信，长女名娡，小字姝儿，次女名息姁，小字樱儿。不久，王仲病殁，臧儿不安于室，挈了子女，转醮长陵田家，复生二子：长名田蚡，幼名田胜。姝儿长成，嫁与金王孙为妇，亦生一女，名唤帐钩。臧儿平日最喜算命，每逢算命，无不说她生有贵女。一天姝儿归宁，可巧有一位名相士，名叫姚翁的，为同邑某富翁聘至。臧儿因与富翁的仆妇为友，辗转设法，始将姚翁请到她的家里。姚翁一见姝儿，大惊失色道："此地怎有这位贵人，将来必作皇后，且生帝子。"续相樱儿，亦是贵相，不过不及乃姊。当下臧儿听了，暗想："姝儿已嫁平民，怎会去做皇后，难道金婿将来要做皇帝不成？"本朝高祖，虽是亭长出身，后来竟有天下。可是金婿貌既不扬，才又不展，如何能够发迹？臧儿想了半天，明白转来，方才晓得姚翁无非为骗金钱，信口雌黄而已，于是便将这事丢开。姝儿在家住了几天，依然满心欢悦。回到夫家，忙对其夫金王孙笑说道："我在娘家，有一位姚翁，乃是当今的名相士。他说我是皇后之命，异日还要生出帝子呢！"金王孙本是一介平民，人又忠厚，听了他妻之言，吓得慌忙双手掩了耳朵道："我的脑袋，尚想留着吃饭，我劝你切莫乱说，造反的事情，不是玩的。"姝儿被她丈夫这般一说，一团高兴也只得付诸流水。她虽打断作后思想，可是她却生得貌可羞花，才堪咏絮。每日揽镜自照，未免懊悔所适非人。有一天，姝儿赤了双足，方在田间下秧，忽来一个无赖之子，调戏她道："我听见人说，金嫂是位皇后之命，今天还在这里撩起雪白大腿赤足种田，如何能够为后？不如嫁我为妻，定能达到目的。"姝儿明知此人调戏自己，故意问他道："难道你会做皇帝不成？"无赖子听了，轻轻的答道："我想前去作盗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皇帝就是做不成，平头王总做定了的。"姝儿见他满口胡言，俯首工作，不去睬他。无赖子没有意思，即在身边摸出一只翡翠戒指，朝姝儿脸

上一扬道："你看此戒的翠色好么？你若中意，可以奉赠。"姝儿本是赤穷人家，妇女又以珠翠为性命的，一见此戒翠色可爱，顿时换了一副笑容答道："你肯见赠，我当以自织的细布相报。"无赖子听了，便将姝儿诱至荒冢旁边，并坐谈天道："此戒足值百金，本来非我所有，前日邑中某富翁做寿，我去磕头，无意之中拾得的。"姝儿一听此戒价值昂贵，心里更加艳羡道："你说赠我，我怕你有些舍不得罢！"无赖子答道："你不必用激将法，我是有心赠你的。"说着，真的把那只戒指递到姝儿手内。姝儿平生从未戴过这种贵重东西，一时接到手内，便情不自禁的向无赖子嫣然报以一笑。无赖子就在此时，趁她一个不防，一把拥入怀中，强奸起来。姝儿力不能抗，叫喊出来，更是害臊，心中几个念头一转，早已失身与这个无赖子了。次日，邑中小儿便起了一种歌谣道："一只翠戒易匹布，荒冢之旁委屈赤足妇，皇后勿自误！"姝儿听了，羞得躲在家中，不敢再往田间工作。好在那只戒子，却也价值不赀，以之遮羞，还算值得。过了几时，事为金王孙所知，责她不知廉耻。本想将她休回娘家，后又爱她美貌，不能割爱，模糊了事。姝儿虽为其夫所容，却被邻人讪笑，正在无以自解的时候，邑中忽然到了几位过路的内监。姝儿探知其事，急急归宁，去与臧儿商酌。正是：

生成虽有中宫相，发迹还为内监恩。

不知姝儿与其母，究竟所商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　万劫仙姑宥赦左道　再醮民妇正位中宫

三椽草屋，斜日沉沉；一带溪流，凉泉汩汩。满树蝉声，借薰风以入耳；半窗水影，摇翠竹而清心。鸡声犬吠，村里人家；鼎沸烟香，画中佛像。却说此时一位半老徐娘，方在喃喃念经，旁立一个标致少妇，正在与之耳语。这位徐娘，就是臧儿。她见姝儿忽又归宁，免不得看她总是一位后相，满心欢喜的，用手一指，叫她稍歇。因为自己口里正在念经，无暇说话。谁知姝儿已等不及，急把嘴巴奏在她娘耳边，喊喊喳喳的说了一会。臧儿尚未听完，早已喜得心花怒放，也顾不得打断念经是罪过的，即拦断她女儿的话头道："我儿这个法子，妙极无疆，倘能如愿，恐怕你真有皇后希望。只是我们娘儿两个衣衫褴褛，穷相逼人，如何能够见得着那几位过路的公公呢？"姝儿微笑道："事在人为，即不成功，也没甚么坏处。"臧儿听了，就命次女樱儿看守门户，自己同了姝儿一径来至邑中。打听得那几位过路公公住在邑宰衙内，于是大着胆子走近县前。臧儿此刻只好暂屈身份，充作候补皇后的仆妇，向一个差役问道："请问大师，我们王姝儿小姐，有话面禀此地住的公公，可否求为传达？"那班差役，话未听完，便鼓起一双牯牛般的眼珠，朝着臧儿大喝道："你这老乞婆，还不替我快快滚开！你知道此地是甚么所在？"臧儿吓得连连倒退几步，正想再去央求那班如狼似虎的差役，不防身后忽又走来一个差役，不问三七二十一的，从后面双手齐下，叶的叶的，左右开弓的，把臧儿打上几个耳光。可怜臧儿被打，还不敢喊痛，慌忙掩了双颊，逃至姝儿面前，方始呜咽着埋怨姝儿道："都是你要做甚么断命黄猴不黄猴，为娘被他们打得已经变为青猴了。"姝儿听了，急把她娘掩面的双手，拿了下来一看，果是双颊青肿，眼泪鼻涕，挂满一脸。只得一面安慰她娘几句，叫她站着莫动；一面亲自出马，走近一位差役面前，万福了几万福道："有劳大师，替我传报进去，说是民女王姑，小字姝儿的，要想求见内监公公。"那个差役，一见姝儿长得宛如天仙化人一般，便嬉皮笑脸的答道："你这个女子，要见公公作甚？这里的几位公公，乃是过

路客官，前往洛阳一带选取美貌民女去的。此地并不开选，我们怎敢进去冒昧？”姝儿一听此地并不开选，未免大失所望。一想这位差役倒还和气，我何妨再拜托拜托他看。因又问那个差役道：“我明知此地不开选秀女，不过想见他们，另有说话面禀。”那个差役听了，也现出爱莫能助的样子道：“并非不肯帮姑娘的忙，委实不便进去传报。”姝儿听了，正拟再恳，忽听铃声琅琅，外面奔来一匹高头大马，上面骑着一位内监。停下之后，一面正在下马，一面把眼睛钉了她的面庞在看。姝儿此时福至心灵，也不待差役传报，慌忙迎了上去，扑的跪在那位内监面前道：“民女王姝，想求公公带往都中，得为所选秀女们烧茶煮饭，也是甘心。”那位内监，本已喜她美貌，至于姝儿并非处女，内监原是门外汉，自然不知。当下便点点头道：“此地虽不开选，俺就破个例儿，将你收下便了。”说着，把手一挥，当下自有内监的卫士，将姝儿引进里面去了。臧儿一个人，遵她女儿命，站着不动。站了半天，未见她的女儿出来，想去探听呢，怕吃耳光，不敢前去。不去探听呢，究竟她的女儿何处去了，怎能放心。她正在进退维谷之际，忽听得有几个闲人，聚在那儿私相议论道：“这件事情真是希奇，选取秀女，必须处女，此是老例；今天所选的那个王姝，她明是嫁了姓金的了，且已生有女儿，一个破货怎的选作秀女，这不是一件破天荒的笑话么！”臧儿听毕这番议论，喜得心痒难搔，便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佛有灵，也不枉我平时虔心供奉，现在果然保佑我女选作秀女，我想无论如何，总比嫁在金家好些。”她想完之后，连尊脸上的肿痛也忘记了。回家之后，即把她的女婿叫来，老实告知，姝儿已经选为秀女。当下金王孙听了，自然不肯甘休。臧儿只给他一个阴乾。金王孙没法，只得去向县里告状。县官见他告的虽是岳母臧儿，其实告的是内监，甚至若是选中，被告便是皇帝，这个状子，如何准得，自然一批二驳，不准不准。金王孙既告状不准，气得不再娶妇，带了他的女儿金帐钩，仍旧做他的庄稼度日，往后再提。

单说姝儿那天进署之后，就有宫人接待。次日，跟着那班内监径至洛阳。未到半月，已经选了四五百名，额既满足，出示停选，当下自有洛阳官吏，贡献秀女们的衣穿。那时正是夏末秋初的天气，单衣薄裳，容易置办，办齐之后，内监便率领这几百名秀女入都。一天行至栎阳城外，早有办差官吏，预备寓所。姝儿因为天气燥热，白天赶路的时候，数人一车，很是挤轧，满身香汗湿透衣襟，所以一到寓所，想去洗澡。又因人众盆少，一时轮不到自己，偶然看见后面有个石池，水色清澈，深不及膝，只要把腰门一关，甚是幽静，她便

卸去上下衣裳，露出羊脂白玉的身体。正在洗得适意的当口，忽听空际有人唤她名字，疾忙抬头一看，见是一位妙龄仙女。她因身无寸缕，恐怕亵渎上仙，一时不及揩抹，急急穿好衣裤。那位仙女，已经踏云而下。姝儿伏地叩首，口称："上仙呼唤凡女名字，有何仙谕吩咐？"只听得那位仙女道："我乃万劫仙姑是也。顷在仙洞打坐，一时心血来潮，知你有难，因此前来救护。"姝儿听了，连连磕着响头道："上仙如此垂怜凡女，凡女异日稍有发迹，必定建造庙宇，装修金身，不敢言报。"万劫仙姑道："这倒不必，你可回房，毋庸害怕，孽畜如来缠扰，叫它永不超生。"仙姑说完这话，忽又不见。姝儿望空复又拜了几拜，急回她的那间房内，燃灯静坐，不敢睡熟。直到三更，并无动静，她想天上仙姑，何至说谎，料定不久必有变异。因有仙姑保护，故不害怕。又过许久，觉得身子有些疲倦，正想和衣而卧的当口，忽见万劫仙姑又站在她的面前道："你且安睡，我在外床略一打坐。"姝儿听了，不敢违命，自向里床睡下，留出外床。只见仙姑盘膝而坐，闭目无声。谁知就在此时，姝儿陡觉一阵异香钻入她的鼻中，她的心里，忽会淫荡起来。正在不能自制的时候，不知怎的一来，那位仙姑已经化作一位美貌仙童，前来引诱姝儿。姝儿也不拒绝，正思接受那位仙童要求的事情，突然听得一个青天霹雳。那个仙童，忽又变为一个虬髯道人，又见那个道人，顿时吓得缩做一团，跪在床前，高举双手，向空中不迭的乱拜，口里跟着连叫："仙姑饶命！可怜小道修炼千年，也非容易，从此洗心涤虑，改邪归正便了！"姝儿此时弄得莫明其妙，还疑是梦中，急急抬头朝窗外一看，只见万劫仙姑坐在檐际，一脸怒色对着那个道人。姝儿一见仙姑已在发怒，想起方才自己大不应该，要去接受仙童的要求，无耻之状，定为仙姑所知，倘然责备起来，实在没有面子。谁知她的念头尚未转完，又见那个道人，转来求她道："小道不应妄想非分，致犯天谴，好在皇后未曾被污，务请替我求求仙姑，赦了我罢！"姝儿倒也心软，真的替那道人，力向仙姑求情。仙姑居然未能免俗，看在候补皇后面上，竟将道人赦了。那个道人，一听仙姑说出一个赦字，慌忙大磕其头之后，倏的不见。姝儿正想去问仙姑，那个道人究竟是妖是人的当口，忽见空中飞下一张似乎有字之纸。再看仙姑，亦失所在。急把那纸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该道修炼千年，虽是左道旁门，将受天职，只因良心不正，辄以坏人名节为事。今日原恩犯尔，俾得异日要挟求封，尔亦不正，几被所诱。嗣后力宜向善，尚有大福，勉之！

姝儿阅毕，不禁愧感交并，忙又望空叩谢。一个人睡在床上，重将那纸看了又看，看到大福二字，芳心得意，不可言状。直至鸡唱三次，方始沉沉睡去。没有多时，宫人已来唤她起身上路。姝儿察看宫人情形，夜间之事似乎未知，她也严守秘密，不敢招摇。不日到了都中，那时文帝尚未升遐，景帝还是太子时代，姝儿却被拨入东宫服役。也是她的福运已至，一晚，她去替太子筛茶，筛罢之后，正拟退出，忽见太子极注意的朝她看了几眼。她一个不防，也会红云满腦，羞得香汗淋漓起来。少顷，她渐渐的定了神，就在肚内暗忖道："我的丢了丈夫，离了女儿，自愿应选，来至深宫，无非想应那位姚翁之话；此刻太子既在痴痴的看我，未必没有意思，我何不献媚上去。这件事情，乃是我王姝儿的生死关头，错过几会，悔已迟了呢。"她这般的想罢之后，于是就把她的那一双勾人眼波，尽向太子的脸上，一瞄一瞄的递了过去。一则也是她的福命，二则也是她长得太美，三则刚刚碰见太子是位色中饿鬼，四则宫人虽多，哪个敢去引诱太子，若被太后皇后等查出，非但性命难保，还要族诛。姝儿初进宫来，不知就里，居然被她胆大妄为，如了心愿。姚翁之言，真是有些道理。当下太子忽见姝儿含情脉脉，送媚殷殷，心里一动，便还报了她一笑，跟着问她道："汝是哪里人氏？何日进宫？怎的我从前没有见你？"姝儿听了，尚未答言，先把眼睛向四处一望。太子已知其意，又对她说道："我的宫中没有闲人，汝胆大些说就是了。"姝儿听了，站近一步，却又低着头，轻轻的说道："奴婢槐里人氏，母亲王氏，早已寡居。因为家寒，自愿应选入宫服役，拨到此间尚未旬日。奴婢原是一个村姑，未知宫仪，进宫之后，心惊胆战，生怕贻误，尚求太子格外加恩！"太子听毕，见她言语玲珑，痴憨可爱，便将她一把抱到怀中，勾着她的粉项，与之调情起来。姝儿本是老吃老做，自然拿出全副本领，一阵鬼混，太子早入她的迷魂阵中。太子一看左右无人，就想以东宫作阳台，以楚襄自居了。姝儿一见太子入彀，反因不是处女，害怕起来，不敢答应。太子从未遭人拒绝过的，此时弄得不懂，再三问她，姝儿只是低首含羞不语。太子情急万分，没有法子，只好央求姝儿。姝儿至是，方始说出不是处女。太子听了笑道："这有何碍！"于是春风一度，已结珠胎，十月临盆，生下一女。姝儿既为太子宠爱，宫中的人便改口称她为王美人。姝儿又为希宠起见，说起家中还有一妹，也请太子加恩。太子听了，急令宫监，多带金珠，前往臧儿家中聘选次女樱儿。臧儿自然满口答应，樱儿听见乃姊享受荣华富贵，今蒙姊姊不忘同胞，前来聘选，心里又是感激，又是欢喜。臧儿嘱咐数语，便命樱儿随了宫监

入都。进宫之后，太子见樱儿之貌虽逊乃姊，因是处女，却也高兴，当夜设上盛筵，命这一对姊妹花左右侍坐，陪他喝酒。酒酣兴至，情不自禁。姝儿知趣，私与太子咬上几句耳朵，戏乞谢礼。太子笑着推她出房道："决不忘记冰人，快快自去安睡。"姝儿听了，方始含笑退出。是夜太子与樱儿颠鸾倒凤之事，毋须细叙。次年樱儿养下一男，取名为越，就是将来的广川王。姝儿一见其妹得子，那肯甘休，不久腹中又已有孕，谁知生下地来，仍是弄瓦，不是弄璋，害得姝儿哭了几天，太子宽洪大量，连连自认办理不周，说道："要使姝儿三次怀胎，定是男子。"姝儿倒也信以为真。岂知生了下来，又是女的。直至景帝即位的那一年，一天晚上，景帝梦见一只赤彘从天而降，云雾迷离，直入崇芳阁中。次晨醒来，尚见阁上青云环绕，俨然一条龙形，急召相士姚翁入问。姚翁笑道："此梦大吉，必生奇胎，异日当为汉朝盛世之主。"景帝大喜，索性问姚翁道："朕宫中后妃甚多，应在何人身上，君能预知否？"姚翁道："臣不敢悬揣，若出后妃一见，亦能知之。"景帝即将后妃统统召至。姚翁一见姝儿，慌忙跪下贺喜道："王美人尚记得臣昔年的说话么？"姝儿听了，笑容可掬的答道："君的相术，真有奇验。"一面以黄金百斤赐与姚翁；一面将从前看相之事，一句不瞒的，奏知景帝。景帝听毕，甚为惊骇，也赐姚翁千金。姚翁道："陛下皇子虽多，似皆不及王美人第四胎的男胎有福。"当夜景帝就梦见一位神女，手捧一轮红日赠与王美人，景帝醒来，即将此梦告知王美人。谁知王美人同时也得一梦，正与景帝之梦相同。二人互相言罢，各自称奇不迭。王美人即于这夜，又与景帝交欢，一索而得，次年七夕佳期，王美人果然生下一子，声音宏亮，确是英物。景帝是夜又梦见高祖吩咐他，王美人所生之子，应名为彘，景帝醒后，即取王美人新生之子为彘。嗣因彘字取名，究属难听，乃改名为彻。说也奇怪，王美人自从生彻以后，竟不再孕。妹子樱儿又连生三男，除长男越外，二三四三子，取名为寄、为乘、为舜，后皆封王。这且不提。

且说王美人生彻的时候，景帝早奉薄太皇太后之命，已娶薄氏的内侄孙女为后。宫中妃嫔虽然不知其数，都非王美人的情敌。独有栗妃，貌既美丽，生子又多，景帝一时为其所惑，私下答应，将来必立其子荣为皇太子。嗣因王美人之子彻，生时即有许多瑞兆相应，景帝又想毁约，立彻为皇太子。于是迁延了两三年之久，尚难决定。后来禁不住栗妃屡屡絮聒，又思立幼废长，到底非是，决计立荣，并封彻为胶东王，以安王美人之心。那时馆陶长公主嫖，为景帝胞妹，已嫁堂邑侯陈午为妻，生有一女，名叫阿娇。因见荣已立为太子，

思将阿娇配与太子，异日即是皇后。讵知栗妃当面拒绝，长公主这一气非同小可。王美人闻知其事，忙去竭力劝慰长公主。长公主恨恨的道："彼既不识抬举，我将阿娇配与彻儿，也是一样。"王美人听了，自然暗喜，但嘴上谦逊道："犬子不是太子，怎敢有屈阿娇？"长公主道："这倒不然，废立常事，且看我的手段何如。"王美人急将此事告知景帝，景帝因为阿娇长彻数岁，似乎不合。王美人又将长公主请至，想让她去向景帝求亲。那时彻适立景帝之侧，长公主戏指宫娥问彻道："此等人为汝作妇，可合意否？"彻皆摇头不愿。长公主又指阿娇问彻道："她呢？"彻听了笑答道："若得阿娇为妇，当以金屋贮之。"此言一出，非但长公主王美人听了笑不可抑，连景帝也笑骂道："痴儿太老脸了！"当下就命王美人以头上的金钗，赐与阿娇，算是定婚。王美人既已结了这位有力的亲母，没有几时，景帝竟将荣废去，改立彻为皇太子。栗妃一得这个消息，那还了得，便象母夜叉的一般，日与景帝拼命。景帝本是一位吃软不吃硬的君王，一怒之下，一面立把栗妃打落冷宫，一面即立王美人为后。可怜栗妃费了好几年的心血，方将薄后挤去，岂知后位不能到手，反将宠爱二字断送。正是：

　　宫帏更比民家险，党羽原须自己寻。

不知栗妃身居冷宫，是死是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　能言树栗氏惨投环　解语花芸姝怕著裤

却说栗妃初入冷宫的当口，她只知道景帝怪她过于泼辣，犹以为象这点点风流罪过，不久即能恢复旧情，心里虽然忧郁，并未十分失望。一夕，她一个人觉得深宫寂寂，长夜漫漫，很有一派鬼景，便问她那随身的宫娥金瓶道："金瓶，此刻甚么时候了？"金瓶答道："现正子时，娘娘问它作甚么？"栗妃听了，又长叹了一声道："咳！我想我这个人，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？从前万岁待我何等恩爱！不说别的，单是有一天，我因至御花园采花，被树桠枝裂碎皮肤，万岁见了，心痛得了不得。顿时把我宫里的宫人内监，杀的杀，办的办，怪他们太不小心，闹了许久，方才平静。我那时正在恃宠撒娇的当口，所以毫不觉著万岁的恩典。谁知现在为了太子的事情，竟至失宠如是。我既怨万岁薄情，又恨那个王婢，专与我来作对。此时不知怎的，只觉鬼气森森，极为可怖，莫非我还有不幸的事情加身么？"金瓶听了，自然赶着劝慰她道："娘娘不要多疑！娘娘本是与万岁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热闹惯的，此时稍事寂寞，自然就觉得冷清非凡了。其实宫中妃嫔甚众，一年四季，从未见着万岁一面的，不知凡几，娘娘哪里晓得她们的痛苦呢？以婢子愚见，最好是请娘娘亲书一封悔过的书函，呈与万岁。万岁见了，或者能够回心转意，也未可知。"栗妃听了，连连摇头道："要我向老狗告饶去，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，死倒可以的。"金瓶听了，仍是劝她不可任意执拗，栗妃哪里肯听。她们主仆二人，互相谈不多时，已是东方放白。金瓶一见天已亮了，忙请栗妃安歇，栗妃被金瓶提醒，也觉得有些疲倦，于是和衣侧在床上，随便躺着，一时沉沉入梦。梦见自己似乎仍是未曾失宠的光景，她正在与景帝并肩而坐，共同饮酒。忽见几个宫人，接二连三的报了进来，说是正宫娘娘驾到。栗妃心里暗想，正宫早已被逐，候补正宫当然是我。我在此地，何得再有正宫前来。她想至此处，正待动问宫人，陡见与她并坐的景帝，早已笑嘻嘻的迎了出去，不到一刻，又见景帝携了一位容光焕发，所谓的正宫娘娘一同进来，她忙仔细朝那人一看，并非

别人，正与自己三生冤家的那个王美人便是。她这一气，还当了得。那时不知怎的一来，忽然又觉景帝携手进来的那个新皇后王美人，一变而为太后装束，景帝不知去向。一同站着的，却是另一位威风凛凛的新主。她以为自己误入别个皇宫，慌忙回到自己宫里，仔细一看，仍复走错，却又走到冷宫里来了，连忙喊叫金瓶，叫了半天，只见门帘一动，吓的吓的，一连跳进十数个男女鬼怪，个个向她索命道："还我命来！还我命来！"她再细细一看，那班鬼怪，都是她自己平日因为一点小过打死的宫娥内监。她吓得挣出一身冷汗，急叫："金瓶何在？金瓶何在？"又听得耳边有人喊她道，"娘娘醒来！莫非梦魇了么？"她被那人喊醒，睁睛一看，喊她的正是金瓶，方知自己仍在冷宫，不过做了一个极长与极怕的恶梦。忙将梦中之事，告知金瓶。金瓶听了道："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娘娘心绪不宁，故有此梦。"栗妃听了，正在默味梦境，忽听有人在唤金瓶。金瓶走至门前，只听得来人与金瓶喊喊喳喳的说了一阵。来人去后，金瓶回至栗妃身边。栗妃见金瓶的面色，一阵青，一阵白，却与方才很镇定的脸色，大相悬殊。栗妃此时也知梦境不祥，怕有意外祸事。又见金瓶态度陡异，不禁心里忐忑不安的问金瓶道："方才与你讲话的是谁？到底讲些甚么？你此刻何故忽然惊慌起来？快快说与我听！"金瓶也知此事关系匪小，不是可以隐瞒了事的，只得老实告诉栗妃道："方才来报信的人，就是王美人身边的瑁瑁宫娥，她与婢子私交颇笃。她因王美人已经册立为后，她也有贵人之望。"金瓶说至此地，还要往下再说的时候，陡见栗妃一听此语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跟手砰的一声，倒在地上，昏厥过去。金瓶见了，吓得手足无措，好容易一个人将栗妃唤醒转来。只见栗妃掩面痛哭，异常伤感，金瓶赶忙劝慰道："娘娘切莫急坏身子。常言说得好：'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'，娘娘惟有格外保重，从长设法补救才是。"栗妃听了，想想亦无他法，只得听了金瓶之劝，暂时忍耐，希望她的儿子荣，或能设法救她。过了几天，一天旁晚，栗妃一个人站在阶前，眼睛盯着一株已枯的古树，心里正在打算如何方可出这冷宫，重见天日的时候，忽见那株树后，隐约立着一个身穿宫装的人物，起初尚以为是金瓶，便喊她道："金瓶，你怎么藏藏躲躲的，站在树后？快快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"谁知栗妃只管在对那人讲话，那人仍旧站着一动不动。栗妃心下起疑，正拟下阶走近前去看个明白，忽见那人的脚步，也在移动，似乎要避自己的形状，又看出那人身体长大，宛如一个大汉子模样，不过是个背影，无从看出面貌。栗妃暗忖，宫中并无这般长大的宫娥，难道青天

白日，我的时运不济，鬼来迷人不成。栗妃此念一转，又见那人似乎已知其意，有意回转头来，正与栗妃打了一个照面，给她看看，栗妃一见那人的面孔，狭而且长，颜色铁青，七孔之中，仿佛在流鲜血，宛似一个缢鬼样儿，顿时吓得双足发软，砰的一声倒在阶下。那时金瓶，因为栗妃好一会不见，正在四处寻觅栗妃。一闻有人跌倒的声音，慌忙两脚三步奔出一看，只见她的主人，已经倒在地上，疾忙跪在栗妃的身边，用手把她拍醒。又见栗妃闭了双眼，摇着头道："好怕人的东西，真正吓死我了！"金瓶边扶她坐起，边急问娘娘看见甚么。栗妃听了，坐在阶石之上，略将所见的说与金瓶听了。金瓶听了，心里也是害怕，因为这个冷宫，只有她们主仆二人，只得大了胆子道："这是娘娘眼花，青天白日，哪得有鬼！"金瓶话尚未完，忽听得那株枯树，竟会说起话来道："此宫只有你们二人，第三个不是鬼是谁呢？"金瓶、栗妃两个，一听枯树发言，直说有鬼，真是天大的怪事，自然吓得两个抱做一团，索落落的只有发抖之外，并没二策。还是栗妃此刻心已有悟，拚了一死，反而不甚害怕。并且硬逼着金瓶，扶了她到树背后，索性看个分明。金瓶无奈，只得照办。谁知她们二人，尚未走近树前，那个宫装的长大人物，早又伏在墙头，扮了一副鬼脸，朝着她们主仆二人苦笑。金瓶一见此鬼，吓得丢下栗妃就跑。跑到房内等了许久，不见栗妃跟着进来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又一面抖着，一面走一步缩一步的来叫栗妃进房。谁知尚未踏下阶级，陡见她的主子，早已高挂那株能言的树上，发散舌出的，气绝多时了。金瓶一见出了乱子，慌忙奔出冷宫，报知景帝。景帝听了，并无言语，仅命内监从速棺殓了事。不过因念栗妃既死，其子荣当给一个封地，令出就国。又因栗妃的少子阏，原封江陵，早已夭折，该地尚未封人，因即命荣前去。荣奉命之后，自思生母业已惨亡，挨在宫中一定凶多吉少，不如离开险地，倒也干净。又以他的国都设在临江，嫌那王宫太小，就国之日，首先改造宫室。宫外苦无余地，只有太宗文皇帝的太庙近在咫尺，遂将太庙拆毁，建筑王宫。宫还未曾造成，经人告发，景帝听了大怒，召荣入都待质，荣不敢不遵。及至长安，问官名叫郅都，本是那时有名的酷吏。景帝喜他不避权贵，审案苛刻，特擢廷尉。荣素知郅都手段太辣，与其当堂被辱，不若自尽为妙。他既生此心，他的亡母栗妃当晚就来托梦给他，叫他赶快自尽，也算替娘争气。荣醒来一想，我娘既来叫我自尽，正合我意，若再耽搁，等到天亮，有人监视，就是要死也不能够的了。于是解下裤带，一索吊死，总算与他娘亲，同作缢死之鬼，不无孝心。景帝知道其事，也不怪监守官吏失

察，只把荣尸附葬栗墓，算是使他们母子团圆。

这年就是景帝第一次改元的年份，皇后姝儿，因为妹子樱儿病殁，恐怕景帝身边少人陪伴，凡是有姿首的宫娥彩女，无不招至中宫，俾得景帝随时寻乐。无如都是凡姿俗艳，终究不能引起景帝兴致。一天，忽有一个身边的宫人，名叫安琪的，听见一桩异事，急来密奏王皇后道："奴婢顷闻我母说起，现在上大夫卞周，有一个妹子，名唤芸姝，生下地来，便能言语，因此时人称她为'解语花'。那个芸姝，年方二九，非但生得花容月貌，识字知书。最奇怪的是她的汗珠，发出一种异香，无论甚么花气，都敌不上它。民间妇女，于是买通芸姝的仆妇，凡是洗涤过芸姝衣服的水，拿去洒在身上，至少有兼旬的香气，馥郁不散。后来芸姝的嫂嫂知道此事，索性将芸姝洗衣的水，装着小瓶，重价出售。不到三年，已成巨富。芸姝这人，除此以外，更有一件大奇特奇，从古至今，没人干过的奇事，只是有些秽亵，奴婢不敢直奏。"安琪说至此处，抿嘴微笑。王皇后当下听了，笑骂安琪道："奴婢怕些甚么！纵使秽亵，无非因她长得美丽，又有异香，逾墙越隙的定是有人，因而做出伤风败俗之举，你说我猜着没有呢？其实既往不咎，娼妓入门为正，只要她以后为人知守范围，也是一样。"安琪听了，仍旧一个人卟卟哧哧的忍不住笑道："娘娘猜错了，据说她还是一位处子呢。"王皇后听了，更加不解道："既是处子，足见是位闺秀。你这奴婢，何故出口伤人？又说甚么秽亵不秽亵呢？"说着，便佯嗔道："不准吞吞吐吐，照直说来就是。"安琪听了，一看左右无人，方才带笑奏道："据说芸姝美丽无伦，满身肌肉，赛过是羊脂白玉琢成就的。平时的装扮，翠羽明珰，珠衫宝服，恐怕补石女娲，巫山神女也不及她。可是她生平最怕著裤，长衣蔽体，倒也无人瞧破。我母某日，由她嫂嫂唤去服伺芸姝之病，因此知道其事。好在她也不瞒我母。我母私下问她，她既羞且笑答道：'你且服伺我吃药之后，陪我睡下，等我讲给你听便了。'当时我母要听奇闻，赶忙煎好了药，让她服后，一同睡下。我母正要听她讲话，忽闻一阵阵的异香，钻进鼻孔之中，起初的时候，只觉气味芬芳，心旷神怡罢了。后来越闻越觉适意，竟至心里佚荡起来，几乎不可自遏，慌忙跳下床来道：'老身惜非男子，不然，闻了小姐奇香，死也情愿！'芸姝听了，嫣然一笑道：'安媪何故与我戏谑！'我母正色答道：'老身何敢戏谑，委实有此情难自禁呢！'芸姝硬要我母再睡，我母因为不便推却，只得仍复睡下，勉自抑制。当下只听得芸姝含羞说道：'安媪只知我身有异香，殊不知我的不便之处，却有一桩怪病，只要一穿小衣，即有

奇臭，所以虽届冬令，也只好仅著外衣。幸我深居闺中，尚可隐瞒。'我母道：'此病或是胎毒，何不医治？'芸姝道：'有名医士，无不遍请，均不知名。只有缇萦之父，说是非病。'我母听了，又问她将来嫁至夫家，怎么办法，芸姝唏嘘答道：'今世不作适人之想，老死闺中而已。'"安琪说至此处，笑问王皇后道："娘娘，你说此事奇也不奇？"王皇后听了，暗暗的大喜道："此人必是国家的祥瑞。希世的尤物，天赐奇人，自然是我主之福。"想完，急把芸姝暗暗召至，见她相貌，已与自己一般美貌，又见其毛孔之中，微露汗珠，异香扑鼻，奇气撩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复又将她引至密室，掀起长衣察看，两腿洁白如玉，真的未著亵服。王皇后正在察看芸姝的当口，只见芸姝笑容可掬，低首无言，娇滴滴的令人更加可爱。王皇后急将景帝请至，笑指芸姝道："陛下且看此人，比妾如何？"景帝把芸姝上下端详一番，也笑答道："尹、邢难分，真是一对琪花瑶草。此人是谁？"景帝正要往下再说，忽闻一阵异香钻进鼻内。上达脑门下入心腑，顿时淫心大炽，急问皇后道："此人莫非是妖怪不成？何以生有撩人香气？"王皇后听了，又笑答道："妾因樱妹亡过之后，陛下每常闷闷不乐，妾身马齿稍长，不能日奉床笫之事，因此四处寻觅美人，以备陛下消遣。此乃上大夫卞周之妹卞芸姝，即誉满长安的解语花便是。"王皇后说完，又去咬了景帝耳朵说了几句。景帝听了，只乐得手舞足蹈的狂笑道："皇后如此贤淑，令朕感激不尽。"说着，即以黄金千斤，美玉百件赐与皇后。当下就封卞芸姝为西宫皇妃。芸姝谢恩之后，含羞的奏道："婢子幼有异疾，难著下裳；宫帏重地，似失阃仪，如何是好？"景帝不待她说完，忙接口笑答道："皇后荐卿，固然为的此异，朕的封卿，也是为的此异，爱卿若无此异，便与常人一般，还有何事可贵呢？"说得芸姝更是红云上脸，格外妩媚起来。景帝当下越看越爱，即在皇后宫内，大排筵席，以庆得人之喜。可巧馆陶长公主携了阿娇进来，王皇后戏问长公主道："公主身上，今日抹了甚么异味，何以满室如此奇香呢？"长公主不知就里，连连笑答道："我今天并未抹香，此种香气，究竟从何而来？"景帝因见阿娇在旁，恐怕皇后说出情由，若被阿娇听去，未免不雅，急忙示之以目，止她勿言。长公主见了，错会意思，以为景帝与皇后二人有意戏她，便不依皇后道："皇嫂吃得太闲，是否无事可做，竟拿我来作乐么？"景帝恐怕妹子介意，故意先命阿娇走出，方把芸姝身有奇香的缘故，告知长公主。说完之后，又令芸姝见过御妹。芸姝自知身有隐疾，恐怕公主与她戏谑，羞得无地自容。王皇后见她为难的情状，索性高声说道："这是病症，有何要紧，皇

妃勿忧!”说着,等得芸姝见过长公主之后,又正色将此事告知长公主。长公主听了,一壁笑着安慰芸姝,一壁趁她不防,扑的把她外衣掀了起来。芸姝赶忙抢着遮掩,已是不及,早被长公主所见。长公主突然见此粉装玉琢的皮色,心里也会一荡,因有乃兄在前,忽又将脸红了起来。景帝本是一位风流之主,当时原有一种流言,说他们兄妹两个,似有暖昧情事,虽然没有切实佐证,单以他与长公主随便调笑,不避嫌疑,市虎杯蛇,不为无因。当下景帝又向长公主笑道:“朕今日新封皇妃,你是她的姑娘,宾主之分,你须破费见面之礼。”长公主这人最会凑趣,所以能得景帝欢心,于是也笑答道:“应该应该!”说着,即命随身宫人,取到雨过天青色的蝉翼纱百端,赠与芸姝皇妃道:“皇妃不要见笑,戋戋薄礼,留为随便制作衣裳。”长公主说到裳字,忙又微笑道:“皇妃既不著裳,以我之意,最好将外衣的尺寸,加长数尺,似乎既美观而又合用。”景帝听了大喜道:“孔子寝衣,本是长一身有半。御妹方才所说服式,可名为垂云衣。”嗣后汉宫中人,竟著此服,便是芸姝作俑。当时还有那班无耻宫嫔,因思固宠起见,连无隐疾之人,都也效颦不著亵服。甚至王皇后长公主诸人,偶尔兴至的时候,居然也效芸姝所为。宫帏不成体统,景帝实有责焉。此事载于《汉史》,卞妃夙有隐疾一语,即指此事,却非不佞的杜撰。景帝既得这位宠妃,从此不问朝事,只在宫中寻欢作乐,害得太后屡次严斥,并且宫内榜示内则数篇,欲思儆戒后妃。无如景帝乐此不疲,不过瞒了太后行事罢了。后人只知陈后主、隋炀帝二人,风流太甚,不知景帝何尝不是这般的呢,只因他们两个是亡国之君,景帝是守成之主,成败论人,实不公允。正是:

贪欢君主朝朝有,献媚嫔嫱代代多。

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学坏样意羡余桃 作良媒情殷报李

却说当时景帝自从得了那位不爱著裤子的卞妃之后，专以酒色为事，不问朝政。转瞬已是改元六年，丞相刘舍，虽非干材，只因国家无事，故得敷衍过去。刘舍也自觉没事可做，乃想了些更改官名的政见出来，条呈景帝。当时景帝已将郡守改为太守，郡尉改为都尉，复减去侯国丞相的丞字，仅称作相。于是刘舍为迎合上意起见，拟请改称廷尉为大理；奉常为大常；典客为大行，嗣又改为大鸿胪；治粟内史为大农，嗣又改为大司农；将作少府改为将作大匠，主爵中尉改为主爵都尉，嗣又改为右扶风；长信詹事改为长信少府；将行改为大长秋；九行改为行人。景帝当即依议。不久，又改称中大夫为卫尉。这等五马贩六羊的事情，总算是景帝改元以后的作为。又过几时，景帝之弟梁王武，奏劾卸任丞相周亚夫谋反，立请将他正法。景帝那时正忌亚夫，即把亚夫拘至，发交大理严讯。亚夫对簿之下，方知因为他的儿子替他预备后事，曾向尚方买得甲楯五百具，作为将来护丧仪器。亚夫事先本未知晓，入狱之后，始由其子告知其事。亚夫当时自然也吃一惊，连忙申辩。大理讯之道："君侯所为，就算不反阳世，也是思反阴间。"亚夫听了大理揶揄之言，气得瞠目结舌，不能对答。于是回到狱中，不肯饮食，一连饿了五天，绝食而毙，应了许负遗言。景帝闻得亚夫饿死，也无邮典，仅封其弟周坚为平曲侯，使承绛侯周勃遗祀而已。王皇后的乃兄王长君，毫无功绩，因为裙带官儿，倒封盖侯。丞相刘舍，就职五载，滥竽充数，景帝也知他真是没用，将他免职，升任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。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中间又改元两次。到了后三年孟春，景帝忽得色痨之症，竟致崩逝。享年四十有八，在位一十六年。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各二驷；吏二千石，各黄金二斤；民户百钱，出放宫人回家，不复役使，作为景帝身后的隆恩。太子彻嗣皇帝位，年甫十六，即位之后，好大喜功，就是比迹秦皇的汉武帝。当下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，皇后王娡为皇太后，上先帝庙号为孝景皇帝，奉葬阳陵。武帝未即位时，已娶陈阿娇为太子

妃，此时尊为皇后，又尊皇太后之母臧儿为平原君，连臧儿与后夫所生之子田蚡、田胜，也封为武安侯、周阳侯；所有丞相御史等官，一概仍旧，并即日改元。向来新帝嗣统，应在先帝逝世那年改元，以后虽活百岁，不得再有改元情事。自从文帝误信新垣平候日再中，始有二次改元之事。景帝别样政治不及其父，只有改元三次，可称跨灶之子。哪知武帝更是大好子孙，以为改元乃是美事，竟改至十数次之多，岂不是一个绝大的笑话。幸而武帝喜欢读书，雅重文学，一经践阼，就颁下一诏，命各官吏举荐贤良方正，直言极谏之士。于是广川人董仲舒，菑川人公孙弘，会稽人严助，以及各地稍有文名的儒者，次第被选，尽得要位。这些事情，且不说它。

单说弓高侯韩颓当，平叛有功，未几病卒，有一庶孙名叫韩嫣，表字王孙。因他从小聪明，貌似美女，武帝为胶东王时，因见韩嫣的人物，年轻貌美，便把他召来，作为东宫侍臣。一天，武帝因为私调宫娥，适被景帝撞见，当场一顿训斥，还要罚跪悔过，幸有皇妃卞芸姝缓颊，方始赦免。武帝当时回至东宫，自觉没趣，正拟去寻韩嫣解闷，忽见韩嫣匆匆的独向御园而去，武帝便悄悄地跟在韩嫣后面，看他去到御园何事。又因跟得太近便要被韩嫣觉着，所以离开韩嫣约有半箭之遥。等得武帝跨进园门，只觉韩嫣一个人，已经爬到一座假山石上去了。武帝就隐在门后，偷看韩嫣上去究作何事。当时只见韩嫣撩起罗衫，褪下锦裤，顿时露出一个既白且嫩的玉臀，蹲下身去，屙起屎来。武帝心里暗笑道："这倒是桩怪事，屋里好好的厕所，不去出恭，偏要来到假山石上，大撒野屎。"武帝一面好笑，一面心里不禁一动，赶忙偷偷地轻手轻脚，走至韩嫣的背后。待他解完之后，正在束带的时候，趁他冷不防的，急用手把他抱住。韩嫣决不防是武帝，以为必是东宫同僚与他戏耍，便大怒骂道："哪一个狭促短命！"韩嫣刚刚骂到这个"命"字，他的头已经回了过来，见是武帝，赶忙一面提起裤子，一面又陪了笑脸，对武帝道："太子怎么这样不庄重！"武帝听了，也不待韩嫣再说第二句，即接口笑答道："我见了你这个人，委实心痒难搔，自然便情不自禁的而有此举。你莫多问！"说着，把手向一座牡丹亭上一指道："快快跟我到那里去，我有话与你说。"韩嫣听了一怔，复又把脸一红道："那末太子请先往，让臣到荷花池畔洗手之后，马上就来。"武帝听了，不肯独自先去，却与韩嫣一同走至池畔。自己停在一株柳树底下稍待，只催韩嫣快快去洗。韩嫣就蹲在池畔，正在洗手，武帝又悄悄地走近几步，窃至韩嫣背后，出其不意，把韩嫣一推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得噗咚一

声，韩嫣早已跌入池中去了。幸而那时正是三伏，池水甚浅，故而不至灭顶。那时武帝也已懊悔，慌忙俯身把韩嫣拖了起来。只见韩嫣拖泥带水的一身污泥，那里还成人的模样。武帝忙向他陪不是道："我的初意，无非想吓吓你的，不料一个失手，推得太重，你可不要怪我！"韩嫣的生母，原是一位船娘出身，所以韩嫣自小就喜游泳，因此能识水性。当时听了武帝之语，便一壁即用湿衣把脸上的污泥揩净，一壁答道："太子与臣玩耍，臣怎敢见怪！"说着，又微笑道："臣此时不成人形，还是且到牡丹亭上再说。"武帝听了，便同韩嫣来至亭内，就在那时，却被武帝一阵鬼混。韩嫣已是忍辱含羞，做了武帝的宠臣了。韩嫣又对武帝道："我的肚子有些饿得慌，且让我去摘些果子充饥。"武帝听了，似乎有话。韩嫣也不睬他，出了亭子，把眼睛四处一望，瞥见东北角上，有十几株白玉桃，桃子结得满树，每个的大小，约有四寸圆径，不觉大喜，赶忙奔到树下，爬了上去，一连摘下七八枚。回到亭内，只见武帝似乎疲倦，横在榻上闭着双眼，方在那儿养神。韩嫣便不去惊动他，自把桃子一枚枚的吃下。刚刚吃到最后的那一枚，陡见武帝坐了起来，走至他的面前，将他手上所吃剩的那半枚桃子，抢到手里，送至口边，大嚼起来，边吃着边还大赞道："好桃子，怎么有这样鲜味？"韩嫣笑道："我这半枚吃剩的桃子，原是你自己抢去吃的，你异日可不要对于我，也学卫灵公，因为祢子瑕色衰爱弛，说是曾尝食我余桃者，那就无情了。"武帝听了笑答道："你放心！我当效那魏王，异日即位的时候，必定诏令四方，敢言美人者族，这样好么？"韩嫣听了，方始现出满意的一笑。自从那天以后，武帝即与韩嫣同寝共食，恩爱异常。后来虽娶陈阿娇，仍命韩嫣不离左右。践位以后，并封韩嫣为承恩侯，并用柏至侯许昌为丞相，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；复把太尉一职，罢置不设。先是河内人石奋，少侍高祖，有姊能通音乐，入为宫中美人。石奋因得任为中涓，迁居长安。后来历事数朝，累迁至太子太傅。因恶韩嫣无耻迷惑武帝，一天，适见韩嫣与武帝同饮一只酒杯，立刻正色的奏请武帝斥退韩嫣，还要加上不少的迂腐之谈。武帝念他三朝元老，敷衍使出。韩嫣等得石奋走后，便向武帝撒娇，当由武帝温存一番，方才罢休。这天晚上，武帝即宿在灵芝殿内，命韩嫣侍夕。韩嫣偶然说起王太皇后，昔日曾嫁金王孙，生有一女，小名叫做帐钩。武帝听了愕然道："你何不早言，朕既有这位亲姊，当然要把她迎接入宫，以叙天伦之乐。"次早起来，便带同韩嫣率领文武大臣，以及禁卫军，出了横城门，即长安西门，浩浩荡荡的来到金氏宅前。方停御辇，那时金王孙已经去世，仅剩女儿

帐钩一人，支持门户。虽已招了一个女婿，又是呆大，既无遗产，开门七件，甚属困难。平时度日，全靠对门一位邻居李女稍稍资助，为数虽不甚多，几年积成整数，也在百金以外。帐钩心下不安，每语李女道："妹妹的家境，原也不裕，舍已救人，真是难得！但我男人不会赚钱，母亲入宫，存亡未卜，所贷的钱，叫我何法奉还呢？"李女叫她不必放在心上，并安慰她道："瓦爿尚有翻身之日，一个人哪里说得定的呢？银钱小事，我若想你归还，我也不借给你了。"帐钩听了，自然感激不尽。这天帐钩一个人正在家里烧饭未熟的时候，忽听得人喊马叫，由远而近，她便奔出厨房，站在门口想看热闹，不料那些人马，一近她的屋子，顿时团团围住。并且有一位美男子对同来的人说："帐钩必在屋里."帐钩一听此言，方知那些人马前来捉拿她的，这一吓，魂灵早已出窍，一想："往外不能逃走，只有躲到床下，不知可能幸免！"想罢之后，慌忙奔进屋内，急向床下一钻，非但不敢出声，真的连屁也不敢放一个。那时那些人马，早已拥进屋内，四处搜寻无着。闹了半天，方在床下把帐钩寻了出来，引至武帝面前，叫她跪下叩见万岁。帐钩此时早已吓得迷迷糊糊，身不由主，悉听众人摆布。武帝一见金女貌极象他，不禁心花怒放，亲手执她起来道："姊姊，你莫吓！母亲现在已作太后，我也登基一年多了，姊姊随我回宫，见过母后，便可长享荣华富贵，不必再过这个苦恼日子了。"说完，另用一乘车子，将帐钩载回宫中。那天王太后适患小病，卧在寝宫，忽见武帝带了一个民女进来，正待问武帝此是何人，又见武帝向她笑奏道："臣儿来替母后贺喜，臣儿已将金氏姊姊，寻进宫中来了。"王太后听了，摩挲双眼，急向此女一看，不禁狂喜，就将帐钩一把抱到怀内道："果是我的帐钩女儿来了。"帐钩在两三岁的时候，就离开亲娘，此时见了一位太后的母亲，人生乐事，恐怕没有再比这事为快乐的了。于是乐极而悲，一头倒在王太后的身上，呜咽起来。王太后一生虽无伤心之事，既见她的女儿哭得泪人儿般，也会掉下几点老泪。武帝见了，赶忙劝慰说："今天是桩天大喜事，母后不可伤感！"王太后听了，点点头道："这末皇儿可将三个姊姊召进宫来，好让她们姊妹相见。"武帝听了，奔出宫去，立召三个姊姊进宫。等得武帝同了他三个姊姊，来到王太后那里，只见他的金氏姊姊，早已打扮得如花似玉，很象一位皇姊模样。各人相见之后，悲喜交集，毋庸细述。武帝又知金女已经适人，忙把金婿召至。岂知这位金婿没有福气，就在第二天上，得了一个急症，呜呼哀哉！武帝又怕金女痛夫情切，太后便不开怀，除封金女为修成君外，并赐金银田宅，令居长安，以便常

常入宫，陪伴太后。王太后见武帝姊弟情重，心里一喜，也和武帝说着笑话道："如此一来，皇帝岂不太事破费了么？"武帝听了，也大笑不已。帐钩便趁机向太后说道："女儿在家，全亏邻居李女借贷度日，方能苟延至今；李女相貌虽不齐整，但是很有福相，女儿想求母后将李女召进宫来，赐与皇帝弟弟为妃，这样一来，女儿方算报了李女借贷之恩。"王太后道："皇帝现与皇后不甚和洽，替他多置几个妃子，也是正理。"说完，即把李女召至，打扮停当之后，送至武帝宫中，传谕太后懿旨，即夕成婚。皇后陈阿娇听见此事，气得躲到一边哭泣去了。武帝细将李女一看，不觉大大的吃了一惊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李女的相貌，既麻且黑，还在其次；一口臭味，令人闻了便要恶心。因是太后所赐，不好拒绝，只得应应景儿了事，次晨起身，即将夜间不得已的事情，告知韩嫣。韩嫣笑道："陛下眼睛太凶，只要别人稍有姿色的，无论男女，不肯放松；如今这个李女，也算报应。"武帝笑骂道："你到说得刻薄，可惜此人是太后所赐，不然，朕便赏赐与你为妻，使你一世没夫妇之乐，看你如何？"韩嫣不待武帝说完，忙接口答道："我已嫁了陛下，为人之妇，何能再去娶妇呢？"武帝听了，赞他忠心，更加宠眷。

武帝虽有韩嫣伴驾，但嫌陈后李妃，皆不美貌，即日建造一座明光宫，选取燕赵佳人二千名，纳入其中，都是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。又恐散漫无稽，特立女监督率。韩嫣复上条陈道："建章、未央、长乐三宫，距离较远，二千人数不敷分配；最好再选一万六千人，分作数十队，大者四五百人，小者一二百人，每队以女官为队长，秩比六百石。凡被陛下幸过的，记其时日，受孕的赐五百金，生子的赐千金，聪明伶俐的，爵拜容华充作侍衣之属；年届三十，悉出嫁之，再取少女填补。如是一来，陛下日作穿花蝴蝶，可以长居温柔乡了。"武帝听了大喜，一一依议。一天，武帝忽见一个姓朱的队长，年纪不过二十多岁，身边一个女官，看去已有十七八岁。朱队长呼之为女，不禁诧异起来，便问朱队长道："这个女官，是你的义女么？"朱队长慌忙跪下奏道："女官名叫恒姮，乃是队长亲生之女。"武帝道："你今年几岁？朕意养她不出。"朱队长听了，微笑奏道："队长现年四十有一，如何养她不出？"武帝道："这样说来，你莫非有驻颜术不成？"朱队长听了，将脸一红道："队长幼遇异人，曾授房中术，因此不老。"武帝听了狂喜，即问其术。朱队长嗫嚅道："万岁要学，队长斗胆不便口述，必须床上亲授。"武帝便命朱队长随至便殿，使之秘密传授。不到数夕，尽得其术。从此可以三日不食，不能一夕无妇女侍寝。韩嫣

又想出种种助兴之法，讨武帝的欢喜。武帝重赏之下，并令韩嫣改作女装，任为三宫的总队长。韩嫣本象妇人模样，一经改扮装束，真的没人知道他是膺鼎。于是就有不满意他的人，私将韩嫣之事，奏知太后。太后别事不管，只防武帝被人引坏，不是玩的。一听此言，立把韩嫣召去，从头至脚，细细看过，复又再三盘问，竟至三个时辰之久。岂知韩嫣神色自若，对答如流。太后弄了半天，居然被他瞒过。韩嫣退了出来，始露恐怖之色，对武帝道："陛下快降一诏，以后有人再将臣事去到太后那儿搬弄是非的，诛三族。因为臣究是男子，若是常常召去盘问，难免不露马脚，事若败露，连陛下也失面子。"武帝听了，不但降诏，还把私奏太后的那人，借故问斩。从此以后，再没人敢与韩嫣作对的了。正是：

宫中不仅人妖见，梦里还招仙女魂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　纱帐映芳容水中捞月　荷池冀裸戏镜里看花

却说武帝既具御女之术，自是荒淫无度。当日最爱的除了韩嫣之外，尚有两个女子：一个是李夫人，一个是仙娟。她们两个，美与韩嫣相似，宫里的人，戏称他们三人为福禄寿三星。李夫人与仙娟的出身，都极卑鄙，且让不佞一个个的叙来。一天，武帝方与韩嫣饮酒取乐。因见乐官李延年执了乐器，前来侑酒，武帝道："宫中词曲，朕已听厌，最好别出心裁，新制一阕。"李延年听了，即随口歌道："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！"武帝听了，摇首叹息道："世间安得有此佳人！"其时平阳公主可巧随了已晋封为窦太主的馆陶公主，也来与宴，刚刚坐定，看见武帝正在摇头，忙问何事。武帝因述李延年所歌的词句。平阳公主听了，微笑道："谁说世间没有这等佳人？"说着，复以目视李延年道："李乐官的女弟，恐怕还不止倾城倾国呢！"武帝听了，甚为惊异，急询李延年道："卿家既有如此宝物，何故秘而不宣？"李延年听了，慌忙免冠跪下奏道："臣的女弟，本也稍具姿首；因为不幸，已坠风尘，如何敢以有瑕之璧进献陛下呢！"武帝道："这有何碍？"立命召至，一见惊为天人，即封为夫人之职。以后宫中的人，均呼为李夫人。当天晚上，便命李夫人侍夕。李夫人原是倚门卖笑的人物，自然另有一种特别的风味。武帝将她幸过之后，还抱了她笑道："朕看卿的美丽，真与韩嫣是鲁、卫之政兄弟也。"李夫人也含笑道："奴婢自视不及韩总队长多矣！他是男子，居然不抹粉而白，不涂脂而红，人称国色，洵非虚誉！"武帝见李夫人并不妒嫉韩嫣，心里更是高兴。又笑答道："这末卿也何妨洗去铅华，以庐山真面示朕呢？"李夫人听了，真的下床，尽把脂粉洗去。回至床上，武帝见其未曾穿衣，宛似一树雪里寒梅，分外清洁，急将她拥入衾内，重上阳台。一宵雨露，李夫人已经受孕。次年生下一男，是为昌邑哀王。谁知李夫人产未三日，就奉谕旨召去侍宿，于是得了下红之症。武帝一见李夫人为他所害，又觉抱歉，又是怜惜，连连召医诊治，已是不及。不到两月，李夫

人已是骨瘦如柴，没有曩时的颜色了。先是李夫人自知所患之病，是个不起之症；得病未久，就令宫人前去奏知武帝，请圣驾暂时不可进她的寝宫，既防药味冲了御躬，又怕圣驾见了病人反多烦恼，且容病愈，再当请罪承恩。武帝听见李夫人传奏的话，说得凄凉宛转，不忍拂她意思，只得暂到别宫寻欢。无奈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那时宫人虽有一万八千之众，可是都被李夫人比下。幸而还有那位男妃韩嫣，否则真要食不下咽，寝不安枕了。武帝一夕正与韩嫣同浴，忽见一个宫人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奔来启奏，说是李夫人病笃。武帝一听到病笃二字，顿时眼前一阵乌黑，砰的一声，倒在浴盆外面去了。幸被韩嫣一把抱住，并由宫人等扶到榻上。韩嫣又凑着武帝耳朵，连连的叫道："陛下苏醒，我帝苏醒！"叫了好一会，武帝的魂魄，方始悠悠的回了转来。百话不说，只令宫人扶他立往李夫人的寝宫。虽经韩嫣拼命阻止，哪里肯依，一时来至李夫人寝宫。李夫人病虽万分沉重，可是人甚清楚，一听得武帝驾到，赶忙饬宫娥出去拦道阻止。武帝发急道："夫人病已垂危，尔等尚不容朕去一视么？"说完，一脚踢开跪在地上阻止他的宫娥，径至李夫人的绣榻之前，问道："夫人的清恙怎样了？"李夫人急以锦被蒙首谢道："奴婢病卧已久，形貌毁坏，万难再见陛下；惟有吾儿以及兄弟，务望陛下照拂，奴婢虽在九泉，也感恩不尽。"说至"了"字，泣不成声，已无眼泪。武帝听了，心胆俱碎的道："夫人病甚，殆将不起，见一见朕，嘱托身后事情，岂不大佳！"李夫人听了，又在被内答道："妇人貌不修饰，不见君父，奴婢实不敢以秽污之容再见陛下。"武帝又说道："夫人但一见朕，朕将加赐千金，尔子不必说，连兄弟等也当尊官。"李夫人道："尊官不尊官，原是陛下的恩典。何必强欲一见，方肯尊官的么？"武帝听了，仍请一见永别之面。李夫人见武帝缠纠不休，索性更把身子往衾内一缩，暗里唏嘘，不复有言了。武帝很觉不悦，旋即趋出。等得武帝一走，李夫人的姊妹辈一拥上前，都来怪她道："贵人与万岁有仇么？不然，万岁说至如此，贵人决意不肯一见，其理安在？"李夫人听了，始答大众道："大凡以色事人的，色衰必定爱弛，爱弛必定恩断，顷间万岁死死活活必要见我一面，乃是因为我平日的容貌尚不甚恶的缘故，此刻我的容貌已如鬼怪，倘若一见了我这丑劣之貌，畏恶吐弃之不暇，尚肯追念我而加恩于我的兄弟么？我的不使万岁一见的理由，无非深望万岁记念昔日容颜，或能施恩于我兄弟，也未可知。"众人听了，方才佩服李夫人深有见地，各人自叹不如。等得李夫人死后，武帝果然被她料着，除从丰棺殓外，并画了李夫人的

小像悬诸甘泉宫里。她的兄弟，各皆尊官；武帝还时时对了那张小像，痴问道："夫人，朕在此地看你，你怎么一声儿也不言语呢？"于是乃穿昆灵之池，泛翔禽之舟，并且自己作了歌曲，使宫中女伶歌唱。一天，太阳已经西倾，凉风激水成声，女伶歌声，尤其凄楚。歌的是《落叶哀蝉》之曲道：

罗袂兮无声，玉墀兮尘生；

虚房冷而寂寞，落叶依乎重扃。

望彼美之女兮，安得感余心之未宁！

武帝越听越加愁闷，特命龙膏之蜡，遍照舟内，悲啼号叫，不能自制。亲随的官眷，见武帝如此模样，怕他发痴，大家上去劝慰一阵，复进洪梁之酒，酌以文螺之卮。武帝饮了数爵，酒气上升，方才收去悲容，停舟上岸。是夕宿于延凉室，并命女伶侍寝。武帝自己本来说过，一晚上不可没妇女的，虽在悲戚之中，仍作采花之蝶。事毕，沉沉睡去。忽见李夫人冉冉而至，笑容可掬的，授以蘅芜之香。武帝受香大喜道："夫人尚在人间么？真把朕想煞也！"说罢，正想去抱李夫人，一惊而醒，始知是梦。手中香气犹觉芬芳馥郁，飞绕衣带之间，直至一月以后，尚未消尽。当夜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，旋改为灵梦台，每月祀祭。有一天，齐人李少翁 自来请见武帝，说道能将李夫人的魂魄，召来入梦。武帝大喜，到了晚上，李少翁择了一间秘室，室内左右各置一榻，各悬白纱帐子，帐前烧着明蜡，陈上酒食，将武帝藏于右榻的帐子里面。到了三更时分，武帝遥见左榻的帐子内，陡然映出一位天仙般美貌女子的影子出来。仔细一看，正是他每日每夜心心惦记的那位李夫人。不觉大喜，正想下榻，奔至对面的床上，与李夫人讲话，却被李少翁一把拖住道："陛下不可造次！此是李娘娘的魂魄归来，一见陛下以慰相思之苦，不比活人，可以相晤，陛下若至那榻，阴气不胜阳气，李夫人的魂魄便难久留。"武帝没法，只得远远注视，虽然不能握手谈心，可是慰情也聊胜于无呢！武帝当时作诗道：

是耶非耶？立而望之，偏何姗姗其来迟。

复作赋道：

美婵娟以修嫮兮，命天绝而弗长！

饰庄容以延伫兮，泯不归乎故乡。

惨郁郁其闷感兮，处幽隐而怀伤。

税马余于上椒兮，掩修夜之不旸！

李夫人的魂魄，直至次晨，方才隐隐淡去。当时有人说，李少翁探知武帝

思想李夫人过度，防其发痴，乃取暗海所出潜英之石，石色甚青，石质轻如羽毛，夏则石冷，冬则石温，本为不易多得之物。李少翁既觅得此石，遂刻作李夫人的形像，悄悄的置于白纱帐内，使武帝见她影子，宛如李夫人生时的模样一般，心中悲苦，方能略止。还有一说是李少翁用丹皮剪作人形，绘以彩色，映在帐里，俨同演木人戏一样。不过木人戏是有形的，皮影戏是影子罢了。当时科学犹未昌明，比方有人发明一件事情，即以神权附会其说，人人信以为真。况且武帝又在思念得迷迷糊糊之际，当然更不知道是假的了。近日四川盛行皮人影戏，据《蜀省文志》载着，便是李少翁的遗法。当时武帝自从一见李夫人的魂魄之后，心中果觉安慰几分。

复经窦太主馆陶公主，代为觅到一位尤物，名叫仙娟，年仅十四，美貌绝伦，幼入娼寮，淫业鼎盛。单是一身白而且嫩的皮肤，使人一见，为之销魂。武帝即以仙娟补李夫人之缺，每日同卧同食，顷刻不离。一夕，武帝在衾中，看见仙娟的玉肤柔曼，抚摩着不忍释手，便笑对她说道："夫人以后穿衣着服，须要刻刻留意。"仙娟不解武帝的语意，憨笑不答。武帝又笑着申说道："爱妃的身上，生得宛似羊膏，若被衣上的缀带拂着，肉上防有痕迹。朕的意思是爱卿身上，不准它受着一丝半毫的损伤，汝须知晓！"仙娟听了，方才明白，也含笑道："奴婢素来不穿粗糙质料，正是此意。"武帝次日，即命尚衣监，定制纱绢宫衣三千袭，赐与仙娟。但是仙娟虽承武帝万分宠爱，还嫌武帝的面貌不甚俊俏，于是常常去向韩嫣挑逗。有时竟令韩嫣与她当场换著衣服，男女之嫌，毫不避忌。武帝那时心爱他们两个，不啻拱璧，无论他们如何，皆不生疑。可是仙娟的胆子，越加大了。那时正是三伏天气，武帝天天在清阴院里，与韩嫣、仙娟二人陶情作乐。有一天晚上，武帝觉得没事可做，很是无聊，仙娟已知其意，却去咬着武帝的耳朵道："陛下的待遇奴婢，何异雨露滋养小草，如此深恩，无从报答，惟有使那位快乐之神，须臾不离陛下左右才好。此刻陛下似乎有点烦闷，奴婢想出一法，拟请陛下同奴以及韩总队长，去到御花园荷花池内，捉鱼为戏，定有特殊趣味。可惜韩总队长，究属男子，一同下水，使奴婢未免有些难以为情罢了。"武帝听了，顿时胸间一爽的笑答道："不碍，不碍！汝停刻入水的时候，心里不要存着韩总队长是个男子，只当他也是女身，自然不致害臊了。他的做人，真是规矩，你还未知道呢。"仙娟的此举，本是她自己要去寻寻快乐，何尝为武帝计。及闻武帝之言，正中下怀，于是用左手拉了武帝，用右手拉着韩嫣，满面欢容，心花怒放的来到御花园荷花池边。首将

武帝全身的衣服脱去，请他先行跳下水去。武帝在做太子的时候，常与韩嫣入池洗澡，日子既久，本已略识水性。此时仙娟叫他第一个下去，倒也鼓起兴致。只听得噗咚的一声，武帝早已跳入池内，仅仅剩出两只臂膀，以及脑袋在水面之上，大叫他们两个道："朕已占先，汝等快快下来！"此时韩嫣本是女装，早将长衣卸去，正在要想脱下衣的当口，忽见仙娟，一壁在解衣钮，一壁向他傻笑，那种不三不四的尴尬面孔，定是下水之后，便有欲得而甘心之举。韩嫣为人，只以固宠为第一桩大事，至于对着那班嫔嫱宫娥等人，倒还不敢稍有其他的作为。武帝平日早已试验过的，所以准他混在嫔嫱之内，毫不疑心。近来仙娟私下看上了韩嫣，武帝固然不防，韩嫣也未觉着。及至此时，韩嫣方始看出仙娟的神情不对，忙心里暗忖道："这事不好，她现在也是主子的红人，我若不允她的请求，她必定见怪，倘使夜夜在枕上告起状来，我或者要失宠，也未可知。若是依了她呢，主子这人，何等精细！只因从前曾经有两三个宫人前来勾引我，我不为所动，主子爱我规矩，因此愈加信任，我现在如与仙娟有了私情，彼此举动，断无不破案之理，莫要我的百年长寿，送在这个顷刻欢娱之中，那就大大的犯不着了。"韩嫣想至此地，颇觉左右为难，好容易被他想出一个主意，等得仙娟下水之后，他便忽然假作失惊之状的对武帝说道："臣的两腿，昨夕好端端的生起湿毒疮来。若去下衣，势必奇痒，惟有穿了下衣下水奉陪的了。"说完这话，扑的跳入池中。武帝听了，倒还罢了。只把这位仙娟妃子，恨得银牙紧咬，玉靥生青。既是不能达她在水中调情的目的，自然闷闷不乐，随便在水里瞎闹一阵，便对武帝道："奴已乏力了，陛下的兴致尽了么？"武帝道："起先要到池里来玩耍本是你发起的，何以下来未久，你又说乏力要上去了呢？"仙娟正要辩白几句，尚未开口的当口，忽见韩嫣在水底下摸出一柄宝剑，慌忙游泳至武帝身边，把那柄宝剑呈与武帝道："此剑寒光逼人，似非等闲之物。陛下识得此剑之名否？"武帝接到手内一看，乃是有名的干将剑，自从失落以后，很有多年不出现于风尘中了。当下武帝大喜过望，携着此剑，同了韩嫣、仙娟两个，一齐上来。大家穿好衣服，武帝就命韩嫣设宴于牡丹亭上，以庆得宝之喜。乐官李延年，一得这个喜信，赶忙拿了乐器，来至亭上，边歌边舞，以助武帝的兴致。武帝又命仙娟与李延年对歌，仙娟歌了一阕，亭外的百花飞舞，树上的众鸟齐鸣。武帝见了，愈觉添上几分喜色。馆陶公主知道此事，也来与武帝贺喜。武帝见了这位以姑母而兼丈母的双料长辈，忙敬上一觞道："明日无事，拟至侯府一游。"馆陶公主道："圣驾光

临，敢不扫径以俟。”大家谈笑一会，馆陶公主先行辞席回去。武帝又去召了许多妃嫔，前来席间歌舞，这天的一席酒，直吃到月上花梢，方始大醉的扶了仙娟回宫。次日起来，早将昨天所说要到馆陶公主家里去的事情，忘记得干干净净。韩嫣私下叫仙娟道：“主上今天不是要到窦太主府中去么？我们可要提醒他呢！”仙娟听了，先把左右一看，见无外人，始向韩嫣摇摇头道：“我们快莫提醒他，我的私意，最好是使主上勿与窦太主接近；若一接近，窦太主难免不替她女儿进言！主上现方宠任你我二人，皇后宫中，足迹不到的。”韩嫣听至此处，不待仙娟往下再说，赶忙答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仙妃莫忧，只要我不失宠，不是我夸口，断不令帝后恢复夫妻之情就是了。”仙娟听了，也嫣然一笑道：“只要我不失宠，不是我夸口，断不使你向隅就是。”韩嫣道：“仙妃成全，没齿不忘！”仙娟佯嗔道：“你既和我同盟，怎么昨天我要你下水捉鱼，你为何又说生了疮呢？”韩嫣听了，慌忙撩起裤脚管，将他的大腿送至仙娟的眼睛前头道：“生疮的事情，可以假的么？你不信，请你过目！”仙娟真的细细一看，方始相信。其实韩嫣在昨日夜间，故意涂抹些药末，以实其言。他那个以男装女的把戏，连王太后都要被他瞒过，心思若不周密，怎能够在宫中鬼混，不闹乱子出来的么？这且不说。单说馆陶公主当晚回府之后，一面悄悄的把她那位爱宠董偃支使出门，一面吩咐大办酒筵，以备次日圣驾到来，好于席间，乘间替她女儿陈后进言。谁知次日一等也不来，两等也不至，直到时已亭午，尚未见御辇临门，赶紧饬人到宫里去探听，回来报道：“万岁正与韩总队长、仙娟妃子二人击剑为戏，并无前来赴宴的表示。”馆陶公主听了，又气又闷；但也无法，只得饬人去把董偃寻回。所办酒筵，也只好自己与董偃两个吃喝，正是：

专制君王原自大，殷勤岳母枉劳神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窦太主爱情推心腹 董庖人私惠浃骨髓

却说那时的窦太主，年已五十有余，因为生性淫荡，所私的标致少年不知凡几。自与董偃有了首尾以后，从前的那班奸夫，一概拒绝，不使重温旧梦。董偃之母董媪，向以卖珠度日，其时董偃年才十二，随母出入窦太主家。窦太主爱他面目姣好，常常以果饵予之。一天，窦太主笑对董媪道："尔子面如冠玉，必定聪颖，与其随尔仍作这项买卖，将来至多无非是一个富商罢了！不如留在我家读书，异日长大，只要他对我忠心，一官半职，易同拾芥。"董媪听了，乐得向窦太主连连磕上几个响头道："这是太主的天高地厚之恩，也是董氏祖宗积有厚德，方会碰见你这位救苦救难的现世观音！"窦太主听了，笑了一笑，复给董媪黄金十斤，令她自去营生。转瞬六个年头，董偃已经十八岁了，为人温柔谨重，惟喜修饰。陈侯邸中，无大无小，莫不赞他。当下就有一位官吏，要他去充记室，每月薪水也有百金。董偃拒绝道："偃本家寒，蒙此贤太主留养至今，寒则衣之，饥则食之，有病给药，闲游赐钱，如此大恩，负了必无好的收成。君侯见爱，只好容图别报。"窦太主知道此事，便谓左右道："董偃倒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有了机会不就，我却不可负他。"窦太主说完此话，即日就令董偃暂充执辔之役；又恐怕他嫌憎贱役，不甚高兴，特将他召至，当面吩咐他道："此职虽贱，在我身边，不无好处，我慢慢的栽培你就是。"董偃听了，慌忙叩头道："臣蒙太主恩典，每思略伸犬马之报，苦于没有机会。太主现在命臣执辔，臣只望生生世世不离左右，方始心满意足。至于其他富贵，并不在臣的心上。"窦太主当初留养董偃的意思，原是别有用意。后来渐渐大了，只因自己是位公主，何能自贬身分去就仆役；加之年龄相差，有三十岁的大小，娶亲早的，已可抱玄孙了。若去与他勾搭，势必为家臣等人所笑，正在想不出法子的时候，一听董偃不肯出去充作记室，已是满心欢喜，嘉他不肯忘本。此刻又听他这几句情甘效死的忠言，复见貌又可人，顿时心猿意马起来，老脸一红，春意陡上眉梢，当下暗暗想出一个妙计，就笑容可掬的答道：

"尔既愿在我的身边，那就更妙了。此刻我就要赴常太君之宴，尔替我执辔前往可也。"说完，窦太主自去更衣，董偃也退至自己的私室。谁知窦太主装扮已毕，袅袅婷婷的出了大门，坐在车上等了许久，不见董偃出来驾驷，命人去催，仍旧未出。正想下车，亲到董偃房里看他在作何事，忽听一班家臣，哄然笑语道："董郎今日的装束，这才不愧为侯府的执辔郎呢！"众人话犹未毕，只见董偃急急忙忙的冲开大众，奔至车侧，轻舒猿臂，一把将马缰绳带到手中，跟着一跃而上，早已坐在车辕。复将执辔之手向前一扬，那乘车子，便得得如飞的往前去了。窦太主一个人坐在车内，看见董偃满身新衣，虽是车夫打扮，可比公子王孙还要漂亮万分。方知董偃在内打扮，因此迟迟未出，于是越看越喜，越喜越爱。行未数里，已至宫门桥边。此桥因在宫门外面，原是禁地，除了王侯的车辆方准行走，平常人民都从别处绕道。所以桥之左右前后，寂无人迹。窦太主等得车子正在下桥的当口，故作惊惶之状，用手急向董偃的腰际一推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董偃这人，早已从车辕上一个倒栽葱的摔在地上。窦太主见董偃跌在地上，赶忙跳下车去，抱着董偃身子问道："你可摔伤么？这是怪我不好！我因陡见一只苍狗，吓得推了你一下，不防闯此大祸。"董偃听了急急坐了起来答道："太主勿惊，此间都是草地，并未跌坏。只要太主勿被苍狗吓坏就好了！"说完，似乎就想跳上车去。谁知身上皮肉虽未跌破，而腿骨节却已受伤，前脚刚刚提起，陡觉一阵奇痛，后脚哪里还能站住，只听得扑的一声，重又跌倒地上去了。窦太主见了，叹息了两声，怪着董偃道："我原知道你一定跌伤了的，你还说并未跌坏，足见年纪轻的孩子，不知轻重。你现在切勿再动，让我去就在附近唤一乘街车来，将你载回邸中，赶紧医治。"此时董偃已是痛得只是哼叫，仅把头点上一点，算是答复。窦太主去了一刻，果然坐着一乘街车回来。当下便由车夫把董偃这人抱入车内，让他卧好。窦太主只好暂时屈尊，坐在车辕之上，也不再去赴宴，仍向原路回家。其实这天窦太主的赴宴，乃是假的。她因无法亲近董偃，诡作此说。又知道常太君住在城北，此去必经宫门桥，那里四面无人，便好把董偃推跌在地，跌伤之后，势必医治，就在医治的时候，借这题目，亲奉汤药，制造爱情。如此一来，以后不怕董偃不真心诚意的感激她。她这个法子，固然可以达她目的。可是董偃的这场意外跌伤，岂不冤枉呢？幸亏仍由窦太主将他服侍痊愈。痊愈之后，因而得亲芳泽，总算尚不吃亏。话既表明，再说那天窦太主回至邸中，下了街车，不令董偃再睡下房，命人扶到她的寝室，卧在她的床上。一面急召

医官，前来医治；一面对董偃说道："今天之事，原是我害你的。所以要你睡在我的床上，我的心里方才过意得去。"董偃听了垂泪道："太主乃是无心；如何倒说过意不去？此床陈侯睡过以后，现在只有太主独睡，家奴睡在此地，实在非礼。"窦太主听了，忽然将脸一红，正拟答话，因见医官已至，便不再说。及至医官诊过，说是伤了骨节，至少须两三个月，方能痊可，窦太主听了道："只要不致残废，日子多些，倒也不妨。"医官用药去后，窦太主衣不解带的，真个亲自服侍。董偃阻止无效，只得听之。有一天晚上，众人已睡，窦太主替董偃换过药膏，问他道："我觉得你的伤处，业已好了一大半了，你自己觉得怎样？"董偃道："从前痛不可忍，家奴因是太主亲自服侍，熬着不敢喊痛，这两天不甚疼痛。但是太主如此待我，不避尊卑，不嫌龌龊，家奴就是痊愈，恐怕福已折尽，也不会长命的了。"窦太主听了，实是心痛得了不得的答道："你放心，我是一个寡妇，虽是天子姑母而兼岳母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信之人，设有一个缓急，无人可恃；你好了之后，如不忘恩，我命你如何，你就如何，那才算得真正的报答我呢。"董偃听了，即伏枕叩头道："太主从小豢养我长大，就是不是如此待我，我也应该肝脑涂地的答报大恩。现在这样一来，实使我报无可报，怎样好法呢？"窦太主道："你只要存有此心，不必一定实有此事，我还有教训你的说话，等你伤愈之后，毋用再任执辔之役，只在我的身边，做一个心腹侍臣就是了。不过我们邸中人多口杂，见我待你逾分，背后恐有闲言。你第一须待人和气，不可露出骄矜之态；第二呢，不妨多给他们金钱，塞塞他们的嘴巴，你要用钱，我将钱库的兑牌交给你。最好你能与士大夫交游，我更快活。"董偃听了，点点头道："太主教训，我都理会得来。但愿早日痊愈，也不枉太主服侍我一场。"窦太主听了，微笑答道："你最聪明，能够合我心理，我便安心矣！"过了几天，董偃已经大愈，窦太主自然欢喜无限。又见董偃唇红齿白，目秀眉清，依然不减以前的丰采，便去咬了他的耳朵问道："我的这般相待，你知道我的心思么？"董偃因点点头，低声答道："臣虽知道，惟恨乌鸦不敢眠凤巢耳！"窦太主听了，红了脸佯嗔道："你这小鬼头，倒会谦虚。我要问你，你这几个月里头，是不是眠的凤巢呢？"董偃被诘，没话可答，只得撒娇，一头倒在窦太主的怀里。窦太主这几个月来，也算费尽一番心血，方才如愿以偿。不佞对于此段文章，不便描写，却有一首歪诗是：

一树梨花压海棠，为讥白发戏红妆，当年陈邸希奇事，才发新枝便受霜。

窦太主自从这天与董偃有私以后，索性不避嫌疑。竟将董偃留在房内，

寝食与俱，情同伉俪。好在合邸之中，都是她的家臣；况有金钱塞口，非但背里毫没闲言，并且当面恭维董偃为董君，从此不敢称名。董君又能散财交士，最多的一天，竟用去黄金百斤、钱百万、帛千匹。窦太主知道，还说董君寒素，太不大方。可是董君业已内不自安，常忧得罪。当时有一位名士，却与董君十分莫逆。这位名士，就是安陵爰叔，便替他出了一个绝好主意，叫他入白太主，请太主将自建的那座长门园，献与武帝作为宿宫，武帝果然大悦。太主知道此谋出诸爰叔，乃以黄金百斤，命董君亲自送与爰叔为寿。爰叔得金，未能免俗，谢而又谢。董君笑道："谢可不必，最好乞公再出一谋，使我得见皇帝，既可出头露面，暗中又能免人中伤，岂不大妙！"爰叔听了，也微笑道："这有何难！君可请太主称疾不朝，皇帝必定临驾。太主有所请求，皇帝对于病人之言，即不愿意，也不致驳斥。"董君听了，连连拍案道："妙计，妙计！公且听我的好音可也！"董君说完，又将爰叔之言，转告太主。太主听了，自然依从。武帝一听太主有病，急排全副鸾驾，来至太主邸中。一见太主病卧在床，花容惨淡，似有心事，便问道："太主心中不适，如有所欲，朕当代为罗致。"太主伏枕辞谢道："臣妾幸蒙陛下厚恩，先帝遗德，奉朝请之礼，备臣妾之列，使为公主，赏赐邑人，隆天重地，无以塞责。一日，猝有不胜洒扫之职，先狗马填沟壑，窃有所恨，不胜大愿。愿陛下时忘万事，养精游神，从中掖庭，回舆枉路，临妾山林，得献觞上寿，娱乐左右，如是而死，何恨之有！"武帝大笑答道："这有何难，不过朕的从臣多，恐怕太主破钞耳！"武帝回宫。太主次日，假装病愈，特地带钱千万，造宫与武帝游宴。武帝因此约定次日亲至太主家中，不料当晚与仙娟锦帐春深，弄得昏头搭脑，第二天早已忘记罄净。仙娟与韩嫣二人，又不肯从旁提醒武帝，恐怕太主替皇后进言。其实太主倒是为的奸夫出头的事情，至于她女儿的失宠，倒还不在她心上。武帝一直过了几天，方始忽然想着，急造陈邸。太主一见御驾到来，慌忙自执敝帚，膝行导入，登阶就坐。那时武帝已微闻董偃情事，甫经坐定，即笑谓太主道："朕今日来，甚愿一见主人翁。"太主听了，乃下殿卸去簪珥，徒跣顿首谢道："臣妾无状，有负陛下，身应伏诛，陛下不置之法，顿首谢罪！"武帝笑令太主戴着簪珥，速去引出董君来见。太主遂至东厢，将董君唤至，俯伏阶下。武帝见董君绿帻傅鞲，面貌和婉，顾问太主道："此即所谓董君者乎？"太主谨答道："此即臣妾家中庖人董偃是也。"武帝命之起立，并赐衣冠器用种种。太主复代叩谢，跪进数觞。武帝不禁大乐。太主乃请赐将军列侯从官金钱杂绘，各人欢呼拜谢。次日，太

主导董君入宫与宴，巧值东方朔备戟殿下，及见董君傲岸无礼，乃解戟趋前劾奏道："董偃负斩罪三，哪可赦宥？"武帝道："甚么三罪？"东方朔道："以人臣私侍公主，一罪也；败男女之化，乱婚姻之礼，有伤王制，二罪也；陛下富于春秋，方积思六经，留神王事，驰骛唐虞，折节三代，董偃不遵经劝学，反以靡丽为右，奢侈为务，是为国家之大贼，人主之大蜮也，实是淫首，三罪也。"武帝听了，默然良久，始答道："朕知道了，往后命他改了就是！"东方朔太息道："陛下万世之基，不可坏于此事。"自此以后，董君便不得入宫游宴了。但他虽然不得入宫，可是太主和他仍旧形影不离。有一天晚上，已是深夜，一班丫鬟犹听得太主房内，尚有歌唱之声。因为房门已闭，不便进去，大家都想偷看房内的把戏。内中有一个人道："我们何不把窗纸戳破一个窟窿，便可窃视。"当下又有一个年纪稍长的道："不可！不可！戳破纸洞，明天太主看见，必要查究。依我主张，可以偷至楼上，伏在天花板上，窃听他们说话，也是一样。"大家听了，吃吃暗笑，都以为然。于是一个个轻手轻脚的，同至楼上，把各人的耳朵，紧贴在楼板上面。只听得歌声甫停，床上的金子帐钩，已在震动，叮当之声，不绝于耳。同时复听得董君腻声说道："我久受太主厚恩，无可报答；此刻的区区微劳，乌足挂齿！"又听得太主噗哧的笑道："你已浃骨沦髓的，将身子送与我了，我虽然没有与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我但愿与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！"又听得太主说至此句，床上金钩复又鸣动起来。那班丫鬟听到这里，个个面红耳赤，大家掩口葫芦的，悄悄下楼归房安睡。次日大早，太主见董君操劳过度，懒卧不起，急召医至，令开十全大补之方。董君一连服了数剂，方才强健如昔。又有一天，正是三伏，董君卧于延清室内，用画石为床。此石纹如锦绣，质量甚轻，出郅支国，上悬紫琉璃帐，侧立火齐屏风，并列灵麻之烛，以紫玉为盘，如屈龙，皆用珍宝饰之，丫鬟遥立户外，以罗扇轻轻扇之。董君笑谓道："有石有玉，尚须尔等扇扇，方才生凉么？"丫鬟听了，个个抿嘴微笑。因为这等床帐器具，乃于涂国王，进献景帝，景帝转赐与太主的。堂邑侯陈午在日，太主与他不甚恩爱，故未享受此等艳福，丫鬟自然更加不识这些宝物的妙处了。今既为董君说破，方不再扇。董君以微贱出身，自蒙太主宠幸后，富堪敌国，享拟王侯，也是太主前世欠他的孽债，今世偿还。可惜董君有福无命，年未三十，病瘵而亡。太主亲视棺殓，痛不欲生。虽经武帝派人慰劝，仍未稍减悲戚，即在此年冬天，亦患瘵病逝世。临终的时候，上书武帝，乞与董君合葬。武帝允之。及太主殁，果与董君葬于霸陵，倒合上那句"生同

衾，死同穴”的风流艳语。嗣后公主贵人，多逾礼制，便是自窦太主为始。

皇后陈阿娇，自从失宠以来，原望太主为其进言。等得太主亡后，影只形单，还有何人顾问。一天，忽由宫娥贵枝，领进一个女巫楚服，自言有术能使皇帝回心转意。陈后听了，岂有不喜之理？急赐黄金百斤，令她从速作法。女巫即于晚间设位祭神，并出仙药数丸请陈后服下，说是名叫如童丸。皇后服下之后，皇帝一闻此气，一定视皇后为天仙化人，其余妃子，不问男女，都以粪土视之了。女巫复著男子衣履，峨冠博带，自命具神仙风格，日与皇后同食同宿，相爱俨若夫妇。事为武帝所闻，亲自奔至皇后宫内，把女巫洗剥审视。谁知女巫乃是男体，形虽不全，即俗称雌雄人的便是。武帝大怒，查问何人引进。宫娥贵枝无法隐瞒，只得直认不讳，自请恩赏全尸。武帝听了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尚想全尸么？你且等着！”说完，即令卫士把女巫与贵枝二人，活钉棺中，再用火烧。可怜贵枝睡在棺中，以为既是活葬，全尸二字，总能够办到的了；谁知葬身火窟，变了一道青烟。武帝为人，最无信用，连鬼都要骗骗的，岂不可笑。那时陈后自知罪在不赦，辩无可辩，幸亏总算做了数年夫妇，知道武帝心思，只有太后的言语，尚有一句半句肯听。急趁武帝正在处置女巫和贵枝的当口，飞奔的来至太后宫中，跪在地上，抱了王太后的双膝，哭诉一番，只求救命。王太后倒也心软，就把武帝召至，命他从轻发落。武帝听了，母命难违，仅把皇后的头衔废去，令居长门宫中悔过自省。陈后得保性命，确是太后的力量呢！正是：

祸福无门惟自召，穷通有命任君为。

不知陈后到了长门宫中，有无复位的希望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　翻戏党弹琴挑嫠女　可怜虫献赋感昏君

却说陈后自从入居长门宫中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别无言语。她的身边，却有一个极聪明的宫娥，名唤旦白，前被贵枝所嫉，因此不敢露面。现在贵枝既死，也便顶补其缺。一天夜间，她无端的做了一梦，仿佛陈后已经复位，且与武帝来得异常恩爱。念她服役勤劳，也已封为贵人。她心里一乐，忽然笑醒转来。她一个人正在枕上回思梦境，陡听得陈后似在梦魇，慌忙奔到陈后房里，即将陈后唤醒，问道："娘娘梦魇了么？"陈后被她唤醒，不觉很凄楚的说道："我方才梦见万岁忽来召我，方拟出宫，谁知惊醒是梦；我那时想想，我已待罪居此，哪里再会重见天日，因此伤心。不料又被你唤醒，却是一个梦中之梦。"说完，长叹一声，眼眶里面，便象断线般的珍珠，滚将出来了。旦白道："这就真巧了，奴才方才也做一梦，梦见娘娘已经复位，连我也……"旦白说至此处，赶忙缩住。陈后道："你有话尽讲，何必留口？"旦白听了，忸怩了一会，始把梦中之事，一句不瞒的告知陈后。陈后听了道："我若能够复位，保你做个贵人，也非难事。但是，……"陈后说至此处，只把她的那一双愁楚之眼，呆呆盯着旦白，良久无色。旦白道："奴才想来，娘娘长居此宫，如何结局，总要想出一个法子，能使万岁回心，我与娘娘方有出头的日子。"陈后听了，连忙拿手掩了耳朵，又摇着头道："我被那个妖尼，几乎害了性命，我不是也因她说能使万岁回心，才上她的当么？"旦白道："已过之事，不必提它，我晓得蜀人司马相如极有文才，所作词赋，文情并茂。万岁最爱文字，娘娘何不遣人携了多金，去求他做一篇《长门赋》，叙其哀怨，万岁能够动心，也未可知。"陈后听了，点头称是。次日，即命一个心腹内监，携了千金，径往成都。

原来司马相如，字长卿，四川成都人氏，才貌出众，自幼即有璧人之誉。父母爱之，过于珍宝，呼为犬子。及年十六，慕战国时的蔺相如为人，因名相如。那时蜀郡太守文翁，吏治循良，大施教化，选择本郡士人入都肄业，相如亦在其列。学成归里，文翁便命他为教授，就市中设立官学，招集民间聪颖子

弟，师事相如，读书有成，都使为郡县吏，或为孝弟力田。蜀中本来野蛮，得着这位贤太守，兴教劝学，风气大开。嗣是学校林立，化野为文。后来文翁在任病故，百姓追念功德，立祠致祭。相如也往游长安，纳赀为郎，旋得迁官武骑常侍。相如本是一个饱学之士，既膺武职，反致用违其长，遂辞职赴睢阳，干谒梁王。梁王爱他满腹珠玑，是位奇才，优礼相待。相如因得与邹阳枚乘诸子，琴书雅集，诗酒流连，暇时撰成一篇《子虚赋》，传播出去，名重一时。未几梁王逝世，同人风流云散，相如立足不住，只得回至成都。及进家门，方知父母都死，家中仅有四壁；又因不善积蓄，手无分文，于是变为一个身无长物的穷人。偶然想起临邛县令王吉，是他的文字之交，乃肩担行李，径往相投。王吉见故友到来，自然倒屣相迎。问起近状，相如老实直告。王吉原是清官，无钱可助，便想出一法，与相如附耳数语，相如甚喜。当下用过酒膳，即把相如的行装，命左右搬至都亭，请他小住，每日必定亲自趋候。相如初尚出见，后来屡屡挡驾，王吉仍旧日日一至，并未少懒。附近居民，见县官仆仆往来，不知是何贵客，一时传说不一，哄动全城。临邛第一家富绅，名叫卓王孙，次为程郑两家。一日，程、郑二人，来访卓王孙道："都亭住的必是贵客，我们不可不宴他一宴，也好高抬你我的声价。"卓王孙本是一个有名的势利鬼，一听此言，甚为得意。大家议定，就在卓府设席，宴请相如。并把他们三家之中的精华，统统取出，摆设得十二万分的华美。收拾停当，方发请柬，首名自然是司马相如，次名方是县令王吉，其他的都是本地绅士，不下百十余人。王吉闻信，喜其计之已售，立赴都亭，密告相如，叫他如此如此。相如大悦，依计而行。等得王吉别去，急将衣箱打开一看，并无贵重的衣服；幸有一件鹔鹴裘，原非等闲之辈所有的，还是他从前在睢阳的时候，梁王很为器重，每逢佳会，非相如作文不乐。有时直至深夜，方命内监伴送相如回寓。有一夕，天忽大雪，梁王恐怕相如受寒，特将御赐的这一袭鹔鹴裘，借与相如一穿。只因裘太名贵，说明不便相赠，只好暂借。谁知相如穿了回寓之后，次日正想送还，不料梁王忽得重病，竟致不起。相如乐得将此裘据为己有。平时乏资，百物皆去质钱，惟有此裘不忍割爱。有此缘故，所以相如竟有这一件名贵之裘。相如穿上之后，照照镜子，所谓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相如本是一张标致面孔，一经此裘点缀，愈觉得风流俊俏，华贵无伦，自己心里也觉高兴。他正在大加打扮的当口，卓府用人已经接二连三的来催请了。相如还要大搭架子，不肯即行。直至卓王孙亲自出马来邀，方始同至卓府。那时王吉已在卓府门前相

候，故意装出十分谦卑的样儿，招待相如。相如昂然径入，对于县令，微微颔首而已。众绅争来仰望丰采，见他果然雍容大雅，宛似鹤立鸡群；回视自己，人人无不自觉惭愧。当下仍由卓王孙将相如延至厅上坐下。王吉顾大众道："司马公本不愿光降，尚是本县的情面，才肯屈尊呢！"相如接口道："鄙人孱躯多病，不惯酬应。自到贵地以来，只谒县尊一次，尚望诸君原谅！"大众听了，吓得不敢冒昧恭维。卓王孙因是主人，只得大了胆子，狗颠屁股，语无伦次的大拍一拍。谈着，上过几道点心，即请相如入席。相如也不推辞，就向首位一坐。王吉以下，挨次坐定。卓王孙以及程、郑两人，并在主位相倍。这天的酒菜，无非是龙肝凤脑；这天的谈话，无非是马屁牛皮，无用细述。吃到一半，王吉笑谓相如道："闻君素善弹琴，当时梁王下交，原也为此，我想劳君一弹，使大家听听仙乐。"相如似有难色，禁不起卓王孙打拱作揖的定要相如一奏，并谓舍下虽是寒素，独有古琴尚有数张。王吉忙拦阻道："这倒不必，司马公琴剑随身，他是不弹别人的琴的。"说完，也不待相如许可，即顾随从道："速将司马公的琴取来！"须臾取至，相如不便再辞，乃抚琴调弦，弹出声来。这琴名为绿绮琴，系相如所素弄，凭着多年熟手，按指成音，自然雅韵铿锵，抑扬有致。大家听了，明是对牛弹琴，一丝不懂，但因相如是位贵客，又是县官请他弹的，叮叮咚咚之声，倒也好听，顿时哄如犬吠，莫不争先恐后的赞好。相如也不去理睬大众，仍是一弹再鼓的当口，忽闻屏后有环佩之声响动，私下抬头一看，正是王吉和他所计议的那位美人。此人究竟是谁？乃是卓王孙的令媛千金，万古传名私奔的祖师，卓文君便是。文君那时年才十七，生得聪慧伶俐，妖艳风流；琴棋书画，件件皆精；歌赋诗词，门门皆妙。不幸嫁了一位才郎，短命死矣。如此一位佳人，怎能经此惨剧？不得已由卓王孙接回娘家，嫠居度日。此时闻得外堂宾客是位华贵少年，已觉芳心乱迸，情不自主。复听得琴声奇妙，的是专家，更是投其所好。于是悄悄的来至屏后，探出芳姿，偷窥贵客。相如一见这位绝世尤物，因已胸有成竹，尚能镇定如常，立刻变动指法，弹出一套《凤求凰》曲，借那弦上宫商，谱出心中词意。文君是个解人，侧耳细听，便知一声声的寓着情词是：

凤兮凤兮归故乡！遨游四海求其凰。有一艳女在此堂，室迩人遐毒我肠，何由交接为鸳鸯？凤兮凤兮从凰栖！得托孑尾永为妃。交情通体必和谐，中夜相从别有谁？

文君听得相如弹到这里，戛然终止，急将相如的面庞再仔细一瞧，真是

平生见所未见的一位美丈夫，便私下忖道："我久闻此人的才名，谁知不仅是位才子，真可称为人间鸾凤，天上麒麟的了。"文君刚刚想至此处，只见一个丫鬟，将她轻轻的请回房去，又笑着对她说道："这位贵客，小姐知道他是甚人？"文君道："他是当今的才子。"丫鬟听了，又傻笑道："我活了二十多岁，从未见过这般风流的人物。听说他曾在都中做过显官，因为自己青年美貌，择偶甚苛，所以至今尚无妻室。现在乞假还乡，路经此地，县令慕其才名，强留数日，不久便要回去了。"文君听了，不觉失声道："呀！他就要走了么？"丫鬟本由相如的从人出钱买通的，此刻的一番讲话，原是有意试探，及见文君语急情深，又进一步打动她道："小姐这般才貌，若与贵客订结丝萝，正是一对天生佳偶，小姐切勿错过良缘！"文君听了一怔道："尔言虽然有理，但是此事如何办法呢？"丫鬟听了，急附耳叫她黄夜私奔。文君记起琴词，本有"中夜相从"一语，恰与这个丫鬟的计策暗合。一时情魔缠扰，也顾不得甚么嫌疑，甚么名节，马上草草装束。一俟天晚，携了丫鬟，偷出后门，趁着月光，直向都亭奔去。都亭与卓府，距离本不甚远，顷刻之间，即已走到。那时司马相如尚未就寝，正在胡思乱想，惦记文君的当口，陡然听得门上有剥啄之声，慌忙携了烛台亲自开门。双扉一启，只见两女鱼贯而入，头一个便是此事的功臣，文君的丫鬟；第二个便是那位有才有貌，多情多义的卓文君。相如这一喜，还当了得！赶忙趋近文君的身边，恭恭敬敬的作上一个大揖。文君含羞答礼。当下那个丫鬟，一见好事已成，便急辞归。相如向她谢了又谢，送出门外，将门闭上，始与文君握手叙谈。还未开口，先在灯下将文君细细端详一番，但见她眉如远山，面如芙蕖，肤如凝脂，手如柔荑，低头弄带，默默含情。相如此时淫念大动，也不能再看了，当即携手入帏，成就一段奇缘。女貌郎才，你怜我爱，这一夜的缱绻绸缪，更比正式婚姻，还有趣味。待至天明，二人起身梳洗。相如恐怕卓家知道，兴师问罪，便不好看，索性逃之夭夭，与文君同诣成都去了。卓王孙失去女儿，自然到处寻找。后来探得都亭贵客不知去向，转至县署访问，县里却给了他一个闭门羹。卓王孙到了此时，方才料到寡女文君，定是私奔相如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只好搁置不提。县令王吉，他替相如私下划策，原是知道卓家是位富翁；若是贸然前去作伐，定不成功，只有把相如这人抬高声价，使卓家仰慕门第，方好缓缓前去进言。事成之后，不怕卓王孙不拿出钱来，替他令坦谋干功名。谁知相如迫不及待，黄夜携了艳妇私逃，自思也算对得起故人的了。由他自去，丢开一边。

惟有文君随着相如到了成都，总以为相如衣装华丽，必是宦囊丰富；谁知到家一看，室如悬罄，却与一个窭人子一般，自己又仓猝夜奔，未曾携带财物。随身首饰，能值几何。可是事已至此，还有何说，没奈何典钗沽酒，鬻钏易粮。不到数月，一无所存。甚至相如把所穿的那件鹔鹴裘，也抵押于酒肆之中，换了新酿数斗，肴核数事，归与文君对饮浇愁。文君见了酒肴，勉强陪饮；问及酒肴来历，始知是鹔鹴裘抵押来的，不觉泪下数行，无心下箸。虽由相如竭力譬解，仍是无限凄凉。文君继见相如闷然不乐，停杯不饮，面现愁容，方始忍泪道："君一寒至此，终非长策。妾非怨君贫乏，只愁无以度日。君纵爱我，终至成为饿殍而已。不如再往临邛，向兄弟辈借贷银钱，方可营谋生计。"相如无法，只得依从。次日，即挈文君启程，身外已无长物，仅有一琴一剑，一车一马，尚未卖去，可以代步。方得到了临邛，先向逆旅暂憩，私探卓家消息。店主与相如夫妇，并不相识，犹以为是过路客商，偶尔问及，便把卓家之事，尽情告知他们道："二位不知此事，听我告诉你们，卓女私奔之后，卓王孙气得患了一场大病；有人听得卓女目下贫穷不堪，曾去劝过，说道：'女儿虽然不好，究属亲生骨肉，分财周给，也不为过。'谁知卓王孙听了，盛怒不从，还说生女不肖，不忍杀死，只好任她饿死，若要我给他们分文，且待来世等语。"店主说毕自去。相如听完自忖道："如此说来，文君也不必再去借贷了。卓王孙如此无情，我又日暮途穷，不能再顾颜面，索性与他女儿开起一爿小酒店，使卓家自己看不过去，情愿给我钱财，方才罢休。"主意已定，即将此意告知文君。文君听了，倒也赞成。于是售脱车马，作为资本，租借房屋，置办器具，居然悬挂酒帘，择吉开张。相如自己服了犊鼻裈，携壶涤器，充作酒保；文君娇弱无力，只好当垆卖酒。顿时引动一班酒色朋友，拥至相如店里，把盏赏花。有些人认得卓文君的，当面恭维，背后讥诮，吃醉的时候，难免没有几句调笑的言词。当下自然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卓王孙的耳中。初犹不信，后来亲自去看，果是他的千金，羞得杜门不出。岂知他的亲朋故旧，都来不依他，并说你愿坍台，我们颜面有关，实不甘愿。于是你一句，我一句的逼得卓王孙无奈，方才拨给僮婢百人，连从前那个丫鬟，也在其列；又给钱百万缗，以及文君嫁时的衣饰财物，统统送至相如店中。相如一一笑纳，即把酒肆关闭，满载而归。县令王吉初见相如忽来开设酒肆，便知其中必有蹊跷，也不过问。相如得财之后，亦不往拜，恐怕王吉要受嫌疑，彼此心照不宣而已。相如回到成都，买田造宅，顿成富翁；且在园中建了一座琴台，备与文君弹琴消

遣。又因文君性耽曲蘖，特向邛崃县东购得一井，井水甘美，酿酒最佳，后人因号为文君井。过了几时，相如原有消渴病的，复因酒色过度，几至不起。幸而有钱，延医调治，渐渐痊可，特作一篇《美人赋》以为自箴。一天，忽奉朝旨，武帝因读他的《子虚赋》，爱他文辞优美，特来召他。相如便别了文君入都，授为文郎，次年，武帝欲通西南夷人，特拜相如为中郎将，建节至蜀。太守以下郊迎，县令负弩矢先驱，蜀中父老，无不荣之。卓王孙大喜，欲以婿礼谒见，相如拒绝不纳。还是文君说情，方认翁婿。通夷事毕，相如辞职，住于茂陵。某日，因悦一个绝色女子，欲纳为妾，文君作《白头》四解以示绝。相如读罢，涕泪交流，因感其情，遂罢是议。至于陈后派人至蜀，乞相如作《长门赋》的时候，是在文君已经当垆以后，未至都中献赋以前。相如那时并不希望这区区千金，只因陈后书函恳切，方始允撰。内监携回都中，呈与陈后。陈后求人递交武帝。武帝见了那赋，泪下不止，于是，仍为夫妇如初。陈后自此谦和，反去巴结韩嫣、仙娟二人。他们二人，因见陈后既不妒嫉，便也不再从中播弄是非。有一天，武帝幸平阳公主家，公主就在酒筵之上，唤出一个歌姬，名叫卫子夫的，命她自造词曲，当筵歌舞。武帝听了这种淫词，欲心大炽，便向公主笑道："此人留在公主府中，无甚用处，可否见赠？"公主也笑答道："陛下若欲此人，却也可以。惟须把皇后身边的那个旦白宫娥，封为贵人，臣妾自当奉命。"武帝不解道："公主何故力为旦白说项？"公主道："旦白服伺皇后，颇为尽心，皇后托我转求，故有是请。"武帝依奏，当晚回宫，便将旦白封为贵人。正是：

事主能忠应得宠，为人说项也称贤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　假含羞蛱蝶头贴地
真抢物蜻蜓背朝天

却说武帝既准平阳公主之奏，回宫即封陈后身边宫娥旦白为贵人。次日黎明，复至平阳公主家中，要公主践约，好将歌姬卫子夫其人带回宫去。谁知因为时候过早，公主尚在高卧，武帝无奈，只得坐在外堂守候。这末武帝对于公主，如何这等迁就呢？内中却有一段艳史，公主有恃无恐，所以不怕这位皇帝兄弟动怒。原来公主本封信阳公主，自嫁与平阳侯曹寿为妻之后，乃改称平阳公主。公主为王太后所出，与武帝为姊弟，仅长武帝两岁，生得丰不见肉，瘦不露骨，当时在宫中的时候，已有美人之誉。那时武帝还是太子，一天听了韩嫣的指使，吃得大醉的，前去私调公主。其时公主独处深宫，尚无坏样可学，因此严辞拒绝，不为武帝所乱。及嫁到曹侯府中，初则嫌憎夫婿不识枕上风情，次则看见窦太主豢养董偃，花朝月夕，淫乐为事。于是渐渐看了坏样，也想私下搜罗几个如意情郎，以备作乐。虽然不惧夫婿见责，却怕武帝从旁吃醋，天子尊敬，是不好玩的。既有这桩难题，必须先通此关，方能为所欲为，无人干涉。又知武帝早将爱她的心思淡了下去，若是自已进宫调戏皇帝，耳目众多，深有不便。好容易被她想出一个对症下药的妙计，特用千金，向娼家买到一个卫子夫，来到府内，充作歌姬。更知卫子夫非但能房中术，且具特别才智，即将已意告知子夫。子夫闻言，岂有不从之理？公主刚刚布置妥贴，可巧陈后阿娇正与武帝恢复感情，因纳宫娥旦白之计，大收附己党羽，好与韩嫣、仙娟一派对垒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平阳公主可以做她帮手，遂遣旦白去与公主说通。公主乐得答应，故以子夫作饵，好叫武帝上钩。武帝一见子夫，眉分八字，妖艳奇淫，竟认作美在韩嫣、仙娟之上，故而公主请他先封旦白为贵人，武帝连忙允许，这天大早到来。公主晚上，因为子夫与她商量计策，直到东方放白，始行入梦。武帝既到，当下就有侍婢急来报告。公主听了，方才慢慢的升帐，同与子夫两个画上八字眉，梳好双飞髻，装扮得真似天仙一般。且将子夫藏过，始命侍婢把武帝请入内堂。武帝见了公主，开口就说戏话道：

"曹侯现方奉命出征，公主夜间无人陪伴，应该倒枕就睡，何至此时香梦犹酣呢？"公主听了含笑答道："臣妾近日骨软筋酸，春睡甚浓，以致失迓圣驾。"武帝道："原来如此，朕当体贴公主之意，亟将曹侯召回便了。"公主听了，赶忙频摇其头道："此人粗蠢若豕，那堪承教！"武帝道："这也不难。"公主不待武帝说完，忙接口道："谈何容易！今日臣妾料知御驾必定光临，略备水酒，为陛下寿。"武帝道："酒可不必，请将卫姬见赠，即感盛情！"公主听了微笑道："陛下今日必须在臣妾家中畅乐一天，夜间准令卫姬同归可也。"武帝听了道："公主赐宴，朕敢不遵！"公主便将武帝引至园中藏春阁上，一壁摆上盛筵，一壁把卫子夫唤出侍宴。武帝便携了子夫的手，走至窗前，并肩而立的闲眺园中景致。此时正是暮春时候，艳阳天气，园中万紫千红，似乎也在那儿争妍献媚，以助他们君臣的兴致。武帝看了一会，看得十分出神，只听得公主催他入席，始行回到席上。公主便与子夫两个左右奉陪，殷勤把盏。酒过三巡，公主笑向武帝道："陛下如今尊为天子，日理万机，还记得幼时常与臣妾捉迷藏之戏否？"武帝听了，喟然叹道："咳，怎不记得！可惜流光催人，再过几时，朕与公主，势必至发脱齿落，虚生人世了。"公主道，"诚如圣论，臣妾也是此意，无如想不出一桩特殊的寻欢之事。"说着，以目视子夫道："倒是她想出一法。"公主说到这里，笑谓子夫道："汝可奏知万岁，如以为可，不妨就在此间行之。"子夫听了，赶忙趋近武帝身边，咬了一会耳朵。武帝听了，乐得手舞足蹈，大赞道："妙极！妙极！捉迷藏的玩艺，朕有十多年不闹了。再加上诸人都是无叶之花，更有趣味。"说着，看了一看公主道："但使公主向隅，未免有些对不起主人呢！"子夫接口道："公主虽然不便夹在里面，可以请她老人家做一个监令官，何人违法，她便责罚何人。"武帝拍手道："此法更妙！"公主红了脸，笑着推辞道："监令官须与她们有别，不能那般模样，免失监令官的尊严。"子夫笑道："公主首先违法，陛下须要罚她三觥。"武帝听了，边笑着，边去亲筛三大觥热酒，强逼公主喝下。公主不敢不喝，喝下之后，不到三分钟的辰光，早已头重脚轻，烂醉如泥，不省人事。子夫一面把昨晚预备好的美貌歌姬二十余人，一齐唤入。叩见武帝之后，分列两旁。武帝急朝大众细细一看，个个都画着八字眉毛，长得虽然赶不上子夫，却也都还妖艳，便命各人遵照子夫的办法，又与子夫二人，帮同将公主如法泡制，不禁呵呵大笑。又催子夫速用醒酒汤，将公主灌醒。公主醒了一看，直羞得无地自容。还想争辩，已被子夫阻止道："公主若再多说，万岁又要罚你喝酒了。"公主无奈，只得立在一

张椅上，担任监令之职。武帝与子夫二人，也和大家一样。子夫又用一条绸巾，去把武帝的双目扎住，请他先捉。子夫的办法是，武帝捉着何人，何人算得头标，得头标的，武帝要如何便好如何。武帝本是一位风流天子，淫毒魔王，不论甚么大事，就是秦始皇也没有做过的把戏，他也要干干，何况关在房内，与几个女子取乐的小事呢？当时武帝便对大众笑道："尔等快跑，朕要动手捉人了。"嘴内犹未说完，双手就向空中乱摸。那时子夫早同那班歌姬，一个个轻手轻脚，抿着嘴边笑边四散的乱跑。武帝一个人却在中间乱转。捉了半天，一个都没有捉住。其实那班歌姬，依她们的心理，只望武帝把自己首先捉住，便好如何如何。这样一来，将来不是妃子，即是贵人，岂不比做这侯府歌姬，高升万倍么？只因公主早已吩咐过的，不准众人被武帝捉住，只有她与子夫二人，方有这个资格。暗中既有安排，试问武帝怎样能够捉着呢？武帝一时觉得有些乏力了，可巧一把将站着一动不动的那位平阳公主抱住，顿时连连大叫道："朕捉住一个了！朕捉住一个了！"公主不待武帝去除脸上所扎的那块绸巾，忙也连声大叫道："我是监令，不能算数，不能算数。"武帝哪里肯听，一面自将绸巾除去，一面笑对公主道："这是天缘，公主何必推托！"公主假装发急道："陛下不可造次，臣妾与陛下乃是一母所生的呢！"武帝听了，复大笑道："我们刘氏，原有老例，先帝与窦太主，难道不是一母所生的么？"公主听完，仍是假作羞得无可如何的形状，赶紧俯伏地上，把她的脑袋，不敢丝毫抬起。武帝见她这般娇羞，更觉可爱。当时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，一把将公主抱到榻上，做那真正的禽兽行为去了。那时满房中的那些歌姬，非但个个眼观鼻，鼻观胸的，不敢正视他们，连那位运筹帷幄的卫子夫，也恐羞了公主，故意走了开去。谁知这座阁外，早已围满了不少的侍婢，都在那儿偷看里面的把戏。看得要紧的关头，也会悄悄暗笑起来。不过不敢出声，仅仅乎微微噗哧噗哧的罢了。内中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侍婢，因为身子短小，要求较大的抱她起来偷看。她又情窦未开，尽问别人，里面嘻嘻哈哈的在干甚事。别个都抿了嘴，悄悄笑答道："公主在与万岁秘密奏事，你千万不可对外人声张！"小侍婢便信以为真的道："我看这件奏本，未必能准呢！"别个问她："你怎样知道不准的呢？"小侍婢道："我见万岁对着我们公主，只是在那儿哼哼哼的，我却知道哼的唧的便是不许可的表示，你们莫要欺侮我年纪小呢！"大家听她这话，险些儿要大笑出来了。不言外面偷看，且说里面一时完毕，子夫慌忙上去服侍他们二人，重整杯盘。武帝便与公主并肩坐着，同喝热酒。子

夫又想出一桩特别玩法道："陛下可惜没有携带饰物前来，不然，婢子还有一事，能使陛下大乐特乐。"武帝道："这有何难！朕命人回宫去取也可，就是向公主暂借也可。"公主慌忙接口道，"臣妾之物，本是陛下所赐，何必说到借字？"说着，立命一个歌姬到她房内，取来百十件小巧玲珑的饰物。武帝又问子夫道："饰物已到，汝打算如何玩法？"子夫笑道："请陛下将这等饰物，一面可向地上乱掷，一面准这班歌姬自由抢夺；她们既向地上乱爬乱抢，自然双手据地，背脊朝天，宛似几条野狗抢食。陛下看了，必定失笑。"武帝听了，果对两旁分立的那班歌姬说道："子夫所上条陈，尔等听见否？朕所掷在地上的饰物，准汝等自由抢取，抢得多的人，还有重赏！"说完这话，便把饰物，纷向地上乱掷。你想公主的饰物，岂有不贵重的；况且抢得多的，尚有格外赏赐。于是大众争先恐后，纷纷的爬在地上，去抢饰物。当时的情形，就象几十只蜻蜓，同在那儿点水一般。阅者闭目思之，是何景象？此等事实，并非不佞杜撰，载诸简册，可考可查。现在已成民主之国，人们不应再存帝王思想。不佞描写宫帏秽史，完全是彰其罪恶，使人们心中，痛恨专制君王的罪恶，杀无可赦。这也是不佞伸张民权的意思呢！闲言叙过不表。再说这夜武帝也不回宫，就命公主子夫二人，即在藏春阁上一同侍寝，次日方才带了子夫回宫。

陈后、旦白二人，一见武帝携了卫子夫回宫，暗暗欢喜，凭空多了两个帮手，面子上不露动静，设席贺喜而已。独有韩嫣、仙娟两个，陡见来了一位劲敌，此人的相貌，实在他们二人之上，若不以法除去，于己大有不利。首先便由韩嫣向武帝再三再四的说子夫这人，生得太觉妖艳，不宜亲近。武帝听了，笑答道："尔与仙娟两个，难道还不算妖艳么？"韩嫣道："臣与仙娟妃子，只知保重陛下身体为主，返衷自问，实是两个忠臣，不比新来的这位卫妃，除了自己蛊惑陛下不算外，还要想出种种没规矩的玩艺儿出来，使陛下名誉上、道德上，都有损害。"武帝听了，置诸不理，反劝韩嫣不必吃醋。韩嫣无法，又由仙娟上去进谗，武帝仍旧两面敷衍，仙娟也只好慢慢的另想别法，以除敌人。一天，韩嫣忽然打听得建章宫中，有一个小吏，叫做卫青，乃是卫子夫的同母兄弟，新近进宫当差。他既一时推不倒子夫，要想从她母弟身上出气。于是暗中吩咐从人，随时随地，只要看见卫青，硬加他一个私奸嫔嫱的罪名，将他捕来，由他发落。谁知卫青早已有人通信，避了开去，反而因祸得福。原来卫青与子夫，同母不同父。其母曾充平阳侯府中的婢女，嫁与卫氏，生有一男三女：子名长君，长女名君儒，次女名少儿，三女就是子夫。后来夫死，仍回平阳

侯府中为佣，又与家僮郑季勾搭上了，生下卫青。郑季本有妻室，不能再娶卫媪。卫媪养了卫青数年，无力浇裹，乃将卫青交与郑季。郑季义不容辞，只好收留。又因发妻奇妒，却使卫青自去牧羊。卫青一日遇见一个老道，注视了他良久道："小郎今日虽然牧羊，异日却要封侯。"卫青听了，心中暗喜。又过数年，仍去寻找卫媪替他设法。卫媪力求平阳公主，公主唤进卫青一看，见他相貌堂堂，即日用为骑奴。那时卫氏三女，皆已入都，长女嫁了太子舍人公孙贺；次女嫁了平阳家臣霍仲孺，生子名叫去病；三女子夫嫁一士人，因为犯奸，罚入娼家，已由平阳公主买去赠与武帝。卫青因恨郑氏无情，仍去姓卫，自取一个表字，叫做仲卿。没有几时，便由公主将他荐入建章宫中，充作小吏。他方以为既已入宫，不难慢慢的巴结上去，封侯纵不敢望，个把官儿，或不烦难。不料有人通信，说是韩嫣命人捕他，叫他赶快避开。他一时无处可躲，不知怎的一弄，竟到武帝的厕所之中去了。可巧武帝正来大解，忽见一人，疑为窃贼，亲自审讯，方知就是宠妃卫子夫的介弟。问他："何故不在建章宫中当差，躲在此处作甚？"卫青也知韩嫣是位嬖臣，不敢说出捕他之事，只说忽然病腹，不知此处却是禁地，罪该万死。武帝那时正在宠幸子夫，顿时授卫青为中大夫之职。又有子夫暗中吹嘘，不久，便升了上大夫。但他出身微贱，仅识之无，哪知政治；也是他的福星照命，忽有一个才与司马相如相等的寒士，前来投他。

此人是谁？姓朱名叫买臣，表字翁子，吴中人氏，性好读书，不治生产。蹉跎至四十多岁，还是一个落拓儒生，食贫居贱，困顿无聊。家中只有一个妻子，不能养活，无法可想，只得丢下诗书，去到深山砍柴，挑往市上求售，易钱为生。惟买臣肩上挑柴，口中咿唔不绝。有时那班买主，当他是个痴汉，反而不敢照顾。自早至晚，一根柴草也没售脱，每日回家，必被妻子咕吼。一天，他又挑柴上市，他的妻子，悄悄跟在后面。他也并不知道，仍旧一壁踯躅前行，一壁口中背诵诗文。他妻在后听着，自然半句不懂，揣度情形，总是读那"饥不可以为食，寒不可以为衣"的断命书本。不由得火星乱迸，大喝一声道："你若再哼，老娘马上和你拼命！"岂知买臣听了越念越响，甚至如唱歌一般。他的妻子见此情状，顿时大发雌威，一把将买臣拖回家中，拍桌打凳的叫骂道："我本是一位良家女子，要吃要穿，方嫁丈夫。现在你有早顿没晚顿的，叫老娘怎样度日？请你给我一条生路，我要别寻门径去了！"买臣叹息道："你勿急，相士说过，我年五十当富贵；今已四十多了，不久包你发迹就是。"买臣还

要往下再说，早被其妻一声喝住道："你会发迹，黄狗也不吃屎了。我一定要走，留着这个夫人位置，且让有福气的人前来风光罢！"说完，大哭大闹，不可开交。买臣无奈，只得给她一张休书，任她自去。买臣仍操故业，读书卖柴，行吟如昔。一日，正是清明节令，买臣挑了一担柴草，刚刚下山，陡遇一场大雨，把柴弄湿。不能售钱，还是小事；且将全身破衣，弄得好象落汤鸡的一般，无可奈何，走至一座坟墓之前，暂避风雨。岂知天总不晴，腹中又饿，委实支撑不住。方在为难时候，忽见前面来了男女二人，挑着祭品，行近墓前，祭扫起来。买臣仔细一看，那个妇人，正是他的故妻，劈口就问他道："君还没有发迹么？"买臣愧不能答，正想逃走，免遭揶揄，又被其妻一把拖住，将祭毕的酒食，分给一半与他。买臣此时也顾不得羞惭，到口就吃；总算有些志气，吃完之后，不去交还妇人，却去递与那个男子，说声奉扰，挑了柴担，掉头就走。那位男子，就是他故妻的后夫，单看他能够祭扫坟墓，家境似比买臣好得多了。买臣相形见绌，自然溜之大吉。又过数年，买臣年届知命，果是前时那个相士，顺便带他入都，诣阙上书，多日不见发落。买臣虽然待诏公车，可是无钱使用。幸遇邑人庄助，把他荐入卫青门下。卫青原是腹俭，一切文字，皆赖买臣代其捉刀，因此感激买臣，力在武帝面前保举。武帝召入，面询学术。买臣先说《春秋》，继言《楚辞》，适合武帝意旨，遂拜为中大夫，竟与庄助同侍禁中，比那卫青仅小一级。正是：

书中自有黄金屋，朝上难容白木人。

不知买臣何时富贵还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　朱买臣讹传泼水　东方朔力辟偷桃

却说朱买臣虽然对答称旨，拜为中大夫，不意释褐以后，官运仍未亨通，屡生波折，甚至坐事免官，乃在长安寄食。又阅年余，方得召他待诏。那时武帝正在注意南方，欲平越地，遂令买臣献策。越地乃是他的故乡，所见所闻，自较他人为亲切，于是被他取得铜章墨绶，竟作本地长官。或是老天因为买臣故妻嫌贫爱富，不念夫妻之情，特地造出这个机会，好使买臣回去气气他那下堂之妻；否则现在盛行的这出《马前泼水》之戏，便不能附会了。话虽如此，当时买臣所献之策，倒也切中时弊。只因那时东南一带地方，南越最大，次为闽越，又次为东越。闽越王无诸，受封最早，还是汉高祖所封；东越王摇，以及南越王赵佗，受封较迟，摇为惠帝时所封，赵佗为文帝时所封。他们三国子孙，代代相传，从未绝过。自从吴王刘濞败奔东越，被他杀死，吴太子驹出亡闽越，屡思报复父仇，辄劝闽越王进击东越。闽越王郢，乃发兵东侵。东越抵敌不住，使人向都中求救。武帝召问群臣。武安侯田蚡，首先说道："越地辽远，不宜劳师动众。"庄助听了驳之道："小国有难，天子不救，如何能抚万邦？"武帝当时以庄助之言为然，即遣他持节东行，到会稽郡调发戍兵，使救东越。谁知会稽太守，阳奉阴违，迁延不发。庄助本有符节在手，当场斩了一员司马。太守始惧，方由海道进兵，前往救援。行至中途，闽越将官闻得汉兵将到，自行退去。东越王屡次受创，恐怕汉兵一退，闽越仍要进扰，因请举国内徙，得邀俞允。于是东越王以下，悉数迁入江淮之间。闽越王郢，自恃兵强器利，既得逐走东越，复欲乘势并吞南越。休养了三四年，真的侵入南越地境。南越王胡，即赵佗之孙，一听闽越犯边，一面固守勿出应战，一面飞报汉廷，略言两越俱为藩臣，不应互相攻击；如今闽越无故侵臣，臣却不敢还击，惟求我皇裁夺。武帝览奏，极口褒赞，说他知礼，不能不为他出师。当下便命大行王恢，以及大司农韩安国，二人都为将军，一出豫章，一出会稽，两路齐发，夹讨闽越。淮南王安上书谏阻，武帝不听，并饬两路人马，飞速进攻。闽

越王郢，回军据险，防御汉军。郢弟余善，聚族与谋，暗拟杀郢谢汉，族人个个赞成。即由余善怀刃见郢，趁郢未及防备，将郢刺毙，立刻饬人赍着郢的首级，献到王恢军前。王恢大喜，一面通知韩安国毋庸进攻；一面将郢的首级，专人送至都中，候诏定夺。武帝下诏退兵，并遣中郎将传谕闽越，另立无诸孙繇君丑为王，使承先祀。不料余善挟威自恣，不服繇王。繇王遣人入报。武帝以余善诛郢有功，不如使王东越，权示羁縻，即派使册封，并谕诫余善不准再与繇王相争。余善既得为王，总算听命，武帝又使庄助慰谕南越。南越王胡谢恩之后，愿遣太子婴齐入都，备作宿卫。庄助遂与婴齐同行，路经淮南，淮南王安，迎接庄助等人入都，表示殷勤。庄助本奉武帝面嘱，负有顺道传谕淮南王之使命，淮南王也知前谏错误，惶恐谢罪，并且厚待庄助等人。庄助不便久留，回至长安。武帝因他不辱使命，设宴赏功。偶然问及庄助家事，庄助答称："臣事陛下，屡荷天恩，于愿已足；惟少时家贫，致为友朋富人所辱，迄今未免耿耿于心。"武帝听了，立拜庄助为会稽太守，有意使他夸耀乡里，以吐当年之气。谁知庄助莅任以后，并无政声。武帝正拟将他调回，适值东越王余善，屡征不朝，武帝盛怒，即欲征讨。朱买臣便乘机献策道："东越王余善，向居泉山，负隅自固，一夫守险，万夫难越。今闻他南迁大泽，去泉山已五百里，无险可恃，倘若发兵浮海，直指泉水，陈舟列兵，席卷南趋，破东越似非难事。"武帝听完，凝思良久，陡然笑道："汝言是也！"遂把庄助调回，拜朱买臣为会稽太守。买臣谢恩之日，武帝笑谓道："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夜行，汝今可谓衣锦荣归了。"买臣听了，免冠叩首道："此乃陛下之赐，臣当尽忠国事，不负此行方好。"武帝又嘱道："此去到郡，亟治楼船，储粮蓄械，待军俱进，不得违误。"买臣奉命而退。

从前买臣曾经一度失官，无资赁屋，借寓会稽守邸中。那时在守邸，即现在的会馆，困守无聊，未免遭人白眼；此次既已荣任会稽太守，诚如武帝所谓，正好扬眉吐气。他便藏着印绶，仍穿一件破旧衣服，伛偻其身，蹒跚其步，来至邸中。可巧邸中坐着上计郡吏等人，方在置酒高会，见了买臣进去，并不邀他入席。买臣也不说明，低头趋入内室，偏与邸中当差夫役，一同吃喝。待至吃毕，方从怀中露出绶带，随风飘扬。旋被一个夫役瞧见，趋至买臣身边，引绶出怀，盯睛一看，却是会稽郡太守的官印。一时尚难分别真伪，赶忙奔出告知大众。大众都已烂醉，还说夫役见鬼，青天白日，在说呓语。那个夫役发急道："我也不知真假，但他怀着的那颗官印，上面确是会稽郡太守官印字

样。你们快去看一看呢，倘是真的，岂不是得罪贵人了么？”当下就有一个素来瞧不起买臣的书吏，他听了夫役说得这般活龙活现，嘴上虽是不肯相信，可是他的那一双穿着官靴的尊腿，早已不听他的支配，自由行动的提脚，就往朱买臣所在之地奔去。顷刻趋出，对了大众，急得摇着头顿着脚的自怨自艾道：“不得了，了不得！朱买臣果真做了会稽郡太守了！”大众一听此言，也顾不得再去问他细情，顿时你抢我夺的奔去禀知守邸郡丞。守邸郡丞，大怪众人不应简慢贵官，疾忙穿戴衣冠，吩咐众人排班肃立，自己亲自进去，恭请买臣出来受谒。买臣方始徐徐踱到中堂。众人犹恐慌张失仪，各皆加意小心，拜倒地上。买臣仅仅微弯其腰，算是答礼。众人刚刚拜毕，外面已经拥满了贺客，以及迎接买臣上任的人员。买臣分别接见之后，登车自去。还有那班势利小人，赶着变了笑脸，恭维买臣，要想跟去到任，派些差使。虽被买臣一口拒绝，甚至讽讥得无缝可钻，也无半句怨言。这是世态炎凉的例子，毋庸细叙。单讲买臣驰入吴境，吏民夹道欢迎，真个万人空巷。吴中妇女，尤喜看会观灯，那天一听新任太守到来，又是本地人做本地的官，愈觉希奇，一时争先恐后仰望丰采，把一条大街，几乎塞得水泄不通。此时买臣坐在舆中，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，一眼瞥见他的那位下堂故妻张氏，也在人丛之中，伸头缩脑的看他。不禁想起旧情，念那墓前分食的余惠，便命左右呼她过来，停下官舆，细询近状。可怜这位张氏，哪里还能答话，既羞且悔，珠泪纷纷而已。买臣也长叹了一声，命她且俟接印以后，来衙再谈。张氏听了，含羞退去。过了几天，买臣诸事已毕，方问近身家人，那个张氏曾否来过？家人等复道：“夫人”……那个家人刚刚说出夫人二字，忙又缩住，改口道：“那位张氏，早已来过多次，家人等因见主人没有闲空，不敢引她进见。”买臣尚未答话，又见一个家人接口道：“那位张氏，早上候至此刻了。”买臣即令唤进。张氏到了此时，自知贵贱悬殊，况且后夫又充衙中公役，此刻不是妇随夫贵，乃是妇随夫贱了，只得老老脸皮，双膝跪下。买臣叫她起来站着道：“前事不必再谈，尔的后夫既是衙中公役，我当拣派优差，使你不致冻馁便了。”张氏尚未开口，又已双泪交流，低声答道：“我已懊悔无及。务望念我与你二十余载夫妻之情，将我收留身边，作妾作婢，悉听尊便。”买臣听了，很是慨叹一会，方始摇头道：“下堂之女，泼水难收，你应该知道。但我既有今日，可以将你夫妇，留居后园；你个人的衣食，由我供给。”说完，立命左右将她带出，以后毋须再来相见。张氏无法，只得跟了左右出去。回至寓中，一把扭住后夫的前襟大骂道：

"都是你这天杀的害我！老娘若不嫁你，老娘此刻岂不是一位现成夫人。"她的后夫道："这事不能怪我，我娶你的当口，你早已与朱家脱了关系的。"张氏不待后夫说完，陡的飞起一腿，可巧踢在后夫的下部，只听得哎唷一声，已没气了。张氏一见闯了人命，飞忙托人告知买臣，求他搭救。买臣听了，也吃一惊，因是命案，无法帮忙，一口谢绝。张氏见没指望，自己想想，就算不去抵命，活着也无趣味，便趁衙役尚未来捕捉的时候，趁早一索子吊死了事。后人演剧，附会其词，竟演出朱买臣真在马前泼水，张氏一头碰死；其实泼水难收的事情，乃是太公望的故事，本与朱买臣无关。当时朱买臣对于张氏，仅引这个古典，并未实做。不知后人如何张冠李戴，弄到他的头上。不佞编撰这部《汉宫》，事事根据正史，兼采古人杂记野史，以及各省省府县志，不敢面壁虚构，即此一段，就可证明。现在再说当时朱买臣听得张氏畏罪自尽，自然将她从优棺殓了案。至于朱买臣如何置备船械，如何助讨东越，不必细述。单讲武帝听得朱买臣到任以后，所施政绩，却比庄助为优，倒也放心。便将出兵的事情，概付廷臣主持，自己仍在宫中与后妃取乐。

有一天，正与陈后、韩嫣、仙娟、子夫、旦白等人，同在槐荫院里，大玩捉迷藏的当口，忽见新封的一位美人，名叫冯吟霞的，笑嘻嘻的拿着一封书走来，向他说道："奴婢奉了陛下之命，整理奏牍，忽见此书的词句，十分诙谐。细查上书之人，方知就是东方朔。奴婢久知此人，是个滑稽派的首领，并且曾经遇着异人，授他长春不老之术。照奴婢的愚见，陛下与其以捉迷藏消遣，弄得精疲力倦，何不把此人召至，正经的呢，向他学些延寿之方；玩笑的呢，命他讲些笑话，以消长昼。据古人传说，一个人每天能够大笑三次，比服补药十剂，还要有益罗！"武帝尚未答言，卫子夫因见吟霞这个主张，很有道理，忙把她手里的那一封书，接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> 臣朔少失父母，长养兄嫂。年十二学书，三冬文史足用；十五学击剑；十六学诗书，诵二十二万言；十九学孙吴兵法，战阵之具，钲鼓之教，亦诵二十二万言；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，又尝服子路之言。臣朔年二十二，长九尺三寸，目若悬珠，齿若编贝，勇若孟贲，捷若庆忌，廉若鲍叔，信若尾生，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。臣朔昧死再拜以闻。

子夫读完此书，不禁笑不可抑的对武帝说道："我们快快停了这个捉述藏的把戏，准照冯美人的主意，速将东方朔召来。"武帝听了道："东方朔的笑话，朕已听厌了的。尔等既是要听，将他召入，也无不可。"一时东方朔来到，见过

武帝。武帝又将专管游戏的术士召到，欲令东方朔射覆为乐。武帝又命取过一盂，笑向吟霞道："汝可暗取一物，覆在盂下。"说着，又指指东方朔道："他能猜着。"吟霞果去取了一个守宫虫，悄悄覆于盂下，先命各术士次第猜来。各术士猜了半天，一个也未猜着。武帝方命东方朔猜来。东方朔于是分蓍布卦，依象推测，顷刻答出四句道：

臣以为龙又无角，谓之为蛇又无足；肢肢脉脉喜缘壁，是非守宫即晰蜴。

吟霞一见竟被东方朔猜着，不禁吓得呆若木鸡，半晌不言。陈后等人，无不笑声吃吃。武帝即赐东方朔锦帛十匹，再令续猜别物，没有一件，不是奇中。当下便惹妒了旁立武帝最宠爱的一个优伶郭舍人，盛气的进白武帝道："东方朔不过侥幸偶中，不足为奇。臣来令他再猜，若能猜中，臣愿受笞百下，否则东方朔也须受笞。"武帝颔首，郭舍人即密向盂下放入一物，便叫东方朔再猜。东方朔布卦毕，即笑道："这不过是个窭数罢了。"郭舍人听了，立刻就现德色道："臣原晓得东方朔乱讲的。"东方朔忙又接口道："生肉为脍，干肉为脯，著树为寄生，盂下为窭数。"郭舍人听了，不禁失色。武帝命人揭盂一看，果系树上寄生。武帝因爱郭舍人，正拟下诏免笞，谁知陈后、子夫、仙娟、吟霞，旦白、韩嫣等人，大家都帮着东方朔，逼着武帝如约立笞郭舍人。郭舍人无法，只好自己褪下裤子，露出那个雪白的屁股，伏地受笞。于是执刑的喝打声，郭舍人叫痛声，东方朔拍掌声，陈后等人互相说笑声，哄然而起，闹得烟障雾罩，声震屋瓦。东方朔拍了一阵复大笑道："出口无毛，敲声好，尻益高。"郭舍人听了，又痛又恨，又羞又气。等得受笞既毕，忙一跷一拐的走至武帝面前，哭诉道："东方朔毁辱天子从臣，罪应问斩。"武帝乃问东方朔道："你何故毁辱他？"东方朔道："臣何尝毁辱他，不过与他说了几句隐语。"武帝问："是甚么隐语？"东方朔道："口无毛是狗窦形，敲声好是鸟哺谷声，尻益高是鹤俯啄状。"郭舍人听了道："他有隐语，臣也有隐语，他若不知，也要受笞。"东方朔道："汝尽管说来！"郭舍人胸无成竹，只好信口胡诌，作为谐语道："令壶龃，老柏涂，伊优亚，狋吽牙。"东方朔不假思索，即应声道："令作命字解；壶所以盛物；龃即邪齿貌；老是年长的称呼，为人所敬；柏是不凋木，四时阴浓，为鬼所聚；涂是低湿的路径；伊优亚乃未定词；狋吽牙乃犬争声。如此浅语，有何难解？"郭舍人听毕，暗忖道："我本杂凑而成，毫无深意；如今被他一解，反而都有来历。如此看来，我的辩才，万不及他，还是挨了一顿板子了事。"想

完之后，只得老实奏道："东方朔真是能人，臣服输了！"武帝听了，喜他不忌人才，也赏锦帛十匹。郭舍人拜谢退下。适有东都献来一个矮人，武帝召入。那个矮人，头足大于常人，身子不满二尺，却是举动有致，出口成章，舞蹈既毕，忽指东方朔向武帝奏道："此人会偷王母蟠桃，何亦在此？"武帝怪问原因。矮人答道："西方王母所种之桃，三千年方始结实，此人无行，业已偷过三次了。"武帝乃问东方朔，命他据实奏来。东方朔但笑不言。武帝尚恐矮人在此，东方朔或有不便地方，即把矮人送至御苑，又问东方朔道："尔不直奏，朕要见罪了！"东方朔听了，方才跪下奏道："臣昔遇异人，秘授长生之术。此术既非炼丹，亦非绝食：第一须不近女色；第二须不作恶事；第三须出语诙谐，乐天行道。第三样，既容易而又最要紧者也。不近女色，精神充足；不作恶事，心地光明；出语诙谐，包涵太和。此三事不缺一样，即能与天地同寿，若仅抱定诙谐为主，每日大笑数次，或数十百次，纵不白日飞升，也可长春不老，一个人尽在春令之中，譬如永作赤子，自无老境堪虞了。至于偷桃一事，即是臣诙谐的诡说。臣现年二十有二，虽在力行长生之术，尚未成仙，怎能去偷王母之桃呢？世人以耳为目，此时已经当真。臣恐千秋万世之后，东方朔偷桃一事，或致演成戏剧，亦未可知。臣非但此时诙谐，直可以永远诙谐下去了。不过不敢欺君，故以实奏。"吟霞在旁插口对武帝笑道："如此说来，奴婢所奏非虚矣。"武帝听了也笑道："不近女色，朕断难办到；不作恶事，也不敢必；独有语出诙谐，包涵太和，朕当行之。"哪里知道武帝本是暴厉之主，稍不合意，就要把人族诛，孔子所说的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仿佛是为他说的。包涵太和之举，叫他如何办到？所以东方朔寿至百岁以上，武帝未及其半，即已呜呼。冯吟霞劝武帝的一番说话，虽非金玉良言，可是比较子夫、仙娟、韩嫣之流，专以酒色为事，已是老鸦中的凤凰了。正是：

　　须知心境原难足，做了人君想学仙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　马上结同心姻缘特别　池中成密约体统何存

却说那时上大夫卫青，已因征讨匈奴有功，授为大将军之职，恩荣无比，富贵无双，还有一条锦上添花的事情，前来凑趣。你道何事？就是前时卫青的女主人平阳公主，竟要嫁他。其时曹寿已经病殁，公主不甘寡居，便想择人再醮。当下召问邸中仆从等人道，目今各列侯中，何人最贵？何人最贤？仆从所说，大家都说除了卫大将军以外，实无其人。公主听了，沉吟半晌道："他是我家骑奴，曾经跨马随我出入，如何是好呢？"仆从又说道："卫大将军如今却不比从前了，自己身为大将军，威权赫赫，连朝中丞相见了他，也要客气三分。况且其姊指日就要册立为后，所有儿子，又悉封列侯，恐怕除了当今皇上外，更有何人赶得上他。"公主听了，暗思道："此言甚是有理。而且卫青方在壮岁，身材状貌，很是雄伟，较之那个死鬼曹寿真有天渊之别。我若嫁得此人，也好算得后半生的福气了。只是眼前没人作主，怎样进行？"正在左思右想，无计可施的当口，忽见几个家臣，从外面奔进来对她说道："公主快快进宫贺喜！卫妃子夫，真个册立皇后了！"公主听了大喜道："真有其事么？这是天从人愿了！"说着，赶紧打扮起来，急急入宫，先与武帝叩喜。武帝因她介绍卫后之功，温语留宫喝酒。公主又去谒见卫后，乘间忙把自己的心事，告知卫后。卫后道："我无公主，怎有今日。公主是我恩人，敢不竭力替公主设法？但是近日宫中多故，此事一时尚有阻碍。"说着，便去咬了公主的耳朵，叽叽喳喳说了一会。公主听完，红了脸忸怩答道："这个办法，好是好的，不过羞人答答的，叫我怎样做得出来呢？"卫后听了微笑道："这有何碍；现在陈后又已废去；韩嫣已被太后查出男扮女装之事，问了斩罪；仙娟妃子，早也失了万岁的欢心。只因太后为了窦太主与董偃合葬之事，深怪万岁不顾大体，万岁近来心下很不快活。公主改节再醮吾弟一事，虽比窦太主与董偃的事情自然正当，可是机会碰得不好。所以我请公主以私情打动万岁，只要万岁答应了，太后那面总易设法。"公主听了，方知自己因在丧中，久不入宫，宫中这般的大

变故，她都未曾知道，当下只得依计而行。这晚武帝喝得大醉如泥的，由宫娥等人将他扶到卫后寝宫，脱去衣服，睡入衾中，便即沉沉睡熟，鼾声大作。及至午夜，懒得睁开眼睛，即将睡在外床的那位卫后拥至怀内，云雨起来。所事未毕，似觉有异，急把眼睛睁开一看，谁知与他颠鸾倒凤之人，却是他的同胞姊姊平阳公主。不觉失惊问道："你怎么睡在此地？卫后这人又到哪儿去了呢？"公主垂泪道："臣妾自从夫死以后，影只形单，寂寞寡欢，直到现在陛下又只知宠幸新后，忘记原媒。臣妾既被陛下所污，原可寻着陛下，惟思一个人既为妇女，应该稍存廉耻，豫窦太主的那等行为，很败刘氏门风，臣妾又不愿学她。卫后方才忽然腹中奇痛，适遇臣妾进来。卫后急于要去更衣，反恐陛下这里没人照应，特命臣妾暂卧外床，俾得伺候圣躬。谁知陛下忽忆旧情，又来相犯。"公主说至此处，更是泪如泉涌，失声而泣。武帝一见公主这般情状，倒也一时心软，极意温存一番，籍赎平时冷落之愆。公主便在此时，要求武帝纳她为妃，否则情愿死在武帝面前。武帝无法，急把卫后呼来，请她调处。卫后笑道："陛下既与公主同床共枕过了，纳之为妃，也是正理；兄妹为婚的事情，古来极多，又不是陛下作俑。妾见陛下魄力雄厚，眼光远大，历代帝王所不敢为之事，陛下无不为之。象这一件小事，怎么反又踌躇起来呢？"武帝听了道："天下之事，朕要如何便好如何；惟有宫内之事，太后要来干涉，朕是出名的一位孝子，怎好不奉慈训？"说着，佯嗔假怒，一定逼着卫后替他设法。卫后一见其计已售，始向武帝笑道："吾弟卫青，现方断弦，陛下何不将公主赐婚吾弟，太后那里，由妾自去请求就是。"武帝听了大喜，那天晚上，一感娇妻解围之功，一与公主叙旧之乐，居然大被同眠，至于乱伦蔑理，哪还顾及。次日，公主回家静候嘉音，卫后便至长乐宫中谒见太后。原来卫后最有心计，在做妃子时代，太后身边的人，无不尽情贿赂，因此太后的两只耳内，天天听见卫后的贤声。此次卫后的册立为后，太后故不反对。这天太后方在心痛平阳公主青年寡居，又不便自己出口叫她女儿嫁人。平时与武帝常常寻事，半是为此。卫后早已猜透太后的心理，故敢承认来求太后。其实她是摔开武帝，由她提议，太后自然要见她的情份。当下见了太后，首先恭维一番，方将来意说明。太后一听她言，正是实获我心，非但满口答应，还要夸奖卫后能识大体，对于姑娘很是多情。卫后一见太后应允，赶忙回去奏知武帝。武帝立刻下诏，令大将军卫青尚平阳公主。成婚这一天，大将军府中，挂灯扎彩，靡丽纷华，不消细说。到了凤辇临门，当有傧相请出那位再醮公主，与大将军行了

花烛之礼。谁人不说他们两人真是天赐良缘。礼毕入房，夜深人静，展开鸳衾，成了凤侣。但不知行那周公之礼的时候，这位新娘，还记得她的皇帝令弟否？卫青自尚公主以后，武帝与他亲上加亲，当然越加宠信。满朝公卿，孰敢不来趋奉。独有汲黯，不甚为礼，却与从前一样。卫青为人，倒也谦和，因为他本敬重汲黯，今见汲黯稍事锋芒，毫不介意。最可怪的是那位目中无人的武帝，也会见了汲黯生畏，平时不整衣冠，不敢见他。一天，武帝御坐武帐，适值汲黯入内奏事。武帝自思尚未戴冠，不愿使他瞧见，慌忙躲入帷中，命人出接奏牍，不及翻阅，即刻传旨准奏。等得汲黯退出，方从帷中钻出就座，这是武帝特别待遇汲黯。此外无论何人，都是随便接见，傲不为礼，就是新任的丞相公孙弘进谒，也是未曾戴冠，便与接见。至如卫青，虽是第一等贵戚，第一位勋臣，武帝见他，总是穿着亵服。可见人臣立朝，只要自己正直，不问他是如何的雄主，也会敬服。可惜一班臣子，见理不明，只知阿谀为事，势必至熟不知礼，有害无益，这是何苦来呢！可是汲黯虽然心地正直，他的身体却不强健，略事操劳，便要生病，每每一请病假，总是再一至三。这天，他又在病假期内，托了一个知己同僚，名叫严助的代向武帝展假。武帝准假之后，又问严助道："尔看汲黯为甚等人？"严助答道："汲黯居官任职，似乎亦与常人无异；若是寄孤托命，定能临节不挠，虽遇孟贲、夏育，未必能夺他的志操。"武帝听了，从此背后对人说话，总称汲黯为社稷臣。不过汲黯喜黄老术，与武帝的志趣不同；并且言多率直，有时实令武帝难以承受。就是边界有事，汲黯却阻武帝用兵。武帝还道他书生胆怯，不甚采用。况且身边现有那位卫大将军，英武绝伦，数次出塞，并无一次遭挫，正可乘此大张天威，逐退强虏。

说到匈奴，却又好笑，一败便逃，天兵一退，他就又来扰边，忽退忽进，捉摸不定。甚至今天入代地，明天攻雁门；不是掠定襄上郡，便是逼永昌安邑。于是元朔六年，武帝再使大将军卫青，出讨匈奴。并令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，翕侯赵信为前将军，卫尉苏建为右将军，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，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，分掌六师，统归大将军节制。浩浩荡荡，出发定襄。卫青外甥霍去病，年仅十八，熟悉骑射，官拜侍中，此次也自愿随征军中。卫青有心提拔，命为嫖姚校尉，另选壮士八百人，归他带领，一同前进。既至塞外，适与匈奴相遇，一场恶战，匈奴大败遁去。卫青暂驻定襄，休养士马。约过月余，便又整队直入匈奴境内百余里，攻破好几处胡垒，斩获甚多。一班将士，杀得高兴，分道再进。前将军赵信，本是匈奴小王，降汉封

侯，自恃路径熟悉，早由岔道杀入。右将军苏建，岂肯轻落人后，联镳继进。霍去病少年好胜，自率壮士，另走一路，去寻胡虏。直到深夜，各将次第回报，都说不见胡虏踪迹，无从追杀。卫青吩咐各自退去。独有赵信、苏建以及自己外甥霍去病三人不见回营，恐怕有失，复令各将前往追踪救应。过了一日一夜，各将纷纷回缴将令，说是不见他们三个的影子，只得回来。卫青听了，已知他们三个深入敌地，恐怕凶多吉少。方在惶惑不安之际，忽见苏建狼狈而入，伏地请罪。问他原因，苏建泣诉道："末将与赵信，偕入敌境，猝被虏兵包围，杀了一日，部下伤亡过半，虏兵死的更多，我兵正好趁此脱围，不料赵信忽又变节，自带千人投降匈奴。末将独力难支，仅以身免，特来请罪。"卫青听了道："按照军法，本应治罪，姑念将军没有畏罪投降胡奴，自来请罪，罚俸三月，戴罪立功可也。"苏建退下，有人私议卫青执法太宽，似非治军之道。卫青笑谕众人道："我若将苏建治罪，以后将士偶有战败，势必降敌，谁人还敢回营呢"众人听了，方才明白卫青深有见地，无不悦服。又过两天，卫青正拟亲自率兵去寻去病，陡然闻得敲着得胜鼓之声，由远而近，顷刻已至营门，跟着又见去病双手提着血淋淋的几颗首级匆匆进营。卫青急问所提的是何人首级。去病听了，且不答话，慌忙伏地自称死罪。卫青不解道："汝既斩有首级而回，何以又说有罪？"去病道："末将一时轻进，杀入敌军阵地；起初虽然胜了几仗，后来敌军愈围愈多，漫山遍野，竟集十多万人马。末将因为寡不敌众，一死虽不足惜，惟于我国的军威有关，一时无法，猝出敌军一个不防，幸将一员女将活擒过来。当时敌方一见末将擒了他们的女将，锐气略挫，阵脚稍乱，末将始能突出重围，挟着女将落荒而走。边跑边问，才知那员女将，名叫翠羽公主，乃是匈奴单于的侄女。她因被擒，思保性命，口述路径，使我逃出险地。到了一座高山，她又叫我直上。那时末将尚未知是善意，便想结果她的性命。岂知她又立誓情愿降汉作为向导，末将遂允其请。她又忸怩的说道，自愿嫁与末将为妻。末将责她无耻，行军之时，何能提到此事。她复申说道，她在她们国里，很有一部分人信仰她，她曾受平汉先锋之职，她既降汉，当然不能再回匈奴。她的私意，只要嫁了末将，至少可以导我杀毙她们国里几位贤王。末将因已入了险地，只好权且应允。她一定逼着末将折箭为誓，末将既要羁縻她，便即答应。当下她就在高山之上，召集她的人马，又把我的壮士八百人，悉行改扮虏兵，回军冲入她们的阵地。她们的将士，一见公主生还，个个喜得既象猴啼，又作雀跃。她就悄悄与我耳语数句，陡然给她们那方

一个冷不防的，厮杀起来。他方既未防备，一时不能抵御，立即溃散。她却奋不顾身，便把单于季父罗姑、相国当户活擒过来，斩杀首级也有三千余颗。可惜末将所率壮士和她的亲军，不到二千人。若有我方军队接应，便可大胜数仗，冲破敌营，也未可知。"去病说完，急把手提的首级呈上道："这是翠羽公主手下的部将，行至中途，忽然反抗起来，思将公主抢回献功；末将帮同公主，方把这几个将士斩首，其余的人，才得伏贴归顺。不过末将未奉将令，擅与敌人配婚，当然罪在不赦。末将只求元帅恩赐生还，决计不敢邀此微功。"卫青听毕大喜道："吾甥此场大功，虽由翠羽公主所助，临机应变，很是可嘉。至于与公主配婚一节，候我专折奏报长安，请旨定夺再说。"没有几时，接到武帝的手诏，一授翠羽公主为偏将军，二授霍去病为冠军侯，即补赵信所遗前将军之缺，且准二人配为夫妇。卫青见他外甥建此奇功，自己也有面子，大乐之下，便在营中备设花烛，使他们二人成亲。又因匈奴经此大败，全行逃回，于是抱定穷寇勿追之议，引军还朝。武帝因为此次北征，虽得斩首万级，逐退匈奴，自己这面却也覆没两军，失去一个赵信，功罪仅足相抵，不应封赏，但赐卫青黄金百斤，以酬其劳。惟见霍去病战绩过人，擢为中郎将，护卫宫门，并将苏建免为庶人。那时连岁出兵，军需浩繁，不可胜数，害得国库空虚，司农仰屋。不得已令人民出赀买爵，名曰武功，大约买爵一级，计钱十七万，每级递加二万钱。虽是朝廷名器，几与市物相似，只要有钱输入，不论人格如何，便是一个官儿，制度虽然不良，国用因得支持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单说武帝的令霍去病守卫宫门，原有用意。这末是甚么用意呢？因为偏将军翠羽公主，虽是蛮邦女子，却生得雪肤花貌，特别风骚。武帝本是色中饿鬼，一见这位异种，岂有轻易放过之理。她的丈夫，既任守宫之职，她自然随夫一起，朝夕相见，便可乘间调戏。这天可巧去病患病在家，就命他的妻子翠羽公主暂时庖代其职。武帝知道此事，正中下怀，于是一个人走到卫所。翠羽公主一见圣驾亲临，吓得不知何故，朝拜之后，静候纶音。武帝却笑嘻嘻的和她谈了一阵家常，后来又对她说宫中妃嫔甚多，终日无所事事，拟命她做第二个孙武子，担任教练一队女儿兵。翠羽公主听了，自然不敢违旨，只得跟了武帝入宫。武帝即将这事告知皇后卫氏。卫后还是头一回见她这位外甥媳妇。至戚关系，除赏赐珍宝外，又向她问长问短，谈个不休。武帝在旁，等得不耐烦起来，便一把将卫后拖到一间密室，老实把自己看中翠羽公主的意思，对卫后讲明。卫后听完，边笑着，边又啐了武帝一口道："世间怎有你这昏

君，难道我们卫氏方面的人物，都要被你受用不成？”武帝再三央求，卫后无法，只得与武帝咬了几句耳朵，请他暂行避开，让她安排。武帝走后，卫后便邀翠羽公主小宴，一位姑母，一位外甥媳妇，低斟浅酌的，喝得万分有趣。卫后有意将翠羽公主灌得大醉的时候，问她：“可爱洗澡？御园有个荷池，水清见底，凉爽无伦。”翠羽公主原是蛮邦女子，平时爱洗野浴。此时酒醉的当口，面红耳赤，心里烦燥，一听卫后之言，赶忙求着卫后同至御园。卫后含笑颔首。一时到了池边。此地乃是禁地，除后妃前来沐浴外，无论何人，不准来此的。翠羽公主一见池水清涟可爱，早已卸去衣服，口里只对卫后说了一声道：“臣妾先下去了。”言犹未毕，已听得噗咚的一声，她那个肤如凝脂的身子，早已跳入池内去了。卫后乃是天朝国母，又生在文物之邦，自然比较翠羽公主文雅得多，那时慢慢的先褪下裳，将下身跳入池内之后，方将上衣脱去，抛在池边草地之上。这样一来，她的下体为水所浸，便不至被人瞧见了。她们二人入水之后，正在洗得忘形的当口，陡见武帝一个人踱至池边，也不打她们二人的招呼，自说自道的脱了衣履，早也钻入池中。卫后假意阻止，已是不及。可怜只把这位翠羽公主羞得无地自容，如果逃至岸上，当然更不雅相。惟有缩做一团，轻轻的只叫卫后解围。武帝原是有为而来，又有皇后在旁帮凶，你们想想看，那这个蛮邦女子，还敢抗拒天朝的皇帝么？卫后还有王婆的手段，趁他们两个结合将成之际，急去咬了翠羽公主的耳朵，订成一个密约。不佞虽然不知她们二人所订甚么密约，不过以后翠羽公主不敢单独侍寝，一奉宣召，必与卫后同行，大约就是密约之中的条件了。当下三人洗完了浴，一同回到宫里，从此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尽情取乐。不过瞒着霍去病一个人罢了。正是：

皇后居然能带马，将军可是已成龟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　大将军性似迂儒　小太后形同木偶

却说卫后的替武帝拉马，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因为自己已届徐娘风韵，万一色衰见弃，岂非要做陈阿娇第二。一时为固宠起见，只有拿她的这位外甥媳妇来做幌子。这样的又过两年，卫后的姿首，真的大不如从前了。翠羽公主呢？又被武帝厌出。卫后没有帮手，正思再去寻觅几个美人来宫，以作臂助；不料已为武帝捷足先得，反目卫后为老妪，却去宠爱了一位王夫人。这个王夫人出身赵地，色艺动人。自从进入宫中，见幸武帝，产下一男，取名为闳，竟与卫后做了情敌。一天卫青进宫，卫后便执了他的手长叹道："我已无能为你的助了，你以后须要自己当心！"卫青听了，略事劝慰几句，闷闷出宫。路过闹市，忽见一人拦车请谒，说有要事密谈。卫青为人本最和气，心里正有隐忧，也望有人指教指教。当下即请那人同车，回到府邸，方知那人名叫宁乘，是个齐人，入都待诏，为日已久，不能见着武帝，累的赀用告罄，衣履不全，见他路过，乘间打算献策。卫青问明来历，宁乘便说道："大将军身食万户，三子封侯，可谓位极人臣，一时无两了。但物极必反，高则益危，大将军亦曾计及否？"卫青听了，连连跺足道："我正为此事担忧，君既见询，必有良策教我。"宁乘道："大将军得此尊荣，半为战功，半乃叨光懿戚。今皇后原是无恙，王夫人已见大幸。王夫人尚有老母在都，未邀封赏，大将军何不赠以千金，预结王氏欢心。多一内援，即多一保障，此后方可无虑呢！"卫青听了，甚以为然。当下谢过宁乘，一面留于府中，待以客礼；一面立取千金，亲去奉送王夫人之母。王母受了，自然告知其女。王夫人即将此事，告知武帝。武帝听了，虽也高兴，惟思卫青为人长厚，计不及此，为何无故赠起金来？次日坐朝面询卫青。卫青老实答是齐人宁乘的主张。武帝听了，即问："宁乘何在？"卫青答以现住臣家。武帝立即传旨召见，拜为东海都尉。宁乘谢恩退出，居然驷马高车的上任去了。武帝回至宫中，仍是天天淫乐。淫乐只管淫乐，却又欢喜求仙，要觅长生之乐，一时投其所好的方士，不知凡几。小有灵验的，

封赏优异；不验的也得赏银百斤。这般一年年的过下去，其间已改元十几次。那年武帝年已七十，生有六男，除长男卫太子名据的外，一为齐王闳，一为昌邑王髆，一为钩戈子弗陵，还有燕王旦，及广陵王胥。次年武帝忽染重病，自知不起，传受顾命，越宿即驾崩五祚宫中。寿终七十一岁，在位五十四年，共改元十有一次。史称武帝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重儒术，兴太学，修郊祀，改朔正，定历数，协音律，作诗乐，本是一位英明的主子。即如征伐四夷，连岁用兵，虽然未免劳师费饷，却也能够拓土扬威。只是渔色求仙，筑宫营室，侈封禅，好巡游，任用计臣酷吏，暴虐人民，终落得上下交困，内外无亲。亏得晚年轮台一诏，自知悔过，得人付托，藉保国祚，所以秦皇汉武，古今并称。独武帝传位少子，不若秦二世的无道致亡，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后人或谓武帝崩后，移棺至未央前殿，早晚祭采，似乎真来吃过一般。后来奉葬茂陵，后宫妃嫔，多赴陵园守制，夜间仍见武帝魂魄临幸。还有殉葬各物，又复出现人世，遂疑武帝尸解仙去。这种都是无稽之谈，不佞这部《汉宫》，虽是小说体裁，可也不敢附会其词。

单说那时大将军霍光，依着遗诏，奉太子弗陵即位，是谓昭帝。昭帝年甫八龄，未能亲政，无论大小事件，均归霍光等主持。霍光为顾命大臣的领袖，兼尚书事，因见主少国疑，防有不测，日夕宿于殿内，行坐俱有定处，不敢少移。且知昭帝幼小，饮食起居，需人照料。其时太后、皇后等人，皆已去世。就是帝母钩戈夫人，又已赐死，人谓仙去，也是讹言。只有盖侯王充妻室，是昭帝的长姊鄂邑公主，方在寡居，家中已有嗣子文信，不必她去经管，正可乘暇入宫，请她护持昭帝。于是即加封鄂邑公主为盖长公主，克日入宫伴驾。琐屑内事，尽归公主料理；外事由霍光与朝臣担任。哪知不到数天，半夜有人入报，说是殿中出了怪异。霍光本是和衣睡着，闻报即起，出召尚符玺郎，向他取玺。霍光之意，以为御玺最关重要，所以首先顾着。岂知尚符玺郎，亦视御玺如命，不肯交出。霍光不暇与说，见他手捧御玺，便欲去夺。那个郎官见了，急抽佩剑道："臣头可断，玺却不能随便交出！"霍光肃然道："汝能保守御玺，尚有何说！我怕轻落人手，何尝要夺取这个宝物呢？"郎官道："臣职司所在，宁死不敢私交。"说毕便退。霍光即传令殿中宿卫，不得妄哗，违者立斩。此令一出，全殿寂然。待到天明，并无所谓怪异。次日，霍光立斩诳报怪异之人，并加尚符玺郎俸禄二等。大小臣工，始服霍光公正，倚作朝廷柱石。霍光又与廷臣商议，尊钩戈夫人为故皇太后，谥先帝为孝武皇帝，大赦天下，万民悦

服。燕王旦与广陵王胥，皆昭帝之兄。旦虽辩慧博学，但是性情倨傲；胥呢，虽有勇力，又喜游猎，故武帝都不使为储，反立年甫八岁的昭帝。昭帝即位，颁示诸侯王玺书，通报大丧。燕王旦接玺书后，明知武帝凶耗，他却并不悲恸，反顾左右群臣道："这个玺书封函甚小，恐是伪造；难道朝中另有变故不成？"乃遣近臣寿西、孙纵之等，西入长安，托言探问丧礼，实是侦察内情。及诸人回报，谓由执金吾郭广意言，主上崩逝五柞宫，诸将军共立少子为帝，奉葬时候，并未出临。旦不待说完，即猝然问道："鄂邑公主你们见否？"寿西答道："公主已经入宫，无从谒见。"旦佯惊道："主上升遐，难道没有遗嘱？况且鄂邑公主又不得见，岂非怪事！"赶忙复遣中大夫邵梓入都上书，请就各郡国设立武帝庙。大将军霍光，已经料定旦有异志，不予批准。仅传诏赐钱三千万，益封万三千户。此外对盖长公主及广陵王胥，亦照燕王旦例加封，免露形迹。旦却傲然道："我依次应该嗣立，当作天子，还劳何人封赐呢？"当下与中山哀王子刘长，齐孝王孙刘泽，互相通使，密谋变乱。诈称前受武帝诏命，得修武备，以防不测。郎中成轸，更劝从速举兵，迟则不及。旦竟昌言无忌，召令国中道：

> 前高后时，伪立子弘为少帝，诸侯交手，事之八年；及高后崩，大臣诛诸吕，迎立文帝，天下乃知少帝非孝惠子也。我为武帝亲子，依次当立，无端被弃，上书请立庙，又不见听；恐今所立者，非武帝子，乃大臣所妄戴，愿与天下共伐之！

这令既下，又使刘泽申作檄文，传布各处。刘泽本来封爵，且浪游齐燕，到处为家，此次既与燕王旦立约，自归齐地，拟即纠党起应。燕王旦亦大集奸人，收聚金铁，铸兵器，练士卒，屡出校阅，克期发难。郎中韩义等先后进谏，均遭杀戮，共计十有五人之多。燕王正拟冒险举事，不料刘泽赴齐，已为青州刺史隽不疑所执，飞报朝廷，眼见得逆谋败露，不能有成了。隽不疑素负贤名，曾由暴胜之荐，方授今职。不疑虽然执住刘泽，却未知他有谋反情事。适由缾侯刘成，闻急告变，方始据实上闻。大将军霍光谓新主继位，不宜骤杀亲兄。但将刘泽处斩，令旦谢罪了事，迁不疑为京兆尹，益刘成食邑。一场天大风云，化为没事，这也是霍光存着宽大主义的好处。霍光又恐有人嫉他专权，乃举宗室刘辟疆等任光禄大夫。辟疆系楚元王孙，年已八十有余，徙官宗正，旋即病殁。时光易过，匆匆已是始元四年，昭帝已经十有二岁。上官桀有子名安，娶霍光女为妻，生下一女，年才六龄，安欲献入宫中，希望为后，乃求诸妇

翁，说明己意。霍光谓安女太幼，不合入宫。安虽扫兴而回，不肯罢休，居然被他走着一条门路，跑到盖侯门客丁外人家中，投刺请见。丁外人籍隶河间，小有才智，美丰仪，擅口令，盖侯王文信，聘他入幕为宾。谁知却被盖长公主瞧见，不由得大动淫心。她虽中年守寡，大有窦太主与平阳公主之风。丁外人原是一位风流人物，到口馒头，断不推却。不到几时，自然似漆如胶了。及至盖长公主入宫，护持昭帝，内外隔断，情不能已，还时时出宫相会。事为霍光所闻，霍光暗思奸情事小，供奉事大，索性令丁外人一同住在宫内，使公主如了心愿，方能一心一意的照料幼主。于是面子上算是诏令丁外人入宫值宿，暗底下这个宿字大有文章。盖长公主既满她的心愿，其乐可知。上官安探知此事，特地恳求丁外人入白公主，玉成此事。丁外人乐得答应，事成之后，自然不致空劳。等得晚上与公主同宿的当口，告知公主。公主本想将故周阳侯赵兼女儿，配合昭帝，既是情人说项，只好把赵兼女儿降为妃嫔，即召安女入宫，封为婕妤，未几就立为后。上官安既是国丈，不次超迁，已为车骑将军。心感丁外人进言之功，要想替他求个侯爵，以酬大媒。一天特去面求霍光，霍光听了摇头道："此事有违汉例，万万不可！"上官安碰了一鼻子的灰，只得请出乃父，去与丈人说情。上官桀与霍光同为顾命大臣，又是儿女亲家，自己以为这点小事，定可为丁外人干旋；岂知霍光抱定公事公办，毫不以私废公的宗旨。上官桀复又降格相求，能封丁外人一个光禄大夫，也算有个交代；不料霍光忿然道："丁外人并无尺寸之功，何能轻易授爵？"上官桀抱惭回府，从此便与这位亲家变成冤家。盖长公主也恨霍光不封她的情人为侯，于是里应外合的要想推倒霍光。乃由桑弘羊伪写燕王旦密劾霍光的一本奏章，递与昭帝。是年本为始元七年，昭帝年虽只有十四，却有作为，因改号五凤元年。昭帝接了奏牍一看，早知是假，搁置不理。那天坐朝，不见霍光，便问："大将军何在？"上官桀应声道："霍光自知有罪，不敢入见。"昭帝亟顾左右，召入霍光。霍光免冠伏地。昭帝道："将军无罪，尽可戴冠。"霍光谢恩起来，问昭帝道："陛下何以知臣无罪？"昭帝笑道："朕虽年少，真伪尚能鉴别。"群臣听了，极口称颂万岁圣明。只有上官桀气得不可开交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竟拟先杀霍光，继废昭帝，再把燕王旦诱令入都将他刺死，自登大宝。一面告知盖长公主，只说杀霍光，废昭帝，迎立燕王。公主倒也依从。上官桀复请盖长公主设席宴请霍光，以便席间行刺；一面飞报燕王旦，请即入都。燕王大喜，即欲起程，燕相平阻止不听。正拟择日入都，又接盖长公主密书，谓本

拟即日在都发难，因惧大将军霍光、右将军王莽二人。今王莽已逝，丞相又病，准趁这个机会举事，叫燕王旦从速预备行装等语。燕王即将此书遍示群臣。偏偏天象告警，忽尔奇热，忽尔奇寒，忽尔天上一虹下垂宫井，井水忽涸，大众哗言井水为虹吃干；忽又群豕突出厕中，闯入厨房，毁坏灶觚；忽又乌鹊在空中大战，纷纷堕地而死；忽又鼠噪殿门，跳舞人立而行，殿门自闭，坚不能启，城垣无故发火，宫中坠下巨星。燕王迭见这般怪异，也会吓出病来，赶紧遣人入都探听消息。去人回报，方知上官父子逆谋败露，自己还有大祸。先是盖长公主听了上官桀的计议，欲宴霍光，将其刺死。事尚未发，已被舍人燕苍密告霍光，霍光急奏昭帝。昭帝即命丞相田千秋密捕上官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处斩；燕王旦赐令自尽，其子免罪，废为庶人，削国为郡；盖长公主与其子王文信，一同撤去封号；惟上官皇后，未曾与谋，且是霍光的外孙女，因得免议；又封燕苍为列侯，以奖其密告之功；丁外人因已畏罪自尽，亦得免议。燕王旦既知其事，一恸而殁。总算自尽。昭帝办过这场逆案，愈加信任霍光。霍光仍是旧日行为，并没骄矜之色。又过四年，昭帝已是十八岁了，提早举行冠礼。上官皇后六岁入宫，现年不过十有二岁。以十二岁的女子加笄，本也太早，无如刘氏上代，鲁元公主之女张皇后已有先例。此次十八岁的新郎，十二岁的新娘，大家见了，也不为奇。大婚这天，大将军以下，一律入贺，只有丞相田千秋，患病甚重，不能与贺。及至婚礼告成，千秋却已谢世，谥曰定侯。昭帝乃命御史大夫王欣继任丞相。至五凤七年元日，复又改始平元年，诏减口赋钱十分之三，宽养民力。从前汉初定制，凡人民年在十五岁以上的，每年须纳税百二十钱；十五岁以下，概行豁免。武帝时代，因为国用不足，加增税则，人民一到七岁，便要输钱二十三钱。昭帝减税，也是他的仁政。是年仲春，天空中忽现一星，形大似月，向西飞行，后有许多小星随着，万目共睹，大家无不惊异。谁知可巧应在昭帝身上，不久，昭帝年仅二十一岁，忽然生了一种绝症，医治无效，竟于始平元年夏四月，在未央宫中告崩。共计在位十三年，改元三次。

那时上官皇后，年才十五，已作寡鹄，又未生下一男半女，其余妃嫔也都是不曾生育。大将军霍光以及盈廷臣工，都以继立无人，颇费踌躇，或言昭帝无后，只好再立武帝遗胤。现在的广陵王胥，本是武帝亲子，可以继嗣，霍光则不以为然。正在相持未决之间，便有一郎官，窥透霍光意旨，上书说道："昔周太王废大伯，立王季；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，无非在付托得人，不必拘定长

幼。广陵王所为不道，故孝武帝不使承统，如今怎么可承宗庙呢？"霍光见了此书，遂决计不立广陵王，另想应立宗支。想来想去，只有昌邑王贺，本为武帝之孙，虽非正后所出，但查武帝两后，陈氏被黜，卫氏病殁，武帝却说她自杀。这样一来，好似没有皇后一般。当武帝驾崩时，命将李夫人配飨。李夫人就是昌邑王贺的亲生祖母，正可入承大统。且与昭帝有叔侄谊，以侄承叔，更好作为继子。于是假上官皇后命令，特派少府史乐成、宗室刘德、光禄大夫牛吉等人，往迎昌邑王贺，入都主丧。原来昌邑王贺五龄嗣封，居国已十多年，却是一位狂纵无度的人物，平时专喜游牧，半日之中，能驰三百里路。中尉王吉屡次直谏，并无听从；郎中令袭遂也常规劝，贺却掩耳逃入后宫，但与驺奴宰夫，戏狎为乐。一天，贺居宫内，陡见一只巨大的犬，项下似人，头戴方山冠，股中无尾，禁不住诧异起来。忙问左右，俱答未见。乃召袭遂入内，问主何兆？袭遂答称："这是上天垂戒大王。意谓大王左右，如犬戴冠之人，万不可用，否则必失国土。"贺疑信参半。过了数日，又见一只白熊，仍问袭遂，答道："亦是危亡之象。"贺正待答话，忽见内侍急急报入，说道天使已至，来迎大王入都为帝。贺听了大笑之下，急把袭遂所戴纱帽一掀道："是不是寡人要做皇帝了？你还胡言乱语的说甚么要失国土！"说完，又将袭遂推下陛墀道："去休，去休，你枉做朕的大臣！"袭遂也把帽子戴正，边立定答道："十五岁的小太后能作甚么主张，不过形同木偶而已；全是大将军霍光的主意。大王做得成皇帝，也是霍光的傀儡，做不成呢，贻笑天下，有何面目再回国来。臣为大王计，似宜审度而行为妥。"贺当下听了，连连道："皇太后若是木偶，朕更可为所欲为，无人干涉了！"袭遂一见忠言不纳，趋出立即辞官而去。正是：

忠言逆耳翻遭侮，喜气临头怎肯推？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驿馆作阳台死贪写意 宫庭易监狱活不耐烦

却说袭遂去后，贺也不去留他，只急将史乐成等人请入宫中。展书阅看未毕，又乐得手舞足蹈，喜气洋洋的，昂头向天大叫道："老天，老天！我刘贺竟会做皇帝老子不成！"他痴痴呆呆的还要再说，他身边的一班厨夫走卒，闻得长安使至，召王嗣位，个个也是中毒一般，一哄而进的围着贺，要求跟着进京，弄个一官半职玩玩。贺见了这班牛鬼蛇神的仁兄，毫不讨厌，反而对他们说道："大家都是开国元勋，当然带你们同去。"于是择定次日起程。还是史乐成等人，看了这位新主身边的人物，太不成模样，只得问他道："大王身边不是有一位诤臣袭遂么，现在何处去了？"贺答道："诸公问他么？他方才与我闹了一阵，辞职而去。"史乐成等人叹息道："这是不能准他走的！大王此次入都，单是中途招待迎送的侯王官吏，也有不少的酬应。袭遂为人，大家无不钦佩，所以臣等冒昧直言，务请大王将他召回同行。"贺听了，心里虽然不甚高兴，惟恐得罪来使；若被他们掉个花枪，不要弄得到手的皇帝，不着杠起来，那还得了。没有法子，只得忍气吞声的去把袭遂召回，好言劝慰一番。袭遂听了，便与王吉二人，合缮一书，叩首进谏，大略举殷高宗故事，叫他谅闇不言，一切国政，全归大将军处决，幸勿轻举妄动等语。贺看了之后，假装称赏不止，立时同了大众急急登程。他一个人仍是骑着他所蓄的那匹大马，把缰一提，用出平生绝技，一口气跑了一百三四十里；回头看看从人，却没一个影子。其时已到定陶，他无奈只得入驿等候。直至晚上，一班朝使以及随从诸人，方始赶到，都言马力不足，沿途倒毙甚多。原来各驿所备马匹，寥寥无几，总道新主入都，从吏不过百人。哪里知道贺手下的幸臣，已有七八百人之多。再加幸臣手下的幸臣，也有数百。驿中一时不能凑数，只好把所有的劣马病马，统统献出。劣马病马，如何追得上贺的良骏？沿途倒毙，本是意中之事。谁知贺的幸臣，狐假虎威，不胜骚扰。史乐成等人，心中虽不为然，究竟因是新主，不便多言。仍是袭遂在旁看不下去，力请贺减少随从。贺倒应允，但是

那班幸臣，个个都想攀龙附凤，谁肯中道折回？袭遂左右为难了一会，竟会作主，挑选一百余人，准令随行，其余人等，饬令自由入都，不得在此喧哗。这样一办，次日方能成行。及抵济阳，贺忽然要买长鸣鸡、积竹杖起来。因为这二物是济阳的著名土产。其实于贺毫无用处，无奈这位新天子一定要办，还是袭遂再三带骗带劝，总算只买了长鸣鸡一百只，积竹杖二百根，趱程再行。晚宿弘农，贺已沿途望见美貌民女，不胜艳羡。暗使大奴善物色佳丽，送入驿中。大奴善奉了贺命，便将民间妇女，稍有姿首的，强拉登车，用帷遮着，驱至驿舍。贺如得异宝，顺手撳着便奸，也不问她们愿与不愿。可怜那班村姑乡妇，怎敌得这位遇缺即补皇帝的威力，只好吞声饮泣，任其所为。事为史乐成等所知，便怪昌邑相安乐，为何不加谏阻。岂知安乐是个拍马好手，哪敢去扫新主的兴致，仍去转告袭遂，要他来作凶人。袭遂原是硬汉，并不推辞，自然入谏。贺也自知不合，极口抵赖，袭遂正色道："大王果无此事，这是大奴善的妄为了，罪有应得，由臣将他处治。"大奴善系官奴头目，故号大奴。当时立在贺侧，即由袭遂亲自动手，把他拉出，付与卫弁正法。并将所有妇女，各给十金，遣回原家。案既办了，又启行至霸上。距离都城已近，早有大鸿胪等出郊远迎，恭请贺改乘法驾。贺乃换乘龙辇，使寿成御车，袭遂参乘。行近广明东都门，袭遂向贺陈请道："依礼奔丧入都，望见都门，即要举哀。"贺闻言，托词喉痛，不能哭泣。再前进至城门，袭遂复申前请。贺尚推说城门与郭门相同，且至未央宫东阙，举哀未迟。及入城，到了未央宫前，贺面上只有喜色，并没戚容。袭遂又忙指示道："那边有棚帐设着，就是大王的坐帐，赶紧下车，向阙俯伏，哭泣尽哀。"贺至此推无可推，方始一跳下车，步至帐前，伏在地上，俯首无闻，算在举哀。礼毕入宫，先以侄礼见过上官皇后。这位侄子，倒比她大着数岁。当下由上官皇后下谕，立贺为皇太子，择吉登基。贺自入宫至即位，幸有袭遂耳提面命，总算尚无大错。便尊上官皇后为皇太后。又过数日，将昭帝奉葬平陵，庙号孝昭皇帝。贺即登位，拜昌邑相安乐为长乐卫尉；此外随来的一班幸臣，统统授为内臣。一天到晚，仍与内臣游狎；一见美貌宫女，立刻召入侑酒侍寝；又把乐府中的乐器，悉行取出，叮叮咚咚，闹个不休。一夕，贺正与一班内臣喝酒，内中有一个名叫项能恭的悄悄的对贺说道："现在朝廷大权，全操霍光之手。皇太后乃是霍光的外孙女儿，年仅十五，业已守寡。陛下若能向她挑逗，此关一通，便可把霍光革职，陛下就好为所欲为了。"贺听了连连摇首道："此人面有麻斑，只有那位孝昭皇帝会赏识她，朕却不中。"

谁知可巧被袭遂亲耳听见，顿时一把将项能恭揪住，大骂道："你这丧心病狂的东西，竟会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语出来！"项能恭还想贺去救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被袭遂拔出佩剑，手起刀落，项能恭的尊首，已与肩胛脱离关系。贺见了，也会吓得大喊饶命。袭遂一面插入手中之剑，一面伏地大哭道："陛下不改劣行，臣等死无葬身之处矣！"贺也惭愧不遑，不过事情一过，仍复荒唐如故。

大将军霍光，本是此次推戴最力的一个人，眼见贺如此荒淫无道，深以为忧，每与大司农田延年熟商善后方法，延年道："将军身为柱石，既然失检于前，何不补救于后？只要入白太后，另选贤君，也不为晚。"霍光嗫嚅道："古来曾有此事否？"廷年道："从前伊尹相殷，尝放大甲至桐宫，藉安宗庙，后世称为圣人。今将军能行此事，就是汉朝的伊尹了！"霍光听了，乃擢延年为给事中；并与张安世秘密计议废立大事，其外并无一人得知此谋。又过几日，贺梦见蝇矢满阶，多至五六石，有瓦覆着，醒来又问袭遂，主何吉凶。袭遂道："陛下尝读过《诗经》，诗云：'营营青蝇，止于樊。恺悌君子，毋信谗言！'今陛下嬖幸甚多，正似蝇矢丛集，因此有这梦兆。臣愿陛下摈绝昌邑故臣，臣应首先告退！"贺听了，似信不信的道："从前在昌邑时候，种种梦兆，君谓不佳，朕何以已为天子？大家既是赞成你的为人，朕也不便放你回家！至于朕身边的臣众，他们又不谈及国事，何必去理睬他们呢？"说完之后，就把此事丢开。次日，太仆张敞，也来进谏，贺以嬉笑出之。言尚未已，光禄大夫夏侯胜因来奏事，奏毕也谏道："臣见久阴不雨，臣下必有异谋，陛下不可不防。"贺听了大怒，斥为妖言惑众，立命发交有司究办。有司告知霍光，霍光不禁暗暗起疑道："夏侯胜语似有因，或由张安世泄谋，也未可知。"即把张安世召至，面加诘责。张安世道："此是何事，我怎会与他言及秘密？可以面质！"霍光亲提夏侯胜严讯。复侯胜从容答道："《洪范传》有言：'皇极不守，现象常阴。下人且谋代上位。'我不便明言，故仅云臣下有谋。"霍光当下听了，不觉大惊。一面将夏侯胜官还原职，一面与张安世密议道："此事不能缓了！"即命延年往商丞相杨敞。杨敞听了，顿时吓得面如土色，汗下似雨，不敢允诺。倒是杨敞妻子，为司马迁之女，颇有才干，搴帘而出，语延年道："大将军遣君来商此事，乃是不弃我们，请即复报将军，我们准奉教令。"延年返告霍光。霍光即令延年、安世二人，缮定奏牍，妥为安排。翌日，至未央宫，传召丞相、御史、列侯，及中二千石、大夫、博士，一同入议，连那位不肯变节重归故国的苏武，亦令

与会。群僚不知何故，只得静听大将军发言。霍光一见大众均已到齐，便大声道："昌邑王行迹昏庸，恐危社稷；诸君都是食禄的臣子，可有甚么高见？"大家听了，方知是这个大问题，个个人把眼睛望着霍光的那一张嘴，想听下文，心里呢，莫不存着但凭吩咐四字罢了。霍光一见众人不肯首先发言，又对众人道："这是国家大事，应该取个公论。"当下田延年奋然起座，按剑上前道："先帝以社稷托付将军，授以全权，无非深知将军忠心为国，能安刘氏，今群下鼎沸，譬如大厦将倾，将军若不设法维持，试问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？"霍光正要答语，陡见由宫内奔出一个赤体光身的宫女，向他扑的跪下道："奴名苏馥，曾为先帝幸过。今皇帝不顾奴的节操，强行奸污。奴因一个弱女子，力不可抗，此刻乘隙逃出，禀知将军。奴死之后，没有脸去见先帝，乞将奴面蒙上一布，奴心方安。"说完，就用手中所藏的一把绣花小剪，向她喉中一刺，顷刻之间，飞出一股鲜红，死于殿上。霍光一面急命左右，把苏馥的尸身拖下，好好安葬，一面对大众道："即此一端，废之已有余。"大众一见延年按剑而走，声势汹汹；又见贺的行为果也不对，大家若不相从，必遭杀害，何苦要替贺来做死忠臣呢？于是个个离座向霍光叩首说道："社稷人民，全系将军；大将军苟有主张，臣等无不遵从。"霍光乃将大众请起，袖中拿出奏牍，先请丞相杨敞署名，其余次第署毕，便引大众至长乐宫，入白太后，陈明昌邑王贺无道，不应嗣位的情形。可怜这位太后，年才十五，懂得甚事，自然是以霍光之言，惟命是从的了。霍光又请太后驾临未央宫，御承明殿，传诏昌邑故臣，不准擅入。那时贺闻太后驾到，不得不入殿朝谒。但因酒醉过甚，由宫娥搀扶而行，朝毕趋出，退至殿北温室中。霍光走来指挥门吏，速将室门关闭。贺张目问霍光道："关门何为？"霍光跪答道："太后有命，不准昌邑群臣入内。"贺摇头道："这也不必如此急急，让朕慢慢的打发他们回去便了。"霍光也不与他多言，返身趋出。此时已由张安世率领羽林兵，把昌邑群臣拿下，约有四五百人，连龚遂、王吉也在其数。霍光又将昭帝旧日群臣召入，责令把贺监守，毋令自尽，致负弑主恶名。贺真昏愦，到了此时，还没有知道废立情事。一见新来侍臣，尚问道："昌邑群臣，究犯何罪，却被大将军全行驱逐？"侍臣不便明言，只推不知。稍间，就有太后诏至，立传贺去问话。贺至此方才有些惶恐起来，问诏使道："朕有何罪，乃烦太后召我？"诏使也含糊答应。贺只得随之来见太后。只见太后身服珠襦，端坐武帐之中，侍卫森立，武士盈阶，犹不知有何变故，战战兢兢的跪下，偷视太后之面。这时已有尚书令捧着奏牍

朗声宣读道：

丞相臣杨敞、大司马大将军臣霍光、车骑将军臣张安世、度辽将军臣明友、前将军臣韩增、后将军臣赵充国、御史大夫臣蔡义、宜春侯臣王谭、当涂侯臣魏圣、随桃侯臣赵昌乐、杜友臣屠耆堂、太仆臣杜延年、太常臣门昌、大司农臣田延年、宗正臣刘德、少府臣史乐成、廷尉臣李光、执金吾臣李延寿、大鸿胪臣韦贤、左冯翊臣田广明、右扶风臣周德、故典属国臣苏武等，昧死言皇太后陛下：自孝昭皇帝弃世无嗣，遣使征昌邑王典丧，身服斩衰，独无悲哀之心。在道不闻素食，使从官略取女子载以衣车，私纳所居馆舍。及入都进谒，立为皇太子，常私买鸡豚以食。受皇帝玺于大行前，就次发玺不封。复使从官持节，引入昌邑从官二百余人，日与敖戏，且为书曰："皇帝问侍中君卿：使中御府令高昌，奉黄金千斤，赐君卿娶十妻。"又发乐府乐器，引纳昌邑乐人，击鼓歌吹，作俳优戏。至送殡还宫，即上前殿，召宗庙乐人，悉奏众乐，乘法驾，皮轩鸾旗，驱驰北宫、桂宫，弄彘斗虎。召皇太后所乘小马车，使官奴骑乘，游戏掖庭之中，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。诏掖庭令敢泄言者腰斩。

上官太后听到此处，也不禁大怒，命尚书令暂行止读，高声对贺道："为人臣子，可如此悖乱的么？"贺听了，又惭又惧，退膝数步，仍然俯伏。尚书令又接续读道：

取诸侯王、列侯、二千石绶及墨绶、黄绶，以与昌邑官奴。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，赏赐所与游戏之人。沉湎于酒，荒耽于色。自受玺以来，仅二十七日，使者旁午，持节诏诸官署征发，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。失帝之礼，乱汉制度。臣敞等数进谏，不少变更，日以益甚。恐危社稷，天下不安，臣敞等谨与博士议，皆曰：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，所为不轨。五辟之属，莫大不孝。周襄王不能事母，春秋曰：天王出居于郑，由不孝出之，示绝于之天下也。宗庙重于君，陛下不可以承天序，奉祖宗庙，子万姓，当废。臣请有司以一太牢具，告祠宗庙。谨昧死上闻！

尚书令读毕，上官太后单说"准奏"二字。这还是她的外公霍光教导她的。当下霍光便令贺起拜受诏。贺急仰首说道："古语有言，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天下。"霍光不待说完，即接口道："太后有诏废王，怎得尚称天子！"说完，忙走至贺身边，代解玺绶，奉与太后，便命左右扶贺下殿，出金马门，群

臣送至阙外。贺自知绝望，始西向望阙再拜道："臣愚戆不能任事。"言罢乃起，自就乘与副车。霍光亲送入昌邑邸内，才向贺告辞道："王所行自绝于天，臣宁可负王，不敢负社稷，愿王自爱！臣此后不能再侍左右了。"说罢，涕泣而出。群臣复请治贺应得之罪，太后便把贺下入监狱；昌邑诸臣，陷王于恶，一概斩首。只有郎中令袭遂、中尉王吉，因曾谏贺，得减轻髡为城旦。

贺入了监狱，又知昌邑群臣个个斩首，至此方始懊悔起来，掩面大泣道："我的性命，恐怕难保了！"连哭二日三夜，泪尽见血。当夜复得一梦，梦见一双燕子，只在他的面前呢喃，醒来告知狱官，要他答出吉凶。狱官听了，敷衍他道："燕子应归故垒，大王或者蒙赦，仍回昌邑，也未可知。"贺听了悲喜交集的道："我若能回返故土，那就心满意足，再不去与昌邑群臣游戏了。"狱官道："昌邑群臣，早已弃市，大王怎会再与他们游乐呢？"贺失惊道："不错，不错！他们都死了！我一时忘记，故有此言。"不言贺在监中，日望赐回故土之诏，单讲霍光既废了贺，自知从前冒昧，并未先行察访贺的平日为人，贸然便把他立为新君。现在朝廷无主，只有四面的打听刘氏的贤裔。一天与光禄大夫丙吉，谈完国事，猝然问道："君知刘氏后人，何人最贤？"丙吉答道："我妻素号知人。她在将军迎立昌邑王贺的当口，曾经谓我道：'武帝曾孙病已，现年十八岁，通经术，具美材，且有孝行，比起昌邑王来，真有天壤之别；大将军今乃舍贤立劣，是何用意？"霍光听到此地，不待丙吉说完，连连的跺足道："君夫人人称女中丈夫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此事怪君，何以不先告我？"丙吉道："此刻提及此人，也不算迟。"霍光摇首道："已经多此一段麻烦了，现在既有这位贤人在此，老夫即当奏知太后，请她定夺。"正是：

帝位既为私有物，刘家以外自无人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　柳叶成文龙飞九五　杨枝托梦凤折重三

却说霍光自知上次立帝之事，未免有些冒昧，反防丙吉夫人的说话，不甚可靠，又向四处暗暗打听，方知那位病已果是真正的贤人。乃去开了一个朝议，说明己意，要立病已为君。众无异辞，便会同丞相杨敞等上奏上官太后。上官太后本是一个徒拥虚名的木偶，要她作主，确没这个程度，霍光一言，当然准如所请。霍光即命宗正刘德备车往迎。说到这位病已的历史，却也很长。他也是一代明君，应该细细表明，阅者方会知道。原来病已就是卫太子据的孙子。卫太子据尝纳史姓女子为良娣。良娣是东宫姬妾的官名，位在妃嫔之下，等于皇帝身边的贵人美人。当时史良娣生子名进，号史皇孙。史皇孙纳王夫人，因生病已，号皇曾孙。卫太子起兵败死，史良娣、史皇孙、王夫人等人，同时遇害。那时病已尚在襁褓，系在长安狱中。适值廷尉监丙吉，奉诏典狱，见了这个呱呱在抱的婴儿，查知是武帝的曾孙，回到家里，急急告知他的夫人。他的夫人姓水名婴，赵地人氏，自幼即具望气知人之术。她的要嫁丙吉，也是她自己选中。她说她的禄命很是平常，只要嫁个衣食无亏的丈夫，乐天知命，安安闲闲的度过一生，便是万幸。嫁了丙吉之后，并劝丙吉："不可妄冀非分，你我二人，自然不愁冻馁，白头到老。"那时丙吉正在少年气盛的时候，那儿肯听这个阃令！后来事事不能如意，都被他的夫人道着，方始服软。有一天，武帝要擢丙吉一个要职，丙吉赶忙力辞，武帝不解，他便把他夫人望气知人的本领说将出来。武帝听了，也甚惊异，急把水婴召至道："汝能教汝夫守分处世，朕极嘉许！但朕是位天子，要汝夫富贵，并不费吹灰之力，汝相信朕的权力么？"水婴俯伏奏道："诚如圣论，则从前的邓通，既有现成铜山铸钱，也不至于饿死了。"武帝被她驳倒，一笑了事，单对丙吉道："朕拟任汝为典狱；此职不大，汝当毋违！"丙吉听了，目视水婴，不敢立诺。水婴颔首道："此职专管人犯，倒可积点阴功，与君却也相宜。"丙吉听了，方才奉命。武帝见了大笑道："丙吉有此内助，此生不致有意外了。"丙吉谢了武帝，

同着水娶下朝回家。次日前去查监，见了病已，自然要与水娶商量。水娶道："且俟妾明日与君前去看过再议。"次日水娶到了狱内，将病已抱来一看，不禁失色道："此子将来福与天齐，君应善为护持！"丙吉即在狱中，拣了赵姓胡姓两个犯妇，令她们好好哺乳，自当另眼看待。赵胡二妇，喜出望外，小心照管，宛同己出。丙吉夫妇，天天亲去检查，恐怕二妇暗中尚有虐待的情事。嗣见二妇真的尽力照管，方始放心。岂知武帝养病五柞宫内，听得一个术士说："长安狱中，有天子气上现。"于是下了一道诏书，立命郭穰把狱中的人犯，不管男女长幼，一概处死。丙吉探知其事，等得郭穰到来，偏偏闭门不纳，但命人传语郭穰道："天子以好生为大德，犯人无罪，尚且不可妄杀，何况此中有皇曾孙在内呢？"郭穰本知武帝正在信任丙吉，便把丙吉之言，回报武帝。武帝却也省悟，却大笑道："狱中有此大头官儿，这明明是天命所在了！"因即一律免死。丙吉又替病已设法，欲将他移送京兆尹那里。未行之先，致书相请。谁知京兆尹胆小，不敢接受。转眼之间，病已已经数岁，在狱时常生病，医治不甚方便，全赖丙吉夫妇刻刻提防，方才不致夭折。丙吉又探得史良娣有母贞君，居住乡间，有子史恭，尚能仰事，乃将病已送与史贞君抚养。贞君本在惦记这个外曾孙，一见到来，不觉破涕为笑，虽是年迈龙钟，倒也振作精神，竭力看护。至武帝驾崩，有遗嘱将病已收养掖庭，病已因得重行入都，归掖庭令张贺照管。张贺即现任右将军张安世之兄，前曾服伺卫太子据过的，追念旧恩，格外尽心抚养，及稍长大，自出私囊，令其入塾读书。病已非但聪明过人，而且来得勤学不倦，又过数年，已是一表人材。张贺便想把他女儿配与病已，张世安发怒道："病已为卫太子据的孙子，叛国后裔，只要衣食不缺，也好知足，我们张氏女儿，怎好配这罪奴？"张贺拗不过这位做大官的老弟，只得罢了此议。但是仍在留心一位好好女子，总要使病已成家立业，方算对得起卫太子据。适有暴室鄙夫许广汉，生有一女，名唤平君，真个才貌双全，婉淑无比。只是命宫不佳，许了欧侯氏之子为妻，尚未过门，欧侯氏之子一病身亡，平君便做了一位望门寡妇，现尚待字深闺。广汉与张贺，前皆因案牵坐，致罹宫刑。张贺是坐卫太子一案，广汉是坐上官桀一案，二人都是刑余之人，充当宫内差使。掖庭令与暴室鄙夫，官职虽分高下，可是同为宫役，时常相晤，各怜身世，每以杯酒消愁。一日，两人互谈衷曲，酒至半酣，张贺便向广汉说道："皇曾孙病已，年已长成，将来如有恩赏，便有侯封之望，君有令媛，待字闺中，如若配与病已为婚，也是好事。"那时广汉已有酒意，慨然应允。饮毕

回家，与妻谈及，他的妻子勃然大怒道："我的女儿乃是一朵鲜花，怎能配他！"广汉听了，便把病已如何有才，如何有貌，一定求他妻子答应。他的妻子听完，又瞪着广汉道："既是这般好法，张贺也有一个女儿，何以不许配他呢？"广汉道："张贺本要许他的，因为他的老弟反对，所以不成事实。其实这位病已，究是一位皇曾孙，你要想想看，刘氏的亲骨血，会不会落魄无依的呢？将来一朝得志，你我还有靠傍呢！"他的妻子听到此地，方才明白过来道："不错，不错！他无论如何，总是皇帝家中的子弟。既是如此，我就将我的女儿配他。"张贺仍旧拿出私财，替病已行聘成礼。娶来之后，两小夫妇，倒也甜甜蜜蜜，鱼水和谐。病已因有岳家资助，便向东海澓中翁处，肆习《诗经》。闲暇的时候，也常出游三辅，所有闾里奸邪，国家政治，无不紧记胸中。还有一样异相，满体生毛，居卧之处，时有光耀，他也因此自豪。

昭帝元凤三年正月，泰山有大石，忽然人立；上林中的柳树，已经枯死，忽又复活，叶上虫食之处，隐约成文，却是"公孙病已立"五字。当时朝野人士，无不惊为异事；不过一时想不到这位皇曾孙病已的头上罢了。那时符节令眭孟，曩从董仲舒传习《春秋》，通谶纬学，独奏大石人立，僵柳复起，必有匹夫起为天子，应请下诏求贤，禅授帝位。霍光怪他造谣惑众，捕拿处斩，谁知果应所言，竟于元平元年孟秋，由宗正刘德，迎入皇曾孙病已，至未央宫谒见太后。虽是天潢嫡派，但已削为民籍，不便径立。霍光特请皇太后先封病已为阳武侯，然后由群臣上书请立，即皇帝位，便是宣帝。上官太后欲将霍光的幼女立为皇后，宣帝一定不肯，必要那位糟糠之妻许平君为后。群臣不敢违拗，争着上书，请宣帝册立故剑许氏。宣帝认可，先封许氏为婕妤，不久即令正位中宫。并引先朝旧例，封后父许广汉为侯。霍光却来反对道："许广汉曾受宫刑，不应再加侯封。"宣帝倒也从谏，仅封为昌成君。又赐他那位岳母黄金三千斤。那位岳母，一见他的女婿做了天子，乐得连连称赞广汉，真有眼光不置。没有几时，已是腊鼓咚咚，新岁时节，新帝照例改元，号为本始元年，增封大将军霍光食邑万七千户；车骑将军张安世食邑万户；张贺食邑二千户；史恭食邑二千户；丙吉食邑二千户，水婴还要辞谢，宣帝再三不准，方才拜受。当时列侯加封食邑的共计十人，封侯的五人，赐爵关内侯的八人。霍光上书归政，宣帝不许。并令大小臣工，凡有封事，须先白霍光，方准奏闻。霍光之子霍禹，及兄孙霍云、霍山，俱得受官，以致女婿外孙，蟠踞朝廷，渐形无忌。宣帝虽然有些猜忌，因看霍光正直如故，隐忍未究。那时大司农田延年，

首倡废立大议，晋封阳城侯，也是趾高气扬的，以为自己功高，旁若无人。不料竟被一个冤家对头告讦，说他办理昭帝大丧，谎报车价，侵吞公款至三千万钱之多。新任丞相蔡义，年已八十余岁，由霍光一手提拔，方任今职，于是据实参劾，说道："应将田延年下狱鞫讯。"田延年素性甚傲，不肯入狱。严廷年也来参他手持兵器，侵犯属车。田延年愤然道："无非逼我速死！"拔剑自刎而亡。田延年死后，御史中丞等人，又劾严廷年明知田延年犯法，早不奏闻，也是有罪。严廷年乃上书自参，辞职遁去。宣帝对于朝事，概不过问，悉听霍光一人主持。惟思本生祖考未得封号，乃令廷臣妥议奏核。廷臣议后奏称，说是为人后者为人子，不得私其所亲；陛下继承昭帝，奉祀陵庙，亲谥只宜称悼，母号悼后，故皇太子谥曰戾，史良娣号戾夫人，宣帝因即准奏。不过重行改葬，特置园邑，留作一种报本纪念而已。更立燕刺王旦太子建为广阳王，广陵王胥少子弘为高密王。越年复下诏追崇武帝，拟增庙乐，令列侯二千石、博士会议。群臣复称如诏。独长信少府夏侯胜驳议道："孝武皇帝虽尝征服蛮夷，开疆拓土；但是多伤士卒，竭尽财力，德泽未足及人，不宜更增庙乐。"这语一出，群臣哗然道："这是诏书颁示，怎好违旨！"夏侯胜昂然道："诏书非尽可行，全仗人臣补救；若是阿意顺旨，朝廷何必有此一班禄蠹呢？"大众听了，都怪夏侯胜不肯奉诏，联名奏参。惟有丞相长史黄霸，不愿署名，却是夏侯胜的同道。大众复又弹劾黄霸，请将二人一同下狱治罪。宣帝依议，夏侯胜、黄霸二人被逮下狱。夏侯胜入狱之后，仍治他的经学。黄霸请他讲授《尚书》，夏侯胜欣然许可。黄霸每对入狱探视他的亲友道："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况且未必即死，诸君不必代我担忧！"黄霸的钦佩夏侯胜，也可算得达于极点的了。

这且不提，单说宣帝那天退朝回宫，脸上本有怒容。及见许后独坐焚香，脸上还有泪痕，反把自己腹中的怒气，消得干干净净，急问："许后何故伤感？"许后被宣帝这一问，更是引起伤心，两只眼眶之中，复又簌落落的滚下泪珠来了。宣帝就坐她的身边，边替她拭干眼泪，边又问道："皇后有何心事？朕已贵为人君，皇后若有所欲，朕无物不可力致。"许后听了凄然道："臣妾此刻伤心的事情，恐怕陛下也无能为力呢！臣妾今晨起得太早，陛下出去视朝，臣妾便至床上小睡，不觉悠然入梦，梦见臣妾的亡友杨枝师父，前来托梦道，她说今年三月三日，这个重三，便是臣妾的难关，臣妾问她甚么难关，能否解免？她又摇首慨叹道：'凤凰和平，最怕热燥之物，人与命战，失败者多。'言罢

唏嘘掩面而去。臣妾拼命唤她转来，却已吓出一身冷汗。惊醒后，只见帘沟动处，似乎尚见杨枝师父的背影。臣妾与杨枝师父，自幼同学，长为知己。她因看破世情，入了空门，虽然修炼未久，颇有道行。都中人士，凡有疑难问题，都去求她解决。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后来圆寂，臣妾未尝梦见过她一次。今天忽来托梦，臣妾想来，必是凶多吉少，现在已是正月，待到上巳那天，为日已是无多。陛下呀！臣妾恐怕要与圣驾永诀了！”宣帝听完，也吃一惊，但是口里只得安慰许后道：“春梦无凭，皇后如此开通的人，何故也学村姑行径起来？”许后道：“杨枝师父素来不打诳语。阴阳相隔，独来托梦，陛下不可儿戏视之！”宣帝听了，自然力为譬解。因见许后既害怕，又伤感，便又劝她道：“皇后现有身孕，三月里便是分娩之期，即有年灾月晦，定被喜事冲破，你千万放心，再不然，朕俟你将产的时候，召入多数医生前来伺候，一切饮食药料，都命他们检视！这样一来，难道还不千稳万妥么？”许后听了，也以为然，便请宣帝预先留意名医，免致临时不及。宣帝听了，即将此意诏知太医掌院。谁知这样一办，反使奸人得以乘隙而入，送了许后的性命。这也是许后命中注定，虽有杨枝托梦，仍旧无从挽回。原来霍光之妻霍显，本是一位淫悍泼妇。她是霍光前妻东闾氏的陪嫁丫鬟，东闾氏只生一女，嫁与上官安为妻，东闾氏不久即殁。霍显搔首弄姿，引诱霍光上手，纳作姬人，旋生子女数人。霍光不便再娶，就把霍显升作继室。霍显的幼女，名叫成君，尚未字人，满望宣帝纳入宫中，做个现成皇后。谁知宣帝故剑情深，册立许氏为后，霍显自然失望，心怀不平，日夜设计，总要把许后除去，方好如她的心愿，无奈一时无隙可乘，只好暂时隐忍。及听见宣帝诏谕太医掌院，预备名医，俾得日夕伺候皇后生产，太医院中正在采募女医。霍显一得这个信息，急把一个心腹义女，掖庭户卫淳于赏的妻子叶衍，召入府中，秘密对她说道：“汝平日每每求着为娘转乞大将军，想将汝夫升补安池监之缺，今日有了机会了。”说着，即与叶衍咬上几句耳朵，叶衍听了，起初尚有难色，嗣被霍显许了一个大大的报酬，方始满口承认而去。回家之后，便把霍显要她谋害许后的事情告知淳于赏。淳于赏本是一个小人，只知人欲，不知天理；当下自然大喜，忙到太医掌院那里，替叶衍报名。太医掌院因知叶衍是大将军的义女，未能免俗，一口应允，并且把她列在诸医之首。叶衍等到三月初一那天，暗取附子捣末，怀在身边，同了众医来至许后的寝宫。许后即于三月三日夜半临盆，生下一女，并不难产。许后那时人很清爽，自思危险之期已过，不致再有甚么难关了。因为产后乏力，

急于调理，各位御医公拟一方，合丸进服。叶衍本是首领，由她经办，她便大了胆子，私将附子药末和入丸中。这个附子，虽非砒毒，性极热烈，产妇服下，气血上升，就有性命之虞。可怜许后哪里知道，只知丸药可以补她身体，何尝晓得却是一服勾魂散呢？服下不久，顿时喘气起来，额上涔涔的冷汗，流个不住，急问叶衍道："这服丸药，服了气喘汗出，莫非有毒不成。"叶衍道："丸药乃是众医公拟的方子，何至有毒，娘娘放心！再过一刻，自然大愈。"许后听了，半信半疑。不到两个时辰，可怜许后一条性命，已被这位叶衍活活害死！临死的时候，要想与宣帝分别几句，舌已麻木．也不能够了。宣帝一见许后断气，哭得大骂一班庸医害人，立把十余名医生，统统发交有司治罪。叶衍乃是首领，在霍显未来救她以前，只好一尝铁窗风味。淳于赏急去求救霍显，霍显听了，一喜一忧，喜的是冤家已去，她的千金便有补缺的希望；忧的是恐怕叶衍一经刑讯，说出真情，那就不妙。没有法子，只得老实告知霍光。霍光听了，本想自首，后来舍不得一位娇滴滴的爱妻前去身首异处，只得偶作违心之事，去求宣帝赦了那班医生。还怕宣帝不肯答应，又去私求太后。宣帝既听霍光与太后之言，又思众医与许后无冤无仇，谅不致害死她的，狱官呈报，又无口供，便把众医赦了。霍显一见宣帝赦了众医，方始心里一块石头落地，一面重酬叶衍，一面安排妆奁，预备女儿好做皇后。因为没人做媒，只好复求霍光。霍光倒也赞成，便去恳求太后作主。太后本有此意，前因许氏活着，难以启齿，现在是名正言顺的了。正是：

母党争权非怪事，姨娘作媳是奇文。

不知上官太后究与宣帝如何说法，且听下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　掀风作浪黑瞒不多时　搔首弄姿白伴能几日

却说上官太后允了外公霍光之请，力劝宣帝册立她的姨母霍成君为继后。宣帝本没成见，便遵太后之谕，即与成君成婚。于是一位堂堂姨母，反称甥女做阿婆了！霍后人尚秀媚，宣帝又当好色之年，虽然偶忆亡妻，余哀未尽，但对此一位粉装玉琢的美人，怎肯不优加相待。从前许后最守妇职，每逢五日，必至长信宫中朝谒太后。霍后既为刘家媳妇，自然不能推翻旧例，每逢朝谒太后的时候，太后必离位旁立，口称免礼。太后这个举动，明是因为霍后是她嫡嫡亲亲的姨母，特别客气几分。其实这层麻烦，第一要怪霍显只知后位，不顾纲常；第二要怪霍光身为朝廷柱石，怎好徇儿女私情，不问辈份大小？就是宣帝贸然承诺，也属非是。事既木已成舟，上官太后行这似是而非的礼节，真是贻笑大方。当时盈廷臣工，尚夸太后知礼，这是拍马论调，更是狗而屁之的了。是年丞相蔡义病逝，进大鸿胪韦贤为丞相，封扶阳侯大司农魏相为御史大夫，升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京兆尹。又因各处地震，山崩水溢，北海、琅琊，毁坏宗庙，种种兆征，似示不祥。宣帝特地素服避殿，大赦天下，诏求经术专家，以及贤良方正之人，夏侯胜、黄霸二人，因得出狱。夏侯胜并受命为谏大夫，黄霸出任扬州刺史。那时夏侯胜年已垂老，有时入对，或误称宣帝为君，或误称他人表字。宣帝倒不计较，赞他朴实，颇为亲信，并且呼之为先生，旋迁为太子太傅，年至九十余岁，无病而终。上官太后嘉他忠直，赐钱二百万缗，斋戒五日。宣帝亦赐茔地，陪葬昭帝的墓旁。西汉经生，生荣死哀，要算夏侯胜为第一了。宣帝于本始四年冬季，议定改元，次年元旦，即号为地节元年。朝政清闲，国家无事。及至地节二年春三月，霍光忽得重病，不到几天，溘然长逝。宣帝念他前劳，恤典隆重，并拜其子霍禹为右将军，嗣爵博陵侯，食邑如旧。又命张安世为大司马大将军，继任霍光之位。霍光既死，霍显更是没缰之马，骄奢不法，任性妄为。又与俊仆冯殷私通，不顾人言。冯殷素来狡慧，与王子方二人，同为霍氏家奴．子方面貌不及冯殷姣好，因此人称冯

殷为子都。霍禹、霍山，也学了霍显的坏样，淫纵无度。霍云正在少年，整日不办公事，只是携带家丁门客，问柳寻花，东闯西撞。还有霍禹的姊妹，仗着母家声势，任意出入太后皇后两宫。物必自腐，然后虫生；于是恼了一位御史大夫魏相，密上一本参折，还恐此折被霍禹抹然不报，乃托许广汉亲自面递宣帝。宣帝接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> 臣闻《春秋》讥世卿，恶宋三世为大夫，及鲁季孙之专权，皆足危乱国家。自微元以来，禄去王室，政由冢宰。今大将军霍光已殁，子禹复为右将军，兄孙山，亦入秉枢机；昆弟诸婿，各据权势，分任兵官。夫人显及诸女，皆通籍长信宫，或昏夜呼门出入。骄奢放纵，恐渐不制。宜有以损夺其权，破散阴谋，以固万世之基，全功臣之世，国家幸甚！臣等幸甚！

宣帝看完此折，长叹道：“霍氏不法，朕已深知。一则因念霍光前功，二则须看太后面上，所以暂时姑容。现既弄得天怒人怨，朕也不敢以私废公了。”宣帝说完，转折一想，且一面先任魏相兼领给事中，凡有封事，准其径奏，不必先白霍氏；一面诏知霍显，命她赶紧管束子弟，毋得再有不法情事发现。宣帝此诏，也算得情理兼尽。无如霍显贼胆心虚，生怕谋害许后旧案发作，便有灭族之祸；又因宣帝已立许后微时所生之子奭为皇太子，将来即了帝位，查出其事，必替亡母报仇。不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暗暗唆使霍后，趁皇太子尚在孩提时候，也用毒药害死，以绝后患。霍后奉了母命，自然照计行事。不料宣帝早已防到，每当霍后赐食与皇太子的当口，必须保姆先行尝过。霍后无从下手，只得背地咒骂皇太子早死。可巧又被宣帝亲耳听见，不禁大疑起来。回想从前许后的死状，其中定有蹊跷，便与魏相密商一种釜底抽薪之法，慢慢进行。那时度辽将军范明友，为未央卫尉；中郎将任胜，为羽林监；还有长乐卫尉邓广汉，光禄大夫散骑都尉赵平，都是霍光的女婿，手掌兵权；给事中张朔，系霍光姊夫；中郎将王汉系霍光孙婿，亦充要职。宣帝先徙范明友为光禄勋，任胜为安定太守，张朔为蜀郡太守，王汉为武威太守。复调邓广汉为少府，收还霍禹右将军之印，改任为虚名的大司马；并将赵平的散骑都尉印绶，同时撤回，特任张安世为卫将军，所有两宫卫尉，城门屯兵，北军校尉，统归张安世节制。另使许、史两姓子弟代为将军。宣帝这样的一番大调动，霍氏岂有不明白之理，便也私开会议，以备抵制。霍禹年纪较长，胆量自然较大，首先发言道：“县官微贱时候，几至饿死。不是我们大将军成全他，怎有今日！我们

又把妹子配他，也可算得恩上加恩，惠上添惠的了。他既无情，我便无义，何不把他废去，只推太后作主，何人敢说二话。”霍禹背后每呼宣帝为县官，不知作何解法。正史如此记载，不佞不便略去。现在单讲大众听了霍禹之言，个个赞成。会议既定，只待进行。谁知竟被他们家中的一个马夫，名叫欧阳明德的听得清清楚楚，急去告知长安亭长张章。张章听了暗忖道：“这是我的大运临头了。”便将欧阳明德藏在家中，备作活证，就去上书密告宣帝。宣帝早已预备，既有这桩导火线引着，立把霍氏全家，以及一切亲族，统统捕获。霍山、霍云、范明友三人，一知事发，顿时服毒自尽。霍显母子，一时无法逃避，早被拘入狱中。问官讯出真情，霍禹腰斩，霍显绞毙。所有霍氏三族，全行弃市，冯子都、王子方也作刀头之鬼。宣帝还恐臣下议论，下了一道长诏，说明原委。张章此次首告有功，封为博成侯。还有欧阳明德、金安上、杨恽、董忠、史高等人，均因同告逆党有功，亦得分别封爵赏金。还有一个几陵人徐福，预知霍氏必亡，曾经连上三书，请宣帝裁抑霍氏。宣帝当时留中不发，事后想着徐福，召他为郎。上官太后一闻霍案发觉，即把宣帝召去，劝他从轻发落，宣帝道：“母后尚不知此中情节，自从高皇帝命萧何厘定法律，世世子孙，应该遵守。现在天下尚能为刘氏所有，就是君臣能守这个法律，不致灭亡。秦二世无道，以致绝祀，前车已是殷鉴。霍氏诸人，淫奢事小，危害社稷事大。单以霍显而论，欲夺后位，胆敢毒死许后。”上官太后听到这句，大惊失色道：“皇儿此话真的么？我何以毫不知道呢？”宣帝道：“此事霍显守秘都来不及，怎敢使母后晓得？”上官太后听了，忿忿的说道：“如此讲来，我也有失察处分了。”宣帝道：“此事怎能牵及母后！臣儿与许后天天在一起的，都被她们瞒在鼓中，母后独处深宫，何从知道呢？不过许后为人很是可怜，身为皇后，死于非命，臣儿确是对不起她。淳于赏的妻子叶衍，用附子为末，掺入丸药，现在有司那儿都有口供。”上官太后垂泪道：“我的这位许氏贤孝儿媳，她很知礼，我正悯她短命去世，谁知内中尚有这段文章。那个叶衍现在何处，快快把她拿来，让我亲自鞠讯，方才不负亡媳。”宣帝道：“叶衍夫妇，业已问斩，提起此人，臣儿犹觉发指。”上官太后听到此地，正要答言，忽见霍后成君，披头散发的奔来，扑的跪在地上，边叫太后救命，边说道：“此事不关臣妾，乃是亡母一人的主张。”上官太后一见霍后花容失色，边在发抖，边在哭泣，不觉怜惜起来道：“此事就是汝母的主意，你一则可以谏劝，二则可以告发。现在事已至此，我也不能搭救你了。”霍后听了，一把抱住太后道：“霍氏大家所行所为，

实与臣妾无干;就是叶衍谋死许后一事,那时臣妾尚在待字闺中。冤有头,债有主,万求太后分别办理!"说完,又朝宣帝连连磕头道:"陛下总要稍念夫妻之情,臣妾伺候陛下,无不推心置腹,甚至床……"霍后说至这个床字,顿时将脸一红,顿了一顿,方又接说道:"陛下心里想总明白!"说着,急把双手高擎,望空乱拜,似乎有意将玉臂露出,送近宣帝的眼睛前头,暗示一种隐语的样儿。谁知宣帝一见霍后这条玉臂之上,现出一点红疤,也会打动向日感情起来,不禁长叹一声,掉头径去。原来霍后平时自恃略有三分姿色,每在枕上,呈妍献媚,常常说可把她的那颗芳心,挖了出来给宣帝看。宣帝也爱她房中风月胜过许后。有一天晚上,竟与霍后海誓山盟的,作了一次啮臂记念。方才霍后高擎粉臂,原要宣帝看见这个红疤,想起旧情。宣帝果被感动,又因此案太大,有司已拟霍后死罪,一时办又不忍,赦又不能,故而掉头径去,留出余地,以备转圜。上官太后一见宣帝忽然出去,不知他对于霍后,究竟是赦是办,心里也替霍后着慌。忙又下了一道手谕,诏令廷臣从宽议处。廷臣接了太后手诏,当然要卖些人情。于是公议霍后事先并不知情,可以免死,惟嫌疑所在,似乎难主中宫等语。宣帝便把霍后废去后位,徙入昭台宫中,这也是死罪可饶,活罪难免的意思。霍后既废,宣帝为了立后一事,又踌躇了一二年之久,方始决定一人。此人是谁?乃是长陵人王奉光之女,入宫有年,已拜婕妤。王奉光的祖上,曾随高祖入关,得封侯爵。及至奉光出世,家已式微;少年时候,且喜斗鸡走狗,落拓无聊。宣帝寄养外家,因与相识。那时奉光之女,虽未及笄,却有几分姿首;只是生就一个大败命八字,一临夫家,她的未婚夫便要归天。一连几次,都是如此。奉光见她这般命凶,只索养她一世的了。后来宣帝嗣阼,想起旧事,便将王女召入后宫。幸而宣帝命宫更比她硬,没有被她克死。宣帝因她尚不恃宠而骄,也还怜她三分。后来许后逝世,霍后继立,陆续又召幸张婕妤,生子名钦;卫婕妤,生子名嚣;公孙婕妤,生子名宇;华婕妤,生女名钵。这些人之中,宣帝最宠张婕妤,本思立她继霍为后。后又一想,她已有子,若怀私意,必致弄成霍后第二,如何能够保全储君?想来想去,只有王婕妤无出,人又长厚,因此册立为后。就把皇太子奭,交她小心抚养。过了几时,已是宣帝六年,业已改元两次,曾于五年间改号元康。内外百僚,竞言符瑞,连番上奏,说是泰山陈留凤凰出现,未央宫中大降甘露。宣帝听了甚悦,但是德归祖考,追尊悼考为皇考,设立陵庙;又豁免高祖功臣二十六家赋役,令子孙世奉祭祀,赐天下吏爵二级,民一级,女子百户牛酒,鳏寡孤独年

高的都赏粟帛，省刑减赋，大赦天下。这样的又过十二年，上官太后一病身亡，宣帝办毕丧事，忽又想起许后死得可惨，竟把霍成君逐锢云林馆，旋又逼其自杀。霍成君知无援救之人，仰药而殁。当时有人责备宣帝寡情。照不佞说来，霍成君本有应得之罪，知情同谋，死已晚了。

这且不提，再说宣帝时代，匈奴也来犯边。幸有赵充国征服西羌，匈奴闻风生畏，旋又退去。又值壶衍鞮单于病死，传位于弟虚闾权渠单于，国内乱起，闹了多时。胡俗素无礼教，父死可妻后母，兄亡得纳长嫂，成为习惯，罔知廉耻。壶衍鞮单于的妻室，本是颛渠阏氏，年已半老，犹有淫心，她想夫弟嗣立，自己又可再作现成阏氏。那知虚闾权渠不爱颛渠，另立右大将女为大阏氏，竟将颛渠疏斥。颛渠不得如愿，自然有些怨望。适值右贤王屠耆堂入谒新主，被颛渠无意中窥见，爱他状貌魁梧，正中私怀，当下设法勾引，把屠耆堂诱入帐中，纵体求欢。屠耆堂情不可却，便与颛渠成了好事。嗣因屠耆堂不能久留，害得颛渠大失所望。至宣帝神爵二年，虚闾权渠在位已有好几年了。向例在五月间，匈奴主须大会龙城，祈祷天地鬼神。屠耆堂当然与会，顺夜与颛渠重叙旧欢。等得会毕，屠耆堂正要骊歌将唱的当口，颛渠留他道："近日单于有病，尔且再住几时。如有机缘，尔可乘此继位。"屠耆堂自然留下。因见单于的病，日重一日，便与颛渠私议，暗布机关。那时颛渠的兄弟都隆奇，方任左大且渠之职，由颛渠命他伺机即发。也是屠耆堂大运亨通，虚闾权渠一死，都隆奇杀尽他的子弟亲信，拥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，都隆奇自号执政，颛渠当然名正言顺的做了阏氏了。当时只有一位日逐王先贤掸，居守匈奴西陲，素与握衍朐鞮有隙，岂肯臣服，遂密遣使至伊犁，通款汉将郑吉，情愿内附。郑吉即发西域人马五万，往迎日逐王，护送入都。宣帝封日逐王为归临侯，留居长安，特命郑吉为西域都护，准立幕府，驻节乌垒城，镇抚西域三十六国，于是西域完全归汉，与匈奴国断绝关系。匈奴握朐衍鞮单于，一闻日逐王降汉，勃然震怒，立把日逐王两弟，拿下斩决。日逐王姊夫乌禅幕上书乞赦，批斥不准。再加虚闾权渠之子稽侯栅，系乌禅幕女婿，不得嗣位，奔投妇翁。乌禅幕遂与左地贵人，拥立稽侯栅，号为呼韩邪单于，引兵进攻握衍朐鞮，握衍朐鞮从暴无道，民怨沸腾，一闻新单于到来，争相欢迎，弄得握衍朐鞮穷无所归，仓皇遁去，不知所终。那位淫妇颛渠阏氏，即被其弟都隆奇割了首级，投奔右贤王去了。呼韩邪一旦得回故宫，收降散众，封兄呼屠吾斯为左谷蠡王，又密遣人告知右地贵人，教他杀死右贤王。右贤王乃握衍朐鞮

之弟，方与都隆奇商定，别立日逐王薄青堂为屠耆单于，发兵数万，暗袭呼韩邪单于。呼韩邪单于迎战不利，挈众东奔，屠耆单于据了王都，使前日逐王先贤掸之兄右奥鞬王，与乌籍都尉，分屯东方，防御呼韩邪单于，同时西方呼揭王，来谒屠耆，与屠耆左右唯犁当户，谗构右贤王，屠耆不问皂白，唤进右贤王，乱刀杀死，煮肉饲犬。右地贵人，相率拼命，共讼右贤王之冤。屠耆一见众怒难犯，又把唯犁当户腰斩，并杀全族。呼揭王恐怕连坐，因即叛去，自立为呼揭单于。左奥鞬王也自立为车犁单于。乌籍都尉又自立为乌籍单于。那时匈奴一国之中，几个单于，四分五裂，自顾不遑，当然无暇犯边了。宣帝知道他们内乱正亟，便思发兵征讨。御史大夫萧望之谏阻道："君子不伐人丧。我们堂堂天朝，何必乘人之危，取人之利？不如遣使问吊，夷狄也有人心，定当悦服来归，这也是怀柔的美政。"宣帝素重望之 便即依议。谁知匈奴国内乱益剧，累得天使无从致意，中道折回。直过数年，匈奴方始乱定。这个定乱之功，乃是一位巾帼英雄，姓冯名僚，原是楚公主解忧和番时候，身边的侍儿。她随解忧至乌孙后，嫁与乌孙右大将为妻。胸罗经史，熟悉匈奴国情。她去四处调和，大家联盟，国乱方定。因有冯夫人的关系，匈奴情愿再与汉室和亲。宣帝准奏，边患总算得平。次年忽有黄龙出现广汉，宣帝又改黄龙元年。不料就在这年年终，宣帝忽然生起病来，病中看见一只白虎向他奔来，病更加剧。正是：

黄龙出现方添瑞，白虎奔来又不祥。

不知宣帝之病，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　阮良娣心如蛇蝎　冯婕妤身挡人熊

却说宣帝卧病在床，忽见一只白虎向他奔来，吓出一身冷汗，急问后妃，都称未见。宣帝召卜者至，令占凶吉。卜者占了一课道："白虎临头，不甚利于病人！但可祈祷，或亦无碍。"宣帝命去照办。卜者搭起七七四十九层高台，名曰借寿，还要皇太子以及大小臣工，俯伏罗拜。据说，玉帝若准借寿，所焚之符，便会飞上九霄。说着，边念咒语，边焚符箓。群臣抬头观望，那道所焚之符，果然直上空际。众人正在额手相庆的时候，突见几个宫监，满头大汗的奔了出来，向大众宣示道："万岁晏驾！众官速在此地举哀，太子快快进宫，去接遗嘱！"众人听了，个个吓得魂不附体，一面放声大哭，一面把卜者拿下，发交有司治罪。那位卜者只好哭丧着脸，逡巡入狱去了。不久，又奉王皇后手诏，说卜者法术无灵，贻误大行皇帝性命，立即处斩。卜者到了阴曹，见着那位宣帝，有何辩白，不佞当然不得而知，无从叙述。单说当时皇太子奭入宫恭读遗诏，是命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，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，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，共同辅政。总计宣帝在位二十五年，改元七次，史书称他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功光祖宗，业垂后嗣，允称中兴明主。惟贵外戚，杀名臣，用宦官，酿成子孙之国的大害，未免利不胜弊，确是正论。那时大丧办毕，皇太子奭嗣皇帝位，是为元帝。尊王皇后为皇太后。越年改易正朔，号为初元元年。奉葬先帝梓宫，尊为杜陵，庙号中宗，上谥法曰孝宣皇帝。立妃王氏为皇后，封后父王禁为阳平侯。王禁即前绣衣御史王贺之子。王贺在日，自谓曾经救活千人，子孙必贵；果然出了一位孙女，正位中宫。积德者昌，此语真个不错。王皇后名政君，是王禁的次女。兄弟八个，姊妹四人，母氏李姓，生政君时，梦月入怀，当时亲友都说她将来必定大贵。及政君年已及笄，婉娈多姿，颇通文墨。独她那位老子，不修边幅，好酒渔色，纳妓作妾，竟达二十四人之多。李氏是位正室，除政君以外，尚有两男：一个单名凤字，排行最长；一个单名崇字，排行第四。此外同父异母弟兄六人：名谭、名曼、名商、名立、名

根、名逢时，李氏生性奇妒，屡与王禁反目。王禁逼令李氏大归，后即改嫁河内人苟宾为妻。王禁因见政君已经长成，许与邑人蒯姓，蒯姓未娶即夭。赵王闻得政君美貌，拟聘为姬；甫纳财礼，赵王又是病故。王禁见政君叠丧二夫，甚是诧异，因邀相士南宫大有来家，为政君看相。南宫大有一见政君，即伏地称臣。政君又羞又吓，躲入帷内。王禁心里暗喜，便问南宫大有道："君如此举动，难道吾女要做后妃不成？"南宫大有道："令爱若不大贵，请断吾头！"王禁重谢使去。乃教政君学琴。政君一学即会，复负才女之誉。远近争来作伐，王禁一概婉辞。政君年十六，承宣帝宫中一位婕好的介绍，执役宫内。那时太子良娣司马氏得病垂危，太子奭痛不欲生，百计求治，终无效验。良娣也自知不起，泣语太子奭道："妾死非由天命，想是东宫姬妾，见太子怜妾太过，阴怀妒嫉，咒我速死。我死之后，太子必须替我报仇！"说罢，两颊生火，喘气不止。太子奭答道："若待日后报仇，汝已不能眼见，此时就让我到各房搜查。如无其事便罢，倘若被我查出，我一定活活处死，给你出气就是了。"太子奭说完这话，真的亲去搜查。岂知竟在一个姓阮的良娣房内，搜出一具二寸长布做的小棺材，棺内睡着一个通草制成的裸体妇人，胸前写着蝇头小字。细细一看，却是司马良娣的姓名籍贯时辰八字。太子奭看完，直气得发抖。就把此物拿在手中，一把揪了那个阮良娣的头发，拖到司马良娣的病榻前面，飞起一腿，对准阮良娣身上，把她踢得倒在地上，喝声："跪着等死。"又将那一具小棺材递与司马良娣看道："世上竟有这样黑心狠毒的妇人！"司马良娣赶忙接到手里一看，顿时气得昏晕过去。太子急忙把她唤醒，只听得司马良娣呜咽道："我与她无冤无仇，何故这般害我？"太子奭不及答话，正想去抽床上悬着的那柄宝剑，打算把阮良娣一刀两断的当口，司马良娣连连止住道："太子且莫杀她，最好此人让我亲手处治，我死后方才甘心。"太子尚未答言，那个跪在地上的阮良娣自知没命，便趁司马良娣在与太子说话的时间，只听得砰硧的一声，阮良娣的脑袋，已经碰在壁上，脑浆迸出，一命呜呼。太子一面命人把阮良娣的尸首拖出，一面想去劝慰司马良娣。谁知司马良娣早和阮良娣两个双双的同赴阴间打官司去了。太子奭一见司马良娣死得口眼不闭，几乎要以身殉，嗣经众人力劝，方始稍止悲痛。安葬司马良娣之后，迁怒各房姬妾，非但不进各房之门，且不准她们见他面。宣帝知道此事，也怪阮良娣太妒，除将现任大夫阮良娣之兄阮甘霖革职外，又因太子年已弱冠，尚无子息，此次为了司马良娣之事，谢绝姬妾，如何会有子嗣！乃嘱王皇后选择

美貌宫女数人，俟太子入朝皇后的时候，当面赏赐与他。王皇后听了，自然照办。等得太子入见，将已选就五人，装束得象天仙一般，笑问太子道："这班宫女，何人最美？太子若是合意，不妨领去！"太子答道："臣儿悲悼司马良娣，实在不愿再见其他妇女。"王皇后道："司马良娣死得固属冤枉，你的父皇已把阮甘霖革职，也算对得住司马良娣的了。你若再替她去守节，子嗣关系如何交代祖宗宗庙呢？这几个宫女，乃是你的父皇之命，不去违拗，方算孝子！"说着，又指这五个宫女道："你倒说说看，这几个之中，难道一个都不赞成么？"太子奭听了，勉强将眼睛朝这五个人望了一望道："内中只有一个，稍觉可取。"王皇后问他是哪一个，太子奭又默然不语。王皇后复恳恳切切的劝了太子一番，始令退去。等得太子去后，就有一个宫娥笑对王皇后说道："太子方才答复皇后的时候，"那个宫娥边说，边指一个绛衣宫女道："太子似乎说她可取呢！"王皇后听了道："此人本来贤淑，既是如此，就叫她去伺候太子便了。"说完，即命侍中杜辅、掖庭令浊贤，将这个绛衣宫女，送至东宫，交与太子。这个绛衣宫女，就是政君。政君既入东宫，好多日不见召幸。有一天，太子偶见这个政君忽著素服，便召她至前，问她何故戴孝。政君跪下奏道："奴婢因为司马良娣未曾生育，阳世如果没人戴孝，阴间必甚寂寞。奴婢之举，无非要望司马良娣早日去入天堂的意思。"太子听毕，心里一个高兴，当晚就命她侍寝。说也希奇，太子本有姬妾十几个人，七八年之中，未得一男半女，却与政君一宵同梦，便即一索得男。甘露三年秋季，太子宫内甲观昼堂，忽有呱呱之声，有人报知宣帝。宣帝知已抱孙，当然大悦，赐名为骜。弥月之后，即令保母抱去相见，抚摩儿顶，号为太孙。嗣后常令在侧，一刻不见，就要问及。不料翁孙缘浅，不到两载，宣帝崩逝。太子仰承父意，自己一经继位，便拟立骜为皇太子。又因不能先子后母，乃立王政君为后。立后未度一岁，即命骜为太子。其时太子骜尚仅四岁呢。元帝内事既已布置妥贴，遂办外事，首将诸王分遣就国。于是淮阳王钦、楚王嚣、东平王宇，次第启行，各莅封土。只将宣帝少子竟，因未长成，虽封为清河王，仍留都中。当时大司马史高，职居首辅，并无才干。他本是告发霍氏有功，渐蒙先帝宠信，当日随班进退，人云亦云，所以看不出他短处，现在独当一面，自然露出马脚来了。元帝登基未久，不便斥退老臣，但把朝廷大事，责成萧望之、周堪二人决断。二人又是元帝正副师傅，因此格外信任。望之复荐刘更生为给事中，使与侍中金敞左右拾遗。金敞为金日磾之侄，金安上之子，正直敢谏，有伯父风。更生为前宗正

刘德之子，博学能文，曾任谏大夫之职。两人当然不负望之的推荐，多所辅弼。惟独史高以外戚显贵，起初尚知自己才不及人，情甘藏拙。后见徒拥虚名，未免相形见绌，又经多数亲友怂恿，渐怀嫌隙起来。可巧宫中有两个宦官，很是用权，一是中书令弘恭，一是仆射石显。自从霍氏族诛之后，宣帝恐怕政出权门，特召两阉侍直，使掌奏牍文件。两阉小忠小信，颇得宣帝欢心。尚幸宣帝是位英明之主，虽然任用两阉，犹能制其跋扈。及到元帝手里，英明已经不及乃父，又属新主嗣祚，对于旧日近臣，更要重视三分。因此之故，两阉得以蹯踞宫庭，渐渐欺蒙元帝起来。正想联络外援的当口，史高有心结合，自然打成一气，表里为奸了。石显为人尤其刁猾，时至史高府中，参预谋议。事被萧望之等看破，特向元帝进言，请罢中书宦官，上法古时不近刑人的遗训。元帝其时已为两阉所蒙，留中不报。望之愤而辞职，元帝居然准奏。因此国事日非，已不似宣帝时代太平。

这且不在话下，单说元帝因为时常有病，每每深居简出，只在后宫取乐。那时除了王皇后外，要算冯、傅两位婕妤，最为宠幸。傅婕妤系河南温县人氏，早年丧父，母又改嫁。傅婕妤当时年幼，流离入都，得侍上官太后，善伺意旨，进为才人，后来辗转赐与元帝。凭她的柔颜丽质，趋承左右，甚得欢心。就是宫中女役，因她待下恩多，无不极口称颂，常常饮酒酹地，祝她康健。几年之后，生下一男一女：女为平都公主；男名康，永光三年，封为济阳王，傅婕妤因得进号昭仪。元帝对她母子二人，万分怜爱，甚至过于皇后太子。光禄大夫匡衡，曾经上书进谏，请元帝分出嫡庶，不可使卑逾尊。元帝总算采纳，遂任匡衡为太子太傅。匡衡受命之日，倒也高兴，以为元帝既是纳谏，必定已知前非。岂知元帝怜爱傅昭仪母子如故，匡衡只得辞职，元帝并不挽留。傅昭仪之外，就要轮到冯婕妤了。冯婕妤的家世，又与傅昭仪不同。她的父亲，便是光禄大夫冯奉世。奉世讨平莎车，嗣因矫诏犯了嫌疑，未得封侯，元帝初年，迁为光禄勋。未几陇西羌人，为了护羌校尉辛汤嗜酒好杀，激变起事，元帝素知奉世深谙兵法，授为右将军，率兵征讨，一战平羌，封为关内侯，升任左将军，并授其子野王为左冯翊。冯婕妤系野王之妹，由元帝召入后宫，拜为婕妤，生子名兴，渐承宠幸。永光六年，改元建昭。这年冬季，元帝病体大愈，率领后宫妃嫔，亲至长杨宫校猎。文武百官，一律随驾。到了猎场，元帝在场外高坐，左侍傅昭仪，右侍冯婕妤。此外六宫美人，统统象肉屏风一样的围在后面。文官分立两旁，武将都去射猎。闹了一阵，各献所获的飞禽走兽，元帝

分别赏赐酒食绢帛。余兴未尽，复到虎圈前面，观看斗兽。傅昭仪与冯婕妤二人，她们与元帝本是行坐不离的，自然随着元帝左右。虎圈内的各种野兽，各有铁笼关住，一经放出，兽与兽斗，凶猛无比。元帝同着傅、冯等人，看了那些猛兽咆哮跳跃，互相蛮触，有用角斗的，有用口咬的，有用爪抓的，有用足踢的，真比现在的马戏还要好看几倍。元帝看得大乐，急命献上酒来，边喝边看。正在有趣的当口，陡闻呼啸一声，只见一只极巨的人熊，跳出虎圈，直向御座前面奔来。那种张牙舞爪的凶相，大有攫人而噬的情状。幸而御座之前，还有铁栅挡住，那只人熊，用爪抓住栅栏就想耸入吃人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元帝与一班妃嫔，一见势已危急，不及呼唤从臣，大家急急往后四散的奔逃。那位傅昭仪更是胆小，早已不顾元帝，她却逃得最快。其余一班妃嫔，也有哭喊的，也有跌倒的，也有失鞋的，也有落帽的，几像一阵花蝴蝶的各处乱飞，只顾自己，哪里还有工夫再管人家。独有冯婕妤却不慌乱，反而挺身上前，挡住那只凶巴巴的人熊。元帝见了，吓得边跑边喝道："你怎的不逃呀？"说了这句，又连连的跺足道："冯婕妤今儿一定喂熊了！"说声未了，幸见几个武士奋不顾身的各用武器，把那一只人熊乱斫乱击。没有一会，只听得那熊几声怪叫，方始毙命。元帝回头再看冯婕妤，见她花容未变，依然镇定如恒。忙把她一把拖到身边问她道："你可是活得不耐烦了么？难道不怕它吃你的么？"冯婕妤答道："妾闻猛兽攫人，得人而止，妾恐那熊害及圣躬，故而拚了性命，挡住那熊，让它在吃妾的时候，好使陛下脱身。"元帝听至此地，不待冯婕妤往下再讲，赶忙紧握冯婕妤的玉臂叹息道："爱卿的忠心固属可嘉，难道忘了朕爱你如命的么？"冯婕妤道："二害相并，择其轻者，象妾这般的人，世上很多，失一不足为惜；陛下是系社稷宗庙安危的人，岂可没人替死？妾闻我们高祖皇帝，军中危急的时候，曾有纪信化装替死。妾亦食君之禄，哪好专顾自己生命呢？"元帝听了，心里一个不忍，居然落下泪来。这天回宫之后，即封冯婕妤为昭仪。——昭仪这个官名，是元帝新设的，仅较皇后小了一级。——当时宫里既有两位昭仪，傅昭仪受封在前，自然不甚愿意，从此对于冯昭仪，差不多象避面的尹、邢，两不相下了。冯昭仪既是如此得宠，中书令石显，最会趋炎附势，他便力保冯昭仪之弟冯逡，说他如何贤能有为，要请元帝重用。元帝即将冯逡召至，原想授他为侍中，谁知冯逡这人，倒是一位有志之士，反把原保人石显狠狠的奏参一本。元帝听了，盛怒之下，几乎要将冯逡斩首，幸看乃姊之面，降为郎官。石显见冯逡参他不动，便向廷臣现着得色道："这个小鳖

蛋，这般没有良心，我倒要看看他乃姊的威风有几时呢！”大家听了，都拍他马屁，反怪冯逡不好。石显又有一个胞姊，名叫石华，因爱郎中甘延寿为人，欲想嫁其为妻；偏偏甘延寿看轻石显，不愿与婚，石显自然衔之刺骨。

建昭三年，甘延寿任西域都护骑都尉，与副校尉陈汤同出西域，袭斩郅支单于。廷臣皆为甘、陈二人请封，石显单独反对，因此罢议。甘、陈何故袭斩郅支，阅者且听不佞补叙。原来匈奴国从前内哄的时候，幸得冯夫人僚，出来调解，公认呼韩邪为一国之主。郅支事后怨汉袒护呼韩邪，拘辱汉使江乃始等，遣使入都求加封号。元帝特派卫司马谷吉持诏前往驳斥。郅支大怒，杀死大使谷吉。自知负汉，又闻呼韩邪与汉和亲地位渐固，恐遭袭击，正想他徙以避其锋。适有康居国派使迎他，要想与之合兵，共取乌孙，郅支乐得应允，当即引兵西往康居。康居王便以其女配与郅支。郅支亦以其女配与康居国王，互为翁婿，真是野蛮国的行为。元帝既知谷吉被杀，特命甘延寿、陈汤二人出征康居，一仗大胜。郅支方欲遁去，已被甘、陈袭杀，并杀死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人，生擒番奴四百十五人，搜得汉使节二柄，及谷吉前时所赍诏书。回朝之后，两人之功，几为石显所没。后由刘更生挺身廷争，元帝恐寒将士之心，始封甘延寿为义成侯，陈汤为关内侯；复追忆冯奉世前破莎车，功与甘、陈相等，亦拟补封侯爵。嗣又因奉世已殁，且破灭莎车，是先朝之事，搁起不提。不久御史大夫繁延寿又殁，朝臣多举冯野王可以升补。石显又来反对道：“冯野王虽然有为，可惜是位国戚；如果重用，天下必说朝廷不公。”元帝听了，乃以张谭补为御史大夫。当时石显的权力，比诸从前的霍光，也不相上下了。正是：

宫中纵有英明主，朝上偏多跋扈臣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　去汉邦凄凉出塞　从胡俗苟且偷生

却说石显明知元帝已经万分信他，还防有人中伤，难保禄位，特向民间搜罗无数绝色女子，献入后宫。只要元帝沉迷酒色，一切军国大事，便好由他一人支配。谁知元帝果中其计，日夜宣淫，刻无暇晷，何尝还有工夫来顾国政？石显因得擅作威福，一意孤行，根蒂既固，复引牢梁、五鹿充宗等人，为其爪牙。当时民间便起了一种歌谣，其词是“牢耶？石耶？五鹿客耶？印何垒垒，绶何若若？”可惜这种可致石显等死命的歌词，传不到元帝耳中。所以元帝一朝，石显竟得安然无恙。那时已是建昭五年，复又改元竟宁。竟宁元年春三月，匈奴呼韩邪单于，自请入朝面圣，奉诏批准。呼韩邪便由寨外启行，直抵长安，见着元帝，行过胡邦最敬之礼以后，仍乞和亲。因为前时所遣的那位公主，业已逝世，故有是请。元帝也防边疆多故，不如暂时羁縻，省得劳民丧财，多费心机，当下一口允诺。等得呼韩邪退出，元帝回到后宫，却又踌躇起来，他一个人暗忖道：“从前我朝与匈奴和亲的办法，都是私取宗室女子，冒充公主，遣使送至他们那里，历朝以来，从没一次败露。目下呼韩邪亲住都中，随从人等耳目众多，若照从前办法，必至露出破绽。堂堂天朝，岂可失信番奴；若以真的公主遣嫁，朕又于心不忍，这倒是件难题。”元帝想到此地，不禁愁眉不展起来。当时只有冯昭仪一人在旁，便问元帝道：“陛下今日退朝，似有不悦之色，莫非朝中出了乱子不成？”元帝听了，即把这桩难题，告知冯昭仪。冯昭仪听完，却向元帝笑道：“臣妾以为甚么大事，有烦圣虑，谁知此等小事，有何烦难呢？”元帝道：“你说不难，你有甚么主意快快说来！”冯昭仪道：“目下后宫宫人，至少也有二三千人，十成之中，倒有九成九没有见过陛下一面的。陛下平时要幸宫人，都是按图索骥，看见图画上面哪个美貌，就选哪个前来侍寝。这样拣取，就是陛下圣寿万年，也幸不完许多宫人。此事只要从宫人之中，选出一个较美的人物，扮作公主模样，当面赐与呼韩邪，便可了结。”元帝听了道：“这个办法，朕何尝不知道，朕的意思，是恐怕这班宫人

之中，未必真有美丽的。万一当场被呼韩邪识破，大家都没面子，甚至翻起旧案，一假百假，这事便难收场。"冯昭仪道："陛下放心，此事臣妾负责就是！"说着，忙把三千幅美人图，取至元帝面前，请元帝选择。元帝见了许多图画，哪有功夫细拣，随便指着一人，对冯昭仪说道："就是她罢！不过你要吩咐她们，须要装束得体，不可露出马脚为要。"冯昭仪听了，亲去传谕宫娥，叫她们前去关照此人。到了次日，元帝特在金銮殿上，设席宴请呼韩邪，酒至半酣，便命可将公主召出，以便与呼韩邪单于同赴客邸完婚。此言甫了，只见一群宫娥拥出一位美人，袅袅婷婷的轻移莲步，走近御座之前辞行。元帝不瞧犹可，瞧了一眼，直把他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起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此人，真是一位绝代佳人。但见她云鬓拥翠，娇如杨柳迎风；粉颊喷红，艳似荷花映日；何输月窟姮嫦，真是人间第一；不亚瑶池仙子，允称世上无双。元帝当下看得痴呆一阵，忍不住轻轻的问那人道："汝叫何名，何时入宫？"只见那人轻启珠喉，犹如呖呖莺声的奏道："臣女王嫱，小字昭君，入宫已有三个年头了。"元帝听了失惊道："这末朕怎么没有见你一次呢？"王嫱也轻轻答道："后宫人多，陛下只凭画工绘图选取。"王嫱说至此地，她的声音，已经带着酸楚的味儿道："那班画工，只知蒙蔽君王，以我等苦命宫人，当他的生财之道，还有何说呢？"元帝听了，始知画工作弊。本想把王嫱留下，另换一人赐与呼韩邪，无奈呼韩邪坐在殿上，只把一双眼睛，尽管望着王嫱，不肯转动。情知木已成舟，万难掉包，只得硬了心肠，闭着眼睛，将手一挥道："这是朕负美人，你只好出塞去的了！"元帝此时为何闭了双眼？他若不把眼睛闭住，说不定一股热泪，也要滚出来了。那时王嫱也知无望，又见元帝舍不得她的情状，女人不比男子，早已呜呜咽咽起来。呼韩邪起初看见这位美人，在与皇帝说话，此刻又见她掩面暗泣，还以为骨肉远别，应有这种现象。一个不知爱情为何物的番奴，也会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起来，慌忙出座，向元帝跪奏道："臣蒙陛下圣恩，竟将彩凤随鸦；外臣感激之下，除将这位公主带至本国，优礼相待，不敢损她一丝一发外，子子孙孙，臣服天朝，决不再有贰心。"元帝此刻仍是闭着眼睛，不忍再见王嫱这人。及听呼韩邪这番说话，仅把他的头连连点着，吩咐群臣护送公主至客邸成婚，自己拂袖进宫。一到宫里，不觉放声大哭，吓得后妃等人，莫明其妙。还是冯昭仪已知元帝的意思，赶忙一面劝慰元帝，一面又说道："此事千不好，万不好，要怪画工不好；现在只有重治画工之罪，也替我们女界吐吐恶气。"元帝摇着头道："如此一位白玉无瑕的美人，竟被这个

画工奴才生生断送!”说着，即顾左右，速将画王嫱容貌的这个画工拿来，由朕亲自审讯。一时拿到，元帝问了画工姓名，方知名叫毛延寿。元帝问他王嫱如此美貌，尔何故把她画得这般丑劣?毛延寿辩白道:“臣画王嫱的时候，乃是黑夜，未免草率一点，罪该万死!”元帝听了冷笑道:“恐怕不是黑夜，不过有些黑心罢!”毛延寿叩头如捣蒜的道:“这臣不敢，这臣不敢!”元帝道:“索贿罪小，断送美人事大。”说完，便把毛延寿绑出斩首。此刻让不佞再来叙叙王嫱的身世。王嫱字昭君，系南郡秭归人王穰的长女，妹子小昭君，小她两岁，和她一般美貌。当时选取宫女的内监，原要将她们姊妹二人一同带入宫中，还是王穰苦苦哀求，说是年老无子，将来祭扫需人，方才把小昭君留下。王嫱入宫以后，例须画工画了容貌，呈上御览，以备选定召幸。画工毛延寿，贪得无厌，有钱送他，便把你画作西施、郑旦的容颜;没有钱送他，便把你画作嫫母、无盐的相貌。元帝本来模模糊糊，毛延寿这般作弊，竟被蒙过。王嫱貌既可人，品又高洁，对于画工，怎肯行贿。及至得见元帝，已经事已无救，只得携了她平日心爱的那面琵琶，跟着呼韩邪凄凄凉凉的出塞去了。

那时从长安到匈奴，都是旱道。沿途虽有官吏供应，十分考究，如何遣得开王嫱去国离乡的愁怀?她又想着元帝和她分别时候的形状，明知元帝十分不舍，她的身世，倘若不被画工作弊，一定得蒙宠幸。象她这般花容月貌的人材，如在元帝身边，岂不是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何至跟着这个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的番奴呢?虽然去到匈奴，便作阏氏，无奈塞外是个不毛之土，每年自春至冬，地上不生青草，即此一端，已知那些地方的瘠苦了。王嫱一个人自思自叹，自怨自艾，长日如年，百无聊赖，无可解愁，只有在马上抱着琵琶，弹出一套《出塞曲》来，藉以消遣。谁知天边飞雁，见她美貌，听了新声，居然扑的扑的落在马前。这个便是落雁的典故。古来有四大美女:第一个是越国西施，她在浣纱的时候，水中游鱼见了她的影子，自惭形秽，沉了下去;第二个就是昭君的落雁;第三个是三国时代，王司徒允的婢女貂婵，她因主人忧国致病，她每夜对月焚香，祈祷主人病愈，可以为国效力，那个月亮，见她的丰姿，也会闭了拢去;第四个是唐代的杨玉环，肌肤丰腴，白皙胜似梨蕊，那些花朵，见了她也会含羞纷纷落地。所以文人誉美的名词，便有“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”这四种的古典。这且不讲，单说王嫱到了匈奴之后，呼韩邪倒也言而有信，待她甚厚，号为宁胡阏氏。逾岁生下一子，叫作伊屠牙斯。后来呼韩邪病死，长子雕陶莫皋嗣位，号为复株累若鞮单于。那时王嫱尚是花信年华，她在

匈奴已有数年，胡国规矩，略知一二。她既然晓得胡俗的陋习，父死可以娶母，她于复株累若鞮登基的那一天，急把新主召至问道："尔是胡人，我是汉女；尔现做了单于，对于阏氏问题，还是从胡，还是从汉？"复株累若鞮答道："臣儿生长斯土，自然应从胡俗。"王嫱当下听了，又吓又羞，早把她的那张粉脸，泛出朵朵桃花，低头不语。复株累若鞮见了这位国色天香，怎肯舍了美人，又背国教，便笑对王嫱道："本国风俗如此，人臣不可违抗。否则人民不服，天也不容。"王嫱无法，只得忍辱含羞的从了胡俗。复株累若鞮即封王嫱为阏氏；一切待遇，倒也和去世单于一样。王嫱复生二女，长女为须卜居次，次女为当于居次。又过十余年，王嫱病殁，埋葬之后，她的墓上，草色独青，当时呼为青冢。后人因她红粉飘零，远适异域，特为制了一曲，谱入乐府，名叫《昭君怨》。或说王嫱跨马出塞，马上自弹琵琶，编成此词。后又不从胡俗，服毒自尽。这都是代她不平，附会其辞，并非事实。不佞说她苟且贪生，愿失贞操，虽是正论，但是一介女流，身处威权之下，除了一死之外，自然只好失节的了。论者略迹原心，未为不可。

再说元帝自从王嫱出塞之后，虽把毛延寿立时问斩，因为到口馒头，被人生生夺去，恹恹不乐，竟至生起相思病来。后妃等人，赶忙代觅佳丽，投入对症之药。岂知元帝见了别个女子，视如粪土，不能去他心头的烦闷。冯昭仪便令内监出去打听王嫱有无姊妹。内监回报，说有一个妹子，名叫小昭君，貌与乃姊一式无二，可惜早嫁济南商人，已成破璧。冯昭仪当下据实奏知元帝。元帝一听王嫱尚有胞妹，又是面貌相同，也不管业已嫁人，急令召入宫中，封作婕妤。不料有位冒失的廷臣，名叫蒯通谏奏道："世间闺女甚多，皇宫里面，岂可容这再醮民妇？"元帝忿然道："汝为我朝臣子，刘氏上代历史，汝知道否？"蒯通道："臣知道是知道的，从前王太后固是再醮，这种乱法，不学也好。"元帝听了道："这是朕的家事，汝不必多管！汝把国事办好，也就难为你了。"说完，挥令退去，倒也未曾降罪。石显为讨好元帝，便谮奏道："蒯通此奏，明明污辱王婕妤的身分，应该问斩！"元帝准奏，蒯通身首于是异处。那位小昭君却有两样绝技，胜于乃姊：一桩是出口成章，比较后来的那个曹子建，还要敏捷；一桩是具房中术，有通宵不倦之能。这第二桩绝技，便把元帝乐得无可如何，特地建筑一座好合亭，居于未央宫的东北，每日同了小昭君游宴于此。有时也令傅、冯两位昭仪与宴。冯昭仪原是媒人，况又知趣，一任元帝与小昭君欢乐，毫不争夕。独有那位傅昭仪，性情狭窄，气量极小，常常打翻

醋罐，甚至与小昭君扭成一团。有一天，却被元帝亲眼看见，先命左右设宴好合亭上，自己和小昭君一同坐上，方把傅昭仪召至，裸其体肤，逼令跪在地上，眼看他们行乐。傅昭仪不敢抗旨，只好忍辱遵办。跪在地上还是小事，眼见元帝与小昭君二人，花开并蒂，镜合鸳鸯的当口，可怜她的脸上，忽然红一阵白一阵，一刻一变样子。至于傅昭仪还是羞愤方始露出这个样儿的呢，还是有所感触情不自禁起来，始有这种面上升火的形象，不佞当日身不在场，不敢妄断。单讲元帝正在特别惩戒这位傅昭仪的当口，就有宫娥前去报知冯昭仪。冯昭仪一听元帝做出这样不成体统的事情出来，不觉动了兔死狐悲之感，想来责备小昭君，要她系铃解铃，不可撑足满篷。不料走上好合亭去，一见内中如此情状，连她也羞得慌忙退了出来。提笔吟上一首长歌，讽劝元帝。元帝与小昭君见了这诗，一时感动，便把傅昭仪放了出来，后来傅昭仪感激冯昭仪解围之恩，始把心中妒嫉她的酸味，统统取消。后由傅昭仪也进一个美女，名唤梅君的，元帝复将好合亭改称四美亭，日夕与傅昭仪、冯昭仪、小昭君、梅君等四人，乐而忘返。唐人宫词云"桃花欲与争颜色，四美亭前月信明"，就是咏此。那时她们四人之中，自然是小昭君最美。元帝对她，也比其余三个，来得怜爱。小昭君忽然想起其姊，逼着元帝谕知匈奴，恭送王嫱入朝省亲。元帝也想再见王嫱一面，或有一箭双雕之事，也未可知，即派上大夫吕干亲迎王嫱。那时王嫱已嫁复株累若鞮单于，复株累若鞮好色过于呼韩邪，不准王嫱离开身边。王嫱闻得其妹小昭君业已事帝，虽然不能回国，倒也高兴，乃作一书，以报元帝，其辞是：

臣妾幸得备禁脔，设身依日月，死有余芳；而失意丹青，远窜异域，诚得捐躯报主，何敢自怜？独惜国家黜陟，移于贱工；南望汉关，徒增怆绝耳！有父有妹，惟陛下幸少怜之！

王嫱书后，又附一诗云：

秋木萋萋，其叶萎黄。有鸟处山，集于苞桑。养育毛羽，形容生光。既得升云，上游曲房，离宫绝旷，身体摧藏！志念没沉，不得颉颃，虽得委食，心有徊徨。我独伊何，来往变常！翩翩之燕，远集西羌！高高峨峨，河水泱泱，父兮母兮，道悠且长！呜呼哀哉！忧心恻伤！

吕干携书回报元帝。元帝展诵未毕，泪已盈眶。小昭君在旁见了，也是唏嘘不已。元帝从此复又忧闷。傅、冯二人，暗怪小昭君多事。小昭君也惧因此失宠，更是以色取媚元帝。没有数年，小昭君先患瘵病而殁。元帝悲伤过度，

也得重疾，日加厉害。每见尚书入省，问及景帝立胶东王故事。尚书等虽知帝意所在，应对却多吞吐。原来元帝有三男，最钟爱的是傅昭仪所出之定陶王康，初封济阳，徙封山阳，最后即是定陶。康有技能，尤娴音律，与元帝才艺相若。元帝能自制乐谱，创成新声，常在殿下摆着鼙鼓，亲用铜丸连掷鼓上，声皆中节，甚至比较坐在鼓旁以槌击鼓，还要好听。臣下希冀得宠，每学不能；惟有定陶王康，技与乃父不相上下。元帝赞不绝口，且与左右时常谈及。驸马都尉史丹，系前大司马史高之子，随驾出入，日侍左右。他见元帝屡屡称赞定陶王康，便有些不服气起来，对元帝说道："臣意音律小事，纵有技能，无非一位乐官而已，哪里及得上聪明好学的皇太子奭呢？"元帝听了，不禁失笑。未几，元帝少子中山王竟，得病遽殇。元帝挈着皇太子奭，前往视殓，元帝犹且挥泪不止，独太子面无戚容。元帝见了发怒道："临丧不哀，是无人心！天下岂有无心肝的人，可以仰承社稷宗庙的么？"又见史丹在旁，特责问道："汝言太子多材，今果如何？"史丹免冠谢罪道："此事怪臣不好，臣见陛下哀悲过甚，务请太子勿再哭泣，免增陛下伤感。"元帝听说，不知是谎，方才不怪太子。后来元帝寝疾的时候，定陶王康与傅昭仪母子二人，衣不解带的日夕侍侧。元帝被他们母子所感，因欲援胶东王故例，讽示尚书。史丹一听这个消息，等得傅昭仪母子偶离元帝左右的当口，大胆趋入元帝寝宫，跪伏青蒲上面，尽管磕头。青蒲是青色画地，接近御榻，向例只有皇后方可登上青蒲。那时史丹急不暇择，若一耽搁，傅昭仪母子就要走来，便没有时间可与元帝说话了。当下元帝一闻榻前有磕头的声音，睁眼一看，不禁大怒。正是：

废嫡视为儿戏事，规君幸有正经人。

不知元帝对于史丹越礼，如何处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　大嫖院东宫成北里　小上坟南苑劫西施

却说元帝一见史丹跪在青蒲之上，不禁大怒。方欲责备史丹越礼，史丹早已涕泪陈辞道："太子位居嫡长，册立有年，天下业已归心；今闻道路传言，宫中似有易储之举。陛下若无此事，天下幸甚，汉室幸甚！陛下若有此意，盈廷臣工，必定死争。臣今日斗胆跪此青蒲奏事，已存死节之心。独有废储大事，幸陛下三思！臣到九泉，方才瞑目。"元帝素信史丹忠直，听他侃侃而谈，也知太子不应轻易。于是收了怒容，又长叹一声道："朕因太子不及康贤，废立之事，本在踌躇。尔既拼死力保太子，这是太子为人，或有几分可取。太子原为先帝钟爱，只要他不负祖宗付托，朕也不是一定要废他的，朕病已入膏肓，恐将不起，但愿汝等善辅太子，使朕放心。"史丹听毕，叩谢而出。不料元帝就在当晚，瞑目逝世，享年四十有二，在位十有六年，改元四次。太子奭安然即位，就是成帝。首尊皇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，母后王氏为皇太后，封母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领尚书事。奉葬先帝梓宫于渭陵，庙号孝元皇帝。越年改元建始，就有一桩黜奸大事发现。原来成帝居丧渎礼，不问朝政，所有一切大小事件，均归王凤负责。王凤素闻石显揽权用事，民怨沸腾，因即奏请成帝，徙石显为长信太仆，夺去政权。那时匡衡已因阿附石显任为丞相，御史大夫张谭，也是石显的党羽。今见石显失势，二人即联衔弹劾石显种种罪恶，以及党羽五鹿充宗等人。于是将石显革职，勒令回籍，石显怏怏就道，亡于中途。少府五鹿充宗，降为玄菟太守；御史中丞伊嘉，也贬为雁门都尉；牢梁、陈顺等等，一概免职。——一时舆论称快。又起一种歌谣道："伊徙雁，鹿徙菟，去牢与陈实无价。"当时匡衡、张谭二人，以为自动的劾去石显，总道可盖前愆，谁知恼了一位直臣王尊，飞章入奏，直言丞相御史，前与石显一党，应即问罪。成帝见了此折，也知匡衡、张谭本失大臣体统，惟因初初即位，未便遽斥三公，遂将该奏搁置不理。匡衡、张谭闻知其事，慌忙上书谢罪，乞赐骸骨归里，同时缴还印绶。成帝降诏慰留，仍把印绶赐还，并贬王尊为高陵

令，顾全匡衡等面子，匡衡等始照旧治事。但是朝臣都替王尊抱屈，背后很怪匡衡等无耻。王尊系涿郡高阳人氏，幼年丧父，依他叔伯为生，叔伯家亦贫寒，令他牧羊。王尊且牧且读，得通文字，后充郡中小吏，迁补书佐。郡守嘉他才能，特为荐举，遂以直言闻时，任虢县令。辗转升调，受任益州刺吏，莅任以后，尝出巡属邑，行至邛莱山，山前有九折阪，不易行走。从前临邛县王吉任益州刺史时，行至九折阪，仰天叹道："我的身体肤发，承受先人，不可毁伤，何必常常经此冒险。"当即辞官归去。及王尊过九折阪，记起先哲遗言，偏使御夫疾行向前，且行且语道："此处不是王吉先生的畏途么？王吉是孝子，王尊是忠臣，各行其是，都有至理。"王尊在任二年，复调任东平相。东平王刘宇，系元帝之弟，少年骄纵，不奉法度。元帝知道王尊忠直敢言，故有是命。王尊果能直谏，不为威势所屈。刘宇最喜微行，王尊屡谏不改，乃令厩长，不准为之驾马。刘宇只得作罢，但是心里大为不怿。一日，王尊进谒刘宇。刘宇虽与有嫌，因是父皇派来之相，不得不延令就坐。王尊早经窥透其意，即正色向刘宇说道："臣奉诏来相大王，臣的故旧，皆为臣吊。臣闻大王素负勇名，也觉自危，现在待罪相位有日，未见大王勇威，臣自恃蒙大王宠任。这样看来，大王倒不勇，臣才好算真勇呢！"刘宇听了王尊之言，勃然变色，意欲把王尊立时杀死，又恐得罪朝廷，亦有未便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因即与语道："相君既自诩勇，腰间佩剑定非常品，可否让我一观？"王尊偷看刘宇面色，似带杀气，猜他不怀好意。也用一计，却向刘宇左右近侍说道："大王欲观我的佩剑，尔等可代解下，呈与大王。"边说边把双手悬空高举，一任近侍解他所佩之剑。等得剑已离身的当口，方始又对刘宇微笑道："大王毕竟无勇，仅不过想设计陷臣不义而已。"刘宇既被王尊道破隐衷，暗暗叫声"惭愧"。又知王尊久负直声，天下闻名，只得解释道："寡人并无是意，相君未免多疑了！"说完，即令左右设宴，与王尊同饮，尽欢而散。岂知刘宇之母公孙婕妤，平生仅有刘宇一子，万分心爱，固不待言。此时既为东平太后，眼看王尊这般管束其子，大为不悦。于是上书朝廷，参劾王尊倨傲不臣，臣妾母子事事受制，必定逼死而后已。元帝览奏，见她情词迫切，不得不将王尊去职。及成帝即位，大将军王凤，素慕王尊为人，因召为军中司马，兼任司隶校尉。任事未久，偏又为了匡衡、张谭二人之事坐贬。王尊赴任数月，因病辞职。王凤也知王尊受屈，不去挽留，由他自去，且过几时，再图召用。那时成帝因念太后抚养之恩，十分优待王姓，除已封王凤为大将军外，复封王崇为安成侯，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

根、王逢时等，统统赐爵关内侯。王凤、王崇二人，俱系太后同母弟兄，爵亦较尊。其余是异母弟兄，爵故稍卑。那时朝臣明知此举不合祖宗遗训，但贪爵禄，个个噤若寒蝉。那知人不敢言，天已示警，夏四月天降黄雾，咫尺莫辨，市民喧扰。宫中疑有变故，查问之后，始知为了大雾的事情。成帝也觉有异，诏问公卿，各言休咎，毋庸隐讳。谏议大夫杨兴、博士驷胜等，异口同声的奏称，说是阴盛阳衰，故有此征。从前高祖临殁有约，非功臣不准封侯；今太后的弟兄，无功受禄，为历朝所无，应加裁抑等语。大将军见了此奏，立即上书辞职。成帝不肯照准，而且愈加亲信。是年六月，忽有青蝇飞至未央宫殿，集满群臣坐次。八月复见两个月亮并现，晨出东方。九月夜有流星长四五丈许，状似蛇形，贯入紫宫。种种奇突的灾异，内外臣工，都归咎于王氏。成帝因母及舅，倚异如故。还有太后母李氏，早与后父王禁离婚，嫁与苟姓，生子名参，贫无聊赖。太后既贵，便令王凤迎还生母，且欲援田蚡故例，授苟参为列侯。倒是成帝谓田蚡受爵，实非正办，苟参不宜加封。太后无奈，犹授苟参为侍中水卫都尉。此外王氏子弟七侯以外，无论长幼，俱进官爵，不在话下。

成帝践祚以后，年方弱冠，大有祖上遗风，嗜酒好色，很能跨灶。在东宫时代，已喜猎艳。元帝又因母后被毒，未享遐龄，特选车骑将军许平恩侯许嘉之女，为太子妃。许女名娙，秀外慧中，博通史事，并擅书法，复与太子年貌相当，惹得太子意动神驰，好象得了一位月里嫦娥一般，整日的相爱相亲，相偎相倚，说不尽千般恩爱，万种温存。当时元帝曾经暗令黄门郎许沅，前往东宫窥探儿媳是否和谐，及所为何事。沅既是奉旨私探，当未便直入东宫，只得私下里唤一个东宫内监，同至僻静地方，仔细一问，不禁也觉好笑起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太子正在扮作嫖客模样，又令太子妃以及诸良娣，统统扮作勾栏妓女，学那倚门卖笑的行径，陪他取乐。许沅不便以此事奏知元帝，只得改辞回报，说是太子正与妃姬等人，埋头诵读，唔咿满堂，东宫变为学校。元帝与后妃未曾听毕，早已乐得心花怒放，当下拟赐太子黄金千斤，以作膏火之赀。后妃等人，因见元帝高兴，都凑趣道："陛下闲着无事，何不同去看看一对儿媳呢？"元帝听了又笑道："我们大队人马同至东宫，岂不冲散他们读书的好事么？"冯昭仪更是兴头，不待元帝许可，急去拿了许多书籍，拖了元帝就走。元帝打趣冯昭仪道："尔也想去上学不成！"冯昭仪笑答道："臣妾满腹诗书，不必再读；只因陛下为人俭约，每常吝发我等花粉之费，臣妾要去毛遂自荐，做个乡村教读，以便糊口呢！"元帝听了，不禁失笑道："如此说来，朕的宫里，倒

成了诗书之邦了。”说完之后，便与后妃等人，边说笑着，边缓步来至东宫。这个时候，却把黄门郎许沅吓得要死，慌忙溜到太子那里，把万岁如何令他窥探，他自己如何谎说东宫变了学校，万岁如何大悦，又与冯昭仪如何说笑，现在已经就要到了等，一口气对太子说完。许妃在旁听毕，赶紧命大家改换装束，假意坐下诵读。许沅刚刚溜走，元帝等人早已走到东宫廊外。尚未进门，真的听见里面咿唔之声达于户外，不禁点点头对后妃等人笑道：“如此，不枉先帝爱他一场。”皇后也笑道：“臣妾教养有功，陛下如何说法？”元帝道：“从优奖叙如何？”说着，跨进东宫室门。太子同了许妃以及良娣等人，当然出来跪接。冯昭仪忙去拉着许妃的手，笑对她说道：“你的皇帝公公，背后在赞你相夫有道，很是嘉许，因此前来看看你们。我呢，要想前来谋个教读位置，不过稍觉腹俭一点。”冯昭仪还要往下再说，那时小昭君方在得宠之际，急忙用她的那只柔荑纤手，按住冯昭仪的嘴道：“你象打莲花落的说了一连串，难道不怕嘴酸的么？”大家一笑，方始进至里面。元帝一见满棹上都摆着书本，便对太子微笑道：“读书固是好事，但是死读书本，未娴政治，也是无益。”许妃最擅词令，忙跪下奏道：“太子常向臣媳说，他说父皇现把国事办得太太平平，将来只要依样画葫芦，便宜不少。”元帝听了，心下自然欢喜，嘴里却笑骂太子道：“痴儿只趁现成，不知有此福命否？”小昭君道：“先帝钟爱孙子，哪会错的，太子如无福命，也不会投胎到刘氏门中来了。”元帝这天格外大悦，就在东宫摆上酒筵，作了一个团圆家宴，并赏赐太子、许妃、良娣等人十万金钱，方才回宫。不久许妃产下一个男胎，元帝正庆抱孙之喜，岂知未曾弥月，即已夭折。后来太子即位，做了皇帝，这位许妃当然立后。惜皇太后王氏，因见许后不再生育，皇帝身边的嫔嫱，亦无一男半女，于是特传诏旨，采选天下良家女子，入备后宫。前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子杜钦现任大将军武库令，进白大将军王凤道：“古礼一娶九女，无非为广嗣起见。今主上春秋方富，未有嫡嗣，将军何不上效古人，选取淑女，使主上一娶数后。从来后妃贤淑的，决不致没有良嗣。”王凤听了，甚以为然，即入告太后。谁知太后拘守汉制，不欲法古，王凤只好退出。建始二年三月，长安忽然大旱，直至次年春季，方始降雨。一年多没有点滴雨水，这也是亘古未有的奇灾。成帝却在宫内，只知行乐，不顾民间疾苦。一天听了一个余婕妤的条呈，将命巧匠，制造一座飞行殿，广方一丈，形如凤辇，选取有力的宫女百名，负之以趋。成帝同了后妃坐在殿内，既捷且稳，两耳亦闻风雷之声，改名曰云雷宫。复纳卞贵人之奏，在太液池

畔，建造宵游宫，用漆为柱，四面全用黑绨之幕，器皿乘舆，也尚黑色。后妃以下，尽服玄色宫衣。既至宵游宫中，上悬一颗夜明珠子，照得如同白日，玄服所绣之花，朵纹毕现。成帝大乐道："古人秉烛夜游，真正寒酸已极！朕承先人余荫，享此繁华之福。曾记先帝生时，偶至东宫，说朕不知有无福命，今竟如何？"说着，偶然记起黄门郎许沅、光禄大夫史丹，均曾替他扯谎，瞒过元帝，不为无功，乃受许沅为上大夫，史丹为左将军，并封牟靖侯，食邑万五千户。许后笑道："陛下记性真好，臣妾早已忘记此事。"成帝也笑道："朕有恩必报，有罪必罚，也算万分平允的了。不知怎么上天总降灾异，臣下又说阴阳不和，诚属费解！"许后虽然尚觉贤慧，对于要分爱情于他人一节，也有些当仁不让，更是献媚承欢，无微不至，所以成帝十分爱她。次年八月，霪雨为灾，一连四十余日，不肯放晴。长安人民，陡然哄起一种谣言，说是洪水将至，纷纷逃避。弄得你要争先，我怕落后，老幼妇孺，自相践踏，伤亡不知其数。这个消息传到成帝耳内，慌忙升殿，召集群臣，各陈意见，商量避水方法。大将军王凤道："洪水果至，陛下可奉太后以及后妃等人，乘舟浮水，决无危险。都中人民可令他们登城，由国家暂给衣食。"话犹未毕，右将军王商接口向成帝奏道："古时国家无道，都中尚未水及城郭；今政治和平，人民相安，虽是连旬大雨，河水并未泛滥，何至洪水暴发？定是不肖游民，造言生事，断不可信。再令百姓登城，未免庸人自扰了！"成帝听毕，方才稍觉安心。王商自去巡视四城，一面晓谕民众，毋得惊惶自乱；一面严拿造谣之人，以便重惩。于是民心略定。直到晚上，并没所谓的甚么洪水到来，又过一宵，仍是平安无事。成帝因此重视王商，说他确有见识，温谕有加。王凤听了，不觉有些愧惭，自悔一时以耳为目，反为讹言所误。这个右将军王商，却与王凤庶弟同姓同名。他是宣帝的母舅乐昌侯王武之子。王武殁后，王商袭爵为侯，居丧既哀，又能兄弟怡怡，尽将家财，分给异母弟兄。廷臣因他孝义可风，交章举荐，由侍中升中郎将。元帝时代，已任右将军之职。成帝也敬他老成持重，本拟升他为左将军。他说史丹之忠，胜他十倍，情愿相让。成帝乃将左将军之职，畀了史丹。史丹、王商虽为成帝信任，终究不及王凤的得宠。连那位车骑将军平恩候许嘉，他与成帝兼有两重亲谊，而且辅政有年，成帝犹恐怕他牵制王凤，竟把他本兼各职取消，假说他年高有德，理应在家纳福，不该再作脚靴手版的官儿。又因许后面上交代不过，特赐田园金帛，总算是有面子的勒令还乡。

建始三年十二月朔日，日食如钩，夜间地震。未央宫的房屋，也被摇动。

成帝心慌起来，暗想："难道许后这人，真的为老天所忌不成！我姑且再在民间选几个女子，弄到身边，稍稍分她一点爱情，就算被老天所征服罢。"成帝主见一定，次日示意廷臣，廷臣一听主上要选女子，谁不想来巴结，于是分头觅宝。但是闹得满城风雨，所见的无非俗艳凡葩，非但要比许后还美的实在没有，就是较逊一筹的，也是难觅。每逢上朝之日，你问我可有佳人，我问你可有美女，大家都是横点其头而已。谁知一班廷臣弄得一筹莫展的当口，却被一个小小县吏姓周的，居然抢到一位现世观音。这个周县吏，那天正在家中闲坐，忽然来了一个乡亲。周县吏偶然谈起皇帝要觅几个美貌女子的事情，那位乡亲连连说道："不难，不难！我有一位亲戚，他娶了一房妻子，名叫班姬，此人真生得天上少有，地下难寻，目下业已守寡。明天午间，她就要到南苑上坟。南苑地方，很是僻静，我与你只要多带几个人，等她一到，走去抢来，岂不便当。"周县吏听了，起初不甚相信，以为平常女子，哪有出色人材，后经那位乡亲赌誓罚咒的道："她有赛西施的绰号，如果不是二十四万分的标致，怎会有此绰号？"周县吏听了，方才有些相信起来。到了次日，就请那位乡亲充作眼线，自己率领多人，等在南苑地方。未及亭午，果见一个手持祭品，全身素服的少妇，单身走来。周县吏一声吆喝，顿时拥了上去，把那个少妇，拦腰一抱，抢到所备的车上，加上几鞭，顷刻之间，已到他的府居。那个少妇大哭大喊，寻死觅活的骂道："青天白日，强抢良家寡妇，该当何罪！"周县吏却不慌不忙的，将那少妇命人把她撳在一张太师椅上，自己纳头便拜，口称："娘娘息怒！"正是：

今朝奉旨为强盗，指日承恩作宰官。

不知周县吏说出何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　拍马屁幸列前茅　吹牛皮几兴巨祸

却说班姬被人硬撳在一张太师椅上，突见为首抢她来家之人，朝她纳头便拜，复又连着口称娘娘。班姬弄得莫明其妙，只得暂且停住骂声，听他底下的说话。当下只见他接着说道："当今皇帝因为没有子嗣，后宫人物虽众，貌皆不美，必须觅一位天字第一号美丽女子，进宫即封娘娘。大小臣工，四处寻访，迄未觅得，小人久闻娘娘是位天上神仙，故敢斗胆硬将娘娘请到寒舍，即日伴送进宫，娘娘后福无穷，将来尚求娘娘栽培一二。"班姬听毕，心下便象车水输盘似的，开足马力，飞快的转了几转。于是含羞似的答道："此言真的么？我乃寡妇，已是败柳残花的了；皇帝是何等眼光，未必选中，如何是好。"班姬说完，又听此人答道："娘娘尽管放怀，小人包娘娘做成娘娘便了！"周县吏说完，情知班姬已经首肯，不致变卦，赶忙驱散众人，急用一乘车子，将班姬直送宫门。那时宫门之外，本已派了十名内监，以备招待民间自愿入宫的女子，一见有人送来一位极妙人材，当然据实奏闻。成帝传旨召入。班姬见了成帝，俯伏不语。成帝命她抬起头来，不见犹可，这一见真把成帝乐得心旌摇摇不定，急问班姬的家世姓氏。班姬奏对称旨，立刻送入后宫，改换装束。成帝即授周县吏为益州什郊令。周县吏大喜过望，真象狗颠屁股似的到任去了。成帝进得宫来，并不隐瞒此事，马上携了班姬来见许后。许后心里自然不甚情愿，因见木已成舟，只得强勉招呼。成帝一见许后并不吃醋，更是欢喜，便封班姬为婕妤。班婕妤也还知趣，除了在枕边献媚外，对于许后尚属恭顺。许后又带她见过太后，这且不提。那时成帝对于天降灾异，还不放心，翌日下诏，令举直言敢谏之士。杜钦及太常丞谷永，同时奏称，犹言后宫妇女宠爱太专，有碍继嗣。成帝听了，明知他们指斥许后，便微愠道："朕已封了班婕妤了，后宫并没甚么专宠之事，汝等不治朝事，每每以后宫为言，毋乃太觉不伦乎！"杜钦、谷永二人，不敢再言。丞相匡衡也上一疏规讽成帝，疏中的说话是：请戒妃匹，慎容仪，崇经术，远技能。成帝也不采纳。匡衡及见灾异迭出，

屡乞让去相位，成帝不许。没有几时，匡衡之子匡昌，现任越骑校尉，酒醉杀人，坐罪下狱。越骑官属，乃与匡昌之弟匡明密谋，拟劫匡昌出狱，谋泄事败。有司劾奏，奉诏从严惩办。匡衡大惊，徒跣入朝，谢罪自劾。成帝尚给面子，谕令照常冠履。匡衡谢恩趋出。不料司隶校尉王骏等，又劾匡衡封邑逾界，擅盗田地，罪非寻常，应请罢官候讯。成帝也知匡衡无颜立朝，令他去职归里。右将军王商继任相位，少府伊忠，升任御史大夫。

建始四年正月，亳邑陨石四块，肥垒陨石两块。成帝命罢中书宦官，另置尚书员五人。四月孟夏，天降大雪，人民冻毙不知其数。成帝诏令直言极谏诸士，诣白虎殿上对策。太常丞谷永奏对道：

> 方今四夷宾服，皆为臣妾，北无薰粥冒顿之患，南无赵佗、吕嘉之难，三陲晏然，靡有兵革之警。诸侯大者乃食数县，不得有为，无吴楚燕梁之势。百官盘互，亲疏相错，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，无重合、安阳、博陆之乱。三者无毛发之辜，乃欲以政事过差，咎及内外大臣，皆瞽说欺天者也！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，忽天地之明戒，听暗昧之瞽说，归咎于无辜，倚异乎政事，重失天心，不可之大者也！陛下即位，委任遵旧，未有过政。元年正月，白气起东方；四月黄浊四塞，覆冒京师；申以大水，著以震蚀。各有占应，相为表里。百官庶士无所归倚，陛下独不怪与！白气起东方，贱人将兴之表也；黄浊冒京师，王道微绝之应也。夫贱人当起，而京师道微，二者甚丑。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，致惧天地之异，长思宗庙之计，改往返过，抗湛溺之意，解偏驳之爱，奋乾纲之威，平天覆之施，使列妾得人人更进，犹尚未足也；急复益纳宜子妇人，毋择好丑，毋论年齿，广求于微贱之间，祈天眷佑，慰释皇太后之忧愠，解谢上帝之谴怒，则继嗣繁滋，灾异永息矣！疏贱之臣，至敢直陈天意，斥讥帷幄之私，欲离间贵后盛妾，自知忤心逆耳，难免汤镬之诛。然臣苟不言，谁为言之！愿陛下颁示腹心大臣，腹心大臣以为非天意，臣当伏妄言之罪；若以为诚天意也，奈何忘国大本，背天意而从人欲？惟陛下省察熟念，厚为宗庙计，则国家幸甚！

谷永此策，完全好说，私意他已爬做到大将军王凤的走狗了。貌似极言敢谏之臣，心怀附势趋炎之念。他因见王凤揽权用事，一门七侯，盈廷臣众，大有烦言；恐被众人推倒，乃掉弄文笔，硬说天意示变，都因许后霸占宫帏，不准成帝分爱于人，以致触动天怒，真是一派胡言！许后为人尚无甚么大恶，至于

献媚成帝，这也是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。顶多把成帝弄成色痨，算是她的罪恶，何至酿成天怒人怨？老天哪有这样闲空工夫，来管他们被窝里头的把戏呢？此外还有武库令杜钦，也和谷永一般论调。成帝竟被他们说得动听，二人之名，于是高列前茅。当时谷永取了第一，杜钦取了第二。谷永升了光禄大夫，杜钦升了谏大夫。谷永字子云，籍隶长安，就是前卫司马谷吉之子。谷吉出使匈奴，死于郅友之手。杜钦字子夏，一目已瞽，在家自读，无心出岫。王凤闻他是位饱学之士，罗致幕中。同时又有一个郎官杜邺，也字子夏，倒是一位学优而仕的人物。时人因为二杜齐名，同姓同字，无从区别，遂称杜钦为盲杜子夏。杜钦恨人说他短处，特地自制一冠，戴着游行都市，都人复称杜邺为大冠杜子夏，杜钦为小冠杜子夏。杜钦因感王凤知遇之恩，阿附王凤，还可说他饮水思源，尚不忘本。独有谷永，本由阳城侯刘庆忌荐举，也欲附势求荣，这是比较起来，更在盲杜之下了。不久，天复霪雨，黄河决口，百姓都怪大将军王凤没有治国之才。不过王凤深居简出，无从听见小百姓的舆论罢了。说起黄河为害，非自汉始，历代皆是如此。就令大禹重生，恐怕也没良策。汉朝开国以来，溃决之事，已是数见不鲜。文帝时代，河决酸枣，东溃金堤。武帝时代，河徙顿邱，又决濮阳。元封二年，曾发卒数万人，塞瓠子河，筑宣房宫，后来馆陶县又报河决，分为屯氏河，东北入海，不再堵塞。至元帝永光五年，屯氏河仍复淤塞不通。河流泛滥，所有清河郡属灵县鸣犊口，变作汪洋。那时冯昭仪的弟兄冯逡，方为清河都尉，奏请疏通屯氏河，分减水势。元帝曾令丞相御史会议，估计工程之费，其数颇巨，因此因循不行。建昭四年秋月，大雨二十余天，河果复决馆陶，及东郡金堤，淹没四郡三十二县。平地水深三丈，氽坏官舍庐室四万余所。各郡守飞章报闻，御史大夫尹忠尚说是所误有限，无关大局。成帝下诏切责，痛斥尹忠不知忧民，将加严谴。尹忠为人最是拘泥，一见了此诏，惶急自尽。成帝乃命大司农非调，发付钱粮，赈济灾民，一面截留河南漕船五百艘，徙民避水。朝廷虽是心关民瘼，可是事后补救，百姓已经大遭其殃了。谷永那时愈蒙王凤宠信，便向王凤大吹其牛道："此次黄河决口，皆因从前办事的人员，没有治水之学。不才幼即研究《禹经》，对于天下河道源流，了如指掌。大将军若向主上保举我去督办，不出三月，可不再见水患。"王凤听了大喜道："'强将手下无弱兵'，这句言语，真的不错！以君之才，何往不利，莫谓区区个黄河。老夫即刻上书奏保便了。"果然不到两个时辰，谷永已奉诏旨，兼任治河大臣。谷永马上孝敬王凤一笔重礼，率领所属，首先

建造衙署，竟将工程之费，半入私囊，半作贿赂。第二天就闹出一桩强抢民女的大案。好好一座都城，几乎断送他的手内！原来谷永最是惧内，他的夫人蒋氏，素具狮吼之威。谷永少时，家况清贫，没人以女配他。他又是一个登徒子流、七尺昂藏，怎好没有内助，于是东去吊膀，西去偷香。无如一班女子，见他面目虽然长得标致，但是两手空空，嫁他之后，只好去喝西风，因此大家都以闭门羹相饷。适值这位蒋氏，那日因扫双亲之墓，回到半途，天忽下雨。蒋氏明知清明时节，晴雨不时，只要暂避一霎，就会放晴。她心中想罢，抬头一看，遥见半箭之外，就有一座小小凉亭，她忙两脚三步的奔进亭内，坐在一具石凳上面，守候天晴。谁知等来等去，天已将黑，雨尚未止，蒋氏此时倒有些心慌起来了。为甚么缘故呢？蒋氏住在长安东门城内，家中双亲既亡，全仗她一人当家。她一出门，家里便没第二个大人。稍有遗蓄，尽藏箱内。平常每有一班狂蜂浪蝶到来勾引，一则爱她略具姿首，二则爱她也有数千金的首饰，若能把她弄到手内，就是人财两得。蒋氏颇有心计，看出大家行径，自然严词拒绝。那班浪子，因此渐渐恨她。她也明白。她既一人在外躲雨，心里怎不惦记家中？长安城门，照例入夜即闭，一闭之后，没有大将军府的对牌，断无权力开城，所以蒋氏情急起来。谁知蒋氏越是着急，那月老天越是与她作对，非但雨势加大，而且天黑更快。那时正是三月天气，入夜便寒，蒋氏身上仅穿两件单衣，更加抖个不止。就在此时，只见亭子外面，匆匆走进一位美貌少年来。蒋氏忙问那位少年："城门已否关闭？"那个少年答道："城门不闭，在下也不来此避雨了。"蒋氏听了，便自言自语道："这样怎么得了！"那个少年，边在她的对面坐下，边问她道："这位姑娘，可是也被此雨所阻，关在城外的么？"蒋氏答道："正是！"那个少年又道："姑娘身上只穿这件单薄衣裳，长长一夜，必至受寒。"说着，就在身上脱下一袭长衫，恭恭敬敬的递与蒋氏道："姑娘如果不嫌冒昧，可将此衣披在身上，暂作御寒之具。"蒋氏正在熬冷不过的时候，只得老实谢了一声，把衣披在身上。岂料就被这件衣裳，做了良媒。于是男有情，女有意，由疏而亲，由亲而密，一对野外鸳鸯，便在亭上成其好事。不过事后，蒋氏却有两桩条件：一桩是蒋氏可以嫁此少年，嫁了之后，就是一百岁没有子女，不准纳妾嫖妓；第二桩是蒋氏的数千金首饰，也可借与少年作为运动资本，将来发达，一切财权须交夫人执管。少年听了，有此便宜事情，怎不满口应诺？这位少年，便是谷永。次日入城成亲，即以蒋氏奁资，接交都中人士。后由宗正刘德之孙阳城侯刘庆忌荐举入朝，方有今日。最可

笑的是蒋氏没有福命，一等谷永贵显，早已一命呜呼。谷永继室，因无条件束缚，当然可以任意妄为。这天，正在巡河的时候，忽见一个孀妇谷邓氏，长得十分齐整，谷永便喝一个“抢”字。可怜一个弱质女子，如何抗抵？自然服服贴贴的被谷永如愿以偿了。岂知一班民众，以及数万河工，听了一个绰号大力将军王登的怂恿，即以谷永强抢寡妇，激变民众为题，聚众作乱。那时国家承平已久，大有马放桃林，刀存武库之慨。一班将官，日事嫖赌；一班兵丁，夜作浪游；一时匆迫，无从召集。抵挡既然无人，那班乱民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连毁官舍一千一百余所，杀毙现任官吏一百四十余人。成帝已拟出亡，幸有一位侍中张放其人，持了天子符节，乘了快马，冲入人丛之中 高喊有旨：朝廷已将谷永拿下治罪；此次为首聚义的王登，官封列侯，以奖民气是国家的后盾等语。那个王登，本无目的，一闻朝廷不加诛戮，反授侯封，顿时解散众人。俗语说得好，叫做“蛇无头儿不行”，于是一场滔天大乱，顷刻之间，风平浪静。只便宜了那个王登，以乱民封侯，这也是桩奇事。那知刘氏天下，不失在王登之手，却失在王登之侄王莽手里。天意如斯，毋庸研究。再说那时乱事既平，谷永当然要族诛的了。不料竟有王凤代他力求太后，仅仅革职了事。不到半年，仍又起用，并与王登结了儿女亲家。国事如此，真堪浩叹！张放是此次的首功，成帝封他为厚定侯。张放又保举犍为县人王延世，素习河工，办理必有把握，成帝即授为河堤使者。延世受命之后，巡视河滨，他谓若要永不决口，必须用竹篾为络，长四丈余，大九围足。中贮碎石，由两舟夹载而下，再用泥石为障，费时两月，便告成功。成帝准他便宜行事，延世倒能言行一致，不象谷永只知吹牛不算外，险些儿肇成天子蒙尘的巨祸。

那时成帝一见河工告成，即于次年改元，号为河平，进延世为光禄大夫，赐爵关内侯。成帝因见春光明媚，正想过他那个调莺嬉燕，风流的日子，忽据西域都尉段会宗驰书上奏，报称，乌孙小昆弥安犁靡，叛命进攻，请急派大军应援等语。究竟小昆弥何故叛汉，应该补叙。先是元贵靡为大昆弥，乌就屠为小昆弥，划境自守，彼此相安。后来元贵靡死了，其子星靡代为大昆弥。亏得冯夫人嫽，持节往抚。星靡总算受命无事。不久又传位于其子雌栗靡，忽被小昆弥末振将遣人刺死。末振将即乌就屠之孙，恐怕大昆弥前来并吞他，故而先行下手。汉廷得信，立派中郎将段会宗出使乌孙，册立雌栗靡季父伊秩靡为大昆弥，再拟发兵往讨末振将。兵尚未行，伊秩靡已暗使翎侯难栖诱杀末振将，送交段会宗，段会宗据实奏闻。成帝以末振将虽死，子嗣尚存，终

为后患，再命段会宗为西域都尉，嘱发戍己校尉及各国兵马，会讨末振将子嗣。段会宗奉命前往，调了数处人马，行至乌孙境内，闻得小昆弥嗣立有人，乃是末振将兄子安犁靡，并探知末振将之子番邱，虽然未得嗣立，也为显爵，因思率兵进攻，安犁靡与番邱必然合拒天兵，与其徒费兵力，难有把握，不如诱诛番邱，免得劳兵动众。计划既定，遂扎住兵马，仅率三十骑前往，派人往召番邱打话。番邱问明去使，既知没有兵马，以为不足为患，便即带了数人，轻骑来看会宗。会宗一见番邱到来，喝令拿下，命他跪听宣读诏书，内言："末振将骨肉寻仇，擅杀汉朝公主子孙，应该诛夷；番邱为末振将子，不能免罪。"会宗读诏到此，拔出佩剑，就把番邱一刀两段。番邱从人，不敢入救，抱头鼠窜，回报小昆弥。小昆弥安犁靡听了，不禁狂怒。复作狞笑道："我不踏平汉地，誓不为人！"说罢，立即率领一万铁甲兵，来攻会宗。会宗急急奔回原驻行营，一面坚守，一面驰报朝廷乞援。以上所叙，乃是段会宗求救的原因。当下成帝急召王凤入议。王凤想起一人，便即保举。此人是谁，就是前射骑校尉陈汤。陈汤自与甘延寿立功西域，仅得赐爵关内侯，已觉功赏未当；又闻甘延寿病殁，怏怏不乐，托病不朝。成帝嗣位，丞相匡衡复劾陈汤盗取康居财物，陈汤坐是免官。王凤知他熟谙边情，故请召用。正是：

呼来挥去诚功狗，拜爵封官亦沐猴。

不知陈汤究竟应召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　论贞淫感化妖精　拼性命保全犯妇

却说成帝治国，本以王凤之言是听，王凤既然保举陈汤，当然准奏，便即宣召陈汤入朝。陈汤免官以后，心里岂会高兴，成帝事急召他，理应搭点架子；谁知仍旧热中，朝使一到，立即随行。但他前征郅支时候，两臂受了湿气，不能伸屈自如，已与朝使言明。朝使回报，成帝正在用人之际，谕令陈汤免去拜跪之礼，陈汤谢恩侍立。成帝便将段会宗的奏本，给他观看。陈汤阅毕，缴呈御案，始奏陈道："臣老矣，不能用也！况且朝中将相九卿，个个都是英材，此等大事，伏乞陛下另选贤能为妙！"成帝听了道："现在国家正是有事之秋，君是旧臣，理应为国效忠，幸勿推辞！"陈汤此时一见成帝给了面子，方始答道："依臣愚见，此事定可无虑。"成帝不解道："何以无虑呢？尔可说出道理！"陈汤道："胡人虽悍，兵械却不精利，大约须有胡人三人，方可当我们汉兵一人。今会宗奉命出讨，手下岂无兵卒，何至不能抵御乌孙？况且远道行军最需时日，即再发兵相助，也已无及。臣料会宗之意，并非定望救兵，不过有此一奏，胜则有功，败则卸责，实为一种手段。臣故敢请陛下勿忧！"成帝道："匈奴为患，历朝受累无穷，高祖皇帝何等英武，项羽都被他老人家除去，独征匈奴，却也被困七日，足见边患倒是国家心腹大病。嗣后朕当对于边将，功重罚轻就是了。"说着，又问陈汤道："据尔说来，会宗未必被困，即使偶尔被困，也不要紧的么？"陈汤见问，一面轮指一算，一面答道："老臣略有经验，不出五日，必有喜报到来。"成帝听了大悦，于是便命王凤暂缓发兵；便又嘉奖陈汤几句，令其退去。到了第四天，果然接到会宗军报，说是小昆弥业已退去。原来小昆弥安犁靡，进攻会宗，会宗一壁坚守，一壁飞奏朝廷乞援，他的用意果被陈汤猜着。会宗当时明知救兵如救火，长安至他行营，至少非三个月不办，胡兵既已临头，只有设法退敌。他却守了几天，等得敌人锐气已减，方才出营打话道："小昆弥听着！本帅奉了朝旨，来讨末振将，末振将虽死，伊子番邱应该坐罪，与汝却是无干。汝今敢来围我，就是我被汝杀死，汉室兵将之多，也

不过九牛亡了一毛而已，朝廷岂肯不来征讨？从前宛王与郅支悬首藁街，想汝也该知道，何必自蹈覆辙呢？”当下安犁靡听毕，顿时醒悟，也认有理，但还不肯遽服，便答辩道：“未振将辜负朝廷，就是要把番邱加罪，理应预先告我，今诱之斩杀，太不光明。”会宗道：“我若预先告汝，倘若被他闻风逃避，恐汝亦当有罪；又知汝与番邱，谊关骨肉，必欲令汝捕拿番邱交出，汝必不忍；所以我们不预告，免汝左右为难，此是我的好意，信不信由汝。”安犁靡无词可驳，不得已在马上号泣数声，复又披发念咒，算是吊奠番邱的礼节，闹了半天，便即退去。会宗一见安犁靡退去，便也一面出奏，一面携了番邱首级，回朝复命。成帝嘉他有功，除封爵关内侯外，又赏赐黄金百斤。王凤因服陈汤果有先见之明，格外器重，奏请成帝，授为从事中郎，引入幕府，参预军机。后来陈汤又因受贿获罪，法应问斩，还亏王凤营救，免为庶人，因此忧郁而亡。不佞的评论，陈汤为人，确是一位将材。若能好好做去，也不难与唐时的郭子仪勋名相并。无如贪得无厌，他任从事中郎，不过一个幕僚位置，还要受贿，这是从前匡衡的劾他盗取康居财物，并不冤枉他了。名将如此，遑论他人？黄金作祟，自古皆然，不过如今更加厉害罢了。闲言说过，再讲段会宗后由成帝复命他出使西域，坐镇数年，寿已七十有五，每想告归，朝廷不准，竟至病殁乌孙国境。西域诸国，说他恩威并用，不事杀戮，大家为他发丧立祠，比较陈汤的收场，那就两样了。

那时还有一位直臣王尊，自从辞官家居之后，虽是日日游山玩水，以乐余年，心里还在留意朝政。偶然听见朝中出了一个忠臣，他便自贺大爵三觥；偶然听见朝中出了一个奸贼，他便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手刃之以快。他的忠心之处，固是可嘉，但是忠于一姓的专制独夫，未免误用。有一天，王尊忽然奉到朝命，任他为谏大夫之职，入都见过成帝，始知是为王凤所保，他只得去谢王凤。王凤素知他的操守可信，又保他兼署京辅都尉，行京兆尹事。谁知王尊接任未久，终南山却出了一名巨盗，名叫傰宗，专事纠众四掠，大为民害。校尉傅刚奉命往剿，一年之久，不能荡平。王凤保了王尊，王尊莅任，盗皆远避。却恼了一个女盗，绰号妖精的，偏偏不惧王尊。她对人说：“王尊是位文官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大家为何怕他？”当时一班盗首听了笑道：“你既不怕王尊，你能把他的首级取到，我等便尊你为王；否则你也退避三舍，不得夸口。”妖精听了，直气得花容失色，柳眼圆睁的忿然道：“尔等都是懦夫，且看老娘前去割他首级，直如探囊取物。”说完之后，来到长安，飞身上屋，窜至王尊所

住的屋顶。其时已是午夜，一天月色，照得如同白日，一毛一发纤微毕现。妖精揭开一块瓦片，往下一看，只见王尊正与一个形似幕宾的人物，方在那儿高谈阔论。妖精便自言自语的说道："姑且让这个老不死的，多活一刻，老娘倒要听听他究竟讲些甚么。"妖精一边在转这个念头，一边索性将她的身体，侧卧在屋上，仔细听去。只听得王尊驳那个幕宾道："君说奸臣决不会再变忠臣的，这就未免所见不广了；要知人畜关头，仅差一间。大凡晓得天地君亲师的便是人，那个禽兽无法受到教育，所以谓之畜生。便是这个畜生并非一定专要淫母食父，它因没有天良，所以有这兽性。你看那个猢狲，它明明也是畜类，变戏法的叫它穿衣戴帽，或是向人乞钱，它竟无一不会，这便是教学的力量。还有一班妇女，譬如她在稠人广众之间，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大家都说她是个淫妇，她无论如何脸厚，没有不马上面红耳赤起来的。倘若赞美她一声，是一位贞女，她没有不自鸣得意的。既然如此，一个人何以要去作恶，为人唾弃呢？"那个幕宾听了，尚未答言，可把在屋上的这个妖精，早已听得天良发现，自忖道："此人的说话，倒是有理。我也是天生的一个人，为何要做强盗？这个强盗的名头，我说更比犯淫厉害。犯淫的人，只要不去害人性命，法律上原无死罪，不过道德上有罪罢了。我现在是弄得藏藏掩掩，世界之大，几无安身之处，这又何苦来哉呢！"妖精想至此地，急从瓦缝之中，扑的一声窜到地上，便向王尊面前跪下，一五一十的把她来意说明。王尊听毕，毫没惊慌之状的问妖精道："汝既知罪，现在打算怎样？"妖精道："犯妇方才听了官长的正论，已知向日所为，真是类于禽兽，非但对不起祖宗父母，而且对不起老天爷生我在世。现拟从此改邪归正，永不为非的了！"王尊听了，沉吟一会道："法律虽有自首一条，此处乃是私室，我却无权可以允许赦汝。汝明天可到公堂候审，那时才有办法。"妖精听了，叩头而出。那个幕宾等得妖精走后，笑问王尊道："此女明日不来自首，有何办法？"王尊也笑答道："此女本是前来暗杀我的，既是听了我们的谈论，一时天良发现，情甘自首，明日又何必不来呢？"那个幕宾听了，始服王尊见理甚明，确非那些沽名钓誉之流可比。到了次日，王尊果见这个女盗随堂听审，王尊查过法律，便对她说道："汝既自首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现要将汝监禁三月，汝可心服么？"妖精听了，连连叩头道："犯妇一定守法，毫没怨言。"王尊办了此事，于是地方肃清，人民称颂。成帝即把王尊补授京兆尹实任，未满三月，长安大治。独有一班豪门贵戚，大为不便，暗中嗾使御史大夫张忠弹劾，反说王尊暴虐横行，人民饮恨，不宜备位

九卿等语。成帝初尚不准，后来满耳朵都是坏王尊的说话，便将王尊免职。长安吏民争为呼冤，湖县三老公乘兴上书，力代王尊辩白。成帝复起用王尊为徐州刺史，旋迁东郡太守。东郡地近黄河，全仗金堤捍卫，王尊抵任未久，忽闻河水盛涨，将破金堤。王尊其时方在午餐，慌忙投箸而起，跨马往视。及至赶到堤边，一见水势澎湃，大有摇动金堤之势，急急督饬民夫，搬运土石，忙去堵塞。谁知流水无情，所有掷下的土石，都被狂澜卷去，并把堤身冲破几个窟窿。王尊见了这种情形，也没良策，只有恭率人民，虔祷河神。先命左右宰杀白马，投入河中，自己高捧圭璧，恭而敬之的端立堤上使礼，复冠带读祝文，情愿拼身填堤，保全一方民命。那时数十万人民，见了这等好官，争向王尊叩头，请他暂行回署，不要被水卷去，失了万家生佛，那就没有靠山。岂知王尊只是兀立不动，甚至仰天号泣，如丧考妣一般。俄而水势愈急，一阵阵象银山般的浪头，直向堤边卷来。那班百姓一见不是头路，只好丢下王尊，各自逃命，顿时鬼也没有一个。王尊依然站着，并不稍退一步。身旁还有一个巫姓主簿，也愿誓死相从。说也奇怪，那派汹涌的水势，竟被王尊屈服，一到堤边，划然终止，不敢冲上岸来，几次三番的都是如此。直到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居然回流自去，渐渐地平静下来。人民闻得水退，大家忙又赶回。王尊漏夜饬令修补堤隙，一场危险，总算无恙。白马三老朱英等，做了代表，奏称太守王尊，爱民如子，身当水冲，不避艰险，才得安澜，返危为安云云。成帝有诏，饬令有司复勘，果如所奏，乃加王尊秩中二千石，金二百斤。又过几时，霸上民变告急，成帝又令王尊前往查办。王尊奉命之后，奏称河工责任重大，未便一日虚悬，请即派员代理。成帝即着张放兼代。王尊到了霸上，安抚民众，乱事即平。正拟回朝复命，忽然生起病来，缠绵兼旬，方才告痊。行至中途，即闻金堤又在决口，赶忙兼程并进。等得将到任所，只听得沿途百姓纷纷议论，说是张放办理不善，已经上负朝廷，下误民众，还要信了一个女巫的鬼话，说是河神托梦给她，河神定要裸妇十名，投入河中，纳作妾媵，方无水患。张放拟把监内犯妇，提出十名，洗剥干净，投诸中流，明日便要举行这个典礼。王尊听了，气得大骂张放竟效桀纣行为。就是犯妇，也须情罪相当，何得以人性命视同儿戏？他便不先入朝，径至任所，且不入署去会张放，却在逆旅住宿一宵。次日大早，挤在人丛之中，去看张放怎样办法。这天大男小女的塞满一途，都来观看怪事。日未亭午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那个张放，已是朝衣朝冠的设摆香案，案上果然排列裸妇十名，一俟张放祭毕，就要把这十名裸妇，投诸

中流，以备女巫所说的河神笑纳。王尊一见张放正在磕头，他便出其不意，自裸全身，奔至案侧，一跃而上，也去躺在棹上。张放见了，大吓一跳，急问王尊道："老丈疯了不成？何故如此？殊失官长身分。"王尊听罢，方才慢慢的坐了起来，以手戟指张放道："老夫倒没有失了官长身分，你这恶贼，却坏了人的良心。"说着，又指指那十名犯妇道："她们就是有了死罪，也该用国法办理，怎好轻信女巫妖言，竟要把她们活活的葬诸河流？老夫既是原任京兆尹，如何对得起这班人民？"王尊说到此地，复又一跃而下，奔至堤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得噗咚的一声，王尊早已跳入中流，跟着只见几个浪花，冒上几冒。王尊身体，已与波臣为伍去了。那时在看热闹的民众，顿时一阵吆喝，分了一半，赶紧下河去救王尊；还有一半，一拥上前，拳脚交下的，已把张放打个落花流水。张放正在性命交关的当时，幸而来了一位救命大王。你道是谁？乃是大将军王凤。原来王凤在家也听得张放所为荒谬，急急奔来阻止。大家一见王凤到来，始将张放这人交与王凤，请他据实奏闻。王凤听了，一面将张放发交有司，一面来救王尊。也是王尊命不该绝，入水之后，却被一个浪头，打到沙滩之上。等得有人来救，水已吃饱，奄奄一息。后经众人灌醒，抬入署内，另行医治。至于案上的那十名犯妇，亦由王凤吩咐狱官，仍旧安置监中去了。王凤奏过成帝，成帝因与张放有肌肤之亲，仅把他办了一个罚俸的罪名。王尊病愈，仍任原职。无奈王尊年纪已高，精神本来不济，现又灌了一肚河水，虽经治愈，不到半载，病殁任所。大众因他为民而死，争为立祠，岁时致祭。循吏收场，流芳千古。

河平二年正月，沛郡铁官冶无故失性，铁块高飞。到了夏天，楚国雨雹，形如大釜，毁坏田庐无算。成帝见惯灾异，亦不在心，还要尽封诸舅。当时封王谭为平阿侯，王商为成都侯，王立为红阳侯，王根为曲阳侯，王逢时为高平侯。五人同日受封；世因号为五侯。王禁八子除王曼早逝不计外，其余七子都沐侯封。汉朝外戚，以此为盛。当年吕雉握权，也不过封了吕产、吕禄二人，比较王氏，犹觉望尘莫及呢！那时前宗正刘向，已起用为光禄大夫。成帝诏求遗书，便令刘向校勘。刘向也见王氏威权太盛，意欲借书规谏，乃因《尚书洪范》，推演古今符瑞灾异，历详占验，号为洪范五行论，呈入宫中。成帝一见，便知刘向寓有深意；但是对于王氏，依然不能杜渐防微。丞相王商，虽然也是外戚，惟与大将军王凤相较，势力悬殊，信任莫敌。王凤又与王商，原有嫌隙，恨不得立将王商相位挤去，方才痛快。可巧匈奴呼韩邪病死，其子复株

粲石鞮单于继立，特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入贡土物。伊邪莫演自称愿降，不欲回国。廷臣都以异国来归，理应允准。只有杜钦等人谓匈奴称臣，既无二心，今若收降贡使，心生嫌隙，轻重之间，似宜斟酌。成帝依了杜钦等人的主张，不纳伊邪莫演之降。复株粲石鞮闻知此事，虽然未将伊邪莫演问罪，心中却感激汉朝之德，因于河平四年，亲自入朝道谢。成帝召见，安慰一番，即命左右送至馆邸。复株粲石鞮甫出朝门，适与丞相王商相遇，因问左右，方知就是天朝丞相，慌忙与之行礼。又见王商身长八尺有余，威风凛凛，吓得肃然倒退数步，方才辞去。左右告知成帝，成帝喟然道："这才不愧为汉室丞相！"成帝此言，本是随便说的，毫无成见。谁知王凤因此一语，越加心忌王商。适值琅琊郡内，叠出灾异事件十几桩，王商即派属吏前往查办。琅琊太守杨彤，乃是王凤的儿女亲家，王凤恐怕杨彤被参，即向王商说情道："灾异本是天降，并非人力可以挽救。杨彤甚有吏才，幸勿吹求。"王商不允，奏劾杨彤不能称职，致于天谴，请即罢官！成帝见了，虽未批准，王凤已恨王商不买他的人情，便欲乘隙构陷。无奈一时无隙可寻，乃以闺门不谨四字，暗令私人耿定上书讦发。成帝阅奏，暗思事关暧昧，又无佐证，便也搁置不提。王凤入内力争，定须彻底查究。成帝遂将原奏发出，令司隶校尉查办。王商得知消息，也觉着忙，一时记起从前王太后曾拟选取己女，充备后宫，当时因女患有痼疾，不敢献进，现已病愈，不若送入宫中，备作内援。适有后宫侍女李平，新拜婕妤，方得上宠。李平与己略有戚谊，托她向上进言，或有希冀。王商想罢，便去照办。正是：

虽为赫赫朝中相，不逮区区帐里人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　牛衣对泣不纳良言　象服加身频夸怪梦

却说王商果然密嘱一位内戚，径至宫内，拜托那位新封婕妤的李平，保奏其女入宫。李平答称，此事不能急急，要有机会，方可设法。王商得复只得耐心等候。岂知事已不及，早被王凤下了先著去了。原来第二天忽然日蚀，大中大夫张匡奉了王凤所使，上书力言咎在近臣，请求召对。成帝乃命左将军史丹面问张匡。张匡所说的是丞相王商曾污父婢，并与女弟有奸；前者耿定上书告讦，确是实情。现方奉诏查办，王商贼人心虚，夤缘后宫，意图纳女，以作内援。堂堂相国，行为如此，恐怕黄歇、吕不韦的故事，复现今日。上天变异，或者示警，也未可知。只有速将王商免官，按法惩办，庶足上回天意，下绝人谋，务乞将军代奏等语。史丹听完，即将张匡之言，转奏成帝。成帝素重王商，并不相信张匡的说话。王凤又来力争。成帝无法，方命侍臣往收丞相印绶。王商缴出印绶之后，悔愤交并，即日便吐狂血，不到三天，一命归阴。朝廷予谥曰戾，所有王商子弟，凡在朝中为官的，一概左迁。那班王凤手下的走狗，还要落井下石，争请成帝革去王商世封。总算成帝有些主见，不为所动，仍许王商之子王安嗣爵乐安侯，一面拜张禹为丞相。张禹字子文，河内轵县人氏，以明经著名。成帝在太子时代，曾经向其学受《论语》。即位之后，特加宠遇，赐爵关内侯，授官光禄大夫兼给事中，令与王凤并领尚书事。张禹虽与王凤同事，眼见王凤揽权植党，内不自安，屡次托病乞休。成帝每每慰留。张禹固辞不获，勉强就职，一切大事，全归王凤主持，自己唯唯诺诺，随班进退而已。现在虽然升任丞相，并受封安昌侯，因为王商的前车之鉴，更不敢过问朝事了。越年改元阳朔，定陶王刘康入朝谒驾，成帝友于兄弟，令留在朝，朝夕相伴，颇觉怡怡。王凤恐怕刘康干预政权，从旁牵制。因即援引故例，请遣定陶王回国。谁知成帝体贴亲心，暗思先帝在日，尝欲立定陶王为太子，事未见行，定陶王并不介意，居藩供职，极守臣礼。如此看来，定陶王倒是一个贤王。目下后妃皆未生育，立储无人，将来兄终弟继，亦是正办。因此便把定陶

王坚留不放，虽有王凤屡屡援例奏请，成帝却给他一个不睬。不料未满两月，又遇日蚀。王凤乘机上书，谓日蚀由于阴盛所致，定陶王久留京师，有违正道，故遭天戒，自宜急令回国云云。成帝已为王凤所蛊，凡有所言，无不听从，为了定陶王留京一事，已觉拂了王凤之意。现既上天又来示戒，只得嘱令刘康暂行东归，容图后会。刘康涕泣辞去。王凤方始快意。偏有一位京兆尹王章，见了王凤这般跋扈，直上封事，老老实实的归罪王凤。成帝阅后，颇为醒悟，因召王章入对。王章侃侃而陈，大略说是：臣闻天道聪明，佑善而灾恶，以瑞异为符效；今陛下以未有继嗣，引近定陶王，所以承宗庙，重社稷，上顺天心，下安百姓。此正善事，当有祯祥，而灾异迭见者，为大臣专政故也。今闻大将军凤，猥归日食之咎于定陶王，遣令归国，欲使天子孤立于上，专擅朝事，以便其私，安得为忠臣！且凤诬罔不忠，非一事也。前丞相商守正不阿，为凤所害，身以忧死，众庶愍之；且闻凤有小妇弟张美人，已尝适人，托以为宜子，纳之后宫，私以其妻弟。此三者皆大事，陛下所自见，足以知其余。凤不可令久典事，宜退使就第，选忠贤以代之；则干德当阳，祯祥至而百福骈臻矣等辞。成帝见王章讲得似有至理，欣然语之道："非君直言，朕尚未闻国家大计。现有何人忠贤，可为朕辅？"王章答道："当世忠良，莫如琅琊太守冯野王了。"成帝颔首至再。王章退出，这件事情，早已有人飞报王凤。王凤听了，顿时大骂王章忘恩负义，便欲俟王章入朝的时候，与他拼命。还是盲杜足智多谋，急劝王凤暂时容忍。说着，又与王凤耳语数句，王凤方才消了怒气，照计行事。

说到王章这人，却有小小一段历史。他的小字，叫做仲卿，籍隶泰山郡钜平县。宣帝时代，已任谏大夫之职。元帝初年，迁官左曹中郎将，曾因诋斥中书令石显，为石显所陷，几遭不测，有人营救，方得免官，保全性命。成帝闻其名，起为谏大夫，调任司隶校尉。王凤笼络名臣，特荐举他继王尊为京兆尹。王章少时家境极寒，游学长安，其妻闵氏，相随不离左右。王章一日患病，困卧牛衣之中。甚么叫做牛衣？编成乱麻为衣，用之覆蔽牛身，这种东西，古代俗称叫做牛衣。当时王章自恐将死，与妻诀别，眼中落泪不止。其妻闵氏，甚是贤淑，一见王章这样的无丈夫气，不禁含嗔以手拍衣道："仲卿太没志气！满朝公卿，何人及汝学业；今汝一寒至此，乃是命也！至于人生疾病，本属常事。为甚么嘤嘤不休，作儿女之态耶？"王章被他妻子这样一说，顿觉精神陡长，病便渐愈。及至慢慢地做到今职，虽为王凤保荐，心里不直他的为人，每

欲奏劾，苦无机会。近见王凤逼走刘康，成帝也为屈服，于是忍无可忍，缮成奏牍，函封待呈。其妻闵氏知道此奏必撄王凤之怒，倘因参之不倒，必有大祸，赶忙阻止王章道："人当知足，君今贵了，独不念牛衣对泣的时代么？"此时王章已是义愤填膺的当口，哪里还顾利害，竟摇头答复他妻子道："此等大事，断非女子所知，亦非女子所应言的。汝去料理中馈，切勿阻止乃公事。"次日，把折呈入。又次日，奉诏入对。因为奏对称旨，接连又召入数次。王章正在感激成帝的知遇之恩，不料大祸临头，居然被他妻子料着。那时王凤听了盲杜之计，一面上书辞职，一面入求太后。太后本是女流，只知娘家兄弟为重，至于国家大计，并不在她心上。自从王凤哭诉以后，太后终日不食，以泪洗面。并且时时刻刻叫着先帝名字，怪他何故不来引她同死。成帝见了，自然大惊失色。起初还不知道为了何事，后来暗中打听，方才知是为的王凤辞职的事情，赶紧下诏慰留王凤，劝速视事。太后尚不罢休，定要惩治王章诬告之罪，暗使尚书出头，严劾王章党附冯野王；并言张美人受御至尊，非所宜言。成帝没法，只好把王章下狱。其妻闵氏，尚是徐娘，其女慧娇，年仅十二，一同被逮，隔室而居。王章入狱之后，始悔不听妇言，好好的京兆尹不做，反而身入囹圄，妻女被累，既愤且惧，不到数日，乘人不备，仰药自尽。他的女儿慧娇，睡至黎明，偶闻隔室狱吏检查囚犯所报数目，料知其父已死，慌忙唤醒她娘，边哭边说道："父亲必已自尽了！"闵氏听罢，也吃一吓道："我儿何以知道汝父自尽？快快告知为娘！"慧娇道："每日黎明，狱吏必来检查囚犯一次，女儿昨前两天，听得狱吏在门壁所报囚犯名数，却是九个；方才女儿听得所报的数目，只有八个了。吾父性刚，必已气愤自杀。"闵氏忙去问知狱卒，果被其女猜着，一时恸绝，厥了过去。慧娇将她唤醒。闵氏犹长叹了一声道："汝父不听吾劝，如此下场，岂不可惨！为娘与汝，就是蒙恩赦罪，弱质伶仃，将来依靠何人呢？"闵氏与她女儿尚未说完，忽见狱吏进监向她说道："汝等二人，业已判定充戍岭南合浦地方，所有家产籍没充公。"闵氏母女，只索含悲起解。及至合浦，幸可自由，闵氏便与其女采珠度日，原来合浦地近海边，素产明珠。远省人民，虽不充配，也到那里谋生，因而致富的人数，不知凡几。闵氏既在那里十多年，倒积蓄了许多钱财。后来遇赦回里，尚不失为富人，不必说她。当时冯野王在琅琊任上，闻得王章荐己获罪，恐怕受累，立即上书告假。成帝允准。王凤又嗾令御史中丞奏劾野王擅自归家，罪坐不敬，应即弃市。成帝心里本是明白，因为不肯违忤太后，只好眼看这班人，寻死的寻死，

乞假的乞假。既有御史中丞奏参野王，但将野王革职了事。不久，御史大夫张忠病逝，王凤又保他的从弟王音为御史大夫。王姓一门，均登显职。那时王凤之弟王崇，业已去世，此外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五位侯爷，门庭赫弈，争竞奢华，四方贿赂，陆续不绝于途，门下食客数百人，互相延誉。惟有光禄大夫刘向，委实看不过去，上书于成帝道：

臣闻人君莫不欲安，然而常危；莫不欲存，然而常亡；失御臣之术也！夫大臣操权柄，持国政，鲜有不为害者，故书曰："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"孔子曰："禄去公室而政逮大夫，危凶之兆也。"今王氏一姓，乘朱轮华盖者二十三人，青紫貂蝉，充盈幄内。大将军秉事用权，王侯骄奢僭盛，依东宫之尊，假甥舅之亲，以为威重。尚书九卿，州牧郡守，皆出其门。称誉者登进，忤恨者诛伤；排摈宗室，孤弱公族，未有如王氏者也。夫事势不两大，王氏与刘氏不并立，如下有泰山之安，则上有累卵之危。陛下为人子孙，守持宗庙，而令国祚移于外戚，纵不为身，奈宗庙何！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，今若此，亦非皇太后之福也。明者造福于无形，销患于未然，宜发明诏，吐德音，援近宗室，疏远外戚；则刘氏得以长安，王氏亦能永保；所以褒睦内外之姓，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。如不行此策，齐田氏复见于今，晋六卿必起于汉，为后嗣忧，昭昭甚明，惟陛下留意垂察！

成帝见了此奏，也知刘向忠心，便将刘向召入私殿，对之长叹道："君言甚是，容朕思之！"刘向听了，叩谢退出。谁知成帝一时莫决。因循了一年多，王凤忽得重病，成帝就大将军府问候，执了王凤的手道："君如不起，朕当使平阿侯继君之任。"王凤伏枕叩谢道："臣弟谭与臣虽系手足，但是行为奢僭，不如御史大夫音，办事谨慎，臣敢垂死力保。"成帝点头允诺，安慰数语，命驾回宫。翌日，王凤谢世，成帝即准王凤之言，命音起代凤职，并加封为安阳侯；另使王谭位列特进，领城门兵。王谭不得当国，便与王音有嫌。无奈王音虽是大权在握，却与王凤大不相同，每逢大小事件，必奏明成帝而行。如此小心翼翼，王谭还有何法寻他的错处呢？成帝亦因此得以自由用人，遂擢少府王骏为京兆尹。王骏即前谏大夫王吉之子，夙负才名，兼谙吏治。及任京兆尹，地方无不悦服，都说他与从前的赵广汉、张敞、王尊、王章等人，同为名臣。那时人称王尊、王章、王骏为三王。于是就有童谣道："前有赵、张，后有三王；国家有事，遇难成祥。"

成帝既因四方无事，诏书稀少，乐得赏花饮酒，安享太平。从前许后专宠，廷臣总怪许后恃宠而骄，害得成帝没有子息。其实许后当时色艺兼优，成帝又是风流君王。许后献媚，不过十之二三，成帝爱她美丽，倒有十之七八，如何好怪许后呢？后来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许后的花容月貌，已经渐成黄脸婆子，成帝的怜爱她的心理，也从那些青春而去。就是那位班婕妤，也不及从前。成帝除此二人以外，只有王凤所进的张美人了。这样的混了年余，又觉无味起来，于是舍正路而勿由，日夜的和一个嬖人张放，形影不离。张放就是听了女巫之言，竟把犯妇十名洗剥干净，打算投入中流献与河神作妾媵的。虽被奏参，成帝爱他貌如处女，罚俸了事。前者成帝上有许后，下有班、张二美，所以对于张放不过偶一为之，近来是竟以张放作姬妾了。张放明明是个男子，他既肯失身事人，还有甚么品行呢？张放有一夜，与成帝有事已毕，又向成帝献策道："长安北里甚夥，其中美妓最多，陛下何不改换衣衫，臣陪陛下私出游玩，定多妙趣；可惜大将军要来干涉，似有未便。"成帝听了，即用手指弹着张放的面庞道："爱卿勿惧，现下的大将军，不比从前的那个大将军了。他与太后较疏，不敢入宫多嘴，我们尽管畅游就是。"张放听了，自然大了胆子，天天导了成帝去作狎邪之游。一次游到一家名叫樱桃馆的妓院，见着一个舞女名唤春灯，妖淫怪荡，确在宫中后妃之上。这个春灯，昔年曾作一个怪梦，她梦见的是无端象服加身，居然做了正宫娘娘。她这一喜，当然非同小可，谁知忽然将她笑醒转来。她便认为这个怪梦，定非寻常，必有应验，因此常常的把这怪梦，说与同院的姊妹们听。起初的当口，大家听了也认为奇怪。于是一院之中的妓女，口有所言，言她这人；目有所视，视她这人。她也以此自豪，弄得她的那位鸨母，竟以娘娘称她。后来还是一位稔客，劝她们不要这般冒昧，若被有司知道，就好用造反的罪名办你们。大家听了，当然害怕。复见没甚效验，都又绝口不提。春灯也知被梦所骗，只好偃旗息鼓，闭口不谈。不意这天忽然光降二位嫖客：一个是龙行虎步，相貌堂堂；一个是粉装玉琢，丰神奕奕。春灯虽与这位相貌堂堂的客人有了交情，可是不知他的真姓实号。有天晚上，春灯等得这位客人睡着之后，悄悄起来偷查他的衣袋，有无甚么凭据，俾作研究的资料，谁知突见一颗小小印章，直把春灯吓得魂不附体。你道她所见何物？乃是皇帝的私章。此时春灯又喜又惧：喜的是若是真正遇着皇帝，从前一梦，已有奇验，将来说不定真能象服加身了，怎么不喜？惧的是此人若是假扮皇帝，自己就有窝藏叛逆之罪，娘娘不能做成，身首倒要分

家，怎么不惧？春灯却也乖巧，仍将那颗印章纳入袋里，不去动它，每日留心这位怪客的举动。事有凑巧，第二天大早，春灯正在后房有事，正房里面只有怪客一人睡着。陡然之间，只听得那个标致客人，急急忙忙的奔进房来，走至床前，轻轻的叫了一声："万岁快快醒来！太后宣召，业已多时了。"同时又听得床上客人惊醒转来，似露惊慌之状的答道："不得了！了不得！朕出宫私游，如被太后知道，岂不大受谴责？"说着，匆匆下床，似乎要走的样子。春灯此时已知这位皇帝并非赝鼎，赶忙奔出后房，扑的向床前跪下道："臣妾罪该万死，不知陛下驾临。"只见那位客人含笑答道："汝既识破朕的行藏，务必代朕守秘，稍缓时日，朕当派人前来迎汝入宫便了。"春灯听了，喜出望外的叩头谢恩，恭送圣驾出门。春灯等得成帝走后，日日的望成帝派人来接；哪知一直等了两三个月，影踪毫无，于是一急而病，一病而死。阳世不能再作皇后，或者在阴曹守候成帝，也未可知。这末成帝为甚么言而无信的呢？起初在成帝的心理，原想把春灯纳入后宫。后来又是张放上的条陈，说是春灯这人，究是娼家妓女，若进后宫，日子一久，总要露出马脚来的；陛下倒不要紧，可是臣的吃饭东西，便要搬家了。成帝也以为然。春灯的一条小性命，就被张放这一句说话断送了。成帝既然拆了那个春灯姑娘的烂污，他老人家只好躲在深宫，当然不来重访枇杷门巷，终日无事，便带着张放在甘泉、长杨、五祚诸宫，东闯西撞。成帝有时穿着便衣，那班宫监不认识他的，他只诡说是富平侯的家人。好好一位皇帝，情愿冒充侯门家奴，岂不是桩笑话！正是：

狐兔迷人非怪事，君臣放浪乃奇文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真放肆欺君逾制 假正经惧姊捻酸

却说成帝与张放缱绻了年余，又是腊尽春回。是年改易年号，号为鸿嘉元年。丞相张禹老病乞休，罢归就第，许令朔望朝请，赏赐珍物无算。用御史大夫薛宣为相，加封高阳侯。薛宣字赣君，东海郯人，历任守牧，迁官为左冯翊。光禄大夫杨咸，亦是饱学之人，前称薛宣经术文雅，能断国事。成帝因即召为少府，擢任御史大夫，至是代了张禹为相。越年三月，博士行大射礼，忽有飞雉群集庭中，登堂呼嗀，旋又飞绕未央宫承明殿，并及将军丞相御史等等府第。车骑将军王音，因此上书，谏阻成帝微行。那时成帝游兴方浓，又有张放助趣，那肯中止。一日，成帝偶经一座花园，抬头看见园内耸出高台，台下似乎有山，俨与宫里的白虎殿相似。不禁奇怪起来，顾问从人道："此是谁人的花园?"从人答："是曲阳侯王根的。"成帝当下作色道："如此僭越，成何体统!"言罢，立刻回宫，召入车骑将军王音，严词诘责道："朕前至成都侯第，见他穿城引水，灌入宅中，行船张盖，四面帷蔽，已经奢侈逾制，不合臣礼，如今曲阳侯又叠山筑台，模仿白虎殿形，更无忌惮，这般放肆，真是目无皇室了!"王音听罢，哑口无音，只得免冠谢罪。成帝拂袖入内。王音慌忙趋出，奔告王商、王根。王商、王根听毕，也吓出一身冷汗，意欲自加黥劓，至太后处请罪。妻孥听了，号啕大哭。说是黥面劓鼻，非但痛苦难当，而且大不雅观。堂堂侯爵，皇皇国戚，还成甚么模样?大家正在纷纷议论踌躇莫决的当口，又有人入报道："司隶校尉及京兆尹等官，已由尚书传诏诘问，责他们何故阿纵五侯，不知举发。现在这班官儿，统统入宫请罪去了。"王商、王根两个听着这等不祥消息，当然更加惶恐。没有多时，复有人赍入策书，交与王音。王音跪下捧读既毕，方始递与大众观看。大众一看上面写着的是："外家日强，宫廷日弱，不得不按律施行。将军速召集列侯，令待府舍，听候后命。"大家传阅之后，个个犹如钻粪的蛆虫一般，那种惶急情形，笔难尽述。当时王音详问朝使，又知成帝更下诏尚书，命查文帝诛薄诏故事。王音因为事不干己，不过替

他们着急罢了。王商、王根，本是两个纨绔子弟，当时仗着王凤的威势，不知天有几许高，地有几许厚；及至冰山失靠，大祸临头，除了抖个不止之外，眼看朝使扬长出门而去，惟有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毫没一些主张。还是王音略有见识，忙对大众说道："此事已是燃眉，惟有一面快快遣人进宫，力求太后转圜；一面大家同向主上请罪，听候发落。"王商、王立、王根等人，于是身负斧锧，俯伏阙下。好容易候了两三个时辰，始见一个内监，出来口传诏旨，准照议亲条例，赦罪免诛。大家听了，悄悄抽了一口冷气，赶忙谢恩，欢跃回第。成帝拟将诸舅惩治一番，又知太后必来说情，只要他们知罪，从此改过，便也罢休。

有一天，成帝游至阳阿公主府中。公主乃是成帝的异母姊妹，长得异常美貌，家中富有，真堪敌国。单是歌女一项，上等的一百名，中等的二百名，下等的三百名。就是成帝宫里乐工，也无如此之多，即此一端，可以想见公主府中的奢华了。当时公主一见圣驾到来，慌忙设宴，恭请成帝上坐，自己在下相陪，并出上等歌女数十人，侍席侑酒。成帝起初尚不在意，以为普通人物，不值御眼一看。谁知内中有一个绛衣女郎，非但歌声娇润，舞态轻盈，此人的相貌，真称得起人间第一，天下无双。就是许后、班、张两婕妤，妙龄的时代，也难比拟。成帝便笑问公主道："此女姓甚名谁？御妹能够割爱见赐否？"公主听了，含笑答道："此女姓赵小字宜主，原姓冯氏，其母即江都王孙女姑苏郡主的便是。郡主曾嫁中尉赵曼，复与舍人冯大力之子冯万金私通，孪生二女，分娩时不便留养，弃诸郊外。据说虎来哺乳，三日不去。郡主知有奇异，又去收回。长即此女，妹名合德。及至数龄，赵曼病逝，二女复归冯氏抚养。数年之后，万金又殁，家境中落，二女无依，流寓长安。臣妾闻其姊妹花的历史，特地收养寒家，平日教以歌舞，一学便会。其妹现方患病，不在此间。惟此女身材袅娜，态度蹁跹，大家见她轻似燕子，一时都呼她为飞燕，现充臣妾歌女的总管。臣妾万分爱她，无异手足。今蒙陛下垂青，臣妾焉敢不遵！陛下且请宽饮数杯，稍停回驾，命她随之入宫便了。"成帝边听公主说话，边以双目频频注视此女，只见她虽有无限娇羞，而一种若即若离的情状，令人不觉骨软筋酥。成帝此时心花怒放，呵呵大笑。岂知一个不留神，身子朝后一仰，只听得砰磡一声，好一位风流天子，早已跌翻在地上了。公主一见圣驾乐得跌在地下，慌忙亲手去扶成帝。成帝一壁笑着起来，一壁有意捏了公主的玉臂一把，真个又柔软，又滑腻，不觉淫意大动；一想我们刘氏祖上，有好几代都与

姊妹有关系的，我此生幸得投胎做了天子，这也是我的福命，到口馒头，何必客气。急向公主扮了一个鬼脸道："朕虽跌了一交，身上倒不觉痛，御妹扶我起来，被我用力一拉，你绝嫩皮肤恐怕有些触痛了罢？"公主本是一位聪明人物，历代风流典故，早已烂熟胸中。此刻一见成帝与她调情，如何不懂，如何不悦？于是报以一笑道："陛下请庄重些！难道得陇还要望蜀不成？"成帝听了，一把将公主拥至怀内道："媒人那好冷淡！"说着，忙把面前的酒盏，满斟一杯，自己先去呷了一口，又自言自语道："此酒温凉合口，御妹请用一杯！"边说边把酒杯送到公主的口边。公主不敢推辞，就在成帝手中将酒呷干，也去斟上了酒，回敬成帝道："陛下请喝这杯喜酒，今夕好与宜主成双。"成帝也在公主手内一口呷完道："朕已醉了，今夕要在御妹的府上，借住一宵的了。"公主听了，慌忙推辞道："寒寓肮脏，哪好有亵圣驾！还是携了宜主，同回宫中去的好。"成帝听了，并不答腔，又用手招着宜主道："汝且过来，朕有说话问你。"公主此时还是坐在成帝的膝上，正想下去让出地方，好使成帝去与宜主厮混。成帝一把将公主拖住道："御妹何必避开！宜主乃是御妹一手教导出来的人物，难道敢与她的主人吃醋不成？"公主听了，仍坐成帝身上。宜主走近御座，花枝招展的拜了下去。成帝此时双手抱着公主，一时却腾不出手去扶宜主起来，急将他的嘴唇皮向着公主掀动着，是要公主把宜主扶起的意思。公主知趣，一边俯身扶起宜主，一边对她笑道："圣上如此垂怜于你，你进宫之后，得承雨露，不可忘记我这媒人。"宜主起身站着，红了脸轻轻的答道："奴婢若有寸进，如忘主人举荐之恩，天也不容！"成帝笑着接口道："朕从前待遇皇后，略觉密切，有时天降灾异，盈廷臣工，总说皇后太妒。到了后来，方知天上示戒，却是为的那个王凤专权太甚。这样说来，老天倒也难做，专在管理人间之事。宜主方才所说天也不容一语，却有道理。"说完，便与公主、宜主两个，边喝边笑，其乐融融。这一席酒，直吃到月上花梢，方才罢宴。此夕成帝真的宿在公主家中。至于锦帐如何销魂，罗衾如何取乐，事属暧昧，未便描写。到了次日，成帝命取黄金千斤，明珠十斛，赠与公主，以作执柯之报。公主也备无数妆奁，赠与宜主。成帝携了宜主回宫，即封宜主为贵人。又因飞燕二字，较为有趣，赐名飞燕。宜主二字，从此无人称呼了。成帝自得飞燕之后，非但与之行坐不离，即平日最心爱的那位男宠张放，也冷淡下去。皇后许氏，当然不在话下了。皇后有一位胞姊，名叫许谒，嫁与平安侯王章为室。这个王章，却与牛衣对泣的那位王章同名。他是宣帝王皇后之兄王舜的长子，

不幸早已去世，许谒做了寡鹄。她与许后既为姊妹，自然常常入宫。这天她又进宫，只见许后一个人在那儿垂泪，许谒便询许后何故伤心。许后边拭泪边长叹了一声道："从前皇上与我何等恩爱！就是盈廷臣工日日参我太妒，皇上不为所动，甚至更加亲昵逾恒，这是姊姊亲眼所见的。姊姊那时还与我闹着顽笑，说我几生修到。此言总在我的耳边。曾几何时，皇上竟将我冷落如此！我因未曾生育，为子息计，为宗庙计，皇上另立妃嫔，原是正办。你看从前的班婕好、张美人，我何曾吃过甚么醋呢？不料近日由阳阿公主家中，进来一个甚么赵飞燕，日夜迷惑皇上，不准皇上进我的宫，还是小事，连皇上视朝，她也要干涉起来。也有这位昏君，居然奉命维谨。从此国家政治，恐怕要糟到极的了！姊姊呀，你想想看，叫我怎么不伤心呢？"许谒听完道："皇后不必伤感，皇上的纳赵飞燕，原为子嗣起见；皇后只要能够坐喜，不怕皇上不来与你恩爱如初。"许后听了，把脸一红道："人老珠黄不值钱，我哪里还能生育？"许谒道："皇后莫这般说，皇后如今也不过三十来岁的人，人家四五十岁的生育，也是恒事。"许后听了，又与许谒咬了几句耳朵。许谒道："这是皇上色欲过度，无关紧要，我有一法，能使皇后必定恭喜。"许后听了，忙问何法。许谒道："此地三圣庵中，有一位老尼，求她设坛祈禳，就会得子。"许后急付许谒黄金十斤，速去照办。事为内侍所闻，即去报知飞燕。此时飞燕正想挤去许后，她便好扶正，因为无隙可乘，只得忍耐。一闻内侍所言，她却先去奏明太后。太后盛怒，要把许后处死，又是飞燕假意求情，方交成帝办理。成帝乃将许后印绶收回，废处昭台宫中，又把许谒以及老尼问斩，并且牵连班婕好。班婕好从容奏道："妾闻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；修正尚且未能得福，为邪还有何望？若使鬼神有知，岂肯听信没意识的祈祷？万一神明无知，咒诅有何益处！妾幸略识之无，这些事情，非但不敢为，并且不屑为！"成帝听她说得坦白，颇为感动，遂命班婕好退处后宫，免予置议。班婕好虽得免罪不究，自思现在宫中已是赵飞燕的天下，若不想个自全方法，将来仍是许后第二。她左思右想了一夜，赶忙缮成一本奏章，递呈成帝。成帝见她自请至长信宫供奉太后，便即批准。班婕好即日移居长信宫内，太后那里，不过朔望一朝而已，暇时吟诗作画，藉以度过光阴。虽然秋扇堪悲，到底保全性命，毋须细谈。

再说许后既废，主持中宫的人物，自然轮到飞燕了，照成帝之意，本可随时册立，谁知太后却嫌飞燕出身微贱，不甚许可。成帝无法，只好请出一位能言善语的说客前来帮忙。此人是谁？乃是太后的外甥，现在长信宫卫尉，名

叫淳于长的。经他力向太后说项，也经好久，飞燕方得如愿。乃改鸿嘉五年为永始元年，先封飞燕义父赵临为成阳侯，然后册立赵飞燕为后。赵临系阳阿公主的家令。飞燕入公主家时，因见赵临与之同姓，拜为义父，俾有照应。赵临既为后父，得蒙荣封。偏有一个不识时务的谏大夫刘辅，上书抗议道：

> 臣闻天之所与，必先赐以符端；天之所违，必先降以灾变，此自然之占验也！昔武王周公，承顺天地，以飨鱼鸟之瑞，然犹君臣只惧，动色相戒；况于季世，不蒙继嗣之福，屡受威怒之异者乎？虽夙夜自责，改过易行，妙选有德之世，考卜窈窕之女，以承宗庙，顺神祇，子孙之祥，犹恐晚暮；今乃触情纵欲，倾于卑贱之女，欲以母天下，惑莫大焉！里语曰："腐木不可以为柱，人婢不可以为主。"天人之所不平，必有祸而无福，市途皆共知之。朝廷乃莫敢一言，臣窃伤心，不敢不冒死上闻。

成帝此时对新后赵飞燕，比较从前的许后，还要爱怜百倍。见了此奏，怎么不大发雷霆呢？当下即命御史收捕刘辅，系入掖庭秘狱，已拟死罪。还亏大将军辛庆忌、右将军廉褒、光禄动师丹、大中大夫宣商等人联名援救，方把刘辅从系诏狱，减死一等，释为鬼薪。从此以后，还有何人敢来多嘴？当时后宫有一位女官，名叫樊嫕，乃是赵后的中表姊妹。成帝看在飞燕面上，对于樊嫕，自然特别看待。樊嫕受宠若惊，便献殷勤道："陛下可知皇后尚有一妹，名唤合德的么？"成帝道："朕知合德从前有病，近状如何，却未知道。"樊嫕道："合德之病，早已痊愈。皇后之美，固属世间罕有，说到合德呢，肌肤莹泽，出水不濡，较于乃姊捧心西子，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陛下正好一箭双雕，似乎不能使合德向隅。"成帝听了，不禁大悦，即命舍人吕延福，用着百宝凤辇，往迎合德入宫。吕延福见了合德，也吃一惊，暗想此人丰若有余，柔若无骨，何以赵家专出美人？当下叩拜之后，合德问来何事？延福禀明来意，合德沉吟一会道："可有皇后娘娘的手诏？"延福道："臣奉主上面谕，前来恭迓贵人，皇后定是同意，故无手诏。"合德道："汝可回宫，代我复奏主上，我非矫情，辜负圣恩，如无我姊一书，不敢应命！"延福回报成帝。成帝虽是嘉许合德知礼，但是皇后面上，未便启齿，也是一桩难题。乃与樊嫕商酌，命她再向合德劝驾。樊嫕道："合德既有此言，她是恐遭娘娘妒嫉，也有一番苦衷。陛下勿急，容臣女去求娘娘，或者不辱君命，也未可知。"成帝听了，立赏樊嫕黄金百斤，又付她奇珍异宝无算，转赐飞燕。樊嫕去了多时，方始满面笑容的前来复命道："娘娘始恐陛下得新忘旧，后由臣女力说，现已应允，现有娘娘手诏在此。"成帝道：

“如此，汝可持了此诏往接，愈速愈妙！”樊嫕去后，成帝特地腾出一座别宫，铺设得非常华丽，名曰远条馆，备作合德的新房。刚刚收拾停当，合德已经盛妆进宫，先由樊嫕带引朝谒飞燕。姊妹相见，悲喜交集。合德奏道：“主上派人召妹，妹不敢进宫；及奉娘娘手诏，方敢来此。”飞燕道：“皇上新近立我为后，若是另选妃子，为姊当然不愿。我妹乃是同胞，共事一主，我妹也可略事分劳。”说完，命人伴送合德进了新房。这天晚上，成帝之乐，可想而知。次日成帝大排筵席，自己与飞燕坐在上面，合德含羞旁坐。酒过三巡，成帝笑顾合德谓飞燕道：“从前出塞的那个王嫱，天下称为美人。皇后之美，固不必说了；她呢，也是人间尤物。”飞燕尚未答言，站在成帝背后的一位披香博士淖方成暗忖道：“此是祸水，将来定要灭火的。”方成虽能独具只眼，却是腹诽，成帝幸未听见。不然，于事无补，这个方成，恐怕也要做鬼薪呢。当下飞燕笑答成帝道：“陛下既是赞许吾妹，应该封为昭仪。”成帝点头许可，合德离座谢恩之后，又谢飞燕。飞燕含笑令她免谒，仍去坐下。合德跪进一杯道：“可惜亡母已在九泉，否则见了我们姊妹同事一主，岂不快乐！”飞燕眼圈一红道：“吾母为我们姊妹二人，受尽辛苦。”成帝不待飞燕往下再说，忙劝慰道：“皇后勿悲，朕当追封姑苏郡主为咸和君，再令有司速建园邑，春秋致祀可也。”飞燕合德二人，一同离坐谢恩道：“陛下天恩高厚，亡母也得瞑目九泉了！”这天之乐，成帝说是近年中的第一天。飞燕、合德自然也是乐不可支。正是：

从古君王原好色，如今天子更贪淫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　求子息淫狐蓄男妾　应童谣飞燕啄皇孙

却说成帝自得赵氏姊妹花之后，花朝缱绻，月夜绸缪。这等风流旧案，毋庸深谈。有一天，成帝嫌憎饮酒看花，有些腻了，特命巧匠在太液池中，建造一只大舟，自挈飞燕、合德二人，登舟取乐。趁着两岸树上的鸟声，以歌和之，觉得另有一种清趣。又使侍郎冯无方吹笙，亲执文犀簪频击玉盏，作为节奏。舟至中流，忽起大风，吹得飞燕的裙带飞扬乱舞，那时情势，飞燕身轻，险些儿被风吹上天去。成帝大惊失色，急令冯无方救护飞燕。无方丢下手中之笙，慌忙紧紧握住飞燕双履。飞燕本是一个淫娃，早已心爱无方，只因成帝与她寸步不离，一时没有机会。此时既被心爱的情人，手捏双足，顿时觉得全身发麻，心旌荡漾起来。索性让他捏住，凌风舞得格外有兴，且歌且舞，音节更是悠扬。当时成帝在旁见了这般有趣的事情，反望大风不要就停，好让飞燕多舞一刻。后人遂称飞燕能作掌上舞，便是这个讹传。不然，天下那有这般大的掌，天下那有这般轻的人？圣人谓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，确有至理，也是阅历之谈。再说那天成帝回宫之后，甚赞冯无方奋不顾身，力救皇后之命，许为忠臣，赏赐金帛无数，并准自由出入宫中，俾得卫护后妃。飞燕闻知其事，当然大喜。没有几时，便与无方成了连理之枝。又由无方引得侍郎庆安世，也与飞燕有了暧昧。飞燕一俟成帝宿在合德宫中的时候，即命冯无方、庆安世二人，黑夜入宫卫护，肆无忌惮，无所不为。还要假以借种的大问题，见着侍从等官，凡是青年美貌的人物，无不诱与寝处。今日迎新，明天送旧，一座昭阳宫中，仿佛成为妓院一般。复辟一间秘室，托言供神求子，无论何人，不准擅入。任她胡行妄为，成帝一毫不知。合德住的是翡翠宫，她见乃姊所为，自然仿照办理。飞燕还只重人材，不尚装饰。合德是情人既须姣好，居室尤要考究。于是有百宝床、九龙帐、象牙簟、绿熊席这等异常奢华的东西出现。成帝入了这座迷魂阵中，早已醉生梦死，兼之合德虽然淫乱，因为新承帝宠，自然稍加敛迹。但将成帝笼络得住，夜夜到来，就算得计。飞燕呢，入宫为时较

久，自以为蒂固根深，日思借种，秘室之内，藏着无数男妾，恣意寻乐，反而情愿成帝不到她的宫中缠扰。即使成帝偶尔光临，也不过虚与周旋，勉强承接而已。因此成帝觉得飞燕的风情，不及合德，翡翠宫中倒常常看见成帝的足迹了。一夕，成帝正与合德锦帐鏖兵既毕，偶然谈起乃姊近日的行径，似有不满之意。合德明知乃姊迷着情郎，对于成帝自然较为冷落。一想我姊倘若因此失宠，我亦有连带关系的，狐兔之悲，不可不防，赶忙替飞燕解说道："妾姊性刚，容易遭忌；况且许后被废，难免没有许党从中造谣。倘若陛下轻信人言，恐怕赵氏将无遗种了！"成帝听了摇首道："非也，朕倒不信谗言！不过汝姊近来对朕甚形冷淡，不及当日的情致缠绵，朕故有此语。"合德垂泪道："陛下勿言，臣妾当请吾姊不必专去供神求子，以致因此分心，冷淡了圣驾。"成帝见她落泪，慌忙安慰道："汝亦勿愁！朕决不听信谗言薄待汝姊便了！"合德谢过成帝，更以枕上风月，献媚邀怜。成帝已被合德迷昏，对于飞燕便觉事事可原，件件可恕，毫没丧失感情的地方。谁知有一班冒失鬼，以为飞燕将要失宠，赶紧把飞燕的奸情，出头告发。成帝因有合德先入之言，反把这班冒失鬼，一个个的斩首。飞燕因得公然宣淫，更加放纵。后来合德把成帝与她一问一答的言语，告知飞燕，飞燕却也感激，特荐一个宫奴，名叫燕赤凤的，给了合德受用，作为答报。原来燕赤凤，辽东人氏，身长貌美，兼之孔武有力。还有一种绝技，真的身轻似燕，能够黑夜之间，射断杨枝，纵过百丈高城，如履平地，飞燕与之寝宿，极为得意；因此使合德分尝一脔。合德便俟成帝到她乃姊宫中的时候，命人引入赤凤，一宵欢娱，胜于伉俪。赤凤往来两宫，毫不告乏。不过飞燕与合德隔得太远，赤凤两面走动，颇觉不便。飞燕即请成帝，在她的宫左，建造一座少嫔馆，使合德迁入。于是赤凤这人，随成帝为转移，成帝幸姊，他便淫妹；成帝幸妹，他便淫姊。成帝戴上绿头巾，反把二赵爱得胡帝胡天。可惜二赵贪色太过，宠幸有年，却无一男半女生养出来。成帝于此，不能不另有所属，随意召幸宫人，冀得生子。飞燕、合德两宫，俱不见成帝的影踪了。她们姊妹二人，只要有了奸夫，成帝的来也好，不来更好。有一天，姊妹二个，为了赤凤一人，几至破脸。后来还是樊嫕从中调和，方始无事。当时光禄大夫刘向，实在忍无可忍，时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女，淫妇嬖妾，序次为《列女传》八篇，又辑传记行事，著《新序说苑》五十篇，奏呈成帝；并且上书屡言得失，胪陈诸戒，原是望成帝轻色重德，修身齐家。成帝见了，非不称善；无如尽管口中称善，称过便罢，可怜刘向依然白费心机！成帝更有一件用人

失当之事，种下亡国祸根，险些儿把刘氏子孙，凌夷殆尽，汉朝的大好江山，竟至沦没了十八年之久。你道何人为祟？就是王太后从子王莽。王莽系王曼次子，又为叛乱而反封官的王登之侄。王曼早逝，未曾封侯，长子亦是短命。王莽字巨君，生得五官端正，两耳垂肩，望去倒象一表人材。事母总算孝顺，待遇寡嫂，尤能体贴入微；至于侍奉伯叔，交结朋友，礼貌之间，极为周到。尝向沛人陈参受习《礼经》，勤学好问，待下甚厚，责己极严，平时所著衣服，俭朴无华。当时舆论，个个称他为王氏子孙中的贤者。他的伯父王凤病危，他偏衣不解带的亲侍汤药。王凤临死的时候，犹执了他手呜咽道："王氏无人，汝是一个克家之子，可惜我从前未能留心及汝，致未提携！"说到此地，可巧太后前来问疾，王凤即伏枕叩头，力托太后授以一官。太后回宫，告知成帝，成帝乃授王莽为黄门郎，旋迁射声校尉。叔父王商，也称王莽恭俭有礼，情愿自让食邑。朝廷大小官吏，只要一与王莽接谈，回家就上封奏保他。成帝因见众人交口称誉，始尚不信。后来仔细留意，方知不是寻常之辈，乃封为新都侯，进官光禄大夫侍中。王莽越加谦抑，折节下交，所得俸禄，并不携回私宅，半馈亲朋，半赡贫苦，因此名高伯叔，声望益隆。那时成帝优待外家，有加无已，王谭死后，即令王商入代王谭之职。未几王音逝世，复进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，又使王商之弟王立领城门兵。王商因见成帝耽恋酒色，荒淫无度，也觉添愁，每入见太后时，力请面戒成帝。太后也有所闻，屡次训诫。王商从旁的规谏，不止一次。孰知成帝乐而忘返，终不稍改。永始二年二月，星陨如雨，连日日食。适值谷永为凉州刺史，入朝白事。成帝无暇召对，仅遣尚书面询谷永，有无封事。王商暗嘱谷永具疏规谏，谷永惧怕获谴，未敢上渎。王商仗他胆子，愿以身家性命担保。谷永有恃无恐，遂把成帝的短处，和盘揭出。成帝果然大恚，正拟命御史兵收谷永下狱。王商早在暗中留心，急令谷永飞马出都，自去回任。等得御史去捕，业已望尘莫及，只得据实复奏。那时成帝怒亦渐平，又经王商力求，便不追究，每日仍在宫中淫逸如前。

侍中班伯，即班婕妤胞弟，迭请病假，续而又续，成帝催他销假，方才入宫报到。可巧成帝又与张放重敦旧好，方在并肩叠股，一同饮酒。班伯朝拜既毕，站在一旁，并不开口，惟把双目注视一座画屏。成帝呼令共饮，班伯口虽唯唯如命，依然目不转睛的直视屏风。成帝笑问道："汝在痴看甚么？"边说边把眼睛跟看班伯所视之处看去，却见那座屏风上面，并没特别景致，只有绘着一幅古代故事。成帝又笑谓班伯道："这座屏风，乃是王商进呈，汝既爱

不忍释，朕可赏汝。”班伯听了，便把眉毛直竖，怒气冲冲的奏对道：“臣见此画的事实，直非人类所为，臣恨不得一火焚之呢！”成帝此时酒已喝得糊里糊涂的当口，双眼朦胧，大有醉态，因闻班伯说得如此，便将张放推在一旁，走近屏风面前，细细一看，方见屏风上面绘着纣王在与妲己淫乱，妲己身无寸缕，仰面承恩，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。成帝忽然看得动兴，忙把手向张放乱招道：“汝快来看！汝快来看！”张放趋近屏风，正拟向成帝说话，陡然又听得班伯续奏道：“纣王无道，沉湎酒色，微子所以告去。此图这般秽亵，也是王商借画规谏的深意。谁知陛下竟被无耻龙阳诱惑得昏昏沉沉，即不为国家计，难道不为子嗣计么？”成帝此时因为看见妲己的形态，忽然想起班婕妤起来，现在虽属面目已非，不堪重令侍寝，但念前时风月，似觉有些对她不起。所以听见班伯当面直谏，并不动怒，反而嘉他忠诚，授为秘狱廷尉之职。班伯慌忙谢恩，似有喜色。成帝道：“汝平日不喜做官，经朕催逼方肯销假，何以今日一闻廷尉之命，喜形于色起来呢？”班伯道：“臣因前受之职，有位无权，实在辜负朝廷；现既得任法官，便可执法维严，以警乱法犯上之徒。”成帝听了，深悔授以此职，却于嬖人等等大有不利。一时又不便收回成命，只得拉了张放回宫，且戒张放道：“班伯执法无赦，汝千万勿撄其锋！”张放冷笑道：“臣任中郎将，权位大于彼僚多多，看他敢奈何我么？”成帝听了，还是连连摇首，似乎不以张放之言为然。不说他们君臣二人手挽手的进宫，单说班伯到任接印，亲查狱犯，有罪即惩，无罪即释，不到三天，监中囚犯为之一清。一班廷臣，也敬他正直无私，交口佩服。一天，班伯正在朝房与各大臣商酌公事，忽见张放衣冠不整，吃得醉醺醺的由宫内出来。班伯有意惩戒他一番，因为捉不着他的错处，无可奈何。不意张放忘记时辰八字，偏来站在班伯的对面，半真半假，故意揶揄。班伯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急在怀中摸出一包纸张，执在手中，直向张放身旁撞去。张放哪里肯让，不知怎么一来，二人已经扭结一团。各位大臣都来相劝，班伯就用手中的那卷纸张，向张放头上打去。张放不知班伯用意，趁势夺去，撕得粉碎。班伯见他已经上当，急顾左右差役道：“快将这个犯了欺君之罪的张放拿下！”那班差役，素知班伯铁面无私，便把张放拿下。张放被拿，还破口大骂道：“反了，反了你这小子，敢拿天子侍臣么？”班伯把脸一沉道：“汝将圣旨撕碎，已犯大不敬之罪，法应弃市！”说着，吩咐左右，速将张放斩首报来。此时张放一见自己所撕之纸，果是圣旨，也曾吓得发抖，忙求各位大臣替他说情。各位大臣明知他是成帝的男妾，岂有袖手之理？于是都

向班伯说情。班伯道:“既是各位替他说情,死罪可免,活罪难饶!”说罢,喝令拖下重责八十大板。当下就有一班执刑差役,奔了上去,一把将张放掀翻在地,剥去裤子,顿时露出一个又白又嫩,粉装玉琢,风花雪月的屁股出来。一声吆喝,一五一十的打了起来。可怜张放自从生出娘胎以来,何曾受过这个刑罚?只把他打得流红有血,挨痛无声。一时打毕,只得一跷一拐慢腾腾地去向成帝哭诉去了。不到一刻,成帝视朝,责问班伯道:“张放误撕圣旨,罪有应得;不过汝应看朕之面,饶他也罢!否则他的身上,何处不可责打,为何偏偏打他臀部呢?”班伯应声奏道:“臣正因为他的臀部犯法。陛下还是尊重国家的法律呢?还是怜爱他的皮肉呢?”成帝听了,半晌不答。当下群臣都说张放犯法,班廷尉办得不错。成帝听了,只得罢休。到了晚上,成帝和张放同床共枕的当口,自然有一番肉麻的说话。次日,太后又下一道手诏交给成帝,说是班廷尉秉性忠直,应该从优待遇,使辅帝德;富平侯张放可令就国,不得再留宫中。成帝虽然扫兴,还不肯马上将张放遣走。丞相薛宣、御史大夫翟方进,俱由王商授意,联名奏劾张放。成帝不得已,始将张放左迁,贬为北地都尉,过了数月,复又召为侍中。王商见了,大不为然,入白太后,太后大怒,面责成帝。成帝俯首无词,再遣张放出为天水属国都尉。张放临行时,与成帝握手泣别。成帝俟他去后,常赐玺书劳问。后来张放母病,乞假终养。及母病愈,成帝又任为江东都尉,不久仍召为侍中。那时丞相薛宣,业已因案夺职,翟方进升任丞相,再劾张放,不应召用。成帝上惮太后,下怕公论,只好赐张放钱五百万缗,遣令就国。张放感念帝恩,休去妻子,情愿终身独宿,以报成帝情好。及成帝晏驾,张放闻信,连日不食,毁瘠而死。后来晋王羲之有句嘲张放云:“不是含羞甘失节,君王膝下尚无男。”这个挖苦,明明说张放要替成帝生养儿子,大有赵飞燕借种的风味。一语之贬,万年遗臭。张放死而有知,也该红潮上面呢。此是后话,说过不提。

再说当时丞相薛宣免官的事情,乃因太皇太后王氏得病告崩,丧事办得不周。成帝本恨薛宣逼走张放,便用假公济私的手段,坐罪薛宣,免为庶人;翟方进事同一律,连带处分,降为执金吾。廷官都为方进解说,争言方进公正不阿,请托不行。于是成帝复擢方进为相,封爵高陵侯。方进字子威,汝南上蔡人,以明经得官,性情褊狭,好修恩怨。既为丞相,如给事中陈咸、卫尉逢信、后将军朱博、钜鹿太守孙闳等人,或因新仇,或因旧怨,先后均被劾去。惟他奏弹红阳侯王立,说他奸邪乱政,大逆无道,总算不避权贵,大胆敢为。成

帝既见方进尚能办事，自己乐得燕安如恒。不过年已四十，尚无子嗣，也觉忧虑。赵家姊妹又是奇妒，只许自己秘藏男妾，不许成帝别幸宫人。她们的意思呢，不佞倒可以替她们辩白。倘若成帝去幸别个宫人，万一生下一男半女，她们姊妹的后妃之位便要告终；不过为了自己位置，情愿帝室绝嗣，未免不知轻重。谁知越是防别个宫人要替成帝生出儿子，那些鬼鬼祟祟暗渡陈仓的把戏，越是来得会养。第一个是宫婢曹晓之女曹宫，只与成帝交欢一度，便已珠胎暗结，产下一男。成帝闻知，暗暗心欢，特派宫婢六名服伺曹宫。不意被赵合德知道，矫了成帝之命，竟将曹宫收下廷狱，迫令自尽；所生婴儿，也即设法谋毙，诡云痘症夭折。甚至连那六婢勒毙了事。成帝惧怕合德，不敢过问。第二个是许美人，住居上林涿沐馆中，每月由成帝召至复室，临幸一次，不久，即已有孕，也生一男。成帝使黄门靳严，带同医生乳媪，送入涿沐馆内，命许美人静心调养。又恐为合德所闻，踌躇多日，自思不如老实告知，求她留些情面，免遭毒手。当下至少嫔馆，先与合德温存一番，始将许美人生子一事，说了出来。话犹未完，合德便指着成帝哭闹道："你既每每对我说，并未与别人寝宿，既未寝宿，小儿从何而来？"成帝被她驳倒，只得直认临幸许美人之事。合德始允将小儿交她抚养，不准许美人与子相见。成帝无法，只索依她。正是：

虎毒犹然不食子，狼凶未必肯伤儿。

不知此儿能否保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　钱可通神嗣君继立　病偏遇鬼废后归阴

却说成帝既允婴儿交与合德抚养，便用苇编箧，将婴儿装入其中，送至少嫔馆里。在成帝之意，以为合德自己未曾生育，想将此子据为己有，后日即有皇太后的希望。这种理想，本在情理之中。谁知合德是奉了乃姊使命，仿佛有意要使成帝绝嗣的样子一般，莫说害死一个，又是一个，就是有一百个，一千个，既是蓄心要害死不会讲话的婴孩，那是并不繁难的。于是不到数日，少嫔馆里，忽有一个宫人，携着一只上有封条的苇箧，付与掖庭狱丞籍武，使他埋葬僻处，不准给人知晓。籍武原是合德所保荐的，当然奉命维谨，即在狱楼下面，掘坑埋箧。这个箧中，自然是许美人所养的骨血。赵氏姊妹未曾入宫以先，都中就起了一种童谣，叫做"燕飞来，啄皇孙"，至是果验。合德一连毙了两孩，成帝竟致无后，反而便宜了一位刘欣，现现成成的做了皇帝。刘欣即定陶王刘康之子。刘康自被王凤逼令回国，郁郁不乐，未几病殁。王后张氏无出，只有王妃丁氏生了这个刘欣，由祖母傅昭仪抚养成人，得袭王爵。傅昭仪早年即为王太后，随子就国，向有智略，人臣无不称许她的为人。她闻得成帝无嗣，蓄心已久，想将孙子嗣与成帝，以便入统江山。元延四年春正月，中山王刘兴，系成帝少弟，为冯昭仪所出，由信都移封中山。因为惦记都中皇太后皇上，他们母子二人，乘暇入都朝谒。事为傅昭仪所知，也忙帮着孙子刘欣，带同多数臣众，赶紧追踪入都，总想达她目的。后来有志竟成，且让不佞慢慢说来。当时傅、冯两位昭仪，以及中山王刘兴、定陶王刘欣，分途到了长安，大家见过太后王氏，老年姊妹，久别相逢，自有一番乐趣。成帝见了这位侄儿刘欣，少年英俊，很是欢喜，便笑问他道："汝此次入朝，何故带同许多官吏？"刘欣听了，从容谨答道："诸侯王入朝，照例得使二千石随行，臣因傅相中尉，秩皆二千石，故令同来，以备遇事顾问，免致失礼有罪。"成帝听毕，又问道："汝平日曾习何经？"刘欣答道："习的《诗经》。"成帝有意考他一考，即随意指出数章，令其背诵。刘欣朗朗背出，一字无讹，还能讲解经义，阐发微

旨。成帝听完，边抚其背，边赞许道："汝能如此，刘氏继替有人了。"刘欣欣然奏道："臣侄年幼，教导无人。倘能长侍陛下，得有日进，乃臣侄之幸也。"成帝颔首至再，复问刘兴道："御弟为何只带太傅一人？"刘兴本来不及乃侄聪颖，及被成帝一问，瞠目不能答。成帝又问："他所习何经？"刘兴答称："习的《尚书》。"成帝也令他背诵数篇，他竟弄得面红耳赤，嗫嚅许久，方始断断续续的背诵几句。成帝见他那种局促情形，令人好笑，因暗思道："吾弟年已三十有余，为何这般呆笨，反不如一个十六七岁的侄子？"成帝因此越加欢喜刘欣了。刘欣也甚知趣，对于成帝，事之如父，一丝不敢荒唐。成帝正想同了弟侄等人，前往御花园游玩，适值傅昭仪已经谒过太后，亦来朝见成帝。成帝慰问路上辛苦，并绝口赞她的孙子聪敏。傅昭仪听了，心里自然十二分快乐，嘴上只好谦逊一番，答称："老身此番帮同欣孙入朝，一是专诚恭请圣安；二是恐怕欣孙年幼失仪，不甚放心，老身也好随时指导。"成帝谢了她的厚意，留住宫中。傅昭仪真有手段，别过成帝，又到赵飞燕皇后、赵合德妃子两处，殷勤奉谒。所谈之话，除了马屁以外，无甚可述。并命刘欣先谒后妃，次访大司马王根，四处周旋，面面俱到。最使人眼睛发红的，金帛珍宝，随带甚多，半赠赵氏姊妹，半赂王根以及盈廷臣众。赵氏姊妹，虽然贵为后妃，但是见了这些贵品，也会笑逐颜开，至于王根廷臣，贪财如命，那就不必说了。傅昭仪这样一办，不到几天，上自后妃，下至臣工，无不交口称誉刘欣多才多艺，足为帝嗣。成帝本有此意，不过一时未决，尚望二赵生育，免得继嗣别房，先替刘欣行了冠礼，暂遣回国，傅昭仪自然随归。赵氏姊妹，早被傅氏拍上，殷勤饯别，不忍分离。傅昭仪就在席间，乘机请托，二赵满口应允，一定从旁进言。等得傅昭仪挈孙返国，刘兴母子早已先走多时了。又过了一两年，赵氏姊妹依然并未生育，每在成帝面前怂恿，劝立定陶王刘欣为储君。王根也上书申请，成帝方始决定，改元绥和，使执金吾任宏，署大鸿胪持节去召刘欣入京。傅昭仪以及刘欣生母丁氏，亲自伴送刘欣前来，朝臣统统郊迎。惟有御史大夫孔光，单独上书请立中山王刘兴。成帝批斥不准，并贬孔光为廷尉。但怕刘兴不悦，特加封食邑三万户。刘兴母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，免得他们甥舅背有怨言。同日即立刘欣为皇太子，入居东宫；又思刘欣既已过继，不便承祀共王刘康，刘康殁后，予谥曰共，乃另立楚孝王孙刘景为定陶王，使奉共王之祀；复命傅昭仪、丁妃二人，仍留定陶邸中，不得跟随太子入宫。傅、丁二人，当然十分怏怏。傅昭仪又去力求太后许与太子相见，太后商诸成帝，成帝答称太子入承

大统，照例不应再顾私亲。太后说："太子幼时，全靠傅昭仪抱养，好似乳母一般；就是准她常见太子，于事想亦无碍。"成帝不好故违母意，准令傅昭仪随时入宫，惟生母丁妃不在此例。那时孔光既经遭贬，改任京兆尹，何武为御史大夫。何武字君公，蜀郡郫县人，素来守法奉公，颇有政声。及为御史大夫，上言世事烦琐，宰相才不及古，若令职兼三公，恐防废弛政务，应仿古制建三公官。成帝认可，以王根本为大司马，仍任旧职；惟罢去骠骑将军官衔，即任何武为大司空，封汜乡侯，罢去御史大夫官衔，俸禄皆如丞相，与丞相并称三公。嗣因王根生病，一时无人接替，暂从缓议。

谁知侍中王莽，觊觎王根之位，恐被淳于长夺去，乃向王根诡说道："淳于长自恃太后之戚，见叔乞病，常有喜色，每与朝臣私议，自言必代叔位，且有种种不端行迹，人民恨之刺骨，果成事实，似于国家不利。"王根听毕大怒，便命王莽据实入白太后。淳于长本是太后外甥，前次飞燕得能册立为后，全仗淳于长向太后疏通之力，因感其情，每请成帝封他侯爵。成帝准奏，即封淳于长为定陵侯。淳于长既有两宫为之内援，于是势倾朝野；又因成帝不时赏赐，诸侯王岁时馈送，积赀亿万，他便饱暖思淫，广蓄妻妾，竟达百人之多。适有龙额侯韩宝之妻许孊，为废后许氏胞姊，丧夫寡居，徐娘虽老，风韵犹存。淳于长一天偶见许孊标致，弄得废寝忘食，就借吊问为名，百般勾引。好在许孊正在思春，干柴烈火，一碰即燃。不久，许孊便做了淳于长的小妻。许孊还要不顾羞耻，有时探视其妹废后许氏，竟是堂而皇之的直告其事。那时废后方徙居长定宫，寂寞无聊，一听乃姊得与淳于长双宿双飞，甚为眼红，遂向乃姊说道："皇后一席，既被赵氏占去，我也不想复位，但我守此活寡，情何能堪？我姊既与定陵侯成了伉俪，我想姊去转求定陵侯，他倘能为我办到婕妤之职，我必重报。"许孊听了，明知此事难办，不敢即允。废后又出金珠无算，送与许孊，叫她须看姊妹之情，不可推托。许孊当时见了黄澄澄的金子，白光光的珠子，哪肯不受。便拿出骗贼行径，对废后说道："我妹相赠，为姊只好拜领！我想婕妤一职，比较昭仪还小，我妹做过皇后，岂可自贬身分？我既想出一法，我去转求汝的姊夫，入请太后，封你为左皇后的职位，你道如何？"废后听了，自然喜出望外。决不防到同胞姊姊，竟会骗她。等得送走乃姊之后，日夕盼望佳音，不意过了许久许久，却如石沉大海，音信杳然，没有法子，日日派人去催乃姊。乃姊被她催急了，方始告知淳于长。淳于长起初倒也致书废后，请她静心守候，俟有机会，必为进行。无如这位废后孤衾似铁，度日如年，

天天催逼，弄得淳于长发了脾气，便老老实实复了一封挖苦的回信，大意是臣已答应为尔进行，但是事已至此，只好忍耐。尔若过于着急，臣只好谨谢不敏；否则若肯降尊就卑，尔与乃姊同事一夫，亦一办法。废后见了此书，虽然有些动气，复又转折一想，求人之事，只好忍气。哪知事被王莽知道，马上告知王根。王根正在恨淳于长的时候，一听有此奇事，就叫王莽去奏太后。王莽当然加油加盐，甚至说得废后已与淳于长有通奸情事。太后大怒，立命王莽告知成帝。成帝听了，心里还想袒护淳于长，不欲加罪，仅令淳于长速去就国。淳于长无奈，只索束装准备就道。方要动身的当口，忽见王立的长子王融，前来送行，淳于长道："承蒙表兄枉驾，愧感交并。"王融听了笑答道："我来送行，尚在其次，兄的车马太多，断乎不能一齐携走，务请分赠若干，备我使用。"淳于长本与王融为中表之亲，当下便也应允。王融大悦，正拟告辞，淳于长留他饮酒。饮至半酣，淳于长忽托王融道："我的出都，乃是太后之意；主上待我良厚，不过太后面上，不能不这样一办。我想托兄代求令尊为我转圜。"说着，即以废后赠与许嬺的金珠，送与王融。王融收了金珠，一力承担而去。回到家中告知乃父，并把金珠一半呈出，其余一半自己受用了。王立从前不得辅政，疑心淳于长向太后进谗，深恨淳于长，弄得数年不通庆吊。及见许多金珠，又把前嫌忘得干干净净，慌忙入宫，见了成帝，代淳于长呼冤。成帝听完，反而因此起疑，默然不答。等得王立趋出，竟命有司根究。有司查察之后，探出王融有私受淳于长的贿赂情事，便要派役拘拿王融。王立闻知其事，方才懊悔不应听信其子主张，入宫代人求情，急逼王融自尽，始能保全自己。王融哭了一场，服毒而毙。及至吏役到来，一见王融自尽，回报有司。有司覆奏，成帝越想越疑，索性把淳于长下狱。可巧廷尉宋亚，正是淳于长的冤家，数次刑讯。淳于长受痛不过，所有奸淫贪诈的事件，统统供出，罪坐大逆，未及付斩，已经病死狱中。妻妾子女，移徙合浦；母已年高，放归故里。那个闯祸祖宗的许嬺，不知下落，或者又去琵琶别抱去了。成帝当时见了谳案，方知废后真的交通外官，乃命副廷尉孔光，持了鸩酒，至长定宫赐废后许氏自尽。可怜许氏在位十有四年，起初时代，何等风光！后来误于两个乃姊手里，既失后位，复丧生命。虽是自贻伊戚，也觉红颜薄命的了！成帝办结此案，复勒令红阳侯王立速去就国，免予置议。王莽既是这次发奸的首功，且由王根荐令代位，遂拜大司马之职。王莽秉了国钧之后，欲使名誉高出诸父，特去搜罗四方名宿，作为幕僚。所得赏赐，悉数分给宾佐，自己菲食恶衣，格外从俭，

直与贫民相同。一日，王莽之母有疾，公卿列侯，各遣夫人问侯，个个绮罗蔽体，珠翠盈头。王莽妻子王氏，为故相宜春侯王欣的曾孙女，当下慌忙出门迎迓。众位夫人见她衣服褴褛，形似仆妇，不甚理睬。及问左右，方知她就是大司马夫人，于是一面虽然跪下道歉，一面腹中仍是暗笑。一时来至内室，问过太夫人疾病之后，并见屋中陈设，既陋且劣，就是宴客酒筵，也是素菜数事而已。这样一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渐渐传至上千累万，无人不知王莽俭约。王莽闻知，自然暗喜。绥和二年仲春，天降灾祸，人民惊扰。丞相议曹李寻，上书丞相，说是灾祸已至，君侯适当其冲，应与阖府官属商议，择一趋吉避凶的良策，以便自保。丞相翟方进，年老昏愦，见了此书，罔知所措。果然不到数天，即有郎官贲丽奏称："天象告变，速请移祸大臣。"成帝览奏，立召方进入宫，责他："为相数年，不能燮理阴阳，致出种种灾异。善自为计，毋待朕言！"方进听完，免冠叩谢，惶然趋出，回至相府，虽知难免一死，但是犹冀生路，不肯遽然自决。孰料次日，成帝听见相府并无动静，复命朝使踵其私第，严加责备，且赐他上尊酒十石，养牛一头，叫他全受。方进接到牛酒，正在踌躇，李寻慌忙上前向他哭拜道："汉家故例，牛酒赏赐丞相，就是赐死的别名，丞相奈何尚不自裁？"方进听了大惊，也抱着李寻大哭道："我悔不听君言，早已趋吉避凶，今无及矣！我的家室，乞君照顾！"言罢，硬着头皮，取出鸩酒，忍心喝下，不久自毙。朝使回报成帝，成帝还要托言丞相暴卒，亲去吊奠。丞相出缺，成帝遍查廷臣，还是孔光谨慎，可使为相，因即擢为左将军。并令有司拟就策文，铸成侯印，指日封拜孔光。

那时梁王立，系梁王揖的世孙；楚王衍，系宣帝孙楚王嚣之子。同时入朝，业经成帝召见数次，正拟翌日辞行。这夜成帝宿于少嫔馆内，不知夜间被合德如何摆布，次日早起，成帝自系袜带未毕，陡然仆倒床上，不言不语，早已驾崩。合德犹作戏言道："陛下起而复卧，莫非尚有余兴不成？"边说边去拥抱成帝。忽觉全身冰冷，气绝多时，方始着慌起来，急令御医诊脉，御医道："圣驾已晏，应请飞报太后。"言已而退。合德无法，方去报知太后，以及乃姊飞燕。及至大家来到，见了成帝尸体，恸哭一番。当下由太后召入三公，独缺丞相，太后急问："丞相何在？"王莽奏称："丞相本已拟定，孔光尚未接任，不敢应召。"太后听罢，急召孔光入宫，就在灵前拜为丞相，并封为博山侯。幸而策文印绶，均已办就，当付孔光领受。又命梁、楚二王，速行返国。可笑梁、楚二王，无端而来，无端而去，仿佛象来送终的。这且不谈，单说孔光既拜丞相，

便与王莽料理大丧。越宿复由太后下诏，令王莽、孔光，会同掖庭等官，查明皇帝起居以及暴病一切的原因。王莽等奉了太后懿旨，都尊王莽作主。王莽便要从严究治，亲至少嫔馆中，严诘合德。合德虽未谋死成帝，自思从前所作亏心之事甚多，若经细鞫，断难隐讳，且恐连累乃姊，沉吟半晌，决定只有一死，并没别样妙策。乃对王莽说道："君且退去，我当殉帝，毋庸细问！"王莽退出，合德即将珍宝分赐近身宫婢，嘱隐己事，即夕仰药而亡。太后不再查究。惟成帝在位二十六年，先后改元七次，寿终四十五岁。本来气质强健，状貌魁梧，只因贪杯好色，斫伤过度，遂致一度欢娱，立刻晕死。后来择日奉葬延陵，谥为孝成皇帝，太子刘欣，即日入宫嗣位，是谓哀帝，尊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赵飞燕为太后。太皇太后王氏，喜谀寡断，傅昭仪谋立孙儿，常至长信宫伺候，竭力趋奉，因得欢心。就是太子生母丁妃，虽然不能常入东宫，可是太后王氏的马屁，已经被其拍上，太后赞其孝顺，视如女媳一般。傅、丁二人，既与现在的太皇太后有这渊源，所以哀帝一经即位，太皇太后便准傅、丁婆媳二人，十日一至未央宫视帝。并降诏询问大司马王莽、大司空何武、丞相孔光等谓："定陶太后傅氏，应居何宫？"王莽乖刁，不赞一辞。何武惟以王莽的马首是瞻，也无意见。只有孔光为人耿直，自思傅昭仪素具权术，若一入宫，必致干预政事，挟制嗣君。因此复议上去，请另择地筑宫，以居傅氏。何武不知孔光之意，他又突然说道："与其另地筑宫，多费国币，不如入居北宫为便。"太皇太后依了何武之言，即命哀帝诏迎定陶太后傅氏入居北宫。傅氏闻命大乐。移入之日，丁妃也得随同进内。北宫有紫房复道，却与未央宫相通，定陶太后既能随便见帝，自然就有所请求了。正是：

妙策居然承大统，痴心又想得尊封。

不知定陶太后究是甚么请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　争坐位藩妾遭讥　露行藏皇儿恕过

却说定陶太后要求哀帝，欲称尊号，以及封赏外家亲属。哀帝甫经践祚，不敢贸然应允，因此游移未决。可巧有个高昌侯董宏，闻得消息，便想趁此机会，以作进身之计，费了三日三夜的工夫，做成一本奏稿。稿中引秦庄襄王故事，说是庄襄王本为夏氏所生，过继华阳夫人，即位以后，两母并称太后。今宜据以为例，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。哀帝正想上报养育之恩，只因苦于无例可援，颇费踌躇，及见董宏封奏，不禁大喜。方欲依议下诏的时候，谁知大司马王莽、左将军师丹，联名奏劾董宏，略言：皇太后的名号至尊，也与天无二日、民无二王的意义相同。今董宏乃引亡秦弊政，淆惑圣聪，应以大逆不道论罪。哀帝见了此奏，当然不快。惟因王莽为太皇太后的从子，不敢驳他，乃将董宏免为庶人。傅昭仪得信，顿时披头散发的奔到未央宫中，向哀帝大怒，逼着哀帝定要加她封号。哀帝无奈，只得入白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早为傅昭仪所惑，即说道："老年姊妹，哪可因此失了感情？就令于例不合，只要我不多心，谁敢异议！"说着，便尊定陶共王为共皇，定陶太后傅氏为定陶共皇太后，共皇妃丁氏为定陶共皇后。傅太后系河内温县人，早年丧父，母又改嫁，并无同胞姊妹弟兄，仅有从弟三人：一名傅晏，一名傅喜，一名傅商。哀帝前为定陶王时，傅太后意欲亲上加亲，特取傅晏之女为哀帝妃。至是即封傅女为后，封傅晏为孔乡侯，又追封傅太后亡父为崇祖侯，丁皇后亡父为褒德侯。丁皇后有两兄：长兄名叫丁忠，已经去世，丁忠之子丁满，因得封为平周侯；次兄名叫丁明，方在壮年，也封为阳安侯。哀帝的本身外家既已加封，只好将皇太后赵飞燕之弟赵钦，晋封新城侯，钦兄之子赵䜣为成阳侯。王、赵、傅、丁四家子弟，于是并皆沐封，惟有哀帝的嫡母张姓，并未提及。平心而论，委实有些不公。但哀帝既淡然置诸意外，不佞又何必来多管闲事呢！再说那天太皇太后王氏，十分有兴，设席未央宫中，宴请傅太后、赵太后、丁皇后等人。酒筵摆上，应设坐位。太皇太后王氏，坐在正中，自无疑议；第二位轮着傅太后，即由

内者令在正座之旁，铺陈位置，预备傅太后坐处。此外赵太后、丁皇后等，辈分较卑，当然置列左右两旁。位次既定，忽然来了一位贵官，巡视一周，即怒目视内者令道："上面如何设有两座？"内者令答道："正中是太皇太后，旁坐是定陶傅太后。"内者令言尚未毕，陡听得这位贵官大声喝道："定陶太后乃是藩妾，怎能与至尊并坐，快快将这坐位移了下来！"内者令不敢违拗，只好把坐位移列左偏。你道这位贵官是谁？却有如此大胆。此人非别，现任大司马的王莽便是。王莽既把坐位改定，方才缓步而去。稍停太皇太后王氏，以及赵太后、丁皇后，俱已到来。哀帝也挈了傅皇后同来侍宴。只有傅太后未至，当下饬人至北宫相请，一连好几次俱被拒绝。傅太后的不肯赴宴，自然为的是坐位移下，已有所闻，故而负气不来与宴。太皇太后不及久待，便命大家入座。太皇太后本甚高兴，始设这桌酒席。谁知傅太后屡请不来，因她一人之故，自然阖座不欢。一时席散，哀帝回至宫中。傅太后余怒未平，迫胁哀帝立免王莽之职。哀帝尚未下诏，王莽早已得信，即呈奏章，自请辞职。哀帝正在为难之际，今见王莽自动请辞，当然立刻批准，惟防太皇太后面上不甚好看，特赐王莽黄金五百斤，安车驷马，在第休养，每逢朔望，仍得朝请，礼如三公。在哀帝这个办法，以为是刀切豆腐，两面光的了。岂知朝中公卿，虽然不敢联名奏请慰留王莽，但在背后议论，都说王莽守正不阿，进退以义，有古大臣之风。王莽既已辞职，所遗一缺，应该有人接替，当时舆论，无不属望傅喜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傅喜现任右将军，品行纯正，操守清廉，傅氏门中，要算他极有令名。舆论虽然如此，可是傅太后反而与他不对，怪他平日常有谏诤，行为脾气，似与王莽相同。若是令他辅政，势必事事进劝，多增麻烦。乃进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，封高乐侯。傅喜因此托疾辞职，缴还右将军印绶。哀帝秉承傅太后意旨办理，也即批准，并赐黄金百斤，食光禄大夫俸禄，在第颐养。大司空何武、尚书令唐林，皆上书请留傅喜，说是傅喜行义修洁，忠诚忧国，不应无故遣归，致失众望。哀帝亦知傅喜之贤，惟一时为祖母所制，只好再作后图。过了数日，忽见司隶校尉解光的一本奏章，弹劾两个要人，大略说的是：

窃见曲阳侯王根，三世据权，五将秉政，天下辐辏，赃累巨万，纵横恣意，大治室第；第中筑土为山，矗立两市；殿上赤墀，门户青锁；游观射猎，使仆从被甲，持弓弩，陈步兵，止宿离宫；水冲供张，发民治道，百姓苦其役；内怀奸邪，欲管朝政；推匠吏主簿张业为尚书，蔽上壅下，

内塞王路，外交藩臣。按根骨肉至亲，社稷大臣，先帝弃天下，根不哀悲。思慕山陵未成，公然聘取掖庭女乐殷严、玉飞君等，置酒歌舞。捐忘先帝厚恩，背臣子义。根兄子成都侯况，幸得以外戚继列侯侍中，不思报德，亦聘娶故掖庭贵人为妻。皆无人臣礼，大不敬不道，应按律惩治，为人臣戒！

新主哀帝即位之后，也因王氏势盛，欲加裁抑，俾得收回主权，躬亲大政。王莽既已去官，又见解光后来奏劾王根，正中下怀，本拟批准；后来一想，太皇太后面上，仍须顾全，仅将王根遣令就国，黜免况为庶人。不料到了九月庚甲那日，地忽大震，自京师至北方，凡郡国三十余处，城郭都被震坍，压死人民四百余人。哀帝因见灾异过重，下诏准令直言。当有待诏李寻上书奏道：

臣闻日者众阳之长，人君之表也。君不修道，则日失其度，晻昧无光。间者日光失明，珥蜺数作。小臣不知内事，窃以日视陛下，志操衰于始初多矣！惟陛下执乾纲之德，强志守度，毋听女谒邪臣之欺，与诸阿保乳母甘言卑词之托，勉顾大义，绝小不忍；有不得已，只可赐以货财，不可私以官位。臣闻月者众阴之长，妃后大臣诸侯之众也。间者月数为变，此为母后与政乱朝，阴阳俱伤，两不相便。外臣不知朝事，窃信天文如此，近臣已不足仗矣！惟陛下亲求贤士，以崇社稷，尊强本朝。臣闻五行以水为本，水为准平；王道公正修明，则百川理落脉通，偏党失纲，则涌滥为败。今汝颍漂涌，与雨水并为民害，咎在皇甫卿士之属，唯陛下少抑外亲大臣。臣闻地道柔静，阴之常义。间者关东地数震，宜务崇阴抑阳，以救其咎。震曰："土之群者善养禾；君之明者善养士；中人皆可使为君子！"如近世贡禹，以言事忠切，得蒙宠荣。当此之时，士之立身立名者甚多。及京兆尹王章，坐言事诛灭，于是智者结舌，邪伪并兴，外戚专命，女宫作乱。——此行事之败，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追也。愿陛下进贤退不肖，则圣德清明，休和翔洽，泰阶平而天下自宁矣！

哀帝看完李寻奏章，明知他在指斥傅氏太后。不过自己年幼，得有天下，皆是傅氏太后之力，又为亲生祖母，如何好去驳她？只得暗嘉李寻忠直，擢为黄门侍郎，藉慰忠臣。当时朝内臣众，已分两派：一派是排斥傅氏太后，不欲使之干预朝政；一派是阿附傅氏太后，极望她能膨胀势力。傅氏太后呢？自然日思揽权，大有开国太后吕雉之风。见有反对自己的大臣，必欲驱除，好教人们

畏服，不敢不做她的党羽。大司空汜乡侯何武，遇事持正，不肯阿谀。傅太后大为不悦，密遣心腹伺察他的过失。可巧何武有位后母在家，屡迎不至，即被近臣探知其事，弹劾何武事亲不孝，难胜大臣之任。哀帝本已批驳，谁知傅太后大怪哀帝道："人君应当以孝治天下。今朝廷有此不孝人臣，何以不使去辞？"哀帝道："何武系三公之一，以此捕风捉影之事，加罪大臣，恐令臣下灰心。"傅太后大怒道："我抚养尔成人，今得天下，目中还有我么？"哀帝连连请罪，即将何武免官就国，调大司马师丹为大司空。师丹系琅琊东武县人，字仲公。少从匡衡学诗，得举孝廉，累次升迁，曾任太子太傅，教授哀帝。此次虽任大司空，也与傅氏一党不合。到任未久，连上奏章数十通，所说的都是援那三年无改的古训，规讽哀帝动辄斥退公卿，滥封傅、丁外亲等书。哀帝非不感动，但为傅、丁两后层层压迫，无法自主。那时有一个侍中傅迁，为傅太后从侄，生得五官不正，行动轻佻，有人替他取了一个绰号，叫做"花旦侍中"。傅迁明明听见，故作不闻，仍是我行我素，无恶不作。哀帝既听师丹规劝，思有振作，特把傅迁革职，做个榜样。那知傅太后大不为然，竟来干涉，硬逼哀帝下诏将傅迁复任。哀帝不好不遵，重又下诏令傅迁复职。当有丞相孔光、大司空师丹，同时进白哀帝道："陛下所办傅迁一事，前后诏书，大相矛盾。这样朝命，必使天下起疑，无所取信，赶紧仍将傅迁斥退，方为善著！"哀帝听了，一时不便说出他的苦衷，只好顾而言他。孔光、师丹二人，见了哀帝这种装聋作哑模样，只得暗叹一声，不怿而出。中途忽遇掖庭狱丞籍武，见他手持奏章，问他："甚么封奏？"籍武答道："下官虽由赵昭仪合德荐举，但见她连毙两个皇儿，心中很觉不满。"孔光、师丹二人听至此处，相顾失惊道："有这等事么？"忙问籍武道："汝既知道此事，为何不早奏先帝呢？"籍武道："下官曾与掖庭令吾邱遵密商，他说下官官卑职小，恐防先帝难以见信，并惧因此惹祸。吾邱遵旋即病殁，下官孤掌难鸣，故而容忍至今。"孔光、师丹二人听了，复摇头道："先朝之事，至今方始告发，君先有罪，况且赵昭仪已经自杀，奉劝执事，可以休矣！"籍武听了，一想有理，便即退去，烧去奏折，也不再提。不料事为司隶校尉解光所知，正好借端扳倒赵氏子弟，得让傅太后一人尊荣，自已即有功劳。当下拜本进去，追劾赵昭仪合德，狠心辣手，害死皇嗣，非但中宫女史曹宫等，沉冤莫雪，此外得孕宫人，统被赵合德用药堕胎。赵合德惧罪自尽，未彰显戮；所有家属，仍任贵爵。国法何在，天理何有！应请穷究云云。哀帝见了此奏，也吃一惊，当下暗暗自忖道："合德已死，其余都是从犯，只有赵

太后却有唆使嫌疑。但她对我有恩，我那时虽由祖母向四方运动，她若不肯成全，这事早成泡影，我现在不能不留些情面。”哀帝想至此地，便一个人私自踱到赵太后宫中，赵太后忽见皇帝一人到来，慌忙阻止道：“此屋十分肮脏，皇帝请到外室，我即出来奉陪。”哀帝听了，退到外面。刚刚坐定，陡见一个标致小官，慌慌张张的从赵太后房中逃出。哀帝点点头叹道：“赵太后年事已高，尚有此等不规举动，无怪廷臣要参她了。我既有心维持，当然只好不问，让我暗暗讽示，请她改过。否则若被我的祖母知道，那就难了。”哀帝一个人正在打他主意，已见赵太后搴帘出来。哀帝行礼之际，赵太后十分谦虚。相对坐下，赵太后道：“圣驾光临，实在简亵不恭！”哀帝道：“母后何必客套！臣儿现有一事，特来奏闻。”说着，便将解光参折递与赵太后。赵太后接来一看，吓得花容变色道：“这是无中生有之事，皇帝不可相信。”哀帝道：“臣儿本不相信，但是既有此折，臣儿不能不将赵姓外臣，稍事儆戒。不然，盈廷臣众，闹了起来，反于母后不利。”赵太后道：“我说赵昭仪决无此事，若有其事，先帝那时望子情切，岂肯默然不言！”赵太后说到此地，又向哀帝微笑道：“我说赵昭仪即有其事，也是皇帝的功臣。”哀帝听了，也现愧色道：“此事不必多说，臣儿尚有一事，也要母后留意！”赵太后道：“皇帝尽管请说，老身无不遵旨！”哀帝道：“傅氏太后，耳皮甚软，肯信浮言；母后宫中，似乎不使外臣进来为妥。”赵太后一听哀帝似讽似劝之言，也将老脸一红道：“皇帝善意，老身极端感激！”哀帝便即退出。次日视朝，寻了一件别事，将赵钦、赵诉夺爵，充戍辽西了事。

那时已经改元，号为建平元年。三公之中，缺少一人，朝臣多推光禄大夫傅喜。哀帝不知傅太后与傅喜不睦，以为重用傅喜，必得祖母欢心，即依群臣保荐，任傅喜为大司马，并封高武侯。当下郎中令冷褒、黄门郎段犹，看见傅喜位列三公，傅氏威权益盛，赶忙乘机献媚，博得傅太后快活，自己便好升官。于是联名上书，说是共皇太后与共皇后二位，不应冠以定陶二字，所有车马衣服，也该统统称皇，并宜为共皇立庙京师。哀帝不敢自决，便把此奏发交廷臣公议，是否可行。群臣谁肯来做恶人，个个随口附和。独有大司空师丹出头抗议，大略是：

古时圣王制礼取法于天，故尊卑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，人伦之序正则乾坤得其位而阴阳顺其节。今定陶共皇太后、共皇后，以定陶共为号者，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。欲立官置吏，车服与太皇太后相埒，非所

以明尊卑无二上之义也。定陶共皇号谥前已定，义不得复改。《礼》：父为士，子为天子，祭以天子，其尸服以士服。子无爵父之义，尊父母也。为人后者为之子，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，而降其父母期，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。孝成皇帝圣恩深远，故为共王立后，奉承宗祀；今共皇长为一国太祖，万世不毁，恩义已备。陛下既继体先帝，持重大宗，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，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。今欲立庙于京师，而使臣下祭之，是无主也。又亲尽当毁，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，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，非所以尊厚共皇也！臣丹谨上。

师丹这篇复议，真是至理名言！只要稍知大体的无不赞同。所以那时丞相孔光，竟钦服得五体投地。就是他们傅氏门中的那位傅喜，也以师丹此论面上看去似在反对，其实他的爱护共皇，实心实意，共皇真是有益良非浅鲜！岂知朝房议论，早有佞臣报知傅太后。傅太后当下大发雷霆道："别人犹可，怎么我们傅喜，反去附和人家！"可巧傅晏、傅商二人，含怒来见傅氏太后。傅晏先开口说道："我们傅氏门中，出了一个大大叛逆，太后知道否？"傅太后道："我正为此事生气。"傅商接口道："这件事情，究是师丹破坏，我们快快先发制人，不然，他和死者作对不算外，恐怕还要与我们生者开衅呢！"傅太后道："汝等快快出去，探听师丹那个贼人的过失，令人参奏，由我迫着皇帝办理就是。"傅晏、傅商二人退出，明查暗访，闹了几天，可是一点找不着师丹的错处。后来好容易探到一件风流罪过，说是师丹此次的本章，未曾出奏以前，已由他的属吏抄示大众，于是即以不敬之罪，暗使党羽弹劾师丹。正是：

欲加之罪原容易，想去其人本不难。

不知哀帝对于此事，如何办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　施奇刑油饼堪怜　发怪响鼓妖示警

却说傅太后一见有人奏参师丹，迫令哀帝将其免官，削夺侯封。哀帝哪敢异议，立刻照办。盈廷臣众，人人都替师丹不平，不过惧怕傅太后的威势，未便出头。内中却有两个不怕死的硬头官儿：一个是给事中申咸，一个是博士炔钦，联衔上奏，他说："师丹见理甚明，怀忠敢谏，服官颇久，素无过失；此次漏泄奏稿一事，尚无证据。即有其事，咎在经管簿书，与他无干。今乃因为失察细过，便免大臣，防微杜渐，恐失人心。"谁知递了进去，御笔亲自批斥，且将申咸、炔钦二人贬秩二等。尚书令唐林，看得朝廷黜陟不公，也来上疏，说是："师丹获罪极微，受谴太重，朝野臣民，皆说应复师丹爵位。伏乞陛下加恩师傅，俯洽舆情！"哀帝见了此奏，提到师傅二字，回想前情，自己学问得有造就，全是师傅的功劳。于是不去奏知傅太后，自己作主，恩赐师丹为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，并擢京兆尹朱博为大司空。从前朱博曾因救免陈咸，义声卓著，后来陈咸既为大将军府长史，颇得王凤信任，遂将朱博引入。王凤因爱朱博人材出众，正直无私，大加赏识。朱博于是历任栎阳长安诸县令，累迁冀州刺史、琅琊太守，专用权术驾驭吏民，人皆畏服。嗣奉召为光禄大夫，兼任廷尉。朱博恐被属吏所欺，特地召集全部吏属，当众取出累年所积案卷，独自一一判断，俱与原判相符。因此一班属吏，见他这般明亮，自然不敢蒙蔽。隔了年余，得升为后将军之职。嗣因坐党红阳侯王立一案，免官归里，哀帝犹称他为守兼优，仍复召用为光禄大夫，及京兆尹。适值傅氏用事，要想联络几位名臣，作为羽翼，遂由孔乡侯傅晏，与他往来，结为知己。及至师丹罢免，傅晏自然力保他继任为大司空。朱博为人，外则岸然道貌，内则奸诈百出，专顾私情，不知大道。时人不察，以耳为目，还当他是一位好官。他呢，只想从龙，竟作走狗了。那时傅太后既已除去师丹，便要轮到孔光。因思孔光当日曾经请立中山王刘兴为嗣之奏，现在刘兴虽死，其母冯昭仪尚存。从前先帝在日，因见她身挡人熊，忠心贯日，由婕妤一跃而为昭仪，使我大失颜面。当时无权报

复，隐恨至今。现既大权在握，若不报仇，更待何时？况且内除冯昭仪，外除孔光，一举两得，何乐不为？傅太后打定主意，可怜那位著名的贤妃冯昭仪，还睡在鼓中，毫不知道呢！原来中山王刘兴自增封食邑之后，得病即殁。王妃冯氏，就是刘兴母舅冯参的亲女，嫁了刘兴数年，仅生二女，并无子嗣。刘兴另纳卫姬，得产一子，取名箕子，承袭王爵。箕子幼年丧父，并且时常有病，遍请名医都无效验。后来有一位女医管妣，她说："箕子是患的肝厥症，每发之时，手足拘挛，指甲全青，连嘴唇也要变色，有时大小便都要自遗，这病断难断根。"冯昭仪听她说得极准，留她在宫，专替箕子医病，服她之药，尚有小效。后来管妣为盗奸污，羞愤自经。箕子之病，便又照前一般的厉害了。冯昭仪只此一个孙子，岂有不急之理。没有法子，只得祷祀神祇，希望禳解。哀帝闻得箕子有疾，特遣中郎谒者张由、内监袁宏，带同医生，前往诊治。既至中山，冯昭仪极知大体，自然依礼接待，不敢疏忽。张由素来性急，留居多日，因见医生不能将箕子治愈，甚为懊恼，忽地心血来潮，要把医生带回长安复命。袁宏阻止不可，只得随同回朝。哀帝问起箕子之病是否痊可，张由老实答称："臣看中山王的病症已入膏肓，医亦无益，故而回来。"哀帝又问袁宏，袁宏奏称曾经阻止，张由不听。哀帝听了大怒，当面将张由训斥一番。等得张由谢罪退出，哀帝回宫，越想越气，复遣尚书诘问张由何故自作主张携医回朝。张由被诘，无法对答，只得跪恳尚书替他辩白。尚书不肯代人受过，非但不允所请，且将张由教训一番，方拟据实回奏。张由一想，尚书果去直奏，我的性命当然不保，不如如此如此，坏了良心，去向傅太后诬告冯昭仪，便有生路。张由想罢，便简单的对尚书说了一声："若要知道底蕴，可请主上去问傅氏太后。"尚书听了，就将张由之言奏知哀帝。适值哀帝手中正在批阅各处奏章，无暇就至北宫去问傅太后。也是冯昭仪的不幸，但被张由走了先著。张由既向傅太后如此如此，诬奏一番。哀帝的奏章尚未批毕，傅太后已来宣召。哀帝丢下奏章，赶忙来到北宫。一进门去，就见傅太后的脸色不好。请安已毕，忙问："祖后何事生气？"当下只听得傅太后含怒道："我辛辛苦苦，把这皇帝位置，弄来给了你这不肖，我总以为得能坐享荣华富贵几年，再去伺候你的亡祖；岂知好处未曾受着，反被那个姓冯的妖姬用了巫觋，诅咒你我二人；不过你能与我同死，到也罢了。但这天下，必被姓冯的妖姬断送，叫我拿甚么脸去见你的亡祖呢？"傅太后说至此地，顿时号哭起来。哀帝听了，一面嘴上慌忙劝慰傅氏太后，一面心里也在暗怪张由，何以不先奏明于我，害我多碰

这个钉子。哀帝边想边把张由召至，诘问道："汝先见朕，何故不将中山王太后之事奏知于朕，累得太后生气？现且不说，汝速重奏朕听，不准冤屈好人！"哀帝还待往下再说，只听得傅太后把御案一拍道："皇帝既说冯妖是好人，这是我与张由两个诬控好人了！"哀帝听了，连忙跪下求恕道："祖后千万不可多心！臣孙因为中山王太后，也是臣孙的庶祖母。"傅太后听了这句，更加大怒道："皇帝只知庶祖母，难道不知还有一个亲祖母活在世上受罪么？"哀帝此时辩无可辩，只得急命张由速速奏来。张由方才奏道："臣奉了万岁之命，与袁宏二人，带同医生去到中山。谁知当天晚上，臣见他们宫中鬼鬼祟祟。起初尚未疑心，后来细细探听，才知中山王太后，请了巫觋，诅咒太后皇上二人。并说要把中山王的病症，用了法术移在太后皇上身上。太后皇上若有不祥，中山王箕子，便好入统大位。臣想太后皇上，乃是天地之尊，他们既然目无君上，臣又何必将他们医治呢？"哀帝听完道："袁宏不是与汝同去的么？"张由答称是的。哀帝道："汝可将袁宏召来，待朕问过。"一时袁宏来到。哀帝问他道："张由说中山王太后咒诅朕与太后，可有其事？"袁宏虽是内监，素来不说假话，当下一见哀帝问他，急奏答道："臣与张由行坐未离，他实妄奏。中山王宫中，仅有巫觋替中山王箕子祈病，并无咒诅太后与皇上事情。"哀帝听了，尚未说话，傅太后听了，早已气得发抖道："袁宏定是冯妖的党羽，胆敢替她洗刷。"说着，即顾左右道："快把袁宏这个奸贼砍了！"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哀帝忙想阻拦，已经不及。可怜袁宏血淋淋的一颗首级，早已献了上来。傅太后那时已知哀帝大有袒护冯昭仪意思，急把御史丁玄召入，与他耳语几句，丁玄答称："知道，太后放心！"说完这话，匆匆趋出。

原来丁玄就是共皇后丁氏的胞侄，专拍傅太后马屁。所以傅太后凡遇大事，必命他去承办。他偏能揣摩傅太后的心理行事，平日所办之事，傅太后件件称心。冯昭仪遇见这个阎王，试问还有生命么？现在不提北宫之事，单说丁玄奉了傅太后口诏，一到中山，即将宫内役吏，连同冯姓子弟，齐拘入狱中，约计人数，共有一百余名之多，逐日由他亲自提讯。闹了几天，并未问出口供，一时无从奏报。傅太后等得不耐烦起来，再派中谒者史立，与丞相长史大鸿胪同往审究。史立等人，星夜驰至中山，先去见了丁玄。丁玄皱眉说道："连日严讯，一无口供，奈何奈何？"史立暗笑道："这种美差，丁玄不会办理，真是笨伯！"便请丁玄暂退，由他一人提讯人犯。那班人犯，一半是冯昭仪的子侄，一半是中山王宫的仆人，如何肯去诬攀冯昭仪呢？连审数堂，也没证

据。史立当下想出一法，他想男子究比女子来得胆大心硬，不如严刑加在宫女身上，不怕她们不认。史立想罢，即将冯昭仪身边的全部宫女，统统捉至，问了一堂，仍无口供，他便命差役制造几具大大的油锅，烧得通红，又把宫女洗剥干净，全身赤裸，首先摔了一个下去。当时只见那个宫女，滚入油锅之中，口里只喊着一个“哎”字，可怜第二个“唷”字还未出口，早已成了一个油饼了！一阵腥臭之气，令人欲呕。你道可怜不可怜！这个宫女既死，其余的宫女，自然吓得心胆俱碎，狂喊饶命。等得差役再要来剥她们衣裳的当口，只听得哄然一片哭声，大喊大叫道：“我们怕死愿招。”史立听了，暗暗欢喜，即命众人快快招来，好保性命。众人听了此言，反又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不知供些甚么。史立却也真能办事，居然由他一人包办，做就供词，命大众按了指印，仍行下狱。又把冯昭仪的女弟冯习，以及寡弟妇君之二人捉到，也要她们诬供。冯习不比宫女怕死，开口便骂：“史立只想升官发财，不知天地良心。”史立听了，当然大怒，就把惊堂木一拍道：“你不要仗着冯后女弟，可知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么？”冯习又冷笑道：“没有罪又怎样办呢？”史立听了，也答以冷笑道：“没有罪，自然不能办你。但是全部宫女，业已招认，你还想翻供么？”说完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，竟把冯习的下衣剥去，赤体受笞。可怜冯习也是娇生惯养，风吹吹都要倒的人物，如何受得起这样大杖。一时又羞又急，又气又痛不到一刻，当堂毙命。史立一见冯习死去，也觉着忙，因为她是冯后妹子，不比常人死了无碍，只得暂将君之系狱。一面买通医生徐遂成，要他硬做见证。徐遂成便是张由带去的那位医生，既有好处，自然情愿出作证人。于是依了史立之嘱，当堂诬供，道冯习与君之二人，曾经向我密语云：“武帝时有名医修氏，医愈帝疾，赏赐不过二千万钱。今闻主上多病，汝在京想亦入治，就是把主上治愈，也不能封侯；不若医死主上，使中山王能代帝位；我们二人，可以包你封侯等语。”徐遂成说完，史立还要假装不信，又经徐遂成具了诬告反坐的甘结，方将冯昭仪请出，面加诘问。冯昭仪真无其事，怎肯诬服，当然反驳史立。史立冷笑道：“闻你从前身挡人熊，何等胆大勇敢有为，因此得了忠心为主的美誉，今日何以如此胆小呢。”冯昭仪听到身挡人熊一语，方始知道傅太后要报前仇，愤然回宫，语左右道：“我的挡熊，乃前朝之事，宫中言语，史立何以知晓，必是有人陷我，迟早总是一死。”等到晚上，悄悄仰药自尽。史立一见冯昭仪已死，还要诬她畏罪自尽。当史立第一次的奏报，哀帝尚未知道冯昭仪自尽，下诏徙居云阳宫，仍留封号。及见二次奏报，方知已

死，犹命仍以王太后之礼安葬。一面召冯参入诣廷尉。冯参少通《尚书》，前任黄门郎，宿卫十余年，严肃有威。那时王氏五侯，何等威势，见他也惧三分，每想加害，竟没奈何。后由王舅封侯，得奉朝请，此次无故被陷，岂肯受辱，遂仰天长叹道："我冯参父子兄弟，皆备大位，身至封侯；今坐恶名，何颜在世！"拔剑自刎，年已五十有六。弟妇君之以及冯习之夫与子，连同箕子，或自尽，或被戮。这场冤案，上上下下，大大小小，共死一百十有七人。惟冯参之女，为中山王刘兴王妃，免为庶人，得与冯氏宗族，徙归故郡，还算万幸。

傅太后论功行赏，因为张由是此次告发的首功，封为列侯；史立、医官、太仆，加封关内侯；丁玄虽无功而却有劳，亦有赏赐。张由、史立、丁玄三个，直至哀帝崩后，由孔光上书劾奏他们的罪恶，方始夺官充戍，谪居合浦。冯氏冤狱，仍未伸雪。可见乱世时代，真无公理的了！那时傅太后既已害了冯昭仪，便想斥逐孔光，谁知傅喜大不赞成。傅太后私与傅晏、傅商二人密议，要连傅喜一同免职。傅晏忙去就商朱博。朱博乃命部下私人，今天你参孔光迂拙，明天他参傅喜奸邪。建平二年三月，竟免大司马傅喜之职，遣令就国。越月，又免丞相孔光，斥为庶人。朱博复奏请罢三公官，仍照先朝旧制，改置御史大夫。于是撤消大司空官署，任朱博为御史大夫，另拜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。没有几时，便升朱博为丞相，用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。朱博、赵玄就任之日，廷臣都向他们二人贺喜。不料陡闻殿上连声怪响，音似洪钟，约有一刻，方始停止。大家骇顾，不知所措。朱博、赵玄，又是害怕，又是扫兴。哀帝心知有异，急命近侍去验殿上钟鼓，无人击撞，何故会发巨声。当有黄门郎杨雄，待诏李寻同声奏道："这个明明是《洪范传》所谓的鼓妖了。"哀帝急问："何为鼓妖？"李寻又奏道："人君不聪，为众所惑，空名得进，便致有声无形。臣意宜罢丞相，藉应天变，若不罢退，期年以后，本人即有大祸。"哀帝听了，默然不答。扬雄也进言道："李寻所言，乃是依据古书，定有奇验。况且朱博为人，宜为将而不宜为相，陛下应该量材任用，毋践凶灾！"哀帝听毕，依旧沉吟无语，拂袖回宫。朱博既晋封阳乡侯，感念傅氏栽培恩典，请上傅、丁两后封号，除去"定陶"二字。傅太后本来只望这著，立即迫令哀帝下诏，尊称自己为帝太太后，居永信宫；尊丁氏为帝太后，居中安宫；并在京师设立共皇庙，所有"定陶"二字，统皆删去。这样一来，同时宫内便有四个太后，各置少府太仆，秩皆中二千石。傅太后既如所愿，所行所为，竟致忘其所以，甚至背后常呼太皇太后王氏为"老妪"二字。幸而这位王政君素来长厚，不与计较，因得

相安。赵太后飞燕，早已失势，反而前去奉承傅太后，口口声声称她似亲婆婆一般。于是永信宫中，常闻赵太后的语声。长信宫内，不见赵太后的足迹了。太皇太后眼见傅太后如是骄僭，目无他人，自然十分懊悔，不应引鬼入门，酿成尾大不掉之势。无奈傅氏权力方盛，莫可如何，只得勉强容忍，听她胡为。这还是王政君能够忍耐的好处。不然，就做冯昭仪第二，也在意中。朱博、赵玄二人，早经串成一气，互相用事，朋比为奸。一日，又联衔上奏，请复前高昌侯董宏封爵，说他首先请加帝太太后封号，因被王莽、师丹所劾去职，饮水思源，董宏实有大功。帝太太后依议。朱博个人又参王莽、师丹二人，身为朝廷大臣，不知显扬帝太太后名号，反敢贬抑至尊，不忠不孝，莫此为甚！应请将王莽、师丹夺爵示惩。帝太太后见了此奏，当即黜师丹为庶人，令王莽速出就国，不准逗留京师。一班廷臣，个个噤若寒蝉，图保禄位。惟独谏大夫杨宣上书，规劝哀帝，略言："先帝择贤嗣统，原欲陛下侍奉长信宫帏；今太皇太后春秋七十，屡经忧伤，且自命亲属引退，藉避傅、丁，陛下试一登高望远，对于先帝陵庙，能勿抱惭否？"杨宣这样一奏，哀帝也被说得动听，因即封赐王商之子王邑为成都侯。又过几时，哀帝忽患痿疾，久不视朝，所有国家大事，虽有帝太太后代劳，可是孙子有病，当然担忧。适有待诏黄门夏贺良其人，窃得齐人甘忠可遗书，挟以自豪，妄称能知天文，上书说道：汉历中衰，当更受命，宜急改元易号，方能延年益寿等语。哀帝竟为所惑，遂于建平二年六月，改元元寿，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。谁知祥瑞倒未看见，凶祸偏偏光临。正是：

祸福无门惟自召，妖灾解免在人为。

不知究是甚么凶祸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　恩承断袖遗臭万年
死拒穿衣流芳千古

却说哀帝听了夏贺良的妄语，真的改元易号，要思趋吉避凶。岂知不到旬日，帝太后丁氏，忽罹凶症，溘然长逝。哀帝力疾临丧，弄得病上加病，奄卧床笫，几至不起。嗣由御医多方调治，方始渐渐痊可。这天哀帝正在朝谒太皇太后，适遇王莽入宫面请懿训，俾得登程出就本国。太皇太后偶尔问及夏贺良的天文学识究竟甚么程度？王莽接口奏道："夏贺良的履历臣却深晓，他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妄贼，平生并无技能，单靠甘忠可的遗书，作为秘本。甘忠可也是妖民，曾制《天官历》、《包平太平经》二书，内中似通非通之言，不胜枚举，忠可又尝自称为天帝特赐，秘使真人赤精子传授。当时曾由光禄大夫刘向，斥他罔上欺民，奏请拿究，寻至下狱瘐死。刘向现已逝世，夏贺良以为没人识其底蕴，入都干谒，遂由他的同学长安令郭昌，替他转求解光、李寻等人，登诸荐牍。"王莽说至此地，即把眼睛看了一看哀帝，又接续说道："始蒙皇上召用。"哀帝听到这里，便岔嘴向太皇太后奏道："臣孙已知夏贺良言辞闪烁，毫无实学，此刻回宫，即拟治其应得之罪。"太皇太后听了颔首道："此人既是如此，自然应该严惩。"哀帝听了，退出长信宫，正拟下诏拿办夏贺良，偏偏夏贺良还要不知死活，正来奏称御史丞相未知天道，不足胜任，宜改用解光、李寻辅政，国家方能太平。哀帝当然是火上添油，诏罢改元易号二事，立命捕拿夏贺良入狱，问成死罪，并将郭昌、解光、李寻三人谪徙敦煌郡。照不佞说来，郭昌、解光，阿附傅氏，本来该办。李寻素负直声，因此被累，未免冤抑。但是妄保非人，失检之咎，也难尤人。那时帝太太后傅氏，既已削灭王、赵两家的势力，独揽大权，自然满心快活。哀帝不问国事，自然也觉清闲。饱暖思淫，无论何人，难越此关。一天，哀帝闲立阶上，纵览景致，忽见一个宫女，忽来忽去，传报漏刻。哀帝远远望去，这个宫女，实在标致。适因左右无人，即用手招着那个宫女，令她近前。那人一见哀帝招她，赶忙趋近，俯伏称臣。哀帝叫她起来，仔细端详，始知此人并非宫女，乃是一位少年官儿。猝然

想起一事，急向他问道："你不是曾充太子舍人的董贤么？"那人尚未答言，哀帝心里忽又转念道："男子之中，竟有这般姿首，朕却平生少见。"哀帝刚刚想至此地，已听得那人娇声答称："臣正是董贤。"哀帝见他边说边现微微的笑容，又骚又媚，确是一个尤物。不好了！哀帝的魂灵儿，模模糊糊的似乎飞往半天里去了，哀帝便命董贤随至秘殿，携手并坐，大有轻薄之意。只见董贤含羞说道："此是妾妇所为之事，小臣不敢亵渎圣躬。"哀帝笑道："朕见你生得千娇百媚，心地应该玲珑，怎么说出话来这样糊涂！你要知道我朝祖上，常干此种把戏。高宗时，有籍孺其人；惠帝时，有闳孺其人；文帝时，有邓通其人；武帝时，有韩嫣其人；就是最近的成帝，也有张放其人。老天既是赐你这般美貌，那好自己暴弃。"哀帝说完，居然和董贤有了情好。原来董贤是云阳人，父名董恭，曾官御史，生下一子一女。子即董贤，现年十六，曾为太子舍人。当时年幼，身材瘦弱，哀帝不甚注目。否则一块美玉，何至挨到如今，方始有玷呢？此时董贤之父董恭，已经出任外官。哀帝因看其子之面，即召为霸陵令，光禄大夫。董贤也是一月三迁，竟做到驸马都尉侍中，出则骖乘，入则共榻。有一天，哀帝与董贤在寻芳阁上昼寝，哀帝已醒，意欲起来，因见董贤好梦方浓，不忍惊觉。又因自己衣袖被他身体压住，若要将袖抽出，必致把他吵醒，只得轻轻的用刀把衣袖割断，悄然下榻而去。这桩怜香惜玉的故事，后世凡称嬖宠男色的，就叫做有"断袖癖。"于是董贤的断袖，竟与弥子暇的余桃二字，联缀成名，万年遗臭，自此而始。当时董贤一觉醒来，忽见共枕之人已去，又见他的身下压着一角断袖，因感哀帝待遇他的恩情，真是焚身莫报，从此不肯回家去睡，托言哀帝多病，自己必须留在宫中，以便亲视汤药。哀帝知他已娶妻室，既然如此爱他，便不好使他的妻子孤衾独宿，几次三番的命他回家欢聚。董贤哪里肯听。哀帝一时过意不去，特地创设一个女官名目，准许董贤妻子入宫，与她丈夫同宿。复又查得董贤尚有一妹，她的姿色，甚是可人，也命送入宫中，封为昭仪。董贤无可报答圣恩，自然令他妻妹同侍哀帝。有时兴至，不妨大被同眠。哀帝乐极之余，赏赐无算，旋复擢董贤为少府，赐爵关内侯。甚至董贤的岳父，亦任为将作大匠。因为董贤岳父，也好算是哀帝岳父的缘故。这个说话，并非不佞刻薄，诸君想想，女儿共枕之人，不称他作岳父，请问称他为甚么东西呢？哀帝既是如此宠爱董贤，便替董贤建造一座大第，堂皇富丽，几与白虎殿相似。又就自己万年陵旁，另茔一冢，以便董贤死后，做鬼也不分离。还因董贤无功，不便封侯，竟在东平巨案之内，硬说

董贤也是告发的功首，封为关内侯。当下侍中傅嘉，巴结董贤，授意董贤去恳哀帝，将帝太太后最幼从弟傅商，封为列侯。帝太太后既然欢喜，董贤方无他患。哀帝本以董贤之话是听，便即依言拟封傅商为汝昌侯。谁知尚书仆射郑崇、太宰文诰同来谏道："从前成帝并封王氏五侯，终至天象示变，弄得黄雾漫天，日中现出黑气；今傅商非但无功封侯，而且乳臭未干，成何体制？坏乱祖宗垂戒，逆天行事，臣等愿拼性命领受国法，也要有面目去见先帝！"说着，大众按着御案，不使哀帝下诏。内中尤以郑崇，声色俱厉，双眼通红，其形其势，洵属令人看了生畏。这末郑崇如何有这般胆量呢？他系平陵人，由前大司马傅喜荐入，直言敢谏，所说之话都在理中，每次进见，必著革履，橐橐有声，更加助其正直庄严。哀帝一听履声，不待见面，即笑顾左右道："履声又至，想是郑尚书前来奏事了。"言未毕，果见郑崇直立案前，振振有词，句句有理。哀帝听他陈奏，十件要准九件。此次又来谏奏，哀帝已想收回成命，事被帝太太后闻知，怒斥哀帝道："世间岂有身为天子，竟受一个小臣挟制的么？"哀帝不敢不遵，只得封了傅商为侯。郑崇果然呕血而死，哀帝耳中乐得干净。这且丢下，再说帝太太后之母，本已改嫁魏郡郑翁，生子名叫郑恽。郑恽又生子名叫郑业，至是亦封为信阳侯，追尊郑恽为信阳节侯。哀帝又欲加封董贤，先上帝太太后的封号为皇太太后，买动祖母欢心，始令孔乡侯傅晏，赍着加封董贤的诏书，往示丞相御史。丞相王嘉为了东平冤狱，已觉不平，此时又见诏书上面，复提及董贤告逆有功，不禁触动前恨，即与御史大夫贾延，上书谏阻。哀帝没法，只好迁延半年，后来实觉董贤太美，对待自己，真个奋不顾身，如此忠诚，便毅然下诏道：

昔楚有子玉得臣，晋公为之侧席而坐。近如汲黯，折淮南之谋，功在国家。今东平王云等，至有弑逆之举；公卿股肱，莫能悉心聪察，销乱未萌。幸赖宗室神灵，由侍中董贤等发觉以闻，咸伏厥辜。书不云乎？用德彰厥善。其封贤为高安侯，孙宠为方阳侯，息夫躬为宜陵侯。

东平巨案，究是一件甚么事情？且让不佞补述。先是东平王刘宇，为宣帝之子，受封历三十三年，老病逝世。其子刘云，嗣为东平王。建平三年，无盐县中，出了两件怪事：一是瓠山上面土忽自起，覆压草上，平坦如故；一是瓠山中间，有大石转侧起立，高九尺六寸，比原地离开一丈，远近传为异闻。无盐县属东平管辖，东平王刘云闻知其事，疑心有神凭附，备了祭物，挈了王后伍谒等人，同至瓠山，向石祭祷。祭毕回宫，即在宫内筑一土山，也似瓠山

形状，上立石像，束以黄草，视作神主，随时祈祷。不料这桩事情传到都中，竟被两个奸人，想步张由、史立的后尘，便好升官，一个是息夫躬，系河阳人；一个是孙宠，系长安人。息夫躬与傅晏是同乡，向来要好，因得任为待诏。孙宠做过汝南太守，贪赃免职，流落长安，也因上书言事，任为待诏。他们二人，一听东平王祭石之事，同撰一本奏章，拜求中郎石师谭，转交中常侍宋弘代为呈入。折中大略说的是：

> 无盐有大石自立，闻邪臣附会往事，以为泰山石立，孝宣皇帝遂得龙兴。东平王刘云，因此生心，与其后日夜伺察，咒诅九重，欲求非望。而后舅伍弘，曾以医术幸进，出入禁门。臣恐霍显之谋，将行于杯杓；荆轲之变，必起于帷幄。祸且不堪设想矣！事关危急，不敢不昧死上闻！

哀帝一听荆轲、霍显二语，如何不怒，即命有司驰往严究。去的有司，受了息夫躬、孙宠二人的嘱托，到了东平，真学着史立的手段，屈打成招。复命之日，哀帝就把刘云、伍弘处死，王后伍谒拘入都中秘狱。当下就有廷尉梁相、尚书令鞠谭、仆射宗伯凤等一同上书，说是案情未明，请再复审。哀帝不但不准，且将三人严办。复又借了这桩案子，大封特封他的幸臣董贤。岂知董贤还要想去奸占东平王后伍谒。伍谒年青貌美，本有西方美人之誉。她见丈夫死得可惨，恨不得替夫报仇，虽是粉骨碎身，亦所不惜。董贤一厢情愿，前来奸她，你想想看，她肯不肯顺从的呢？谁知这位伍谒，一见董贤，居然满口应允。不过要求另置香巢，为婢为仆，均不反对。董贤听了伍谒的要求，不觉诧异起来，他便暗忖道："伍谒素有贤名，我来占她，我总以为必要大反江东，方能如我之愿；怎的竟会这般和顺，莫非她要借此以作脱身之计不成？"董贤想至此处，忽又转念道："逃倒不怕她逃走，只要刻刻留心，防着她行刺就是了。"于是含笑对伍谒说道："王后若是真心诚意嫁我，真是后福无穷。不过我却有话在先，王后若存歹心，那是王后自己不好，不能怪区区薄情。"伍谒听了，微笑着答道："董侯不必疑心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一个人，何况我这个年轻的妇人。董侯如不见信，可请自便，任我死于狱中就是。"董贤听了，也笑答道："王后勿怪！此等事情，谁也要生疑心的。王后既已表明心迹，快快随我入宫！"伍谒脱去犯服，换上平常衣裳，真的跟了董贤就走。一时到了宫中，走上一座小小画楼。董贤吩咐左右，速速摆上酒来。酒筵摆上，董贤赶忙斟上一杯美酒，送至伍谒的樱唇前面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伍谒早趁董贤一个大意的当口，扑的一声，用她十指尖尖之手，早把董贤的咽喉叉住大骂道："你这狼心狗肺

的奴才，你们冤死我们王爷不算外，还想奸占我这个未亡人么？"董贤究是一个男子，当然有些气力，一被叉住的时候，用力一挣，已经挣脱。跟着飞起一脚，可巧踢中伍谒的下部。当时只听得砰訇一声，可怜伍谒早已倒在地上，香销玉殒，死于非命了！董贤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唤进左右，喝把伍谒的上下衣裳，洗剥干净，正想对于伍谒尸体有所非礼，陡然似乎有人击他脑门，顿时痛得也死了过去。左右一见出了乱子，飞奔报知哀帝。哀帝一听此信，还当了得，马上同了董贤的妻妹二人，两脚三步的奔到董贤面前，用手一按，尚有微微的呼息。一面急召全部御医，齐来救活董贤；一面命把伍谒的裸尸抬出，用火焚化。岂知十几个大力卫士，用尽牛力，莫想移动分毫。哀帝当下也有些奇怪起来，便谕知众人姑且退出，等得医生来过再说。一时医生诊过董贤之脉，同向哀帝奏称道："高安侯双脉乱颤，恐防有邪。"哀帝一听，知是伍谒作祟，又命速召卜者占卦。卜者占卦既毕道："确是东平后作怪，只有祈祷方有希望。"哀帝此时只要董贤能够活命，不论何事，都可准奏。卜者代向祈祷之后，董贤居然回过气来。一见哀帝在侧，一面拉着哀帝之手，一面呜咽道："微臣犯了东平王后，我主快快替我哀求！"哀帝真的替他求着伍谒道："王后若赦董贤，朕准封尔！"说着，即命速以王后礼节安葬伍谒。谁知左右去替伍谒尸体穿著衣裳，说也希奇，衣服一近她的尸身，一件件的竟会飞得老远，任你如何设法，休想近着她的尸体。哀帝看了，自然着急，又命卜者再占。卜者又占一卦道："东平王后，洁身而死，不愿再著汉室衣履，还是请万岁索性成全她的志愿，将她裸葬便了！"哀帝无法，只得依奏，便命谒者等官，把伍谒的棺木葬于东平凉帽山下。后来人民因她十分灵验，代建庙宇，称为流芳庙。哀帝又封她为清净仙姑。这是后话，不必再提。单说董贤就在伍谒的棺木抬出长安的一天，便有起色。因怕伍谒再来作祟，力请哀帝赦了东平王，追谥王爵，嗣子继位。哀帝一一准奏，董贤之病，果得痊愈。息夫躬与孙宠二人，他们初见董贤害了鬼病，却也怕惧，不敢再事害人。过了年余，便又肆无忌惮起来，历诋公卿大臣。廷臣畏他们的势焰，反去附和。大司马丁明，忽患重病，奏请派人接替。哀帝准可，即拜董贤为大司马。那时董贤年才二十有二，竟得位列三公，掌握兵权，汉朝开国以来，得未曾有。

又过年余，哀帝因为色欲过度，得了痨症，日见加重。别人倒还罢了，只是那位大司马董贤，急得神色慌张，口口声声愿以身代。哀帝此时病已垂危，对他这位幸臣，也无半句言语。董贤心里虽是万分惶急，仿佛妇女，夫死便成

孤孀的样子。然又满望哀帝年未及壮，不致一病即崩。那知哀帝和他的孽缘已满，即于元寿二年六月，奄然归天。年止二十有六，在位只有六年。当时傅皇后、董昭仪等人，一闻哀帝凶耗，一同哭入寝宫。董贤不忘哀帝恩情，也在寝门外面，号恸如丧考妣。正在闹得乌烟瘴气的当口，陡见太皇太后王氏亲自到来，抚尸举哀。哀止即将玉玺纳入袖中，一面召问大司马董贤，大丧如何办理？可怜董贤只有后庭功夫，至于大丧礼节，做梦也未见过。现因哀帝告崩，如同寡妇死去情夫，三魂失掉了两魂，自然不能对答，只有瞠目直视太皇太后之面而已。太皇太后见他这种情形，尚不见罪，仅对他说道："新都侯王莽，老成干练，适在京师，他曾承办先帝大丧，熟习故事，我当命他进来助汝。"董贤此时，哪知引虎入门，反遭其噬。听了太皇太后之言，赶忙免冠叩谢道："如此是幸甚了！"太皇太后立传懿旨，召王莽入宫。王莽进来谒过太皇太后，首言董贤臭名满天下，不可令其尸位。太皇太后点头称可。王莽即托太皇太后意旨，命尚书弹劾董贤不亲汤药，罪列不敬，当即禁止董贤出入宫殿。董贤得信，慌忙徒跣诣阙，免冠谢罪。王莽说声："来得正好！"竟传太皇太后命令，将董贤的印绶一齐取下，传旨罢职，就第待罪。董贤回到府第，自思王莽如此辣手，我必为他所害，想了一会，流泪一会，又哀哀的叫着哀帝名字，痛哭一会，忍心想出一个主意，急去告知他的妻子。正是：

当时只觉春如海，此日方忧玉有瑕。

不知究是甚么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窃神器安汉公篡位 掷御玺老寡妇复宗

却说董贤自知不免，忍心想出一个主意，急与他的妻子说道："我的失身于帝，甚至不惜尔躯，原望长事主上，得享殊荣；岂知帝不永年，王莽又是我们对头，与其为他所害，不如自尽。"其妻听了，便呜咽答道："妾在宫中，除了主上一人怜爱外，背后受人羞辱，真是罄竹难书，得不偿失，早已灰心，因君并无一言，妾故忍辱为之。今既如此，我们夫妇同死便了。不过主上曾在万年陵旁，为君筑有一墓，想来也不能够葬身于此窟的了！"董贤听罢，长叹一声，摇头无语。于是夫妻二人，抱头对哭一场，双双自经毕命。他的家令，也知朝中有了王莽，吓得不敢报丧。随便将董贤夫妇的尸体草草棺殓，黄夜埋葬僻地。不料仍为王莽所知，疑心董贤诈死，吩咐有司奏请验尸，自行批准。验过之后，虽非假死，犹将董贤尸体，拖出棺外，剥去殓饰，用草包裹，暴尸三日，始埋狱中。并劾董恭纵容长子不法，次子淫佚无能，一并夺职，徙往合浦；家产全行充公，约计总数，竟达四千三万万缗，可谓骇人听闻。董贤平时，曾经厚待属吏朱诩。朱诩因感其恩，特至狱中为董贤更衣换棺，改葬他处。办妥之后，上书自劾。王莽心里不悦，另寻别事，把朱诩办了死罪。那时孔光因为巴结傅氏，已任大司徒之职。现见王莽得势，又来献媚，邀同百官，公推王莽为大司马。廷臣唯唯诺诺，无人反对。只有前将军何武、后将军公孙禄说道不应委政外戚，自相推荐云云。又因没人理他，等于白说。太皇太后平时受了皇太太后傅氏肮脏之气，无法奈何，此次决拜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，藉为自己出气地步。王莽因得手握大权，不似当年的谦恭下士，渐渐的拿出手段来了。太皇太后遂与王莽商量，应立何人为嗣？王莽听了，慌忙免冠伏地，口称："臣有死罪，不敢奏闻！"太皇太后命他起来道："汝有何罪，皆可赦免不究，尽管直奏！"王莽起来侍立道："从前冯昭仪被傅氏太后使人逼死，她的孙子箕子，当时遭害，乃是假的，实由臣设法掉换，至今藏于远地。"太皇太后听了，失惊道："当时谁不知道箕子已死，汝何以做得这般神秘的呢？"王莽

道："那时傅太后耳目众多，稍一不慎，臣即有杀身之祸。"太皇太后听了，又大喜道："如此说来，汝无罪而有功了。汝既提及此事，莫非拟以箕子入统不成？"王莽道："照臣算来，现在宗室之中，惟有箕子为宜。"太皇太后颔首道："既然如此，汝即命人迎入可也。"王莽即遣车骑将军王舜，持节往迎。王舜系王音之子，为王莽的从弟，王莽有意使他迎立有功，便好封赏。王舜奉命去后，尚未回来，朝中无人主持，一切政令，全由王莽独断独行。王莽首将皇太后赵氏，贬为孝成皇后；皇后傅氏，逼令徙居桂宫。赵太后的罪状是唆使女弟赵合德，专宠横行，残灭继嗣；傅后的罪状，是纵令乃父傅晏，骄恣不道，害及国家。二后罪案宣布以后，朝臣并没一人敢出反对。王莽索性再贬皇太太后傅氏为定陶共王母；已逝丁太后为丁姬。所有傅、丁二氏子弟，一律免官归里，并把傅晏全家，同徙合浦。当时廷臣个个私议，以为傅喜这人，同是傅氏子弟，现既将他个人搁置未办，或者必有重谴，也未可知。与傅喜知己的，且替他扰忧不已。哪里晓得王莽故作惊人之举，以博美誉。这末甚么惊人之举呢？原来王莽等得谴责傅氏子弟完毕以后，特将傅喜召入都中，位居特进，使奉朝请。傅喜不知王莽沽名钓誉，还当他是忠臣，便也受命不辞。又过几时，王莽听得太皇太后偶然提及定陶共王母的劣迹，重复再废定陶共王母、孝成皇后为庶人。二后一闻此信，又知大势已去，同时愤而自杀。自作自受，倒也不必怜她。王莽又见孔光是三朝元老，为太皇太后所敬，不得不阳示尊荣，特荐孔光女婿甄邯为侍中，并兼奉车都尉，朝中百僚凡与王莽不合的，王莽即罗织成罪，使甄邯赍着草案往示孔光，孔光不敢不如旨举劾。王莽便去奏知太皇太后，说是廷臣公意，他不敢有私，要请太皇太后作主。太皇太后真的认作廷臣公意，因此没有一件事情不奉批准。何武公、孙禄二人，遂坐互相标榜之罪，一齐免官。董宏之子董武，本嗣高昌侯，坐父谄佞，褫夺侯爵。关内侯张由、太仆史立等，罪坐中山冯太后冤案，一律处死。红阳侯王立，为王莽诸父，成帝遣令就国，哀帝时已召还京师。王莽不免畏忌，又令孔光劾他前愆，仍使就国。太皇太后只有这个亲弟，这道本章，有些不愿准奏。复经王莽从旁撺掇，说是不应专顾私亲，太皇太后人本老实，只得含泪遣令王立回国。王莽遂引用王舜、王邑为心腹，瓯邯、甄丰主弹劾，平晏领机事，刘歆典文章，孙建为爪牙。等得布置周密，中山王箕子可巧到来，乃由王莽召集百僚，奉着太皇太后诏命拥之登基，改名为衎，是为平帝。当时年仅九岁，自然不能亲政，仍是太皇太后临朝，王莽居了首辅。至是始奉葬哀帝于义陵，谥为孝哀皇帝。

大司徒孔光，一则年纪已高，无力办事；二则为人傀儡，似也忧惧，于是上书求乞骸骨。奉诏迁孔光为帝太傅，兼给事中，掌领宿卫。这样一来，政治大权尽归王莽独揽了。王莽又思权势虽隆，功德未敷，特地派了心腹至益州地方，暗令官吏买通塞外蛮人，叫他诡称越裳氏，入贡白雉。平帝元始元年元月，塞外遣使入贡，口称越裳氏，心服天朝威德，特贡白雉。王莽奏报太皇太后，将那白雉荐诸宗庙。从前周成王时代，越裳氏重译来朝，也曾进贡白雉。王莽自比周公，故而想出此法。果然盈廷臣工，仰承王莽鼻息，群称王莽德及四夷，不让周公旦。公旦佐周有功，故称周公；今大司马王莽，安定汉室，应称为安汉公，增加食邑，太皇太后当即依议。王莽假装固辞不获，方始受命。且代东平王刘云伸冤，使其子开明嗣位王爵；王后伍谒，既由哀帝封过道号，赐田二百顷，春秋二季，由地方致祭。又立中山王刘宇之孙桃乡侯之子成都为中山王，奉中山王刘兴祭祀。再封宣帝耳孙三十六人，皆为列侯。此外王侯等无子有孙，或为同产兄弟子，均得立之为嗣，承袭祖爵。皇族因罪被废，许复属籍；官吏年老休致，仍给原俸二分之一，得赡终身；甚至庶民鳏寡孤独的，也有周恤。这等恩惠，都由王莽作主施行。于是上上下下，无不感戴这位安汉公，对于王太后小皇帝，直同无人一般。哪知安汉公并不安汉，反把汉室灭了，改作王姓天下。所以后来诗人有"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；若使当年身早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"之句。

闲话休提，再说当时王莽又讽示公卿，奏称太皇太后春秋已高，不宜躬亲细故；此后惟有封爵大典，应由安汉公奏闻，其他政事，统归安汉公裁决等语。太皇太后总道自己内侄，既有能耐，又是忠心，自然乐得安享清福，便又准如所请。一日，忽有一位小臣，姓高名邕，奏称平帝既已入嗣大统，本生母卫姬，未得封号，不免向隅。王莽见了此奏，虽然恶他多事，但又不好驳斥；若是准他，又惧卫氏一入宫来，必蹈傅、丁二后覆辙。想了多日，始命少傅甄丰，持册至中山，封卫姬为中山王后；帝舅卫宝、卫玄封关内侯，仍然留守中山，不准来京。复有扶风功曹申屠刚，上书直言道："嗣皇帝始免襁褓，便使母子分离，有伤慈孝，应将中山太后迎入都中，另居别宫，使嗣皇帝得以乐叙天伦；并召冯、卫二族，选入执戟，亲奉宿卫，方是正办。"王莽见了此奏，恨得咬牙切齿，忙去撺掇太皇太后出面下诏，斥责申屠刚违背大义，胆敢妄奏，着即弃市。又过两年，忽有黄支国献入犀牛一头。廷臣以为黄支国在南海中，去京有三万里程途，向未入贡；今既臣服来朝，又是安汉公的威德所致，正待上

书献谀，又接得越巂郡的奏报，说有黄龙出游江中。太师孔光、大司徒马宫，于是奉表称瑞，德归安汉公。独有大司农孙宝说道："周公上圣，召公大贤，彼此尚有龃龉，如今无论何事，都是异口同声，一致无二，难道近人反胜周召不成？"众人听了，个个吓得变色。不到半天，孙宝已奉去职之旨。那时匈奴久与汉室和亲，未扰边界，闻得汉朝真的出了圣人，慌忙也来进贡。王莽见了番使，偶然问及："王嫱的二女，是否尚存？"番使答称："王嫱二女，现已适人，平安无恙。"王莽说道："王昭君系天朝遣嫁，既有二女，理应令她们入京省视外家。"番使又答称："俟使臣回国，奏知单于，再当奏报。"王莽重赏番使。番使回去，不到三月，匈奴单于囊知牙斯，果如王莽之意，特遣王嫱长女云，曾号须卜居次的，入朝谒圣。一至关门，就有关吏飞报上闻。王莽大悦，即令沿途官吏，妥送至京。太皇太后一见须卜居次，虽是胡服，面貌极似昭君，已经大乐。又见她言语礼节，均能大致如仪。这一喜非同小可，命她旁坐，问长问短，赏赐许多珍宝，住了多日，方才送她回国。这件事情，又赞王莽功劳。太皇太后还说，从前小昭君要见乃姊一面，何等繁难，后来仅得乃妹一书了事。现在其女居然来回娘家，这真是我们侄儿的德化了。王莽乘机奏道："皇上虽仅十二三岁，近来皇室乏嗣，应请早为大婚。"太皇太后笑道："汝有一女，尚属美丽，何不配与皇帝，弄个亲上加亲？"王莽听了，正中下怀，便不推却，即日成婚。成婚以后，太皇太后因见王莽现为国丈，欲将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，赐与王莽。王莽力辞。王莽之妻私问道："太后赐田，何故不受？"适值王莽酒醉，便漏出一句心腹话来道："天下之田，皆我所有，何必她赐呢！"其妻会意，不再多言。没有多时，群臣又请赐给王莽九锡典礼，太皇太后又如所奏。王莽也不逊谢，直受而已。又过年余，王莽闻得女儿之言，始知平帝渐有知识，背后怨他不令母子相见。王莽陡然起了毒念，暗用毒酒，献与平帝，不到半日，便已呜呼。王莽知道驾崩，心里虽是快活，还要说道："何不早言，老臣真愿替死。"大家听了此言，无不匿笑。王莽此时哪管众人议论，竟自作主，即立宣帝玄孙，名叫婴的为嗣。年仅两岁，当然不能治国。王莽便想摄政。忽有前辉光谢嚣奏称："武功县长孟通浚井得白石，上有丹书，文曰：'告安汉公莽为皇帝。'"前辉光就是长安地名，王莽曾改定官名，及十二洲郡县界，划分长安为前辉光、后承烈二郡。谢嚣本为王莽所荐，因即揣摩迎合，捏造符命。王莽急令王舜转白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听了此语，也会作色道："这乃是欺人之谈，哪能相信？"王莽一见太后不允，也作色道："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！"王莽亦不

过想借此镇服天下，并无别意。太皇太后听了，不得已下诏。内中最可笑一句是云："为皇帝者，乃摄行皇帝之事也。"真是自欺欺人。王政君之罪，却不容恕了。当时群臣接了诏书，酌定礼仪。安汉公当服天子衮冕，负扆践祚，南面受朝，出入用警跸，皆如天子制度。祭祀赞礼，应称假皇帝，臣民称为摄皇帝自称臣妾，安汉公自称曰予，朝见太皇太后、皇帝、皇后，仍自称臣。这种亘古未有的谬妄礼节，奏了上去，有诏许可。转眼已是正月，即改号为居摄元年。王莽戴着冕旒，穿着衮衣，坐着鸾驾，到了南郊，躬祀上帝，然后返宫。又过数月，方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，号为孺子；尊平帝后为皇太后；使王舜为太傅佐辅，甄丰为太阿右拂，甄邯为太保后承。王莽亲信，虽得安然升官，谁知刘氏子孙不服，外面已经起兵，前来讨伐。此人是谁？乃是安众侯刘崇，系长沙定王刘发的六世孙。刘发即景帝之子，闻得王莽为假皇帝，乃与相臣张绍商议道："王莽必危刘氏，天下虽知莽奸，可是没人发难。我当为宗族倡义，号召天下，同诛此贼。"张绍听了，极端赞可。刘崇只知仗义，不顾利害，于是率兵百人，进攻宛城。那知宛城的守兵，倒有数千，已经胜过刘崇人数数十倍之众，任你刘崇如何有勇，所谓寡不敌众。一战之下，刘崇、张绍二人，可怜俱死乱军之中。刘崇族叔刘嘉，张绍从弟张竦，幸而脱逃，留得性命。只恐王莽追究，反去诣阙谢罪。王莽因欲笼络人心，下诏特赦。张竦能文，又替刘嘉做了一篇文字，极力称谀王莽，且愿潴崇宫室，垂为后戒。王莽大喜，立即批准，褒奖刘嘉为率礼侯，张竦为淑礼侯。廷臣上奏，说是刘崇叛逆，乃是摄皇帝权力太轻，应将臣字除去，朝谒两宫，也称假皇帝。太皇太后只得许可。旋有广饶侯刘京、车骑将军千人扈云，上书言瑞，应请假皇帝为真皇帝。倘若不信，但看亭中发现新井，便知天命。王莽大喜，奏知太皇太后，自言天意难违，应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。太皇太后此时方知自己眼瞎，引虎伤身。但是权操王莽之手，不能不从。及至初始元年十二月朔，王莽率领群臣至高庙，拜受金匮神禅，还谒太皇太后，又捏造一派胡言。太皇太后正拟驳斥，王莽不管，早已上殿登基去了。当日即定国号曰新，并改十二月朔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。服色旗帜尚黄，牺牲尚白。此诏一出，群臣争呼新皇帝万岁。

王莽自思身为天子，也不枉平生的假行仁义，苦力经营。惟传国御玺，尚在太皇太后手中，应该向她取来，方算大功告成。即召王舜入宫，嘱咐数语。王舜奉命，直至长信宫中，立向太皇太后索取御玺。太皇太后跺足大骂王舜道："汝等父子兄弟，受汉厚恩，并未答报，反敢助纣为虐，来索国玺，人面兽

心之徒，恐怕狗彘也不肯食尔等之肉。莽贼既托言金匮符命，自作新皇帝，尽可去制新玺，要这亡国玺何用！我是汉家的老寡妇，决与此玺同葬，尔等休得妄想！”边说，边已泣涕不止。旁立侍女，无不下泪。王舜见此惨境，也觉唏嘘。过了一霎，方申请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臣等无力挽回，不过新皇帝业已登基，倘若必欲此玺，太后岂能始终不与的么？”太皇太后沉吟半晌，竟去取出御玺，狠命的掷在地上，复哭骂道：“我老将死，且看汝辈能不灭族否？”王舜无暇答言，忙向地上拾起御玺，急去呈与王莽。王莽一见御玺角上碎了一块，问明王舜，始知被太皇太后掷碎，不得已用金补就，终留缺痕。此玺乃是秦朝遗物，由秦子婴献与高祖，高祖传与子孙，至是暂归王莽。最奇怪的是，此玺一得一失，都在名婴的人物手中，难道婴字这般不利于皇室的么？这是空谈。单说当时王莽得玺之后，总算尚有良心，即改称太皇太后为新室父母皇太后。不久便废孺子婴为安定公，号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。于是西汉遂亡。总计前汉凡十二主，共二百一十年。至于王莽自幼至壮，由壮至老，蓄心制造名誉，窃得汉室天下，是否能够久长，以及孝元、孝平两后，暨孺子婴等人，如何结局，须在下回叙明。正是：

刘家亡国虽然惨，汉室中兴尚有为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　春色撩人茜窗惊艳影　秋波流慧白屋动相思

历史小说是根据事实而做的，不可杜撰。正史根据事 实，分了前汉后汉，这部《汉宫》，也不能不有个分际。自 从本回起，就是后汉的开始了。为便于读者醒目起见，先行 表明一下。却说九十春光，绿肥红瘦，风翻麦浪，日映桃 霞。杨柳依依，频作可怜之舞；黄莺恰恰，惯为警梦之啼。梅 子欲黄，荼蘼乍放，在这困人天气的时候，谁也说是杜宇声 嘶，残春欲尽，是人生最无可奈何的境界了。那一片绿荫连 云的桃杏林子里面，不免令人想起杜牧之寻春较迟之叹！那些 初结蓓蕾的嫩蕊，却还迎着和风，摇摆个不住，里面曲曲弯弯 露出一条羊肠小路，好象一条带子，环屈在地上一样。这时 只有一群不知名的小鸟，在树干上互相叫骂，似乎怪老天忒 煞无情，美满的春天，匆匆地便收拾去了。此时忽然又来着 一种得得得的步履声音，从林里面发将出来，那一群小鸟，怪害怕的登时下了动员令，扑扑翅膀便飞去了。停了半晌，才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从里面踅了出来，他一面走，一 面仰起头来，四处盼望，不时地发出一种叹息的声音，料想 着一定是触景生情，中怀有感。当下他懒洋洋的走出树林。面前便是一条小溪，右面架着一座砖砌的小桥，他走到桥上，俯视溪水澄清，一阵微风，将那溪边的柳絮，吹得似下雪般飞入水中，水里鱼儿，便争先恐后的浮上来唼喋。他蹲下身子，熟视了好久，直等那鱼儿将杨柳花唼喋尽了，摇摇摆摆的一哄而散，他才怅怅地站了起来，背着手，仍是向桥那边慢慢踱去。没几步路，前面一道，却是蔷薇障在前面横着，他绕着蔷薇障一直走了过去，到了尽头之处，便是一簇一簇的荼蘼花架。前面在那众绿丛中，隐隐的露出红墙一角。他立定脚步，自言自语道："我也太糊涂了，怎的好端端的跑到人家的花园里来做什么呢？"他说罢，便回过身来，想走了出去。谁知花园里甬道很多，走了半天，不独没有钻出来，反而钻到院墙的跟前去了。他便立定脚，向四面认一认方向。可是他一连认了好几次，终于没有认出方向来，他暗暗的纳闷道："这真奇了！明明是

从那面一条甬道走进来的，怎么这会就迷了方向，转不出去呢？假使被人家看见了，问我做什么的，那么怎样回答呢？岂不要使人家叫我是个偷花贼吗？不好不好，赶紧想法子钻了出去，才是正经。迟一些儿，今天就要丢脸。"他想到这里，心中十分害怕，三脚两步的向外面转出来。说也不信，转了半天，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，还是在方才站的那个地方。他可万分焦躁，额上的汗珠黄豆似的落个不住，霎时将那一件鹅黄的直摆，滴得完全湿了。他立在一棵杨柳树的下面，呆呆的停了半晌，说道："可不碰见鬼了么？明明的看见一座小桥在那边，怎么转过这两个荼蘼架子，就不见那小桥呢？"他没法可想，两只眼睛，不住的在四边闪动，满想找一条出路好回去。谁知越望眼越花，觉得面前不晓得有多少路的样子，千头万岔，纡曲回环，乱如麻缕。他气坏了，转过头来，正想从南边寻路，瞥见一带短墙蜿蜒横着，墙上砌着鹿眼的透空格子。那短墙的平面上，挨次放着吉祥草万年青的盆子。隐隐的望见里面万花如锦，姹紫嫣红，亭台叠叠，殿角重重，他不知不觉的移步近来，靠着短墙，向里面瞧了一会，瞥见西南角上有几个十五六岁的丫头，在那里寻花折柳的游玩。他心中一想，我转了半天，终没有转了出去，倒不如去问问她们，教她们指点指点，或者可以出去。他想到这里，壮着胆，循着短墙，一直往那几个丫头的所在绕来。一刻儿，到了那几个丫头玩耍的所在，不过只隔着一层墙，所以一切都能看得清楚。他屏着气，先靠着墙上面的篱眼向里面瞧去，只见一个穿红绢袄子的丫头，和一个穿月白色衣裳的丫头，坐在草地数瓦子。还有一个穿酱紫色小袄的丫头，大约不过十二三岁的光景，头上梳着分心双髻，手里拿一把宫扇，在那里赶着玉色蝴蝶。那一只蝴蝶，被她赶得忽起忽落，穿花渡柳的飞着。她可是赶得香汗淋淋，娇喘细细，再也不肯放手。一手执着扇子，一手拿出一条蛇绿的绢帕来，一面拭汗，一面赶着。这时坐在地上的穿红绡的丫头，对穿白月色的丫头笑道："你看那个蹄子，是不是发疯了；为着一只蝴蝶儿，赶得浑身是汗，兀的不肯放手，一心要想扑住，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么？"那穿月白色的也笑道："她发疯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尽管去说她做什么？今天让她去赶够了，但看她扑着扑不着？"她两个有说有笑的，那个扑蝶的丫头，一句也没有听见，仍旧轻挥罗扇，踏着芳尘的去赶那蝴蝶，又兜了好几个圈子。好容易见那只蝴蝶落到一枝芍药花上，竖起翅膀，一扇一合的正在那里采花粉，她嘻嘻的笑道："好孽障，这可逃不了我的手了。"她蹑足潜踪的溜到那蝶儿的后面举起扇子，要想扑过去。那一只蝶儿，竟象

屁股生了眼睛一样，霎时又翩翩的飞去了。她一急，连连顿足道："可惜可惜！又将它放走了。"她仍然不舍，复又跟着那一只蝶儿，向西赶来，走未数步，她被一件东西一绊，站不住，一个跟斗，栽了下去，正倒在一个人的肩上。她睁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穿红绡的丫头。她连忙爬了起来，对着那个穿红绡的丫头，嗤嗤憨笑。那个穿红绡的，正坐在地上弄瓦子弄得高兴，冷不提防她凭空往她身上一栽。她可是吓得一大跳，仔细一看，便气得骂道："瞎了眼睛的小蹄子，没事兀的在这里闯的是什么魂？难道我们坐在这里，你没有看见吗？"那个扑蝶儿的笑道："好姐姐！我因为那只蝶儿实在可爱，想将它扑来，描个花模子；可是我费尽力气，终于没有扑到。刚才委实没有看见，绊了一个跟斗，不想就掼在你的身上。"她听了便用手指着骂道："扯你娘的淡呢，谁和你啰嗦，马上告诉小姐去，可是仔细你的皮。"那个扑蝶的丫头听了这话，登时露出一种惊惶的神气来，忙着央告道："好姐姐！千万不要告诉小姐。你若是一告诉，我可又要挨一顿好打了。"她答道："你既然这样的害怕，为什么偏要这样的呢？"她慌的哀求道："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"那个穿月白的丫头笑道："痴货，你放心吧！她是和你开玩笑的，决不会回去把你告诉的。"她听得这句话，欢喜得什么似的，跳跳跑跑的走开，一直向西边墙根跑来。她一抬头，猛的看见一个人，在墙外向着篱眼望个仔细。她倒是一惊，忙立定脚，朝着墙外这个人问道："你是哪里来的野男子？跑到我们家园里面来做什么呢？可是不是想来偷我们的花草的？"坐在地上的两个丫头，听她这话，连忙一齐站起来，向他一望，同声问道："你这野汉子，站在墙外做什么勾当？快快的说了出来！如果延挨，马上就喊人来将你捆起来，问问你究竟想干什么的？"他站在墙外，看见她们游戏，正自看得出神，猛的看见她们一个个都是怒目相向，厉声责问着，六只星眼的视线，不约而同的一齐向他的脸注着，他可是又羞又怕，停了半晌答道："对不住，我因为迷失路途，想来请姐姐们指点我出去。"内一个丫头笑道："迷路只有陌上山里可以迷路，从没听过迷到人家园里来的。"他急道："我要是在山里陌上，反倒没有迷过路；可是你们园里，我进来的时候，倒不晓得是个家园；后来看见有了许多的荼蘼架子，才知道是家园。我原晓得家园里外人不能任意游玩的，所以我忙要回去，谁知转了好久，竟转不出去了。千万请姐姐们方便怎个。"那扑蝶的小丫头笑问道："那个高鼻子的汉子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们，马上将你送出去。"他连忙道："我姓刘名秀，字文叔，我家就住在这北边春陵白水村。"话还未

了，那个穿红的笑道："这个痴丫头真好老脸，好端端的问人的名姓做什么，敢是要和他做亲不成？"那个扑蝶的小丫头听了这话，登时羞得满面通红，低着粉颈，只是吃吃的憨笑。那穿月白的向她说道："明姐，你去问问那个汉子。"她连忙答道："他方才不是说过迷路的吗，又去问他做什么呢？你出园引他出去吧！"那穿月白的笑道："你既然会说，你何不去引他出去呢？"明儿笑道："我又不认得他，怪难为情的，教我怎样送法呢。雪妹，还是你送他出去吧！"雪儿笑道："谁愿意去，你自己不去，又何苦来派别人呢？依我说，不如叫碧儿送他出去吧！"明儿笑道："正是正是。我倒忘记了她了，叫她去一定是肯去的。"忙向扑蝶的笑道："碧妹！你送那高鼻子出去吧！"碧儿笑道："怎么送法？"明儿道："你个痴丫头，真个死缠不清，年纪长得这么大了，难道送人都不会送吗？"碧儿急道："你们又不说明白，教我将他送到哪里去呢？"雪儿道："啐！谁和你缠不清，你不送就是了，扯你娘的什么淡！马上回去，明姐把你告诉小姐，少不得又要打得个烂羊头。"碧儿急得满头绯红，几乎要哭了出来，停了一会子，说道："你们只是摆在自己的肚皮里，又不来告诉我，教我怎样送法？还说我不肯呢。"她说着，便向刘文叔问道："那个高鼻子，你是到哪里去的？"刘文叔忙道："我是要回到白水村去，你如肯送我出去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"碧儿听了这话，便对她们哭道："好姐姐，请你们送他去罢！我实在不知什么白水村黑水村在哪里。"雪儿笑道："呸！不送就不送，哭的什么？谁又教你送他到白水村去呢，不过叫你将他引出花园就完事了。"碧儿听了这话，忙拭泪笑道："我晓得了，去送去送！"她便动身向北面走来，刚走了几步，猛可里听得娇滴滴的一声呼唤道："碧儿！"她连忙止住脚步，回转身来，对她们说道："姐姐们听见么？这可不能再怪我不送那个高鼻子了。现在我要到小姐那里去了。"她说着，便顺着花径弯弯曲曲的向东南角一座两间的小书斋里走去。

刘文叔在墙外听见碧儿肯送他出去，心中自是欢喜。猛听得有人将她唤去，他却将一块石头依旧压在心上，料想这雪儿明儿一定是不肯送他出去的。没奈何打起精神，等碧儿再来，好送出去。他想到这里，那两只眼睛不知不觉的将碧儿一直送到书斋里。她进去了一会子，北边一扇窗子，忽然有人推开。他便留神望去，只见窗口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，打扮得和天仙一样，更有那整整的庞儿，淡淡的娥眉，掩覆着一双星眼，鼻倚琼瑶，齿排贝玉，说不尽千般娇艳，万种风流，把个刘文叔只看得眼花缭乱，噤口难言。禁不住

暗自喝彩道："好一个绝色的女子！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遭儿看见这样的美人。只可恨近在咫尺，不能够前去和她谈叙谈叙，一见芳泽。不知哪一位有福的朋友，能够消受如此仙姿。"他正自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瞥见她的身旁，又现出一个人来，他仔细一看，却就是刚才的碧儿。但见她和那个女子向自己指指点点的说个不了。刘文叔也晓得是说自己的，无奈只是一句不能听见，只好痴呆呆的望着她们。只见碧儿说了一阵，她闪着星眼，向自己望了一眼，这时窗门突然闭起，他怔怔的如有所失。片晌，只见那碧儿跑了出来，对她们说道："明姐，小姐教你送那个高鼻子出去呢。"明儿笑道："这可不是该应，偏偏就叫着我，倒便宜了这痴货了。"她说罢，立起来，向刘文叔道："你那汉子，你先转到后门口等我。"刘文叔听罢，连忙称谢不置，顺着短墙，向北走去。不一会，果然走到后门口，但见明儿已经立在那里等他，刘文叔便伸手一揖。明儿躲让不遑的问道："你这是什么意思？"刘文叔笑道："一者谢谢你引我出去；二者我有两句话要问你。"明儿道："有什么话可问？"刘文叔笑道："请问这里叫什么地方？你们主人姓甚名谁？"明儿笑道："我当是什么要紧事的呢，这样的打拱作揖做鬼脸子；我对你说罢，我们这里名叫杨花坞，我们家老主人去世了，只有老太太，两个小主人，一个小姐；大主人叫阴识，二主人叫阴兴。她说到这里，便住口不说了。刘文叔正想她说出她们小姐的芳名来，不想她不说了，连忙问道："姐姐！我还要请问你，你家小姐芳名叫做什么？"明儿听了这话，似乎有些不大情愿的样子，扭过头，向他狠狠地瞅了一眼，冷冷的答道："你问她做甚么？闺阁里面的名字，又不应该你们男子问的。"刘文叔被她当面抢白了几句，直羞得面红过耳，片晌无言，那心里仍旧盘算个不住；陡然想出一个法子来，便笑着对明儿道："姐姐，你原不晓得，我问你家小姐芳名，却有一个原因，我有个表妹，昨天到我们家里，她没事的时候，谈起一个阴家女子来，说是住在杨花坞的，她请我带一封信给她；我想你们杨家坞，大约也不是你们主人家姓阴的，而且阴家的姑娘，又不是一个，我恐怕将信交错了，所以问问你的。"明儿凝着星眼，沉思了一会子道："你这话又奇了，这杨花坞只有我们主人一家，姓阴的更没有第二家的；我家也只有一个小姐，名叫阴丽华。"刘文叔还恐她不肯吐实，忙故意的失惊道："果真叫阴丽华吗？"明儿笑道："谁骗你呢？"刘文叔道："那就对了。"故意伸手向怀里摸信。明儿道："你先将信给我看看，可对不对？"他摸了一会，忙笑道："我可急昏了，怎的连一封信都忘记了，没有带来，可不是笑话呢？"他便对明儿笑道：

“烦你回去对你们小姐说一声，就说有个人，姓君名字叫做子求，他有信给你呢。”明儿笑道：“信呢？”刘文叔笑道：“我明天准定送来，好吗？”明儿点头，笑道：“好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再学今天这个样儿，又要累得我们送你出去了。”刘文叔摇头笑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哪里能回回象今朝这个样子呢？”她便领刘文叔绕着荼蘼架子，转了好几个圈子，一面走，一面向刘文叔说道：“你原不晓得，这荼蘼架子摆得十分奥妙，我常常听他们说，当日老太太在日时候，最欢喜栽花，许多的好花，栽到园里，不上几天，就要给强盗偷去了。后来没有法子想，就造出这些荼蘼花的架子来捉强盗，说也奇怪，没有来过的生人，撞到里面，再也摸不出去的。”刘文叔问道：“究竟是个什么顽意儿？”明儿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细细的告诉你。我们这个荼蘼花架立起来之后，一个月里，一连捉到三个偷花的强盗。那些偷花的强盗撞进来，每每转了一夜，转得力尽精疲，不能动弹，到了早上，不费一些气力，手到擒来，打得个皮开肉绽的才放了。后来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，一班偷花的强盗奉旨再也不敢来了，都说我们主人有法术将他们罩住，不能逃去。其实说破了，一点稀奇也没有。听说这荼蘼架子摆的位置，是按着什么八卦的方向，要出来只需看这架子上记号，就能出去了。”刘文叔又问道：“看什么记号呢？”明儿笑指那旁边的架子说道：“那可不是一个生字吗？你出去就寻那个有生字的架子，就出得去了。”刘文叔点头称是。一会子，走到小桥口，明儿便转身回去。刘文叔折回原路，心中只是颠倒着阴丽华，他暗想道：“我不信，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人，敢是今朝遇见神仙了吗？”没一刻，进了白水村，早见他的大哥刘縯、二哥刘仲，迎上来同声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的，整整的半天，到这时才回来？”他正自出神，一句也没有听见，走进自己的书房，一歪身子坐下。这正是：

野苑今朝逢艳侣，瑶台何日傍神仙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　妆阁重来留情一笑　幽斋数语默证三生

却说刘文叔走进书房，靠着桌子坐下，一手托腮，光是追想方才情景，这时他的两个哥哥，见他这样，都十分诧异，刘缜道："他从来没有过象今朝这样愁眉苦脸的，敢是受了人家的欺侮了吗？我们且去问问看。"说着，二人走进书房。刘仲首先问道："二弟今天是到哪里去的？"他坐在桌子旁边，文风不动，竟一个字都没有听见。刘仲向刘缜道："大哥！你看三弟今朝这个样儿，一定和谁淘气的。如果不是，为何这样的不瞅不睬？"刘缜点着头，走到他的身边，用手在他的肩上一拍，笑道："三弟！你今天敢是和哪个争吵，这样气冲斗牛的？愚兄等一连问你几声，为什么连一个字都不答我们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"他正自想得出神，不提防有人猛的将他一拍，他倒是吓得一跳，急收回飞出去的魂灵定睛一看，但见两个哥哥站在身旁问话，可是他也未曾听得清楚，只当是问他田事的呢，忙答道："瓜田里的肥料，已经派人布好；豆子田里的草，已经锄去；还有麦田里的活已动手了，只有菜子还没收，别的差不多全没有事了。"刘缜、刘仲听了他这番所答非所问的话，不禁哈哈大笑。他见他们笑起来，还只当是他们听了自己的话，赞成的呢，他便高兴起来，又说道："不是我夸一句海口，凭这六百多顷田，把我一个人调度，任他们佃户怎样的刁钻，在我的面前，总是掉不过鬼去的。"他们听了，更是大笑不止。刘文叔到了此时，还不晓得他们为的是什么事发笑的，复又开口说道："大哥二哥听了我这番话，敢是有些不对吗？"刘缜忙道："你的话原是正经，有什么不对呢？"刘文叔忙道："既然对的，又为何这样的发笑呢？"刘仲笑道："我们不是笑的别样，方才你走进门，我们两个人就问你几句，你好象带了圣旨一样的，直朝后面走，一声也不答应我们，我们倒大惑不解，究竟不知你为着什么事情这样的生气？我们又不放心，一直跟你到这里，大哥先问你，我又问你，总没有听见你答应我们一句腔；后来大哥在你肩上拍了一下子，你才开口。不想你讲出这许多驴头不对马嘴的话来，我们岂不好笑？"他听了这番说，怔怔

的半天才开口说道:“我委实没有听见你们说什么呀?”刘縯忙道:“我看你今天在田里,一定遇着什么风了;不然,何至这样的神经错乱呢?”刘仲道:“不错,不错,或者可以碰到什么怪风,也说不定,赶紧叫人拿姜汤醒醒脾。”刘縯便要着人去办姜汤。他急道:“这不是奇谈么?我又不是生病了,好端端的要吃什么姜汤呢?”刘仲道:“你用不着嘴强,还是饮一些姜汤的好,你不晓得,这姜汤的功用很大,既可以辟邪去祟,又可以醒脾开胃。你吃一些,不是很好的吗?”刘文叔急道:“你们真是无风三尺浪,我一点毛病也没有,需什么姜汤葱汁呢?”刘縯道:“那么,方才连问你十几句,也没有听见你答一句,这是什么意思呢?”刘文叔沉思了一会,记得方才想起阴丽华的事,想得出神,所以他们的话一句没有听见。想到这里,不禁满面绯红,低首无语。刘縯、刘仲见他这样,更加疑惑,便令人出去办姜汤。一会子姜汤烧好,一个小厮捧了进来。刘縯捧着,走到他身边说道:“兄弟!你吃一杯姜汤,精神马上就得清楚。”刘文叔心中暗笑,也不答话,将姜汤接了过来,轻轻的往地下一泼,笑道:“真个这样的见神见鬼了。我方才因为想了一件事情,想得出神,所以你们问我,就没有在意,你们马上来乱弄了。”刘縯笑道:“既然这样,便不准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发呆,要随我们一同去谈谈才好呢。”刘文叔被他们缠得没法,只好答应跟他们一同走到大厅上。那一班刘縯的朋友,足有四百多人,在东西两个厢房里,以及花厅正厅上跑来跑去,十分热闹。有的须眉如雪,有的年未弱冠,胖的、瘦的、蠢的、俏的,形形色色,真个是珠履三千。刘文叔正眼也不去看他们一下子,懒洋洋的一个人往椅子上一坐,也不和众人谈话,只是直着双目呆呆的出神。刘縯、刘仲,也只当他是为着田里什么事没有办妥呢,也不再去理他,各有各的事情去了。不多时,已到申牌时候,一班厨子,纷纷的到大厅上摆酒搬菜。一会子安摆停当,那班门下客,一个个不消去请,老老实实的都来就坐。刘縯、刘仲、刘文叔三个人,和五个年纪大些的老头子,坐在一张桌子上。酒未数巡,忽有一个人掷杯于地,掩着面孔,号啕大哭,刘縯忙问道:“李先生!今天何故这样的悲伤烦恼,莫非下人怠慢先生吗?如果有什么不到之处,请直接可以告诉鄙人。”那人拭泪道:“明公哪里话来,兄弟在府上,一切承蒙看顾,已是感激不尽,哪里有什么不到之处呢?不过我哭的并非别事,因为今天得着一个消息,听说太皇太后驾崩,故而伤心落泪的。试看现在乱到什么程度了,莽贼篡位,自号新皇帝,眼看着要到五年了,不幸太皇太后又崩驾归西,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一件事啊!”有个老头子,跷起胡子叹

道："莽贼正式篡位的那一年，差不多是戊辰吧？今年癸酉，却整整六年了，怎么说是要到五年呢？"刘缜皱眉叹道："在这六年之内，人民受了多少涂炭，何日方能遂我的心头愿呢？"刘仲道："大哥！你这话忒也没有勇气了，大丈夫乘时而起，守如处女，出如脱兔，既想恢复我们汉家基业，还能在这里犹疑不决么？时机一到，还不趁风下桌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这才是英雄的行径呢。"众人附和道："如果贤昆仲义旗一树，吾等谁不愿效死力呢？"刘文叔笑道："诸公的高见，全不是安邦定国的议论；不错，现在莽贼果然闹得天怨民愁的了。但是他虽然罪不容诛，要是凭你们嘴里说，竖义旗就竖义旗，谈何容易？凭诸公的智勇，并不是我刘文叔说一句败兴的话，恐怕用一杯水，去救一车子火，结果决定不会有一点效力的。要做这种掀天揭地的大事业，断不是仗着一己的见识和才智所能成事的。老实说一句，照诸公的才干，谈天说地还可以；如果正经办起大事来，连当一名小卒的资格还没有呢。"他将这番话一口气说了到底，把一班门下客，吓得一个个倒抽一口冷气，面面相觑，半晌答不出话来。刘缜忙喝道："你是个小孩子家，晓得天多高，地多厚呢？没由的在这里信口雌黄，你可知道得罪人么？"刘文叔冷笑不语。刘缜忙又向众人招呼陪罪道："舍弟年幼无知，言语冲撞诸公，务望原谅才好！"众人齐说道："明公说哪里话来，令弟一番议论，自是高明得很，我们真个十分拜服。"刘仲道："请诸公不要客气，小孩子家只晓得胡说乱道的，称得起什么高明，不要折煞他罢。"他们正自谦虚着，刘文叔也不答话，站起身来出了席，向刘缜说道："大哥！我今天身体非常疲倦，此刻我要去睡了。"刘缜笑道："我晓得你是个生成的劳碌命，闲着一天，马上就不对了，今天可是弄得疲倦了？"他也不回答，一径往后面书房里走来，进了自己的书房，便命小僮将门闭好，自己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心中暗想道："明天去，想什么法子教那儿人出来呢？但是写信这个法子不是不好，恐怕她一时反起脸来，将这信送给他的哥哥，那么我不是就要糟糕了么？"他停了一会子，猛的又想道那阴丽华曾朝他狠狠的望了一眼的："她如果没有意与我，还能叫明儿将我送出来么？是的，她定有意与我的。可是这封信，怎样写法呢？写得过深，又怕她的学识浅，不能了解；写得浅些，又怕她笑我不通。她究竟是个才女，或者是一个目不识丁女子，这倒是一个疑问了。她是个才女，见了我的信，任她无情，总不至来怪罪我的；假若是个不识字的女子，可不白费了我一番心思，去讨没趣么？"他想到这里，真个是十分纳闷。停了一会，忽然又转过念头道："我想她一定是个识字的才子，只

听明儿讲话大半夹着风雅的口吻；如果她是个不识字的，她的丫头自然就会粗俗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不觉喜形于色，忙到桌子跟前，取笔磨墨，预备写信给她。他刚拿起笔来，猛然又转起一个念头来，忙放下笔，说道："到底不能写信，因为这信是有痕迹的，不如明天去用话探试她罢。"他又踱了一回，已有些倦意，便走到床前，揭开帐子，和衣睡下。那窗外的月色直射进来，他刚要入梦，忽听得窗外一阵微风，将竹叶吹得飒飒的作响。他睁开睡眼一骨碌爬起来，便去将门打开，伸头四下一张，也不见有什么东西，只得重行关好门，坐到自已的床边，自言自语道："不是奇怪极了？明明的听见有个女人走路的声音。还夹着一种环佩的响声，怎么开门望望，就没有了呢？"他正自说着，猛可里又听得叮叮当当的环佩声音，他仔细一听，丝毫不错，忙又开门走出去，寻找了一回，谁知连一些影子也没有。他无奈，只得回到门口，直挺挺立着，目不转睛的等候着，不一会果然又响了，他仔细一听，不是别的，原来是竹叶参差作响。他自己也觉得好笑，重行将门关好，躺到床上，可是奇怪得很，一闭眼睛就得看见一个满面笑容的阴丽华，玉立亭亭的站在他的床前，他不由的将眼睛睁开来瞧瞧，翻来复去一直到子牌的时候，还未曾睡着。几次强将眼睛闭起，无奈稍一合拢来，马上又撑了开来。不多时，东方已经渐渐的发白。他疲倦极了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合起眼来，真的睡着了。

再说那明儿回去，到了阴丽华的绣楼上，只见丽华手托香腮，秋波凝视，默默的在那里出神。明儿轻轻走过来笑道："姑娘，我已经将那个高鼻子送出去了。"丽华嫣然一笑道："人家的鼻子怎样高法呢？"明儿笑道："姑娘，你倒不要问这人的鼻子，委实比较寻常人来得高许多哩！"丽华笑道："管他高不高，既然将他送了出去就算了，还噜嗦什么呢？"明儿笑道："我还有一件事情，要来禀知姑娘，不知姑娘晓得吗？"丽华笑道："痴丫头，你不说我怎么能晓得呢？"明儿笑道："我送那高鼻子出去的时候，他曾对我说过，他有个表妹，名字叫什么君子求，她写一封信要带给你，我想从没有听见过一个姓君的是你的朋友呀！"丽华笑道："你说什么，我没有听得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"明儿道："你有没有一个朋友姓君的？"丽华方才入神，忙问道："他叫什么名字？"明儿道："叫做君子求，他有一封信要带给你。"她听了这话，皱着柳眉，想一会道："没有呀。"明儿笑道："既然没有，为什么人家要寄信给你呢？那个高鼻子说得千真万真，准于明天将信送得来，难道假么？"她仔细的一想，芳心中早已料瞧着八九分，可是她何等的机警，连忙正色对明儿道："这个姓君

的，果然是我的好友；但是她和我交接的时候，你们大主人与二主人皆不晓得，现在她既然有信来，你可不能声张出去的，万一被他们晓得，一定要说我不守规矩，勾朋结类的了。”明儿哪里知道就里，连连的答应道：“姑娘请你放心，我断不在别人面前露一言半句的。”丽华大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明天早上就到园里去守他收信，切切！”明儿唯唯答应，不在话下。

岔回来，再表刘文叔一梦醒来，不觉已到午时，望日当窗，那外面的鸟声，叫得一团糟似的。他披衣下榻，开门一望，只见炊烟缕缕，花气袭人，正是巳牌的时候。他懒洋洋的将衣服穿好，稍稍的一梳洗，便起身出门，到了五杀场上，看见刘縯，带着二千多名乡勇，在那草地上操练呢，他也没心去看，一径走到豪河口的吊桥上。刘縯见他出来，正要和他说话，见他走上吊桥，似就要出村去的样子，不由的赶上来劝道：“兄弟，你昨天已经吃足辛苦了，今天又要到哪里去？”他冷冷的答道：“因为这几天身上非常不大爽快，所以住在家里气闷煞人，还是到外面去跑跑的好。”刘縯道：“游玩你尽管游玩，不过我劝你是不要操劳的为妙。田里的各事，自然有长佃的是问，需不着你去烦神的。他们如果错了一些儿，马上就教他们提头见我。”刘文叔笑道：“话虽然这样的说，但是天下事，大小都是一样的，待小人宜宽，防小人宜严，要是照你这样的做去，不消一年，包管要怨声载道了。”刘縯笑道：“你这话完全又不对了，古话云，赏罚分明，威恩并济，事无不成的。如果一味敷衍，一定要引起他们小视了。”刘文叔笑道：“你这话简直是错极了，用佃户岂能以用兵的手段来应付他们？不独不能发生效力，还怕要激成变乱呢！”刘縯被他说得噤口难开，半晌才道：“兄弟的见识，果然比我们高明得多哩！”刘文叔此刻心中有事，再也不情愿和他多讲废话，忙告辞了。出得村来，顺着旧路，仿仿佛佛的走向南来。不一会，又到了那一条溪边的小桥上面，可怪那些小鸟和水里的鱼儿，似乎已经认识了的样子，一个个毫不退避，叫的、跳的、游的、飞的，象煞一幅天然的图画。他的心中是多么快活，多么自在，似乎存着无穷的希望，放在前面的样子，两条腿子也很奇怪，走起来兀的有力气。不多一会，早到了她家的后园门口，只见后门口立着一个丽人，他心中大喜道：“这一定是丽华了。”三步两步的跑了过去，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明儿。但见她春风满面的，第一句就问道：“你的信送来了吗？”他故意答道：“送是送来，但是我们小姐说过的，不要别人接，需要你们家小姐亲自来接信才行呢。”明儿笑道：“你这人可不古怪极了！任你是什么机密的信，我又不去替你拆开，怕什么呢？”

刘文叔笑道："那不行的，因为我们的小姐再三叮咛，教我这封函，千万不可落到别人的手里。我是抱定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的宗旨。姐姐，请你带你们的小姐出来，我好交信与她。"明儿强他不过，只得向他盯了一眼，说道："死人，你跟我进来吧！"他听了这话，如同奉了圣旨一样，轻手轻脚的跟着她走进园去。不多时，走到书房门口，明儿对他道："烦你在这里等等，我去带小姐马上就来。"他唯唯答应，她便起身去了。刘文叔在书案上翻看了一会，等得心焦，忙出书房，张目向前面望去。猛可里听见西南角上呀的一声，他抬起头来，凝神一望，只见楼窗开处，立着一个绝代佳人，他料想一定是阴丽华毫无疑义了。但见她闪着秋波，朝刘文叔上下打量个不住，最后嫣然一笑，便闭了楼窗。这一笑，倒不打紧，把个刘文叔笑得有痒没处搔，神魂飞越，在书房里转来踱去，象煞热锅上蚂蚁一样。等了一会，伸出头来，望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他满心焦躁道："明儿假使去报告他家主人，那就糟了！"忽然又转过念头道："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方才她朝我一笑，显系她已得明儿的消息，才能这样的。"又等了半晌，突闻着一阵兰麝香风，接着又是断断续续一阵环佩的声音，从里面发了出来，他暗暗的欢喜道："那人儿来了。"不多时，果见明儿在前面领着路，但见她婷婷袅袅的来了。刘文叔这时不知怎样才好，又要整冠，又要理衣，真是一处弄不着。霎时她走到书房门口，停了停，便又走了进来，娇羞万状，默默含情。刘文叔到了这时，一肚子话尽化到无何有之乡，张口结舌，做声不得。明儿对他说道："这是我们的小姐，先生有什么信儿，可拿出来吧？"刘文叔忙抢上前躬身一揖，口中道："请屏退侍从，以便将信奉上。"阴丽华宫袖一拂。明儿会意，连忙退出。她娇声问道："先生有什么信，请拿出来吧！"这正是：

休道落花原有意，须知流水亦多情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　协力同心誓扶汉室　翻云覆雨初入柔乡

却说刘文叔见她问话，低声答道："久慕芳名，昨于无意中得瞻仙姿，私怀幸慰！故以寄信为题，借此与玉人一亲芳泽，虽死亦愿矣。但素昧平生，幸勿责我孟浪，则衔感无胜。"阴丽华听了这番话，只羞得粉面飞红，低垂螓首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。他也不便再说，俩人默默的一会子，刘文叔偷眼看她那种态度，愈是怕羞，愈觉可怜可爱。他情不自禁的逼近一步，低声问道："小姐不答，莫非嗔怪我刘某唐突吗？"阴丽华仍是含羞不语。他恐怕马上要有人来，坐失此大好的机会，大胆伸手将丽华的玉手一握，她也不退避。刘文叔见了这种光景，加倍狂浪起来，一把将她往怀中一搂，接了一个吻，说道："亲亲！你怎么这样的怕羞呢？此地也没有第三个人在这里，是否敢请从速一决。"她躲避不迭，不觉羞得一双星眼含着两包热泪，直要滚了下来。他见她这样情形，忙放了手说道："小姐既不愿与某，可以早为戒告，某非强暴者流，就此请绝罢！"他撒开手便要出来。阴丽华忙伸出玉腕将他拉住哭道："我曾听古人有云，女子之体，价值千金，断不能让男子厮混的。我虽然是个小家女子，颇能知些礼义。家兄为我物色至今，完全碌碌之辈，不是满身铜臭，便是纨绔气习，俗气逼人，终未成议。昨日在此地见君，早知非凡人可比，但今朝君来，我非故意作态，一则老母生病未愈，二则家兄等俱在母侧，倘有错失，飞短流长，既非我所能甘受，与君恐亦不宜。"他听了这番话，知道她已误会，忙答道："小姐，你可错疑我了。鄙人方才的来意，不过完全是征求尊意，是否能够下顾垂爱，别无其他的用意的。我非是那一种轻薄之辈，专以肉欲用事的。"她回悲作喜道："这倒是我错怪你了，不知你还肯原谅我吗？"刘文叔笑道："小姐，哪里话来！小姐肯怜惜我，我就感激不尽了，何敢说个怪字呢。"她道："我们坐下来谈罢！"刘文叔唯唯的答应，便走向左边的椅子上坐下。她便将明儿喊来，附耳谈了几句。明儿点头会意，又将刘文叔瞟了一眼，方才出去。她从容地坐下，方展开笑靥问道："刘先生胸怀大志，将来定能做一番轰

轰烈烈的大事业的。眼见中原逐鹿，生灵涂炭，莽贼窥窃神器，转眼六年，芸芸众生急待拯救，不知先生将用何种方针，去恢复汉家的基业呢?"她说罢，凝着秋波，等他回答。刘文叔听她说出这番话，不禁十分敬爱，不由的脱口答道:"吾家基业，现不必论，终有恢复之一日。丈夫处事，贵于行，而不贵乎言，言过其实，非英雄也。敝人的志愿，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娶阴!"他说到这里，忙噎住不响，知道自己失言，登时面泛红光。她听他刚说到一个阴字，便噎住了，自己还不明白吗?也羞得面泛桃花，低首无语。刘文叔忙用了话岔开去。二人又谈了一会，刘文叔虽然是个年未弱冠的少年，但是他的知识却过于常人，一举一动都深有含蓄，比较他的两个哥哥真有天渊之别。今日见了阴丽华，觉得她没有一处不可爱。看官，这个爱字，与情当然是个搭档的，情与肉欲，又差到多少路程呢?看官一定能够了解的。我再进一步说，这爱与情，情与肉欲，至多间隔着一毫一发吧。任他是什么人，一发生了爱，自然就会有情了;有了情，那必从肉欲这条道路上走一下子，才算是真情呢!谁说我这话说得不对，他就是个大骗子。为什么呢?肉欲也是情之一种，也就是情的收束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文。刘文叔和她谈了一阵子，只见阴丽华朱唇轻启，爽若悬河，句句动容，矢矢中的。他可是把那爱河的浪花，直鼓三千尺，按捺不定，低声问道:"我能够常常到此地来聆教聆教吗?"她微笑不答，伸出纤纤玉腕拿起笔来，就在桌上写了四个字。他眼近来一看，乃是关防严密;他也提起笔来在手心里写了六个字，何时方可真个，伸出手来向她示意。她闪着星眼一看，不觉红晕桃腮，娇羞不胜，复提起笔来在玉掌上面写了一行字，向刘秀示意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"明酉仍在此候驾"。他看罢心中大喜，便向她说道:"蒙允感甚!但是现在因为还有许多事情，要回去料理，明日届时过来候驾，今天恕我不陪了。"她含羞微笑道:"你今天出去，可要不要着人送你?"他忙道:"不需不需!"她将明儿唤了进来，说道:"你将刘先生送出园，快点回来，我在这里等候你呢!"明儿诺诺连声的送着刘文叔走出书房，一直将他送到园门口。刘文叔依依不舍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她倚着花栏，还在那里朝自己望呢。他可是站住不走了。明儿道:"先生，你今天和我们小姐谈些什么话?"他笑道:"不过谈些平常的话罢了。"明儿摇头笑道:"你不要骗我，我不信。"她说着，斜睇星眼，盯着刘文叔。文叔笑道:"好姐姐!你不要告诉人家，我就说了。"明儿忙答道:"我不去告诉人，你说吧!"他笑道:"好丫头，你们小姐许给我了。"明儿诧异问道:"这话从何说起，怎的我们一些也不知道呢?"

他笑道："要你们知道，还好吗？"明儿笑道："呸！不要我们知道，难道你们还想偷嘴吗？"刘文叔禁不住笑道："好个伶俐的丫头，果然被你猜着了。"明儿又问道："敢是你们已经……"她说了半句，下半句说不下去了，羞得低着头只是发笑，刘文叔见她这样子，不由的说道："不瞒你说，虽然没有到手，可是到手的期限也不远了，明天还要烦你神呢！"明儿问道："明天又烦我做什么？"刘文叔笑道："你和我走出园去，告诉你。"二人便出了园，文叔便将方才的一番话，完全告诉了她，把个明儿只是低头笑个不住道："怪不得两个人在书房里，咕咕叽叽谈了半天，原来还是这个勾当呢！好好好！我明天再也不替你们做奴婢了！"刘文叔忙道："好姐姐，那可害了我了，千万不能这样！总之，我都有数，事后定然重重的报答你，好吗？"明儿笑问道："你拿什么来谢我呢？"刘文叔笑道："你爱我什么，便是什么。"明儿指着他羞道："亏你说得出，好个老脸！"她说罢，返身进去，将门闭起。他高高兴兴的认明了方向，顺着有生字的荼蘼花架，走了出去。到小桥边，又看了一回风景，才寻着原路回来。肚中已觉得饿了，忙叫童儿去拿饭来，胡乱吃了些。才放下饭碗，就有两个老佃长进来禀话，见了刘文叔，两个老头子一齐跪下。刘文叔慌忙下来将他们扶起来，说道："罪过罪过！这算什么！你们有话简直就坐下来说就是了，何必拘这些礼节呢？"一个老头子捋着胡子叹道："我们今天到这里来，原来有一桩要紧事情，要讨示下。"刘文叔道："什么事情？你们先坐下来，慢慢的说罢。"两个老头子同声嚷道："啊也，我们佃户到这里来，断没有坐的道理，还是站着说罢。"刘文叔忙道："二位老丈，这是什么话？赶紧坐下来，我不信拘那些礼节，而且我们又不是皇帝家，何必呢？"两个老头子，又告了罪，方才坐下。刘文叔问道："二位老丈，今天难道有什么见教吗？"东边花白胡子的先答道："小主人！你还不晓得？现在新皇帝又要恢复井田制了；听说北一路现在都已实行了，马上就要行到我们这里来了。我想我们一共有六百多顷田，要是分成井田，可不要完全归别人所有了吗？"刘文叔听了这话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"这话当真么？"那两个老头子同声说道："谁敢来欺骗主人呢？"刘文叔呆了半晌，跌足叹道："莽贼一日不除，百姓一日不安！"那老头子又说道："听说有多少人，现在正在反对，这事不知可能成功？"刘文叔叹道："这种残暴不仁的王莽，还能容得人民反对吗？不消说，这反对两个字，又不知杀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了！"正说话时，刘仲走了进来，听他们说了个究竟，气得三光透顶，暴跳如雷，大声说道："怕什么！不行到我们这里便罢，如果实行到我们这里，

凭他是天神，也要将他的脑袋揪下来，看他要分不要分了。再不然，好在我们的大势已成，趁此机会就此起兵，与莽贼分个高下。若不将吾家的基业恢复过来，誓不为人！”刘文叔劝道：“兄长！你何必这样的大发雷霆呢？现在还没有行到这里呢！凡事不能言过于行的，事未成机先露，这是做大事的人所最忌的。”刘仲被文叔这番话说得哑口无言，转身出去。那老头子又向文叔说道：“昨天大主人到我们那里去，教我们让出一个大空场来，给他们操兵。我想要是在冬天空场尽多，现在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哪里能有一些闲空地方呢？我当时没有回答，今天请示，究竟腾出哪一段地方做操场？”刘文叔沉思了一会，对两个老头子说道：“那日升谷旁边一段地方，现在不是空着吗？”两个老头子同声说道：“啊也，真的老糊涂了！放着现成的一段极大的空地，不是忘记了。”刘文叔笑道：“那一段空地，就是有十万人马，也不见得什么拥挤的。你们今天回去，就命人前去安排打扫，以备明日要用！”两个老头子唯唯的答应，告辞退出，一宵无话。

到了第二天一早上，那四处的乡勇，由首领带领，一队一队的向白水村聚集。不到多时，只见白水村旗帜飘扬，刀枪耀目。刘缜、刘仲忙得不亦乐乎，一面招待众首领，一面预备午饭。直闹到未牌时候，大家用饱茶饭，各处的首领纷纷出来，领着自己的人马，浩浩荡荡，直向日升谷出发。刘缜、刘仲骑马在后面缓缓的行走。他的叔父刘良，也是老兴勃发，令人扶他上马，跟去看操。到了地头，一声呼号，一队队的乡勇，排开雁阵，听候发令。那一班首领，骑在马上，奔走指挥。一时秩序齐整，便一齐放马走到刘缜、刘仲的面前，等候示下。刘仲首先问道：“秩序齐整了吗？”众首领轰天价的一声答应道：“停当了！”刘缜便向司令官一招手，只见那个司令官捧着五彩的令旗，飞马走来，就在马上招呼道：“盔甲在身，不能为礼，望明公恕罪！”刘缜一点首，那司令官便取出红旗，在阵场驰骋往来三次，然后立定了马，将手中的红旗一展，那诸首领当中有三个人，并马飞出阵场。司令官扬声问道：“来者敢是火字队的首领吗？”三人同声答道：“正是！”司令官便唱道：“第一队先出阵训练！”那个背插第一队令旗的首领，答应一声，飞也似的放马前去，将口中的画角一鸣。那东南角上一队长枪乡勇，风驰电掣的卷出了来，刹那间，只见万道金蛇，千条闪电般的舞着。司令官口中又喊道：“火字第二队出阵对手试验！”那第二队的首领，也不及答应，就飞马前来，将手中的铜琶一敲。霎时金鼓大震，一队短刀乡勇，从正东方卷了出来，和长枪队碰了头，捉对儿各显本领，

枪来刀去，刀去枪迎，只杀得目眩心骇。这时司令官又大声喊道："火字第三队出阵合击第一队。"第三队的首领早就放马过去，听司令官一声招呼，便将令旗一招。那一队铁尺兵，疾如风雨般的拥了出来，帮着短刀队夹攻长枪队，只杀得尘沙蔽日，烟雾障天。司令官将黄旗一展，霎时金鼓不鸣。那火字第三队的人马，风卷残云般退归本位，露出一段大空场来，静荡荡的鸦雀无声。这时候，忽见西边一人飞马而来。刘缜、刘仲回首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是刘文叔前来看操的。他首先一句问道："现在操过第几阵了？"刘缜答道："操过第一阵了！"刘文叔道："成绩如何？"刘缜点头微笑道："还可以。"话还未了，只见司令官口中喊道："土字第一队出阵！"那个首领背着一把开山斧，用手一招。东北上跑出一队斧头兵来，每人腰里插着两把板斧，一个个雄纠纠的挺立垓心。那首领一击掌，那些斧头兵，连忙取斧头耍了起来，光闪闪的和雪球一样。司令官又喊道："第二队出阵对手！"第二队的首领，忙将坐下的黄骠马一拍，那马嘶吼一声，只见正北上一队铜锤兵，蜂拥前来，和第一队的板斧相搏起来。此时只听得叮叮当当，响不绝于耳。战够多时，司令官取出黑旗，迎风一展，那两队土字兵慢慢的退回本位。司令官口中喊道："水字第一队出阵！"话还未了，只见正南的兵马忽地分开。这时金鼓大震，那水字队的首领用手一招，登时万弩齐发。射到分际，司令官将旗一摆，复又一招，瞥见第二队从后面翻了出来。每人都是腰悬豹皮袋，穿到垓心，一字儿立定，取出流星石子，只向日升谷那边掷去，霎时浑如飞蝗蔽空一般。司令官将白旗一竖，那流星一队兵，就地一滚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正西的盾牌手，翻翻覆覆的卷了出来。司令官又将蓝旗一招，那正南方霍的穿出一队长矛手，和盾牌手对了面，各展才能，藤牌一耍，花圈锦簇，长矛一动，闪电惊蛇。杀了多时，司令官将手中五色彩旗，一齐举起，临风一扬，四处的队伍，腾云价的一齐聚到垓心，互相排列着。就听金鼓一鸣，那五色的兵队，慢慢延长开去，足有二里之遥。司令官兜马上了日升谷，将红旗一招，三队的火字兵立刻飞集一起。司令官将五色旗挨次一招展，那五队兵霍地一闪，各归本位。胡茄一鸣，各队兵卒都纷纷散队，各首领和司令官一齐到刘缜面前，打躬请示。刘缜点头回礼，向众首领说道："诸公辛苦了！今天会操的成绩，我实在不望到有这个样子；只要诸公同心努力，何愁大事不成呢？"刘文叔忙问道："谁是流星队的首领？"只见一个小矮子近来，躬身说道："承问，在下便是。"刘文叔满口夸赞道："今天各队的训练成绩，都是不差。惟看你们这一队的成绩，要算最好了！"那个矮子只

称不敢。刘良笑道："文叔，你平素不是不大欢喜练习武功吗？今天为何也这样的高兴呢？"文叔笑道："愿为儒将，不为骁将；儒将可以安邦定国，骁将不过匹夫之勇耳。"刘良惊喜道："我的儿！看不出你竟有这样的才干！汉家可算又出一个英雄了！"大家又议论了一会，只见日已含山，刘縯便令收兵回去。一听令下，登时一队队的排立齐整，缓缓的回去。刘良等回到白水村，刘縯便请诸首领到他家赴宴谈心。

大家刚入了座，刘文叔猛的想起昨日的话来，酒也不吃，起身出席，走后门出去。幸喜刘縯等因为招待宾客，未曾介意。他趁着月光，出了白水村，一径向杨花坞而来。一路上夜色苍茫，野犬相吠，真个是碧茵露冷，花径风寒。一转眼又到阴家的后园门口，他展目一看，只见双扉紧闭，鸡犬无声，他不觉心中疑惑道："难道此刻还没人来？敢是阴小姐骗我不成？我想决不会的。或者她的家中事牵住，也未可知；再则有其他缘故，也说不定。"他等了多时，仍未见有一些动静，自言自语的道："一定是出了岔头了，不然，到这晚，明儿还不来呢？"他等得心焦，正要转身回去，猛听得呀的一声，门儿开了，他可是满肚子冰冷，登时又转了热。忙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明儿。她向他一招手，他进了园。明儿轻轻的将门关好，领着他一径向前而来。转亭过角，霎时到了丽华的绣楼。轻轻的上了楼，走进房内，但见里面陈设富丽堂皇，锦屏绣幕，那一股甜习习的香气，撞到他的鼻子里，登时眼迷手软浑身愉快。那梳妆台上，安放着宝鸭鼎，内烧沉香。右边靠壁摆着四只高脚书橱，里面安放牙签玉轴，琳琅满目，他走进几步，瞥见丽华倦眼惺忪的倚着薰笼，含有睡意。明儿向他丢下一个眼色，便退了出去。他轻轻的往她身旁一坐。这正是：

最喜今朝兼四美，风花雪月一齐收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　芍药茵中明儿行暧昧　荼蘼架下贼子窃风流

斗移星换，夜色沉沉；帘卷落花，帐笼余馨；海棠已睡，垂柳骄人。当此万籁俱寂的时候，刘文叔坐在她的旁边，用手在她的香肩上轻轻一拍，低声唤道："卿卿，我已经来了！"她微开倦眼，打了一个呵欠，轻舒玉臂，不知不觉的搭在刘文叔的肩上，含羞带喜的问道："你几时来的？"刘文叔忙道："我久已来了，不过在后园门口等了好久，才得明儿将我带来的。"她微微的一笑，启朱唇说道："劳你久等了！"文叔忙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只怪我急性儿，来得忒早了。"她问道："你受了风没有？"文叔忙道："不曾不曾！"她伸出玉手，将文叔的手一握，笑道："嘴还强呢，手冰冻也似的，快点倚到薰笼上来度度暖气！"文叔忙将靴子脱下，上了床。她便将薰笼让了出来。文叔横着身子，仰起脸来，细细的正在饱餐秀色。她被他望得倒不好意思起来，笑道："你尽管目不转睛地朝我望什么？"文叔笑道："我先前因为没有晚饭吃，肚子里非常之饿。现在看见你，我倒不觉得饿了。"她听了这话，惊问道："你还没有吃晚饭吗？"文叔笑道："日里我们家兄约会了四周的乡勇在日升谷会操，我也去看操。到了晚上我回来的时候，刚才坐下来入席，猛的想起昨天的约来，忙得连饭都没敢吃，生怕耽搁辰光。再则又怕你盼望，故而晚饭没吃就来了。"她嗤的一笑，也不答话，起身下床，婷婷袅袅的走了出去。文叔不解她是什么用意。一会她走进来，坐到床边，对他笑道："你饿坏了，才是我的罪过呢！"刘文叔忙答道："不要烦神，我此刻一些儿也不饿。"她笑道："难道要成仙了么？此刻就一些也不饿。"话犹未了，但见明儿捧了一个红漆盒子进来，摆在桌上，又倒了两杯茶，便退了出去。她轻轻的问道："太太睡了不曾？"明儿笑道："已经睡熟了。"她又竖起两个指头问道："他们呢？"明儿笑道："也睡了好久了。"她正色对文叔说道："君今天到这里，我要担着不孝、不义、不贞、不节的四个大罪名，但是贞姬守节，淑女怜才，二者俱贤。照这样看来，我只好忍着羞耻，做这些不正当的事情，惟望君始终要与今朝一样，那就不负我的一片私心

了。"刘文叔忙道："荷蒙小姐垂爱，我刘某向后如有变卦，"他刚刚说到这里，阴丽华伸出纤纤的玉腕，将他的口掩着笑道："只要居心不坏，何必指天示日，学那些小家的样子做什么呢？现在不需罗嗦了。明儿刚才已经将点心拿来，你不嫌粗糙，请过去胡乱吃一些罢。"文叔也不推辞，站起来，走到桌边坐下。她跟着也过来，对面坐下，用手将盖子揭去。只见里面安放着各种点心，做得非常精巧。她十指纤纤用牙箸夹了些送到他的面前。文叔一面吃着，一面细细认着，吃起来色香味三桩，没有一桩不佳，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也不好意思去问她，只好皱着眉毛细细的品着味道。她见文叔这样，忙问道："敢是不合口吗？"文叔笑道："极好极好！"她道："不要客气罢！我知道这里的粗食物，你一定吃不来的。"文叔道："哪里话来，这些点心要想再比它好，恐怕没有了。"她笑道："既然说好，为什么又将眉毛皱起来呢？这不是显系不合口吗？"刘文叔悄悄的笑道："我皱眉毛原不是不合口；老实对你说一句，我吃的这些点心一样也认不得，所以慢慢的品品味道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做的。"她听了笑道："原来这样，我来告诉你罢！"她说着，用牙箸在盘里点着道："这是梅花髓的饼儿，这是玫瑰酥，这是桂蕊饽饽，这是银杏合儿。"她说了半天，刘文叔只是点头叹赏不止。又停一会，猛听谯楼更鼓已是三敲，刘文叔放下牙箸，对她低声说道："夜深了，我们也该去安寝了。"她低首含羞，半晌无话。刘文叔便走过来，伸手拉着她的玉腕，同入罗帏。说不出的无边风景，蛱蝶穿花，蜻蜓掠水，含苞嫩萼，乍得甘霖；欲放蓓蕾，初经春雨，自是百般愉快，一往情深了。

但是他们两个已经如愿已偿了，谁也不知还有一个人，却早已看得眼中出火，你道哪一个？却原来就是明儿。她的芳龄已有二八零一，再是她生成的一付玲珑心肝，风骚性儿，看见这种情形，心里还能按捺得住吗？她站在房门外边，起首他们两个私话喁喁，还不感觉怎样，后来听得解衣上床，一个半推半就，一个又惊又爱，霎时就听得零云断雨的声音，一声声钻到她的耳朵里，她可是登时春心荡漾，满面发烧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想进去分尝一脔。回转一想，到底碍着主仆的关系，究竟理上讲不过去；再则刘文叔答应倒没有什么，假若刘文叔不答应，岂不是难为情吗？她思前想后，到底不能前去，她只得将手指放在嘴里，咬了几口，春心才算捺下去了一些。一会子，又听得里面动作起来，禁不住芳心复又砰砰的跳了起来，此番却十分利害，再也不能收束了。她皱眉一想，猛的想出一个念头来，便轻轻的下了楼，将门一道一道

的放开，直向后园而来。进了园门，瞥见海棠花根下，蹲着一个黑东西，两只眼和铜铃一样，灼灼的朝自己望个不住，她吓得一噤，忙止住脚步，细细的望了一会。无奈月色昏沉，一时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可怪那东西兀自动也不动的蹲在那里。她到这时，进又不敢，退又不肯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只见那东西忽的穿了出来，咪呼咪呼的乱叫，她吓得倒退数步，原来是一只大黑猫。她暗骂道："狗嚼头的个畜生！没来由的在这里大惊小怪呢？"她说罢，恨得拾起一块砖头来，迎面向那黑猫掷去。那个黑猫一溜烟不知去向，她才又向前走去。霎时到了书房门口，她轻轻的在门上拍了一拍，就听得里面有人问道："谁呀？"她轻轻的答道："是我。"里面又问道："你究竟是谁呀？"明儿道："我是明儿。"里面忙道："明姐吗？请你等一等，我就来开门。"不一会，一个十五六岁的童儿，将门开放，笑问道："明姐，你此时还未睡吗？"她笑道："没有，你们为何到这时也不睡呢？"那童儿笑道："和小平赶围棋，一直赶到这会，还没睡呢，姐姐，你来做什么的？"她笑吟吟将那童儿的手 拉，说道："我来和你们耍子，不知你们肯带我么？"那童儿笑道："那就好极了！我们两个人睡又睡不着，你来，我们大家耍子，倒觉得有趣咧！"她和他手拉手儿，进了房。但见里面还有一个小童儿，大约在十一二岁的光景，正坐在那里注目凝神的朝着棋盘里望着，见她来忙笑道："明姐，你来了正好，我这盘棋刚要输了，快些来帮着我，小才专门会和我赖。"明儿笑道："你输几盘给他了？"小平道："连输三盘给他了，我和他讲的是二十记手心一盘，现在已经欠他六十记手心了。好姐姐，快来帮助我吧！"她笑道："好好！我来帮助你。"小才道："那可不成功，谁是你的对手呢？"明儿笑道："不要这样的认真，他小你大，我不去帮着他，难道还来帮着你不成？"说着便靠着桌子坐下，一把将小平拉了坐在自己怀里。一面教小平动棋，一面暗暗的盘算道："在这里断不能做勾当的。那个小平虽然小，假使明天露了风声，那就糟了；越是这小孩子嘴里，越没有关拦。"她想了半天，猛的想起一个调虎离山的法子来，便向小平笑道："这捞什子没有什么趣，不如我们三个人去捉迷藏，倒反有趣得多咧。"小平摇头说道："我不去，我不去。这夜静更深的，谁愿意出去玩呢，怪害怕的，遇着马猴子，还要吓杀了呢。"她笑道："小孩子家，一点胆气也没有。今天外边的月色真是好极了，和白天差不多，怕什么？"小才道："我也不愿意出去，还是在家里玩的好。"她笑道："捉迷藏，你不是欢喜捉的吗？今天为何反不高兴呢？"小才笑道："日里大家玩耍是高兴的，现在我们人少，谁高兴呢？"她暗道这条计

竟不济事，便怎生再想法子呢？她又想了半天，悄悄的对小才道："你不是对我说过要杏子吃的吗？你看后门口的杏子都熟了，这时何不去摘几个来吃吃呢？"小才听了这话，大喜道："有何不可，有何不可！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。白天又不敢大明大白的去摘来吃，小碧她们的嘴，最坏不过，被她看见了，马上又要去告诉。现在去摘光了，也没有人晓得的。"小平听得要去摘杏子，十分高兴，也要想去。她忙说道："动不得！你却不能去，这里全走了，假如有个强盗，怎生是好呢？"小平努着嘴说道："你们不带我去，我明天去告诉太太。"她慌的哄他道："好兄弟，你不要心急！我们去随便摘多少，我们一个也不吃，弄回来和你同吃如何？"小平笑道："那么，我明天自然就不去告诉太太了。"小才道："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去吧！"她又怕小平跟他们出来，破坏他们的好事，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教他不要乱走。小平诺诺连声的答应，她才和小才出了门。绕着花径走了一会，小才问道："姐姐，路走错了！杏子树不是在门外边吗？为什么走了向西呢？"明儿也不答应，转眼走过一大段芍药花的篱边，拉着小才的手说道："兄弟，你随我进来，我有句话要和你说。"小才也不知就里，随着她走进芍药花的中间一块青茵地上，她往地上一坐，小才也跟她往身旁一坐，向她问道："姐姐，你有什么话和我说，请你说罢！"她乜斜着眼，朝小才嗤的一笑，悄悄的说道："我喊你到这里来，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？"小才急道："你不告诉我，我明白什么呢？"她一把将小才搂到怀中，兄弟长兄弟短的叫了一阵子，才停住声音，半晌又开口问道："好兄弟，你究竟欢喜我吗？"小才仰起脸来，说道："自家好姐妹不欢喜，难道欢喜别人吗？"她笑道："你光是嘴上说欢喜，心里恐怕未必罢？"小才笑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呢？心里如果不欢喜，我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顽耍了。"他说到这里，猛听得东边梧桐树下，飞起一样东西来，怪叫了两声，飞得不知去向，他吓得无地可钻，忙埋怨明儿道："我说不要出来，你偏要出来，怪害怕的。"她慌的哄他道："好兄弟，你不要怕！方才飞的那东西，一定是野雉。"小才说道："管他是什么，我们回去吧！"她忙搂住他说道："你不须急，我还有几句话和你说呢。"小才急道："亲娘，你有什么话，只管说罢！我要被你缠死了！"她附着他的耳朵说了一会，小才翻起眼睛说道："那么就算恩爱了吗？"她笑道："是呀！那才算恩爱呢。"小才道："我们就来试试看。"明儿便宽衣解带。二人就实行交易了一回，小才少精无力的问道："怎么？这也奇怪极了，我从来还不知道这样的趣味！"她坐起来，把粉脸偎着小才的面孔，笑问道："你说如何？"小才满口赞道："果

然有趣极了！”二人坐在草地上，南天北地的又谈了一会子，小才忽然问道：“姐姐，我有一桩事情始终不明白，人家讨了老婆，怎的就会生出小儿来呢？”她笑道：“痴子，亏你到了十六七岁，怎么连一点事情都不晓得，你要知道人家生小儿，就是我们方才做的那个玩意儿。”他拍手笑道：“原来原来原来是这样的，我还要问你，人家本来是两个人做那勾当的，怎的反是一个人生小孩呢？而且全是女人家生的，我们男人从没看见过生小孩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”她笑道：“谁和你来缠不清，连这些都不晓得，真是气数，不要多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他笑道：“好姐姐，你回去也和小平去弄一回，看他舒服不舒服？”她听了这句话，兜头向他一啐道：“你这个糊涂种子，真是天不该生，地不该长，怎的这样的油蒙了心，说出话来，不晓得一些高下呢？”他笑道：“姐姐，肯就肯，不肯就算了，急的什么呢？”她见他这样呆头呆脑的，不觉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又深怕他口没遮拦露出风声来，可不是玩的，忙哄他道：“兄弟，你不晓得，我和你刚才做的这件事，千万不能去告诉别人！”他翻起白眼问道：“告诉别人怎样？”她恐吓道：“如果告诉别人，马上天雷就要来打你了。”他用手摸着头说道：“好险好险！还亏我没有告诉别人，不然，岂不是白白的送了一条性命吗？”她笑道：“你留心一点就是了。”他又笑问道：“我方才教你和小平去弄一会子，你为什么现出生气的样子来呢？”她正色说道：“你晓得什么？这件玩意，岂能轻易和人去乱弄的吗？”他笑道：“怕什么，横竖不是一样的？”她急道：“傻瓜，我老实对你说罢，他小呢，现在不能够干那个顽意儿呢。”他问道：“干了怎样？”她笑道：“干了要死的。”他吓得将舌头伸出来，半晌缩不进去。停了一会，哭丧着脸说道：“姐姐！你可害了我了，我今天不是要死了吗？”她笑道：“你过了十五岁，就不要紧了。”他听了这话，登时笑起来了。她说道：“我们到外边去摘杏子罢！”他道：“可不是呢，如果没有杏子回去，小平一定要说我们干什么的了。”她也不答话，和小才一直出了后园门，走到两个杏子树下，小才笑道：“你上去还是我上去呢？”她笑道：“自然是你上去！”小才撩起衣服，象煞猢狲一样爬了上去，她站在树根底下说道：“留神一点，不要跌了下来！”小才嘴里答应着，手里摘着，不多时摘了许多的杏子。用外边的衣服兜住，卸了下来，自己也随后下来。向她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回去吧！”她向小才说道：“你先进去吧！我要解手去。”小才点头进去了。

她走到东边一个荼蘼架子下面，扯起罗裙，蹲下身子，一会子完了事，刚要站了起来，这时后面突来一个人将她凭空抱起，往东走了几步，将她放下。

她又不敢声张，偷眼往那人一望，原来是个十九岁多的少年，生得凶眉大眼，满脸横肉，向她狞笑道："今天可是巧极了，不要推辞吧！"她晓得来者定非好意，无奈又不能声张，只得低头无语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个人竟象饿虎擒羊一般，将她往地上一按，她连忙喊道："你是哪里来的野人，赶快给我滚去。"话还未了，瞥见那人飕的拔出一把刀来，对着她喝道："你再喊，马上就给你一刀！"她可吓得魂落胆飞，还敢声张么。霎时间，便任他狂浪起来。一会事毕，那人搂着她又亲了一回嘴，才站起来走了。她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，心中倒反十分愉快。因为小才究竟年轻，不解风流，谁知无意中倒得着一回趣。她慢慢的走进园门，又朝外边望望，那人早已不知去向。她顺手将门关好，走到书房里，只见小才和小平两个人掏着杏子，满口大嚼。见她进来，小才忙问道："你到哪里去了，到这会才来？"她一笑答道："我因为看见一个野兔，我想将它捉来玩玩，不想赶了半天，竟没有赶上，放它逃了。"小才笑道："你这人真痴，兔子跑起来能够追上风呢，你就赶上了吗？"她笑道："我见它头埋在草窠里，当它是睡着呢，从背后抄上去，不想它来得乖觉，忽然跳起来就逃去了。"他们正在谈话之间，猛听得更楼上，当当当的连敲四下子，她才将闲话丢开，别了他们，一径向前面而来，将门一重一重的关好，上了丽华的绣楼。进了房，但见他两个交颈鸳鸯，正寻好梦，她一想再迟恐怕要露出破绽来，忙走进来，轻轻的将二人推醒，说道："天要亮了，你可不能再耽搁了！"二人听说这话，连忙起身，披衣下床。明儿走过来，替丽华帮着将衣裳穿好。刘文叔这时也将衣服穿好，推窗一望，但见雾气重重，月已挂到屋角，东方渐渐的露出鱼肚的色彩。他忙将窗子关好，走到床前，向丽华深深一揖，口中说道："荷蒙小姐垂爱，慨然以身相许，刘某感谢无地，刻骨难忘。惟望早酬大志，宝马香车，来接小姐。"这正是：

无限春风成一度，有情鹣鲽订三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触目烟尘鸦飞雀乱 惊心声鼓鲽散鹣离

却说刘文叔讲过这一番话以后，她慌忙还礼答道："愿君早酬大志，恢复汉家基业，扫除恶暴，为万民造福。丽华一弱女子，又以礼教束身，不能为君尽一寸力，殊深自恨！惟望勿以丽华为念，努力前途，则幸甚矣！"刘文叔躬身答道："多蒙教悔，何敢忽忘？此番起义倘不能得志，愿以马革裹尸，了我毕身志愿，如蒙上天垂佑，得伸素志，虽赴汤蹈火，断不负卿的雅望也！现已四更将尽，不能再稍留恋，仆去矣。"他说罢，忙放步下楼，丽华和明儿也跟着送他出了后园门，丽华执着他的手呜咽问道："你们几时起义？"刘文叔道："差不多就在这数天之内了。"她呜咽道："愿君一战成功，丽华坐候好音便了。"刘文叔道："但愿有如卿言，后会有期，务希珍重。"他说罢，大踏步走了。丽华伫望了半天，等看不见他，才怏怏的回楼。明儿笑道："姑娘真好眼力，我看这人，后来一定要发达的，将来姑娘可要做夫人了！她低着头也不答话。停了一会，天色大亮，明儿对着穿衣镜，正自梳洗。丽华瞥见她穿的妃色罗裙后面，一大段青汁和泥污，她不禁心中大疑，忙问道："明儿，你罗裙后面，哪里来的那一段肮脏东西？"明儿听了这话，忙回头一看，不禁满脸飞红，半晌答不出话来。丽华愈加疑惑，加倍问个不住。明儿勉强笑道："还是昨天晚上在园子里滑了一交，跌在青草上面，弄了一大段青汁。"她笑道："你这话恐怕不对吧，这青汁污泥，既然是昨天弄上的，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一些儿也没看见呢？"明儿张口结舌，答不出一句话来，放下梳子，只是播弄裙带。丽华到了这时，心中反而懊悔起来，暗道："己不正，就能正人了吗？这种情形，推测起来，准是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了。但是她也十六七岁了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呢？今天如果执意逼她说，她一定是不肯说，反要激起她的怨恨来，一定要来反噬我，那不是糟了吗？"她暗想了一会子，只见明儿坐在那里低着头，一声不响。她又暗自说道："同是一样的女儿家，她不过生长在贫穷人家，到我家来当一个奴婢，其实我自己不是也做下了错事吗？在人家说起主子原是占着

面子，她们奴婢难道不是人吗？"她想到这里，倒反而可怜明儿了，芳心一软，不觉掉下泪来，明儿见她这样，自己也觉得伤感，便伏着桌子，也呜咽起来。两个人默默的一会子，还是丽华先开口向明儿道："现在不用说了，你做的不正当的事，就是我不好，我如果不为惜才起见，又何能教你如此。"她说到这里，便咽住哭将起来。明儿听了这些话，心中更是动了感触，泪如雨下，站起来走到华丽身边双膝跪下，叩头如捣蒜的说道："奴才知罪，奴才该死，千万求小姐恕我的罪，我才说呢。"丽华忙用手将明儿拉起，说道："你只管说罢，难道我还能怪你吗？无论如何，总怪我先不正的了。"明儿含羞带泣的将夜来一回事，细细的说个究竟。丽华跌足叹道："可怜可怜！一个女孩子家，岂轻容易失身与人的？何况这苟且的事情呢！明儿，我虽然做下这件违背人伦的事情，但是我既然看中刘文叔，我向后就誓死无他了。太太她不晓得，我也是要去告诉她老人家的。但是我现在替你设想，十分可怜可叹，以后千万不要再蹈前辙才好呢！"明儿哭道："这也是我们不知礼节的苦楚，蒙姑娘宽恕我，已是感恩不尽了！我又不是禽兽，当真还要去做那些没脸的事么？"她说道："能够这样还好，只怕知过不改，那就没有办法。"他们谈了一会子，明儿梳好了头，又将裙子换了，跟着丽华下楼去定省了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再说刘文叔回到白水村，见了刘缜、刘仲以及刘良等。刘缜问道："兄弟昨夜敢是又到田上去料理什么事情的？"刘文叔笑道："原是为两个朋友留着不准走，在那里饮酒弹琴，直闹了一夜，到此时才回来。"他刚刚说到这里，瞥见外面有一匹报马，飞也似的跑进村来。马上那人直跑气急，到了门口滚鞍下马，大叫祸事了！祸事了！刘缜等大吃一惊。大家拢近来齐声问道："何事这样的惊慌？"那人大叫道："宛城李通因为设谋不密，全家被斩，李氏弟兄现已不知去向，宛城的贼兵，现在已向这里出发。赶快预备，马上就要到眼前了！"刘仲大叫一声："气死我也！叵耐这些不尽的狗头，胆敢来捋虎须，不把这班贼猪杀尽了，誓不为人！"刘缜、刘文叔等，忙去披挂。接着邓辰带了一队乡勇，拥护着两辆车子，上面坐着女眷，蜂拥而来。刘缜等裹扎停当，提着兵器上马。刘文叔浑身铠甲，腰悬两口双股剑，外披大红兜风，头戴百胜盔，骑在马上雄纠纠气扬扬的准备厮杀。把一班平素笑他没用的人，吓得人人咋舌，个个摇头，都道看不出他竟有这样的胆量！连刘缜等也都暗暗称奇不置。霎时西南上烟尘大起，金鼓震天，刘缜知道贼兵已经逼近，忙指挥乡勇，排队以待。不一刻，贼兵的头队已到村前。刘缜、刘仲、刘文叔，各自领兵接战。届

时喊杀连天，那一班百姓携幼扶老，哭声震天，漫地向东北逃难。刘縯等混战多时，只见贼兵愈来愈多，势如潮涌，自知寡不敌众，便向刘仲道："二弟！此刻万万不能再恋战了。再停一刻，就要全军覆没了。赶紧收队，向小长安去，再图计议罢！"刘仲道："我也是这样的主意。无奈三弟和妹妹姐姐，现在不知死活存亡，我进去寻一趟看。"说罢，舞动蛇矛，翻身突入重围，东冲西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寻了半天，竟没有寻着一些影子，他满心焦躁，大吼一声，复从西北角上杀了出来。瞥见刘文叔在柏树林子旁边，和一队贼兵正在那里混战，见他又要兼顾女眷，十分危急，他不禁心中大喜，大声喊道："三弟休慌，我来救你！"刘文叔正在危急之时，忽见刘仲到来，精神陡添百倍。刘仲催马前来和那个贼将搭上手，不到三合，手起一矛，那员贼将仰鞍落马，奔到阎王那里去交帐了。一队贼兵见主将已死，无心恋战，霎时东奔西窜，散得精光。刘仲向文叔道："你保着车辆，在此休要乱走。我去将大哥寻来，大家一同到小长安去，再图计议罢！"刘文叔点首答应。刘仲略憩一憩，提矛上马，杀入重围。只见刘縯杀得浑身血污，独战四将。刘仲眼中冒火，拍马前来迎敌。刘縯见刘仲杀进来，满心欢喜，忙问道："三弟寻着吗？"刘仲一面迎敌，一面答道："寻着了。"刘縯精神百倍，奋勇大杀，满想将这两个贼将结果了，好领兵夺路。谁知那两个贼将，兀自转战不衰。正在杀得难解难分之时，瞥见东北角上，喊声大起，贼兵纷纷逃散。转眼看见一员女将，坐下桃花征驹，手持梨花枪，身上也无披挂，只穿一件银红紧身小袄，露出半截粉藕似的膀子，飞花滚雪价的杀了进来，把一群贼兵杀得人翻马仰，鼠窜狼奔。霎时冲到面前，刘縯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妹子伯姬，心中大喜。但见她娇声唤道："哥哥！请住手，将这两个贼小子交给我！"她搅动梨花枪，便和两个贼将相搏。刘仲在那边与两个贼将杀得目眩心骇，难分高下。刘縯更忍不住，拍马上前，帮着刘仲厮杀，杀到分际，刘仲大吼一声，手起矛落，将那员贼将刺死于马下。还有一个贼将，连忙兜马落荒而逃。刘仲便纵马追赶。刘縯忙摇手道："二弟，穷寇莫追！收兵要紧。"刘仲便兜住马，正要和刘縯来助伯姬，只见伯姬马首挂着两个人头，从那面杀了过来。刘縯便和他们二人一齐冲杀出来，到了柏树林下，收集残兵，幸喜还有两千余人。刘文叔道："为今之计，先到小长安，大家再为聚议罢！这里万不能再耽搁的。"话犹未了，但见那班贼兵自被他们冲散后，便四处抢劫焚烧，无所不为。立时火光冲天，哭声遍野。刘縯心中好大不忍，仰天长叹道："本欲扫除莽贼，拯救百姓；这样一来，反而

害了百姓了。"刘文叔劝道："兄长徒自悲伤，于事何益。先自保重要紧，天长地久，恢复有时。目下急切先要预备，再图报复要紧。勿以小挫，即欲灰心。"刘縯含泪点首，指挥兵队直向小长安进发。还未到半路，猛听得四处的喊声又起。一队贼兵，斜次里冲了出来，为首贼将甄阜、梁邱赐，双马冲出，摆开兵器，拦住去路，大叫："刘家贼子，留下头来！"刘仲大怒，大吼一声，放马直冲过去，和甄阜对手厮杀起来。这里刘縯心头火起，舞起双鞭，接着梁邱赐大杀。刘文叔哪里还能忍耐，舞着双股剑，飞马前来助战。这时贼将队里冲进一个人来，手持大砍刀，也不答话，接着刘文叔厮杀。刘伯姬要动梨花枪，便要出来助战。刘元忙摇手道："你万万不能前去，你一去，我们这班人，岂不要束手待毙么？"刘伯姬只得暂耐着性，勒住马，闪着秋波观阵，只见垓心里十二只臂膊撩乱，二十四个马蹄撒翻，好个厉害，只杀得尘沙蔽天，目眩心骇，足足杀了八十多个回合，未见胜败。刘伯姬催动桃花征驹，冲入垓心，替回刘文叔和那员贼将接上手，奋勇大杀起来，战了二十多回合，刘伯姬拍马落荒而走；贼将不知死活，跃马追来。梁邱赐忙大叫道："曾将军！休中了这婆娘暗计！"话犹未了，只听得弓弦响处，贼将翻身落马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弓弦又响，好厉害的梁邱赐，忽地将头一低，那一枝箭恰恰的从他头上飞过。梁邱赐大怒，撇下刘縯，推马舞刀，直奔刘伯姬。伯姬毫不畏怕，拍马相迎，各展本领，大杀起来。刘縯深恐伯姬有失，忙催马追上，双战梁邱赐。好个梁邱赐，双战他兄妹二人，展开大刀，翻翻覆覆的舞了起来，不慌不忙，敌住二人。甄阜和刘仲又战五十余回合，仍是未分胜负。甄阜腾了一个空子，把手中的枪向后一招，只见大队的贼兵，一齐冲杀上来。刘文叔死力护住阵线，无奈来势如潮水一般，四处难以兼顾。眼见阵线立被冲散了，刘文叔心如刀绞，拼命价的冲杀不了。这时刘縯见大队贼兵掩杀过去，知情不妙，忙撇下梁邱赐突围来寻饷械。可怜突了半天，哪里还见饷械一些影子，他此刻已下了死心，舞着双鞭，逢人便打，遇将就击。再说刘伯姬和梁邱赐，大战了半天，究竟她是个深闺弱质，力气有限，哪里是梁邱赐的对手呢。先前和刘縯二人战着，还不觉得怎样吃力，后来单身抵敌，眼见的不济了，枪法散乱，她何等的乖觉，拍马就走。梁邱赐晓得她的弓箭厉害，也不敢追赶，放她走了。梁邱赐便催马来助甄阜，双战刘仲。刘仲和甄阜正是半斤八两，凭空又添上一个劲敌，却渐渐的应付不来；再加上见阵线被贼兵冲散，愈加心慌脚乱，矛法散乱，这时梁邱赐泰山盖顶的一刀斩了下来。刘仲忙用矛头一拨，架开大刀。接着甄阜的双

锤从左右双击过来，刘仲把矛杆一转，将双锤扫开，趁势一矛，向甄阜的马首刺来，甄阜忙将马一带，凭空跳出垓心。这时梁邱赐的大刀已逼近到他的颈旁。刘仲晓得不好，赶着将头一低，早将头盔被刀削去。刘仲大惊，忙跃马欲走。甄阜放马拦住去路。刘仲此时知道逃走不了，只得下了死心，决力奋斗。又战了五十多回合，梁邱赐一摆大刀，拦腰斩来，刘仲横矛一隔，正要还手，瞥见甄阜双锤，天旋地转的打了过来。刘仲将肩一偏，让过上一锤，又将马头一带，让过下一锤，举起蛇矛认定甄阜的腕际刺去。甄阜两锤不着，正自动怒，不防他这一矛刺来，将左手腕划断，大叫一声，右手擎锤，正要打了过来，瞥见梁邱赐大刀从刘仲的后面飞了过来，他急用锤向刘仲的马首打去。刘仲只顾带马，却不提防后面有人暗算，马头还未带起，可怜刀光飞处，把一员热血的勇将登时死于非命，翻身落马。梁邱赐、甄阜，便领兵来战刘缜和文叔。指挥众卒，将他兄弟两个，一重重的围困起来。

这时刘缜与刘文叔、刘伯姬兄弟妹妹，全已分开，各个不能兼顾，刘缜见大家现都冲散，真个是心如火灼，也无心恋战，大吼一声，杀出重围，直向棘阳而去，刘文叔这时杀得浑身血污，看不见一个哥哥妹妹，也没有心肠厮杀，催马突出重围，在树林下，人疲马乏不能动弹，只得下马，坐在树根旁边，仰天长叹。停了一会，猛听得喊声逼近，慌忙拉马要走，那马软瘫在地，再也不肯起来。他可急煞，掣出马鞭，一连打了数十下子，那马仍是不肯起身。他无法可想，放下马鞭钻进树林。再说刘伯姬在乱军中，冲突了半天，却不见几个哥哥的踪迹。她的芳心焦躁得莫可名状，舞动梨花枪，旋风也似的杀了出来。迎面又撞见梁邱赐、甄阜二人，又大杀一阵。她明知不是对手，长啸一声，撇下二人冲出重围。刘文叔正在树林里盼望，瞥见贼兵队里，杀出一员女将来，将那些贼兵杀得东逃西散，魂落胆飞，只恨爷娘生短腿，兔子是他们的小灰孙，没命的让出一条路来。杀到面前，仔细一看，正是他的妹妹伯姬，他忙喊道："妹妹！快来救我！"伯姬闻声住马，见是文叔，忙下马慰问。文叔便道："妹妹！你可看见大哥和二哥到哪里去了？"伯姬忙道："我哪里知道他们的去处，我正要来问你呢。"文叔满眼垂泪道："他们到这时不见，准是凶多吉少了。"伯姬也粉腮落泪。文叔道："妹妹！你可知道伯父到哪里去了？"伯姬道："他老人家已经到棘阳去了。"他二人正自谈话，只见西边有一群妇女，披头赤足的奔来。伯姬一眼看见她的姐姐刘元亦杂在其内，忙出林唤道："姐姐！我们在这里！"刘元见了她和刘文叔，抱头大哭，呜呜咽咽的说道："你的姐

夫已经和外公一道到棘阳去了；你们赶紧去罢，不要再在这里留恋了！”伯姬道：“姐姐先请上马！”刘元哪里肯听，她只是催他们快走。猛听见金鼓大震，向东边直掩了过来，伯姬大惊道：“姐姐、兄弟，快请上马！我来步行夺路。”文叔忙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？”说话时，那大队已到眼前，刘元哭道：“你们赶紧逃命去罢！不要大家全将性命送掉！我此刻还能骑马么？”伯姬见贼兵已到面前，不得已飞身上马，刘文叔也跟着坐在马后。这时贼兵和斩瓜切菜的一样，将那一群逃难的妇女，立刻杀得精光，那一位刘元小姐，当然也不免殉难了。伯姬和文叔眼见他姐姐被贼兵杀死，也没法去救，只好各顾生命。刘伯姬搅动长枪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只向东南而去，再说到刘縯单骑奔至棘阳城外，早见邓辰、刘良等开城迎接，大家都来问他究竟。刘縯仰天长叹，两泪交流，大家便知不妙。邓辰前来解劝不已。无奈刘縯心中伤感过度，一时只是呆呆的坐在马上出神。一会子瞥见刘姬伯和文叔二人骑着一匹秃马来到，他心中稍为安慰一点，忙问文叔道：“二弟呢？”文叔答道：“我没有看见。”邓辰插口问道：“你姐姐呢？”二人听问，不禁四目流泪。伯姬呜咽着将刘元临死的情形，说了一遍。邓辰捶胸顿足，大放悲声，刘縯也禁不住泪落如珠。大家正在悲伤的当儿，瞥见一人飞马而来，近前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李通。但见他浑身血迹，气喘喘的走近来，见了他们连忙滚鞍下马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实在只望扶助明公，扫除强暴；谁知事机不密，不独舍间九族全诛，累得明公如此狼狈，于心何安！”刘縯见李通赶来，满心欢喜，忙下马安慰道：“此事只怪刘某无能，不能奋力去援救将军全家，致罹此难，心中惭愧，将军何必这样的引咎呢？”李通忙道：“二将军阵亡了，不知明公知道否？”这正是：

千古难消今日恨，一身谁识雁行冤。

要知刘縯答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　捕影捉风深闺惊噩耗　焚香对月弱质感沉疴

刘縯听说刘仲阵亡，蓦地狂叫一声，向后便倒。慌得众人忙走近来，将他扶起。但见他口流白沫，人事不省。刘文叔、伯姬、邓辰俱是泣不成声，见刘縯这样，更加伤心。众人手忙脚乱一阵子，只见刘縯半晌才苏过一口气来，说道："天丧我也！"说了一声，才放声大哭。众人一齐劝解道："将军悲伤过度，何人复仇？目下且请保重要紧！何况二将军已经归天，岂能复生呢？"刘縯哭得死去活来，半晌坐在地上叹道："二弟！我和你实指望同心协力，共除莽逆，恢复我家基业。谁知大志未伸，竟和你永诀了。"言罢，泪落如雨，邓辰也在旁边拭泪劝道："縯兄！现在仲弟已经弃世，你徒悲何益！为今之计，火上眉梢的时候，还不想指挥应付吗？"刘縯含泪上马，便和众人进城商量大事去了。在下一枝笔，不能叙两边事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只好将他们这里高高搁起，专说阴丽华的情形了。我要是直接叙下去，列位要说小子抄袭后汉了。闲话少说，再表阴丽华和明儿下得楼来，见过她的母亲。邢老安人因为前几天感了一点风寒，这两天也就好了。见丽华来定省，自然是欢喜，将她搂入怀里笑道："我的儿，为娘病了几天，累得你日夜不安，我心中老大不忍。"明儿笑道："太太你还不晓得呢？小姐夜夜都要来伴你，却被我们劝住了。因为你老人家面前，一者用人本来不少，二者大主人二主人俱在这里，什么事还怕不周到吗？所以我们劝小姐不要烦神。而且小姐的贵体又薄弱，假若劳累出什么来，岂不教你老人家加倍不安么？"邢老安人笑道："好孩子！你的话极有见识，果然一些儿也不错。但是你们小姐她这样的孝心，我可不是修得出来么？"丽华在她母亲的怀里，仰出粉脸笑道："你老人家有了贵恙，理应我们亲自服侍，才是个道理；那些不晓得道理的丫头，她们偏要说起她们的歪理来，兀自不肯放我前来服侍你老人家。"邢老安人忙道："我儿，明儿这话，你倒不要看错，她实在合我的心理。"明儿笑道："罢呀！你老人家不要说罢；我们为着不准她来，不知道被她骂了多少不知礼节的丫头了。"邢老安人笑道："明儿！你这孩

子深明大义，我素昔最欢喜你的。你可要原谅你们小姐的孝心才好。"明儿笑道："我们是奴才，小姐是主人，小姐纵有千桩错，难道我们还敢去和小姐扳驳么？休要说小姐是一片的孝心，愈是我们留得不是，论理我今天要请太太责罚我呢。"丽华笑着对邢老安人道："你老人家听见吗？这蹄子的嘴愈说愈刁刻得厉害了。"邢老安人笑道："这个你倒不要怪她，她原是一片好意，不料你反来说她不知礼，可不是白白的冤枉她了吗？"丽华微笑点首道："太太不要讲，这事原是我错；我回楼去给这蹄子赔罪如何？"邢老安人笑道："那倒不必，你也不算错。"明儿笑道："太太还不晓得呢，小姐赔罪，不是嘴里赔罪。"邢老安人插口笑道："不是嘴里赔罪，是什么赔罪呢？"明儿做起手势向邢老安人笑道："原来她用竹板子来赔罪啊！"邢老安人摇头笑道："明儿，你不要乱说，你们小姐她从来没有过动手动脚的拿出做主子的派子来。"丽华笑道："这蹄子越发来呕我了，好好！我今天就拿一回做主子的派头出来，给个厉害你尝尝。"明儿笑道："我不怕，有太太呢！"丽华笑对邢老安人道："你老人家听见吗？都是你老人家将这些蹄子庇护上头了。"她刚刚说罢，瞥见阴兴神色仓皇的走进来，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不好了，不好了！"邢老安人见他这样，吓得一跳，忙问道："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的？"阴兴说道："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吗？后面白水村刘家昆仲起兵复汉，联合宛城李轶、李通，教他们做内应。不料事机不密，李通、李轶的全家四十余口，全被杀了，只逃去他们弟兄两个。现在宛城王莽的贼兵，正向白水村开进来，剿灭刘氏兄弟。我想滔天大祸，就在眼前了。"他说到这里，丽华抢着问道："你这话果真么？"他急道："这事非寻常可比，难道还来骗你们不成？"她登时吓得玉容失色，星眼无光。邢老安人也吓得抖做一团，口中说道："刘家兄弟，太也不自量力，他们有多大本领，就存这样的妄想，岂不是自己讨死么？"丽华道："太太哪里话来？莽贼暴虐，万民侧目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刘氏昆仲，乃汉家嫡派，此番起义名正言顺，谁不附和呢？说不定，将可成其大事的。"邢老安人道："你这话，原属不错；但是他们这一来，却又不知杀了多少无辜的百姓呢。"阴识此时也走了进来，但见他急急地说道："兄弟，贼兵马上就要杀到眼前了，要想法子来预备才好。"阴兴道："我们这里又不去帮助谁，料他们不会来的，至多我们出去躲避躲避罢。"丽华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呢？贼兵如果到了白水村，难保不来扰搅的。还是去预备的好，好免得后悔莫及呀！"邢老安人也插口说道："儿呀！你们千万不可大意。他们这班贼兵，还讲什么道理呢！管你帮助不帮助，他们只晓得抢掠

烧杀，赶紧去预备才好呢！”阴识、阴兴兄弟两个，满口答应道：“太太不须忧虑，我们就去预备就是了。”

他们就出了门，点齐乡勇，将四周的吊桥撤了，四处的屯口埋伏着强弓硬弩。阴识带了五百名乡勇，在东半边巡阅；阴兴带了五百名乡勇，在西半边巡阅。不到巳牌的时候，就听得北边喊杀连天，旌旗蔽野，阴家兄弟加倍留神，在四周的壕河边，象走马灯一样，不住脚的团团巡阅。此时只见一班逃难的百姓，扶老携幼，哭声震地，十分凄惨。是在白水村四周一带的村落，被那些贼兵抢劫一空，放起火来，登时红光直冲霄汉，隐隐的听得兵器响声，叮当不绝。没多时，果然见了一队贼兵，向他们的壕边蜂拥而来。为首一个贼将手执方天戟，跃马到了壕边，用剑一指，向阴兴说道：“那个汉子，快将吊桥放下，让我们进去搜查贼人！”阴兴答道：“我们这里没有贼人，请你们到别处去搜查罢！”那贼将剔起眼睛说道：“你是什么话，凭你说没有，难道就算了吗？我们奉了命令来的；你越是这样，我们偏要查的。识风头，快些将吊桥放下！要惹得咱家动火，冲进庄去，杀得你个玉石俱焚，那时就悔之晚矣！”阴兴正要答话，只见阴识跃马赶去，问他究竟。阴兴便将以上的事告诉阴识。阴识陡然心生一计，对贼将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在此乱动，你们的主将是谁？”那个贼将喝道：“我们的主将难道你不晓得吗？你站稳了，洗耳听清，乃甄阜、梁邱赐两个大将军便是！”阴识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他们两个：他们现在哪里？”那个贼将说道：“他们带着后队兵还没到呢？”阴识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放下吊桥，让我们去会会他们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今朝恰巧碰着了，大家也好叙叙。”他说罢，便令乡勇放下吊桥，缓辔出来，笑容可掬的对那贼将说道：“烦尊驾带我一同去瞧瞧老朋友。”那个贼将听他是甄阜、梁邱赐的好朋友，只吓得张口结舌，半晌才答道：“那那那倒不必，他他他们还未到呢，我我我去替你老人家转达就是了。”他说着，便领着士卒离开杨花坞。临走的时候，还向阴识道歉一阵子。阴识见自己的计策已售，还不乐于敷衍吗，便放马过了吊桥，随即令人撤起。阴兴笑道：“你这法子好倒好，但是甄阜、梁邱赐如果真个来，那便怎样应付呢？”阴识笑道：“兄弟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这班狗头，你估量他，他回去还敢和甄阜、梁邱赐去提起这件事么？真个过虑了。你细细的想想看，难道甄阜、梁邱赐不教他们打仗，教他们出来掠劫烧杀无辜的百姓吗？恐怕没有这种道理吧！我虽然撒下这个瞒天大谎，料瞧他们一定不敢回去提起的。”阴兴沉吟了片晌，拍手笑道：“你这条计，真是好极了！

马上如果再有贼兵来滋扰，简直就用这话去对付他，岂不大妙！”阴识摇手道：“动不得，这条计，万不可再用。适才那个贼将，我见他呆头呆脑的，故想出这样的计来去吓骗他。凡事须随机应变才好。要是一味的抱着死题做去，岂不偾事么？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南面又是一队贼兵冲到壕河边，为首一员贼将手执鹰嘴斧，怪叫如雷，连喊放下吊桥，让咱家进去搜查不止。阴识、阴兴慌忙带着众乡勇飞也似的赶过来，说道：“我们这里没有敌人，请向别处去搜查罢！”那个贼将大怒喊道：“好贼崽子，胆敢抗拒王命，手下人，与我冲进去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队贼兵，一齐发喊起来，便要冲了过来。阴识见了这种情形，晓得这个贼将的来势不讲道理，只得大声说道：“好贼子，谁教你们出来搜查的，这分明是你们这班狗头，妄作妄为罢了；识风头，趁早走，不要惹得老爷们生气，将你们这些狗头的脑袋，一个个揪下来，那时才知杨花坞的老爷厉害呢！”那个贼将只气得三光透顶，暴跳如雷，忙令一众贼兵，下水过濠。那些贼兵扑通扑通的跳了十几个下水。谁知水里早就埋藏着铁蒺藜三面勾等，那跳下去的贼兵，没有一个活命，都是皮开肉绽，腹破如流，一齐从水里浮了起来。那时村里的乡勇，一齐大笑。那个贼将，又惊又怒，仍不服气。又叫贼兵运土填濠。阴识右手一挥，登时万弩齐发，冲在前面的贼兵，早被射倒数十个。贼将才知道厉害，挥着贼兵，没命的逃去了。阴兴道：“这岔子可不小，这个贼将回去，一定要说我们拒抗王兵。假使大队的贼兵全来，那便怎么办呢？”阴识也踌躇半晌道：“事到如此，只好硬头做下去，别无办法；如果让这班鸟男女进来，试问还堪设想么？”这时忽然众乡勇中走出一个人来，对阴识说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最好将这班贼兵的尸首先埋了。如果没有人来便罢，假若有人来责问，我们一口不认，他们没有见证，也无奈何我了。”阴兴拍手道：“妙！”忙令乡勇将吊桥放下，拥出去，七手八脚将那些贼兵的尸首掩埋了，赶着进来，撤起吊桥，仍然向四处去巡阅。谁知一直等到天晚，竟没有一个贼兵前来，北面喊杀的声音，渐渐也没有了，大家方才放心。又巡守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见那一班逃难的陆续不断的回来，知道贼兵已去，阴识、阴兴才卸甲进庄。

到了家里，先到邢老安人面前请安，只见房里空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，忙问仆妇，谁知一个仆妇也没有，弟兄两个，一直寻到后花园的书房里，才见邢老安人和丽华以及明儿、碧儿等一班人，都在里面，一个个愁眉苦脸的。阴识忙请了安，接着阴兴也过去请安。邢老安人见他们弟兄两个好好的回来，

心中自然欢喜，忙问道："现在你们回来，大约贼兵已经退去了？"阴识道："母亲不要惊慌吧，现在贼兵确已退去了。"丽华插口问道："两家的胜负如何？"阴兴道："还要问呢，方才听见一班逃难的百姓说的，刘家兄弟大败亏输，全军覆没了！听说弟兄三个之中，还被贼兵杀了一个呢！"丽华听得，芳心一跳，忙问道："死的是第几个？"阴兴道："大约是个最小的吧！"她听得这话，陡然觉得心中似乎戳了一刀，眼前一黑，扑的向前栽去。慌得众人连忙将她扶起。只见她星眼定神，樱口无气，吓得邢老安人大哭起来。阴识、阴兴也莫名其妙。谁也不知她和刘文叔有了这重公案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手慌脚乱，邢老安人更是儿天儿地的哭个不住。过了半晌，才见她微微的舒了一口气，哇的哭出声来，大家方才放心。这时只有明儿一个人肚里明白。到了这时，邢老安人只是追问明儿。明儿晓得安人溺爱小姐，说出来料也无妨，便将以前的公案，一五一十的说个究竟，邢老安人方才明白。正要开口，阴识是个孝子，晓得母亲一定要怪兄弟出言不逊的，忙道："这是兄弟听错了，昨天被贼兵杀的原是刘仲，不是刘文叔。"邢老安人却并不怪丽华做出这样不端的事来，反而怪阴识有意妒嫉他妹子，便将阴兴骂得狗血喷头。可怜阴兴有冤难诉，只得满脸陪笑道："安人！请不要动气，只怪我没有听真，得罪了妹子。"邢老安人骂道："不肖的畜生，还在这里噜嗦什么，还不给我滚出去。"阴兴被他母亲骂得垂头丧气，张口不得，连忙退了出来。阴识也随后出来，向阴兴笑道："兄弟你今天可是冤枉死了！"阴兴笑道："说来真奇怪极了，想不到妹妹竟有这样见识；往日东家来说亲，她也不要，西家来作伐，她也不准，料不到她竟看上了这个刘文叔，我倒不解。"阴识正色说道："妹妹的眼力，果然不错。刘文叔这人，你会过面没有？"阴兴道："没有。"阴识道："啊！这个刘文叔，我在十村会操的时候，见过他一次，不独气宇轩昂，而且恢廓大度，将来一定可以出人头地的；而且他又是汉室的嫡派，他此番起义，一定能够恢复汉家基业。"阴兴道："如果他果真死了，那么汉家岂不是同归于尽么？"阴识道："道路之言，不可轻听。"话犹未了，外边探事的儿郎，走进一个来禀道："现在贼兵已经退守宛城，刘缤领兵到棘阳了。"阴识忙问道："刘家兄弟听说阵亡一个，不知是谁？"那探事的说道："阵亡的差不多就是刘仲。我听说刘仲是员勇将，当他们失败时候，他一个人独战四将，临死还将一个贼将的手腕戳伤，你道厉害么？"阴识一摆手，那探事的退出。他忙与阴兴兄弟两个，一同进来，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请母亲放心罢，现在刘文叔果然未死，和他的哥哥到棘阳去了。"邢

老安人听了这话，忙去告诉丽华。丽华才稍展愁容，大家便到前面楼上。邢老安人一面又差人出去打探究竟。数日后，得了回音，说刘文叔果然未死，丽华自然欢喜。光阴似箭，年复一年，丽华深闺独处，倍觉无聊，常闻人言沸沸，说刘文叔现已封为汉大将军，现在洛阳。但言人人殊，她的芳心，转难自信。有一天晚上，她晚妆初罢，只见一轮明月从东方高高升起，她寸心有感，便命明儿捧香伺候。明儿便捧着宝鸭香炉，内盛着沉香，用火引起。明儿便对她说道："姑娘要爇香，有何用处？"丽华微颔螓首，答道："此刻无须你问，我自有用处。"明儿早已料着八九分，也不便再问，只得捧着香盘，静悄悄的立在旁边听她吩咐。她将罗裙一整，粉脸一匀，婷婷袅袅的走下楼来。明儿也捧香盘跟她下了楼。转楼过阁，不多时进得园来，她走到牡丹亭的左边，亭亭立定，便命明儿去取香案。明儿忙将手中的香盘，安放在牡丹亭里，她一径向书房而来。到了书房门口，只见里面灯光已熄，鼾声大作，她敲门喊道："小才，小才！快点将门开放，我有事呢！"喊了半天，小才听得有人叫门，冒冒失失的爬起问道："谁敲门呀？"明儿答道："我。"小才听见是明儿的声音，心中大喜，没口的答应道："来了，来了，好姐姐！劳你等一等？"说着，他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将门开了，劈面将明儿往怀中一搂，说道："好姐姐，你今天可是和我干那勾当么？"明儿被他一搂，不禁心中一动。后来又想丽华教训她的一番话，不觉用手将小才往旁边一推，怒道："谁和你来混说，小姐现在这里，仔细着你的皮。"小才听说小姐在此，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忙放了手，说道："不肯就罢了，何必要这样的大惊小怪呢？"明儿道："赶快搬一张香案到牡丹亭旁边去，休要再讲废话了。"小才见她这样与往日大不相同，当然不敢再去嘻皮笑脸的了，忙搬了一张湘妃竹的香案，跟着明儿径向牡丹亭而来。这正是：

神女无心出云岫，襄王乏术到阳台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　慰娇娃老妪烹野雉　见仙婆医士想天鹅

那一轮皎洁的明月，从东方含羞带愧慢慢地现了出来。她的可爱的光华，照遍大千世界，她最能助人清兴，而且又能引人的愁思和动人的感触。那一群小鸟见她出来，似乎受了感触的样子，反舌歙翼闭着眼睛，一声也不响。那园里的花儿似乎动了清兴，展开笑靥，静悄悄的度它的甜蜜的生活。亭右的她，似乎引动愁思，拂袖拈香，仰起粉脸，朝着月亮微吁了两口气，玉手纤纤的将香插到炉中，展起罗裙，盈盈的拜了下去，深深的做了四个万福，樱唇微微的剪了几剪，便退到牡丹亭里，懒洋洋的往椅子上一坐，斜首望着天空；可是她的一颗芳心，早就沉醉了。那个善伺人意的明儿走到香案跟前，端端正正的拜了几拜，跪在地上，口中说道："我们小姐随便什么心事，全要和我说的；今天她不告诉我，我已经明白了，我要替小姐祷祝过往神祇，但愿姑老爷封王为帝，扫平暴乱，四海清宁的时候，用香车宝马，将我们小姐接了去，做一品夫人，我也沾光得多了。"她说到这里，丽华嗤的笑了一声，也不言语。明儿便站起来，跑到丽华的身边笑道："姑娘，我说的话错么？"她也不答应。明儿笑道："我晓得了，我刚才祷祝，还少两句：因为小姐和他已经分别好久了，姑老爷现在得志，就来将小姐接去，早成佳偶吧！"丽华笑道："好不要脸的蹄子，任何没脸的话，你都嚼得出。谁要你在这里捣鬼？"明儿笑道："嘴里说不要我在这里，可是心里不知怎样的欢喜呢。"丽华笑道："这蹄子越来胆越大了。"明儿笑道："罢呀！姑娘你不要这样装腔做势的；象我明儿这样的体贴你，恐怕没有第二个了。"丽华笑骂道："嘴不怕烂了么，只管噜嗦不了。少要嚼舌头，跟我到园中去闲步一回罢！"明儿点首答应，便喊小才将香案收去。小才高高兴兴的起来，只当明儿喊他去做那个勾当的呢，后来被明儿一拒绝，又加上一个迎头二十五，只弄得垂头丧气。见明儿喊他搬香案回去，碍着丽华在这里不敢多讲，只得将香案搬起。临走的时候，向明儿下死劲盯了一眼，口中叽咕道："你不记得那天百般的哄我和你。"他刚刚说到这里，明儿

羞得无地可容。丽华早已明白，忙向小才喝道："蠢才！她叫你将香案搬去，难道还不依从么？怎的嘴里叽咕什么，还不给我快点搬去，迟一些，我回去告诉太太，马上就将你赶了出去，看你倔强不倔强啊！"小才叽咕道："姑娘不要怪我，原是她惹我的。"丽华喝道："她惹你做什么？男女大了，难道还不知回避吗？"明儿还恐他再说，忙向丽华道："这东西出口不知一些轻重，还是让我去告诉太太，请他立刻动身的好。"她说罢，故意要走，吓得小才连忙跪下哭道："好姐姐！我下次可不敢了；你如去告诉太太，我就没有性命了。"丽华见他这样，禁不住笑将起来，忙道："还不快些搬了去！"小才从地下爬起来，搬起香案飞也似的去了。丽华向明儿笑道："这真奇了！我讲的话，倒没有你的话有用，可不是反了天了吗？"明儿羞容满面，低着头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，搭讪的说道："小姐不要笑我罢！只怪我一着之错。"丽华忙道："你不用见疑，我本来和你说的一句玩话。一个人谁没有错处呢？不过错了以后，千万不能再错就好了。我们主婢，也比不得别人，你就是有一点错儿，现在已经改过自新，我难道还来追寻你吗？我们去散步罢！"她说罢，和明儿手携手到各处去闲逛一回。这时，正是新秋天气，河内的荷花，已经半萎，亭旁木樨，早结蓓蕾；野虫唧唧的叫个不住。她徘徊了一回，究竟乏味，便欲和明儿回去。明儿笑道："今天的月亮真是难得，我们停一会子回去吧。"她说道："还是早一些儿回去的好，免得太太盼望。"明儿点头道是，便和她顺着花径走了出来。还未到园门，蓦地起了一阵微风，习习吹来，丽华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当时倒也没有介意，便和明儿出得园来。回到楼上，只见雪儿笑道："你们到哪里去的？太太一连着人来问过几次了。"明儿笑道："你怎么回的？"雪儿笑道："我说小姐到后花园里去散步了。"明儿笑道："看不出你倒有些会隔壁算呢，真的我和小姐方才从花园里来的。"她们俩正在谈话，碧儿跑进来说道："太太不放心，打发我来望望小姐回楼不曾。"明儿笑道："这蹄子，想是眼睛跑花了，小姐坐在这里，难道没有看见吗？"碧儿一掉头见了丽华，忙笑道："原来小姐回来，我还没看见呢；你到太太那里去吗？"明儿见她懒懒的，只当她疲倦已极，忙向碧儿道："你去到太太那边，就说小姐在后园里逛了一会，现已回来。因为身体疲倦，已经睡了。"碧儿答应去了。明儿又向雪儿道："你还在这里发什么呆，天不早了，也该去睡了。"雪儿道："不等小姐睡了，我就好去睡的吗？"明儿道："这里用不着你，小姐自有我来服侍，你早点去挺尸罢，省得到明天早上，教人喊得舌枯喉干的，还是不肯起来。"雪儿果然瞌睡，巴不得的

明儿这两句呢，忙起身下楼睡觉去了。明儿走近来，向丽华问道："姑娘还吃点东西么？如果要吃，我就去办。"她摇头说道："不需不需。我此刻不知怎的，好端端的头晕起来，你快来扶我到床上去躺一下子。"明儿忙扶她立起，谁知她刚才站起，哇的一口，接着一连呕了十几口，复又坐下，只是呻吟不止。明儿忙去倒了一杯开水，与她嗽口，然后扶她上床，用被子替她盖好。自己又不敢离开，先用扫帚将楼板上扫得清洁，过来低声问道："小姐！你现在觉得怎样？"她呻吟着答道："别的倒不要紧，只是头昏得十分厉害，象煞用刀劈开的一样。"明儿那敢怠慢，脚不点地的飞奔下楼，告诉邢老安人。她听了这话，滚萝卜似的扶着碧儿赶到丽华的楼上，进了房门，就发出颤巍巍的声音问道："我的儿！你觉怎样？"说着，已到她的床前，邢老安人坐在床沿上，又问了一遍。丽华见母亲到了，忙勉强答道，"请母亲放心，我只不过有些头晕，别的倒不觉得怎样。"邢老安人伸出手来，在她的身边一摸，竟象火炭一样的炕热，不禁慌了手脚，又骂明儿不当心服侍姑娘。明儿一声也不敢响，满肚子委屈。丽华忙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娘呀！你老人家不要去乱怪她们；一个人头疼伤风，原是当有的事呢。"邢老安人说道："假若她们服侍周到，你又何能感受寒凉呢？"说话时，阴识、阴兴听说妹妹生病，忙着一齐赶来慰问。阴识向邢老安人说道："母亲！你老人家放心，妹妹差不多是受了一些寒凉了，所以才这样发热头晕。买一些苏散的方子来，疏化疏化自然就会好了。"邢老安人道："可不是么，这都是些丫头不当心，弄出来的。"说着，便问阴识道："买些什么苏散的方子？你快些儿用笔写好，就叫小厮去配罢！"阴识答应着，退了出来，蘸墨铺纸，写着荆芥、防风、白芷、苏叶、麻黄五样，便叫一个小厮配去。小厮拿着单子，飞也似的向宛城去了。没多时，小厮将药买好回来，送到楼上，明儿忙接过来，一样一样的放在药炉里，兑匀了水。一会子，将药煎好，将渣滓剔下，盛在碗里，明儿捧着便进房来。邢老安人见了骂道："痴货，那药刚刚煎好，就忙不了捧来，怪烫的，教她怎样吃法？还不先摆在茶儿稍为冷冷。"丽华忙道："烫点好，就给我吃罢！"邢老太太说道："乖乖！你不用忙，那药刚才从炉子里倒出来，滚开的怎样吃法？等得稍减一点热气，再吃罢！"丽华也不言语。明儿此时真个是啼笑不得，进退不可。停了一会，邢老安人喝道："你那小蹄子，难道听我说了两句，就动气了么？痴呆呆的站在那里，药也不捧过来，还等我去捧不成？"明儿忙将药捧了过来。丽华就向明儿的手中，将药吃完。明儿放下药碗，用被子替她重重盖好。阴识对她说道："妹妹，你好生睡

一会子，等到出了些汗，马上就要好了。”丽华一面答应着，一面向她母亲说道：“母亲，你老人家请回去安息，我没有什么大要紧，出了汗就好了。”邢老安人忙道：“是的，我就睡觉去，夜间千万自己留神，出汗的时候，不要再受风要紧！”她满口答应，邢老安人又教雪儿起来，帮着明儿服侍小姐。雪儿一骨碌爬起来，没口的答应。邢老安人又叮嘱一番，才扶着碧儿下楼去了。接着阴识、阴兴也自下楼去安寝了。雪儿揉揉睡眼悄悄的向明儿笑道：“姐姐！你今朝可碰着钉子了。”明儿笑着，悄悄的答道：“还要问呢！蹄子蹄子，直骂了一大堆儿，也是我合当倒霉晦气罢了。”她二人见丽华已经睡着，便对面赶围棋儿。弄了一会子，不觉疲倦起来，伏着桌子，只是打瞌盹。一会子，两个人都睡着了。再等她们醒来，已是天色大亮。二人忙到丽华的床前，见她已醒了，粉面烧得胭脂似的，紧锁柳眉呻吟不住。明儿低声问道：“小姐，今天好些么？”她呻吟着答道：“汗可是夜来出得倒不少，只是热怎的不肯退？”明儿伸手进被一探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周身炕热到十二分火候，忙又问道：“小姐，你还觉得怎样？”她勉强答道：“头晕倒好一些，可是身子恍恍惚惚的，象在云端里一样。”明儿正要再问时，邢老安人扶着碧儿，后面跟着一个七十多岁的婆子，径进房来。明儿、雪儿忙去搬两张椅子，靠着床前摆下。邢老安人和那个老婆子，一齐坐下，邢老安人靠着丽华的耳边，悄悄的问道：“乖乖，你今朝可好些么？”她呻吟着答道：“头觉得不大晕了，只是精神恍惚得厉害，身子轻飘，象煞在云雾里一样。”邢老安人用手在她的头上摸了一把，不觉皱眉说道：“热倒象反增加了许多。”那个婆子问道：“小姐的病是几时觉得的？”邢老安人道：“啊也！张太太，我竟忘了。”忙向丽华道：“儿呀，东邻张太太，特地来望你的。”她忙说道：“烦老人家的驾，罪过罪过！”邢老安人对张太太说道：“她的病，就是昨天晚上到后园里去散步觉得的。”张太太道：“哦！我晓得了，这不是病，一定碰见什么促狭鬼了；大凡人家的儿女，越是娇着，这些促狭鬼前后就跟着她，一得个空子马上就揪她一把，或是推她一交，都要将她弄出病来，才放手呢！”邢老安人忙问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还有解救么？”张太太道：“怎么没有呢？我回去请个人来替她解救解救。”邢老安人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去请什么人？”张太太道：“就是马奶奶啊！她专门医治这些怨鬼缠身的毛病。”邢老安人喜道：“那就好极了！就烦你老人家去将她请来吧！”张太太满口答应，起身下楼，一刻儿，带来了一个老太婆，身穿黄布袄，腰系八卦裙，手执擎香蟠龙棒，见邢老安人，打个大喏，便走近床边，向丽华脸上熟视了一会，

便命人摆设香案。马太婆将头发打散，坐在椅子上巍巍不动。阖宅的人都立在旁边，肃静无声，一齐望着她做作。阴识焚过香，磕过了头，刚刚站起，但见马太婆狂叫一声，连椅子往后一倒，吓得众人一跳。阴兴忙要过来扶她，张太太连忙摇手止住道："不用不用！她这时入阴曹和促狭鬼去谈话了。"阴识心中有些不大相信，但是老安人的命令又不好去反对，只是含笑不语。一刻儿，只见马太婆微微的苏回了一口气。张太太忙对众人说道："赶快焚香叩头，她回来了。"阴识只得又去焚香叩头。马太婆慢慢的从地下爬起来，对老安人说道："恭喜太太！小姐碰见的黄鼠狼的神，我方才下去和他争论了半天。他兀的要追小姐的性命，他说小姐是狗投胎的，在前世曾将他咬死，他要报仇。我又向他劝解一会子，准他猪头三牲，香烛纸马，一只野雉，他才答应。太太可快点预备罢！"老安人道："猪头三牲是敬他的，但要野雉做什么用呢？"马太婆道："买一只来，须你老人家亲自动手烹调，先敬神后与小姐吃，不上三天，就会要好了。"老安人满心欢喜，忙差人去买野雉，一面又取出五十两银子，赏给马太婆。马太婆还谦辞了一阵子才收下银子，告别走了。张太太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你可照办罢！我也要回去。"她说罢告辞，也走了。一会子，买野雉的小厮回来说道："宛城、春陵都跑到了，买不着野雉。"邢老安人勃然大怒，骂道："叫你们这些狗头办这一点事，都办不到，可见就是吃饭罢。"阴识见邢老安人动怒，忙前来说道："请你老人家暂息雷霆，让别个再去买一趟看。如果买着了，将这些狗头一个个重打一顿，赶出去便了。"说着，向那几个小厮喝道："还不给我滚出去！站在这里发什么呆！"那几个小厮，抱头鼠窜的下楼去了。阴识明知野雉买不到，下了楼。带了十几个家丁到郊外去打猎；也是他的孝心感动上苍，果然打到一只野雉。忙回来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到四处的乡镇上寻了好久，果然没有野雉，孩儿没法，只得带了几个家丁，到郊外去打猎，才打到一只。"邢老安人大喜，忙教拿进来，亲自动手，将野雉杀了，竟弄了半天，才将雉毛挦去。阴识听得马太婆说过，不准别人动手，只得望着邢老安人一个人弄着，也不敢去喊别人来帮助。邢老安人将毛挦得干净，又用刀将鸡肉一块一块的切开，方才放下锅，和着油盐酱醋之类，将雉肉烹好，用碗盛起来。众人七手八脚的，早将猪头三牲预备停当。邢老安人将野雉恭恭敬敬捧到桌上，嘴里又祷祝了一会，亲自点烛焚香，叩了头，将雉肉捧到丽华面前说道："儿呀，你将这碗里的雉肉吃了下去，毛病马上就会好了。"丽华也不敢重违母意，只得勉强喝了一口汤，吃了一块肉，放头倒下。老安人还教

她吃，她呻吟着答道："母亲，请老人家不要烦神了，孩儿实在不能再吃，恶心得好不难受。"阴识插口说道："母亲！不必尽管教她吃，只要吃过了就算了。"老安人便命人将碗拿下去，满望她就此好了。

谁知到了第二天，再来瞧看，俗语有一句道，外甥打灯笼照舅。老安人可是没了主意，整日价愁眉苦脸的。阴识道："母亲！你老人家做的事，论理本不应我们多嘴；但是人生了毛病，当然要去请医生来诊视才好。没的听着风，就是雨，妖魔鬼怪，鸟乱得一天星斗。你老人家想想，到如今妹妹的病，不独没有好一些，反而加重了。"邢老安人叹一声，片晌无语。阴兴道："我听得人家说，宛城东门外，有个医生很好，名字叫什么万病除，不论百样的病，只要经他的手一诊，马上就好。我看妹妹的病，现在愈来愈重，何不将他请来看看呢？"邢老太太骂道："你这个畜生！明知有个好医生，为什么不早些说出呢？一定要挨到这会，才告诉人。"阴识忙差人飞马去请万病除。不一刻，万病除到了。阴识、阴兴忙将他接到大厅上，献茶，问了名姓。阴识便将万病除请到丽华的绣楼上。明儿忙将帐子放下。邢老安人坐在旁边问道："这就是万先生么？"阴识道："正是。"万病除斯斯文文的走到丽华的床前，往椅子上一坐。明儿将丽华的玉手慢慢的拉出来。他见这只玉手，早已野心大动，急切要一见帐里的人。他握着丽华的手腕，觉得软如棉絮，滑如凝脂。停了一会子，他陡然心生一计，向阴识道："请将帐子揭开，让我看一看虚实寒热。"阴识忙叫明儿将帐子揭开。他伸头一张，不觉神魄据失，大了胆在丽华粉腮上摩了一会，才缩手离位，把手拍着胸脯，拍得震天价响的对阴识说道："大世兄，请太太放心，小姐的病，不过重受寒凉，没什么要紧。"这正是：

狼子野心直可恨，佳人病势入危途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　瘈犬登门屠户吃粪　痴猫守窟小子受笞

却说万病除满口担保道："不是我万某夸口，照小姐这点细些小病，不消三剂药，管教她好就是了。"邢安人听他这话，自然欢喜，说道："只要先生肯替我们小姐将病看好，要谢什么有什么。"万病除笑道："太太！老人家不须客气，晚生用心就是了。"说着，阴识将他送到外边的明间里。小厮早就将砚台笔纸预备停当。万病除靠着桌子坐下，摇首摆尾的想了一会子，便拿起笔来，装腔做势的又停了半天，嘴里叽咕道："太阳入于少阳，有火伤心，太阳入于少阳，天火伤肠。"七搭八搭的哼个不了。阴兴悄悄的向阴识道："这先生如何？不要说别样，你看他开一张单子，何等郑重！"阴识点头暗暗的佩服。他听见有人赞成他，愈是牵丝不了，一张单子，直开了半天，才算开好。老安人忙拿出五两纹银，教家丁送他回去。万病除哪里肯收，口中说道："请太太无须客气，等我将小姐的病看好之后再说。"老安人再也不准。无奈他一百二十个不受，老安人却也无法，只得命人送他回去。他在马上一路胡思乱想的说道："这也是天缘巧遇了，你看她的那副模样儿，可不是天下独一吗？她一定是有心于我，如果没心于我，我用手去摸她的粉庞儿，难道一声不做吗？只要我将她的毛病看好，怕她不给我吗？凭我这个样儿，在宛陵的四乡，不是我说句麻木话，谁有我这样的威风呢？"他想到这里，不禁点头晃脑，险些颠下马来。那个跟马的小斯见他这样，也不觉好笑，暗道："这位先生有些神经病吗？"他自己哪里觉得，一味的嘻皮癞脸的。一会子到他的家门口，小厮忙将马头一带，那马便立住不动，等他下马。谁知他正自想得出神，见马不走，举起鞭子在马屁股上着力打了一下子。那马霍的向前一跳，将他往下一掀，一个倒栽葱，只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。可巧刚刚天雨才晴，路上的泥泞，完全被他沾去，浑身斑斑点点，好象泥牛一般。他又羞又气，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马骂道："你这个王八蛋，岂不是有意和我寻开心么？"他痛骂了一阵，便对小厮说道："烦你回去罢，我现在也不要骑马了，就是步行回去咧。"他说罢，低

着头，一径向西走去，那个小厮不禁诧异的说道："先生，你不是已经到家了吗，又向西到哪里？"他听得这话，忙立住脚步，回头一看，不禁自己也好笑，忙道："几时到这里的，怎么我一些也没有介意？既如此，更好了，你赶快回去罢。"小厮笑着跳上马，一径回去不提。

再说阴识见他走后，忙拢近来，朝他的单子上仔细看了一会子，只见脉案上开的是：大受寒凉，身体不安，火热厉害，头又晕眼又花，用一方以治。下面写着：附片五钱、肉桂三钱、羌活三钱、白芍三钱、茯苓三钱、细辛五分、防风三钱、前胡三钱、桔梗一钱、冬瓜皮一钱、灯薪五钱做引子。阴识对医药一道原有些三脚猫，见他这张单子，只吓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阴兴问道："如何？"阴识抿嘴道："万先生这方子，未免胆太大了。"阴兴听他这话，很不以为然的说道："怎见得胆大？"阴识道："什么病可以用五钱附片，三钱肉桂呢？"阴兴道："你晓得什么，人家既然能用这两味，想必别有用意的。"阴识忙教小才拿着这个单子，到宛城药材铺子里去配。小才那敢怠慢，就出了门，上了大骡。一骡放到宛城一家药店门口停下，将骡子拴好，进了店，将单子往柜台上一放，说道："替我配一帖药。"里面走出一个老相公，将单子接到手中，撑起老光眼镜仔细看了一遍，捋起胡子说道："这单子上面的药，我们这里不全，请到别人家去配罢！"小才拿起单子，便到东面一家药铺子里去配。一个小学徒的，正站在柜台旁边打盹。小才将柜台一拍，喝道："伙计，你夜里没有困觉吗！生意来了。"那个小学徒的被他冒冒失失的一嚷，吓得一怔，忙将睡眼揉开，没住口的答应道："来了来了！"说着，伸手将他的单子接过，往戒尺底下一压，拿起药盘便去配药。这时里面老板听得小才的呼唤，他正在小便，裤子也来不及束，就赶到外边。见学徒已经动手配了，他便先将裤腰束好，走进来朝药单子仔细一看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忙伸手将学徒打了一个耳光，骂道："你这个混蛋！连眼睛都瞎了，这样的单子，你就配了吗？"他说罢，将单子还与小才说道："这单子上的药，我们小店里配不全，请换一家罢！"小才听他这话，心中十分诧异的问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？药不全，难道就开药店了吗？"那店老板说道："委实不全，请换一家罢！"小才深怕耽搁辰光，回去又要挨打，急得向店老板大声说道："呔，你说没有，怎么你家相公又配呢？想必是有的，没有他就配了吗？"那店老板说道："这倒不要说，他是才来的一个学徒，晓得什么，你不看我方才打他吗？"小才说道："我晓得了，莫非怕我不给你钱吗？"店老板笑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，我们既然开一爿药铺子，你

不给钱他不给钱，难道我们吃西北风吗？”小才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为什么又见生意不做呢？”那店老板对他说道：“老实对你说一句，你这单子，不问拿到谁家去，总不见得配给你的。”小才听了这话，更是惊异问道：“照你说，我这单子竟没有地方配了？”店老板摇首说道：“没有没有。”小才道：“难道配这单子就犯法了么？”店老板道：“不是犯法，恐怕要招人命。”小才益发不放心的问道：“难道我们这单子上有杀人刀么？”那店老板被他逼得不得已的问道：“你这单子究竟是人吃的，还是牛吃的？”小才听他问得蹊跷，忙转问道：“人吃怎么？牛吃怎么呢？”他道：“牛吃还可以，如果是人吃的，包管今天吃下，明日送终。”小才说道：“什么药这样的厉害呢？”他道：“什么病能用三钱肉桂，五钱附片呢？”小才道：“你不用管，好歹这单子又不是你开的，怕什么呢？”他道：“这是不可以的，人命关天，岂能乱动？”小才道：“那么你将这两样厉害的药少配些罢。”他答道：“如果这样办，还可以。”他便动手，一味一味的配了半天，才将这一副药配好。小才付了钱，跳上骡子，连打几鞭。那骡子两耳一竖，腾云价的回来了。跑到半路上，小才方想起药没有携取，忙兜转骡子，重到这家药铺子里，取药便回。待得到家时，已是申牌时候。他跳下骡子，将药送进去。阴识问道：“为什么到这会才来？”小才便将以上的话说了一遍。阴识也不答话，就将药送到楼上。邢老安人正是守得心焦，见药配来，忙叫明儿去煎。明儿一会子将药煎好与丽华吃下。大家全坐在她的房里，静悄悄的候着。但见她吃下药，没一会子，汗出如雨，额上直是滚个不住。阴识对邢老安人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快些到被窝里探探看，汗出到什么样子了？”邢老安人便伸手入被一摸，那被褥上完全被汗湿透了，忙叫明儿将上面的被子揭去。但见她面色惨白，娇喘微微，一句话也不能说了。阴识走到她面前，用手在她的额上一按，跌足叹道：“这便怎生是好？狂热一分也没有退去。”阴兴道：“再去请万先生来看看，究竟出汗不退热，是什么道理？”阴识忙着人去请万先生。一刻儿万病除脚打屁股的进来。阴识忙迎上去，首先问道：“舍妹服先生的药，汗是出得不少，但是狂热有增无已，究竟是个什么缘故呢？”他之乎者也的答道：“夫狂热不肯退者，定是大汗未出也；若夫再以出汗之剂服之，大汗一出，周身无病矣。”阴识便领他到丽华的房中。邢老安人忙问道：“小姐汗是出得和洗沐的一样，怎的狂热简直一分不退呢？”万病除笑道：“请太太放心！在我手里看的病，不会不好的，小姐出汗不解热，一定是还是汗没有出透的缘故吧！再将药煎与她吃，等汗出透了，自然就会好了。”邢老安人忙叫明儿将药

再煎。明儿忙又去煎药，给小姐吃了。万病除又问道："现在她怎么样了？"邢老安人忙将帐子揭开说道："请先生来看看！"他巴不得这一声，忙走到她的床前，睁开那一双贼眼，向她望了一会，猛的伸出那一双又粗又大的黑手来，摸她的颊额，可是把个丽华羞得欲避不能，欲喊无力，任他摸了半天。可恨这万病除野心勃发，竟由她的粉颈下面，一直探到她的胸前，只觉得双峰高耸，宛如新剥鸡头。他可心花大放，把手缩了出来，对邢老安人笑道："别的医生看病，他奉旨不肯替人家摸胸口的；他们这些装腔做势的派子，我可学不来；我看病无论何人，总要探一探虚实寒热的。"老安人哪里知道他的念头，满口称是。他又笑吟吟的向丽华问道："小姐的月经是几时当期？"丽华此刻，又羞又愧，又气又恼，哪里还去答他的话儿，强将身子一掉，面孔朝里，呻吟不住。邢老安人忙道："先生！你不要去问她，我晓得的，出了房细细的告诉你。她们女孩子家，将这些光明正大的事，都是怪难为情的，不肯说出来。"万病除笑道："原是原是。我看了无数的小姑娘毛病，问她们的月经，总是吞吞吐吐的难说出来。最后还是她的母亲，或是嫂子代说出来。她们还羞得无地可容哩！"他说罢，起身出来，邢老安人也就跟了出来，将丽华的经期一五一十的告诉他，他点头笑道："我晓得了，太太请放心罢。这一剂药，将二次吃下去，马上就转机了。我现在还有许多事，无暇再耽搁了。"他说罢，起身下楼。阴识忙叫人拉出一匹马，送他回去，不提。

再说丽华见万病除走了之后，只气得泪流满面，嘤嘤的哭道："哪里请来的这个混帐医生？我宁可死，也不要他看了！"邢老安人忙道："儿呀！你不要误会，医生有割股之心，他问你都是他留神之处。"她不回答，只是哭个不住。邢老安人也无法劝慰。这时明儿已经将药捧了过来，她哪里肯吃。慌得邢老安人哄道："乖乖，这药是你哥哥开的单子；那个王八已经打走了。"她哭道："妈妈，不要哄我！不过吃了他的药，心中象火烧的一样，所以不愿再吃了。妈妈既然教我吃，我还能违抗么？"她说罢，一口气将药吃下去。这一来，可不对了，没一会，只见她从床上劈头跳起来，青丝缭乱，一双星眼，满暴红筋，大声说道："好好好！你们想害刘文叔么？恭喜你们，我跟他一同死了！谁能留住我？十万赤眉强盗已经被你捉住了么？"众人吓得手忙脚乱，大家全抢过来，将她按住。争奈她大力无穷，一挥手，将明儿、雪儿推得跌到三尺以外。邢老安人更是心肝肉儿哭个不住。这时阴识、阴兴正在楼下议论万病除的方子，忽听得楼上沸反盈天，大闹起来。二人一惊不小，一齐飞奔上楼，只见丽华披

头散发，满口胡言。阴识抢过来，一把将她按住。丽华还要挣扎，阴识死力将她压住。阴兴也过来帮忙，才将她扳倒睡下。阴识一面按着，一面埋怨阴兴道："这都是你招来的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姓万的方子，万不可吃，你偏要替他扯顺风旗。昨天小才将单子拿去配，药铺里没有一家肯配，后来将肉桂附片减去三分之二，才将药配来。如今妹妹这个样子，还想活么？"老安人听见这话，一头撞在阴兴的怀里，大哭大骂道："好孽障！你究竟和你妹妹有多少深仇大怨，三番两次的盘算她？现在她要死了。你总算安心了。畜生！你不如将我的命也算去吧，省得见我的心肝死得可怜！"邢老安人说了一阵，忽的往下一倒，双目直视，竟昏厥过去。明儿、雪儿吓得走投无路。阴识忙向她喝道："还不过去，将太太扶起来，发什么呆呀！"阴兴一面哭，一面和众人将邢老安人扶起来，在背上轻轻的用手抚个不住。一会子，邢老安人才舒过一口气来。阴识到此时，也由不得别人做主，忙差人到春陵去请李雪梅医生，没多时，李雪梅到了。阴识命明儿等将小姐按住，自己下楼，将李雪梅请上楼来，到床前略一诊视。李雪梅捋着胡子，沉吟了一会，退出房来。阴识躬身问道："敢问老先生，舍妹可有回生之望么？"李雪梅摇头咋舌道："不容易，不容易！只好尽我的力量。如其再不中用，那也无法可想。小姐的贵恙，可曾请先生看过吗？"阴识道："请过万病除看过了。"李雪梅道："可有单子？"阴识忙去将单子拿与李雪梅。他仔细一看，拍案大惊道："该死！该死！这分明是伤寒化火，还能任意用这些附片肉桂吗？真是奇谈！"阴识道："晚生也是这样的设想，无奈家母等一厢情愿的脾气，不喜别人多嘴的，弄到现在，才后悔迟呢！"李雪梅叹道："这等医生，不知白送了多少人命了！"他拿起笔来，酌量半天，开了一张单子，上面写着：羚羊角三分，金钗、石斛五钱。他对阴识道："叫人去配，估量这羚羊角要磨半天呢，快点就去罢！"阴识忙差小才，拿着单子指名到保和堂去配了。这时楼下有个小厮上来禀道："万先生来了。"阴识听了，把那无名的业火高举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忙辞了李老先生匆匆的下得楼来，劈面就看见万病除笑嘻嘻向他问道："大世兄，小姐的病势如何？"阴识也不和他客气，冷笑一声道："先生的妙药，真是手到回春！舍妹现已好了，到后园里去顽耍了，请先生就到后边去看看，也好教先生喜欢喜欢。"万病除听得他这话，真是乐不可支的笑道："非是万某空夸大口吧。"阴识道："果然果然。"说着，便将他一径带向后面而来。走到腰门旁边，阴识喊道："走出几个来！"话犹未了，里面厢房里跑出四五个家丁来。阴识喊道："将这个狗头，先捆起再说。"那几个

家丁，不由分说，虎扑羊羔似的将他捆起。阴识掣出皮鞭上下抽个不住，口中骂道："你这个杂种！登门来寻死，可不要怪我。今天将你生生的打死，好替我妹妹偿命！"将万病除打得怪叫如枭，满口哀告。阴识哪里肯息。打了半天，忽然心生一计，便叫人将他抬到后门口，用溺器盛了满满的一下子臭粪，硬将他的嘴撬开，灌了一个畅快，才将他放下来。他抱头鼠窜，一蹒一跚的走了。一会子，到了自己家里，浑身全是粪汁，臭不可当。许多人掩着鼻子来问他，他只得说是行路不慎，失足落下毛厕的。他将衣服一换，带了家小，连夜搬家逃得不知去向了。再说阴识将万病除摆布了一阵，才算稍稍的出口恶气。带了众人回来，他便上楼对阴兴说了究竟。阴兴也很快活。阴识忙问阴兴道："小才去配药回来没有？"阴兴道："不曾回来呢。"阴识诧异道："怎的去了好久，还不回来呢？"他便喊了一个小厮前去催他。这小厮就跳上大骡，一口气跑到保和堂门口停下。小厮跳下骡子，但见小才倚着柜台外边，闭着眼睛，只管在那里打盹。小厮也不去喊他，竟向店伙问道："阴府上的药配好没有？"伙计答道："早已配好。喊他数次，这个家伙睁开眼睛，开口就要骂人，我们气得也不去喊他了。"这个小厮素来和他不睦。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忙对店伙说道："请你将药先交给我带回去，让他在这里打一会瞌睡罢。"店伙也不知就里，忙将一个羊脂玉的杯子取出来，里面盛着羚羊角磨的汁，又将金钗，石斛用红绿绒绳系好，一起交与小厮。那小厮上了骡子，飞也似的回来了，将两样药送到楼上。阴识忙问道："小才呢？"那小厮撒谎道："我去人家早已将药配好了，摆在那里。我问他到哪里去了，那店里的先生都不肯说。后来被我再三追问，才告诉我，说他去看把戏了。我想小姐这样危险，还能再耽搁么？就将药拿回来。"阴识听得，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这正是：

无名业火三千丈，可怖皮鞭五尺长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　出奇制胜智勇冠三军　触景生情缠绵书一纸

却说阴识听得那小厮的话，勃然大怒，也不言语，忙将羚羊汁和金钗、石斛送进去，关照明儿怎生弄法。明儿一面答应，一面将药接了过去。阴识退了出来。没多时，小才在药店里打盹打得醒了，再问药方，已经被人拿去，只吓得倒抽一口冷气。没奈何骑上骡子，没精打采的回来。才下骡子，劈面就和阴识撞个满怀，吓得倒退数步，忙想要走，阴识喝道："叫你去配药，药配到哪里去了？"小才抿着嘴也不敢回嘴。阴识气冲冲的骂道："好狗头，越来越不象个模样了！是我教你去办事，都不在心上了。你们给我将这畜生捆起来，重打一顿，给我赶出去！"有几个家丁，忙走过来将他按住，着实的打了数十下子。只打得小才象蛇游一样的满地乱滚，只是央告不止。阴识到底是个面恶心善的人，见他这样，不由的心软起来，忙道："放下来。"那些家丁连忙住手，将他放下。小才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央告道："求大主人开恩，我下次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不敢再怠慢了；如果再犯这个毛病，尽你老人家打死了也是情愿的。"阴识道："果然改过么？"小才叩头道："再不改过，随大主人怎么办我就是了。"阴识见他说得可怜，而且平日又不是个刁钻的，便说道："如能改过，且饶你个下次！"小才听了这话，忙叩了几个响头，爬起来一溜烟向后面去了。阴识便回到丽华的楼上。李雪梅站起来问道："大世兄，令妹服药的情形怎样？请你带我进去看看！"阴识忙领着李老先生进得房来，但见邢老安人只是向他们摆手示意，教他们不要吵闹，悄悄的说道："她吃下了药，停了一会，便不吵了，现在已经睡着。"李老先生忙退出来，对阴识笑道："恭喜恭喜！小姐的病，有几分希望了。"阴识谢道："全仗先生妙手，能够将舍妹看好，阖家就感恩不尽了。"李雪梅又谦逊了一阵子，提起笔来，仔仔细细的开了一张转手的方子，汤头是用的竹叶石膏汤。阴识忙又差人去配了来，煎好了，等候着。一直到天晚，她才慢展秋波醒了。邢老安人真个是喜从天降，静悄悄的问道："我儿，你现在觉得怎样呢？"她吟呻着说道："清爽得多了。"明儿忙捧

了药过来给她吃。她又将第二剂药吃下去，一直酣睡到第二天巳牌的时候，翻身叫饿。邢老安人便出来问李雪梅道："请问你老人家，小女现在饿了要吃，可能吃一些薄粥吗？"李雪梅点首说道："可以可以。"明儿顺手随便盛了一碗薄粥，捧到床前。她吃下去，没一刻儿，又酣呼睡去。李雪梅道："小姐的贵恙，料可无妨了，老汉要回去了。"他又留下一张单子，给阴识道："这单子是善后的，你教她多吃几剂，就可大好了。"阴识连连称是，忙教四个家丁抬一乘小轿，送他回去。临走的时候，又恭恭敬敬的送上五百两纹银。兄弟两个，一直送出大门外，方才回来。由此向后丽华的病势，日见轻减。不到三月，已经大好了，按住不表。

却说刘缜等自从失败之后，东奔西走，四处活动，不上数月，已将新市、平林的两路贼兵收伏了；又数日，又将下江的兵马联合停当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预备厮杀。刘缜令兵马共分六部，以备调用。休息了几天，大排筵席，上至诸首领，下至士卒，俱欢呼畅饮。酒后，刘缜和各将领申立盟约。到了第二天，北风怒吼，大雪纷飞，正是残冬的时候，诸将领纷纷请令出兵。刘缜也是跃跃欲动。正要发兵，刘文叔即忙止住道："此刻天寒地冻，出兵征伐，十九不利。时机未到，不可乱动！"王常听他这话很不以为然，忙道："趁他不备的当儿，猛的发兵，杀得他个片甲不回，岂不大妙；三将军何故反而违抗众议呢？"刘文叔笑道："诸君的高见，并非不佳；但是如此冷天，一旦发令动兵，他们士卒，一定是畏寒怕冷，容易气馁，而且蓝乡、宛城各处，未见没有防备的。依我的拙见，不如等到除夕那一天，他们准没有预备的，何妨潜师进袭，谅这小小的蓝乡和宛城两处，还怕不到手么？"诸将领听他这番话，一个个毫无言语，都是暗暗的佩服不止。好容易等到大除夕那一天，所喜天气晴和，微风不动。一天早上，刘缜升帐，就要出兵。刘文叔忙再止住道："凡事岂可性急，急则岔事；今天发兵，以夜里为最好；现在出兵，你想有什么益处呢？"刘缜沉吟了一会道："果然不错！"只得又忍耐等到晚，约在二更相近，才调动全队。刘文叔与刘伯姬、李通、成丹四人带领一队兵，径向泚水出发；刘缜、王常、李轶、邓辰等，带了全部的兵直捣蓝乡。差不多到三鼓的时候，大家偃旗息鼓；直等将蓝乡周近完全围起，一声令下，登时金鼓震天，灯球火把，照耀得和白日一样。原来这蓝乡是莽贼的手下将士屯粮之所，并非没有守兵。怎奈那些守兵，因为到了岁末的一天，谁也不肯去防范，你吃酒，我猜拳，十分热闹。到了这时，差不多大半都到睡乡中度生活去了。猛的一阵大乱，把那些贼兵从梦中

惊醒。揉开睡眼，只见灯光火亮，照耀得和白日一样，只吓得三魂落地七魄升天，连裤子也来不及穿，赤身露体的逃走。霎时，东奔西散，跑个精光。刘縯和诸将，不费一些气力，竟将无数的粮草夺到手。士气大振，诸首领俱有进兵泚水的念头。刘縯也不加阻止，便令邓辰、李轶带一队兵，在这里守住。自己和诸首领，带兵星夜向泚水进发。再说刘文叔等带兵到了泚水城下，东方已经发白，忙令李通搦战。城内守将甄阜、梁邱赐闻报大怒，赶紧披挂出城接战。忽见探事的进来报说："蓝乡失守！"二人听得这话，真个是半天里打了一个霹雳，面面相觑，半晌无语。梁邱赐大叫道："事已如此，不如开城和这班鸟男女决一死战。我们若是打胜了，趁势去将蓝乡夺回，岂不大妙。"甄阜听他这话，拍手道是。二人全身披挂，带兵出城。两边列成阵势。梁邱赐跃马横刀，用手指着刘文叔骂道："杀不尽的草寇，快来纳命。"刘文叔大怒，正要遣将迎敌。瞥见李通一马闯到垓心，摇动豹尾枪，也不答话，便奋勇大杀起来。战了五十多个回合，不见胜负。刘伯姬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拍动桃花驹，便来夹攻梁邱赐。甄阜正在后面压阵，见对方双将出马，深恐梁邱赐有失，忙教杜生出马。这杜生在甄阜的部下原是一员勇将，只见他将双锏舞起，飞马出阵。成丹更不怠慢，摧马摇枪，出阵接住。这时刘縯的大队已到，合在一处。刘縯一眼望见梁邱赐，不禁将那无名的业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一拍乌骓挥动双鞭，三战梁邱赐。好个梁邱赐，大战三人，毫无怯惧的情形，展开全身的本领，兀自转战不衰。可是甄阜见对面来了三个，战梁邱赐一个，不禁暗暗的替梁邱赐吃惊，由不得飞马出来。王常见对面有人出马，大吼一声，挥动龙舌枪，闯到垓心，挡住甄阜，大战起来。一时金鼓大震，喊杀连天，只索得目眩心骇。刘文叔看了多时，猛然见贼兵的阵脚纷纷扰动，才想起贼阵无人压阵，用马鞭一挥，从左右两边抄出两支兵，直向贼阵直抄过去。贼兵登时大乱，纷纷乱窜。甄卓见自己的阵势已动，大惊失色，忙弃了王常，飞马回阵来弹压，谁知军心一乱，任你怎样来弹压，终归没有用处。王常见甄阜回阵，哪里肯舍，紧紧的赶来。甄阜见兵心已乱，料想不能弹压，只得回身，又和王常大战了数十合，虚晃一锤，便想逃走。王常早知就里，展开龙舌枪，将他紧紧的逼住。甄阜见没有空子可逃，也下了决心，摆动双锤要起来，足可应付王常。南面杜生和成丹已战了八十多回合，杜生虽然猛勇，哪里是成丹的对手，剑法散乱。成丹觑个破绽手起一枪，刺杜生于马下。这时阵里早跑出两个小卒，枭下首级，跑回阵去。成丹却不回阵，拍马来助王常，双战甄阜。这里梁

邱赐又和三人战了多时，仍然毫不在意。刘伯姬见兀的战不倒他，她柳眉一锁，计上心来，虚晃一枪，拍马回阵，梁邱赐见去了一个劲敌，心中稍放下一点。刘伯姬向文叔通："我们将这两个贼将困住，你还不趁此袭城，等待何时？"这句话，提醒了刘文叔，忙领了一队兵，抄过贼兵的背后，向泚水而去。刘伯姬霍的翻转柳腰，攀弓搭箭，飕的一箭，直向梁邱赐的咽喉射来。梁邱赐正在酣战的当儿，猛的听得弓弦声响，晓得厉害，忙将头一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右耳已穿去半边，血流如注。正要拨马逃去，听得弦声又响，他连忙用刀尖一拨，将第二枝箭拨落，不敢恋战，大吼一声，拨马直向泚水而逃。刘縯、李通并马追来，一直追到城边，只见吊桥已经撤起，城头上站着一员大将。梁邱赐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刘文叔。他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忙回马欲向宛城逃走。劈面刘縯、李通一齐拦住，他只得下个死心，和二人又恶斗起来。再说甄阜和成、王二将，大战了八十多回合，见手下的兵卒，逃散一空，杜生阵亡，梁邱赐也逃走了，自己不敢再战，丢了一个架子，拨马落荒而走。刘伯姬闪着星眼，见他逃走，一提辔环，弯弓一箭射去。甄阜心慌意乱，哪里还顾后面的暗算，一刹那间翻身落马，被王、成两将生擒过来。刘伯姬和二人领着大队，直向泚水而来。刚到城下，见梁邱赐正与刘縯、李通战得难分难解之际，王常、成丹哪里肯休，双马飞来，加入战涡。梁邱赐战了半天，精神已经不济，哪里再能加上两个呢？走又走不掉，逃又逃不了，只得死力的应付。刘伯姬看得仔细，飕的一箭。梁邱赐听得弓弦声响，忙将马头一带，让过一箭。刘伯姬见一箭未中，接着又是第二箭上弦。这时刘縯的双鞭，已逼近他的胁下。王常的龙舌枪，也逼到他的颈际。梁邱赐忙用大刀来拦架。这时第二箭恰巧中在他的手腕，梁邱赐大吼一声，连刀抛去。刘縯手起一鞭，正打中他的马头。那马忽痛一跃，将梁邱赐掀落地上。李通连忙下马，双手锁住他的盘膝，冷不提防梁邱赐飞起一脚，正中李通的肩头。李通一放手，险些将他放走。王常跃马前来，手起一枪，将梁邱赐的右手刺断。成丹飞身下马，帮助王常、李通，才将梁邱赐擒住。大家见大事已定，便合兵一处，大唱凯歌。刘文叔忙令人大开城门，让大队进城。安民已毕，大家互相道贺。刘文叔对众将言道："目下可慢道贺；宛城未破，是吾等第一劲敌。我看我们的士气正盛，何不一鼓而下呢？"诸首领一齐称是，忙传令下去关照，不要卸甲。饱饭一顿，便下令直向宛城进攻。单留王常守着泚水。刘縯带了兵马，到了宛城城外。刘縯正要出马挑战，忽见探事官飞马报道："贼将严尤、陈茂，现在清阳摆阵以待。"刘縯

料想宛城非智取不可，急忙领兵来到清阳。早见贼兵摆好阵势，严尤、陈茂并马立在阵门之下，耀武扬威。刘縯舞动双鞭，身先士卒，冲到垓心。陈茂摇枪拍马，来敌刘縯，大战了三十回合。刘伯姬飞马出阵，替回刘縯，搅动梨花枪，和陈茂大战起来，陈茂瞥见对阵飞出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将军来，不禁邪心火动，暗想道："若能将她擒住，带回去做一房妻室，不枉为人一世。"他正在胡思乱想的当儿，瞥见她的梨花枪已到面前，忙用矛一架，顺手一矛，向她的马首刺来。她手灵眼快，急将马一带，那马凭空一跳。陈茂的矛刺了一个空，身子往前一倾。二马相近，她一伸玉手，揪住陈茂的腰绦，用力一拖，竟将他拖离马鞍。陈茂心中一慌，一放手，将矛丢在地上。刘伯姬将他往腰里一夹。陈茂还不知死活，伸手去摸伯姬的下颊。伯姬大怒，掣出宝剑，飕的一剑，将陈茂的手腕斫去。陈茂大喊一声，不能动弹。严尤见陈茂被擒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忙驱兵逃去。刘縯指挥兵士，赶上去，大杀一阵，把那些贼兵杀得十死八九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刘縯忙收兵来攻宛城。哪知到了城下，瞥见刘文叔立在城头大笑道："兄长来迟，小弟却早已夺得也！"刘縯大喜，诸首领无一个不暗暗惊奇，都道他的妙计出人意料之外。原来刘文叔见他们和贼将交兵的当儿，即带了一队人马，到了宛城，诡称是陈茂派来守城的。城里的贼兵哪知就里，连忙下城大开城门。刘文叔带着士卒，一拥而进，将城内的贼兵完全杀尽。

闲话少说，刘縯见宛城已得，真是喜不自胜，带队进城，点查降兵，不下四万，合自己的部下二万，再连新市、平林的三大部，已足有十五万人，此外尚有陆续投附，今日数十，明日数百，真是多多益善，如火如荼。刘縯下令命各军分扎城外，把一座宛城保守得铁桶一般。各首领纷纷议论，都道军中无主，不便统一。南阳诸首领一个个出席议论，要保举刘縯为帝。独王常、成丹诸将，惧縯威明，不敢附和，意欲立刘玄为帝，原来这刘玄是个庸弱无能之辈，一旦将他立起，可便自己任所欲为了。这刘玄本与刘縯同宗兄弟，王常又买通李轶，大家俱选刘玄为帝。停了几天，诸首领对刘縯将来意说明。刘縯慨然对众将说道："诸君欲推立汉裔，盛情原属可感，惟愚见略与诸君微有不同。目下赤眉数十万众，啸聚青、徐要害，听说南阳选立新主，必然一样施行，彼一汉帝，我一汉帝，两帝不能并立，怎能不争？况王莽未灭，宗室先自相攻，坐失威权，何能再破莽贼呢？自古以来，首先为尊，往往不能成事；陈胜、项羽的行为，诸君也好明了了。今舂陵去宛三百里，尚未攻克，便想尊立，是使后

人得乘吾敝，宁非失策么？愚意不如暂立为王，号令三军。若赤眉所立果贤，不妨去投他，不至夺我爵位。否则西破王莽，东扫赤眉，岂非万全之策吗？”南阳诸将听了刘縯这番话，当然十分赞成。可是新市、平林的首领一定要立刘玄为帝。尤其有一个党徒张印拔剑击地，非立刘玄不可。刘縯只好随声附和，让他们将刘玄立起。这时南阳诸将领，一个个怒目咬牙，跃然欲动，刘縯多方劝解，总算将诸将敷衍过去。刘文叔另有定见，点了三万人马到刘玄面前请令攻颍川。刘玄准如所请，又令王常、李通随往协助。不到三日，已将颍川攻下，乘胜长驱，直捣昆阳。说也奇怪，未上半日，又将昆阳攻下，势如破竹。未上三天，进克郾县，来窥定陵，一路上秋毫无犯。一班百姓，莫不歌仁颂德，欢腾四野。刘文叔屯兵定陵城外，正欲发令进攻，瞥见一个守门的兵卒，进来报道：“帐外有一个人，自称姓阴，要见将军！”刘文叔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莫非丽华么？”忙问道：“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？”那守门士卒道：“是个二十多岁的汉子。”刘秀忙道：“带进来！”那守门的士卒，打了一个千，走出去，不多时，带进一个人来，手里执着一封信，恭恭敬敬的呈到刘文叔的面前，口中说道：“别来已久，明公无恙否？”刘文叔仔细一看，见这人有些面善，无奈一时想不起来。那人道：“明公尚记得春陵十五村会操的阴识吗？”刘文叔忙道：“啊啊！我竟忘了！请坐请坐。”他一面招待，一面将信拿到手中一看，但见上面写着面呈汉大将军文叔麾下，下面写着名内详。他从容将信拆开，但见里面写着：

妾丽裣衽于 大汉将军文叔麾下：

别后葭荚屡更眷念之忱，无时去 诸怀抱。近闻旌旗指处，小丑全消；遂听之余，不胜雀 跃！家兄识有志从戎，妾特申函座右，祈录用麾下。天下 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惟将军图之。

妾阴氏丽华手启

他将书信看罢。不胜欣慰，这正是：

龙潭虎穴惊前夕，情话芳笺慰此时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　宝马香车丽华出阁　长矛大纛文叔兴师

话说刘文叔将书看过，心中大喜，忙向阴识说道："来意已悉，目下正在需人之际，如果足下肯以身许国，那就好极了。"阴识道："山野村夫，全望明公指教。"二人谦虚了一会子。李通入帐报道："定陵的主将来降！"刘文叔忙教人将他带进来。那个降将走进大帐，双膝跪下，口中说道："降将胡文愿随明公麾下，执鞭随镫，共剿莽贼；区区微忱，万望明公容纳！"刘文叔急忙亲自下来，将他从地上扶起说道："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将军能明大义，汉家之幸也。"胡文见刘文叔一表非凡，自是暗喜。刘文叔带了众将领兵进城，安民已毕，即大排筵席犒赏三军。席上李通对邓辰说道："邓辰，你可认识那个姓阴的？"邓辰道："不认得。"李通道："我看文叔和他非常亲密，不知是何道理。"邓辰道："大约是他的旧友罢了。"到了天晚，邓辰私自对文叔道："今天来的这个姓阴的，是你的朋友么？"刘文叔忙道："你来了正好，我有一件心事刚要去和你商议。"邓辰道："什么事？"刘文叔含羞咽住。邓辰不禁诧异起来，忙道："这不是奇怪么？话还未讲倒先怕羞起来。"这两句话说得文叔更是满面通红，开口不得。邓辰道："自家亲戚，有什么话尽管说，不要学那些儿女之态，才是英雄的本色哩！"刘文叔道："原是自家的亲戚，才喊你来商议的。邓辰道："不要指东画西的了，请你直接说罢！"刘文叔便将阴丽华的情形，大略拣有面子的话说了一遍。意思想请邓辰作伐和阴识求亲。邓辰听他说过这番话之后，哈哈大笑道："我道是什么事呢！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和他十分亲近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妙极了，我岂有不尽力的道理？你放心，多在三天，包管你洞房花烛；但是我是个男媒，再请个女媒，才象个事体。"文叔道："你不要忙，先向阴识去探探口气再说。"邓辰把胸脯拍得震天价的说道："这事无须你过虑，我敢包办。如其不成功，算不了我的本事了。"刘文叔道："姐丈玩话少说，你去和阴识谈谈看！"邓辰道："那个自然。但是我一个人去，未免太轻忽人家，最好请李将军和我一同去，方象个正经。"刘文叔未曾置个可

否。邓辰笑道："踌躇什么，难道李通不是你的妹丈么？"刘文叔道："并不是这样讲的，我想李通为人粗率，出言不雅，故尔沉思。"邓辰道："你又呆了，他和我去，预先关照他，不准他开口，只做个样子，什么话全让我来讲，岂不是好么？"刘文叔大喜道："如果成功，定然办酒谢媒。"邓辰笑道："媒酒那还怕你不预备么？不过我这个人，从来没有给人家做过了一回媒人，你可要听明。"刘文叔笑道："天下的事只要有了个谢字还不好么？休再噜嗦了，快些去罢！"邓辰笑着出来，一径到李通的家里，但见李通正在里面与刘伯姬畅谈一把宝剑的来历，见他到了，二人忙起身相迎。邓辰进了客室，便向李通笑道："我们刚刚吃过了庆功筵，马上又有喜酒吃了。"李通诧异问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？"邓辰坐了下来，将以上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个究竟。李通拍手道："怪不得他与那个姓阴的非常亲近啊，原来还有这样事呢，真是可喜可贺！"刘伯姬忙问道："敢是我们前村的杨花坞的阴丽华么？"邓辰道："你怎么知道的，不是她还有谁呢？"她笑道："怪道我在家的时候，常听他说在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必娶阴丽华这两句。差不多是他的口头禅，一天不知说了几遍。料想这阴丽华一定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。如不然，他不能这样的记念着她的。"邓辰笑道："管她好的丑的，目下都不能知道，我们且去替他将媒做好再说，到订婚之后，自然就晓得了。"李通笑道："可不是哩，我们就去给他说罢。"邓辰笑道："这事用不着你着急，可是有两句话，我要先向你声明。"李通道："你说，你说。"邓辰道："你和我去，你不准开口，才和你去呢。"李通笑道："这不是奇谈么？难道我讲话，就犯了法了么？"邓辰笑道："你不要误会，因为你没有媒才，所以用不着你开口。"李通笑道："什么叫做媒才，我倒来请教。"邓辰笑道："啊，做媒这件事，看起来一点也没有什么希奇，一有希奇，任你舌长八丈，口似悬河，那是没有用的。"李通道："我只当是什么难事呢，原来这点玩意儿，我晓得了，今天去，就拣好话就是了。"邓辰摇手道："话有几等说法，万一说得不对，凭你说的什么好话，也要坏事的。"李通道："照你这样说，我竟不配说话了。"邓辰笑道："你又来了，谁说你不配说话的，不过今天的话，不比寻常的话，一句也不能乱说的。"刘伯姬笑道："他既不要你开口，你就不开口，少烦了神，吃现成的喜酒，做现成的媒人，可不是再好没有呢？"李通大笑道："就这样的办，我今天跟他去，只装个哑子，一声也不响好么？"邓辰道："好极了，我们就去罢。"说着和李通出得门来，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，教他到那里不要开口乱说。李通道："你放心罢，我决不开口的。"一会子到了阴识住的所

在，敲门进去，只见阴识秉烛观书，见二人进来，忙起身让坐。二人坐下，阴识问道："二位尊姓？"邓辰便说了名姓。李通坐在那里和大木头神一样，一声不响。阴识忙走过来，向李通深深一揖，口中说道："少请教尊姓台甫？"李通忙站起来，回了一揖，便又坐下，仍然一声不响。邓辰心中暗暗着急，暗道："这个傻瓜，真是气煞人呢！教他不开口，认真就闭口不响了。"忙用手向他一捣，意思教他将他名姓说出来。谁知李通见他一捣，越觉不敢开口，真个和六月里的蛤蜊一样，紧紧的努着嘴，双眼管着鼻子，不敢乱视，邓辰却被他急得无法，只得站起来替他通了一回名字。阴识问道："二位深夜下顾，必有见教。"邓辰忙答道："岂敢，特有一要事相求。"阴识忙问道："有何贵干？请即言明罢！"邓辰便道："刘将军文叔与敝人忝属葭莩，他的才干，谅足下已经深知，无须小子赘言了。"阴识忙道："刘将军英武出众，拔类的奇才。"邓辰继续道："他的年龄已过弱冠，不过中馈无人，但是他的眼界高阔，轻易不肯就范。闻足下令妹才德兼优，颇有相攀之念，故敝人等不揣冒昧，来做一回月老，不知足下还肯俯允否？"阴识听了，满口答应道："邓兄哪里话来，惟恐舍妹蒲柳之姿，不能攀龙附凤；既蒙刘将军不弃寒微，阁下又殷殷下顾，何敢方命呢？"邓辰见他已答应，不禁满心欢喜道："承蒙不弃，不独舍亲之幸，便是小弟也好讨杯媒酒吃了。"阴识大笑道："邓兄，哪里话来，等到吉日，小弟当恭备喜酒相请就是了。"邓辰也不便多讲，与李通告辞出来，先到李通家中。李通才开口说道："好了好了，今天的媒人也做稳了，喜酒也吃定了。"刘伯姬忙问究竟。邓辰笑得打跌道："罢了罢了，象这样的媒人，我真是头一朝儿看见的。"刘伯姬笑问道："难道又弄出笑话来了么？"邓辰便将阴识请教名字的一事，说了一遍，把个刘伯姬只笑得花枝招展。李通瞪起眼睛说道："咦，不是你们教我不要开口的吗？我当然不开口啊！任他问我什么，我没有破戒，还不好么？"刘伯姬笑道："果然不错，应当这样的。"她说着，又向邓辰问道："媒事如何？"邓辰道："成功了。"刘伯姬只是十分喜悦。邓辰便告辞，径到刘秀的住处。刘文叔正在那里盼望他回话，瞥见他进来，忙问道："姐丈！所托之事，如何？"邓辰笑道："成功是成功了，但是你拿什么谢谢大媒人呢？"刘文叔听得成功，不禁满心欢喜，没口的答应道："有，有，有！"邓辰笑道："只管有有有！究竟拿什么来谢我呢？"刘文叔道："要什么，有什么，还不好吗。"邓辰笑道："别的我不要，只将好酒多办些，供我吃一顿就是了。"刘文叔道："容易，容易！遵办就是了。"邓辰收了笑容，正色对他说道："三弟，难得人家答应。在

我的拙见，趁现在没有事的当儿，不如早成好事，倒了却一层手续，你看如何？"文叔沉吟一会子，然后向他说道："事非不好，不知对方能否答应，倒是一个问题。"邓辰道："这倒用不着你踌躇，还是我和阴识商议，不难答应的。"邓辰忙又到阴识这里，只见阴识尚未睡觉。邓辰忙对他道："阴兄，小弟又来吵搅你。"阴识忙起身让坐，笑问道："现在下顾，还有什么见教么？"邓辰说道："忝在知己，无庸客气了。我刚才回去，对舍亲说过，舍亲自然是喜不自胜；他对小弟曾有两句话，所以小弟再来麻烦的。"阴识道："愿闻，愿闻！"邓辰道："男婚女嫁，原是一件大事。但是舍亲现在以身报国，当然没有什么闲暇的时候。可巧这两天将定陵得了，暂息兵戎，在他的意思，欲在这几天择个吉日，将这层手续了去，省得后来麻烦。"阴识满口答应道："好极了！明天兄弟回去，就和家母预备吉日，大约就在这月里罢！"邓辰道："依我看，就是九月十六罢。"阴识道："好极，好极！"邓辰道："还有几句话，要和阁下商议，就是妆奁等类，千万不要过事铺张，徒将有用的钱财，使于无用之地，最好就简单一些为好。舍亲文叔他也是个不尚浮华的人。"阴识道："阁下的见解真是体贴人情已极，兄弟无不遵办就是了。"邓辰便立起来笑道："吵闹吵闹！"阴识便送他出来。邓辰到了刘文叔这里，将刚才的话说了一遍。刘文叔真个是喜从天降。邓辰笑道"自古道，媒人十八吃，新人才吉席；我做这个媒，连一嘴还未吃到，就将这头亲事做好了，岂不是很便宜你们两家了吗？"刘文叔道："那个我总有数，请你放心就是了。到了吉日，我预备十八个席面，尽你吃如何？"邓辰笑道："那是玩话，我当真就是这样的一个老饕吗？"刘文叔道："我要不是这样办，惹得你又要说我小气了。"邓辰笑道："就这样办。"二人又说笑了一会子，不觉已交四鼓。邓辰便告辞回去安息了，一宵无话。
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阴识便到刘文叔这里来告辞。临行的时候，向文叔问道："你几时到舍下去？"文叔道："我到十五过去。"阴识喜洋洋的走了。在路数日，不觉到九月初九早上，已经到了杨花坞，早有家丁进去报与阴兴。阴兴心中好生疑惑，暗道："难道刘文叔不肯录用他么？如其录用，现在回来做什么呢？"他正自疑惑，阴识已经走了进来。阴兴问道："大哥，什么缘故去了几天，就回来呢？"阴识便将刘文叔和妹子订婚一节，告诉阴兴。阴兴自然欢喜。阴识忙问道："太太呢？"阴兴道："现在后园牡丹亭里饮酒赏菊呢！"阴识笑道："她老人家的兴致很为不浅咧！"他两个正自谈话，雪儿早已听得清清楚楚，飞也似的跑到后园里。只见丽华坐在一旁，朝着菊花只是发呆出神。邪

老安人倒了一杯酒在她面前说道："我的儿，来吃一杯暖酒吧。"她正自想得出神，竟一些没有听见。邢老安人又用箸夹了一只大蟹，送到她的面前说道："乖乖，这蟹是南湖买来的，最有味的，你吃一只看。"她才回过头来，对邢老安人说道："谢谢母亲，孩儿因为病后，一切荤冷都不大敢乱吃，蟹性大凉，不吃也好。"老安人笑道："还是我儿仔细，我竟忘了。"这时雪儿跑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喘吁吁的进来，向邢老安人笑道："恭喜小姐！"她说了两句，便张口喘个不住。邢老安人瞥见她凶神似的跑进来，倒吓着一跳，后来听了她说恭喜两字，不禁诧异问道："痴丫头，什么事这样冒失鬼似的？"丽华也接口问道："什么事？"雪儿又停了半天，才将阴识回来的话，一五一十说个究竟。邢老安人放下酒杯问道："真的么？"雪儿笑道："谁敢在太太面前撒谎呢？"邢老安人真个喜得心花大放，忙用眼去瞧丽华，正想说出什么话来，只见她低垂粉颈，梨面堆霞，娇羞不胜。老安人笑道："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们这小姐，一定要配个贵人，今日果然应了我的话了。我的儿，你的福气真不浅啊！"丽华虽然不胜羞愧，但是那一颗芳心，早以如愿，十分满意了。这时邢老安人正要去请阴识，阴识已经进园来了，到了亭子里，先向邢老安人请了安，然后将文叔求亲的事情，说个究竟。邢老安人笑道："我养的女儿，难道随你们作主吗？"阴识只当她的母亲认真的，忙道："母亲，这事不要怪我，在我的意见将妹子配了刘家，岂不是再好没有么？凭他家的世胄，难道配不上我家么？不是孩儿说一句，错过刘文叔，再去订一个，老实说，不独妹妹不答应，再象刘文叔这样子，恐怕没有了。"邢老安人忙笑道："我儿，为娘方才那是句玩话，难道你就认真了么？"阴识也笑道："我明知母亲和我打趣，我也和母亲打趣的。"丽华早就羞得回楼去了。当下阴识对邢老安人商议道："看看吉期已近，我今天就要着手预备了。"邢老安人道："可不是妆奁家伙一样没有，赶快要着人去办才好呢！"阴识笑道："不需，不需。"邢老安人道："这倒奇怪！怎的连嫁妆都不要呢？"阴识便将原由说了一遍。邢老安人道："原来这样，那倒省得多少麻烦了。"阴识道："别的倒不要预备，但是此番来道贺的人，一定不在少数呢！将前面的三座大厅一齐收拾起来，预备酒席，两边的厢房，也要收拾清净，预备把他们歇宿。"邢老安人也是无可无不可的。阴识便和阴兴兄弟两个，手忙脚乱，一直忙了三四天。到了十五早上，各式停妥，专等刘文叔到来，一直等到未牌的时候，阴识心中好不焦急，暗道："文叔难道今天没空来么，我想决不会的。"他正在猜测的当儿，猛的见一个家丁进来报道："大姑爷到

了!"阴识急忙起身出门去迎接。阴兴也吩咐家丁预备招待,自己也随后出来。只见刘文叔高车骏马,远远而来,一刻儿到了村口。阴兴便吩咐家丁,放起爆竹。一霎时劈劈拍拍,放得震天价响的,一班音乐也同时奏起。刘文叔在前面走,后面跟着李通、王常,还有一队兵。阴识忙迎上去,与三人握手寒暄,向文叔问道:"邓兄今天没有下降吗?"文叔答道:"因为定陵城初下,我到此地,不能不留一个人在那里弹压。"阴识点头道:"那是自然。"说着,又与李通、王常见了礼。大家握手进村,到了门口,各自下马入内。阴识一面招待李通、王常,一面引着刘文叔拜见他的母亲。到了第二天,远近听说文叔结婚,谁也要敬一份贺礼,真个是车水马龙,贺客盈门,十分热闹。到了晚上,合卺交杯,同入罗帐,自有一番叙别之情,不必细说。读者们谁不是过来人呢?良宵易过,永昼偏长,曾几何时,又是鸡声喔喔,日出东方了。丽华忙起身梳洗,刘文叔也就起身梳洗。二人梳洗停当,携手去参拜邢老安人,把个邢老安人乐得心花怒放。试想这一对璧人,怎能不欢喜呢?阴识忙又到大厅上摆酒,招待众人。大家还未入席,瞥见有个家丁进来报道:"外边有个背着青包袱的人,口中说道,是奉着圣旨前来有事的。"阴识忙起身迎接。那人进了大厅,往中间直挺挺站着,口中喊道:"刘文叔前来接旨!"文叔在后面,早已有人报知与他,听说这话,忙命人摆下了香案,自己往下一跪,三拜九叩首已毕。那个官长口中喊道:"破虏大将军刘文叔,圣旨下!"刘文叔伏地奏道:"微臣听旨。"那个背旨官又喊道:"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文叔因其破虏有功,劳绩卓著,特升授司隶校尉,行大司马事,克日即行,往定河北,钦此。"文叔听罢,三呼万岁,舞蹈谢恩。阴识忙设席招持,那个背旨的官员,也不赴筵,就匆匆的走了。刘文叔忙向邢老安人辞行,又与丽华握别。新婚乍离,总不免英雄气短,儿女情长。这正是:

　　昨夜帐中春意满,今朝塞外晓风寒。

要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　骁骑将军权充蛱蝶媒　圣明天子喜结鸳鸯偶

却说刘文叔奉了圣旨，往定河北，怎敢怠慢，即日启程。和阴氏分手，带着王常、李通、阴识先到定陵。方到了馆驿，还未落座，瞥见刘伯姬浑身缟素，大哭而来，把个刘文叔惊得呆了，忙向她询问。李通也莫名其妙。她还未开口，瞥见邓辰泪容满面，神色仓皇的走了进来。刘文叔见邓辰这样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只听刘伯姬娇啼宛转的说道："三哥！你晓得么？大哥被新市、平林那班贼子撺缀刘玄，将他杀了。"刘文叔大惊垂泪，绝无言语。邓辰向李通说道："这事料想起来，恐是你们令兄主使；莫说是自家亲眷，就是朋友，万万做不到这层事的。而且刘伯升在日，究竟和你们令兄有多少深仇大怨呢？"刘伯姬一把扯住李通，圆睁杏眼，骂道："天杀的，你将我和文叔索性杀了罢。"李通气得大叫如雷，向伯姬道："你不用和我们缠。我先去杀那个负心的贼子；随后就将新市、林平的一班鸟男女，杀个干净；最后将昏君剜心割胆，替大哥报仇。"他霍地立起身来，拔出佩剑就走。刘文叔死力拦住哭道："圣上既然将家兄伏法，一定是犯了什么罪的；如不然，岂有妄杀大臣的道理？大哥已死，只怪他生前粗莽，你却不能再来乱动了。"伯姬哭道："三哥，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难道大哥的为人，你还不知道么？"刘文叔拭泪答道："妹妹，你哪里知道！自古道，君教臣死，不死便是叛臣，父叫子死，不死便是逆子。而且大哥刚愎自用，一些不听别人的谏劝，每每要出人头地，独排众议，这就是他取死的原因。"看官，你们看到这一段，不要说刘文叔毫无兄弟之情吗？同胞哥哥被人杀了不独不忿怒报仇，反说哥哥不好，岂不是天下绝无这样的狠心残忍的人么？这原有一个缘故，在下趁此将这一段说出来，看官们才知道刘文叔另有用意呢。闲话少说，再表新市、平林诸将，见刘縯威名日盛，各怀嫉妒，每每在刘玄面前，叠进谗言。刘玄是个庸弱之辈，晓得什么，便照他们诡谋，设法来害刘縯了。恰巧王凤、李轶等，运输粮械接济宛城，诸首领以为时机已到，便暗中向刘玄进计，便借犒赏为名相机行事。即日大排宴席，刘縯当然也

在其列。刘玄见刘缜腰悬佩剑，故意要借过来赏识赏识。刘缜生性豪爽，哪知是计，忙除下来，双手奉上。刘玄接过来，玩弄半天，不忍释手。诸将目视刘玄，意思教他传令，以便动手。谁知刘玄只是不发一言。新市、平林的诸首领，不觉暗暗着急。申徒建忙献上玉玦，意思教他速决。无奈刘玄呆若木鸡，兀的不敢下令。新市、平林的诸将只急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深怨刘玄太无决裂的手段。一会子席散，刘玄仍将佩剑交与刘缜佩上。刘缜的二舅樊宏早看破情形，私下对刘缜说道："今天的大祸，你晓得吗？"刘缜道："不知道，什么大祸呀！"樊宏道："我闻鸿门宴，范增三举玉玦，阴示项羽。今日申徒建复献玉玦，居心叵测，不可不防！"刘缜摇头笑道："休要胡猜乱测，料想这班贼子，不敢来惹我的。"樊宏见他不信，也无可如何。但是新市、平林的首领，见一计未成，焉肯就此罢手，又联络李轶继续设计。那李轶本来是刘缜的私人，不想他竟丧心病狂，趋炎附势，与诸首领狼狈为奸。刘缜有个部将，名叫李稷，真个是勇冠三军。当刘玄称帝的时候，李稷即出忿言，他说此次出兵，俱是刘缜兄弟的功绩，刘玄是个什么东西，竟称王称帝起来，真是谁也不能心服的。这话谁知又传到刘玄的耳朵里，便大起恐慌，忙下旨封他为抗威将军。李稷不受。刘玄便领兵数千人，来到宛城，将李稷下令传进帐来，不待他开口，便传令将他拿下，喝令推出去斩首。恼动了刘缜一人，挺身出来，替李稷辩白，极力固争。刘玄又没了主意，俯首踌躇。不意座旁朱鲔、李轶左牵右扯，暗中示意，逼出刘玄说一个拿字。道声未绝，已有武士十余人蜂拥入帐，不由分说，将刘缜绑了起来。刘缜极口呼冤。你想到了这时，还有什么用呢？生生的将一位首先起义的豪杰，枉送了生命，落得三魂缈缈，驰入鬼开门里去了。再表刘文叔听说他的哥哥被害，心中好似万箭攒穿的一样，又碍着王常在这里，不敢乱说，只好拿反面的话来敷衍众人。此刻只有邓辰心中明白。刘文叔收泪对众人说道："于今圣旨下来，命我克日即往河北，国事要紧。"邓辰知道他的用意，忙道："那是自然之理，我们去就是了。"王常即到刘文叔面前请假一月，回到洛阳，将刘文叔的情形，一一告诉刘玄。刘玄反觉自己太不留情面，竟将刘缜杀了，不禁暗暗的自惭自愧。随令成丹、王常带一队兵马，送多少粮械，去帮助刘文叔北伐。

这时刘文叔已过河北，据邺城。王常、成丹随后赶到，将刘玄犒赏的粮械一齐献上。刘文叔望着旨意，舞蹈谢恩已毕，忽然守门的士卒，进来报道："有个人，求见将军！"刘秀便命带进来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刘文叔心中久已渴

慕的南阳邓禹。久别重逢，当然欣喜不置。邓辰又出来与他寒暄一阵子。刘文叔笑问道："先生下顾，莫非有什么指教吗。"邓禹笑道："没有什么指教。"刘文叔笑道："既不愿指教，何苦仆仆风尘到这里做什么呢？"邓禹笑道："愿明公威加四海，禹得效寸尺之功，垂名竹帛，于愿已足了。"刘文叔鼓掌大笑道："仲华既肯助我，我还愁什么呢？"原来仲华就是邓禹的表字。当下刘文叔十分喜悦，又听邓禹进言道："莽贼虽然被申徒建辈灭去，但山东未安，赤眉等到处扰乱，刘玄庸弱，不足称万民之主。如公盛德大功，天下称服，何不延揽英雄，收服人心，立高祖大业，救万民生命？一反掌间，天下可定，胜似俯首依人，事事受制哩！"刘文叔听了他这番话，正中己怀，忙用眼向左右一瞟，幸喜王常、成丹不在这里，忙道："先生高见，秀敢不佩服。"他说罢，附着邓禹的耳朵说道："刘玄的耳目众多，言语间，务望留神为要！"邓禹点头会意。当下冯异、姚期均有所闻，俱来劝文叔自立。文叔一一纳进他们的议论，依计施行，克日到邯郸。骑都尉耿纯出城迎谒，刘文叔温颜接见。耿纯见刘文叔谦虚下士，部下官属，各有法度，益发敬服不置。自己预备良马三百匹，缣帛五百丈，入献刘文叔。文叔称谢收下。这时忽有探马报道："王郎占据山东北隅，聚众作乱。"刘文叔听得，吃惊不小，忙与诸将转赴卢奴商议剿灭之策。不数日，又听得探马报道："王郎拥兵数万，近据邯郸，假称刘子兴招摇吓诈，无所不为。"刘文叔听得这个消息，心中颇为纳闷。又怕幽、蓟一带，为王郎所得，所以先定幽、蓟，远击王郎。恰巧耿弇亦到，刘文叔便留他为长史，同往蓟州；又令功曹王霸募集市乡的新兵，预备去攻邯郸。偏偏无一人来应募。市乡百姓，沸沸扬扬传说刘秀不是真主，刘子舆方是紫微星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说得震天响的。王霸万分无奈，只得回报刘文叔。文叔晓得人心未附，便欲南归。诸将皆有归意，独有耿弇不主张南行，他对刘文叔说道："明公方到此地，恩信未立，便欲南行，岂不失策？依我的愚见，现在渔阳太守与明公有同乡之谊。我家世茂陵，家父现为上谷太守，若联合两处人马，直捣邯郸，还怕什么假子舆呢？"刘文叔抚掌称善。惟一班官属归心已决，大家哗噪起来，都道："无论如何，总要回南；谁情愿向北去，将一条生命，白白的送掉呢？"刘秀笑指着耿弇，对众人道："这是我的北道主人，诸位怕的什么呢？"李通掣剑在手，怒目喝道："谁敢直说出一个回字来，先将他的狗头砍下！"诸人还敢响么？只得随声附和。刘文叔遂致书渔阳、上谷两处乞救。这时已到更始二年春月了。刘文叔留在蓟城，专等两处人马到此，就调兵往剿王郎。不料王郎

反悬赏百万，购买刘文叔的头颅。百姓哪里知道端底，沸沸扬扬，讹言百出，纷纷说是邯郸兵至，将捉刘秀。刘文叔见人心如此惶惶，不如早离蓟城，再作计议。主意一定，便领了将士出南门想走。不料南门已被百姓封闭得水泄不通。姚期奋动神威，斩关夺路，方得走脱。一连走了几日，方到了下曲阳。文叔已冻得面无人色。又听得探马报道："王郎的兵已到后面。"大家惊慌得不敢停留，急趋滹沱河。前驱的探马报道："河水长流，毫无一舟一楫。"刘文叔吃惊不小，不由得嗟叹起来。王霸飞马到河边一看，果然静悄悄的无有一舟一楫，只见寒风猎猎，流水潺潺，暗想道："无船渡去，如何是好！"他正在迟疑，刘文叔带了众将，已到了河边。刘文叔对王霸说道："怪不得没有船只，你看这河里，完全冻起来了，哪里来的船只呢？"王霸听他这话，颇为奇怪。再一回头，只见河里冻得象一面大镜子一样，不禁暗暗称奇。冯异道："这几天这样的冷法，我想河里的冰，一定是来得很厚的，让我去试试看，如果能走着冰上过去，那就好极了。"刘文叔摇头摆手的，不准他下去。冯异哪里肯听他话，翻身下马，到了河边。俯首一望，只见那河冻得突兀，不知多厚。那边王霸也下马来，走到河边。冯异向他说道："你用锤试试看。"王霸真个举起斗大的铜锤，尽力打了一下。只听得震天价响的扑通一声，王霸双手震得麻木，忙低头一看，只见冰上露出斗大的一个痕迹，一点水没有出来。冯异大喜道："可以可以。"王霸便大踏步一直走到河心，却一点动静没有。忙跑回来，笑道："快些过去！快些过去！"大家好生欢喜。邓禹道："不要慌，人虽然可以过去，但是马怎么办呢？"刘文叔听他这话，不禁笑道："先生，你这不是过虑了吗，人既然可以过去，难道马就不能过去了吗？"邓禹笑道："明公哪里知道，人过去当然是容易的；但是马究竟是个畜生，晓得什么，走得不好，滑了一交，在这冰上爬也爬不起来呢！"刘文叔听了这话，倒反踌躇起来，半晌向邓禹笑道："我倒有一个法子，不知好不好？"邓禹问道："主公想出什么法子来呢？"刘文叔笑道："如果就是这样过去，马当然是不能走，因为马蹄是硬的，不小心就要滑倒；最好用稻草包好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"邓禹笑道："好极了，我也是这样想。"说着大家就到田里寻了些稻草，将马蹄包好。正待渡河，忽听得后边烟尘大起，喊杀连天。冯异大呼道："不能再延了，追兵就要到了！"耿弇不由的扶着刘文叔首先下河，走著冰上过去。接着众人也牵马过来，大家上了岸，后面的追兵已经赶到对岸。大家再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些冰也没有，仍旧是流水淙淙，漫无舟楫。又见那边追来的贼兵，立在岸边望洋兴叹，刹时收兵走

了。邓禹举手向天道："圣明天子，到处有百灵相助，这话真正不错！"话还未了，瞥见有一个白发老人，拦住刘文叔的马头说道："此去南行八十里，就是信都。前程无限，努力努力！"说罢，刘文叔正要回答，怎的一岔眼光，那老者就不知去向。大家不胜惊异，于是同心合力，一齐向信都而来。

不到一日，已到信都。信都太守任光闻说刘文叔到来，连忙开城迎接。刘文叔到了城中，肚中饥饿已极，便向任光说道："三日诸将皆未进食，烦太守赶紧预备酒饭。"任光满口答应，忙去命人大排宴席，款待诸将以及刘文叔。一个个饥肠辘辘，谁愿吃酒，都要吃饭。任光忙命人用大碗盛饭。大家虎咽狼吞，饱餐一顿，精神百倍。散了席，县令万修、都尉李忠，入内谒见刘文叔。文叔均用好言抚慰。任光自思王郎的军威极盛，信都又没有多少兵马，满望刘文叔有些人马；谁知单是数十个谋士战将，并无一兵一卒，不觉大费踌躇，暗道："保刘文叔西行，尚可支持；如其去征讨王郎，岂不是以卵击石么？"正是进退不决的当儿，忽然有人报道："和戎太守邳彤来会。"刘文叔心中大喜，忙出来接见，一见如故。彤听文叔现欲西行，便来谏止道："海内万民，望明公如望父母，岂可失万民之望！何不召集二郡兵马，前往征伐，还愁不克么？"刘文叔赞成其议，忙下令带领两郡的人马，浩浩荡荡直向河北进行。一路上任光又造了许多檄文，将王郎的罪恶，一一宣布出来；并云大司马刘公领兵百万，前来征讨。吓得那一班无知的百姓惊慌万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刘文叔的大军到了堂阳县，吓得那些守城的官吏，望风而降；第二天又将贳县克复。当晚昌城刘植带了一万兵马，前来投降。如是进行，不到十日，又到卢奴。义旗到处，万众归降。惟刘扬聚众十余万，附助王郎，不肯归降。刘文叔颇为忧虑。当下骁骑将军刘植献议道："刘扬与我有一面之交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来归降明公如何？"文叔大喜。刘植当下辞了诸将，匹马而去。不到几天，刘植回来，报道："刘扬是说下了，但是有一桩事情，要请主公承认，方可遵令来降呢！"刘文叔忙问道："什么事？"刘植道："刘扬现欲与主公联姻，不知主公可能答应么？"刘文叔惊疑道："这又奇了，我虽然娶过阴氏，目下尚无子女，怎样好联姻呢？"刘植笑道："刘扬有个甥女，欲嫁与主公。"他听了这话，忙道："那如何使得呢！我早与阴氏结过婚了。"邓禹道："天子一娶九女，诸侯一娶三女，主公难道两妻就算多了么？"刘文叔沉吟了半晌，只得答应，忙命刘植带了许多金帛前去，作为聘礼。不到几天，刘扬已将他的甥女郭圣通软车细细，送到刘文叔的宾馆里，当晚便与文叔成其好事。文叔见郭氏的态度，虽

不及丽华，倒也举止大方，纤秾合度。这时刘秀便令人大排宴席，招待众将。席间共有李通、邓信、邓禹、冯异、王霸、任光、万伤、李忠、刘伯姬、耿纯、耿弇、姚期、阴识、刘植、邳彤、岑彭、马武等，一十七员大将。惟有王常、成丹，自从上次失败，早就回到洛阳去了。诸将军酣呼畅饮，菜上三道，刘文叔亲自到各将领面前敬酒。邓禹首先向刘秀笑道："主公，今天吉期，理应陪着我们痛饮一场才是。"刘秀笑道："那是自然的。一来承诸公的大力血战疆场，才得有今日；二来以后还望诸公继续努力，歼平海内妖氛。秀不才，今天每位挨次恭敬三杯！"他说罢，使取壶来首先在邓禹面前先斟三杯，依次各将面前都斟三杯。李通笑道："论理，我与邓大兄今天要吃个双倍才是个道理。"他说了，邓辰插口道："可不是么，上次我们替他跑得不亦乐乎，喜酒没有吃到一些，第二天就奉命北伐了。"刘文叔忙笑道："不是你们提起，我几乎忘了"他又在二人面前敬了三杯。李通笑道："媒人不可分厚薄，刘大哥他是今朝的正媒，当然他也要和我们一样，才是个道理！"刘文叔忙又到刘植面前斟酒。刘植站起来让道："请明公不要烦神罢，末将素不喜饮酒。"李通笑道："刘大哥不要如此客气，今天不必分高分下的，爽性干三杯罢。"刘植推辞不了，只得站起来，将三杯酒一气饮了。李通拍手笑道："照呀，我生平最怕人家装腔做势的。"邓禹笑对众将道："我有四句话，不知诸公能赞成么？"岑彭笑道："请讲罢，你的主意，我们没有不赞成的道理。"邓禹笑道："主人方才敬我们三杯，我们也该每人回敬三杯，才是个道理。"众人都拍手道好。邓禹便斟了三杯，刘文叔含笑饮了。以后挨次到每人面前，各饮三杯。共吃了五十一大杯，把个刘文叔吃得颓然大醉。邓禹忙教人将他扶进新房。刘文叔睡眼模糊，踉踉跄跄的走到床前，与郭圣通携手入帏。这正是：

嫩蕊初经三月雨，柔蕾不惯五更风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　纤手解红罗柔情似水　秃头膏白刃军法如山

却说刘文叔大醉入房，与郭氏携手入帏，共效于飞之乐。良宵苦短，曾几何时，又是纱窗曙色。郭氏正要起身梳洗，猛可里听得刘文叔哽哽咽咽的哭道："兄长你放心，我今生不替你报仇，誓不为人！不过我面上却万万不能露出颜色。须知刘玄的耳目众多，万一走漏风声，不独我没有性命，就是仇也报不成了。"他说罢，哽哽咽咽哭个不住，把个郭圣通大吃一惊，也顾不得什么羞耻，伸出一双纤纤玉手，将刘文叔推醒，只见他泪痕满面。圣通低声问道："你方才梦着什么恶梦，便这样大惊小怪的？"刘文叔忙坐了起来，双手揉揉睡眼，只是发呆。圣通又低声问道："君家为着什么缘故，这样的糊涂？"刘文叔到这时，才听见她问话，忙答道："没事，没事。不过心中事，每每形于梦寐罢了。"郭圣通也坐了起来，一面先替文叔将衣披好，一面笑道："你用不着瞒我了，我方才听得清清楚楚了。"刘文叔料想也瞒她不住，便将刘玄怎样将他的哥哥杀了，自己预备怎样报仇的心事，完全告诉圣通。她听了这番，也是唏嘘欲泣似的。两个人默默的半晌，圣通才开口向文叔劝道："君的玉体，务望保重要紧！不要常常伤感。天长地久，终有报仇的一天。"刘文叔拭泪答道："卿的劝我，原是正理，怎奈手足之情，片刻不能忘却。"圣通又劝道："君家现在势力直欲盖刘玄而上，强将如云，谋士如雨，要想报复前仇，还有什么阻碍么？依我想，目下王郎未灭，天下未安，宜先从事征讨清静，那时推翻刘玄一反掌间耳。"刘文叔听她这番话，真是喜不自胜，情不自禁的用手将她怀中一搂，揾着香腮，低声说道："卿乃真知我心。"两个人喁喁的又谈了一会子，她说出来的话，无句不中听，把个刘文叔喜得心花大放，比阴氏还要宠爱三分。

不多时已到辰牌时候，刘文叔才起身升帐，与众将商议进攻的方法。邓禹对文叔道："如今我们的军威正盛，万不可稽延时日，须即日继续出伐，直捣邯郸。王郎小丑不难一鼓荡平了。"刘文叔投袂而起，对众将说道："邓先生的高见，正与我同，望众将军指示可否！"帐前的众将，一个个伸拳掳袖，齐声

说道："邓先生的高见，我们谁不赞成呢？"刘文叔见众将如此同心协力，心中暗喜，忙下令进兵。留下刘植守昌城，阴识守贳县，余下的众将完全随征。挥动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直向元氏县进发。还未到城下，元氏县的官长，只吓得屁滚尿流，忙请都尉重黑商议迎敌之计。重黑听得刘文叔领兵百万，强将千员，前来讨伐，早就吓得浑身发软，四肢好象得了寒热病一样，抖抖的动个不住。又想逃走，又想求救，真是和热锅上蚂蚁一样，团团乱转，一无着处。猛听得县令请他商议，忙对来人说道："请你回去对县太爷说罢，我这两天身上有些不好，兀的恶寒怕热的。"那人只得回去，照他这番话告诉县令，把个县令急得走投无路。暗道："当着这生死的关头，偏偏他又生病，这不是活该要送命么？"他万分无奈，亲自到都尉重黑的家里来。重黑听说他来，只得装着病，哼声不绝的出来，故意问道："县令今天到这里，有什么贵干吗？"县爷跌足大声道："你还不晓得么？现在刘秀带兵百万，强将千员，前来讨伐我们了。大约就在两天之内，就要到了。"重黑哼道："那么，怎样办呢？偏生我又病着；如果好好的，不是我重某夸一句海口，凭那几个毛鬼，不消我一阵斧头，包管杀得他片甲不存。但是我这两天病势渐渐凶恶得十分厉害，还要回去请医服药。"县爷听他这话，慌了手脚道："将军一走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怎生应付呢？"重黑翻起眼睛说道："咦，这真奇怪极了，人家病这样的重，难道不要回去诊视吗？"县爷哭丧着脸说道："将军一个人回去也不要紧，不回去也没有要紧，可是下官还有三个小儿，四个小女，假若刘秀到此，岂不是全要做无头之鬼吗？"重黑呻吟了半晌，向县令道："我倒有个主意，明天刘秀到了，你竖起降旗，跪到他的马前，多说几句好话就完了事。此刻恕我不陪了。"县令见他向后面进去，只得回来预备投降。差不多申牌的时候，刘秀的大军已到。金鼓震天，喊声动地，把个元氏县令吓得手颤足摇，拼命价的喊人竖起降旗，自已硬着头皮，开了城门，走到刘文叔的马前，扑通往下一跪，口中说道："元氏县县太爷，迎接刘秀大老爷进城。"这两句话，说得刘文叔不禁嗤的一声笑将出来。见他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，又可怜又可笑，忙教人将他扶起，一同进城。留下李忠守城，便星夜向房子县进发。直走一夜，到东方发白，才到房子县的城外，扎下大营。正要预备攻城，早见城里竖起降旗，城门大开，刘秀忙领兵入城。那守城的县令，早逃得不知去向。刘文叔安民已毕，便与诸将商议进攻办法，姚期道："军如荼火，万不可稍稍延顿，致挫锐气；依我的愚见，趁此再向鄗城进攻。等鄗城一下，再教士卒们稍留憩几日，再行进发。"

刘秀大喜，忙下动身令，只留下万修守房子县。不到半日，果然又将鄗城攻克。正待出示安民，猛听城外喊声震地，金鼓大鸣，邓禹忙命人撤起吊桥，闭起城门。大家上城头观看，只见一队贼兵，从西北上蜂拥而来。为首一员贼将，生得虎头燕额，十分威武，手持四窍八环刀，到了城下，厉声喊道："不怕死的草寇，快来纳命！"岑彭按不住心头火起，便来请令。文叔见他要出马，自然欢喜，忙道："将军肯去，好极了。"岑彭飞马出城，到了垓心，大声喝道："来将通名。"那个贼将大声说道："你站稳了，我乃大汉皇帝部下大将军李恽是也。"岑彭也不答话，舞动龙蛇枪，扭住便斗。枪来刀去，大杀了一百多合，未见胜负。刘文叔见李恽委实厉害，恐岑彭有失，忙鸣金收兵。岑彭虚晃一枪，兜马入城。李恽立马垓心，等候多时，不见有人出来，勃然大怒，下令攻城。城上的灰瓶石子和飞蝗一般的抛掷下来。贼兵倒被打得头破血飞。李恽无奈，只得领兵转道向东门而来。到了东门附近，厉声大骂。不多时，冯异手持独脚铜人，打出城来。二人见面，也不答话，大杀起来。大战了八十多合，城上一片的鸣金声音，冯异便抛下李恽，飞马进城去了。李恽再来骂阵，谁知一直骂到未牌的时候，竟没有一个人出来答应他，李恽可气坏了。可是他虽然厉害，不敢攻城，便拨马向城南便走。未到南门，姚期跃马横刀，早已在那里等候，见了他，狂笑一声道："反贼休慌，你老爷在此等候已久了。"李恽大怒，也不答话，拍马舞刀，来战姚期。姚期慌忙接着。二人奋力大杀了四十多合，不分胜负。这时城内忽然飞马跑出一员女将来，搅动梨花枪，冲到垓心，张开樱桃小口，娇声喝道："毛贼休慌！快些纳下头颅，免得姑娘动手。"李恽大怒，正要来战，姚期虚闪一个架子，纵马回城。刘伯姬便和李恽大战起来，杀到分际，刘伯姬拍马落荒而走。李恽哪知是计，一味的不顾死活，催马追来。刘伯姬霍的扭转柳腰，正待取弓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时耿纯不知从何处来的，腾云价的飞到李恽的马前，大喝一声，李恽措手不及，被耿纯一刀斩于马下。一队贼兵，吓得狼奔鼠窜的逃了。刘伯姬枭了首级，正待回马，瞥见有两员贼将，从贼兵中放马冲到伯姬的面前，刀矛并举。刘伯姬也不怯惧，耍动梨花枪，敌住二人。未到十合，不料从北边又冲来两个，一个手执双锤，一个手执开山斧，来战伯姬。伯姬不慌不忙，展开梨花枪，敌住四人，刘文叔深恐他妹妹有失，忙叫人鸣金。这时城头上鸣金的声音，呛呛呛敲得震天价响的。谁知伯姬安心要在众将面前大展才能，乱翻玉臂，大战四人，兀的不肯回来。李通在城上看得心慌，飞奔下来，一马冲到垓心，舞动大刀，战住两个贼将。伯

姬虽然称雄，究竟是个女流之辈，厮杀了一阵，便吃劲的了不得。见李通分去二将，自己登时轻爽得多了，奋起精神，和二人恶斗不止。王霸、耿弇更是看得眼热，二人也不待命令，并马出来，各挥兵刃，来帮助李通、刘伯姬。那几个贼将见有人来帮助，忙分头迎敌。伯姬深恐马乏，虚晃一枪，跳出圈子，让王霸去独战两将。伯姬见王霸的双锤耍得风雨不透，将那两员贼将，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能。伯姬更不怠慢，霍的扭转柳腰，弯弓搭箭。飕的一箭，那个使刀的早已翻身落马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伯姬的第二箭又到，不偏不斜，正中那个使戟的手腕，一放手，被王霸手起一锤，将那贼的马头打得粉碎，那贼将被马掀落在地。王霸飞身下马，将那两员贼将生擒活捉了，忙与伯姬正要来帮助李通、耿弇，只见他们各捉一个，正在那里捆缚呢。四人各擒一员贼将，高高兴兴的回城。刘文叔一一慰劳已毕，便命将那捉来的四个贼将带了上来。那四个贼将，立而不跪，十分强悍。刘文叔倒有一种怜才之意，便要来用柔软的手段收服他们。正要下令松绑，鄗城的县令，上前拦道："明公休要乱动，这四个死囚，非杀不可，万无赦放之理。"刘文叔忙问："什么缘故？"鄗城县令咬牙说道："这四个死囚，原姓苏，是鄗城第一个财主。此番明公起义到此，下官本已预备归附明公。不想这四个死囚，坚要和我作对，一面淆惑百姓还不算数，还要去勾结王郎的部下李恽来和明公作对。这人如果将他留下，必为后患，求明公还是杀去的好。"刘文叔听了这番话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忙教人推出去斩了。一面又命祭遵带了一队人马，前去抄拿家属。军司令祭遵带了人马，直扑苏宅而来，这且慢表。

如今单说有一个人姓王名明，他本是刘秀家中的一老家人的义子，此番起义，他也跟刘文叔到东到西。这王明生性狡猾异常，事事趋承，刘文叔倒也十分欢喜他。王明便仗着文叔的势力，居然出车入马，威风懔懔的，众人都以为他是刘文叔的私人，不去惹他。谁想他见众人不去理他，竟疑众人怕他，越发肆无忌惮。诸将谁不是宽宏大量的，一个不去和他较量长短。刘文叔见他办事精勤，也肯信用他，因此把这个舍中小儿，一天一天的捧出头了。今天他在帐后，听说要去抄查苏家，他不禁动了念头，暗想道："我跟了小主人至今，还没有一点余积，听说这苏家是个大财主，何不去捞几文来用用呢。"他主意打定，却不走前面，蹑足潜踪的出了后门，上马加鞭，直向苏家而去。谁知他初到此地的，路径不熟，竟摸错了。一路上问人，好容易摸到姓苏的府前，只见里面已经闹得沸反盈天，捉的捉，绑的绑，哭的哭，喊的喊，乌乱得一

天星斗。他下了马，挺腰凸肚的走了进去。守门的兵士，都认识他是刘秀的家人，所以让他进去。王明得意洋洋的直往后闯，到了百客厅，迎头撞见祭遵。祭遵只当是刘秀差他来勘察的呢，连忙向他恭而有敬的行了一个礼。王明正眼也不去看他一下子，稍稍的一颔首，便与祭遵擦肩而过。他一径直向后面住宅里走来，登楼上阁，真个勘察吏一般。到一处有一处珍宝，珊瑚镜，翡翠瓶，五光十色，目不暇接，他恨不得连屋子带在身。撞来撞去，一头撞到库房里面，只见那些金锭银锭，堆积如山。他可没了主意，又不知怎样才好，拼命价的往怀里乱揣。霎时怀里揣得满了，又将裤腰松开，放了两裤脚管的金银锭子，袖子里又笼了好些。正要出去，猛可里后面呀的一声，他大吃一惊。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北边靠墙的那一面书橱动了起来。他不禁暗暗的纳罕道，这真奇怪极了，怎么这个书橱竟会动呢？莫非年深日久，成了精怪不成么？他正自一个人在那里迟疑不决，瞥见书橱开处，后面现出一个门来。他不禁暗喜道："这里一定是苏家藏宝贝的机关，倒要来看看。"他说着，轻手轻脚走到门旁边。正要进去，瞥见里面走出一个千姣百美的妙人来。但见她云髻蓬松，星眼流电，那一副整齐面庞儿，真是个令人神飞魂落。王明见了大喜欲狂，急忙扑上前去。那美人被他一吓，连忙缩身躲了进去。他随后跟了进去，不知不觉的砰的一声，外面的书橱仍旧关上。他进秘室仔细一看，只见里面锦屏绣幕，装设得富丽堂皇，但是那个美人却不知去向。他一颠一簸的四处寻找，不料将双手无意往下一放，袖子里的金银锭子，一起造了反，骨碌碌的滚了下地。他连忙要去拾锭子，猛听得帐子里有人吃吃的发笑。他这时锭子也无心去拾了，忙走到帐子前揭开一看，只见那个美人坐在床前，只是向他发笑。他可是如同得着一方金子似的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抢过那个美人往怀中一搂，说道："我的心肝。"那美人连忙伸出纤纤玉手，含羞带愧的将他往旁边一推，低垂粉颈，梨面通红。王明哪里肯就此罢手，又过来将她搂住说道："美人，你不要倔强，现在你们一家子全被我下令拿去斩了。"那个美人听了他这话，只吓得玉容失色，梨面无光，便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他连忙问道："你是他家的什么人？赶紧告诉我，或者可以放你！"那美人娇羞欲绝，哪里还肯答他的话呢。列位，要知道美人的来历，在下就此交代明白，省得诸位在那里打闷胡芦。原来这个美人名叫金楚楚，是苏大户用二千银子买来的。这楚楚是苏大户第一个宠妾，整日价的将她藏在库房后面的一间秘密室里。自从这苏大户带了三个兄弟到王郎那里去求救，金楚楚在这秘密室里，无一

日不担惊受怕的。今天一早上，就有丫头进来送信说："大户弟兄四个，全被刘秀捉住杀了，快些预备出去逃命罢！"这金楚楚还有几分不大相信，这时见王明进来，才知大户真个杀了。她可怜哪里还敢回话，低着头，只是啜泣不止。王明又向她说道："美人，我看你依了我一件事，我马上命人将你接到我的家中去做太太。"那楚楚见他这样，心中十分不愿；无奈性命要紧，又不敢说不答应，只得低首无言。王明一面搂住她，那一种兰麝的香气，直冲到他的鼻子里。心里就把那一股无名欲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不由分说，将楚楚往床上一按。正要开始工作，那裤子里的锭子，累坠得动弹不得。他可是顾不得许多了，胡乱的将脚管一放，那些锭子一个个的滚落在地上。他爬上床来，楚楚也不敢动弹，将玉体横陈在床上，闪着一双星眼，只是望着王明做作。这时王明伏到她身上，说道："美人，你可将罗裙解去，好与你……"她不敢不依，含羞带愧的用手将罗裙解去。霎时动作起来，正在这入彀的时候，猛的有人将门一推，闯进十几个人来。楚楚忙道："有人进来，你快些起来！"那王明哪里肯放手，只顾紧抱住楚楚，务求完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有人将帐门一揭。王明回头一看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。你道是谁？却原来就是祭遵，他连忙爬下床来。祭遵见此情形，不觉勃然大怒，手起一剑，竟将王明的一颗癞痢头，早和肩上宣告脱离，一缕魂灵直向巫山十二峰去了。这时楚楚吓得浑身乱战。祭遵命人一并捆起。这时忽然有一个人对祭遵说道："军司令，这岔子你可惹得不小。你方才杀的这人，你知道是谁？"祭遵摇头道："管他是谁，犯了法，终要斩的。"这正是：

有味残膏犹在指，无情利刃已临头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　玉殒香消杀妻投古井　头飞血溅背母突重围

却说祭遵将王明杀了之后，忽然有个人向他说道："军司令，今天将王明毅然杀了，岂不怕主公见罪于你吗？"祭遵道："用不着你们发愁，我自有道理。"此刻早已有人飞报刘文叔，说道："祭遵将王明杀了。"刘文叔听得这话，勃然大怒道："祭遵是个什么东西，他竟敢藐视我，目无法纪，胆敢将我的舍中儿杀去。"说到这里，邓禹忙用腿将他一推，附着刘文叔的耳朵，悄悄的说道："主公你错了，当此之时，假使军令不严，何能压服众将呢？祭遵这事，足见他能尽职办事；主公不察反说他不好，岂不令众将不服么？"刘文叔恍然大悟。一会子，祭遵领着人犯，和抄出的金银财宝一齐抬到帐内，前来交令。手里执着一张报单，点着报道："抄出逆产如下：黄金三万斤，白金五百斤，纹银三百箱、每箱五百斤，国币八万贯，珊瑚器皿十二件，玛瑙器皿三十三件，羊脂玉物三百四十七件，绸缎绢绫三万五千三百二十四匹，布帛八百箱、每箱三百匹，衣服四百五十箱，刀枪一库，马六十匹、木器共七千六百五十四件、零星物件三百箱，粮食六万石，人犯一百三十四口。现已全到，请主公示下。"这时帐下的众将，一个个都替祭遵担忧。刘文叔问道："我方才听说你将我的舍中儿杀去，果然有这回事么？"祭遵挺身直认不讳的说道："不错，是我杀的。"刘文叔笑着问道："你怕我罪你么？"祭遵走到刘文叔的面前，躬身答道："主公哪里话来。主公不委我任军司令则已，既然任我做军司令，我当然不负主公的重托，任凭他是主公的什么人，只要他不守规矩，犯到我的手里，都要按军法从事。我今天将王明杀了，主公莫非要见罪么？既如此，请主公就按军法办我罢！"他说罢，直立帐前，等候刘文叔的示下。刘文叔毫不动怒，反而满脸堆着笑容问道："卿家今天杀了王明，但是他究竟犯的是什么罪？"祭遵答道："那个自然要将他的罪恶宣布出来。今天末将到苏家去抄拿，主公是否教他去没有？"刘文叔道："没有。"祭遵道："未得军令，私出营门，一罪；强奸妇女，二罪；私窃逆产，三罪。有这三个罪名，杀得究竟冤枉不冤枉呢？"刘文

叔大笑道："原来如此，该杀该杀！莫说杀了一个，便是杀了十个百个，也不为多。"忙命人赏祭遵黄金三百斤，绢帛五百匹，加封刺奸将军；祭遵忙谢恩退下。刘文叔便将那一班捉来的人犯，鞫审了半天，一个个的赐些金帛，发放他们走了。又命人将抄来的逆产，寄存于鄗城，以备军需。发放已毕，邓禹进议道："连日奔走，士卒们辛苦极了，只好休息两天，再遣他们征伐。"刘文叔说道："先生之言极是，我也是这样的设想。让他们养足锐气，再为调动不迟。"话犹未了，探马飞来报道："渔阳、上谷的两郡兵马到了。"刘文叔大喜，忙命大开城门，领着众将开城迎接。只见渔阳、上谷的两处兵马，足有六七万众，旌旗蔽天，戈矛耀日，军容十分齐整。刘文叔心中说不出的十分欢喜，忙催马到耿况，彭宠跟前施礼，招呼道："劳驾远来，秀实不安。"彭宠、耿况忙回手致敬道："明公远涉长征，为万民造福，我们敢不附骥么？"刘文叔又和他们寒暄一阵子，便一同进城。耿况、彭宠将带来的四员大将与文叔相见，一个是昌平人，姓寇名恂字子翼，一个是栎阳人，姓景名丹字孙卿；一个是安阳人，姓盖名延字巨卿；一个是姓王名梁，籍贯与盖延相同。刘文叔见他们个个俱是威风懔懔的将才，不禁满心欢喜，忙叫人杀猪宰羊，大排宴席，款待来宾，并犒赏三军，马步众将。到了第二天，领兵出城，留下耿纯守城，余下均拔寨动身。这番出兵，总数有二十余万，不上半日，已离钜鹿只有三里之遥了。刘文叔便吩咐扎下大营，预备攻城。王郎早得急报，忙差倪宏、刘奉两员大将带了三万人马，来救钜鹿。随后又派胡平、郭左两员大将，又带兵三万，驻防南蛮，作为犄角之势。到了第二天，钜鹿主将王饶，见刘奉、倪宏的兵到，十分壮胆。便留吴汉守城，自己带三千兵马，出得城来，摆成阵势，匹马双锤，直闯到刘秀的寨前骂战。霎时金鼓大震，冯异领了一队人马，从寨后冲了出来。王饶忙回马到了垓心，冯异已经赶到，举起独脚铜人，劈头就打。王饶也不慌忙，便抡锤迎敌。各奋神威，酣斗了一百多合，不分胜负。这时刘文叔已经点齐众将，一齐出寨掠阵。只见他二人杀得尘沙蔽天，难分难解，刘伯姬哪里还能耐忍，一拍桃花征驹，闯到垓心。正想替回冯异，瞥见对阵冲出一个贼将来，手持方天画戟，也不打话，扭住刘伯姬便斗。王霸大吼一声，一马冲到垓心，替回冯异，便和王饶大杀起来。四只大锤，只杀得天旋地转。那边刘伯姬和刘奉大战了八十多合，不分高下。姚期看得眼热，也不待命令，拍马舞刀，杀到垓心。那贼兵的阵里，跟着也出来一个贼将，手执双锏接住。姚期喝道："来将通名，咱老爷刀下，不死无名之鬼。"那员贼将一阵狂笑道："反寇，你且在

马背上坐稳，不要吓得翻下马去。咱老子乃大汉皇帝座前右大将军倪宏便是。识风头，早些归顺，省得咱老子动手。"姚期大怒，也不答话，挥刀就砍。倪宏举锏相迎。这时垓心里，只见刀光锤影，十二只臂膀撩乱，二十四个马蹄掀翻，只杀得目眩心骇。邓禹对刘秀道："你看这钜鹿城上，没有多少贼兵，何不趁势就此袭取城池呢？"刘文叔点头道是，忙令冯异、岑彭带了一队兵来袭城池。刚刚冲到濠边，瞥见城上石子灰瓶，暴雨般打了下来，前队的兵被打伤不少。这时城上出现一个贼将，两边站着无数的兵士，手里俱是拿着鹿角、铁蒺藜。那个贼将向冯异笑道："要想攻城，这里恐怕你没有这样的能力了，请向别处去罢！"冯异大怒，一声令下，万弩俱发。城头上霎时现出五色云牌来。说也奇怪，射来的箭，完全嵌入云牌里，一枝也落不掉。霎时箭尽，一班兵士只得住手，这时城头的云牌立刻撤去。那员贼将依旧立在城头上，向冯异、岑彭道："多劳赐箭，心感谢谢！现在对不起，却要回敬了。"话声未了，城上登时万弩齐发，如同暴雨一般。前敌的兵士，射倒数百人。冯异大惊，忙和岑彭下令退兵。刘文叔见城上的守将如此厉害，不禁暗自吃惊。冯、岑两将，回到刘文叔马前，齐声说道："城上的守将，委实厉害，无法进攻。"刘文叔道："两位将军，请暂休息，再作道理。"冯异、岑彭带兵退下。这时城上一片鸣金的声音，王饶等三个贼将领兵进城。王霸等也就收兵回营。刘文叔对众将赞赏了一番。邓禹开口说道："单是出城的三个贼将，倒不足为患，不过匹夫之勇；但是守城的那个贼将，倒着实棘手。"冯异插口说道："可不是么？凭我们的攻法，任他是谁，也有些应付不来，不料那个贼将，来得十分厉害。"耿况道："那个贼将姓谁？"冯异道："姓什么倒不晓得。"耿况道："我有个朋友，姓吴名汉，这人端的是智勇双全。前月听人说他投奔王郎，我倒替他可惜，如果是他，我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来归降主公。"邓禹笑道："但愿是吴汉，那就好办了。"大家吃了夜饭，众人刚要去安息，邓禹道："今天遇着劲敌，大家都要防备一些才好！"这句话提醒了刘文叔，忙道："不错，不错，凡事都宜谨慎为佳。"李通、王霸同声说道："你们也忒过虑了，今天你不看见那几个贼将，杀得精疲力尽么？夜里还敢再来讨死不成？"冯异说："休要这样道，还是预备一些的好。"他说罢，便与岑彭前来请令。邓禹便教他们带兵在寨左寨右埋伏。景丹、盖延也过来请令。邓禹见他们日间没有厮杀，再则要试试他们的本领，便令他们带兵五千，在寨前埋伏，不提。

再说王饶、倪宏、刘奉收兵回城，一齐责问吴汉何故鸣金？吴汉对三人说

道："你们只顾厮杀，那刘秀的部将来攻城，你们知道吗？"王饶道："怎么不知道呢，你在城上做什么的？"吴汉笑道："双拳不敌四手，他们假若派出许多兵马，教我一个人怎样来得及呢？"王饶才恍然大悟，忙道："不错，不错，应当要鸣金。"吴汉道："方才听探马来报，说主公又派了胡平、郭左两员大将，带了三万兵马，现已到栾城。今天夜里趁他初到此地，将全城的人马调到城外，一面着人到栾城教郭左、胡平到三更时候，来接应我们。我们在二更左右，分着三路前去劫寨，趁他不备，杀他个片甲不存。"王饶大喜，忙差人飞马到南栾去关照郭、胡二将。自己将全城的人马共有八万多，分四门出来，悄悄的扎下大营，将一座钜鹿保护得铁桶相似。吴汉一面点兵调将，一面教探马到刘秀寨前探听虚实。一会儿，探马忙回来报道："刘秀的寨前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"王饶大喜，忙与倪宏、刘奉各领了五千人马，分着三路，悄悄的向刘秀的大寨进发。这时星移斗换，已到子牌时候了。王饶等到了刘秀寨前，一声呐喊，杀了进去，不提防左右突然冲出两支人马。景丹、盖延各自挥动家伙，挡住王饶。两边的灯球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日一样。王饶见有预备，忙奋勇敌住二人。刘奉、倪宏的两支兵，从两边趁势直抄进去。还未到寨前，猛的一声号角，冯异、岑彭的两支埋伏兵，斜刺里冲了出来挡住。冯异大笑道："老子们早就晓得你们要来送死了！"倪宏也不答话，挥动双锏，直取冯异。冯异不慌不忙，展开独脚铜人，大战起来。这里岑彭和刘奉早就扭成一团，大杀不止，霎时金鼓震天，喊声动地，把刘文叔等从梦中惊醒。这时后寨又发喊起来。原来南栾的贼将，得着这个消息，星夜拔寨前来接应。邓禹却没有料到后面有人抄来，只弄得措手不及。王霸连盔甲也来不及穿戴，赤膊上马，舞动双锤，向后寨抵敌。刘伯姬只着了一件贴身小袄，搅动梨花枪，飞花滚雪价的杀了出去。姚期、李通、王梁、寇恂、马武、耿弇等一班武将，保住刘文叔，邓禹、耿况、彭宠夺路便走。刚出了寨门，差不多有二里之遥，瞥见一将从斜刺里冲了出来，姚期慌忙上前敌住。战了二十余合，那员贼将长啸一声，伏兵齐起。霎时火光烛天，四处的贼兵，不知有多少，翻翻腾腾的滚了上来。李通、马武等分头迎杀，无奈杀了半天，竟未杀出重围，贼兵愈来愈众。这时灯球火把，照得雪亮。那耿况一眼看见一员贼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吴汉。他满心欢喜，催马大叫道："姚将军与吴将军，请暂且住手，我有话说。"姚期听得有人喊，忙住了手。吴汉也住了手。耿况一马闯到垓心，向吴汉拱手道："子颜别来无恙否？"吴汉见是耿况，连忙也拱手道："承问，明公何故到此地的？"耿况便趁势将自己如

何归降刘秀，刘秀为人何等英武，势力怎样的伟大，说了一番。又用旁敲侧击的话来劝解他归降刘秀。吴汉沉吟了一会，对耿况道："承明公指教，敢不如命。但是汉有老母，尚在城中，容回去与老母商量，再来报命。"耿况大喜。吴汉假意与姚期战了几合，回马败走，他将手中的枪一招，那一队兵全随着他退去了。邓禹忙令姚期、耿弇、李通、马武四员大将，前去助战。四人领了令，飞马前来助战。只见战场上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只杀得一天星斗，惨淡无光。那些贼将各自遇着劲敌，正在拼命价的恶斗，不提防凭空飞出四只猛虎似的勇将来，在阵内往来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杀得血流似海，尸集如山。那一群贼兵，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腿，没命的四散逃走。王饶见势头不好，虚晃一锤，收兵退走。倪宏、刘奉、郭左、胡平，各自收兵退去。刘文叔等才回到大寨，一一检查，共死五千多名士卒。幸喜粮草锱重，一些没有被他们劫去。众将中只有景丹手腕被贼将刺伤，余下毫没有一些损伤。刘文叔深自庆慰。邓禹对他说道："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损失五千兵，得一吴汉，还是主公的洪福。"

不表他们在这里议论，再说吴汉收兵回营，一个人只是盘算着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吴汉吴汉，凭你这样的才干，难道终与这伙亡命之徒在一起，就算长久之计了么？耿况这番话，何尝不是。但是王郎虽是个亡命之徒，待我总未有一分错。现在我毅然去投降刘秀，未免于良心上有些过不去。罢罢罢！忠臣不事二主，无论如何，一心保王郎吧！"他正是自言自语的当儿，王饶气冲冲的和刘奉等一班人，走进吴汉的帐篷，大声说道："我早就说过，今天不可去劫寨，偏是你要自逞才能，要去劫寨；现在查过了，共损失一万五千几百名儿郎，这不是你招的么？"吴汉正自不大自在，听他这番话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对王饶冷笑一声，答道："谁是主将？令是谁发出去的？自己不认错，反来乱怪别人，不是笑话么？假若今天去打个胜仗，你又怎么样呢？"王饶被他这几句抢白的暴跳如雷，飕的拔出剑来，剔起眼睛向吴汉说道："谁来和你拌嘴？今天先将你这个狗头杀了再说！"吴汉更是按捺不住，也拔剑站了起来，大声说道："好，你这狗头，想杀哪个？"刘奉、倪宏忙过来劝住吴汉。郭左、胡平早将王饶的臂膊扳住，齐声说道："胜负军家常事，何必这样争长较短的呢？现在刘秀未除，自家先斗了起来，不怕人家笑话么？"郭、胡二人，忙将王饶劝出帐走了。倪宏、刘奉说好说歹，又劝了吴汉一阵子，才起身走了。吴汉这时便将投刘秀的心，十分坚决了。他上马进城，到了自己的家里，先对他的母亲将来意说明。吴母大喜道："吾儿弃暗投明，为娘固然赞成；但是你的媳妇，恐怕

她未必肯罢!”吴汉道:“只要你老人家答应就行了。她答应更好,不答应便将她杀了,有什么大不了呢?”原来吴汉的妻子,就是王郎的侄女。吴汉大踏步走到后面。王氏见他回来,连忙来迎接,满脸堆下笑来,乜斜眼说道:“我只当你就此不回来的呢? 撇下了我,夜里冷冷清清,一些趣味也没有。你怎么就这样狠心毒意呢?”吴汉此时哪里还有心去听进这些话,忙向她问道:“我有一件事,特来问你,不知你可肯答应吗?”她笑道:“自家夫妻,什么事儿不肯呢!”吴汉便将要去投刘秀的一番话告诉她。她气得一佛出世,二佛升天,用手指着吴汉骂道:“你这负心的杀才,我家哪样待错你? 吃着穿着还不算数,又将我匹配与你,高车大马,威风十足,心里还不自足,要想去投刘秀。我劝你不要胡思乱想着好得多呢!”吴汉也不答话,冷笑一声,向她招手。她见吴汉这样,只当他是要亲嘴呢,也就半推半就的走了过来,仰起粉腮。说时迟,那时快,只听得喀嚓一声,她的头早就滚落在地,吴汉忙将宝剑入鞘,将手上的血迹拭抹干净,不慌不忙将她的尸首连头捆好,携到后园往井里一送。此刻他也顾不得许多,到了吴母的房里,说道:“母亲,那贼人已被我杀了,我们走罢!”吴母听了大吃一惊,忙道:“你果真将她杀了吗?”吴汉道:“谁敢哄骗你老人家?”吴母不禁垂泪道:“我与你投奔刘秀,她不答应就罢了何苦又将她杀了呢?”吴汉陪笑道:“请老人家快些收拾吧!已经杀了,说也无用的。”吴母道:“收拾什么? 这里的东西还要么? 就走罢!”吴汉便用绸巾将吴母拴在自己的背上,掉枪上马就走。刚到了城外,谁知王饶早已得着消息,见他出来,忙命众兵将他团团困住,一齐大叫道:“反贼吴汉,要想到哪里,赶快留下头来!”吴汉也不答应,搅起长枪,上护其身,下护其马,与贼将大杀起来。这正是:

骊龙岂是池中物,玉凤原非栖内禽。

要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　招展花枝娇娃临大敌
扫除草寇虎将立奇功

却说吴汉背着他的母亲，一马冲出南门，正要投奔刘秀的大营。谁知王饶早已得着这个消息，点齐众将，将四门围困得水泄不通，专候吴汉到来。这时见了吴汉闯出城来，王饶勃然大怒，厉声大骂道："反贼吴汉！王家待你哪样亏负？竟失心反了。好禽兽，留下头来，免得咱家动手。"吴汉到了这时，也不答话，搅动长枪，来战王饶。王饶荡起双锤，蔽天盖日价的逼住吴汉。两个人舍死忘生的大战了八十多回合，吴汉虚幌一枪，思想要走。王饶哪里肯放松一着，双锤如同雨点一般的逼住。吴汉见不得脱身，也就下了决心，舞起长枪，飞花滚雪般的恶斗不止。正在杀得难分难解之际，瞥见刘奉、倪宏各领一支人马，蜂拥而来，将吴汉团团困住，各展兵刀来敌吴汉。吴汉与王饶正自不分高下，凭空又添上两只猛虎，吴汉虽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到了此时也有些应付不来了。战够多时，吴汉只有招架之力，并无还手之能，只杀得尘沙蔽日，烟雾障天。吴汉暗道："今番我命休也！"正在这万分危急之时，猛听得西南阵角，金鼓大振，杀进一支兵来。为首一员大将，手持龙舌枪，闪电般的杀进重围。这时正南喊声又起，又见一员女将，耍动梨花枪，纺车似的突入重围，来和贼兵厮杀。列位知道这两支人马，是哪里来的？原来刘秀昨天听了吴汉的那一番话，今天早就预备，又听得喊声震地，金鼓大鸣，料想吴汉已经杀出城来，忙与邓禹商议援救之策。邓禹忙下令问道："哪位将军，情愿领兵去救吴汉？"话犹未了，只见一将挺身出班，躬身说道："末将愿去。"邓禹和刘秀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岑彭。二人心中大喜，正要答话，众将中又走出一个人来，向邓禹娇声说道："先生请发一枝令箭，奴家愿随岑将军前去接济吴将军。"刘秀见他的妹妹要出马，忙道："妹妹连日厮杀，精神有限，今天另派别将前去，妹妹请养息养息罢。"伯姬听得这句话，不由的气得杏眼圆睁，柳眉倒竖，忙对刘秀说道："三哥哪里话来！小妹这两天一些也没有痛快厮杀一场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请令前去厮杀的。"邓禹笑道："既然小姐要去，主公也

不必过于阻止，就请她帮助岑将军前去就是了。”刘秀也没有什么不赞成，当下派兵一万，教二人各领五千，前去接应吴汉。他二人各领兵马，杀入重围。岑彭接住刘奉，伯姬和倪宏搭上手，奋勇大杀起来。吴汉见援兵已到，心中大喜，精神陡长，和王饶大战三十余合，仍然不分胜负。吴汉此时哪里有心厮杀，只想突出重围，无奈王饶的双锤，兀的紧紧逼住，不得脱身；又怕母亲在他的肩上，辰光多了，吃不了惊吓，满心焦躁，奋起神威，恨不得一枪将王饶搠死，好闯出重围。王饶到了这时，见刘秀有兵来接济吴汉，不由大怒起来，耍动双锤，恨不得将吴汉一锤打死，方泄胸中之恨，哪里还肯放松一步。这时西北阵脚忽然大乱起来，只见王霸舞动双锤，只打得一群贼兵人翻马仰，登时杀到面前。王霸大叫道：“小弟奉了邓先生的命令，前来接应将军，将军请暂且住手，将这狗头丢下与我，结果他就是了。”王饶见王霸进来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只得舞起双锤来迎王霸。吴汉见此光景，再不逃走，更待何时，大吼一声，杀出一条血路，直向刘秀的大营而来，还未到营前，早见刘秀和众军并马迎接。邓禹首先说道：“将军深明大义，弃暗投明，不独禹等深自庆慰，即是汉家又多一个柱石。”吴汉喘息答道：“罪将来迟，万望诸公原谅！”刘秀忙赶着下马，亲手扶吴老太太下马，口中说道：“累太太受惊了。”吴老夫人忙答道：“主公哪里话来，犬子不肖，归附王郎，拒抗天师，罪无可逭，再不早为依顺麾下，益发要万世唾骂了。”大家你谦我让的一阵，才一起进营。

再说刘伯姬与倪宏战了一百二十余合，未分胜败。伯姬长笑一声，兜马就走。倪宏哪知就里，拍马追上。赶到分际，刘伯姬霍转柳腰，飕的一箭，觑准倪宏的咽喉射来。倪宏忙将头一偏，那支箭从头边恰恰的飞过。倪宏大惊，正要带马回头，第二枝箭已经飞到。倪宏赶紧再让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第三箭已经攒进他的肋下，倪宏大叫一声，翻身落马。刘伯姬枭了首级，拍马重行杀入重围。只见岑彭和刘奉正杀得不分上下，伯姬更耐不住，携马摇枪，双战刘奉。那边王霸和王饶也锋芒相对，恶斗不衰，这时李通、姚期的两队兵马已经赶到，翻翻滚滚，大杀起来。那些贼兵，东逃西散，鬼哭神号。王饶见士卒奔散，心中焦躁万分，大吼一声，意欲逃走。王霸趁此机会，舞起双锤，直向他的马头打下。王饶忙将马头一带，那马凭空一跳，四足跃起有六尺多高，让过双锤。李通穿云闪电般的闯到垓心，大喝一声，手起刀落，王饶措手不及，眼睁睁他一员勇将，身首异处了。刘奉见到王饶已死，心中加倍惊慌，战法散乱。伯姬、岑彭的两支枪，蔽云遮日一般的将他裹住。刘奉到了此时，料知事情不

妙，不如下个死心，拼死他们一两个也算不得白死。他想到这里，搅动方天戟，神出鬼没的和二人恶斗不止。刘伯姬一面迎敌，一面向李通喊道："此时还不去取城，等待何时？"这句话提醒了李通，忙和姚期带兵竟逼城下。城上那些贼兵。大惊失色，手忙脚乱，又不知怎样才好。姚期一马当先，闯过吊桥。猛可里城上轰天价响的一声，将千斤闸放下。可巧姚期正到城门，忙举右手，将闸门托住，坐下乌骓马，四足撑开，双耳竖起，动也不动，李通忙领动人马，和潮水一般直望里边拥进。城上那些贼兵，慌了手脚，真个是军无主将，人情汹汹，便各自去寻生路，也顾不得许多，撒手飞奔。李通忙领兵上得城头，先将千斤闸绞起，然后和姚期收服残卒，预备出城迎接刘秀。再说刘奉和伯姬、岑彭又战了五十多合，一心想走，无奈插针的工夫也没有。他丢去一个解数，预备动身。伯姬早已看出情形，故意将马一拍，跳出圈子，让他逃走。刘奉得了这个空子，忙拍马闯出垓心，落荒而走。伯姬随后赶去。刘奉扭转身躯，弯弓搭箭，飕的一箭，向伯姬的右手射来，伯姬手明眼快，忙用梨花枪一拨，那支箭滴溜溜的直向草地上落下。刘奉见一箭未中，心中大怒，第二箭又飞了过来。伯姬长啸一声，手起箭发，将来箭拨开有三丈多远。刘奉惊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急忙带马就逃，还未扭转马头，伯姬的第二箭已经射中他的马首。那马大吼一声，霍地一跳，将刘奉掀落马下。伯姬正要下马来杀刘奉，瞥见岑彭一马赶到，她深怕岑彭争功，赶着手起一枪，忽听岑彭大叫道："姑娘请慢动手！我有话讲。"话还未了，刘奉的喉咙早已现出一个透明的窟窿，鲜血直喷，一缕魂灵早到阎王那里去交帐了。岑彭道："姑娘忒也手馋了。"伯姬笑道："岑将军这话，不是奇极了么？如果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还不是照样被他结果了么？"彭笑道："并非这样，我看这员贼将的能耐，着实不可多得；如果用柔软的手段来将他收服住，不是主公的一个大臂膀么？"伯姬听了这话，懊悔不迭的答话："何不早说，何不早说！如今有什么法子挽回呢？"说罢，翻身下马，拏出佩剑，将刘奉的首级割下，和岑彭收兵入城，见城中的百姓安逸如常，欢声载道。他二人见过刘秀，伯姬在帐前将倪宏、刘奉的两颗首级，往地下一掷，向刘秀说道："三哥请你仔细看看，是不是那两个贼将的狗头？"刘秀哈哈大笑道："不想贤妹竟有这样的能耐，我还不佩服么？"邓禹接口说道："主公哪里知道小姐的本领，我早就料到小姐今天一定要马到成功了。"帐下诸将同声赞道："姑娘的武艺实在超凡！这两个贼将，除了她，别一个实在有些棘手呢！"刘秀笑道："今天要算三妹头功，并非是我的私护。"

众将忙躬身答道："那自然，主公不要尽管客气罢。"邓禹取出功劳簿，首先写起刘伯姬的战绩，第二便是李通，其余诸将也都按功登记。

次日，便要领兵去攻邯郸。耿况、彭宠二人进议道："南栾钜鹿，俱为北伐要径。冯将军去攻南栾，未知胜负如何，如果南栾一下，邯郸即易如反掌了。"话犹未了，冯异的牙将进帐报道："冯异于午牌时候，已得南栾。"刘秀大喜，耿况道："南栾既得，须乘胜进攻邯郸；但是这两处，俱为重要地方，不可疏失才好。"邓禹对他们二人笑道："依我的愚见，请彭将军镇守南栾，耿将军留守钜鹿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"耿况忙要回答，刘秀鼓掌附和道："先生这话是极了，我也是这样的设想。"彭庞忙道："冯将军智勇双全，现在南栾还怕有什么差错呢。"邓禹道："彭将军请不要推辞。冯异目下正要用他，而且镇守的职位，非要老成持重者不可。"彭庞再三推托。刘秀道："彭将军莫非是见怪么？"彭庞忙躬身说道："既是这样，末将不才，便去效劳是了。"邓禹又点五千士卒与彭宠替回冯异；一面又留下一万五千精兵，耿况守钜鹿。安排停当，第六天是黄道日期，便拔寨起身。一路秋毫无犯，浩浩荡荡，直向邯郸进发。不到两日，离邯郸尚有三里之遥，邓禹便下令扎营。王郎早已得到消息，先听说吴汉反了，已经急得走头无路。后来接二连三的探马报个不住，又说钜鹿失守，南栾被陷，王饶等阵亡，把个王郎只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搓手顿足，竟象热锅上蚂蚁一般，一处搔不着，镇日价愁眉苦脸，短叹长吁。刘林、赵猛等一班人，也是面面相觑，无计应付。正是泪眼相看的当儿，忽见报马飞来报道："刘秀的大兵，已到东郊扎寨了！"王郎听得这个消息，只吓得屁滚尿流，张口结舌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翻着两只眼睛，朝左右说道："如此便怎么好？"刘林说道："依我的主见，不如去投降刘秀，或者不失封侯之位呢。"王郎摇头说道："不行，不行！这个计策，简直是自己去讨死。我想我们若去投降，那刘秀一定是不会收纳的。到那时，只消嘴一动，我们还想活么？"大家正自没有应对的法子，这时高家四将，挺身出班说道："大王休要高长别人的志气，灭了自己的威风；愚兄弟四人，愿带三千兵马出城，包将这班毛贼杀得他片甲不存。"王郎听他这番话，忙闪目一看，只见高骏、高骝、高骅、高驹弟兄四个，雄纠纠气昂昂的站在殿前。他见此情形，心中又没了主意。向刘林问道："在卿家意下如何？"刘林答道："依我的话，还是投降的好！高家四将，虽有能耐，怎能和刘秀手下的大将厮杀呢？不要讲别的，单说昆阳一战，谁不闻名？他们要去，岂不是以卵击石么！"他还未说完，高骝哇呀呀直嚷起来，大叫

道："偏是你这狗头，贪生怕死的要去投降刘秀，便在大王面前信口胡诌，我们今天偏要去拼个他死我活。"高骏飕的一声，拔出宝剑，剔起眼睛，向刘林说道："谁再提投降，先结果了他再说。"刘林到了这时，真个是噤若寒蝉，一声也不敢多响。王郎见他们都动了火，深怕弄翻了脸，不是耍的，赶忙说道："高将军的主见不错！自古道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；还是烦四位将军的大驾，前去杀退贼兵，孤王就万分感谢了。"高骏等昂然退出来，各操兵器，飞马出城，指挥众兵，背城排成阵势，等候厮杀。

再说刘秀等，才将大营扎好，瞥见城门大开，一队贼兵蜂拥出来，排成阵势。忙向帐下问道："哪位将军愿去攻打头阵？"景丹挺身出来，向上打躬答道："末将愿往。"邓禹心中大喜，即对景丹说道："将军肯立头功，那就妙极了！不过第一阵，用不着将军动手；将军的骑兵，最好作为后应，杀得他措手不及才好呢。"景丹点头称是。这时冯异、伯姬同时出班，对邓禹讨令出马。接着王霸、延盖也过来讨令。邓禹也不阻止，一一发下了令。四将领令出帐。邓禹吩咐景丹道："久闻将军部下的骑兵非常厉害，今天出阵，务须趁他不备，冲杀一阵为上着。"景丹点头会意，出帐上马，点齐骑兵，随后起身赶到垓心。只见高骏立马垓心，手持四窍八环泼风刀，正在那里骂阵。刘伯姬哪里能忍耐，搅动梨枪花，那桃花征驹晓得要厮杀，双耳一竖，直冲过去。伯姬和高骏接近了，各展兵刃，奋勇大杀，大战二十余合。高骏渐渐不济，汗如雨下，喘不成声。高骝见他大哥要走下风，忙拍动征驹，耍起双鞭来助高骏，双战伯姬。伯姬哪里放在心上，不慌不忙，敌住二人。又战了五十余合，高骏、高骝被她那支梨花枪，只逼得象走马灯一样，近身不得。高骅、高驹各催坐骑，赶到垓心，将刘伯姬团团围住，枪刀齐举。伯姬毫不怯惧，奋起精神，和四将大杀。这边早恼动了冯异，手执独脚铜人，飞马赶到垓心，厉声大骂道："好狗头！你们以多仗势么！"他飞起铜人，直奔高骏打来，高骏慌忙敌住。高骝撇下伯姬，助战冯异。伯姬见去了两个劲敌，登时精神大振，舞动梨花枪，飞花滚雪价的逼住二人。战到分际，猛听得伯姬长啸一声，手起枪下，刺高骅于马下。高驹大惊，兜马要走，李通带了一队兵，从斜刺里冲了出来，挡住高驹，大哄一声，手起刀落，高驹的首级竟象西瓜一般，登时和身上脱离关系。高骏见两个兄弟齐送性命，不由的心中大惊，刀法一乱，被冯异觑着个破绽，一铜人将他打得脑浆迸裂，翻身落马。高骝魂飞天外，一鞭坐骑，落荒而走。冯异带马追来，李通喊道："冯将军，穷寇莫追，由他去罢！"冯异收马回来，合兵一处。景丹正

要发出骑兵，忽听伯姬娇声向那些贼兵喊道："众贼子听着，要保全首级，赶快抛戈丢甲，还不失本身的地位。"那些贼兵听得这话，谁不望风归附呢？霎时倒戈弃甲，一齐下跪。冯异一一的安慰，共收降卒二千余人。大家商量一会子，便领兵乘胜攻城。一时矢石如雨，城上的守城贼兵，死力拒住，看看不支。王郎到了这时，真个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谏议大夫杜威对他说道："高家四将现已阵亡，还有什么依恃呢？在我愚见，赶紧去投降，还能保全原有的位置；否则立刻攻破了城，玉石俱焚，那时悔之晚矣！"王郎忙道："是极，是极！就请你去说罢。"杜威出来，先命人将城门开放，自己乘马出城，到了刘秀的大营，将来意说明。刘秀勃然大怒道："王郎妖言惑众，罪在不赦，还想保全原有的位置么？"杜威道："大王息怒，久闻大王以仁信昭著；今天邯郸既降，当然要封邯郸之主为万户侯，以安人心。"刘秀大怒道："王郎小丑，竟敢冒冲汉裔；待他不死，已是格外施恩，还想封他万户侯么！"杜威不敢再说，只得告辞出来。刘秀督队攻城，一连攻了十数天。城内因为粮食缺乏，众心惶惶，遂不由王郎做主，一班士卒，竖起降旗，大开城门。刘秀督队进城，再来搜寻王郎，一些影子也没有了，连刘林也不知去向。刘秀安民已毕，便命人大排宴席，论功行赏。诸将领你夸我的本领，我赞你的功绩，吵闹得一团糟似的。刘秀与邓禹前来，一一查点，独不见了冯异。忙问众人道："冯将军到哪里去了？"有个小卒上来禀道："冯将军在营后的大树之下呢！"刘秀与邓禹忙到后营，果然见冯异独立大树之下，意态消闲，竟象没有知道论功的一样。刘秀一把将他拉进营中。正要行赏，瞥见长安的使臣，手执刘玄的封册径入帐来，刘秀忙起来迎接。邓禹展开封册，只见里面加封刘秀为萧王之职。这正是：

慢道疆场无结果，谁知竹帛早标名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帐中一度阿父喜封侯 坛下三呼萧王初即位

却说文叔正要犒赏众将，忽然接到刘玄的封册，赐为萧王，自是欣喜，忙摆酒席，款待来使。那来使对刘秀说道："还有旨意一道在此，请王爷细阅。卑职公务匆忙，不敢耽搁，就此告辞"。那来使将旨意取出，告辞而去。刘秀和众人将旨意拆开观看，只见里面并无别话，只写着：

扫灭王郎功绩隆厚，加晋萧王，仰即班师西下！钦此。

刘秀看罢，惊疑不止，便对邓禹说道：我们方将王郎扫灭，河北一带的地方，还未收复，何能即刻退兵。我倒不懂，他是什么用意？"邓禹笑道："主公哪里知道他们主见，主公军威日盛，所向无敌，百姓归心，群雄依附，深恐我们一朝翻脸，去报大将军刘縯的旧恨哪！别的还有什么用意呢？"刘秀沉思一会，答道："恐怕不是这样的用意罢。"话还未了，朱祐、冯异齐声说道："当此乱世之秋，刘玄何人，怎能作万民之主？惟大王有日角相，天命所归，不宜自误！"刘秀听罢，便对二人笑道："两位将军莫非今朝庆功宴上多吃了几杯酒么？怎的这样的乱说？须知刺奸将军铁面无私，剑下从未留过情面，还劝两位将军少说为佳。"冯异、朱祐果然不敢再说。邓禹早知就里，忙对诸将说道："今天主公加封晋爵，诸位将军，且请痛饮一场，不才自有定论。"耿弇这时向邓禹一笑。邓禹也没答话。大家从容入席，酣呼畅饮，席间邓禹对文叔说道："诸将之内，我最佩服是冯异。你看他不邀功，不求赏，端的是个大量大器的英雄。我看，真正不可多得哩。"刘秀点头笑道："果然果然！方才诸将，谁也争强论胜，惟有他一个人反到营后的大树底下，可见他的心思与众不同了。"李通大笑道："那么主公不要封他，我倒有个顶好的封号。"邓禹笑问道："李将军有什么封号呢？"李通笑道："何不就叫他为大树将军呢！"大家鼓掌附和道："妙极了，好一个大树将军！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叫他为大树将军了。"刘秀含笑不语，一会子，日落西山，不觉已到酉牌时候了。大家撤退残席，重新入座，又议了一回军事，才各自去安寝不提。

在下说到这里，却要岔到刘玄那面去说了。因为一枝笔不能写两面事，刘玄那面的消息，至今未有提起一字，恐怕读者纳闷，所以趁他们睡觉的空子，特地抽暇来报告一下子罢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。且说刘玄在洛阳住了四个月，申徒建、李松等一班人，极力撺掇迁都长安。这时已到更始二年的九月了，刘玄入长乐宫，升坐前殿。郎吏两旁站立，肃穆一堂，把个刘玄羞得头也不敢抬起，垂头播弄衣带，一言不发。霎时众臣朝贺已毕，刘玄羞答答的一声也不敢响，李松、赵萌劝他封功臣为王。劝了半天，刘玄吞吞吐吐的说道："教我怎样封法？"话未说毕，朱鲔大声抗议道："从前高祖有约，非刘氏不王，今宗室且未加封，何能先封他人呢？"李松、赵萌又请刘玄先封宗室。刘玄只是眼管鼻子，鼻管脚后跟的坐在那里，缩做一团，满脸飞红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李松催道："请陛下不要迟疑，就论功加爵罢。"刘玄急得涨紫了脸，向李松带怒含嗔的说道："封他娘的什么劳什子，尽管来噜嗦不了！这个倒头皇帝，我也不要做了，倒也落得清净些。"李松急得走投无路，忙走到他的跟前，附着他的耳朵，正要说话。谁知刘玄见他跑来，将头移到自己耳边，他不禁吓得一大跳，双手掩着耳朵，大声哭道："我不做皇帝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，你想来咬我么？我偏不做，看你们怎样对待我？"他说罢，撩起袍服，便要下殿，朱鲔见此光景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忙来将他拉住哄道："你不用害怕，他不是咬你的，是来教你主意的。"他听了这话，登时露出一嘴黄牙，向朱鲔笑道："真的么？"朱鲔正色说道："谁骗你呢？"他才重复坐下，用袖子将眼泪拭去，向李松道："你来，你来！有什么话，你就说罢！"李松悄悄的说道："你不是不会封吗？"刘玄连连点头道："不会封，不会封。"李松道："你就照封刘秀那样封法就对。"刘玄大喜道："晓得了，共封几个人？"李松道："宗室内共有八个，我来报名与你。我报一个，你封一个，好么？"刘玄点头称是。李松便向殿下喊道："定乐侯刘嘉听封！"刘嘉越班出来，到阶跪下，三呼万岁。刘玄却又弄得莫名其妙，两眼不住向李松翻着。李松暗暗着急道："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木瓜。"他连连用嘴向他一努。刘玄便大声说道："大司马萧王刘秀。"他没头没尾的说了一句，便不言语。阶下众郎吏，一个个弄得不知所以，面面相觑李松、朱鲔、赵萌等一干人，只急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朱鲔忙向李松说道："谁教你叫他这样封法的？"李松急道："我又何曾这样说法的。"刘玄翻起眼睛向李松道："你还赖呢，不是你方才对我说的吗？"李松听得这话，方才会意过来，忙向他啐了一口道："不要说罢，五顷田里长的一只大傻瓜，谁叫你这样封的？"

他说罢，向朱鲔说道："不如我们替他封一下子罢。"朱鲔没法，只得和李松假传圣旨，将宗室以及功臣，一一的封赠。封毕，刘玄才退殿，到了长乐宫，将金冠往桌上一掷，咳声叹气的说道："我又不知几时作下什么孽，弄到如此，不知从哪里说起。好端端多么自在，定要压住我做这晦气皇帝，我真倒霉极了！"他一个人正在这怨天尤人的当儿，瞥见赵萌走进来向他说道："主公，"他一句还未说完，刘玄剔起眼睛向他说道："谁是你家祖宗？你不要将我折杀了罢！"赵萌见他怒容满面，知道他的宿气未消，忙满脸堆下笑来，向他说道："小臣今天办了些狗肉，用沙锅煨得粉烂，请你去吃一顿，如何？"刘玄本来酷嗜狗肉，听他这话，不禁口角流涎，忙笑嘻嘻的对赵荫道："真的有么？"赵萌道："一大沙锅子，全是关西狗肉，又香又肥，请你就去罢！"刘玄只笑得一张嘴合不拢来，忙取了金冠，一拉赵萌便要动身。赵萌慌忙的对他说道："如今你是皇帝了，要出去是很不容易，要去非要先将衣服换好，才能动身。"刘玄急道："谁是皇帝呢，你孙子才是皇帝呢，你儿子才是皇帝呢！"赵萌道："你不换衣服，我也不带你去。"刘玄无奈，只得草草的将衣服换好，带了两个宫侍，一溜烟跟到赵萌的府内。赵萌亲自到后面，将一沙锅子狗肉，捧到前面。刘玄嗅着狗肉的香味，嘴角上的馋涎象那雨过的檐溜，点点滴滴的险些儿将前襟湿透，偏是那赵萌的话多，和他谈了许多闲话。他可再也耐不住了，向赵萌道："你这人忒也小气，既请我来吃狗肉，为什么尽管说废话，不吃狗肉呢，我难道来和你谈话的么？"赵萌跌足笑道："我真糊涂了。"忙命侍者去取一壶好酒来。两个人对面坐下，吃着狗肉，喝着酒，十分高兴。刘玄一面狼吞虎咽的吃着，一面向赵萌说道："你真是我的恩人，自从做了这个倒头皇帝之后，镇日价的吃那些咸鸡辣鹅，一点情趣也没有。可怜我生平就欢喜这狗肉，我有了狗肉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今天可让我吃他一个畅快。"赵萌笑道："主公实在喜欢，我每日亲自动手，办一沙锅子，着人抬进宫去如何？"刘玄听他这话，忙停下筷子答道："那就好极了。"两个人一饮一呷，不觉都有些酒意。在赵萌的用意，想借此笼络刘玄，自己好肆无忌惮。不想刘玄果然中了他的圈套。他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向刘玄说道："主公，请暂坐一会，我还有点事情去。"刘玄忙道："你有事，尽管请便罢，我也不陪了。"赵萌起身出去，停了好久，还未回来。刘玄一个人丢下酒杯，弄筷子的吃个不住，真个是满桌淋漓，浑身斑点。这时突然一阵香风吹了进来，那一股兰麝之气，中人欲醉。接着又听得环佩声音，零零丁丁的由远而近。刘玄放下杯箸，闪着醉眼一看，只见一位如

花似玉的美人儿，站在门旁。手里拿着几枝菊花，生得柳眉杏眼，云鬓堆鸦。他眼睛便定了神，再加吃了许多酒，便自持不住，不由的笑问道："美人姐姐，请进来吃杯暖酒罢！"那女子娇羞答答的走了进来，在赵萌的位子上坐下去。刘玄真个是喜从天降，忙倒了一杯暖酒，双手捧了过来。那女子忙站起来，接了过去。刘玄笑嘻嘻的问道："美人姐姐，你姓什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请你告诉我。"她先用眼睛向刘玄瞟了一下子，然后又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你问我吗？"刘玄点头道："正是正是。"她道："我姓赵，刚才和你吃酒的，就是我的爸爸，他现在出去有事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关照我，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酒，怪冷清的，特地教我来陪伴陪伴你的。"刘玄大喜道："原来如此，我还不晓得咧！姐姐，你今年十几岁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，好照名字喊你。"那女子微微一笑，然后慢慢的说道："我今年十七岁了，名叫媚熙。"刘玄又笑道："媚熙妹妹，你有婆家没有呢？"媚熙啐道："谁和你来缠不清呢。"刘玄忙道："妹妹，请你不要动气，原是我说错了；我还有一句话，不知你肯么？"媚熙笑道："什么话？"他道："我听人家说，我们男人和美人儿在一起睡觉，极有趣的，我看你今天不如和我睡一会子，究竟有趣没有？"她听他这话，兜头向他啐了一口道："谁和你混说不清呢？我也要去了。"她故意站起要走。慌得刘玄自己用手打了几个嘴巴说道："好妹妹，请你不要动气，我再说，随你打，好么？"媚熙心中又好气，又好笑。忙过来将她的右手拉住笑道："又要乱说，又怕得罪人，何苦这样。"刘玄一阵酒涌上来，一张嘴吐了一大堆。媚熙掩着鼻子笑道："黄汤少灌些，也不致这样呕了啊。"刘玄站不住，一歪身，往媚熙的怀中一倒，慌得媚熙一把将他扶住，忙教人将地上的龌龊扫去，自己扶着刘玄到一所小厢房里面的床上睡下，自己奉了她的父亲的命令，和衣在刘玄身旁睡下。刘玄睡到夜半子牌时候，酒也醒了，伸手一摸，觉得有人睡在他的身旁。他用手在这人头上一摸，摸到她的云髻，再往下摸，只觉得双峰高耸，好似新剥鸡头，他不禁心中暗喜道："那美人姐姐果然来和我睡觉了。"他搂着她，亲了一个嘴，问道："你可是媚熙姐姐吗？"连问几声，她总没有答应一声。他可急了，忙用手将她一摇，轻轻的说道："美人姐姐，你为什么不睬我呢？"她才微微的伸开玉臂，悄声笑道："你尽管问我怎的？"他笑道："人家说的男女睡在一起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，我和你一直睡到这时，也不见得有什么快乐。"他还未说完，她嗤的笑了一声，悄悄的说道："傻子，你晓得什么，我来教你。"她说罢，轻舒皓腕，宽衣解带，做了一个荐枕的巫娥。约莫有两个时辰，把个刘玄

只乐得心花大放，不可收拾，真个是春风一度，恍若登仙，忙道："好极好极，我们再做一回看。"她笑道："这事是逢着高兴，万不可当为儿戏的。"他得着甜头，哪里肯依。不由她分说，硬来上马，翻云覆雨了一回，只弄得精竭神疲，方才住手。二人并头而睡。直到五更，外面有人敲门，媚熙在床上醒了，晓得他的父亲来探听究竟了。她披衣下床，将门开了，赵萌低声问道："所事如何？"赵媚熙答道："你老人家去问他罢。"赵萌心中早已明白了，走到床前。刘玄慌忙坐起说道："赵老爷子，这时来做什么的？"赵萌道："微臣万死，将主公留在此地，直到一夜，还没回去，现在请驾回宫罢。"刘玄大惊道："那如何使得？我和你女儿正自睡得有趣，谁愿意去呢？"赵萌听了，便知已与女儿有了事情了，格外催道："主公请驾回宫罢。如果他们寻问起来，微臣吃罪不起。"刘玄道："那便如何使得？要想我走，须要叫你家女儿随我一同进宫去，我才走呢。"赵萌巴不得的他说出这一句呢，忙道："主公既然看中小女，请先回宫，我即着人送去就是了。"刘玄道："那可不行，非要随我一同去才行呢。"赵萌忙令与人抬着他们二人，绕道进宫。一连几天，刘玄也不上朝，镇日价的宣淫纵乐，不理朝政。将赵萌封为右大司马，秉理朝政。赵萌这时真是大权在手，为所欲为，一班狐群狗党都来极意逢迎。赵萌一一赏给他们官职，小小膳夫，俱是锦衣大帽，出车入马，威风懔懔。长安城中，充满了傀儡的官员，软敲硬诈，只弄得怨声载道。一班百姓，编出谣歌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街头巷尾的唱道：灶下养，中郎将；烂羊胃，骑都尉，烂羊头，关内侯。唱个不住。赵萌等一干人，哪里知道是讽刺自己，收吸民膏，无微不至，一班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这也不去多说。

再说刘文叔进得帐来，正要安息，瞥见帐外走进一个人来，往他的床前一跪，说道："望主公容纳微臣数语。微臣虽肝脑涂地，亦所情愿。"刘秀大惊，忙用手将来人拉起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耿弇。刘秀忙伸手将他拉起问道："卿家深夜前来，有什么指教？"耿弇道："海内万民，谁不苦恨王莽？于今莽贼已除，复思刘氏；闻汉兵起义，莫不欢腾，如脱虎口，复归慈母。今更始为天子，昏弱无才，贵戚纵横都内，政治紊乱，比莽更甚。大王功名已著，天下归心；若不决计自取，转眼之间，将此大好山河，归诸别姓了。日间诸将之陈言，未为不是，奈何大王不察耶？"刘秀听他这番话，点首无言。忽然又有一人，进帐跪下，刘秀展目一看，原来是虎牙将姚期，只听他说道："河北地近边塞，人人习战，号为精勇。今更始失政，大统垂危。明公据有山河，拥集精锐，如果

顺从众心，断然自主，天下谁敢不从，请主公勿疑！”刘秀听得，便点首对二人说道：“二卿高见，正与孤暗相吻合；日间诸将陈词，也非不是；孤为慎重起见，故作一顿。殊不知事未成，机先露，为办大事者第一忌。既然众卿一心拥戴，秀非草木，岂得无心？准从众议便了。”二人见他答应，真是喜不自胜，忙退出来寻邓禹。二人刚刚出得帐来，忽然有一个人，将二人的肩头一拍，悄悄的笑道：“你们好大胆，竟敢瞒住众人在这里议论这些事情。”二人大吃一惊，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邓禹。二人大喜，忙对邓禹道：“先生来得正好，主公现在被我们谏准了，就请你布置大计罢。”邓禹笑道：“还到这会呢，我早就安排停当了。”二人惊问道：“你这话不是奇极了么，你不等主公答应，就好去安排了么？”邓禹笑道：“我早就料定了，目下多说无益，到了后天，自有分解。”二人听了，只是纳闷。耿弇笑道：“邓先生无论做什么事，老是不肯说明，全叫人打闷葫芦。”邓禹附着二人的耳朵，如此这般说了一番。二人方才明白，便和邓禹告辞出来，一夜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邓禹下令班师。诸将莫明其妙，纷纷入帐，询问邓禹何故班师。邓禹笑道：“请诸位将军不要细问，我自有道理。”一时拔动大队，浩浩荡荡，直向鄗城进发。正是鞭敲金镫，人唱凯歌，军威齐整，旗帜鲜明。在路不止一日，那天到了鄗城，守城的将卒，大排队伍，开城迎接。刘秀等率队进城。过了数日，刘秀、邓禹仍然没有提及一字，诸将领好不气闷。一天，刘秀点齐众将，自己升帐，对众将说道：“孤家夜间梦见一条赤龙，飞腾上天，不知主吉主凶？到了现在，我的心里兀的跳个不住呢！”冯异、邓禹出班贺道：“天命所归，神灵相感；请主公不必迟疑，克日先正大统，以安万民之心。”诸将听得这话，齐呼万岁！邓禹便请刘秀登坛受命。刘秀到了此时，知道推辞不了，只得缓步登坛。祝官宣读祝文。祝文读毕，祭礼告祖，南面就坐，受文武百官朝贺。改元建武，颁诏大赦。这正是：

慢道鲸鲵舌海甸，好看龙虎会风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　公主多情隔屏选婿　大夫守义当宴拒婚

话说刘秀缓步登坛，南面坐定，受文武百官朝贺已毕，改元建武，颁诏大赦，改鄗城为高邑。是年本为更始二年四月，史家因刘秀登基，汉室中兴，与刘玄失败不同，所以将正统归于刘秀，表明建武为正朔。且刘秀后来庙号叫做光武，遂沿称为光武皇帝。小子依史演述，当然人云亦云，从此将刘秀文叔四个字，高高搁起，改名为光武皇帝。读者须要注意，以后如说到光武皇帝，却就是刘秀文叔了。闲文剪断，叙归正文。如今光武正统已定，先暂按一段，特将刘玄一面细叙一叙。话说刘玄在长安听说刘秀正了大统，不由的满心欢喜，忙将李松、赵萌召到殿上说道："两位卿家，你们晓得么？如今又出了一个皇帝了。"李松、赵萌听他这话，大吃一惊，一齐问道："谁做皇帝？"刘玄笑道："就是刘秀啊！适才探事官进来说的。刘秀现在鄗城，自立为大皇帝，颁诏大赦天下了，我想他既然要做皇帝，不如就让他去做罢，省得我吃辛受苦的烦麻不了。"李松忙道："主公，你这是什么话？自古道，万民之主，九五之尊，岂可轻易让与他人的？如今他既然做了皇帝，我们要赶紧想法子将他扑灭才好。"刘玄翻了一会子白眼，才答道："你们忒也多事，别人要做皇帝，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？"赵萌急道："你晓得什么，目下不想法子去扑灭他们，一俟他们势力养成，就要来扑灭我们了。"刘玄笑道："这话更是胡说。天下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，他做皇帝，我也不去反对他，他反要来寻着我吗？恐怕没有这回事罢。"李松急道："偏是你讲得有理，到了刀斧临头，你才后悔呢。"刘玄把头摇得象煞拨浪鼓一样，一百二十个不相信。二人也无法可施。一班文臣武将，早有异心。张卬、申徒建出班奏道："萧王刘秀天下归心，今正大统，正是顺天应人；主公识时，何不趁机让位呢？"刘玄大喜道："二卿之言，正合吾意。"他方才说了两句，尚未说完，李松剔起眼睛，向张卬、申徒建厉声大喝道："卖国求荣的奸贼，快少开口。"张卬被他一骂，只气得三光透顶，暴跳如雷，亦泼口骂道："你这狗头是什么东西，擅敢泼口伤人。朝廷大事，自有公论，何用你这

膳夫干预？羞也不羞？"李松更不可忍耐，忙大声喊道："武士何在？"话犹未了，从后面转出武士十余人，各怀利刃，直扑二人。张印见势头不对，忙在腰间掣出宝剑，一路砍出殿门，无人敢当，竟让他走了。申徒建措手不及，被众武士刀剑齐下，登时砍得血肉模糊，死于非命。这时刘玄吓得矮了半截，浑身发抖的动个不住。这时赵萌、王匡、陈牧三人，也不待令下，便去点了五千精兵，径扎新丰；李松也带了三千兵马，去扎挪城。谁知张印出来，便飞马赶到华阴，投奔赤媚大帅樊崇，百般撺掇，劝他出兵，进袭长安。樊崇早有此心，可巧军中劫到刘氏子弟二名，崇心中忽生一计，便将一个名叫刘盆子的扶为皇帝，招摇惑众，聚众兴师，直向长安进发。一路上抢劫烧杀，无所不为。未满三日，已到了长安城下。旌旗蔽天，矛戈耀日。长安城中虽有些兵士，无奈皆是老弱残卒，哪有抵抗的力量，只得连夜保着刘玄逃到新丰。赵萌、陈牧、王匡等，闻报大惊，星夜联合挪城李松来复长安，八千人马，将长安围困得水泄不通。樊崇、张印带了三万赤眉，进得长安，肆意劫掠。未到半日，已经劫得十室九空。听说刘玄兵到，慌忙收集众贼，开城迎敌。各排阵势，大杀一场。李松，赵萌等抵敌不住，引兵败走。众贼兵领队追上，将李松等，杀的杀，捉的捉，一个未曾逃脱。众贼大胜，收集兵士，将刘玄带到殿上。刘玄吓得面无人色。刘盆子坐在殿上，好象泥塑木雕一般，一言不发。樊崇大喝道："那个刘玄到了现在，还不将玉玺交出，等待何时？"刘玄只得将玉玺卸下。张印大叱道："这样无用的东西，留在世上有何用处，还不如将他结果了呢。"忽的两旁边轰雷价的一声答应，将刘玄、赵萌等一干人完全缚起。刘玄满口哀告。刘盆子倒心中好大不忍，对樊崇说道："樊老爷子，我看这些人怪可怜的，不要杀罢，将他们放去就是了。"樊崇倒也强盗发善心，正要传令放下。谁知张印恨如切骨，厉声说道："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生。今天将他们放了，难保后来不来作对，到了那时，才后悔不及呢！"樊崇听了他这两句话，心中一动，忙喝道："推出去砍了！"话犹未了，走出几个武士，鹰拿活雀般的抓了出去。刀光一亮，可怜刘玄、赵萌等身首异处了。樊崇对张印说道："我看刘玄手下有一个将官，名叫成丹，端的是个好汉；现已被我们捉住，囚在后面，要是将他收服住了，倒是一个大臂膀！"张印点首道："不是你说，我几乎将他忘了。此人与我有一面之交，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来降就是了。"樊崇大喜道："如此，就烦神前去罢。"张印满口答应，告辞出来，到了后面，令人将成丹放下来。张印打恭作揖的说道："小弟迟来一步，致将军受屈了。"成丹满面羞惭，

低头无语，张印又道："吾兄智勇双全，屈居群奸淫威之下，弟实替兄抱屈。如今樊将军扶助刘盆子为帝，何不助一臂之力，建功立业?将来名垂竹帛，永远不朽呢!"成丹答道："败军之将，尚有何颜再事别主，请从速处决罢。"张印忙答道："大丈夫弃暗投明，方不失英雄本色，请将军不要执一才好呢!"成丹也不答话，默默无言。张印心生一计，忙着人将樊崇请来。樊崇见了成丹，躬身到地，口中说道："得罪将军，万祈恕罪!"成丹赶着答礼说道："败将请速处决罢! 再加以礼节，实在无地可容了。"樊崇笑道："将军哪里话来? 如今乱世之秋，四方无主，惟盆子是汉家嫡派，所以不才等愿效死力，扶助主公，恢复汉家基业。将军肯以万民倒悬为念，请助一臂之力，崇等感谢不尽矣。"成丹仍未答话。又经张印软说细劝，成丹才死心塌地的服从他们。

话休烦屑，说光武帝接位之后，连日接到各处消息，先听说赤眉造反，倒也不十分介意。后来听说刘玄等被赤眉杀了，长安失守，勃然大怒，便与邓禹商议道："如今赤眉猖獗，若不早除，必为大患。"邓禹笑道："赤眉乌合，未足为患，臣愿请兵五万，一鼓荡平便了。"光武帝大喜道："卿家肯去，孤无忧矣!卿家请先出发，孤即首取洛阳，后来随机策应如何?"邓禹大喜，点头称是。忙下令点齐人马，自己带了冯异、王霸、耿弇、李通、刘伯姬、景丹六员大将，克日与光武帝分头出发。在路非止一日，那日到了长安城外，扎下大营，埋锅造饭，还未晚餐，猛听金鼓大震，一队贼兵，从西南上斜刺杀来。原来樊崇等早已得着消息，日夜预防。这队贼兵，正是成丹领兵在城外巡阅，瞥见东南上烟尘大起，晓得汉兵已到，忙来迎敌。邓禹见贼兵已有准备，心中也自吃一惊，忙点将带兵，列成阵势。一眼望见成丹跃马横枪，立在垓心，便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回头向冯异笑道："那不是成丹么?"冯异道："如何不是!"邓禹道："点阵要烦将军出去，方不致失了锐气。"冯异心中一想，今天邓先生独要我出马，是什么意思呢?"沉吟了一会，猛的省悟道："是了，他一定教我去骂他一番，晓喻大义吧。"他想到这里，更不怠慢，倒持独脚铜人，拨马闯到垓心，向成丹招呼道："来者莫非成功曹么?"成丹双手当胸一拍，答道："然也。冯功曹别来无恙否?"冯异点了一点头，开口说道："成将军，我们分别以后，不觉倒有四年多了。听人家说，你扶助刘玄，我很替你可惜! 以为明珠投暗，永无出头之日了。"他说到这里，成丹也不答话，拍马摇枪来取冯异。冯异暗想道，"本来邓先生教我来指陈大义，不想这狗头竟不受教训，只好将他打杀罢。"他挥动铜人，与成丹翻翻滚滚，大战了一百多合。成丹深恐马乏，忙用枪逼住

冯异喝道："等一会我，我换马来，和你决一胜负。"冯异哈哈大笑道："今天胜负已分，何必再分胜负呢？"成丹剔起眼睛道："你待怎讲？"冯异不慌不忙的说道："你也是个功曹，我也是个功曹，你入赤眉，我为汉将；同是一样出身，却变着两般结局，可叹呀可惜！请问你的心肝到哪里去了？不愿天下万人唾骂，竟为赤眉强盗。不独贻羞三代，且要遗臭万年。我冯异为汉家名将，功垂竹帛。你成丹为落草强徒，杀之不足以谢万民；到了势穷力尽的时候，刀斧加头，后悔无及了！如今谁胜谁负，天下自有定论，无须我再晓喻了。你且回去，细思我言。"冯异骂到这里，成丹满面雪白，口吐白沫，大吼一声，往后便倒。冯异见骂倒成丹，忙挥军掩杀，众贼兵拼命价的将成丹抢入城中，紧闭城门。樊崇见成丹这样，大吃一惊，忙问："什么缘故？"众贼便将上项事情，说了一遍。张印发恨道："叵耐冯异这个匹夫，信口乱言。成将军是个直性的人，竟被他占着上风去了。让我出城和这个匹夫分个高下。"他说罢，点齐三千人，呐喊出城，一马闯到垓心，厉声大骂道："冯异贼子，快来纳命！"冯异得胜，正要回营，听他骂阵，勃然大怒，兜转马头正要动手，瞥见耿弇一马飞出，扭住张印便斗。二人战了八十多合，张印刀法散乱，力气不胜，带马要走，冯异穿云闪电般的闯到垓心，大吼一声，一铜人如泰山盖顶的打了下来。张印大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登时脑浆迸裂，翻身落马。耿弇挥动大队，掩杀过来，将那些贼兵只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腿，没命的四散奔逃。冯异与耿弇又领兵追杀了一阵，才收兵回营。邓禹大加赞赏，一宵无话。到第二天，正要领兵攻城，只见城门大开，并无一军一卒，邓禹心中生疑惑。耿弇道："想是贼人连夜逃去了？"冯异道："这倒不可料定，众贼的诡计多端，倒要小心一点才好。"他们正自议论，忽见探马进来报道："贼人连夜向阳城去了！"邓禹问了个实在，才领兵进城。刚到城门口，猛听得里面隐隐的有角鼓声音，冯异大惊，拨马带兵回头。众三军见头队退下，便知有了缘故，连忙陆续回头。倒把一个邓禹弄得莫名其妙，忙问冯异是什么缘故？冯异道："方才正要领兵进去，猛听得里面鼓角怒号，这不是显系有贼兵埋伏么？"邓禹就沉吟大笑道："将军错矣！岂不闻兵法有云，虚即是实，实不是虚；是实非虚，非虚即实么？我想一定城内没有一兵一卒了。"冯异道："这倒奇了，你说没有，鼓角声音究竟从哪里来的呢？"邓禹笑道："你们大胆进去，自有道理。"李通、王霸哪里还能忍耐，纵马入城，大队也随着入城。到了扎营之所，进去一看，原来是几只羊，被贼兵吊在墙上，头朝下面，在羊颈下悬着一面大鼓。那羊吊

得难过，前面有两脚不住的在鼓面上乱搔。在外面听起来，倒也抑扬顿挫，象煞人敲的一样。诸将看到这里，才佩服邓禹的高见。原来樊崇见张卬阵亡，成丹又病，料知孤掌难鸣，点齐众贼，向阳城遁去。到了阳城，正要行劫，有一个头目上前献议道："此去汉家陵墓不远，何不去掘棺搜抄一下子，一定有不少奇珍异宝呢！"樊崇大喜，便弃了阳城，转道向陵寝进发。不到半日，到了园陵。守陵的官吏，早已溜之大吉。一众赤眉，闯进陵寝，挥动兵刃，不多时将一百三十二座后妃的冢廓，完全撬开，将棺材抬出，动刀动斧，七手八脚，将棺木劈开，只见那些妃子颜色如生，浑身珠宝玉器。那些贼兵将珠玉劫下，每人按着一个死美人，实行工作起来。樊崇最注意是吕后的冢廓，等到将棺木劈开，只见吕后含笑如活人一样，真个是千娇百媚。樊崇淫心大动，喝退侍从，解甲宽衣，竟与吕后做起生死交易来了。等他方才将事做过，那吕氏的尸身，突然化成一滩血水和槎样白骨，把个樊崇吓得魂不附体，忙从地上爬起。浑身沾着许多血水，既腥且臭，懊恼欲死。正要领队出陵，猛可里四处喊声大起。李通、王霸、耿弇、冯异带了无数兵马，闯进园陵。一班赤眉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全被生生的缚住。樊崇还要抵抗，怎奈来将谁不是猛如虎豹，还容他动手吗？众将奏凯而回。到了长安，邓禹领队出城迎接。一一慰劳已毕。耿弇道："邓先生妙算如神，果然我们马到成功，一些也未出先生意料之外。"邓禹笑道："不才早已料到这些奴才，一定是要做出这事出来的。"大家进了城，互相道贺，专等光武帝到来。

到了第二天辰牌时候，早有探马飞来报道："圣驾现在已到新丰了，请先生定夺。"邓禹听得，便知洛阳已得，十分喜悦，忙预备接驾，大排队伍。长安城中的百姓，听说光武帝到了，谁也如见天日一般，顶香捧酒，将一条长安大道，跪得密密层层。到了午牌时候，才见斧钺羽葆，一队一队的拥护着圣驾，远远而来。后面旗纛飘扬，追随着无数的大兵，霎时到了城边，众百姓齐呼万岁。光武帝下龙车，一一亲自慰问已毕，然后才慰劳众将士。一会子领队进城，即日升殿。邓禹出班将扫除赤眉的前后说了一遍。光武帝满心欢喜，便传旨将樊崇、成丹等一班渠魁，枭首示众。刘盆子将玉玺摘下，格外施恩，封为荥阳侯，赐俸终身。发放既定，于是大封功臣，所有什么官职的名称《汉书》上自有记载，无须小子再来饶舌了。从此以后，万民乐业，国泰年丰。虽有一两处草寇造反，一经天兵征剿，无不平服。这也不要多赘。如今单讲朝中有一位大臣，姓宋名弘，官居大中大夫，为人生平刚直不阿，清廉似水，政

声卓著。他是光武帝第一个信服的大臣。他本身所得的薪俸，完全分散与贫寒九族。光武帝体贴入微，不时赏赐各种珍宝。可是宋弘生性拘谨，无故断不轻受。由是光武帝愈加钦敬。有一天，宋弘荐一个人姓桓名谭，到朝中执事。光武料知他所荐的人，谅必不错，便封为谏议大夫。执事数月，果然清正无伦。光武帝自是欢喜。后来听说他喜弹琴，便将他召入宫中，命他弹琴。桓谭也不好推辞，只得弹了一回。光武帝龙心大喜，赏绢五百匹，黄金三十斤。不想这个消息传到宋弘的耳朵里，勃然大怒，便将桓谭大大的申斥一番。桓谭垂头丧气，自己认错罢了。光武帝的长姐湖阳公主，到了现在还未有夫婿，所以光武帝心目中早已属意宋弘。有一天，光武帝到了湖阳公主的宫里，探了口气。湖阳公主果然有嫁人的口吻。不过嫁虽是嫁，她却来得非常认真，须要自己亲眼选中，才能答应呢。光武帝忽然心生一计，到了次日，便大筵群臣，召桓谭鼓琴，令湖阳公主立在屏后，听他择选。不一会，群臣奉诏，先后俱到，独有宋弘未到。桓谭前次被宋弘一责，心中不禁惴惴不安，又碍着帝命，不敢不弹，便胡乱弹着。这时宋弘正色进来，对光武帝奏道："臣荐谭入朝，无非望他忠诚辅主，称职无惭，不料他诡道求合，反令朝廷耽悦郑声，这是臣所荐非人，应请坐罪。"光武帝改容令桓谭退下。这时跑出一个宫女，附着光武的耳朵，说了几句。光武点首称是。宋弘入席，邓禹、冯异等，无不整容起敬，独宋弘若无其事。酒至半酣，光武帝亲自向宋弘说道："孤家听得俗语有两句说话，是贵易交，富易妻；这两句话，大约也是人情常有的事吧。"光武帝还未说完，宋弘正色答道："主公哪里话来？臣闻贫贱交，不可忘；糟糠妻，不下堂。怎好见利忘义呢？"光武听他这两句话，真个哑口无言，暗道："这事一定不谐了。"这正是：

慢道落花原有意，谁知流水本无心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　倒凤颠鸾喁喁私语　立妃废后赫赫天威

却说光武帝听得宋弘两句话，便知婚事不谐，只好打消此议。等到筵散之后，群臣告退，光武帝进了内宫，湖阳公主含羞带愧的坐在金圈椅子上，默默的不做一声。光武帝晓得她为着婚事不成才这样的，自己也不好上前劝慰，只得用闲话岔开，谈了一会便向静宁宫郭娘娘那里去了。湖阳公主坐了一会，自己觉得没趣，懒懒的朝着架上的鹦鹉发呆。可是那只鹦鹉非常灵慧，抖着翅膀对他说道："穆穆文王，意乱心慌。"湖阳公主听了，不禁嗤的一笑，悄悄的骂道："你这孽障，又来作死了，扇得我一头灰。"那鹦鹉煞是作怪，又响着喉咙念道："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"她听了它这两句，不禁又打动她的心事。只是对着它闪着星眼，愣愣的出神，暗道："畜类尚知有关雎之韵，可叹我刘黄年过三十，仍然待字闺中，孤衾独拥，对月兴思，画眉生感，悔不该投生富贵人家；到如今弄得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从此以往，说不定老死闺中罢了！若当初托生一个贫贱人家，随便择一个如意郎君，夫倡妇随，百年偕老，倒也受尽人生的乐趣咧。"她自己对自己叹息了一回，双眼没神，浑身发软，几乎要从椅子上软瘫下来。那些宫女见她这样，谁都晓得她又触起心事来了。原来这湖阳公主本来是个多愁多病的佳人，而且年过而立，犹待字深闺，怎能不起标梅之叹呢?所以平素那些宫女见她总是愁眉泪眼的，起先大家搭讪着还来劝劝她呢，后来知道她的生性古癖，所以大家益发不去惹她。见她发起愁来，大家都远走高飞去游玩了，乐得她一个人清静些。她平时镇日无所事事，惟有读经阅史做生活。光武帝是个明白人，晓得他的姐姐独居寂寞，常常的来和她赶围棋，论文读书，替她解除烦闷。可巧今天郭姑娘身体不爽，光武帝放心不下，与她没有谈了几句，便起身走了。她悲感了半天，慢慢的起身，轻移莲步，走到廊下，没精打采的闲眺了一会。可是一个人心中不自在，凭你怎样来寻趣，总觉得呆呆的毫无生趣，随时随地的皆现出一种惨淡的色彩来，其实景物何尝惨淡，不过随着她的心地为转移罢了。她站立了一会子，越觉

得十分烦闷，便唤了一个宫女引着路，一径向御园走来。到了御园的门口，那些后宫卫士和看管御园的官吏见公主游园，谁敢怠慢，连忙大开园门，一齐敬礼。湖阳公主见他们过来敬礼，心中大不耐烦，一挥玉腕，便令免礼。那些卫士官吏谢恩，八字排开。她扶着宫女，婷婷袅袅的走进花园。这时正当暮春时候，那园内的芍药牡丹，怒放得和锦盖一样，展着笑靥，飘摇欲活。那些桃杏枝头，早已退了颜色，碧荫连云，子藏叶底。她触景生情，不禁又起了一重感想，暗道："草木逢春，尚有生荣之日；独我刘黄人老珠黄，何日才能与草木一样的逢春向荣呢？"她想到这里，忍不住粉腮泪落。可怪那些树干里的小鸟，不住的唧唧喳喳的叫个不住，似乎嘲笑她怀春一样。更有那送春的杜宇，一声一声的唤着："不如归去！不如归去！"她的一颗芳心，可怜早就麻醉了，哪里还有心来领略那些欲去的春光呢？懒洋洋的走到竞芳亭里，坐了一会子，便又扶着宫女，回到宫中。从此红颜易老，白首难谐。小子是个憨大，直来直道，有一句，说一句，向不喜凭空捏造，颠倒是非。以后湖阳公主她择婿与否，小子寻遍史鉴，也未有记载，所以小子也只好将她就此搁起，另表别人罢。

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十五周年，如飞而逝。这年正是建武十五年的八月十二日。光武帝在那鸡声三唱，谯楼四鼓的当儿，便在淑德宫中阳贵人的卧榻上起身了。金钟三响，圣驾临朝。三百文臣，四百武将，跻跻跄跄，鹄立两旁，当由值殿官唱道："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"话犹未了，只见武班中闪出一人，手执牙笏，三呼万岁。光武帝见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司马吴汉。光武帝问道："卿家出班，有何议论？"吴汉俯伏金阶奏道："臣等一介武夫，追随圣躬，十有八年。自我主正统以来，四方静肃，万民乐业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满布升平气象。近数月来，微闻南方交趾以及湖广之间，又有不良之徒，明目张胆，跃跃欲试。臣之愚见，兵甲许久未经训练，倘有不测，为之奈何？微臣今天冒渎圣躬，敢请旨下，将三都军马调来，逐日操练，一有征伐，无往不胜也。此乃微臣愚见，未识圣躬以为如何？"他将这番话奏完以后，静候光武帝回答。光武听他这番话，大不为然，便答道："大司马的意见，未然不是；但现在天下疲耗，急待滋养之气，且陇蜀一带，逐次荡平；交趾、湖广各处纵有一二莠民，当有该处有司治办，何须劳师动众，枉耗资财呢？以后非遇警报，勿再言兵！"吴汉不敢再奏，只得谢恩退下。右班中邓禹向贾复说道："圣上不纳大司马的奏词，大人可知道是什么用意呢？"贾复笑道："这无非是圣上久

历兵戎，心厌武事罢了。"邓禹笑着点头。霎时当值官高喊退朝，群臣纷纷退去。光武帝退朝，径向静宁宫里而来。郭姑娘连忙接驾进宫。郭娘娘见光武帝面有不悦之色，便问道："今天退朝，万岁何故这样不悦？"光武帝便将大司马吴汉所奏的大意，说了一遍。郭娘娘正色说道："大司马的意见果然不错，万岁何故不准其奏呢？"光武帝冷笑一声，向郭娘娘道："梓童既然这样替他扳驳，想必另有高见，孤家倒要来领教领教。"郭娘娘道："万岁哪里话来？妾身并非庇护大司马的意思。须知天下清平，还防鸡鸣狗盗；凡事俱以预备为佳，免得临时措手不及，为害不浅。如今内患已平，还防外侮。自古道，军马为国家之屏障，岂可置之不理？深望万岁三思才好。"光武帝只是拈须微笑，一语不发，心中却一百二十个不赞成。又过几天，光武帝大宴群臣，一班功臣爵士俱来入席。光武帝亲自执壶与众臣斟酒。真个是肃穆一堂，无不守礼。酒至半酣，光武帝执壶向功臣问道："众卿家当初要是不遇见孤家，预备做些什么事业呢？"邓禹首先立起来答道："微臣不遇圣躬，自忖学问可做一个文学之吏。"光武帝大笑道："卿家出言，未免过谦了。卿家志行修整，可官功曹。"依次问到贾复，贾复立起来答道："微臣出身寒素，百无所长，非遇万岁，素衣终身罢了。"光武帝益发笑不可抑的答道："卿家品学兼优，何能落拓如此，最微也可得一县令。"又问马武，马武起身答道："臣一介武夫，除厮杀而外一无所长，得遇万岁，毕身庆幸，否则一屠户耳。"这几句话，说得哄堂大笑起来。光武帝笑道："只要不为盗贼，亭长可以称职。"光武帝今天有意遍问群臣，一来是暗炫自己，二来是试试群臣有无弃武修文之心；结果心中十分诧异，不独一班文臣出口之乎，就连一班目不识丁的武将中王霸、李通、马武之辈，也都谈吐风雅，超俗不群。原来自从那日光武帝驳回吴汉上疏之后，邓禹等一班便彻底了解光武帝的心理了，三三两两退朝议论，大家皆欲顺从天意，你读书，我阅史，满口咿唔，镇日价手不释卷。更有李通、马武等一班不识字的人，加倍用功，一天到晚，手不释卷的苦读，预备圣上来试验。闲话少说，再表光武帝见群臣一个个都象温文尔雅的书生，将那血战沙场的武夫气概，一洗干净，怎么不喜呢？他偏与一班武将，谈个刺刺不休。可怪他们应答如流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绝，把个光武帝乐得心花大放，杯不离手，只饮得满面霞光，薰然大醉。群臣见光武帝已有了九分酒意，深恐酒后失仪，便纷纷告退去了。

穿宫太监忙扶着圣驾，径向静宁宫而来。此刻光武虽然有了酒意，却认

得路径，忙对太监说道："快扶孤往淑德宫去！"太监哪敢怠慢，连忙转道，径向淑德宫而来。不一会，到了淑德宫的正门口。一群宫女，忙进去禀知丽华。丽华慌忙出来接驾。只见光武帝吃得酒气薰人，踉踉跄跄而至。丽华带着一群宫女迎来，将光武帝迎进宫中。光武帝醉眼模糊，坐在沉香榻上，用手搭着丽华的香肩，飘摇欲睡。这时可把丽华着了忙，急催宫女去办醒酒汤，枳橘露，手忙脚乱，一会子将醒酒汤送来。丽华亲自接了过来，用嘴吹了一吹，才用羊脂玉的茶匙舀了一茶匙，送到光武帝的唇边，轻轻的唤道："万岁请用一匙醒酒汤呀！"光武帝微睁醉眼，望着她尽管发笑。她又轻轻的唤道："万岁，请用罢，再停一会要冷了！"光武帝猛的用手一格，丽华一惊，忙将身子往后一缩，幸喜手中的醒酒汤没有抛去，连忙将碗匙递与宫女，自己轻舒玉臂，将光武帝扶着，将粉脸偎到光武帝的腮边，问道："万岁，莫非见罪贱妾服伺不周么？"光武帝哈哈大笑道："大司马哪里话来？自古道，君不正，臣可谏；父不正，子可谏；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。何况你又南征北战，屡建奇功，孤家何能见罪与你呢？"丽华听他满口醉话，不禁掩口失笑。光武帝剔起眼睛向丽华喝道："郭圣通！难道孤家这几句话说错了么？你这样的轻狂，还称得起一国之母吗？我每次有什么国事，你都要来扳驳我，休要惹得气起，将你贬入冷宫去受罪！到了那时，看你扳驳不扳驳了。"他说罢痴笑了一阵子，伏在丽华的肩上。丽华听了他这番话，却怔住了，细细的忖量半天，暗道："酒后诉真情，他既然说出这些话来，我想与郭氏一定不睦了。"她沉思了一会子，暗道："万岁本与我结婚在前，而且海誓山盟，永为鹣鲽，不想他又与郭氏再婚，倒弄个后来居上。她竟为梓童，我倒为贵人，天下事哪有这样反背公理呢？我要和她去为难，无奈她现已大权在手，一翻了脸拿出正宫娘娘的派子来，我可要吃不消了。如今万岁在面上看来，对于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，而且今朝又说出这些话，难保暗中不发什么嫌隙罢。"她想到这里，柳眉一锁，计从心来，忙将光武帝扶着，便教宫女先将枳橘露取来醒酒。一转眼，枳橘露送来。丽华硬灌了两茶匙。不一时，光武帝果然渐渐的苏醒过来，便嚷口喝。丽华忙去倒了一杯茶，亲自用小金盘托到光武帝身边，含笑说道："请万岁用茶罢！"光武帝忙将茶杯接了过去，呷了一口，便向丽华笑道："爱妃，这里宫女尽多，何消烦你的精神？孤家倒生受了。"丽华含笑答道："万岁不用客气罢，方才贱妾等服侍不周，不见罪就算万幸了。"光武帝听了她这两句话，十分蹊跷，便知酒后失言了，涨红了脸，忙问道："我可是说些什么的？想也想不起来了。"丽华

笑道："没有说什么。"光武帝摇头笑道："我不信，这一定说什么话，得罪你了。爱妃，千万莫要见怪，只怪孤王今天多吃一杯。爱妃，孤王这里赔罪了！"他说罢，撩起龙袍，便要跪下去。慌得丽华伸出一双纤纤玉手，拉住他笑道："万岁，这算什么？不要折杀贱妾罢？"光武帝涎着脸笑道："好人，你今天可能恕我酒后无德，我就感谢不尽了。"丽华掩口笑道："万岁！敢是酒还未醒么？"光武帝忙道："早就醒了。"丽华笑道："既然醒了，为何颠颠倒倒的缠不清，我又没有说什么，尽管这样磕头虫似的向谁赔小心呢？"光武帝笑道："孤方才听见你说出那句话来，恐怕酒后失德，有什么言词得罪你，所以向你赔个小心。不料你反而说我未曾醒酒，这不是冤枉人么？"丽华也不答话，嗤的笑了一声，便将外套宫装卸下，坐到床边，向光武帝正色说道："如今万岁也好去了，专是在这里缠混什么？将大好光阴，轻轻的耽误了，岂不可惜！快点请驾回宫罢！"光武帝见她娇嗔满面，越发情不自禁，用手将她的玉腕抓住，笑道："爱妃！你叫孤王到谁宫里去？"丽华道："万岁不要胡混罢，再不去，又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争宠夺夕了。"光武帝笑着，一把将她搂到怀中，接了一个吻，说道："是谁胆敢说这样的话呢？爱妃！快点宽衣罢，辰光不早了。"她也不答话，连着小衣往床里一睡，一言不发。这时来了两宫女，替光武帝将龙袍内衣脱下，扶他上床，一面又替他们用被衾盖好，退了出去。光武帝到了这时，正是欲火中烧，不可遏止，而且又是酒后，再也按捺不下，便搂着丽华心肝宝贝的乱叫，象煞婴孩索乳一般，叽咕了半天。丽华心中暗想道："伴君如伴虎，再不答应，恐怕要决裂了。"便将小衣慢慢的解了半天，才解了下来。光武帝还能再耐一刻么，腾身上去，大演起来。丽华又做出各种的浪态来，把个光武帝演得喘若吴牛，恨不得将身子化在她的身上。直演到谯楼四鼓，才算停锣息鼓。光武帝将她紧紧的搂住问道："爱妃，你方才究竟为着什么事情，嗔怪孤家呢？请你直接告诉孤家罢。"她听了，不禁满脸泪痕，哽咽不住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光武帝见她这般模样，更是弄得莫名其妙，益发加紧问道："好人，你爽性说出来，孤家好代你出气。凭她是谁，只消一声，管教她立刻死无葬身之地。"她哭得和泪人一样，总是不肯说出端底，把个光武帝弄得又气又怜，低声下气的哄道："爱妃，你有什么冤枉尽管对我说，我总替你出气就是了。你只管哭，不肯爽爽快快的说了出来，究竟算什么意思呢？"她用绢帕将粉腮上的积泪拭去，然后哽哽咽咽的说道："贱妾与万岁本是先订百年，互相可以体谅，不想后来这个……"她说到这里，却又故意噎住不说了。光武帝愈是疑云

叠起，催问道："爱妃，你怎的说了两句又停住作甚呢？"她说道："宁教我受一点屈，不要去说罢。省得万岁听见，又多增烦恼，还是不说为佳。自古道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为人让步不为痴。"光武帝急道："爱妃平日不是一个极其爽快的人么，怎的今朝一句话就吞吞吐吐的这样难说呢？"她说道："她的势力，无论如何，比我来得大，山虽高，怎能遮住太阳呢？要想和她作对，不是以卵击石，枉讨没趣么？"光武帝听了她这两句话，心中才有五分明白，但是还不知道她们究竟为着什么事情参商的。他搂着她接了几个吻，问道："爱妃，你是孤家的性命，你被别人家欺侮，如我被别人家欺侮一样。还是请你快一些说出来罢，免得孤家在这里纳闷吧！"她道："老实说一句，谁和万岁是第一个花烛夫妻呢？"光武帝道："那个还用问么，不是你还有谁呢。"她冷笑一声："现在的天理简直一点也没有了，有多少后来居上的人，心还不尽，还要依势凌人，一些儿也不肯放松。幸亏我是宽宏的人，换了别一个，不晓得要闹出多少花样来了。自己身为万民之母，一点不庄重，镇日价的就将争宠夺恃的念头横着心里。鸡肠猴肚，穿长补短，自己不好出来骂人，却叫一班宫女出来骂人。万岁爷！你老人家镇日价忙在国家大事，哪里知道我们的内容呢？"她说到这里，便不再说了。光武帝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，还要她细说么，便冷笑了几声，对她说道："爱妃，你且暂且息怒。今天早朝，孤家包替你出气就是了。"她假意惊惶道："万岁，那动不得，那就害了贱妾了，还是由她去罢。"光武帝也不答话，合着眼睛打了一个朦胧，已到寅牌时候，只听鸡声乱唱，钟鼓齐鸣，丽华急忙先自起身，然后服侍光武帝起身。光武帝梳洗已毕，带怒上朝，受了文武百官朝拜已毕，便命值殿官修了一封草诏，废郭后为庶人。群臣听了，莫不大惊失色。这正是：

舌乃是非本，口为祸福门，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　煮茗挑灯高贤陈妙策　弑夫媚敌蛮妇动痴情

却说光武帝听了阴丽华一番讽刺谗媚的谀词，察也不察，竟至下诏将郭后废了。朝中文武，谁都不晓得一回什么事情，互相惊讶不止。可怜一位德行俱备的郭娘娘，奉了旨意，也不辩白，缴出印绶，徙居冷宫，听候发落。那个色艺兼全的阴贵人，竟安安逸逸的迁居中宫，母仪天下了。这时群臣中却恼动了一位大臣，你道是谁？就是大司寇郅郓。他越班出来俯伏金阶，三呼万岁已毕，奏道："臣闻夫妇之好，父子间尚且难言，况属臣下，怎敢参议？但望陛下慎察可否，勿令天下贻讥，社稷方可无忧。"光武帝尚自犹豫，邓禹、贾复、马援、冯异四位大臣，一齐出班，各上陈词，俱云郭后未失德仪，不可废为庶人，致失万民仰望。光武帝才对众臣说道："诸卿能深体孤意，但是孤家此举，想亦未会过甚吧！"邓禹奏过："圣躬威德早著，海内归心，但此举微臣等殊不明了内容，不敢妄加指议。不过顾名思义.还是请圣躬三思后行才好。"光武帝道："众卿之议，不为无见；孤王格外施恩，顺从诸卿便了。"众大臣谢恩退下。光武帝便传旨封郭后为中山太后；郭后次子辅为中山王；还有三子，刘康、刘延、刘焉，亦俱封为王位；也不易储。原来郭太后长子刘疆早已在建武二年间，已立为皇太子了。阴氏亦五子，名扬、苍、荆、衡、京。许贵人宠幸极鲜，故只生一子，名英。至此亦准了诸臣之请，乃令窦容告庙，将各皇子晋封公位，不在话下。单讲前次吴汉曾云交趾有人作乱，究竟是谁？读者恐怕不甚明白，在下趁此叙一叙。交趾麓泠县令征凡，生两个女儿，长名侧，次名贰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双手可举千斤。征侧时年十九，早与邑人诗索为妻。征贰亦有了夫婿，姓巴名邱，俱是南方勇士。征侧的容貌丑得不堪，双目深陷，有如鹰隼，阔口獠牙，一头红发，惯施两把截头刀。征贰却出落得花容月貌，十二分齐整，性情极其暴戾，惯使两口青锋刀。她嫁了巴邱之后，夫妻之间，却不和睦。可是征侧的心理，却非常野横，常想杀进中原，夺取汉家的天下。她的父亲征凡，不准乱动。所以她们不敢重违父命，镇日价勾徒结类，舞

刀弄棒的。征凡以为她们好武，也不去十分阻止。谁知今年六月里，征凡患疫死了，她们姊妹两个，见她的父亲死了，益发无管束，和两匹野马一样，歹心勃发，四处招集兵马，准备起事。不到半月，竟招到有三万多蛮兵。征侧便想自居为南方女大王。交趾太守苏定，深恐她们的势焰滔大，便令兵马司带了五千名健卒，到麓冷县去缴械。征家姊妹闻报大怒，公然引动蛮兵，群起反抗，将五千兵，杀得十去八九。还有几个腿快的逃回去，报告苏定。苏定闻得这个消息，大吃一惊，忙要领兵亲自去征剿，猛可里只听得四处喊杀连天，金鼓大震，探马飞报日南、合浦各处蛮兵，俱接应征家姐妹，反进交趾境内，请令定夺！苏定听了吓得张口结舌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料想孤城难守，不如弃城逃走罢！他打定了主意，便收拾细软，带着家小，腾云价的不知去向了。这时征家姐妹，带着各路蛮兵蜂拥进了交趾的城邑，东抢西劫，为所欲为。未到三日，连夺六十余城，由是蛮兵愈聚愈多这时已不下四十余万，威名大振，远近皆惊。更有与交趾搭界的地方，官民人等无不惴惴不安，深怕大兵一到玉石俱焚，你也飞章告急，我也遣使求救，那告急的表章，真个似雪片飞来。光武帝闻报大怒，对众臣说道："不想南蛮竟有这样的野心，胆敢不服王令，强占土地，殊深可恨！待孤家亲领大兵，前去剿灭便了。"邓禹听了这话，连忙出班奏道："主公乃万乘之君，怎好轻自劳动圣驾？臣举一人，包在三月之内，扫除蛮夷便了。"光武帝问道："爱卿所保何人？"邓禹道："虎贲中郎将马援，足智多谋的，是征讨能将，何不着他前去呢？"光武帝大喜道："爱卿之言，正合孤意。"便加封马援为伏波将军，又令扶乐侯刘隆、明远将军段志、偏将军王霸、大司马吴汉四人为左右参赞，点齐精兵十万，克日兴师。

马援奉旨谢恩，次日，便与随行诸将点齐兵马，航海南征。艨艟战舰多至千只，鼓浪乘风，其快如箭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那天到了合浦，马援下令停泊岸旁。正要登岸，明远将军段志立在马援的身旁，猛的倒下，口流白沫，不省人事。众将大惊。马援对众将说道："段将军不惯登舟，而且初到南方，水土不服，致有此疾，快令军医医治。"随军的医生忙来诊视，药方远未开下，段志大叫一声，早已呜呼哀哉了。众将军见还未出手，先亡大将，一个个摇头啜嘴，都暗道："此番出兵，不见得什么顺利吧！"独有马援若无其事，对众将慨然说道："大丈夫以身许国，血战沙场，当以马革裹尸，才算幸运呢！诸位将军，勿以小挫便欲灰心才好呢！"诸将领听他这番话，说得慷慨淋漓，谁不兴奋鼓舞呢，一个个伸拳掳袖，预备厮杀。马援一面令人将段志尸身用棺盛好，运回原

籍，一面拔队登陆。这时方在九月的时候，赤日炎炎，挥汗如雨，和北方的三伏天气差不多。马援下令扎起大营，暂住两日。吴汉问道："如今我们方到此地，正好乘着锐气去攻合浦，怎么反先住几天呢？"马援笑道："吴将军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士卒们远涉征途，未免劳苦，而且这两天又是奇热得十分厉害，士卒们谁有斗志呢，不如暂息两日，一面先派人探明地理，再行进兵，也不为迟。"吴汉听他这番话，十分佩服。

到了天晚，马援一人徒步出去，在大营四周闲行了一回，瞥见山麓里灯光隐透，似乎有人家的样子。马援触动心事，背着手径向那灯光处走来，走到那灯光所在，只见数椽茅舍，听得见里面隐隐有读书声音。马援叹道："如今乱到这样，这里还有读书人安居此地，真是人间仙境。"他便走近去，用手敲门。里面一会子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僮将门开放，揉着瞌睡的眼睛，问道："现在半夜三更的，是谁在这里吵闹？"马援听他说话的口音，竟不象是南方的口吻，心中暗暗纳罕，便答道："劳你通报你家主人一声，就说有个姓马的求见。"那小僮答应进去。不多时，里面走出一位儒冠道服的人来，年纪大约在二十左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朱，一种风雅态度，直令人望而生敬。马援双手一拱，那少年也答了一个礼，便请马援入室。只见里面陈设得精雅非凡，明窗净几，书厨内满堆着牙签玉轴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那少年便请马援入坐，自己陪着，小僮献茶。那少年首先向马援问道："尊驾莫非平西羌的虎贲中郎将的马援将军么？"马援听他这话，不由的大吃一惊，忙答道："正是在下，不知尊驾何由得知呢？"那少年笑道："小子去年在春富山舍舅处，听得舍舅谈起将军来，端的是个绝大的英雄，邓禹以后，一人而已。当时小子还不十分尽信。及听说将军平服西羌，屡建奇功，小子才心意神往。今日见将军的面貌，与舍舅所说相同，故冒昧奉问一声，不料果然是将军，真是三生有幸呢！"马援听他这番话，便料到他一定是严子陵的外甥了，便肃然起敬道："蒙嘉奖许，实不敢当，但不知尊驾可是严老丈的令甥尤清么？"那少年起身答道："然也。"马援问道："不知阁下何故远来此地？乞道其详。"尤清笑道："辱承下问。小弟七岁时即到此地从师求学了，到了十五岁的时候，家严家慈相继弃世，小弟孑然一身，不愿再往北土，所以就在此地与乱世相混了。"马援道："以先生的天才，退隐未免可惜。小弟身膺王命来平蛮虏，先生还肯出山助弟一臂之力么？"尤清笑道："山野村夫，厌世已久，自忖菲材，不堪大用，只请收回成命罢。"马援再三敦请，无奈尤清立志颇坚，不愿再与尘世相见。马援知道劝

也无益，便问道："先生既不愿出山，但是小弟远来此地，水土民情皆未了解，与军事上不无发生许多障碍，敢请给以指教！"尤清也不再推辞，便将地势民情风俗一一的指示与他。马援心中大喜。这时谯楼已敲四鼓，马援忙辞了尤清，便要回营。尤清亲自将他送到大门以外。马援正要动身，尤清忙喊道："马将军请暂留一步，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与你。"马援听罢，慌忙住脚，回头问道："先生有何指教？"尤清道："大军出发之前，务要多办大蒜，每人嘴里都要含一瓣大蒜，方可人马平安，此地山岚瘴气，极其厉害；而且一班士卒，又是初到此地的，不耐恶心，就要发生瘟疫，有了大蒜，就不怕什么山岚瘴气了。"马援称谢回营。到了辰牌时候，便下令去买大蒜一百担备用。军需官奉令去办。众将不知是什么缘故，齐问马援买蒜何用？马援便将尤清的嘱咐说了一遍，众将大喜。霎时大蒜办来，马援便如法炮制，下令动兵，直向合浦进发。

未到半日，大兵到了合浦城下。早有探马飞报蛮兵首领哈明。哈明闻报大怒，点兵出城迎战。哈明手持熟铜大砍刀，坐下乌骓马，冲到马援的营前，厉声骂战。马援领着众将带了三千兵马，列成阵势。只见哈明耀武扬威，正在那里骂阵。吴汉便过来请令。马援见吴汉讨令，心中大喜，忙令他出阵。吴汉拍马闯到垓心，厉声大喝道："蛮囚少要逞能，快快过来纳命！"哈明抡起熟铜刀，兜头就砍，吴汉举枪相迎。二人大战了一百多回合，吴汉觑准一个破绽，长啸一声，手起一枪，哈明翻身落马。马援见吴汉得胜，便令王霸带兵前去抢城，自己和刘隆、吴汉挥军掩杀，将那些蛮兵杀得东逃西散，血流成河。王霸这时早将城夺了，在城上鸣金收兵。马援见城已得了，满心欢喜，忙率大军进城。又命王霸带了三万精兵，去攻九真。未到半日，九真已下。话休烦屑，不到半月，将蛮兵占据的六十多个城邑，完全夺了回来，十万雄师一齐向交趾进发。那天到了交趾，便下令将交趾城团团围起。侧、贰姐妹，听得各探报，正要起兵去迎敌天师，不想失败得这样快法，兵临城下。她们哪里有一些惧怯，姐妹商议迎敌之计。征贰道："让我去打头阵，不将这几个狗头捉住，誓不回头。"她说罢，点齐了三千蛮兵，开城挑战。王霸也等不待马援令下，大吼一声，一马闯到垓心，厉声喝道："你那蛮婆娘，快来纳命！"征贰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挥动青锋刀，来战王霸。两个搭上手，翻翻滚滚的大战了一百多合，未分胜负。金鼓大震，两边士卒呐喊助威。又战了三十合，王霸渐渐不支，锤法散乱，只有招架工夫，没有还手的能力。吴汉长啸一声，一马飞来，替回

王霸。那征贰战着王霸，不禁心中暗道："久闻北方出美男，怎的这人也生得这样丑怪呢？"及见吴汉出马，已不象王霸那样丑怪了，三绺长须，方面大耳，凤目有神，心中已起了爱慕之心。和吴汉又战了五十多合，吴汉不是她的对手，虚幌一枪，败回阵来，对马援喘息说道："叵耐这蛮婆着实厉害，非常棘手。"马援勃然大怒，便要亲自出马。刘隆上前说道："杀鸡焉用牛刀？谅这蛮婆能有多少伎俩。让末将前去，将她结果便了。"马援道："刘将军须要小心为要！"刘隆点首答应，拍动白马，耍起长枪，径取征贰。征贰见自己连败两将，不禁十分得意，站在垓心，骂不绝口。瞥见汉阵中冲出一个少年将军来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朱，目似朗星，眉比漆刷，真个是千般秀丽，百样温文，她把一缕爱的念头，从脚底一直透到头顶上，闪着星眼，看得呆了。刘隆闯到垓心，一声大喝道："你那蛮婆娘，发的什么呆？快来纳命罢！"这一声，方才将她飞出去的魂灵收了转来，忙舞双锋，和刘隆战了二十余合，故意兜转马头落荒就去。刘隆哪里肯舍，纵马追来，赶到无人之处，征贰霍的扭转马头，认真和刘隆厮杀。不到十二合，刘隆枪法散乱，被征贰看个破绽，一伸玉手将刘隆的腰用力一扯。刘隆坐不稳，翻身落马。征贰随着飞身下马，将他往怀中一搂，偎着粉脸，展开笑靥，向刘隆说道："我的冤家，你今天可不要强了。可依我一件事情放你活命；否则青锋刀它没有眼睛，用手一带，你可要到阎王那里去了。"刘隆听她这些话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他却生出一计，便涎着脸皮问道："小姐你请说罢！我刘某不是不知趣的，凭你怎么，我没有不答应的。"她向刘隆瞟了一眼，然后笑道："你要是不弃我是个蛮女，我愿随你做个……"她说到这里，双颊飞霞，便噎住了。刘隆笑道："你的意思，我已晓得了，但是还有一个人，将他放在哪里呢？"看官，这本是刘隆有心和她开玩笑的，谁知竟碰上了疼指头了。征贰听他这话，却大费踌躇，沉吟了一会子，便毅然对刘隆道："将军且请放心，奴家自有道理。"刘隆便知她已有夫婿了，便又对她说道："既蒙小姐青眼相加，刘某感激无地，不过要想真正百年偕老，那么小姐非依顺我们汉家不可。"征贰笑道："这也无须将军多虑。奴不将身子附托你便罢；既然将身子事你，焉有夫南妻北之理，当然报顺汉家呀。"刘隆见她事事遵从，却一时想不出别的法子来难她了。正要开口，瞥见西北上烟尘大起，便知兵卒赶来，忙对征贰说道："姑娘请放手，后面的儿郎赶到了，被他们看见反而不美。"征贰连忙放了手。两个人蓦地分开，飞身上马，各持兵刃，故意大杀起来。不一刻，两边的士卒，俱已赶到。二人假意大杀四十个回合，征贰幌了

一刀，带马收兵入城而去。刘隆也随后领兵回营。见了马援，也不隐瞒，便爽直的将上项事情说了一遍。马援鼓掌笑道："将军的艳福，真正不浅！"帐下诸将，俱来道贺。刘隆心中早已打定主意，此刻也不做声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再说征贰回城，征侧连忙接入大帐，慰劳了一阵。征贰懒洋洋的退入自己的住处，这时已经到申牌时候。不一时，吃过晚饭，她一个人坐在房里，兀的乱想出神。她的脑海里不住的浮着一个刘隆，何等俊俏，何等英武，何等温文。越想越爱，正在这闲思的当儿，侍女跑进来报道："巴将军回来了！"她听了这一句，怒从心上起，便啐道："他回来就回来，何必你们大惊小怪的做什么？难道我还去迎接他不成？"那个侍女碰了一个钉子，努着嘴，站在一旁，一声不响。一刻儿巴邱已经走进房来，见她怒容满面，忙满脸堆下笑容来，低声问道："小姐今天敢是和谁斗气，这样的不悦？"她见巴邱那一付可憎的面目和刘隆相比，真有天渊之别，不禁将平日的爱情，完全付与东洋大海。见他的问话，便气冲冲的答道："我和别人生气，与你什么相干？谁要你来献这些假意殷勤呢？"巴邱不觉十分诧异，暗道："她从来没有待我这种样子，今天究竟为着什么事情这样动怒？"他便走到她的身边，说道："莫非不才有什么不到之处，得罪了小姐么？"她见他这样的问着，不禁大声说道："谁敢得罪谁呢？我十年不见你这个东西也罢，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，嫁了你这个不尴不尬的鬼罢了。"巴邱听了，把那无名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住大声骂道："好不识抬举的贱人，估量着今天在战场上，一定是看见什么美男子了，便生野心了。好好好！咱老子也不是一盏省油灯。"她更不能忍，用手在桌子上一拍，骂道："好杂种，我看中美男子，你便怎么样？"巴邱更不能下台，用手去拔宝剑。她早已掣剑在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剑飞来，巴邱早已身首异处了。她杀了巴邱，总算泄了心头之恨。这正是：

恋慕心头客，断送枕边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　除荡妇血染芙蓉帐　扫蛮囚烟迷翡翠峰

却说征贰将巴邱一刀杀了，总算除却心头之恨，拔去眼中之钉，登时怒气全消。吓得那些侍女跌跌爬爬的便要逃走。她圆睁杏眼，掣刀在手，娇声喝道："谁敢走，就教和巴邱一样！"那些侍女听见这话，吓得连忙止住脚步，浑身发抖，一齐跪下央求道："万望小姐开恩，饶恕我们罢！"征贰问道："你们可愿意随我归汉？"众侍女没口的答应。她结束戎装，飞身上马，正要出城，瞥见征侧蓬着一头红发跃马而来，口中喊道："妹妹何故将巴将军杀去？莫非生了异心么？"看官，你们看了这一段不要奇怪吗？这里刚才将巴邱杀去，征侧哪里就知道呢？原来有个原因。当巴邱回来，他有个马夫，是寸步不离的，他进了卧房，那马夫就在外面伺候。等到征贰将巴邱杀了，他可吓煞，拼命价的奔向大帐报信去了。征侧正在晚餐，瞥见巴邱的马夫飞也似的跑进来，忙放下杯箸，问道："什么事，这样惊慌？"马夫本来有些口吃，直喊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一连喊出六七个不字来，脸急得和猪血一样，一句话还未说出来。征侧见他这样情形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忙向他说道："你且慢慢的讲出来，不要心急！"那马夫又停了一会子，哇的一声哭道："女大王爷，不好了！二王爷将我们家巴巴巴老爷杀了。"征侧大吃一惊，不暇细问，飞身上马，手绰兵刃来到征贰的门口。瞥见她戎装齐整，预备到哪里去的样子，征侧心中早料着八分了，便开口问她。她圆睁杏眼，向征侧喝道："我杀巴邱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要你来查问什么？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！"征侧勃然大怒，向她喝道："你做下这种逆伦的事情，难道还不准我问吗？好贱人！你究竟为了什么缘故，将巴将军杀死？莫非今日在沙场上看中汉将了么？好贱人！你如果是这样的念头，我劝你不要梦想罢。"征贰大怒喝道："你是我姐姐，又不是我的妈妈，我就是看中汉将，难道你还敢来阻止我不成？识风头，趁早走开，不要恼得我性起，任凭你是谁，马上教你死无葬身之地了。"征侧听她这番话，便知她认真的反了，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那一副可怕的面孔登时变了颜色，和猪肝差不多，张

开大嘴，露出两排金黄色的牙齿，哇呀呀的直嚷起来，舞动两口截头刀，来取征贰。征贰哪里惧怯，耍起双刀，来斗征侧。一媸一妍，相映成趣。她两个大杀了一百多合，征贰一心要走，哪里还有心和她厮杀，虚幌一刀，兜转马头直向东门而来。一路上谁也不敢前来讨死，只好望着她冲出城去了。征侧赶了一程，知道难以追上，只得回城。征贰一马放到汉营之前，对守营的士卒说道："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征贰要见。"那守营连忙进去通报。马援听说征贰，心中明白，忙教请进来。守卒连忙出来，对她说道："请进去罢！"征贰下了马，在马项下取下巴邱的首级，走进大帐，双膝跪下，双手将首级奉上说道："罪女杀了巴邱，决志归依汉家，万望大将军收录。"马援笑道："小姐深明大义，弃邪归正，乃汉之福，某等亦不胜荣幸；但是刘将军也不可失约，当此军事倥偬的时候，不如就在今晚先成大事，以便明日进兵。"他说罢，向刘隆说道："小姐诚心归汉，为何你连迎接都不去迎接，未免太觉无情。"这两句话说得刘隆面红过耳，俯首难言。吴汉、王霸两人，又走过去对刘隆说道："小姐决义归来，将军自然要遵守前约才是。"刘隆也不答话，走到征贰身旁，躬身施礼，口中说道："小姐驾到，刘某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！"征贰慌忙答礼。马援忙命军需官替刘隆去预备婚事，一面令刘隆将征贰带到他自己的帐篷里去。刘隆也不置可否，便与征贰到了自己的帐篷里。征贰向他问道："那坐在帐上的那位将军，姓甚名谁？"刘隆答道："就是我们行军的主将，伏波将军马援。"她微微颔首，可是心中早又看上马援了。她心中暗想道："怪不道人家常说，北方帝国之邦，多出郎才女貌，今日才知端底。可恨我征贰生长蛮邦，与一起禽兽般的人物终日厮混，还算老天见怜，今日与刘将军得成大事，也算终身之幸了。"这且不表，再说刘隆见她追问马援，心中暗想道："这个贱货，眼中却又看上马援了，真轻薄桃花，随波逐浪呢！她既然能将她的亲夫杀去，难保后来不看上别人，一看上别人，我还怕不和巴邱一般么？"他想到这里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但是他一分不露神色，和她有说有笑的。眼看着日落西山，刘隆便对征贰说道："小姐请暂坐一会，我去去就来。"她忙答道："将军有事，请便罢。"刘隆出了自己的帐篷，径向大帐而来。刚走到大营门口，瞥见一个小卒，手里捧着一颗人头往外面去，他连忙问道："所捧首级是哪里来的？"那个小卒见他问话，忙立定答道："这是蛮婆子的男人首级，马将军令我去掩埋的。"原来刘隆将征贰带走之后，吴汉便与王霸议论道："主帅这事，未免陷人于不义了。"王霸悄悄的说道："可不是么！这种乱伦无耻的蛮婆娘，不

要说刘隆是大丈夫，任凭是谁，也不要的，你看主帅硬做下了主，令他两个成婚，这事真正做得太无道德了。"马援本已听见，他佯作不知，便令人将巴邱的首级拿去示众。吴汉忍不住劝道："马将军，巴邱虽是蛮人，念他死的可惨，将他首级掩埋了罢。"马援便准了他的所请。王霸便对马援说道："主帅今天令刘隆与这逆伦偷淫奔的蛮婆结婚，不是硬陷刘隆于不义么？"马援笑道："王将军哪里知道，我看刘隆今天面带杀气，不要谈结婚，只怕这征贰还有些不利呢。"王霸哪里肯信。吴汉道："主帅既不愿刘隆与她结婚，就该将这女子当下斩了，不是免得许多周折么？"马援笑道："谈何容易，你们不知她的厉害么？而且她又未曾将兵刃卸下，一旦反起脸来，恐怕大家还要受累呢！"吴汉道："宁可和她厮杀，拚个她死我活，倒不致失了刘隆的德行；如今洞房花烛，我想刘隆不是个鲁男子柳下惠吧？万一和她真的成起夫妇来，不是将一个好端端的刘隆陷得身败名裂么？"马援连连摇首说道："将军们且请放心，断不会有此一出戏的。不信，今天三更时，自有分解了。"他们哪里肯信，仍是争论不休。

再说刘隆听那小卒说是巴邱的首级，不禁心中暗暗伤感道："巴邱，我和你今日无冤往日无仇，你丧了性命，可不要在阴间埋怨我刘隆霸占你的妻子。在战场上我不过以此话来难她，不想她认真就将你杀了。你可放心，我刘隆堂堂的奇男子，那些禽兽的行为，我断不做的，请你放心罢！"他暗暗祷祝了半天，才进了大帐。马援与吴汉、王霸正在那里议论不休，见刘隆来了，连忙将话头搁起。马援首先向刘隆笑道："将军命赋桃花，不想在这里巧遇这段天赐良缘，我们今天可要吃杯喜酒呢！"刘隆冷笑一声道："主帅哪里话来？不是主帅极力作成我，又焉能白白的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呢？喜酒当然要吃，不独主帅，就连诸位将军，我也要一一请过去吃喜酒的。"马援大笑道："好哇！俗语说得好，人馋做媒，狗馋吃蛇，可见还是媒人的口福不浅咧！"大家谈谈说说，已是戌牌的时候。当由吴汉代作傧相，引新郎新娘同入洞房，共饮交杯。鼓乐喧天，十分热闹。众将领俟婚礼告成后，一齐拥进新房，闹了一阵子。刘隆忙命人在外帐摆酒。他们出来以次入席，狼吞虎咽，大吃大喝，猜拳行令，三元八马，喊得震天价响的。一直吃到二更将尽，大家都有了酒意，便出席告辞。刘隆便出帐相送。王霸回头向刘隆笑道："刘将军！今天可要仔细些，不要过于孟浪才好呢！"刘隆冷笑不言。接着诸将又和他嘲笑一阵子。他任凭人嘲笑，也不去争论，一味的含笑敷衍。吴汉笑道："人生最快活

的一天，就是今朝了。我想刘将军于异地突然遇到此良缘，心中不知怎样的快乐呢？但是现在别的不要去说他，就是等到明天送玉麟，珠胎暗结，十月之后，生出一个小刘将军来，不知还是象爷象娘呢？如其象娘，那就有趣极了，镇日价蛮言蛮语的，倒是一个变种的国民呢！"这句话说得众人大笑起来。王霸大笑道："我可保定象爷。"吴汉问道："怎见得呢？"王霸道："男子为天，女人为地。如果生下一个小弟弟来，便是刘将军替身，怎好象娘呢？"大家又笑了一阵子，才纷纷的告辞回去。刘隆一人进了洞房，只见她低垂粉颈，默默含羞，早有喜娘喜姑等前来迎接刘隆，口中说道："现在二更敲过了。"意思要请刘隆入帐，共效于飞了。刘隆一摆手，低声说道："我还没有吃酒呢，向后天长地久的，何在乎今天忙呢？"喜娘喜姑叠叠的称是，连忙去斟酒。刘隆忙摆手道："这里用不着你们了，你们退出去罢。"喜娘等睡眼婆娑，巴不得的这一句话，连忙狗颠屁股似的走了。刘隆走到她身边，并肩坐下，手执银壶，自己面前先斟三杯，然后又在她的面前满斟三杯，口中说道："娘子，请饮三杯，算卑人一些儿敬意。"她连忙将三杯酒一仰粉脖喝了。刘隆又斟满三杯，口中说道："娘子，不才承你垂爱，感谢无已，请饮此三杯，好待不才聊伸歉仄。"她也不推辞，又将三杯喝了。以后刘隆甜言蜜语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哄得她心花怒放。试想她生长蛮方，哪里碰到这样风流如意的郎君，又喜又爱，不知不觉的一连喝下二十余杯。她本来是个杯酒不近的人，哪里禁得起喝了这许多的酒呢？不禁面泛桃花，眼含秋水，娇躯无力，轻舒玉腕，搭着刘隆的肩头，微微的笑道："将军，奴家实在不能再喝了。"刘隆偎着她笑道："卿卿！我也知道你不能喝了，我就和你入帐安息罢。"她闪着星眼向刘隆一瞟，含笑不语。刘隆便将她抱起来，放到床上，替她宽衣解带，用被衾盖好，自己将烛花挑去，关起房门，手执着烛台，走到床前，但见她香息微呼，已经入梦。真个如雨后海棠，娇眠正稳，鼻似琼瑶，眉如春黛，说不尽千般旖旎，万种风流。刘隆看得眼花缭乱，魄荡魂飞，那一般孽火直冲到丹田之上，情不自禁的，放下烛台，便去宽衣解带，要同入巫山之梦了。刚刚将头盔除下，猛的省悟道："咳！刘隆呀，刘隆呀！你怎么这样的见色忘义。"他又将头盔戴上，拿起烛台，走到窗前坐下，暗自寻思道："我好糊涂，这种不伦不类的女子，我当真就和她配偶了么？不要说别的，就是巴邱的阴灵也要来寻我的。我刘隆本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，将来的前程正是不可限量呢，怎好为此等贱货，败裂我的身名，被天下万世唾骂呢？咳！实在不值得！但是我既然不愿和她配偶，将她又怎样发放呢？"

他沉吟了一会，自己对自己笑道："刘隆！你好糊涂，你将她劝醉了做甚么的，不是预备将她……"他把话连忙噎住，轻手轻脚的走到床前，细细一听得里面鼾声大作，方才放心。他又走到窗前，猛的想起了一件事情，便又执着烛台，蹑足潜踪的走到外帐，将自己的防身佩剑挂在腰间，重进房来，将房门紧紧的闭好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刘隆，你这时还不下手，等何时？再迟一会，等她的酒醒了，那可要棘手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恶狠狠的执着烛台，拔出宝剑，大踏步走到床前，正要动手，只见她那一副娇而且艳的面孔，任凭你铁石心肠，也要道我见犹怜，谁能遣此哩？他可是心软了，连忙又将佩剑入鞘，坐在床边，呆呆的望着她一会子，那颗心由怒生怜，由怜生爱的，不觉又突突的跳了起来。他暗道："不好，不好，我今天莫非着了魔吗？"硬着心肠，离开床边，又到窗前坐下，对着烛光浩然长叹道："我刘隆血战沙场，杀人如草，从未有一分惧怯；却不料今天对这个弱小女子，反而不能将她杀去，昔日的勇气，却向何处去了？"正自游移之间，忽听得军中刁斗已敲四次，不禁暗自吃惊道："眼见马上天要亮了，如何是好？"他此番下了决心，鼓足勇气，走到帐前，飕的拔出佩剑，一眼望见她那副芙蓉面孔，不禁手腕一软。他那支佩剑呛啷一声，落在地下。他大吃一惊，连忙从地上将剑拾起，送到她的粉颈旁边。可是奇怪极了，任你用尽生平之力，他手腕象棉花一样，一分劲都没有。正在这万般无奈的当儿，瞥见她轻转娇躯，口中说道："刘将军你可来吧！"她说罢用手将宝剑一抱。这时帐子里突起了一阵冷风，将烛光吹暗。刘隆大惊，忙将烛台移过来仔细一看，只见白罗帐里一片鲜红，那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不知何故，首级早离了肩膀了。刘隆好奇怪，仗着胆，将她的首级提起，径往大帐而来。这时已到卯牌时候了，他大步进了大帐，只见马援已经升帐。他大声说道："那不伦不义的贱人已被我杀了，请令定夺！"马援正在与吴汉议论他的事情，只见刘隆手提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进帐来，心中已经料着八九分了；又听他这两句，便齐声称赞道："刘将军见色不迷，端的是位大英雄，大豪杰，我们怎能不佩服呢！"马援又道："刘将军休要见怪，昨天本是权宜之计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你的心理了。但是能够这样的决裂，我们怎能不佩服呢？如今不独为国家除一大害，就是将军也得名扬海内了。"刘隆一面谦逊着，一面着人将征贰的首级高吊杆头示众。

大家便议攻城之策。正议论间，只见守卒进帐报道："外边有个蛮妇带了一队蛮兵，在营外骂战，请令定夺！"马援便吩咐刘隆带兵一万，绕道袭城，自

已和王霸带着众将，一齐出营迎敌。到了战场，两面排成阵势。只见征侧跃马横刀，大声喊道："送死的囚徒，赶快将我家妹子送出，万事全休；如不然，使得我性起，杀得你片甲不回，那时悔之晚矣！"王霸挥动双锤，一马飞到垓心，大声喝道："贼婆娘！你难道眼睛都没有生么？看那杆头上是谁的首级呢？"征侧抬头一看，不禁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泼炸了喉咙直喊道："气死我也！先将你这狗头杀了，好替我妹子偿命！"说罢，拍马舞刀来取王霸。王霸举锤相迎，二人半斤八两，正自不分高下。诗索看得眼热，挥动蛇矛，前来助战。马援更不怠慢，飞马接住。大战了八十余合，马援奋起神威，大喝一声，刀光到处，诗索翻身落马，死于非命。征则看见她的丈夫死了，咬紧牙关，拼命价来取马援，马援抡刀相迎，他两人翻翻滚滚的大战了五十多合。猛听得城上一片鸣金声音，征侧不敢恋战，丢了一个架子，收兵回城。谁知到了城下一看，只见城上满插着汉家的旗帜。刘隆站在城头，向她笑道："贼婆娘！可惜你来迟了，城被咱老子得了，请你到别处去罢！"征侧这才知道汉兵厉害，带着一队蛮兵，没命的向翡翠峰逃去。马援也不回城，带着大兵，一路追了下去，直追到狮颈山翡翠峰，却不见一个蛮兵的踪迹。忙与王霸、吴汉领兵在翡翠峰下，寻了半天，果然寻到一个大窟窿，上面镌着金豁穴三个大字。马援对众将笑道："我想那贼婆娘一定和那些蛮兵在这穴里呢。"吴汉点头，献计道："末将倒有一计，用树木堆在穴口，烧起来，现在正刮着北风，那股烟吹进去还怕不将他们薰出来么？"马援道："正是这样办法。"忙令兵士就去伐木，堆在穴前，放起火来。北风怒吼，那股浓烟直向洞里钻进去。不到一会，那些蛮兵果然在里边被烟薰得十分难过，一齐都往外跑。马援指挥兵将，来一个，杀一个。这正是：

慢道一身无劲敌，管教今夕了残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　绘遗容刘庄承大统　惊异梦蔡谙诣灵山

却说众蛮兵被烟薰得双目满布红云，两手不住揉擦，泪如雨下，不能再在洞里藏身了，只得拼命价你挤我，我轧你，向洞外纷纷出来，各寻生路。谁知奔到洞口，吓得倒抽一口烟，回身又往洞里逃生。洞里面的蛮兵，不知底细，只往外拥来。有几个晓得洞口有汉兵守着，出去准是送死，要想开口，无奈烟焰噤口，不能说话，身不由己的被众人推了出来。真个是秃头上的苍蝇来一个，死一个。那征侧也被烟薰得十分难过，手挥兵刃，杀出洞来，迎头碰着马援。只听他人喝一声，手起一刀，将征侧斩为两段。霎时数千蛮兵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自相践踏，要想半个活的也没有。马援见蛮兵已经绝迹，随后遣官填缺，自己班师回朝。光武帝听说马援班师回来，当然喜不自胜。忙命校尉排齐仪仗亲自出都迎接，慰劳备至。这也不在话下。再说阴丽华自从做了正宫之后，可是愿望已足，每每想起皇太子还未易去，仍旧是郭娘娘生的刘疆为储君，心中未免常常忧虑，暗想："如果皇太子不易，将来我一定做不成正娘娘的。"就此，常在光武帝面前撒娇撒痴的。无奈光武帝虽然被她迷惑，但是皇太子疆实在没有一点不好之处，所以不忍更易。阴娘娘屡次挑拨刘疆的罪恶，光武帝只是装聋作哑，不去理她。她晓得欲更易皇太子，断非言词可动，便暗中设法买通刘疆的近臣，旁敲侧击，吓诈他自己让与刘扬。那刘疆本是一个大贤大孝的人，见自己久处于疑忌的地位，早有退避之心，现在又听得各处的传闻，俱说光武帝急急的就要易储，自己也落得借此告退，免得旨下反而不美；遂毅然上表，请卸皇太子之职，愿为藩位。光武帝不忍答应，刘疆又请左右诸臣代为说项。光武帝见刘疆辞意已决，万分无奈，只得下诏道：

春秋之义，立子为贵。东海王阴皇后之子，宜承大统。皇太子疆崇执谦退，愿备藩国。父子之情，圣贤同之，其以疆为东海王。此诏。

刘疆奉了诏书之后，忙将太子印绶交给刘扬。光武帝即日册立东海王刘扬为皇太子，改名庄。从此阴娘娘高枕无忧，也不再妄生邪念了。光阴易过，略眨

瞬眼，已到了建武三十三年了。光武帝在二月间突然染病，日重一日，未到十天，在南宫的前殿中寿毕归天了。总计光武在位三十三年，起兵舂陵，迭经艰险，终能光复旧物，削平群雄。可见他的智勇深沉，不让高祖了。闲话少说，光武帝既然驾崩，太子庄当然嗣位，是为孝明皇帝。即日正位，命太尉赵熹主持丧事。自从王莽乱后，旧有礼节一概散佚无存。诸王俱来奔丧，至与孝明帝同食同桌。凡为藩家的官属，亦得出入宫廷，百官无别。此时恼动了赵熹，正色立朝，手执宝剑，分别尊卑，整理仪节，复令校尉把守宫门，无论藩爵，皆不得擅入宫闱，如有故犯，格杀勿论。孝明帝又是个无刚断的人，只得听赵熹指使。此时内外百官，没有一个不懔遵法律，真个是穆穆雍雍，一堂肃然。尊阴娘娘为皇太后，奉葬光武帝于原陵，庙名世祖。光武帝曾有遗言，一切葬具，俱如孝文帝制度，务从节省，不得妄费。因此多从朴实，屏去纷华。明帝承奉遗嘱，在南宫的云台中命巧手画匠，图绘亡故的二十八个功臣的遗像，乃是：

太傅高蜜侯邓禹、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武、大司马广平侯 吴汉、河南尹阜成侯王梁、左将军胶东侯贾复，琅琊太 守祝侯陈俊、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、骠骑大将军参 遽侯杜茂、执金吾雍叔侯冠恂，积努将军昆阳侯傅俊、征商大将军舞阳侯岑彭、左曹合肥侯坚镡、征西大将军 阳夏侯冯异。上谷太守淮阳侯王霸、建义大将军鬲侯朱 祐、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、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、豫章 太守中山侯李忠、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、右将军槐里 侯万修、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、太常灵寿侯邔邳、卫尉安平侯姚期、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、东郡太守东光侯 耿纯、城门校尉朗陵侯藏宫、捕虏将军卢阳侯马武、骠 骑将军慎侯刘隆、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、大司空固始 侯李通、大司空安丰侯窦融、太傅褒德侯卓茂。

以上诸将在小子这部《汉宫演义》里，有的曾提过，有的没有提过。不过有个疑问，我想读者诸君，一定是要来责问的：以上诸将，在什么时候死的，怎么不一一的叙明呢？是的，应当要叙明。不过小子有几句话，要对读者们道歉，我所著的是《汉宫演义》，不是完全历史小说。所以没有什么惊奇和香艳的资料，只得高高搁起，不去多说废话了。所以将他们的死亡情形，也只好马马虎虎的总束一笔了。再说明帝令人将二十八个功臣的遗容描好，择日登台。文武百官，一齐顶礼致敬。东平王刘苍也到云台敬礼，遍看遗容，独少马援，不禁满肚狐疑，便向明帝问道："马援劳苦功高，为什么反落云台之外呢？"明帝

微笑不答。看官，马援自从征了交趾之后，又领兵去征武陵，在壶头山病殁了。可是他血战沙场，南征北讨，论功绩不在邓禹、冯异之下，为何反落云台之外呢？有个极大的缘故，小子趁此交待明白。马援平交趾之后，谁知他是患湿气的人，爱吃交趾出的薏仁，临回的时候，特买了十余石，用车装回。因此引起文武的议论，说马援卖国求荣，此番回来，装着十余石珍宝回来。这个风声，传到光武帝的耳朵里，心中大怒，便要拿马援问罪。幸亏朱勃一力保奏，始得罢议。但是光武帝从此不肯重视马援了。马援死后，光武帝越发恩待稀少。兰夫人见丈夫蒙此不白之冤，终日啼泣。还是朱勃上了一封奏章，将马援生平的战绩，细细的表明，又替他剖白冤枉。光武帝才准归葬旧茔，又到马援家中，将他生的第三个女儿选进宫中，伺候阴娘娘，格外施恩，又封马援四个儿子爵位。谁知马援的三女儿静仪进了皇宫，一举一动，阴娘娘无不欢喜，选入宫中的时候才十三岁，举止端庄，不同凡女，所以光武驾崩之后，阴太后便将马静仪册立为正宫。这一点，也可稍慰马援于九泉之下。再说明帝见刘苍问询，含笑不语。刘苍暗忖明帝的心理，大约是为内亲的关系，不便列入吧！其实举不避亲，何妨列入呢？明帝与众大臣致敬已毕，礼成告退，是晚入宫所幸的是扶玉宫。睡到三更时候，突然入梦，恍惚中瞥见有两个青衣童子，手执幢幡宝盖，头梳双丫髻，面如古月，走到明帝跟前，点首示礼。明帝不知不觉的立起来，随着两个童儿，信步出了皇宫，脚下生风，渐渐的平地而起，把个明帝大吃一惊，身不由己的随风逐雾的行去。走了多时，只见前面有条极阔的黑水大河，他腾身过去，到了对岸，再睁眼一看，只见青山隐隐，殿阁重重，祥光瑞气，五色纷呈，鸾鹤成群，花木笼罩。明帝十分高兴，暗道："孤家为一朝万民之主，论福也算享着了，不知道还有这般出处呢！真个是神仙之处，何日到此静修一世，倒比做皇帝来得好呢！"正自迟疑之间，那两个青衣小童，一转眼不知去向了。明帝好生奇怪，东张西望，哪里还有一些踪迹呢。瞥见那座山头上，霞光直冲霄汉，从那霞光里面，泛出无数的莲花，霎时万朵菡萏，结成一个修罗宝盖，在宝盖上面又现出一个丈六的金人，顶上白光，象煞雨后白虹一样，扶摇直上，和祥光一样透入云端。明帝仰起脖子，看得呆了。不一会，祥光渐渐散去，那个金人也就淡淡的消灭于无形了。明帝还仰着头在那里望呢，猛听得震天价响的一声狂吼，明帝低下头来，仔细一看，见只斑斓猛虎，从山麓里跳了出来，张牙舞爪，直奔明帝。把个明帝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呼救命。正在这危急之时，瞥见天空落下一种东西来，象屏风一

样，挡住大虫的去路。那个大虫见了，倒竖着尾巴，向山麓里没命的逃去了。明帝好不奇怪，忙近来仔细一看，哪里是屏风，原来是一本极大的书，上面签着四个大字，乃是《大乘宝卷》。明帝暗自寻思道："这书我倒没有看见过呢，不想它竟有这样的厉害，居然将大虫吓得走了，倒要细细的来看它一看。"他迈步就向这《大乘宝卷》跟前而来。到了这书的面前定睛一看，可奇怪极了，不独那书上没有一个字，便是那签上明明白白的《大乘宝卷》四个字，也入于无何有之乡了。明帝十分诧异，暗道："久闻灵山有佛，此地莫非就是灵山么?"明帝偶然一回头，那书冉冉的腾空而起。明帝再抬头一看，那《大乘宝卷》升到半空，迎风一晃，猛的化成万丈金龙从半空摇头摆尾的翻腾下来，将明帝周身缠住。明帝吓得张口结舌，一身冷汗。猛可里听得有人在耳边呼唤道："万岁醒来！万岁醒来！"明帝再睁眼一看，原来是黄粱一梦。见贾贵人在身边不住的轻轻叫唤，明帝醒来，觉得一身冷汗，翻着眼睛，只是在榻上寻思梦境。贾贵人见他从梦中惊醒，头上汗珠如黄豆一般流个不住，不禁着了忙，低声问道："陛下方才梦见什么的?这样大惊小怪，敢是着了梦魇了么?"明帝摇手道："没事，没事。"贾贵人不敢再问，忙唤宫女将香汤伺候。明帝盥了面，稍定一定，贾贵人复又含笑问道："万岁！方才究竟看见什么的?将臣妾吓得抖做一堆。"明帝便将梦中的情事，仔细说了一遍。贾贵人紧簇娥眉，想了半天，莫名其妙。

一会子，景阳钟响，明帝披衣而起，匆匆的上朝，受了百官朝拜已毕，便对众臣将梦境细细的说了一遍。众大臣中有的说好，有的说坏，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独博闻大夫傅毅出班奏道："臣闻西方有神，传闻为佛，佛有佛经，旨玄意奥。从前大将军霍去病征讨匈奴的时候，曾得屠修王所供的金人，置于甘泉宫，早晚焚香致敬；后被王莽一乱，想不复存。万岁所梦的金人，莫非就是佛的幻影。而且西方有一国，名叫天竺国，离此地不过万余里，世称为佛祖降生之地。佛的始祖，名叫释迦牟尼，乃是天竺迦淮卫国王的太子。国母摩耶氏梦得天降金人，后来有娠，生下释迦牟尼。生时正当周灵王十五年，天放祥光，已有一种预兆。到了他十九岁的时候，自以为人生在世，永远脱不了生老病死四个字。他想超出三界之外，便立志修行，屏绝六欲，不食烟火；经过了二十八年，方得成道，独创一种教旨，传受生徒，教旨分浅深两种：浅的名叫《小乘经》，深的名叫《大乘经》，有地狱轮回的讨论。这时天竺国颇多邪教，能使猛虎毒龙，化为幻术；自从佛祖得道之后，便一一的反邪皈正了。后来突

然在无那宫中死了。国王国母，大惊啼哭，用棺将他的尸身盛好。不意他突然在棺中坐起，讲经说法，说得玉龙彩凤俯伏阶前，听他说法，花雨缤纷，瑞气满布宫廷。他将经讲过之后，尸身又复倒下在棺材外面。不知哪里来的一蓬火，将棺材和尸身完全烧化。在空中现出丈六的金身，祥光照耀，鼻子里冲出两道白毫，象两个玉箎管一样。头上满露舍利子，金光直冲霄汉。他的大徒弟阿难，二徒弟迦叶，领着五百多名的信教人，虔心朝礼。停了半天，那空中的庄严佛祖，才淡淡的腾空而逝。阿难、迦叶后来到宝鹫峰修道。不知道兀立山上有一只大鹏，殊为厉害，一口能将四十里方圆的人吸下肚去。当时阿难、迦叶便同心协力，想将这大鹏除去，无奈自已法力微浅，不能制服。有一天，触动了大鹏之怒，便和阿难、迦叶二人为难，斗起法来。阿难、迦叶竟不是大鹏的对手。正在性命相搏的时候，佛祖和普贤、文殊两菩萨，从空而至，各自先将莲花宝座降下，隔住他们。谁知大鹏不知高下，竟来和佛祖较量。佛祖广大慈悲，不忍伤它性命。那大鹏见佛祖未曾动作，只当他没有什么能耐，便展开双翅，抢起利爪，来抓佛祖头上的舍利子。佛祖用手一指，喝道：'好孽障！你还不皈依，等待何时？'那大鹏张着翅膀，再也飞不起来。阿难、迦叶、文殊、普贤合掌念道：'善哉！善哉！'那大鹏立在佛祖的面前，厉声说道：'释迦，你使广大法力，将我缠住，害了我也！'佛祖谕道：'尔作恶万般，食人无算，上天早已震怒，欲雷劈汝身，风裂汝肉；汝至今尚不知省悟，如今快快依皈佛门，忏悔前愆，同登乐土。'大鹏点首会悟，飞上佛祖的顶上，敛翅合目。佛祖便邀文殊、普贤永住灵山了。万岁德行感动天地，昨夜莫非是到灵山去吗？再则万岁曾云亲眼看见《大乘宝卷》，并佛祖的金身，更是班班可考，再无疑惑了。"这番话，说得明帝满心欢喜，忙对傅毅说道："卿家的高见，是极！是极！孤家意欲派人到西域去求取真经，以救万民而拯愚恶，但未知卿家以为如何？"傅毅忙奏道："天下现在清平，正需感化；万岁此举真是甘露遍施，泽及万民了。微臣等敢不仰望呢！"孝明帝便对众臣说道："哪位卿家肯体贴孤意，往天竺求经去呢？"连问数声，竟未有一人答应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呆若木鸡，不置一词。谁也不愿意抛妻别子，远涉异地啊！还有几个旷达之流，可不要将肚子笑痛，暗嗤迷信，只好在腔子里格格的不敢笑出声来。明帝连问十几声，见没有人答应，好不动气，便发作道："朝廷有事，现在连应命的都没有了；将来一有什么变化，可不是束手无策么？"众大臣见明帝怪罪，越发不敢声张，木立两旁，毫无声息。这时中郎蔡谙出班奏道："微臣愿往天竺求经。"

明帝见蔡谙愿去，满心欢喜，忙道："卿家肯去，真是社稷之幸了。"蔡谙又奏道："微臣尚有一言，不知我主可能准许否？"明帝答道："卿家只管奏来，孤家无不依从。"蔡谙奏道："微臣此去，预算行程，来去至少有一年的时光，但是沿途千山万水，无数的艰险，一朝遇着毒蛇猛兽，可不要枉送了性命么？"明帝忙道："既是卿家愿去，孤家早就预备三千武士，随你保护了。"蔡谙又奏道："主公差矣！此行非寻常可比，如果照陛下的意思，一则多费时日，二则徒耗金钱，于是有损无益。依臣看来，不若差一二勇士，与微臣一同前去足矣！"明帝道："卿家之言，正合孤意。但是阶下群臣，谁能再象卿家这样体贴孤意呢？"话犹未了，武班中走出一人，大踏步走到金阶之下，三呼万岁，俯伏奏道："微臣愿保蔡中郎前去。"明帝展目仔细一看，原来虎贲中郎将林英，心中大喜，正要传旨，瞥见胡明也挺身出班奏与明帝，情愿随往。明帝便准了旨，择了吉日，沐浴斋戒，在西门外建立一坛，名叫受经坛。到了他们起程的那一天，命文武百官，一齐登坛敬礼。明帝每人亲敬三杯御酒，命人献上黄金三百斤，作为路程之用。蔡谙等拜谢受下，便辞了明帝，又和群僚作别。之后，三人道出西门，直向潼关进发。在路非止一日，有一天，走到酉牌时候，看看天色已晚，无处投宿。一眼望去，俱是荒郊旷野，衰草连天，蔡谙好不心慌，忙对林、胡二将说道："如今天色已暗，肚中非常的饥，又无住宿的去处，如何是好？"林英道："且再走一程看，总有人家的。"话犹未了，瞥见前面树林中有一丝灯光，直透出来。三人大喜，放马直奔这灯光的所在而来。这正是：

水穷山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　悲月影空房来怪妇　奋神威废院歼花妖

话说蔡谙等正苦没有住处，林英用手向前面一指，说道："看那树林里面，不是有灯光闪出吗？显见是有人家的去处啊！"蔡谙和胡明齐朝前面一望，只见前面的树林里，果然有一线灯光，从树林中直透出来。蔡谙大喜，忙对二人说道："惭愧，今天不是那里有人家，险些儿要没处息宿哩！"林英道："可不是么？我们就去罢！"说话时，三人马上加鞭，三匹马穿云价的直向那灯光的去处而来。一转树林，果然露出一座小小的村落来。三人在黑暗里，还能辨认一些，只见檐牙屋角，参差错落，只能望见大概，可是夜深了，一切都沉寂了，静悄悄的连鸡犬都不闻。三人下了马，各自牵着缰绳，走到第一家门口，向门里一瞧。只见里面黑黝黝的一点灯光也没有。胡明便要上前敲门。蔡谙忙道："胡将军休要乱动！这里人家大约已是睡熟了，我们到别家去借宿罢！"胡明听他这话，忙住了手。又走第二家，仍然是双扉紧闭，一些声息也没有。林英啧啧的奇怪道："我们方才不是看见这里有灯光的么？怎的走到这里，反而不见了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"蔡谙笑道："这一点道理你都不明白。我们在远处看来，这里差不多全在眼中。现在到了跟前，只能一家一家的在我们的眼中，那有灯光的人家，或许在后面，也未可知。再则这有灯光的人家，现在已经睡了，亦未可知。"林英点首称是。三人顺着这个村落，一直向西寻去，刚走到村落的中间，瞥见有个黑影子，蹲在墙跟旁边。把个蔡谙吓得倒退几步，林英忙问道："什么缘故？"蔡谙附着他耳朵，悄悄的说道："看那墙跟下面黑黪黪的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去看看！"林英拔出佩剑，走到前面，故意咳嗽一声。只见那黑影子忽然立了起来，大声问道："半夜三更的，你是什么人，在这里转什么念头？"林英才知道他是个人，忙走近来低声说道："请问这里可有宿店没有？"那人说道："有的，有的，你们几个人？"林英忙答道："三个。"那人道："你走这里一直朝西去，前边就是宿店了。"说话时，靠身边一家人家，忽的将门开了，里面露出灯光来，照在那人的脸上，只见他已经须眉斑白了。

从里面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人来，将老头子搀扶着说道："老爷子，你老人家这几天肚子里不适意，应该请郎中先生来诊视诊视才好呢。夜里常常到外面解手，万一受了风，可不是耍的。"那老头子跷起胡子说道："不打紧，不打紧，用不着你们来耽心。"他们说着，走进门去，砰然一声，将门关起。蔡谙等忙向西而来，走了数家，果然见一家门口悬着一个幌子，门内灯光还未熄去，门边还有一块招牌，上面有几个字，因为天时黑暗，辨不出是什么字来。胡明性急，便大踏步走上前，用手在门上砰砰砰敲得震天价响的。里面有人问道："谁敲门呀？"胡明答道："我们是下店的，烦你开一开门罢！"那里面的人答道："下店在酉牌以前，现在不下了。"胡明道："请你开门罢，因为我们远途而来，一时寻不到下宿的地方，所以到这会才到这里的。"里面答道："不行，不行。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规矩的，你们到别处去罢！"胡明按不住心头火起，大声说道："你这里的人，好不讲道理，咱们下店，又不是不给钱的，为什么偏要推东阻西的？难道你们的招牌上标明过了，酉时就不下客么？"蔡谙忙道："胡将军！他不下就罢了，何苦与他去口辩作什么来；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自古道，东村不下客，西有一千家呢！"说话时，门已开了，走出一个身高九尺的大汉来。上面穿一件蓝布短袄，露着一只碗粗的赤膊在外面，下面围着一条虎皮的腰裙，双目陷入印堂，高鼻阔口，满面横肉，打量他这个样子，竟象一个屠户。只听得他扬声问道："哪里来的几个鸟人，在这里吵闹什么？咱家不下客，难道你一定要强迫我们下客不成？"胡明把那一股无名的业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抢过来，劈面就是一拳，那大汉原是个惯家，忙将身子一侧，让过一拳。胡明一拳没有打中，身子往前一倾，忙立定脚，正要再来第二拳，那知那大汉趁势一掌，向胡明太阳穴打来。胡明晓得厉害，赶紧将头一偏。谁知大汉早已将掌收回，冷不提防他一腿从下面扫来。胡明手灵眼快双脚一纵，又让过了他一脚。正要还手，瞥见那大汉狂吼一声，扑地倒下，不能动弹了。胡明莫名其妙，立在一旁，直是朝那大汉发呆。这时林英走到那大汉跟前，喝道："好杂种！你想欺负我们远来的旅客么？今朝可先给你一个厉害。"那大汉血流满面，躺在地下，只是哀告道："爷爷们，请高抬贵手！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万望饶命。"林英冷笑一声说道："你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。"那大汉只是央求饶命。林英才俯下身子，将他一把拉起来，用手朝他的右眼一点。那大汉怪叫一声，身子一矮，右眼中吐出一颗弹子来。林英喝道："快点去将上好的房间收拾出来，让咱们住！"这时店里的小伙子、走堂的一

齐拥了出来，预备帮着大汉动手。瞥见那大汉走了下风，谁敢还来讨死呢？齐声附和道："就去办，就去办。"胡明还要去动手，蔡谙一把扯住道："彀了，彀了，让人一着不为痴。"这时那小斯吓得手忙脚乱，牵马的牵马，备饭的备饭，鸟乱得一天星斗。蔡谙倒老大不忍。一会子盥面漱口，接着吃了晚饭。胡明问道："哪里是我们的住宿地方？"那些小厮，没口的答应道："有，有，有，请客官们随我们进来吧！"蔡谙随着那个秃头小厮，直向后面，一连进了几重房子，到了最后面一宅房子，一共是三间，靠着一所废院，门朝南。他们进了门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两暗一明。里面每间里设着一张杨木榻，帐子被褥倒也洁净，一切用具都是灰尘满布，好象许久没有住过人的样子。蔡谙不禁疑惑起来，忙向那秃头小厮问道："你们这里，别处可有房间么？"那小厮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一样的说道："今天的生意，真是好极了，别处一间空房也没有了。"蔡谙又问道："我看这房间里，好象许多天没有住过人的样子。"那秃头小厮答道："果然，果然。因为我们这里平常没有什么客人来下店，所以这房子只好空起在这里预备着，如果客人多了就将此地卖钱了"。胡明忙道："那么，这里既然空着三个房间，方才那个汉子，为何又说不下客呢？"秃头小厮答道："客官们不知道，原来有个缘故。"蔡谙忙问那小厮道："什么缘故呢？"秃头小厮突然噎住了，翻着双眼只是发呆。林英倒疑惑起来，大声喝道："小狗头，又要捣什么鬼？有什么话，赶紧好好的从实说来，不要呕得咱老子性起，一把将你这小狗头摔得稀烂。"那秃头小厮，吓得屁滚尿流，忙跪下来央求道："爷爷息怒，小的就说。"蔡谙忙叫他立起来。那小厮立起来。吞吞吐吐的说道："我们这里有个例子，到了酉牌一过，就不下客了，别的没有什么缘故。"林英道："叵耐这小杂种捣鬼，说来说去，不过这两句话，给我滚出去。"那个秃头小厮，得到了这一句，宛如逢着救命一般，一溜烟的出去了。蔡谙对林、胡二将说道："请各自去安息罢，明天还要赶路呢！"林英正色对蔡谙说道："我看这店里的人，鬼头鬼脑的，倒不可不防备一些呢！"蔡谙说道："可不是么？出门的人，都以小心一点为是，不要大意才好呢！"胡明大笑道："你们忒也过虑了，眼见那个牛子已经吃足了苦头，还敢再来捋虎须么？我不相信。"林英道："这倒不要大意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"胡明哪里在心，笑嘻嘻的走进房间去睡觉。林英也到西边一个房间里去了。

蔡谙在中间明间里，他一个人坐在床前，思前想后，又不知何日方可到天竺，将经取了，了却大愿。寻思一阵，烦上心来，哪里还睡得着，背着手在屋

子里踱来踱去，踱了半天。这时候只有两边房间里的鼾声，和外边的秋虫唧唧的声音，互相酬答着，打破这死僵的空气，其余也没有第三种声音来混杂的。蔡谙闷得好不耐烦，便开了门，朝外面一望，只见星移斗换，一轮明月，已从东边升起。这时正当深秋的时候，凉风吹来，将那院里的树木吹得簌簌的作响。他信步走出门来，对着月亮，仰面看了好久，才又将头低下，心中暗暗的触动了无限闲愁，思妻想子，十分难过，信步走到一座破坏的茅亭里，坐了一会。那些秋虫似乎知道他的心思，兀的哽哽咽咽叫个不住，反觉增加了他的悲伤，暗自叹道："悔不该当初承认这件事的，如今受尽千般辛苦，万种凄凉，还不知何时才到天竺灵山呢？沿途能安安稳稳的，将经求回，就不负我一番苦心了；万一发生了什么乱子，那就不堪设想了。"他自言自语的一会子，猛的起了一阵怪风，吹得他毛发直竖，坐不住，便立起来要走。这时星月陡然没有什么光彩了，周近的树木，只是簌簌的作响。蔡谙此时心中害怕起来，便大三步小两步的跑进门来，将门关好，挑去烛花，又坐了一会，觉得渐渐的困倦起来，便懒洋洋的走到自己的床前，面朝外往下一坐，用手将头巾除下，放在桌上；又将长衣脱下，回过身来，正要放下，瞥见一个国色无双的佳人，坐在他的身子后面。他可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忙要下床，无奈两只腿好象被什么东西绊着的一样，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又要开口喊人，可是再也喊不出来。真个是心头撞小鹿，面上泛红光，瞪着两只眼睛，朝着那女子只是发呆。只见她梳着堕马髻，上身穿着一件湖绉小袄，下身系着宫妆百褶裙，一双金莲瘦尖尖的不满三寸，桃腮梨面，星眼樱唇，端的是倾国倾城，天然姿色。蔡谙定了一定神，仗着胆问道："你这位姑娘，半夜三更，到我的床上做甚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赶紧回去，不要胡思乱想！须知我蔡谙一不是贪花浪子，二不是好色登徒。人生在世，名节为重，不要以一念之差，致贻羞于万世。"他说了这几句，满想将这女子劝走。谁知她不独文风不动，反而轻舒皓腕，伸出一双纤纤玉手，将蔡谙的手轻轻握住。吓得蔡谙躲避不迭的，已经被她握住了，觉得软滑如脂，不禁心中一跳，忙按住心神。只听她轻启朱唇，悄悄的向他笑道："谁来寻你的？这里本是我的住处，今天被你占了，你反说我来寻你的，真是岂有此理！"蔡谙忙道："既是小姐的卧榻，蔡某何人，焉敢强占呢？请放手，让我到他们那里息宿罢！"那女子哪里肯放手让他走，一双玉手，紧紧的握住，斜瞟星眼，向他一笑，然后娇声说道："不要做作罢，到哪里去息宿去？今天难得天缘巧遇，就此。"她说到这里，嫣然向他一笑。这一笑，真是百媚俱生，任你是

个无情的铁汉，也要道我见犹怜，谁能遣此哩！蔡谙定了定心神，正色的向她说道："小姐千万不要如此；为人不要贪图片刻欢乐，损失终身的名誉。"她微露瓠犀说道："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；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要知奴家亦非人尽可夫之辈，今天见君丰姿英爽，逆料定是一位大英雄，大豪杰，不料果然中了奴家估量。良宵甚短，佳期不常，请勿推辞罢！"蔡谙此时正是弄得进退两难，想要脱身，无奈被她紧紧的握住双手。想要声张，又恐大家知道了难以见人。只怕得浑身发软，满面绯红。她见他这样，不禁嗤的一声，悄悄的笑道："君家真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拙男子了，见了这样的美色当前，还不知道消受，莫非你怕羞么？你我二人在此地，要做什么，便做什么，怕谁来呢？"她说罢，扭股糖似的搂着蔡谙，将粉腮偎到他的脸上，轻轻亲了一个嘴。把个蔡谙弄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只是躲让不住。她笑道："请你不要尽来做作了，快点宽衣解带，同上巫山吧！"蔡谙此时被她缠得神魂不定，鼻子里一阵一阵的触着粉香脂气，一颗心不禁突突的跳了起来，满面发烧，那一股孽火从小肚子下面直泛到丹田上面，暗道："不好，不好，今天可要耐不住了。"想着，赶紧按定了心神，寻思了一阵子，猛的想起："这女子来时，不是没有看见吗？而且我亲眼看见那秃头小厮收拾床铺的。怎的我出去一会子，她就来了，莫非是鬼么？"他想到这里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忽然又转过念头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不是，不是。如果她是鬼，就不会开口说话了。"他定睛朝这女子的粉面上细细的打量了一会子，却也未曾看出什么破绽来，那一张吹弹得破的粉庞上面，除却满藏春色，别的一点看不出什么的色彩来。蔡谙暗想道："无论她是人是鬼，能够在半夜淫奔，可见不是好货。"他想到这里，将那一片羞愧的心，转化了憎恶，不禁厉声喊道："林将军！"他一声还未喊完，只见她死力用手将他的嘴掩住，一手便来硬扯他的下衣。蔡谙死力拽着。正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林英正自睡得正浓，猛听得蔡谙喊了一声。他原是个极其精细的人，便从梦中惊醒，霍的坐了起来，侧耳细听，不见得有什么动静，他不禁倒疑惑起来，暗道："我方才不是清清楚楚的听见得蔡中郎的声音么，怎的现在又不听见动静呢？敢是我疑心罢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便又复行睡下。猛可里听得蔡谙喘喘吁吁的声音说道："无论如何，要想我和你做那些无耻的事情，那是做不到的。"林英听得，大吃一惊，忙又坐起，取了宝剑，轻手轻脚的下了床，蹑足潜踪的走到房门口，探头朝外面一望，只见明间里的蜡烛还未熄去；又见蔡谙的帐子，乱摇乱动，似乎有人在里面做什么勾当似的。林英一脚纵到蔡

谙的床前，伸手将帐子一揭，定睛看，瞥见一个绝色的女子，搂着蔡谙，正在那里纠缠不休。林英按不住心头火起。蔡谙见了林英前来，便仗了胆，喊道："林将军！快来救我一救！"林英剔起眼睛，大声喝道："好不要脸的东西，还不放下手，再迟一会，休怪咱老子剑下无情。"谁知那女子娇嗔满面，一撒手好似穿花粉蝶一般的飞下床来，向林英喝道："我和他作耍与你何干？谁教你这匹夫来破坏我们的好事？须知姑娘也不是好惹的。"她说话时，便在腰间掣出两口双峰剑来，圆睁杏眼向林英喝道："好匹夫，快来送死罢！"林英更是怒不可遏，挥剑就砍，她举剑相迎，大战了三十多合，未见胜负。这时屋里面只听得叮叮当当的宝剑声音，把个蔡谙吓得抖做一团，无地可入。这时林英一面敌住那女子，又恐怕他去害蔡谙；一面又到蔡谙床前，展开兵刃掩护着。又战了五十多合，林英越战越勇，杀得那女子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能，香汗盈盈，娇喘细细。林英挥着宝剑，一步紧一步的逼住。那女子杀到分际，虚幌一刀，跳出圈子，开门就走。林英哪里肯舍，一纵身赶了出来。二人又在天井里搭了手，乒乒乓乓的大杀起来。再说胡明睡到半夜的时候，被尿涨得醒了。一时又寻不着尿壶，赤身露体的奔了出来，正要撒尿。猛的听得厮杀声音，吃惊不小，忙定睛一看，只见林英和一个女子，正在那里舍死忘生的恶斗，他可着了急，连尿也不撒了，跑到自己的房里，将一对卧爪大锤取了出来，赤着身子，跑了出来，大吼一声，要动双锤助战那女子。那女子正被林英杀得招架不来，还能再加上一个吗？只望后退，一直退到一颗老树的旁边，被胡明觑准一锤，只听得壳秃一声，那女子早已不知去向，将那棵老树砍了倒下。这正是：

妖姬甘作先生妾，宝剑能枭荡妇头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　崆峒山双雄擒恶兽　嶙峋洞一丐捉妖蛇

却说胡明手起一锤，看见中了那女子的首级，接着壳秃一声，那女子早已不知去向。原来这一锤正中了一棵老树的中段，呀的一声，连根倒下。二人好生奇怪，借着月光，四处找寻了多时，哪里有一些影子。这时将店中各人，均已惊醒。那店里的伙计，早知就里，一个个晓得他们和妖精对仗了，只吓得东藏西躲，不敢出头。倒是一班下店的朋友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只当是何处失了火呢，有的光着头，有的赤着脚，还有的连下衣都来不及穿，赤条条的冲了出来，登时秩序大乱，一齐拥到后面。追问根底，才知道他们正自在那里捉拿花妖呢，都吓得倒退不迭。林英忙对众人说道："不用怕！有我们在此。"那些旅客，才仗着胆，立定脚，探头探脑的朝着他们，只是发怔。其中有一个瞥见胡明一丝不挂，赤身露体的双手执着卧爪大锤，虎头环眼，十分可怕。他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声喊道："不好了，妖精来了，快逃快逃！"众人听他陡然一声，吓得魂落胆飞，各自争先逃命。林、胡二人忙擎兵刃张目四下乱望，未见有一点踪迹，不觉好笑。林英一转身，只见胡明浑身上下一丝衣服也没有，恶形怪状的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"原来如此。"胡明被他笑得倒莫名其妙。林英向他笑道："怪不得那些人见神见鬼的没命的跑了，果然有个妖怪在此。"胡明伸头四下望了一会，忙道："在哪里？在哪里？"林英笑得腰弯答道："你不是妖怪么？"胡明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，翻着一双白眼朝林英说道："林兄休要取笑。妖怪在什么地方？赶紧说出来，让我去捉它！"林英道："谁和你取笑，你自己朝自己细看看，究竟可象一个妖怪？"胡明朝自己身上一望，不禁也好笑起来，对林英道："我见了你们动手，连衣服都没空子去穿，就来助战了，怪不得那些狗头吓得屁滚尿流的逃了。"林英笑道："废话少说了，快点去将衣服穿起来吧。万一走进一两个妇人来，象个什么样子呢？"胡明点头晃脑的走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将衣服穿好，走了出来。蔡谙缩在帐子里连气也不敢出，提心吊胆，见了胡明，连忙在帐子里喊道："胡将军，那个女子可曾打死了吗？"

胡明答道："不晓得打死了没有。"蔡谙忙又问道："林将军呢？"胡明道："在外边呢！"蔡谙道："既是妖精不见就罢了，赶紧回来，不要遭了她的暗算。"胡明也不答话，一手提着两只大锤，一手执着烛台，走了出来。林英迎上来笑道："胡将军，你拿烛台出来做什么的？"胡明道："用烛台四处去找一找，看这个妖怪究竟躲到哪里去了。"林英道："法子是不错，但是要提防她从暗地里跳了出来。"胡明道："你防着，我来寻就是了。"二人商议已定，便向各处去寻了一会，不见有什么踪迹，再寻到原处，林英猛的一声道："嗳哟！妖精打杀了。"胡明忙问道："在哪里？在哪里？"林英道："这棵老树根上，不是滴着鲜血么？我想那女子一定是这棵老树的精灵。"胡明忙低头一看，只见那棵老树的根上，果然鲜血迸流。胡明笑道："咦！我倒是头一次碰着呢，不想这老树竟成精作怪，可不是绝无仅有的事么？"林英笑道："那倒不要说，天地间无论什么飞禽走兽、动物植物，只要年深日久，受天地的灵气，日月的精华，皆能成为精怪的。"他说着，蹲下身子，细细的辨认了一回，立起来对胡明笑道："那个女子，却是这棵老桂树化身的，估量它也不知迷了多少人了。"胡明道："可不是么，但是它能够吃人么？"林英笑道："吃人却不能，只能迷人。"胡明摇头说道："你这话未免太也荒唐了；它既然成了精怪，怎会不吃人呢？"林英笑道："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大凡动物成了精怪，却要吃人；植物质体呆笨，其性极甚驯良，所以它只能迷人。"胡明大笑道："难道这桂花树不是动物吗？"林英笑道："你又来缠不清了，花草树木，均为植物；飞禽走兽，鳞介昆虫，才是动物呢！"胡明点头笑道："原来这样。但是植物与动物一样的成了精怪，怎么它就不会吃人呢？"林英道："你真缠不清，我不是说过植物的性子驯良，不要说别样，单讲一个很浅近的比喻给你听听，那些毒蛇猛兽，还未成为精怪，就想来吃人了，可见动物的心理，与植物大不相同了。"二人讨论了半天，才进了卧房。一进了门，就见蔡谙惊得面无人色，蹲在床角，只是乱战。林英忙道："妖怪已经被我们打死了，请中郎放心罢。"蔡谙忙问道："果真打杀了么？"林英便将以上的事情，说了一遍。把个蔡谙吓得摇头咋舌的说道："今天要不是二位将军，我可要把性命丢了。"林英咬牙发恨道："这事，那个狗头的店主一定晓得，明明的送我们来给妖怪害的；如今妖怪既被我们打死，那个狗头的店主可也请他吃我一剑。"说到这里，胡明哇呀呀直嚷起来，大叫道："不将这狗头打杀，誓不为人！"他提起双锤，就要动身。林英一把将他扯住说道："你又来乱动了，现在等我们将各事完毕，先去问他一个道理。

那时他如果知罪，便可以饶他一条狗命；如其不认，便再结果他也不为迟呢！”胡明气冲冲复行坐下。蔡谙又劝他一阵子，胡明兀是怒气不息的向林英问道：“我们此时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呢？”林英道：“自然是有的，此时需不着你问。”说话之间，天色大亮。林英便与胡明一齐到了前面，刚刚走过中堂，只见那个昨天被打的大汉，扶着两个小厮，一跛一蹶的走到林英的前面跪下，叩头不算，口中说道：“感蒙大德，夜来将怪除了，小人万分感激。”林英笑道：“你倒好，多少地方不要我们去住，独将我们送到后面去给妖精伤害；亏我们有些本领，否则不是要丢了性命么？”那大汉叩头谢道：“这孽障，小的受它的害，着实不浅了，至今没有人敢去和它对手；昨天我晓得二位不是凡人，故借尊手杀了妖怪。小的知道有罪，万望二位饶恕我罢！”林英听他这些话，不禁心肠倒软了好多。又见他眼睛瞎了一只，所以不愿再去追究了，忙对他道：“如今事已过了，我们也不是鸡肚猴肠之辈，你且去将早膳备好，我们吃过，还要去赶路呢！”那大汉连忙着人去办了一桌上等的筵席，将蔡谙等三人请来上坐，纳头又拜了下去。林英忙道：“无须这样的客气了。”他们将酒吃过，蔡谙便给他十两纹银。那大汉啊呀连声的再也不肯收，忙对林英道：“恩公等远去，小的正该奉上盘缠呢！”说罢，忙命人捧了二百两一大盘的银子来。蔡谙再也不肯收他的。胡明笑道：“不想昨晚一打，倒打出交情来了。老大，你也不要尽来客气罢，我们两免就是了。”那大汉无奈，只得将银子重行收下，忙命人预备坐马。三人告辞上马，向西而行。这时一传十，十传百的沸沸扬扬传说，近来客店里捉住一个妖怪。这个消息，传了出去，大家都作为一种谈料。有多少好事之徒，亲自跑来观看的，乌乱得满城风雨，尽人皆知。究竟是否有无，小子也未曾亲眼看见，只好人云亦云罢了。

闲话丢开，再说蔡谙等策马西行，在路又非一日，餐风沐雨，向前赶路。一转眼，残秋已尽，北风凛凛，大雪纷飞。蔡谙在马上禁不住浑身寒战，对林胡二将说道：“天气非常之冷，如何是好？”林英道：“我们且再走一程，到了有人家的去处，再为设法罢！”蔡谙点头道好。三人又攒了一程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山，直耸入云，那山脚下面有不少村落。他们便向这村落而来，不多时，已经到一个村落。这个村落十分齐整，四面濠河。三人下了马，挽着缰绳，走进村口，寻了一家酒店。三人进了店，将马拴入后槽，胡明便择了一个位置，招呼他们二人坐下。林英便四下一打量，见这店里的生意十分热闹，一班吃客挤挤拥拥的坐无隙地。那些堂倌送茶添水的，忙个不了。他们空坐了半天，

不见有一杯一箸送来。胡明等得不耐，厉声喝道："酒保，快点拿酒来！"那些堂倌只是答应着。他们又等了半天，仍然没有一个人前来招待他们。胡明按不住心头火起，将桌子一拍，厉声骂道："好狗头，难道我们不是客么？等到这会，还未见一杯水来。"他正在发作，走近来一个堂倌，向他躬身笑道："请问爷子们要些什么？小的就去办。"林英忙道："你去将竹叶青带上十斤，烤牛脯切三斤，先送来。"那个堂倌满口答应，脚不点地的走去，将酒和牛脯捧来，满脸赔笑道："今天是庄主请客，捉山猫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忙得厉害。累得爷子们久等，实在对不起！"他说着，放下酒和牛肉。林英忙问道："你们庄主是谁，请这些人捉什么山猫呢？"那堂倌答道："客官们有所不知，我们这里，叫做宁白村。庄主姓富名平。他有个儿子，常常到村前的崆峒山上去打猎。不想这山上忽然来了两样歹虫，一只山猫，一条毒蛇，将庄主的儿子和一干打猎的人，吃得一个不剩。我们庄主又悲又愤，便出去请了许多打猎的老手来，捉这两个畜生。前天造好一只大铁笼子，每根柱子，都有碗来粗细，里面放着鸡鸭之类，用牛拉到那畜生出没之所。到了第二天，再去望望，可是笼子四分五裂，鸡鸭都不见了，估量着那畜生一定是进了笼子，被它崩坏了的。一连去了好几次，不独没有捉着，倒被他吃了二个，你想厉害不厉害？"林英点头又问道："那蛇是什么样子？"堂倌咋舌说道："啊呀！不要提起，那畜生的身段，有二十围粗，十五丈长，眼如灯笼，口似血池，有两个采樵的看见，几乎吓死。可是那畜生日间不大出来，完全藏身在嶙峋洞里。到了夜里，就出来寻食了。那畜生与山猫分开地段，各不相扰。一个在山的东边，一个在山的西面。所以我们这里，还没有受它什么害。"蔡谙忙问道："我到天竺国，可是从这山上走过？"那堂倌惊讶的问道："爷子们是到天竺国吗？"林英道："正是。"那堂倌将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道："赶紧回去罢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不要枉丢了性命啊。"蔡谙听了这话，双眉紧锁，放下酒杯，将一块石头放在心下，半晌无语。胡明狂笑一声道："你们这里的人，忒也无用。料想这畜生，有多大伎俩，合群聚众，还不能将他捉住；要是碰到咱老子的手里，马上请他到阎王老爷那里去交帐。"那个堂倌听他这话，登时矮了半截的说道："老爷子！你没有看见呢，那两个孽障，委实十分厉害，近它不得啊！"胡明道："嗄！我倒不信，让我今朝去看看，究竟这两个孽畜，什么样的厉害？"蔡谙忙摇头道："动不得，千万不要去送死！"林英道："我想这山猫倒不足为害，倒是那一条蛇，据他说，倒有些棘手。如今别的不说，人家去驱除不驱除，究竟还没有什么关系；倒是

我们不将这两个孽障铲除，怎好到天竺去呢？”蔡诸忙道：“宁可设法从别的地方走，也不犯着去碰险啊！”那堂倌笑道：“你这位爷子可错了。要到天竺国，须从此山经过，要是转到别处去，走三年也走不到的。”蔡谙听他这话，十分烦闷，也不回答，低头长叹。他们在这里说话，早被那班捉山猫的猎户听见了，一个个冷笑道：“话倒说得一些不费力气，如果前去逞雄，管教你送了性命。”不表众猎户在那里讥笑，且说富平听见他们在这里说话，忙过来问了名姓，便对林英说道：“林兄，兄弟方才听得二位的高见，不胜欣幸。可肯一展身手，将这两个孽障除去，好替我们这里众民除害，再则也好便利行人了。”林英忙站起来答道：“富大兄，我想我们是到天竺国的，横直是要先将这两孽畜除了，才好过去呢。不过山猫容易，就是那条毒蛇，倒很棘手呢。”富平忙道：“只要先将这山猫办了，那条毒蛇，就好设法驱除了。”林英道：“怕不很容易吧！”富平忙道：“三位既然下降，小弟想请到舍下去再议如何？”林英也不推辞，便与胡、蔡二人，随着富平一直到他的家里。富平叫家丁到酒店那里，将马匹行李取来，又去请了三十名强勇的猎户来。富平命人重行摆酒。席间胡明对富平道：“我们今天晚上先去探一探虚实如何？”富平大喜道：“既是胡将军肯去，那就好极了！”林英便对富平说道：“今天我们去，不过是探一探形势。万一在无意之中遇到那畜生，倒要措手不及呢！我想请几位熟悉路的，随我们一同去。如果碰见了，也用不着他们动手，他们尽可躲开就是了。”富平忙道：“那个自然，我早已预备了。”不一会，散了席，胡明、林英浑身包扎，各执兵刃，预备动身。蔡谙见他们两个执意要去，又因为自己的障碍，所以不便阻拦了。

胡明和林英带了众猎户乘着酒兴，出了村。走不多时，众猎户便向他们说道：“二位当心，现在已到了它的范围之内了。”二人答应着，又攀藤附葛的走了半天，只见有一座小庙，立在山崖上。众猎户走到那座破庙门口，便不敢向前走了，就对林英说道：“这庙的后面一条路，大约就是那畜生出入的要道了。”林英见大家都露出害怕的情形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们先在这里躲着，我去探听一回虚实。”胡明道：“我和你一同去罢。”林英摇手道：“用不着，人多岔事。你和众位在这里候着，如有动静，我就吹起画角，你们就来接应我吧！”胡明点头称是。那些猎户都是些惊弓之鸟，谁也不敢随他去，爬上树的，爬上庙的，四下里分散开。惟独有胡明抱着一对卧爪锤，坐在庙前一块大石头上面静候着。林英别了众人，一手提着宝剑，一手挽着弹弓，向庙后又

走了半里之遥，幸喜雪霁天晴，一轮明月挂在天空，还认得路径。他本是个打猎的出身，焉有不知野兽的踪迹道理。他见路旁的细草，好象被人践踏的样子，光溜溜闪出一条六尺宽的大道。他暗自吃惊道："这畜生恐怕不是山猫呢？我想山猫没有这样宽的身段。"他拣了一块大石，往下一坐，静悄悄的等了多时，不见有什么动静。他暗道："难道这畜生出去了么？"又等了多时，还未见有一些动静。他暗想："山有猛兽，獐猫鹿兔全无，这话果然不错。"他等得不耐烦，正要立起来回去，瞥见正南山凹里现出两盏碧绿的灯来。林英识得是兽睛，暗道："那畜生来了！"忙立起来，往一块大石后面一躲。没一刻，那大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了上来，嘘着气，后面竖起一根桅杆似的尾巴。林英偷眼看去，哪里是山猫，原来是一只极大的花斑豹。心中暗自吃惊道："有生以来，还未见过这样的笨兽呢！"他轻轻的取出弹弓，让他走过。林英拽开弓，闪了出来.那豹好象屁股上生了眼睛似的，大吼一声，好似半天里起了一个霹雳，翻转身子，直竖起前面两爪来扑林英。林英连发三弹，不知向何处飞去，晓得不能再慢了，忙将弹弓摔去，挥剑来迎。这时豹已扑下，右边一爪，正扑在剑口上，已经划破爪腕。林英禁不起它这一扑，便将宝剑呛啷啷的掼去。那豹两爪搭着林英的肩头，张开大口。林英赶紧将它一搂，把头往那豹项下一埋，双腿往它后肋一夹，那豹往下一倒。他两个在草里挣扎了一会，林英便想出一个主意来，用力在那豹气管下乱咬，不一刻，将气管咬断，那豹狂吼一声，登时不能动弹。这时胡明听得狂吼的声音，接着又是摔剑的声音，晓得不好，便与众猎户打着灯笼火把，一路寻来。胡明当先喊道："林兄！我来助你。"一直寻到他们相搏的所在，才见他和大豹滚在一堆。胡明举起大锤，一连在那豹肋下着力打了十几下，那豹眼见得不活了。林英才站起来，满嘴毛血。胡明吩咐众猎户扛了回去。富平见这样大的斑豹，不禁也倒退数步，满口赞道："林将军真是神人！"话才说完，瞥见一个小厮跑进来报道："外面有个讨饭的，他说能捉毒蛇，要见员外。"富平忙道："请进来！"这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　软语诉樽前柔情款款　骊歌闻道上行色匆匆

话说富平见林英等扛了一只极大的斑豹吆吆喝喝的走进村来，心中大喜，忙迎了上去，满口夸赞："林将军是神人，谁也想不到竟能将这畜生结果了。"林英摇头说道："侥幸，侥幸！险一些儿将性命送掉了。"说着，和众人进了富平家。林英浑身发软，已经不能动弹，而且双膊又擦伤了。富平忙吩咐家人将他扶到一间静室里息下。那些打猎的听说林、胡二人将山豹打死，谁也不肯相信，一窝蜂拥到富平的家里。一进门，瞥见一只极大斑豹，睡在阶前，吓得众人倒退数步。胡明带笑喊道："提防着这豹还没有断气呢！"众人听了这话，吓得连忙回身要走。富平笑道："用不着怕得什么似的，这是死豹呀！"众人听说是死豹，大家满面羞惭，重新拥了近来，仔细一看，只见那豹的项下露出碗口大的一个窟窿，忙问了究竟，众人伸舌摇头，你惊我诧。有两个说道："我早就知道胡、林两位将军，定是两位大英雄、大豪杰了。"还有的说道："我早已说过，人家既然能夸下大口，必然是有一种惊人的本领呢！"大家正在这扰乱的当儿，有一个小厮走进来报道："外面有个乞丐要见员外，他自说能够去捉毒蛇。"富平忙道："快请进来！"那个家丁忙出来，不一会，带进一个人来。满脸麻子，右边一只眼已经瞎了；头上扎一块旧布，满颈的瘰疬；上身穿一件破烂不堪的袄子，下面穿一条犊鼻裤，百孔千洞，横一块，竖一块的补钉；一双烂冬瓜似的腿上，满发着恶疮，那一股腥臭气，直冲进来。众人嗅着这股异味，不约而同的一齐泛了一个恶心，睁眼看时，只见他一颠一簸的提着一只大竹篮，走了进来。富平忙上去恭而有敬的双手一拱，开口问道："吾兄下降，小弟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！"那乞丐略点点首。富平又问道："敢请教老兄尊姓大名？仙乡何处？"那个乞丐摇头说道："承你问我，自己不知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更不知生在何处。还记得我在关西的时候人家叫我异丐，我想大约就是这个名字罢。"众人见他这个样子，谁也要掩口失笑。富平向他瞅了一眼，又向那异丐说道："老兄下降，不知道还肯助兄弟一臂之力么？"异丐

点头笑道:“那是自然的。我不来便罢,既来,当然是要动手的。”富平道:“不知老兄需用什么兵器?小弟好去预备。”那乞丐摇头说道:“需不着,我自有东西去克服这孽障。”富平忙命人摆酒。一会子,酒席摆下,便请异丐入席。富平和胡明等接着一齐入了座。那异丐毫不客气,拖汤带水的满口大嚼;甚至还用一双和黑笊篱似的手来做代表,吃得不亦乐乎。在座的几个人,见他一双尊手到碗里来一捞,谁也不敢再去动箸了。他见众人不动手,索性往凳上一蹲,捧着大碗啅啅咽咽的一扫而空,忙对富平道:“快点拿饭来吃饱了,好去动手!”富平连声答应,忙呼家丁去盛饭。他接着一碗饭,风卷残云似的三口两口就吃完了,忙又嚷着添饭。那几个家丁往来不停的替他添饭,象煞走马灯一样,不多时,吃得碗空锅空,才放下碗,拍着肚皮对富平谢道:“我还是旧年在关西一人家吃了一个饱,一直至今还未曾吃过一个饱肚皮,今天多蒙老兄赏赐我吃了一顿。此刻天已大亮,便好去动手了。”富平问道:“可需人随老兄一同去?”异丐摇手道:“需不着,需不着;他们胆小,恐怕要吓杀。”胡明倒有些不佩服,一定要去,还有几个胆大的,也要跟去一观究竟。那异丐点头笑道:“你们既然一定要去,我也不必十分阻止,但是既然跟我去看,须要听我吩咐,才准你们随我一同去呢!”众人忙答应道:“那个当然。”异丐问道:“一共有几个随我同去呢?”胡明一点答道:“十个。”异丐道:“可以,就随我一同动身吧!”胡明和众人各怀利器,跟着那异丐出了村口,进了山道。谁知那个异丐上了山,健步如飞,轻如禽鸟。众猎户和胡明暗暗诧异。直走了半天,那异丐回头向众猎户道:“此地离嶙峋洞还有多少路?”众猎户齐声答道:“大约还有半里之遥。”那异丐对他们说道:“你们却不能再向前进了,再进却要中毒的。”众人忙立脚步。那异丐在竹篮里取出槟榔般大小的一把红石头来,每人给了一块,说道:“你们将这块石头含在嘴里,就不会中毒的了。你要看得清楚,赶紧爬上树去,如果那孽畜来了,切不可声张,我自然有法子去治他。”众人点头应允,一齐爬上树去,静悄悄候着。只见那个异丐在竹篮里搬出一块大的红石头,安放在山路当中。他就地一连发了几声咽咽咽!他便穿云闪电价的爬了上树。不多时,一阵腥风扑面而来。腥风过去,闪出一条锦鳞大蟒,那一颗癞花头,足有十斗来粗细,刺刺刺的窜到这红石头面前,闪着眼睛,吐出舌尖,便来舐吮。舐吮了多时,一口便将这块石头吞了下去,霎时只见它浑身乱战,翻身打滚,盘起放开,搅了一阵,路旁的乱草被它滚得光溜溜的,搅到分际,一伸腰,直条条的僵毙了。异丐在树上,拍掌大笑道:“好孽

障！我什么地方都寻遍了，不想你竟在这里害人。"他说罢，纵身落地，走到那条大蟒跟前，在竹篮里取出一把牛耳刀来，将那大蟒的双眼挖下来，又到肚子旁挖了一个窟窿，不知他又取出些什么东西来，放在篮里，向众人招手说道："你们下来吧！"众人看到这时，一个个惊得呆了，见他招手才敢下来，都走到异丐的身旁，一齐问他道："方才那块红石头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，那样的厉害？"他笑道："你们哪里知道，我为了这个孽畜，不知费了多少心血，今天才得成功。那块石头，是从我的师兄那里借来的，名叫石雄胆，没有它，永远除不了这孽畜。我在昆仑山，已经看见过它一次了，不过那时我因为没有石雄胆，才未去和他为难。我们师兄借了这石雄胆给我，我的师父又执意命我来灭这孽畜，我又推辞不了，所以才来将它歼灭的。"胡明忙将含在嘴里，一块小红石头取出来，对他笑道："照你说，这个差不多也是石雄胆了。"他点头说道："正是。这个可是我需不着了，送给你们罢。我此刻要去了，你们回去取些火种来，将它烧化了罢，这蟒名叫什比鳞儿，乃是蛇类中最毒的一种，只有眼睛和胆有用处，别样没有什么用处了。你们可取些干柴来偎着它烧了罢，此刻恕我不陪了。"他说罢，便飞步的走了。胡明便和众人忙回到宁白村，将以上的事说了一遍。富平惊喜交集，忙命人扛了些干柴引火之物，前去将毒蟒的尸身烧化不提。

再说富平家里有位小姐，名叫淑儿，年方二九，长得花容月貌，浑身的武艺，马上马下十八般兵器，运动如飞。此番她的兄弟被大豹吃了，她又悲又愤，三番两次要去擒大豹，给兄弟报仇，俱被富平拦住不准。她无奈，只得暂且隐忍。可是虽然二九年华，却未有个如意郎君，富平每每见有人来作伐，晓得她生性高傲，便命她自己去选择，她一连择了三四年，终未有一个合意的人家。她就此耽搁下来，高不成，低不就。要想她做女人，非要先和她比试三合，起初倒有几个小后生，会几手拳脚的，癞狗想吃天鹅肉，来和她比试，不上三合，俱被她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的回去。因此富淑儿的威名，远近皆知。还有几个望梅止渴的朋友，见她这样的厉害，只得将念头打断了，所以连说媒的也不见一个上门。昨天听说汉家大将林、胡二位要去擒兽捉蛇，她的一寸芳心不禁一动，暗想道："久闻天朝的人物，十分英武。这林、胡二位，究竟不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。"她急于要一见，无奈自己又是个女孩子家，不便擅自出闺门，惹得人家瞧不起，十分纳闷。到了晚上，夜饭也懒去吃，一个人独坐香闺，手托粉腮，不住的出神乱想，暗道："如果这两个之内，果真有一

个才貌双全，武艺卓绝，将奴家托付于他，岂不是好？”她想了多时，不禁红晕双颊，芳心突突的乱跳个不住。停了一会，瞥见一个小丫头跑了进来，向她说道：“姑娘！你可知道，现在外面有两个东方上国来的人，他们说是今晚去捉山猫呢。”这两句话，正打动她的心事，忙向她说道：“你可看见那两个人的？”那小丫头答道：“怎么没有看见呢！”她又问道：“是什么样子的呢？”那小丫头答道：“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，一个有胡子的，听人说他是个文的，不会动手；一个黑面孔，比西村老杜乔还要高一尺，说出话来，和铜钟一样；还有一个，却与这个大汉是两样，生得唇红齿白，眼似明星，眉如漆刷，生得十分儒雅，和小主人一样。比较起来，恐怕小主人还要不及他呢。”她芳心早有了主见，便一挥手，那个小丫头退了出去。她暗自寻思道：“原来天朝的人物，也是丑俊不齐的。但是他的武艺却不知如何，若是有全身武艺，奴家便许了他，也算不枉了。”她整整的胡思乱想到三鼓已过，还未登床安寝。正要收拾去安寝，猛听得外面大声小怪的人声嘈杂，沸反盈天。她大吃一惊，只当是出了什么岔子呢！一操兵刃，纵身出来，迎头就撞着富平。她忙问道：“爹爹！前面什么事闹得这个样子，敢是出了什么岔子么？”富平笑道：“我儿你还不晓得？那只害你兄弟的畜生，现在被上国林将军拿住了，放在前天井里，你快点去瞧瞧。”她听到这话，忙入房放下兵刃，和一个小婢婷婷袅袅的走了出来，到了前面的天井里。闪着秋波一看，只见一只极大的花斑豹，睡在地下，嗓子下面现出一个透明窟窿，鲜血迸流。有两个猎户，架着一个美貌的郎君，往后面去了，只见众人点点指指的说道：“你们看见么，刚才扶到后面去的，他就是林将军，这豹就是他打死的。”还有几个人问道：“难道他被这豹咬伤了么？”众人道：“你哪里知道林将军捉豹的时候，两只臂膊在豹的肋下擦伤，现在到后面去休息了。”她听了众人的话，又喜又悲，又敬又爱。喜的大豹已被他奋勇捉住了；悲的是兄弟被这畜生吃掉了，现在虽然这畜生被他打死，可是兄弟却不能再活了；敬的是他能见义勇为；爱的是他武艺超群，人品出众。她扶着小丫头，可是一寸芳心，早就弄得七颠八倒了。她立够多时，才扶着小丫头径往后面而来，可巧从林英睡的静室旁边经过。她见许多人拥在这间房里，问长问短的，估量八分是林英睡的所在。她不由的走到房门口，止住莲步，慢展秋波，朝他的脸上细细的打量，但见他生得伏犀贯顶，星眼有神，锋眉似墨，掩映着一张俊俏俏的面庞，越显出这英武之气。这时林英也早就在意，却也瞟着眼睛，向她打量个不止。四目相接，互相饱看了一回。此时富平正要到

林英房里来慰问，瞥见他的女儿痴呆呆的立在房门口，朝着林英出神。他心中有数，连忙退了出来，暗道："我倒早有此心，难得她又是这样，这头亲事，倒可以靠得住了。"他却转到他的夫人卧房里面，笑嘻嘻的向她说道："夫人，你知道么？现在我们小姐看中一个人了。"他的夫人笑道："看中谁呀？"富平笑道："那就是这位打豹的英雄林将军啊！"他夫人道："就是方才小厮们扶他到上房安息的那个人么？"富平笑道："不是他还有谁呢？"夫人笑道："你怎么知道她看中的？"富平便将方才的情形说了一遍，他夫人拍手笑道："不想这个痴丫头，眼力果然不错！"富平道："你且慢慢的夸赞，我不过是忖度的意思，还不知道她是否看中。我女儿的终身，除了这个，再去找别的象他这样品艺兼优的，恐怕就不容易了。你马上到她的房中先去探探她的口气，如果她果真看中了，那是再好没有，设若没意，你可用好言去劝慰她，此事务要办到，你我夫妇得着这样生龙活虎的女婿，一辈子也算有靠了。"他的夫人，满心欢喜，一连几声不错，忙起来带了一个侍女，径向淑儿的房中而来。走不多时，已经进了她的卧房。她在上房偷看了一会，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只是发愣，暗道："我不信天下竟有这样的奇男子。从外面看起来，竟象一个软弱的书生，却不料他竟有这样的惊人武艺。"她正自想得出神的当儿，瞥见她娘和着一个侍女走进房来，忙立起来，勉强笑道："母亲，这会你老人家还没有安息么？"夫人笑道："我儿！为娘的昨晚听你爹爹说的，上国来了两条好汉，今夜要去捉山猫。我听了这话，大为惊异，我想我们这里几十个狼虎似的人，也没有将这个畜生捉住，他们两人，能有多大本领，难道就能将这山猫捉住了么？谁知竟出人意料之外，据说被捉住的，还不是山猫，是一只大豹，而且是那个姓林的一个人动手捉住的。这样的大本领的人，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。"她插口说道："这人不但本领好呢，就是生得也十分漂亮，估量着他总在十八九岁的样子罢。"夫人笑道："我儿难道你已经看见过了么？"这句话，说得她两颊飞红，低垂粉颈，自悔失言。夫人见她这样，忙用话岔开。一会子，夫人又向她说道："我儿，你也年龄不小了，我为你这孽障，不知操了多少心，如今还是悬着一头未着实。我儿！今天我的来意，你晓得么？"她也不回答。夫人又道："在我看，这位林将军一则是身膺皇命，二来是品艺兼全，而且年纪又与你不相上下，在我们两老的意思，就此替你了脱一层手续罢。"夫人说到这里，用眼向她一看。但见她垂下粉颈，一句也答不出来，其实心中早已默许了。夫人又道："我儿，我知道你的脾气，所以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，请你快些

儿答复我罢。”她含羞带愧的只说了二句道：“孩儿不能擅自作主，一切均随母亲便了。”夫人听了这话，满心欢喜，便回到房中，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富平自是欢喜，忙去和蔡谙商议。蔡谙也十分赞同，当下便到林英那里，将来意说了一遍，林英还假意推托了一阵子，才答应下来。蔡谙因为急于动身，便请富平择一个最近的吉期，替他们完了姻。

成婚的那一天，诸亲友全来道贺，车水马龙，十分热闹。附近的村落，听说富淑儿出嫁，一齐争先恐后拥来，看新郎究竟是个什么英雄。这看新郎的如潮水一般，你来我去，川流不息，真个是万头攒动。富平一面命人招待，一面叫他们出来交拜天地，好让大家看见。一会子，由傧相扶着一对璧人出来，交拜天地。那些看新郎的人，无不啧啧称赞道：“果然是个美豪杰，俏丈夫！”富平老夫妻两个，见了这对粉捏玉琢的佳儿佳婿，自然是喜不自胜。可是又惹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来，不免暗暗的伤感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一转眼，大三朝过了。蔡谙便连日催促动身。可是他们正在打得热剌剌的情投意合的当儿，焉能一旦撒手分开？究竟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暗地不免又说了许多不得已的苦衷。林英择了一个日子，便要动身。富平也知道他皇命在身，不能久搁，料知留他不住，只得命人摆酒饯行。席间富小姐手执银壶，满斟三杯，送到林英的面前，低声问道：“郎君此去，大约有多少日子才回来？”林英答道：“多至三月，少则两月，就要回来的。”富小姐哽哽咽咽的也不再问。一会子，散了席，林英进去告辞出来，又和富平作辞。富小姐依依不舍的一直送到村口，只说一句道：“沿途保重呀！”这正是：

人生几多悲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　慰鳏鱼佛婆行好事　挥利刃侠士警淫心

却说蔡谙等离了宁白村策马西行，又行了一月有余，不觉渐渐的到了西域的境界了。异乡风景，自是不同，到处皆听着佛声呐呐，钟声当当，果然有修罗世界，与各处不同。蔡谙在马上对林英道："我们东方的人民，只知争贪抢杀，利欲熏心，断不知忏悔修行；可见连年内乱外患，大约也是上天见罪罢了。"林英点头称是。三人趱了一程，不觉肚中饥饿。胡明便对林英说道："我们也好去找一家酒店吃饱了再走罢。"林英道："正是这样，我也要用中膳了，肚子里饿得辘辘的乱响，再不用些饭，恐怕要饿坏了。"说着，见前面楼台隐隐，殿阁重重，约摸着是一个城池的样子。他们马上加鞭，不多时进了城门，只见里面三街六市，买卖得十分热闹。那市中的买卖大半以香火为最盛。他们三人寻了半天，绝未寻到一家饭店。他们好不奇异，互相说道："这真奇怪了，怎的找了半天，为什么一家也没有呢，难道此地没有酒馆饭店么？"说话之间，只见四处的人，一齐拢近来，合掌当胸，一齐念着阿弥陀佛。霎时将三人团团围住。蔡谙大吃一惊，忙对林英说道："你看这些人围住我们算什么用意呢？"林英也茫然不解他们什么用意。胡明扬声问道："你们将我们三人围住做什么的？"那些人也不回答，合掌一齐念着是："无量佛，无量功德佛，慈悲佛，慈悲功德佛，哆罗哆罗。"胡明一句也不懂，而且肚子里又饿得慌，不得脱身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剔起眼睛，大吼一声，在腰间取出双锤，大声骂道："哪里来的这些牛子？哼你娘的什么晦气！赶紧给我滚开去，不要惹得老子气起，一个个将你们打杀了。"那些人见他这样，只吓得跌跌爬爬，一齐喊道："快去请大师婆来捉这野人！"那些人东奔西散，霎时走得精光。蔡谙忙埋怨胡明道："你也忒鲁莽了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发起脾气来了，万一触动他们首领的怒，领兵来捉我们，岂不是束手待毙么？"胡明大笑道："中郎忒也过虑，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，怕他什么？不来便罢，如果真来寻我们，只消一顿锤，请他一个个送命！"蔡谙摇头说道："休要嘴强，人众我寡，出外人岂能

生事！你不要执性，须知强中还有强中手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自古道，谦虚天下去得，刚强寸步难行啊！"胡明哪里肯说服气，只是冷笑不言。这时瞥见两旁有一队人蜂拥而来，前面两个一排的童子共有十数排，手里执着幢幡宝盖，后面随着许多沙弥，头上披着袈裟，铙钹叮当的，向他们这里而来。蔡谙吃惊不小，忙对林英说道："这些人一定是方才逃走的人去告诉的，他们来了，怎生回对呢？"林英道："事到如此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来者如讲情理最好，否则只有动手厮杀，别无他法可想了。"蔡谙摇头说道："动不得！纵使我们在这里可以逃出去，他们的人多，终究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凡事易和平为妙。"正议论间，那队人已到面前。蔡谙翻身下马，步行来到那最后莲花宝辇的面前，躬身施礼。在这莲花的旁边有一个人，头戴卷边帽，身穿灰黑色的外氅，忙对他还了一礼，操着汉邦的口音问道："尊驾莫非由东土来的么？"蔡谙躬身答道："正是！"那人笑道："怪不得他们竟误会了。蔡谙道："适才我们手下冲撞了贵邦的人，望乞恕罪！"那人道：岂敢！岂敢！"蔡谙又问道："还未请教老兄尊姓大名呢？"那人连称不敢的答应："小弟姓苏名比，在这波斯国里当了一名翻译，方才一众百姓，到大师婆那里报告说保圣市口有几个野人骑马入市，他们祷祝了一会，竟没有用处，特请大师婆前来捉拿你们。那时兄弟就晓得一定是汉邦的人物，才有这骑马入市的规矩呢！敢问尊驾可是汉邦来的么？"蔡谙答道："正是。"他说着，又通了名姓。苏比笑道："谈起来还与兄弟同乡呢。"蔡诸问道："老兄这样说来，想也是敝处的了。"苏比笑道："小弟十七岁的时候，即游历西欧了；到了二十二岁的那一年，回到东土去，没有住到一个月，见国内乱得不可收拾，小弟便又出来，在这里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六年了。"他说罢，又问蔡谙道："敢问蔡兄下顾敝处，有什么事呢？"蔡谙答道："我主刻思政治复兴，万民乐业，极欲想出一种法子来感化万民，劝善规过。久闻西方有佛，佛有真经，据云传留天竺，所以特着小弟和林、胡二将，不辞辛苦，到天竺求取真经的。"苏比听他这话，不禁喜形于色道："我倒早有此心，想将真经传入汉邦，以期感化愚民；不意我主竟有这样的高见，真是福至心灵，阿弥陀佛！"他说罢，便走到莲花宝座之前，打着番话，叽叽咕咕说了一阵子。只见绣幕开处，那宝座上现出一个人来，穿着半截缁衣，赤条条的露出一对粉藕似的膀子，下面也是一双赤脚，头上满垂缨络，柳眉杏眼，梨面樱唇，却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子。蔡谙吓得连忙将头低下，敬了一个礼，口中说道："女菩提！敝人这厢有礼了。"苏比忙对那个女子叽咕了两句。那女子微开杏

眼，朝蔡谙瞟了一下子，便合掌念道："罗罗哩哩。"苏比便对蔡谙说道："蔡兄！我们大师婆刚才吩咐，请你们到信林驿暂留数日。"蔡谙忙道："小弟们在路已有四个多月了，千万不能再耽搁了。"苏比笑道："蔡兄，恭喜你！用不着你烦神了，请你在这里暂住几日，真经自然有人替你去取。"蔡谙听了这话，惊疑不定的问道："苏兄！你这是什么话？"苏比笑道："目下且不要问，到了馆驿之后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但是你先去请胡、林二位下马步行，我们这里没有人在市上骑马的。"说话时，那女子嘴里又叽咕了两句。只见那执幢幡的童儿，一齐念着："罗罗哩罗，哩哩嗟罗。"念了几声，便拔步回头走了。那几个扛莲花宝座的人，一齐念着："大力王菩萨摩诃萨。"念罢，打起莲花宝座，一径向西而去。

苏比便和蔡谙走到胡、林二人面前。蔡谙便将方才的话告诉他们二人。胡、林正自弄得莫名其所以，听了他的话，方才明白，连忙下了马，随着苏比转街过市。到了一所房子面前，只见门口有两个人在那里谈话。见了苏比连忙合掌低眉，口中念道："阿弥陀佛！"苏比嘴里叽咕了几句，他两个忙跑了进去。不多一会，走出十几个人来，牵马的，搬行李的，一窝蜂的弄进馆驿。苏比便请蔡谙、胡、林等一同进了馆驿。蔡谙进了里面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另是一种陈设，一间大厅中间，供着许多佛像，香烟缭绕。两旁站着许多的小沙弥，见了他们进来，一齐过来打个问讯。蔡谙和他们敷衍了一会子，胡明便向苏比说道："我们早已饿了，烦你先去办饭给我们吃罢！"苏比连连答应，忙唤人去办饭。林英向苏比笑着："你们这里怎么一家酒馆也没有呢？"苏比笑道："要寻酒馆，这里是没有的了。"蔡谙道："假使人家远路来的过客，吃些什么呢？"苏比笑道："这个也难怪，你们在汉邦弄惯了的，却不知我们这里的规矩呢！我们这里从前没有佛教，却和汉邦一样。自从有了佛教，我们主公就步步修行，不肯杀生害命了；因为酒馆饭店里，他们杀生最厉害的，所以一概禁止了。"蔡谙道："你这话我又不明白了，人家远来的过客，一没有亲眷，二没有朋友，难道人家活活的饿死了不成？"苏比笑道："你哪里知道？我们国王，他禁止了旅馆饭店之后，便设立许多常觉林。这常觉林，便是为供应过客设立的，里面有吃有喝，还有地方安息的。"蔡谙道："原来如此，那么你们全国的人，全要吃素了？"苏比合掌念道："阿弥陀佛！谁敢开荤呢？"蔡谙又道："方才出来的那个女子，大约就是国王吧？"苏比道："不是，不是。"蔡谙道："不是国王，她究竟是谁呢？"苏比道："她是大师婆，就如汉家的一个大将军一样

的。"林英笑道："她是一个弱小的女子，怎能当得这样的责任呢？万一发生什么关系，难道她还有什么法力去克服么？"苏比道："你倒不要将她看轻，她的本领真不小咧，凡是波斯国里的民人，无一个不晓得她这哈达摩的。凭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要哈达摩一到，马上就得瓦解冰消了。她还有一种绝技，能起死回生，医人百病，因此我们国王很器重她的。"林英笑着问道："她医人怎样医法呢？"苏比道："人生了病，先到她的府中去祈祷三夜，然后她自然有一种药来医治。如果你的毛病不能回生，她也看得出来，不过进了她的府，至少也要到半月以后才能出来。如果是在府里死了，她大发慈悲，自己拿出葬费来给人家。"蔡谙又问道："你们国王叫做什么名字呢？"他道："叫做白尔部达。"林英道："此地离开天竺国还有多少路了？"他道："不远不远，只隔着一条苦海，过了苦海，便是天竺国的境界了。"蔡谙又问他道："苏兄！你方才对我说的，何人肯替我们到天竺去求经呢？"苏比道："大师婆方才对我说过。她说你们都是五荤杂混的人，真经好取，苦海难过。她可怜你们远道而来，不忍叫你们白白的送了性命，她愿发慈悲，打发大沙里邱、二沙里邱到天竺国替你们去求经。但是你们在这里，还须到她的府中忏悔七周天，方可将真经领了回去；否则就有天神魔鬼，从半路上来抢夺你们的真经了。"蔡谙听他这番话，毛骨悚然，忙问道："照你这样说来，我们这些人，真经万不能取回东土了。"苏比道："有什么不能，不过要将一身的罪恶先要忏悔净了，然后自然能将真经安安稳稳的保送归国的。"他们正在谈话的当儿，有一小沙弥进来报道："斋已齐备，请进去用罢！"苏比忙对蔡谙说道："现在时已过午，请到里面去用斋吧！"蔡谙等随着他进了一间静室，只见里面已经摆好一席。大家入了座，蔡谙见席上有酒，不禁十分诧异的问道："苏兄！你刚才说的，你们这里不是没有人吃酒的么，怎么这里又有酒呢？"苏比笑道："这是葡萄酿，完全净素，你且吃一口，恐怕比较汉家的酒来得还要有味咧！"蔡谙举起杯子，呷了一口，果然芬香冽齿，甜美无伦，不禁极口称赞。这时敲钟上饭。他们吃了半天，简直连一样都不认得。苏比对他们笑道："这里的小菜，还吃得来么？"蔡谙点头笑道："吃倒吃得来，只苦是认不得叫什么名字。"苏比便用箸一样一样的点着对他们说道："这是蜜勒茄子，那是海威白苏。"说了半天，他们只是夸赞不已。林英笑道："这差不多全是素菜了。"苏比笑道："自然是素菜，我们这里可算屏绝五荤了。"林英咂嘴说道："这素菜倒比较我们家荤菜来得好呢。"

不说他们在这里用饭，再说那个大师婆自从见了蔡谙后，真个是神魂失据，便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叫苏比留着他们，好慢慢的来勾引他们。看官，你们看了我以上的两句话，不是要骂我胡言嚼舌么？原来有个极大的秘事，小子趁此替她揭出罢。闲话丢开，单讲这国里的国王白尔部达，在十年前，本是杀人不贬眼的魔王。有一天，他抓了数十个囚犯，解到法场，瞥见有一队沙弥拥护着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，走了进来，对他说道："主公为万民之首领，岂可轻害人命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样的乱杀，岂不怕鬼神震怒么？我有佛经，可以感化愚氓，能使天下一般不肖之徒弃邪归正。"白尔部达见了她这样的美貌，身子早就苏了半边。又听她这些妙语纶音，忙教将那几十个引颈待杀的囚徒，放了下来。她教那些囚犯一齐望空跪下，口中念了五百声阿弥陀佛。那些囚徒，正自在那里颈项伸长预备送命，谁也不希望凭空来了一位天仙似的玉人儿，将他们救活了性命，忙着不住嘴的念着阿弥陀佛。五百声念过之后，她又吩咐小沙弥朝空顶礼，一齐敲起钟鼓，念了一回。她做作了一会，便走到那些贼盗的前面，一个一个打量了半天。走到白尔部达的面前说道："这众人里面有两个有善骨的，他们能够传我的大道呢！"白尔部达连忙问道："是哪两个？"她便指了两个年轻貌美的。白尔部达便对她说道："敬请女菩萨就在敝国住下，好么？"她满口答应。白尔部达满心欢喜，便封她为大师婆，特地替她在金殿右面造了一所房子，请她在里面居住。她没事的时候，就到白尔部达的宫里去传道。听说她传道，很为奇怪，有三不传：女子不传，二人在一起不传，白日里不传。但是这传道的方法，固然是很奇怪而又秘密的，可是究竟怎样传法，读者们谁不是过来人，还须小子饶舌吗？白尔部达自从受了她的传教之后，真是百依百顺。她便四处张罗，招摇撞骗，用了一班人在外面信口雌黄，说她是菩萨化身，来救济众生的；她有大法力，能定人生死，无论什么人做下什么不正当的事情，她能知道一切，并且能医治百病，起死回生。试想波斯国里一班从未受过教化的顽民，怎能不上她的圈套呢？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上半月，通国皆知，谁也不敢错做一件坏事，倒被她弄得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了。她又命国王禁止杀生，绝荤茹素，家家念佛，户户诵经，城里从没有什么纠缠的事情。如其发生了，只要她一到场，众人马上就死心塌地的不敢再闹了。所以白尔部达十分信仰她，崇拜她，总而言之，将她当作活菩萨一样的看待。可是一班愚民，东也来求医，西也来乞福。她十分冗忙，求医的，乞福的，日多一日，简直有应接不暇之势。她也乖觉，便命她的两个徒弟大沙

里邱、二沙里邱，分头敷衍。如果一个死了，她便说是这人功成圆满，登上极乐了。那死人的家属，听她这话，便以为十分的荣耀。所以一班求医的人，但愿死了成仙成佛。这样一来，她越发肆无忌惮，每日至少有十个八个小后生随她去传道。她胃口越来越大，每日没有十几个来传道，简直是不能挨忍。有一天，突然来了一个白面郎君，十分俊俏，到她府中求福。她端坐在莲台之上，见了这样的漂亮人物，食指大动，忙对来人说道："你这人倒有些善相，可惜少忏悔，你肯忏悔么？"那人道："怎样忏悔法？"她杏眼斜瞟，向他一笑说道："你如忏悔，自然带你到一个去处去忏悔。"他点头冷笑，也不答话。她下了莲台，轻舒玉手，将他拉起。那人便随着她，转楼过阁的走了半天，到了一间小静室里。只见里面陈设得非常精致，锦屏绣幙，四面壁上挂着无数的裸体美人画片，有的睡在床上的，有的仰在椅子上的，各种浪人的姿势，不一而足。不怪那些小后生，一到这里，便要成仙成佛了。她慢慢的将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下，最后脱得精光，便向那人笑道："你可来吧，我替你来忏悔。"那人走到床前，将帐子一揭，只见里面挂着四轴画，却是赤条条的男女合演玩意儿。那人用手朝画上指着问道："这算什么意思呢？"她微微的一笑，然后对他说道："你哪里知道？这是和平之神，你要忏悔，须先和我照这个样子先做了一回；那时我佛欢喜，自然就会赦除你的罪恶，赏赐你的无量福了。"她说到这里，便用手来替他宽衣解带了。那人陡然变了颜色，嗖的在腰间拔出一把利刃来向她脸上一晃，大声说道："狗贼婆，你可认得我哈特么？我早就晓得你的玩意儿了，今天且饶你一条狗命。快些改过自新，不许再做这些无耻害人的事业，还可留下你这颗狗头；否则一刀两段，为万民除害。"他说罢，将刀往床边一插，飞身出去，这正是：

饶君掬尽西江水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　留客殷勤头巾飞去　可人邂逅手帕传来

话说那个自称哈特的一个人，将哈达摩当面奚落了一番，便将刀往床边一插，飞身出屋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把个哈达摩吓得面如土色，将那一缕芳魂直飞了出去，一直等他走了之后，方才将飞出去的惊魂收了转来，又羞又怕，慢慢的重行将衣服穿好，下得床来，将利刃拔下，藏在一边。从此以后，她却不敢再做那些无耻的事情了。列位，这哈特来无迹，去无踪，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小子趁此也要交待明白了。那哈特本是波斯国里一个顶有名望的侠客。他镇日价的没有别的事情，专门铲除恶暴，扶济良善，但是他有个怪癖，无论做下什么事情，从来不肯露出真名真姓。所以波斯国里常常发生什么离奇的案子，大家不晓得内容，便疑神疑鬼，疑到大师婆身上去了。因此人人胆战，个个心寒，不敢做一件不好的事情。这哈特早就晓得白尔部达请了一个女子为大师婆了，不过这女子的行为，究竟好与不好，他尚未知道呢。有一天，他因为听了一个朋友告诉他，就是阿司地方的官长，贪婪无比，残杀人民，敲诈财物。他听了这些话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他一个人也不带伙伴，单身直往阿司城而来。到了阿司城里，四处一探听，果然这阿司郡守残暴非常，怨声载道，他便存在心里。一转眼，天色已晚，他怀着利刃，一跃上屋，身轻似燕，毫无半点声息。瞬间到了阿司郡守的府中，他鹫行鹭伏的直向后边而来。不一会子，到了那个郡守的卧房屋上了，他使了一个倒挂金钩的势子，从屋檐口直挂下来，只见里面灯光未熄。他用舌尖将纸窗上面舐破了一些，闪目朝里一望，又见里面有一个汉子，坐在床前。床上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美貌的女子，两个中年的妇人，在他的身边。那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哭得和泪人一样，闪着黑眼，向两个中年的妇人说道："你们不要尽来劝我！须知无论什么事情，都要人家愿意呢。老爷虽然爱我，我却不爱他，难道就因他看中我，就来强迫我么？"那两个中年的妇人，一齐劝道："薇娘，你不要这样的固执罢，你顺了我们老爷，一身的吃着都比人家好的，请你答应了吧，不要怄得他性

起，将你杀了，你还有什么本领来反对么?"她哽哽咽咽的说道："用不着你们来花言巧语的，我既然不答应他，难道因为他要杀我，我就答应了么?他不怕大师婆在暗中监察，他就将我杀了吧!"那两个中年的妇人，听她说出这句话来，不由面上现出一种惊慌的色彩来，便走到那个郡守的身边，不知她们说些什么。只见那个郡守哈哈大笑了一阵子，然后对那个年轻的女子说道："薇娘，你可呆极了，别人不晓得那个大师婆，便疑神疑鬼的说她有多大的法力了，惟有我却去领教过了。老实对你说罢，她是一个万恶不顾廉耻的货色，难得你还将她抬了出来;不瞒你说，她已经和我做过了这一回玩意儿了。"他说着，伸出手来做了一个手势，将那个女子羞得面红过耳。他又发出鸬鹚似的声音，咯咯的笑了一阵子。那两个中年妇人，合掌当胸口中念道："阿弥陀佛!你不要这样的信口胡言，不要被哈达摩大师婆知道，大家皆没有性命啊。"那郡守笑道："用不着你们担心，怕她什么，横直不过一个招摇撞骗的女人。"他说罢，剔起眼睛，对那个年轻的女子说道："你不肯依从我，还是真，还是假呢?"那个年轻的女子说道："凭你怎么样，我是不从你的。"他哼了一声，便用手在身旁那一口钟上一击，铛的一声，霎时跑出四个大汉来。不由分说，走过来将那个女子，就象抓小鸡似的扯了过来，往一张睡椅上一按，可怜那个女子无力撑持，只得满口匹灵匹灵的骂个不住。霎时身上的衣服，被那几个虎狼似的大汉脱得精光。那个郡守笑眯眯将身上的衣服卸下，正欲过来做那个不能说的玩意儿。这时哈特在窗外，不能再耐了，大吼一声，一刀将窗子挑去，从窗子口飞身进去，手起一刀，将那个郡守送到极乐国里去了。那四个大汉吃惊不小，一齐放了手，正要去取兵器来抵敌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刀光飞处，颈血乱喷，那四大汉早已变成无头之鬼了。还有两个中年的妇人，见此情形吓得张口结舌，忙合掌只是念着："修罗修罗，哩嗟哩罗。"哈特爽性转过身子，一刀一个，将两个中年的妇人也结果了，才到这年轻的女子身边，问个究竟。原来这女子是郡守的亲眷，被他强索来做义女的。不想他竟要做这样禽兽的事情，杀了真真不枉了。哈特问明了她的住址，便连夜送她回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满耳朵里只听人家沸沸扬扬的说个不住，齐道，这郡守恶贯满盈，不料大师婆知道了，一定差了什么神将来将他们全杀了。可见大家还是要归心的好。哈特听见这些话，不禁暗笑这些人好不愚矣!但是他心中急切要来一探这大师婆的究竟，便不辞劳苦，远道而来。在波斯国城里暗暗的刺探了三天，果然察出许多荒谬不伦的马脚来。他便决意假装着香客，去试探一下

子。果然合了那郡守的话了。他暗想道:"我将她一刀杀了,真个和杀鸡的一样,毫不费事。但是将她杀去,不免将国内人民信仰她的心,使之一旦灰了的么?罢罢罢,不如且指斥她一番,如其能革面自新,就随她去;如果怙恶不悛,再来结果了她,也不为迟咧!"他想到这里。因此就放了她一条性命,他便走了。这是哈特的一番来历,小子原原本本的已经说过了,现在也好言归正传了。

且说那个善于迷惑人的哈达摩,自从经他这一番惊吓之后,果然不敢再任意妄为了。一直过了五六年,宁可死挨活耐的忍着,却不敢有一些非分的行为。其实哈特哪里真去监察她呢,不过借着这番恐吓恐吓她罢。她今天在保圣市口见了蔡谙那一种品貌,真个是冰清玉洁,更有那个林英面如冠玉,唇若丹朱,她不禁起了一片的恋慕心。她便命苏比先将他们留住,以便慢慢的来施展媚惑的手段。再说蔡谙等在驿馆里,将饭用毕。苏比立起来,正要说什么话似的,瞥见有一个人,穿着黄色缁衣,头戴毗卢帽,腰束丝绦,手里执着一根锡杖,走了进来。苏比连忙站得直挺挺的合掌念道:"阿弥陀佛!"那人将头微微的一点,口中说道:"罗多嗟哈,哈哈罗嗟,罗哞嗟哩咖。他说了两句,便向蔡谙合掌唱个大喏。蔡谙等见他这样,正弄得丈二尺高的金刚,摸不着头脑。苏比忙过来对他们翻译道:"这是我们这里的大国师潜于大和尚,他奉了国王的命令,特地前来拜访诸位的。"蔡谙等听得这话,忙一齐立起来还礼。苏比又对潜于翻译了他们的意思。潜于合掌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。苏比便对潜于将蔡谙的来意说了一遍。潜于大师合掌说道:"苏道引,你可知道西方有一重苦海么?"苏比道:"怎么不知呢?"潜于大师道:"既然知道西方有苦海,须知恶蛇怪兽,不可胜数,他们能有多大法力,能够渡过苦海呢?"苏比道:"我并非不知,原来大师婆发广大慈悲,预备差大沙里邱、二沙里邱替他们到天竺去求经;我想既是这样,却能将真经取来了。"潜于听了这话,对苏比冷笑一声说:"苏道引,你不要一味糊涂,难道她们的伎俩,你还不晓得么?他们就能去将真经取来了吗,这不是欺人之谈么?"这番话说得苏比满面飞红,低头无语。蔡谙等见他们这样的情形,便估量着一定是谈的他们的话了,不过苦的是不懂他们究竟是谈些什么。大家默默的半晌。潜于大师又向苏比道:"据你方才说的他们不是你的同乡么?"苏比点头道:"是的!"潜于大师道:"既然是你的同乡,难得他们有这样的善行,你就该发广大慈悲,助他设法才是!"苏比连忙双膝往下一弯,扑的往潜于大师面前一跪,口中念道:"阿

弥陀佛！求大师广发大慈悲，佛驾高升，替东土万民造福吧！"潜于大师忙将他从地上拉起来，说道："我们出家人需不着这些圈套，只知道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我到这里来，无非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还有一句话要对你说，我去将真经取来，我还要随他们一同到东土参观参观。"苏比忙道："只要大师肯去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"潜于便向蔡谙等打了一个稽首，便动身走了。苏比和蔡谙一直将他送到大门以外。潜于便对苏比说道："我动身之后，你须叮咛他们，千万不要到她那里去！"苏比连连答应。潜于正要动身，忽然又向苏比笑道："我真糊涂了！险一些儿白跑一趟。"苏比听他这话，倒不知什么缘故，忙问他道："大师这是什么话？"他笑道："他们来求真经，可有法牒没有？"苏比连忙对蔡谙道："你们来求经，汉帝可曾下旨意与你们不曾？"蔡谙道："有的，有的。"苏比便将潜于大师的来意对他说明。蔡谙十分感激，忙到自己的房里，在箱子里将圣旨取了出来交于苏比。苏比便送把潜于。潜于反复看了几遍，点头微笑，辞别他们飘然而去。蔡谙暗道："怪不道人说西方佛地，人尽慈悲，今天才应验了。"他们回到中厅，蔡谙便问苏比道："敢问这位潜于大师，是这波斯国里什么人？"苏比道："问他的根底，可是深固到十二分了。他就是普贤菩萨的大弟子，他却不是常到这里来的，这也是我主的洪福齐天，不期而然的遇着他，真是巧得极了。"他们正在谈话之间，那国王已经派人来请蔡谙了。苏比便陪着蔡、林、胡三人一齐到了贝普殿前。苏比先朝国王打个稽首。蔡谙等也跟着打了一个稽首。白尔部达便命赐坐。蔡谙等一齐坐下，白尔部达向着苏比叽咕了一会子。苏比便将蔡谙等的来意和潜于替他们去求经的一番话，翻译上去。白尔部达喜形于色连连合掌念道："阿萨罗多，蜜罗阿陀。"蔡谙偷眼见那国王，生得赤眉暴眼，阔口獠牙，十分可怕。他右面的莲花宝座上，端坐着一个千姣百美的女子，在那里低眉垂目。他仔细一看，却正是昨天在街上碰见的那个女子。又见国王身后绘着三尊大佛，两旁的侍臣，大半是不僧不俗的打扮。停了片晌，只见那个女子，朝国王叽咕了两句。国王便向苏比说道："萨克萨克，阿嗟哩罗。"苏比便对蔡谙说道："大师婆现在要请你到她那里用晚斋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"蔡谙一想，暗道："我们生长东土，这里的形式一些儿也未曾看见过，何不趁此机会去看看呢？"他想到这里，也不推辞，竟一口的答应下来了。不一时，钟鼓乱鸣，国王退殿。苏比便领着蔡谙等径向哈达摩的府中而来。

不一会，到了哈达摩的府中，只见那大厅里，梵贝声繁，异香扑鼻，果然

又是一番景象。苏比对他们悄悄的说道："马上你们到佛前拜佛，须先将帽子除下，等到用过晚斋，才能将帽子重行戴上呢。"胡、林二将齐声问道："这是什么规矩呢？"苏比笑道："这里在佛前朝礼和用斋，皆要先除下头盔，才算不失仪节呢。"说话间。那右边的大钟当当当的敲了三下子。苏比便向三人悄悄的说道："朝礼了。"他们听说这话，赶紧除下头盔，随着苏比走到佛像面前，躬身下拜。行礼已毕，哈达摩轻移足步，走到蔡谙面前，打了一个问讯。蔡谙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，只管翻着两只白眼。苏比看见他窘住了，连忙替他向哈达摩翻译道："他姓蔡，他名字叫谙，是大汉皇帝的驾前使臣，差往西天拜佛求经的。"她伸出玉手，向林、胡二将指着问道："他们二人姓甚名谁？"苏比答道："那个白脸少年，姓林名英；那个黑面大汉姓胡名明。他们是保护蔡中郎的将官。"她听罢，满面春风，对苏比笑道："道引，我看这几个人，却有仙姿道骨，如果肯忏悔一周天，便可以入门了。"苏比听她这话，明知她不怀好意，却因位置的关系，不便和她去作对，只得答道："这原是大师婆慈悲之念，无奈他们初到此地，一切尚未十分了解，忏悔一层，恐怕他们不见得就肯领教吧。"她含嗔带喜的向苏比说道："你倒先替他们头门口回掉了。"苏比忙道："大师婆请不要见怪！方才这两句话，原是我忖度之言，是否他们是这样的心理，尚未可知，待我来问他们，看他说罢。"便向蔡谙说道："大师婆要请你在这忏悔七天，不知你肯么？"蔡谙连忙摇头说道："这却不能，一来我们是五荤杂乱惯的人，二来对于经忏一门，毫无研究，只好请收回成命罢。"苏比便对她将蔡谙的一番话，说了一遍。只见她紧蹙蛾眉，十分不悦。她也不答话，便叫人摆席。大家一齐入座，她也在末座相陪。可巧末座与首座恰在对面。蔡谙见她也入座，不免倒局促不安。可是她倒落落大方，毫无羞涩的态度。一刻儿，菜上两道，蔡谙便要起身告辞了。苏比猜到他是因为哈达摩在桌上的缘故，便悄悄的笑道："中郎休要这样的羞缩难堪，须知大道不分男女。"蔡谙道："无论如何，男女怎好在一起入座呢？"苏比笑道："你这人也未免太拘执了，自古道，举一体，行一事，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才好呢。这里素来有这样的规矩，难道为着你就减去了么？快快的不要被她们笑话！"蔡谙无奈，只得耐着性子，将头垂到胸前，一直等散，才抬起头，便起身告辞。再寻头盔，却早已不知去向了。哈达摩见他们要走，粉面上突然不悦，也不挽留，痴呆呆的坐在椅子上，一言不发。苏比忙叫小沙弥去寻头盔，找了半天，哪里有一些影子。胡明等得不耐，正要发作。蔡谙向他一摀。胡明却误会他的意思，

只当是蔡谙教他发作的呢，他便大声喊道："我们的头盔，难道被佛老爷偷去不成？真是岂有此理！"那些小沙弥见他这样恶声怪像的，吓得跌跌爬爬的走了。哈达摩见胡明发作，心中也觉害怕，忙叫三沙里邱跑进去，将他们的帽子取了出来，又对苏比叽咕了一阵子。苏比点点头，便领着蔡谙等回到馆驿之内。蔡谙向苏比问道："我们出门的时候，那个大师婆向你说些什么呢？"苏比笑道："她说潜于替你们去取真经，她是最欢喜的，也省得再叫她的徒弟去了。"胡、林二人同声问道："她将我们的头盔藏起来做什么用呢？"苏比笑道："你们三位，大师婆的用意，她想将你们留在她的府中忏悔七天，所以设法子挽留你们，才将头盔藏起来的。"林英大笑道："这不是奇谈么？修行也要人家情愿呢！岂硬来强迫的？"大家谈了一会，便各自去安寝。停了数日，林英、胡明在馆驿里没有事可做，闷得心慌。两个人私下里商议道："如今一点事情也没有，何不去闲逛闲逛？"他二人打定了主意，顺馆驿的这条街一直向北走去。不到半里之遥，瞥见有一大空地方，有多少人聚集在一处，拍手欢呼。二人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便挨着身子挤了进去。只见有两个人在那里舞刀弄枪的，林英便对胡明笑道："不料这里也有人喜欢耍刀枪的呢？"胡明正要回话，瞥见人丛中有四个大汉，纵了出来，手执兵刃，直扑那两个站在场内的人。那两个见他们进来，面上现出怒容，挥着兵刃，便来迎敌。这时跳进四个大汉，帮着方才那四个大汉，围着那二人，性命相扑。林英勃然大怒，一个箭步纵身到场心，一腿将那个使鞭的大汉打倒，夺过鞭子，耍动如飞，将那几个大汉打得落花流水的东逃西散。他正要转身，瞥见白光一道，直奔他的太阳穴而来。他一让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方手帕。这正是：

白绢飞来浑不觉，红丝牵定早留情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　逞雌威数语解郎围　显绝技单身入虎穴

却说林英见那八个大汉如狼似虎的闯进场，各挥兵刃，将那两个人围住，各施兵刃，大杀起来。林英起初不知道究竟是一回什么事，所以不敢冒昧，后来见他们性命相扑的认真杀了。他只见那两个被他们围住的人，杀得汗流如雨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能。这时林英那一股无名之火，直冲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一个箭步进圈子，一腿将那个使鞭的大汉打倒，将鞭夺了过来，奋起神威，一阵鞭将那几个大汉打得鼻塌嘴歪，一哄而散。他正要回身，瞥见一道白光，直向他的太阳穴打来，他知道有人暗算，赶紧将头一偏，那东西翻翻越越地落在地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块雪白的手帕。他倒很觉奇怪，一弯腰将那块手帕拾了起来。这时四面的人一齐拢了近来，七张八嘴的叽咕道："亚克亚克，立特阿罗。"那两个被困的人也凑近身子，抱拳念道："萨哩哇罗。"林英一句不懂，料着他们一定夸赞和佩服罢了。他被众人缠得急了，忙向众人只是摇手。那些人也解破他的用意，向四散分开，林英走到胡明跟前笑道："可恨那几个牛子，竟敢以多欺人。"胡明笑道："可不是么，不是你去动手，我也要去了。"林英笑道："这些牛子真禁不起打，只消一顿鞭，就打得东逃西散了。"胡明笑道："真的，要是我前去，定要将那几个牛子的狗头揪了下来。"林英笑着，将那一块拾着的手帕拿出来，对胡明笑道："我将那几个牛子打败了，却不知从何处突然飞来一块手帕，你道奇怪么？"胡明跌脚大笑道："你还未看见么？"林英摇头说道："未曾看见。"胡明用手朝西南一指道："看那楼上不是站着一个女子么？这手帕就是她摔下来的。"林英抬头一看，只见西南角上有一座楼阁，高耸入云，楼窗半启，露出一个人来，生得柳眉杏眼，梨面樱唇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说不尽千般妩媚，万种风情，把林英看呆了。见那个女子手扶雕栏，斜凝秋水，却也出神了。他两个四目相接，饱看了好久，全场的人，不期而然的朝着他们注视。胡明轻轻的向林英笑道："你觉得难为情么，全场的人，谁不朝着你望呢？"他也未曾听见。胡明用手在他

的肩头一拍，大声笑道："林兄弟，魂灵儿不要被人家摄去呀！"这一句，才将他飞出的魂灵惊了入窍，低下头，满面绯红，一言不发。胡明又笑道："这真奇了，到处有人看中你，为什么没一个人看中我老胡呢？"林英正要回答，猛可听得东北角上喊声大起，拥进一个人来，手执刀枪棍棒，直扑林英、胡明二人而来。胡明便对林英笑道："你看这些牛子，还来讨死呢！"林英道："来得正好，正要使个厉害给他们瞧瞧呢。"一转眼，那些人拥到面前，为首一人，手执一把铁桨，身高九尺，虎头环眼，喊声如雷。林英空着手抢了上去。那大汉大吼一声，劈面就是一桨。林英往旁边一跳，让过他一桨，他顺手又是一桨，从下面翻起来。林英往后面一缩，又让过他一桨。那大汉两桨落空，怒吼如雷，举起铁桨迎头打下。林英赶紧又往旁边一蹿，恰巧那大汉的铁桨，正打中一块大石头，砰然一声，那一块石头竟被他打得粉碎，林英暗自吃惊不小。这时那些番人一齐拥上前来，刀棒齐施。林英趁着一个空子，夺了一把刀，和众人恶斗起来。胡明急切没有兵器，抢过来一腿踢倒两个，就将这两个从地上抓起来，当着兵器，飞也似的打进重围。那些番人，被他打得五分四散，可是林英却被那大汉逼得团团乱转，急切跳不出圈子。那大汉越杀越勇，眼见林英要走下风了。胡明又被这些番兵缠着，不能过来帮助，正在这危急之时，瞥见一人，骑着白马，腰挂双刀，纤手执着马鞭子，唰的打了一下子，那马穿云价的冲了进来，只听她一声吆喝，那个大汉回头一看，连忙放下兵刃，往他马前一跪，嘴里不知说些什么。那马上的女子，用手一挥，从后面跑过来许多的女子，一式短衣打扎，每人手里执着一张刀，一捆绳，走了出来将这大汉紧紧的缚个结实。还有那些人一齐抛下兵刃，直挺挺的跪下，这时林英也不懂是怎么一回事，再朝那马上的女子定睛一看，这女子正是方才在楼上掷手帕的。林英倒怔住了，但见朱唇一动，那些黑衣女子，将那些跪下来的人，一个个完全缚了起来。那女子临走时候，斜飘媚眼，向林英嫣然一笑，放着辔环，缓缓的走出人丛去了。

林英呆了半晌，正要和胡明回去，瞥见苏比喘气急急的跑来，向他们问道："刚才这里有人打架，你们动手不曾？"林英便道："不错，因为气不过，才动手的。"苏比顿足说道："这却怎么了？"林英见他这样的惊慌，忙问："什么缘故？"苏比道："还问什么，你们准是死也！"林英大吃一惊问道："难道这里人家打不得抱不平么？"苏比摇头说道："不是这样说。你们初到此地，哪里知道这里的内幕。那两个执刀棒的汉子，他们本来和我们国里江湖卖艺的一

样，但是他们这里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卖艺的专门供给人家试验的，不仅是他们自己耍几路刀棒，就可以向人家开口索钱了，只要有本领的，谁都可以去比试的。要是将卖艺的打败了，马上就赶卖艺的动身，不准在国里逗留；如果打不过卖艺的，那末不但给钱与卖艺的，还要按月供给他们的粮草呢。方才我在馆驿里听见他们说，拉阿场上有两个野人，帮助卖艺的将四蒙利耶王子府里的八个家将打败；我当时问他们一个情形，便知你们闯下大祸了。这却怎么了？”林英听他这番话，方才明白，忙又问他道："最后一个虎头狷眼的大汉，他难道就是四蒙利耶么？”苏比道："那个大汉也来和你们动手的么？”林英道："我将那八个大汉子打败之后，没有一会，他就带着许多人来和我动手了。”苏比将屁股一拍，连珠价响的直说道："怎了怎了？”林英见他这样，料知事出非常，也觉得费了踌躇。胡明大笑道："怕什么！这几个鸟男女，已经被那个女子捉去了。”苏比听了这话，不禁诧异的问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？”林英抢着将以上的事情说了一遍，苏比听罢，说道："惭愧，你们的运气真好，可巧碰见她。但不知她何故帮着你们。倒是令人不解呢！”胡明哈哈大笑道："还问什么，林兄弟命带桃花，到处有人怜爱，究竟是生得漂亮的好。”苏比连声问道："什么缘故？”胡明道："他将那八个大将打败之后，那个女子在楼上看见，突然掷下一块手帕来。后来那大汉带了许多人前来和我们为难，正杀得万分危急之际，不想她就凭空的来了，你道不是看中我们林兄弟了么？”苏比听了，便对林英笑道："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三天之内，包管你得到一个公主和你成就了百年的眷属了。”林英涨红了脸，忙对苏比说道："道引不要尽来开心，你不要听胡大哥撒谎，哪里有这些事呢。”胡明笑道："这不是冤枉么？我从来不喜和人家说谎话，苏道引你如不信，我立刻给你个见证。”他说罢，一伸手在林英的怀里，摸出一样东西来，向苏比笑道："这个玩意儿，是哪里来的呢？”苏比接了过来，正在展开细看，林英一纵身便伸手来抢。苏比忙向怀里一缩。胡明忙过来一把将他抱住，口中说道："还做什么趣呢，好好的让人家看看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”苏比展开一看，只见里面绣着一尊佛，两个和合神，在下角上还留着一个名字，苏比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玛丽两个字。他看罢，对林英笑道："这可无疑是她了，恭喜你，喜星高照。”他说罢，便将手帕交与林英。林英接过来，不提防他嗤嗤嗤的一连撕了几瓣。胡明、苏比忙用手来夺，却已被他撕坏了。苏比忙道："林将军动怒，敢是我们看得不好么？”林英笑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在小弟的意思，不过因为女子的东西，断不能存留我们

男子身边的，不独损失我们的威严，而且对于她也觉有些不恭之处咧。”苏比忙道：“你可错极了；她莫说是个堂堂国王的妹子，就是平常一个女子，人家看中你，怜爱你，你却不能将人家一番好意拂掉了呢。”林英笑道：“苏道引这话，真是奇怪了！你怎么知道她看中我的？”苏比道：“人家有意将手帕掷把你，显见就是撩拨你的。”林英道：“怎能这样说法，人家在楼上或许是失手被风飘下来的，也未可知。”苏比大笑道：“照你这样看来，越是天缘凑合了；试想这场内无数的人，皆未落到他们的身上，恰巧就碰着了你，不是天缘么？”林英正色对他说道：“道引休要取笑罢！不要说我林英已经有了妻室，纵使没有，我林英堂堂七尺之躯，难道就和这番邦的女子配合了么？请你不要讲吧，我们也好回去了。”苏比见他动怒，不便再说，便和他们回到馆驿之内。苏比便将以上的事情告诉与蔡谙。蔡谙问道：“这女子果然是国王的令妹么？”苏比道：“怎么不是呢？这国王有三个妹子；大妹子嫁与白脱司；二妹子嫁与马咸司；惟有这三妹子玛丽生性高傲，而武艺精通，刀马娴熟，有生以来，从未遇见过敌手，所以她目空一切，藐视天下英雄，今年已经十九岁了，还是待字深宫，国王几次要替她择婿，无奈她执意不从，国王不敢十分相强，只得由她自主。她虽然这样倨傲，却是一个性如烈火的女子，她向来和人家是不苟言笑的，我想既然将手帕掷与林将军，我敢断定是已经看中林将军了。”蔡谙笑道：“如果真的，这样倒是千秋佳话了。”林英脱口说道：“中郎你也糊涂了，我难道真去和她配合不成？”蔡谙道：“这也不算什么羞耻的事情。”林英道：“中郎这是什么话呢？我休说已有前妻，即使没有家室，又何能和番婆子不知礼义的东西结合呢？不要说千古佳话，只怕要遗臭万年了。”蔡谙说道：“林将军请不要动怒，这不过是我们私下里谈论的意思，至于那个公主是否看中了你，还未知道呢！”他们正在说话之间，国王那边果然着人来请苏比和蔡谙。他二人连忙上朝。那国王对苏比说：“道引，你知道么，现在我们三公主看中了那个姓林的汉将了。”苏比连忙打了一个稽首答道：“微臣已经知道。”白尔部达笑嘻嘻对苏比道：“孤家今天请你来，非为别事，要想请你做个月老呢！”苏比忙答道：“我主的命令，怎敢不依，无奈那个姓林的已经有了妻子。”白尔部达大笑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，一个人娶两个妻子，难道多么？”苏比正要回言，瞥见一个使臣，形色仓皇跑了进来，大声呼道：“比保国派兵来犯边境了，请我主定夺。”白尔部达听说，便命将四蒙利耶放下来，叫他赶紧带兵去抵敌。

原来这四蒙利耶是众皇子之中最骁勇的一个。他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见了玛丽便骨软筋酥的没了主意了。方才被玛丽传进殿来，说他在外边闯祸，得罪了汉家的大将，所以将他缚来。她又爽爽快快的将林英的本领告诉国王，言话之中，流露一种佩服的口吻。国王点头会意，便令将四蒙利耶锁了起来。这时四蒙利耶放了出来，听说是要他带兵出阵，心中大喜，忙到国王面前谢了恩，点齐十万精兵，前去抵敌。未到三天，早有探马飞报道："四蒙利耶阵亡，十万兵死亡投降殆尽，比保的兵马已经闯进边境了。"国王闻报大惊失色，无计可施。苏比便上殿奏道："微臣保举一人，包管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"国王忙问何人？"苏比道："大师婆哈达摩法力无边，何不请她前去迎敌呢？"国王大喜道："我倒忘了。"连忙着人去将哈达摩请来，命她前去迎敌。哈达摩也不敢推辞，带着她的两个徒弟，并一众沙弥前去破敌，未到半日，又有探马来报道："大师婆与沙弥，完全被比保国的兵杀了。"国王听得这句话，宛似凭空打了一个炸雷一样，口呆目瞪，不知所措。这时蔡谙等见这样的急，恐怕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.连忙与林、胡商议退避之计。林英慨然说道："到这里承人家宾礼相待，现在人家到了这危急之时，焉有坐视之理，何不去助他一阵呢？"胡明也是这样说法。蔡谙忙对他们说道："你们可听见么？那大师婆那样的法力广大，尚且被他们杀了呢，你们为何要去冒险呢？"林英冷笑道："中郎你也未免忒糊涂了。那大师婆不过是个骗人的妖妇罢了，她有什么法力呢？"蔡谙见他们执意要去，也不好过于阻拦。二人便对苏比说明。苏比自是赞同，忙去告诉与国王。国王当下又派兵十五万，请林英带兵五万为第一队，胡明领兵五万为第二队，玛丽领兵五万为第三队，又命苏比随着林英去做参赞。当日林英等点齐兵马，浩浩荡荡直向芥利子城杀来。他们还未到芥利子城，猛见前面旌旗蔽天，矛戈耀日。那比保的头队，已到色生河口。林英忙下令扎营，埋锅造饭。这时还未安排齐整，猛可里比保的营中，金鼓大震，一哨兵马冲杀出来。为首一将，面如重枣，执溜金大镜，怪叫如雷。林英大怒，火速掉枪上马，带队出阵。林英一马当先，也不打话，两个人接上手，奋勇大杀起来。战了一百余合，可是那贼将来得十分厉害，力大无穷，林英到了一百合之后，力气不加，枪法散乱，虚晃一枪，便想逃走，无奈那个贼将，将镜舞得风雨不透，紧紧的逼住，不肯放松一着。林英没法，只得勉强打起精神，和他又战了三十多合，可是只得招架，不能还手了。这时胡明的第二队已到。听说林英已经出阵，胡明提出双锤，跃马出阵。只见林英被那番将逼得汗流气喘，

渐渐的不支了。胡明舞动双锤，拍马飞到垓心，大声喝道："番狗休要逞能，看咱老子来取你的首级！"他双锤齐下，那番将忙将双铣荡开双锤，接上手，又与胡明大杀了五十余合。林英趁着这个空子儿，兜马跳出圈子，休息了片时，只见他两个翻翻滚滚的杀到八十多回。胡明虽勇，可是那员番将兀自转战不衰。林英飞身上马，摇枪重行抢到垓心，双战那员番将。这时番兵阵内，突然又跳出一个番将来，也不骑马，跑到林英的马前，举起鬼头刀便来刺林英的马腿。林英赶紧将马一带，那马凭空一跃，将他这一刀让过。林英便不敢怠慢，连忙丢下那个用铣的番将，来应付这个步战的番将。一马一步战了四十余合，那个番将马前纵到马后，跃跃如飞，捉摸不定，林英倒有些应付不了。大战了多时，玛丽的第三队已经到了。苏比忙令她出阵助战。她倒提大砍刀，领了一队黑衣番女兵，闯到垓心。此时胡明已杀得锤法散乱，支持不住了。玛丽长啸一声，飞马前来助战。胡明腾下身子，便兜马回阵。玛丽那口刀舞得神出鬼没，飞花滚雪价的将那番将杀得招架不住。未到三十合，那员番将丢去一个架子，回马就走。玛丽随后追去，那番将在马上用手一招，登时万弩齐发。玛丽一毫不怯，搅开箭雨，穿云闪电价的追了进去。胡明在后面望见，忙道："啊嘎！今番这个女子好道休矣！"话还未了，瞥见林英被那员番将将马腿搠伤，那马大吼一声，壁立起来，将林英掀翻在地，霎时被那员贼将生擒过去。胡明大惊，正要上马去救，只见番兵阵里喊声四起，纷纷大乱。霎时玛丽从阵内重行杀了出来，她的嘴里咬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到了苏比的面前，将那颗人头往地上一掷。苏比忙对她叽咕了两句。她连忙掉刀回马，重行杀进阵去。这正是：

碧血浑同三月雨，红颜突入万军营。

要知后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　过名山狭途逢劲敌　宿古寺隔院听奇声

却说玛丽重行杀入阵去，但见她在番兵阵里，东冲西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马到处，尸血横飞，刀来时，肢骸重叠。将那些番兵杀得胆裂魂飞，只恨爹娘将腿生得短一节，没命的四散奔逃。她在马上，一面杀，一面留神向四下里观察。瞥见一个贼将，手执鬼头刀，押着林英，吆吆喝喝的直向大营而去。她把马一拍，赶了过来，大喝一声。那番将措手不及，被她一刀砍死在地下。她赶散了番兵，正要来替林英解缚；猛听得金鼓大震，一队番兵从斜刺里冲了出来。她恐将林英伤了，赶快飞身下马，将林英就地抓起，也不及解捆，带上了马。这时一声唿哨，万箭如雨。她连忙将刀举起来隔箭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粉臂上早已着了三箭。她咬一咬银牙，飞马来取那为首的番将。那番将吓得回头飞也似的逃走了。她也不去追赶，回到自己的营中，将林英放下来，亲手替他解去捆缚。林英这时又是羞愧，又是感激，偷眼见她咬着牙关，将粉臂上的三枝箭拔了下来，那一股鲜血殷殷的淌个不止。林英到这时，也顾不得什么羞耻了，情不自禁的拔出宝剑来，将自己的袍襟割下一块，走到她的身边，替她重重的裹起。这时胡明、苏比见她冲入番阵，随后挥动大兵，掩杀过来。这一阵杀得番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大吃败仗。胡明等杀到分际，才收兵回营，见林英好好的回来，好不欢喜。她从后帐里出来，因为血淌得太多了，脸上雪白，星眼少神。苏比等问了个究竟，才知道臂中三箭，大家不胜叹服。再说那比保的营中两个首领，均被玛丽一阵杀了，不禁人人胆战，个个心寒，不由的四散逃窜。有两个小酋长，料知也约束不住，无法可施，只得引兵来归降。苏比便将他们发放了，回来将失去的土地收了转来，这才奏凯而还。国王见他们得胜回国，喜不自禁，忙命人摆驾迎出波斯城外。蔡谙见胡、林二将，安安稳稳的回来，真个是举手向天，深自庆慰。苏比便将战事大概情形，告诉与白尔部达。白尔部达满口夸赞。玛丽便对国王叽咕两句。国王哈哈大笑道："好好好！就是这样办法。"他说罢，掉过头来又朝苏比说道："道引，

前天孤家托你的那件事，可曾替我达到么？”苏比道：“前天因为军事匆忙，未曾有空来提起这事，微臣极力撮合便了。”国王大喜，又赏了胡、林二将两尊金佛，一串菩提子，三百斤白金。林、胡忙将佛收下，其余一概不收。苏比和他们回到馆驿之内，便对蔡谙说道：“如今公主玛丽非要嫁给林将军不可，你看这事怎样呢？”蔡谙皱眉道：“这事委实太难，一来他已有了妻子，二来他的性子和霹雳一样，别人不能多一句话，我却不好再去开口了。”胡明笑道：“此番你们一说，就得成功的。”蔡谙不解他是什么用意。苏比听得他这话，猛的省悟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他此番不亏她将他从万军阵中救出来，恐怕早就送了性命了！我们就去说。”他们便一齐走到林英的房里。苏比首先开口向林英说道：“林将军，我此番却认真来讨媒做了。方才国王令我和将军说起将玛丽公主许于将军，未知将军究竟是允许与否呢？”林英此番以为她冒险将他救了出来，情意实在令人佩服；所愁的言语不通，纵然她貌美如仙，结合之后，镇日价不能交通一语，有什么乐趣呢？他踌躇不决的只是发愣。苏比见他默默的一声不做，到不象前番那样的一百二十个不要了，便料到已经有八分认可了。苏比连珠价的便道：“将军你素来不是一个最爽直的么，今天为何竟自这样吞吞吐吐的呢？答应与否，请快点回我们一声，是是否否，我们也好就去复命了。”催了半天，林英才说道：“公主的盛情，我林英也不是个不解事的，焉能不知呢？但是我生长东土，她偏生西域，言语不通，这是一个难题。再则我已早有妻室，公主此番定要和我配合，还算是嫡，还算是庶呢？”苏比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当是什么难解的事呢，原来是这两桩啊！容易容易，请不要犹豫。她既然和你成了夫妇之后，食同桌，寝同床，不消两个月，言语包管懂了。至于她是第二个嫁给你的，名目上当不能僭居嫡位，不过应付敷衍，完全在你的手段罢了。只要她们两个能安安逸逸的随你度日子，就得了，管她娘什么嫡的庶的。”蔡谙也插口劝解他一回，他也就承认了。苏比忙去告诉国王。国王不胜欣喜，忙命人安排结婚的仪节，择了一个吉日，便行结婚礼。届时一番热闹，自不必说。可是这玛丽自从和他结婚之后，百依百顺的，而且她天生的聪明，不上半月，汉家的言语，不独完全懂得，并且能朗朗的脱口说出来，没一些番音。林英好不欢喜。光阴似箭，转眼又过了一个月。蔡谙日日盼望潜于大师，一直等了两个多月，一些音耗也没有，心中好不焦急。那一天，正在馆驿中发愁，只见苏比跑进来，对他笑道：“恭喜恭喜！潜于大师已经到了。”蔡谙听了，喜出望外，忙和苏比一同迎了出来。只见门外两匹白马，背上完全

驮着真经。潜于大师见了蔡谙，打了一个问讯，蔡谙连忙答礼。苏比又与他握手道苦。潜于大师父便对苏比说道："我此番却不能随诸位到上国去观光了。"苏比忙问："怎的？"他道："我的师父现在正著作《迦楞真经》，要我参核，故没有机会去了。"苏比点头称是，便命人净手斋戒，将真经搬了进来。潜于与苏比、蔡谙等上殿参拜国王。白尔部达又向他顶礼问劳。潜于大师便对国王说道："贫僧师命在身，不敢久于逗留，有缘再会吧。"他说罢，打了一个稽首，飘然而去。蔡谙慌忙顶礼相送。潜于走后，蔡谙便对苏比说道："我们出国已稽延有八月之久，万不能再为耽搁了。难得潜于大师发慈悲，替不才等将真经取来，现在也好回去了。"苏比忙道："是极是极，我就替你翻译。"他说着，便回过头来对着国王，将他的一番话翻译明白。国王称是。苏比忙去到馆驿里替他点查真经，放开黄包袱一看，只见里面放着《大乘经》五千部，《小乘经》八千部，《金刚经》三千部，《观音经》五千部，《弥陀经》五千部，《严楞经》三千部，《宝藏真经》三千部，八佛像百帧，共打了八个黄包袱。苏比又将他们的马匹行李收拾停当，林英便向玛丽道："公主还是随某回汉，还是留在本国，一切均由公主自行裁夺，某不敢擅自作主。"玛丽忙答道："郎君哪里话来，奴家不嫁给你便罢，既然嫁给了你，当然是你的人了，焉有留在本国的道理？"林英道："公主既然情愿随小子一同回汉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"他说罢，便对蔡谙说个明白。蔡谙听说她随林英归汉，自是欢喜，忙和胡明等一齐上朝告别。国王见他的妹子也跟随他们归汉，也不好阻拦，免不得又多一番叮嘱。临走的时候，不无生离分别，都有些伤感的。玛丽却一毫没有惜别的样子，欢欢喜喜的到各处去告辞。最后国王向她问道："贤妹，此番归汉，几时才能回国来叙叙呢？"玛丽很爽的忙答道："多在三年，少则二载，总要回来探望的。"国王领着众大臣，一直将他们送出东门。蔡谙屡次请他转驾，国王才转道回宫。惟有苏比又将他们送了一程。蔡谙再三阻止，向他问道："苏兄仁义过天，小弟此番到这里，多蒙照拂，铭感难忘，不知何时才能酬报大德哩。但是久客异乡，终非长策，未卜几时倦游而返呢？"苏比听了他这番话，不禁触动思乡之感，眼眶一红，流下泪来，默默的半晌，才答道："回乡这层，不过随遇机缘罢了，岂能注定呢？而且千山万水，实非易事。"蔡谙听他这番话，便知道他不愿回去了，却也不便再说，只得请他回去。苏比才放马怏怏的回去。

蔡谙等马上加鞭，归心似箭，在路行程已非一日。韶光逝水，不知不觉的又到一个多月了。那天蔡谙用鞭稍向前一指问道："林将军，那前边黑暗暗的

不是一座山头么？"林英抬头一望，忙道："是的，我看这座山好象昆仑山的样子。"蔡谙惊喜着说道："照这样说来，足下就进了中原的境界了。"林英道："如果的确是昆仑山山脚下，自然是中原的境界了。"他们一面谈着，一面策马，飞也似的赶了过来。不多一时，已离昆仑山只有半里之遥了，只见道旁有许多人在那里驱逐骆驼。林英笑道："有八成是昆仑山了，我常听人家说，昆仑山下产生野驼，专吃田间的五谷，那边不是许多人在那里赶逐骆驼么？"蔡谙抬头一看，不禁大喜说道："可不是么？不要讲别的，你看那些人，谁不是穿着中原的衣服呢？"大家说着，已到山跟脚下，只见那些牛皮的帐篷，搭得一个靠住一个。胡明嚷道："自从上路以来，晦他娘的气，一顿饱饭也没有吃过。"林英笑道："用不着埋怨了，瞎子磨刀，望见亮了，快要到家了，顶多再挨一个月饿罢了。"他说着，下了马，寻了一家酒店，大家吃了一个饱，安息一宵。次日清晨，用了些点心，便又登程。这时正当五月里的时候，只见这昆仑山上树木连云，蝉声杂噪，野花含笑，怪石点头。蔡谙在马上不禁心畅神怡，回头说道："究竟还是我们中原的景致来得美丽，不似那国外的景致，黑水白山，到处现出一种可怖的形象来。"林英道："怎么不是，我们在波斯国里足足住了两个多月，绝不高兴出去闲逛，因为见了异乡的风景，反而触起思乡之念，不如不见为佳。"他们在马背上，谈谈说说，不觉已经进了山麓。蔡谙见两边的山崖峻险，忙对他们说道："此地非常孤险，大家千万要小心防备！"这句话还未说完，猛可里一棒锣声，从深林里拥出一队强徒，一式的红巾抹额，各执刀枪，拦住去路。把个蔡谙吓得面如土色，险些儿撞下马来。林英忙拔宝剑对蔡谙道："中郎休要惊怕，谅这几个小毛贼，何足为患？"话声未了，胡明早已拍马悬锤，飞也似的冲到那一队强徒的面前，扬声问道："你们这几个牛子，在这里拦住老子的去路，意欲何为？"那些强徒，一齐高声大叫道："怕死的赶紧丢下买路钱来！"胡明听得这话，不由的哈哈大笑道："好贼崽子，你们要向老子讨买路钱么？我倒肯，就是有两个伙计不肯。"那些强盗听他这话，连忙问道："你的伙计在什么地方？叫他出来，和我们较量较量。"胡林将大锤一挥，向他们笑道："你看，这就是我的伙计。你们如果不服气，先送个榜样与你们看看。"他说罢，荡起大锤，向右边一块磕头石上就是一下子。这时猛听得砰然一声，那块石头被他击得火星四射，登时粉碎。那几个强盗见了，只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抱着头，没命的逃去了。胡明也不来追赶，带转马头，径向蔡谙这里而来。走到蔡谙的面前，笑道："方才那几个牛子只消一锤，就吓

得胆裂魂飞的逃了。这样的脓包，还要来做劫路的，岂不笑倒人么？”林英道：“你不要这样说，还防他们有大批的羽党呢？”胡明笑道：“用不着你们过虑了，我说他们不敢再来寻死的了。”林英摇头答道：“不见得，不见得。”说着又走了一程，渐渐的到了山崖之上一片平坡，一眼望去足有数十里之遥。林英笑道：“到了这里，可用不着再来顾虑了，凭他是千军万马，也好突进去杀个畅快。”蔡谙定了一定神，对林英道：“还是小心一点为佳，不要碰见了大批强盗，人众我寡，倒不能就说没有顾虑呢。”他刚刚将这句话说完了，猛听得后面喊声大起。蔡谙好象惊弓之鸟一样的，无处可藏身体。林英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大队红头巾的强盗，为首两个骑着高头大马，头抹红巾，一个操枪，一个提着独脚铜人，穿云闪电般追了近来。林英忙向胡明说道：“你保着中郎先自前行，这里有我和她呢。”玛丽勒马横刀等候厮杀，胡明保住蔡谙先向东而去。霎时那一大队强盗，赶到面前。那个虬髯大眼的强盗一举独脚铜人，闯了过来，厉声骂道：“不怕死的牛子，胆敢从我们山上经过，还敢口出浪言，可知道咱家的厉害么？识时务的，赶紧留下买路钱来，如有半字不肯，咱老子铜人一动，管教你立刻到阎王那里去交账！”玛丽把马一夹，飞入垓心，也不打话，挥刀就砍。那强盗举起铜人接住。他两个一冲一撞，大战了八十多回合。那个使枪的，长啸一声抢到垓心，摆动长枪，正要助战，林英见此情形，更不能耐，将马一拍，那马双耳一竖直冲过来，接住那使枪的贼将。四个翻翻滚滚的大战了一百余合，不见胜负。玛丽杀得性起，将刀一横，霍的平砍过来。那使铜人的大汉，赶紧将头一低，让过她一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头上的红巾，已经被她削去了半截。那个贼将吓得魂落胆飞，一转马头，就想逃走。她哪里肯舍，拍马追上，长啸一声，刀光飞处，那贼将的首级骨碌骨碌的向草地上滚去。一众的强盗，吓得回头就走。那个使枪的贼将，见那个使铜人的被她斩去，心中一慌，被林英一枪刺下马来。玛丽还要去赶杀贼兵，林英忙喊道：“贤妻，穷寇莫追，由他们去罢。”玛丽才收马回来。二人并马来赶胡、蔡二人，不多时已经赶上。只见蔡谙面无人色，在马身上只是乱战。林英忙对他喊道：“中郎，请不要怕了，那两个贼崽子，已经被我们结果了。”蔡谙见他们好好的赶来，心中才将一块石头推去，满脸堆下笑容来，问道：“那两个凶神似的强盗，果然被你们杀了么？”林英笑道：“不将他们杀了，我们就能好好的来么？”

四人又趱了一程，看看天色已晚。林英道：“这可失算了，在这山上，到何处去寻息宿之处呢？”蔡谙道：“我们且走去看，如有人家更好，实在没有，我

们就行了一夜，也不妨事的。"林英点头道好。正在说话之时，猛听钟声当当，鼓声咚咚。胡明道："好了，这不是钟鼓的声音么？一定有什么寺院在此，我们且去寻寻看。"四人趁着这钟声，一路寻来，不多时，到了一座古庙的门口。蔡谙迎着月光，细细的一看，只见上面有三个大金字，亮灼灼的乃是停云寺三个字。胡明便下马上前敲门。不多时门开了，走出一个小喇嘛来，向他们一看，缩头就要关门。被胡明一把将他扯住。那小喇嘛吓得扑秃往下一跪，满口哀告道："大王爷爷，你们请到别处去发财罢！我们这里是座穷庙，收入几个钱，还不够吃饭的呢。"胡明听他这话，不禁嗤的笑道："扯你娘的什么淡，咱老子又不是劫路的大王，是来向你们这里借宿的。"那个小喇嘛听说这话，一骨碌从地下爬起来，没口的答应道："有有有，请爹爹放手，让我进去问一问我家师父。"胡明便将他放了。小喇嘛狗颠屁股的跑了进去。不多一刻，他又从里面跳了出来，忙道："不行，不行，我家师父说的，我们这里是清静的佛地，不能供往来过客住宿的。"蔡谙道："小和尚烦你再进去与你家师父说，我们是汉帝驾下的大臣，从天竺国刚刚将真经求回来的，走到这里，向他借宿一夜。"那小喇嘛赶着又跑了进去，没多时，从里面对他们说道："请你们进来罢，我们师父已经答应了。"蔡谙等称谢不尽，随着那个小和尚进了中殿。那小和尚用手向东边的耳房一指道："我家师父吩咐的，请你们就到耳房去安息罢。"蔡谙等进了耳房，只见里面陈设着不少的床铺，他四人各寻一个床铺，安身睡下。林英睡的一张床，贴着北边的墙，他正要入梦，猛听得一阵阵奇怪的声音，传到他的耳朵里。这正是：

隔墙原有耳，窗外岂无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泄漏春光淫髡授首 望穿秋水淑女怀人

却说林英刚要上床睡觉，突然有一缕尖而且锐的声音，从隔壁传来，细听起来真个是如怨如诉。他不禁暗暗的纳罕道："这可奇怪了！这里是个清净的佛地，哪里来的这种悲伤的啼哭声音呢？"他回转来一想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这也许是小和尚读经不用心，被大和尚打了，在暗地里啼哭的，也未可知，管他娘的，咱且去寻好梦去。"他说罢，和衣倒下。可是那奇怪的声音，总是在他耳鼓里缠个不住。他三番两次的要想去入梦，但是那一种疑惑的心理，只是不肯除掉，耳边似乎有人对他说道："你去看看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"他身不由已的重又坐了起来，便要下床去看看究竟。猛的忽又转过念头："自家只扫门前雪，休问他人瓦上霜。睡休睡休！"他又倒下，停了一会子，满想安魂定魄的睡去。谁知任他怎样想睡，总是睡不着。那一对眼睛，兀的不肯合起来，白灼灼的四下乱望，不多时将心血搅了上来，浑身烦躁，好不难过。他无奈只得重行坐起来，侧着耳朵，贴墙细细的听了一会。他可是狐疑满腹，暗道："这声音断不是哭声，而且又不是叹息声音，简直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声音。"他到了此时，耳朵边喊他的声音，比较从前又厉害些，似乎有人在那里催他道："为什么兀的迟疑着不肯去呢？"他被这狐疑的心理驱使得太厉害了，便下了床，轻手轻脚的从房里走了出来。只见外面的烛灯俱已熄尽了，黑黝黝的只听见众人鼻息的声音。他蹑足潜踪的走出耳房门外。那天上的残月，只有一线挂在屋角，几十个星在旁边拥聚着，放出丝丝的惨淡光芒。那天井里一个大黑影子，足有一丈多高，似乎张开一副可怕的面孔，在那里向他狞笑的样子。他定一定心神，蹲下身子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七级的宝塔式的铁香炉。他放开步慢慢的走到天井里，四下里一打量，无奈月色迷糊，一切都不能辨别明白。他向这中间的大殿走来，进了大殿，只见神台前还有一枝半明半暗的残烛在那里点着。他借着烛光，四下里一看，那两旁的泥像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绿眉花脸，牛头马面，赤发獠牙的，不一而足。他猛的一

看，不禁倒退数步，自己对自己笑道："你可太痴呆了！这都是些泥塑木雕的偶像，他们的体质都是死僵的，怕他怎的？"想到这里，胆子渐渐的也随着壮了起来。他鼓足了勇气，到各号的神像面前，仔细望了一个畅快。但是他们真是温存着脸，一任他在那里窥看，也不出声。他在四周走了一转，觉得阴风飒飒，鬼气森森，耐不住打了一个寒噤。他便想回去，正从那东边转了出来，猛可里只听得呀的一声。他一愣，连忙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，瞥见那东北角上一个木偶像，移了离出原位三尺多远。他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"不好了，敢是这木像成了精了么？"再来仔细对着木像跳开的地方一望，只见现出一个门来。他不禁暗暗纳罕道："这真奇了！我倒要来看他一个究竟呢。"正自疑念间，又听得吱呀一声，他定睛一瞧，那门里走出一个女子，浑身缟素，手里拖着一条一丈多长的白绡，从门里面慢慢的走了出来。他赶紧往一个泥判官身后面一掩，屏着气。只见那个女子轻移莲步，婷婷袅袅的走到神前，向一个大蒲团上往下一跪，深深的拜了四拜，坐在蒲团上。他迎着烛光望去，但见这女子生得十分娇俏，真个是秋水为神，玉为骨，芙蓉如面，柳如眉，一双杏眼睡得红光灼灼的。那裙子下面一双小足，瘦削得不满三寸。她坐在蒲团上，微微的吁了一口气，伸出右边一只玉手，到头上整一整鬓。这时林英暗道："怪不得我在耳房里听见有人哭泣啊！原来还是她呢。我想这寺里，一定藏着不少歹人。今天碰着我，管教他皆作无头之鬼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便想立起来去问那个女子的究竟。转身一想，暗道："不对不对。我冒冒失失的出来去问她，她一定是很惊疑的，不肯告诉我，不如在这里再耐一会子，且看她在这里做些什么。"他正在那里打算，瞥见神龛后面，又现出一个中年的妇人来，两只眼睛突出眼眶，舌头也拖在唇外，披着一头的黄发，一蹶一跛的走到神前，往下一跪，只是磕头不止。最可怪的，就是那蜡台上的半枝残烛，自从这散发的妇人走出，忽然变了颜色。从前是白灼灼的光彩，现在却改了一种碧绿的颜色了。林英不禁大吃一惊，暗自说道："不好了，这个妇人，莫非是鬼么？"他想到这里，浑身的汗毛，一根一根的都直竖起来。那个散发的妇人在神前磕了一阵头，便转过来，又朝着那个坐在蒲团上的女子，不住的叩头。那个女子似乎没有看见的样子，微睁杏眼，叹了一口气道："天哪！不想我方绿睛竟在这陷人的坑里，老鹰拴在腿上，飞也飞不起，爬也爬不走，娘啊！你老人家可知你的女儿在这里受罪么？"她说罢，泪如雨下，玉容憔悴，可爱可怜。可是那个散发的妇人，仍在地下叩个不住。停了半天，她才立了起来，咬一咬

银牙，泼开樱口，悄悄的哭着骂道："恶和尚！奴家被你玷污了；你不要逞着淫威，我就是死了，也要变着厉鬼来追你的魂灵的。"她说罢，重复坐下，痴呆呆的对着那惨绿的灯光，直是流泪。那散发的妇人，在地下头越叩越紧，隐隐的听见得得得的有了声音。那女子便再也坐不住了，重行站了起来，理一理手中的白绡，将尖尖的小脚在地上一蹬，嘤嘤的哭道："娘呀！女儿和你今天永别了。你的女儿死了，可怜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死的呢？娘呀，你的女儿死了之后，你老人家不要常常牵肠挂肚的，只当少生一个女儿罢。"她说了一会子，恨恨的便走到神龛之前，将白绡往下面一拴，在下面做了一个扣子，这时那个散发的妇人，叩得竟象敲木鱼的一样，得得得的不住。林英看到此时，再也不能忍耐，忙向腰间来拔宝剑。谁知伸手在腰间一摸，奇怪极了，宝剑早已不知去向，他发急忙道："不好不好，眼见这个女子也不能去救她了！我的宝剑也不见了，难道被鬼摄了去么？"他猛的想出一个主意来，便轻轻的伸手将这判官手里捧着的泥元宝，约摸有碗来粗细，他取到手中，闪了出来，照定那个散发的妇人头着力掷去。猛听得壳秃一声，那个妇人不知去向。猛见那神前陡然现出无数磷火，绿阴阴的闪着，霎时渐渐的连了起来，共成一个极大的火球，一炸之后，就没有一些影迹了。那神前的残烛，依旧复了光明。林英这时更不怠慢，飞步便来救那个上吊的女子。他还未走到她的身边，叭达一声，那白绡忽然断了，那女子落在地下。林英好不奇异，走到她的跟前，低头一看，那头上的白绡扣子，早已不知去向。但见她星眸紧闭，粉脸无光。林英到了这时，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，蹲下身子，慢慢的将她从地上扶到自己的腿上，用手在她的樱口上一摸，不禁说了一声惭愧，幸喜还有些气，连忙替她在柳腰上摩弄了几摩。她才爽爽快快的苏了一口出气，微睁杏眼，朝林英一望，不禁诧异，连忙挣出他的怀中向他问道："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来救我的性命呢？"林英道："随便什么人，难道人家见死不救么？恐怕天下也没有这样的人吧。你这女子究竟有什么冤枉，不妨对我说明，我可设法救你。"那女子听他这话，又朝他上下打量了一回，只见他满脸英雄气概，便知是个非常的人物，连忙深深的拜了下去。林英忙道："你有什么委屈的事，尽管说来，不用客气罢。"那女子悄悄的说道："客官！此地不是谈话处所，恐怕被恶人听见。"林英忙道："既如此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。"他说罢，便对那个女子招招手，自己先走出了大殿。她也随后跟了出来。

不多时，到了东边的耳房里，林英在身边取出火种，将蜡烛点起，顺手将

门紧紧的闭起，便对那女子说道："你且坐下，有什么冤情，慢慢的告诉我罢！"她羞羞答答的坐了下来，哽哽咽咽的问道："你这个客官，尊姓大名？"林英见她问话，便答应道："我姓林名英，乃是汉大皇帝驾下明显大将军是也。"她连忙改口说道："将军，今天蒙你将奴家救了活过来，承你问，我怎能不诉真情呢！奴家本是山北面合子岗的人氏，奴家姓方名唤绿睛。上月十二日，我的父亲死了，我家到这里来请僧超度。不想这里的和尚，起下不良之心，半夜将奴家盗了出来，囚在他们一个幽房里。有个主持和尚，生得十分凶恶，三番两次来到幽室里，要行非礼，奴家抵死不从，他想了一个方法来，吩咐另外两个贼婆娘，有意用酒将奴家劝醉。可怜我吃醉了之后，就不晓得什么了，那个天杀的恶和尚，就来硬行。"她说到这里，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。林英忙问道："你岂不可逃了出去呢？"那女子道："将军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里墙高门紧，奴家又是个弱小的女子，怎样逃法？而且他们又一步一防。"林英问道："他们用什么东西将你盗出来？"她道："还记得我家父亲死了，将他们请来念经超度。那时我在孝帐里守孝，到了三更之后，不知不觉的昏昏睡去，一梦醒来，却不知怎样就到这里来了。"林英又问道："这里共有多少和尚呢？"她道："大大小小差不多有五十多个。"林英便对她说道："马上我们去寻他们，却不知道路，要烦你带一带路。"她点头答应。林英便走到胡明的房中，将灯点起，用手将他一推，口中喊道："胡大哥，快快醒来！"只听他酣睡沉沉，鼻息如雷，再也不会醒的，并且说起梦话道："快点拿饭来！咱老子吃饱了好走路。"林英不禁好笑，忙又用手将他极力的一推。他冒冒失失的一骨碌坐了起来，一伸手将林英揪住，闭着眼睛骂道："贼崽子，你可逃不了。"林英忙悄悄的喊道："是我，我是林英。"他听见他的声音，才放下了手，揉开睡眼笑道："原来是你，我还当是一个窃贼呢。"林英笑道："你这样的睡法，只怕连人被人家窃去，还不晓得呢。"他笑道："林兄弟，你半夜三更的不睡觉，到我这里做什么的？"林英便将以上的事情，细细的对他说了。他翻身下了床，提起大锤，往外就走。林英忙扯住他问道："你现在哪里去？"他翻起白眼朝林英说道："事不宜迟，就去动手。"林英跌脚道："你又来乱动了，打草惊蛇的顶不好。"他道："依你怎么样子干呢？"林英道："你不用心急，我自有道理。"胡明只得止住脚步。林英又去将玛丽喊醒，教她保住蔡谙，不要声张。玛丽连连的答应。

林英便教那个女子前面带路，一直走到大殿东北角上。那女子对林英说

道："将军们，从这个角门进去，每一个房里，都有一个关捩子，设在门后面的墙上。你将那关捩子一按，马上就会现出门来了。"林英点头会意，正要进去。胡明对他笑道："你空着一双手，就想去捉强盗了么？"林英才晓得自己没有带兵器，忙对那女子说道："这里用不着你了；你可随我去罢。"他说罢，将她带到耳房之内，自己到房间里，取出弓弹宝剑，走到大殿里面。到了胡明的跟前说道："胡大哥，你就在这里守着，让我进去；如果有人从里面逃了出来，你切不要放他过去。"胡明点头答应，擎着大锤，目不转睛的向门里候着。林英进了角门，便到门后面的墙上，用火种一照，果然有一个关捩子嵌在上面。他用手一按，瞥见帐子后面露出一个门来。他屏着气，走进门去，只见里面一点声息也没有。他复用火种一照，只见这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又走去寻着关捩子一按，有一面经橱，忽然移了过去，也现出一个门来。只见里面有灯光从门隙中露了出来。林英便知里面一定是他们的藏春之所在了。他拔出宝剑来，轻轻的将门一撬，那门不用推，自然开了。林英伸头一瞧，只见里面摆着三张床，帐子一齐放下。他走到床前，一手将帐子一揭，只见一个和尚搂着一个女子，正自睡着。他一剑两个，不一刻，三张床上六道魂灵一齐往巫山十二峰去了。林英正要去寻关捩子，猛听得隔壁有呻吟的声音。他回头一看，那屏风后面又是一个暗门。他走到门口，侧耳听着里面有人说道："超凡，你还未足性么，由晚上一直弄到这会，人家怎生吃得住？"这时又有一个人声音，喘吁吁的答道："心肝，这个玩意儿，只有我们男子弄疲倦的，却不曾听见个女子回嘴不干的。我这样的用力，不是正合你的胃口么？"他说罢，便大动起来。那张木架床，只是咯吱咯吱去和那女人呻吟的声音。列位，林英在定更的时候，听见是哪里的声音呢？却原来就是这里的声浪。他这暗房却紧贴林英睡的耳房，所以一切动静，林英都能听见的。林英听罢，一脚将门打开，一个箭步跳到床前，举起宝剑。正待发作，瞥见一样东西，从帐里飞了出来。林英晓得是暗器，赶紧将头一偏。那东西到对面的墙上，撞个来回，原来是一块飞蝗石。林英一手将帐子一揭，冷不提防，那第二块石子又从帐子里发了出来，躲让不及，右手腕着了一下，幸亏他的刀握得紧，否则连刀都被震掉。他咬一咬牙齿，一剑劈去。那和尚将身往床里边一滚，一剑正着那个下面的女子。林英赶着又是一剑，照定那个和尚的肚皮刺去。那和尚何等的厉害，趁势往床下一滚。林英正要再来寻他，不提防他从帐子西头钻了出来，在壁上取下一把截头刀，霍的一声，向林英面上劈下。林英将剑往上一迎，只听得

呛啷一声，早将他的刀削去了半截。那和尚不敢恋战，回头出门就走。林英随后追来，一连过了三道暗门。林英从后面吆吆喝喝的赶了出来。胡明听得里面喊杀声音，心里早已痒痒的要去动手了。无奈又恐有人从这门里逃出，他只得耐着性子守候着。猛听得有脚步声音，从里面奔了出来，胡明擎着大锤，身子往旁边一掩。霎时那和尚赤身露体的从里面奔了出来。胡明手起一锤，正中那个秃头，壳秃一声，脑浆迸裂。那一个万恶淫僧，早登极乐了。林英听见，连忙在里面喊道："胡大哥！不要将这秃头放走要紧！"胡明笑道："用不着你关照了，这秃头早送他到老娘家去了。"林英走出来一看，只见那和尚倒在地上，头打得和稀烂西瓜一样，忙唤胡明重复进去寻了一遍，另外也没有暗室了，胡、林二人才回到耳房。这时蔡谙已经醒了，提心吊胆的等了半天，见他们来了，连忙问个究竟。他二人将方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那方绿晴感谢不尽。不多时，天色大亮。林英便将寺内所有的和尚，一齐赶了出去，点起一把火来，烧得烟焰障天。林英正想打算将方绿晴送回家去，不意她家里的人已经寻来，听说这样的原因，千恩万谢的将她带了回去。林英等上马就走。又走了三四天，那天到了宁白村口，早有人进去报于富平。富平喜不自胜，忙到后面，对她的女儿说道："孩儿！用不着再在这里愁眉泪眼的了，林将军已由天竺国回来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赶紧站起来问道："果真吗？"富平道："谁骗你呢！"她连忙出来，富平也跟着出来。父女二人刚出大门，瞥见蔡谙等三人，另外又多一个美丽的女子，浑身上下一式俱是番邦的打扮。这正是：

洞房七日悲长别，妆阁今朝又画眉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　金莲瓣瓣佛座作阳台　玉笋纤纤鱼书与楚狱

却说富淑儿和他的父亲，出了大门，就见蔡谙等三人，另外还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。她不禁疑惑道："这莫非是天竺国随来的法婆么，看她这样的打扮，煞是奇怪，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"不说她在那里狐疑不决，再说林英一进了村口，远远的就望见淑儿在门口，倚在她的父亲身边，在那里遥遥的盼望。他不禁勾起了一层心事，暗道："她的本领品貌，论起来还不在玛丽之下，如果她要责问我重娶，我却拿什么话去应付她呢？她如果是个温柔和蔼的女子，还不会发生什么笑话；万一她是个嫉妒成性，免不得各生意见，争宠夺夕，那就要糟糕了。"他越想越愁，不禁脸上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面容来。胡明对玛丽说道："妹妹！你可知道这里就到林兄弟第一个夫人的府上了。"玛丽忙道："果然到了么？"胡明点头笑道："到了到了。"玛丽听说，心里也起了一种感想，暗道："还不知他的前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，丑的美的，都休去问。但是她的性格与我相合，固然是不生问题；万一性格不合，小觑了我，却怎生应付呢？到了那时，她一定笑我是个番女不知礼义，我倒没有话好去和她抵抗呢。"不说她暗自打算，这时已经到了门口。蔡谙等翻身下马过来和富平见礼。胡明忙对玛丽道："妹妹，站在西边的那个女子，就是林兄弟的夫人。"玛丽轻移莲步，走到淑儿的面前，操着汉邦的言语说道："姐姐在上，小妹这里施礼了。"她说罢，便折花枝的拜了下去。淑儿倒莫名其所以，急忙的也拜了下去。二人互相谦虚了一会子。胡明大笑道："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你看她们第一次见面，就这样的亲热起来。林兄弟！你站在这里发什么愣，还不快一点来替她们介绍一介绍么？"富平听见他的话，倒有几分明白，便向林英问道："这位小姐是谁？"林英见他一问，不禁满面飞红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。胡明大笑道："富老丈，还问什么，这位是林兄弟的第二个夫人。"蔡谙又和淑儿见过了礼。富平忙将他们请进大厅，一面令家人摆酒侍候。淑儿听见玛丽是林英的第二个夫人，猛的心中灰了半截，暗道："不想这

个薄幸郎，竟做下这样的负心事来，好好好！现在暂且耐着一刻，等你到后面，再和你讲话。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星眼向林英一瞅，一张粉脸上不由的现出一种含嗔带怒的情形来。林英见她这样，暗道："不好不好，果然中了我的话了，不要讲别样，一见面就这样的闹醋劲了，可见日后永无安宁之日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不由的愁上眉梢，痴呆呆的望着杯中的酒，默默的一声不做。富平还未解透其中的情形，举起杯子向林英说道："今天老夫特备一桌酒，替你们洗尘，将军何故这样的怏怏不乐呢？莫非老夫有什么不到之处吗？"林英忙立起来答道："泰山哪里话来，小婿因为沿途受了一点风寒，所以到现在身上还有些不大适意，承你老人家这样厚待，小婿感激还没有感激处，哪里还敢见怪呢。"胡明插口笑道："林兄弟的毛病我晓得，就是因为……"他说到这里，蔡谙忙向胡明使了一个眼色。胡明便不开口，富平忙道："既是贤婿身体不适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先到后面歇一会去。"林英忙道："用不着，用不着。"淑儿也不言语。倒是玛丽问长问短的十分亲热。淑儿懒懒的和她去敷衍。后来富平问起林英如何与玛丽结婚的话来。蔡谙便一五一十的将林英如何陷入番营，玛丽如何冒死救他出来的一番话，说了清楚。富平这才明白。淑儿听了蔡谙的这番话，便将那一片妒疑的念头，登时打消，粉脸上现出笑容来，向玛丽离席谢道："拙夫身陷番营，多承姐姐大力救了出来，愚妹妹感谢不尽了。"玛丽赶紧答礼道："姐姐哪里话来，自家的姐姐，何须客气呢！"她说罢，连忙一把将她扯了坐下来。二人谈到武艺一层，说刀论棒，十分投契，只恨相见太晚。林英到了这时，才将那颗突突不宁的心放了下来。不多一会子，大家散了席。林英便到后面去拜望岳母。到了晚间，富平命人收拾几间空房间来，让蔡谙等去休憩。又在淑儿的卧房对面，收拾出了一间空房来，请玛丽安息。再说林英到了这时，当然是先到淑儿的房间里去。一则是久别重逢，急于要叙一叙旧情，再则自己娶了玛丽，本是一桩亏理的事情，趁此去笼络笼络她。他走到淑儿的房中一看，却不知她到哪里去了。只见一个丫头名叫小碧的，坐在梳妆台旁边，在那里打盹。林英便咳嗽一声，那个丫头惊醒了，揉着睡眼见他进来，忙站起来说道："姑老爷请坐！"林英道："你们家小姐到哪里去了？"那个小丫头忙道："小姐在对过那位番小姐那里谈着呢。"林英听了就回转身，忙向对过的房里而来。走到房门口，偷眼往里一望，只见她两个正在谈得高兴。林英一脚跨入她们的房间，才将她们的话头打断。林英笑道："你们谈得到好，将我都不理了。"她们见他进来，忙着一齐立起，叫他坐下

来，淑儿笑道："人家正在谈得高兴，谁让你撞了进来？"林英对淑儿笑道："现在天不早了，也好回去睡了。"淑儿笑道："我睡与不睡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！要你在这里噜苏什么呢。"林英笑道："你不着急，我倒有些着急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不禁满面通红，用星眼向他一瞅道："啐！谁和你说混话？"林英笑道："我倒是实在的话，良宵苦短，有话明天也好谈的。"玛丽也跟着劝道："姐姐，天不早了，请回去安息罢。"她玉体横陈的往玛丽的床上一躺，笑道："谁和你去胡缠呢，快点走罢，让我与妹妹在一起睡一夜安稳觉罢。"林英又说了半天，她响也不响。林英没法，突然想出一个主意来，忙向玛丽丢了一个眼色。她便会意，托故出了房门，径到淑儿的房中去睡觉了。林英将房门一关，走到床前，便替她宽衣解带，同入罗帏。一度春风，沾尽人间艳福。俗语有一句话，说新婚不如久别，个中滋味，又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的。到第二天，林英带了淑儿、玛丽一齐到后面去告别，免不得又是一番叮咛难舍，说也不尽。

蔡谙等辞了富平，出了宁白村，竟往东方而来，一路无话。一直到七月十三日，才抵长安的西门，早见受经台筑得高入云霄，彩画得十分庄严富丽。蔡谙等还未到台前，早有十里亭亭长飞马进城报告蔡谙回来的消息。明帝闻得黄门官奏道："蔡中郎现已将真经取了回来了，现在已经到城外的受经台了。"明帝闻奏大喜，忙命侍臣大排銮驾，带了众文武，一齐出城迎接。蔡谙远远的望见羽葆仪仗，晓得圣驾出城，慌得滚鞍下马，伏在路旁。林英等也就跟着下马，俯伏蔡谙的后面。不一会，明帝的銮驾到了。蔡谙等三呼万岁。明帝连忙下辇，将蔡谙搀了起来，口中说道："卿家们一路上车马劳顿，无须拘礼了。"说着，便命林、胡等一律平身。蔡谙等舞蹈谢恩。这时内侍臣捧出金壶玉浆，明帝亲手挨次敬了三杯。蔡谙等又谢龙恩。一会子，各种仪式，俱已做过。那御驾前面的校尉，一队一队的向受经台上开发。早有内侍臣将白马背上驮的真经搬了下来，恭恭敬敬的捧上台去，明帝领着众臣上了台，当有司仪官喝着礼典。明帝昭告四方，擎着香对四方拜了四拜，缓步正位。蔡谙将真经一袱一袱的捧到案前。众大臣从未见过真经是个什么样子，所以大家一齐聚拢来观看。只见明帝慢慢的将黄袱放开，一一查点，与蔡谙所报之数，实相符合，便先将《大乘经》第一卷展开，与诸大臣一并观看，只见里面奇字满纸，怪言充幅，一点也不能了解，不禁十分纳闷。有几个明达的大臣，见了这经满纸荒唐，不禁互相暗笑。蔡谙晓得众人不懂，忙俯伏奏道："我主容奏：佛经旨意玄深，一时不易懂得，请静心研习，当不难彻悟也。"明帝闻奏称是，

便命守台官将真经藏好，摆驾回殿，加封蔡谙为大司空，胡明为宁远侯，林英为白度侯，两个夫人，也有极品的官诰，按下不表。明帝自从得了真经之后，便下诏大赦天下，死囚俱释放出狱，到处建筑庵观寺院，容纳僧道之流；一面又命将取来的真经命人刻版重印，以期普及。不到三月，果然风闻全国，家家吃素，户户念经。

这时单表一人姓刘名英，这人本与明帝是个兄弟，乃是光武帝第十一个殿下。他乃是许美人所生的。当明帝即位时，便封他为楚王，地土极小，而且又穷弱不堪。明帝本来是个宽宏大量的主子，见他的范围又小又穷，倒也可怜他，常常有些赏赐。不想这个楚王刘英却是一个豺狼，面子上到还不敢出明帝的范围，暗地里却反对得极其厉害。他在渔阳、上谷一带，真是为所欲为，收吸民财，怨声载道。家里藏着无数的美妻娇妾，常常有谋为不轨的念头，无奈兵力又少，不敢公然起事。他听说明帝取来真经，他不禁生了歹心，一面着人到长安去请僧道，一面在渔阳城内建筑一座极大的元云寺，命一群百姓俱来烧香祈福，自己也镇日价的在寺里混着。这元云寺里的主持僧，名叫道慧，年纪差不多还没有二十岁，生得滑头滑脑的，极其刁钻。他晓得刘英的心思，便造了许多无稽的瞎话，把个刘英弄得天花乱坠，言听计从。将这道慧便象菩萨一般的看待，常常将这道慧带到府中，请斋陪席的百样殷勤。这道慧到他的府中，看见满眼都是些美婢娇妾，不禁食指大动。无奈侯门深似海，无从下手，倒是一件憾事。他每每借着一个名目，常要到刘英的府中，指东画西的一阵子。有一天，他正在寺中发闷，瞥见楚王府中的一个家将跑进来，向他道："大和尚，我家王爷请你，有一件要事相商。"他听说这话，如同得圣旨一样的，连声答应道："是是是，就去就去。"说着走入禅房，换了件新鲜触目的袈裟，随着那个家将出得门来，径到了楚王的府内。到了会客厅上，往椅子上一坐，闪开那一对贼眼，四下一望，不见有一个人在这里，心中好不疑惑。只听那家将对他说道："大和尚，烦你在这里稍坐一会，等我进去通报王爷一声。"他连声称是。那家将便进去。不一会，出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丫头来，涂脂抹粉的倒有几分动人之处，走到道慧的面前，先拿眼在他上下一打量，然后笑道："你这位师父，敢就是大和尚么?"道慧见她问话，不禁满脸堆下笑容来答道："承姐姐的下问，小僧便是。"那丫头掩着嘴向他嗤的一笑，说道："我家王爷，现在曹贵人的房里，请你去谈心呢!"道慧听了，诺诺连声的答应着，站起身来，跟着那丫头一同向后面转了多少游廊，进了一个极富丽

的房间里面。他进了门，就见刘英怀里拥着一个千娇百美的妙人儿。他估量着这个人一定是曹贵人了。刘英见他走进来，连忙将她推开，迎上来笑道："不知师父的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！"他连忙答道："王爷哪里话来，小僧伺候不周，还要请王爷原谅才是。"他嘴里说，眼睛早和曹贵人打了一个招呼，但见她对着道慧斜飘秋水，嫣然一笑。这一笑，倒不打紧，可是将一个道慧身子酥了半截。刘英只是谦让着道："岂敢岂敢，师父请坐下来，再谈罢。"他便一屁股送到刘英对过的一张椅子上，往下一坐。刘英对他笑道："孤家今天请师父，非为别事，因为各处的兵马皆已调好，预备克日起兵，未知尊意如何？"道慧听得，暗自欢喜道机会到了，便随口答道："小僧今天清晨在佛前祈祷过了，老佛爷曾发下一个签词。"楚王刘英忙道："是什么签词？"他道："汉家天下，惟英为王；欲祈大福，须在闺房。"我想这四句的意思，无非说是王爷一定是九五之尊；不过还有一点过失，须要闺房中人，到寺里去祈祷七日七夜，再求发兵的日期，那就万无一失了。"刘英大喜说道："是极是极，师父对于孤家，真是无一处不用心，事成之后，一定封你做个大国师，掌管天下的佛教，如何？"道慧忙假意谢恩。刘英又问道："闺房中孤家的夫人、贵人极多，哪一个最好呢？"他道："最好是王爷心爱的一个，她去祈祷起来，能够真心实意的。"刘英听得这话，便回头向曹贵人笑道："心肝，你可要吃点辛苦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正中心怀，故意说道："那可不能！羞人答答，谁情愿去呢？"刘英正色说道："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，别人我全不叫她去，独要你去，足见还是我疼爱你的。好人！你现在吃点辛苦，将来正宫娘娘不是你，还有谁呢？"她不禁乜斜着眼睛笑道："王爷不要将我折杀罢，我哪里有这样大的福气呢！"刘英笑道："你没有福，孤家有福，就将你带了福来了。"她向道慧问道："师父，我几时去祈祷呢？"道慧笑道："这个我却不能作主，要随王爷自便了。"刘英忙道："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，愈早愈妙，最好今天晚上就去罢。"道慧道："既是这样，我便回去命人安排了。"刘英点头笑道："那就烦师父的清神了。"道慧又向刘英说道："不过还有一件事，我要对王爷说明。"刘英忙道："你说你说。"他道："老佛爷既判明要女子祈祷，千万不要遣那些五荤六杂的男人跟去，以致泄露天机要紧！"刘英忙道："是极是极！就这样的办。"道慧便告辞出来，到了元云寺，象煞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一头无着处，好容易耐着性子，等到天晚。到了亥牌的时候，她才带着四个丫头前来。道慧道："将她请进大殿。"一面吩咐一切的人等，不准多走，今天是王爷的贵人降香。只命他的四

个小徒弟进来念佛。另外的和尚，因为佛事太忙，成日价的没有睡过一回足觉，听得这话，巴不得的各去寻他们的好梦了。他将大殿前面的锦幔紧紧的拉起。念到三更时分，他便命四个小和尚，四个丫头，一齐退出去，扬言娘娘求签，闲人不能在此。他们退出去之后，道慧便对她笑道："娘娘请去求签罢！"曹贵人随着他一径走到大佛像后面的软垫子上，一把将她往怀中一搂，就接了一个吻。她也不声张。道慧悄悄的说道："娘娘，可怜小僧罢！"她嗤的一笑，也没答话。他大胆将她一抱，往垫子上面一按，解了下衣，上面做了一个吕字，下面便狂浪起来。他两个各遂心愿，如鱼得水，一直弄到东方既白，才算云收雨散。道慧紧紧的将她抱住说道："心肝，我为你费尽了心思，今天方才到手，但不知你究竟对我有情吗？"她笑道："不知怎样，我自从看见你之后，就象魂灵不在身上的一样，镇日价的就将你横在心里，这也许是天缘巧合吧！"道慧下死劲在她的粉脸上吻了又吻说道："你在这里，一转眼七天过去，下次恐怕没有机会再来图乐了。"她笑道："那个糊涂虫懂得什么，我要来就来了。"二人一直到红日已升，才从里面出来，便将丫头们喊了进来。道慧说道："娘娘的签已经求过了，现在身体困倦，你们伏侍娘娘到东边的静室里去安息罢。"丫头连忙答应，扶着她竟向东边静室里去休息了。暂按不表。此番刘英谋为不轨，早被一个人看破情形。你道是谁，就是行城县令燕广。他知道刘英就要发兵，镇日价长嗟短叹，无计可施。他的夫人谷琦向他问道："你这两天为着什么事，这样的闷闷不乐？"他便将刘英谋反的情形，对她说了一遍。她不禁勃然大怒，便对燕广道："我去修书与你诣阙告变去。"这正是：

只为藩王谋不轨，却教巾帼压须眉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　借剑杀人宫中施毒计　含沙射影枕上进谗言

却说燕广听得他的夫人的话，满心欢喜道："贤妻能助我一臂之力，那就好极了！"谷琦忙道："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何况此等谋为不轨的逆臣呢？"她说罢，磨墨拂几，铺下雪浪笺，不一刻，洋洋洒洒立成千言。她用外套封好，对燕广说道："我们既去告发他们，料想他和我们必不甘休的。此地也难住了，不如妾身和你一同长安去罢！"燕广大喜道："是极是极！我也是这样的想，事不宜迟，今晚就走。"谷琦道："我们就是晚上动身，也不能明显形迹的。"他两个打定了主意，等到天晚，收拾细软，腾云价的直向长安而来，一路无话。到了长安，即行诣阙告变，弹劾楚王刘英，说他与王平、颜忠等，造作图书，谋为不轨等语。明帝得书，发交有司查复。有司派员查明，当即复奏上去，略称楚王刘英招集奸猾，捏造图谱，擅置诸侯王公二千石，大逆不道，应处死刑。明帝总算格外施恩，只将刘英的王爵夺去，徙居丹阳泾县，又赐汤沐邑五百户，遣大鸿胪持节护送，使乐人奴婢妓士鼓吹送行。刘英乃得高车怒马，带领卫士，迁到丹阳泾县。不过那个心爱的人儿，却随道慧逃得不知去向了。至于那一班同谋的王平、颜忠等，均先后入狱，且待慢表。再说刘英到泾县之后，那一种野心仍然一分没有改去，还是聚众造谣，妄想吞夺汉室的江山。不料事机不密，早有人去报与大司徒虞延。谁知虞延以为刘英系天潢宫戚，未敢遽尔上疏。隔了数日，仍是燕广上奏。明帝大怒，便召虞延上朝，切实申斥。虞延惶恐无地，深怕明帝诛及九族，不如自尽了罢。他回到府中，吞金自尽。这事传到刘英的耳朵里，惊惧万分，暗想："大司徒尚且这样，我还想活么？"他也服毒而亡。明帝闻报，一面命将刘英按礼葬祭，一面抄查。锦衣尉奉命前往，隔了一月，回来交旨，献上刘英亲笔写的一本册子。明帝细细一看，不禁天颜震怒，忙将交与军马司，命照册拘拿。原来那本册子是刘英在日亲自写的，上面俱有名人巨卿的名字。但是他写这本册子，究竟是什么用意呢，小子的鄙见，他不过钦慕名人巨卿，想他们扶助，成其大事罢了。可是这班名人

巨卿，是否认得刘英与刘英究竟有往来没有，我可说一句，连认得还不认得呢。军马司得了圣旨，便按着册子去挨次拘拿下狱，未到三天，竟拘禁有五千余人。三台严加询问，可怜他们名人巨卿，无辜的陡然蒙此不白之冤，谁也不肯承认和刘英通同作弊的。淹留日久，审问得毫无头绪，三台官也未免着了忙，惨毒的五刑，只好拿来施用了。这样的一来，将那些无辜的贵卿，害得皮肤溃烂，大半致死。有些未曾死的，奄奄一息，终无异词。日又一日，仍然毫无头绪，将京都内外的大小官员，弄得人人自危，如坐针毡上一样。这事马皇后知道了，便劝明帝从宽发落。明帝说道："梓童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须知这些俱是刘英的党羽，若不趁此将他们铲除，将来为害定然不小呢！"马皇后对明帝又劝道："妾幼阅经史，殊未见有五千余人同时入狱的；纵有一二不肖之徒，与刘英谋为不轨，也是意中事，但是如许名人贵卿，万岁久知肝胆，难道他们一个个俱变了心么？依妾的愚见，请万岁亲幸洛阳，审理一趟，方可令无辜的得见天日，便是死了也就瞑目了。"明帝听马娘娘这番话，不禁大动恻隐之心，便于次日亲幸洛阳，开狱大审，理出未死者一千八百余人。那时正当天旱，谁知连夜即遍降甘霖。明帝大为动容，便越发从宽发落，于是多半赦免复职。只有王平、颜忠二人，铁案已定，而且为谋叛的渠魁，罪无可逭，命斩首示众。明帝将狱事审理清楚，便转驾回京。这一来，万民的信仰登时又增加几倍了。从此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康。略眨眨眼已到永平十八年的八月间了。有一日早朝以后，明帝忽然患病不起。未到十天，竟在东宫前殿御驾告崩。群臣以马娘娘没有生育，只得将贾贵人所生的刘炟扶登正位，是为章帝。奉葬先帝于节陵，庙名显宗，谥曰孝明皇帝，尊马娘娘为太后，迁太尉赵熹为太傅，司空牟融为太尉，调蜀郡太守第五伦升补司空。到了建初二年，将沘阳公主所生二女选入宫中，册封为贵人。原来这沘阳公主乃东海王刘疆的女儿，嫁与安丰侯窦勋。所以小子向后就要称为大窦、小窦了。但是她们姐妹两个，生得本来是倾国倾城，风鬟雾鬓，又兼那一双摄魂的秋水，举动可人。不要说章帝是个风流天子，见了爱得不可形容，即是随便何人见了这种的天生尤物，都要说一句我见犹怜呢。但是自从她们姐妹入宫以后，真个是品冠群芳，百花无色。谁知她们虽然得宠专夕，可是秀而不实，却未宜男，倒是宋贵人反得一子，取名为庆。章帝急欲立储，遂将庆立为太子。这事大窦，小窦心中大不满意，暗自商议道："如今万岁已经将那宋贵人的儿子立为太子，眼见这正宫的一把交椅，还不是那个贱人稳坐了去么？"小窦道："可不是么？如今急急

要想出一条妙计来，笼络万岁的心，将这皇后的位置先夺了过来，以后再慢慢的施展手段，将这条孽根铲除，你道如何？”大窦点头称是。至此她们各展媚惑手腕来迷溺章帝。尤其是大窦极意逢迎，百般温存，将一个章帝颠倒得神昏志迷，百依百顺。到了第二年的三月间，不幸马太后也崩驾了。章帝越发放荡无忌，镇日与大小二窦胡缠瞎混，一些儿也不问政事。大窦见机会已到，便在章帝面前撒娇撒痴的一回。章帝哪知就里，便毅然册立大窦为万民之母了。小窦留在静穆宫同样的受宠，不过名目上稍欠一点罢。这时六宫专宠的窦娘娘大权到手，真是如虎添翼，为所欲为了。有一天，趁章帝早朝的时候，便将小窦召进宫来，共同商议铲除宋贵人母子的方法。小窦首先说道："现在你的大权已经到手，要怎么便怎么，还愁什么呢？"窦娘娘摇手说道："贤妹，这句话太没有见地，须知万岁既然册立她的儿子为太子，可见与她的感情谅非浅鲜了。如今我忽然在他的面前说她的坏话，万岁一定是不肯相信的，不独不能铲除她，恐怕与自己也有些不利呢。"小窦听得这番话，沉吟了片晌，然后说道："我想要铲除，就要快铲除，千万不能再缓了！万一那贱人在万岁的面前，进了我们的谗言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们失了宠，你这皇后的位置恐怕也要发生变化了。"窦娘娘听罢，蛾眉紧蹙，一筹莫展，停了一会，开口说道："你的话，何曾不是？无奈那个贱人无疵可寻，这倒是第一层不容易下手之处。"小窦笑道："只要将良心昧起来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呢？"窦娘娘点头道是。小窦又道："要想去寻她的短处，非要先派一个人，在她那里刺探究竟，一得凭证，便好下手了。"窦娘娘笑道："现在的人心难测，除了你我姐妹，更有谁人是我们的心腹呢？若是派错了人，走漏风声，如何是好？"小窦听了，也费踌躇，又停了半天，猛的跳起来，对窦娘娘笑道："有了有了，我这条计包管百发百中，叫她死无葬身之地！"窦娘娘忙问道："是什么妙计？"她不慌不忙的对她说道："现在那贱人不是病了吗？"窦娘娘点头笑道："是的。"她道："京里不是有许多太医么？明天假传一道旨意，将那吴化召来，教两个小宫女将他引到她的宫中；一面教万岁去探探她的病势，那时碰了头，岂不是要起疑惑么？只要万岁起了疑心，这事便好着手办了。"窦娘娘拍手道："绝好，就是这样的办法。但是召太医，还是在晚上的好，容易惹起万岁疑心。"小窦道："当然是晚上。"她两个正自商议，忽然有个宫女来报道："万岁回来了！"窦娘娘带着小窦一齐出来迎接。章帝见她们一对姐妹双双出来接驾，不禁满面春风，忙一弯腰伸出两手，将她们姐妹两个从地下搀了起来，笑道："下次见孤，

用不着这些俗礼了，一概可以从免。”窦娘娘谢恩答道：“这虽是万岁的天恩，但是京阙之内，如果不按礼施行，何能压伏众人呢？”章帝笑道：“娘娘这话，十分有理；但是孤家的意思，并不是要一律免礼的。”说着，她们忙将章帝扶进宫中，分位就坐。章帝笑嘻嘻的向小窦说道：“爱卿！今天什么风吹到这里来的？你的姐姐常常要到你那边去，怎奈宫内的闲事太多，所以总未能得一些空子。孤家前天已经对你说过了。这几天孤家身体不大好，所以也没有到你那里，心中很是抱歉，正要过去向你告罪，不想你竟来了。孤王顺便对你说明，省得你又要误会。”小窦听得这番话，双颊绯红，斜乜着星眼向章帝一瞟，展开宫袖，掩口笑道：“万岁爷不用这样的客气罢，我们这些人，哪里能当得起你去告罪，不要折杀贱妾了。我今天听说万岁的龙体欠安，特地前来拜望的。”章帝听了，便情不自禁的将她搂到怀中，捧着粉颊，吻了几吻，笑道：“想不到爱妃竟有这样的好心，无怪孤王将你当着心肝儿看待了。”她微微的笑道：“万岁爷，请尊重一些！被宫女们看见，象个什么样子呢。”章帝笑道：“夫妇恩爱，人之大伦，谁敢来说孤家的不是呢？”这时，窦娘娘早将宫袖一展，一班宫女早就退出去了。她对章帝笑道：“万岁，你用不着去听她花言巧语的了，你知道她今天来做什么的呢？”章帝笑道：“还问怎的？她方才不是说过了吗？她今天来拜望孤家的。”她笑道：“不是不是；她见万岁这几天没有到她那里，她今天是来寻万岁责问的，请万岁就去罢，不然她的性子怄起，大兴问罪之师；那样一来，连我还不得脱身呢！”小窦倒在章帝怀中，仰起粉脖对章帝笑道：“万岁爷听见么？还亏她是一位堂堂的国母呢！这两句话就象她说的么？你不问，我却要和她交涉了。”章帝笑道：“好在你们是姐妹，她拿你开心取笑，也不要紧；你拿她开心取笑，也没有关系。自古道，清官难断家里事。我虽然是个九五之尊，但是你们的事情，我却不敢干预的。”小窦笑道：“我晓得了，用不着万岁爷再说了，这无非是万岁爷怕她。”说到这里，掩着嘴，眼看着大窦，只是吃吃的笑个不止。窦娘娘笑着问道：“怕什么？快些说出来！”她笑道：“用不着说了，万岁爷是个明白人，说出来反觉不大好听，不如不说罢。”窦后一叠声的催道：“他明白，我不明白，务要你说出来！如果不说，光向万岁爷说，我可要将我的威风摆出来了。”章帝笑道：“那可使不得，孤王替她说了罢，千怕万怕，大不过怕老婆罢了。”大家戏谑了一阵子，小窦便告辞走了。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小窦便命两个心腹的内监，去请吴化。不一会，果然请到宫中。小窦便命两个小宫女，将他送到宋贵人的宫中。宋贵人的病已经好了，

正坐在窗前观看经史，瞥见外面一个宫女进来报道："吴太医来了。"宋贵人只当是万岁的旨意，教他来的呢，忙命宫女请他进来。宋贵人便向他说道："太医，今天来有什么事的？"吴化被她这一问，倒弄得不知其所以，讪讪的答道："万岁的旨意，着微臣来替娘娘诊视的。"宋贵人不觉诧异的说道："我不过前天偶然感着一点风寒，原没有什么要紧，昨天就好了，现在用不着诊视了。"吴化听了答道："这是万岁的旨意，教微臣来的，但是娘娘贵恙之后，也要加些调理才是。"宋贵人接着说道："好好的一个人，又何苦去寻药石来吃做什么呢？"

不表他们在这里谈话，再说小窦将吴化送去之后，又着人去到窦娘娘那里报信。她得着这个消息，赶紧对章帝说道："万岁，前天臣妾听说宋妹妹的身体欠安，现在不知好一些么？"章帝忙问道："她难道生病了么？"窦娘娘答道："正是呀，我请万岁还是去望望她，究竟是什么病？也该去请一个太医来诊视诊视才好呢。"章帝忙道："是极是极，还是娘娘想得到，我倒将她忘记了。前天有一个宫女曾对我说起，不料孤家竟未留心，今天难得你提起，我便望望她罢。"他说罢，便起身径向淑德宫而来，他一个人走进去，瞥见宋贵人的对面坐着一个男子，不禁一怔。忙走进来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吴化，不禁顿起疑云。宋贵人见他进来，慌忙站起接驾，吴化随后俯伏地下，奏道："微臣奉旨前来，娘娘的玉体，已经大安了，不须再用药石了，请旨定夺！"章帝听了这话，不禁十分诧异，暗道："这话从何说起，我几时有旨意传他呢！"章帝想到这里，猛的省悟，暗道："这个贱人，竟做出这样的事来，好好好！"他想到这里，也不答话，忙唤道："武士何在？"话犹未了，早拥进许多武士。章帝忙命将吴化拿下。一群武士，如虎扑羊羔般的就地将吴化抓起来。慌得吴化满口呼冤向章帝呼道："万岁爷！臣有何罪，请示明白，微臣就是死也瞑目了。"章帝忙命掌嘴。不由分说他的两颊上，劈劈拍拍的早打了几下。章帝又命将宋贵人囚入冷宫，听候发落。众内监不敢怠慢，登时将宋贵人禁入冷宫，可怜一位极贤德的宋贵人，到了现在，还不知道究竟是为着什么一回事，将她囚入冷宫呢，但是一点也不怨恨章帝昏暴，自叹自己命苦罢了。目下暂且将她搁起，再说吴化囚入天牢，约在明日午时三刻，就要处以极刑了。这个消息传到众大臣的耳朵里，没有一个不大为骇异，均众口异词，莫衷一是。到了第二天的早朝，众大臣挨次上本保奏。章帝一概不准。这时却恼动了大司空第五伦，越班出来，俯伏金阶奏道："臣闻盗贼处以极刑，当亦有证据；今天太医吴化

身犯何罪，陛下未曾宣布，便欲施以极刑，岂不令天下之士有异议么？微臣冒死上渎天颜，无论如何，总请万岁将吴化的罪状先行露布，然后杀之未晚。”章帝忙道：“这事孤家自有道理，请卿家不要多问。”第五伦又俯伏奏道：“这并非是微臣多事，不过先帝曾有遗言：赏罚务明，功罪必布。现在万岁这样的做去，岂不令朝中人人自危，而且失万民的崇仰么？”章帝也没话可说，停了半天，才开口说道：“他未得孤家的旨意，擅自进宫，这罪还可赦么？”第五伦奏道：“吴化乃是先帝的遗臣，一举一动，未曾稍失礼仪，难道他未曾奉旨，竟敢擅自闯入内宫了么？我想这事，定有冤情，还请陛下详察究竟，然后再治罪不迟。”章帝听得，便觉这话也很有理，便将赐死的旨意收回。不想窦娘娘在帘后听第五伦这番辩论，竟将吴化的死罪赦掉，她不禁暗暗的怀恨道：“叵耐这个匹夫，他竟来和我作对了。好好！管教你认得我的手段便了。”不说她暗自发恨，再说章帝龙袖一拂，卷帘退朝，和窦娘娘一同向坤仪宫而来。半路上有人报道：“宋贵人服毒身亡。”章帝听说这话，一点也不悲戚，气冲冲说道：“她死了便死了，要你们这班狗头来大惊小怪的做什么呢？”那些内侍臣吓得俯伏地下，头也不敢抬，等圣驾走过去，才从地下爬起来，抱头鼠窜的走了。可是窦娘娘听说宋贵人已死，真个是化子拾黄金，说不出来的欢喜。到了晚上，章帝自然是在她的宫里，晚膳已毕，章帝因为多吃了几杯酒，又因为病后，那个老调儿许多时未弄了，便来不及的和她同入罗帐，一场鏖战。等到云收雨散之后。她便偎着粉脸，对章帝轻启朱唇，说出一番话来。这正是：

荡妇阴谋信可畏，妖姬长舌实非虚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　乍解罗襦小秃驴得趣　闹翻绣闼大司马捉奸

却说窦娘娘偎在章帝的怀里，故意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章帝被她这一哭，倒弄得莫名其妙，忙问她道："娘娘什么事不如意，这样的悲伤，莫非怪孤家强暴了么？"她答道："万岁哪里话来，妾身不许与万岁便罢，既沐天恩，还有什么不如意处呢！不过臣妾今天听得一个消息非常真切。如果这事发生，恐怕要与万岁大大的不利呢！"章帝听她这话，连忙问道："娘娘得着是什么消息，快道其详。"她道："万岁将宋贵人囚入冷宫，究竟为着什么一回事呢？"章帝道："这狗贱人私通太医，杀之不足以偿过，将她囚入冷宫，还算格外加恩哩！"她道："万岁虽然不错，但是她的哥哥宋扬，听说妹妹囚入冷宫，大为不服，联络梁贵人的父亲梁竦阴谋不轨，并在京内造谣惑众，弄得人民惴惴不安，所以臣妾想到这里，很替万岁忧愁不浅，因此落泪。"章帝听她这番话，惊得呆了半晌，对她说道："哦，果然有这样的事么？"她道："谁敢在万岁面前讲一句虚话呢？"章帝道："怪不道这些贼子近两天早朝，都是默默的没有什么议论，原本还怀着这样野心呢！别的我倒不说，单讲这梁贵人，难道孤家待她薄么？她的父亲居然这样的无法无天，我想她一定是知道的。"窦娘娘在枕上垂泪道："万岁不提起梁贵人，倒也罢了！提起她来，臣妾不得不将她的隐事告诉万岁了。"章帝道："你说你说，我没有不相信的。"她道："这梁贵人的性子真是一个火燎毛，一言不合，马上就来胡缠瞎闹。"章帝诧异道："是么，她见了我总是温存和蔼的，从未失一次礼节呢！"她连忙说道："万岁哪里知道，她见了你，当然不敢放肆。但是万岁只要三天不到她的宫里去，暗地里不知咒骂多少呢！我几次听见她的宫女们来告诉我，我还未十分相信。前天我到濯龙园里去散心，从她的宫门口经过，她不但不出来迎接，在宫里面泼声辣语的指张骂李。万岁爷，你想想看，我是一个六宫之主，岂可和她去一般见识么？只得忍耐在心，不去计较她。谁想她竟得步进步，在宫中越发肆无忌惮了。前天万岁在未牌时候，可曾召哪个大臣进宫议论什么事情？"章帝忙

道："不曾不曾。"她故意恨了一声道："我早就知道这贱人的私事了，原来还有这样的能耐呢！我倒要佩服她好大胆。"章帝听她这话，不禁问她："什么事情？"她停了一会，才说道："还是不要说罢，说出来又要得罪了别人。"章帝急道："娘娘，你只管说出来，我怕得罪谁？"她道："万岁既然不怕，我当然是说出来。听说那天未奉旨意的大臣，据他们传说，就是第五伦。"章帝听得这话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"好好好，怪不道那匹夫每每谏阻孤家的命令，原来还有这样的事呢！"他们两个谈谈说说，不一会，鸡声三唱，景阳钟响。章帝匆匆的起身上朝，受众文武参拜已毕，便下旨意将梁竦、宋扬拘提到殿。章帝将龙案一拍骂道："孤王对于你们有什么不到之处，胆敢这样的目无法纪，造谣惑众，你们的眼睛里还有一些王法吗？"章帝越骂越气，不由的传了一道圣旨，推出午门斩首。这时三百文臣，四百武将，一个个如同泥塑木雕的一样，谁也不敢出班多事。独有大司空第五伦越班出众，俯伏金阶，三呼万岁。章帝见来者正是第五伦，不由的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冷笑一声，对第五伦问道："大司空出班，敢是又有什么见教么？"第五伦奏道："我主容奏，臣闻汤武伐纣，尚须先明罪状；今梁竦、宋扬阴谋不轨，应即处以死刑，惟谋叛的凭证何在？或者为人告发，万岁当亦指出此人，与梁、宋对质，使彼等虽死无怨。臣滥膺重任，迫于大义，思自策励，虽有死，不敢择地。愚衷上渎，伏乞圣裁。"他奏罢俯伏地下，听候章帝发落。章帝听罢，气冲冲的喝道："第五伦！你身居台辅，不思报效国家，为民除害，反而为这些乱臣贼子狡词辩白，显系有意通叛。人来！将他抓出去砍了！"第五伦面不改色，从容立起来就绑。那一班值殿的武士，刀光灼灼，将第五伦牵了出去。这一来，众文武越不敢置词保奏。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，太傅赵熹刚由洛阳回京，听说要斩第五伦，大吃一惊，火速上朝。刚走到午朝门外，瞥见第五伦等三个人已上桩橛，只等旨下，便来动刑了。赵熹大踏步喘吁吁的喊道："刀下留人！我来保奏！"众武士见太傅上朝，谁也不敢动手了。这时太尉牟融、司冠陈凡、吏部尚书鱼重，见事到如此，再不出来保奏，眼见第五伦等三个人就要送掉性命了。他三人一齐出班保奏第五伦。章帝哪里准奏，忙命值殿官悬起上方宝剑，他口中说道："谁来保奏，就令他和第五伦同样受刑！"吓得他们不敢再奏，退身下来暗暗叫苦。牟融悄悄的说道："可惜太傅在洛阳，又未曾回来，如果他来，一定能够将第五伦保奏下来的。除了他，别人再没有这样能力。"话还未了，瞥见黄门官进来报道："太傅由洛阳回来，要见万岁。"章帝听了，便着了忙，连教请进来，一方火速

传旨去斩三人。谁知那些武士见圣旨出来，就如未曾看见的一样，挺腰叉手，动也不动，那传旨官叠叠的催道："圣旨下，快快用刑罢！"那些武士齐声答道："现在太傅前去保奏了，难道你不知道么？谁敢去和他老人家作对呢？我们没有两个头颅，只好守候他老人家去保奏过了，若是不准，再为动手不迟。"那传旨官喊道："难道你们不服圣旨么？"他们齐道："他老人家已经对我们关照过了，谁敢去捋虎须呢？虽有圣旨，只好再等一会子罢。"不说他们在这里辩论，再说赵熹踉踉跄跄的赶到金阶之下，握住胡子，喘了半天，才俯伏下去，三呼万岁。章帝即命金墩赐坐。赵熹发出一个颤巍巍的声音说道："敢问我主，大司空犯了什么大罪？"章帝安慰他道："老爱卿！远涉风霜，何等的劳苦，孤家实在不安，请回去静养静养吧！第五伦身犯不赦之罪，所以孤家一定要将他斩首的，这事也无须老爱卿烦神。"赵熹忙道："万岁这是什么话？第五伦犯法，应当斩首，但是也该将他的罪状宣布于微臣考察考察，是否可有死刑之罪，那时方不致失却万民之望。而且第五伦司蜀郡十有二年，清廉简正，有口皆碑；即使他纵有一二不到之处，我主也应念他的前功，施以惩劝，方不失仁君之大旨。今万岁遽然不念前功，施以极刑，不独离散群心，亦失天下之仰望，将来社稷前途，何堪设想呢？我主要杀第五伦，微臣不敢阻止，但是先要将他的罪状宣布。如果欲以莫须有三字屠杀朝廷的柱石，宁可先将老臣这白头砍下，悬在午朝门外，那时随我主怎样了。"他说罢，起身下座，重行俯伏地上，听候章帝发落。章帝被他这番话说得闭口无言，没了主意。停了半天，方才答道："老爱卿且请归坐，容孤家再议！"赵熹奏道："我主请不必粉饰，赦杀与否请付一明决罢。"章帝答道："老爱卿请勿深究，孤家准奏，将他们放下就是了。"赵熹奏道："这如何使得？要是被万民知道，还要说老臣压迫圣躬，强放罪魁呢！"章帝道："前情一概不究，命他改过自新，这是孤家的主见，怎好说是老爱卿强迫呢？"他说罢，忙下旨将第五伦放下，官还原职；梁竦、宋扬削职徙归。赵熹舞蹈谢恩。满朝文武，谁不咋舌称险。退朝之后，赵熹又将群僚责问一阵子，谁也不敢开口和他辩白。

再说章帝回宫，便命将梁贵人收入暴室。窦娘娘便将她所生的儿子刘肇收到正宫抚养。章帝趁此就将刘庆废为清河王，将刘肇立为太子。可怜梁贵人到了暴室中，不到半月竟香消玉殒了。隔了几天，窦勋忽然得了一个中风的症，未上几小时，竟呜呼哀哉！大司马窦宪闻讣进宫，窦娘娘听说父亲死了，只哭得泪尽肠枯，便在章帝面前说要回去省亲致祭。章帝很赞美她的孝

行，一词不阻，便准了旨，择定建初六年四月二十日回家致祭。大司马得旨，忙命人高搭孝篷，长至四五里之遥，延请高僧六七十个在府中超度。文武百官，谁不来趋奉他呢，你送礼，我摆祭，真个是车水马龙，极一时之盛。但是在这热闹场中，却有一件极有趣味的事情，不妨趁此表了出来。这窦宪依着他妹妹脂粉势力，出车入马，富埒王侯，婢仆如云，妾媵盈室，一举一动莫不穷极华贵。满朝侧目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虽有赵熹、第五伦等几个刚直不阿，无奈第五伦因为前次受了挫折，不愿再作傀儡；赵熹年高昏耄，眼花耳聋，渐渐的没有什么精神来弹劾这些奸佞了。牟融为人静肃，不喜多事。所以将一个窦宪骄得不可一世了。这次他的父亲死了，居然出斧入钺，一切仪仗与天子无甚差别。单说他的姬妾一共有四十七个，俱是横占霸夺来的。其中有一个名叫骊儿的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贝齿星眸，芳龄只有二九零一。可是她的生性风骚，那窦宪疲于奔命，一天应付一个，派下来须要一个多月才临到她这里一次呢，得到实惠与得不着实惠，还未可知。试想这朵刚刚开放的鲜花，常常挨饥受饿，得不到雨露，还能不生欲望么？只好在暗里别寻头路，以救燃眉。她的解馋人，本是窦宪面前一个侍尉名叫杜清，年轻力足，还能满她的欲望。常常到了风雨之夕，这杜清见他的主人不来，便很忠实的来替他主人做一个全权代表了。暗度陈仓的老调儿竟有二年多了，终未有被一个人看出破绽来。到了现在，府中正忙着丧事，人多杂眼，那个越俎代人的事情，只好暂告停止。所有的妻妾，一齐住在孝帐里守孝，那些和尚成日价的铙钹叮当的念着。到了第四天，新到一个西域的小法师。大和尚与恩光禅院的方丈，便请他登堂拜忏。那小法师年纪不过十七八岁，披着五色轻俏的袒衣，杂着众僧走到孝堂里而去拜忏。一时哆罗哆罗不南噜苏之声，不绝于耳。那一群妇女，循例娇啼婉转，和众僧的念忏的声音互相混着，煞是好听。停了一会，众僧将一卷玉皇忏拜完，一齐坐在蒲团上休息。那孝帐里一群粉白黛绿之流，不住的伸头向外窥探。大家不约而同将视线一齐集到这位小法师的脸上。这小法师也拍了回电。只见一群妇女之内，只有一个入他的眼睛，无形中四道目光接触了好几次，各自会意。不多时，天色已晚，众和尚又在孝堂里摆下法器，放着瑜珈焰口。放到四更以后，那些和尚东倒西歪的都在那里打瞌睡了。这小法师却怀着满腔心事，两只眼不时向孝帐瞄着。不多一会，瞥见有一个人从孝帐里婷婷袅袅的走了出来，他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就是日间看中的那个丽人。他不禁满心欢喜，只见她轻移莲步，慢展秋波，四下里一打量，不

禁向小法师媚眼一瞟，嫣然一笑。这一笑倒不打紧，将一个小法师骨头都酥了。她用手向小法师一招，慢慢的退向屏风后头而去。这小法师身不由己的站了起来，随后进了屏风，只见她莲步悠扬的在前面走着。这小法师色胆如天，一切都不暇去计较了，追到她的身边，伸手将她一搂，亲了一个嘴，说道："女菩萨，可能大发慈悲，施救小僧则个。"她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，用手将他推开，一径向左边的耳房而来。他哪里肯舍，竟跟着她进了房。只见里面除了她，没有第二个。他不禁喜从天降，一返身扑的将门闩起，走到她的面前，双膝一屈扑秃往下一跪，央告道："女菩萨，可怜贫僧吧！"她故意的娇嗔说道："你这和尚忒也大胆，为什么好端端的闯到人家的闺阁里来？做什么的，难道你不怕死么？"小法师道："娘子！日间早就对我打过照面了，怎的到了这会子，反而假装起正经人来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今天我就是死了，也不出去的，求娘子快点开发我吧！"她扬起玉掌，照定他的脸上拍的就是一下子，故意说道："谁和你在这里混说呢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不要惹得我性起，马上喊人将你捆了。"小法师不独不怕，反满脸堆下笑来，忙道："不想我这嘴巴上，竟有这样的福气，得与娘子的玉手相亲近，还请娘子再赐我几掌。"她星眼斜飘，嗤的一笑道："看不出你这个小秃驴反知趣咧，你起来罢。"小法师听她这话，真是如同奉着圣旨一样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将她往床上一抱，宽衣解带，共赴阳台了。

不说他们正在巫山一度，再说那个杜清将窦宪送到十八姨娘的房里，自己退了出来。正走到前面的孝帐里，用目一张，只见那些守孝的人和一群和尚，均已酣然入梦了，他大胆着伸头朝孝帐里面一张，却单单不见了骊儿。他不由的心中诧异道："她本来是与大众一同守孝的，此刻不见，莫非是回房去睡觉了吗？"他寻思了半天，暗道："我且去看看她，究竟是到哪里去了？"他便离了孝帐，一径向后面而来。刚刚走到她的房门外，耳朵里忽然听着一种奇怪的声音，他屏气凝神的听了片晌，不禁忿火中烧，不可遏止，暗道："原来这贱人还是这样的人物呢！好好，管教你今日认得咱老子的手段。"他说罢，离开这里，一径向窦宪房中而来。不一会，到了窦宪的房门口，用手在房门上面一拍。里面有人问道："谁呀？"杜清连忙答道："是我。"窦宪听见他的声音，连忙问道："杜清！你此刻还不去睡觉，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呢？"他道："请大人起来，我有要事禀报。"窦宪见他半夜三更的前来，料知事非小可，连忙一骨碌起身，将门放开，只见他满脸怒容。窦宪问道："杜清！你有什么要紧的事，请

你就说吧。”杜清道：“请大人将宝剑带着，跟我到一个地方去，自有分解。”窦宪真的挂起宝剑，随着一径向前面而来。走到骊儿门口，杜清止住脚步，悄悄对窦宪笑道：“大人请你近来，细细的听听看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”窦宪附耳靠门，听了一会，只听得里面吱咯吱咯的床响和一种狎昵的声音。他不听犹可，这一听不禁将那无名忿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一脚将门踢开，瞥见床上一对男女，正在那里干那不见天的事哩！他定睛一看，男的却是一个六根未尽的小法师，女的却是自己的爱妾骊儿。他不禁勃然大怒，拔出剑来，飕的一剑砍去，那小法师上面的头，却离了本位，骨碌碌向房外去了，这时鲜血直喷。骊儿见了这样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啊呀两个字还未喊得出口，剑光到处早已身首异处了。杜清见将她杀了，未免心中倒暗暗的懊悔起来，却不敢说了出口，只得私下里叫苦。窦宪将二人杀了，便对杜清道：“你赶紧去喊两个侍尉，将这狗贱人与秃驴的尸首，悄悄拖出后门，埋入花园里面，不准声张。”杜清唯唯答应，转身出去。不多一会，带来两个人，将他们的尸首用力一提。说也奇怪，小法师的两只手紧紧抱着骊儿，竟象生根了一样，任你怎么提拔，文风不动。他们见了这样，倒反没了主意。杜清道：“提不开，就将他们两个尸首一并抬了去罢。”有一个侍尉答道：“那却如何使得？抬出去，万一被人看见，这赤身露体的一男一女，究竟象一个什么样子呢？”窦宪见他们尽在这里游移，不禁怒道：“你们这些无用狗头，这一点事都不能完全的办妥了，还有什么用处？”他说罢，拔出宝剑，将小法师的两只膀子砍了下来。这一来可离开了。他们一人背着一个，径向后园而去。这正是：

生前何幸同罗帐，死后还应共一丘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　园丁得宠蔷薇花下　厨役销魂翡翠衾中

却说两个侍尉，将他们的尸首，用被褥裹好，拖到后园，用土掩埋不提。这时窦宪对杜清说道："你将这里的血迹打扫干净，替我将那些秃驴完全赶了出去，用不着他们在这里鬼混。"杜清忙道："动不得，千万不能这样的做去。明天娘娘驾到，见这里一个和尚没有，不怕她责问么？再则你现在将小法师杀了，他们还不知道呢。如果你突然要将他们赶出去，不是显易被他们看出破绽来吗？我看千万不能这样做去，只好多派几个人，在前面监视他们，不会再有什么意外之事发生了。"窦宪翻一回白眼，说道："依你这样的说，我是不能赶他们的了。"他道："动不得，只好忍耐几天罢了。"窦宪说道："既如此，你替我派几个人，暗地侦视他们便了。"他说罢，回房而去。杜清一面将房里的血迹打扫干净，一面又派好几个人去暗里头侦视一群和尚。再说那些放焰口几个和尚，一个个打了半天瞌睡都醒了，敲着木鱼金磬，嘴里哼着。不多一会，敲鼓的和尚回头一看，不见了小法师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"他到哪里去了，敢是去登厕了么？我想他是一个法师，理应知道规矩才是个道理；难道这台焰口还未放完，就能去登厕了么？我想决不会的。"他顺手向后面的一个和尚一捣，那和尚正在打盹，被他一捣，不禁吓得一噤，揉开睡眼，大声念道："嘛咪哞，嘛咪哞。"这敲鼓的和尚，忙悄悄的说道："喂，你可见正座的小法师到哪里去了？"那和尚听他这话，用手向背后一指，说道："不是坐在上面吗？"敲鼓的和尚用嘴一呶，说道："你看看！哪里在这里呢？"那和尚回头一看，果然不见正座的小法师坐在那里了，不禁很诧异的问道："这可奇了，到哪里去了呢？"这两句话声音说得大一点了，将众和尚都惊动了。不约而同一齐朝正座上一望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面面相觑了半天。那敲木鱼的和尚，猛的跳起来对大家说道："我晓得了，这小法师一定不是凡人，恐怕是罗汉化身，来点化我们的，也未可知，他现在腾云走了。"众和尚听他这话，有的念佛，有的合掌，有的不信，叽叽咕咕在那里纷乱不住。又有一个和尚说道："方

才静悟大和尚这话未免忒也不符，他既是个神僧，还吃烟火之食么？我想他一定是个骗吃骗喝的流僧，他怕这台焰口放不下来，趁我们打盹，他轻手轻脚的逃走了，也未可知。”又有一个和尚极力辩白道：“你这话，未免太小视了人，连我们方丈都十分恭敬他；如果他是个流僧，我们方丈还这样的和他接近吗？”那敲鼓的和尚说道：“如今他既然走了，管他是个好和尚，坏和尚；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了正座，这焰口怎样放法？万一被人家知道了，便怎样办呢？”大家道：“这话不错，我们赶紧先举出一个正座来，遮人耳目，才是正经。”说罢，你推我，我请你的谦虚了一阵子。结果那个敲鼓的和尚，被他们选出来做正座，马马虎虎将一台焰口勉强放了。到了天亮，那方丈主持一齐走了进来，见小法师不在里面，忙齐声问道：“小法师到哪里去了？”众和尚一齐撒谎答道：“我们放到半夜子时的时候，小法师头上放出五彩毫光，脚上生出千朵莲花，将他轻轻的托起腾空去了。”那主持方丈便合掌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们早就知道这小法师是个神僧了。”正在说话之时，窦宪从里面走来。方丈和尚连忙上前来打个稽首，对他说道：“恭喜老王爷，洪福齐天；他老人家归西，竟有神僧前来超度，还愁他老人家不成仙成佛么。就是大人，将来也要高升万代的。”窦宪猛的听他这些话，倒弄得丈二的金刚，摸不着头脑，忙问他什么缘故。那方丈连忙将夜来众和尚看见小法师飞腾上天的一番话，告诉窦宪。窦宪才会过意来，不禁点头暗笑，也不回话。

不多会，早有飞马进来报道：“娘娘的銮驾已出宫门了，赶紧预备接驾要紧。”窦宪听说，忙去安排接驾。沘阳公主带着众姬妾迎出孝帐，俯伏地下。停了一会，只见羽葆执事，一队一队的慢慢近来。随后细乐悠扬，拥着两辆凤辇。凤辇前面无数的宫嫔彩女，一齐捧着巾栉之类，缓缓的走到孝帐面前。沘阳公主连忙呼着接驾。窦娘娘坐在前面辇上，见她母亲接驾，赶紧下来，用手将她搀起，口中说道：“孩儿不孝，服伺圣躬，无暇晨昏定省，已经有罪，何敢再劳老母前来接驾，岂不是将孩儿折杀了么？”小窦贵人也跟着下了辇，与她母亲见礼。母女三个握手呜咽，默默的一会子。窦宪又赶出来接驾。接着那些姬妾跪下一大堆来，齐呼娘娘万岁。窦娘娘一概吩咐免去，方与沘阳公主一同进了孝帐举哀致敬。将诸般仪式做过，窦娘娘便随她的母亲、妹妹一齐到了后面。这时有个背黄包袱的官员飞马而来，到了府前，下了马一径向孝堂而来，走到孝堂门口，口中喊道：“圣上有旨，并挽额前来致祭，大司马快来接旨！”窦宪忙摆香案，跪下来接旨。那个司仪官放开黄袱，取出圣旨，读了一

遍，又将祭词奏乐读了，然后许多的校尉指挥御林军扛着一块沉香木的匾额，并许多表哀的挽联。窦宪三呼万岁谢恩。司仪官便告辞，领着校尉御林军回朝而去，这且不表。再说大小两窦进了内宅，和她的母亲以及窦宪的夫人谈了一会子。小窦笑道："妈妈，我们那里好象坐牢的一样，一步不能乱走，真是气闷极了。在人家看起来，表面上不知道要多少福分才能选到宫里去做一个贵人呢，其实有什么好处，镇日价的冷冷清清，一点趣味也没有，反不及我们家来得热闹呢。"沘阳公主笑道："儿呀！你们这样的高贵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还这样的三不足四不愿吗？"大窦笑道："她还这样怨天怨地的呢，要是象我这样的拘束，她还要怨杀了呢，话都不能乱说一句。"小窦笑道："我究竟不解平除镇姓家生个女儿，一年之内至少也要回来省望一两次，从不象我们，一进了那牢，三年多了，兀的不能回来望望。"沘阳公主笑道："我儿，你真呆极了！你可知道，你是个什么人呢，就能拿那些平常人一般比较了么？你们却都是贵人了。"小窦笑道："什么贵人，简直说一句，罪人罢了。无论要做甚么事情，全受尽了拘束，一点不得自由自便的。"大窦笑道："你看她这些话，可有一句在情理之中，你既不愿做贵人，难道还情愿做一个贱人么？"小窦道："你倒不要说，寻常人家一夫一妻的，多么有趣！不象我们三宫六院的，而且见了他都要跪接，这些事最教人不平的。"大窦笑道："罢呀！休要这样的不知足罢，你拿梁、宋两个比较比较，我包你不再怨天尤人了。人都不可以任意说没良心的话，万岁对于我们，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么？"小窦正要答话，忽见一个侍尉走进来说道："现在道场摆齐了，请娘娘、贵人、太夫人去做斋。"大窦听了这话，便向小窦使了一个眼色。小窦会意，连忙对沘阳公主说道："姐姐的身体不大好，我也懒懒的，请太太前去罢，让我们舒舒服服的住一天，明天就要回宫了。"沘阳公主听了这话，忙道："那里做斋，自有我去，用不着你们了。"她说着，便起身带了一群的姬妾，径到前面去做斋了。小窦便对那些宫女说道："这里到了我们的家里，自然有人服事我们，用不着你们在这里侍候了，你们可以退出去，随意去游玩罢。"那些宫女随即谢恩退了出去。这里只有大小两窦，大窦悄悄对她说道："妹妹，难得我们有这样的好机会回来，千万不能失去，都要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将那两个弄进宫去，要怎样便怎样，岂不大妙？"

列位！她说了这两句话，你们一定又要生疑了，那两个究竟是谁呢？小子也好趁此交代明白了。原来这大小两窦未曾选到宫里的时候，在家里本来

是个风骚成性的人物。又见她的哥哥成日家抱玉偎香，受尽人间艳福，不知不觉的芳心受了一种感触。但是她们家，侯门似海，没事不能看见一个人，虽然有意寻春，无奈没法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如意的郎君。大窦究竟比小窦大了两岁，那勃勃欲动的一颗芳心，早就有了主见。她们厨房的大司务，共有十六个。内中有一个名叫江贵的，生得倒也不错，年纪约在二十以内。她却有心和他勾搭，不到三月，居然就实行做过那不见人的调儿了。他们一度春风之后，真是如胶投漆，再恩爱没有了。可是家中除了小窦以外，却没有第二个知道有这回事的。小窦见他们打得火一般的热，不禁也眼红，便在仆从身上留心，暗暗选了多时，终于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。有一天，无意走到后面园里去散闷，瞥见有一个人蹲在玫瑰花簇子那边，在那里持剪修节。她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十六七的童子，生得唇红齿白，面如古月，双目有神，英俊得令人可爱。她不由的立定脚，低声问道："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几时到我们家里来的？"那童子抬头朝她一望，连忙住手立起，答道："小姐问我么？我姓潘名能，上月来的。"她微笑点首，又问道："你今年几岁了？你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"他笑道："我今年十七岁了；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母亲，别的没有人了。"她又道："你娶了亲没有？"他听说这话，不禁着的面红过耳，片晌怔怔的答不出一句话来。她掩口向他催道："这里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，什么话不好说，什么事不能做呢，尽管羞人答答的怕什么呢？"那童子愣愣的半晌才吞吞吐吐的说道："还没有女人呢，到哪里去娶亲呢？"她听罢，朝他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你一个人在这里，不觉得冷清么？"他道："我们做惯了，也不觉得怎样的冷清。"她道："你跟我到一处地方去玩耍罢！"他道："小姐，那可不能。我们做工的人，怎能乱走？倘被他们管事的看见，就要吃苦头的。"她道："你跟我去，凭他是谁，也不能来问的。"他听说这话，便放下剪刀，随着她一径向里面一间亭子里而去。不到一会，一对童男处女，一齐破了色戒了。从此以后，小窦每天无论如何，都要到他这里来一次。不想有一天，突然接到圣旨，选她们姐妹进宫。欲想去应选，又舍不得心坎上的人儿；若要不去，无奈王命难违，只得将他撂下来。一去三年，她虽然身为贵人，可是没有一天不思想潘能。怎奈宫禁森严，没事不能乱出宫门一步，所以怨天恨地的，无法可施。天也见怜，忽然得着这个机会，她也知道非在这时候，将他带进宫去不可。她便对大窦说道："你在这里坐一会子，我到园里去闲逛一回，马上就来。"大窦笑道："你去罢，我晓得了；但是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弄出破绽来，大家没脸。"她用手

将大窦一指，悄悄的笑骂道："骚货！谁叫你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不怕秽了嘴么？"大窦笑道："快些去吧，趁这会儿没人，一刻千金，不要耽误了。"她微微的笑着，也不答话，轻移莲步，袅袅婷婷的直向后园而来。走进园门，只见园内的花草树木，和从前比较大不相同，一处一处的十分齐整。她暗暗喜道："不料他竟有这样的妙手，将这些花草修理得这般齐整。"她想到这里，脑筋里便浮出一个娇憨活泼的小少年来。她遮遮掩掩的走到三年前初会的那一簇玫瑰花跟前，不觉芳心一动，满脸发烧，似乎还有一个潘能坐在那里的样子。她定一定神，四处一打量，却不见他的影迹，不禁心中着急道："不好不好，难道被他们回掉了么？我想决不会的。"她又走过假山，四下里寻找了一会，仍未见有一些踪迹。她芳心早就灰了大半，痴呆的站在一颗梧桐树下面，暗道："这可了不得了，眼见他不知到何处去了？莫不是回去了么？"她想到这里，险些儿落下泪来。她默默片晌，心仍不死，又复顺着假山向右边寻去，瞥见前面山脚下面一带的蔷薇花，挡住去路。她刚要转身，耳鼓猛听得有人的鼻息声音。她赶紧止住脚步，侧耳凝神的细细一听，那鼻声就在蔷薇花的那面。她靠近从篱眼里望去，果然见有一个人，睡在蔷薇花下，但是头脸均被花叶重重的遮着，看不清楚。她便转了半天，转到这人跟前仔细一看，不禁说了一声惭愧。你道是谁，却原来她遍寻不着的潘能。但见他头枕着一块青方石，倒在蔷薇叶里，正自寻他的黑甜风味。她见他不由的身子软了半截，呼吸也紧张起来。不由分说，一探身往他的身子旁边一坐，用手将他轻轻的一推，他还未醒。她又微微的用力将他一推。潘能梦懵懵的口中埋怨道："老王！你忒也不知趣，人家睡觉，你总要来罗唣，算什么呢？"她不禁嗤的一笑，附着他的耳朵，轻轻的喊道："醒醒，是我。"他听得是小窦的声音，连忙揉开睡眼，仔细一看，只见面前坐着一个满头珠翠的美人儿。不是她，还有谁呢。他连忙坐起，打了一个呵欠，搂着她，颤声说道："你由哪里来的，我们莫非是在梦中相见么？"她仰起粉脸，对他笑道："明明是真的，哪里是梦呢？"他又说道："我不信，你怎么出来的？"她笑道："休问我，我是单为你才想法子出来的。"潘能也不再问，便伸手去解她的罗带。她笑道："你怎的就这样的穷凶极恶的？"他道："快些儿罢，马上有人，又做不成了。"她便宽了下衣，两个人在蔷薇丛中，竟交易起来。停了一会，云收雨散，二人坐起来。她向他说道："我明天进宫去了，还不知几时才能会面呢？"他道："可不是么，自从你走后，我何日不将你挂在心里？"她道："我到有个法子，不知你可肯依从我么？"他忙道："只要

我们能聚在一起，我什么事都答应。”她附着他的耳朵道：“如此如此，不是计出万全么！”潘能点头笑道：“这计虽好，但怕走了风声，露出破绽来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她摇手道：“请放心，只要你去，便是被他们看出破绽，也不怕的，谁敢来和我们作对呢？”他道：“既如此，就照你的吩咐就是了。”她起身说道：“你明天早点到化儿那里去，教她替你改扮就是了。我现在不能再在这里久留了。”她说罢，起身出园，一径向前面大窦的卧室而来。走到客堂里，瞥见一个小丫头，立在房门口，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张望，见她来，忙迎上来笑道：“贵人！现在娘娘正在房里洗澡，请停一会子再来吧！”她笑道：“别扯你娘的淡，我和她是姐妹，难道你不晓得么？自家人何必拘避呢？”那小丫头满脸通红，半晌不敢答话。她见了这样的情形，心中本就料到八九分了。她向那小丫头用嘴一呶，小丫头连忙退了出来。她蹑足潜踪的走到房门口，猛听得里面吱咯吱咯的响声和男女喘息的声音。她不禁倒退数步，暗道：“不料她也在这里干这老调儿，这倒我不能进去的；一进去，破坏了他们的好事，反而不美。罢罢罢，让人一着，不算痴呆，而且我也有个破伤风，彼此全要联络才对呢。”她想到这里，连忙退了出来。刚刚走到外边，瞥见窦宪大踏步走进来，她吃惊不小。只见他雄纠纠的就要向房内走去，她连忙喊道：“哥哥！你到哪里去？”他道：“我来请娘娘去拈香的。”她急道：“慢一刻，现在她正在净身哩。”他听说这话，忙诺诺连声的退了出去。她不敢怠慢，走到门口，四下里一打量，见一个人也没有，回转身来正要去喊他们出来，瞥见他俩已经整衣出房。只见大窦云髻松蓬，春风满面，见了她不禁低下头去，两靥飞红，默默的一声不做。那江贵见了她，微微的一笑，一溜烟走了。这正是：

春风放胆来梳柳，夜雨瞒人去润花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　留风院中借花献佛　濯龙园里召将飞符

却说江贵走了之后，小窦对她掩口一笑，说道："我今天勤谨的替你做一回守门的校尉，你却拿什么来谢我呢？"她红晕两颊，勉强笑骂道："谁和你这蹄子来混说呢？"小窦笑道："无论什么事情皆有循环，不料现在的报应来得非常之快，就如别人家嘴伸八丈长，教我小心一点的；不料我的饽饽包得十分紧，倒一些没有漏菜，那伸嘴说人的人，反而露出马脚来了，可不是笑话么？"大窦笑骂："叵耐这小蹄子，越来越没脸了。"她说罢，一转身往房里便走。小窦也随后跟她进去，口中说道："你拿一把镜子照照看，那头上蓬松得成一个什么样了呢，还不过来让我替你拢一拢，万一被妈妈看见了，成一个什么样子呢？"大窦便靠着穿衣镜旁边坐下来。小窦到妆台上取了一把梳子，走过来替她将头发拢起来。大窦面朝镜子里，只见小窦头上发如飞蓬，那坠马髻旁边，还粘着鸡子大小一块青苔。大窦禁不住笑道："小蹄子！你只顾伸嘴来挖苦别人，你自己可仔细望望，又成什么样子呢？"小窦听说这话，忙朝镜子里一望，不禁涨红了脸。忙伸出手来先将青苔拈去，然后又用梳子在头上慢条斯理的梳了一阵子，放下梳子，朝大窦身旁一坐。两个人朝镜子照了一会子，四目相对，连镜子里八道目光相视而笑，大窦笑道："自己还亏是个贵人呢，就是叫化子，要敦夫妇之伦，还有一个破庙啊。断不能就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赤条条就做了起来的。"小窦辩白道："人家说到你的心坎上的事儿，没有话来抵抗，拿这些无凭无证的话诬人，可不是显见得理屈词穷了么？"大窦笑道："罢了，不要嘴强罢，眼见那一块青苔，就是个铁证。"小窦笑道："那是不经心在园里跌了一交，头上没有觉得，粘上了一大块青苔；你没有别的话，只好捉风捕影的血口喷人罢了。"大窦笑道："阿弥陀佛，头上有青天；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，你当我面跪下来，朝天发了一个誓，我就相信。"她笑得腰弯道："这不是天外的奇谈么？好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事不得过身，要发誓呢？"大窦笑道："你不承认你做此等事情，我自然不敢相信，所以教你发誓的。"小

窦笑道："发誓不发誓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，谁要你在这里横着枝儿紧呢？"大窦笑得花枝招展的说道："用不着你再来辩白了，马脚已经露出了，我最相信你说是今朝没有这回事的。"小窦还未会过她的意思来，忙道："当然我没有做什么不端的事啊！"大窦笑道："自己方才倒老老实实的招出来了，还在这里嘴强呢，用不着再说了。"小窦忙道："我说什么的，你提出来罢。"大窦道："你做事不做事，赌咒不赌咒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；我当真是一个呆子不懂事，还要罗苏什么呢？"小窦听了，细细的一想，果然不错，自悔失言，不禁将那一张方才转白的粉庞，不知不觉的又泛起一层桃花颜色来。大窦笑道："贼子足见胆虚，听见人家道着短处，马上脸上就挂出招牌来了。"小窦笑道："你也不要说我，我亦不必说你，大家就此收束起来罢。"大窦拍着手掌笑道："好哇！这样老老实实的承认下来，也省得你嘲我谑的了。"她二人戏谑了一阵子，瞥见她的母亲和窦宪夫人一同进得房来，大小二窦连忙起身迎接。沘阳公主慌忙说道："娘娘和贵人不要这样的拘礼，在家里又何必这样的呢？"小窦道："妈妈惯说回头话，你老人家不是叫我们不要客气的吗，那么你老人家为何又称呼我们娘娘、贵人呢？你老人家先自拘起礼来，反要说我们客气，这不是笑话么？"这话说得大家全笑起来，连沘阳公主自己也觉得好笑。她便对大窦说道："还是杏儿浑厚些，什么事都不大来挖苦人；惟有这丰儿一张嘴顶尖不过，别人只要说错了一句话，马上就将人顶得舌头打了结，一句话答不出来。"小窦笑道："妈妈真是偏心，我不过就是嘴上说话笑笑，却一点没有计较心。你老人家不晓得她呢，她是冬瓜烂瓤子，从肚里头往外坏，面善心恶，口蜜腹剑，再坏没有了。"大窦微笑不语。窦宪的夫人胡氏，插口笑道："你用不着说了，妈妈说了两句，你劈劈拍拍数莲花落似的足足说了二十多句。你看大妹妹，她文风不响的，一句都没有。如果她要是个坏人，她还让你这样贫嘴薄舌的吗，恐怕未必吧！就是一个哑子，也要呀两声呢。"

她说罢，小窦正要回话，从外面走进一个仆妇来，对沘阳公主说道："老太太，奴婢等四处寻找遍了，兀的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？"胡氏连忙问道："果真没有找到么？"那妇人答道："谁敢在太太、奶奶面前说一句谎话呢？"胡氏柳眉一锁，对沘阳公主说道："妈妈，你老人家听见么？我相信贱人犯了天狗星，一定逃走了，也未可知。"沘阳公主沉吟着答道："我想她决没有这样的胆气。而且在这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缎绮罗，住的是高厅大厦，有什么不如意处。再则你们老爷待她还不算天字第一号么？"胡氏说道："你老人家

这话差矣，这些无耻的荡妇，知道什么福，成日没有别的念，就将些淫欲两个字横在心里，她只要生了心，凭你是神仙府，也不要住的。"沘阳公主道："还不知道你们的老爷晓得不晓得呢？"胡氏道："可不是么，他要是晓得她逃走了，一定要来和我蛮缠了。"沘阳公主道："你不要怕，他如果真的来寻你，你可来告诉我，一顿拐杖打得他个烂羊头。"话言未了，窦宪带了几个侍尉，走了进来。沘阳公主便开口向他说道："儿呀，我们府里在这两天忙乱之中，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你可知道么？"窦宪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"你老人家这是什么话呢？"沘阳公主说道："你那个最心爱的骊儿，却不知去向了。"杜清插口便道："太太还要提呢！"窦宪赶着将他瞅了一眼，开口骂道："你这小杂种，多嘴多舌的毛病，永远改不掉。"杜清碰了一个钉子，呶着嘴不敢再说。沘阳公主见了这样的情形，便知另有别故，忙向窦宪喝道："该死的畜生，你见他和谁谈话的，遮天盖日一塌糊涂的骂了下来，不是分明看不起为娘的么？"吓得窦宪垂头丧气的招陪道："孩儿知罪，冲撞了太太，务请太太饶恕我一次，下次再不敢放肆了。"沘阳公主便对杜清道："你快些说下去，她究竟是怎样不见的？"杜清见窦宪站在旁边，气冲冲的，他吓得再也不敢开口。沘阳公主一叠叠的催道："快说，快说。"那杜清竟象泥塑木雕的一样，闷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沘阳公主大怒喝道："这小畜生，倒不怕我了，不给你一个厉害，你还不肯说呢！来人，给我将这个小畜生绑起来，重打四十大棍。"杜清听说，吓得屁滚尿流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双膝一屈，扑秃往下一跪，口中央告道："太太！请暂且息怒，我说就是了。"沘阳公主忙道："你快点说！"杜清便将骊儿怎样和小法师私通，怎样被自己看见，后来怎样被窦宪杀了的一番话，一五一十完全说了出来。把个沘阳公主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厉声骂道："我窦家三代祖宗的光荣，全被你这畜生败尽了，成日家咸的臭的，全往家里收纳，做下这些没脸的事来，何尝听过我一句话，你自己也该想想，皇恩浩荡，凭你这样的蠢材，还配得做一个大司马么？一天到晚，没有别的事，丢得酒，便是色，你这畜生，就是立刻死了，也算我窦家之福。你不怕遗臭万世，我难道就能让你无所不为的了吗？好好好，我今天的一条老命也不要了，和你这畜生拼了罢。"她说罢，取下杖，就奔他身边而来。大小窦连忙拉住。大窦沘说道："太太动气了，还不跪下么？"窦宪连忙往下一跪。沘阳公主仍未息怒，将他骂得狗血喷头，开口不得。一直闹了一夜，到了卯牌时候，才算停止。沘阳公主也骂得倦了，正要去安息，瞥见有个家丁进来报道："接驾的已到，请娘娘们赶紧收

拾回宫吧！”大窦便和她母亲说道：“太太，孩儿要去了，又不知何日才能会面呢？”泚阳公主勉强安慰道：“我儿，天长地久，后会的期限正多着哩！但望你善待君王，为娘的就放下一条愁肠了。”

不说她们在这里谈着，单表小窦听说要动身了，不禁着了忙，也无暇和他们去谈话，移身径向西边百花亭后面的厢房而来。走到厢房里面，只见化儿已经替潘能改扮好了，果然是一个很俊俏而又娇艳的宫女，那化儿正在那里扭扭捏捏的教他学走路呢，见了她，忙出来迎接。小窦便说：“改扮停当了么？”化儿点头笑道：“改扮好了，但是有些不象之处。”她道：“有什么不象之处呢？”她笑道：“别的不打紧，可是走起路来，终有些直来直闯的，没有一些女子的姿势，却怎么办？”她道：“你用心教他走两回，他自然就会得了。”化儿便又婷婷袅袅的走了起来。潘能便经心着意的跟她学了两趟，说也奇怪，竟和她一般无二了。小窦笑道：“可以了，我们就走吧。”化儿与潘能刚要动身，她偶然一低头，不禁说道：“啊唷，还有一处终觉不妥，而且又最容易露出破绽来，便怎生是好呢？”化儿忙道：“是什么地方呢？”她用手朝他的脚上一指，笑道：“那一双金莲，横量三寸，竟象莲船一样，那一个宫女有这样的一对尊足呢？”化儿见了，果然费了踌躇，停了半晌，猛的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对小窦笑道：“娘娘不要踌躇罢，我想起一个最好的法子来了。”她忙问道：“是什么法子？”化儿笑道：“只要将宫裙多放下三寸来，将脚盖起来，行动只要留心一点，不要将脚露出来，再也不会露出破绽的了。”小窦连声说道：“妙极！就是这样办罢，还要快一些，马上就要走了。”化儿便又来替他将宫裙放下三寸，将那一双惊人出色的金莲盖起来。化儿便去将那些带来的宫女，一个个都喊了近来，将他夹在当中。化儿又叫他不要乱望，只管头低着走，方不会露出马脚来。他一一的答应着，随着众人竟向大窦这里而来。到了门口，只见大窦已经预备就动身了，见了小窦不禁埋怨道：“什么事这样牵丝扳藤的呢？尽管慢腾腾的。回宫去倘使万岁见罪，便怎生是好呢？”小窦笑道：“你只知就要走，她们来的那些宫女，不招呼她们一同走，难道还将她们留在府中不成？”大窦道：“偏是你说得有理，要招呼她们，老实些家里那个仆妇用不起呢，偏要亲自去请，不怕跌落自己的身分么？”小窦道：“已经招呼来，还只管叽咕什么呢？”二人说着，便扶着宫女径出了大厅到了孝帐里，在遗容面前又举哀告别，做了半天的仪式，才和她的母亲与嫂嫂告辞上辇。泚阳公主领着儿媳，一直送到仪门以外才回来。

这且慢表，岔转来再说大小窦回了宫，先到坤宁宫里章帝的面前谢恩。章帝离了她们姐妹两个一天，竟象分别有了一年之久的样子，连呼免礼，一把将窦娘娘往怀中一拉，口中说道："孤的梓童，我离你一天一夜，实在不能再挨了，好象有一年的光景。"说罢，又将小窦拉到怀中笑道："爱妃！你今天可不要回宫去了，就在这里饮酒取乐吧。"小窦斜飘星眼向他一瞅，嘴里说道："万岁爷真不知足，难道有分身法么？应酬她，还能应酬别人么？真是饿狗贪恶食，吃着碗里，想着锅里的；我今天却不能遵命，宁可万岁爷明天到我那里去罢。"章帝听罢，哈哈大笑道："爱妃这话是极，倒是孤王不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明天定到你宫去。"小窦听了不住地微笑。不多时，用了午膳，小窦便起身告辞。回到宫中，宫女们叩拜后都到她的房中服伺。一会子，天色已晚了，小窦向化儿使了个眼色，那些服事小窦的宫女被化儿一齐喝退下去，小窦笑向化儿道："这事不亏你，怎能这样的周全呢？"化儿笑道："罢了娘娘，不要赞我，若不是娘娘想出这条妙计来，我又到何处去显本领呢？"小窦笑向潘能道："你向后可要报答报答你的姐姐，才是个道理。"化儿跪下说道："娘娘不要和奴才来寻趣罢，奴才不敢。"她正色对化儿说道："你快点起来，我和你说话。"化儿便站了起来。她说道："你却不要误会，我方才这句话，却是从心里头说出来的，断不是和你寻趣的。"化儿听了这话，反而不好意思起来，羞得涨红了脸，一言不发。小窦笑道："足见你们女孩子家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；这里除却你我他三人，也没有第四个晓得，何必尽是羞人答答的做什么呢？"化儿也不答话。小窦便使了一个眼色给潘能。能儿会意，忙拿起银壶，满斟三杯佳酿，恭恭敬敬的送到她的面前，口中说道："妹妹今天得进宫来，全仗大力，妹妹感激无地，请姐姐满饮三杯，也算小生一点微敬了。"她举起杯子，仰起粉脖，吃了下去，对小窦笑道："娘娘听见么？这会子还是小生大生的不改口吻，幸亏是和我说的，如其遇着别人，怕不走露风声么？"小窦嗤的笑道："可不是呢！"能儿笑着插口说道："我这一点难道还不会么？不过在什么人面前讲什么话罢了。"小窦笑道："你不用舌难口辩的，向后还是小心一点为佳。"能儿诺诺连声的答应着。一会子大家都有些酒意，便散了席。化儿起身对小窦说道："娘娘，我要去了。"她忙道："你倒又来了，你这会子还到哪里去的？"她道："我今天的酒吃得太多了，还是到留风院去安安逸逸的睡一夜罢。"小窦道："你酒吃得不少，怎能回去呢？还是教能儿送你吧。"化儿口说不要，可站起来花枝乱摆，四肢无力，心里还想争一口气要走，无奈天已黑下

来。小窦见此光景，暗想："何不如此如此？教她沾染了，向后死心塌地的听我摆布。"想到这里，便向能儿丢了个眼色，又做了一个手势。能儿会意，赶紧来到化儿身边，将她扶住问道："留风院在什么地方？"小窦道："你顺着游廊向北去便是。"他答应着，双手架着她的玉臂来到留风院她的房里。他也不客气，竟动手替她宽衣解带。她到了此际，也就半推半就的随他动手。不一会，二人钻进被窝，干起那件风流事来。停了一会子，云收雨散，能儿不敢久留，便附她的耳朵悄悄的说道："姐姐，你明天早点过来，替我妆扮要紧。"她醉眼惺忪似笑非笑的点头答应。他又搂着她吻了一吻，才撒手下床。到了小窦的房里，只见灯光未熄。他进了房，只见她外面的衣裳已卸尽，上身披了一件湖色的轻纱小袄，下面穿一条银红细绡的混裤，玉体横陈，已躺在榻上睡着了。好个能儿，他竟不去惊她，转过身子，先将帘子放下，然后走到床前，替她宽去衣裳。她一点也不知道，及至动作起来，才将她惊醒，微睁醉眼，悄悄的骂了一声促狭鬼。他喘吁吁的笑道；"你这人真是睡死觉了，小和尚进了皮罗庵，还不知道呢。"她也不答话，鏖战了多时，才紧紧的抱着睡去。从此能儿左拥右抱，受尽人间艳福了。停了十几天，章帝忽然得了一个风寒症，延绵床第，一连一个多月，不见起色。大窦熬煎得十分厉害，又不好去想别法，只得出来闲逛闲逛，藉此稍解胸中的积闷，便约小窦一同到濯龙园里望荷亭上去纳凉，也未带宫女。二人谈了一阵子，大窦满口怨词，似乎白天好过，黑夜难挨。小窦猜透她的心理，便向她笑道："姐姐，我有一个人，可以替你消愁解闷。"这正是：

嫩蓴嗟无二月雨，孤衾不耐五更寒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　露春色总监吞声　逞淫威侍郎受辱

话说大小窦一同到望荷亭里纳凉，两个人怀着两样的心事：一个踌躇志满，一个满腹牢骚。真是一宫之内，一殿之间，苦乐不同。大窦坐在棠梨椅上，星眼少神，娇躯无力，怔怔的望着荷池里那些锦毛鸳鸯，一对对的往来戏水。她不禁触景生情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"草木禽兽尚且有情，惟有我一个孤鬼儿，镇日价和那要死不活的尸首伴在一起，真是老鹰蹩在腿上，飞也飞不走，爬也爬不动。流光易过，眼见大好青春，一转就要成为白头老媪了。到那时，还有什么人生的真趣呢？"她说罢，叹了一口怨气，闪着星眸，只是朝池里那些鸳鸯发呆。小窦暗道："欲知内心事，但听口边言。她既然说出这些话来，我想一定熬不住了，何不将那能儿唤来替她解渴呢？"她正要开口，猛的省悟道："不好，不好，我假若将能儿让与她解解闷，万一她看中了，便夺了去，那便怎生是好？还是不说罢！"她忽然又转念头道："她与我本是姐妹，不见得就要强占了去罢。我现在已经受用不少了，也落得做个人情，与她解解馋未为不可。如果一味的视为已有，万一以后走漏了风声，反而不对了。不若趁此就让她开心一回吧！她受了我的惠，或许可以帮助我，再想别的法子去寻欢，也未可知。"她想到这里，便向大窦笑道："姐姐，我有一个宫女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吹弹歌舞，没有一样不精，将她喊来替你解解闷如何？"她连连摇头道："用不着，用不着。我的愁闷，断非宫女所能解的。"小窦笑道："或者可以解渴。"大窦笑道："我的愁闷，难道你不知道么？"小窦笑道："我怎么不知道，所以教她来替你解闷呀！"大窦道："任她是个天仙，终于是和我一样的，有什么趣味？至于说到吹弹歌舞，我又不是没有听见过的。"小窦嗤的一声笑道："或者有一些不同之处，你用不着这样的头伸天外，一百二十个不要。那人来只要替你解一回闷，恐怕下次离也离不掉他呢。"大窦听她这话，便料瞒着五分，忙道："带得来，试验试验看，如果合适，便解解闷也不妨事的。"小窦笑道："你既然不要，我又何必去多事呢？"大窦道："你又来了，

君子重一诺，你既然承认，现在又何必反悔呢？”小窦笑道：“人家倒是一片好心，要想来替你设法解闷；谁知你不识人情，反而不要，我还不趁此就住吗？”大窦笑道：“好妹妹，快些去将她喊来，把我看看，究竟是一个什么人？你再推三阻四的，休怪我反起脸来，就要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不禁望着小窦嫣然一笑。小窦笑道：“你看你这个样儿，又来对我做狐媚子了；可惜我是个女子，要是个男人，魂灵还要被你摄去哩！我且问你，我不去将他喊来，你预备什么手段来对待我？”她笑道：“你再不去，我就老实不客气，亲自去调查一下子，但看你倒底藏着一个什么人在宫里。”小窦纤手将酥胸一拍，笑道：“谁怕你去搜查呢？你不用拿大话来吓我，你须知愈是这样愈不对，我倒要你去搜查一下子，我才去喊她呢。”大窦笑道：“那是玩话，你千万不要认真才好。”小窦便用星眼向她一瞅，口中说道：“依我的性子，今朝偏不去教他来。”大窦道：“好妹妹！还看姐妹的分上罢，我不过讲错了一句话，你便这样认真不去了么？”她说着双膝一弯，扑秃往小窦面前一跪，口中说道：“看你去不去。”小窦笑道：“羞也不羞，亏你做得出。”她说着，便起身回到自己的宫中，只见化儿正与能儿在那里说笑呢，见她进来，忙一齐来让坐。小窦含笑对能儿道：“你的造化真不小，现在娘娘指明要你去服事她，这事却怎么办呢？”化儿慌的问道：“这话当真么？”她正色说道：“谁来骗你们呢？”能儿大惊失色，一把搂住她，只是央告道：“千万要请你想个法子去回掉她。我如果去服事她，岂有个不走漏风声的道理，一露出马脚来，不独我没有性命，就连你们也有些不利的了。”化儿道：“这可奇了，她怎么晓得？我想我们这层事，凭是谁也不会猜破的。”小窦笑道：“痴货！你自己以为计妙，难道外面就没人比你再刁钻些吗？”化儿道：“如此便怎么好呢？”小窦说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我也没法去挽救，只好让与她罢。”化儿急道：“娘娘你忒也糊涂了，你也不细细的想想，这可以让他去么？”小窦笑道：“在你看，有什么法来挽救敷衍呢？”化儿沉思了一会子，忙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此刻先将他藏到我那里，你去对她说，就说他生病了，不能服事，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搪塞她。到了紧要的时候，爽性将他藏到病室里去，就说他死了，她还有什么法子来纠缠呢？”小窦笑道：“还亏你想出这个主意来呢，你可知道，她现在已说过了，如不送去，马上带宫女就到我们这里搜查了，你可有什么法子去应付呢？”化儿听了这话，不禁揉耳抓腮，苦眉皱脸，无计可施，连道：“这从哪里说起，可是他这一去，准是送掉了性命。娘娘，你和他有这样的关系，为什么反坐视不救？”小窦笑道：“我倒不着急，偏是你和

他倒比我来得着急，可见还是你们的情义重了。"化儿急得满脸飞红，向她说道："娘娘真会打趣，到了这要紧的关头，还尽管嘻嘻不觉的，难道与你没有关系么？"小窦笑道："痴丫头，不要急得什么似的，我告诉你罢，她再大些和是我姐妹，我有了什么事情，她还能来寻我的短处么？要是她替我声扬出去，与她的脸上有什么光荣呢？"化儿道："我别样倒不踌躇，我怕她见了他，硬要他永远服事，你岂不是替她做了一个傀儡么？"小窦笑道："那也没有法子，只好让与她罢。"能儿急道："我不去，我不去。"化儿说道："娘娘既是这样的说法，你就去罢，料想娘娘此刻看到你，也不见得和从前一样了。你去了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还想窦娘娘救你，也是不容易的了。"小窦笑道："你看这个痴丫头，指桑骂槐的，说出多少连柄子的话来，到底是个甚么意思呢？"她道："什么意思，不过我替别人可惜罢了。你救不救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"小窦笑道："还亏没有相干，如真有相干，今天还不知道怎样的磕头打滚呢？"化儿道："本来和我是没有相干。"小窦到这时，才对他们笑道："你也不用急，他也不用慌，我老实对你们说罢，娘娘并不晓得，倒是我今朝提起来的。"化儿道："这更奇了！这层事，瞒人还怕瞒不住呢，偏是你自己招出来，这又是什么用意呢？我倒要请教请教！"她笑道："这个玩意儿，非是你可以料到的。你原来是不工心计的，不怪你不能知道，我来告诉你吧。一个人无论做什么秘密的事情，千万不可只顾眼前，不望将来的；你想我们这事，不是极其秘密么？除了我们三人，恐怕再也没有第四个晓得了。但是天下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不为，日久无论如何，都要露出些蛛丝马迹的。到了那时候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，娘娘一定要怨恨我们做下这些不端之事，而且她自己也好趁此显出自己是个一尘不染的好人了。所以我想现在也教她加入我们这个秘密团，一则可以灭她的口，二则她的势力原比我们大，等到必要的时候，还怕她不来极力帮忙么？"化儿拍手笑道："我真呆极了，不是你说，我真料不到。"能儿笑道："这计虽然是好，当中最吃苦的就是我了。"化儿向他啐道："遇着这些天仙似的人儿，来陪你作乐还不知足，还要说出这些没良心的话来，不怕伤天理么？"小窦笑道："这也难怪，他一个人能应付几个吗？"化儿笑道："别的我倒不怕，但怕娘娘得了甜头，不肯松手，那就糟糕了。"小窦笑道："不会的，她现在不过因为万岁病着，实在没处可以解馋，才象这样饿鬼似的。万岁病一好，还不是朝朝暮暮，暮暮朝朝，弄那个调儿么？她到了那时，应付万岁一个人，还觉得有些吃不住呢，哪里还能再带外课呢？你快点将能儿送到濯龙园里

去，她在望荷亭里，估量等得不耐烦了，快点去罢。你将他送去，你要识相些，不要在他们的眼前阻碍他们的工作要紧。”化儿连声应道：“理会得，用不着娘娘关照，都教他们称心满意的就是了。”她又向能儿说道：“你到她那里，须要见机行事，务必使她满意为要，千万不要骇得和木头人一样，那就不对了。她的脾气我晓得，她最相信活泼乖巧的，我关照你的话，你却要留心。”能儿点头答应，便和化儿直向园内而来。

一路上虽有宫监内侍，谁都不来查问，而且化儿没有一个不认得她的，不多时，到了望荷亭里。只见她独自一个躺在一只沉香的睡榻上面，那两颊红得和胭脂一样，眼含秋水，眉簇春山，说不尽千般旖旎，万种风流。见她们进来，懒懒的坐了起来，口中问道：“化儿，随你来的这个宫女，就是新来的么？”化儿见她问话，忙拉着能儿一齐跪下。能儿说道：“愿娘娘万寿无疆。”她香腮带笑，杏眼含情的向他问道：“你叫个什么名字，你是哪里的人氏？”化儿见她们谈起来，忙托故出去了。能儿答道：“娘娘要问我么，我就是娘娘府里的人，我名字叫能儿。”她听说这话，又 惊又喜的一把将他从地下拉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我可健忘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能儿笑道：“我姓潘。”她听说这话，心中明白，却故意装做不知，向他笑道：“你坐下，我好和你谈话。”能儿也不客气，一屁股送到她的身边，并肩坐下。她一点也不嗔怪，含笑问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他道：“十九岁了。”她不知不觉的斜舒皓腕，轻轻的搭在他的肩上，将粉脸偎到他的腮边，悄悄的笑道：“你几时到我们府中的？”能儿笑道：“我早就在娘娘的府中了，不过娘娘未曾看见我吧。这也难怪，我成日价没有事，也不到前面来，都是在后园里修理花草的多。”她听说这话，更觉得万无疑惑了，那一颗芳心，登时突突的跳跃起来，呼吸同时也紧张起来，斜乜着星眼，笑眯眯的盯着能儿。这时一阵凉风吹了进来，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打了一个寒噤。她便向他说道：“这里凉风太大，我们到怡薇轩里去坐坐吧。”能儿点头答应。她便起身和能儿走过假山，到了一座雅而且静的房子里面，乃是一明两暗。她便和他手牵手进东边的房里。能儿的鼻子里嗅着一阵甜习习的幽香，不禁眼饧手软，那一股孽火从脚跟一直涌到泥丸宫的上面，再也不能忍耐了。但是却不敢造次，只得按住心神，看她的动静。只见她一把搂到怀中，那一股兰芬麝气，直冲着鼻管，心中越觉得勃勃欲动。只听她悄悄的说道：“能儿，我方才听你们的娘娘说的，你有什么本领可以使人开心呢，不妨来试验试验。”能儿听说这话，便知道时机已到，再不下手，等待何

时，便笑道："娘娘真的试验，我却斗胆动手了。"他说罢，便来替她解去罗襦，自己也将下衣解下，露出一根冲锋的利器来，将她往榻上一按，便干起那个勾当来，果然是再开心没有了。她也是久旱无雨了，象煞又饿又渴的人，陡然得着一腕糜粥似的摆出百般的浪态来，把个能儿弄得恨不能将全身化在她的身上。他两个正在这云迷雨急的时候，猛可里听见外面有一阵脚步的声音，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她忙放下手道："有人来了。"能儿正是在要紧的关头，哪里肯放，紧紧拖着大动不住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有个人将帘子一掀，伸头朝里面仔细一望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赶紧退身出来。你道这人是谁，却就是六宫总监魏西。他也到园里纳凉的，不想偶然走到怡薇轩的门口，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他便进来看看是谁，万料不到这六宫专宠的窦皇后在这里干那不见天的事情。他吃惊不小，赶紧退出来，立在假山的脚下暗道："这岔子可不小，我要不去奏与万岁，料想她一定也要疑惑我有心和她作对，她势必不能放我过门；我去奏与万岁，那是更不要说了，准是没有性命了。"他踌躇了半天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魏西，你今年已是六十三岁了，你受了汉家多少恩典，你难道就将良心昧起，去趋奉这个淫乱无伦的贱货么？好，我情愿纳下这颗白头，和贱妇去碰一下子罢。"他打定主意，扶着拐杖，一径向坤宁宫而来。进了坤宁宫，只见黄门侍郎窦笃跪在章帝病榻之下，放声大哭，章帝呻吟着问道："爱卿，何事这样的悲伤？"那窦笃哭道："今天无论如何，要万岁替微臣伸冤。微臣今天被九城军马司的部下将我打坏了，万岁如果不信，微臣自有伤痕，请万岁亲察。"他说罢，将腿上的裤子撩起，果然大一块小一块的伤痕，而且头上还有几个鸡蛋大的疙瘩，一股鲜血，还在殷殷的淌个不住。列位要知这窦笃是谁，就是窦宪的堂兄弟。九城军马司，他是何人，胆敢将窦笃打得这般狼狈呢？难道他就不怕窦宪的威势么？原来有一个缘故，小子也好趁此交代明白。

这九城军马司姓周名纡，本来是做雒阳令的。因为他办事认真，刚廉毅正，从不徇情，所以章帝极其器重他，由雒阳令一跃而为京都九城军马司。他感受当今的厚德，越加懔守厥职，不敢偷安一刻。未到三月，将京都内外整理得一丝不乱。章帝见他这样的忠诚，自是恩宠有加。可是他生性骨梗，章帝常常有些赏赐，他完全退回，向未受过一丝一缕，由此章帝格外敬爱。他的第一个好友，就是第五伦，平时常在一起磋商政治。他的老师，就是那铁面无私的赵熹，所以他的根本也算不浅。窦氏群雄，见他还畏惧三分。本来忠奸极

不能融洽的，各行各路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周纡虽然不肯阿私，但是不在他的范围之内，却也不喜多事，所以与窦氏处了二年多，尚未反过面孔。他今天正领着禁城的校尉，在大操场上操。那黄门侍郎窦笃因为别事耽搁，一直过午才出禁门，纵马到了止奸亭前。看官，这止奸亭，又是什么去处呢？原来禁城以外，四门建设四个止奸亭。每亭派兵一百，一个亭长，专门搜查过时出禁城官员的。那窦笃一马放到止奸亭边。这亭内的亭长霍延挺身去来，拦住马头，厉声问道："来者住马。"黄门侍郎窦笃眼睛哪里还有他呢，昂头问道："你是何人，拦在马前，意欲何为呢？"霍延答应道："你休问我！凭他是谁，过午出禁门，我们是要搜查的。"窦笃道："我今天因为在朝中议论国家大事，所以到这时才出来的；我又不是个罪犯，要你们搜查什么！"霍延答道："我们不知道你是罪犯，还是好人，我们只晓得奉上司的命令搜查的。"窦笃大声说道："你们奉的谁的命令，要在这里搜查行人？"霍延笑道："亏你还是朝廷议论国事的大臣，连这一点儿都不知道。止奸亭也不是今朝才立的，你要问我们受的谁人命令，我告诉你罢，我们是受的九城军马司的命令，九城军马司是受的万岁的命令。你不准搜查也可以，但是你去和万岁讲理。到我们这里，我们当要照公办公的。请快些下马，让我们搜查一下子，你便走罢。"窦笃大怒喝道："今天咱老子不准你们这些狗头搜查，便怎么样呢？"霍延也不答话，忙向手下喝道："将这狗官拖下来！"话犹未了，走上几个守亭兵，将窦笃从马上不由分说的拖了下来。你也搜，我也查，将个窦笃弄得气起，不由的泼口大骂。恼得霍延性起，忙喝道："打！"那些兵士你一拳，他一足，打得他发昏章第十一。这正是：

　　半途遭毒打，狭道遇冤家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 妖态逼人难为长舌妇 忠言逆耳断送老头皮

却说黄门侍郎窦笃依官仗势，居然不准检查，而且满口狂言，任意乱骂。恼得霍延火起，厉声喝道："来人，给我将这狗官抓下马来！"话说未了，早拥出数十武士，你一拉，我一扯，不由的将一个窦笃拖下马来。那窦笃还不知厉害，泼口大骂道："好狗头。胆敢来和老爷做对头！好好好，今天看你怎么样咱老子就是了。"霍延听罢，几乎将脑门气破，大声骂道："好奸贼！你过午从止奸亭经过，胆敢不服王命，拒抗搜查，还满口胡言，老爷们当真惧怕你这狗官的威势么？众士卒！他嘴里再不干不净的，就给我打，将这奸贼打死了我去偿命。"那窦笃眼睛里真没有这个小小的亭长了，听他这话，更是怒骂不已。那些士卒，还不敢毅然动手。霍延大声说道："你们刚才难道没有听见我的话么？"那些士卒这才放大了胆，将窦笃按住在地上，你一拳，我一足，将个窦笃打得挣扎不得。这时早有人去报知周纡了。周纡听说这样的事情，赶紧飞马来到止奸亭，瞥见众士卒将一个窦笃已经打得动弹不得了。他忙下了坐骑，询问情由，霍延便将以上的一番情形告诉与他。他冷笑一声说道："他们这些王公大人，眼睛里哪还有一个王法呢？"窦笃见了周纡，便说道："爷爷，你好！你仗着你九城军马司的势力来欺压我么？好好！咱现在和你没有话说，明天上朝，再和你这匹夫见个高下就是了。"周纡微微一笑道："侍郎大人！请不要动怒，只怪他们这些士卒，太也狗眼看人低，认不得侍郎大人，并且胆有天大，竟敢来和侍郎大人作耍。要是卑职在这里，见了大人，应当早就护送到府上了，哪里还敢检搜呢？这也许是这班士卒依官仗势，目无法纪罢了，但是还有一层，要请大人原谅，他们奉着上司的旨意，不得不这样做的，所以就得罪了大人了。"窦笃含嗔带怒的苦着脸说道："周纡，你纵使手下爪牙，殴辱朝廷的命官，还来说这些俏皮话么？好好，管教你认得咱家厉害就是了！"周纡冷笑一声说道："侍郎大人！打已经打过了，自古道，推倒龙床，跌倒太子，也不过一个赔罪罢了。侍郎大人还看卑职的面分上，得过且过罢。窦

大人,卑职这里赔礼了。"他笑嘻嘻的躬身一揖。这一来,把个窦笃弄得又羞又气,又恼又怒,勉强从地下挣扎起来,爬了半天,好容易才爬上了马,对周纡说道:"周纡,你也不必油腔滑调的了。咱家也不是个三岁的小孩子,苦头吃过了,难道听了你这两句甜蜜话,就和你罢了不成?"周纡笑问道:"依侍郎便怎么样呢?"他剔起眼睛说道:"依我怎么样?是和你一同去见万岁评个是非!"周纡笑道:"照这样的说,大人一定要与卑职为难了。"他道:"你这是什么话呢?我与你河水不犯井水,你偏要使手下来和我作对,我也没法,只好去到万岁面前见见高下了。"周纡笑道:"当真要去么?在卑职看起来,还是不去的为佳。"他大声说道:"谁和你在这里牵丝扳藤的,咱家先得罪你了。"他说罢,带转马头。正要动身,周纡对他笑道:"大人一定要去,卑职此刻还有些事情,未曾完毕,没有空子陪大人一同去,只好请大人独自去罢。"他在马上说道:"只要圣上有什么是非下来,还怕你逃上天去不成。"周纡笑道:"那个是自然的。"窦笃一马进了禁城,到了午朝门口,下了马,一跛一颠的走了进去,那一班内外的侍臣,见他被人家打得鼻塌唇歪,盔斜袍坏,不由的一齐问他究竟。他大声对众侍臣说道:"周纡领着手下爪牙,把守在东门外的止奸亭里,我走到那里,他们便不由分说,将我拖下马,一顿毒打,你们看这班人还有王法吗?不是简直就反了么?"众内外侍臣,一个个都替周纡捏着一把汗。暗道:"周纡胆也忒大了,谁不知道窦家不是好惹的,偏是他要在虎身上捉虫子,不是自己讨死么?"不说大家暗地里替周纡担忧,再说他一径入了坤宁宫,在章帝面前哭诉周纡无礼,毒打大臣的一番话,说了一遍,满想万岁就传旨去拿周纡问罪。谁知章帝听他这番话,不禁勃然大怒,呻吟着紧蹙双眉,对窦笃说道:"我问你,你既做一个黄门侍郎,难道连王法都不知道么?你可晓得那止奸亭是谁立的?"他连忙答道:"微臣怎么不知道呢,那是万岁的旨意,搜查过午出禁城的官吏的。不过微臣今天回去迟了,他们一定要搜查,我也没有说什么,他们便一些也不讲情理,一味蛮横,将微臣毒打一顿,这事一定要求万岁替微臣伸冤。"他说罢,一把鼻涕,一把眼泪的哭个不住。章帝听他这一番启奏,不由的向他说道:"卿家刚才这番话,未免忒也强词夺理了。我想那周纡与你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怨的,他又何必这样要与你为难呢?而且你好端端的给他查搜,他又不是个野人,就能这样的无礼举动么?"窦笃听得章帝这番话,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,不禁满面羞惭,半晌无语。章帝又向他说道:"卿家你今天先且回去,谁是谁非,孤家自然要派人打听清楚。如其照卿

家的话，周纡无礼殴辱大臣，那周纡当然要按律治罪；万一不是，那么卿家也不得轻辞其咎的。”他这番话说了，把个窦笃吓得面如土色，忙道：“我主容禀，微臣并非有意与周纡寻隙，不过他这番举动未免过于蔑视人了。还请万岁训诉他一番，叫他下次万不可再这样横行霸道的就是了，微臣也不记前仇，深愿和他释嫌交好，未识我主以为如何呢？”章帝早知是他的不是，故意说道：“周纡目无王法，殊属可杀。那么，孤家一定要调查根底，究竟谁是谁非，都要照律治罪，以儆效尤的。”他知道非言语所可挽回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怏怏的退了出去。这且慢表。

再说章帝被他麻烦的头昏脑胀，见他走了，正要躺下去静养静养，瞥见六宫总监魏老儿，立在榻前，满面怒容。章帝心中不禁暗暗的纳罕，问道：“老公爷到这里，莫非有什么事情么？”魏西听见章帝问话，喘吁吁的捋着胡子，双膝跪下，口中说道：“我主万岁，微臣有一事冒死上渎天颜，微臣自知身该分为万段，但是老奴受我主累世洪恩，不能欺骗主公，宁可教老奴碎尸粉骨，这件事一定是要奏与我主的。”章帝猛听得他这番没头没尾的话，倒弄得十分疑惑，莫名其妙，连忙说道：“老公爷！有什么事尽管奏来，孤家断不加罪与你的。”他便将窦娘娘的一套玩意儿，一五一十整整的说个爽快。把个章帝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大叫一声，昏厥过去。这时将一班宫娥彩女，吓得手忙脚乱，忙上前来灌救。停了半天，章帝才回过一口气来，微微说了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”按下慢表。

再说大窦与能儿正干到一发千钧的要紧时候，猛听得外面有人走了进来，大窦不禁大吃一惊，忙教能儿快些放手。谁知能儿正自弄到得趣的时候，哪里肯毅然放手呢，就是后面有一把刀砍来，他也不松手的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门帘一掀，从外面钻进一个头来。大窦仔细一望，那人一缩头，一阵脚步声音又出去了。她到了这时，心慌意乱，伸手将能儿往旁边一推，说道：“冤家！你今天可害了我了。”能儿忙坐了起来，赶紧先将衣服穿好，然后又替她将衣服穿好，向她问道：“娘娘，方才那人是谁？我没有看得清楚。”她苦着脸答道：“此番好道休也，还只管的问什么呢？”能儿忽然向她笑道：“那人一定不会去泄漏我们事情的。”她闪了星眼，向他一瞅问道：“你难道认得他么？”能儿道：“他不是化儿么？”大窦道：“啐！如果是化儿，我还这样的着急做什么呢？”能儿道：“除却化儿，还有谁呢？”她道：“你只管贪着眼前的快活，你还问日后么，他就是六宫总监魏老头儿。”他听罢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忙道：“这

便怎生是好呢?”她道:“可不是么?此番将我们的隐情被他窥破,还想他不去泄漏,恐怕也不能够了。万岁如果知道这样的玩意儿,你我二人还怕不作刀下之鬼么?”他道:“娘娘,这事我倒想出一个法子来了?”她道:“你想出什么法子来呢?”他道:“现在横竖我们隐情被他揭破了,不如索性使一条计,反过头来咬他一口,倒也值得些。”她道:“但是想出一个什么法子去反噬他呢?”能儿停了半晌,才说道:“那么只好说他调戏娘娘的了。”她听罢,不禁嗤的笑道:“笨货!你这个规矩都不晓得么?”他道:“管他娘的,只是他要我们的命,我们也只好用这条计抵抗了。”她道:“呸!如果照你的话去做,真是自寻死路了。”他道:“你这是什么话?”大窦掩口苦笑道:“他们的内监都是有本无利的人,怎样来调戏我呢?我要是用这话去抵抗,万岁还肯相信么?”他听说这话,心中更不明白,忙道:“什么叫做有本无利呢?”她道:“笨货!我被你缠煞了,你生了十八九岁,难道这有本无利还不知道?”他将头摇得拨浪鼓一般的说道:“委实不知道。”她道:“他们的阳物全被割去了,没有那东西,还想这个事情么?”他不禁笑道:“原来如此,我还在鼓里呢。既是这样,再想别的法子去对待他便了。”她道:“火到眉头,这不能再缓了。你快到妹妹的宫里,暂且安身,不要抛头露面,免得被他们看见露出破绽来,反而不美,我自有法子将这个老贼结果就是了。”她说罢,便与能儿,下床分手。

不说能儿和化儿在望荷亭前碰见了,一同回到留风院去的事情。再说大窦一径向淑德宫而来。还未到淑德宫,只见一群宫女,一齐过来施礼说道:“万岁请娘娘回宫。”她听说这话,心中早已明白,微微点首,扶着宫女慢慢的走到坤宁宫口,取出手帕,着力在眼上揉擦了一阵子,那一双杏眼登时红肿起来。她转身到了章帝的榻前,盈盈的折花枝跪下,娇啼宛转,粉黛无光,口中直嚷:“万岁救命!”那章帝本来是一腔怒气,不可遏止,恨不得将她立刻抓来砍为两段,才泄胸中的醋火;及至见她进来,双眼红肿得和杏子一般,粉残钗乱,不禁将那一股醋火,早消了一半。又听得她莺啼呖呖,更觉楚楚可怜,便将那气忿欲死的念头,消入于无何有之乡了。最后又听得她口中连喊救命,他不禁十分惊讶的说道:“梓童!快些平身,有谁敢来欺你,快些奏来,孤家自有道理。”她哭道:“妾身自万岁龙体欠安,恨不能以身替代,何日不提心吊胆,满望万岁早日大瘳,治理国事,以免奸佞弄权,万民颠倒。讵料灾星未退,虽日有起色,可是未能一旦霍然,妾身何等的忧郁。今天逢着黄道吉日,妾身想到濯龙园素香楼上,去替万岁祈祷。不想步到濯龙园口,迎面碰见六

宫总监魏老公公，他就问我到园里去作着什么。我说到素香楼牟尼佛的像前去求福消灾。他便大声说道万岁有旨，早就不准人进去了。等待万岁爷病好了，再进去不迟的。我道万岁从未下过这个旨意，而且我今天专为万岁才来的。他道：'凭你说，难道我们就算了吗？无论如何，今天是不准进去。'那时也怪贱妾说错了一句话，就是说，这园子是我家的，难道就让你们这些奴才擅自作主么？我说罢，他便指手划脚的向我说道：'我们奉了万岁的旨意，谁也不准去的。你说你自家人，这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谁不是自家人，难道是外人不成？你不过做了几天皇后，就想依势来压迫我老魏了么？老实说一句，休要说你这个皇后，便是万岁什么事，还要让我三分呢。我魏老儿从进宫，陪伴汉家三代了，就是老王爷、太王爷，还没有一件事不信我呢。我到了晚年，难道反来受你们的鸟气么？凭你是谁，今天都不准进去的。你要是回去告诉万岁，休要带着别人，就说我魏老儿阻止的，横竖我在这里守候着就是了。'我听了这番话，不由的心中生气，便责问道，难道你们这起人不知国法么？他便对那班手下的宫监说道：'将她赶出去！谁耐烦和她噜苏，再在这里缠不清，给我打！'那一班宫监谁不是如狼似虎的，一齐擎着兵器，便来奔我。那时我吓得魂落胆飞，放步回头逃命。幸亏众宫女将我扶出来，不然今朝还不是活活的被他们打死了么？万岁爷！你老人家不替贱妾伸冤，贱妾的性命也不要了。"她说罢，拉起罗裙，遮着粉脸，立起来故意就要撞了。吓得章帝手足无措，忙唤宫女将她死力扯住。章帝连呼道："反了反了；叵耐这个老贼，竟怀着这样的野心呢。怪不得他方才在我的前面，用一派花言巧语，孤家险些上了他的当。梓童，请且息怒，孤家自有道理，管教你消气就是了。"她娇啼不胜的说道："贱妾今天受了奇耻大辱，倒没有什么要紧；只恐怕这一起目无法纪的叛徒胆子越大，到了那时，还不能袭取汉室的江山么？"章帝忙道："娘娘，请保重玉体，孤家自有定夺。"他忙向内侍臣说道："快点将这老贼和园内的宫监一起传上。"话犹未了，两旁内侍轰雷也似的一声答应，不多一会，将魏总监和十六个守园的太监一并传到。章帝见了魏总监，不由的怒发冲冠，用手一指，厉声大骂道："你这个老贼，无法无天，胆敢目无法纪，冲撞娘娘。汉家待你哪样亏负？你竟这样的失心疯了，自己闯下滔天大祸，还不思改过，反来花言巧语噬咬别人，天理难容，国法何在？人来！给我将这老贼捆去砍了。"话犹未了，早拥出几个武士来，鹰拿活鹊般将魏总监抓了就走。那魏总监毫不惊慌，从容的仰天笑道："我早就料到有此一出了；不过我这样的死了，也

好去见太王爷、老王爷于九泉之下了。为人还是宜乎存心奸诡，反能够活寿百年；象我这样的憨直，居然伴了三个皇帝，活了六十多年，这一死也就不枉了。万岁！老奴今天和你老人家长别了。”他说罢，被众武士拥出了午门，刀光一亮，可怜一缕忠魂，早到鬼门关去交帐了。再说章帝又命将十六个守园的内监一齐收禁。窦娘娘见众武士将一颗血淋淋魏总监的白头提了进来，心中早已如愿的了；又见章帝要收禁内监，不禁强盗发善心，忙上前奏道："欺君罔上，罪在魏总监一人。如今他已明正典刑，也就算了。万岁可格外施恩，饶恕他们初犯，带罪任事就是了。”她说了这番话，章帝一连说几个是，忙吩咐众人教他们替娘娘谢恩。可怜那些人没头没脑的被抓得来，只见魏总监未曾说了几句话，立刻身首异处，不禁一个个三魂落地，七魄升天，料知事非小可。后又听见章帝吩咐，命将他们收禁，一个个不知深浅，浑身抖抖的动个不停。没奈何，只得引颈待命，不想凭空得着窦娘娘的几句话，竟赦了他们的罪，谁也感激无地了，便一齐向窦娘娘施礼拜谢，高呼娘娘万岁。窦娘娘到了此刻，心中暗喜道："这也落得替他们讲一个人情。这一来，他们谁敢出我的范围了，向后去还不是听我自由么？”她想到这里，不禁喜形于色，对众人说道："姑念你们无知初犯所以万岁开恩赦了你们，但是你们向后去，都要勤谨任事，不可疏忽，致加罪戾。”众人没口的答应着退了出去。章帝见众人走了之后，不禁满口夸赞道："娘娘仁义如天，真不愧为六宫之主了。”她正要答话，瞥见一个宫女慌慌的跑了进来，大声说道："不好了，不好了！”这正是：

总监方为刀下鬼，宫娥又诉腹中冤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　占地施威不分黑白　瞒天巧计颠倒阴阳

却说章帝正在和窦娘娘谈话的当儿，瞥见外面跑进一个宫女来，气急面灰，到了章帝的病榻之前，倒身跪下，口中说道："沁水公主要见万岁。"章帝忙教请进来。宫女忙起身出去，不多时，簇着一位泪眼惺忪、花容憔悴的美人来。年纪大约不过在二十多岁的光景，婷婷袅袅的走到章帝的面前，盈盈的折花枝拜了下去。章帝连呼："免礼平身！"她从容的站起来。章帝又命赐坐，见她这个样子，不由的暗暗纳罕，忙开口问道："御妹无事不到宫里来，今天突然进宫，莫非有什么事情么？"她慢展秋波，四下一打量，瞥见窦娘娘也在这里，便哽哽咽咽的答道："请万岁屏退左右，臣妹有一言奉上。"章帝听说这话，便将龙袍袖子一展，一班宫女立刻退去，只有窦娘娘侍立在章帝的榻边。沁水公主默默的半晌。章帝向她说道："御妹有什么事情，只管说罢。"她又停了半天，勉强答道："没有什么大事，不过臣妹闻说万岁龙体欠安，今天特地入宫来探望的。"章帝听她这话，不禁心中大为疑惑，暗道："她从来是个爽直而且静淑的人，今天察她的行动，着实大有缘故。"章帝回头一看，只见窦娘娘还立在身后，并未退去，但见沁水公主星眼中的伤心泪，落得象断线珍珠一般的，站了起来，便向章帝告辞动身。章帝忙命人送她出宫，自己的心中十分诧异的忖度道："她今天这个样子，断不是来探病的，分明是受了谁的气似的，但是见了我，为何又兀的不肯说出来呢？"他沉吟了半晌，猛的省悟道："莫非她和驸马怄了气么？莫非是碍着窦娘娘在此地，不便告诉我么？"他想来想去，究竟有些不对，她与驸马一向是相敬相爱，从来没有过一回口角。他盘算了半天，终于未曾弄得明白。列位，这沁水公主她是谁，今天究竟是为着什么事情来的，小子也好交代明白了。原来这沁水公主就是明帝的女儿。在十六岁的辰光，明帝见她出落得花容月貌，而且又是满腹经纶，诸子百家无一不览，明帝爱之不啻掌上的珍珠一般，虽欲替她选择一个东床快婿，无奈她的生性古癖，所有在明帝的眼中看得上的，都被她一概拒绝。后来她别出

心裁，出了三个题目，教明帝悬榜征求，应选的才子，如果三个题目都做得合式，不论贫富老幼，都情愿嫁给他。此榜一出，不上十天，通国皆知。谁都怀着一种愿望，哪个不想入选呢？于是老的白发皤然的老翁，少的年未及冠的幼童，均来应选。搜肠括肚，呕心沥血，各展才能。交卷后，一班应选的，共有三万五千八百余名，一个个将头颈伸得一丈二尺长，但望榜上有名，那时不独凭空得着一个绝色的美人，而且平地一声雷的做一位堂堂的驸马公了；梦中幻想，真个是奇奇怪怪，不一而足。好容易度日如年似的等了三天，到了第四天的早上，一齐拥到敬阳门前看榜。谁知大家你一班，我一班的，全来看了一个仔细，不禁不约而同的一齐叹了一口气，互相称奇不止。你道是什么缘故呢？原来那榜上完全是一张白纸，一个字也没有。众人心还未死，来责问守榜官道："你们公主既然选试驸马，难道这三四万人就没有一个中试么？这事不是分明的拿我们来寻开心么？还有些不远千里而来的，都因为有一种希望，人家才高高兴兴的来的，早知这样，人家又何必徒劳往返，耗费金钱呢？"还有的说道："无论如何，只要选中一个，方不致大家议论呢！"守榜官答道："请诸位原谅一些，实在因所有的卷子，内中的确没有一个中式的，所以只好割爱，请诸位空劳白来一趟了。"众人听说这话，谁也不肯服气。有的说道："堂堂的公主，竟做出这些有头无尾的事来，岂不怕天下万人笑骂么？"有的说道："我们一定要请面试。"有的说道："我就将这三个题目拿去和她辩论，且看究竟是对不对。"七张八嘴，声势汹汹。守榜官见势头不好，连忙着人飞报与明帝。明帝深怕众人纠缠滋变，只得下一道旨意，各赐纹银十两送与众人，作回去的川资。众人哪里肯受，一齐说道，我本来是希望做个驸马公的，谁为着这区区的十两银子来呢？今天一定要请面试。守榜官百般劝告毫不中用。正在这扰攘不休的当儿，从人丛中跑进一个人来，身穿月色布的直摆，头带方巾，面如冠玉，目若晓星，走到守榜官的面前，躬身一揖，口中说道："敝人早就到敬阳驿里报过名了，本拟如期应选，不意家严突于选试之前日，竟逝世了。所以敝人未得如期而来，但是公主所出的三个题目，敝人早就做好了。今天虽然是考过了，但是榜上无名，想是还没有择定，所以不揣简陋，特将三篇拙作送了过来侥幸一试。明知袜线之才，断无乘龙之福，但是敝人企慕情殷，合式与否均非所计，请一转呈为感。"他说罢，便在怀中取出他做的三篇来交与他。守榜官不敢怠慢，忙着命人送去。这里众人不由的互相讥笑，都道，凭我们这样的锦心绣口还未曾取中，他是何人？也来癞狗想吃天鹅

肉，岂不令人好笑么？那众人仍在这里纷纷的鸟乱，不多一会，瞥见马上驮来一个官员，背着黄袱，后面随后许多的仗仪军士。他到了敬阳门口，翻身下马，将悬在那里的一张白纸，揭了下来，慢慢将黄包袱放开，露出一张大红绢榜来。他便将这大红绢悬了起来。这时万目睽睽，一齐注视墙上，大家仔细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名字。这时，众人便你问我，我问他的，谁是宗仙？问了半天，竟没有人答应，众人十分诧异。这时那个背榜的官员，响着喉咙喊道："那一位是宗仙先生？"话犹未了，那个最后交卷的少年从人丛中挤了出来，不慌不忙的口中说了一声："惭愧，不料我竟中了！"他走到背榜官的面前，说道："在下便是。"他朝他上下一打量，复又问道："阁下就是宗先生么？"他点头应道："然也。"他满脸堆下笑来，向他拱手贺道："恭喜阁下中选了，今天的白衣，明天就是驸马了。"宗仙只是自谦不了。那背榜官员请他上轿进朝。宗仙便上了轿，吆吆喝喝的抬了就走。这里众人没有一个不艳羡他的福分，都说是后来居上，出人意外了。

不说众人谈论，再说宗仙随了背榜官，进了午朝门，上殿拜觐天子。明帝见他一表非凡，自是十分欣喜。又口试一番，果然应答如流，滔滔不绝。沁水公主在屏后已听得大概，那一颗芳心中，说不出的快慰。明帝便命次日结婚。众人因为没有中选，都要求一见公主的芳容，沁水公主却也不忍十分拒绝，便在敬阳驿中显出全身，给大家一看。众人见她这样的天姿国色，自是嗟呀而散。明帝将宗仙留在朝中任事。讵知宗仙之志清高，不肯任事。沁水公主也是淡泊性成，雅不愿为富贵，两个一齐要入山修行。明帝不准，便在长安东门外面，赐他们沃田十顷，新居一宅，他二人住在那里，以便自己不时去望望娇儿佳婿。谁知他们自从到了那里，成日价栽花种竹，饲鸟养鱼，从不干预政事，就连回来都不回来。明帝驾崩之后，他们格外装聋做哑，连禁城里面都不到了。及至窦氏弄权，窦宪造了一座府第，离开他们这里不过半里之遥，不时有人到他们那里去缠扰，摘花探果的。沁水公主倒不肯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而且宗仙的为人，默静而又和蔼的，绝不去和他们较量。谁想窦宪手下一班爪牙，狗仗人势，得步进步。还只当沁水公主惧怕他们的威势呢，越发扰攘不休。有一天，窦宪骑了匹马，带了些獐犬和豪奴恶仆，出去行猎。没走多远，瞥见道旁的草地里有一只香獐，斜刺里奔了出来，窦宪手起一箭，正中那獐的后股。那只獐又惊又痛的没命的向前跑去。他哪里肯舍，纵马追来。那只獐慌不择路的乱窜，一头钻到一个大院里去。窦宪便也追了进去，忙命众人

将院子后门关好，预备来捉獐。那只獐东穿西跳，那些豪奴恶仆竟象捉迷藏的一样，东边跑到西边。不多时那只獐跑得乏了，口流鲜血扑地倒下，被他们捉住了。獐可是捉住了，但是园内的花草差不多也就蹂躏殆尽了。他洋洋得意的带了豪奴恶仆，走到一所茅亭里，憩了下来。这时有个小童，手里提着一只喷水壶走进园，一眼望见院里那些怒放值时的好花，践踏得一塌糊涂，东倒西歪，那一种狼狈情形，真个是不堪入目了。那小童见他们凶神似的一个个的都蹲在茅亭里，便吓得魂不附体的，飞奔前去报告他的主人了。原来这就是沁水公主的后院。那小童进去，说了一遍，沁水公主大吃一惊，便与宗仙一齐到后面的赏花楼上，推开门窗一望，只见园里百花零落，残红满地，将一座好好的花园，被他们践踏得和打麦场一样。沁水公主见了，好不心痛，便对宗仙说道："我们费了多少工夫，才将这些花草扶持到这个样子；万料不到被这些匹夫，一朝践踏了干净，花神有知，还要怪我们多事呢！"她说到这里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"人遭涂炭，姑且勿论。花亦何辜，竟遭这样的摧残！"她咽咽哽哽的不禁滴下泪来。宗仙爽然笑道："夫人你可痴极了，天地间没有不散的宴席。物之成败有数，何必作此无谓的伤感呢？花草被他们践踏，想也是天数罢。我更进一层说，无论什么东西，皆是身外之物，永不会长久可以保留，终究都有破坏的一日。"她含泪点头。

不表他们在这里谈话，单说窦宪休息了片晌，便与众人出园回去。走出园来，只见道旁的禾苗，长得十分茂盛，不禁满口夸赞道："好田，好田！这样的旺发庄稼，要是买个十顷八顷，一年收的五谷，倒不错的呢！"手下豪奴争先答道："大人如果看中，等田里的庄稼成熟，便派人来收取，怕什么？"他道："如何使得？人家的田产，我怎好去收庄稼呢？"又有一个说道："这田本是十顷一块，听说一年常常收到八千多石粮食呢。我想大人的府中人丁不计其数，一年的粮食开支着实不轻咧。要是将这十顷田买了下来，每年收的粮食，供府中口粮绰绰有余。"他听罢笑道："你这话倒不错，但不知十顷田要卖多少钱呢？"他道："大人如果要买，不拘多少，皆可成功，谁不想来奉承你老人家呢，或者还可以不要钱奉送呢。"他听了这些话，不禁眉开眼笑的说道："那么就是这样的办去吧，你们替我就去打听打听是谁家的。"众人齐声答应。到了晚间，众人回复他道："那十顷田原是沁水公主的，大人意下如何呢？"他冷笑一声道："我已经说过了，凭他是谁，我总是要买的，你们明天就送五千两银子过去就是了。"众人答应着。到了次日清晨，众豪奴带了五千两纹银，径

赴沁水公主的私茅中，与她说个明白。把个沁水公主气得咬碎银牙，泼开樱口，将那班豪奴骂得狗血喷头。临动身的时候，沁水公主道："你们这班狗才，回去对那窦宪说明白了，这田莫说他出五千两银子，随便他出多少，我总不卖。叫他将眼睛睁开，认认我是个甚么样子的人，休要蔑人过甚。现在我正要和他去理论理论呢！昨天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闯进我后院，将花草完全被他践踏了。"那几个豪奴，虽然态度是十分强硬，但是在她的面前还不敢十分放肆，只得垂头丧气的回来。见了窦宪，少不得将她这一番话又变本加厉的说了一遍。把个窦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口中忿忿的说道："好好好，教他认得我就是了。她依仗她是个公主么，我偏要去和她见个高低。"再加上那班狐群狗党在旁边撮死鬼似的，撺掇了一阵子。窦宪摩拳擦掌，一定要和她见个高下，便吩咐手下人，等到田里的稼穑一成熟就去动手；如有人来阻止，将他拘到我这里来，自有办法。众豪奴齐声答应。不上几天，那田里的禾苗不觉渐渐的成熟了。这班豪奴果然带了许多人前去，硬自动手割得精光。沁水公主见了这样情形，知道非见万岁不可了。自己究竟是个金枝玉叶，不便去和他们据理力争，而且宗仙一尘不染，什么事他都不问，只得硬起头来，走到禁城里去。正要去奏闻章帝，不料在半路上又碰见了窦宪。那窦宪见了她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便借张骂李的谩辱了一阵子。沁水公主终于是个女流之辈，气得浑身发软。进了内宫，正想将这番情形奏与章帝，不意又碰见了窦后在旁，不便启奏；只得忍着冤屈，重行回到自己的家中。是日到了晚间，大司空第五伦忽然到她的家中来拜望宗仙。他原与宗仙一向就是个莫逆之交。他与宗仙畅谈了多时，宗仙将窦宪欺负他的一番情形，好象没有这回事的样子。倒是沁水公主忍不住，便将窦宪怎样欺侮的一番话告诉了他。第五伦勃然大怒，当下也不露声色，当晚回府，在灯光之下修了一道奏章，次日五鼓上殿，径进内宫呈奏章帝。章帝看罢，气得手颠足摇的说道："好匹夫，胆敢来欺侮公主了，怪不得公主昨日入宫，欲说又止的几次，原来还是这样呢。"他传下一道旨意，立刻将窦宪传到宫中。他见了窦宪跪在地下，不由气冲冲的向他说道："窦宪，孤王哪样薄待于你？你不想替国家效力，反而依势凌人，去占人土地，践人花园。你还知道一点国法么？"窦宪吓得俯伏地下，不敢做声。章帝将牙关一咬，正要预备推出去，以正国法。这时环佩声响，莲步悠扬，从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丽人来，你知道是谁？却原来就是窦娘娘。但见她双眉紧锁，杏眼含着两泡热泪，走到章帝的榻前，折花枝跪了下去。章帝

瞥见她来，倒又没了主意。停了半晌，想想还是姐妹的情重，遂毅然将窦宪的官职削去，发为平民。窦娘娘舌长三尺，无奈此时竟失却效力了。章帝又将窦家的家产一半充公，从此就渐渐的憎恶窦氏了。接着又将窦笃、窦诚等官职逐一削去，不复任用；可是对于大小两窦的感情，尚未完全失宠，不过不象从前的言听计从。那时她们姐妹见了这样的情形，料知万岁对于她们不见得十分信用了。隔了一月以后，章帝的病也好了，逐日忙着政事，无暇兼顾到她们。大窦有一天，趁章帝上朝的时候，便到小窦的宫中，互相商议固宠的方法。大窦首先说道："我们失败的原由，第一就是因那魏老儿的一番泄漏，第二就是那老匹夫第五伦。不知我们几世里和贼子结下了冤家，这样三翻四覆的来和我们作对，所以层层次次的，万岁就渐渐不肯信任我们了。我们再不想出一个妙法子来，将原有的宠固住，只怕我们也要有些不对哩。"小窦道："可不是么？我今天听见她们宫女说的，万岁爷现在急急就要搜宫；万一真的实行起来，怎生是好？那个冤家，却将他放在什么地方呢？"大窦道："都是你的不好，事到如此，如果真要搜宫，只好叫他先到濯龙园里绿室内去住几天再讲吧！"小窦连连称是。大窦又道："此刻我倒有好法子，能够将万岁的心，重行移转来呢。"小窦忙问她道："是个什么法子？"她道："现在万岁薄待我们，第一个目标，就是恐怕我们有些不端的行为，只消如此如此，还怕他不入我们的圈套么？"小窦大喜。这正是：

安排幽室藏情侣，预备奇谋惑帝王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　易钗而弁荡妇迷人
浪哭淫啼昏君中毒

却说大窦对小窦说道："妹子，你可知道么？万岁他为的什么事情，才薄待我们的？唯一的目标，恐怕我们有什么不端的行为罢了。如今再不想出一个法子补救补救，说不定还不知失败到什么地位呢？我想万岁既听那魏老儿的话，暗地里一定要提防我们的；倒不如想出一个疑兵之计来骗骗他，能够上了我们的圈套，那就好办了。"小窦问道："依你说，怎样办呢？"她笑道："用不着你尽来追问，我自有道理。"小窦笑道："秘密事儿，你不先来告诉我，万一弄出破绽来，反为不美。"大窦笑道："要想坚固我们原有的宠幸，非要教化儿改扮一个男人，随我一同到万岁那里去探探他的究竟；如果是不疑惑，他必然又是一个样子了。"小窦拍手笑道："这样去探究竟，倒是别出心裁呢。化儿不知她肯去不肯去呢！"话犹未了，化儿和能儿手牵手儿走了进来，见大窦坐在这里，连忙一齐过来见礼。小窦掩口笑道："看不出他们俩倒十分恩爱哩。外面看起来象一对姐妹花，其实内里却是一雌一雄，永远不会被人家看破的。"化儿笑道："娘娘不要来寻我的开心吧！"能儿扭扭捏捏的走到大窦的面前，慢展宫袖，做了一个万福，轻启朱唇，直着喉咙说道："娘娘在上，奴婢有礼了。"大小两窦不禁掩口失笑。化儿忙道："现在的成绩如何？"大窦满口夸赞道："很好很好！严师出好徒，没有这个玲珑的先生，哪里有这个出色的学生呢？"小窦道："哪里是这样的说，她教授这个学生，却是在夜里教授的多，所以能儿才有这样的进步的。"化儿闪着星眼，向小窦下死力一瞅，笑道："娘娘不要这样的没良心，我们不过是个奴婢，怎敢硬夺娘娘的一碗菜呢？我不过替娘娘做一个开路的先锋罢了。"大窦笑道："你听见么？她这两句话，分明是埋怨你独占一碗，不肯稍分一些肥料与她，你可明白些，总要看破一点才好。"小窦满脸飞红，低头笑道："叵耐这个蹄子专门来造谣言，还亏你去听她的话呢！我要是个刻薄的，老实说，我前天还教他到濯龙园里去，与你解渴么？"大窦听她这话，不禁满面桃花，忙向她啐道："狗口没象牙，不怕秽了嘴

么？好端端的又将我拉到混水去做什么呢？"小窦咬着樱唇笑道："罢呀！不要来装腔做势的了，现在有个铁证在此地。"她还未说完，能儿凑趣说道："不要说罢，你们两个人的花样真没有她多。"小窦赶着问道："前天共做出几个花样呀？"能儿将手一竖，说道："六个。"化儿笑得前俯后仰的问道："做六个花样，是什么名目呢？"能儿笑道："什么老汉推车咧，喜鹊跳寒梅咧，鳖鱼翻身咧，还有几个我记不得了。"他数莲花落似的说了半天，把个小窦笑得花枝招展，捧心呼痛。停了片晌，忍住笑向大窦说道："到底是姐姐的本领大，现在还有什么话可以掩饰呢？"大窦也笑道："不错，我的花样是不少，但是绝不象你们成日成夜的缠着；一个人究竟能有多大的精神，万一弄出病来，那才没法子咧。"小窦笑道："这话也不需要你说，我们自然有数，至多每夜不过演一回，万不会象你这样穷凶极恶的钉上五六次，什么人不疲倦呢？"大窦笑道："我扯和下来，还是不及你们来得多咧。"能儿笑道："你们休要这样的争论不休，都怪我不好。"化儿笑道："这话不是天外奇谈么，我们争论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"他笑道："我要是有分身法，每人教你们得着一个，岂不是没有话说了吗？"三人听他这话，一齐向他啐道："谁稀罕你这个宝货呢？没有你，我们难道就不过日子了么？"能儿笑道："虽然是不稀罕，可是每夜就要例行公事。"化儿笑道："你不用快活了，谨防着你的小性命靠不住。"能儿将头摇得拨浪鼓一般的说道："不要紧，不要紧！无需你替我担忧。自古道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我就是登时死了，都是情愿的。"大窦向化儿笑道："我今天有一件事，要烦你做一下子，不知你肯么？"化儿笑道："娘娘这是什么话，无论什么事情，委到我，还能不去么？"大窦笑道："现在万岁待我们，已不象从前那样的宠幸了，我们急急要想出一个妙策来去笼络他呢。听说现在万岁就要搜宫，这个消息不知你晓得么？"化儿听说这话，不禁吃惊问道："果真有这样的事么？"大窦正色说道："这事与我们有绝大的关系，怎好来骗你呢？"化儿呆了半晌，不禁说道："如果搜查起来，"她说到这里，用手指着能儿说道："将这个冤家安放在什么地方呢？"大窦笑道："正是啊！"能儿不禁矮了半截，向大窦央告道："千万要请娘娘救一救我的性命。"她微微的向他一笑，然后说道："你不要害怕，我早有道理，不教你受罪就是了。"化儿正色对她说道："娘娘不要作耍，总要想出一个万全的方法来，将他安放好了才没有岔子；万一露出马脚，你、我们还想活么？"大窦笑道："这倒不必，我今天与你一同到坤宁宫里去探探他的形色，再定行止；万一他认真要搜宫，我早就预备一个地方

了。”她道：“莫非是暴室么？”她摇首说道：“不是不是。”她又道：“除却暴室，宫中再也没有第二处秘密之所了。”大窦笑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他如果要搜，还不是一概搜查么？这暴室里怎能得免呢。最好的秘密地方，就是濯龙园里假山石下的绿室里为最好。要是将他摆在里面，恐怕大罗神仙也难知道哩。”化儿拍手笑道：“亏你想得出这个地方，真是再秘密没有了。”小窦笑道：“偏是你们晓得，我虽然是到濯龙园里去过了不少次数，可是这个绿室，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大窦笑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？这绿室是老王爷当年到濯龙园里去游玩，那时正当三月天气，进了园门，瞥见一人，身高二丈以外，形如笆斗，眼似铜铃，五色花斑脸，朝着老王爷发笑。老王爷为他一吓，将濯龙园封起来，不准一个人进园去游览。后来请了一个西域的高僧，到园中作法捉怪。他便到园中仔细的四下里一打量，便教老王爷在假山肚里起一座小房子，给他住。老王爷问是个什么怪物，那西域的和尚连说：“不是，它就是青草神，因为路过濯龙园，想讨万岁封赠的。如今造这房子，还恐它再来时，我有符箓贴在这门上，它见了，自然就会进去了。它一进去，可算千年万载再也不会出来了。”老王爷当时就命动工，在假山脚下造了一座房子。那和尚就用朱砂画了两道符，十字交叉贴在门上。他对老王爷说：“如果这门上的符破了，那草头神就吸进去了。”老王爷深信不疑。谁知到了现在，那门上的符，分毫未动。我想哪里什么草头神、花头鬼呢，这不过是老王爷一时眼花或是疑心，被那个和尚骗了罢。万岁爷如果真的搜查起来，我们预先将能儿送到那里去。他们见门上符箓破了，不要说查搜了，只怕连进去还不敢进去呢。到那时，我们不妨托内侍到外边多寻几个漂亮的来，将他们放在里面，人不知，鬼不觉的，要怎么，便怎么，你道如何？”化儿与小窦听她这番话，无不道好。化儿说道：“这计不独不会被他觑破，而且可以长久快活下去呢。”大窦便对化儿说道：“现在的辰光也不早了，我们早点去罢，万岁爷也就要退朝了。你赶紧先去装扮起来，随我一同前去。”化儿笑道：“去便去，又要装扮着甚么呢？”大窦笑道：“原是我说错了，我是教你去改扮的。”化儿吃惊问道：“又教我改扮甚么人呢？”她笑道：“你去改扮一个男子。”化儿笑道：“这可不是奇怪么？好端端的又教我改扮什么男子呢？”她道：“你快些去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她笑道：“那么，到你的宫里去改扮罢，省得走在路上，被她们宫女瞧见了，象个什么呢？”她点头道好，起身便与化儿回到淑德宫里。化儿进了卧房，不多一会，改扮停当，缓步走了出来。大窦见她改扮得十分出色，果然是个美男子、俏丈

夫，毫无半点巾帼的样子，不禁满口夸赞道："好一个美男！可惜胯下只少一点。不然，我见犹怜呢！"

不表他们在这里戏谑，再说章帝退朝之后，在坤宁宫里息了一刻，心中挂念着窦后，不由的信步出宫。到了淑德宫门口，只见里面静荡荡的鸦雀不闻，不禁心中疑惑道："难道她此刻又不在宫里么？一个六宫之主，有什么大事，这样的忙法？"他自言自语的说到这里，不禁哼了一声，暗道："这两窦的神形，与从前大有分别，我想她们一定是有什么暧昧的事情发生了；不然，不会这样的神情恍惚的。"他一面怀疑，一面动步，不知不觉的走到房门外，将帘子一揭，瞥见窦娘娘与一个美男子在窗前下棋。章帝不由的将那无名的毒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一步跨进房门，泼口骂道："好贱人！你身为六宫之主，竟敢做这些不端的事情；怪不得这几天，孤王见了你总是淡淡的不瞅不睬，原来还是这样的花头呢。"他说罢，喘吁吁的往一张椅子上一坐，连声问道："你这个贱人，该怎样处治？你自己说罢！"她微微的朝他一笑，说道："今天万岁爷，为着什么这样的发挥人呢？"他气冲冲的骂道："你这个大胆的贱人，你对面坐的是谁？"她不慌不忙的对他说道："要问她么，万岁你认不得么？还要我说出来做什么呢？"他听得这话，更是气不可遏，立起来，腰间拔出宝剑就来奔向那个男子。那男子笑嘻嘻的将袍衫一揭，露出一双不满三寸的瘦笋来。章帝一见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忙将宝剑入鞘，转怒为喜的问道："你是谁？竟这样的来和孤王取笑。"大窦此时反而满脸怒容，故意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化儿见她做作，还不是一个极伶俐的么，连忙走过来，到她的面前，双膝一屈扑通一跪，口中连说道："奴婢该死，不应异想天开的改换男妆，教娘娘无辜的被万岁责罚。奴婢知罪，请娘娘严办就是了。"大窦见她这样，不由的暗暗夸赞道："怪不得妹妹常说她伶俐精细，果然有见识。"她却故意说道："化儿，你去卸妆罢，这事我不怪你，只怪我自己不应随你改装男人，教万岁生气。"她说罢，取了手帕，慢慢的拭泪。化儿将男妆随时卸下，依然是一个花容月貌、雾鬓云鬟的绝色美人。章帝此时，自知理屈，见她哭得娇啼不胜，不由的起了怜爱之心，深悔自己过于孟浪。但是又碍着化儿在这里，不能径来赔罪，只得默默无言。停了半晌，搭讪着向化儿说道："你从哪里想起来的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改扮男妆呢？要不是你将脚露出来的快，被我一剑将你砍死，那才冤枉呢！"化儿笑道："罢呀！还问什么，我今天到娘娘这里来请安，见万岁的衣裳摆在箱子上，我就顺手拿起来往身上一穿；本来是玩的，后来朝

着镜子里一望，不禁自己也觉好笑，爽性戴起冠来。因为娘娘喊我下棋，我就忘记卸下，不想被万岁碰见了，起了疑心。奴婢万死，还求万岁恕罪！”章帝道："事已过了，就算了。”化儿连忙谢恩。大窦便朝她偷偷的丢去一个眼色，化儿会意，起身走了。章帝见化儿走了，忙不迭的走到她的身边并肩坐下，正要开口赔罪，她将宫袖一掷，走到榻前坐下。章帝跟着又走到榻前。她却粉庞儿背着他，只是呜咽不住。章帝到了这时，真是肝肠欲断，伸出手来，将她往怀中一搂，悄悄的说道："娘娘，今天只怪孤王一着之错，得罪了你，孤家自知不是，千万要请娘娘恕我一朝才好呢。”她哭道："万岁请你就将我杀了罢！我本是个贱人，做这些不端的事情，理该万死。”章帝慰道："好娘娘！只怪孤王一时粗鲁，不看今天，还看往日的情分呢。”她仰着粉颊，问道："你和谁有情，这些话只好去骗那些三岁的小孩子；今天不要多讲废话，请你赶紧将我结果了罢，省得丢了你的脸面。”她说罢，故意伸手到章帝的腰中拔剑要自刎，章帝慌忙死力扯住，央求道："好娘娘！请暂且息怒，千不是，万不是，只怪孤家的不是；你实在要寻死，孤王也不活了。”她听罢，不禁冷笑一声说道："你死归你死，与我有什么相干呢？横竖我这个人，已经成了人家摈弃的人了。便是死了，谁还肯来可怜我一声呢？”章帝忙道："娘娘，我这样的招陪你，你还是与我十分决裂。谁没有一时之错呢？我看你从来待我是再恩爱没有的，为何今天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”她道："你这话问我做什么呢？你自己去层层次次的细细的想想吧，也用不着我细说了。”章帝听她这话，沉吟了一会子，说道："娘娘莫非是怪孤家削去窦氏弟兄的权么？”她道："万岁这是什么话？自古道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；难道因为我的情面，就不去究办内戚了么？自古也没有这个道理的。”他道："除却这一层，孤家自己料想也没有什么去处得罪娘娘的了。”大窦冷笑一声道："万岁说哪里的话来，只有我得罪万岁，万岁哪里有得罪我的地方呢？即使得罪我，我还有什么怨恨呢？”章帝忙道："娘娘，你向来是爽直人，从未象今天这样的牵丝扳藤的缠不清，究竟为了一回什么事情，这样的生气？就是今天，孤王粗鲁得罪了你，孤王在这里连连的招陪不是，也该就算了，为什么尽是与孤王为难呢？”她冷笑道："谁与你为难？你在这里自己缠不清，倒说我不是，这不是笑话么？老实问你一句，你为着什么缘故，这几天陡然的要搜宫？这不是显系看不起我么？汉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，倒是万岁爷别出心裁的，想必宫中一定是发生什么暧昧了；不然，万岁何能有此举动呢？”她这一番话，说得章帝闭口无言，半天答不出

一句话来。停了片刻，才吞吞吐吐的对她说道："此事娘娘休要见疑，我听他们说的，不过我的心中绝不会有这种用意的。"她道："万岁，你究竟是听谁说的？说的是些什么话呢？"章帝忙道："那个倒不要去追求，只要我不搜，有什么大不了呢。"她道："那是不可以的，无论如何，倒要万岁搜搜，究竟宫中出些什么暧昧的事情呢？"章帝又道："这话不要提了。自古以来，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举动呢；不要说我，就是无论是谁，也不会做出这自糟面子的事来的。"她道："万岁既然这样的说，想是一定不搜了。"他道："自然不搜啊！"她道："你不搜，我倒有些不放心。我明天就去大大的搜查一下子，但看宫中出了什么花样儿了。"章帝道："那可动不得，搜宫是个蹭蹬的事，不是预兆别人进宫搜查么？"她道："管他许多呢，我既然做了一个六宫之主，有不好的去处，当然究办，以维国法，而整坤纲，省得有什么不端的事情发生，天下人皆不能知道内幕情形，谁不说是我主使和疏失之罪呢？"章帝笑道："这又奇了，宫中出了什么事情，要你去搜查么？"她道："万岁爷，你这话又来欺骗我了，如果宫中没有花样翻了出来，难道你好端端的无缘无故的要搜宫了么？"章帝道："娘娘，你千万不要听外人的诱惑才好呢！"她冷笑道："这是什么话呢？不是从万岁爷的口中说出来么？"他二人一直辩论了多时，中膳也不用了。她和衣倒在床上，一声不做。章帝百般的温慰她，她正眼也不去看他一下子。到了晚间，章帝更不敢走开，她见章帝象生了根似坐着不动，便故意三番两次的催他动身，章帝再也不走，凭她怎样的撵他走。两个人一直熬到三更以后。大窦也疲倦极了，不知不觉的沉沉睡去。章帝才替她宽衣解带同入鸯衾，干了一回老调儿。她明知故意的只装着不晓得。这正是：

春风一度情无限，除却灯花诉与谁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　赴幽会女郎逢厉鬼　搜宫闱男妾变幺魔

却说章帝与窦娘娘交颈而眠。一直睡到四鼓以后，窦娘娘怕再怄下去讨个没趣，便平了气，就着枕边说道："还亏你是一个一朝之主呢。这样的轻听浮言，就要做那种不顾面子事，试问你自己可觉得惭愧么？"章帝笑道："那些事都不要去提起了，总是我错就是了，还有什么话说呢？"他刚说了，就听得景阳钟响。章帝便要起身，窦娘娘加意服事他起身，将他送出宫门，便一径转道向小窦这里而来。到了小窦的宫中，只见绣幕沉沉，画堂人静，只听见一些鼻息的声音。她走到小窦的卧榻之前，用手将帐子一揭，只见化儿将能儿紧紧的抱住，且在一头睡，小窦在西边睡着。她轻轻的将化儿弄醒。化儿一翻身，将她们两个也就惊醒了，一齐坐起来。大窦笑道："你们好啊！三个人竟来车轮大战了。"化儿揉揉睡眼，打了一个呵欠，笑道："来得怎样这般的早法？"大窦笑道："还要问呢，一夜都没有睡觉；倒是你们这些小鬼头快活死了，害得我跟着你们受了一夜的罪。"化儿笑道："娘娘又来骗人了，谁相信你这些鬼话呢？我走了后，估量着万岁爷不知赔多少不是呢。"小窦笑道："她方才讲话，倒是的确的话，我想万岁爷见她动怒，还敢再和她去碰钉子？量他也没有这样的胆气罢！上了床，还不极力的报效么？大约昨天的夜里一定是未息旗鼓罢！"大窦笑道："仔细舌头！当心不要连根子嚼去啊。"化儿笑道："娘娘，请你不要再来遮掩罢，不是你亲嘴供出来的，一夜没有睡觉，不做那个调儿是做什么呢？"大窦道："好话莫详疑，一经详疑，什么都是坏话。我倒是老老实实将真情话告诉你们，不想这些没脸的丫头，竟扯张拉李的，疑我到那勾当上去，岂不好笑么？"化儿笑道："娘娘，请你不要多讲废话了，做也好，不做也好，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？我且问你，我昨天动身之后，究竟是什么办法呢？"大窦笑道："你休问我，你们的胆也太大了，赤条条的三个睡在一起，万一万岁爷一头撞了进来，便怎么了呢？昨天你走了之后，他就到我的身边，千不是，万得罪的招赔不住，那时我却格外拿出十二分决裂的手段来应付，两

个人一直缠到晚，我连催他到别处宫里去住宿，他再也不敢走。我便严词来责问他，究竟为着什么事情要搜宫，他先前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，后来被我逼得没法，才说他是听着别人传说的；那时我又追问他，这话究竟是谁说的，宫中出些什么事了？他咬紧牙关，再也不肯吐一字。结果，被我一番连吓带劝的，将他说得五体投地，他才说不搜宫了。你们想，这事要不是我想这个法子来，今天还想他不下令搜宫么。还有个笑话，就是你们三个人一丝不挂的睡在这里，还不是首先露出春色来么？”这一番话，说得她们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将舌头伸了一伸，化儿笑道：“果然果然，要不是娘娘替我们打了一个头阵，我们一定是要出马招驾的了。”大窦笑道：“你这个烂了嘴的，人家和你规规矩矩的讲些话，你总要想出两句话来挖苦人。”能儿笑道：“如果娘娘夜里没有过瘾，趁这时何不来过一过呢？”大窦听见这话，便乜斜着眼向他一瞟，一探身子，往他怀中一坐，轻舒皓腕，将他往自己的怀中一搂，笑道：“我的宝贝，这两个能征惯战的大将，你与鏖战了一夜，还没有疲倦么？”他笑道：“这个勾当，不过是当时觉得困倦，只要过了一刻，马上就会复原了。”他说着，偎着她的粉颊，吻了几吻。化儿笑向小窦说道：“你看见么，这个样子，还成什么呢？”小窦笑道：“你还说什么呢，我们此时还兀自横在他的眼前做什么呢？我们应该识相些，早点离了他们，好让他们过一回瘾罢！”化儿点头笑道：“是的是的，我倒忘记了，快些走开。”能儿笑道：“千万不要走，你们在这里参观参观她的艺术要紧。”他说着，便将她往身下一按，正要拉马抬枪，猛可里听见一阵脚步声音。大窦与能儿吓得霍地分开，能儿赶紧滚入床底。化儿、小窦一齐迎了出去。只见来者不是别人，却是淑德宫里一个总监，名字叫黑时。他走到小窦的面前，行了一个常礼，含笑问道：“娘娘在这里么？”小窦见是他来，当然是不去隐瞒，便随口答道：“在这里呢，你寻娘娘有什么事情吗？”他满脸堆下笑容道：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不过前天娘娘托我一桩事，现在我要来回她的信息。”小窦笑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他笑道：“这个事情，没有什么要紧，无须娘娘问。”小窦喝道：“你这黑贼，又来弄鬼了！究竟是什么事情，快些告诉我，迟一些儿，仔细你的狗腿。”黑总监满面赔笑道：“娘娘休要动怒，这事我们娘娘曾关照过我的，教我不要乱来泄漏的，所以我不敢乱说，只好请娘娘等一会子，让我先告诉娘娘，然后你老人家再去问我们的娘娘，自然就会知道了。”小窦故意怒气冲冲的向他说道：“别扯你娘的淡，快点说出来，不要怄起我的气来，马上就给个厉害你看看。”她说罢，便回头向化儿说道：

"给我将皮鞭拿来。"黑总监听说这话，吓得矮了半截，忙跪下来说道："娘娘！请暂且息怒，听奴才一言。"她道："什么话快讲。"他道："这事我要是说出来，被娘娘知道了，我就要送命了。"她怒道："放你娘的屁！你可知道我是娘娘的什么人？她随便有什么秘密的事情，我都可以预闻的。"他道："娘娘这话固然不错；但是奴才受了我们娘娘的命令，怎能因为娘娘的私亲，就破娘娘的秘密呢？"她道："照你这样的话，准是不肯说了。"黑时尚未回话，早见大窦从里面婷婷袅袅的走了出来。黑时见她走出来，就如得着一方金子似的，连忙抢上前来向她行礼。大窦微微的一点首，便带他一同进了房。化儿与小窦也跟进来。小窦向她笑道："好事不瞒人，瞒人非好事。有这样的主子，就有这样的奴才，我真佩服，守口如瓶，一些风声不会走漏出来。我们这里数十个大小内监，象这样只知有主子的奴才，一个也找不出来的。"黑时向大窦丢了一个眼色，意思是叫她回去。化儿对小窦笑道："你看见么？又在那里做鬼脸了，偏生不准她回去，但看是一件什么事情，这样的藏头露尾。"大窦笑道："天下人都可瞒，你们我还能瞒么？"她说罢，朝黑时笑道："你说罢，她们不是外人。"黑时道："前天我奉了娘娘的旨意，暗地里托人到城外牛家集去暗暗寻访，未上三天，托娘娘的福，果然寻着两个十分俊俏的，一个十九岁，一个十八岁，他们却是无根无绊的乞丐，赏了老乞丐五百两纹银，现在买成功了，已经将他们带在城内石家弄里，听候娘娘发落。"大窦听见，便向小窦、化儿说道："好了，现在又买两个来了，大家不要再成日家的争风吃醋的罢，以后将这两个带进来，每人一个，不偏不倚的。"小窦笑道："亏你想得出。"化儿说道："且慢欢喜着，这两个带进宫来，连能儿三个了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不会不露出马脚来的。大家都要想出一个好法子来，图长久的快乐才好呢。"大窦道："用不着你来多虑，我昨天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，如今三个完全送到绿室里，大家轮流去寻乐，你看如何呢？"小窦笑道："这个法子好极了！就是这样的办吧。"这时能儿听见他们的话，料想不是章帝，便在床底下一头钻了出来，一把将小窦搂住，笑道："你们做的好事。我这样的极力报效你们，还不知足，一定要外面去拉了两个来，可不怕我动气么？"小窦笑道："我的儿子，你不要疑心，那两个随他是什么美男子，我总不去乱搭就是了。"能儿笑道："好哇！这才是从一而终的好情人啊。"大窦便吩咐黑时派人在晚上将两个带到濯龙园里的绿室里去，同时也命能儿搬了进去。

原来这买来的两个乞丐，一个叫做梅其，一个叫做颜固，两副面孔，生得

倒也十分不错。可是生在一个贫苦人家，不幸因为生计的逼迫，竟陷入如此的害人之窟。你道可叹不可叹呢？他们进了绿室之后，化儿便来替他们打扫干净，夜间悄悄的命人搬了许多摆设东西进去。不到数日，居然将一个绿室收拾得和绣房一样。每日按时命心腹太监送酒送饭进去，给他们吃。过了三四个月后，在宫里的太监和宫女，谁也知道有这回事的了。但是大家见魏老儿那个榜样，谁也不肯去寻死的，只好睁着一只眼，闭着一只眼，明知故昧的不敢去多事。可是大小窦因为自己有了隐事，便不得不笼络宫中的人，遇事卖情赏识，将一班宫中太监，颠倒得五体投地，再也不敢生心。上下一气，只瞒着章帝一个人。小窦的迷人手段，更加厉害。她对于太监，挥金如土的结纳；对于一班宫女，见里面有几个稍露头角的，即用一个调虎离山的计策来，也教她们去得着一些雨露；呆笨的却也比从前宽待十倍，所以上下没有一个不死心塌地的供她驱使。有一天，章帝在大窦那里住宿，化儿便与小窦商议道："今天万岁爷在娘娘那里幸宿，我们也好寻一夜乐去了。"小窦点头答应道："你先去，我因为腹中痛，要吃一杯姜桂露，然后我再去就是了。"小窦说罢，便命宫女到坤宁宫里去取姜桂露，顺便探探万岁睡了不曾。那宫女答应去了。不多时，那个宫女手提一个羊脂玉的瓶子，走进来笑道："我方才走到淑德宫门口经过，站在游廊下，细细一听，只听得娘娘好象有什么地方不自在的样子，只是呻吟个不住，同时又听得万岁爷也是又喘又哼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呢，敢是他们得病了不成？"小窦听说这话，向化儿一笑。化儿会意，也掩口笑个不住。小窦向她笑道："痴货，他们这病是天天发的，你不晓得。"她道："这真奇怪了，她们有病第二天还能那样的精神抖擞么？"小窦道："娘！不知世务的丫头，还不给我滚出去。"那宫女吓得趑趔着脚走了。她便对化儿笑道："他们已经在那里交锋了，你也该上马了。"她笑道："去是想去，可是他们那里三个人，叫我怎样应付得来呢？"小窦笑道："你不用怕，我吃了姜桂露，便来助你一阵就是了。"她笑着说道："你可要快一点儿来呀，千万不要临阵脱逃呀。"小窦笑道："你放心罢，我绝不会的。"她点头笑道："我也知道你熬不住的。"她说罢，轻移莲步，径向濯龙园而来。这时正当八月里的时候，一阵阵的凉风从迎面吹了来，好不爽快。她遮遮掩掩的进了园。一天月色，皎洁如水。那望荷亭左面，一簇桂树正放着金黄色的嫩蕊，微风摆动，送过了许多香气，她何等快活！暗道："良宵美景，不可虚度，天上月圆，人间佳会，天下再有称心的事，恐怕也及不上我们的快乐了。"她何等满意！一转眼走过望荷

亭，离开假山，不过有一箭多路之遥，瞥见一块大石头后面，转出一个东西来，浑身毛毵毵的，黑而发亮，双眼和铜铃一样，大约全身有水牛这样的粗细，一条舌头拖出下颏，足数有二尺多长。她吓得倒退数步，忙要声张，无奈喉咙里象被人捏着一样，再也喊不出，闪着星眼朝那东西只是发呆，那时心里好象小鹿乱撞一般。那东西煞是可怪，见了她，霍的壁立起来，拱着两爪，动也不动。她吓得三魂落地，七魄升天，回转身子拔步就走。那东西一路滚来追着。她可是心胆俱碎，慌不择路的四下里乱奔。那黑东西一步一趋的跟着。她可急了，冷不提防脚下绊着一缕荼蘼藤，立身不稳，折花枝扑地倒下。那东西吱吱的滚上她的身边。她只哇的一声，便昏厥过去了。再说小窦吃了一杯姜桂露，那肚子里不住的呼呼乱响，停了一会，果然轻松得许多了。她便走到梳妆台前，用梳子将头发拢了一拢，又将脸上的粉匀了一匀，慢条斯理的整了半天，才慢慢向濯龙园里而来。不一时，到了绿室的门口，轻轻的用手在门上弹了两下子，马上里面就有人将门开了。她走进去，只见他们正在那里猜数游戏呢。能儿见了她，跑过来一把将她拦腰抱住，口中说道："我的娘，你怎的到这会才来呢？"她笑道："谁能象你们成日价的一点事情也没有呢？"她说罢，便向他们笑道："化丫头见我来了，藏头露尾的到哪里去了？"他们听说，不禁诧异问道："她几时来的？"她笑道："还瞒我呢，你们当我不晓得么，她早就来了。你们捣的什么鬼，快点告诉我。"能儿急道："谁哄你呢，她果真没有来啊？"小窦听得这话，好不惊异，忙道："她在我前面来的，到哪里去了？"能儿道："也许是碰见哪位姐妹，拖她去谈话，也未可知。"小窦忙道："胡说！此刻谁不困觉呢？她莫是走错了路不曾，我想决不会的，又不知出了什么岔子了，我们可去寻寻她。此刻更深夜静的，你们不妨也随我一同出去，大家仗仗胆。"他们一齐答应着，随她走了出来。此刻画阁上已敲到三鼓了。四个人在月光下面，一路寻出园来，可是未曾看见她一些影子。小窦和他们一齐啧啧称怪，正要回到园中，瞥见长乐宫的后面，有一个黑影子一闪。小窦悄悄的问道："谁呀？"那黑影子便闪了出来。她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黑时。小窦问道："你这会子还在这里做什么呢？"他道："娘娘吩咐我在这里把守的，恐怕有生人进去，看出破绽来的。"小窦忙问道："你看见化儿没有？"他道："怎么没有看见呢？我方才在黑地里见她一个人，偷偷摸摸的溜进园去，我也没有去喊她。"小窦说道："这可奇了，一个人究竟到哪里去了？"她说着，又领他们重行进园，各处寻找了半天。刚刚过了望荷亭，能儿忽然说道："兀

的那玫瑰花的右边，不是一个人躺在地上么？"她们听说这话，不由的一齐去望，只见玫瑰花架西边，果然有一个人睡在草地上。他们一齐走到跟前一望，不是化儿还有谁呢。但见星眸紧合，玉体横陈，仰在地上，动也不动。小窦见此情形，吃惊不小，忙探身蹲下，用手在她的唇边一摸，只有一丝游气。小窦忙教他们三人将她扶起来。能儿将她背进绿室，放在床上，按摩了半天，才听她微微的苏醒过来。她口中轻轻说了一声，吓死我也！小窦忙附着她的耳朵边，问道："你碰到什么了？"她听见有人问话，才将杏眼睁开一看，不禁十分诧异的说道："我几时到这里来的？"小窦便将方才寻她不着的一套话告诉她，又问她究竟是碰到什么了。她便将遇怪的情形说了一遍，众人无不称奇。大家又说了多时，才配对儿同入罗帐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章帝到了第二天的早朝已毕，先到坤宁宫。有个宫女对他说道："小窦娘娘身体不安，万岁晓得么？"章帝忙问道："你怎么知道的？"那个宫女说道："昨天晚上，有一个宫女到这里来取姜桂露的。"章帝听说她有了病，便放心不下，忙不迭的转到小窦的宫里，只见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章帝好生奇怪，便又转道到留风院里，也不见化儿，心中愈加疑惑。便又到小窦的宫中，耐着性子一直等到辰牌的时候，才见她们云鬓蓬松的走了进来。章帝见此光景，不觉十分疑惑。她们见他坐在这里，不禁也就着了忙，粉庞上面，未免露出一种羞愧的情形。章帝便问她到哪里去的？小窦突然被他这一问，不禁哑口无言。化儿虽然是伶俐过人，但是到了这时，也就失却寻常的态度了。章帝也不去和她们讲话，随即下了一道圣旨，命人大举搜宫。这正是：

君王窥得宫中隐，妃子将为阶下囚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　卖草兔壮士遇知音　捉山猫英雄逢艳侣

话说章帝见了这样的情形，料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暧昧的事情了，他怒气冲冲的龙袖一展，回到坤宁宫，使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计，突然下了一道旨意，大举搜宫。小窦赶紧着人去关照大窦，叫她设法阻止。谁知大窦还未到坤宁宫，只见许多锦衣校尉，雄纠纠的闯进了淑德宫，翻箱倒箧，四处去搜，查了一会子，见没有什么痕迹，急忙又赶到别的宫里去搜查。整整的闹了三天，竟一点痕迹没有。章帝好不生气，又下旨将宫里的大小太监带来了，向他们说道："如今宫里出了什么花样儿，料想你们一定是知道的，快快的说出来，孤王还可以饶恕。倘有半字含糊，立即叫你们身首异处了。"那些太监早受过大小窦的嘱咐，谁敢泄漏春光？一齐回答道："求万岁开恩，奴才等实不知情，如其万岁不相信，请尽搜查，若查出私弊来，奴才等情愿领罪就是了。"章帝又软敲硬吓的一番，无奈那一班太监，再也逼不出一个字来，章帝没法，又命将一班宫娥彩女带来，严询了一番。果然有一个宫女将她们的玩意儿一一的说个清楚。把章帝气得发昏章第十一，火速命人到濯龙园里去拿人。谁知那几个校尉，完全是大窦的心腹，到了濯龙园里，将能儿等私放走了，然后放起一把火来，烧得烟焰障天，连忙回来奏道："臣等奉旨前去捉人，谁知到了园里，那绿室突然伸出一双绿毛大手来，足有车轮般大。臣等忙拔箭射去，谁知一转眼，浓烟密布，就起火了。"章帝听说这话，不觉毛骨悚然，隔了半天，猛的省悟道，这莫非是他们的诡计么？他连忙亲自到濯龙园里去查看，只见浓烟密布，火势熊熊的不可收拾。他忙命人前去救火。这时众内监七手八脚的一齐上来救火。不一时，火势渐衰，又被他们大斗小戽的水一阵乱浇，已经熄了。章帝便亲自到火场上去察看，只见除却已经烧完的东西，余下尽是些妇女应用的东西，凤履弓鞋，尤不计其数。其中有一双珍珠穿成的绣履，章帝认得是小窦的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醋向胆边生。他却不露声色，回到坤宁宫，便下旨将小窦、化儿一并收入暴室。还有许多宫女，只要一有嫌疑，便照

样办理。这一来，共杀大小太监一百余人。大窦后着她那付迷人的手段，竟得逍遥法外，未曾谴责，这也是章帝的晦气罢了。章帝自从这一来，不知不觉的生了一个恼气伤肝的病，渐渐不起。到了他驾崩之后，窦氏弄权。和帝接位，幸亏他除奸锄恶，将窦氏的根株完全铲去。以后便经过了殇帝、安帝、顺帝、质帝以及到汉桓帝。可是以上这几个皇帝的事实，为何不去叙叙呢？看官要知道，小子做的本是艳史演义，不是历史纲鉴，所以有可记便记下来，没有什么香艳的事实，只好将他们高高的搁起，拣热闹的地方说了。

闲话少说，如今且说洛阳城外媚茹村，有两个猎户：一个姓吴名古，一个姓陆名曾。他两个生就千斤大力，十八般兵器，马上马下，无所不通。他们镇日价登山越岭，采猎生活。有一天，他们到日已含山，才从山里回来。原来这陆曾才十八岁，那吴古却有三十多了。他两个俱是父母早亡，无兄无弟的孤儿。他们因为常常在一起打猎，性情十分契合，便拜了弟兄。吴古居长。陆曾本来是住在悲云寺里的，自从结拜之后，便搬到媚茹村来与吴古同住在一起了。这天他们两个人，打了许多獐兔之类，高高兴兴的由山里回来。二人进了屋子，陆曾将肩上的猎包放了下来，对吴古笑道："我们今天吃点什么呢？"吴古笑道："随便吃些罢；不过我这几天闷得厉害，想点酒吃吃，难得今天又猎了两只野鸡，何不将它烧了下酒呢？"陆曾拍手笑道："好啊！我正是这样的想法，我来办酒，你去烧鸡好么？"吴古道好。陆曾便提了一只小口酒瓶，顺手提了两只灰色的大兔子，出得门来向西走过数家，便是一家酒店。他笑嘻嘻的走了进去，将兔子往柜台上一放，说道："葛老板，这两只猎包，你估量着值得几文，请你换些酒把我们。"那帐台子上坐的一个人，抬头朝他望了一眼，便摆下一副板板六十四的面孔来说道："陆曾！你什么缘故，隔几天总要来缠一回？我们的酒，须知是白灼灼的银子买得来的，谁与你这些猎包调换呢？"他听说这话，便低声下气的向那人笑道："葛先生，今天对不起你，请换一换，因为天色晚了，送到洛阳去卖也来不及了。只此一遭，下次断不来麻烦你老人家的。"那葛先生把脸往下一沉说道："陆曾！你太也不识相，一次两次倒不要去说，你到我们这做生意的人家来，不应拿这样东西蹭蹬我们。"陆曾听他话，不禁疑问道："葛先生，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这两只猎包就不值钱么？"他道："谁说你不值钱的，不过你不晓得我们的规矩罢了。"陆曾笑道："既然值钱，就请你换一换罢！"那姓葛的听这话，将笔往桌上一掷，说道："你这个家伙，忒也胡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，难道你的耳朵有些不管用么？别

的东西可以换酒，惟有这东西不可以的。”陆曾赔笑道：“你老人家方才不是说值钱的么，既然值钱，又为什么兀的不换呢？”他大声说道：“你这猎包，只可到洛阳去卖，自然值钱，要调换东西，随你到谁家去，大约没有人要吧！”陆曾笑道：“究竟是一个什么缘故呢？”他道：“你也不用缠了，请出去罢。再在这里，我们的生意还要被你蹭蹬尽了呢。你要换酒，你去寻金老板，我不相关。”陆曾道：“请你不要讲这样的推牌的话，换便换，不换算罢，什么金老板银老板的？”他怒道：“不换不换，快点请出去，休要在这里叽嘛噜苏，谁有空子与你讲这些废话。”陆曾到了这会，真是忍无可忍，耐无可耐，禁不住心头火起，大声说道：“换不换有什么要紧呢，谁象你鼓眼暴筋的，哪个来看你的脸嘴呢？不要这样头伸天外的，自大自臭，我陆曾也是拿东西来换你的酒的，又不是来白向你讨酒吃的，何必这样的赤头红脸的呢！”那姓葛的听他这句话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将桌一拍，大声骂道：“滚出去！”陆曾听这一骂，禁不住将那一股无名的孽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便泼口骂道：“好杂种！出口伤人，谁是你吃的小鱼小虾？抬举你，喊你一声先生；不客气，谁认得你这野种。咱老子的饭碗也不摆在你的锅上，你好骂谁，你将狗眼睁开，不要太低看了人。”他正在骂得起劲的当儿，早惊动了金老板从后面走了出来，见葛先生被他骂得闭口无言，做声不得，忙上前对他笑道：“陆曾，你今天又为什么事情，在这里乱发挥人呢？”陆曾见他出来，忙将以上的话告诉与他。他笑道：“原来为着这一些事儿。葛先生，你忒也拘谨了，就换些酒与他，又何妨呢？”他说罢，便自己亲自动手倒了一瓮子酒，对他笑道：“你却不要怪他，你不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规矩，看见兔子和老鼠，是第一讨厌的；象你前几次拿几只野鸡，不是就换给你了吗？”陆曾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规矩呢？”金老板道：“大凡做生意的，都怕忌讳，这兔子是最会跑的，如果看见了兔子，那一天的生意必定尽跑光了，一笔不成功的。”陆曾笑得打跌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我却不知；早知有这样的规矩，无论如何，也不将它拿来换酒的。”金老板笑道：“只管拿来，我是不怕忌讳的。”陆曾又道谢了一番，才将酒瓮提了动身，到了家里。吴古已经将鸡肉烧得停当，正在那里往碗里盛呢，见了他便抬头向他说道：“你去换酒，怎的到这会才来呢？”他笑道：“还要问呢，险一些儿与那酒店里的一个牛子动手打起来。”吴古忙问道：“换酒公平交易，有什么争执呢？”他笑道：“要是照你这样说，倒没有什么话说了。偏是那个牛子，歪头扭颈的不要野兔，他说这猎包，最蹭蹬不过。”吴古笑道：“你是拿兔子与他去换酒的吗？”他道：“是的。”

吴古笑道:“怪不道人家不肯换,这猎包可卖不可换的,他们这些生意人见了,是犯恶的。”他道:“后来金老板从后面出来,倒倾了一瓮子好酒与我,你道可笑不可笑呢?”吴古笑道:“这金利他本是个再好没有的人,他在这媚茹村上,倒很有些善名。”陆曾道:“那金老板果然不错,一出来就满口招呼我,我倒不好意思起来。”他说着,便扳起瓮子,倒了两大碗,向吴古问道:“大哥,你吃暖的,还是吃冷的?”他道:“现在天气这样的冷法,怎好吃冷酒呢?”他道:“那么就将酒瓮搬到炭炉子上面,一边吃一边温罢。”吴古道好。他便将酒瓮子搬到炉子上面,坐下来先倒了两大碗,送一碗与吴古,一碗放在自己的面前,拿起筷子,夹了一块鸡肉,放在嘴里,啍咽啍咽的吃了,不禁皱眉说道:“忒咸了。”吴古笑道:“盐被我放得失手了,所以咸一些儿,我不喜欢吃淡,所以多放点盐,吃起来较有味些。”他说罢,便端着酒碗,呷了两口。陆曾也端起酒碗喝了几口,两个人一面吃酒,一面谈话,一直吃到二鼓以后。正要收拾去睡觉,猛听得外边人声鼎沸,呐喊震天。陆、吴二人大吃一惊,忙开门一看,只见有许多人手里执着兵器,东一冲西一撞,好象是找什么东西似的。

这正是在腊月中旬的时候,月光如水,寒风猎猎,将二人吹得满面发火。陆曾耐不住翻身进房,取出一把佩剑,一个箭步穿出门来。吴古忙对他说道:“兄弟,你要到哪里去?”他道:“我去看看,究竟是一回什么事?”吴古忙道:“事不关己,何必去多事呢?”他道:“我且看看再说。”他说罢,方要动身,猛听有一个人连哭带喊道:“啊呀!我的兄弟被那畜生咬死了。”陆曾听了这话,便向吴古说道:“你听见么,这准是什么野兽冲到我们这里来了。你在家里守门,让我去结果了它,好替大家除害。”吴古道:“兄弟你去须要当心,千万不要大意。”他点头答应,大踏步向西走来,只见前面一个五谷场上,站了足有二百多人。灯球火把,照耀如同白日。大家虚张声势的在那里只是呐喊,却一个也不敢移动。他走到他们的跟前,只见那些人一个个缩头攒颈的站在朔风之下,不住的抖个不止,还有的连裤子都没有穿,蹲在众人的当中,手里拿一把火来,预备去打野兽呢。他扬声问道:“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的?”有两个朝他上下一打量,冷冷的答道:“我们是打野兽的,你问它,难道你还敢去打么?”他笑道:“什么野兽这样的厉害,要这许多的人在这里打草惊蛇的。”众人一齐说道:“你这两句风凉话,说得倒好听。我们这里二百多人,还不敢与它去碰险呢。”他道:“嗄!我倒不相信,什么畜生这样的厉害呢?”众人道:“你要问么,就是西谷山上著名的大虫,名叫赛狻猊,它不知怎样,好端端的要和

我们做对，竟到我们的村里来寻食了。”他笑道：“这畜生现在到哪里去了？”众人一齐说道：“现在到西边的深林子去了，你难道还敢去捉它么？”他听这话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“我不敢捉，就来了吗，可笑你们这班脓包，空看人倒不少，原来全是豆腐架子啊！”他说罢，便一个箭步，离开了五谷场，耳朵边还听他们在那里叽咕道：“哪里来的这个冒失鬼，不知死活，他就想去捉大虫，岂不是自讨其死么！”还有个人说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忒也没有良心了，谁不知道这畜生厉害呢，他要去，你们当阻止人家，他这一去，还怕不将小性命送掉了么？”他耳朵里明明听着，却不去睬他们，一径向西边而来。不多时，已到树林的面前，他紧一紧束带，握住佩剑，仔细一听，果然听里面啅咽啅咽的声音。他暗道：“不好不好，已经被这畜生伤了一个人了么？”他蹲下身子，趁着月光向林子里面瞧去，只见一只极大的斑斓白额吊睛大虫。他暗道：“它在林子里，千万不能去捉，要将它引了出来才行呢。”他俯首寻了一块碗大的石头，擎在手中，运动全力，对定畜生的脑袋掷去。只听得壳秃一声，他知道打中了，便不敢怠慢，立个势子等待它出来。这时候听得怪吼一声，好似半空中起了一个霹雳，那大虫由林里跳了出来，直奔陆曾扑来。他赶紧将身子一歪，往斜刺里一蹿，那大虫扑了一个空，剪了一剪尾巴，壁立起来，伸开前爪，复又扑了下来。他便将剑往上一迎，禁不住险些连剑震脱了手。他飞也似的又让到旁边，料瞧那大虫前爪已被划伤。那大虫狂吼一声，却不奔他，直向村里奔来，将一班站在五谷场上的人，吓得魂落胆飞，没命的向家里逃去。霎时家家闭户，个个关门，一个影子都看不见了。那大虫转过濠河，直向五谷场上奔去，陆曾哪里肯舍，拔步飞也似的追到五谷场边和大虫对了面，一冲一撞的斗了多时，那大虫渐渐的爪慢腰松。陆曾正要下手，那大虫回头直向村后面奔去，他仍然紧紧追去。不多时，追到一家的花圃里，那大虫一探腰，伏在地下，动也不动。他却疲倦了，站在大虫的面前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执剑，喘息不止。他两个熬了多时，陆曾一纵身，抡剑就刺。那大虫霍地跳了起来，举起右爪，劈面抓来。他将头一偏，让过它一爪，跟手还它一剑。那大虫吼了一声，跳开了数丈。他追上来，又是一剑，那大虫就地一纵，四足离地足有四尺多高，他赶紧往边一蹿，差不多刚立定脚，那大虫张开血盆似的大口，摇一摇头，就要来咬。他忙将身子往后一缩，冷不提防脚底下绊着一块石头，便立脚不稳，堆金山倒玉柱的跌了下去。那大虫赶过来，两爪搭着他的肩头，张口就咬。他急用剑削去。只听咔嚓一声，那大虫的下颏，被他削去。那大虫受了

痛，没命的把头一埋，正埋在他的胸口。这一撞，他却吃不消了，便不知不觉的昏厥过去。幸亏那只大虫也就死于非命了。不表他昏厥过去，再说这花圃里主人，姓孙名扶，乃是一庄的首领。他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就死了，只留下他的夫人童氏和一个女儿，小字寿娥，并有良田千顷，富为一县之冠。童夫人自丈夫死后，恐怕有人想谋产，害她们母女两个，所以请了二十个有武艺的人，在家保护。今晚听说西谷山的赛猤猤，撞到他们的村上来吃了好几个人了，不禁魂飞胆落，忙吩咐一班保家的，前门十个，后门十个，加意防范。母女两个，却躲到后面一座高楼上。恰巧陆曾赶到她们家花圃和虎恶斗，她们看得清清楚楚。后来见陆曾与虎全倒在地下，动也不动，童夫人与寿娥一同下楼，喊一班家丁到花圃里去看看究竟。那守后门的十个人，各执兵器蜂拥向花圃里而来，瞥见一只头如笆斗，腰广百围的大虫，倒在血泊里，不禁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一齐回身要走。有一个喊道："它已经死了，怕的什么呢？"众人齐道："你不用来捣鬼，那大虫是不曾死，休要去白送了性命罢。"那人笑道："你们难道全是瞎子吗？兀的那地下的不是大虫的下颏么？它如果是一只活的，见你们来，还这样的文风不动么？"众人听他这话，很有道理，便一齐立定了脚步，再仔细一看，那大虫的身旁边睡着一个人，手里还执着一把雪亮的青锋剑呢。有一个说道："怪不道这大虫丢了性命，差不多一定是这个人将它刺死的。"众人齐声道是。这正是：

一灯如豆行将熄，幸遇添火送油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　妙手侍茶汤落花有意　冰心明礼义流水无情

却说众人在月光之下，只见那一只已死的大虫左边，还有一个人卧在地下。有个家丁用手一指道："兀的那地上不是一只宝剑么？这人一定是与这畜生奋勇恶斗的。如今是受了重伤，倒在那里，不知死也不曾。"众人道："管他死不死，我们且去看看。"说着，大家一齐拢近来，七手八脚。先将一只死大虫拖在一边，然后有一个人走过来，在陆曾的心口一探，忙道："人没有死呢，心口还不住的跳哩。"他说罢，又在陆曾的嘴上一摸，果然还有一丝游气。大家便分开来，一面抬着大虫，一面抬着陆曾，一径向前面而来。不多会，走到百客厅后面的一间小书房门口，就有一个人说道："你们可将这人先抬到书房里的榻上放下来，先去到太太那里请示办法。"众人称是，便将他送到书房里的榻上安置下来，那大虫就摆在书房门口的阶沿下面。有两个家丁，飞也似的上楼去报告了。不多时，童老夫人带着寿娥和一群婢女，慢慢的走了近来，见了那只死大虫，不禁倒退数步。那群仆妇吓得忙不迭的就要回身躲避。有个家丁喊道："老虎死了，请你们不要害怕罢。"众婢女才止住脚步，一齐说道："天哪！出身出世，从未看见过这样大的老虎呢。"童老太太携着寿娥的手，向众人问道："你们将那打虎的汉子，放在哪里去了？"众人一齐答应道："放在书房里面呢。"童老太太听说，不觉勃然大怒道："你们这些奴才，真不知高下，凭空的将那个汉子放到小姐的书房里去做什么呢？随便将他放到什么地方就是了。"众人吓得互相埋怨着，不应将他抬了进来的。倒是寿娥开口说道："娘啊，你老人家这话未免忒也冤枉人了，女儿的书房，又不是绣房，人家命在呼吸，别的地方也没有床，放在这里，也没有什么不是之处，难得人家有这样的好心，肯出力为众人除害，难道我们这一点功德反而不能做吗？"她说罢这番话，童老太太连连说道："我的小姐，这话果然有见识，而且又有良心，倒是我错怪了他们了。"她听罢，取出手帕，将樱口一掩，向众家将嫣然一笑，随着童老太太走进书房。只见卧榻上睡着一个二十内外的男子，头戴六

楞英雄帽，上身穿着一件豹皮密扣的紧身的小袄，下面穿着一件绣花裤裤，足上登一双薄底的快鞋，腰里悬着一只空剑鞘，一张英俊秀丽的脸，着实惹人怜爱。可是紧闭双目，半声不响。她打量了半天，不禁将一股纯洁的恋爱，从足上一直涌到头顶的上面。她不由的开口问道："这人究竟死与未死？"众人一齐答道："心头尚跳，嘴里还有一丝热气呢。"她便向童老太太说道："如今既然将人家抬到这里，当然救人救彻，须要赶快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将人家弄活了才行呢！"童老太太道："那个何消你说得，我自有道理。"童老太太便对一个家将说道："你快些去到西村去将白郎中请来。"她这句话还未说完。寿娥忙道："我的太太，你老人家又乱来了。"童老太太道："他这个样儿，不请先生来替他诊视诊视，难道就会回生么？"她急道："我们太太遇事真会胡缠，人家又不是生病，需不着郎中先生来诊视；眼见这人是与大虫斗了多时，受了重伤，或是有别的原因，也未可知。"童老太太笑道："我真老糊涂了，还是小姐这话说得是。我看如真受了重伤，我楼上还有参三七，这东西能够舒筋活血的，要是拿出来给一点他吃吃，倒也很好的。"她点头笑道："这法子倒不错，但是人家命在顷刻，就请老人家去拿罢。"童老太太连忙答应，走出了门，径上楼去取参三七了。这里寿娥忙指点众人，将他扶了坐起来，自己便走到榻前，一歪身子坐了下来，捏着一对粉拳，在他的背上轻轻的敲个不住。不多一时，陆曾才微微的舒了一口回气，将眼睁了一睁，复又闭起，又停了一刻，才算将那股飞出去的魂灵收了转来，睁眼仔细一看，只见自己坐在一张极其精致的绣榻上。那屋里摆设得金光灿烂，华贵非常，还有多少人挺腰凸肚的站在榻前，自己好不诧异，暗道："这算奇了，我方才不是倒在那家花圃里的草地上么，怎的一昏迷，就会到这里来呢？不是碰见了鬼么？"他正要开口问话，猛的觉得后面有人替他捶背，不由得回头一望，只见一位千般袅娜、万种艳丽的女郎坐在他的身后正捏着粉似的拳头，给他背上轻轻的敲着呢。他不禁大吃一惊，心中不住的突突乱跳，忙问道："小姐何人，救我性命？"她见他问话，便住了手，立起来，婷婷袅袅的走在卧榻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，先用那一副水莹莹的眼睛向他一飘，然后说道："你休问我，请将你的名姓说与我听听看。"他忙说道："小子姓陆名曾，只因昨晚村上闹着捉虎，我也就出来帮助了；不想那一班捉虎的人都是些衣架饭囊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只是在一起呐喊示威，却没有一个胆大出来，和那畜生见个高下。当时小子见那畜生已经伤害二人，若不上去奋勇擒捉，恐怕那畜生得步进步，那么全村的人都要受

他的影响呢。所以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上前和那畜牲厮拼，满想一剑将那个畜生结果了，也好替大家除害；不料那畜生竟厉害非凡，和它一冲一撞，足足斗了八十余合，莫想近它的跟前。它以后便奔到了一家花圃里，我也跟着它赶到花圃里，那时我也就下了决心，非要将那个畜生结果了，才回去呢。在花圃里斗到分际，被我一剑将它的下颌削去，可是那畜生受了痛，没命的向我一扑，我避让不及，竟被它扑倒在地下。那时我也不指望有性命了。昏昏的不知何时到这里。请问小姐尊姓大名？”众家丁便抢着将上面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又将她家姓名告诉与他。他十分感激，正要下床拜谢，刚一抬身子，那两胁下面奇痛异常，禁不住复又坐了下来，她坐在他的对面，见他这样，已猜到要拜谢，见他方要下床，眉头一皱却又坐了下去。便料定是身上哪一部分受了重伤，忙道：“将军奋威，将这畜生除掉，村上受惠非浅，奴家也感激无地了。不要拘那些无谓的礼节，反使奴家心中难受，请静养身体罢。”她说罢，香腮带笑，杏眼含情，不知不觉的又向他打过了一个照面。陆曾抱拳当胸，口中说道：“垂死蒙救，再生大德，不知何时才能报答于万一呢！”她忙答道：“将军哪里话来，请不要如此客气。”她刚刚说到这里，童老太太扶着一个丫头，走了进来。见他已经苏醒过来，自是欢喜，忙向寿娥说道：“参三七我记得楼上有一大包的，不知道被他们拖拉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寻了半天竟没有得着。这里带来三钱老山西参，我想这东西，他也可以吃的。”寿娥道是。陆曾正在与她说话的当儿，瞥见走进一个六十多岁满面慈祥的老太太来，他便料瞧着一定是童夫人了，他便说道：“太太驾到，小子身受重伤，不能为礼，万望太太恕罪。”童夫人忙道：“不须客气，不须客气；你是个病人，赶紧睡下去躺着，养养精神，我决不怪你的。”陆曾又千恩万谢的告了罪，才躺了下来。童太太忙命丫头将老山西参拿去煎汤，自己将椅子拉到榻前坐下，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陆曾道：“承太太问，贱姓陆。”她又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家里共有什么人？”他道：“小子名曾，家严家慈，在小子三岁的时候弃世了。”她道：“可怜可怜！你的父母弃世得早，可是谁将你抚育成人的？”他流泪道：“自从家父母归西之后，小子那时人事还未知，终日的嗷嗷的啼哭，要饭要茶的。那一班邻居，因为年岁荒歉，俗语说得好，只添一斗，不添一口，谁也不肯将人家的子孙，拉到自己家里去抚养，后来连喂养的奶姆都走了。小子在赤地上啼哭了几天，一粒米珠都没有下肚，忽然来了一个老和尚，将我抱去，抱到他们的庙中，朝茶暮水的一直将我抚养到十三岁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童老太太合掌念道：“阿弥

陀佛，天下竟有这样的好和尚，还怕他不成佛么？”陆曾见她念着，便住口不说。她忙道：“以后怎样的？你再说下去。”陆曾继续说道：“那和尚法名叫修月，生成一身好武艺，他在没事的时候便教我各种武艺。我到了十四岁以后，便渐渐的知道人事了，以为修月老和尚待我这样的恩情还能忘却么，便三番两次的和他说，我是一个没爹没娘的苦鬼，承师父将我抚育到这样大，天高地厚的恩情，真是无法报答的了，但愿削发入山，随师父做一个供应驱使的徒弟，聊报洪恩于万一。谁知他道：“你不要如此，我看你这个样儿，并非是空门中人，将来富贵场中不难得着一个相当的位置；我们出家人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施恩于人，还望报答么，下次千万不要如此才好呢。”那时我再也不去相信他这些话，仍然请他收我做门下的生徒，他再也不肯，并且对我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太也不自省悔了，我几曾和你说过一句空话。我的徒弟也不计多少了，难道单独就不肯收你么，因为这入空门的一流人物，都有些道理的，你本是名利场中的客，怎能够自入空门呢。我就强自将你收录下来，不独灭你的寿算，而且又违及天意，双方均蒙不利呢。”我听他这些话，料想他是一定不肯收我了，只得将入空门的一层事情，高高搁起。到了十七岁的当儿，修月老和尚便向昆仑山去修道了，那时我又要随他一同去，他再也不准我去，只得留在他的庙中。成日家没事可做，便到各处山里去打猎。打了些野色，便到洛阳城里去换些米和酒，苦度日月。在去年八月里，遇着一个姓吴的，他也是个打猎的，端的十分好武艺，而且待人又十分和蔼可亲，也和我一样的无爹无娘，一个人儿。他的性情和我却合得来，二人便结拜了，他便教我搬到他的家里和他居住。我们两个人，差不多在一起有一年多了，虽然是异姓兄弟，比较同胞的确还要亲近十分呢。”他将这些话说完了，童老太太光是点头叹息不止。这时有个丫头，手里托着一个金漆的茶盘，里面放着一只羊脂玉的杯子，捧进来向童老太太说道：“西参已经煎好了。”童老太太忙道：“捧与这位陆哥儿，叫他吃了罢。”她说罢，便回过头来向他说道：“哥儿，这西参茶最补人的，你可吃了罢。”陆曾忙谦谢着，要坐起来。寿娥忙道：“不要坐了，现在不能动弹，还经得起坐睡下去么？”她说罢，便起身将杯子轻轻的接了过来，走到榻前，将杯子送到他的唇边，陆曾慌忙用手来接。她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你可不要客气了，就在我手里吃了罢。”陆曾见她这样，倒不觉十分惭愧起来。被她这一说，又不好伸手来接，满脸飞红，只得就在她的手里三口两口的吃完，便向她谢道：“罪过罪过。”她乜斜着眼向他一瞄，笑道：“用不着客气了。”

她说着，退到原位上坐下。大家又谈说了一会子，不觉天色大亮。

这时却忙坏了吴古，见陆曾出去打野兽，一夜没有回来，他在夜里因为酒吃得太多了，倒还未十分在意，再等他一觉睡醒，已是东方日出了。他见陆曾未有回来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一骨碌跳起来，出门去寻找。他出了门，由东村寻到西村，哪里见陆曾一些影子。他真着忙。那村上的人家，差不多还未有一家开门，都是关门大吉，估量着还只当大虫未死的呢。吴古寻了半天，仍然未见他一些踪迹，心中焦躁到十二分，不禁大声喊道："谁看见我的兄弟陆曾的，请你们告诉我？"谁知他喊得舌枯喉干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答应他一声的。他可急坏了，又兜了一个圈子，转到西边的树林子里，瞥见一个半截尸首倒在那里，头和肩膀都不知去向了。他不禁吓得一大跳，料想这尸身一定是陆曾无疑了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蹲下来抱着下半截尸首，大哭如雷。不多时，猛有的一个人在他的肩头上一拍，说道："你这汉子，发什么疯病，这尸首是我家兄弟，昨晚被大虫咬死的，要你在这里哭什么？"他听说这话，便仔细一看，果然不对，不禁站起来说道："晦他娘的鸟气，别人家的死人，我来嚎啕，恐怕除了我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了。"他说罢，垂头丧气的走了。再到村里，只见家家已经开门，三个成群五个作伴的，在那里交头接耳的谈个不住。这众人的里头有一个癞痢头晃着脑袋向大家笑道："谁不知大虫的厉害，偏生那个牛子，满口大话，他要去充大头虾，如今大虫也不见了，那牛子也不见了，我想一定到阎王那里去吃喜酒了。"又有一个说道："那个家伙，未免忒也不自量，我们还劝他不要去的呢，偏是他要去送死，却也怪不得别人了。"又有一个道："话不可以这样的说法，他如其果真没有本领，还敢这样的大胆么？死没死，还没有一定。"那个癞痢头将秃脑袋一拍，说道："你还在做梦呢，那只大虫何等的厉害，十个去，包管十一个送终。"那人道："送终不送终，也要算人家一片热心，万不能说人家自己讨死的。"吴古听众人议论纷纷，一头无着处。他正要向众人询问昨晚的情形，瞥见有两个人，从西边飞也似的奔了过来，对他们大声说道："好了好了，昨夜大虫被那个小英雄在孙家花圃里打杀了，现在孙府里面呢。"众人听说，一齐抢着问道："这话的确么？"他道："谁来哄骗你们呢！如果不信，孙府又不是离这里有一百里地，你们何妨就去看个究竟呢。"大家听了，也无暇多问，一齐蜂拥向孙府而来。更有那吴古跑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不多时，进了孙府，见大虫果然打死。众人七舌八嘴的说个不住，夸赞的，佩服的，不一而足。吴古听孙府的家丁说陆曾未死，受

了重伤，现在书房里面，不禁满心欢喜，大三步小两步的走进书房。见陆曾躺在榻上，好象陡得一方金子似的，抢过来，一把扯着他，口中说道："我的兄弟，寻得我好苦啊！"陆曾见他来，心中也甚欢喜，便将以上的事情告诉与他。他便问道："童老太太现在什么地方，让为兄的先替你去谢谢人家要紧。"陆曾用手一指道："坐在对过炕上的就是她老人家。"他听了，便转过身子朝着童老太太扑通跪下，磕了一阵子头，口中说道："承太太的盛情，将我的兄弟救活，我在这里给太太磕头。"童老太太忙教他起来，对他笑道："你也不用客气，你们兄弟有这样的好心，为众人除害，我们难道连这一点儿都不能效劳吗？"吴古又千恩万谢的一回子，便转过身子对陆曾说道："兄弟，你在人家这里，终有许多不便，倒不如背你回家去养息罢。"童老太太正要开口，寿娥抢着答道："吴大哥，你这话未免忒没有见地了；他是个身受重伤的人，怎能给你背回去呢？而且你们家里除了你，还有第二个人来服伺他么？在我家虽然伺候不周些，比较你家，我敢说一句，总要稍好一些的；如果陆大哥见疑，或是我们这里蜗仄，那么我们也不敢过于强人所难，即请回府罢。"陆曾忙道："小姐哪里话来，感蒙大德，报答有时，小子一向不喜装模做样的，辜负人家一片好心，小子就老实在府上叨扰几天罢。"她听说这话，不禁满脸笑容，说道："对呀！要这样才好呢。"童老太太便对吴古道："吴大哥，你请过来，我要与你商议一件事情。"这正是：

佳人情热殷勤甚，壮士冰心唤奈何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一回　人面兽心竟为窃玉容　忠肝义胆甘作护花人

话说童老太太用手向吴古一招，嘴里说道："你且走过来，我有话与你商量。"吴古便走到她的跟前，躬身问道："太太有什么话，只管请讲罢。"童老太太笑道："我有件事要奉请，不知你们两位肯与不肯呢？"吴古道："老人家有什么事情说出来，我们只要办得到，没有不答应的。"她道："我们这里保家倒不少，可是要有十分真正的本领，却很少的。在我意思，想请两位不要回去罢，就在我们这里，不过是怠慢一些吧，每年也奉赠点薄酬。"她说到这里，吴古忙道："你老人家趁早不要讲酬赠不酬赠的，我们不在府效力便罢，既在这里，还望太太赏赐么？不过我虽然肯在府上效劳，可是我的兄弟，未知他的意下如何呢，待我先去问问他，如果他答应，我是无可无不可的。"他说着，转身向陆曾笑问道："兄弟，你方才听见么？太太要留我们在府上效劳，这事你看怎么样呢？"陆曾笑道："你是个哥哥，什么事情全由你，我还能作主么？你答应，我就答应。"寿娥拍手笑道："倒是兄弟比较哥哥来得爽快。"她说着对吴古笑道："你也无须尽来推三阻四的了。"吴古道："只要我们兄弟答应，我还不答应？"童太太见他们全答应了，不禁满心欢喜，便向吴古说道："你可以回去将屋子里的东西一齐送到这里罢。"吴古笑道："不瞒太太说，我们的家内，除却四面墙壁而外，却再没有什么要紧宝贵的东西了；我回去将门锁一锁，就是了。"他便辞了童老太太回去，将门锁好，回到孙府。童老太太便命在自己的楼下，收拾出一个房间来与吴古居住；又在寿娥的楼下，收拾出一个房间，给陆曾居住。她的用意，不过因为他们两个本领实在不错，所以将他们的房间设在楼下，如果有了变动，以便呼应，陆曾便送到寿娥的楼下居住。

这一来，却是有人在背地里埋怨了。你道是谁，原来是众保家的中间有一个名叫盛方的。他本是一个落草的强盗出身。在去岁八月里的时候，听说孙府要请保家，他暗想自己做这个不正的勾当，终非了局，便投奔在孙府里面效力。他本来是个无赖之辈，见了她家这样的豪富，眼里早已起了浮云，三

番四次的想来施展手腕，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来；无奈童太太待人宽厚，没有地方可以寻隙。而且还有那一干保家的，虽然没有什么本领，但是比较平常人，终有些三脚猫，所以他虽然有这样的野心，可是受着种种不能昧良的逼迫，只得打消他的坏意。但是他见了寿娥这样的姿色，而且举止风骚，没有一处不使人倾倒，试想这样的匪徒，能不转她的念头么，成日价遇事都在寿娥面前献殷献勤的。可是自己的品貌生得不扬，凭他怎样去勾搭，寿娥总是淡淡的，正眼也不去瞧他一下子。看官们试想，寿娥虽然是个淫荡性成的女子，但是尚未破瓜，对于个中滋味尚未领略，而且还有一个喜美恶丑的心呢，她就肯毅然和这个言语无味、面目可憎的粗货勾搭了么？但是这盛方见她不理，还只当她是个未知事务的女子，含羞怕愧呢，兀的嘻皮涎脸的和她缠不休。她本是一个杨花水性的人，有时也报他一笑。这一笑倒不打紧，那盛方只当有意与他的呢，浑身几乎麻木得不知所云。其实她何尝是实心与他颜色的，不过是见他那一副尊容，不由的惹人好笑罢了。盛方竟得步进步的来勾搭了，有时竟将那心里的说不出的话，和她很恳切的求欢。她本想要大大给他一个拒绝，无奈自己的生命财产，完全系在他们一班人手里，所以不敢过于决裂，只得若即若离的敷衍着。这样的混下去，把个盛方弄得神魂颠倒，欲罢不能，那一股馋涎，几乎拖到脚后跟。可是日子久了。她仍是飘飘忽忽，不肯有一点真正的颜色露了出来，盛方不免有鱼儿挂臭、猫儿叫瘦之感，真个望梅止渴、画饼充饥。每每的碰见了她，恨不能连水夹泥吞了下去，每在背后，自己常常的打着主意，决定去行个强迫手段，可是见了她，赛如吃了迷魂药似的，就失了原有的主意，消灭到无何有之乡了，再等她走了，就后悔不迭的自己埋怨自己。这个玩意儿，不知弄了多少次数，仍然是汤也没有一汤，他可急煞了。有一晚上，盛方吃了饭，正要上夜班去守后门，他刚刚走到百客厅的后面，三道腰门口，瞥见有一个人从楼上下来，他在灯下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原来就是急切不能到手的她。他可是先定一定神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盛方，你的机会到了，今天再不动手，恐怕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。"他正自叽咕着，不防被她句句听得清楚，吓得连忙回身上楼而去，盛方一毫也未知觉，低着头只在那里打算怎样动手咧。不一会，只听得有个人蹬蹬蹬的由楼梯上走了下来，背着灯光，一径向他面前走来，他可是一时眼花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前一把将她往怀中一搂，口中说道："今天看你可逃到哪里去？"他刚说了一句，猛听得一声颤巍巍的声音，向他说道："盛方！你将老身抱住，意

欲何为?”盛方仔细一看,不禁倒抽一口冷气,赶紧将手放下,呆若木鸡的站在一旁,垂手侍立,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你道她是谁,却原来就是童老太太。停了半晌,童老太太开口问道:“盛方,你方才是什么意思呢?”他眼珠一转,计上心来。便对她撒谎道:“我刚吃过晚饭,预备后面去上班的,瞥见一个黑影子从后面出来,还当一个窃贼呢,所以上前来擒捉,不想原来是太太,我实在是出于无心,万望太太恕我鲁莽之罪。”他这番话竟将童老太太瞒过去了,连道:“我不怪你,这是你们应当遵守的职务。”她又奖励盛方一番,才到前面去,盛方吓得浑身冷汗,不禁暗暗的叫了一声惭愧,不是我撒下这个瞒天大谎,今天可不是要出丑了么,真奇怪了,我明明的看见她下楼的,怎的一转就不见了,莫非是到后面去了么?他疑神见鬼的到后面又寻了一会子,哪里有一些踪迹呢,他十分纳闷。到了第二天的饭后,只见她又从楼上走了下来,他便涎着脸上去问道:“小姐,你昨晚是不是下楼来的?”她听说这话,心中明白,便正色的答道:“我下楼不下楼,与你何关,要你问什么呢?”她说罢,盛方满脸飞红,停了半天,才搭讪着笑道:“我昨晚似乎看见你从楼上走下来的,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,我心中疑惑不决,所以问你一声的。”她也不答话,下了楼,径向后面而去,盛方万不承望她竟这样正颜厉色的,心早灰了半截;但是停了半天,忽然又想起她那一副声音的笑貌来,不禁又将那个念头从小肚子下面泛了起来,暗道:“大凡女子要和我们男人勾搭,万万没有一撮就成功的道理。她既然给了我多少颜色,或者是有意与我,也未可知;如果说她真正有意与我,那么她今天见了我,又为什么这样的冷如冰雪呢?”他踌躇了半天,忽然转过念头,自己对自己说道:“盛方!你忒也呆极了,这一点过门,你竟不能了解,还在风月场中算什么健将呢,我想她一定是用着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段来对我的,心上确然有意,可是她终是个女孩子家,不好意思向我怎样的摆出什么颜色来呢。她不是向后面去了么,我且去和她着实的碰一下,如果真没意思,那时我自然看得出来的。”他打定了主意,一径向后面寻踪而来,一直寻到后面的花园里,只见她和两个丫头在那园内游玩,两个丫头一齐在假山石下,坐在那里猜数作耍;她一个人却在绿晴轩的东边,背着手,正在那里赏玩梅花。他蹑足潜踪的溜到她的后面,一把将她往怀中一搂,笑道:“你今天可要依从我一件事情。如不然,我决不放你动身。”寿娥正在那里玩赏梅花,哪里提防从后面猛的被他一搂,大吃一惊,转过粉颈正要开口,又是一吻。把个寿娥气得柳眉倒竖,杏眼圆睁,厉声问道:“盛方!你作死了,越来

胆越大了，竟来调戏我了。还不放手，休要怄得我气起，马上喊人，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"他笑嘻嘻的说道："小姐，请你不要拿大话来吓我，须知我盛方也是个花月场中的老手，什么玩意儿，我都了解明白，无须再来装腔做势的了。请你快一些答应我吧，我也不是一个不知趣的，只要小姐可怜我，虽然粗鲁些，断断叫你满意就是了。"寿娥暗想道："我要是不答应他，他一定是不肯甘心将我放了；如其答应他，我就能轻轻的失身与这个不尴不尬的匹夫吗？"她柳眉一锁，计上心来，便对他说道："你真有心爱我么？"他听说这话，真个是喜从天降，忙道："我怎么不爱你呢，不瞒你说，自从见了你，差不多没有一时一刻将你忘掉了。"她笑道："既是这样，你且放手，我有两桩事告诉你，随你自己去斟酌好么？"他听说这话，就如奉到圣旨一般的诺诺连声，忙将她放了。她道："你今天要和我怎么样，那是做不到的，因为我们爹爹死了还没有三年呢；你果真爱我，目下且不要穷凶极恶的，等到三年过去了，我自愿嫁给你，如何？不独你我了却心愿，就是你也白白的占着一份偌大的产业。你不从我的话，今天一定要强迫我，做那些勾当，老实对你讲一句罢，你就是将我杀了，莫想我答应的。"他听说这话，便信以为真，忙答道："多蒙小姐的一片好心，我盛方也不是畜生，不知好歹的；小姐的好意，难道我就不晓得么？照这样说，就遵小姐的指示便了。"她又对他说道："但是还有一句话，要交代你，你可要遵办？"他连忙问道："什么事，只要小姐说出来，我没有不遵办的。"她道："就是你这鬼头鬼脑的，不管人前背后乌眼鸡似的，都要动手动脚的，自此以后，不再犯这个毛病。"他忙道："遵示遵示。"她说罢，便喊两个小丫头，一径回楼去了。他见她去了之后，那一副狂喜的样子，可惜我的秃笔，再也描不出来。他自言自语道："我本就料到我那心肝，小性命，小魂灵，一定有意与我了。等到三年之后，不独和小魂灵在一起度快活日子呢，还有许多屋房田地，骡马牛羊，锦衣玉粟。我的老天哪，还有一库的金元宝、银元宝，一生一世也受用不尽，留把儿子，儿子留把孙子，千年百代，我盛家还不是永远发财么？"他梦想了一阵子，不禁欢喜得直跳起来。他正在这得意的当儿，不提防有个人在他的脑袋上拍了一下子，然后笑道："你发的什么疯，尽在这里点头晃脑的。"他被他拍了一下子，倒是一噤，忙回头看时，原来是同伴鲁平。他不禁笑道："我快活我自快活，我有我的小鼻子，小心肝，小肉儿，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"他数莲花似的说上一大阵子，鲁平笑道："你看你不是耍贫嘴了么，今天究竟为什么事情，就快活得这样的厉害啊？"他将头摇得好象拨浪鼓

一般的说道："没事没事，与你没有什么相干。"鲁平笑道："不要着了魔啊，且随我去吃老酒。"他便高高兴兴的随他去吃老酒了。

光阴易过，一转眼到了第二年的腊月了。他度日如年的，眼巴巴的恨不得三年化作三天过去，好早些遂了欲望。不料凭空来了一个陆曾，起首他还未十分注意，后见寿娥步步的去趋奉他，将自己理也不理，才大吃其醋，但是表面上，还不敢十分过露神色，心里本已恨之切骨了。再等到陆曾的卧房搬到她的楼下，那一股酸火，从脚心里一直涌上泥丸宫，再也按捺不下，暗暗的打定了主意，便对同伴说道："你们看见么？这姓陆的与姓吴的，是现在才来的，太太和小姐什么样子的恭维他们，将我们简直看的连脚后跟一块皮还不如呢，试想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趣呢？"众人道："依你怎么办呢？"他道："依我办，太太和小姐恭维他们，不过是赞成他们的武艺，别的没有什么；我想今天饭后，将姓陆的姓吴的一齐带到后园，名是请他们指教我们的武艺，暗里在他们不提防的当儿，把他杀死，不是显我们的本事比他们好么？等他们死了，还怕太太不转过来恭维我们吗？"众人听他这话，一齐道好。到了饭后，他便去请吴、陆到后园去教导武艺。陆曾、吴古哪里知道他们的用意不良，便一口答应下来。这时童太太和寿娥听说陆、吴二人，今天在后园里教导大家的武艺，便也随来看热闹，到了园里，十个家将两旁侍立。陆曾对吴古道："大哥，你先教他一路刀法罢。"吴古笑道："偏是不巧，这两天膀子上起了一个疖，十分疼痛，你的武艺却也不错，就是你去教，也是一样的。"盛方本来是不注意吴古，见推举他，正中心怀，忙对他道："就请陆将军来指教，也是一样的。"陆曾不知是计，便走了过来，向他们抱拳当胸说道："兄弟粗知几手拳脚，几路刀枪，并不是十分精炼的，承诸位老兄看得起，一定叫兄弟出来献丑，兄弟只得应命了，可是有多少不到之处，还请诸位原谅一些才好呢。"众人都道："陆将军请不要客气，你的武艺谅必不错，就请赐教罢。"陆曾笑道："哪一位仁兄请过来，与兄弟对手？还是兄弟一人动手呢？"他还未说完，盛方手握单刀，纵身跳入圈子，口中说道："我来领教了。"他说着，冷不提防迎面一刀刺去。陆曾大吃一惊，便知道他们一定是不怀好意了，赶紧将头一偏，让过一刀，飞起一腿，正中在他的手腕。只听得呛啷一声，一把刀落在地上。陆曾何等的灵快，趁势一把将盛方领头抓住，一手揪着他的腰鞭，高高的举起，走了数步，将他往地下一放，笑道："得罪得罪。"他满面羞惭，开口不得。那一班人吓得将舌头拖出来，半晌缩不进去，谁也不敢再来讨没趣了，面面相觑。

陆曾挨次耍刀弄枪的一阵子，大家散去。童老太太满口夸赞。寿娥更是倾心佩服。到了晚上，盛方早打定了主意，暗想："自己今天被陆曾丢尽脸面，料想那寿娥爱我的一片心，必然是移到他的身上去了，此时再不设法，眼见这个天仙似的人儿要被别人占据了。"他暗自盘算了多时，猛的想出一条毒计来，暗道："今天直接到她的楼上，用一个强迫手段。她肯，已经失身与我，木已成舟，料想那个姓陆的也没有办法了；万一不肯，一刀将她结果了，大家弄不成。"他打定了主意，背插单刀，等到三鼓的时候，悄悄的直向她的绣楼而去。再说陆曾日间受了他们一个牢笼计，幸亏他的手脚快，不然，就要丢了他的性命。他暗自沉吟道："照这样的情形，难免有岔子出来；他们这样的来对待我们，一定是怀着妒嫉心了，万一深夜前来行刺，那才措手不及呢。"他想到这里，不由的打了一个寒噤，坐在床边，又想了一会子，越想越怕，便将单刀取下，摆在枕头旁边和衣倒下。谁知心中有事，一时也不能入梦，翻来复去总莫想睡得着，到了三鼓以后，正要起身小解，瞥见一个黑影子，从门隙里一闪。他晓得不对，连忙从床上轻轻的坐起，取了单刀下床，轻轻将门一开，只见那一条黑影子直向楼上而去，他更不敢怠慢，握着单刀，跟着也径上楼来。到了楼门口，只见那条黑影子，立在房门口，用着刀在那里撬门，从背后看去，好象是日里那个人，他暗道："如果是他到此地来，是想什么心事呢？"这正是：

饶君用尽千般计，回首还防背后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二回　扉上指声芳心惕惕　窗前足影醋火熊熊

话说陆曾见他那里用刀撬门，心中暗想道："他到她这里准是转什么念头的了，但又带着刀来做什么呢，莫非与她有什么仇恨么？且不管他，在这里但看他怎么样。"他打定了主意，身子往后楼的板壁旁边一掩，悄悄的看他的动静。他此刻已经将门撬开，大踏步走了进去。只见房里的灯光还未熄去，绣幕深沉，静悄悄的只听得有鼻息之声。他轻轻的溜到她的床前，那一阵子的兰麝香气，从帐子里面直发了出来，使人闻着不禁魂销魄荡，不能自持。盛方此时恍若登仙，用手轻轻的将帐子一揭，只见寿娥面朝床外，正自香息微呼，好梦方浓。左边一只手露在虎皮被的外面，垫着香腮。那一种可怜可爱的状况，任你是鲁男子柳下惠复生，也要道我见犹怜，谁能遣此哩！何况盛方是个好色之徒，不消说身子早酥了半截，不知怎的才好。心中一忙，手里的刀不知不觉的呛啷一声，丢落在地板上。他大吃一惊，忙要蹲身去拾刀。瞥见她星眸乍闪，伸出一双玉手，将眼睛揉了一揉，瞥见他立在床前，不禁一吓，霍的坐了起来，厉声问道："盛方！你半夜三更的到奴家的绣房里来做什么的？识风头，快些儿下去；不要怄得我气起，马上声张起来，看你往哪里逃。"盛方笑嘻嘻的说道："小姐，我实在等不及了；今天无论如何，都要小姐可怜我一片真诚，了却我的夙愿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迟早你总是我的夫人，何必定挨到那时做什么呢？"他说罢，虎扑羊羔似的过来，将她往怀中一抱。她抵死撑着说道："盛方！你敢是疯了吗？谁是你的夫人呢？你不要做梦罢；从前我不过是被你逼得没法，给个榧子你吃吃，想你改过的。谁想你这匹夫贼心未改，竟敢闯到我的楼上，用强迫的手段来对我。须知你愈是这样，奴家越是不遂你的兽欲，看你这匹夫怎样我便了。"盛方听她这些话，只当春风过耳，仗着一身蛮力将她按下，伸手便去给她解去下衣。她急得满面通红，拼命价的喊道："强盗！强盗！"盛方忙伸手堵住她的嘴，一面自己忙着解衣。陆曾在门外看到这会，将那股无名的业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。一个箭步，跳进房

去，大声喝道："该死的奴才，胆敢在这里做这样欺天灭主的事情！可知我陆曾的厉害么？"盛方听到陆曾两个字，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连忙预备下床逃命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后领头被陆曾一把抓住，扑地掼下床去，摔得他眼花肉跳，发昏章第十一，跟着又被一脚踏在小腹之上。陆曾喝道："你这个奴才，主人待你哪样薄，竟敢干出这样的事来。"盛方被他踏着小腹，深恐他一着力，肚子里货色就要搬家了，动也不敢动，见他说话，不禁计上心来，口中说道："小人知罪，求陆将军饶我初犯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"陆曾正要答话，冷不提防他一个鲤鱼跌子，将右腿一屈，左腿一挠，直向陆曾的左肋踢来。好个陆曾，手明眼快，赶紧使了一个水底捞月的势子，将他左腿抓住，随手取出单刀，指着他冷笑道："叵耐你这个狗头，还敢在老爷的面前弄鬼么？你如果再动一下子，登时请你到外婆家去了。"盛方此时明知难以活命，便泼口对寿娥骂道："我恨你这个贱人，见新忘旧；我盛方虽然死了，也要追你的魂灵，总不得让你这个贱人，在这里快活的。"陆曾听到这话，倒弄得丈二和尚，摸头不着，便厉声说道："你这个刁恶的奴才，自己做下这丧心病狂的事情，还兀的不肯认错么？"他大声说道："姓陆的！我和你也是前世的冤家，现在也用不着在这里多噜苏了，请你赶快结果了我，到来世我们再见就是了。"陆曾听到这话，更是莫名其妙，便向他喊道："盛方！据你这样说，敢是我和你作对，错了么？"他冷笑一声道："谁说你错的，要杀便杀，不要指东画西的；我盛方死后，都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快活就是了。"陆曾听他这话，心中才明白过来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"好杂种，你将咱老子当着什么人，不给个厉害，你还要信口乱咬呢。"他说罢，用刀向他的大腿上一连搠了两下子。好个厉害的盛方，连哼未曾哼一声，咬紧牙关，向他说道："姓陆的是英雄汉子，就将俺一刀杀了，不要用小钱，俺盛方是舍得的。"陆曾冷笑一声道："那样一刀请你回去，到便宜你这个奴才了。"他们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，寿娥从床上一骨碌起来，飞奔下楼去报信了。不多一时，众家将听说她的楼上有贼，一个个擎着兵刃赶上楼来。童老太太扶着丫头，也跟上楼来。众家将见被陆曾捉住的，不是别人，却正是盛方，大家不禁吃了一惊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究竟是一回什么事。只听得盛方向他们大家说道："我盛方死了，千万请诸位要替我伸冤报仇，我就是在九泉之下，也就瞑目了。"他说罢，众家将一齐向陆曾责问道："盛方犯的是什么法，你就将他捉住了，腿上搠的这样？"陆曾见众人问话，便答道："诸位休问，我陆曾也是寄人篱下。常言道，吃主子的饭，救主子难；如果无缘无故，

我陆曾也不是发疯病的，就来戕害同伴了的。”他说完这话，众家将齐声说道：“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，你也该宣布出来，不能含含糊糊的就置他于死地。”说罢，一个个的怒目相向，拔刀在手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这时猛听得外面发着颤巍巍的声音，骂道：“盛方你这个奴才，我哪样怠慢你的，竟敢做这些禽兽的事情。”说着，大家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童老太太和寿娥等一大群子人走了进来。众人听她这话，又见寿娥满脸怒气，星眸含泪，大家就料瞧着五分了。她们走到盛方的面前，寿娥纤手一指，泼开樱口骂道：“你这个匹夫，三番两次在我面前鬼头鬼脑的，我总没有去理你，全指望你改过自新的；不想你这匹夫油蒙了心，胆大包天，竟闯到我的卧室里来。要不是陆将军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却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童老太太更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喘吁吁的对陆曾说道：“陆将军！赶快给我将这个匹夫结果了。”她说罢，众家将一齐跪下来央求道：“求太太从宽发落，他虽然一时之错，还求太太念他前功才是。”童老太太听了这话，更加生气，便道：“好好好！眼见你们这些匹夫都是互通声气的，显系想来谋夺我们孤儿寡妇的财产罢了。”童老太太说罢，禁不住双目流泪，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。众人见老太太动气，谁也不敢再开口了。陆曾对她说道：“请太太暂且息怒，容我一言。”童老太太拭泪问道：“陆将军有什么见教，请讲罢。”他道：“这盛方的罪恶，论理杀之不足以偿其辜，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还望太太稍存恻隐之心，暂将他的双眼挖去，使他成个废人就是了。”他说罢，太太含泪说道：“老身昏迈，谋事不能裁夺，幸得将军垂怜孤寡，遇事莫不重施恩泽；先夫在九泉之下，也要感激将军盛德的。今天的事，随将军怎么办，我无不赞成就是了。”陆曾也不答话，用刀向盛方的右眼一挖，霎时眼珠和眼眶宣告脱离了，随手又将左边眼挖了下来，登时血流满面。陆曾在身边取出一包金疮药，替他敷上，就命人将他抬到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面，日给三顿，豢养着他一个废人。这样一来，众家将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，一丝也不敢有轨外的行动了。

陆曾到了第二天，吃过午饭的时候，正要去睡中觉，刚刚走到大厅的东耳房廊下，迎面碰见了吴古，便笑问道：“大哥！你饭吃过了没有？”吴古道：“吃过了，你此刻到哪里去？”他笑道：“因为夜来被那个狗头闹得一夜没有睡，现在精神疲倦，正想去睡觉去。”吴古笑道：“且慢去睡，我有两句话要问你。”陆曾忙道：“什么话？”吴古道：“昨天夜里，究竟是为着一回什么事情呢？”他笑道：“你真呆极了，这事还未明白么？”他摇头道：“不晓得是什么一

回事呢。"陆曾笑道:"那个盛方却也太没有天良了,吃人家的俸禄,还怀着野心去想寿娥的心事,昨夜便到她那里去,想用一个强迫的手段,不料碰着我了,这也许是他晦气罢了。"吴古听他这话,不禁将屁股一拍笑道:"兄弟,我真佩服你,遇事都比我来得机警。"他笑道:"还说呢,不是有个缘故,我夜来也不会知道的。"吴古笑道:"什么缘故,你敢是也想去转她的念头的么?"陆曾听他这话,不禁面红过耳,忙道:"呸,还亏你是我的哥哥呢,这句话就象你说的么?"他笑道:"那是笑话,兄弟你千万莫要认真,究竟是为什么缘故呢?"他道:"昨天我们在后园里指导他们武艺的时候,有个破绽,你看出没有?"他俯首沉吟了一会子道:"我晓得了,莫非就是那个盛方用冷刀想刺你的不成?"陆曾笑道:"正是啊!"吴古道:"我倒不明白,我们究竟和他们有什么仇恨呢?"陆曾道:"你哪里知道,他们见我们在这里,眼睛里早起了浮云了,估量着一定是嫉妒生恨,所以我昨天受了那次惊吓,夜里就步步留神,在床上再也睡不着。到了三鼓的时候,就见他提刀上楼去了。还有一个笑话,那个狗头,自己存心不良,倒不要说,还要血口喷人,疑心生暗鬼的,诬别人有不端的行为,你道好笑么?"吴古笑道:"他诬谁的?"陆曾道:"我细听他的口气,竟象我夺了他的爱一样,这不是以小人之心,度君子之腹么?"吴古道:"凡事都不能过急,急则生变,譬如一只狗,你要是打它一两下子,它还不致就来回头咬你的;你如果关起门来,一定要将它打死,它却不得不回头咬你了。"陆曾道:"可不是么?现在的人心,真是非常的靠不住。就象盛方这一流人物,还不是养虎成害么?"吴古叹了一口气,然后说道:"兄弟你的脾气未免忒也拘直了,就象这个事情,不独与你毫无利益,而且和这起奴才彰明较著的做对了,要是被外人知道,还说你越俎代谋呢。而且那起奴才,谁不与盛方是多年的老伙伴呢。你如今将他的眼睛挖去,他们难免没有兔死狐悲之叹,势必不能轻轻的就算了,面上却不敢有什么举动,暗地里怎能不想法子来报复呢。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的祸福,万一上了他们的算,你想还值得么?"他这番话,说得陆曾半晌无言,停了一会,才答道:"我何尝不晓得呢,可是情不自禁,见了这些事情,不由的就要横加干涉了。但是他们这些死囚,不生心便罢,万一再有什么破绽,被我们看了出来,爽性杀他一个干净,救人救到底,免得叫她们母女受罪。"吴古道:"你可错极了,人众我寡,动起手来,说不定就是必胜的。"陆曾笑道:"这几个毛鬼,亏你过虑得厉害;抡到我的手里,一百个送他九十九,还有一个做好事。"吴古将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道:"不要

说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在我看，这里断非你我久居之处，孤儿寡妇，最易受人的鼓弄，而且我们是堂堂的奇男子，大丈夫，到了没趣的时候再走，未免名誉上要大大的损失了。"陆曾道："这个也不能，我们不答应人家便罢，既答应替人家照应门户，凭空就走，不叫人家寒心唾骂么？而且人家待我们还不算仁至义尽吗？我们撒手一走，那一起奴才没有惧怕，还不任意欺侮她母女两个么。总而言之，我行我素，人虽不知，天自晓得。既错于前，不该承认人家，应不悔于后。我们有始有终，替人家维持下去就是了。"吴古也没有什么话说了，只得对他道："兄弟，你的话原属不错，但是我们向后都要十分小心才好呢。"陆曾说道："无须兄长交代，兄弟自理会得。"说罢，转身回房去睡午觉了。

再说寿娥见陆曾奋勇将盛方捉住，挖去眼睛，自是不胜欢喜，把爱陆曾的热度，不知不觉的又高了一百尺，心中早已打定主意，除了陆曾，凭他是谁，也不嫁了。她命丫头将楼上的血迹打扫干净，烧起一炉妙香，她斜倚熏笼，心中不住的颠倒着陆曾，何等的勇敢，何等的诚实，何等的漂亮。那心里好象纺车一般，转个不住，暗道："我看他也不是个无情的人物，不要讲别的，单说盛贼到我这里来，只有他留心来救我，毕竟他的心中一定是爱我了。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眉飞色舞，一寸芳心中，不知道包藏着多少快乐呢。她想了一会，猛的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你且慢欢喜着，我与他虽然是同有这个意思，但是还有我的娘，不知道她老人家做美不做美呢；如果她没有这样的意思，却又怎么样呢？"她说到这里，柳眉锁起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默默的半天，忽然转过念头说道："我也太愚了，我们娘不过就生我一个人，什么事情对我，全是百依百顺的，而且又很欢喜他的。这事只要我一开口对她说，还怕她不答应么？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踌躇志满，别的愿望也没有了，只望早日成就了大事，了她的心愿就是了。这时有一个小丫头，上来对她说道："小姐，太太请你下去用晚饭呢。"她便答应了一声道："晓得了，你先下去，我就来了。"那小丫头下楼去了。她对着妆台晚妆了一会子，便婷婷袅袅的走下楼来，到了陆曾的房门口，故意的慢了一步，闪开星眼，向里面一飘，只见陆曾在床上酣睡未醒，那一副惹人怜爱的面孔，直使她的芳体酥了半截，险些儿软瘫下来。那一颗芳心，不禁突突的跳个不住，恨不得跑进去，与他立刻成就了好事才好呢。这时候突然有个小丫头跑来对她说道："太太等你好久了，还在这里做什么呢？"她连忙随着小丫头到了暖套房里，胡乱用了些晚饭。此刻虽有山珍海

味，也无心去领略滋味了。一会子晚饭吃过，她便忙不迭的回楼，走到陆曾的房门口，只见他正起身，坐在床前，只是发楞。她见了，不由的开口问道："陆将军，用了晚饭不曾？"他道："还未有用呢，多承小姐记念着。"她听了这两句话，也不好再问，只得回楼去了。不多时，夜阑人静，大约在三鼓左右，她在榻上辗转反侧，再也睡不着，眼睛一闭，就看见一个很英俊的陆曾，站在她的面前。她越想越不能耐，竟披衣下床，轻轻的开了房门，下楼而来。到了他的房门口，只见房门已经紧紧闭起，房里的烛光尚未熄去。她从门隙中窥去，只见陆曾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正在烛光之下，在那里看呢。她见了他，不知不觉的那一颗芳心，不禁又突突的跳了起来，呼吸同时也紧张起来.便轻舒皓腕，在门上轻轻的弹了两下子。陆曾听见有人敲门，便问道："谁呀？"她轻轻答道："我呀！"陆曾又问道："你究竟是谁呀？"她答道："我呀，我是……"陆曾听着好生疑惑，便站起来，将门开了，见是她，不禁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"小姐！现在快到三鼓了，你还没有睡么？"她见问，先向他飘了一眼，然后嫣然一笑，也未答话。陆曾见她这样，便知来路不正，便问道："小姐，你此刻到我这里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"她掩口笑道："长夜如年，寒衾独拥，太无生趣，怜君寂寞，特来相伴。"陆曾听到这话，正色答道："男女授受不亲，小姐既为闺阁名媛，陆某亦非登徒之辈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劝小姐赶紧回去，切勿图片时欢乐，损失你我终身名节要紧。"他说到这里，猛听得一阵足步声音，从窗前经过，霎时到了门口，原来是一班守夜的家将，正从后面走来，瞥见陆曾和她在房里谈话，一个个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一齐圆睁二目，向房里盯着。这正是：

恶风吹散夫妻穗，暴雨摧残并蒂花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三回　女自多情郎何薄幸　客来不速形实迷离

却说一班上夜的家将刚走到陆曾的卧房门口，瞥见寿娥笑容可掬的也在房里，大家不由的停了脚步，数十道目光，不约而同的一齐向里面射去。这时把个陆曾弄得又羞又气。他本来是个最爱脸面的人，怎禁得起这众目睽睽之下，现出这种丑态来呢。暗自悔恼不迭的道："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了。我一身的英名，岂不被她一朝败尽了么？"他想到这里，不禁恨的一声，向她说道："小姐，夜深了，请回罢！"她见那班家将立在门口，那朔朔的眼睛，向里面尽看，登时一张梨花似的粉脸，泛起红云，低垂螓首，也没有回话，便站起来出了门，扶着楼梯，懒洋洋的走一步怕走一步的上楼去了。这里众家将见了这样的情形，不由的嘁嘁喳喳的一阵子，离开房门，到了后面。有一个名叫滑因的，向众人先将大拇指竖起，脑袋晃了两晃笑道："诸位今朝可要相信我的话了罢，我姓滑的并不是夸一句海口，凭他是谁，只消从我眼睛里一过，马上就分别出好的丑的来，就是蚂蚁小虫，只要在我眼睛里一过，就能辨出雌雄来呢。前回这姓陆的和盛大哥作对，我便说过了，无非是争的一个她，那时你们却不肯相信我的话，都说姓陆的是个天底下没有第二个的好人，今天可是要相信我不是瞎嚼了。"他说罢，洋洋得意。有两个猛的将屁股一拍，同声说道："我们错极了，方才这样的好机会，反而轻轻的放弃了，岂不可惜么？"众人问："是什么机会？"他们俩答道："方才趁他们在房间里，何不闯进去，将他和她捆个结实，送到太太那里去，但看她怎生的应付法，这也可以暂替盛大哥稍稍的出一口恶气。"众人听得这话，一齐将舌头伸了一伸，对他们俩同声说道："你们的话，说的风凉，真个吃灯草的放轻屁，一些也不费力，竟要到老虎身上去捉虱子，佩服你们的好大胆啊！不要说我们这几个，便是再来一倍，只要进去，还有一个活么？"他两个又道："你们这话，未免太长他人的志气，灭了自己的威风，凭那个姓陆的能有多大的本领，一个人一刀，就将他砍成肉酱了。"众人都道："只有你们的胆大，武艺高，可以去和陆曾见个高下。我

们自知力量小，不敢去以卵击石，自去讨死。”滑因笑道：“你们这些话，都是不能实行的话。依我看，不若去将老太太骗下楼梯，叫她去看个究竟，那时既可以揭穿他们的假面皮，并且那个姓陆的，就是通天的本领，到了理亏舌头短的时候，估量他虽明知是我们的玩意，却也不敢当着太太和我们为难的了，等到太太见此情形，还能再让他在这里耀武扬威的么，可不是恭请出府呢。”众人听了他这番话，一个个都道：“好是好，只可惜是太迟了，现在已经没有效力了。”还有一个说道：“我看今天还是未曾与他为难的为上着，如果和他为起难来，不独我们大吃苦头呢，而且太太平素很欢喜他的，暗地里难免没有招赘的意思，就是闹得明了，太太倒不如将计就计，就替他们趁此成了好事，我们倒替他们白白的做一回傀儡呢。我们现在未曾揭破他们的私事，倒无意中和姓陆的做一个人情，明天我们再碰见那姓陆的，倒不要过于去挖苦他，免得恼羞变怒，转讨没趣，知道还只当不知道，淡淡的还同当初一样。他也不是一个不明世理的，不独暗暗的感激我们十分，便是平素的架子，说不定也要卸下了；谁没有心，只要自己做下什么亏心的事情，一朝被人瞧破，不独自己万分惭愧，且要时时刻刻的去趋在那个看破隐事的人，深恐他露出来呢。”众人听他这番话，都道：“是极，事不关己，又何必去白白的恼人做什么呢？”大家七搭八搭的一阵子，便各自巡阅去了。不料陆曾见众家将一阵嘻笑向后面而去，料想一定要谈出自己什么不好的去处了。不由的蹑足潜踪的随着众人听了半天，一句句的十分清楚，没有一字遗漏。他怎能够不生气呢，咬一咬牙齿，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取了单刀，便要去结果他们。他刚刚走出房门，猛的转念道：“我也忒糊涂了，这事只怪那贱人不知廉耻，半夜私奔到我这里来，万不料被他们看见了，怎能不在背地里谈论呢。而且他们又不明白内中情形，当然指定与她有染了。我此刻去将他们就是全杀了，他们还不晓得的。”他说着，复又回到房中，放下单刀，往床边上一坐，好不懊悔，暗道：“吴大哥今天和我谈的话，我还兀的不去相信；不料事出意外，竟弄出这一套来，岂不要被人唾骂么？如今不要讲别的，单说那几个家将，谁不是嘴尖腮薄的。成日价说好说歹的，无风三尺浪呢，还禁得起有这样的花头落在他们的口内么？岂不要诌得满城风雨么？到那时我虽然跳下西江，也濯不了这个臭名了。那童老太太待我何等的优厚，差不多要将我作一个儿子看待了，万一这风声传到她老人家的耳朵里，岂不要怨恨我切骨么？一定要说我是个人面兽心之辈，欺侮她们寡妇娘儿，我虽浑身是嘴，也难辩白了。”他想到这

里，不禁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道："童太太，你却不要怪我，你只可恨自己生下这不争气的女儿，行为不端，败坏你的家声罢了。"他胡思乱想的一阵子，不觉已到五鼓将尽了，他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陆曾，也是你命里蹭蹬，和吴大哥在一起度着光阴，何等的快活！不知不觉的为着一只大虫，就落在这里来，将一身的英名败尽了，明天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众人呢？不如趁此走了，到也干净。随便他们说些什么，耳不听，心不烦。"他打定了主意，便到床前，浑身扎束，一会子停当了，握着单刀，走出房来，迎面就碰着那一班家将，撞个满怀。众人见他装束得十分整齐，手执单刀，预备和谁动手的样子，大家大吃一惊，互相喊叫道："不好，不好，我们的话一定是被他听见了。如今他要来和我们厮拼了，这却怎么好？"有几个胆小的听说这话，吓得扑秃一声跪了下去，接着大家一齐跪下。滑因首先开口说道："陆将军，今天千万要请你老人家原谅我们失口乱言之罪。"陆曾出门碰见大家，正愁着没有话应付呢，瞥见大家一齐跪了来下，不禁心中暗喜道："既是这样，倒不如趁此表明自己的心迹了。"他便对众家将问道："诸位这算是什么意思呢？"众人一齐答道："望将军高抬贵手，饶恕我们的狗命。"陆曾正色对众人说道："诸位且请起来，兄弟现在要和诸位告别了。不过兄弟此番到童府上效劳，也不过是因为她家孤儿寡妇，乏人管理家务起见，所以存了一个恻隐之心，不想在这里没有多时，就察破那个盛方不良之徒。兄弟不在这里则已，既在这里，焉能让他无法无天妄作妄为呢，不得不稍加儆戒，不料诸位倒误会我争权夺势了。"他说到这里，众人一齐辩道："这是将军自己说的，我们何敢诬陆将军呢？"陆曾笑道："这也无须各位辩白了，方才兄弟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的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位老兄说的。"众人一齐指着滑因说道："是他说的，我们并没有相信他半句。"吓得滑因磕头如捣蒜似的道："那是我测度的话，并不是一定就是指定有这回事的。"陆曾笑道："不问你测度不测度，总而言之，一个人心是主，不论谁说谁，我有我主意，却不能为着别人的话，就改了自己的行为的。天下事要得人不知，除非自不为。自古道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就如今天这回事，兄弟我也未尝不晓得诸位不明白内容的，可是背地里议论人长短，就这一点，自己的人格上未免要跌落了。但是诸位眼见本来非假，我又要讲一句翻身话了，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而且半夜三更，她是一个女孩子家，在我的房中，究竟是一回什么勾当呢。难道只准我做，就不准别人说么，岂不是只准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么？恐怕天底下没有这种不讲情理的人罢。是的，诸位的议论

原是有理，兄弟我不应当驳回；但是内里头有一种冤枉，兄弟现在要和诸位告别了，不得不明明心迹。”众人道：“请将军讲罢。”他道：“我昨天夜里为着那个盛方，我一夜没有睡觉，所以日里有些疲倦，饭后就要睡觉了；偏生她不知何时，在我的房中，将一部《春秋六论》拿去，那时我也不晓得。到晚上我因为日里已经睡过了，再也不想睡了，一直到三鼓左右，我还未登床。不料她在这时候，在楼上将书送了下来。此时我就不客气很严厉的给她一个警告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夜阑人静，尤须各守礼节，不应独自下楼。即使送书，也该派个丫头送来就是了，何必亲自送来呢？她被我这一番话，说得无词可答。这也难怪，她虽是名门闺秀，娇生惯养，而且未经世务，不知道礼节，也是真的，却断不是有心为此的。我陆曾堂堂的奇男子，大丈夫，焉能欺人暗室，做这些丧心病狂的事呢？我的心迹表明了，诸位相信也罢，不相信也罢，皇天后土，神祇有眼；但是兄弟去后，一切要奉劝诸君，无论何人，不拘何事，皆要将良心发现，我希望全和陆曾一样，那就是了，千万不要瞒天昧己，欺孤灭寡，免得贻羞万代，这就是兄弟不枉对诸君一番劝告了。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说了，再会罢。”他说罢，大踏步直向吴古房中而去。这里众人，听他这番话，谁不佩服，从地下爬起来，互相说道：“还是我们的眼浅，不识好人，人家这样的见色不迷，见财不爱，真不愧为大英雄，大豪杰哩！”

不说众人在这里议论，再说陆曾到了吴古的房中，只见吴古已经起身，正在那里练八段锦呢，见他进来，浑身扎束，不由的一惊，忙问道：“兄弟，你和谁动手，这样的装扎起来？”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兄长，悔不听你的话，致有今日的事。”吴古忙问是什么事情。他便将以上的事情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吴古跌脚叹道：“我早就料到有此一出了。那个丫头，装妖作怪的，每每的在你的面前卖俏撒娇的，你却大意，我早已看出她不是好货了；为今之计，只好一走了事，这里再也不可停留了。”他说罢，也略略的一装扎，便要动身。陆曾忙道：“大丈夫明去明来，我们也该去通知童老太太一声，才是个道理呢！”吴古忙道：“那可动不得，我们要走便走，如其去通知她，料想她一定是要苦苦的挽留，我们那时不是依旧走不掉么？”陆曾道：“你的话未为不是，但是她们是寡妇娘儿，又有这极大的财产，我们走虽然一文未取，但是被外人知道，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为着什么事情走的，如此不明不白，免不得又要人言啧啧，飞短流长了。”吴古听他这番话，很为有理，俯首沉吟了一会子，便对他笑道：“那末何不去骗她一下子，就说我们现在要到某处某处投亲去，大约在一月

之内就来了。我想这样，她一定不会阻止的了。陆曾摇头说道："不妥，不妥，还不是和暗地走一样的吗？我想这样罢，也不要去通知童太太，只消我们写一封信，留下来就是了。"吴古道："好极了，就是这样的办罢。"他说罢，便去将笔墨纸砚取了过来。陆曾一面将纸铺下，一面磨墨，一会子提起笔来，上面写着道：

> 仆等本山野蠢材，除放浪形骸外，无所事事。谬蒙青眼，委为保家，俯首衔恩，何敢方命！兢兢终日，惟恐厥职有疏，致失推崇之望。但仆等阅世以来，早失怙恃，所以对于治家之道，一无所长，所经各事，颇多舛误，惶愧莫名。自知汗牛充栋，误事实深，不得已留书告退，俾另聘贤者。负荆有日，不尽欲言！仆吴古、陆曾叩同上。

他将这封信写完之后，吴古便道："写完了，我们应该早些动身了，免得童太太起身，我们又不能动身。"陆曾道是。说着，便与他一跃登屋，轻如禽鸟，早已不知去向了，从此隐姓埋名，不知下落。小子这部《汉宫》，原不是为他两个著的，只好就此将他们结束不谈罢。

闲话少说，再表童太太，到辰牌时候才起身，忽见一个丫头进来报道："吴将军和陆将军不知为着什么事情，夜里走了。"童太太听说这话，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"你这话果真么？"那个小丫头忙道："谁敢在太太面前撒谎呢？"童太太连忙下楼，到了吴古的房里，只见一切的用物和衣服一点也不缺少，桌子上面摆着一封信。童太太忙将信拆开一看，不禁十分诧异的说道："这真奇了，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事，十分精明强干，没有一些儿错处，怎么这信上说这些话呢，一定是谁得罪了。"说罢，便将家中所有的仆妇家丁，一齐喊来，大骂一顿，骂得众人狗血喷头，开口不得，受着十二分委屈，再也不敢说一句。童太太骂了一阵子，气冲冲扶着拐杖径到寿娥的楼上。只见寿娥晨妆初罢，坐在窗前，只是发愣，见了童太太进来，只得起身迎接。童太太便向她说道："儿呀，你可知道吴、陆两将军走了？"她听说这话，心坎上赛如戳了一刀，忙道："啊哟，这话果真么？"童太太道："还不是真的么，我想他们走，一定是我们这里的佣人不好，不知道什么地方怠慢了人家，也未可知，天下再也找不出这两个好人了。唉！这也许是我孙家没福，存留不住好人罢了。"寿娥听说陆曾真正的走了，那一颗芳心，不知不觉的碎了，但是当着她的母亲，也不敢过露形迹。等到她走了之后，少不得哽哽咽咽的哭泣一阵子，自叹命薄。谁知伤感交加，不知不觉的病倒了，百药罔效。眼见病到一月之久，把童老太太

急得一点主意也没有，终日心肝儿子的哭个不住。她的病，却也奇怪，也不见好，也不见歹，老半明半昧的，不省人事，镇日价嘴里终是胡说不已，童老太太不知道费了多少钱，请过多少医生，说也不信，一点效验也没见。童老太太的念头已绝，只得等着她死了。有一天，正到午牌的时候，家里一共请了有三十几个先生，互相论症用药。到了开饭入席的当儿，只见众人的当中，有一个二十几岁的道士，头戴纶巾，身穿紫罩一口钟的道袍，足蹬云鞋，手执羽扇，面如猪肺，眼若铜铃，但见他也不推让，径从首席上往下一坐。众医士好不生气。孙府里众家将和一班执事的人们见他上坐，还只当他是众医生请来替小姐看病的呢，所以分外恭敬，献茶献水的一毫不敢怠慢。众医士见孙府的人这样的恭敬道士，一个个心中好生不平，暗道："既然是将我们请来，何必又请这道士做什么呢？这样的恭敬他，想必他的医术高强，能够将小姐的病医好了，也未可料定。"不说大家在那里互相猜忌，单表那道士拖汤带水的大吃特吃，嘴不离匙，手不离箸，只吃得满桌淋漓。众医生不觉十分讨厌，赌气爽性一筷子不动，让他去尽性吃。他见众人不动手，却再也不会客气一声，仍旧大张狮子口，啅咽啅咽的不停手。一会子席散了，童老太太从屏风后面转了出来，向众医士裣衽说道："小女命在垂危，务请诸位先生施行回天之术。能将小女救活，酬金随要多少，不敢稍缺一点的。"众医士异口同声的说道："请太太不要客气了，你家已经请得回天之手，我们有何能干能将小女救活，酬金随要多少，不敢稍缺一点的。"众医士异口同声的说道："请太太不要客气了，你家已经请得回天之手，我们有何能干？"童太太惊问："是谁？"众医士一齐指着那个道士说道："不是他么？"这正是：

筵上何由来怪客，观中设计骗娇娃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四回　施诡计羽士藏春云雨室　慕芳容村儿拜倒石榴裙

话说众医士听得童老太太这两句话，便一齐向那道士指着道："他不是太太请来的回天手么？小姐的病，就请他诊视，还怕不好么？"童老太太展目朝那道士一看，不禁暗暗纳罕道："这真奇极了，这个道士是谁请他来的？"忙对众人说道："这位道师爷，我们没有请啊，还只当是诸位请来的呢。"众医士忙道："啊，我们没有请，谁认得他呢？"童老太太听说，更加诧异。那一班家将听说这话，便一齐抢着说道："太太还游移什么，这个道士一定是来骗吃的。如今既被我们察破，也好给他一个警戒。"大家说了，便一齐伸拳掳袖的，预备过来动手。童老太太忙喝道："你们休要乱动，我自有道理。"众人听这句话，便将那一股火只得耐着，看他的动静。童老太太走到那个道士面前，深深的一个万福。可怪那个道士，正眼也不去瞧一下子，坐在那里，文风不动，这时众人没有一个不暗暗的生气。童老太太低头打一个问讯，口中说道："敢问道师爷的法号，宝观何处呢？"那道士把眼睛一翻，便道："你问我么？我叫松月散人，我们的观名叫炼石观，离开洛阳的西城门外，大约不过三里多路罢。"童老太太又问道："道师今天下降寒舍，想必肯施慈悲，赐我家小女的全身妙药的。"他笑呵呵的说道："那是自然的；不过我看病与众不同，却无须三个成群，五个结党的，我是欢喜一个人独断独行的好。"童老太太忙道："那个自然，只请道师爷肯施慈悲，也不须多人了。"他笑道："要贫道看病，须要将请来的先生完全请回去，贫道自有妙法，能将小姐在三天之内起床。"童老太太听说这话，真是喜从天降，忙命人送出许多银两与那些医士，请他们回去。众医士谁也不相信他这些鬼话，一个个领着银子嘻笑而去。看官，这道士来得没头没尾的，而且又形迹可疑。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小子趁诸医士走的当儿，也好来交代明白，免得诸位在那里胡猜瞎测，打闷葫芦。这洛阳城西，自从和帝以下，就有这炼石观了。那起初建造这炼石观的时候，究竟又为着什么事呢，原来自从明帝信崇佛教后，道教极大的势力，不知不觉的被佛教

压下去了，在十年之内，百个之中没有十个相信道教呢。谁知到了章帝的手里，百中只有一两个人了。人人都以佛教为第一个无上的大教，反说道教是旁门左道了，谁信道教，马上大家就乘机笑他迷信，唾骂他腐旧，谁都不肯去亲近，真个是一入道教，万人无缘了。在和帝时代的永元四年的时候，天时干旱，八月不雨，民收无望，赤地千里，万民饥馑，看看有不了之局。而洛阳的周近，又闹着蝗虫，一般饥民将树皮草根吃完了，便来吃衣服书籍，苦不胜言。和帝见这样的天灾，不禁忧虑得日夜不安，如坐针毡。尤其那长安城内的饥民，饿得嚎啕震地。和帝亲出东郊，昭告天地，只求甘露，连求三天，一滴雨也没有求下来，便出榜召集天下的高僧，作法求雨，众和尚诵经念佛，乌乱得一天星斗；一连求了好几天，结果一点效力也没有，依然赤日当空，毫无雨意。和帝大为震怒，便将这班吃俸禄的和尚，一齐召来，大加责罚，一面又出皇榜召求天下有道之士来求雨。未上半天，来了一个仙风道骨的羽士，自称是喜马拉雅山紫荆观里的道祖，今见天下大灾，所以来大发慈悲，普救万民的。和帝本来重佛轻道，到了这时，却也无计可施，只得恭恭敬敬的请他作法。那道士却要求和帝，他求下雨来之后，要将道教原有势力和信仰，完全要恢复起来。和帝只望他求下雨来，什么事情，都一口承认。那道士择了吉地，搭台作法。未上两时，果然是乌云满布，大雨滂沱，一共下了有一尺二寸有奇，满河满港，万民欢悦。和帝更是十分欢喜，便恭请他做国师。那道士再也不肯。和帝便在洛阳城西造了一座炼石观，把那道士做下院。那道士便收了许多徒弟，在观里修炼。到了永元八年的三月里，那道士将观内所有的道士，完全带着走了，一去不知去向，只留下两个服事香火的道人。这两个道人，见他们走后，便将一座炼石观和一百顷御赐的田，完全视为己有，也收罗弟子，自己大模大样的居然做起道祖来了。成日价和一起挂名的弟子，大吃大喝，私卖妇女，任意寻乐。有什么官员经过炼石观，拜访那个求雨的老道祖，他便说回到喜马拉雅山去证道了。众官员二次三次都碰不着，后来也不来了。日子既久，便没有人提起了。倒是那一班山野狐禅的，倒得着实惠不少。不料被一班无赖之流，窥破内中私情，便来要挟那两个假道祖分点润。他们见这班凶神似的流氓，早已矮了半截，满口答应。那班流氓听见答应，便邀了许多的羽士，在观内吃喝穿嫖，为所欲为，一种放浪的范围，简直没有限制，势将喧宾夺主了。众道士见形势渐渐的不对，却也无法可想，只怪当初一着之错，悔不该开门揖盗的。鬼混了四十多年，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内幕。不料有一天，

忽然来了两个道士，自称是喜马拉雅山紫荆观的嫡派，特地来传道的。他们便到洛阳城内去报告官府，请官府将观收回与他们修炼。官府当然是准他们的请求，立即收回，将一班流氓、假道士赶得一干二净的。这两个道士进了观，又召集十几个徒弟，镇日价的烧丹炼汞，倒也十分起劲。可是这两个道士，又何尝是喜马拉雅山的嫡派，原来是俩妖术迷人的蟊贼。他们早就知道炼石观的内容了，便来使一个空谷传声的法子，果然不费一些口舌，竟将一座炼石观攫为己有，鸠占鹊巢，趁此好慢慢的施法迷人。这两个道士，一个名叫水云居士，一个名叫松月散人。水云的妖法多端，能料知百里之内的酒色财气，然后使松月去按地址寻访得实在，便使妖法去攫财摄人。有一天，他却算到孙寿娥的身上了，便差松月去打探寿娥的年庚八字。这松月刁钻异常，眼珠一转，主意上来，便请一个老婆子，到孙府上去假装一个算命的道婆，在无意之中将寿娥的生庚八字，完全哄骗了去，告诉松月。松月忙又告诉与水云。水云便用纸剪成一个女人的模样，将她的年庚八字，写在上面，施动妖法，将一个如花似玉的寿娥，立刻弄病了。停了一月之后，他打听孙府里差不多周近的医士全请到了，心灰了，他才打发松月前去的。再说童老太太打发众先生去后，便向松月散人问道："道师！小女的病，还有什么法子想呢？"他道："须我先去望望，才能作法医治呢。"童老太太听说这话，忙将他领到寿娥绣楼内。揭开帐子，松月一看，不禁魂飘魄荡，暗道："怪不道水云费了这一番苦心，这货色果然是生得十分漂亮！"他便伸手在她的额头上抹了两把，对童老太太道："她的病根深了，大约总有一个多月了罢。"童老太太道："正是正是，四十多天了。"他故将眉头一皱，说道："我只能医三十天以内的病，过了三十天，我却没有法子可以挽救了。"童老太太听了这话，不禁将一块石头依旧压在心头，不由的哭道："道师，无论如何，都要望你大发慈悲，救一救小女的命，老身就感谢不尽了。"他道："那么，这样罢，我们师父他的法力高强，太太可舍得将她送到我们观里去，请他医治，不消半月，包管你家小姐一复如初。"童老太太听说这话，忙道："有何不可，有何不可？只要我家小姐病好，莫说半个月，便是一个月，老身也都感谢不尽了。"他道："事不宜迟，我先回去求我师父，你家赶紧用暖轿送去，万勿延挨，要紧要紧！"童老太太满口答应。他便告辞，回到观里见了水云，便将以上的一番情形说了一遍。水云便将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头点了点说道："只要货色进门，不愁她不卖的。"不多时，童老太太和她乘着两顶暖轿，带领了许多的家丁从仆，前呼后拥的到了炼石

观里。松月忙将她们接入东厢。童老太太便命人将她从轿里扶了下来。但见她双颊绯红，星眼微饧，弱不禁风的扶在两个婢女身上，走下轿来。童老太太便向松月道："你们老神仙现在哪里？可能引老身前去参拜么？"松月忙道："我们的师父一向是不肯与凡人接近的。只因为你家小姐不是凡人，乃是天上雌鸾星下凡的，现在不能不替她救灾救难的，你却千万不要去。"童老太太诺诺连声的答应，忙着又道："老神仙说的，我家小姐的病，能在几天才好呢？"他道："十天之内吧。"他说罢，便教两个婢女扶着寿娥跟他进去。走过第二道殿，他便将那两个婢女打发她们回到前面去，这时来了两个小道士，将她弯弯曲曲的扶到一个极其秘密的室里。松月赶紧回到前面，对童老太太道："你老人家还是住在我们观内，还是回府呢？"童老太太道："如果在十天之内，老神仙将小女救活，老身在这里有许多不便，不如先且回去，好在离这没有多远的路，有什么事情，一呼就到。"松月便道："太太回去倒也不错，不过七八天的当儿，小姐的病就好了，到那时再请过来，也不为迟哩。"童老太太又道："我的小女，现在什么地方呢？"松月道："现在练功室里，师父替她医治和忏悔呢，太太请放心罢。在我们这里，什么事都要比府上来的周到呢。"童老太太深信不疑，告辞登轿，留下两个仆妇预备使唤，其余都带了回去。

再说水云见了寿娥，早已魂不附体，忙去将纸人子烧了。不多时，寿娥如梦方醒，微开星眼，只见自己坐在一张虎皮的软垫子上面，再朝四下里一打量，不禁大为诧异，只见房内的摆设倒也十分精致，可是不是她平日所居的绣楼了。她暗暗的纳罕道："我现在到一个什么地方了，我倒不解。"这时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她好生疑惑，便站起来走到门边，意欲去将门打开，看个究竟；不料用尽平生之力，莫想得动分毫，好象外面锁了一般。她万般无奈，只得又重行回到那沉香榻上坐了下来。偶一抬头，猛见帐子里悬着一个锦缎的荷包，她取下来，打开一看，一阵香味直喷出来。她嗅着这股香味，不由的信手取了一粒红色的丸子出来，大约有豆子大小。她暗道："这丸药是做什么用的？"放在嘴内一尝，不尝犹可，这一尝却大不对了。那丸子却也古怪，到了她的嘴里，一经津唾便化了。她觉得又香又甜，便咽了下去。停了一会，口干舌燥，春心摇荡，周身火热得十二分厉害。这时突然听得外面有人启锁。不多时，门呀的一声开了，走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公子来。她正在这渴不能待的时候，瞥见有个男子进来，她也顾不得什么羞耻，便站起来将那男子往怀中一抱，说道："你可肯与我………"那男子微笑点头，霎时宽衣解带，同入罗

帏，容容易易的将一个完璧女郎，成为破瓜了。一度春风之后，把个寿娥乐的心花大放，料不到世上还有这种真趣，便要求那少年重演第二次。那少年欣然不辞，腾身上去，重行鏖战了多时。真个是云迷巫峡，雨润高唐，枕席流膏，被翻红浪，阳台缥缈，恍登仙境。一会儿云收雨散，她抱着那少年问道："你叫个什么名字？"他笑道："我名字叫水云。"她又笑问道："我们不是天缘巧遇么，我记得在家里的，怎的就会到这里来呢？"他忙低声说道："此地并非凡地，乃是仙府，你休高声浪语的，要一班仙人知道了，你我就乐不成了。"她连忙噤住半天，才悄悄的对他说道："照这样说来，你也是个仙人了。"他微笑点首道："我不是仙人，怎能将你摄得来呢？"她听说这话，心中十分荣幸，暗自说道："我的运气真正不坏，竟邀仙人宠眷，将来还怕不成仙么？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眉飞色舞起来，搂着水云，又吻了几吻。水云笑问道："你饿了不曾？"她忙道："不饿不饿，先前略觉得有一点儿，现在一些儿也不觉得饿了。难道这个玩意儿，还能当饱么？"他笑了一笑，也不答话，便起身坐起。她忙问他："到哪里？"他道："此刻仙府里要点卯了，要是不到，便要受罪的。"她忙又问道："你去几时来呢？"他笑道："马上就来了。"他说着，将衣服穿好，开门出去。他又将门锁起。她在榻上，此刻十分疲倦，不知不觉的沉沉睡去。到了天晚，水云命人送些酒菜和饭进来，自己将门关起，走到榻前，将她轻轻的推醒。她睁眼看时，只见房里摆着一桌酒席，他坐在她的身边。她笑问道："你几时来的？我怎么不晓得？"他笑道："你这样的熟睡，哪里能知道呢。"她也不客气，竟和他手携手并肩坐下，低斟浅酌的起来，吃的那些小菜，也不过是些鸡鱼肉鸭之类，她不禁疑惑的问道："久闻仙人茹素，怎么你们也动起荤来呢？"他笑道："你哪里知道天上何异人间呢！不过对于荤的一道，不常有罢了。不瞒你说，我怕你仙府里的东西吃不来，特地差人到下界去办的。"她听他这话，足见他爱己的心切了，那一股热烈的爱情，陡增了百倍，便觉除了水云，再也没有第二个亲人了。一会子，两个人都有了些酒意，忙携手入帏，重整旗鼓，大战一番，不能细述。就这样朝朝寻乐，夜夜贪欢，一转眼三四天飞也似的过去了。

这时却气坏了一个人。你道是谁，却原来就是松月。他们的常规，在外面骗到钱财同用，弄到妇女同乐。松月见寿娥生得十分娇娆出色，早已涎垂万丈了，满心望轮流消受，不料被水云视为己有，一些儿也不分润与他，于是将那一股醋火，直冲至泥丸宫之上。忍耐到第四天，还指望水云给他解解渴

呢，谁知水云连房门都不出了。他可气坏了，等到未牌的时候，还未见他出来，正想打门进去和他厮拼，瞥见他满脸春风，从后面走了出来，匆匆的走进房去。松月忍无可忍，便跳起来向他说道："水云，你可记得当初的盟约么？"水云听他这句话，明知他要分自己的肥，他怎肯甘心将一位天仙玉美人送给他受用呢，自然是不肯退让，忙道："什么盟约不盟约，只凭自己的本领；老实对你说一句，这个货色，你休要想了，让给我罢。"他大怒道："好，管教你快活就是了。"他说罢，便到壁上去取刀。水云忙抢着也取了一把刀，向他说道："松月！你想拿刀来吓我么？须知你愈是这样，愈不答应，咱也不是个省油灯，今天死活随你。"他也不答话，迎面就是一刀。水云举刀相迎。两个人大战了十余合。猛的跳出圈子，水云照定松月的头上砍去。松月也打定了主意，抢刀往他的左胁刺来。这时水云的刀先到，早将松月的头颅劈了两爿。松月的刀也跟着刺进他的右胁。水云呜的一声，霎时也随他一同到阎王那里去交账了。不说这两个万恶的道士一齐结果，再说寿娥在房中闷得慌，便想出去逛逛，幸喜门没有锁，开了门走出来，刚刚转过偏殿，瞥见两个尸首，倒在西边的耳房里。她大吃一惊，忙近前来一看，却正是水云和一个不认得的人。她魂不附体，便知道身陷匪徒的窟里了。她摸出后门，只见外边夕阳西下，和风阵阵的，一片田禾，万顷青青，她慌不择路的漉着金莲，没命的乱走。大约走了二里多路的光景，耳朵里突然听着一片笑声；她展开秋波一望，只见一群十五六岁的小孩子，正在草地上玩耍。这正是：

红颜脱险方离窟，白发思儿尚倚门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五回　麦垄中云迷巫峡　茅亭内雨润高原

却说她慌不择路的跑了多时，高一步低一步，险些儿将柳腰折断。好不容易走了半天，才走到一块芳草平地，这一块平原，一眼望去，足有三四里宽阔，青毵毵的夹着无际的菜花，金黄得和朝霞一样的。还有许多的不识名小鸟儿，在草地上跳来跃去，鸣着一种叫骂的声音，似乎它们知道她被歹人骗去，复又逃出来的样子。还有几棵细柳，夹着桃杏，排列四围，微风吹来，送过许多的香气。她此刻正急急如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，哪里还有心去领略这些春色呢，仍旧低着头，只往前走。不多会，耳朵里突然听着一股嘈杂的声音，她不由的粉颈一抬，只见前面一带杏林的左边，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小村童，在那里赶围场呢。她心中暗道："我这样的胡冲瞎撞的乱走，究竟不是个长久之计，终要问问人家，回去从哪条路走，才不致摸错了路呢。"她打定主意，便含羞带愧的向这林子左边走，不多时到了林子里面，只见桃杏树下，栽着许多的野蔷薇，针刺刺的遮得去路。她正想转道前去，不料裙子似乎被人抓住一样。她打了一个蹭蹬，立定了，倒是一噤，连忙回头看时，说也好笑，却原来是一个锯去的树根，将她的裙子绊住。她惊出一身冷汗，忙蹲下柳腰，将裙子揭提在手里，走出树外，伸着粉颈四处盼望了一回。瞥见顺着这林子，有一条尺宽的小道，已被芜草埋掩得半明半昧，只留下一线路径。她便顺着这条小道，直向南走去。不多时，到了林子尽头之处，不觉足酸腿软，不能再走了。试想她本是个深闺弱质，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奔波，这样的惊恐，无怪她疲倦得不能动弹了。她还兀的不服气，偏生将银牙咬了一咬，复行向前面走去，未到几步，不禁浑身的香汗，娇喘细细，再也不能移动一步了。她只得将手帕取了出来，铺在路旁的草地上，她一探身往下一坐，撩起袖子，不住的在粉腮上拭汗。她到了这会子，才想起她的生身的老母来，不禁珠泪两行，滴湿春衫，微微的叹了一口气道："娘啊，你老人家见你的女儿不见了，不知要怎样的伤心断肠呢？可恨这些贼子，起心不良，不知在何时将奴家骗到那牢狱里去

的！"她哽哽咽咽自言自语的一会子，百无聊赖。这时候，一轮红日，渐渐的和远山碰头了。那黄灿灿的光华，反射过来，映在她那一张粉庞上，还挂着几点牵牵的热泪，可真和雨后桃花一样的。她见日已含山，天色渐渐的要入暮了，暗自焦急道："如此便怎么好呢？眼见快要入暮了，举目无亲，栖身何所呢？而且这两只腿再也不能走了，坐在这里，马上昏黑起来，冷风刺骨，岂不要活活的冻死了么？就不冻死，万一遇到豺狼虎豹，落草强徒，也难逃性命了。"她想到这里，忧愁交集，那一颗芳心中，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惶恐的毫无一些主意。停了一会，只见日没西山，野雀儿扑刺刺的直向树林里争先恐后的飞着，苍莽长郊登时起了一片白霭，呈出一种真正的暮景来了。她暗道："不好，不好，此刻再不走，难道真个坐在这里一夜么？"她说罢，从地上按着盘膝，慢慢的立了起来，两眼发花，头晕心悸，赶紧按着心神，闭着星眼，定心一会，才将芳心镇住，便展开莲步，进三步退两步的向前慢慢的走去。刚刚走到一棵夹竹桃的跟前，猛听得忽喇一声，飞出一个五色斑烂的东西来，朝她怪叫两声，腾空飞去。她吓得倒退数步，闪着星眼随着那个飞去的东西一望，却原来是一只锦毛山鸡。她可是暗暗的又叫一声惭愧，正要向前走去，猛的想起铺在地上的那一块手帕，未曾带来，便又转到原处，那块手帕，不知去向，她暗暗懊恼道："这准是被风吹掉了，且不管它，先去问路去。"她重行向前边走来。

不多一刻，到了那一群村童的面前，又要去问路，又怕羞。正在这进退两难的当儿，忽听得一片笑声，震天价的喊道："神仙姐姐来了，神仙姐姐来了！我们大家快些朝拜她，她有仙桃仙果赏给我们呢，你们赶紧跪下来罢。"说着，一群的小孩子扑秃扑秃的跪下一圈来，把个寿娥吓得手足无措，趔趄着金莲只往后退。那一群村儿之中，有一个说道："她要走了，她要走了，我们赶紧将她扯住，不然，她马上就得腾云上天了。"众孩子听这话，一个个连忙从草地上一骨碌爬起来，蜂拥前来，七手八脚扯裙拉袂的将她缠住，一齐央告道："神仙姐姐，请你不要走，给我们一人一只仙桃果，我们吃下去，成了老神仙，和你一同到天上玩耍如何？"寿娥见他们不分皂白，硬将自己缠住，不禁没有主意，喊又没有用，走又走不掉，被他们缠得玉容失色，粉面无光，泪光点点，娇喘微微。正在这万分危急的当儿，从后面突然有人喊道："伙计们！你们在这里和谁打架啊？"说着，飞奔到寿娥的面前。寿娥忙展秋波仔细一看，却原来是两个放牛的牧童，头戴箬笠，身穿老蓝布的直裰，足登多耳麻鞋。他

两个原是一样打扮，站在东边的一个，大约在二十左右，生得伏犀贯顶，虎背蜂腰，面如古镜，双目有神，虽是粗妆淡抹，那一股英气，兀自掩不下去，愈是这朴衣素裳的，愈显出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来；站在西边的一个，大约总在十六七岁的样子，生得比东边的一个还要来得俊俏，目如朗星，眉如漆刷，面如傅粉，粗看上去，哪里还象是田舍人家生的子弟，简直是官宦人家的后裔。不说她在这里打量，再表那两个牧童的来历，却也很长。那个二十左右的名叫薛雪儿，那个十六七岁的名叫张庆儿，他两个都是宁圩的人氏，只因为家中困苦，他们的父母养不起，便卖给梁冀做螟蛉子。这梁冀就是现在的梁太后的兄长，汉顺帝的大舅子。他的为人却诡谲不正，在顺帝时代，还安分些，后来顺帝驾崩，他的老子梁商死了，又当他的妹子梁太后临朝摄政，他便野心勃勃，为所欲为。他所做的事，没有一件不欺君罔上，百官谁不侧目相看，无奈他的威重势大，根基深固，所以百官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由他横行霸道的了。他见众僚不去和他为难，越发目无法律，独断独行，顺者生，逆者死，真个是第二个窦宪。梁太后见他这样的行为不正，每每欲按律治罪，究竟碍着同胞情分，不忍见他受罪，而且他的威势着实不小，万一他不服从，岂不要急则生变了吗？所以梁太后没有办法，只好闭一只眼睁一只眼，听任他去。这一来，将个梁冀愈骄纵得不可收拾了，镇日价没有别的事情，专门占妻夺产，剥削民财，弄得天怒人愁，怨声载道。他在洛阳左右，共买沃田三百顷，一班佃户，终年血汗，无论多寡，均归梁冀受用，从未和众佃户按地均分过一次。万一有了水涝旱灾，那班佃户却要倒霉了，这梁冀收不到庄稼，他不说是天灾，偏说是一班佃户将他的种子偷去了，鞭抽斧砍把一班佃户打得没处去叫屈，辞还辞不掉，只得伸长脖子受罪。这梁冀除了以上这些恶事以外，还有一种惨无人道的玩意儿，便是那班佃户，谁家有两个儿子，便要送他一个给做螟蛉子，在名誉上不是再荣耀没有了么，可是内容却不是这样了。他将这些人收了去，二十岁以外的，都派他们到各处开垦，每日两顿饭，每顿饭三人两碗，还要限制，每人每天一定要做及格的苦活，如不及格一次，便少吃一顿。试想这些做苦工的人，每天摊派吃四碗饭，哪里还有力气去做呢，越是不做越晦气，不独没有饭吃，那一班监工的魔头，还要任意毒打。去了三个月，不知道被他们打死多少，饿死多少。谁不是父母生养的，那班佃户，怎能不伤心呢？可是怕梁冀知道，没有性命，连大声都不敢哭出来，眼泪往肚子里淌。还有一班未曾过二十岁的小童，他们却教他们去放马牧牛，组织许多的队来。

一队里面有个首领，管五十头牛，五十匹马。他们的待遇，却比较大人倒好些，每日三餐，四色小菜。他们衣服，也由梁冀赐给。他为什么待遇这些小孩子反而厚呢？却原来有个缘故。他们的心理，想将这些小孩子一齐培养出来，将来一旦用到他们，都可以得着他们的真心；二十岁向外的人，随便怎样去优待他们，总怕买不到他们的心，因此就重小轻大了。这薛雪儿与张庆儿，本是这群孩子中的两个正副首领。他们这时，正由村南走来，领他们回去，走到桃杏树的旁边，瞥见一块手帕，雪白的铺在草地上，雪儿抢上去一把从地下抓起，摆在鼻子上一嗅，震天价的只嚷好香。庆儿便伸手去夺，雪儿飞也似的跑了。庆儿随后追来，一直追到一群孩子跟前，只见他们团团的围着，噪的笑的闹得一天星斗。雪儿、庆儿近前仔细一看，原来他们围着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只见那女子生得十分美艳，万种风流，可是被一群孩子缠得粉面通红，泪抛星眼。雪儿此刻，不禁又怜又爱，忙对众孩子大声喝道："你们这些小狗头作死了，好端端的和人家闹的什么呢？"众孩子见他们两个到了，吓得顿时一齐放了手，排班立着，大气也不敢喘。雪儿问道："是谁领头和人家取闹的，赶紧说出来！"众孩子到了这时，好似老鼠见猫一样，顿时将那一股活泼天真的态度，完全消灭了，好似泥塑木雕的一样，垂手低头动也不动。庆儿道："如果不说，怄得我性子起来，一个人给你们一顿皮鞭子，看你们装愚不装愚咧。"孩子们听说这话，吓得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大家都不肯承认。雪儿道："用不着推诿，这主意一定是小癞痢出的。"众孩子听说，便一齐指着那个小秃子说道："是他是他。"雪儿又问道："他说些什么呢？"众孩子抢着答道："我们正在这里赶围场玩耍，他凭空就喊神仙姐姐来了，他又教我们将人家围着，要仙桃，要仙果。"庆儿便走到那个小秃子面前，还未开口，那小癞痢头听他们说了出来，已经吓得尿撒在裤子里面了。见庆儿走过来，更吓得魂不附体，扑的往下一跪，闪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盯着庆儿，一面伸手在耳朵旁边打个不住。庆儿喝道："叵耐你这个小杂种，无风三尺浪，什么花头你都干得出，今天可又见你娘的什么鬼。"他急得那张麻而且黑的脸上，现出一重紫酱色的颜色来，一面用袖子去揩鼻涕，一面吞吞吐吐的说道："二队长不要怪我，看见她和我家供的那个菩萨一般无二，她不是菩萨变的么？"庆儿和雪儿听他这话，不禁嗤的一笑，便道："既是这样，还好，下次小心，如再领头闯祸，就要打了。"那小秃子听说这话，连忙从地下一骨碌爬起来，嘴里连说："不闯祸，不闯祸，再闯尽你打。"此时寿娥见他们这番做作，不禁看呆了，暗道："这真奇了，这许

多的孩子，见了他们，怎的就这样的怕呢？想必是他们的长辈罢了。"她正自在那里猜测，瞥见雪儿从怀里取出一只亮晶晶的铜螺来，放在嘴里瞿瞿瞿吹了几声。不多时，许多的散缰的牛马，从四处奔来，到了他们跟前。说也奇怪，一齐抵耳停蹄，站在那里纹风不动。那些小孩子一个个猢狲似的飞身上去，一人骑着一匹，排行列队的向西慢慢的走去。

寿娥见他们要走，便不能再缓，忙向雪儿一招手。雪儿见她招手，忙赶过来问道："你这位姐姐，招呼我有什么事吗？"她瞥见他手里拿着一块手帕，却正是自己的，便向他笑道："你手里的一块绢头，原是我的，请你还给我罢。"他笑道："怎见得是你的？"她道："我在南边的树林下面憩息的，临走就忘记在地上了。"他向她一笑，将手帕往怀中一揣，说道："要想手绢，是不容易了；我且问你，你从哪里来的，现在要到哪里去，你告诉我，我便还给你。"她听说这话，才得提醒，忙将问路的来意告诉与他。他道："媚茹村离开这里有二十多里呢，现在天已晚了，哪里来得及呢。"她皱眉不语。雪儿便道："姐姐，你此地有亲眷没有？"她摇着道："有亲眷倒无须问你了。"他很爽快的答道："那么，我看你今天是去不成了，不如老实些随我们去住一宵，明天我送你回去好么？"她早就看中雪儿了，听他这话，趁口笑道："那就感谢不尽了。"雪儿见她答应，满心欢喜，便对她道："姐姐，你就跟我走罢。"她随着他走了，眼见前面的牛马队已去得远了。他两个一前一后走了半天。她突然要小解，便提起罗裙，走到一个土墩子的后面，蹲下身子，撒个畅快。雪儿正走之间，偶然不见了她，心中好生诧异，连忙回头来寻找，口中喊道："姐姐！你到哪里去了？"她答道："我在这里解手呢。"列位，这孙寿娥，她不是一个女子吗，难道就不知一些羞耻么，自己解手何必定要告诉雪儿呢。原来她的用意很深，诸位请将书合起来，想一想，包你了解她的用意了。这雪儿虽生长十八九岁，却是一个顶刮刮的童子鸡，尚未开知识呢。今天见了她，不知不觉的那一缕小魂灵被她摄去了。听说她在那里小解，便大胆走了过来，蹲下身子，面对面，又要说，又不敢，那一副不可思议的面孔，实在使人好笑。她不是个已经世务的吗？见他这样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向他说道："兄弟，现在天晚了，早点走罢。"他吞吞吐吐的说道："姐姐，我要……"她嗤的笑道："你要做什么？你尽管说罢！这里又没有第三个人，怕什么羞？"她说罢，乜斜着星眼朝他一笑，把一个雪儿笑得骨软筋麻，不由得将她往怀中一搂。她也不推让，口中说道："冤家，仔细着有人看见，可不是耍的。"嘴里说着，手里却早就将下衣卸去了。他两

个便实地交易起来。正在这一发千钧之际，猛听得有人在后面狂笑一声，说道："你们干得好事啊！"他两个人大吃一惊，豁地分开，雪儿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庆儿。寿娥满面羞惭，低着头，恨不得有地洞钻了下去。庆儿哈哈的笑个不住。雪儿忙道："兄弟，你也忒促狭了，从哪里来的？"他笑得打跌道："我早就看出你们俩的玩意来了，现在也没有别的话，我马上回去，替你宣布宣布。"雪儿听这话，吓得慌了手脚，忙道："好兄弟，那可动不得，你一吵出来，我还想有性命么？"他道："这话奇了，难道只准你做，不准我说么？"雪儿忙道："好兄弟，今天也是为兄一着之错，千万望你不要声张，你要我怎么，我便怎么。"庆儿笑道："那么，要乐大家乐，不能叫你一个人快活。"雪儿没口的答应："就是就是，只要你不声张，咱们兄弟分什么彼此呢！"庆儿道："光是你答应，总不能算数，还不晓得她的意下如何呢？"雪儿忙道："我包她答应就是。现在天也不早了，你先回去，将我们屋子里的孩子们发放到别处去，我们三个人一张床好么？"庆儿点头道好。他说罢，迈开大步，飞也似的先自跑了回去。这里雪儿和她慢慢的走来，不多一会，到了一个所在，一间一间的小茅亭，中间一座极大的牛皮帐，大约有一里多路长。在月光之下，一眼望去，里面一式全是牛马，黑白相间，煞是有趣。走过牛皮帐，到了一所茅亭门口，早见庆儿立在门口，向他们笑道："你们来了么，我已将他们打发到别处去了。"雪儿便和她进去，只见里面摆好饭菜。雪儿将门关好，三人将晚饭吃过，一同携手登床，车轮大战。这正是：

石上三生圆好梦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六回　钗堕玉楼将军下马　娇藏金屋佞贼销魂

话说寿娥和雪、庆二人，并睡一床，其中的滋味，过来人谁不会意。真个青年稚子，乍得甜头，黄花少女，饱尝滋味。欢娱夜短，永昼偏长，曾几何时，又是纱窗曙色。这时庆儿和寿娥交颈鸳鸯，春眠正稳。惟有雪儿心中忐忑，深怕被众孩子撞进来，泄漏私情，那可不是耍的，忙喊她和他醒来。谁知他们这一夜，辛苦得过分了，所以两人一时总不能醒。雪儿急了，便用手将庆儿着力一揪。庆儿啊哟一声，在梦中痛得醒了，一骨碌坐了起来，揉开睡眼，只见雪儿笑嘻嘻说道："你的胆也忒大了，自己干这些勾当，还不知警防别人，大模大样的睡着了。万一他们走进一两个来，便怎么得了呢？"庆儿笑道："不知怎样，起首我倒十分精神，后来就浑身发软，不知不觉的沉沉睡去，要不是你来喊我揪我，还不知到什么时候才醒呢？"说时，寿娥云发蓬松，春风满面的也从被窝里坐了起来，雪儿笑道："姐姐，今天对不起你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也斜着眼向他盯了一下子笑道："不要油嘴滑舌的了，赶紧起来送我回去，不能在这里再延挨了。"他忙道："那个自然要送你回去啊！"她微微的一笑说道："我真糊涂极了，和你们在一起半天一夜，到现在还不知你二人的名姓呢。"雪儿笑道："你的芳名大姓，我们倒晓得了。你不提起，我们竟忘记了，姐姐弟弟的混喊一阵子，如果下次再碰见，姐姐弟弟还能当着别人喊么？我告诉你罢，我姓薛，名字叫雪儿。"他说罢，又指着庆儿道："他姓张，名字叫庆儿。"她听罢，诧异的问道："照你这样说，他姓张，你姓薛，不是嫡亲兄弟么？"雪儿含笑摇头道："不是不是。但是我们虽然是异姓兄弟，可是感情方面，比较人家同胞弟兄来得好咧！"她道："你们有父母没有？"他笑道："怎么没有？"她道："既然有父母，现在何不与父母在一起住呢？"他笑道："你不知道。"她抢着说道："我怎么不晓得？这一定是你们和父母的性情不合，分居罢了。"他笑道："不是这样，你这话太也不近情理了：无论性情合与否，但是我们的老婆还没有呢，就能和父母分居了么？"她道："那么，你们一定是逆子，被父母逐出来

的，也未可知吧！"雪儿笑道："更是胡说了！我与庆儿现已成丁，有什么不好的去处，被父母逐出，还在情理之中；但是还有那一班未到十六岁的众孩子们，他们也和父母分居，难道也被父母逐出来的么？"寿娥听得，不禁很诧异的问道："怎的那一班孩子，没有和父母在一起住么？"他笑道："不曾不曾，也是和我们二人一样。"她摇头说道："这却不晓得了。"雪儿便将梁翼的一番话，原原本本的告诉与她。她皱眉说道："这梁冀也太伤天害理的了！谁家不爱儿女，偏是他依权仗势的，活活的教人家父子家人离散。这事何等的残酷，但是你们何不逃走呢？免得在这里象狱犯似的，何等难过！"雪儿听她这话，吓得将舌头一伸。庆儿接口说道："不要提起逃走还好，提起逃走的一层事，告诉你，还要教你伤心呢。去年有两个孩子，因为想家，回去住了十几天，不料被梁冀知道了，活活的将那个孩子抓了去，砍成肉泥，你道凶狠不凶狠呢？"她道："可怜可怜！那些小孩子，还未知人事呢，杀了他们还未晓得是为着什么事情，死得不明不白的，岂不可叹！但是我有句话，倒要对你们说，就是你们现在没有什么错处，他才待你们好一点；如果过下去，谁没有一着之差呢，到那时，还愁不和他们一样的么？你们与其拿性命换一碗饭吃，也太不值得了，不如远走高飞，随处都好寻得着生活，何必定要拘在这个牢笼里面呢？"他们一齐说道："我们何尝没有这种心，但是离了这里，至少要到五百里之外，方可出他的范围；若是在他的范围之内，仍然逃不了。我们到五百里之外，举目无亲，地异人殊，又有什么生活好寻呢？"她笑道："那么，何不随我一同回去呢？在我府里，凭他是谁，也不会知道的，岂不是千稳万妥么？"雪儿笑道："那就更不对了。你们府上，离开此地不过二十多里路，他的耳目众多，岂有不晓得的道理？万一他搜查起来，还不是罪加一等。到那时，说不定，恐怕连你还要受罪呢！"寿娥听说，将酥胸一拍说道："请放宽心！我们府上，莫说是梁冀，便是万岁爷，只要我们没有做贼做盗，谁也不好去搜查的。万一这梁冀搜查起来，我自有道理，你们且放宽心就是了。"雪儿便问庆儿道："兄弟，你的意下如何呢？"庆儿恋着她，巴不得的忙答道："妙极妙极！事不宜迟，说走便走，省得被他们知道，画虎不成，可不是耍的。"雪儿见他愿意去，自己也乐于附议。三人略略的整顿，开门便走。

这时残星荧荧，晓风习习，雾气迷浪，春寒料峭。雪儿领着他们认明了路，径直向媚茹村而来。不多时，那一颗胭脂似的红日，从东方高高升起。霎时雾散云消，天清气爽。那郊外的春色，越发日盛一日了。他们三人，一路上

谈谈笑笑，一些儿也不寂寞。走到辰牌时候，雪儿用手向前面一指说道："兀的那前面的一座村落，大约就是媚茹村了。"寿娥忙展目仔细一看，只见自家的楼台，直矗矗立在眼前，不禁满心欢喜，便对雪儿、庆儿道："那村西的楼房，便是我家的住宅了，你们看比较你们的茅亭如何？"雪儿见她家有这样的阔气，不禁满心欢喜，忙道："比较我们那里，高上不知多少倍数呢！"庆儿向她笑道："你家这样，还不能算十分好，最好要数我们那死鬼干爷的府中了，差不多除了皇宫金殿，就要数他家的房屋为第一了。"雪儿道："且慢说闲话；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，现在我们将你送到府上，万一有人问起来，我们拿什么话去回答呢？"寿娥笑道："需不着你们多虑，我自有道理。"说着，离家不远，瞥见大门外面高搭着孝帐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"我家除了我们的娘，也没有第二个了，莫非她老人家升天了么？"她想到这里，不禁芳心如割，禁不住两眼一红，流下泪来。你道是什么缘故呢，原来昨天童老太太得着信，赶紧到观里，只见那两个道士卧在血泊当中，连忙命家将搜寻，整整的闹了半天，连一些影子都没有，倒抄出无数的女人用品来，便料知寿娥凶多吉少了。童老太太哭得肝肠几断，到洛阳官府里去告状。洛阳令见她来告状，当然不敢怠慢，随后命人将炼石观所有的道士一并锁起，严拷了一顿。那些道士吃不住刑，遂一五一十的完全招了出来。原来松月、水云自从到这炼石观，不知道害杀多少妇女了。因此童老太太料她也难免了，不禁心肝肉儿大哭一场，回府便设灵祭奠。左邻右舍听说寿娥被道士强奸害死，谁不叹息，说她是个官宦后裔，三贞九烈的佳人，死得实在可惜。一时东村传到西村，沸沸扬扬，喧说不了。这时寿娥进了村口，把一班邻居吓得不知所云，都说她一定是魂灵不散，回来显魂的了，顿时全村皆知。胆大的垫着脚儿，远远的瞧望；胆小的闭户关门，深怕她僵尸。早有人飞也似的跑到州府去报信。童老太太正在她灵前儿天儿地的痛哭，听见这个消息，再也不肯相信，扶着丫头，正要出门去瞧望个究竟，瞥见门外走进三个人来，为首一个，却正是寿娥。众宾客正自上席吃得热闹的时候，猛的见她回来，不约而同的一噤，忙道："今天日脚不好，僵尸鬼来了，快些逃呀！"一声喊，人家争先恐后的一齐向后逃去，有的往桌肚里钻。顿时桌翻椅倒，乒乒乓乓的秩序大乱。惟有童老太太一毫不怕，颤声问道："儿呀！你是活的？还是死的？如果死了，千万不要如此惊世骇俗的，闹得别人不安，愈增你自己的罪过，为娘的已经替你伸冤超度了。"寿娥见此情形，才知大家误会了，忙道："娘呀！你老人家不要悲伤，女儿没有死啊！"童

老太太又惊又喜的问道："心肝！你果真没有死么？"她忙将出险遇救的一番话说了一遍。童老太太喜得险些疯了，忙命人将孝帐撤去，灵牌奠物一齐烧了。这时众人在后面听得果然没有死，才敢出来，你问我答的一阵子，才晓得她逃出来的真相，大家不禁赞叹一番，各自要走。童老太太谁也不准，一面将他们留下，一面派人去将全村的人全请来，大排宴席，酬谢他们挂念之恩。宴散后大家回去。童老太太便对寿娥道："这两位哥儿，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千万不能怠慢人家的。"忙命人取出些上等绢缎的衣服，替他们换了一个新。寿娥见他们换了新衣，愈显出十分清俊英秀来，果然人是衣裳，马是鞍子，她不禁将爱他们的热度，无形中又高了百尺，由不得对童太太说道："太太，你老人家知道么？我与他们已经结为兄妹了。"童老太太听说这话，更加欢喜，忙将他们搂到怀中，笑道："我哪世修的，凭空的得着两个粉琢玉砌的儿子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"她说罢，呵呵大笑，那一种得意的情形，简直描不出来。到了晚间，寿娥早命人在她的楼下，收拾出两个房间来，给他们住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其中的暧昧情事，我也不能去细说了。

再表梁冀停了几天，奉旨到洛阳调查户口，从宁圩经过，当有人将庆、雪两儿逃走的话，报告与他。梁冀倒十分注意，因为他在众孩子之中，最欢喜的就是他们二人，听说他们走了，好生着急，忙派一班爪牙，在四处寻访。未上三天，竟被他们访着了，便去报知梁冀。梁翼更不怠慢，带了一队人，直扑县府而来。进了媚茹村，就有一个侍尉，向他说道："将军！你知道这孙府是何人？"梁冀道："不晓得。"他道："便是老王爷面前的首辅大臣孙扶。"梁冀听说是孙扶的府，却也暗暗的吃惊，转想自己威势，便不怕了，而且孙扶早已死了，他想到这里，毫无顾忌，领着众人，一径闯进孙府，命人搜查。童老太太不知何事，忙出来喝道："何处野人，竟敢闯到我家来乱动。"那些侍尉，扬声答道："你休问我，我们是骠骑大将军部下的侍尉，听说你家私藏人犯，我们特地来搜查的。"说话时，梁冀挺着肚子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一直闯到百客厅前，扬眉问道："搜到没有？"话还未了，只见众侍尉簇拥着雪儿、庆儿从里走了出来。他两个见了梁冀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赶紧一齐跪下。梁冀冷笑一声，也不说话，只道："好好，带了走！"童老太太忙赶来讨回，早被侍尉拦住。这时寿娥正在楼上早妆，得了这个消息，她却早打定主意，不慌不忙的走到栏杆的旁边，闪着秋波一看，只见梁冀坐在马上，正在那里指着众人要走了。她心生一计，忙在头上拔下一根金钗，往地下一抛，正抛在梁冀的马前，当的

一声。梁冀先是一惊，接着又听得莺声呖呖的喊道："小梅，我头上的钗落下去了，你赶紧下去给我取上来。"梁冀听得这种妙音，不由的心神皆醉，由不得仰起面来一看，把个梁冀看得眼花缭乱，噤口难言，不禁脱口叫了一声好。她乜斜着星眼，朝他一瞟，连接着又是嫣然一笑，冉冉的退到里面去了。梁冀此时，三魄少二，七魄去五，赶紧飞身下马，将那落在地下亮晶晶的一枝金钗，抢到手中，上马带着众人便走。到了洛阳，急不能待，便请洛阳县前去求亲。童老太太勃然大怒道："我家世世清白，代代忠良，谁肯和这欺君罔上的狗奸贼做亲呢？请你回去对他说，叫他赶紧将念头打断，少要妄想罢！"她说到这里，洛阳县满脸堆下笑来，对她说道："请太太不要动气，下官有一言奉劝，梁将军今天来吵闹府上，惹太太生烦不安，他心中很抱歉的；可是偏巧又得着你家小姐的金钗，在他的意思，以为是天缘巧遇；他家中虽有许多的夫人，却缺少一个正室，所以他很愿意高攀。如果太太答应，随要多少奠雁，总不缺少。在下官的意思，还请太太答应罢！梁将军的威势，你老人家又不是不晓得的。"童老太太听罢，越发火上加油，厉声骂道："放你娘的屁！梁将军热将军的，老身没有这些眼睛看见。我家女儿，莫说不和他结亲，即使和他结亲；难道我没有看见过他那几个臭钱么？奠雁奠鹅的，又不是卖给他的；赶快给我滚出去，不要怄得我性起，先将你这狗头打了一顿，然后再去和他拼命。"洛阳县被她骂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开口不得，忙起要走。这时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，莲步婷婷走到童老太太面前，折柳腰施了一个常礼，启朱唇对童老太太道："方才这位县大人的来意，你老人家误会了。他本是好意，女儿倒请母亲平平气，三思而行罢！"洛阳县见了她，便料知一定是寿娥了，不禁暗暗喝彩道："不怪梁将军这样恋慕，果然是个绝色的女子。"又听她说出这两句话来，不禁心中大喜。接着童老太太说道："儿呀，依你的意思怎样？"她便老老实实对洛阳县说道："可烦你回去对梁将军说，要想我和他结婚，须准我三件事，如有一件不遵，趁早不要癞狗想吃天鹅肉。"洛阳县听罢，忙道："哪三件事？请道其详，让下官好回去答复。"她道："第一件，贵县方才说他没有正室，这句话，我是绝对不相信。他如不想和我结婚，随他有没有，我都不管；既想和我结婚，不是正室，趁早休提。"洛阳县忙道："这头一件，我可以替他代准了，因为他自己说的。请讲第二件。"她道："第二件，教他赶紧将庆、雪二人送到我家，成婚之后，还要称他们为舅爷；第三件我们老太太年纪高了，并且就是生我一个人，一个月里至少要在家里住十天。别的话也不

要烦屑了，请县太爷回去覆罢。"洛阳县忙答应出门，回到洛阳将以上的话说了一遍。梁冀道："这三件之中，我答应了二件半，还有半件，我却不能答应的。"洛阳县忙问道："那半件呢？"他吞吞吐吐地说道："这第二件，忒也为人所难了，这雪儿、庆儿，本是我的义子，我怎能叫他们做舅子呢？将他们放了，倒办得到。可是照她的话，一定要实行喊舅子，未免也太难为情了。"洛阳县听他这话，拍手大笑道："将军此话错极了，既能放了，何不先爽性去答应她，等到成婚之后，答应不答应，喊与不喊，还不是随你么？"梁冀听了，心中大喜，便道："毕竟还是你的见识高，我真及不来你。还烦你的清神，替我就送贽奠雁聘礼前去，择定三月初七吉日。"洛阳县道："下官替将军将媒做成功之后，有什么酬劳呢？"梁冀将胸口一拍道："你放心就是了，事成之后，少不得另眼看待就是了。"洛阳县欢欢喜喜的买了许多彩银爵和金帛等，径送到孙府上，将梁冀的话，又说了一遍。童老太太本来最疼爱她的女儿，今见她自己答应，便也顺水推舟的不加阻止了。饭后梁冀连忙将雪儿、庆儿亲自送到孙府，又在童老太太面前磕头谢过。童老太太虽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，到了这时，也没有什么话了；而且又溺爱女儿，足见是个妇道毫无成见的。光阴过的飞快，一转眼到了吉期了，车水马龙，自有一番热闹。成亲之后，倒十分恩爱，打得火热的不能稍离一时。可是寿娥哪里是和他真心厮守的，不过为着雪、庆二人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色相与他去敷衍；但是每月只少要在家里住上半个月，和雪、庆二人寻乐。不料事机不密，这风声渐渐有一些传到梁冀的耳朵里，勃然大怒，立刻派人将她带转来，见了面，可是那一股无名火，早已消灭于无何有之乡了。这正是：

　　艳色确能迷铁汉，柔情锋利胜钢刀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七回　狮吼河东懦夫屈膝　鸡鸣闽内美妾伤颜

话说寿娥自从弥月之后，迫不及待就回娘家，与雪、庆两儿去寻乐了。在家里共住了十多天，把个梁冀守得干着急，因为她是初次回家，不能急急的就邀回来，只得度日如年的守着。好容易到了二十几天，她才回来，红绡帐里，少不得重叙旧情。谁知寿娥心有别念，梁冀虽然极力望承色笑，她总是懒懒的不肯十分和他亲热。梁冀不知就里，还当她初到这里，总有些陌生生的，所以不去疑惑她有什么轨外行动。寿娥虽身子住在他的府中，可是心神没一刻不在家里和他们俩接触。转眼到清和月四日，她却不能再挨了，便对梁冀道："我们太爷正是今朝忌辰，我要回去祭扫。"梁冀道："好！请你回去罢。不过此番回去，千万要早一些回来，不要叫人守得舌苦喉干的。"她听了这话，便向梁冀道："啐！谁和你来说这些不相干的话呢？你又不是个三岁的小孩子，不能离乳娘的。"他笑道："我的心肝，我随便什么皆可以离开，但是你一天不在家，我便是比一年还要难过呢。"寿娥嗤的笑道："少要放屁。"她说罢，上轿回去了。这一去，足足又住在家里二十多天。梁冀象煞狗不得过河似的，在家里搓手顿脚，抓挠不着。又耐着性子等了几天，仍然未见她回去，再也不能耐了，便打发一个侍尉到她府上去请。到了第二天，侍尉回来对他说道："上复将军，小人奉命前去，夫人有话对小人说道，非要在家将老太太的寿辰过了，才得有空回来呢。"梁冀听说这话，心中十分不悦，暗道："她家的事情实在不少，冥寿过了，马上又闹着阳寿。"他便向侍尉问道："她可曾告诉你老太太的寿辰在何时？"他道："便是五月十八日。"梁冀听罢，好生不快，暗道："现在还离寿期十几天呢，她在家里有什么事，不肯回来呢？"这时那侍尉忽然很奇异的向梁冀说道："我们宁圩的牛马队队长庆儿、雪儿几时到她家里的？"梁冀道："这事你还不晓得么？早就去了。"那侍尉笑着说道："我看大夫人和他们倒十分亲热，呼兄称弟的……，"他说到这里，忙噎住了，满脸涨红。梁冀见他这样，不禁疑云突起，连忙问道："你怎见得他们亲热呢？"他扑的往

下一跪，忙道："小人该死，失口乱言，万望将军原宥。"梁冀本来是一个刁钻之徒，见了这种情形，心中岂有不明白的道理，料想用大话去吓压反成僵局，不如施一个欺骗的手段，定可套出他的实话来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便和颜悦色地向他说道："你快起来，好好的说，我又不是个野人，怎能为你说了两句话，便要治你的罪，也没有这种道理的。"那侍尉见他毫无怒色，心才放了下来，便站起来说道："小子有一句话，要对将军说，但是万望将军先恕我死罪，我才敢说呢。"梁冀听他这话，更加温和的说道："你有话肯直说，这是你的忠实之处，我不独赞成你，并且还要赏赐你呢，你可赶紧说罢。"那侍尉说道："昨天我到她的家里，进了百客厅和她家的执事谈了两句话，就看见大夫人和庆儿从里面手牵手儿走了出来，有说有笑的，庆儿见了我，忙一撒手回头溜到后面去了，那时大夫人见了我，脸上也现出一种不大惬意的样子来，所以我到现在心中还未曾明白，她和庆儿究竟还有什么关系呢。"他说罢这番话，把个梁冀气得三尸神暴燥，七窍里生烟，但是他一点不露声色，只笑嘻嘻的说道："你哪里知道，她们的老太太现在已经将雪、庆两儿认为义子了，所以他们在一起很是亲热，这也不足为怪的。"那侍尉笑道："这更奇了，他们不是将军的义子么？怎么又与童老太太拜为义子呢？这名义上却是将军的义舅爷了，可不是陡跌一代么？"梁冀冷笑道："管他娘的，他不是童老太太亲生的，义子干爷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。"他说罢，一挥手那侍尉退去。梁冀越想越气，暗道："怪不得她要赖在娘家过日子，原来还有这些玩意儿呢。好，好，好，管教她乐不成就是了。"他随后喊了一个家丁，写了一封信，叫她急要回来，刻不能缓。那家丁带了信，到了孙府。

寿娥见信，知道梁冀动怒，也就不敢怠慢，忙收拾回来。进了门，耳朵里只听得众人七张八嘴的私下里议论不休。她还未知道他们是议论自己的，一径到了自己的房中。众人没有一个不替她捏着一把汗，谁知梁冀本是火高万丈，预备等她回来，一刀两段了事。等到她进了房，见了那一副可怜可爱的梨花面，早将心中的醋火消去十分之九了。她进了房，瞥见梁冀按着剑，满脸怒色，心中大吃一惊，暗自打算道："不妙不妙，莫非那件事情被他知道了么？"她想到这里，十分害怕，忙展开笑靥对梁冀深深的一个万福，口中说道："久违了。"梁冀忙伸手将她拉起，答道："家里不须常礼，夫人请坐吧！"她轻移莲步，走到他的身旁并肩坐下，含笑低声问道："今天将军着人去将妾身接了回来，有什么紧急的事呢？"梁冀冷笑一声道："有什么要事呢。不过是多时未有

请你的安，特地将你接回来给你请安的。”她见话头不对，暗自打算道：“今天的事头着实不对，要是一味让着他，反而教他疑心；不若硬起头来，将他的威风挫下去，下次他才不敢再来依威仗势的摆架子了。”她打定了主意，便也冷笑着答道：“将军，哪里话来，自家夫妻有什么客气呢？”梁翼道：“夫人！这几天在府上还称心么？”她笑道：“这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娘，现在年纪老了，她老人家也未生三男四女，不过就生妾身一人，所以不得不时时回去，替老人家解解愁闷。这不过是聊尽我们子女孝心的道理罢了，又有什么称心可言呢！”梁冀冷笑道：“你回去，恐怕不是安慰你的老太太一个人吧！”她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！我不安慰我的娘，别的还有谁呢？”梁冀道：“就是那一班哥哥弟弟，大约也安慰得不少罢。”她听说这话，料知春色已漏，再也不能隐瞒了，反而使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来应付了。她便将脸往下一沉，问道：“将军！你方才说些什么话，我没有听得清楚，请你复说一遍。”梁冀很爽快的重行又说了一遍。她登时玉容惨淡，杏眼圆睁，霍的站了起来，伸出纤纤玉手，向梁翼一指，泼口骂道：“我看你是个禽兽，这两句话，就象你说出来的么？怪不到三日一次，五天一趟，着些追命鬼的到我家里去，定要接我回来，乃是这种玩意儿呢。我且问你，你家有没有姐姐妹妹，她们回来可是安慰你的么？”梁冀听得这几句话，哑口无言，垂头丧气坐在床边，左腿跷上右腿，一起悬空，两手托腮，上眼睛皮和下眼睛皮做亲。她见他这种情形，便晓得他的威风已被挫了，趁此爬上头去，弄他一个嘴落地。她想罢，放声大哭。一面哭一面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奴家自命不凡，待字闺中，年过二八，多少人家来求亲，奴家久慕将军的大名，却未肯和他人贸然订婚。天也见怜，得偿夙愿。满望随着将军博得一个官诰，替父母扬眉吐气；万料不到今生不幸，碰到你这个不尴不尬的鬼，这也许是奴家生来薄命，应该罢了。你既然疑心生暗鬼的，不妨就请你将我结果，免得存在世上败你的英名，惹得人家谈说起来，堂堂的一位骠骑大将的夫人，竟做出这些无耻的事来，岂不要辱没你家三代的先灵么？不错，人家是不晓得内中情形的，我是个三贞九烈的，人家也要说我是个狗彘不知的贱货了。好贼子，我一身的贞名卖给你了，我还有什么颜面在世上呢，不如当着你这杀坯，将一条性命掼掉了罢。”她说罢，手理罗裙，遮着粉面，认着粉墙便欲撞去。梁冀吓得慌了手脚，赶紧跳过来，一把将她扯住，口中央告道：“夫人！也是我一句话说得不好，惹得你误会了。我本来是句无心话，不料你竟误会我是个坏意了。”她哭道：“你可不要来花言巧语的了，我又不是三岁孩

子，可以随你哄骗的，请你快些放手，让我死了倒是安逸。"梁冀急道："夫人，你再不信，我可以发得誓。"他说罢，死天活地的赌起咒来。她哭道："无论你赌什么咒，谁还来相信呢？"这时梁冀的母亲正在后园赏牡丹，猛听得丫头们来报告，说老爷和夫人不知为着什么事情，在房里拼死拼活的，老太太赶紧去，迟一步儿就要出岔子了。梁母听得，吃惊不小，忙扶着丫头，跌跌撞撞的向寿娥的房中而来。到了房外，只听得里面嚎啕叫噪，沸反盈天。她进了房，梁冀见母亲进来，忙起身迎接，口中说道："太太请坐。"寿娥见婆婆来到，格外放刁撒赖的大哭不止。梁母忙问道："是什么事？"梁翼忙答道："没有什么事，请太太不要烦神。"梁母道："没有事，难道就吵得这样的天翻地覆的么？"寿娥抢进一步，扑的往梁母面前一跪，掩面痛哭道："孩儿今天冤枉死了，要求婆婆给我伸冤呢？"梁母忙命仆妇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，说道："寿娥！你有什么冤枉，尽可来告诉我，让我好来责问这个畜生。"寿娥便一五一十加油加酱的说了一遍。把个梁母气得只是喘气，厉声骂道："我把你这个不肖的畜生，枉做了一位大将军，连三纲五常都不晓得，成日家鸡头扭到鸭头，乱来寻着人，我可问你，究竟是谁告诉你的？毫不忖度，就对人家这种样子，你说她做下这些不端的事，你的脸上有什么光荣。休说人家是个官宦后裔，便是平常的女孩子，也不能义兄义妹做那些禽兽勾当的；我晓得了，你这畜生向来是个见新忘旧的，现在差不多又搭上什么咸鸡腊鹅了，回来闹得别人不得安生了。"梁冀忙陪笑躬身说道："请太太不要动怒，这事总怪我不是，我给夫人赔罪就是了。"梁母说道："赔罪不赔罪，倒没有什么要紧，可是下次如果再这样子，我就不答应了。"梁冀受着一肚子屈，不敢回嘴，只是诺诺连声的答应道："遵示遵示，下次不敢。"梁母又向寿娥说道："你也不要气了，下次他如果再这样委屈你，尽可到我那里来说，我一顿棍子打他个烂羊头，看他改不改脾气了。"寿娥拭泪道："太太请回去吧，今天劳动，孩儿心中实在不安，我又不是不知好歹的，只要他不寻着我，再也不敢教太太生气的。"梁母笑道："好孩子，你进了我家门，我就疼你，随便什么事情，都比人家来得伶俐，从不象人家撒娇撒痴的不识体统。"她说罢，扶着丫头走了。这里梁冀见太太走了，满指望她从此消气。谁知她仍旧柳眉紧蹙，杏眼含嗔，俯首流泪。梁冀火已熄了，也顾不得许多，便走过来，涎着脸笑道："夫人！方才我们太太来给你打过不平，也该就此息怒了。"她也不答话，仍旧只有呜咽的份儿。梁冀见她哭得双眼肿得和杏子一样，梨花带雨，可怜可爱，情不自禁的挨肩坐下，向她低

声说道："夫人！谁没有一些错处呢，就是我乱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娘也来替你消过气了，我在这里赔罪，也该算了，为什么兀的哭得不休呢？万一伤感过度，弄出毛病来，便怎么办呢？"她下死劲朝他一瞅，说道："谁要你在这里啰嗦没了，我死了，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我横竖是一个下贱的人，要杀要剐还不是随你的吗？"梁冀忙道："夫人，你又来了。你再这样一口气不转来，我就要……"她道："你要杀便杀，我岂是个怕死的？"梁冀急道："你又误会了，我哪里是这样呢。"她道："不是这样，是怎样呢？"他也不回答，便扑秃往下一跪，口中说道："我就跪下了。"她才微微的露出一点笑容，用手在粉脸上羞着道："梁冀，羞也不羞！枉把你做个男子汉大丈夫，竟做得出来。"梁冀笑道："好在是跪在活观音前的，又不是去乱跪旁人的，便又怕谁来羞我呢？"她暗想道："劲也使足了，再紧反要生变，得着上风，便可住了，休要自讨没趣。"她便将他从地下拉了起来，梁冀又千不是，万不该的赔了一番小心，总算将她的一肚子假气哄平了，心中十分庆慰。过了几天，梁母因为看花受了一些寒凉，究竟年纪大了，经不起磨折，不知不觉的生病了。梁冀连忙请医诊视，谁知将太医差不多请过了，仍然未见有一些效验。到了五月初九，竟一命呜呼。

梁冀大开孝帐，满朝的文武，谁不来趋承他呢？一时车水马龙十分热闹。到了第四天的早上，中常侍曹腾带了许多奠礼，许多从仆，拥簇着一辆车仗到了梁府。梁冀听说是曹腾，连忙亲自出来迎接。曹腾见面，先和他行了一个丧礼。梁冀便道："常侍也太客气了。"曹腾答道："岂敢岂敢，下官此番到府，一来是奠唁太夫人，二来还有一件事和将军商议。"梁冀忙问："是什么事？"他悄悄的笑道："尊太爷在日，不是进过一个美人与老王爷么？"他道："莫非是友通期么？"曹腾道："不是她，还有谁呢？"他道："久闻她的艳色，尚未见过面，不知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；后来听说老王爷没有中意，竟将她退了，那时我很替她可惜；现在你提起来，难道这人有了下落了么？"他道："你且慢着急，我来慢慢的告诉你。"他道："你说你说。"曹腾道："老王爷将她退了之后，我便暗暗的将她留在家中，那时她只有十四岁，现在已经有二十三岁了；虽是徐娘半老，她的丰姿却仍不减豆蔻稍头，真个是倾国倾城，沉鱼落雁。她的心志，却非常的高傲，常常的对我说，非象将军这样，她才肯下嫁呢；我便对她说，你如果愿意，我便替你去做媒；她听我这话，心中已是默许了，所以我今天已将她带来，请将军亲眼一看。如果合适，收下来做个妾媵，也未为不可。"梁翼听他这话大喜，问道："现在哪里？"曹腾便将他领到车前，打开帘

子。梁翼仔细一看，禁不住身子酥了半截，果然是位绝色的丽姝，较孙寿娥尚要占胜三分呢。把个梁冀险一些儿喜得疯了，忙附曹腾的耳朵吩咐道如此如此。曹腾点头会意，忙命回车仗而去。梁冀又送了一程才回家料理丧事，好容易挨了四十九天。七期一过，他便对寿娥说道："夫人！我现在要将太太的灵柩搬到西陵去安葬，开椁筑墓，至少要有三月的工程，家中我却不能兼顾了，我要到西院去监工，府里的事情，都要请你照应才好呢。"寿娥哪知就里，便满口答应。他又上朝告假三月。桓帝本来是他一手托出来的，而且他的妹子又是现在的六宫之主，什么事都是百依百顺的，准假三个月，复又御赐许多奠典。他便到西陵，一面着人修造椁墓，一面寻了一所幽静的去处，筑了一座香巢，将友通期安放在里面，朝夕寻乐。人不知鬼不觉的一个多月。寿娥在家里好不寂寞，暗自猜道："他就是监工，夜间也应该回来的；为什么一去一个多月，竟是连晃都不回来晃一下子呢？说不定这人莫非有了什么外遇了么？而且我离他一月半旬的，还不见得怎样；但是他从来不是这样一个人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便可以看出他的破绽来了。"她越想越疑惑，便派几个心腹人，在暗地里四下打听。可是天下事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未到三天，居然被他们将根底完全摸去了。回到府上，一五一十的对她说了一个究竟。把个寿娥只气得浑身肉战，那一股醋火酸溜溜的从脚心里一直冲到头顶上。便不延挨，点齐一班有力的仆妇，大队娘子军，浩浩荡荡，只向西陵进发。到了香巢之内，凑巧梁冀又不在家，寿娥便吩咐众仆妇，将友通期拖了出来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不由的喝了一声打。这正是：

悍妇有心翻醋海，残花无主怨生风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八回　移花接木刺客成擒　换日偷天佞臣灭族

却说寿娥领了一班娘子军，长驱大进，直捣香巢。进了门，恰巧梁冀又不在内，只有两个仆役在外边洒扫。只见她们凶神似的直往里拥进，忙大声喝道："何处的野婆娘，胆有天大！你可知此地是什么地方，擅自闯进来？"他还未说完，寿娥娇声喝道："给我掌嘴。"话犹未了，猛听得劈拍几声，又轻又脆，早将那两个仆役打了一个趔趄。有个丫头泼口骂道："你这死囚，开口骂谁，不要说你这两个狗头，即便是梁将军来，我们奉着太太的命令来，谁也不敢来干涉的。"那两个仆役听说这话，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赶紧一溜烟的走了。寿娥忙喝道："这两个狗头不要准她走；她一走，马上就要报信去了。"众人连忙喊她站住。她们只得呶着嘴，直挺挺的站在那里。寿娥骂道："我把你们这班助纣为虐的畜生，今天谁敢走，先送谁的狗命。"那两个仆役也不敢翻嘴，只得暗暗的叫苦。寿娥此刻火高万丈，领着众女人径到友通期的卧房门口。寿娥将帘子一揭，瞥见友通期坐在窗前，正自梳洗。寿娥不见犹可，一见她，把那一股无名的醋火，高举三千丈，再也按捺不下，泼口喊道："来人，给我将这个贱人打死了再说。"话犹未了，门外轰雷也似的一声答应，霎时拥进了一班胭脂虎，粉拳玉掌，一齐加到友通期一人的身上。友通期见了她们，已经吓得手颠足摇，不知所措，哪里还有能力去和她们对抗呢，只好听她们任意毒打了。不一刻，将一个绝色的美女打得云髻蓬松，花容憔悴，满口哀告不止。寿娥打了半天，还未出气，忙命仆妇将她的八千烦恼丝，完全付诸并州一剪。霎时牛山濯濯，丑态毕露。友通期此时被她们一班人毒打，要怎么便怎么，无法退避，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。寿娥见她仍是哀告不止，霍的将剪刀抢到手中，向她的樱口中乱戳，恶狠狠骂道："我把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，强占人家的男子，在这里成日价贪欢取乐，可知捞到你太太的手里，你这条狗命，也许是要送掉了。"她一面骂，一面戳，只戳得友通期满嘴鲜血，不一会，连喊也不喊了，呜的一声，向后便倒。众仆妇劝道："这个狗贱货，差不多也算到外婆家

去了，太太请息怒回去罢。"寿娥点点头，复又用手向她一指，骂道："叵耐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在老娘的面前还装死呢；今天先饶你一条狗命，识风头，赶紧给我滚开去，不要和我们梁将军在一起厮混，老娘便和你没有话说。万一仍要在一起，落到老娘的手里，料想你生翅膀也飞不去的。"她说罢，便领着众仆妇，打着得胜鼓回去了。再表梁冀早上本来是要到工程处去监工的。他到那里指挥着众人，搬砖弄瓦，手忙脚乱的，一些儿也不让众人偷闲。到了巳牌的时候，肚子也饿了，正要回去用饭，瞥见一个守门的仆役，飞也似的奔来，气急败坏跑到梁冀的跟前，张口结舌，只是喘个不住。梁冀见他这样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忙问道："什么事情，便这样的惊慌？"他张着嘴，翻起白眼，停了半天才冒出一句来道："不不不好了。"梁翼又追问他什么事情？他涨红了脸，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，吞吞吐吐的说道："不好了，夫人被大夫人带了许多女人，不由分说打死了，请将军回去定夺。"梁冀听说这话，好似半天里起了一个焦雷，惊得呆了，忙问道："你这话当真么？"他急道："这事非同小可，怎敢撒谎？"梁冀飞身上马，霎时腾云价的回到香巢，下了马，赶到房里，瞥见她睡在地上，满口流血，一头的乌云已经不翼而飞了。梁冀见了这种情形，好不心疼肉痛，又不知怎样才好，象煞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团团转得一头无着处；蹲下身子，用手在她的嘴上一摸，不禁叫了一声惭愧，还有一丝游气呢。他命人将她从地上移到榻上，又命人去买刀疮药替她敷伤口，喊茶唤水的半天，才听得她微微的舒了一口回气。梁冀见她苏醒过来，不禁满心欢喜，忙附着她的耳朵旁边，轻轻的唤道："卿卿！你现在觉得怎样？"她微开杏眼，见梁冀坐在她的身边，不禁泪如雨下，绝无言语。梁冀又低声安慰她道："卿卿！这都是我的不是了；如果我家教严厉，她们又何敢这样的无法无天呢？"她叹气答道："将军休要自己引咎，只怪奴家的命该如此罢了。"梁冀忙问道："卿卿！你现在身子上觉得怎么样了？"她柳眉紧蹙的答道："别的倒不觉得怎样，只是浑身酸痛和嘴上胀痛罢了。"梁冀千般安慰百样温存。友通期本来不是寿娥等一流人物，虽然这样的受罪，她却毫不怨尤他人，只怪自己的命苦。隔了几日，伤势渐渐的平了。因为自己的头发被她剪去，她便灰心绝念，决意要入空门，不愿再与梁冀厮混。可是梁冀哪里肯放她走呢。友通期求去不得，无计可施，便向梁冀哭道："要得妾身服侍将军，非要先和你家大太太讲明了，得了她的准许才行呢，否则既来一次，难免十次百次，长此下去，不是活活的将奴家的一条性命送去了么？"梁冀听她这话，只气得怒目咬牙，按剑在手，忿

忿的对她说道："卿卿！你尽放心，那个夜叉早晚都要死在我手里的多。我今天就回去问问她，她如识相，暂时一颗头寄存她的肩上，否则一剑两段，看她凶不凶了。"友通期哭道："将军事宜三思，千万不要任性。你纵一时气忿，将她杀了，无论如何她是个正室，别人全要说我撺掇的，居心想僭居正位呢。"梁冀道："谁敢来说呢，请你不要过虑，我自有道理。"他说罢，径自上马回来。

进了府，早有丫头进去报与寿娥。寿娥笑吟吟从里面迎了出来，见了梁冀便道："将军辛苦了。"梁冀便笑道："自家的事情，有什么辛苦可言呢。"说着，手携手儿进房坐下。寿娥向他笑道："前天错听人家一句话，带了许多人，到友姐姐那里，一场胡闹，过后我细细的想起来，着实无味，万分抱歉。这两天我本预备前去到姐姐那里去赔个罪，一来教她消消气，二来将军的面子上也好过去了。不想将军今天回来，我却先给将军赔个不是，明天再到姐姐那边去赔罪罢。"梁冀听罢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哈哈大笑道："我早就料定了，夫人一定是错听人家的话了，不然，永不会做出这没道理的事来呢。既是错了，好歹都是自已人，什么大不了呢，明天也用不着夫人亲自前去。我便替你说一声就是了。"她笑道："随便什么人，自己做错了事，当时都不会省悟的，过后却能晓得错处了；即如这事，理论起来，她不是和我合作一副脸么？我将她糟蹋了，岂不和糟自己的面子一样么？"梁冀听她这些话，真是喜不自胜，忙道："夫人休要只是引咎，这事只怪我不好，我要是不去和她姘居，也不致惹夫人生气了。"她笑道："将军哪里话来，一切的不是，都因我的脾气不好，才有这场笑话的。官宦人家，谁没有三房四室的呢；总而言之，只怪我的器量太小了，不能容人罢了。"看官，这寿娥本来是个淫悍非常的泼辣货，她和友通期还不是成为冰炭了么？焉能又就说出这番讲情顺理的一番话来呢？读者一定要说小子任意诌张了，原来有一个原因呢。那天寿娥将友通期毒打了一顿，打得奄奄一息，胸中的醋火，也算平了，回得府来迎面就碰见了庆、雪两儿。寿娥谁都不怕，大模大样的将他们带到房中饮酒取乐。雪儿对她说道："我们在家里度日如年的，何等难过！你现在也不想回去了，所以我们无法可施，只得前来就你的教了。但是长此下去，一个天南，一个地北，一朝想念起来，真要将人想杀了呢，无论如何，都要想出一个良善的方法来才好呢。"她沉吟了半晌，便向他们笑道："有了！你们先住在这里，等他回来，我自有方法，将你们留在府中，好在他多半不在家里，那时我们不是要怎么便怎么吗？"他两个听了大喜。今天寿娥听说梁冀回来，心中暗想："如今我将他的心

上人儿打得这个样子，料想他必不甘心，他回来一定是替她报复的了。我反不能去和他撑硬，只好先使个柔软的手腕，来试验试验，如果他服从，那是再好没有了，万一不从我的话上来，再作道理。"她打定主意，见了梁冀，说了一番道歉赔罪的话。梁冀哪知就里，喜得眉开眼笑的。她见梁冀已中圈套，趁势又用许多想煞人爱煞人的甜蜜米汤，灌了一个畅快。把个梁冀弄得乐不可支，手舞足蹈的，对她笑道："我梁冀并非是自己夸口，象我这样的艳福，满朝中除却万岁爷，恐怕再也寻不出第二个罢。"她笑道："我有一件小事，要奉烦将军。"他忙道："什么事，只管说罢！我没有不赞成的。"她道："就是我们老太太，前次我在家里的时候，她曾对我说的，我既然蒙将军的福泽，身荣名显，但是别人家每每因着女儿飞黄腾达的，可是我们的家里，也没有三兄四弟，所以也占不着你的光。不过我们太太现在收了两个义子，满心想请将军提携提携，他们得到个一官半职，也好教她老人家欢喜欢喜。那时我却未敢答应，今天特地来告诉你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呢？"他顿脚道："你何不早说？前天我手里还放出两个县缺去呢。且罢，教他们来到我府中，在这里守候着，不上三两月，一有缺，我随便就替他们谋好了就是了。"她假意谢道："将军肯体谅家母的心，妾身也就感谢不尽了。"他笑道："这又何必呢？我替你家效一点劳，还不是应当的么？"他们又谈了一会子，天色渐晚。这夜梁冀便留在府中住宿。到了第二天，梁冀临走的时候，向她叮咛道："教庆、雪两儿早点来要紧。"她假意应着，其实早已到府中了，梁冀还在鼓里呢。光阴似箭，不知不觉又到八月间了。梁冀只恋着友通期，寿娥便与雪、庆在府中厮混着，各有所得，绝不相扰。梁冀因为自己有了心上人，寿娥的私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明知故昧的让她们一着。寿娥在六月间，得着封诰，便是桓帝封她为襄城君，仪文比长公主。这一来，寿娥越发娇横得不可收拾了，在私第的对面，又造了一宅房子，周围二十多里宽阔，楼阁连云，笙歌匝地，说不尽繁华景象，描不出侈丽的情形。

满朝文武，十有八九都是梁、孙二家的私人。她心还未足，将和熹皇后从子邓香的女儿邓猛，进到宫中。桓帝见她的姿色，足可压倒群芳，便封为贵人。寿娥暗地里却教她改姓为梁，伪言是梁冀的女儿。原来邓香中年就弃世了，单单留下邓猛一人，所以寿娥为保固自己的根基起见，便将她改名换姓的，进与桓帝。她只有一个亲眷，便是议郎邴尊。寿娥深怕被他知道，可不是耍的，暗地里与梁冀设计去害邴尊。梁冀道："这邴尊生性不苟，深得桓帝的

欢心，万不能彰明较著的去陷害他。要想将这个贼子除去，只有暗中派刺客，将他结果了，那才一干二净的毫无痕迹呢。”寿娥道：“这计好是好，可是有谁肯去冒险呢？”梁冀沉思了一会，便向她说道：“我们这里不乏有武艺的人，可是这事太险了，恐怕他们畏缩不前；依我的主意，将他们完全带来，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，有谁肯将邴尊结果了，赏绢五百匹，黄金一百斤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的。”寿娥拍手道妙，随命将府中所有的家将，完全请来。梁冀将来意对大家说了一遍。那些家将好象木偶一般，谁也不敢出来承认。梁冀好不生气，正要发作，猛听得一声狂笑，屏风左边转出一个人来，满脸虬髯，浓眉大眼，紫衣裹扎，大踏步走到梁冀的面前，躬身说道：“不才愿去。”梁冀闪目一看，却是侍尉朱洪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“将军愿去，那就再好没有了，可是千万要小心为好。”他笑着，用手将胸脯子上一拍说道：“请将军放心，只要小人前去，还不是探囊取物么？”他说罢，在兵器架上取下单刀，往背上一插，飞身上屋，径向邴尊的府第而来。到了他家大厅上，他伏着天窗，往下面一看，只见邴尊和众人正自在那里用晚膳呢。他纵身落地，一个箭步，跳进大厅。众人中有一个名叫寅生的，他的眼快，忙大声喊道：“刺客！刺客！”慌得众人连忙钻入床肚。这时邴尊府内家将，闻声各拖兵器，一齐拥了出来，接着他大杀起来。自古道：能狼不如众犬，好手只怕人多。朱洪虽有霸王之勇，也就无能为力了，不多会，一失神，中了一刀，正砍在他的腿上。他大吼一声，堆金山倒玉柱的跌了下去，被众人横拖倒拽的擒住了。邴尊升坐询问。他起首还嘴强，不肯直说，后来熬刑不住，便一五一十的将梁冀的诡谋完全说了出来，邴尊勃然大怒，便命人将朱洪拘起，就在灯光下修一道奏章，又将朱洪供词抄录一通，更不延留，立刻将朱洪带到午朝门外。黄门官便问他何事进宫。他道：“现在有紧急的要事，烦你引我到宫。”那黄门官见他深夜前来，料知事非小可，便向他说道：“请大人稍待片晌，等我先进去通报万岁一声。”邴尊点首。那黄门官脚不点地的进去了。不一会，复行出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万岁现在坤宁宫里，请大人进去罢。”他又吩咐御林军，将朱洪守着，他自己一径向坤宁宫而来。到了坤宁宫的门口，只见桓帝与邓贵人正在对面着棋。他抢近俯伏，先行个君臣之礼。桓帝忙呼平身，便问他道：“卿家深夜进宫，有何要事？”邴尊道：“请屏退左右，微臣有奏本上渎天颜。”桓帝拂退残棋，龙袖一甩，左右退去。邴尊便将奏章和朱洪的供词呈上请阅。桓帝看罢，大惊失色，忙道：“卿家有什么妙策，可以铲除这个欺君贼子呢？”邴尊奏道：“万岁德被四海，

仁施天下，所以将这贼子骄纵得不可收拾；现今此贼威权并重，耿耿有窥窃神器之野心，万岁若再不施以决裂手段，恐怕向后就要不堪设想了。”桓帝道：“孤家何尝没有这样的用意；可是这贼根深叶密，耳目众多，只怕事机不密，反生别变，所以迟迟至今，都未敢贸然发作；如今这贼的野心愈炽，却怎生应付呢？”邴尊奏道：“依臣愚见，要除此贼，须用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计划才行呢。最好今夜派人前去将他捉住，然后那班奸贼群龙无首，眼见得不敢乱动了，未知万岁以为如何？”恒帝霍然答道：“卿家之言，正合孤意。”邴尊又奏道：“此事刻不容缓，缓必生变，他既派人来刺微臣，再停一会，他不见朱洪回去，必起疑心；疑心一起，势必要预防，那可就棘手了。最好请万岁即发旨，差御林军前去兜剿，他一个措手不及，才是千稳万安的计划呢。”桓帝大喜，便星夜下旨，将九城兵马司张恽召来，命他领了三千御林军，前去捉拿梁冀；又另命扬威将军单超点五千御林军，把守各处禁口。张恽带着御林兵，直扑梁冀府而去。再表梁冀将朱洪差去之后，便和寿娥商议道：“如今朱洪去了，能将邴尊结果了，是再好没有；万一发生意外，那怎么办呢？”寿娥笑道：“将军大权在手，朝中百官，谁不是你的心腹呢？就是有什么差错，只消动一动嘴唇皮，硬便硬，软便软，还不是随你主张么？”梁冀听她这番话，正要回答，猛听得人嘶马吼的呐喊声，不禁心中疑惑道：“这夜静更深，哪里来的人马声音呢？莫非是巡城司捕捉强盗的么？”他正要起身出去探看探看，瞥见一个家丁，一路飞了进来，大叫祸事来了。梁冀不由的大惊失色。这正是：

刀兵加颈犹嫌晚，死到临头尚不知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九回　两粒明珠疑云兴起　一双绣履横祸飞来

话说梁冀听得外边呐喊声音，好生疑惑，正要出去查个究竟，瞥见一个侍尉，神色仓皇的跑进来，大叫道："祸事来了，祸事来了。"梁翼知情不妙，忙问："什么事情？"他道："外边满围着御林军，足数有几万人，口口声声是捉拿将军的，请令定夺。"梁冀听说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，朝着寿娥光翻白眼。寿娥此刻也吓得僵了，蛾眉紧蹙粉黛无光。梁冀道："如今事机已经泄漏，你我活不成了，不如一死，倒比被他们捉住，明正典刑的好一些儿。"寿娥忙道："你也忒糊涂了，放着现成的计划在此，不去想法子抵抗，只知道一死了事，可见你这个人胆小如豆了。"他忙道："现在御林军已到府外，真如火上眉梢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呢？"他道："你何不派人从后门出去，到各处去求援呢？一面命家兵家将赶紧分头迎敌，事机既然泄漏，不若就此大动干戈，将这班鸟男女杀去，然后将昏君再结果了，便是你来做万民之主，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呢？"梁冀道："谈何容易，他们既然来捉拿我们，前后门还不是把守得水泄不通么？"他话还未了，猛听得一阵脚步声音，从外面进来。他大吃一惊，料想一定是御林军已进府了，忙在腰间拔出宝剑，向颈上一拖，鲜血直喷，扑通一声，往后便倒，顿时死于非命了。寿娥见他自刎，吓得心胆俱碎，正要去寻死，瞥见房门一动，走进两个人来。她仔细一看，原来不是御林军，却是府中的侍尉。他们一脚跨进房门，瞥见地下横着一个尸首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忙俯身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梁冀，不由的一齐慌了手脚，便一齐向寿娥说道："现在御林军已经打进府中，现在正在前面搜查呢，将军又死了，教小人们怎生办呢？"寿娥忙道："你们可以各自去寻生路罢。"有一个侍尉听说这话，真个似罪犯逢赦的一样，一溜烟出门逃命了。还有一个，他见梁冀死了，不觉动了野念。他本来是久已垂涎于寿娥的，一来是惧怕梁冀，二来寿娥有了庆、雪两儿，谁也不肯乱去勾搭了。他虽然每每的在她跟前献了不少殷勤，无奈寿娥正眼也不去看他一下子，只好害了一个单相思罢了。如今

见她这个样子，便对她说道："夫人，此刻还不赶紧逃难么？马上御林军打进来，玉石俱碎了。"她忙向他问道："你可知道庆、雪两儿现在逃到哪里去了？"他听这话，便撒谎答道："太太还问呢，我躲在大厅后面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两个被那一班御林军一刀两段，两刀四段，早已了帐，我倒很替他们可惜呢！"她听说这话，止不住伤心落泪，那个侍尉却假意安慰道："夫人，人死不得复生，哭也无益；如今火烧眉毛，顾眼前罢，赶紧去逃命要紧。"她听说雪、庆两儿死了，心早冷了，再也不愿去逃命了。便对那个侍尉说道："多谢你的好心，可是奴家心已灰了，决定一死了事，如今家破人亡，我一个人活着也没趣味了，你却快去逃命吧！不要因为我，连累你的性命都送掉了。"那侍尉还不识她的心事，仍然劝她动身，她也不答话，顺手将领口上两个金钮子摘了下来，便往嘴里一送。那侍尉见她吞金，连忙过来抱住她的臂膊，说道："夫人，你也太不明世理了，我在这里这样的劝你，你还不省悟，一定要寻死，岂不是可惜么？"他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里说着，寿娥也不去答他，只将星眼紧闭，低头等死。他此刻什么大事都不管了，偎着寿娥还要劝她随自己逃走呢。这时房门帘一揭，闯进四个御林军。他听见脚步声音，忙回头一看，不禁失口叫道："啊呀！……"话还没出口，刀光一亮，他的头早和颈上脱离了关系了。寿娥的金钮子也在肚里，同时作起怪来，不等他们来动手，就一命呜呼，到九泉下陪伴梁冀去了。众御林军在梁冀的府中，一直搜杀到天亮，才算肃清。事后调查，共得男尸二百五十四口，女尸一百三十七口，活捉八十四人，共抄得黄金三千斤，白银一万二千七百余斤，金章玉印八十四件，大将军印绶一颗，刀枪三千四百三十一件，马八百匹，牛一千四百头，田五百八十六顷，绢三千匹，粮食一万二千八百余石，尚有奇珍异宝五十匣，零星物件八十箱。当由张恽按件呈报桓帝。次日下旨将河南尹梁胤、屯骑校尉梁让、亲从侍尉梁淑、越骑校尉梁忠、长水校尉梁志等，一齐拘到，斩首市曹。还有寿娥内外宗亲，及现有官爵者，一并诛于市曹，就连寿娥的母亲童老夫人也未能免。复又将太尉胡广、司徒韩缜、司空孙朗等，一班阿附梁冀之徒一并枭首示众。四府故吏宾客，黜免至三百余人。可是这层事起得忒仓猝了，不独满朝文武，人人自危，就是长安的众百姓见了这样的大变动，免不得也个个惴惴不安。街头巷尾，沸沸扬扬，不可终日。邴尊恐闹出别样的事故来，忙上表请下诏安民。桓帝准奏，忙下诏晓谕天下，诏曰：

梁冀奸暴，浊乱王室。孝质皇帝聪明早茂，冀心怀忌畏，私行弑毒。

永乐太后(即匽皇后)亲尊莫二。冀文遏绝禁在京师,使朕永离母子之爱,永隔顾复之恩。祸深害大,罪孽日滋。赖宗庙之灵,及中当侍具瑗、徐璜、左琯、唐衡,尚书令尹勋,九城兵马司张恽等,激愤建策,内外协同,漏刻之间,将逆枭夷,斯诚社稷佑臣下之力,宜班庆赏,以酬忠勋。其封超等六人为县侯,恽另加一阶,并赐黄金三十斤,良马五匹,其有余功足录。尚未邀赏者,令有司核实以闻。

这诏下后,天下人心始为安定。单超复奏小黄门、刘普、赵忠等,亦拼力诛奸,应加封赏。桓帝准奏,即封刘、赵以下八阉人为卿侯。从此宦官权力日盛一日了。梁皇后见乃兄九族全诛,不由的又悲又恨,加之桓帝因为梁冀谋为不轨,对于梁皇后便不十分宠幸,连足迹也罕至淑德宫了。梁皇后气郁伤肝,一病奄奄,竟无起色了,未上两月,一命呜呼。桓帝本来是个见新忘旧的人,见她死,毫不伤悼,只得照后妃葬礼,将她草草的入殡之后,急将邓贵人册立为六宫之主,邓贵人格外逢迎,桓帝自然是恩宠有加,不必细说。

再表一班权阉将梁冀诛了之后,顿时癞狗得了一身毛,狂放到十二分,卖官鬻爵,任所欲为。桓帝向来是个懦弱成性的人,再加上耳朵又软,经不起他们的花言巧语,将他哄得团团乱转,要怎么便怎么,百依百顺。满朝文武见桓帝和他们亲密得厉害,谁不会趋炎附势呢,你也奉承,我也逢迎,没有一个敢去和他们走顶风的。这一来,这班权阉,格外自高自大,目无法纪了。这时却恼动了一位大臣,你道是谁?却原来就是大司马吴欣,他本是个不肯阿附的人,见他们这样的扰乱治安,害民误国,不由的怒从心上起,恶向胆边生,便切切实实修了一道本章,奏与桓帝。桓帝看罢,倒也触目惊心,便要治他们的应得之罪。他正在迟疑的当儿,徐璜、唐衡俯伏金阶奏道:“我主万岁,臣等访得洛阳有女,名田圣,年才及笄,德言工容,四者俱备。臣等思我主御内,不过邓娘娘、窦贵人为陛下所契重,然而宫闱广大,究属乏才料理,臣等筹思再四,敢请陛下选入掖庭,辅助坤政。”桓帝正在要究办他们,听说这番话,不禁满心欢喜,忙道:“此女卿家可曾带上朝没有?”二人忙奏道:“现在午门以外,候旨定夺。”桓帝忙道:“宣进来。”黄门官忙出去,不多一会,引进一个绝色的美人来,婷婷袅袅的走到殿下,折柳腰便拜,樱口一张,吐出一种娇娇滴滴的声音来,说道:“贱妾愿我主万寿无疆。”桓帝仔细一看,那女子举止从容,果然比花花解语,比玉玉生香,不禁龙颜大悦,忙道:“免礼平身。”随在殿上封为贵人。她三呼谢恩。这时拥出许多宫女,将她拥簇着进宫去了。桓帝向二

人笑道："两位爱卿荐贤之功，真正不小，孤王也没有什么酬谢，只送黄金五十斤，绢彩八十匹，聊作谢媒之仪罢。"二人俯伏谢恩。这时可不将一个吴欣气倒，正要复奏，哪知桓帝得了田圣，急不能待，龙袖一展，百官退朝。吴欣忍气回府，坐在百客厅上，咳声叹气的道："权阉扰乱政治，万岁昏庸，国将危亡，恐无多日了。"他正在这里愤慨的当儿，侍者进厅报道："太尉黄世英来了。"他忙命请了进来，不多时，走进一个白发蟠蟠的老者来，进了厅吴欣赶着让坐，说道："黄老丈！今天是什么风儿吹到这里来的？"黄世英将胡须一抹，说道："这两天贱体微有不爽，所以连朝都没有上，今天觉得稍好一点了，可是在家闷得厉害，所以特地来和你谈叙谈叙的。"吴欣道："下官连日碌碌，未曾到府去问安，反累老丈的玉趾，惶恐惶恐。"黄世英见他双眉紧蹙，面带愁容，不由问道："司马怏怏不乐，有什么事这样的呢？"他叹气答道："老丈还问什么？我们这班人，不久就要做无头之鬼了。"他听这话，不禁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"你这是什么话呢？"他道："佞臣弄权，天怒人怨，国亡恐无久日了。试想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"黄世英忙道："这真奇了，那梁冀不是除掉了么，现在又是谁人弄权呢？"吴欣冷笑道："老丈还在梦里呢，如今的一班贼子，其凶暴行为比梁冀恐怕还要狠十分呢。"他忙问是何人？吴欣便将徐璜，唐衡等一班人的行为，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将一个黄世英只气得胡子倒竖，怒不可遏，便向他道："你既然晓得他们这样的胡行，为何一道本竟不上呢？"他叹了一口气道："老丈休提起奏本，说来伤心，下官今天上了一道奏章，万岁起首倒有几分怒容，后来那班贼子进了一个洛阳的美女，名叫田圣，生得妖娆出色，万岁见了，连魂都险些儿被她摄去，将我的本章不知丢到哪里去了，连提也不提了。"他说罢，黄世英气冲牛斗，便道："好好好，万不承望我朝又出了这班佞贼呢；老夫此番和他们总要见个高下的。"他说罢，便告辞回去了，在灯下修一封奏章，将一班权阉的厉害，切切实实的写上一大篇，次日五鼓上朝，呈于桓帝。桓帝见他的本章，料想定是弹劾权阉，他也好，连看都不看，往龙案下面一只金篓里一塞，黄世英还当他见过本章呢，散朝之后，一班权阉，将他的本章从金篓里内查了出来，大家仔细一看，互相怒道："叵耐这个老贼，竟和我们作起对来，好好好，包管将这老贼结果了，才见我们的本领呢！"徐璜对众人说道："他固然是我们的对头了，你们还不知道，还有一个仇人呢！"众人忙问："是谁？"他道："便是大司马吴欣。昨天我们进田圣之前，他也有本章弹劾我们的，不过万岁见我们进了田圣，才把这事不提的，否则万岁要寻根

究底了。"众人一齐发恨道："怪不道那贼子平时看见我们总是乌眼鸡似的，我们以为河水不犯井水，不与他去较量，不想他竟不知死活，竟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，岂不是自已讨死么？"唐衡便向众人说道："这两个狗头在万岁的面前，早就有些威信，我们如果在名义上去和他们作对，料想万岁一定不会就将他们治罪的，不如在暗地想出一个方法来，将两个狗头结果，那才是一干二净的呢。"众人却道："你这话未尝不是，我们要出什么法子来结果他们呢？"唐衡道："这里不是谈话之所，诸位请到我的家里再议罢。"众人道好，便一齐到了唐衡的府内。宾主坐下。唐衡便向众人说道："如今万岁不是待邓后渐渐地宠衰了吗？"众人都道："不错。"他道："我这条计真是三面俱到，十全其美。"众人便问他："是个什么计划？"他便向众人附耳说道："只消如此如此，还怕他们不送命么？"众人听了，一齐赞美道："亏你想得出这条计，果然是风雨不透。"左琯道："我明天就进宫去，安排一切就是了。"他们畅谈了一会，才各自散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左琯便托故进宫，暗中与田圣商议，教她见机行事。未到三天，桓帝早朝，突然对众大臣说道："内宫遭了窃，失去夜明珠两粒，这珠乃是无价之宝，哪位卿家可能替孤搜查回来，加官三阶。"左琯、徐璜一齐出班奏道："我主万岁，微臣等愿去；但是有一层，依臣等的愚见，如今珠子既然失去，料想不是禁城外的人偷的，这一定是禁城里的人偷的，臣等搜查起来，当然是不分尊卑，一概都要搜查的。万一有一两位大臣，抗旨不受检查，微臣等官卑职小，难以执行。"桓帝不等他们说完道："无论何人不得抗旨，如有抗旨的，孤家先赐你们一支上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"左琯、徐璜领旨谢恩。这时满朝文武，惊异非常，自汉家有天下以来，宫闱以内，从来没有差少一些东西的，谁也不知道是他们的诡谋呢。再说徐璜、左琯得着圣旨，手到擒来，将黄世英抓上。他们献上明珠，又献上一双宫鞋，声称是在大司马吴欣的府中查出来的。他两个奏罢，把个桓帝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连声喊道："快将吴欣抓来，一并处死。"左琯等不待下旨，便飞也似的走去，将吴欣拿到，不由分说，和黄世英推出午门斩首。满朝文武噤若寒蝉，谁也不敢出来保奏。独有邴尊怒气填胸，越班出众，前来保奏，刚刚俯伏下去，还未开口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颗血淋淋的人头，已经捧上来，邴尊见了，不由的一阵心酸，退身下来，暗自道："黄老伯，不承望今天和你永诀了。"他也无心去辩白了。

桓帝将他两个杀了，才稍稍的泄怒，从此任用奸佞，政治紊乱得不可收拾，苛征重税，民不聊生。桓帝成日价和田圣等寻欢取乐，不理朝政。这田圣

为顾全自己的宠幸起见，又托人到外边去买了十个绝色的女子进宫。桓帝得了这十个绝世的玉人，越发纵淫无度，不到三月竟染了痨瘵，骨瘦似柴，无药可救了。好端端的一个三十六岁的皇帝，竟在德阳前殿奄卧不起，瞑目归天了。桓帝崩后，窦娘娘便差刘倏持节到河间，将解渎亭侯刘宏迎入京都继承大统，改年号建宁，称为灵帝，尊窦娘娘为太后。窦太后大权在手，先将田圣等一班尤物处死，除去夙怨，授窦武为大将军，并征用司隶李膺、太守荀昱等辅政事。起初倒还十分勤谨，谁知到后来，渐渐地不对了，任用赵娆、王甫、曹节一班佞臣了。这赵娆尤为群奸中最刁恶的一个，舌剑唇枪，哄得窦太后百依百顺，他们又连络内阉，互通一气，卖官鬻爵，为所欲为，扰乱得不分皂白，天怒人怨，浑浑噩噩的数年，政治愈来愈乱，盗贼蜂起。钜鹿张角等纷纷起事，自号为天公将军，又号张宝为地公将军，张梁为人公将军，啸聚四方民众，群起谋叛，所到之处抢劫烧杀，无所不为。灵帝派兵遣将，前去征战，无奈贼势浩大，此方剿灭，彼方又起，绝不能灭绝根株的。在这黄巾搅乱的当儿，凭空跳出三个出色惊人的大英雄来，便是涿县中山靖王的后裔刘备，和同县的张翼德，河东解县的关云长，他三个领着义兵，辅助天师，将一班黄巾贼杀得五零四落，余党逃向关外而去。朝廷下旨，便封刘备等三人为安喜县。他们奉旨上任，不提。再表许昌城外高头村，有一个异丐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丹朱，相貌魁伟，膂力过人，慷慨好义，每每遇到什么不平的事情，马上就去排难解纷，扶弱除暴。所以一村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。尤其是那葛大户家的大小姐葛巧苏，对于他十分心折。自古道：佳人豪杰，本是一连。这话的确不错。她由慕生爱，便暗中派她的一个心腹小丫头，名字叫流儿的，前去喊他到后圃里一晤。流儿得着她的命令，狗颠屁股似的去到异丐平日常住的那个土地庙里面，向他说道："我们家小姐慕你的英名，特地叫我来请你去，和她去会面呢。"异丐好不惊讶，身不由主的随她走了。这正是：

潦倒风尘人不识，谁知竟得丽姝怜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〇回　堕勾栏佳人嗟命薄　当县尉豪杰叹途穷

话说异丐随着流儿转过一个大玫瑰花簇子，瞥见一个绝代的佳人，亭亭的立在一株梧桐树下，手里拿着一枝银红色菡萏花，真个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雪貌冰肌，柳眉杏眼，描不出千般旖旎，说不尽万种风流。把个异丐看得眼花缭乱口难言，身子儿酥了半截，但见她穿一件月白湖绉的小衣，下垂八幅湘裙，一双瘦尖尖的莲瓣，只多不过三寸吧。她见了异丐，便也出了神，暗道："不料这乞丐里面，竟有这样的人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"她偷眼细细的打量他，生得猿臂熊腰，伏犀贯顶，面如傅粉，唇若丹朱，身上着一件土织的衣褂，下面穿着一条犊鼻裤，赤着脚，虽然衣破衫歪，那一股英俊的气概，兀的埋掩不了。她暗暗的自己对自己说道："葛巧苏，葛巧苏，你年已二八，还待字深闺，虽经多少人来说合，至今何曾有一个如意郎君的；要是能托身于他，真不枉为人一世了。"她想到这里，不由的红晕双颊，娇羞欲绝。异丐见了她，却也在一边暗暗的喝采道："怪不道人家成日家的说着，美女生在葛家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世间无二；若能将她娶为妻室，这艳福倒不浅哩。"他想到这里，忽然又自己暗笑道："我可呆极了，人家是金枝玉叶，我是个怎么样子的一个人，就妄生这个念头，岂不是癞狗想吃天鹅肉么？"他正自胡思乱想的当儿，猛可听得鼓角震天，喊声动地。他大吃一惊，急忙顺着大喊的声音望去，只见东边烟尘大起，不多会，只见无数的黄巾贼，漫天盖地的奔来。这异丐分毫不怯，勃然大怒道："不料这班害民贼，竟撞到这里来了。"他正要回身去喊那女子叫她回去。谁知再等他转过身来，哪里还见那女子一些踪迹呢。他此刻也不暇去追究，便拔步飞也似的直向村东而来。这时高头村的一班居民，扶老携幼，哭声震野，四处觅路逃生。葛时正在府中查点完税，瞥见一个家丁飞也似的跑进来，神色仓皇，气急败坏，见了葛时大声喊道："员外爷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黄巾贼现在已经打到东村了。再不多时，马上就要进我们的村口了。"葛时忙到后面，对他的母亲说道："太太，你老人家晓得么，现在黄巾

贼已经打到东村了，再不逃走，就有性命之忧了。”葛母听说这话，勃然大怒，开口骂道：“你这畜生，无风三尺浪，又是从哪里听得来这些鬼话，便马上就来乌乱得一天星斗了，赶快给我滚出去，休要惹得我性起，一顿拐杖，打得你个走投无路。”原来这葛时是葛巧苏的父亲，平时对于他的老娘，十分孝顺，随便什么事情都要先来禀告她一声，经她许可，然后才敢实行。今天不料碰了一个大钉子，站在旁边，一声也不敢多响，满口只是唯唯称是。葛母又道：“我一个人，活了六十多岁，托天保佑，从来未曾经过什么刀兵的灾难；我平日但诵这《高王经》，不知诵了多少遍了，佛祖爷说，读了十遍《高王经》，能免一家灾难星；读了百遍《高王经》，可免一村灾难星；我们的老太爷在日的时候，他老人家一生就敬重《高王经》，那时赤眉强盗，差不多各州各县都被他们扰遍了，独有我们这高头村文风未动。要不是菩萨保佑，就能这样了吗？我数着我读的《高王经》，差不多有三千遍了，任他是黄巾贼黑巾贼，断不会来的。”她刚刚说到这里，又见一个家丁，一路滚瓜似的跑了进来，大声说道：“祸事到了，祸事到了，贼兵已进东村口，将李大户的房屋全点火烧了，我眼见杀得十几个人了。”葛母听得，吃惊不小，忙起身问道：“你这话当真么？”那家丁忙答道：“谁敢在太太面前撒谎呢？”葛时这会子也由不得葛母做主了，连呼备马。众家将一齐备马伺候。葛时又命收拾出几辆土车来，给葛母与内眷等坐。大家正在忙乱之际，瞥见流儿飞也似的奔进来，气急汗喘，放声哭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姐被众贼兵抢去了。”葛时夫妇陡听这话，好似半天里起了一个焦雷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和小姐到什么地方去的？”流儿哭道：“小姐吃过饭，因为在楼上闷得慌，她教我和她一同到后园里去乘风凉，不想就被那起头扎黄巾的强盗硬抢了去了。”葛夫人听得，便儿天儿地的哭将起来。葛时忙道：“你可昏了，这会是什么时候，还有闲工夫哭么？赶紧先去逃命要紧！”葛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得拭着眼泪上了车子。葛母闭目合掌，念道：“南无佛，南无僧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”她颠来倒去的不住口念着。葛时和众家将四面围护着车仗出得门来，瞥见村东火光烛天，哭声震地，吵得一团糟似的。葛时忙命人转道直向许昌而去。

再表那个异丐跑到东村口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“我在这里，承人家何等的厚待我；现在人家眼看着要遭劫难了，我非草木，岂得无心，难道就袖手旁观不成吗？”他自言自语的一会子，便打定了主意，无论如何，拼着我一条性命去和这班贼子拼一下子罢。他在四下里一打量，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兵器

用，只有一根新桥桩，竖在濠河里，半截露出水面。他便蹲下身子，伸手一拔，用力往上一提，不料他用力过猛，那根桩被他拔起，他身子向后一倾，险些儿跌下桥去。他赶紧立定了脚，将桥桩拿起来，仔细一看，足有一丈二尺多长，碗来粗细，原是一根枣树的直干。他笑道："这家伙又重又结实，倒很合手呢。"这时候那头队的黄巾贼，已经离吊桥只有一箭之路了。那乞丐横着桥桩，在桥头立定等候。霎时那头队贼兵，闯到濠河边，刚要过桥，瞥见一个人握着碗来粗细的一条大木杠子，雄纠纠的站在桥头，预备寻人厮斗的样子。众贼兵哪里将他放在心上。有两个先上桥来，大声喝道："该死的囚徒，胆敢挡住咱们的去路，可不怕咱们的厉害么？"他冷笑一声道："好狗头，胆敢在老子面前专口，识风头，趁早给我滚去，不要怄得你老子性起，教你们这班狗头，一个个做了无头之鬼。"那两个贼兵听他这话，勃然大怒，飞身过桥，就要来和他厮杀了。他见他们上了桥，便舞动木杠迎了上来，未得还手，就将那两个贼兵打下水去，冒了两冒，做了淹死的鬼了。后面大队贼兵见了，一齐大怒拥来。他却分毫不怯，舞起木杠，只听得扑通扑通的声音，霎时将贼兵足数打落有数十个下水。还有些贼兵，见他这样的厉害，谁也不敢再来送死了，只得扎在濠外，大喊鼓噪。停了一会，贼兵愈聚愈多，只是没一个敢来送死。后队贼将见前队不行，便知出了什么阻碍，便飞马赶来，向贼兵问道："为什么停着不走呢？"众贼一齐答道："桥上那个牛子，十分厉害，前队的兄弟们被他打落数十个下水了。"那员贼将听得这话，不由的哇呀呀直嚷起来，催动坐骑，舞动四窍八环牛耳泼风刀，直冲上桥，乞丐立了一个势子等候。等他的马到桥中间，他飞身抢上来劈头一杠，那贼将挥刀将迎，猛听得啷的一声，那贼将手中的刀，早被他打下水去了。他趁势横杠一箍，早将那贼将连人带马全打下水去。众贼兵吓得拔头向南就跑。说也奇怪，头队不利，后队再也没有一个贼兵来罗嗦了。他仍旧守着不肯动身，一直等到酉牌时候，贼队去远，听不见呐喊声音，才将杠子丢下，入村而来。到了村里，静悄悄的鸡犬不闻。他暗自疑惑道："难道村上的人全走了吗？"他此刻肚中已经饿了，便挨次到各家门口去探听，不独人影子不见，连鬼影子也没有了，他饿得肚皮里面辘辘的乱响个不住。他暗道："这些人家，准是去逃难了，但是人家去逃难，我却怎能到人家去寻饭吃的。万一被人家晓得了，还说我趁火打劫呢，宁可我挨饿，不做这些非礼举动。"他想罢，复行走出村来，迎着月光，只见五谷场旁边，种着许多香瓜，已经成熟。他便蹲下身子，摘了几个又大又熟的香瓜，放在身边，

张口便咬。连吃了六只香瓜，饥火顿消，凉沁心脾，他不禁说了一声快活。他便走到那日里睡的所在去寻好梦了。到了第二天，众村民打听着众贼兵已经去得远了，便扶老携幼的复又转回村来。大家进了村口，只见屋舍俨然，分毫未动，个个好生欢喜，及到了自己家里一查检，不禁说了一声惭愧，连一粒芝麻也不少。葛时也跟着众人回来了，到自己家里，见一草一木，未曾动过。他半悲半喜，喜的是未遭横劫，悲的是女儿不知下落。葛母对众人说道："巧儿命该如此，她是一个讨债鬼，你们趁早不要去想她；她在我身边，我不知道教她多少次读《高王经》，她只顾顽皮，一些儿也不理我。一个女孩子家，除了《孝经》，这《高王经》，一定是要读的；如今差不多菩萨嗔怒她，也未可知。"她说着，合掌对着佛像说道："阿弥陀佛，要不是老身替众人念佛消灾，这次的横劫怕免得了么？"葛时夫妇命人到四处察访她的踪迹，访了多时，连一些影子都没有访到，葛时无可奈何，只好自叹命苦罢了。再表那个乞丐听得众人说起葛大户的女儿被贼兵劫去，他将那一腔无名忿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遂不辞而别的走了。在他的意思，预备追踪下去，将她寻了回来。

这暂且不表，单讲葛巧苏究竟是被谁劫去的呢？原来这高头村有两个无赖：一个名字叫岑禄，一个名字叫罗古。他两个本是黄巾贼的党羽，久已垂涎于巧苏了，只苦一些空子也捞不着，而且葛家门深似海，无隙可乘，他两个使尽了千方百计，结果的效力等于零。年深日久，他两个不免有鱼儿挂臭，猫儿叫瘦之感。却巧黄巾贼下了一个密令，教他两个在六月十三这天候着。他们接到这个密令，便暗暗的商量道："如今我们的机会到了，明日大队一到，还不是我们的天下么？那时直接到她家，带了就走，还怕谁呢？"他两个打定了主意，到了第二天午牌时候，裹扎停当，头带黄巾，腰悬利刀，预先埋伏在葛家的花园里。等了多时，瞥见她一个人出来，婷婷袅袅的走到梧桐树下，岑禄便要上前动手。罗古忙拦住他道："你且不要急死鬼似的，现在大队还未到，万一惊动了人，便怎么了呢？"岑禄道："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，这时再不下手，等待何时呢？"罗古顿足道："你又来乱动了，你心急，你一个人去罢，我却不管。"岑禄只得耐着性子守候了多时，瞥见流儿和乞丐有说有笑的一路径向这里走来，两个人不由的暗自纳罕道："难道她和这乞丐有什么暧昧的事么？"正在疑虑间，只见东北上烟尘大起，喊杀连天。他两个料定大队已到，便要出去，无奈又惧乞丐来干涉，只得耐着性子看他们的动静。只见巧苏吓得玉容失色，粉黛无光，拉着流儿一头走进一个蔷薇架子的下面，动也不动，那

乞丐却飞也似的向村东去了。他们俩从芍药丛中跃了出来，把巧苏从蔷薇架下拖了出去。巧苏见他们凶神似的，正待要喊，岑禄用刀在她的粉颊上面晃了一晃，悄悄的道："你喊出一声来，马上就请你到外婆家里去。"巧苏吓得噤口难言，只得紧闭星眸任他们背走。流儿却早已吓得僵了，软瘫在地，半晌不敢动弹一下子；等他们走了之后，才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飞奔回去报信了。他们一面走，一面商量道："如今我们得了手，万不能入大队了，如果一入大队，这心肝儿一定要被首领夺去的。"岑禄道："可不是么？我们费了多少心血，好容易才将这宝贝弄到手，与其替他们做一回开路神，不如我们自己去受用吧。"他两个说的话，巧苏句句听见，料知也难活，她却一点不怕，心中也在那里盘算着怎样的应付他们。他两个足不点地的一直跑到日落西山，差不多离开高头村五十多里了。看着天色已晚，岑禄便对罗古道："现在天色渐渐的晚了，我们也该去寻个住处，先为住下，再作计较罢。"罗古点头称是。正是说话间，只见前面灯光明亮。他们走近一看，恰巧就是一个野店。他们便下了店，喊堂倌教他收拾一个房间出来，让他们住下。一面又叫了许多牛脯鸡鸭之类，买了十几斤好酒。二人对面坐下，一齐向巧苏说道："你也一同来吧，既然跟了我们，就要老实些，我们向来不相信装腔做势的。"巧苏听了这些话，真个似万箭钻心，但又不敢露于表面，可惜眼泪往肚里淌，恨不得立刻寻死，死了倒觉得干净。她见了他们招呼自己，又不敢不应，只得含羞带愧的走近来坐下。岑禄便倒了一大杯酒，双手捧到她的面前笑道："亲人！你却不要拂了我的好意，快些儿将这杯酒吃了。"她见了酒，柳眉一皱，计上心来，顿时换出轻颦浅笑的颜色来，将酒杯接了过来，一仰粉脖吃了，便对岑禄说道："奴家久闻两位将军的英名，无缘相见，深为憾事；妾身家教极严，平日不能越雷池半步，今日有幸与两位将军得图良晤，贱妾不胜荣幸。但是良宵不再，我们今天须要痛饮一场，以酬夙愊。"她说罢，掳起纱袖，伸出一双纤纤玉手，便替他们满斟了两大觥，笑吟吟的说道："这一杯是贱妾的微敬，蒙二位垂爱，妾感激不胜，请用了罢。"罗古、禄岑听她这一番又香又软的话，不禁魂飞魄散，身子早酥了半截，各人将杯中的酒，直着嗓子喝了。她又斟上两觥，说道："这两觥酒，是妾身还敬的。"他们不等她说完，便抢到手中吃了。她又斟上两觥，说了两句，他们又吃了。两杯复两杯，一直吃到夜阑人静，将两个人灌得烂醉如泥，即时从桌上倒了下去，人事不知。她便在罗古的腰中将刀拔出，照定他咽喉，就是一送，哧的一声，早已了帐，顺手又是一刀，将岑禄结果了。她放了

刀，将身上血迹揩抹干净，悄悄的出了后门，也不知东西南北，撒开金莲，拼命价的乱走。一直走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实在不能再走，坐在道旁，呻吟着足痛。列位，凭她这样的姿首，又是独身单影，坐在这大道之旁，岂有不动人歹意的道理。停了一会，果然碰上一位魔头，你道是谁？却就是洛阳城有名的大骗潘同。他见了她一个人坐在道旁，便起了歹意，拢近来搭讪着，问长问短了一回，便满口应承送她回去。她本是一个未经世路的人，哪知就里，满口感激不尽。潘同忙雇了一乘小轿与她坐，自己雇了一头牲口，在路行了好几天。那日到了洛阳，她见三街六市十分热闹，不禁问道："这是什么所在？"潘同谎言道："这是许昌，离你们家不远了。"她满心欢喜，随他走进一个人家，这潘同一去杳不复来。这时鸨母龟头，才将卖与他们的一番话告诉于她。她方知身堕火坑了，但是寻死不得，求生未能，只得暂行挨着不提。

如今再表刘备领着关、张二人，到了安喜县。谁知这安喜县令是个百姓的魔头，强敲硬索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这安喜县的面积又小，众百姓的出产又甚少，哪里经得起他来搜刮呢，真是欲哭无泪，天怨人愁。刘备见他的行为不正，屡屡想去告戒于他，奈因自己是个县尉，未便去驳斥上司。未到三月，朝廷就有圣旨下来，凡有军功得为长吏的人，一律撤销。不上二天，督邮到了，安喜县令一路滚去迎接了。刘备当下带着关、张也去谒见。谁知这督邮本是势利之徒，见他是个小小的县尉，哪里有眼看得起他，便回绝不见。恼得张飞性起，霍的跳起来，要去和他厮拼。这正是：

人情冷暖原非假，世态炎凉实可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一回　王司徒樽前收义女　吕奉先马上拜干爷

话说张飞见督邮藐视他们，不禁将一股无名业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大声说道："什么臭贼！敢来藐视老爷们！俺且去将他一颗狗头揪下来，再作道理。"他说罢，霍的站起来，就要行动。刘备忙来一把拉住，说道："你又来乱动了，他没有道理，他是个朝廷的命官，我们怎好去和他寻隙呢？"张飞答道："兄长，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味软弱，将来还能干大事么？这个狗头，让我且去打杀他，看谁敢来和我要人？"刘备道："兄弟，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，万不可粗鲁从事，任我们的性子，直要去将他打杀，无奈我们究竟寄人篱下，他是上司，看不起他，赛过看不起朝廷。"张飞大声说道："这个区区的县尉，谁希罕呢？我们就是不做，也不能使这班贼子小视了。"云长说道："兄弟，你不要性急，大哥自有道理，也用不着你去乱动，好做也不做，不好做也不做，谁也不敢来强迫我们。如果依你这样暴力，岂不要闹出乱子来么？"张飞被他们两个劝着，只得将一股火暂按在小腹下面。事又凑巧，不一会，刘备到校场里阅兵，云长又在后面阅史。张飞见得着这个空子，一溜烟跑到馆驿门口。守门的两个士卒，认得是县尉的义弟，便问他道："张爷爷！到这里有什么事的？"他道："那督邮在这里么？"那守门的答道："在后面，你寻他，敢是有什么事吗？"他道："有一些儿小事。"他道："烦你等一会，让我进去通报一声。"张飞道："无须通报，我就进去罢。"他忙道："不可不可，你难道不晓得规矩么？"他大怒，放开雳霹喉咙说道："我不晓得什么鸟规矩，俺今天偏不要你通报。"那两个守门的见他动了怒，早就吓得矮了半截，忙道："好极好极，张爷爷自己不要我们通报也省得我们少跑一趟腿子。"张飞也不答话，翻起环眼，朝他瞅了一下子。那两个守门的忙吓得将头低下，好似泥塑木雕的一样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子。他大踏步走到大厅前面的天井里，只见那督邮正拥着两个美人，在那里饮酒纵乐。张飞见了，不禁怒气冲天，走进大厅，仔细一瞧，那两个美人儿，不是别人，却就是安喜县令的两个宠妾。他见了，格外火

上加油，一声大喝道："呔！你这龌龊害民的贼，今天落到爷爷的手里，要想活命，除非再世。"那个督邮偎着两个天仙似的美人儿，正在那里消受温柔滋味，不料凭空跳进一只没毛的大虫来，他如何不怕，还仗着胆大声喝道："何处的野人，胆敢闯了进来！手下人，快快给我捆起来。"他说罢，满指望有人给他动手呢，谁知那些亲兵见了张飞那一种可怕的样子，好似黑煞神似的，早已软了，谁也不敢出来和他响一句。这时督邮见势头不对，忙将两个美人推开要走。张飞哪肯容情，大三步小两步的赶到他的身边，伸手将他揪住，好象摔小鸡似的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将他捺在地上，挥拳骂道："你这杂种，狗眼看人低，居然自高自大，目无下士；今天捞到爷爷的手里，直打杀你，看你这个杂种的臭架子搭不搭了。"他一面打，一面骂，打得那个督邮怪叫如猪。这时刘备已经从操场里回来，到了自己馆驿里不见了张飞，忙问云长道："三弟到哪里去了？"云长道："未曾看见。"刘备顿足道："准是去闯祸了。"他说罢，忙与云长到了督邮的馆驿门口，就听得里面吵成一片，闹成一团，只听张飞的声音，直嚷着害民贼狗头。刘备忙与云长赶到里面，只见那个督邮被其按在地下，挥着拳头如雨点一样，直打得那督邮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发昏章第十一。刘备大声喊道："三弟！快快住手，休要乱动。"那督邮见他来了，在地下说道："好好好，刘县尉你胆敢目无王法，派人殴打朝廷的命官。"刘备起首见他打得可怜，倒喝住张飞，及至听他这两句话，不禁又气又忿又好笑，便冷冷的答道："不错，人是我派的，督邮有什么威风，只管摆出来，横竖我们已经无礼了。自古道，除死无大病，讨饭再不穷。大不过督邮去启奏万岁，将我斩首罢了，其余大约再没有厉害来吓我了。"那督邮听他这些话，便道："只要你们不怕死就是了。"张飞听见刘备讲出这番话来，愈加起劲，便霍的将他从地上抓起，直向后面而来。出了后门，就是一座大空场，他将督邮往柳树上一缚，举起皮鞭，着力痛打。这时早有人去报与安喜县令。他听得这个消息，吃惊不小，忙赶到馆驿里面，只见大厅桌椅掀翻，碗破杯碎，一塌糊涂，一个也不见了。他忙向后边寻来，走到腰门口，瞥见一个小厮蹲在楼梯的肚里，正自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张望。他忙向他问道："你可看见他们到哪里去了？"那小厮忙道："到后面去了。"他连忙向后寻来，还未曾走到后门口，就听见吵闹的声音。他出了后门，只见督邮被张飞绑在树上，正在用鞭着力痛打，打得那督邮皮开肉破，满口求饶不止。安喜县令晓得他的厉害，不敢去碰钉子。瞥见刘备与关羽也站在旁边，却袖手不动，任他去毒打，他不由暗暗的疑惑道："张

飞素来是个暴戾的人，刘、关两个待人彬彬有礼，今天不知何故任他去呢？”他便走到刘备的身边，满脸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刘县尉，你今天何故随你们三弟去乱闯祸呢？他是朝廷的命官，岂可任意辱打；万一被朝廷知道，岂不要诛夷九族么？”刘备微微的笑道：“这事一人能做，一人能当，用不着贵县来担忧。”这时候却巧张飞一转身，见安喜县令来了，不禁用鞭梢向他一指，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个不知羞耻的狗官，忍心害理，将自己的妻妾，送给别人去开心，不怕被后世万人唾骂么？”他这两句，骂得安喜县令满面惭愧的无地可入。刘备对他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贵县真会孝敬上司，竟舍得将尊夫人、如夫人送给别人，我们不可不佩服呢。”安喜县令听得，张口结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面如血泼。这时那督邮被张飞打得满口哀告刘备道：“玄德公！望千万要救我一条狗命，下次革面自新，永远不忘你老的教训了。”刘备见他被打得体无完肤，满口软话，不禁将心软了，便在怀中取出自己的印绶，走到督邮的身边，将张飞止住，对督邮笑道：“烦你将这个捞什子，带与官家罢，俺弟兄也不愿干了。”他说着，便与关、张奔回馆驿，收拾上马，出城而去。这一去，真个龙归大海，虎入深山，到后来收了五虎将，请出卧龙，十年沙场，争得三分天下有其一，定鼎西川，名为蜀汉。这些事，史家自有交代，不在小子这部书的范围之内，只好从略了。

再表葛巧苏被歹人骗入火坑，起首鸨母强迫她出来应酬客人，她抵死不从。鸨母龟头肆意毒打，惨无人道的酷刑，差不多都用遍了。无奈她心如铁石，任你如何去压逼她，只是不从。鸨母无法，只得用哄骗的手段来哄骗她，教她只做一个歌妓，不卖皮肉。她究竟是一个弱小的女子，怎禁得起这万恶的老鸨来吓诈哄骗呢。而且那些毒刑，委实又难熬，万般无法，只得顺从了。鸨母见她答应了，不胜欢喜，便问她的名姓。她只说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孤鬼儿，一出世就没有父母了。鸨母便替她起了一个芳名，叫做貂蝉。一时长安城中的一班轻薄子弟，涎着她的颜色，不惜千金召来侑酒。未上一年，她的芳名大震，在京都的一班官僚子弟，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她的艳名，都争先恐后的召来她侑酒。一个貂蝉，哪里能够来应酬这许多主顾呢。这鸨母见她的芳名日盛一日，顾客逐日增加，看着有应接不暇之势，便想出一个金蝉脱壳的计来：如果是远道慕名来的狎客，便在众妓女中挑选出一个面貌与貂蝉相仿的出来，做冒牌生意。行了半年，果然人不知鬼不见的被她们瞒过去了。鸨母好不欢喜，将她几乎当着活观音侍奉，一切饮食起居，都是穷极珍贵。但

是她的芳名愈噪愈远，许昌、长安各大都会的豪家子弟，都闻风赶到洛阳，以冀与玉人一晤。鸨母见远来的狎客有增无减，从前一个假貂蝉，还可以敷衍，谁知到了现在，竟又忙得不够应酬了。便索性又选出两个来，一个假貂蝉给一个房间，都是帘幕深沉，来一个狎客，都由娘姨引到她们的房间。那远来的瘟生，用了许多的冤枉钱，还不晓得，回去逢人便道，我与貂蝉吃过酒的，我与貂蝉住过夜的，夸得震天价响。听的人也十分妒羡，其实何尝见过貂蝉一面呢。还记得长安城里，有两个书呆子，一个名字叫李桑，一个叫做郭静。他们每每在街头巷尾，宴前席上，茶余酒后，随时随地都听见人家说起貂蝉如何美丽，如何俊俏。说得他们心中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决意要到洛阳城里去观光观光。有一天，李桑便对郭静道："老兄！我们听得人家随地随时的谈着洛阳城里有一个歌妓，名唤貂蝉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品若天仙，兄弟佩慕已久，现在值此春光明媚，我们何不到洛阳城里去，玩上一两天。一则是去领略貂蝉的颜色，二则也好先去见识见识帝王的京都，未知你的意下如何？"郭静听他这话，不禁将屁股一拍，笑道："老兄！你真知道我的心事。不瞒你说，我这两天听人家说得天花乱坠，连饭都吃不下，急要到洛阳去一走，你既要去，那却再好没有，我们就动身罢。"李桑道："人说你呆，你却真有些二百五，到洛阳去一个盘缠不带，就急得什么似的要动身了，岂不知貂蝉的身价么？她与人接谈一会，纹银五十两，有一席酒，纹银百两，住一夜，纹银三百两，赤手空拳的，就想去了么？你也未免太孟浪了。"他听说这话，才恍然大悟道："不是你说，我几乎忘了。既如此，我们去一趟，不知需多少银子呢？"李桑道："如其住宿，八百两，或是一千两，差不多够了。"他翻了一回白眼，忙道："容易，好在我们家里有的是银子，让我回去偷就是了。"他说罢，匆匆的走了，不多会，只见他跟着一个推车的汉子，远远而来。李桑也命家人装了八百两，和郭静一齐动身，到了京城之内，四处寻访。好容易才访到貂蝉的住址，他们便到貂蝉住的一所含香院门口，停下车子。这里面的人，见他两个犬头犬脑的在门口探望，便出来问道："兀的那个汉子在这里探望什么？"李桑忙答道："我们是来访你家的貂蝉小姐的。"他们见主顾上门，当然竭诚招待，将他请进去，不消三天，将他们所带的一千六百两银子，一齐钻到老鸨的腰里去了。床头金尽，壮士无颜，只得出了含香院，幸喜遇见了一个熟人，将他们两个带了回去。他们到了家，还不胜荣幸的逢人便道："我们去和貂蝉开过心了！"说也冤枉，真貂蝉一根汗毛都没有捞得着。过了几天，李桑忽然动起

疑来，便向郭静问道："老兄！你到京城里去和谁寻开心的？"李静笑道："这个还问什么呢，自然是貂蝉了。你呢？"李桑诧异道："这真奇了，你是貂蝉，我不是貂蝉么？这貂蝉还有分身法么？你那貂蝉是个什么样子呢？"他道："我那貂蝉，长容脸儿，小鼻子，你呢？"李桑拍着屁股，直嚷晦气。郭静道："得与貂蝉共枕席，还不是幸事么？这又有什么晦气呢？"他道："不要说吧！我们上了人家的当了。"

不说他们在这里懊悔，再表京都中有一位大臣，姓王名允，官居大司徒之职，为人精明强干。刚毅正直。这天他正逢五十大庆，满朝的文武，都来贺寿。真个是宾客盈门，笙曲聒耳。众大臣有的送金牌，有的送万名伞，有的上匾额。独有谏议大夫卢植别出心裁，当席飞笑，将洛阳城里所有的名花，一齐征来，与诸大臣清歌侑酒。一时筝琶激越，笙管嗷嘈，粉黛眉娇，裙屐相错，十分热闹。众大臣又请寿星出来，坐在首席。王允推辞不了，只得到一席上坐下。卢植便命貂蝉来侑酒。王允一见貂蝉，就生出一种怜惜之意，便向她问道："你这女孩子姓什么？哪里的人氏？为着什么缘故要入娼门呢？"貂蝉见上席满脸慈祥的老头儿，向她问话，她便知这人一定是朝中的大臣，但是她却不肯将自己的真姓字说了出来，含糊着应酬两句，一阵心酸，止不住粉腮落泪。王允对人说道："这个女孩子怪可怜的，在娼门中不知受了多少苦楚呢！"貂蝉趁势将自己如何受鸨母龟头的虐待，细细的说了一番。王允不禁勃然大怒道："这些东西，简直是惨无人道了，谁家没有儿女呢，竟能这样的虐待人家么？"众大臣听得，便一齐说道："何不将这含香院的老鸨捉来问罪呢？"王允忙摇手道："那倒不必，把他们赶出京都，不准他再在京城里营业就是了。"他说罢，早有人去将含香院的龟头鸨母赶出京都。这龟头鸨母腰缠垒垒，也落得趁势就走，还肯停留么，腾云价的不知去向了。这里王允将含香院其余的妓女，完全遣发回籍，只留下貂蝉，一饮一食，均皆极其优渥，所行所为，俨同义父。貂蝉感遇知恩，亦默认他为义父了。

再说那异丐，离了高头村，追踪寻迹，一直寻了二年多的日脚，才到河内，哪里见有她的一些影子呢。他到了河内之后，人生地疏，连讨饭都没处去讨，只得忍饥受饿。而且黄巾贼日夕数惊，将一班居民吓得家家闭户，人人胆寒，连出来探头都不敢探一下子。这异丐见此情形，料知此地难以久留，便想到别处去厮混。他又怕葛巧苏在未来的这一队黄巾里面，所以他进退的计划尚在游移之间。过了几天，那黄贼到河内的消息，越发来紧张了。他心中打

着主意道："这班贼子，来时必走东门外阜邱岗经过的，我何不到阜邱岗去候着呢?"他打定了主意，径到阜邱岗下，到几家居民门口，讨了些残肴面饭，吃得一个饱，便到岗上寻了一个睡觉的去处，一探身睡下，不一会，鼾声如雷的睡着了。隔了多时，一阵鼓角呐喊的声音，将他从梦中惊醒，霍的一头跳起，揉开睡眼一望，只见残月在天，星光惨淡，将近三更的时分了，那一片呐喊的声，却在岗的右面。他趁着月光，寻路下岗，才转过了两个峰头，瞥见西边火光烛天，呐喊厮杀的声音搅成一片。他逆料着一定是黄巾贼到了，他便不怠慢，飞奔下关，跑到战场附近，只见那些黄巾贼正和着无数的官兵，在那里舍死忘生的恶斗不止。他见了这班黄巾贼，不由的眼中冒火，空着双手抢了上去。那班黄巾贼，连忙各挥兵刃过来，将他团团围住。他却分毫不怯，觑准那个使刀的，飞起一腿，将他打倒。他顺手就抓起他的双腿飞舞起来，当着家伙使用，只打得那一班鸟男女走投无路，纷纷四散，各自逃命。这时忽然有一个贼将，持着方天戟，跃马来取异丐。异丐对着黄巾贼相迎，未上三合，那员贼将竟被他打下马来。他夺了贼将的马戟，越发如虎添翼，东冲西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原来领兵和贼兵鏖战的首领，却是前将军董卓派来的猛武都尉丁原。他和贼兵鏖战多时，看看不支，瞥见一将跃马持戟在阵里横冲直撞，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不禁暗暗纳罕，但见他马到处，肉血横飞，肢骸乱舞，将一班鸟男女，直杀得叫苦连天，躲避不迭。到了四鼓的时候，黄巾贼死伤大半，只得引众窜去。丁原好不欢喜，忙拍马到异丐跟前，拱手问道："将军尊姓大名?宝乡何处?望乞示知，下官好按功上奏朝廷，不敢埋没大勋。"那异丐便说出一番话来。这正是：

慢道风尘无豪杰，须知草莽有英雄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二回　舌妙吴歌似曾相识　腰轻楚舞于意云何

却说丁原见那异丐斲杀得十分厉害，不由得十分佩服，不多会，贼兵引退，他赶紧催马上前，高声说道："请将军留下姓名，好让下官去按功上奏。"那异丐见他问话，便道："俺坐不更名，行不改姓，不过有段隐情，此地耳目众多，非是谈话之所。"丁原忙将马头一带，用手朝那异丐一招，斜刺里直向荒僻之处奔去。异丐随后拍马跟上。不多时，到了一个无人之处，丁原兜住马头，向他问道："将军有什么隐情，请讲罢。"那异丐翻身下马，扑倒虎躯便拜。慌得丁原也就滚鞍下马，用手将他扶起，说道："将军，你这算什么呢？有话你尽管说罢，何必这样呢？"那异丐道："小人姓吕名布，原籍九原，因为犯了命案，逃避出来，改姓埋名已非一日了；常思稍建微功，为国家出力，奈人情冷暖，无处可以作进身之阶，可巧黄巾作乱，小人不辞万死，为国家出些力，不过想借此稍赎前愆，还敢有分外的欲望么？"丁原听他这番话，又惊又爱，忙道："往事都不去提了，一个人只要能悔过自新，还不是一个有志气的英俊么。如今我且问你，尊府不知还有什么人呢？"吕布道："小人罪恶滔天，一言难尽，只因小人闯下命案，家父家母闻得这个消息，又气又怕，未上一个月，他们两个老人一齐西去了。小子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生平又不喜趋炎附势，加之命案在身，未敢久留，所以背离乡井，飘泊江湖，差不多将近三年了。今天一见明公，料非平常之辈可比，倾肝吐胆，直言上告的了。"丁原听他这番话，不由得点头叹息道："可怜可怜！英雄没路，真是人世间第一件大恨事。照你方才的一番话，竟是孤身只影了。"他道："正是。"丁原朝他的面庞看个仔细，便笑道："将军！我有句斗胆的话，要对你说，未知你许可么？"吕布忙道："明公请讲吧，只要小人办得到的，就是赴汤蹈火，也不敢辞的。"丁原捋着胡子笑道："老夫年过五十，膝下犹虚，今天得晤将军，私怀不禁感触，要是将军不弃寒微……"他说到这里，吕布心中早就明白，忙道："明公请住，小人也无须客气，老实点寄托明公荫下，倘得收为螟蛉，更是万幸了。"丁原忙笑道：

"不敢不敢。"吕布不等他开口，翻身便拜，口中说道："义父在上，孩儿这里有礼了！"丁原哈哈大笑，伸手将他扶起，说道："好好好，老夫竟唐突了。"吕布忙道："父亲！哪里话来，孩儿得托在膝下，已算万幸了。"丁原便道："我们且回城去再讲罢。"说罢，二人上马，一面命人鸣金收兵，一齐大唱凯歌，回到河内城中。那一班百姓听说是将黄巾贼打退，不由的个个欢腾，人人鼓舞，一时壶浆酒肉充满街道。丁原下令，不准骚扰一点。那班士卒素来是守律奉纪的，得着这个令，谁也不敢稍动民间的一点酒食。那一班老百姓头顶酒瓮，手举肉盆，将去路遮得水泄不通，齐声喊道："将军舍生却敌，救活我们性命，难道连这一些儿我们都不能孝敬么？"一个发喊，个个开口，顿时嚷成一片。丁原在后面听见，回头便对吕布笑道："今天如不是我儿，为父的焉有这样的体面呢？"吕布忙道："父亲哪里话来，这全是你老人家的威风，万岁爷的福气，孩儿有何能何力呢？"丁原听得，心花怒放，笑不合口。那一副得意的形状，只恨小子的笔秃，不能描写出来。这时吕布又对丁原说道："难得他们老百姓有这一番诚意，你老人家倒不可拂掉人家的一片好意呢。"丁原忙道："可不是么，我正是这样的想着，可是手下的儿郎们，贪心无厌，万不能随他们自主的。"吕布便道："那么，父亲下令教他们这些送犒的人，都送到营中去，令军需处按功犒赏，你老人家以为如何呢？"丁原大喜道："吾儿这话，入情入理。"他说罢，便下令命这班人将犒师的物品，送到大营中去。这班人马连忙又赶奔大营点来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拥进大营，将礼物留下，方才空手回去。不一会，丁原和吕布等领着大队进营。丁原便令军需官论功行赏，一方面又命在中军大帐摆下酒宴，预备庆功。他将各事指挥停当，便领着吕布到了后帐，替他换上一身崭新的盔甲，一会子，扎束停当，随着丁原出了大帐，与诸将领相见。诸将在战场上已经十分佩服了，现在见他又拜丁原为义父，加倍和他厮近了。不多时，大家入席了，欢呼畅饮，十分热闹。

酒未三巡，守门卒进来报道："圣旨到！"丁原听说这话，忙命撤退酒宴，摆开香案。他领着众将出门拜接圣旨。那传旨官背着圣旨，与丁原打了一个躬，凸着胸口，直挺挺走进大帐，当中立定，从背上将圣旨取下，口中喊道："猛武都尉丁原接旨。"丁原忙俯伏帐下，口中呼道："万岁万岁万万岁。"那背旨官将圣旨揭开大声读道：

孝灵皇帝新弃天下，太子辩嗣立未久，黄巾猖獗，日盛一日。朝廷多故，太子辩尚在冲龄，未能执政。朕夙夜忧煎，旦夕惶惕，诚恐筹握有

疏，辜负先帝之重托。乃者前将军董卓，鹰视狼顾，挟天子令诸侯，威权日炽，近复有窥窃神器之野心，朕昨得卿之捷报，贼氛已靖，曷胜欣慰！惟国事多艰，朝夕有变，仰即班师回朝，密图奸佞。钦此！

丁原听罢，俯伏谢恩，起身对众将怒目咬牙说道："董贼野心，老夫早已窥破，近来竟敢出此，难道朝中诸文武一个个都是聋哑之辈么？"那背旨官便答道："都尉还说什么，如今朝中百官虽不少的忠义人物，但是多半惧着他的威权，噤口不言了。"丁原怒发冲冠，便请他先即回京，自己领着大队，浩浩荡荡直向京城进发。不数日，已经抵京，他便下令将十万精兵，一齐扎在城外，自己带着吕布一同进了禁城。何太后听得丁原已到，忙命人将他召进宫去，对他晓谕道："如今董贼有废主之心，只怕就在旦夕了；卿家千万勿忘先帝重托，须要设法将此贼除去才好呢。"丁原听说这话，俯伏奏道："太后请放宽心，为臣的自有道理；此番抵抗不住，臣情愿将这颗头颅不要了，和这逆贼去厮拼一下子。"他说罢，起身走出朝来，回到自己的营中，便与吕布商议进行的计划。吕布便道："方才他已经派人来请过你老人家了，约定明早到朝堂会议。废立的事情，我想明天他真个要使强迫的手段，那么，我们竟先将这奸贼除了，再作道理。"丁原忙道："我儿明天早朝会议的时候，千万不能鲁莽，但看这贼如何举动，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候，我就要向你丢个眼色，那时你再动手不迟。"吕布点头称是。到了次日清晨，董卓果然大会群臣于朝堂之上，当着众人发言道："今上冲昏，不合为万乘之主，每念灵帝昏庸，令人嗟悒；今城留王协年虽较稚，智却过兄，我意欲立他为帝，未知众卿意下如何？"他这几句话说得众大臣张口结舌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丁原正待开口驳斥，不料司隶校尉袁绍劈头跳起，厉声说道："汉家君临天下，垂四百年，恩泽深宏，兆民仰戴；今上尚值冲年，未有大过宣闻天下；汝欲废嫡立庶，诚恐众心不服，有妨社稷，那时汝却难逃其咎哩！"董卓大怒道："天下事操诸我手，谁敢不遵？"袁绍也大声答道："朝廷岂无公卿，汝焉敢独自专断。"董卓听他这话，更是怒不可言，掣剑在手，厉声骂道："竖子敢尔！岂谓卓剑不利么？"袁绍更是不能下台，也忙将宝剑拔了出来，喊道："汝有剑，谁没有剑！今天且不与计较，自有一日便了。"他说罢，大踏步出了朝堂，跨马加鞭，直向冀州而去。这时董卓尚不肯罢议，仍来征求众人的同意，便又向众人说道："皇帝暗弱，不足奉宗庙，安社稷。今欲效伊尹、霍光故事，改立城留王可好么？"大众听了，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敢说半个不字来。此刻丁原怒气填胸，忍无可忍，霍的立起来答道：

"昔太甲既立，不明君道，伊尹乃放诸桐宫；邑昌王嗣位仅二十七日，罪过千余，霍光将他废去，改立皇帝；今皇上春秋方富，行未有失，怎得以前相比呢？"董卓闻言大怒，叱道："丁原鼠子，朝堂上焉有汝置喙余地！识风头，少要逞舌，休要惹我性起，一剑两段。"丁原拍案骂道："你这贼子，欺君罔上，妄自废立，与王莽何异？天下万民，实欲食汝之肉，寝汝之皮，汝尚在梦中吗？今天你口出浪言，要杀哪个？"董卓听到这里，推翻桌案，抡剑就要过来动手。这时左大夫李儒见丁原身后站着一个人，身高八尺，头戴束发紫金冠，身穿麒麟宝铠，按剑怒目，直视董卓。李儒料知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他忙抢过来，一把拉住董卓，附着他的耳朵，说了几句。董卓会意。这时丁原和吕布昂然出了朝堂，出城回营。百官皆散，董卓便问李儒道："我刚才正要去杀丁原，你说杀他不得，究竟有个什么缘故呢？"李儒道："你方才没有介意啊！他刚才身后立着那个人，便是吕布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万一你和丁原动起手来，他还不是帮助丁原么，那时却怎么了呢？"董卓道："原来如此，但是此番放他走了，我想他一定不肯服从我了；他现在手下有十万精兵，反了起来，恐怕倒十分棘手呢。"李儒道："丁原所恃的不过是吕布，我倒有一条妙计，派一个能言之士，到吕布那里去，将利害说给他听，同时再用金帛去诱惑他，到那时，还怕他不来依附明公么？"董卓大喜，忙问何人肯去？李肃应声愿去。董卓便在御厩里挑出一匹赤兔追风马来，并且预备许多金帛之类与李肃，教他见机行事。李肃答应告辞而去。到了午后，李肃赍着金帛，带着赤兔马，出了西门，径到吕布的营中。和吕布通了姓氏，便说上许多景慕渴仰的话。吕布本来是个草莽之夫，哪里晓得他们的诡计，见李肃恭维自己，早就快活得什么似的。及至听得要送他许多金帛，还有一匹良马，名唤赤兔，逐电追风，日行千里，不由得心花大放，乐得手舞足蹈起来。李肃何等的机警，便趁着他在快活的当儿，便要求他刺杀丁原，投降董卓，将来不失封侯之位，口似悬河，说上半天。吕布迷着金帛良马，也不顾什么父子名义、知遇厚情，竟一口答应下来。李肃见他答应，便告辞走了。谁知到了第二天，吕布手里提着丁原的头，竟来依顺董卓。董卓大喜。连忙上表，硬挟何后下旨封他为温侯，平白的手里又添十万精兵，一员虎将，他的势焰不觉又高百丈。他还怕吕布生心，便使李儒说合，拜他为义父，趁势要挟群臣，将太子辩废去，立陈留王协为汉献帝。百官侧目，莫敢奈何，只好低首服从，谁敢牙缝里碰出半个不字来？只得唯唯听命。他废立已定，便又将何太后幽禁起来。何太后也没法抵抗，免不得带哭

带骂，口口声声，咒诅董卓老贼。当有人报知董卓，他竟使人赍着鸩酒至暴室，迫令何太后吃下，不一时，毒发而亡。董卓因永乐太后与己同姓，大为报怨，既将何太后毒死，还未泄心中之恨，复查得何苗的遗骸，抛掷路旁，又拘苗母舞阳君一并处以极刑，裸弃枳棘中，不准收葬。他自称为郿侯，称他的母亲为池阳君，出入朝仪，比皇太后还要胜三分。自己更不要说了，虎贲斧钺，差不多天子也没有他这样的威风。这时朝中百官，谁敢直言半句，卓云亦云，卓否亦否，齐打着顺风旗，附势趋炎，哪里还有刘家的天下，简直是董家的社稷了。

然而朝中有一位大臣，却不忘汉室的洪恩，时时刻刻思想将这些恶贼除去。可是自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，而且又无别个可以帮着共同谋划的。所以他虽有此心，无奈力不能为，只好镇日价的愁眉苦脸，忧国忧民，无计可施。眼见朝内一班正直的忠臣被卓贼赶走的赶走，杀死的杀死，风流云散，他好不心痛，因此隐忧愈深。列位，小子说到这里，还没有将他的名字提了出来。究竟是谁呢？却原来就是司徒王允。他筹措了数月，终于未曾得到一个良善的办法。有一天，到了亥子相交的时候，他在床上翻来复去，再也莫想睡得着。他便披衣下床，信步走到后园。只见月光皎洁，万籁无声，只有许多秋虫唧唧的叫着，破那死僵的空气。这时，正是深秋的时候，霜华露重，冷气侵人。王允触景生情，不禁念道：

山河破碎兮空有影，天公悲感兮寂无声！

他念罢，猛听得假山后面有叹息的声音。他吃惊不小，蹑足潜踪，转过假山，瞥见一个人亭亭的立在一棵桂树下面，从背后望去，好象是貂蝉。王允扬声问道："现在夜阑人静，谁在这里叹息？"那人转过面来答道："贱妾在此。"王允仔细一看，却不是别人，正是貂蝉，忙喝道："贱人！此刻孤身在此，长吁短叹，一定是有什么隐事，快些给我出来！"貂蝉不慌不忙的答道："妾身之受大恩，虽十死不足报于万一，焉敢再有不端行为呢？因为近数月来，时见大人面有戚容，妾非草木，怎能不知大人的心事呢？背地兴叹，非为别故，实因大人忧国忧民，惶急无计。妾自恨一弱女子，不能稍替大人分忧，所以兴叹的。"王允听她这番话，又惊又喜的说道："我的儿，谁也料不着你有这样的心事。好好好，这汉家的天下，却要操在你的手里了。"貂蝉答道："大人哪里话来！只要有使用贱妾的去处，虽刀斧加颈，亦所不辞。"王允便道："我见了你，倒想起一条计划来了。但是你却太苦了，尚不知你能行与否，我倒不大好意思

说了出来。”貂蝉何等的伶俐，见王允这样吞吞吐吐的，却早已心中明白了，便插口说道：“大人莫非要使美人计么？”王允笑道：“我这计名目虽不是美人计，实际上却与美人计有同等的效力呢。”貂蝉道：“大人乞示其详。”王允便附着她的耳朵道，如此如此，未知你可做得到么？她听罢，粉颊一红，毅然答道：“只要与国家有益，贱妾又吝惜一个身体吗？”王允听了，扑地纳头便拜。惊得貂蝉忙俯伏的道：“大人这算什么呢！岂不将贱妾折杀了么？”王允道：“我拜的是汉室得人，并非是拜你的。”他说罢，扶起貂蝉，又叮咛了一番，才各自回去安寝。到了次日清晨，王允便命预备酒席。早朝方罢，他便对吕布说道：“今天下官不揣简陋，想请温侯到寒舍小酌一回，未知能得温侯允许否？”吕布笑道：“司徒多礼。我却不客气了，倒要去消受你们府上的盛馔丰肴呢。”王允忙道：“温侯肯下降，茅舍有光了。”他说着，便和吕布一同回到自己的府里。这时府中的众人，早已将席预备好了。王允便与吕布对面坐下，开怀畅饮。酒至三巡，王允便向屏风后面喊道：“我儿！吕将军是我至友，你不妨出来，同吃一杯罢。”话声未了，只听屏风后面娇滴滴的应了一声来了！接着一阵兰芬麝气，香风过处，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位千娇百媚的丽人来。她走到王允的身边，飘犀微露着问道：“那边就是吕将军么？”王允道：“是，快点过去见礼。”她羞答答的到吕布面前，深深的福了两福。吕布慌忙答拜。王允笑道：“小女粗知几首俚曲，将军如不厌闻，使她歌舞一回，为将军侑酒如何？”吕布没口的说道：“岂敢岂敢，愿闻愿闻。”她也不推辞，轻点朱唇，歌喉呖呖，慢移玉体，舞影婆娑。吕布连声道好。不多一时，她舞毕，王允趁势托故走开，她却到王允的位置上坐了下来。吕布向她细细的一打量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她不是葛巧苏么？看她那种秀色，委实比从前出落得美丽十二分了。这正是：

　　裙拖八幅湘江水，鬓剪巫山一段云。

要知后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三回　虎牢关威风占八面　凤仪亭软语订三生

话说王允要使吕布迷惑于貂蝉，他便使貂蝉歌舞侑酒。貂蝉本早就受了王允的密嘱，当然毫不推辞，婷婷袅袅走到红毡之上。这时乐声大作，笙管嗷嘈。她慢摆杨腰，轻舒皓腕，姿态动人，歌喉荡魄，把个吕布乐得心花怒放，直着两眼，盯住她转也不转。一会子舞罢，王允便对她说道："我儿且在这里陪着温侯，为父的因为后面还有多少屑事，要去料理呢。"吕布见他要走，正中心怀，忙道："司徒有事，尽管请便罢。"王允笑道："恕我少陪了。"他道："无须客气了。"王允便起身向后面走了。她羞羞答答的到王允的位置上坐下。吕布见王允去了，他便胆大起来，笑迷迷对着貂蝉直是发呆，心中好似小鹿乱撞的一样，不知和她说一句什么才好呢。貂蝉故意装娇卖俏的闪着星眼，向他一瞟，微微一笑，百媚俱生。这一笑，倒不打紧，将一个吕布笑得骨软筋酥，见她那一副可惜可喜的面庞儿，恨不得连水将她夹生吞了下肚去。真个是见色魂飞，身子早酥了半截。他瞧着王允在这里，又不敢过于放肆，只好眉目送情。她也时时发出回电，将他浪得惊喜欲狂。她掳起红纱袖子，露出半截粉藕似的膀子，十指纤纤的执着银壶，轻移莲步，走到他的身边，满满的斟了一杯，笑道："奴家不会敬客，务望将军恕罪才好呢。"吕布忙笑道："哪里话来！我太贪杯，劳得妹妹常来斟酒，我实在生受得十分不过意了，还是让我自己来动手罢。"他说着，用手将她的玉腕抓住，笑迷迷的盯着她的芙蓉粉颊，只是饱看不休。她羞得忙将手往怀里一缩，不觉将手中的银壶往下一落，叮当一声，将桌上的酒杯打坏。这一声，将吕布飞出去的魂灵才惊得收了回来。忙笑道："妹妹受惊了。"她含羞带笑的用帕将口掩着，倒退至自已的位置上坐下。吕布见她那副面孔，象煞数年前的葛巧苏，越看越对，竟没有分毫的错误。可是貂蝉见了吕布，却也暗暗吃惊道："这人不是我们高头村上的一个异丐么？不知他在什么时候得到这步田地的？"吕布便向她笑道："妹妹！我在什么地方，好象见过你的样子？"她却答道："将军这话未免太奇突了，奴家自

幼未曾出得闺门半步，今天因为家父的命令，才出来见过一回生客的，从来也未曾看见过第二个生人。"她说罢，便冷冷的坐着。吕布见她不悦，忙用别话岔开去，但是他的心中兀的疑惑不解道："天下同样的人本来是有的，却未见过她和葛巧苏的面貌不爽分毫的。"列位，貂蝉听得吕布的问话，从前的旧相识，而且又是知己，当然就该直接将自己的遭际告诉与他，为何反而一口瞒得紧紧的不认呢？原来貂蝉见吕布现已封侯，当然要目空一切，要是将自己的一番事实说出来，岂不使吕布看不起么。自己无论怎样的美貌，终究是个歌妓，还有什么身价呢？不若回他一个摸不着，免得教他瞧不起。这时吕布见她柳眉微蹙，似乎带着一些娇嗔的样子，晓得自己方才的两句话说得太唐突了，他便搭讪着笑道："我酒后乱言，得罪妹妹，万望妹妹恕我失口之罪。"她听他这话，便又展开笑靥答道："不知者不怪罪，将军切勿见疑。奴家究竟是有些孩子气，都要请你原谅呢。"吕布见她回嗔作喜，不禁将方才那一股狂放的魂魄，却又飞到她的身上去，不知不觉的将银壶执着，走了过来，一手搭着她的香肩，替她满斟一杯，口中说道："妹妹！刚刚承情替我斟酒，为兄的也该过来回敬了。"她却故意板起面孔，对他说道："将军请放尊重一点，不要使他们看见，成了什么样子呢。"吕布忙答应着，回到自己的位上，见她似怒非怒，似喜非喜的一种情形，不禁心痒难熬，将一只脚从桌肚里伸了过来，正碰着她的金莲。她不禁嫣然一笑，忙将小足缩到椅子里面。吕布见她一笑，胆大得愈厉害，便问道："妹妹！今年贵庚多大了？"她道："十九岁了。"吕布哈哈大笑道："那么，我痴长一岁，做你的哥哥还不算赖呢。敢问妹妹是几月里生辰？"她笑道："你又不是星相，我又不来算命排八字，何人要你问年问岁呢？"吕布笑道："妹妹！你却不要误会我的用意，我问你的生辰，正有一桩要紧事情。"她却假痴假呆的答道："四月十八。"吕布又问道："妹妹的门当户对，有与未呢？"她听得不禁嗤的笑道："这人敢是发酒疯了，人家这些事情，谁要你来问呢？"吕布忙央告道："好妹妹，请你告诉我吧！"她故意将粉面背了过去，说道："今天真是该死，我们爷真是想得出，好端端的教我来和这个醉汉子缠不清，可不是晦气么？"吕布情不自禁站起来，走到她的椅子后面，弯腰曲背的打恭作揖。这时候猛听得屏风后面咳嗽一声，把个吕布吓得倒退两步，忙抬头一望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王允从屏风后面慢慢地走了出来。吕布满面飞红，慌的退到自己的原位上，斯斯文文的文风不动，眼管鼻头，鼻管脚后跟。王允见此情形，料知他已入圈套。他却对貂蝉说道："我儿！有客在此，

为何兀的板起脸来，算是什么样子呢？”她忙将粉面掉了过来。吕布深恐她将方才的情形说了出来，便向她直是做鬼脸子。她佯作不知，冷冷的对王允说道：“孩儿因为多吃了两杯，心上作泛，故掉过脸来。”王允哈哈大笑道：“痴丫头，今天又不知吃下多少酒去了，侍女们！快将她扶到后面去，安息一会子。”话犹未了，屏风后面走出一群侍女来，将她扶起。她轻移莲步，走到吕布的面前，深深的一个万福，口中说道：“奴家酒后失陪，万望将军原谅。”她说罢，才婷婷袅袅的走进去。王允哈哈大笑道：“痴丫头，酒越醉，礼数越多。”他说罢，便转过身来对吕布笑道：“小女娇憨，酒后不知说些什么呢？万一有得罪将军之处，老夫便来赔罪了。”他说罢，只见吕布两眼出神，只是在那里发愣。原来被她这一阵子忽喜忽怒的娇态，将他迷溺得不知所云了。这时王允问话，他何尝听见一字，直着双目，在那里追寻方才的情景呢。王允走到他的身边，用手在他的肩上轻轻的一拍，笑道：“温侯！老汉方才问话，温侯未答，敢是动怒未曾？”吕布被他一拍，才惊得醒了，冒冒失失的答道：“我原是好意，你却不要误会。”王允见他这样答法，不禁失声笑道：“温侯！敢是今天酒吃得醉了么？”吕布忙答道：“不曾不曾。”王允道：“既未吃醉，方才下官问话，为何兀的一声不响呢？”吕布忙离席谢过。王允又将他拉了入席笑道：“知己朋友，何必尽来客气做什么呢？”吕布道：“适才我问令嫒的生辰，不知可有亲事与未？”王允笑道：“这个痴丫头，今年已是十九岁了，作伐的人却也不少，可是她兀的拣好嫌歹的，不由我作主，所以到现下还未有呢。她镇日价的羡慕将军的为人，勇貌双全，时常叫我请将军来和她厮见厮见。”吕布听到这里，不禁大喜道：“小将年已弱冠，中馈无人，若不弃粗愚，便为司徒东床如何？”王允笑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？温侯盖世英雄，小女蒲柳之姿，怎好妄自攀龙附凤呢？”吕布忙道：“司徒！你也无须推托，彼此义气相投，何必尽来做那些无谓的假圈套呢？”王允道：“既是将军不弃微贱，怎敢不遵呢？”吕布听他答应，顿时如同平地登天的一样，说不出的一种快活，忙离开席面走到王允的面前，纳头便拜，口中说道：“泰山在上，小婿这厢有礼了。”王允哈哈大笑，忙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倒叫老汉生受了。”吕布道：“你老人家这是什么话？令嫒不许与我便罢，既许与我，当然我是你的真真实实的妇婿了。”他说罢，便在腰中解下一块五龙佩来，递与王允道：“小婿来得仓忙，未曾预备，就将这块区区的佩儿作为聘礼罢。”王允笑着收了下去，正要答话，瞥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到吕布的面前双膝跪下，口中说道：“太师请温侯回府，刻有

要事相商，请即动身。"吕布听得，便与王允告辞回府。

董卓正在厅上与李儒在那里商议，见他进来，董卓忙道："吾儿你可知道，只为放走了袁绍，如今为害不小，他和曹操勾结了十七镇诸侯，齐来入寇了，现在已经到虎牢关了，你道这事如何办呢？"吕布冷笑一声道："父王请放宽心，什么关外诸侯，在孩儿看起来，连草莽还不如呢。孩儿愿领一军前去，包将这班狐群狗党，一个个枭下首级来献与父王。"董卓大喜道："奉先肯去，吾无忧矣。"这时背后有一人，狂笑一声道："杀鸡焉用牛刀，此等乌合之众，何劳温侯亲自出马，末将愿带精兵一万，包将他杀得片甲不留。"董卓一望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关西华雄。董卓大喜，忙加封为骁骑校尉，又命李儒随他一同前去参赞，拨兵五万。他两个领兵到了虎牢关。这时十七镇诸侯的兵马，已经将关外围困得水泄不通。华雄领兵出关，列成阵势，厉声骂战。这时会盟讨贼的众首领，一齐出阵，济北相鲍信，忙教他的兄弟鲍忠出马迎敌，未上三合，被华雄大喝一声斩于马下。趁着胜仗，斩了许多的首级回关，着人送到董卓那边去报捷。董卓大喜，便封为都督。这时长沙太守孙坚，见头阵败北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引着四将飞出阵去，遥指关上厉声骂道："助贼匹夫，快来纳命！"华雄便命胡轸出马。孙坚正待上前迎敌。程普一马冲出，接着胡轸大战了三十余合，手起一矛，刺胡轸于马下。华雄望见，飞身下关，领兵出来和孙坚对了阵。混战了一天一夜，因为粮草缺乏，只得引兵退去，华雄收兵入关。到了第二天，华雄又引兵出关搦战，众诸侯一齐出阵，华雄连斩三将。众诸侯大惊失色，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敢去迎敌。这时北平太守公孙瓒，背后闪出一将，赤面长髯，跨下大宛马，手执青龙刀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声若洪钟，一马飞出垓心，大喝："华雄鼠子，焉敢猖獗！"华雄大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青龙刀起，他的首级骨碌碌早滚向草地里去了。他领兵大杀了一阵，只杀得众贼兵抱头鼠窜，逃入关去。李儒大惊，连忙着人到董卓那里告急去了。那将乘胜回来，众诸侯没有一个不佩服。盟主袁绍便问公孙瓒："他是何人？"公孙瓒答道："他就是平原令刘备的兄弟关羽。"曹操惊问道："莫非就是破黄巾的三雄么？"公孙瓒点头称是。曹操十分起敬，忙命摆酒庆功。再说董卓得到这个急报，十分害怕。吕布大怒，领兵三万，星夜赶到虎牢关。李儒见他到了，好不欢喜。次日清早出马，他连战胜十七阵。将众诸侯杀得个个胆寒，人人害怕。这时却恼动了刘、关、张兄弟三个。张飞大喝一声，挺矛出阵来战吕布。吕布见他出阵，料知是个劲敌，却也十分留神。他两个搭上手，大战了一百合，不

见胜负。关云长长啸一声，飞马出阵，抡刀双战吕布。这时金鼓震天，喊声动地，垓心里只见刀光戟影，将众诸侯看得目眩心骇。他两个和吕布大战八十余合，仍是未分胜负。刘备看得火起，舞动双锋剑，拍马助战。他三个丁字儿困着吕布，大呼厮杀，又战了一百余合，兀的败不了吕布。由午牌一直杀到红日含山，吕布到底有些遮拦不住了。他也乖觉，向刘备虚晃一戟，扫开阵角，飞马入关。刘、关、张忙领兵趁胜抢关。李儒忙命守关贼兵一齐将灰瓶石子抛了下来。刘备等不能前进，只得收兵回营。一连攻了几天，吕布也出了几阵，只是莫想战倒了他。众诸侯见孙坚已去，一个个慢慢的散到原籍去了，把个曹操和袁绍气得不可开交。他们俩见势孤力薄，也只好回到河内去了。

吕布见众盟主不战自散，也就领兵入都，到了董卓的府中将战事说了一遍，董卓大加赏识。过了数日，董卓见洛阳究竟不及长安来得紧要，便与百官会议迁都。众大臣谁也不敢来反对，只是唯唯道好。董卓下令命一班文武先迁入长安，自己劫了后妃皇帝，迤逦到长安，沿途烧杀劫掠，无所不为。共掳到良马八千匹，金帛不计其数。临行时将洛阳原有的宫殿点起一把火来，烧得一干二净。到了长安之后，新建太师府，穷极华丽，所费不下数千万。这时单讲吕布镇日价心中直是记念着貂蝉，无奈又因董卓新迁长安，百务猬集，不得分身，所以耐着性子，在董卓的府中，帮同着李儒照料各事。一直忙了一月有余，各事粗定，吕布急欲一见貂蝉，方要到王允那边去，不料董卓又教他到后园里去监造贻和宫。他无可奈何，只得转身向后面而来。此刻他心中已是十分不悦了，他懒洋洋的走进后园，只见里面花草树木，修葺得十分齐整。那园后便是贻和宫，正造得半零不落的，大架子已经支起，高耸入云。他一步一步的走到一座亭子前面，抬起头来一望，只见这亭子原来是六角式的，每角悬着金钟，微风吹来叮当作响，迎面便是一块匾，上面亮晶晶的三个大金字，乃是凤仪亭。他正要转身向后走去，猛听得亭里有叹息的声音。他却是一愣，忙止住脚步，用目朝里面一打量，原来这亭子是内外两进的：外边一转花廊，里面却是四周沉香木的屏门。他见当中竹帘垂着，瞧不见里面。他便走进来，用手将门帘一揭，朝里面一望，不禁大吃一惊。你道是什么缘故？却原来在里面叹息的，并非别人，却就是吕布时刻记念的貂蝉。他忙走了进去，一把握住她的玉手，问道："卿卿！何由到我们这里来的？"貂蝉见他进来问话，不由的眼眶一红，那一股眼泪象断线珍珠一般，簌簌的落个不住，哽哽咽咽的说道："将军！奴家只道今生不能和你见面的了，不想还有碰见的一天。"

她说罢，便往吕布怀中一倒，只有呜咽的份儿。吕布搂着她，低声问道："卿卿！你有什么话，尽管说出来，我好替你消气。"貂蝉哭道："事已如此，还说什么，只怪奴家无情，辜负了将军，不如当着将军一死，好表明奴家的心迹。"她说罢，便想照亭柱碰去。吕布死力抱住，连问她："究竟是为着什么事情？"她又哭了半天，终未有答出一句话来，把个吕布弄得丈二的金刚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好生着急。看官，貂蝉究竟是什么时候到董卓的府里的，小子也好交待明白了。原来董卓迁都之后，王允料到吕布一定是要奔走忙碌的。他暗想此时再不下手，恐怕没有机会了。他便推着做寿，将卓贼请到府中赴宴。酒至中巡，将貂蝉唤了出来。董卓见了貂蝉，身子早就酥了半截，及至听到她的珠喉妙曲，不禁魄荡魂飞了。他忙问王允这是何人？王允乘机答道："这是歌妓貂蝉。"董卓听说是歌妓，不禁大喜说道："司徒可能割爱送给我么？"王允忙道："太师不嫌粗陋，奉上就是了。"董卓听说这话，只乐得心花怒放，随即将貂蝉扯到自己的怀中，笑问道："你今年多大了？"貂蝉答道："今年十九岁了。"董卓哈哈大笑道："自古美人多半不减颜色，你道是十九岁，我实在不信，差不多只有十六七岁的光景罢！"貂蝉含笑不语。这时王允走到董卓身边说道："蝉儿！你的福分真正不浅，居然蒙得贵人的恩宠，将来太师爷如果居了九五之尊，怕你不是贵人么？"董卓听得，更是乐得一头无着处，忙道："我如果能有这样的福分，将来一定封你为太师，如何？"王允答道："太师爷言重了，我哪里有那样的偌大福分呢？"他们扯谈了一阵子，卓贼起身告辞，带着貂蝉回府而去。这正是：

预备牢笼擒恶兽，安排铁网捉蛟龙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四回　好事难谐迁莺上乔木　密谋暗定调虎出深山

却说董卓得了貂蝉，如鱼得水，镇日价寻欢取乐，将一切的事情，完全都付与吕布、李儒二人照料。还有那些掳得来的良家妇女，他见了貂蝉，便将她们视同粪土一样，完全赏给与手下侍尉从仆。真个是一人中意，众美遭殃。这貂蝉见他这样的宠爱自己，她也展出十二分笼络的手段来，将一个董卓哄得百依百顺，险些把她当做活观音供养。那天董卓早朝未回，貂蝉料知吕布在后园里监工，她便趁着这个空子，单身独自走到后园里去，在凤仪亭内不期而然的遇着了吕布，她便哭得泪人一样。吕布再三追问。她叹了一口气道："事已如此，说它还有什么用呢？"吕布急道："卿卿！什么事你也应该说出来，我才明白呢。"她道："我也料不到你们太师爷竟是这样人面兽心的老贼，他前天到我家里去，我们爷子以为你是奴家的丈夫，他自然是我的公爷了。我们爷教我出来见礼，不想他见了我，便对我们爷说道：'奉先是我的儿子，一切婚事筹备，当然是我来出头办理的，如今先将令嫒接到我们的府中去。'我们爷当然不好推辞，便教我乘着轿子随他到这里来。谁知那老贼，竟起心不良。"她说到这里，泪抛星眼，便又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吕布急问道："以后便怎么样呢？"她哭道："不料那老禽兽将奴家藏在一间牢房里，黑夜里带了许多的仆妇到那里去，将奴家的清白被他污玷了。将军！妾身只道今生你我永无相见之日的呢，不料天也见怜，我们还有一面的缘分。我的心迹已表明白了，再也没有颜面来见将军了，你且放手，让我去死了倒干净，省得在世上辱没你的英名。妾身死后，也要变一个厉鬼，将那老贼的魂追了去才罢呢。"吕布听了这话，将那股无名怒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冷笑一声道："万料不到这老禽兽竟有这样的行为！"貂蝉哭道："还是让我去死了是正经，不要为着我一个女子，使你家父子不和。"吕布听说这话，更是气冲牛斗，急道："他能做这些禽兽的事情，还算什么父子呢。"貂蝉道："妾身未出闺门，就闻得将军的英名，如雷贯耳，满望攀龙附凤，嫁给英雄，不料大礼未成，横遭这

老贼玷污，奴家如何对得起将军呢；但是奴家耿耿寸心，惟天可表，除却将军之外，却没有第二人了，将军如肯见怜，将我救出火坑，奴家情愿为将军充一个侍婢，还比受那老贼蹂躏的好多了。”吕布听她这番话，真个是万箭钻心，利刀割胆，又气又愤，又爱又怜，心头上翻倒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心来，不知怎样才好呢。貂蝉又哭道：“将军肯与否，请快些儿作个决定罢。”吕布还未答话，猛听得外面气如牛喘，有人大声骂道：“好贼子，贱人，在这里做的好事。”吕布听得是董卓的声音，不禁一惊，忙将貂蝉放下，揭起竹帘，瞥见董卓手执他平日用的一杆方天画戟圆睁二目，恶狠狠的站在门外。原来董卓早朝回来，到了貂蝉的房中，不见了貂蝉，吃惊不小，忙问侍女：“她到哪里去了？”有个侍女道：“到后园里去游玩去了。”董卓听说这话，忙向后面寻来。走到大厅后面，劈面撞见一个小厮，名叫宋刮的，他便问道：“刮儿！你可曾看见新夫人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宋刮吱唔着说道：“小的看是看见的，只是不敢说。”董卓听得，心下大疑，忙道：“快点说，告诉我！怕什么呢？”宋刮道：“我方才从后园里凤仪亭门口经过，猛听得里面叽叽咕咕有人谈话，我倒被他们吓得一大跳，悄悄的从竹帘子外面往里一瞧，只见新夫人倒在吕将军的怀里，只是哭，我倒不解是什么一回事，正想去告诉你老人家，不想在这里竟碰到你老人家了。”董卓听得，不暇多问，顺手在大厅东廊将吕布的画戟取下来，飞向后园奔来。到了凤仪亭门口，就听得里面仍在喁喁不休的谈着，把个董卓气得光是发喘，半天才厉声大骂。这时吕布从里面一头攒了出来。他见了吕布，不禁将脑门几乎气破，泼口骂道：“好贼子，竟敢做出这样无父无君，不伦不类的事来。”他骂着，舞动方天画戟便来刺吕市。吕布将头一偏，他一戟落空，身子往前一倾，险些儿跌了下去。吕布顺手一把将戟的头龙吞口抓住，就是一拧。不想董卓的蛮力大，莫想动得分毫。吕布一撒手，泼步就走。董卓便将戟掷去。吕布往旁边一闪，没有掷到。董卓哪里肯舍，依旧紧紧的追来。刚刚追出园门，卓贼和一个人扑的撞个满怀。他不问青红皂白，一把将那人抓住，拔出宝剑就要动手。只听得那人喊道：“太师爷，慢来慢来！”他听得，忙低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左大夫李儒。他道：“要不是你喊得快，险些儿一剑将你结果。”李儒忙问他与吕布究为着什么事情，这样冲突的？董卓便将以上的事情，气冲冲的说了一遍。李儒顿足道：“主公！大事去矣！为了一个貂蝉，恼了一员大将，他万一反起来，试问主公，谁人能去征服他？主公这时正在招贤纳士的当儿，奉先虽有小过，主公也该稍为原谅才好呢。还有一

句老实话对太师爷说，太师得有今日，完全是谁一手造成的呢？我敢说一句，除却吕奉先，却没有第二个罢。貂蝉虽美，于主公何益？主公要是一个明白人，今天不独不能做出这一套来，而且既晓得吕奉先看中貂蝉，要想巩固他的心，不妨就将貂蝉赐给与他，还怕他不死心塌地的保护主公么？还有一个比例，就是昔日熊羽在摘缨会上，不杀戏庄姬之蒋雄，后为秦兵所困，才得其死力相救；今貂婵不过一女子，吕布系主公一心腹猛将，以一女子失一大将，不知利害孰甚呢？"他这一番话，说得董卓闭口无言，停了半天，才开口向李儒问道："依你便怎么样呢？"李儒道："照我的愚见，莫若就此将貂蝉赐与吕布。布感主公大恩，必以死力相报哩！愚直之言是否，还请主公三思。"董卓点头道："你的话未尝不是，让我去细细的思量思量。"李儒便谢恩退出。

董卓回到貂蝉的房中，命人将貂蝉唤来，他厉声问道："贱人！何故与吕布私通？"貂蝉放声大哭，说道："妾身久闻侍女们讲过，后园修葺的怎样好法，妾身成日价的闭在这房里，闷得十分难受，也是妾身一时之错，不该到后园去游览的。贱妾刚走到凤仪亭，迎面就碰见吕布，不想这个奴才将妾嬲住，硬行非礼，不是太师爷到来，救妾一命，那时妾身少不得要死在这匹夫的手里了。"卓贼道："我现在倒有一件事和你商量，未知你肯与不肯？"貂蝉拭泪问他："何事？"董卓道："难得奉先看中了你，我想将你赐给与他。"貂蝉听得，大吃一惊，掩着粉颊大哭道："贱妾已事贵人，不日将有后妃之望；今天忽然要使妾委身与下贱家奴，便是顿时死了，莫想我答应的。"她说罢，移动莲步走到帐帏前去，将宝剑取下，飕的出鞘，向颈上就勒。慌得董卓抢了过来，死力扳住她的粉臂，说道："快休自寻短见，方才那几句话，本来是和你玩的，原想借此来试验试验你的心，不料心肝美人竟认真了。"他说着，从她的手中，将宝剑夺了下来。貂蝉哭道："太师休要哄我，这一定是那个李儒贼子出的主意。他本与吕布是一类，他想害妾身的性命，败太师爷的声名，这个万恶的贼子，我要生食其肉，死寝其皮呢。"董卓道："他无论如何说项，我怎能舍得你呢？"貂蝉道："如今他们既然是不怀好意，料想此地也不能久居了；万一上了他们的算，便怎么好呢？"董卓忙道："心肝！你且莫要担忧，我明天就和你一同到郿坞去同享快乐，如何？"貂蝉这才收泪拜谢。到了次日清晨，李儒便在大厅上候着董卓。不一会董卓来了。李儒便对他说道："主公昨天既然答应将貂蝉赐与吕布的，今日正是黄道吉期，何不就将貂蝉赐给他，成为好事呢？"卓贼道："我与吕布究竟有父子的关系，不便赐给与他，但是我也不去追

究他昨日的错处了，你去对他可用好言劝慰。”李儒万不料他今天忽然变卦，便毅然说道：“主公千万不可为妇人所迷惑才好呢！”卓贼听得，不禁将脸往下一沉，冷冷的答道：“然则你的女人可肯赐给吕布么？这种不近人情的话，昨天我不过是权为应你一声，不想你竟坚执，要教我将女人送给别人；我不看平日之情，眼下将你这匹夫一刀两段，识风头，不要来缠不清，下次谁再讲出这字来，提头相见。”李儒不敢再讲，只得退了出来，仰天叹道：“我等不久皆要死在这贱人的手里了！”不表他在那里叹息，再表董卓早朝之后，回府令搬场。一时百官都来送行。这个当儿，吕布在稠人中望见貂蝉在车中，掩面痛哭。吕布觑着董卓的车仗去得远了，他便将马一带，赶到貂蝉的车仗对过，只见她珠腮泪落，伸出玉手，上一指，下一指，又朝吕布一指，最后朝自己一指。吕布看见如同万箭钻心，十分难受，又不敢近来，恐被董卓望见，只好兜马立在土岗之上，揽辔痛恨不止。望着车仗，越去越远，烟尘迷漫，云树参差，一转眼便不见了车仗的影子，他怅恨欲死的坐在马背上，还在伸长着脖子，遥望不瞬。

这时候后面突然有个人将他肩头一拍，笑道：“温侯！不随太师爷一同到郿坞去，为着什么缘故，孤影单形的立在这里发愣呢？”吕布被他一拍，倒是一惊，连忙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司徒王允。吕布见是他，不禁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司徒还问什么呢？横竖不过是为着你家女儿罢了。”王允道：“莫非小女到府上之后，有什么不到之处么？万一得罪了将军，万乞将军，还看老朽的薄面，总要原谅这个痴丫头一些，那么也不枉她镇日价的景仰将军的一番苦心了。”他说罢，吕布道：“咳！司徒！你好糊涂了，难道这事你还不晓得么？”王允故意惊道：“小女自被太师爷带去一月有余，至今也未曾回来过一次。有什么事情我焉能知道呢！”吕布道：“老实对你说罢，你们的令嫒我倒没有捞到，反被那老禽兽视为己有了。”王允忙道：“温侯！这是什么话！难道太师此刻还未曾替你们结过婚么？”吕布大声说道：“我倒没有和你们令嫒结婚，那老禽兽倒与你们令嫒成其伉俪了。”王允佯作大惊失色的样子，说道：“这从哪里说起，这从哪里说起！”他说罢，便对吕布说道：“温侯！此地非是谈话之所，请到寒舍去，再作商量。”吕布没精打采的随着他复行入都。到了司徒府的门口，二人下马，同到了大厅上落座。王允便道：“究竟是怎样的？请温侯再述一遍。”吕布便将凤仪亭前后细细的说了一个究竟。王允只是顿脚，半晌无语，双眼盯着吕布。吕布垂头丧气的也是一语不发。二人默默的半天，王

允才开口说道："太师淫吾女儿，夺将军妻室，这一层，诚为天下人耻笑，非耻笑太师，不过耻笑将军与老朽罢。但是老朽昏迈无能尚无足道，可惜将军盖世英雄，亦受这样的奇耻大辱！"吕布听得这话，不禁怒气冲天，拍案大叫。王允忙道："老朽失言，死罪死罪，万望将军息怒。"吕布厉声骂道："不将这老贼杀了，誓不为人。"王允听得这话，忙跑过来用手将吕布的嘴堵住，说道："将军切不可如此任意，太师爷耳目众多，万一被他们听壁角的听了去，那时连老朽都不免要灭门九族了。"吕布叹道："大丈夫岂可郁郁久居人下！"王允连忙说道："以将军之才，实在非是董太师所可限制的。"吕布便道："杀这个老贼，真个一些儿不费吹灰之力；不过有一个缘故，碍着不好动手。"王允忙问他："是什么缘故？"吕布道："这个老贼作此禽兽之行，论理杀之不足以偿其辜。只是他与我名义上有父子的关系，所以不能下此毒手，恐被天下后世唾骂。"王允冷笑道："将军真糊涂极了！他姓董，你姓吕，在名义上固无父子之可言，谈到情分上，越发不堪设想了，他与你既是父子，就不应当在凤仪亭前掷戟断拼了。"吕布听得这话，怒发冲冠的说道："要不是司徒点破，我险一些儿自误。"王允听他这话，便知道他的意已坚决了，使趁机又向他说道："将军若扶正汉室，后来这忠臣两个字，是千古不磨的；要是帮助董卓，这反贼两个字，再也逃不了的。一面是流芳千古，一面是遗臭万年。天生万物，自是难齐，好丑不过随人自取吧；今日之事，尚请将军三思。"吕布听得这番话，真个如梦方醒，赶着离席谢道："我意已决，司徒勿疑。"王允道："恐怕事未成，机先露，反招大祸。"吕布听得，飕的在腰里拔出宝剑，刺臂出血为盟。王允扑的纳头便拜，说道："汉祚不断，皆出于将军之赐了；但是此等密谋，有关身家性命，无论何人，不能露泄一字的。"吕布慌的答拜道："司徒放心，俺吕布一言既出，永不翻悔的。"二人起身。吕布便向王允道："这事要下手，宜急不宜缓，最好在日内将这老贼结果了，好替万民早除掉了痛苦。"王允道："将军切勿性急，这事老夫自有定夺；到了必要的时间，我总先通知你就是了。"吕布答道："司徒有什么高见，不妨先说给我听听。"王允道："卓贼此刻迁到郿坞，我想他是防人去杀他的，定有准备，却再不能到郿坞去除掉他了。只好从反面想出一条调虎离山的法子，将这老贼骗到京城里面，将他杀了。岂不是千稳万妥么？"吕布道："这计果然不错，但是要想出了一个什么名目来，好去骗他入都呢？"王允拈着胡须，沉吟了一会子，猛的对吕布道："有了有了，何不假着万岁新愈，召他入朝，共议国事么？"吕布拍手道妙。王允又道："但是此计

虽然是好，可是还需一个能言之士前去才行呢。”吕布道：“可不是么？谁是我们的心腹肯去呢？”王允又想了半天，便对吕布说道：“这人倒是个能言之士，而且卓贼平时又很相信他，只恐他不肯去。”吕布忙道：“司徒所说的，莫非是骑都尉李肃么？”王允道：“不是他，还有谁呢？”吕布道：“这人如果用到他，他一定肯去。”王允便道：“怎见得的？”吕布道：“他因为升缺的原故，早就与老贼意见不合了，我想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。”王允大喜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就请将军去将他请来，大家共同商量办法。”吕布道：“昔日杀丁原的，也是他的主谋，今天如果他肯去，没有话讲，万一他不肯前去，先将他杀去，以灭人口。”王允称是。随着即派人悄悄的将李肃请来。他见吕布也在这里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此刻太师爷已迁到郿坞，温侯还留在京中作甚呢？”吕布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骑都尉还问呢！不是你当初好说好歹说的，硬劝我将丁原杀去，何致有今日的羞辱！”李肃听他这话，便料他也和董卓不对了，忙道：“温侯这话，未免太也冤枉我了；想当初在丁原那里，当一个区区的主簿，如今封侯显爵，不来谢我倒也罢了，反而倒怪起我的不是来了，我真莫名其妙。还请温侯讲明，究有那样不如意处，出入高车怒马，又是堂堂太师爷的义子，还不称心，究要怎样才满意呢？”吕布道：“这些话都休提了，我且问你，自古道，弃暗投明，方不失英雄的身分；昔日为你一席话，我便毅然将丁原杀了，来投董卓，满指望青史标名，荣宗耀祖；谁知这卓贼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罪恶滔天，神人共愤，他这样的行为，我岂不是被他连带唾骂于后世么？”这正是：

豪杰不贻千古恨，英雄只执一时迷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五回　矢橛有情帐中偎寡鹄　风云变色塞外失良驹

话说李肃听得他这番话，便道："如将军言，当以何种手段对待呢？"吕布道："依我愚见，现下即设计将这老贼除去。"李肃听得，忙道："我早有此心了，无奈一木难支大厦，故迟迟至今未敢发动。将军如欲为国除害，末将当追随左右，任将军驱使，如何？"吕布大喜，便道："都尉如肯助我一臂，这事没有不成的道理；明日你可赍着圣旨到郿坞去，伪言圣上新愈，召他进京议事，那时我们内应外合，还怕他飞上天去么？"李肃一口应承。到了第二天，李肃赍着圣旨，便到郿坞，见了董卓伪称天子疾病新愈，请太师入朝议事。董卓忙问："议论什么事情？"李肃道："太师不晓得么，目今天子见太师威德并茂，欲将帝位禅让于太师，所以今天着我来请太师入朝受禅的。"董卓大喜，便又问道："王允意下若何？"李肃道："天命攸归，王允当然也没有什么反对的了。"董卓至此，毫无疑惑，便命心腹爪牙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等四人，调兵保护郿坞，自己大排仪仗进京。刚刚到了半途，所乘的四轮辇，忽然折了一轮，董卓惊问李肃，这是何兆？李肃道："这是弃旧换新，主公将乘金辇之兆也。"董卓不疑。又走了一程，忽听得一群村童，在草地上一齐唱着道："千里草，何青青，十日上，不得生。"董卓又问："何兆？"李肃便道："这分明是刘世灭，董氏兴之意。"他满心欢喜。不多时进了城，只见百官齐具朝仪迎接董卓。到北掖门口，众武士留在门外，只有御车的二十余人，推车直入。董卓遥见王允等各执宝剑，立在午门以外，大吃一惊，忙问李肃。李肃不应，推车直进。王允大呼道："反贼到此，武士何在？"两旁转出百余人，各执利刃，直扑董卓。董卓大声呼道："吾儿奉先何在？"吕布从车后钻出，应道："有诏讨贼。"手起一戟将董卓刺死。王允割下他的首级。吕布在怀中取出诏书，大声念道："奉诏讨贼，其余不问。"将吏皆呼万岁。这时李儒的家将，又将李儒绑了送来。王允便命枭下首级，弃于市曹。吕布此刻无暇多计较，赶紧带兵到郿坞。李傕等早得消息，领着飞熊兵，向凉州窜去。吕布到了郿坞，先将貂蝉接了出来，然后将

董卓一家杀了，抄了镏珠金帛，正要回京，不防卓贼女婿牛辅领着一彪军杀到。吕布便使李肃迎敌。李肃领兵出阵，未上十合，招架不住，大败而回。见了吕布，陈述牛辅的厉害。吕布大怒，便将他斩首，亲自领兵出阵。谅牛辅如何是吕布的对手呢？不到三合，大大失败。吕布只顾引兵追赶，刚追到白屯山下，猛听得一声鼓响，一彪军从右边冲出来，为首一将正是李傕。吕布慌忙迎敌，战未十合，鼓角大鸣，又是一队军从左边冲了出来，为首一将正是郭汜。吕布双战二将。大战五十余合，二将抵敌不住，即引兵向长安奔去。吕布引兵赶去，方赶过郿坞，猛听得后面金鼓大震，张济、樊稠齐领着飞熊军从后面包抄过来。这时李傕、郭汜回头又来厮拼。前后夹攻，吕布虽勇，到了此时，也没有法子抵御了。再加那些飞熊军十分骁勇，不多时，杀得吕布片甲无存。吕布不敢恋战，大吼一声冲出阵去，一抹地直向长安而去。李傕等统领十万飞熊兵，近逼京城。吕布连败数阵，心中大忧，便对王允说道："司徒！事急了，我们只好且到别处去求救罢。"王允不肯。这时四门的贼兵乱搭云梯，一齐上城。吕布见王允不肯动身，他也没法，一提丝缰杀出东门，投奔袁术去了。李傕等大队贼兵，闯进京城，将王允捉住杀了，同时遇难的官员不计其数。李、郭两贼，还要提剑去杀献帝。张、樊二贼说道："不可不可，今日杀之，天下不服，俟将诸侯赚到关内，去其羽翼，然后图之，大事可成。"李、郭两贼从议。他们又自定职衔，迫令献帝照准。献帝没法，只得唯唯从命。他四人得了封号，便大张声势，无所不为了。不数日，早有西凉太守马腾率子马超起兵，来京就驾。不幸贼势浩大，西凉兵竟未得胜，只得引兵退向西凉而去。贼兵只有一樊稠因私通马腾、韩遂，被李傕杀了，其余士卒未曾损失分毫，因此贼兵的威声越发四扬。他们镇日价奸淫劫掠，百姓失望，天怨人愁。献帝处此恶势力的下面，真个是个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幸亏杨彪、董承等，暗中定了一计，使李、郭不和，大战了数月。他们乘着这个空子，便保着献帝以及后妃逃到了洛阳，一面飞诏到山东，令曹操前来保驾。

曹操得着圣旨，便统精兵十二万前来，将李傕杀得片甲不留。李傕与几个贼目一齐逃到深山落草去了。曹操便保驾回洛阳故宫，夏侯惇辈领兵屯在城外。次日曹操进城见驾，献帝便加封为司隶校尉，假节钺，录尚书事。因此曹操大权在握，威势日盛，行为虽不及董卓荒暴，但是居心叵测，居然隐隐有窥窃神器的念头。他见洛阳的宫殿破坏，而且地势又平坦，不及许昌峻险，便私下与众人商议迁都。这时有个谋士名叫许良，他却极力赞成他的话，便道：

"明公这个主意，实在是好极了，两面俱到。"曹操会意，便入奏献帝，请驾迁都。献帝怎敢不依，只得迁都到许昌。曹操便造宫室，建宗庙.司台、司院、衙门，修理城廓街道；又迫献帝大封群臣，一班文臣如荀彧、荀攸、郭嘉、刘晔、程昱等，最高的位置至三辅，最低的位置也在祭酒之上；武将如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洪、曹仁、李典、乐进之辈，俱封为将军、都尉。看官，以上的一班人，谁不是操的心腹呢？由此向后，献帝只做一个傀儡皇帝了。光阴易逝，略眨眨眼又到丁丑二年的春间了。曹操正想领兵联合刘备去灭吕布，忽然探马来报："张济南攻穰城，中剑身死，他的侄儿张绣屯兵宛城，勾结刘表，意欲犯阙。"曹操得报，勃然大怒，便点齐五万精兵，带着大将典韦，亲自领兵到宛城下寨。早有细作飞报张绣。张绣听说曹操亲自带兵前来，吃惊不小，忙与部下商议。谁知大家听说曹操亲自带兵前来，一个个吓得魂飞胆越，同声劝张绣投降为妙。张绣明知不是曹操的对手，只得开城投降。曹操见他投降，不费一兵一甲就攻下宛城，自是欢喜，便统大兵进城住下。过了几天，曹操在城内一点事儿没有，闷得心慌，便与他的侄儿曹安仁骑马到各处去闲逛。刚刚出了太宣门，迎面突然有一辆钿壳香车慢慢的近来，他在马上瞥见那车内端坐着一个妇人，年纪差不多在二十左右罢，生得柳眉杏眼，贝齿桃腮，十分妖娆出色。把个曹操看得眼花缭乱，口干难言，魂灵儿飞上了半天，勒着丝缰，瞪着两眼，不住的向车内发呆。那妇人也脉脉含情，秋波流电的向他瞟了一眼。曹操被她这星眸一瞟，不禁神魂飘越，身子早酥了半截，险一些儿撞下马来。霎时香风过处，钿车去远，那张娇而且俏的面庞儿却不能再看见了。曹操在马上好象发狂似的叫了一声好。他本来是个好色之徒，在二十左右的时候，已经娶妻丁氏，纳妾刘氏，又在娼家买得一个卞氏。这卞氏的姿色倒也不差，曹操大加宠爱。今天看见这妇人和卞氏一比较，的确有天渊之别，他怎能不神魂颠倒呢。他失魂落魄的，哪里还有心去闲逛，没精打采的和安仁兜马回营，闷闷不乐的坐在帐中，一言不发。安仁早已窥透他的心病了，忙问道："叔父，今天为什么这样的闷闷不快，莫非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事情么？"曹操叹了一口气道："便是有心事，对你们说了有什么用处呢？"曹安仁笑道："或者可以有些用处呢！"曹操先用手向左右一摆，一班侍立的将佐，一个个都退出帐去。他对安仁笑道："方才你看见么？那妇人的模样儿究竟好不好？我行军十数年，年轻貌美的女子，我不知道看见过多少了，象这样水葱似的一个玉人儿，我实在没有看见过。谁能替我将这个妇人谋到手，我立刻赏他十

万。"安仁听他这话，将胸口拍得震天价响的说道："你放心罢，这事包在侄儿的身上就是了。"曹操听得十分欢喜，忙道："我的儿，要办这事，千万不要鲁莽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那可不是耍的；我现在是名高德重的人了，与其败坏声名，不若不做的为佳。"安仁笑道："你老人家既羡慕着美色，又何必藏头露尾的怕谁呢？"曹操道："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这些事情，都是那些没有资格的人做的，象我们这些人，就能干出这不端的事来么？不独失掉自己的身分，便是被人家知道，也要瞧我们不起的。这事成与不成，都要替我严守秘密为要。"安仁满口答应，出营去刺探那妇人的去处了。曹操在营中左等右等，一直等到天晚，还未见安仁到来，好不心焦，象煞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团团转得一头无着处。不多一刻，安仁由外边进来。曹操等不及的忙问道："那件事儿怎么样了？"曹安仁笑道："访是访着根底了，不过是朵玫瑰花儿，有针有刺很不容易采取呢。"曹操忙道："怎见得的？"曹安仁道："那妇人原来就是张济的继妻，张绣的婶娘邹氏，你道可以去勾搭么？"曹操听说是张绣的婶娘，不禁将那团孽火，早就消灭到无何有之乡了，忙道："怪不得她淡描素抹的。"这时曹操嘴里虽然说动不得，心里却越发钦慕得厉害，兀的叽咕着道："好个美人儿！我竟没福去消受，岂不可惜么？"曹安仁笑道："叔父要想真个销魂，却也不难；不过这班将士都在这里，怎能不漏风声呢？"曹操忙道："依你便怎么办呢？"曹安仁笑道："依我的愚见，不若将他们一班人完全调到别处去防守关隘，只将典韦留下保护你就是了。他们走后，做起这事来，不是好放手了么？"曹操忙道："是极是极，你的主见的确比我高，就照这样办就是了。"他们商量已定，一宿无话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曹操便下令将随来的众将士，一齐调到别处去防守，只留下一千精兵和大将典韦在营中保护。

曹安仁到了晚上，带了十几名亲兵，直扑邹氏的住宅而来。刚到门口，只见那邹氏站在门边，正在那里装娇卖俏的向街道上凝望，曹安仁跳下马来，一把将邹氏拦腰抱起来，飞身上马。邹氏吓得玉容失色，待要声张。曹安仁忙道："曹公看中你了，今要娶你为贵人，你难道还不愿意么？"邹氏昨天见曹操那种威仪，早已心许了，听得曹安仁这话，乐得半推半就的不声张了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比较寒衾独拥的好得多了。不多时到了营前下马，安仁将她慢慢的搀扶进帐。曹操望见邹氏进来，好象接圣驾的一般，赶紧迎了上来，向安仁使了一个眼色。安仁会意，忙领着众人退出帐去了。此时单单的剩着曹操和邹氏二人，四目相对，饱看了一回。邹氏含羞带愧的上前福了一福，低声问

道:“不知明公唤小妇人有什么吩咐?”曹操还礼不迭,满脸堆下笑来道:“娘子天人,敝人昨天得睹仙姿,梦魂颠倒,不知娘子还肯下怜我么?”邹氏本是个淫荡成性的人,加上张济死了,深闺久旷,孤衾独拥,饱尝单调的风味,早就耐不得了;今见曹操的威势,当然比较张济高胜万倍,当世的英雄,怎能不动心呢。听他这两句话,正中下怀,只苦答不出话来,羞得粉面绯红,默默的一声不做。曹操见她这种娇羞不胜的样子,越发增加几分妩媚,情不自禁的走过来,拉着她的玉手双双进了内帐,去干那不见天的勾当。春风一度,已过良宵,说不尽百般旖旎,千样温存。须知天下事,要得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邹氏被安仁抢去的时候,早有人去飞报张绣了。张绣听说曹操强夺她的婶娘,请教如何不气,立刻派人去一打听,不独强夺,简直实行同居之爱了。张绣怒冲牛斗,立刻点齐五千精兵杀出城来。早有细作飞报曹操。曹操全不在意,以为有大将典韦,他有万夫不当之勇,在他营门口守着,谁也不敢前来送死的,仍然与邹氏卿卿我我,寸步不离的厮混着。谁知典韦吃醉了老酒,倒在帐中,正自好睡。猛可里喊声四起,鼓角大鸣,那一千保护兵士,见四面的灯球火把,照耀的和白日相似,只吓得纷纷奔窜,霎时跑得一干二净。典韦从梦中惊醒,霍的跳起来,取了双戟,飞步出营。这时张绣的大队,已经顶到营门口了。典韦大吼一声,舞动双戟,好象纺车似的敌住来兵。霎时被他杀得肢骸乱舞,马仰人翻。张绣舞动长枪,一马当先邀住典韦,大战五十余合,未见胜败。张绣长啸一声,将枪尖向后一招,众士卒一齐涌上,刀矛并举,将典韦困住。典韦身无片甲,只穿一条犊鼻裈,在阵云里往来冲突,如入无人之境。张绣见他这样的凶猛,心中好生着急。他手下大将胡车儿一声唿哨,立刻万箭如雨。典韦忙用戟来格去。说时迟,那时快,手腕上早中了两箭。典韦吼叫一声,托地跳开数丈,啊唷一声,将双戟抛去。众兵士见他抛去兵刃,益发奋勇,将他团团围住。他一腿飞来,早被他打倒二人。他就地将二人抓起,当着兵器使用,只打得众兵卒纷纷后退。这时张绣和胡车儿见他抛去兵刃,连忙催马上前,齐施兵刃,将典韦逼住。典韦此时虽有霸王之勇,到了危迫,确也难以抵御了。张绣的长枪,舞得飞花滚雪价紧紧逼着,没有一些空子好脱身。典韦料想难活了,将手中的人爽性向张绣掷去,张绣将马头一带,他趁着这个空子,跳出圈子,撒腿就跑。走到五六步,弓弦响处,他大叫一声,堆金山倒玉柱的扑地倒下。张绣飞马赶上,手起一枪,刺入典韦的咽喉,眼见一位万夫不当的上将,到阎罗王那里去交帐了。张绣与胡车儿督着大队,捣入后营,谁

知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。张绣大吃一惊，忙命人四处去搜查，哪里还有一些踪迹呢，流苏帐内空洞洞的不见鸳鸯的影子了。张绣料知他一定是逃走了，忙与胡车儿领兵赶来。不到半里之遥，果然望见曹操在前面和一干人狼狈而逃，张绣厉声骂道："不顾脸的淫贼！到哪里去！快快给我留下头来！"这正是：

　　爽口味多生恶疾，趁心事过必遭殃。

要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六回　弄假成真将军得娇婿　转祸为福帝子续新弦

话说曹操听得喊声四起，料知事变，与邹氏豁地分开，连长衣都未曾来得及穿好，就听行营门口喊杀连天，曹操此刻真个是魂落胆飞，和曹昂、曹安仁以及邹氏等，各自上马，慌不择路的出了后营，直向西北逃去。刚刚走了一里多路，猛听得后面鼓角震天，灯球火把照耀得和白日一样，曹操回头一望，不禁将一颗脑袋吓得缩到腔子里面，伸也不敢伸一下子，连说："今天活该要将性命丢掉了！"话还未了，弓弦声响，曹操的坐马屁股上早着了一下子。那马怪叫一声，壁立起来，将曹操掀翻在地。曹昂见了，飞身下马，将自己的马让与曹操。张绣望见，忙拍马赶去。曹操用马鞭子在马身上着力打了几下子，那马双耳一竖，腾云价的奔去，一口气跑到清水河边。可巧有一只渔船，曹操牵马上船，忙叫舟子渡到对岸。他登岸之后，眼见张绣领着大兵将他的大儿子曹昂，大侄儿曹安仁以及情人邹氏等一干人，追到对岸一刀一个，全请到鬼门关去交帐了。曹操也不暇多计较，伏在马鞍上，直向舞阳逃去。到了舞阳，才知道典韦被害，他痛哭一场，方才收兵，回许昌而去。暂按不表。

再说刘备和关、张二人，自从安喜县出走之后，辗转奔波，毫无成绩。谁知英雄有路，马上就得有能人出来帮助他了。南阳诸葛亮神机莫测，居然被他请出隆中，助他克图大业。还有常山赵云、长沙黄忠辈，都是智勇双全的良将，加上诸葛亮指挥有素，运筹帏幄，决胜千里，先后占据荆州各郡。旌旗到处，百姓望风而拜。于是长沙、桂阳各地，俱先后攻下，虎踞一方，大有和群雄对峙之势。这时江东的孙坚，早已去世。长子孙策，也未终天年，二十六岁时即弃世了。孙策有弟名权，碧眼紫髯，十分英俊，胸怀大志。自他哥哥死后，他便坐镇江东，雄据八十一州郡，文有鲁肃、张昭、诸葛瑾之流，武有韩当、周泰、程普、蒋钦、甘宁、凌统之辈，兵精粮足。加之还有一个周瑜，智略过人，孙权对于他十分器重。到了现在的时候，曹操在赤壁一战，将八十三万人马断送得片甲不回。诸葛亮帮同周瑜，巨谋硕划，趁曹操新败的当儿，就中取利，

却也夺了不少地盘。周瑜见刘备声势日扩，心中十分忧虑。暗中和孙权商量道："现在曹操倒不足为虑，所最可虑者，便是刘备。如今你看他，仗着诸葛孔明的神出鬼没的诡谋，关、张、赵云的武艺，东吞西并，眼见他的势焰一日一日的扩张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；如今再不设法去将他铲除，将来说不定东吴还要受他的影响呢。"孙权听了，皱眉说道："你的主见，应当怎样呢？"周瑜说道："依我的主见，须要先将刘备设法除去。群龙无首，他们当然不击自散了。"孙权道："除刘备这层事，恐怕不易罢；不要说别的，单讲他手下有这许多的文武兼全的能士辅助他，我们虽然有这个念头，但是究竟怎样下手呢？"周瑜笑道："谈到武力来解决这层事，当然是办不到的；如今我有一条计策在此，主公采用与否，我尚未敢料定；主公如果采用，一定可以致刘备的死命了。"孙权大喜道："只要能铲除刘备，我又有什么不答应呢！"周瑜便走过来附着孙权的耳朵，叽咕了一阵子，孙权点头道："这计果然是妙，但是谁去作媒人呢？"周瑜沉吟了一回，说道："我想这事，非吕范去不可。"孙权便将吕范召来，密嘱了一回。吕范受计而去。到了荆州入见刘备，说道："我主有妹，年已二九，才貌兼优；闻得明公佳偶新殇，急待续弦，我主慕将军威德，欲与将军连秦晋之好，不知将军还肯俯允吗？"刘备还未答话，孔明抢着说道："你们主公既肯下顾，那是再好没有了；而且我主是中山靖王之后，汉家嫡派，两家连姻真够是门户相当，再恰合没有了。"吕范知道刘备一向是凡事俱听孔明调度的，今见孔明首先答应，料想这事一定是没有阻碍了。孔明随又命人赍着金帛，随着吕范去了。刘备便对孔明说道："先生未免忒也性急了，这事岂可造次的；万一他们在那里盘算我们，那么，我们岂不是上了他们的当了吗？"孔明笑道："谚云，明知山有虎，故作采樵人。主公！凡事请放宽心，都有我来维持就是了。"不到几天，吕范赍着回聘到来，择定建安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到东吴去就亲。刘备听说是到东吴去就亲，不禁心中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宁。孔明坦然答应，又命孙乾作男媒，和吕范到东吴去复命。刘备向孔明说道："先生，你何其这样的糊涂？他们叫我去就亲，分明是将我诱去，任他们杀了就是了；你替我答应，就是送我到鬼门关罢了。"孔明笑道："不必怕，山人早已算定，主公此去，不独他们不敢来加害你，并且还可以得到一个智勇兼全，才貌双绝的佳人回来呢。"刘备哪里肯信，只管埋怨不休。光阴易过，转眼就到小春的朔日了。孔明便替刘备打点去招亲的手续，暗中给赵云三条妙计，吩咐他好生藏着。赵云受了命令，领着五百名兵士，先到江

口赁船等候刘备。谁知刘备抵死也不肯前去。诸葛亮劝的舌敝唇焦,他仍是疑惧着不肯毅然前去。孔明没法,便向他说道:"你放心罢,我的锦囊早就预伏下去了,你此番去,谁敢碰你一根毫毛,我赔偿你一块肉,如何?"刘备说道:"罢了罢了,人心难测,你知道他们是什么用意对待我呢?"孔明笑道:"我主平素最相信我的话,今天为何兀的不相信呢?难道我还有心教你去送掉性命么,你只管去罢,有什么疑难的事情,只消去问子龙便了。"刘备听得才放心下船。孔明又将子龙喊来,叮咛了一番。子龙连声答应,才和刘备一同过江。

到了江南,赵云便将第一条锦囊拆开,和刘备细细的一看。刘备便令人赍着花红酒礼,到南徐去拜见乔国老。乔国老乃二乔之父,他听刘备说吕范为媒,将孙权的妹子嫁给他,自是十分欢喜。刘备便与赵云一同进城,由张昭等招待至馆驿安息。周瑜听说刘备已到,便和孙权定计道:"如今他既自己前来送死,明天主公可在会文堂上请客,两廊预伏刀斧手,一声令下,将他剁成肉泥,然后再去假着他的命令,前去袭荆州,这不是一举两得么?我此刻还要到柴桑去办理预防事宜,主公三天之内,都要将情形火速的告诉我,以便相机行事。"孙权答应着。周瑜星夜赶奔柴桑去了。再说乔国老得着这个喜信,连忙进城到吴国太那里,见了面,忙贺喜道:"恭喜国太,如今得着佳婿了!"吴国太听他这话,不禁大吃一惊,忙道:"国老这话从何说起?我的女儿尚未有门当户对,哪里来的佳婿呢?"国老哈哈大笑道:"你用不着来逗趣了,难道你瞒着我,我就不讨喜酒吃了么?"吴国太忙道:"和谁家结亲的,谁做媒人,谁作主的,怎的我一些儿也未曾知道呢?"乔国老听她这话,才知道她实在不知道,便将吕范做媒的一番话,对国太细细的说个究竟。把个吴国太气得一佛出世,二佛涅槃,忙命人立刻将孙权召来,气呼呼地问道:"谁给你作主,将我女儿配许刘备的?我养的,我倒一些儿不能作主,你们简直眼睛里没有我了,好好好!"她说罢,老泪纵横的号啕大哭起来。吓得孙权扑地跪下,忙道:"母亲息怒,这事不干我事,完全是周瑜的主谋。他想将刘备骗来杀了,藉此去将荆州夺回,并不是真将妹子嫁给他的。"吴国太听说这话,越发火高万丈,指着周瑜骂道:"这个坏透心肠的畜生,自己没有本领去将荆州取来,就生出这种不要面皮的主意来,将我女儿做引子,去骗刘备杀了他,我女儿不是做一世的望门的寡么?"乔国老道:"周瑜这计,未免忒失算了,照这样的做去,便是得了荆州,也不免天下的耻笑,美人计的主人,便是吴侯的妹子,你

想这事，丢得起这个面子么？在我看事已如此，不若将雪英小姐就嫁给刘备罢！刘备是堂堂的汉室的嫡裔，而且又是当世的英雄，和吴侯结亲，正是门当户对，也不为辱没你家的。"吴国太道："明天叫他到甘露寺去，让我亲自去看一下子；如果合我意的，我便将我的女儿嫁给他，谁来干涉一句，先将他的狗头砍下来再说。万一我看不中式，便随你们怎生去处治便了。"孙权听说这话，心里虽然是一百二十分不情愿，无奈母命难违，而且孙权又是个大孝的人，到了这时，只是唯唯称是。到了第二天，暗中与吕范、贾华等商议，预先派了五百名刀斧手在甘露寺的两廊埋伏，等候刘备一到，击桌为号。国太、国老早就到了。孙权亲自到馆驿里去请刘备。二人相见，孙权见刘备堂堂一表，英气逼人，不禁有几分畏怯。他两个出门上马，赵子龙跃马横枪在后面保住。不多时，到了甘露寺门前下马，赵云插枪提剑，紧紧的随着刘备，寸步不离。走到大雄宝殿下，刘备对国太倒身下拜。国太见他生得龙眉凤目，美髯过胸，方面大耳，果然是个俊俏豪杰丈夫，不禁心花大放，忙呼："免礼！"对乔国老笑道："这才是我的女婿呢！"这时赵云见两廊内藏着无数的刀斧手，便知事情不妙，忙向刘备一捣，又使了一个眼色。刘备会意，趁势往吴国太面前一跪，哽咽着说道："国太要杀我，就请直接杀了罢。"吴国太大惊问道："这是什么话呢？"刘备道："要是不想加害刘备，两廊下又何必埋伏着无数的刀斧手做甚么呢？"吴国太听得这话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忙将孙权喊来，骂道："你这畜生，居心不良！如今他既是我的女婿，当然就是我的儿女，谁叫刀斧手在两廊下埋伏的？"吓得孙权连忙回答道："这事我委实一些不知道，请母亲问吕范，他定知道的。"国太又将吕范喊来。谁知吕范又推贾华，国太又将贾华喊来。骂得狗血喷头，忙命人推出去砍了。慌得刘备又跪下来求饶。国太又将贾华臭骂了一顿，才算消气。吓得那廊下的刀斧手，抱头鼠窜，走得一干二净。当日刘备回到馆驿，孙乾向他说道："主公在这里简直是和在虎口一样，如不早些结婚，必生别变。"刘备道："我何尝不知道呢，但是想什么法子好早一些儿脱身呢？"孙乾道："明天主公去哀求乔国老设法完姻，礼成之后，主公就可以和新主母一同回荆州了，到那时还有谁来阻止呢。"刘备称是，到了第二天，见了乔国老，便请他去对国太说，早日完姻，免生意外。国老便如言去告诉国太。国太怒不可遏，忙命人将刘备的行李马匹等搬到内宫里，就叫刘备住进来，又命赵云也搬进来，择定吉日，大排喜宴，举行结婚的礼仪。乐人奏乐，傧相扶着一对新人出来，交拜天地，然后又拜国太、国老。国太坐在上面，望见

这一对佳儿佳妇，不禁将她嘴笑得和鳜鱼一般的大，合不拢来，喜洋洋的向孙权说道："我的儿，你看你的妹子几多的福分，竟和一个帝胄英雄配偶，不怪她成日价的目空一切，东家不愿意，西家不合适的拣着，原来还等着这样的一个如意称心的夫婿呢！"乔国老道："雪姑姑平日谁给她做媒，谁便要碰她个一鼻子灰，今天却一点脾气也没有了，伏伏贴贴的听人作主，这不是件奇事么？"他这两句话，说得众人哄堂大笑起来。霎时将各种仪式做过，由管家先扶新娘进房，然后又引新郎进房，同饮交杯。刘备进了房，抬头一望，不禁吓得退走几步，倒抽一口冷气。你道是什么缘故呢？原来新房中众婢女个个持枪佩剑，雄纠纠气昂昂的侍立两旁，宛然逢着大敌的一样。刘备站在洞房外面，呆呆的进退两难，暗自打算道："此番性命，一定要送掉了。"他想到这里，那额角上的汗珠黄豆般的滚个不住。管家婆凌妈见了这种情形，她便走到刘备的跟前，低声说道："吉时到了，请贵人进房去，同饮交杯罢。"刘备好象陡然得了一个寒热病似的，那三十六颗牙齿，在嘴里兀的不住捉对儿厮打。停了半天，才勉强说道："洞房里既非战场，又何必插剑佩刀，杀气森森的作甚么来？"管家婆不禁笑道："怪不得新郎迟疑着不敢进房，原来还是为着这个玩意儿呢；没事没事，我们家公主，平素好武，所以新房中不脱兵器的。"刘备忙道："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洞房里从来没有听说过陈设兵器的，赶紧撤去。"管家婆听他这话，狗颠屁的跑进房，对雪英说道："新郎看见房中陈设兵器，十分惊疑，要求公主撤去，方敢进房来呢。"她微微的一笑，说道："好男儿在沙场上厮杀半生，难道还怕兵器么？"管家婆忙道："并非是怕，实在是不知公主什么用意，故惊疑不定。"她道："好，命他们换起宫妆。"说着，自己也将腰里的宝剑除下。那些侍女连忙换妆，轻描淡抹的，越显出众香国里的风光来了。刘备这才进房和她同饮交杯，鱼更三弄，携手入帏，说不尽千般慰贴，万种温存。良宵苦短，永昼偏长，曾几何时，又是东方发白。他两个起身，梳洗已毕，携手去参见国太。国太见了当然欢喜。

这时孙权万不料竟弄假成真，又羞又气，暗地里派人去飞报周瑜。周瑜得报，也是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赶紧写一封信交给来人带回来。孙权拆开一看，上面大略是：前计不成，弄假成真，只得作罢；惟现在不妨就前计施行第二步软禁的方法，盛筑宫殿，藏着美女，使备耽沉声色，不思回荆，以离诸葛、关、张之心。彼等心一离，则事可图了。孙权看罢大喜，便在静安宫之东，新建一所迷香别墅，内藏乐女百余人，将刘备移居在内，镇日铮琶激

越，笙管嗷嘈，真个是脂天粉地，五光十色，众美争妍。刘备虽然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，到了此时，也就沉溺在这里，乐不思蜀了。赵云在外面，一无所事，成日价骑马射猎，看看年终，心中好不着急，又不听见刘备提起回去一字，暗道："先生临走的时候，吩咐我的这三条妙计，第一条是在南徐开拆的，第二条须到年终开拆；现在主公沉迷酒色，看看要到年终了，也未曾听他提起回去的一个字，何不将第二个锦囊拆开来看看呢。他便在背地里将第二个锦囊计放开来一看，忙走进迷香别墅，对守门人说道："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赵云要见我主，有要事面谈。"守门人不敢怠慢，连忙进去报与刘备。刘备忙出来向他道："什么事，这样的要紧？"赵云故意大惊失色的回道："主公还不晓得么？于今曹操要复赤壁的深仇，统领雄兵五十万，直杀向荆州来了；主公成日价居在这深宫大苑里，关于自己利害存亡的大事，还不晓得，这却如何是好？"刘备听得，好象半天里突然起了一个焦雷一样，忙道："你且退去，我自有道理。"这正是：

温柔乡里风光好，能使英雄壮志磨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七回 出虎穴雌威能解厄 夺美人壮士起争端

话说刘备听得赵云这番话，吓得心慌意乱，忙转入后堂。只见孙夫人独坐窗前，向鹦鹉调弄。他便往孙夫人旁边一坐，也不说话，只是低头垂泪。孙夫人见他垂泪，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"夫主什么事情这样伤感？"刘备忙道："我一身飘流异地，既不能奉侍双亲，又不能祭祀祖宗，眼看到年终腊尽了，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怏怏不乐。"孙夫人听他这话，微微的一笑道："你不要尽在那里瞒我了，哪里是为祖宗堂上而伤感的，不过是为着荆州危急的缘故罢了。"刘备听她一口道破，吃惊不小，忙道："你怎么能够知道的？"她道："方才你和子龙在外边讲的话，全被我听见了。"刘备趁势扑地往孙夫人面前一跪，口中说道："这事危急了，务要请夫人替我设法，放我回去方好。万一荆州失了，不独被天下耻笑，而且我向后就没有立足的地步了，无论如何，都要望夫人体贴我才好呢。我本想一个人回去，无奈又舍不得你，所以现在处在两难的地步。"孙夫人忙道："君家放心！我不嫁你则已，既然嫁给你，当然是你的人了，你到哪里，我也到哪里就是了。"刘备忙道："愿意随我走当然感谢不尽，但是国太怎准你随我同走呢？"她听说这话，柳眉一锁，计上心来，忙道："君家不须多虑，我用好言对国太恳求，谅无不允的道理。"刘备又道："纵然国太准允，吴侯恐怕也要来为难的。"孙夫人沉吟了一会子，才向他说道："我们此番去千万不能彰明较著的动身；最好在元旦日，等我家哥哥宴会的时候，你假托到江边去祭祖，我随你一同去就是了。"刘备大喜，到了元旦日的清晨，刘备暗中嘱咐赵云叫他带领五百名亲兵，到城外去候着，赵云受计去了。孙夫人进了内宫对国太说道："夫主思念祖宗，昼夜烦恼，刻要到江边去祭祖，请国太的示下。"吴太忙道："这是他的孝心可感，我的儿，你如今也是刘家的人了，他去祭祖，你应当也要随他一同去才是个道理。"她听这话，正中心怀，却不即应，便吞吞吐吐的故意说道："他去便罢了，又何必要我去作甚么？"国太慌的说道："我儿，这是个礼数，哪能不去呢？"她微笑着答应。国太又叮咛她

早一些儿回来。她唯唯的答应出来，和刘备指挥着贴身的侍女收拾细软。一会子收拾停当，孙夫人上车，刘备上马，悄悄的出城，会同赵云向南徐趱程而去。

再说孙权元旦日大宴百官，开怀畅饮，饮得酩酊大醉，由侍者将他扶入内宫，沉沉睡去。再是众臣探得刘备走了，天色已晚，孙权酣呼如雷，还未睡醒。众官急煞，虞翻不能再待，直入后宫，着力将孙权推醒，对他说道："主公，你可知道刘备和郡主私自逃走了么？"孙权听说这话，将酒吓醒了一半，揉开睡眼，忙问道："这话果然么？"虞翻道："谁敢骗君侯呢？"孙权霍的起身下床，召集众谋士，商量办法。张昭道："事已如此，只好着人去追回，别无他法了。"孙权忙命陈武、潘璋选了五百精兵，不分昼夜务要将刘备和孙夫人追回要紧。二将领令，飞也似的前去追赶了。虞翻忙道："二将此行，恐怕一定不能达到追回的希望。孙权听得这话，怒气填胸，将御案上的玉砚摔得粉碎，气冲牛斗的说道："难道他们还敢不听我的命令么？"虞翻道："并非是他们违令，郡主平日好观武事，刚毅严正，诸将没有一个不惧怕她的，她既肯顺从刘备，必然同心而去，所去之将，若见郡主，岂敢下手的？"孙权大怒，忙在身边拔下宝剑，呼周泰、蒋钦听令，他将宝剑交给二人，务将吾妹和刘备的头取来，违令者立斩。周泰、蒋钦得了令，哪敢怠慢，旋风似的来追赶刘备了。再表刘备和孙夫人走了一天，息在路侧，二更将近，猛听得后面喊声大起，火光烛天，刘备大惊，忙道："追兵到了，如何是好？"赵云忙道："主公！且请先行，后面的来兵，自有我去抵挡。"他们方才走到小芹山下，一声鼓响，一彪军从山脚下转了出来，火光中见丁奉、徐盛跃马横枪，厉声大叫道："刘备快快下马受缚，免得我们动手。"刘备忙向赵云说道："我们活该要送命了，你看前有拦截，后有追兵，我们便生出翅膀来，也难飞掉了。"赵云忙道："主公休慌，我临走的时候，先生曾嘱咐我的，第三个锦囊，须到急难时方可开拆。如今到这生死的关头，且将锦囊拆开，自行有退敌的妙法。"他说着，在怀中取出锦囊，拆开和刘备一看。刘备忙不迭的赶到孙夫人的车前，翻身下马，扑地跪下，对她哽哽咽咽的说道："敝人有几句实话，到现在不得不说了。"孙夫人忙道："夫主有什么话，只管讲罢。"刘备道："我此番来，得夫人和国太的垂爱，真是万幸了；原来吴侯不肯将夫人真心嫁给我的，不过想借夫人为香饵，钓我上钩的。如今国太不准，将婚事弄假成真，他和周瑜已经恨我入骨，你看前有拦截，后面追兵，夫人要是不肯助我出险，我便自刎了。"她听得这番话，勃然大怒，忙

道："夫主且请上马，凡事都有我来就是了。"说着，叱车直出，到了丁、徐二将的面前，卷帘大喝道："你这两个狗头，意欲何为？"丁奉、徐盛见了她，慌忙滚鞍下马，曲背弯腰，不敢仰视，连声说道："郡主且请息怒，我们奉着周都督的命令，前来专候刘备的。"孙夫人大怒喝道："刘将军是大汉皇叔，我的丈夫，你们要想杀他，我就杀不得周瑜么？哦！我晓得了，你们这班失心疯的贼子，莫非知道我们要回去，你们来抢劫我们夫妇的财物么？"丁奉、徐盛听得这话，吓得将脑袋缩到腔子里，连称不敢，忙喝开一条大道，放他们过去。才行了五六里的时候，陈武、潘玮也就赶到，见了丁、徐二将，忙问他们为何将刘备等放走。丁、徐备言前事，陈、潘二将说道："现在吴侯有令在此，怕得谁来，我们且并在一起去追着他们回来。"四将商议一会，便又合兵赶来。刘备听后面喊声又起，对夫人说道："追兵又至，为之奈何呢？"孙夫人道："夫主且请先行，我与子龙断后。"刘备引着十数个亲兵，只向江边赶去。不多时，四将领兵赶到。孙夫人娇声喝道："陈武、潘玮向哪里去？"四将见了她，象煞老鼠见着猫似的，一齐下马叉手侍立。陈武答道："奉吴侯的命令，特来请郡主和玄德回去。"她听说这话，不由的柳眉倒竖，杏眼睁圆，大怒说道："这分明是你这班匹夫，有意离间我兄妹，使不睦罢了。我现在已嫁他人，今天归去，堂堂正正的禀明过国太，也不是随人私奔的，便是我的哥哥前来，也须照礼而行的；你二人意欲依仗兵威，将我杀害了吗？"她这番话，骂得四将哑口无言，各自寻思道："一万年，他家还是兄妹，便是和她较量起来，我们到底是个将士，哪里及得来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厚呢；而且孙权是个大孝的人，万一国太翻起脸来，还不是我们的不是么？"他们想到这里，便诺诺连声的退下去了。孙夫人才又动身而去。这里四将垂头丧气的计议一会子，瞥见一彪军旋风也似的赶到。他们定睛一望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周泰、蒋钦。他两个见了他们，忙问道："刘备到哪里去了？"四将答道："早已过了。"周泰急道："你们既然碰见了，还和他客气什么呢？简直就拿下去便得了。"四将同声答道："你们风凉话却会说，就不想想郡主的厉害了。"周泰忙道："什么厉害不厉害，吴侯现在封剑在此，先杀郡主，后杀刘备，谁违令，先斩谁。"他两个说罢，不暇多计校，便领兵往江口赶来。刘备等此时已到江口，听得喊声又起。刘备仰天叹道："奔走疲乏，追兵又至，亡无日矣！"正在叹息之间，芦苇里的小船数十只，一字儿排开，泊近岸旁。第一只船上立着一人，纶巾道服，手摇羽扇，大笑道："主公休慌，诸葛亮在此恭候好久了。"刘备大喜，忙与孙夫人、赵云等先后登船，扬帆

离岸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声唿哨，从上流驶来无数战船，帅字旗下立着周瑜，两旁站着丁奉、徐盛、甘宁、凌统，船如箭发，直向他们的后面追来。看看追上，诸葛亮等弃船上岸。周瑜忙也领兵上岸追来。刚刚追到二黄山左右，猛听得金鼓震天，一彪军雁翅排开，关云长跃马横刀一声狂笑道："周瑜孺子，意欲何为？快将首级纳下，免得某家动手。"周瑜见了大惊失色，拨转马头便走。一声梆子响，左有魏延，右有黄忠，各领一彪军杀出。甘宁、凌统慌忙接住。两家混杀一场，三面夹攻，只杀得周瑜大大失败，十死八九，引着残兵，狼狈逃去。诸葛亮等得胜回荆，按着慢表。

再表曹操自从赤壁一败后，日夜思想复仇，无奈没有机会可乘，也只好搁起。此刻曹操已经自封魏公，并加九锡，入朝不趋，出入羽葆，简直和天子仿佛。他在邺郡对着漳水建立一所铜雀台。这台共有五层，每层高一丈八尺，每层分五进，每进二十五个房间，每间里藏着一个绝色女子。这房间里的陈设，俱是穷极珍贵，铜雀台的两边，还有两座台，一名玉龙台，一名金凤台。上面凌空用沉檀香木造成两座桥，和铜雀台里的陈设，也是金碧交辉，十分华丽，那边金凤台也和玉龙台的陈设是一样。列位，你们知道这铜雀台里面情形么，我可说一句，十个之中有九个不知道的。这也难怪，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座铜雀台，造得巧夺天工的，万不料里面还包藏着无数的出奇过异的事情呢。曹操造这座的铜雀台，形色上却和秦始皇的阿房宫，董卓的郿坞仿佛，考其性质来，却和他们不同了：一个是专制，一个是公开。曹操何等的奸滑！他晓得一班文臣武将，很不容易收买他们的真心的。他造了这座铜雀台，原不是为着个人娱乐而设的。他将铜雀台造好了的时候，就有许多文官武将念他的歪嘴经，说他耗费民膏，纵自己的私欲。曹操何等的机警！忙命匠人又在铜雀台两边造了两座金凤、玉龙，里面也是锦屏绣幕，每房间里有一个绝色的丽姝。每逢朔日，他将朝中所有文官，不论大小一齐邀到玉龙台上去宴会一天，叫那些绝代的丽姝一齐出来陪酒，谁看中谁，马上就去了愿。什么叫做了愿？原来这个名词，本是曹操亲自出的。了愿者，了偿其心愿也，随便哪一个，只要有到铜雀台的资格，便有享受温柔乡的权利。不过他们是有限制的，自尚书以上，每月得进玉龙台七次，尚书以下的，每月只能进玉龙台两次。金凤台却是一班纠纠武夫寻乐的场所，曹操深怕他们贪恋女色，破坏身体，每月不分高下的将士，只得留宿两宵，但是日间的欢聚，却要比文官来得多了。操贼以为日间欢聚，万没有携手入帐，干那不见天的事道理，所以每月日间

欢聚倒有八次。有时曹操自己也到的，他们便眼管鼻子鼻管心，斯斯文文的不敢乱动。操贼有时不在这里，那么谁也不肯文诌诌的坐在那里吃酒谈心，来不及的每人拉了一个，到房间里练习武功了。这中间的铜雀台，只有姓曹的和姓夏侯的，可以进去，任意胡行，其他的人，不得乱越雷池一步的。这班女子，都是抢来或是买来物；不是处子还不要，买来的时候，还要经过医生验明，处女膜的确是整个的，那么才得选进铜雀台呢。金凤、玉龙里面的美女，却不是这样的认真了，管她破瓜没有破瓜，只要面孔生得漂亮，便有入选的资格了。铜雀台里面的美女，的确是来路货，谁不是水葱管似的一个玉人儿，供给那些蠢如牛豕的东西蹂躏。在下做书做到这里，也要替这些女子抱屈了。谁无姐妹，谁无父母，皆是迫于操贼的威势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操贼本来有四个儿子：大儿子曹丕，二儿子曹彰，三儿子曹植，四儿子曹熊，成月没有别事，专门在铜雀台厮混着。操贼别出心裁，又在宫中劫出大批的宫女来，在铜雀台上大宴群臣，命武将比武，文官作文，比较成绩，赏以宫女。这一来，争执便开端了：先是裨将牙将，比试了一回，然后一班大将，一齐登场，见裨牙将中成绩高的，便得着一个天仙似的美人儿，他们不禁垂涎三尺，一个个立马垓心，等候令下，便夺锦标美人。一会子，有一位军官，捧着大令，飞马前来，大声喊道："魏王令下，令诸位将军比箭。"这时各大将分为两队。曹家和夏侯氏，俱着红袍；外姓诸将，俱着绿袍。这一声令下，绿袍队里早有一人飞马到垓心，挽弓搭箭，飕的一声，不偏不斜，正中红心。众人忙仔细一看，却是李典。这时鼓声大震，李典十分得意，按弓入队。红袍队里，此刻穿云闪电价的穿出一将，马到垓心，翻身一箭，也中红心。曹操在台上一望，却是曹休。他十分得意的对众人笑道："这真是吾家千里驹。"众官交口称赞。绿袍队又跃出一将，大叫道："你二人的射法，何足为奇，且看我来给你们分开。"他说着，飕的一箭，亦中红心，三角式插在红心里。众人忙看射箭的是谁，却是文聘。曹操笑道："仲邺的射法也妙。"话犹未了，红袍队里，曹洪看得火起，拍马上前，弓弦响处，一支箭早到红心，鼓声大震。曹洪勒马垓心，挽弓大叫道："如此还可以夺着锦标么？"夏侯渊一马冲到垓心，大声喝道："此等箭法，何足为奇，且看我来独射红心。"他说罢，扬弓搭箭，鼓声一息，那枝箭飕的飞去，不偏不倚，正插在那四枝箭的当中，众人一齐喝彩，鼓声又起。夏侯渊立马垓心，十分得意。这时绿袍队里，张辽看得眼热，飞马出来，对夏侯渊说道："你这射法，也不算高，且看我的射法。"他放马在场内往来驰骋三次，霍的扭转

身驱，一箭飞去，将夏侯渊那枝箭，簇出红心，众人惊呆了，齐声喝彩道："好箭法！好箭法！"操贼在台上望见，忙叫将张辽喊上台来，赐他宫女二名，金珠十粒，蜀锦十匹。张辽谢恩退下，刚刚下了台，许褚厉声喊道："张文远，你休想独得锦标，快将那两个美人儿，分一个与我，大家玩玩，你道好不好呢？"张辽冷笑一声，说道："今天夺锦标，原是凭本领夺来的，你有本领，何不早些出来比较。现在锦标已给我夺了，你有什么本领要分我的锦标呢？"许褚也不答话，飞身下马，抢过来在香车里将那个穿红裳的宫女抱出来，马上就走。张辽大怒，拔出宝剑，拦住去路，圆睁二目，厉声骂道："锦标是魏王赐的，谁敢来抢！识风头，快放下来；牙缝里蹦出半个不字来，立刻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"许褚大怒，一手执着那红裳宫女，一手掣出佩刀，厉声骂道："张辽小贼！你可识得我的厉害么？"张辽到了此时，将那股无名业火，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挥剑纵马来斗许褚，许褚慌忙敌住。他两个认真大杀起来。慌得曹贼连喊："住手！"这正是：

　　二虎相争为一女，且看奸贼怎调停？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八回 不伦不类阿侄恋姑姑 无法无天胞兄奸妹妹

却说张辽和许褚争执美人，正在性命相拼的时候，曹操在台上望见，连声喝住。他们哪里肯听，仍剑来刀去，恶斗不止。操贼只得亲自下台，大声说道："谁不住手，便先将谁斩了。"他们听说这话，才一齐住手。操贼笑道："你们的器量忒也小了；孤家哪里是叫你们比试夺标的，无非是要看看众卿的武艺的.来来来，孤家自有一个公平办法。"他说着，命众将随他一齐登台，每人赐他们一个宫女，十匹蜀锦。谁知许褚腰里挟的那个宫女，被他用力过猛，七孔流血，早已不活了。操贼重又赐他一个宫女。众将一齐舞蹈谢恩，那一群文官一个个又上颂词赞章，将操贼直抬上九霄云外。操贼大喜，也照着赏给众将士的例子，赏给众文官。一直到日已含山，才散了宴。一众文官武士，每人领着一个美人，欢欢喜喜的回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操贼在爱妾玉佩的房中，还未起身，只见华歆匆匆的进得房来，对他说道："主公可知道伏皇后现在要谋害你了么?"曹操听得，吃惊不小，忙问道："怎见得的?"华歆走过来附着他的耳叽咕了两句。曹操霍的起身说道："好，先命将在宫门口查着，她如果来，便给我搜查带来。"华歆领命而去。不多时，曹操起身进都，领着一千甲士，在宫门口候着。不多时，只见穆顺面色仓皇的进京。操贼一声令下，那班武士，虎扑羊羔的将他抓住，不费丝毫的力气，就将伏完写给伏皇后的密书，被他们搜出。操贼便将穆顺带到府中严鞫了一番。可是穆顺矢口不招，操贼无奈，只得下令将伏完一家三百余口，一齐拿下，斩首市曹；又将伏皇后用白绫绞死，二皇子鸩杀。把个汉献帝哭得泪竭肠枯，也没有庇护的力量。操贼杀了伏后，随又将他的大女儿扶入正宫。汉献帝到了此际，真个蛟龙失水.虎落陷阱，唯唯诺诺，还敢说出半个不字来吗？只好是望承颜色罢了。操贼杀了伏皇后之后，有一个多月，不到铜雀台里寻乐了。有一天，他被兽欲冲动，驾着轻车，只向铜雀台而去。到了铜雀台边下了车，侍从扶他登楼，走到第五层第四个房间门口，那些侍从不等他令下，便各自退下去了。他正要进去，猛听得

里面有人嘻笑着。他倒是一怔，暗想道："玉佩的房间里，哪个敢逗留嘻笑呀？"他正在这里寻思的当儿，耳朵里突然又听着一声娇滴滴的声音说道："你也不用说了，我自从见了你，我的魂灵好象被你摄了去的一样。后来我又常常听见那个老厌物在我面前夸赞你的才学怎样的好，我越觉倾慕你的厉害。"说到这里，又有一副男人的喉咙悄悄的说道："我的学问好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也识字么？"她又说道："识字虽然不多，但是我平素最拜服的就是有学问的人，只悔我命里遭逢不好，应该碰到那个老死鬼缠着我罢了。"她说罢，便哽哽咽咽的哭泣起来。这时又听那个男子安慰她道："卿卿！你不用尽是烦恼，我们正在这青春时候，料想那个老不死的，前面没有多少路了！等他一死，这一统江山，还不是我的么？到那时，你的正宫娘娘的位置，还愁没有么？"操贼听到这里，不禁气得手足冰冷，一脚将门踢开，只见他的三子曹植搂着玉佩正在那里低声软语的谈心呢。把个操贼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直着双目，喘吁吁的向他们说道："你们好好好，竟干出这样的事来。"他说到这里，用手指着曹植骂道："你这畜生，枉把你满腹经纶，这件事就象你干的么？便是禽兽也干不出来的，好不要脸的东西！我且问你：玉佩是我的什么人？又是你的什么人？你可要我的老命了。"曹植听他这一番话，非但不惧，反而是嘻嘻的笑道："玉佩是你老人家的玩具，是孩儿的知音，玩具当然不及知音来得契合。你老人家造这铜雀台，本来是供给我们玩耍的，又有什么限制呢？大凡做上人的，儿女欢喜什么东西皆可以赐给的，何况一个玩具呢？"曹操听他振振有词的这一番话，只气得他胡子倒竖，险一些儿昏死过去，忙道："倒是你这畜生讲得有理，我要请教你，什么叫做五伦？"尊植随口答道："这个自然知道的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。"操贼冷笑一声道："你既然知道五伦，玉佩是我宠幸的，便是你的母亲，你就能和她勾搭了么？"曹植笑道："你老人家这些话，越发不通；玉佩是你老人家的爱姬，却不是我的母亲，我又何妨子顶父职，替你老人家做一回全权代表呢？还有一层，你老人家已有我的母亲伴着，现在又在纳妾寻乐，正所谓不在五伦之内；孩儿和玉佩是知己的好朋友，却在五伦之内，我又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呢？请你老人家讲罢！"操贼气满胸膛，坐在椅子上，只是发喘，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曹植又笑道："你老人家现在也不用气得发昏章第十一了，我的行为尚未有什么荒谬呢，大哥、四弟的玩意儿，我说出来，顿时还要将你老人家气死了呢。"操忙道："他们有什么不是的去处，你索性说出来。"曹植笑道："他们能做，我不

能说，只好请你老人家亲自去看看罢，你老人家既然不肯割爱，我们为人子的，当然不敢强求的，我下次绝对不再到这里来了。"他说着，怒冲冲的起身出去了。操贼瞪着眼望着他走了。此刻玉佩垂首流泪，没有话讲。操贼圆睁两眼，向她盯了一会子，叹了一口气道："咳！这也是我生平作孽过多，才有今朝的报应了。"玉佩拭泪说道："曹植无礼，三番两次的来纠缠我，我早就要告诉你了。"操贼冷笑一声道："罢了罢了，不要尽在我面前来做狐媚子了；你们在这里讲的话，我连一个字都没有忘掉。"玉佩听得，便撒娇撒痴的一头撞在操贼的怀里，哭道："他来强迫我，做那些禽兽的事情，我却替你挣面子，没有答应他；不想你竟说出这样没良心的话来冤枉我，我这一条狗命也不要了，省得在世上丢尽面子，给人家瞧不起。"她说罢，扯起裙角，遮着粉面，就要向墙上撞去。慌得操贼一把将她抱住，说道："方才这话，你竟误会了我的意思了，我说的并非是你不好，乃是我那犬子不知好歹，你何必多心呢？寻死寻活的作什么来。"她也不回答，伏在他的怀里，只有哽咽的份儿，一面哭，一面说道："我在你面前死了，好表明我的心迹。"她说罢，又哭得梨花带雨似的。操贼本来是满腔醋火，恨不得将她一剑挥为两段，见了她娇啼不胜的那种可怜的样子，不由的将那股不可遏止的醋火，消灭到无何有之乡了，搂着她，千宝贝，万心肝的哄了一阵子，才将佩儿的珠泪哄得止住。列位，这曹操本是个毒比豺狼的家伙，今天见了这个玩意儿不要说他，便是寻常人也要火拼了。他为何不动作呢？原来操贼四个儿子的当中，最心爱的就是曹植，而且他是个最要假面子的，老奸雄深怕吵出风声去，给别人嗤笑；加上佩儿又是他第一个心头上的人物，有种种的不忍发作的原因牵制着，只好放在肚皮里面闷气。那曹植对操贼说，曹丕、曹熊有乱伦的事情，不好说出来，究竟是回什么玩意儿呢？在下也要交待明白了。

原来曹丕面子上极其忠厚，居心却和操贼一般无二，阴险狠毒，什么不见人的事情，皆可以干得出来。曹贼却当他长厚无用，其实是衣钵真传。操贼见曹植聪明伶俐，早有将基业传与曹植的心了。曹丕在暗中托人在操贼面前赞扬他的美德，曹操置之不理。曹丕和曹植在暗中竞争激烈。曹操有个妹子，名叫曹妍，比曹丕长一岁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落雁沉鱼，小时候就和曹丕在一起厮混了。等到他们渐渐地成人了，还是在一起耳鬓厮磨的缠着。她在十七岁的时候，情窦初开，急切想一个人来给她试验一次性的工作，无奈府中规则森严，除却家里骨肉至亲，外面的三尺小童也不能乱入堂中一步的，所

以没有机会出来和人勾搭呢。她镇日价没有别事，看着稗史小说度生活。看到情浓的去处，那一颗芳心，不禁突突的跳跃起来，满面发烧，十分难受。有一天，她又在看稗史了。曹丕笑嘻嘻的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儿，向她笑道："姑姑！我给你插到鬓上去。"她见曹丕那种天真活泼的样儿，不禁起了一种罪孽的思想，情不自禁的玉手一伸，拉着曹丕的手儿笑道："好孩子，你替我簪上了。"曹丕便往她身边一坐，慢条斯理的替她把花簪上了，笑道："好啊！姑姑簪上了花，越发美丽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不禁将脸儿一红，微微的一笑，星眸向他一瞟，说道："小促狭鬼，你竟和我来没大没小的了。"曹丕听她这话，不禁一怔，忙道："姑姑！我原是一句老实话，不想你竟认真了；既是这样，我们就此分手罢，你下次只当我死了的，不要兀的来惹我了。"她忙用手堵着他的嘴笑道："你这孩子，真是直性子儿，一句玩话都不能听出来，马上就暴起满头青筋来，赌咒发誓的，何苦来呢？"曹丕道："你自己认真，还说我不好，这不是冤枉人么？"她伸手过来将他往怀中一抱，低声说道："好孩子，我最欢喜你的。"曹丕笑道："姑姑！你欢喜我，我也欢喜你的。"她附着他的耳朵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只见曹丕满面绯红，只是摇头道："那可不成，被爹爹晓得了，真要打杀了呢。"她急道："傻瓜，这事是秘密的，怎能给人知道呢？"曹丕道："便是人不知道，你是我的姑姑，怎好干那个事呢？"她忙低声道："呆种，不要扯你娘的骚，你不看见你的爷和你的姑祖母常常在一床上睡觉么？"曹丕听说这话，很高兴的问道："这事作兴么？"她掩口笑道："呆瓜，真是缠不清，要是不作兴，他们还在哪里干吗？"曹丕道："那么，我们就来做一回看。"他说罢，跳下床来，嚓的一声将门闭起。在下那时也被关在外面，里面事儿却不知道了。停了好久，呀的一声房门开了，只见曹丕春风满面的向曹妍说道："姑姑！这个玩意儿，的确有趣，我们没有事的时候，不妨多弄几回玩玩。"她一面理着云鬓，一面悄悄的笑道："冤家，这事儿岂能常干的，万一走漏风声，你我都休想性命了。"曹丕听说这话，将舌头伸了一伸笑道："这事难道不能给别人知道么？"她忙说道："放你娘的屁，这事能给人知道的吗？世间最难为情的就是这事。"他说道："我晓得了，我总不去告诉人就是了。"她笑道："你早点去罢，你娘等得心急了。"曹丕点头走了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俩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已非一次了。有一天，曹植背着手。从中堂里走向后边而来，转了几处游廊，进了一座花园。这时正当五月里的时候，骄阳似火，百合亭儿棵石榴，已到怒放的当儿了，喷火蒸霞的十分灿烂。他走到一块青石的旁边，

探身坐下默默的寻他的诗料。猛听得假山背后有一种呻吟的声音。他吃惊不小,忙站起来蹑足潜踪的溜过来一望,不禁倒退数步。你道是什么缘故?原来是曹熊按着一个女子,在草地上干着,那女子的面孔用一块手帕遮着,看不清楚是谁。他们听见人声,慌的从地上爬起来。曹植再定睛一看,那妇女不是别人,却是妹子曹绮。他不禁连连顿足道:"该死该死,谁教你们在这里干这件不知好歹的事呢?"曹熊羞得满面通红,飞也似的奔了。只落得曹绮一个人坐在地下,羞得将粉脸低到胸口,一声不做。曹植叹了一口气道:"家门不幸,就要出这些不伦不类的畜生了。"曹绮坐在草地上,哽咽着答道:"你也不用怪我了,这事原不是我要做的,是有人教我们的。"曹植忙问道:"谁教你们的?"她道:"我们昨天到大哥那里去玩耍,看见他和姑姑也干这个事儿,他们俩教我们俩也做这个事,我倒不肯,四哥定将我拖来干的。"曹植听得这话,大吃一惊,仰面摇头,半晌无语。曹绮站起来,也自去了。曹植想道:"这可该死了,料不到他们竟也干出这种禽兽行为来了。"他思量了一会,暗道:"他本来和我不睦,我又何必去挖苦他;万一他恼羞变怒不承认,反而在无形中又结了一层恶感么?罢罢罢,只扫自家门前雪,休管他人瓦上霜,随他们去干什么罢。"曹植打定了主意,抱着不多事的宗旨,所以他们日夜寻欢,也没有一个人去干涉一下子。曹熊和曹绮也是打得火热的分拆不开。曹熊才十六岁,因为昼夜宣淫,不上两月,瘦得和干柴仿佛。此刻曹操三天有两天在铜雀台里追欢取乐,他们得着空子,还不尽开心么。曹植和佩儿这段艳史,由于曹丕常常到铜雀台去猎色,他有一天为着一件事情,到佩儿这里来寻他的父亲,可巧曹操又不在这里,他两个一见倾心,良缘早种。佩儿趁势用话将他兜住,谈了一会。由此以后,爱情日增一日,竟发生肉体上的爱情了。

闲文少讲,再表操贼这一气非同小可,顿时吐了几口鲜血,便一病奄奄的睡倒了。再加上平素常发的头风,也来趁火打劫了。他的病势,日见沉重,百药罔效,不上三四个月,一命呜呼了。临死的时候,嘱咐诸大臣,扶曹丕承他的基业。这班文官武将,当然照他的遗嘱上做去,将曹丕立为魏王,不上一年,即实行篡位,废汉献帝为山阳公。此刻刘备已经定鼎西蜀,为汉中王。诸葛亮等听说曹丕实行篡位,便劝汉中王,早即帝位,以定民心。汉中王始尚游移,后来经众大臣疏请受禅,不得已登坛受禅,昭告天地,是为昭烈帝。曹丕听说汉中王即位,便欲起兵为难。司马懿上疏谏止。此刻魏王唯一拜服的就是司马懿,由主簿一跃而为军马总督。这司马懿老谋深算,居心叵测,生平最

怕的就是诸葛亮。除却孔明的妙算，的确没有第二个是他的对手了。曹丕接了帝位之后，将发妻甄氏册为正宫，瞒着众人，又将曹妍立为贵人，藏在内宫，朝朝取乐，夜夜寻欢，好在外边一切的军事政治，全仗司马懿、曹洪等一班走狗维持。他日居深宫，宣淫纵乐，无所事事。光阴如流水般的快，略眨眨眼七八年飞也似的过去了。在这七八年之内，不过是我争你打，纷纷逐鹿，也未见什么消长，也没有什么香艳的事实可录。惟有昭烈帝即位三年，即行崩驾了，临死的时候，托孤于诸葛亮，辅太子禅继位，封诸葛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，凡是一切的政治，皆委之与他。太子禅天性敦厚，远不及昭烈帝雄才大略。幸有孔明等忠心辅佐，终年南征北伐，辛苦备尝，南征交趾，功勋不亚于马援六出祈山，均未能如愿，这差不多是天命不可挽回罢了。但是诸葛亮雄心未灰，不以不得志而气馁，仍旧继续征伐。他的忠勇，可在《出师表》上见得了。这正是：

一自功盖三分国，江上犹存八阵图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九回　禁内闹瘟神佞臣得计　帏边来侠女淫妇伏诛

却说诸葛亮受先生的遗嘱，鞠躬尽瘁，夙夜辛勤，南征北伐，十二年如一日，奔走沙场，矢志无二。汉祚将衰，任他有通天的本领，也不能吞吴并魏了。甲寅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了。临终的时候，后主禅在榻前受嘱，他嘱后主宜重用蒋琬、费祎、姜维等。后主泣不成声，宛丧考妣一样，以丞相仪节葬之。诸葛亮死后，后主遂重用蒋琬，起为尚书令，总统国事。这时魏国的曹丕，早已到鬼门关去篡阎王的位了。此刻继立的是曹睿，比较曹丕还要贪暴不仁，惟对于司马懿则不敢轻视。司马懿此刻已由兵马总督升到太傅了，出入宫廷，毫无顾忌。曹丕所幸的郭贵人，年纪在二十五六岁，不惯独宿，屡次想私奔他去，无奈宫禁森严，不能让她逃走。司马懿有两个儿子：大儿子师，二儿子昭，俱是狼视鹰顾的家伙，倚仗他父亲的势力，出入宫门，无人敢阻止一下子。这时朝堂上的气象，宛然是曹贼对献帝的那种样儿出来了，诸凡百事，没有曹家说的一句话了。司马师每日到宫闱里寻察一回，一则是监视曹家的行动，再则是猎色寻欢。有一天，从九福宫前走过，刚到五云轩的左边，忽听得里面有叹息的声音。司马师不由的立定脚步，侧耳凝视的听了一会子，好象是女子在里面哭泣的样子。他便轻手轻脚的走进五云轩，进了房间，只见一个女子面孔朝着墙壁，似乎在那里哭泣的样子。再看她的身上装束，却是个贵人的打扮。只听她唉声叹道："你死了，倒也罢了，但是撇下了我，年纪未过三十，叫我怎生度法。过一天比过一年还要难过，咳！我真苦命。"司马师溜到她的身边，一把将她搂到怀中，唼喋一声，亲了一个嘴，说道："我的儿，你不要怨天怨地的，有我呢。"她回头一望，不禁吓得一大跳，只见司马师那一副黑煞神似的面孔，险一些将魂灵吓得离窍，忙要声张。司马师忙将宝剑拔出来，在她的脸上一晃，说道："你要不要命，要命赶紧给我不要声张。"她吓得手颠足摇，忙央告道："瘟神爷爷，我又没有什么去处得罪你老人家，望你老人家饶恕我罢。"列位，这瘟神的两个字，来得突兀么？原来有

一种原因。司马师常常昏夜进宫，强奸宫女，那班太监谁声张，谁先送命，所以他们见司马师来，谁也不敢去放一个屁。而且司马师还谆谆的嘱咐他们，不要声扬，谁敢露一句风声，明里不杀，暗里也要差人来将他杀了。所以他们一个个守口如瓶，断没有一个人敢去讨死的。他进宫了，见了中意的宫女，便硬行个三七二十一，并且自称为瘟神下界的。他那一张面孔，的确和寺里的瘟神一样。那班宫女可怜给他奸宿了，还不敢告诉人。起首一两个宫女，后来渐渐的普遍了，大家不免互相骇告。有两个神经过敏的，还说瘟神菩萨看中你们，将来一定娶你们去做瘟神娘娘了。吓得那班宫女，提心吊胆，一到晚上，忙不迭的就躲避起来了。曹睿到了晚上，每每的使唤宫女，连鬼影子也喊不到一个，不免要生气，便将禁宫的太监喊去，问他是什么缘故。太监还敢说是司马师作怪的么？只好说是瘟神菩萨在宫中显圣的一番话来搪塞。最可笑的，曹睿听说这话，忙去请了多少大法师、大喇嘛来驱瘟逐疫，乌乱了一个多月。司马师因为那些道士和尚在宫里厮闹着，不好进去猎色，好生焦躁。又等了几天，那些和尚道士仍然是不肯走，他可急了，暗中派人和内外的太监说通，自己的脸上用红黑白涂起来，赤膊光头，下身着了一条红裈裤，手执四窍八环牛耳泼风刀，怪叫如雷，冲进宫去。那班道士和尚正在舞阳正殿上焚香顶礼，在那里做模作样的，猛的跳进一个猛恶的狰狞的怪物，吓得那班大法师、大和尚，跌跌爬爬，争先恐后的逃命去了。早有人飞命似的去报知曹睿了。把个曹睿吓得钻进床肚里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子。到了第二天，那班和尚道士散得无踪无形，再也不敢来了。曹睿无可奈何，只得在富德宫右面，特地起造一所瘟神祠，每日亲自焚香顶礼，满望瘟神爷爷给他这一敬，就不来光顾的呢。谁知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。不是某宫女失踪，便是某宫女怀孕。闹得满城风雨，人人皆知皇宫里面出了魔了。曹睿被他说得没法，只得召集群臣，商量办法。一班武将，谁也不信，便想出一个轮流值夜的方法来去保守宫门。说也奇怪，自从这一来，瘟神菩萨竟不来了。曹睿大喜。但是诸将，积久厌生，不象从前那样的彻夜不眠了，有时到的，还有时不到的，便马马虎虎的不认真了。加之司马师又和他们说明了，他们更不认真了。过了一年多，宫里仍旧又闹鬼了，不过有时来，有时去，不象从前那样了。曹睿见瘟神爷爷只和宫女们结缘，未曾看中皇后，还算幸事，于是只好由他去罢。

闲话少说，再说郭氏见了司马师，只当他是瘟神来光顾的呢，吓得三魂落地，七魄升天，没口的央求道："瘟神爷爷，请你老人家放了我罢，我明天猪

头三牲香花供奉你老人家。"司马师将她面孔捧着细细的一看,觉得十分妩媚动人,虽然徐娘半老,丰韵犹觉存在,眼角眉梢,露出许多骚气来。司马师看得眼花缭乱,就地将她抱起,按到床上,去干了一回。她只知道这位瘟神菩萨杀伐的怎样厉害呢,原来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分别,反而比较他人来得着实一些。郭氏这时又羞又喜,在枕边观颜问道:"你既是菩萨,这些事儿,还能做么,不怕秽了你的道行么?"司马师不禁嗤的一声,笑道:"你知道我是瘟神么?实对你讲罢,我是大将军司马师。我羡慕你娘娘的姿色,不是一日了;从前那些玩意儿,皆是我干的。今天蒙娘娘准了我,我才敢告诉你的。如果娘娘不弃,我天天前来侍候如何?"她听这番话,又惊又喜的说道:"果真你是司马师么?"他道:"谁敢在娘娘面前撒谎呢?"她笑嘻嘻的说道:"你也忒刁钻了,谁也想不出这些换日偷天的妙法来啊!我且问你,你进出宫门,难道太监们一个都不知道吗?"司马师笑道:"便是晓得,谁又敢来和我为难呢?"她道:"太监为何不到魏王那里报告呢?"司马师说道:"这更不要提了,不是我说一句海话,现在朝中除却我家父子,更有何人替曹家出力呢?他们便是到万岁那里去报告,万岁还能怎样我么?"郭氏道:"既是这样,你不妨常常来替我解解闷儿。"司马师道:"好极了,娘娘不负我,我还敢辜负娘娘么?"他俩谈了多时,司马师才告辞走了。从此黑来暗去,从无一日间断的。天下事,要得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;满则招损,快心事过,必不讨好。司马师生平只有两怕,一怕他的父亲司马懿,第二便怕他的老婆东方氏。这东方大娘生得十分丑陋,两臂有千斤气力,生性又惯拈酸。司马师听见她那副劈毛竹的喉咙,马上就得浑身发软了。东方大娘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她的公公司马懿。司马懿不在家里,那么便是她的天下了。司马师和婢女说一句话,那个婢女一定给她打个半死的。司马师平日不得出门一步,如有要事,必须要在她的面前通过一声,得她的准许,方可动身呢;否则不能擅自出门的。司马师受到这种无穷的拘束痛苦,十分怨恨。大凡物极必反。他忽然想出一个法子,暗中托人在曹睿面前保他为五城军马司一职。曹睿准如所请。他得了这个头衔,便借着阅操巡察捉盗等等的名目,哄骗他的夫人。其实是到娼家去阅操,宫中去巡察的。起首还小试其锋,隔了三天五日,在外面住宿一次。后来得着温柔乡的风味,胆量渐渐的大了,隔了一天便要到外面去打一天野食。东方大娘虽然强悍,但是对于正直的事情,却也不去反对。她见夫主这样的为国辛勤,断不和他为难,反而比从前待他好。司马师见她不疑,当然是自安自慰。什么事

都有瘾的，烟酒嫖赌，差不多全有瘾的，瘾当然越来越大的。司马师在外面的野食吃得上瘾了，每天不出去，好象屁股上生着疔疮一般，在家里一刻时候也不能停留，至多日间在家里敷衍敷衍他那位夜叉夫人，到了西山日落，灯光一放的时候，他便动身了，加之现在和郭氏打得火热的，一天不去，就如过了一年。有时外面狂风暴雨的昏夜，他照例是要出去的。东方大娘见丈夫这样的为国宣劳，屡次劝他休养休养。他都是正颜厉色的向她说："你们这些妇女之流，哪里知道忠孝两字，为臣的吃了皇家的俸禄，身子就卖给皇家了，虽然是粉身碎尸，也在不辞之例呢。"东方大娘听他振振有词的这篇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道理，当然是无言可答了。有一天，在二更的时候，司马师在房中对东方大娘说道："夫人，我要到玄武门去巡察了。"东方大娘道："你连日操劳，面上瘦消得多了，今天就在家里休养一宿罢。"他正色说道："这巡察一职，岂可轻忽的；万一有了变动，其罪不是在我一个人身上么？"东方大娘道："现今四处升平，你也太过虑了。"他道："你那些妇人家，知道些什么，朝朝防火，夜夜防贼，宁可防患于未来，不教临时措手不及。"他说着，挺腰凸肚的出门去了。停了一会，守门的走过来报道："玄武门的值日军官伍秋方，要见大人。"东方大娘听说这话，将三角棱的眼睛一翻，放开雄鸭嗓子喝道："放你妈的屁，大人早就去了，难道你的两只狗眼生到脑袋后面去了不成！"吓得那个守门的一叠连声的回答道："小人看见的，小人看见大人出去的。"她哼了一声，又说道："什么小人大人，你既看见，为什么不去回他？"那个守门的忙道："小人方才对他说过了，他说大人有三天没有去了。"她听说这话，转黄眼珠一翻道："哦！有三天没有去了吗？"守门的道："他说的三天没有去了。"东方大娘将一张猪肝脸往下一沉，说道："快给我将那个军官带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"守门的答应一声，飞也似的出去了。不多会，走进一个全身披挂的军官来，走到她的面前，行了一个礼，嘴里说："伍秋方参见夫人。"她说道："姓伍的！你今天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的？"伍秋方道："请大人去巡察的。"她冷冷的说道："大人没有去么？"伍秋方老实答道："大人三天没有去过了；今天因为五城的夜防军，在大操场会操，所以要请大人去检阅。"她道："我知道了，大人此刻没有工夫去，就请你带检一下子罢。"伍秋方道："谢夫人。"他说着，匆匆的告辞走了。东方大娘此刻，心头倒翻了五味瓶，说不出是甜是咸，是辣是酸，将那一嘴黄金的牙齿，咬得咯吱咯吱的作响，停了半天，又将那双横量三寸的金莲，在地板上噗通一蹬，骂道："好贼崽子，竟敢在老娘面前来捣鬼了，怪不

得成日成夜的不肯在家里，原来还是这个玩意儿呢。好好好，管教你认得老娘的手段就是了。"她自言自语的一会子，忽然喊道："鹣儿在哪里？"话还未了，从后转出一个面如锅底，首似飞篷的女郎来，浑身上下纯黑色的裹扎，背插单刀，大踏步走到她的面前，躬身问道："主母唤我，有什么差遣？"东方大娘道："你替我去探一探你的主人的踪迹，现在什么地方，快快回来报我要紧！"鹣儿答应一声，一个箭步，纵到庭心，身一晃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原来这鹣儿，是东方大娘在雁栖河口收着的，教她武艺。这鹣儿十分矫健灵慧，未到三年，竟能飞檐走壁，来去无踪了。东方大娘本来是铜马头领东方大年的玄孙女儿，累世在陕潼一带打家劫舍。司马懿和他们打仗几次，无奈这班铜马的遗种，十分强悍，竟不能一时克服。司马懿为息事宁人起见，愿与铜马首领东方雄连姻。东方雄见司马懿这样的声势，当然是很愿意的，便将女儿嫁给司马师了。过门之后，东方雄也就改邪归正了，统率一班亡命，追随司马懿，为官家效力了。闲文休提，再说鹣儿上得屋顶，自己一沉吟，暗道："这京城里的地方很大的，漫漫的教我到哪里去找呢？如今不到别处，且先到皇宫中去刺探一下子再说罢。"她打定主意，施展一种陆地飞腾法，身轻似燕，直向皇宫而来。不多一会，到了前禁宫的天井里，她鹜行鹭伏的在屋上察听消息。猛听得下面有两个太监，在廊下谈话，她直着耳朵，悄悄的听他们说些什么。此刻有个太监叹了一口气道："凌公公，你看现在这禁宫里还有一些规章吗？司马师出入无阻，要奸宿谁，便奸宿谁，眼睛里哪里还有主上呢。"那年老的听得这话，很惊怕，连连向他摇手道："低声低声，方才他刚刚进去，不要给他听见，连我都送掉了性命呢。"那一个将脑袋往腔子里一缩，舌头伸了两伸，悄悄的道："好险好险，他是几时来的呢？"那个年老的道："万岁的晚膳还没有用，他就到了。"那个道："他现在又看中谁了？"那个年老的道："那不是和郭夫人勾搭上手了么？你看他哪一天不来，真要算风雨无阻了。"鹣儿在屋上听得清清楚楚，便不再留，掉转身子，好象秋风飘落叶似的，不多时，到了府中。将方才听见的话，一句不瞒的，完全告诉于东方大娘。把个东方大娘气得哇呀呀直嚷了一阵子，将黄牙错得格格的发响，霍的站了起来，在兵器架上取下扑刀，向鹣儿一招手，一同上屋。不一刻到了皇宫的屋上，她们两个寻察了半天，只见这皇宫里面楼台叠叠，殿角重重，不知道司马师藏身在什么地方。东方大娘向鹣儿悄悄的说道："你看这里这样大的地方，到哪里去寻他们呢？"鹣儿笑道："哪，要知虎去处，先问采樵人。"东方大娘点头会意，

不暇答话，一个鹞子翻身，从屋上直蹿下来，立在空庭心里，四下里一打量，猛见东面有一间房子里有灯光从门缝中透出。东方大娘蹑足潜踪的走进来，从门隙中往里一瞧，只见两个椒房值夜的太监，面对面在那里一递一口的饮酒嚼肉。东方大娘用刀在门上一撬，谁知里面没有下键，豁的开了。那两个值夜的见了东方大娘那种夜叉的面孔，早吓得矮了半截。正待声张，东方大娘不待他们开口，霍的从背上取下扑刀，在他们的脸上一晃，低声说道："动一动，马上就请你们到外婆家去。"他两个吓得扑地跪下，央告道："奶奶饶命！"东方大娘用手一指道："我且问你，可知道司马师和郭氏住在哪一个宫里？"他两个齐声答道："就在这椒房的后面，辅德宫的上房那里。"东方大娘听得，走过来，将他两个两手倒剪，嘴里塞上一块棉花，做作停当，便和鹅儿直向后面而来。这正是：

无名醋火三千丈，可怜雌威莫敢撄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〇回　汉祚告终一王死孝　畅谈风月结束全书

却说东方大娘和鹣儿从左边甬道直向后面而来，转过听雨台便到辅德宫了。她两个潜身进去，里面空洞洞的暗无人声。东方大娘好生疑惑，悄悄的向鹣儿说道："我们上了那两个牛子的当了，你看这里一些儿人声也没有，他们一定是不在这里了。"鹣儿摇头道："未必未必，这里是明间，他们俩或许是在上房里，也未可知。"东方大娘半信半疑，和鹣儿走进上房，只见里面灯光未熄，帘帏沉沉，帐子里有鼻息的声音。东方大娘一个箭步纵到床前，用刀将帐子一挑，只见司马师和郭氏并头交颈的，正在好梦方酣的时候。东方大娘只气得浑身发抖，翻起三角棱的眼睛，一声怪叫道："我的儿，你巡察得好啊！"她这一声怪叫，将他两个从梦中惊醒。睁眼一看，把个司马师吓得三魂落地，七魄升天，浑身好象得着寒热病似的，零零碎碎的动个不住。东方大娘露出一嘴的黄牙，一声狞笑道："好极了，巡察巡到贵人的床上来了。"司马师哪里还敢答话，披起衣裳，便想动身。东方大娘的三角棱眼睛一睁，冷冷的道："到哪里去？"司马师吓得赶紧将脑袋往腔子里一缩，动也不敢动一下子。东方大娘向鹣儿骂道："你这呆货，站在那里发你娘的什么呆，还不过来帮助我动手，等待何时？"鹣儿慌忙过来，一把将郭贵人从被窝里拖了出来，赤条条的一丝不挂。东方大娘指着她骂："我把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，司马师他是个怎样的一个人，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就和他勾搭了，枉把你做了一位皇皇堂堂的先帝的爱妃；这些偷汉子的勾当，就象你做的吗？好贱货，我杀了你，看你有什么脸面去见泉下的曹丕。"骂得郭氏低首无言，闭目等死。东方大娘又指着司马师骂道："天杀的，今天还有什么花样在老娘面前摆了？快一些儿摆出来罢，怪不得成日家借着阅操巡察的调儿来哄骗我呀，原来还有这一回事呢；好不要面孔的东西，你的祖宗差不多也未曾积德，才生下你这个乱伦灭理的畜生来的，我且和你去见万岁去。"吓得司马师磕头如捣蒜的央告道："夫人不看今日的面上，还要想想当年的恩爱；好夫好妻的，都要原谅我一些

才好，便是我做错了事，今天你恕我初犯，下次改过自新就是了。如果下次我再犯这些毛病，随打随罚如何？”东方大娘听他这番话，越发火上加油，兜头一口道：“呸！休放娘你的屁，这些话我不知道听见过几次了；当初咸的辣的，死猫死狗，乱去勾搭，我倒不大去和你计较，深怕人家晓得了，损失你的威名；谁想你这不知高下的杂种，给你搽粉，你不知道的，越来胆越大，竟和主子爷的爱妃勾搭了，你不怕天下万人唾骂，也要留两个指头给你的老子遮遮才是。今天任你说出血来，我只当苏木水，非要和你去见万岁不可。”司马师哪里肯去，只管千夫人万贤妻的在地上讨饶不止。东方大娘骂得心头火起，拔出朴刀，霍的在郭氏的粉颈上一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颗头颅碌碌滚向床肚滚去了，鲜血直喷，霎时将一顶白罗的帐子染成脂胭的颜色。司马师吓得魂不附体，俯伏在地上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子。东方大娘拿着血刀，向他一指道：“如今你好去和她寻乐了。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宫门外人声嘈杂，霎时间一对一对的宫灯，由宫女们撑着拥了进来。曹睿和一群守宫的武士，陆续赶到 大家拥进房，见了这种情形，一个个张口结舌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东方大娘走到曹睿的面前，正想说话，不料有个侍卫太不识相，他拦住喝道：“哪里来的野妇人，圣驾在此，休得乱闹！”东方大娘将金黄色的眼珠一转，骂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，老娘认不得什么圣驾神驾。”她说着，劈面一掌，将那个侍尉打出三丈以外。余下的侍尉，吓得好象泥塑木雕的一般，没有一个敢再来讨没趣。东方大娘振振有词的将方才一番情形说了一个畅快，迫着曹睿定司马师的罪。曹睿此刻才如梦初醒，不觉又羞又气又恼又怕。要是不定司马师的罪，眼见东方大娘煞神也似的站在旁边；万一定了罪，又怕司马懿回来翻脸，倒弄得无话可说。怔怔的半天，才说道：“夫人且请回府，孤家自有处分。”东方大娘很爽快的说道：“好极好极。”她回头向司马师说道：“我和你做了八年的夫妻一场，我想起来，在你家总算没有什么失德之处；不想你这个怙恶不悛的东西，三番两次，兀的不肯改掉你那畜生的行为，我和你的缘分满了，我如今要走了，我却要交代你两句话：我走后，你若改过，我还可以重来，如若不改前非，我不独不来，你还要当心你那颗脑袋。”她说罢，长啸一声，带着鹈儿，身子一晃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曹睿一腔子的恼怒，无处发泄，恶狠狠的盯了司马师一眼，闷闷的回宫去了。司马师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溜烟回府去了。曹睿经这番惊恐羞愤，不禁病了，不上两月，一命呜呼。司马懿回都，与众大臣立太子芳为魏主。从此司马的势力更进一层。加之曹家的梁柱，象

曹仁、曹洪、曹休等，先后死亡，他们越发肆无忌惮了。司马懿、司马师在丙子十四年至十九年，相继而亡。司马昭愈无法无天，出入羽葆，自加封为相国，并加九锡。此刻稚子曹芳已被废为齐王，迁居河内，立曹髦为魏主了。不上数年，曹髦见司马昭威权日重，自己没有一些权柄，心中十分怨恨，对内侍臣每每谈到司马昭，即切齿咬牙，宛然有杀昭的念头。不想一般内侍臣，为趋奉司马昭起见，暗地里报与司马昭。司马昭听得勃然大怒，与成济、贾充等一班佞臣，生生将曹髦刺死在南阙下，又立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为魏主。

炎兴元年，司马昭大举犯阙，遣邓艾率大兵三万，自狄道、甘松集中，以拒姜维。诸葛瞻率兵三万，自祈山趣武街桥头，断姜维的归路。钟曾领兵十万，分斜谷、骆谷、子午谷三路进窥汉中，势如破竹。不到两月，各路的贼兵已由阴平进逼成都，虽有姜维、张翼辈死力抵御，无奈人众我寡，连连失败。诸葛瞻在绵竹战死。此刻刘后主在都中一些儿风声也没有，镇日价饮酒调琴，昼寝夜兴，度他的梦中生活。读者听我这话，不要骂我胡诌么？不，原来有个原因。后主的驾前文武，尚称齐整，论兵力，论地势，贼兵皆没有入寇成功的可能，其误在诸葛瞻。若在阴平扼险拒守，纵使贼兵众多，不会发生效力的。阴平一错，遂将汉室江山断送与他人了。再误在黄皓，这黄皓本是个祸国殃民的贼子，后主偏偏要器重他，言听计从。此刻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的时候，各处告急的本章如同雪片相似，皆被黄皓收起，不教后主知道一些儿风声，等到贼兵将都城围得水泄不通，后主才如梦初醒，忙召群臣商议退敌的计划。黄皓进言道："魏兵势大，料想我们不能抵御了，不如开城投降为妙。"话犹未了，瞥见文班中走出一人，手执牙笏，指着黄皓骂道："你这老贼，师婆的神言，今天如何不验？汉室的江山断送在你这老贼的一人手里了。你此刻还要落井下石，劝我主投降他人，你难道没有心肝么？就是投降魏主，未必就让你一个人去偷生了。好奸贼！我与你将性命拼了罢。"那人说罢，举起牙笏，向黄皓劈面掷来。黄皓赶紧躲避。不料黄皓却没有掷到，后主额上倒着了一下子。后主大怒，忙命拿下。两边的武士不由分说，将中大夫杨冲从御座前抓了就走。后主连声喊道："欺君罔上的贼子，给我推出去砍了！"不多时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捧了进来，后主才算息怒。群臣有的主张投吴，有的主张降魏，意见纷歧，莫衷谁是。谯周越班奏道："自古没有寄居他国做皇帝的道理，而且孙亮器小，不能容物；与其受间接之辱，不若受直接之辱；现在奉玺乞降，或者不失封侯之位呢。"后主还未答话，从屏风后面转出一人，厉声骂道：

"谯周匹夫,汉家那里薄待于你?竟劝万岁乞降于国贼,腐儒偷生畏死,岂可妄议社稷大事,自古安有降敌的道理?"后主一望,来者不是别人,正是北地王刘谌。后主张目厉声道:"众大臣皆议以降为佳,你偏欲仗血气之勇,要满城流血么?"刘谌叩头道:"先帝在日,谯周未尝干预国政,今妄议大事,言辄非理;臣窃料成都之兵,尚有五万多人,姜维全师在剑阁,若知魏兵犯阙,焉有坐视的道理;我们这里开城拒敌,姜维得信,必来援救。那时内外夹攻,管叫他片甲不回。岂可听这班卖国贼的话,轻轻的废弃先帝之基业?"后主听得,勃然大怒,叱道:"你是个不识天时的小孩子,晓得些什么?"刘谌笑道:"如果势穷力竭,宁可君臣父子背城一战。战胜固佳,万一殉难,也好见泉下的先帝了。"后主不听。刘谌放声大哭道:"吾祖创此基业,诚非容易,今一旦弃之,吾临死不辱。"后主不耐他的琐屑,命人将他推出宫门,这里和张绍、邓良、谯周等商议一会子,决定先命他们三人奉玺乞降,又令蒋显赍旨去招姜维降魏。择定于十二月十一日,君臣开城出降。

这个风声,传到刘谌的耳朵里,可怜他心胆俱碎,独坐在中堂上,将那股无名的愤火,高举三千丈,捺按不下,坐立不宁,在中堂上踱来踱去一阵子。想起先主在日何等艰苦,岂轻容易创此基业,不料如今一旦弃了。他想到这里,不由的捶胸顿足,哭声如雷吼。他的夫人崔氏,正在后方教子读书,猛听得中堂上有人号哭,大吃一惊,忙向丫头小雪莲道:"你快些到面前去看看,谁在中堂里啼哭?"小雪莲答应着,走到中堂的屏风后面,偷偷的望了一眼,慌的转身,飞也似的跑进来,对崔夫人说道:"王爷不知为着什么事情,正在中堂上哭着哩。"崔氏夫人不敢怠慢,轻移莲步,扶着小雪莲向中堂而来,不多时,走进中堂。刘谌的哭声未止,眼中流血。夫人忙近来裣衽问道:"王爷,什么事情这样的悲伤?"刘谌拭泪,止住哭声,叹了一口气道:"夫人!你可知道我刘家四百多年的基业,要送给他人了?"崔氏夫人听得这话,大吃一惊,忙问道:"王爷!这是什么话呢?"刘谌半晌不答,两眼望着天空,只是发愣。崔氏夫人真是丈二的金刚,摸不着头脑,侍立在旁边,不敢再问。列位,现在魏兵已闹城多日了,难道崔夫人就一些儿不晓得么?原来刘谌向来和崔氏敬爱如宾。刘谌早朝回来,只谈家事,不谈国事。崔夫人一向知道刘谌的脾气,她从不过问一句。她生了三个小爵主,乃是刘恕、刘忠、刘骥。她除了料理家事以外,镇日在闺中教着他们读书,所以外边随便怎样的变动,她却不知道一些儿的。此时听得刘谌突然说出这样话来,她如何不惊,眼见刘谌满眼鲜血,

一头的青筋根根暴起，仰首直视，好象疯了的一样。崔夫人见这等光景，料知事出非常，低声问道："王爷究是什么一回事呀？"他转过身来，见崔夫人立在身边，忙问道："夫人！你是几时来的，我怎么没有看见你？"崔夫人道："王爷，今天吃醉了不成？"刘谌道："我未曾醉。"刘谌说罢，复又流着血泪。崔夫人问道："王爷，既没有醉，何以失却常态呢？"刘谌霍的跳起来，握着夫人的手，哭道："我的夫人，我要尽忠了，你替我将三个儿子看顾成人，他们能替我出口怨气，替祖宗报仇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就瞑目了。"他说罢，一掇手，拔出宝剑，向颈上就勒。慌得夫人死力扳着他的臂膊，哭道："王爷！你究竟为着什么事情呀？"刘谌哭道："夫人还问什么？现在魏兵已将都城围得水泄不通了，一班偷生怕死的贼臣尽是劝着父王降魏；前天我在朝上，扳驳了一本，无奈父王执迷不悟，不听我的谏劝，将我赶出朝来；今天听得城中的人，十个有九个说父王已将玉玺着人送与邓艾了。择定十二月十一日，开城出降。夫人！你想先帝三十年血汗换来的基业，父王毫不经意的弃于他人，我虽说没有反对的可能，但是父王既降了贼国，我还能随他一起去面见他么？不如死了，九泉之下，也好见先祖父了。"崔夫人哭道："王爷，你能尽忠，我难道就不能尽节么？"刘谌听说，又惊又喜的，紧握着她的手，笑道："夫人，你是真话还是假话呢？"崔夫人正色说道："王爷，哪里话来，王爷尽忠，我偷生在世上，眼见万岁投降敌国，我难道认真做一个不节的妇人么？"刘谌道："夫人，你的话固属不错，但是你我死后，那三个孩儿，却依靠何人来抚养呢？"夫人哭道："王爷尽忠，妾身尽节，他们当然也要尽孝了。"刘谌大笑道："好哇！这才算是我刘谌的妻子呢！"崔夫人撒手对着刘谌福了一福，哽咽着说道："王爷，妾身先到泉下去候你了。"刘谌凄惶着，一句话也答不出来。崔夫人扶着小雪莲，向后面而去。不多时，小雪莲出来报道："王爷，不好了！夫人在后面自缢归天了！"刘谌道："罢了，你去将三个公子喊来，我有话说。"小雪莲心中明白，忙向后而来，到了书房里将刘恕等三人喊来。刘谌将以上的事情，怒气冲天的说了一遍。刘恕等人一齐跪下哭道："母亲已经先去了，我们当然随父王一道去。"他们说着，在袖里取出砒霜，纳入口中。不多时药性发作，一个个扑地倒下，七孔流血，三道魂云追随着崔氏去了。刘谌心胆俱碎，忙将家中的从仆用人一齐喊来，对他们慷慨激昂的说道："现在我和诸位要分手了，承你们一场侍候，我实在对不起你们，你们各自去罢，愿你们向后一个个飞黄腾达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得安慰了。"众人一齐流泪说道："王爷哪里话来，王爷尽忠，夫人

尽节，公子尽孝，我们难道就不能成全王爷的一个义字么？"他们说罢，东碰头西撞柱，霎时七歪八倒，没有一个活了。刘谌提剑径入后堂，只见小雪莲也自缢在夫人的旁边。他将崔夫人的头用剑割下，复又走到中堂，将刘恕等的首级割下，提在手中，就地放起一把火来。他大踏步出了府门，直向昭烈庙而来，到了昭烈庙，倒身跪下，大哭道："臣羞见基业弃于他人，无法挽救，故杀妻子，以绝挂念，后将一命报祖，祖如有灵知孙之心，不负孙今朝一死了。"他说罢，大哭一场，拔出宝剑向颈一横，鲜血直喷，一道英灵直随夫人去了。后主听说刘谌自刎，毫不悲痛，直命人将他葬下。满城的百姓听说北地王尽忠，没有一个不痛哭流涕。后主到十二月十一日的清晨，大开四门，魏兵大队进城。从此以后，再没有汉家的书说了。总计后汉二帝，在位共四十三年，合两汉二十六帝，共四百六十九年，一座锦绣江山，给后主容容易易送与他人，岂不可惜！小子这部《汉宫》，写到这里也就搁笔了。

〔晋〕新登字 6 号

汉宫二十八朝演义

徐哲身　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:22.8　字数:720 千字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　　1994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25 册

*

ISBN　7—203—03256—6

G·1361 定价:15.80 元(平)
19.80 元(精)



封面画/李勤富　设 计/陈永平



ISBN 7—203—03256—6

G·1361 定价:19.80元(精)